

三國志

第一册

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二十四史全譯



三國志

第一册

主　　編　許嘉璐
副 主 編　安平秋
分史主編　許嘉璐





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三國志/許嘉璐分史主編.—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1
(二十四史全譯/許嘉璐主編、安平秋副主編)
ISBN 7-5432-0875-X

Ⅰ.三… Ⅱ.許… Ⅲ.①中國-古代史-三國時代-紀傳體②三國志-譯文 Ⅳ.K236.04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3)第 052612 號

二十四史全譯

三國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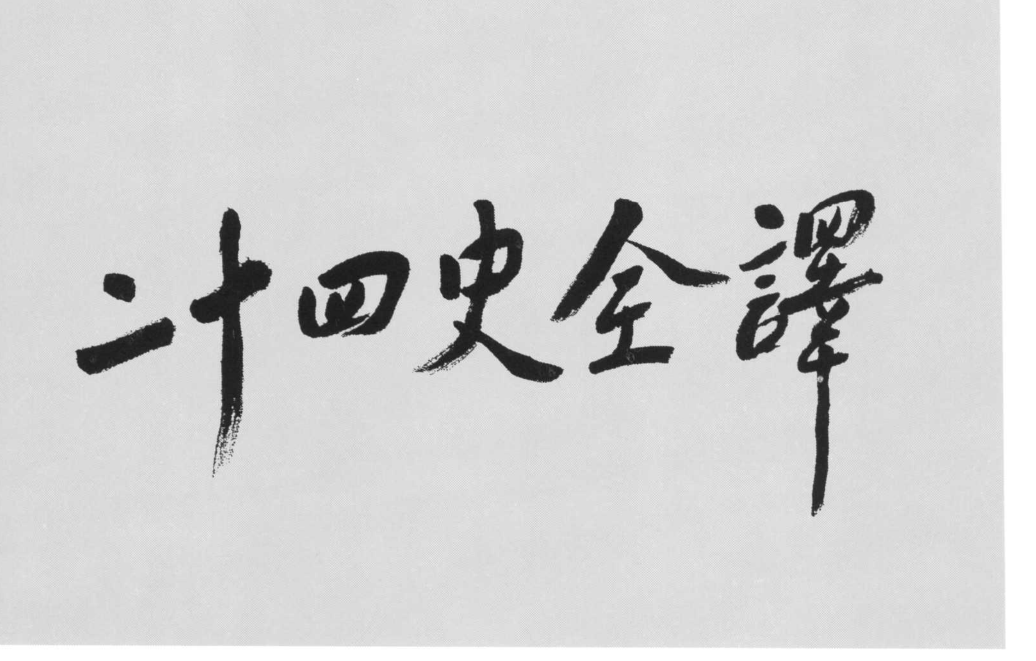
(全二册)

策　　劃　北京古今出版策劃有限公司
主　　編　許嘉璐　　**副主編**　安平秋
分史主編　許嘉璐

出版發行　世紀出版集團・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號　www.ewen.cc)
經　　銷　各地新華書店

印　　刷　上海中華印刷有限公司
規　　格　開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張 64　字數 1,597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書　　號　ISBN 7-5432-0875-X/K・78
定　　價　全套 88 册　12 000 圓
《三國志》2 册　207 圓

如有印裝錯誤,請與承印廠聯係。　T:62662100



書名題簽　江澤民

本書列入

國家"十五"出版規劃重點圖書

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重點項目

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規劃重點項目

《二十四史全譯》編譯人員名録

顧　問　周　林　鄧廣銘　何玆全　陰法魯

主　編　許嘉璐

副主編　安平秋

分史主編

《史記》　安平秋

《漢書》　安平秋　張傳璽

《後漢書》、《三國志》、《晉書》、《北齊書》　許嘉璐

《宋書》、《南齊書》、《梁書》、《陳書》、《南史》　楊　忠

《魏書》、《北史》　周國林

《周書》、《隋書》　孫雍長

《舊唐書》、《新唐書》　黄永年

《舊五代史》、《新五代史》、《遼史》、《金史》　曾棗莊

《宋史》　倪其心

《元史》　李修生

《明史》　章培恒　喻遂生

譯　審（按姓氏筆畫排列）

江曉原　安平秋　李　勇　李夢生　孟繁華　周國林　孫雍長

翁俊雄　倪其心　章培恒　許嘉璐　郭樹羣　陳美東　曾棗莊

黄永年　喻遂生　楊　忠　趙慎修　顧全芳

譯　者（按姓氏筆畫排列）

刁忠民　于正安　于振波　于　潔　文師華　尹　波

王永强　王玉德　王延武　王志平　王建明　王建莉

王武子　王其褘　王洪涌　王清淮　王淑珍　王雪玲

王　嵐　王義謀　王德保　王曉波　王學晉　王麗萍

牛致功　毛遠明　毛雙民　兰　瑞　甘　露　石世華

田　農　史建橋　安平秋　匡鵬飛　吕玉蘭　曲安京

朱小健　朱元寅　朱邦薇　朱　玫　朱習文　朱瑞平

任　明　沈　重　汪少華　汪聖鐸　辛德永　冷鵬飛

杜華雲　李文澤　李　宇　李成甲　李仲祥　李　更

李長庚　李　林　李明曉　李季箴　李　軍　李海霞

李真瑜　李晉卿　李培芬　李國祥　李夢生　李　鳴
李曉明　吴大逵　吴洪澤　吴　鷗　余光煜　余和祥
余讓堯　邱居里　何本方　何宗旺　武建宇　屈超立
孟美菊　尚俊生　易　敏　虎維鐸　卓連營　周少川
周信炎　周國林　周　勤　周曉薇　祝尚書　胡迎建
胡和平　胡　茜　段塔麗　姚偉鈞　紀志剛　紀德君
海毓珹　凌左義　高華平　唐光榮　唐建金　唐　瑛
秦　良　馬辛民　馬秀娟　馬美信　馬雪芹　馬啓俊
袁明望　袁　敏　孫力平　孫湘雲　孫雍長　孫曉梅
倪其心　徐奇堂　徐　勇　許紅霞　郭士模　郭立傑
郭松柏　郭盛熾　郭　齊　郭鳳花　郭劍英　郭樹羣
郭聲波　張文澍　張立生　張和生　張怡青　張　羿
張海青　張　耕　張國艷　張　猛　張　萍　張傳璽
張賢蓉　張艷雲　曹亦冰　曹道衡　曹霜霜　陸三强
陳小盟　陳小監　陳正宏　陳　可　陳芳嵐　陳秉才
陳東有　陳　捷　陳蔚松　陳曉華　陳曉强　陳曉蘭
陳鴻彝　梅俊道　崔文印　崔玉生　崔　湜　崔曙庭
馮建民　曾棗莊　曾貽芬　曾　濤　閔慶定　超茶英
彭久安　黄永年　黄壽成　黄鳳顯　黄　毅　黄曉琴
葉樹發　喻遂生　鈕衛星　舒雅麗　焦　傑　賀嗣真
雷巧玲　賈二强　賈國偉　賈燕子　董　明　董恩林
董艷艷　楊世文　楊玉芬　楊洪林　楊　昶　楊海峥
楊麗嬌　解　冰　漆永祥　寧德衛　廖振佑　廖　强
鄭文瀾　鄭利華　趙二冬　趙立偉　趙伯陶　趙清永
趙望秦　趙　隄　趙慎修　趙澤光　趙　燕　熊　焰
鄧　飛　鄧瑞全　樊善國　歐昌俊　樂秀拔　劉小文
劉友林　劉玉才　劉延捷　劉建梅　劉　虹　劉敏芝
劉　瑛　劉　琳　劉　寧　劉漢東　劉韶軍　劉曙光
龍德壽　賴玉勤　閻萬鈞　韓結根　盧仙文　盧華巖
盧　偉　錢兵山　鮑道蘇　謝紀鋒　戴訓超　薛平栓
魏達純　譚漢生　嚴學軍　羅　超　羅會同　羅維明
蘇文英　蘇保榮　顧永新　顧全芳　顧志華　龔汝富
龔祖培

《二十四史全譯》文字整理説明

《二十四史》所涉及的文字包羅萬象,浩如烟海。作爲古籍整理和文白對照版本,如將工作本原文字完全照搬,則具有許多不合理性和不可行性。因此,對原文文字的整理是必然的。在這方面,我們主要作了如下工作:

(一)字體

我們這部書是繁體版,按編委會的要求,全書通篇采用文化部和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1955年聯合發布的《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和其後有關規定中認定的規範字。并以此爲依據,規範用字,以避免大量的古字,造成讀者閲讀困難。對原文中的通假字及人名、地名等專有名詞中的異體字予以保留。這是本書關於用字的基本原則。

在此基礎上,對原文中大量存在的異體字,我們采取了具體分析、區别對待的方法,力求落實國家對語言文字的有關規定,同時亦兼顧到古籍的特殊性。爲此,我們首先根據《漢語大詞典》、《漢語大字典》、《辭源》等工具書對《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規定的1027個異體字逐字進行了辨析,并將其分爲兩類:

第一類爲:如果原文中的某個異體字所具的詞義範圍等于或小于與之相應的規範字的詞義範圍,則將此類異體字一律改爲規範字。例如:

①"幚"、"幇"均爲異體字,都改爲規範字"幫"。

②"氷"爲異體字,改爲規範字"冰"。

③"畆"、"畮"、"畒"、"𤱈"、"畂"均爲異體字,都改爲規範字"畝"。

此類異體字共784個,約占《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全部異體字的76%。一般情况下,均可將其改爲相應的規範字。

第二類爲:如原文中某個異體字所包含的詞義範圍大于與之相應的規範字的詞義範圍,則須先對該異體字進行辨析,以確定其在具體語境中的含義,然後再决定取舍。如該異體字在原文中具體的詞義與相應的規範字的詞義相同,則可將前者改爲後者;如前者的具體的詞義是後者所不具備的,則不可將其改爲相應的規範字,而須保留該異體字,以免造成混亂,影響文意。現以如下幾組字爲例,舉證説明:

菴(異體字)

庵(規範字)

①"編草結菴不違凉暑"《南齊書·竟陵文宣王子良傳》

此句中的"菴"指草屋,與"庵"的詞義相同,可將其改爲規範字"庵"。

②“太后嘗以體不安服菴閭子”(《北史·后妃傳·魏文成文明皇后》)

此句中的“菴”指植物名,即青蒿,而“庵”不具有此義,故不改“菴”爲“庵”,而保留原字。

③“本支菴藹四海蔭焉”(《晋書·后妃傳》)

此句中的“菴”讀 yǎn,“菴藹”指茂盛的樣子,爲固定詞組,故不改“菴”爲“庵”,而保留原字。同樣,“菴蔚”一詞中的“菴”也不改爲“庵”,而保留原字。

齎(異體字)

賫(規範字)

①“乃令入海者齎捕巨魚具”(《史記·秦始皇本紀》)

此處的“齎”指携帶,與“賫”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賫”。

②“傷誠善之無辜兮齎此恨而入冥”(《後漢書·馮衍傳》)

此處的“齎”指懷、抱,與“賫”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賫”。

③“平既娶張氏女齎用益饒”(《史記·陳丞相世家》)

此處的“齎”通“資”,與“賫”詞義不同,不可改爲“賫”,須保留原字。

④“齎以薑棗”《史記·滑稽列傳》

此處的“齎”通“齊”(劑),指調配,與“賫”詞義不同,不改爲“賫”,須保留原字。

釐(異體字)

厘(規範字)

①“失之豪釐差以千里”(《史記·太史公自序》)

此句中的“釐”指長度,與“厘”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厘”。

②“乃詔有司釐定”(《新唐書·禮樂志十一》)

此句中的“釐”指整理,與“厘”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厘”。

③“今吾聞祠官祝釐皆歸福朕躬”(《史記·孝文本紀》)

此句中的“釐”讀 xī,指福,與“厘”詞義不同,不改爲“厘”而保留原字。

④“孝文帝方受釐坐宣室”(《史記·屈原賈生列傳》)

此句中的“釐”讀 xī,指祭祀用的肉,與“厘”詞義不同,故不改爲“厘”,須保留原字。

⑤“魯人更立釐公”(《史記·齊太公世家》)

此句中的“釐”通“僖”,與“厘”詞義不同,不可改爲“厘”,須保留原字。

⑥“釐辫麥也始自天降”(《漢書·劉向傳》)

此句中的“釐”通“來”,指小麥,與“厘”詞義不同,不可改爲“厘”,須保留原字。

⑦“父没則妻後母兄亡則納釐嫂”(《後漢書·西羌傳》)

此句中的“釐”通“嫠”,指寡婦,與“厘”詞義不同,故不改爲“厘”而保留原

字。

拏挐(異體字)

拿(規範字)

①"不得拏訪追贓(《明史·劉澤清傳》)

此處的"拏"指捉拿,與"拿"同義,改爲規範字"拿"。

②"不聞拏音而後敢乘"

此句中的"拏"指船槳,與"拿"詞義不同,故不改爲"拿"而保留原字。

③"禍挐而不解兵休而復起"(《漢書·嚴安傳》)

此句中的"挐"指連綿、連續,與"拿"詞義不同,故不改爲"拿"而保留原字。

炤(異體字)

照(規範字)

①"挈火夕炤"

②"九司炤序"

③"分炤星晢"

④"循規烈炤"

以上四句均摘自《南齊書》卷十一。如按《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的規定,其中的"炤"只能都改爲"照",于此顯然不妥。因爲"炤"另外亦是"昭"的異體字。此處"炤"的詞義不易辨析,爲避免歧義,一律保留原文用字。

啑(異體字)

喋(規範字)

①"今已誅諸吕新啑血京師"(《史記·孝文本紀》)

此句中的"啑"讀 dié,"啑血"指踐血而行,謂殺人流血遍地,與"喋血"詞義相同,按《漢書·文帝紀》作"喋"。故將此處的"啑"改爲規範字"喋"。

②"始與高帝啑血盟"(《史記·吕太后本紀》)

此句中的"啑"讀 shà,通"歃"。《史記·平原君虞卿列傳》中有曰:"王當歃血而定從。"其中"歃血"一詞正與例句中的"啑血"同義而不同字。因此雖異體字表中并未將"啑"收爲"歃"的異體,但爲保持本書同一詞匯用字的一致性及規範性,且區别于上例中的"啑 dié 血"一詞以避免混亂,故將此處的"啑"改爲"歃"字。原文中這類字的改動另見下例:

敺(異體字)

驅(規範字)

①"老弱奔走敺畜産遠遁逃"(《漢書·匈奴傳上》)

此句中的"敺"指驅趕,與"驅"同義,故改爲規範字"驅"。

②"至相敺擊"(《南齊書》卷十六)

此句中的"敺"通"毆",不能根據《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將其改爲"驅",故

將此處的“毆”改爲“毆”。

以上幾組例證中的語言文字現象較爲復雜,不能將其中的異體字一概而論地改爲《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相應的規範字。此類異體字共243個,約占《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全部異體字的24%。

除了《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規定的異體字之外,對于原文中出現的,而該表未收入的異體字,我們也按上述原則進行了處理。凡有其規範字的,經辨析後能用則用,不能用的則保留原字。下表中括號内的異體字均摘自原文,它們大致相當於前面所講的第一類異體字,在一般情況下,我們都將其改爲規範字。此種情況甚多,不能一一盡列。現將改動的出現次數較多的字例示如下:

髀(髀髀)　缶(缻)　黎(菞)　禪(襢)
辯(辯辯辯)　蓋(葢)　嵍(嵍嵍)　善(譱)
飆(飈飈)　剛(犅)　料(䉼)　觴(觴)
餅(餅)　詬(詢)　躪(躪)　舐(舐)
豺(犲)　轂(轂)　櫺(櫺)　疏(疎疏)
躚(躚)　罐(罐)　騮(騮駠)　搜(挍)
諂(讇)　駭(駴)　攣(攣)　髓(髓)
嘲(謿)　侯(矦)　裸(蠃)　鎖(鏁)
齔(齓)　齏(韲)　美(媺)　踏(蹹蹋)
弛(弛)　羈(羇)　滅(威)　柝(榡㯟㯟)
欻(欻)　悸(瘁)　秣(䬴)　蜿(蟺)
垂(𡍮垂)　奸(奸)　粦(䕯)　腕(掔)
齪(躖)　殲(殲)　腦(腦)　尪(尫尫)
瓷(甆)　韉(韉)　旆(旆)　誤(悞)
躄(躄)　剿(剿)　篷(篷)　舄(舄)
啖(噉)　秸(稭)　睥(睥)　隙(隟隙)
島(隝)　截(截)　媲(媲)　溆(溆)
登(登)　鸕(鸕鸕)　撇(撆)　璇(琁)
鐙(鐙)　鯨(鱷)　愆(僁僁僁)　燕(鷰)
貂(鼦)　鞠(鞫)　鍥(鍥)　腰(䁯)
斗(㪷)　絶(㡭)　煢(煢)　燁(爗)
陡(陡)　誑(誆)　蛆(胆)　曄(曅)
扼(㧖)　框(閭)　麯(麯)　彝(彜)
愕(愕)　髡(髨)　紝(絍)　癰(癕)
鋒(鋒鋒)　攬(擥擥)　穤(穤)　禹(禹)
蜂(蠭)　雷(靁)　潸(潸)　輿(轝)

籲(籲)	燥(燦)	煮(鬻)	棕(椶)
鳶(𪀚)	潴(瀦)	裝(裝)	菹(葅)

另外"秏"爲"耗"的異體字(《漢語大詞典》P4739),但在《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并未收入,對此類字要具體辨析:

"秏"作消耗、消費解時可改爲"耗",如"士卒多秏,無尺寸之功"(《史記·李斯列傳》)中的"秏"可改爲"耗"。

"秏"通"眊"指昏亂時不改爲"耗"。如"天下秏亂萬民不安"(《漢書·董仲舒傳》)。

"秏"讀 mào,指無的時候不改爲"耗",如"市中星衆者實其虚則秏"(《史記·天官書》)。

對原文中人名、地名等專名中出現的異體字,我們在基本不動的原則下也有辨析,目的也是爲了讀者閱讀時不産生歧意。如:"聃"、"耼"統一爲"聃","毌丘"、"母丘"統一爲"毌丘"。"鼂錯"、"鼌錯"統一爲"鼂錯"。地名中的"涼"、"況"、"峯"、"兗"等字,則均改爲"涼"、"況"、"峰"、"兖"等。如果專有名詞雖有異同,但讀者辨析無困難的,也在史自統一的原則下保持原文。如《舊唐書》爲"長孫无忌",《新唐書》爲"長孫無忌"。專有名詞詞意爲歷史沿革的,亦不予統一,如:太山、泰山,雒、洛,勃海、渤海。

對原文中某些字,也本着從衆從俗的原則作了特殊規定。如"異"、"棄"、"災"、"傑"、"淚"等字,不一律依規定改爲"异"、"弃"、"灾"、"杰"、"泪"等,而保留原字。

對原文中某些訛字則參校殿本及中華本一律徑改。如:

"卧病床第"(《元史》卷一百四十九),查無"床第"一詞,據文意"第"當爲"笫"之訛,故校改爲"笫"。

"設俎豆習禮讓"(《元史》卷一百九十五),查無"俎"字,據文意當爲"俎"之訛,故校改爲"俎"。

(二)字形

本書所用字形一律采用文化部和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 1964 年聯合發布的《印刷通用漢字字形表》規定的新字形。

對原文中不規範的字形,如"杞""妃"等字的右邊印成"已"或"巳"的一律改爲規範字形。對史書中爲避"正諱"、"家諱"等而造成的缺筆現象,凡不能查實的衹好一仍其舊,留待專家討論。

《二十四史全譯》版式説明

我們把《二十四史》譯爲白話文的宗旨是使更多的人讀懂《二十四史》,因此譯文力求準確傳述原文信息。但因爲存在着古、今文兩個系統之間事物、概念、詞語的差别,二者並不是一一對應的,翻譯中某種程度的"增"與"減"的替代幾乎是不可避免的。爲了盡可能減少由此造成的信息傳達的不準確,故附排原文,使讀譯文時有所參照。又根據現代人的閲讀習慣,把版式改爲横排,用兩欄相隔,原、譯文對排,段自取齊,便於讀者對讀對核。這樣大的版面變動,必然牽扯到史文原本的標題、目録之安排的合理性問題。爲此,我們以百衲本爲底本,參校了殿本、中華書局校點本的目録、標題、版面等有關形式,作了一些調整,謹説明如下:

(一) 關於紀志表傳

《二十四史》作爲紀傳體史書,其體例創成於司馬遷的《史記》,爲歷代編纂者所遵循。内容一般分爲紀、志、表、傳四部份,但又各有不同。其中《三國志》、《梁書》、《陳書》、《北齊書》、《周書》、《南史》、《北史》無志;《後漢書》、《三國志》、《梁書》、《宋書》、《南齊書》、《陳書》、《魏書》、《北齊書》、《周書》、《北史》、《晉書》、《南史》、《隋書》、《舊唐書》、《舊五代史》十五史無表。其順序基本如紀一、志二、表三、傳四排列,也有兩種不同情況。一是《後漢》、《魏書》志在傳後。二是作爲斷代合史的幾部史書,其中《三國志》和《舊五代史》,是分别各國排列紀、傳部份;《南史》、《北史》無志無表,紀傳部份不分國别按紀一傳二排列;《新五代史》是考(即志)在傳後,在世家之前,十國年譜(即表)在世家之後。如上兩種情況中,我們對《後漢書》及《三國志》作了改動。《後漢書》紀傳部份是六朝時宋人范曄所作,而《後漢書》的三十卷志是梁朝劉昭從晉朝司馬彪的《續漢書》中補出,所以百衲本及中華本都是紀傳與志分編,志書卷目單列序號,而殿本在整理刊刻時已將志改在紀後,統一排卷目。我們認爲,從叢書的角度説,殿本的排列更適於統一的原則,故《全譯》參用了殿本《後漢書》的排序形式。我們也查閲了有關資料,對《三國志》作了分析。文獻記載,《三國志》在西晉初年成書時爲三書:《魏書》三十卷、《蜀書》十五卷、《吴書》二十卷。中華書局點校本《三國志》出版説明有言:"《三國志》最早的刻本——北宋咸平六年(公元 1003 年)國子監刻本,《吴志》分爲上下兩帙,前有刻《吴志》的牒文。後來紹熙的重刻本裏,也保留着一頁咸平國子監刻《蜀志》牒文。可知咸平刻書時雖已合併爲《三國志》,但還是三書分别發刻的。"《三國志》成書七百餘年後傳至北宋時期時,當時

雕版印刷技術成熟,使正史的合刊整理成書有了可能,並成爲當時流行的出版形式,於是出現了從宋淳化年間刊刻的《三史》到嘉祐年間刊刻的《十七史》。應新體式的需要,記魏文帝黄初元年至晉武帝太康元年六十年間史事而分刊的《魏書》、《蜀書》、《吴書》至此合三而一,並且命名爲《三國志》。我們現在見到的二十四史叢刊有三種:一爲武英殿本,一爲商務印書館的百衲本,一爲中華書局的點校本。三本中除百衲本《三國志》是影印宋紹熙重刻本一仍其舊外,另外兩種版本的卷目排列都是從一至六十五卷統一排目,衹是文前標題内容各本有所不同。殿本爲:魏志卷一(頂格),武帝操(另行,前空二);中華本爲:三國志卷一(頂格),魏書一(行末),武帝紀第一(另行,前空二)。我們認爲中華書局所選版本的《三國志》標題形式最適於横排本的編輯。衹是它稱"紀",而且"紀"的序號與"傳"的序號銜接排列,例如:三少帝紀第四、后妃傳第五。這與其他各史紀與傳各自排序號的做法不同。然而殿本《三國志》目録考中第一條已説明:"……惟《三國志》既無本紀之稱,並無列傳之目……,今考證悉遵壽原書例,不書紀傳等字……"依此爲證,我們按殿本去掉《魏志》中的"紀",這樣編排標題,全書就統一了。關於《魏書》、《舊五代史》版本形式歷來無二,因無書證支持,雖然是例外,也衹好保存原貌。《新五代史》是二十四史中自唐開官修史先河後的唯一一部私修史,體例與他史不同,自有歐氏的主張,且歷代版本都如此,我們也不便改動。

(二) 標題序號

由於二十四部史書成書、翻刻的年代不同,各版本類級標題的設置、形式甚至同一標題在各本中的具體内容或有異同。暫就各史中各卷的文前標題而言(它有似現代出版物中的章節標題),我們所見到的情形大致是:一卷爲單一内容的,如紀傳部份傳主占單卷、志書部份每卷衹有單一内容,一般都在卷首出現卷目内容標題;紀傳部份一卷多傳主、志書卷題下有分級内容的,卷目標題在各本中出現的形式很不一致。多數史卷把這級標題標在文前,有些史在文内;還有文前、文内皆無這級標題的(如《舊五代史》列傳)。我們就武英殿本、百衲本、中華書局點校本所輯各史粗略統計了一下,全書列傳部份把傳主之名設在文内的:百衲本有《三國志》(宋紹熙刊本)、《金史》(元至正刊本)、《新五代史》(宋慶元刊本)、《遼史》(元至正刊本);殿本有《晉書》、《舊唐書》、《元史》、《後漢書》、《隋書》;中華本有《元史》、《新五代史》、《晉書》、《隋書》。志書的情況又有例外:殿本的《舊五代史》、《宋史》、《漢書》、《新五代史》、《遼史》諸史中某些志書出現文内標題,中華本的《新唐書》、《魏書》、《南齊書》、《舊五代史》、《宋史》、《舊唐書》、《明史》這七史志書文内亦有標題出現。百衲本各史志書中各卷文内標題時有時無很不統一。此外,還有各種體例不一的情況。史書作爲歷史遺存,不是一世一時一人之作,出現這些現象都可以理解。但是從叢書整理的

角度對體例統一作適度裁奪,在所難免。在編輯過程中,經反復研討,我們决定處理文前標題的原則是:(1)統一將大標題在後的形式,改爲大標題在前、小標題在後。古本形式有大標題在後、小標題在前的,在版式的演變中逐漸也改爲大標題在前、小標題在後了。以《新唐書》文前標題爲例。百衲本所據宋嘉祐本爲"薛李二劉高列傳第十一、唐書八十六",殿本改爲"唐書卷八十六(另行)列傳第十一(另行)薛李二劉高徐";中華本又改爲"唐書卷八十六(另行)列傳第十一(另行)薛舉(附仁杲)李軌、劉武周、高開道、劉黑闥(附徐圓朗)"。從上可見大、小標題的次序在歷史上曾有所改變。我們在全譯本中,統一改爲大標題在前、小標題在後。如,原題爲"魏其武安侯列傳第四十七",改爲"列傳第四十七(另行)魏其武安侯列傳"(《史記》)。(2)各史中紀、志、表、傳序號拆出,統一排列序號。比如某些史,類傳不加序號,與傳序相混,像《新五代史》中有雜傳十九卷,原文標題爲:"新五代史卷三十九,雜傳第二十七……新五代史卷五十七,雜傳第四十五",我們改爲:"新五代史卷三十九,列傳第二十七,雜傳一……新五代史卷五十七,列傳第四十五,雜傳第十九"。列傳下的合傳如"宗室"、"后妃",類傳如"列女"、"良吏"及志下的分級內容標題爲四級標題,紀傳中無論專傳或以類相隨的合傳,傳主之名都標注爲五級標題,附傳人物又用小號字附後,可視爲六級。

(三) 標題的文字內容

在三本參校中,我們發現各本的標題都有一部份與內容是不一致的。我們的原則是,以傳文爲準改正文字,格式上的不同,則依三本中多出者改。如上述所談《新唐書》的文前標題,我們依從殿本的形式。統一各史卷的原則是:多數有則補,多數無則删,三本俱無,又没有資料可依的,則付之闕如,把這類卷題祇看作是原本的樣式,以便讀者核對原書查找。像現代出版物一樣,負責詳盡指示卷內分段內容的是段落標題。有這樣的標識,文意更加清晰,也更符合現代人的閱讀習慣。所以,凡有文獻根據的,我們都據之補齊了段落標題,以便讀者檢索。

總之,自宋代首創正史合刊這一出版形式以來,歷代雖云"翻刻",但至少在版式上不是一成不變的。這也説明像《三國志》之類斷代史隨着納入正史系列叢書的系統整理,它在形式上愈發磨滅了當初"别創一格"的特質,而與叢書體例逐漸趨同,從而反映了形式上的整齊劃一確是出版系列叢書的審美需要。爲此,我們在編輯過程中,嘗試着做了一些版式上的調整,至於能否有助今人閱讀,又不悖於纂者的旨意,敬請廣大讀者指正。

《三國志》全譯出版説明

《三國志》是記載東漢後魏、蜀、吴三國鼎立時期歷史的紀傳體斷代史。記載了從公元220年曹丕代漢稱帝起，到公元280年吴國滅亡止，共六十一年的歷史。全書六十五卷，其中《魏書》三十卷，《蜀書》十五卷，《吴書》二十卷。西晉陳壽撰寫。

陳壽，字承祚，巴西安漢人。生於蜀國後主劉禪建興十一年(233)，卒於西晉惠帝元康七年(297)，享年六十五歲。陳壽少年時期就勤奮好學，師從當時著名的史學家譙周，擅長文學和史學，後任蜀漢觀閣令史。當時的蜀國宦官黄皓專權弄勢，大臣多曲意迎合，陳壽不肯阿附，以致屢遭貶黜，得不到重用。西晉建立，朝廷用他爲佐著作郎。後來又出補爲平陽侯相。在這段時期内，他發憤讀書和著述，撰寫了《益都耆舊傳》十篇，又編輯了《蜀相諸葛亮集》，呈奏晉武帝，受到嘉許，遷著作郎，負責修撰魏、蜀、吴三國的史書。

在陳壽撰寫《三國志》之前，魏、吴兩國的史學家們已經修撰本朝史書。魏國有王沈的《魏書》四十餘卷，另有魚豢的《魏略》八十九卷。吴國有韋昭的《吴書》五十五卷。陳壽撰寫《三國志》中的《魏書》與《吴書》就是以這三部史書爲主要依據的。尤其是魚豢的《魏略》，記事詳細，其中記載少數民族的史實較多，唐人劉知幾在《史通・題目》中説此書"巨細畢載，蕪累甚多"，但從史料學的角度看，這正是該書的長處。而蜀國則"國不置史，注記無官，是以行事多遺，災異靡書"(《三國志・蜀書・後主傳》)。所以蜀國史料較少，以致在《三國志》中，衹有《蜀書》的份量最少。陳壽之所以能寫好《三國志》，當與他的老師譙周的影響密不可分。譙周，字允南，巴西西充人，《三國志・蜀書》中有其傳。他出身於經學世家，耽古篤學，精研《六經》，陳壽稱其爲"詞理淵通，爲世碩儒，有董、揚之規"，是一位淵博通識的學者，曾著有《古史考》二十五卷等。譙周愛史、信史學風，對陳壽的影響很大，故陳壽也曾著有《古國志》五十篇，後來又致力於收集蜀國的史料，約經十年寫成《蜀書》。

《三國志》的三個部份，《魏書》記載的是漢末董卓之亂以後到曹魏建國和滅亡的歷史；《蜀書》記載的是劉備建立蜀國到後主劉禪統治蜀國以至滅亡的歷史；《吴書》記載的是江南孫氏父子建立吴國直至爲西晉所滅亡的歷史。《三國志》記事，起於東漢靈帝光和末年(184)黄巾起事，迄於西晉滅吴(280)。從三國鼎立局面的形成，三國之間講和征戰，乃至蜀滅於魏、魏之爲晉所取代和吴滅於晉的結局，人物、事件、時間紛亂複雜，而陳壽却從容不迫、條例分明地叙述出來。在編撰體例上，以魏主爲帝紀，總攬三國全局史事，以蜀、吴二主傳名而紀實，使之與全書協調，又顯示鼎立三分的政治格局，充分顯示陳壽駕馭史料的能力。

《三國志》以其引文精練，叙事簡約，史實準確，取材嚴謹的優點，受到古今史學家的肯

定與好評。《晉書・陳壽傳》説:"時人稱其叙事,有良史之才。"其傳還記載當時有個叫夏侯湛的人,也寫了一部《魏書》,當他讀到陳壽的《魏書》以後,自愧不如,"便壞己書而罷"。當時的高官張華,對陳壽的《三國志》也"深善之",並且對陳壽説:"當以《晉書》相付耳。"就是要將撰寫《晋書》的任務交給他。南宋學者葉適在《習學記言序目》中説:"陳壽筆高處逼司馬遷,方之班固,但少文義緣爾,要終勝固也。"此等讚譽,不勝枚舉。後人將《三國志》與《史記》、《漢書》及范曄的《後漢書》并列而稱之爲"前四史"。

《三國志》也有其不足之處。主要可概括爲兩點:

其一,没有設置表、志,是其重大不足。表不但可以用極少的篇幅羅列許多人物、事件、時間、地點的概要,使之補充紀傳不便表述而又不可或缺的内容,同時又易於查閲;志則是反映歷朝歷代典章制度、經濟文化、天文地理、風俗輿服等内容極其重要的表現形式。《三國志》缺此兩項,以致當時許多重要史實不復再現,殊爲可惜。索需三國時期的典章制度,惟有上查《續漢書》諸志,下查《晉書》、《宋書》諸志。

其二是陳壽編撰《三國志》時,對原來已經成書的史料删削過多。最明顯的例證如馬鈞、張仲景這樣的偉大科學家,他没有爲之立傳;許多見於魚豢《魏略》的少數民族史料和曹魏統治少數民族的特殊制度——護軍制,他都删之殆盡。尤其曹操許下屯田,即使在當時也是軍政經濟、國計民生方面的大政方略,以及歷史反響巨大的魏晉九品中正制等等重大歷史事件,記載都不過是寥寥數語,失之簡略。這些缺點,從史料學的角度着眼,都是致命傷。

正因爲陳壽《三國志》存在體例不全和删節過多、失之簡略的缺點,自從其成書之後,就產生了以某種方式補充其史料容量的需要。陳壽去世一百三十二年之後,南朝宋人裴松之寫成《三國志註》,完成了這一工作。裴松之的註豐富了《三國志》的内容,在一定的意義上可以看作是《三國志》的續作。

裴松之,字世期,河東聞喜人。《宋書》卷六十四和《南史》卷三十三均有傳。他博覽典籍,學識淵博。劉宋初年,他被徵爲國子博士。唐人劉知幾在《史通・古今正史》中説宋文帝因爲《三國志》"載事傷於簡略,乃命中書郎裴松之兼採衆書,補註其闕"。元嘉六年(公元426),裴松之完成了《三國志註》的撰述,並上呈文帝,還寫了一份《上三國志註表》。在《表》中,他既充分肯定了《三國志》的學術價值,又適當地指出其缺點,還説明他自己作註時的具體做法。《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概括裴松之註:"一曰引諸家之論,以辨是非;一曰參諸書之説,以核訛異;一曰傳所有之事,詳其委曲;一曰傳所無之事,補其闕佚;一曰傳所有之人,詳其生平;一曰傳所無之人,附以同類。"

據此,裴松之的《三國志註》具有三大特點:一是補闕,凡陳壽當時所未能見到的和雖已見之而删削不當的史料,均已補入。二是正訛,即通過增補史料,糾正《三國志》的錯誤之處,或進行必要的考證。三是存異,即對同一事件或人物,幾種史書有不同説法的,裴氏均予以摘録而並存,給後人留下了思攷與攷證的餘地。裴松之註《三國志》的最大功績,是改變了傳統的以音義訓詁爲主的史注體,創建了這種以補遺、正訛和存異爲主要目標的史注體,這正是裴氏《三國志註》的最大價值所在。所以此書剛一問世,就被宋文帝稱譽爲"此爲不朽矣"(《宋書・裴松之傳》)。

《三國志》中的《魏書》、《蜀書》與《吳書》,最初都是各自成書的,並非三書合於一體。現存最早的《三國志》刻印本,即北宋咸平六年(公元1003)的國子監刻本,雖然已將三書合刻在一起,但還是保存了三書分别發刻的痕跡。目前較爲通行的《三國志》版本大致有如下

五種:其一爲商務印書館據宋紹興、紹熙年間兩種刻本校勘影印的百衲本。其二爲據明北監本校刻的清武英殿本。其三爲據明南監馮夢禎本校印的金陵活字本。其四爲據毛晉汲古閣本校刻的江南書局刻本。其五爲中華書局據以上四種版本而作的點校本,此本問世最晚,且注意吸收諸本之長,加以點校,易於閱讀,最爲流行。

《三國志》全譯主編:許嘉璐。譯者:史建橋、解冰。

三國志目録

第一冊

第二册

三國志卷一

魏志一

武帝操

太祖武皇帝，沛國譙人也，姓曹，諱操，字孟德，漢相國參之後。桓帝世，曹騰爲中常侍大長秋，封費亭侯。養子嵩嗣，官至太尉，莫能審其生出本末。嵩生太祖。

太祖武皇帝，是沛國譙人，姓曹，名操，字孟德，漢朝相國曹參的後代。漢桓帝時，曹騰任中常侍大長秋，被封爲費亭侯。他的養子曹嵩繼承爵位，官做到太尉，没有人能知道曹嵩出生身世的底細。曹嵩生太祖。

太祖少機警，有權數，而任俠放蕩，不治行業，故世人未之奇也；惟梁國橋玄、南陽何顒異焉。玄謂太祖曰："天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能濟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年二十，舉孝廉爲郎，除洛陽北部尉，遷頓丘令，徵拜議郎。

太祖年輕時機敏警悟，有謀略權術，但負氣仗義而放縱不拘，不從事操行的修養和學業的研習，所以當時的人并不把他看作不同尋常的人；衹有梁國的橋玄、南陽的何顒很看重他。橋玄對太祖説："天下將要大亂，不是有治國能力的人才不能挽回這個局面，能够安定天下的人，大概就是你吧！"二十歲時，被推舉爲孝廉并任郎官，又被任命爲洛陽北部尉，升任頓丘令，徵召授任爲議郎。

光和末，黄巾起。拜騎都尉，討潁川賊。遷爲濟南相，國有十餘縣，長吏多阿附貴戚，贓污狼藉，於是奏免其八；禁斷淫祀，姦宄逃竄，郡界肅然。久之，徵還爲東郡太守；不就，稱疾歸鄉里。

光和末年，黄巾軍起事。太祖被授任騎都尉，征討潁川的賊寇。接着升任濟南相，濟南國轄有十多個縣，縣官大多依附奉承皇親權貴，貪污受賄，名聲敗壞，太祖於是上奏罷免了其中八個縣官的職位；禁絶濫設的祭祀，違法作亂的人都逃走了，郡國界内平静安定。過了好久，被徵召返回任東郡太守；太祖没去就任，聲稱有病返回故鄉。

頃之，冀州刺史王芬、南陽許攸、沛國周旌等連結豪傑，謀廢靈帝，立合肥侯，以告太祖，太祖拒之。芬等遂敗。

不久，冀州刺史王芬、南陽人許攸、沛國人周旌串連勾結當地豪强，圖謀廢黜漢靈帝，另立合肥侯爲帝，他們將這事告訴太祖，太祖拒絶參與。王芬等人終於失敗了。

金城邊章、韓遂殺刺史郡守以叛，衆十餘萬，天下騷動。徵太祖爲

金城人邊章、韓遂殺死刺史和郡太守後叛亂，聚衆十多萬人，天下騷亂不安。朝廷徵召太

典軍校尉。會靈帝崩，太子即位，太后臨朝。大將軍何進與袁紹謀誅宦官，太后不聽。進乃召董卓，欲以脅太后，卓未至，而進見殺。卓到，廢帝爲弘農王而立獻帝，京都大亂。卓表太祖爲驍騎校尉，欲與計事。太祖乃變易姓名，間行東歸。出關，過中牟，爲亭長所疑，執詣縣，邑中或竊識之，爲請得解。卓遂殺太后及弘農王。太祖至陳留，散家財，合義兵，將以誅卓。冬十二月，始起兵於己吾，是歲中平六年也。

祖爲典軍校尉。恰逢漢靈帝去世，太子繼承帝位，太后當朝執政。大將軍何進和袁紹謀劃誅殺宦官，太后不肯聽從。何進就召董卓進京，想以此脅迫太后，董卓還没到京，何進就被殺了。董卓到京後，廢黜少帝爲弘農王而另立漢獻帝，京城大亂。董卓上表薦舉太祖爲驍騎校尉，想和他共計國事。太祖就改名换姓，從小路回到東面去。出了虎牢關，經過中牟縣，被亭長懷疑，抓起來送到縣裏，縣裏有人暗地裏認出了他，爲他説情得以釋放。董卓接着殺死太后和弘農王。太祖回到陳留，散發家中的財産，聚合義兵，準備討伐董卓。冬十二月，開始在己吾起兵，這一年是中平六年。

初平元年春正月，後將軍袁術、冀州牧韓馥、豫州刺史孔伷、兖州刺史劉岱、河内太守王匡、勃海太守袁紹、陳留太守張邈、東郡太守橋瑁、山陽太守袁遺、濟北相鮑信同時俱起兵，衆各數萬，推紹爲盟主。太祖行奮武將軍。

初平元年春正月，後將軍袁術、冀州牧韓馥、豫州刺史孔伷、兖州刺史劉岱、河内太守王匡、勃海太守袁紹、陳留太守張邈、東郡太守橋瑁、山陽太守袁遺、濟北相鮑信同時都起兵，各擁兵數萬人，推舉袁紹做盟主。太祖代理奮武將軍。

二月，卓聞兵起，乃徙天子都長安。卓留屯洛陽，遂焚宫室。是時紹屯河内，邈、岱、瑁、遺屯酸棗，術屯南陽，伷屯潁川，馥在鄴。卓兵强，紹等莫敢先進。太祖曰：“舉義兵以誅暴亂，大衆已合，諸君何疑？向使董卓聞山東兵起，倚王室之重，據二周之險，東向以臨天下；雖以無道行之，猶足爲患。今焚燒宫室，劫遷天子，海内震動，不知所歸，此天亡之時也。一戰而天下定矣，不可失也！”遂引兵西，將據成皋。邈遣將衛兹分兵隨太祖。到滎陽汴水，遇卓將徐榮，與戰不利，士卒死傷甚多。太祖爲流矢所中，所乘馬被創，從弟洪以馬與太祖，得夜遁去。榮見太祖所將兵少，力戰盡日，謂酸棗未易攻也，亦引兵還。

二月，董卓聽説各地兵馬起事，就遷徙天子改都長安。董卓留下來駐守洛陽，竟焚燒了皇宫。這時袁紹駐扎在河内，張邈、劉岱、橋瑁、袁遺駐扎在酸棗，袁術駐扎在南陽，孔伷駐扎在潁川，韓馥駐扎在鄴。董卓兵力强盛，袁紹等人没有誰敢率先進攻。太祖説：“發動義兵討伐暴亂，大軍已經會合，各位還有什麽可遲疑的呢？假使董卓聽到崤山以東義兵起事，依仗王室的威望，據守古代西周、東周所在的險要地方，向東出兵來控制天下，即使用不合正道的手段去做，仍然足以造成禍害。現在焚燒皇宫，劫持遷徙天子，全國震驚，人們不知歸附誰，這是上天要滅亡他的時候。打一仗就可以安定天下，不可失去良機啊！”於是帶領軍隊向西進發，準備占據成皋。張邈派遣將領衛兹分帶一支軍隊跟隨太祖。到達滎陽的汴水，遭遇到董卓的將領徐榮，和他交戰失利，士兵死傷很多。太祖被流箭射中，騎的馬也受了傷，堂弟曹洪把馬讓給太祖，纔得以在夜裏逃脱。徐榮看見太祖帶領的軍隊不多，還

奮力作戰了一整天，認爲酸棗不容易攻取，也帶領軍隊返回。

太祖到酸棗，諸軍兵十餘萬，日置酒高會，不圖進取。太祖責讓之，因爲謀曰："諸君聽吾計，使勃海引河内之衆臨孟津，酸棗諸將守成皋，據敖倉，塞轘轅、太谷，全制其險；使袁將軍率南陽之軍軍丹、析，入武關，以震三輔：皆高壘深壁，勿與戰，益爲疑兵，示天下形勢，以順誅逆，可立定也。今兵以義動，持疑而不進，失天下之望，竊爲諸君耻之！"邈等不能用。

太祖到達酸棗，各路軍隊的兵力有十多萬，將領們每天擺酒設宴，不考慮進軍攻取。太祖責備他們，接着爲他們謀劃説："各位聽我的計策，讓勃海太守袁紹帶領駐在河内的軍隊進逼孟津，駐在酸棗的各個將領防守成皋，占據敖倉，封鎖轘轅、太谷兩個關口，完全控制這裏的險要地方；讓袁術將軍帶領駐在南陽的軍隊進駐丹、析兩地，進入武關，來震懾三輔：都高築營壘深挖壕溝，不同敵軍交戰，多虚設兵陣疑惑對方，顯示天下群起討伐董卓的形勢，以順應大義來討伐叛逆，可以很快平定。現在軍隊因爲大義行動起來，却抱着遲疑的態度不敢前進，使天下的人失望，我私下爲各位感到羞耻！"張邈等人不肯采納他的計策。

太祖兵少，乃與夏侯惇等詣揚州募兵，刺史陳温、丹楊太守周昕與兵四千餘人。還到龍亢，士卒多叛。至銍、建平，復收兵得千餘人，進屯河内。

太祖兵少，就和夏侯惇等人到揚州去招募士兵，揚州刺史陳温、丹楊太守周昕給了士兵四千多人。返回到龍亢，士兵有很多叛逃了。到了銍、建平兩地，又招收士兵一千多人，進駐河内。

劉岱與橋瑁相惡，岱殺瑁，以王肱領東郡太守。

劉岱和橋瑁互相仇怨，劉岱殺了橋瑁，讓王肱兼任東郡太守。

袁紹與韓馥謀立幽州牧劉虞爲帝，太祖拒之。紹又嘗得一玉印，於太祖坐中舉向其肘，太祖由是笑而惡焉。

袁紹和韓馥謀劃立幽州牧劉虞做皇帝，太祖拒絶這樣做。袁紹又曾經得到一塊玉印，在太祖在座時把玉印舉向太祖的胳膊肘邊，太祖因此耻笑并憎惡他。

二年春，紹、馥遂立虞爲帝，虞終不敢當。

初平二年春，袁紹、韓馥竟立劉虞做皇帝，劉虞始終不敢當。

夏四月，卓還長安。

夏四月，董卓回到長安。

秋七月，袁紹脅韓馥，取冀州。

秋七月，袁紹脅迫韓馥，占領了冀州。

黑山賊于毒、白繞、眭固等十餘萬衆略魏郡、東郡，王肱不能禦，太祖引兵入東郡，擊白繞于濮陽，破之。袁紹因表太祖爲東郡太守，治東武陽。

黑山的賊寇于毒、白繞、眭固等十多萬人奪取魏郡、東郡，王肱不能抵禦，太祖帶領軍隊進入東郡，在濮陽攻打白繞，打敗了他。袁紹於是上表薦舉太祖任東郡太守，治所設在東武陽。

三年春，太祖軍頓丘，毒等攻東武陽。太祖乃引兵西入山，攻毒等本屯。毒聞之，棄武陽還。太祖要擊眭

初平三年春，太祖駐扎在頓丘，于毒等人攻打東武陽。太祖就帶領軍隊向西進入黑山，攻打于毒等人的大本營。于毒聽到這個消息，放棄東

固，又擊匈奴於夫羅於内黄，皆大破之。

武陽撤回。太祖在途中截擊眭固，又在内黄攻打匈奴於夫羅，都把他們打得大敗。

夏四月，司徒王允與吕布共殺卓。卓將李傕、郭汜等殺允攻布，布敗，東出武關。傕等擅朝政。

夏四月，司徒王允和吕布一起殺了董卓。董卓的將領李傕、郭汜等人殺死王允攻打吕布，吕布戰敗，向東退出武關。李傕等人獨攬朝政。

青州黄巾衆百萬入兖州，殺任城相鄭遂，轉入東平。劉岱欲擊之，鮑信諫曰："今賊衆百萬，百姓皆震恐，士卒無鬥志，不可敵也。觀賊衆群輩相隨，軍無輜重，唯以鈔略爲資，今不若畜士衆之力，先爲固守。彼欲戰不得，攻又不能，其勢必離散，後選精鋭，據其要害，擊之可破也。"岱不從，遂與戰，果爲所殺。信乃與州吏萬潛等至東郡迎太祖領兖州牧。遂進兵擊黄巾于壽張東。信力戰鬥死，僅而破之。購求信喪不得，衆乃刻木如信形狀，祭而哭焉。追黄巾至濟北。乞降。冬，受降卒三十餘萬，男女百餘萬口，收其精鋭者，號爲"青州兵"。

青州黄巾軍一百萬人開進兖州，殺了任城相鄭遂，又轉移開進東平。劉岱想要攻打他們，鮑信勸他説："現在賊軍有一百萬人，老百姓都感到震驚恐懼，士兵没有鬥志，不可以抵擋。我看賊軍一群一群地跟隨行進，軍中没有糧草物資，祇靠搶掠奪取的東西作爲給養，現在我們不如積蓄軍隊的力量，先堅持守住城池。他們想交戰不成，攻城又攻不下，勢必會分離潰散，然後我們挑選精鋭人馬，占據他們的要害地方，進攻就可以打敗他們。"劉岱不肯聽從，於是就和黄巾軍交戰，果然被殺。鮑信就和州吏萬潛等人到東郡迎接太祖來兼任兖州牧。太祖就進兵攻打在壽張東面的黄巾軍。鮑信奮力作戰直到戰死，纔打敗了黄巾軍。太祖懸賞尋找鮑信的尸體却找不到，大家就把木頭雕刻成鮑信身體的樣子，哭着祭奠他。太祖追擊黄巾軍直到濟北。黄巾軍乞求投降。這年冬天，太祖接受投降的黄巾軍士兵三十多萬人，男女百姓一百多萬人，收編其中的精鋭士兵，號稱"青州兵"。

袁術與紹有隙，術求援於公孫瓚，瓚使劉備屯高唐，單經屯平原，陶謙屯發干，以逼紹。太祖與紹會擊，皆破之。

袁術和袁紹有矛盾，袁術向公孫瓚請求救援，公孫瓚派劉備駐守高唐，單經駐守平原，陶謙駐守發干，來威逼袁紹。太祖和袁紹聯合進攻，把他們全都打敗了。

四年春，軍鄄城。荆州牧劉表斷術糧道，術引軍入陳留，屯封丘，黑山餘賊及於夫羅等佐之。術使將劉詳屯匡亭。太祖擊詳，術救之，與戰，大破之。術退保封丘，遂圍之，未合，術走襄邑，追到太壽，决渠水灌城。走寧陵，又追之，走九江。夏，太祖還軍定陶。

初平四年春，太祖駐軍鄄城。荆州牧劉表截斷袁術的運糧通道，袁術帶領軍隊進入陳留，駐扎在封丘，黑山的殘餘賊寇和於夫羅等人輔助他。袁術派遣將領劉詳駐扎在匡亭。太祖攻打劉詳，袁術前去救援他，雙方交戰，太祖把他們打得大敗。袁術後撤守衛封丘，太祖就包圍他，還未合圍，袁術向襄邑逃去，太祖追到太壽，扒開水渠引水灌入城内。袁術逃到寧陵，太祖繼續追擊他，袁術逃到九江。夏天，太祖撤軍駐扎在定陶。

下邳闕宣聚衆數千人，自稱天

下邳人闕宣聚合幾千人，自稱天子；徐州牧

子；徐州牧陶謙與共舉兵，取泰山華、費，略任城。秋，太祖征陶謙，下十餘城，謙守城不敢出。

是歲，孫策受袁術使渡江，數年間遂有江東。

興平元年春，太祖自徐州還。初，太祖父嵩去官後還譙，董卓之亂，避難瑯邪，爲陶謙所害，故太祖志在復仇東伐。夏，使荀彧、程昱守鄄城，復征陶謙，拔五城，遂略地至東海。還過郯，謙將曹豹與劉備屯郯東，要太祖。太祖擊破之，遂攻拔襄賁，所過多所殘戮。

會張邈與陳宮叛迎呂布，郡縣皆應。荀彧、程昱保鄄城，范、東阿二縣固守，太祖乃引軍還。布到，攻鄄城不能下，西屯濮陽。太祖曰："布一旦得一州，不能據東平，斷亢父、泰山之道乘險要我，而乃屯濮陽，吾知其無能爲也。"遂進軍攻之。布出兵戰，先以騎犯青州兵。青州兵奔，太祖陳亂，馳突火出，墜馬，燒左手掌。司馬樓異扶太祖上馬，遂引去。未至營止，諸將未與太祖相見，皆怖。太祖乃自力勞軍，令軍中促爲攻具，進復攻之，與布相守百餘日。蝗蟲起，百姓大餓，布糧食亦盡，各引去。

秋九月，太祖還鄄城。布到乘氏，爲其縣人李進所破，東屯山陽。於是紹使人説太祖，欲連和。太祖新失兗州，軍食盡，將許之。程昱止太祖，太祖從之。冬十月，太祖至東阿。

是歲穀一斛五十餘萬錢，人相食，乃罷吏兵新募者。陶謙死，劉備代之。

陶謙和他一同起兵，占領了泰山郡的華縣、費縣，奪取了任城。秋天，太祖征討陶謙，攻下十多座城，陶謙守在城裏不敢出戰。

這一年，孫策受袁術派遣渡過長江，幾年内就占據了江東。

興平元年春，太祖從徐州返回。起初，太祖的父親曹嵩辭去官職後回到譙縣，董卓作亂時，他避難到瑯邪，被陶謙殺害，所以太祖立志要復仇向東征伐。夏天，太祖派遣荀彧、程昱防守鄄城，自己再次征討陶謙，攻下了五座城，最後攻占的地方直到東海。返回時經過郯，陶謙的將領曹豹和劉備駐扎在郯以東，半路截擊太祖。太祖反擊打敗了他們，於是攻下了襄賁，所經過的地方大多遭到屠殺。

這時恰逢張邈和陳宮叛變迎接呂布，各郡縣都起來響應。荀彧、程昱保衛鄄城，范、東阿兩縣堅守，太祖就帶領軍隊返回。呂布到達，攻打鄄城不能攻下，西去駐扎在濮陽。太祖説："呂布一時之間得到一個州，却没能占據東平，截斷亢父、泰山的通道而憑藉險要地形來截擊我，而是駐扎在濮陽，我知道他不能有什麽作爲。"於是進軍攻打呂布。呂布出兵迎戰，先用騎兵衝擊青州兵。青州兵逃跑，太祖的軍陣大亂，他騎馬從火陣中衝出，墜落馬下，燒傷了左手掌。司馬樓異攙扶太祖上了馬，這纔撤離。還没到營地，將領們没有見到太祖，都很害怕。太祖就勉强支撑着去慰問軍隊，命令軍中趕快準備進攻的器械，再次進軍攻打呂布，和呂布相持一百多天。這時鬧起蝗蟲，老百姓十分飢餓，呂布的糧食也吃光了，雙方各自撤軍離去。

秋九月，太祖返回鄄城。呂布到達乘氏，被這個縣的人李進打敗，向東駐扎在山陽。這時袁紹派人來游説太祖，想聯合起來。太祖剛失去兗州，軍中的糧食吃完了，準備答應袁紹。程昱勸阻太祖，太祖聽從了他的意見。冬十月，太祖到達東阿。

這一年一斛糧食值五十多萬錢，出現人吃人的現象，於是遣散新招募的官吏和士兵。陶謙死了，劉備接替了他的職位。

二年春，襲定陶。濟陰太守吴資保南城，未拔。會吕布至，又擊破之。夏，布將薛蘭、李封屯鉅野，太祖攻之，布救蘭，蘭敗，布走，遂斬蘭等。布復從東緡與陳宫將萬餘人來戰，時太祖兵少，設伏，縱奇兵擊，大破之。布夜走，太祖復攻，拔定陶，分兵平諸縣。布東奔劉備，張邈從布，使其弟超將家屬保雍丘。秋八月，圍雍丘。冬十月，天子拜太祖兗州牧。十二月，雍丘潰，超自殺。夷邈三族。邈詣袁術請救，爲其衆所殺。兗州平，遂東略陳地。

興平二年春，太祖襲擊定陶。濟陰太守吴資守衛南城，太祖没能攻下。恰逢吕布到達，又打敗了他。夏天，吕布的將領薛蘭、李封駐守鉅野，太祖攻打他們，吕布去救援薛蘭，薛蘭戰敗，吕布逃走，於是就殺了薛蘭等人。吕布又和陳宫從東緡帶領一萬多人前來交戰，這時太祖的兵少，就設下埋伏，用奇兵突擊，把吕布等人打得大敗。吕布連夜逃跑，太祖再次進攻，攻下定陶，分派軍隊平定了周圍各縣。吕布向東投奔劉備，張邈跟隨吕布，讓他的弟弟張超帶着家屬守衛雍丘。秋八月，太祖包圍了雍丘。冬十月，天子授任太祖爲兗州牧。十二月，雍丘被攻破，張超自殺。太祖滅了張邈三族。張邈到袁術那裏請求救援，被他的部下殺死。兗州平定，太祖於是向東攻取陳國的地方。

是歲，長安亂，天子東遷，敗于曹陽，渡河幸安邑。

這一年，長安發生騷亂，天子向東遷徙，在曹陽戰敗，渡過黄河到達安邑。

建安元年春正月，太祖軍臨武平，袁術所置陳相袁嗣降。

建安元年春正月，太祖的軍隊到達武平，袁術所任命的陳國相袁嗣投降。

太祖將迎天子，諸將或疑，荀彧、程昱勸之，乃遣曹洪將兵西迎，衛將軍董承與袁術將萇奴拒險，洪不得進。

太祖準備迎接天子，將領們有的感到疑慮，荀彧、程昱鼓勵太祖，於是太祖派遣曹洪帶領軍隊向西迎接天子，衛將軍董承和袁術的將領萇奴憑險抵擋，曹洪不能前進。

汝南、潁川黄巾何儀、劉辟、黄邵、何曼等，衆各數萬，初應袁術，又附孫堅。二月，太祖進軍討破之，斬辟、邵等，儀及其衆皆降。天子拜太祖建德將軍。夏六月，遷鎮東將軍，封費亭侯。秋七月，楊奉、韓暹以天子還洛陽，奉别屯梁。太祖遂至洛陽，衛京都，暹遁走。天子假太祖節鉞，録尚書事。洛陽殘破，董昭等勸太祖都許。九月，車駕出轘轅而東，以太祖爲大將軍，封武平侯。自天子西遷，朝廷日亂，至是宗廟社稷制度始立。

汝南、潁川的黄巾軍何儀、劉辟、黄邵、何曼等人，各擁兵幾萬人，起初響應袁術，後又依附孫堅。二月，太祖進軍征討打敗了他們，殺了劉辟、黄邵等人，何儀及其部屬都投降了。天子授任太祖爲建德將軍。夏六月，升任鎮東將軍，封爲費亭侯。秋七月，楊奉、韓暹護送天子回到洛陽，楊奉另外帶領軍隊駐扎在梁。太祖就到了洛陽，守衛京城，韓暹逃走。天子授與太祖符節、黄鉞，總領尚書事。洛陽破壞嚴重，董昭等人勸説太祖遷都許縣。九月，天子出轘轅關向東到達許縣，任命太祖爲大將軍，封爲武平侯。自從天子向西遷徙，朝廷一天比一天混亂，到這時宗廟社稷的制度纔又建立起來。

天子之東也，奉自梁欲要之，不及。冬十月，公征奉，奉南奔袁術，遂攻其梁屯，拔之。於是以袁紹爲太

天子向東遷徙時，楊奉打算從梁半路攔截，没能趕上。冬十月，曹公征討楊奉，楊奉南逃投奔袁術，於是就去攻打他在梁的軍營，攻占了

尉，紹耻班在公下，不肯受。公乃固辭，以大將軍讓紹。天子拜公司空，行車騎將軍。是歲用棗祗、韓浩等議，始興屯田。

它。這時天子任命袁紹爲太尉，袁紹因自己的位次列在曹公之下而感到耻辱，不肯接受。曹公就堅決推辭，把大將軍的職位讓給袁紹。天子授任曹公爲司空，兼理車騎將軍事。這一年采納棗祗、韓浩等人的建議，開始實行屯田制。

吕布襲劉備，取下邳。備來奔。程昱説公曰："觀劉備有雄才而甚得衆心，終不爲人下，不如早圖之。"公曰："方今收英雄時也，殺一人而失天下之心，不可。"

吕布襲擊劉備，奪取了下邳。劉備前來投奔。程昱勸曹公説："我看劉備有雄才大略而且很得人心，終究不會做别人的屬下，不如趁早除掉他。"曹公説："現在正是收攬英雄的時候，殺一人而失去天下人的心，不能這樣做。"

張濟自關中走南陽。濟死，從子繡領其衆。二年春正月，公到宛。張繡降，既而悔之，復反。公與戰，軍敗，爲流矢所中，長子昂、弟子安民遇害。公乃引兵還舞陰，繡將騎來鈔，公擊破之。繡奔穰，與劉表合。公謂諸將曰："吾降張繡等，失不便取其質，以至於此。吾知所以敗。諸卿觀之，自今已後不復敗矣。"遂還許。

張濟從關中逃到南陽。張濟死後，他的侄子張繡統領他的軍隊。建安二年春正月，曹公到達宛。張繡投降，不久又反悔，再次反叛。曹公和他交戰，軍隊戰敗，曹公被流箭射中，大兒子曹昂、侄子曹安民被殺害。曹公就帶領軍隊返回舞陰，張繡帶領騎兵前來攻掠，曹公反擊打敗了他。張繡逃到穰，和劉表會合。曹公對將領們説："我降伏了張繡等人，過失就在於没有立即收取他們的人質，纔弄到這種地步。我已知道失敗的原因。各位看吧，從今以後不會再失敗了。"於是就回到了許都。

袁術欲稱帝於淮南，使人告吕布。布收其使，上其書。術怒，攻布，爲布所破。秋九月，術侵陳，公東征之。術聞公自來，棄軍走，留其將橋蕤、李豐、梁綱、樂就；公到，擊破蕤等，皆斬之。術走渡淮。公還許。

袁術想在淮南稱帝，派人告訴吕布。吕布扣留了他的使者，把他的信呈交朝廷。袁術大怒，攻打吕布，被吕布打敗。秋九月，袁術進犯陳，曹公向東征討他。袁術聽説曹公親自前來，丢下自己的軍隊逃走，留下他的將領橋蕤、李豐、梁綱、樂就；曹公趕到，擊敗橋蕤等人，把他們全都殺了。袁術逃跑渡過淮河。曹公返回許都。

公之自舞陰還也，南陽、章陵諸縣復叛爲繡，公遣曹洪擊之，不利，還屯葉，數爲繡、表所侵。冬十一月，公自南征，至宛。表將鄧濟據湖陽。攻拔之，生擒濟，湖陽降。攻舞陰，下之。

曹公從舞陰回來時，南陽、章陵各縣又反叛歸附張繡，曹公派遣曹洪攻打他們，戰事失利，後撤駐守葉，多次受到張繡、劉表的進犯。冬十一月，曹公親自南下征討，到達宛。劉表的將領鄧濟據守湖陽。曹公攻占了湖陽，活捉了鄧濟，湖陽投降。又攻打舞陰，攻下了它。

三年春正月，公還許，初置軍師祭酒。三月，公圍張繡於穰。夏五月，劉表遣兵救繡，以絶軍後。公將引還，繡兵來追，公軍不得進，連營稍前。公與荀彧書曰："賊來追吾，

建安三年春正月，曹公返回許都，開始設置軍師祭酒的官職。三月，曹公在穰圍攻張繡。夏五月，劉表派遣軍隊援救張繡，截斷曹軍的後路。曹公準備帶領軍隊撤回，張繡的軍隊前來追趕，曹軍不能前進，就采用連接營地的辦法逐漸

雖日行數里，吾策之，到安衆，破繡必矣。”到安衆，繡與表兵合守險，公軍前後受敵。公乃夜鑿險爲地道，悉過輜重，設奇兵。會明，賊謂公爲遁也，悉軍來追。乃縱奇兵步騎夾攻，大破之。秋七月，公還許。荀彧問公：“前以策賊必破，何也?”公曰：“虜遏吾歸師，而與吾死地戰，吾是以知勝矣。”

推進。曹公給荀彧寫信説：“賊軍來追趕我，雖然我軍每天祇能行進幾里地，但我預計，到了安衆，打敗張繡是肯定的了。”到了安衆，張繡和劉表的軍隊會合據守險要，曹公的軍隊前後受敵。曹公於是夜裏在險要地帶開鑿地道，把軍用物資全都運過去，設下突襲部隊。這時正好天亮了，賊軍以爲曹公逃走了，全軍出動前來追趕。曹公於是展開突襲部隊和步兵騎兵夾攻，把張繡打得大敗。秋七月，曹公回到許都。荀彧問曹公：“先前您預計賊軍肯定會被打敗，爲什麽呢?”曹公説：“敵人阻截我軍的歸路，同我處於死地的軍隊作戰，我因此知道會取得勝利的。”

呂布復爲袁術使高順攻劉備，公遣夏侯惇救之，不利。備爲順所敗。九月，公東征布。冬十月，屠彭城，獲其相侯諧。進至下邳，布自將騎逆擊。大破之，獲其驍將成廉。追至城下，布恐，欲降。陳宫等沮其計，求救于術，勸布出戰，戰又敗，乃還固守，攻之不下。時公連戰，士卒罷，欲還，用荀攸、郭嘉計，遂决泗、沂水以灌城。月餘，布將宋憲、魏續等執陳宫，舉城降，生禽布、宫，皆殺之。太山臧霸、孫觀、吴敦、尹禮、昌豨各聚衆。布之破劉備也，霸等悉從布。布敗，獲霸等，公厚納待，遂割青、徐二州附於海以委焉，分瑯邪、東海、北海爲城陽、利城、昌慮郡。

呂布又爲袁術派遣高順攻打劉備，曹公派遣夏侯惇援救劉備，交戰失利。劉備被高順打敗。九月，太祖向東征討呂布。冬十月，攻下彭城大肆屠殺，俘獲彭城國相侯諧。曹公進軍到下邳，呂布親自帶領騎兵迎擊。曹公把呂布打得大敗，俘獲了他的勇將成廉。追到城下，呂布害怕，打算投降。陳宫等人阻止了他的打算，向袁術請求救援，勸呂布出城交戰，交戰又失敗，就回城堅守，曹軍攻城攻不下。這時曹公連續作戰，士兵疲憊，打算撤軍，他采用荀攸、郭嘉的計策，於是决開泗河、沂河的水來灌入城内。一個多月後，呂布的將領宋憲、魏續等人抓住陳宫，獻城投降，曹公活捉了呂布、陳宫，把他們都殺了。太山的臧霸、孫觀、吴敦、尹禮、昌豨各自聚集隊伍。呂布打敗劉備時，臧霸等人都歸附了呂布。呂布戰敗，俘獲了臧霸等人，曹公寬厚地收納、對待他們，接着劃出青州、徐州的靠海地區委派他們管理，分出瑯邪、東海、北海的一部分而設置城陽、利城、昌慮郡。

初，公爲兖州，以東平畢諶爲别駕。張邈之叛也，邈劫諶母弟妻子；公謝遣之，曰：“卿老母在彼，可去。”諶頓首無二心，公嘉之，爲之流涕。既出，遂亡歸。及布破，諶生得，衆爲諶懼，公曰：“夫人孝於其親者，豈不亦忠於君乎！吾所求也。”以爲魯相。

起初，曹公擔任兖州牧，任命東平人畢諶爲别駕。張邈反叛時，張邈劫持了畢諶的母親、弟弟和妻子兒女；曹公打發他走，説：“卿的老母親在張邈那邊，你可以離去。”畢諶叩頭表示没有二心，曹公稱贊他，并爲他流下眼淚。畢諶出去後，就逃到張邈那裏。等到呂布被打敗，畢諶被活捉，大家都爲畢諶的命運擔心，曹公説：“對自己父母孝順的人，難道不也會對君主忠誠

嗎！這正是我所要求得到的人。”任命畢諶爲魯國相。

四年春二月，公還至昌邑。張楊將楊醜殺楊，眭固又殺醜，以其衆屬袁紹，屯射犬。夏四月，進軍臨河，使史涣、曹仁渡河擊之。固使楊故長史薛洪、河内太守繆尚留守，自將兵北迎紹求救，與涣、仁相遇犬城。交戰，大破之，斬固。公遂濟河，圍射犬。洪、尚率衆降，封爲列侯，還軍敖倉。以魏种爲河内太守，屬以河北事。

建安四年春二月，曹公回到昌邑。張楊的將領楊醜殺了張楊，眭固又殺了楊醜，帶着他的部屬歸附袁紹，駐扎在射犬。夏四月，曹公進軍到達黄河邊，派遣史涣、曹仁渡過黄河攻打眭固。眭固派張楊的原任長史薛洪、河内太守繆尚留守，自己帶領軍隊向北迎接袁紹，請求救援，和史涣、曹仁在犬城相遇。雙方交戰，史涣、曹仁把眭固打得大敗，殺了眭固。曹公就渡過黄河，包圍了射犬。薛洪、繆尚帶領部隊投降，被封爲列侯，曹公撤軍回到敖倉。任命魏种爲河内太守，把黄河以北地區的事務委托給他管理。

初，公舉种孝廉。兖州叛，公曰：“唯魏种且不棄孤也。”及聞种走，公怒曰：“种不南走越、北走胡，不置汝也！”既下射犬，生禽种，公曰：“唯其才也！”釋其縛而用之。

起初，曹公推舉魏种爲孝廉。兖州反叛，曹公説：“祇有魏种不會背棄我。”等到聽説魏种逃走，曹公憤怒地説：“魏种祇要不向南逃到越，向北逃到胡，我就饒不了你！”攻下射犬以後，活捉了魏种，曹公説：“祇因爲他是個人才啊！”鬆開捆綁魏种的繩子又任用了他。

是時袁紹既并公孫瓚，兼四州之地，衆十餘萬，將進軍攻許。諸將以爲不可敵，公曰：“吾知紹之爲人，志大而智小，色厲而膽薄，忌克而少威，兵多而分畫不明，將驕而政令不一，土地雖廣，糧食雖豐，適足以爲吾奉也。”秋八月，公進軍黎陽，使臧霸等入青州破齊、北海、東安，留于禁屯河上。九月，公還許，分兵守官渡。冬十一月，張繡率衆降，封列侯。十二月，公軍官渡。

這時袁紹已經吞并了公孫瓚，據有幽州、冀州、青州、并州四州的地方，擁兵十多萬人，準備進軍攻打許都。曹軍的將領們認爲不可抵擋，曹公説：“我知道袁紹的爲人，志向遠大而才智不足，外表嚴厲而内心怯懦，妒忌刻薄而缺乏威信，兵力衆多而指揮不當，將領驕横而政令不一，土地雖然廣闊，糧食雖然豐足，這正好可以作爲給我的奉獻。”秋八月，曹公進軍黎陽，派遣臧霸等人開進青州攻下齊、北海、東安，留下于禁駐守黄河邊。九月，曹公回到許都，分派軍隊駐守官渡。冬十一月，張繡帶領軍隊投降，被封爲列侯。十二月，曹公駐扎在官渡。

袁術自敗於陳，稍困，袁譚自青州遣迎之。術欲從下邳北過，公遣劉備、朱靈要之。會術病死。程昱、郭嘉聞公遣備，言於公曰：“劉備不可縱。”公悔，追之不及。備之未東也，陰與董承等謀反，至下邳，遂殺徐州刺史車胄，舉兵屯沛。遣劉岱、王忠擊之，不克。

袁術自從在陳國戰敗，處境逐漸困窘，袁譚從青州派人迎接他。袁術打算從下邳北面經過，曹公派遣劉備、朱靈半路上截擊他。恰好這時袁術病死。程昱、郭嘉聽説曹公派遣劉備出戰，對曹公説：“劉備不能放走。”曹公後悔，追趕已來不及了。劉備還没有東去時，暗地裏和董承等人謀劃反叛，到了下邳，就殺了徐州刺史車胄，把軍隊駐扎在沛。曹公派遣劉岱、王忠攻打劉備，

没能取勝。

盧江太守劉勳率衆降，封爲列侯。

盧江太守劉勳帶領部屬投降，被封爲列侯。

五年春正月，董承等謀泄，皆伏誅。公將自東征備，諸將皆曰："與公争天下者，袁紹也。今紹方來而棄之東，紹乘人後，若何?"公曰："夫劉備，人傑也，今不擊，必爲後患。袁紹雖有大志，而見事遲，必不動也。"郭嘉亦勸公，遂東擊備，破之，生禽其將夏侯博。備走奔紹，獲其妻子。備將關羽屯下邳，復進攻之，羽降。昌豨叛爲備，又攻破之。公還官渡，紹卒不出。

建安五年春正月，董承等人的陰謀敗露，都被處死。曹公準備親自東去征討劉備，將領們都說："和您争奪天下的人，是袁紹。現在袁紹正要前來進攻，而您却要撇開他東去，袁紹乘機攻打我們的後方，要是這樣怎麽辦?"曹公說："劉備，是人中豪傑，現在不打擊他，一定會成爲後患。袁紹雖然有大的志向，但遇事决斷遲疑，一定不會采取行動。"郭嘉也鼓勵曹公，於是東去攻打劉備，打敗了他，活捉了他的將領夏侯博。劉備逃走投奔袁紹，曹公俘獲了他的妻子兒女。劉備的將領關羽駐守下邳，曹公又進軍攻打下邳，關羽投降。昌豨反叛幫助劉備，曹公又進攻打敗了他。曹公返回官渡，袁紹終究没有出兵。

二月，紹遣郭圖、淳于瓊、顔良攻東郡太守劉延于白馬，紹引兵至黎陽，將渡河。夏四月，公北救延。荀攸説公曰："今兵少不敵，分其勢乃可。公到延津，若將渡兵向其後者，紹必西應之，然後輕兵襲白馬，掩其不備，顔良可禽也。"公從之。紹聞兵渡，即分兵西應之。公乃引軍兼行趣白馬，未至十餘里，良大驚，來逆戰。使張遼、關羽前登，擊破，斬良。遂解白馬圍，徙其民，循河而西。紹於是渡河追公軍，至延津南。公勒兵駐營南阪下，使登壘望之，曰："可五六百騎。"有頃，復白："騎稍多，步兵不可勝數。"公曰："勿復白。"乃令騎解鞍放馬。是時，白馬輜重就道。諸將以爲敵騎多，不如還保營。荀攸曰："此所以餌敵，如何去之!"紹騎將文醜與劉備將五六千騎前後至。諸將復白："可上馬。"公曰："未也。"有頃，騎至稍多，或分趣輜重。公曰："可矣。"乃皆上馬。時騎不滿六百，遂縱兵擊，

二月，袁紹派遣郭圖、淳于瓊、顔良在白馬攻打東郡太守劉延，袁紹帶領軍隊到達黎陽，準備渡過黄河。夏四月，曹公向北援救劉延。荀攸勸曹公說："現在我們兵力少，不能抵擋袁軍，分散他們的兵力就可以取勝。您到延津，做出好像要把軍隊渡過河攻打他們後方的樣子，袁紹一定會西去應戰，然後我們用輕裝部隊襲擊白馬，乘他們没有防備發起攻擊，顔良就可以活捉了。"曹公聽從了他的建議。袁紹聽說曹軍渡河，立即分派軍隊西去應戰。曹公就帶領軍隊日夜兼程直奔白馬，離白馬不到十幾里時，顔良十分驚慌，前來迎戰。曹公派張遼、關羽先攻入敵陣，打敗了敵軍，殺了顔良。於是就解除了袁軍對白馬的包圍，遷移了當地百姓，沿着黄河西去。袁紹這時渡過黄河追趕曹公的軍隊，到達延津南面。曹公部署軍隊在南面的山坡下安扎軍營，派人登上營壘瞭望敵情，瞭望的人報告說："大約有五六百騎兵。"過了一會兒，又報告說："騎兵逐漸增多，步兵多得數不清。"曹公說："不要再報告了。"就命令騎兵解下馬鞍放開戰馬。這時，從白馬運出的軍用物資已經上了路。將領們認爲敵人騎兵多，不如把軍用物資撤回去守衛軍營。荀攸說："這樣做是用來引誘敵人上鈎的，怎麽能

大破之，斬醜。良、醜皆紹名將也，再戰，悉禽，紹軍大震。公還軍官渡。紹進保陽武。關羽亡歸劉備。

撤回去呢！”袁紹的騎兵將領文醜和劉備帶領五六千騎兵先後到達。將領們又說：“可以上馬了。”曹公說：“還不行。”過了一會兒，袁軍騎兵來得越來越多，有的分開奔向路上的軍用物資。曹公說：“可以了。”於是全都上了馬。當時曹軍騎兵不過六百人，就出動騎兵發起攻擊，把袁軍打得大敗，殺了文醜。顔良、文醜都是袁紹手下的著名將領，兩次交戰，都被擒殺，袁紹的軍隊非常震驚。曹公撤軍到官渡，袁紹進軍守衛陽武。關羽逃走回到劉備那裏。

八月，紹連營稍前，依沙堆爲屯，東西數十里。公亦分營與相當，合戰不利。時公兵不滿萬，傷者十二三。紹復進臨官渡，起土山地道。公亦於内作之，以相應。紹射營中，矢如雨下，行者皆蒙楯，衆大懼。時公糧少，與荀彧書，議欲還許。彧以爲“紹悉衆聚官渡，欲與公決勝敗。公以至弱當至强，若不能制，必爲所乘，是天下之大機也！且紹，布衣之雄耳，能聚人而不能用。夫以公之神武明哲而輔以大順，何向而不濟”！公從之。

八月，袁紹連結營壘逐漸推進，依托沙堆扎營，東西相連幾十里長。曹公也分設營壘和敵軍對峙，交戰失利。當時曹公的兵力不到一萬人，受傷的人占十分之二三。袁紹又進軍逼近官渡，築起土山挖掘地道。曹公也在營壘内築起土山挖掘地道，來相對抗。袁紹用箭射入曹軍的營壘内，箭就像雨點一樣落下來，行走的人都在頭上蒙着盾牌，大家非常害怕。當時曹公的軍糧缺乏，他給荀彧寫信，商議打算撤回許都。荀彧認爲“袁紹把全部兵力聚集在官渡，想和您決出勝負。您用極弱的兵力對抗極强的敵軍，如果不能制服他們，一定會被敵人所制，這是爭奪天下的重要時機啊！況且袁紹這個人，衹是平庸之輩中的英雄，能聚集人才却不會使用他們。憑着您的英明威武再加上以天子的名義討伐叛逆，攻向哪裏不能取勝”！曹公聽從了他的意見。

孫策聞公與紹相持，乃謀襲許，未發，爲刺客所殺。

孫策聽説曹公和袁紹相對峙，就策劃襲擊許都，還没有發動，就被刺客殺死。

汝南降賊劉辟等叛應紹，略許下。紹使劉備助辟，公使曹仁擊破之。備走，遂破辟屯。

在汝南投降的賊寇劉辟等人反叛響應袁紹，攻掠許都附近地區。袁紹派劉備援助劉辟，曹公派曹仁打敗了劉備。劉備逃走，於是曹軍攻下了劉辟的軍營。

袁紹運穀車數千乘至，公用荀攸計，遣徐晃、史涣邀擊，大破之，盡燒其車。公與紹相拒連月，雖比戰斬將，然衆少糧盡，士卒疲乏，公謂運者曰：“却十五日爲汝破紹，不復勞汝矣。”冬十月，紹遣車運穀，使淳于瓊等五人將兵萬餘人送之，宿紹營

袁紹的運糧車幾千輛到達，曹公采用荀攸的計策，派遣徐晃、史涣在半路上截擊，把袁軍打得大敗，把運糧車全部燒毁。曹公和袁紹相互對峙了幾個月，雖然屢次交戰斬殺敵將，可是兵少糧盡，士兵疲乏，曹公對運糧的人説：“再過十五天爲你們打敗袁紹，就不再讓你們勞累了。”冬十月，袁紹差遣車輛運糧，派淳于瓊等五人帶

北四十里。紹謀臣許攸貪財，紹不能足，來奔，因説公擊瓊等。左右疑之，荀攸、賈詡勸公。公乃留曹洪守，自將步騎五千人夜往，會明至。瓊等望見公兵少，出陳門外。公急擊之，瓊退保營，遂攻之。紹遣騎救瓊。左右或言："賊騎稍近，請分兵拒之。"公怒曰："賊在背後，乃白！"士卒皆殊死戰，大破瓊等，皆斬之。紹初聞公之擊瓊，謂長子譚曰："就彼攻瓊等，吾攻拔其營，彼固無所歸矣！"乃使張郃、高覽攻曹洪。郃等聞瓊破，遂來降。紹衆大潰，紹及譚棄軍走，渡河。追之不及，盡收其輜重圖書珍寶，虜其衆。公收紹書中，得許下及軍中人書，皆焚之。冀州諸郡多舉城邑降者。

領軍隊一萬多人護送運糧車，夜裏住宿在袁紹大營以北四十里的地方。袁紹的謀臣許攸貪圖錢財，袁紹不能滿足他，前來投奔曹公，并勸説曹公攻打淳于瓊等人。曹公左右的人對此感到懷疑，荀攸、賈詡勸曹公采納。曹公就留下曹洪守營，自己帶領步兵騎兵五千人連夜前往，正好天亮時趕到。淳于瓊等人望見曹公兵少，在營門外擺開陣勢。曹公迅猛出擊，淳于瓊後撤守衛營壘，曹軍於是攻打營壘。袁紹派遣騎兵援救淳于瓊。曹公左右的人有的説："賊軍的騎兵逐漸逼近，請分出兵力抵擋他們。"曹公發怒説："賊軍到了背後，再來報告！"士兵都拼死作戰，大敗淳于瓊等人，把他們全都殺了。袁紹開始聽到曹公攻打淳于瓊時，對他的大兒子袁譚説："趁他攻打淳于瓊等人時，我去攻占他的營壘，他就肯定無處可歸了！"於是派遣張郃、高覽攻打曹洪。張郃等人聽説淳于瓊被打敗，就前來投降。袁紹的軍隊全面崩潰，袁紹和袁譚丢下軍隊逃走，渡過黄河。曹軍追趕他們没能追上，繳獲了袁紹的全部軍用物資和圖書珍寶，俘虜了他的人馬。曹公從收繳的袁紹書信中，得到許都和自己軍中的人給袁紹的信件，他把這些信全都燒了。冀州各郡大多向曹公獻城投降。

初，桓帝時有黄星見于楚、宋之分，遼東殷馗善天文，言後五十歲當有真人起于梁、沛之間，其鋒不可當。至是凡五十年，而公破紹，天下莫敵矣。

當初，漢桓帝時有黄星出現在楚、宋的分界處，遼東人殷馗擅長天文，説五十年以後一定會有真命天子在梁、沛兩地間産生，他的鋒芒不可阻擋。到這時共五十年，曹公打敗了袁紹，天下再也没有人敵得過曹公了。

六年夏四月，揚兵河上，擊紹倉亭軍，破之。紹歸，復收散卒，攻定諸叛郡縣。九月，公還許。紹之未破也，使劉備略汝南，汝南賊共都等應之。遣蔡揚擊都，不利，爲都所破。公南征備。備聞公自行，走奔劉表，都等皆散。

建安六年夏四月，曹公在黄河邊炫耀兵力，攻打袁紹駐在倉亭的軍隊，打敗了他們。袁紹回到冀州後，重新聚集潰散的士兵，攻打平定了各個反叛的郡縣。九月，曹公回到許都。袁紹還没有被打敗時，派劉備攻奪汝南，汝南的賊寇共都等人響應他。曹公派遣蔡揚攻打共都，交戰失利，被共都打敗。曹公南下征討劉備。劉備聽説曹公親自出征，逃走投奔劉表，共都等人都逃散了。

七年春正月，公軍譙，令曰："吾起義兵，爲天下除暴亂。舊土人

建安七年春正月，曹公駐軍譙，發布命令説："我興起義兵，替天下鏟除暴亂。故鄉的百

民，死喪略盡，國中終日行，不見所識，使吾凄愴傷懷。其舉義兵已來，將士絶無後者，求其親戚以後之，授土田，官給耕牛，置學師以教之。爲存者立廟，使祀其先人，魂而有靈，吾百年之後何恨哉!"遂至浚儀，治睢陽渠，遣使以太牢祀橋玄。進軍官渡。

姓，差不多都死光了，在境内走了一整天，看不到自己認識的人，這使我感到凄涼悲傷。自從興起義兵以來，將士陣亡没有後代的，尋找他們的親戚作爲後代，分給田地，官府供給耕牛，設立學校配置教師來教育他們。爲活着的人建立祠廟，讓他們祭祀自己的祖先，如果死去的人靈魂有知，我死後還有什麽遺憾呢!"於是曹公到了浚儀，修治睢陽渠，派遣專使用太牢祭祀橋玄。然後進軍官渡。

紹自軍破後，發病歐血，夏五月死。小子尚代，譚自號車騎將軍，屯黎陽。秋九月，公征之，連戰，譚、尚數敗退，固守。

袁紹自從軍隊戰敗後，發病吐血，夏五月死去。他的小兒子袁尚接替他的職位，袁譚自己號稱車騎將軍，駐扎在黎陽。秋九月，曹公征討他們，接連打了幾仗，袁譚、袁尚戰敗後撤，堅守黎陽。

八年春三月，攻其郭，乃出戰，擊，大破之，譚、尚夜遁。夏四月，進軍鄴。五月還許，留賈信屯黎陽。

建安八年春三月，曹公攻打黎陽的外城，袁譚、袁尚出兵應戰，曹軍進擊，把他們打得大敗，袁譚、袁尚連夜逃走。夏四月，曹公進軍鄴城。五月返回許都，留下賈信駐守黎陽。

己酉，令曰："《司馬法》'將軍死綏'，故趙括之母，乞不坐括。是古之將者，軍破于外，而家受罪于内也。自命將征行，但賞功而不罰罪，非國典也。其令諸將出征，敗軍者抵罪，失利者免官爵。"

己酉這天，曹公發布命令説："《司馬法》規定'將軍臨戰退却罪當處死'，所以趙括的母親，請求不要因爲兒子打了敗仗而受牽連治罪。這説明古代的將領，帶着軍隊在外面打了敗仗，在家裏的親屬都要受牽連治罪。自從我命令將領出征以來，祇獎賞立功的而不懲罰有罪的，這不合國家的法度。現在我命令各將領出征，打了敗仗的要治罪，作戰失利的要免去官職和爵位。"

秋七月，令曰："喪亂已來，十有五年，後生者不見仁義禮讓之風，吾甚傷之。其令郡國各修文學，縣滿五百户置校官，選其鄉之俊造而教學之，庶幾先王之道不廢，而有以益于天下。"

秋七月，曹公發布命令説："自從戰亂以來，已有十五年了，年輕人看不到仁義禮讓的風尚，我很痛心。現在我命令各郡國都要講習經典，滿五百户的縣要設置學官，挑選鄉里才學優秀的人來給予教育，這纔有希望使先王之道不致廢棄，從而對天下有益。"

八月，公征劉表，軍西平。公之去鄴而南也，譚、尚争冀州，譚爲尚所敗，走保平原。尚攻之急，譚遣辛毗乞降請救。諸將皆疑，荀攸勸公許之，公乃引軍還。冬十月，到黎陽，爲子整與譚結婚。尚聞公北，乃釋平原還鄴。東平吕曠、吕翔叛尚，屯

八月，曹公征討劉表，駐軍西平。曹公離開鄴城南下時，袁譚、袁尚争奪冀州，袁譚被袁尚打敗，逃走守衛平原。袁尚攻勢迅猛，袁譚派遣辛毗向曹公乞降并請求救援。將領們都感到懷疑，荀攸勸曹公答應袁譚，曹公就帶領軍隊返回。冬十月，曹公到達黎陽，爲兒子曹整和袁譚的女兒結爲婚姻。袁尚聽説曹公北返，就放棄對

陽平，率其衆降，封爲列侯。

平原的包圍回到鄴城。東平的吕曠、吕翔背叛了袁尚，駐扎在陽平，帶領他們的部屬向曹公投降，被封爲列侯。

九年春正月，濟河，遏淇水入白溝以通糧道。二月，尚復攻譚，留蘇由、審配守鄴。公進軍到洹水，由降。既至，攻鄴，爲土山、地道。武安長尹楷屯毛城，通上黨糧道。夏四月，留曹洪攻鄴，公自將擊楷，破之而還。尚將沮鵠守邯鄲，又擊拔之。易陽令韓範、涉長梁岐舉縣降，賜爵關内侯。五月，毁土山、地道，作圍塹，决漳水灌城；城中餓死者過半。秋七月，尚還救鄴，諸將皆以爲“此歸師，人自爲戰，不如避之”。公曰：“尚從大道來，當避之；若循西山來者，此成禽耳。”尚果循西山來，臨滏水爲營。夜遣兵犯圍，公逆擊破走之，遂圍其營。未合，尚懼，遣故豫州刺史陰夔及陳琳乞降，公不許，爲圍益急。尚夜遁，保祁山，追擊之。其將馬延、張顗等臨陳降，衆大潰，尚走中山。盡獲其輜重，得尚印綬節鉞，使尚降人示其家，城中崩沮。八月，審配兄子榮夜開所守城東門内兵。配逆戰，敗，生禽配，斬之，鄴定。公臨祀紹墓，哭之流涕；慰勞紹妻，還其家人寶物，賜雜繒絮，廩食之。

建安九年春正月，曹公渡過黄河，阻截淇水引入白溝以便開通運送糧食的水道。二月，袁尚又攻打袁譚，留下蘇由、審配防守鄴城。曹公進軍到洹水，蘇由投降。曹軍到達後，攻打鄴城，築起土山、挖掘地道。武安長尹楷駐守毛城，保護通向上黨的運糧道路暢通。夏四月，留下曹洪攻打鄴城，曹公親自帶領軍隊攻打尹楷，打敗了他然後返回。袁尚的將領沮鵠守衛邯鄲，曹公又攻占了邯鄲。易陽令韓範、涉長梁岐獻出縣城投降，被賜給關内侯的爵位。五月，毁掉土山、地道，挖掘環繞鄴城的壕溝，决開漳水灌入城内；城中餓死的人超過半數。秋七月，袁尚回軍援救鄴城，將領們都認爲“這是回歸本營的軍隊，人人各自奮戰，不如避開他們”。曹公説：“袁尚要是從大路來，就應該避開他；如果沿着西山來，這就會成爲我們的俘虜。”袁尚果然沿着西山來，靠近滏水扎營。夜裏派兵進犯圍城的曹軍，曹公迎頭痛擊，打得他們大敗而逃，接着包圍袁尚的營地。還没有合攏包圍圈，袁尚感到害怕，派遣原任豫州刺史陰夔和陳琳來請求投降，曹公不答應，設置包圍越來越緊。袁尚趁夜逃跑，守衛祁山，曹軍向他追擊。袁尚的將領馬延、張顗等人臨陣投降，袁軍全面崩潰，袁尚逃到中山。曹軍繳獲了他的全部軍用物資，得到袁尚的印章、綬帶、符節、斧鉞，派袁尚軍隊中投降的人把這些東西舉給他們在城裏的家屬看，城裏的人士氣崩潰沮喪。八月，審配哥哥的兒子審榮夜裏打開他所守衛的城東門把曹軍引進來。審配迎戰，戰敗，曹軍活捉了審配，把他殺了，鄴城平定。曹公親臨袁紹的墳墓祭奠，爲他痛哭流涕；又安慰袁紹的妻子，送還她的家人和寶物，賜給她各種絲綢絲綿，由官府提供糧食供養他們。

初，紹與公共起兵，紹問公曰：“若事不輯，則方面何所可據？”公曰：“足下意以爲何如？”紹曰：“吾南據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衆，

起初，袁紹和曹公共同起兵，袁紹問曹公説：“如果大事不能成功，那麽什麽地方可以占據呢？”曹公説：“您的意思是以爲怎麽辦呢？”袁紹説：“我南面據守黄河，北面依托燕、代，

南向以争天下，庶可以濟乎?”公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無所不可。”

兼有戎狄的部衆，然後南下争奪天下，大概可以成功吧?”曹公説：“我任用天下有智謀有勇力的人，用正道統率他們，就没有什麽不可辦到的了。”

九月，令曰：“河北罹袁氏之難，其令無出今年租賦!”重豪强兼并之法，百姓喜悦。天子以公領冀州牧，公讓還兖州。

九月，曹公發布命令説：“黄河以北地區遭受袁氏家族造成的災難，現在我命令不用繳出今年的租賦!”又加重懲治豪强兼并土地的刑法，老百姓感到高興。天子任命曹公兼任冀州牧，曹公辭讓交還原任兖州牧的官職。

公之圍鄴也，譚略取甘陵、安平、勃海、河間。尚敗，還中山。譚攻之，尚奔故安，遂并其衆。公遺譚書，責以負約，與之絶婚，女還，然後進軍。譚懼，拔平原，走保南皮。十二月，公入平原，略定諸縣。

曹公包圍鄴城時，袁譚攻取了甘陵、安平、勃海、河間。袁尚戰敗，回到中山。袁譚攻打中山，袁尚逃奔故安，袁譚於是兼并了他的軍隊。曹公給袁譚送去一封信，指責他違背了定約，和他斷絶婚姻關係，讓袁譚的女兒返回，然後進軍征討。袁譚害怕了，撤出平原，逃走守衛南皮。十二月，曹公進入平原，奪取平定了周圍各縣。

十年春正月，攻譚，破之，斬譚，誅其妻子，冀州平。下令曰：“其與袁氏同惡者，與之更始。”令民不得復私仇，禁厚葬，皆一之于法。是月，袁熙大將焦觸、張南等叛攻熙、尚，熙、尚奔三郡烏丸。觸等舉其縣降，封爲列侯。初討譚時，民亡椎冰，令不得降。頃之，亡民有詣門首者，公謂曰：“聽汝則違令，殺汝則誅首，歸深自藏，無爲吏所獲。”民垂泣而去；後竟捕得。

建安十年春正月，曹公攻打袁譚，打敗了他，斬了袁譚，殺了他的妻子兒女，冀州平定。曹公發布命令説：“和袁氏一起做過壞事的人，給他們改過自新的機會。”命令百姓不得報個人私仇，禁止厚葬，一切都按法律辦事。這一月，袁熙的大將焦觸、張南等人叛變攻打袁熙、袁尚，袁熙、袁尚投奔三郡烏丸部族。焦觸等人獻出他們據守的縣城投降，被封爲列侯。當初討伐袁譚時，老百姓因不願從事鑿冰通航的勞役而逃跑，曹公下令不得接受他們投降。不久，逃跑的人有的上門自首，曹公對他們説：“答應你們自首就違反了法令，殺了你們就殺了自首的人，你們回去好好躲藏起來，不要被官吏抓住。”逃跑的人流着眼淚離去，後來終究被抓住了。

夏四月，黑山賊張燕率其衆十餘萬降，封爲列侯。故安趙犢、霍奴等殺幽州刺史、涿郡太守。三郡烏丸攻鮮于輔於獷平。秋八月，公征之，斬犢等，乃渡潞河救獷平，烏丸奔走出塞。

夏四月，黑山的賊寇張燕帶領他的部屬十多萬人投降，被封爲列侯。故安人趙犢、霍奴等人殺了幽州刺史、涿郡太守。三郡烏丸部族在獷平攻打鮮于輔。秋八月，曹公征討他們，殺了趙犢等人，就渡過潞河援救獷平，烏丸部族逃奔到塞外。

九月，令曰：“阿黨比周，先聖所疾也。聞冀州俗，父子異部，更相毁譽。昔直不疑無兄，世人謂之盗

九月，曹公發布命令説：“結成私黨相互勾結，是古代的聖人所痛恨的。聽説冀州的風俗，父親和兒子分居兩處，互相誹謗或吹捧。以前直

嫂；第五伯魚三娶孤女，謂之撾婦翁；王鳳擅權，谷永比之申伯；王商忠議，張匡謂之左道：此皆以白爲黑，欺天罔君者也。吾欲整齊風俗，四者不除，吾以爲羞。”冬十月，公還鄴。

不疑没有哥哥，當時却有人説他和嫂子私通；第五伯魚三次娶的都是孤女，却有人説他毆打岳父；王鳳獨攬大權，谷永却把他比作忠於周王室的申伯；王商忠誠地提出建議，張匡却説他搞旁門邪道：這些都是顛倒黑白，欺天騙君的行爲。我打算整治社會風氣，這四種惡劣現象不除掉，我認爲是耻辱。”冬十月，曹公回到鄴城。

初，袁紹以甥高幹領并州牧，公之拔鄴，幹降，遂以爲刺史。幹聞公討烏丸，乃以州叛，執上黨太守，舉兵守壺關口。遣樂進、李典擊之，幹還守壺關城。十一年春正月，公征幹。幹聞之，乃留其别將守城，走入匈奴，求救於單于，單于不受。公圍壺關三月，拔之。幹遂走荆州，上洛都尉王琰捕斬之。

當初，袁紹派外甥高幹兼任并州牧，曹公攻下鄴城時，高幹投降，於是仍讓他擔任并州刺史。高幹聽説曹公征討烏丸，就在并州反叛，拘捕了上黨太守，發兵防守壺關口。曹公派遣樂進、李典攻打高幹，高幹後撤防守壺關城。建安十一年春正月，曹公征討高幹。高幹聽到消息後，就留下另外的將領守城，自己逃到匈奴，向單于請求救援，單于不接受。曹公包圍壺關三個月，攻占了它。高幹就逃往荆州，上洛都尉王琰捉住他後把他殺了。

秋八月，公東征海賊管承，至淳于，遣樂進、李典擊破之，承走入海島。割東海之襄賁、郯、戚以益瑯邪，省昌慮郡。

秋八月，曹公東去征討海盜管承，到達淳于，派遣樂進、李典進攻打敗了管承，管承逃到海島上。分出東海郡的襄賁、郯、戚三縣來劃入瑯邪郡，撤銷昌慮郡。

三郡烏丸承天下亂，破幽州，略有漢民合十餘萬户。袁紹皆立其酋豪爲單于，以家人子爲己女，妻焉。遼西單于蹋頓尤强，爲紹所厚，故尚兄弟歸之，數入塞爲害。公將征之，鑿渠，自呼沲入泒水，名平虜渠；又從泃河口鑿入潞河，名泉州渠，以通海。

三郡烏丸部族乘天下大亂，攻下了幽州，擄掠漢人共十多萬户。過去袁紹把他們的首領全都立爲單于，把同族人的女子作爲自己的女兒，嫁給他們。遼西單于蹋頓的勢力最强，受到袁紹厚待，所以袁尚兄弟歸附他，多次侵入關内造成危害，曹公準備征討他們，開鑿水渠，從呼沲河通入泒水，起名爲平虜渠。又從泃河河口開鑿水渠通入潞河，起名爲泉州渠，和大海相通。

十二年春二月，公自淳于還鄴。丁酉，令曰：“吾起義兵誅暴亂，於今十九年，所征必克，豈吾功哉？乃賢士大夫之力也。天下雖未悉定，吾當要與賢士大夫共定之；而專饗其勞，吾何以安焉！其促定功行封。”於是大封功臣二十餘人，皆爲列侯，其餘各以次受封，及復死事之孤，輕重各有差。

建安十二年春二月，曹公從淳于回到鄴城。丁酉這天，發布命令説：“我興起義兵鏟除暴亂，到現在有十九年了，出征必定取勝，難道是我的功勞嗎？這都是賢能的謀士將領出的力。天下雖然還没有完全平定，我應當和賢能的謀士將領一起平定它；可是我獨自享受這些功勞，我怎麽能心安理得呢！現在要趕快評定功勞進行封賞。”於是隆重封賞功臣二十多人，都封爲列侯，其他的人各按功勞大小受到封賞，還免除陣亡者子女的徭役，封賞的輕重各有等次。

將北征三郡烏丸，諸將皆曰："袁尚，亡虜耳，夷狄貪而無親，豈能爲尚用？今深入征之，劉備必説劉表以襲許。萬一爲變，事不可悔。"惟郭嘉策表必不能任備，勸公行。夏五月，至無終。秋七月，大水，傍海道不通，田疇請爲鄉導，公從之。引軍出盧龍塞，塞外道絶不通，乃塹山堙谷五百餘里，經白檀，歷平岡，涉鮮卑庭，東指柳城。未至二百里，虜乃知之。尚、熙與蹋頓、遼西單于樓班、右北平單于能臣抵之等將數萬騎逆軍。八月，登白狼山，卒與虜遇，衆甚盛。公車重在後，被甲者少，左右皆懼。公登高，望虜陳不整，乃縱兵擊之，使張遼爲先鋒，虜衆大崩，斬蹋頓及名王已下，胡、漢降者二十餘萬口。遼東單于速僕丸及遼西、北平諸豪，棄其種人，與尚、熙奔遼東，衆尚有數千騎。初，遼東太守公孫康恃遠不服。及公破烏丸，或説公遂征之，尚兄弟可禽也。公曰："吾方使康斬送尚、熙首，不煩兵矣。"九月，公引兵自柳城還，康即斬尚、熙及速僕丸等，傳其首。諸將或問："公還而康斬送尚、熙，何也？"公曰："彼素畏尚等，吾急之則并力，緩之則自相圖，其勢然也。"十一月至易水，代郡烏丸行單于普富盧、上郡烏丸行單于那樓將其名王來賀。

曹公準備北上征伐三郡烏丸，將領們都說："袁尚，衹是個逃亡之敵罷了，夷狄貪婪而没有親愛之心，怎能被袁尚利用？現在深入烏丸境内征伐他們，劉備一定會勸説劉表來襲擊許都。萬一發生變故，事情就後悔不及了。"衹有郭嘉預計劉表一定不能信任劉備，勸曹公向北出征。夏五月，曹公到達無終。秋七月，發大水，靠近海邊的道路不能通行。田疇請求擔任嚮導，曹公聽從了他。田疇領着曹軍出了盧龍塞，塞外的道路阻隔不通，於是挖山填谷五百多里，經過白檀，穿過平岡，走過鮮卑部族的領地，向東直奔柳城。離柳城不到二百里時，烏丸纔得知消息。袁尚、袁熙和蹋頓、遼西單于樓班、右北平單于能臣抵之等人帶領幾萬騎兵迎戰曹軍。八月，曹公帶兵登上白狼山，突然和敵軍遭遇，敵軍人數很多。曹公的輜重還在後面，穿着鎧甲的人很少，曹公左右的人都很害怕。曹公登上高處，望見敵人的陣列不整齊，就展開兵力攻擊敵人，派遣張遼做先鋒，敵軍全面崩潰，殺了蹋頓和以下封爲王的著名首領，投降的胡人、漢人有二十多萬，遼東單于速僕丸和遼西、北平各首領，丟下本部族的人，和袁尚、袁熙逃奔到遼東，他們的人馬還有幾千騎兵。當初，遼東太守公孫康依仗地處偏遠不肯歸服朝廷。等到曹公打敗烏丸，有人勸説曹公接着征伐遼東，袁尚兄弟就可以活捉了。曹公說："我正在讓公孫康斬下袁尚、袁熙的首級送來，不用煩勞軍隊了。"九月，曹公帶領軍隊從柳城返回，公孫康隨即殺了袁尚、袁熙和速僕丸等人，派人把他們的首級送來。將領們有人問："您撤軍回來而公孫康就斬下袁尚、袁熙的首級送來，這是爲什麼呢？"曹公說："公孫康他向來害怕袁尚等人，我逼急了他們就會聯合力量抵抗，我放鬆些他們就會自相殘殺，這種形勢是必然的。"十一月曹公到達易水，代郡烏丸的代理單于普富盧、上郡烏丸的代理單于那樓帶領手下封爲王的著名首領前來祝賀。

十三年春正月，公還鄴，作玄武池以肄舟師。漢罷三公官，置丞相、御史大夫。夏六月，以公爲丞相。

建安十三年春正月，曹公回到鄴城，挖掘玄武池來訓練水軍。朝廷撤銷三公的官職，設置丞相、御史大夫。夏六月，任命曹公爲丞相。

秋七月，公南征劉表。八月，表卒，其子琮代，屯襄陽，劉備屯樊。九月，公到新野，琮遂降，備走夏口。公進軍江陵，下令荆州吏民，與之更始。乃論荆州服從之功，侯者十五人，以劉表大將文聘爲江夏太守，使統本兵，引用荆州名士韓嵩、鄧義等。益州牧劉璋始受徵役，遣兵給軍。十二月，孫權爲備攻合肥。公自江陵征備，至巴丘，遣張憙救合肥。權聞憙至，乃走。公至赤壁，與備戰，不利。於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軍還。備遂有荆州江南諸郡。

秋七月，曹公南下征討劉表。八月，劉表死去，他的兒子劉琮接替官職，駐扎在襄陽，劉備駐扎在樊。九月，曹公到達新野，劉琮就投降了，劉備逃到夏口。曹公進軍江陵，下命令給荆州的官吏百姓，給他們改過自新的機會。於是評定荆州降服人員的功勞，封侯的有十五人，任命劉表的大將文聘爲江夏太守，讓他統領原有的軍隊，引薦任用荆州的知名人士韓嵩、鄧義等人。益州牧劉璋開始接受朝廷徵調徭役，派遣士兵補充曹公的軍隊。十二月，孫權爲援助劉備攻打合肥。曹公從江陵出發征討劉備，到了巴丘，派遣張憙援救合肥。孫權聽説張憙到來，就撤走了。曹公到了赤壁，和劉備交戰，失利。這時流行瘟疫，官兵死了很多，曹公就帶領軍隊撤回。劉備於是占據了荆州境内長江以南各郡。

十四年春三月，軍至譙，作輕舟，治水軍。秋七月，自渦入淮，出肥水，軍合肥。辛未，令曰：“自頃已來，軍數征行，或遇疫氣，吏士死亡不歸，家室怨曠，百姓流離，而仁者豈樂之哉？不得已也！其令死者家無基業不能自存者，縣官勿絶廪，長吏存恤撫循，以稱吾意。”置揚州郡縣長吏，開芍陂屯田。十二月，軍還譙。

建安十四年春三月，曹軍到達譙，製作輕便的快船，訓練水軍。秋七月，曹軍從渦水進入淮水，經過肥水，駐軍合肥。辛未這天，曹公發布命令説：“近年以來，軍隊多次出征，有時遇上瘟疫，官兵死亡不能歸返，夫妻别離不能團聚，老百姓流離失所，有仁德的人難道樂意這樣嗎？實在是不得已啊！現在我命令凡死者家中没有産業家屬不能養活自己的，官府不得停止供給糧食，地方長官要對他們撫恤慰問，以符合我的心願。”設置揚州各郡縣的長官，開鑿芍陂屯田。十二月，曹軍回到譙。

十五年春，下令曰：“自古受命及中興之君，曷嘗不得賢人君子與之共治天下者乎！及其得賢也，曾不出閭巷，豈幸相遇哉？上之人求之耳。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賢之急時也。‘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後可用，則齊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無有被褐懷玉而釣于渭濱者乎？又得無盗嫂受金而未遇無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揚仄陋，唯才是舉，吾得而用之。”冬，作銅雀臺。

建安十五年春，曹公發布命令説：“自古以來接受天命開國登基和中興的君主，何嘗不是得到賢人君子和他一起治理天下的呢？等到他們得到了賢人，竟都没走出過里巷，難道是僥幸遇到的嗎？是因爲當政的人去搜求罷了。現在天下還没有平定，這正是格外需要搜求賢人的迫切時刻。孔子説‘孟公綽做趙、魏兩家的家臣是能力有餘的，却不能勝任滕國、薛國的大夫’。如果一定要廉潔的人纔可以任用，那麽齊桓公怎能稱霸當世！現在天下難道没有身穿粗布衣却有真才實學而像吕尚那樣在渭水邊垂釣的人嗎？又難道没有像陳平那樣蒙受私通嫂子、接受賄賂的壞名聲而還没有遇到像魏無知那樣能賞識他的才能的

人嗎？你們各位要幫助我發現舉用那些出身微賤的賢人，衹要有才能就推舉出來，我得到他們就加以任用。”冬，修建銅雀臺。

十六年春正月，天子命公世子丕爲五官中郎將，置官屬，爲丞相副。太原商曜等以大陵叛，遣夏侯淵、徐晃圍破之。張魯據漢中，三月，遣鍾繇討之。公使淵等出河東與繇會。

建安十六年春正月，天子任命曹公的世子曹丕爲五官中郎將，設置官屬，做丞相的副手。太原人商曜等人在大陵反叛，曹公派遣夏侯淵、徐晃圍攻打敗了他們。張魯占據漢中，三月，曹公派遣鍾繇討伐張魯。曹公派遣夏侯淵等人從河東出兵和鍾繇會合。

是時關中諸將疑繇欲自襲，馬超遂與韓遂、楊秋、李堪、成宜等叛。遣曹仁討之。超等屯潼關，公敕諸將：“關西兵精悍，堅壁勿與戰。”秋七月，公西征，與超等夾關而軍。公急持之，而潛遣徐晃、朱靈等夜渡蒲阪津，據河西爲營。公自潼關北渡，未濟，超赴船急戰。校尉丁斐因放牛馬以餌賊，賊亂取牛馬，公乃得渡，循河爲甬道而南。賊退，拒渭口，公乃多設疑兵，潛以舟載兵入渭，爲浮橋，夜，分兵結營于渭南。賊夜攻營，伏兵擊破之。超等屯渭南，遣信求割河以西請和，公不許。九月，進軍渡渭。超等數挑戰，又不許；固請割地，求送任子，公用賈詡計，僞許之。韓遂請與公相見，公與遂父同歲孝廉，又與遂同時儕輩，於是交馬語移時，不及軍事，但説京都舊故，拊手歡笑。既罷，超等問遂：“公何言？”遂曰：“無所言也。”超等疑之。他日，公又與遂書，多所點竄，如遂改定者。超等愈疑遂。公乃與克日會戰，先以輕兵挑之，戰良久，乃縱虎騎夾擊，大破之，斬成宜、李堪等。遂、超等走涼州，楊秋奔安定，關中平。諸將或問公曰：“初，賊守潼關，渭北道缺，不從河東擊馮翊而反守潼關，引日而後北渡，何也？”公曰：“賊守潼關，若吾入河東，賊必引守

這時關中各將領懷疑鍾繇想要襲擊自己，馬超就和韓遂、楊秋、李堪、成宜等人反叛。曹公派遣曹仁討伐他們。馬超等人駐守潼關，曹公命令各將領：“關西的士兵精鋭强悍，你們堅守營壘不要和他們交戰。”秋七月，曹公向西征伐，和馬超等人在潼關兩邊駐扎。曹公緊逼牽制馬超等人，暗地裏派遣徐晃、朱靈等人夜間渡過蒲阪津，占據黄河西岸扎營。曹公從潼關北渡黄河，還没渡過，馬超急忙趕來攻打曹軍的渡船。校尉丁斐趁機放出牛馬來引誘賊軍，賊軍忙亂地搶奪牛馬，曹公纔得以渡過黄河，沿着黄河構築通道向南推進。賊軍撤退，拒守渭口，曹公就多處設置疑兵，暗地裏用船載運軍隊進入渭水，架設浮橋，夜間，分派軍隊在渭水南岸扎營。賊軍趁夜攻打曹軍的營地，埋伏的曹軍打敗了他們。馬超等人駐守渭水南岸，派人送信請求割讓黄河以西的地方來講和，曹公不答應。九月，曹公進軍渡過渭水。馬超等人多次來挑戰，曹公又不答應；馬超等人堅持請求割讓土地，要求送兒子作人質，曹公采用賈詡的計策，假裝答應了他們。韓遂請求和曹公見面，曹公和韓遂的父親同一年被推舉爲孝廉，又和韓遂年齡相當、輩分相同，於是兩人見面時馬靠馬交談了很長時間，不涉及軍事，衹説京城的故友舊事，拍手歡笑。見面過後，馬超等人問韓遂：“曹公説了些什麽？”韓遂説：“没有説什麽。”馬超等人對韓遂起了疑心。另一天，曹公又給韓遂一封信，信上多處作了塗改，好像是韓遂自己改動的。馬超等人更加懷疑韓遂。曹公於是和馬超等人約定日期會戰，先用輕裝的部隊挑戰，交戰很久，纔出動勇猛的騎兵

諸津，則西河未可渡，吾故盛兵向潼關。賊悉衆南守，西河之備虛，故二將得擅取西河。然後引軍北渡，賊不能與吾争西河者，以有二將之軍也。連車樹柵，爲甬道而南，既爲不可勝，且以示弱。渡渭爲堅壘，虜至不出，所以驕之也；故賊不爲營壘而求割地。吾順言許之，所以從其意，使自安而不爲備，因畜士卒之力，一旦擊之，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兵之變化，固非一道也。”始，賊每一部到，公輒有喜色。賊破之後，諸將問其故。公答曰：“關中長遠，若賊各依險阻，征之，不一二年不可定也。今皆來集，其衆雖多，莫相歸服，軍無適主，一舉可滅，爲功差易，吾是以喜。”

兩面夾攻，把敵軍打得大敗，殺了成宜、李堪等人。韓遂、馬超等人逃到涼州，楊秋逃奔安定，關中平定。將領們有人問曹公説：“起初，賊軍據守潼關，渭水北岸的通道守備空虛，我們不從河東攻打馮翊反而駐守潼關，拖延一段時間然後北渡黄河，這是爲什麽呢?”曹公説：“賊軍據守潼關，如果我軍進入河東，賊軍一定會調兵防守各個渡口，那麽西河就無法渡過了，所以我故意用大軍攻向潼關。賊軍集中全部兵力防守南面，西河的守備就空虛了，所以徐晃、朱靈二將能够全力奪取西河。然後我帶領軍隊北渡黄河，賊軍不能和我們争奪西河，就是因爲已有二將的軍隊。把兵車連結起來排成栅欄，構築通道向南延伸，既可以構成我軍不可戰勝的條件，又可以顯示我軍兵力薄弱麻痹敵人。渡過渭水後修築堅固的營壘，敵軍來了并不出戰，這是爲了使敵人産生驕傲的心理；所以賊軍不修築營壘而請求割讓土地。我順着他們的話答應他們，這樣順從他們的心意，使他們自己感到安心而不作防備，我們乘機積蓄兵力，一旦進攻敵人，就是所謂疾雷不及掩耳，用兵的變化，本來不是一種方法的。”開始時，賊軍每有一支部隊開來，曹公就面帶笑容。賊軍被打敗後，將領們問其中的緣故。曹公回答説：“關中地方遼闊偏遠，如果賊軍各自依仗險阻據守，我們征討他們，不用一兩年的時間是不能平定的。現在都來聚集在一起，他們的兵馬雖然多，但誰也不歸服誰，軍中没有統一的主帥，一戰就可以消滅他們，成功比較容易，我因此感到高興。”

冬十月，軍自長安北征楊秋，圍安定。秋降，復其爵位，使留撫其民人。十二月，自安定還，留夏侯淵屯長安。

冬十月，曹軍從長安向北征討楊秋，包圍了安定。楊秋投降，恢復了他的爵位，讓他留下來安撫當地的百姓。十二月，曹公從安定返回，留下夏侯淵駐守長安。

十七年春正月，公還鄴。天子命公贊拜不名，入朝不趨，劍履上殿，如蕭何故事。馬超餘衆梁興等屯藍田，使夏侯淵擊平之。割河内之蕩陰、朝歌、林慮，東郡之衛國、頓丘、東武陽、發干，鉅鹿之廮陶、曲

建安十七年春正月，曹公回到鄴城。天子命令曹公朝拜時司儀不直呼他的姓名，入朝時不必小步快走，允許佩劍穿靴上殿，按照漢高祖禮遇蕭何那樣的舊例。馬超的殘部梁興等人駐扎在藍田，曹公派遣夏侯淵攻打平定了他們。分出河内郡的蕩陰、朝歌、林慮，東郡的衛國、頓丘、東

周、南和，廣平之任城，趙之襄國、邯鄲、易陽以益魏郡。

冬十月，公征孫權。

十八年春正月，進軍濡須口，攻破權江西營，獲權都督公孫陽，乃引軍還。詔書并十四州，復爲九州。夏四月，至鄴。

五月丙申，天子使御史大夫郗慮持節策命公爲魏公曰：

朕以不德，少遭愍凶，越在西土，遷於唐、衛。當此之時，若綴旒然，宗廟乏祀，社稷無位；群凶覬覦，分裂諸夏，率土之民，朕無獲焉，即我高祖之命將墜於地。朕用夙興假寐，震悼於厥心，曰"惟祖惟父，股肱先正，其孰能恤朕躬"？乃誘天衷，誕育丞相，保乂我皇家，弘濟於艱難，朕實賴之。今將授君典禮，其敬聽朕命。

昔者董卓初興國難，群后釋位以謀王室，君則攝進，首啓戎行，此君之忠於本朝也！後及黃巾反易天常，侵我三州，延及平民，君又翦之以寧東夏，此又君之功也！韓暹、楊奉專用威命，君則致討，克黜其難，遂遷許都，造我京畿，設官兆祀，不失舊物，天地鬼神於是獲乂，此又君之功也！袁術僭逆，肆於淮南，懾憚君靈，用丕顯謀，蘄陽之役，橋蕤授首，棱威南邁，術以隕潰，此又君之功也！迴戈東征，呂布就戮，乘轅將返，張楊殂斃，眭固伏罪，張繡稽服，此又君之功也！袁紹逆亂天常，謀

武陽、發干，鉅鹿郡的廮陶、曲周、南和，廣平郡的任城，趙郡的襄國、邯鄲、易陽各縣劃歸給魏郡。

冬十月，曹公征討孫權。

建安十八年春正月，曹公進軍濡須口，攻克孫權在長江西岸的軍營，俘獲孫權的都督公孫陽，就帶領軍隊返回。皇帝下詔書合并十四州，恢復爲九州。夏四月，曹公回到鄴城。

五月丙申，天子派御史大夫郗慮手持符節策書封曹公爲魏公，策書說：

朕因爲缺乏德行，從小遭受憂患災難，被劫持去西方，又遷移到唐、衛。正當這個時候，就像旗上的綴旒一樣任人擺布，宗廟無人祭祀，社稷無處安置；群凶心懷異圖，分裂國家，整個國土上的人民，朕無權管理，就連我高祖開創的基業將要墜落在地。朕因此日夜不得安息，內心震驚悲痛，說"我的先祖先父啊，輔佐朝廷的先朝大臣啊，誰能憐憫朕"？於是感動了上天之心，降生了丞相，保護我漢朝皇室，從危難困苦中解救出來，朕實在是依靠了他。現在將授給您隆重的禮儀，請您敬聽朕的命令。

從前董卓首先造成國家的危難，各州郡長官放棄自己的職事前來謀救王室，您領頭自薦，最先起兵討伐，這是您忠於本朝的表現啊！後來到黃巾軍違背天理，侵犯我三州，殃及平民百姓，您又翦除了他們使東方得到安定，這又是您的功勞啊！韓暹、楊奉專斷擅用威權，您就用兵征討，除掉這個禍亂，於是遷都許昌，重建京城，設置百官，築壇祭祀，恢復以往的典章制度，天地鬼神因此得以安寧，這又是您的功勞啊！袁術越分稱帝謀反，在淮南橫行妄爲，他畏懼您的神威，您充分顯示超凡的謀略，蘄陽一戰，橋蕤被斬首，威勢南進，袁術因此潰敗滅亡，這又是您的功勞啊！您回師東征，呂布被殺，班師回朝，張楊喪命，眭固受誅，張繡叩頭歸降，這又是您的功勞啊！袁紹悖亂

危社稷，憑恃其衆，稱兵内侮，當此之時，王師寡弱，天下寒心，莫有固志，君執大節，精貫白日，奮其武怒，運其神策，致届官渡，大殲醜類，俾我國家拯于危墜，此又君之功也！濟師洪河，拓定四州，袁譚、高幹，咸梟其首，海盗奔迸，黑山順軌，此又君之功也！烏丸三種，崇亂二世，袁尚因之，逼據塞北，束馬縣車，一征而滅，此又君之功也！劉表背誕，不供貢職，王師首路，威風先逝，百城八郡，交臂屈膝，此又君之功也！馬超、成宜，同惡相濟，濱據河、潼，求逞所欲，殄之渭南，獻馘萬計，遂定邊境，撫和戎狄，此又君之功也！鮮卑、丁零，重譯而至，箄于、白屋，請吏率職，此又君之功也！君有定天下之功，重之以明德，班叙海内，宣美風俗，旁施勤教，恤慎刑獄，吏無苛政，民無懷慝；敦崇帝族，表繼絶世，舊德前功，罔不咸秩。雖伊尹格于皇天，周公光于四海，方之蔑如也！

天理，圖謀危害國家，依仗自己兵多，發兵進犯朝廷，正當這時，朝廷兵少力弱，天下人失望痛心，没有誰有堅定的鬥志，您禀持大節，精誠貫通天日，奮發您的英武威勢，運用您的神機妙策，親臨官渡，痛殲那些敗類，把我國家從危難中拯救出來，這又是您的功勞啊！您帶兵渡過黄河，掃蕩平定四州，袁譚、高幹，全被斬首，海盜逃竄，黑山軍歸順，這又是您的功勞啊！三郡烏丸，兩代作亂，袁尚依賴他們，進逼占據塞北，您在險途中艱難跋涉，一次出征就消滅了他們，這又是您的功勞啊！劉表反叛狂誕，不向朝廷進貢納賦，您率王師剛上征途，聲威就先傳到敵境。荆州的百城八郡，拱手屈膝投降，這又是您的功勞啊！馬超、成宜，相互勾結爲非作歹，占據黄河、潼關，妄想實現野心，您把他們消滅在渭水南岸，殺敵數以萬計，於是平定了邊境，安撫了戎狄，這又是您的功勞啊！鮮卑、丁零，輾轉翻譯前來朝見，箄于、白屋，請求稱臣進貢，這又是您的功勞啊！您有平定天下的功勞，又有完美的德性，您整治天下秩序，宣揚美好的風俗，廣施恩惠、致力教化，慎重地使用刑罰，官吏没有苛刻的政令，老百姓没有奸詐之心；您尊崇皇室宗族，使絶代的王侯得到顯揚和繼承，對過去德高望重或建立功勛的人，無不依次授官封爵。雖然伊尹的功德感動上天，周公的業績光耀四海，和您相比都不如啊！

朕聞先王并建明德，胙之以土，分之以民，崇其寵章，備其禮物，所以藩衛王室，左右厥世也。其在周成，管、蔡不静，懲難念功，乃使邵康公賜齊太公履，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五侯九伯，實得征之，世祚太師，以表東海。爰及襄王，亦有楚人不供王職，又命晋文登爲侯伯，錫以

朕聽説前代的君王分封功大德高的人，賜給他土地，分給他人民，用華貴的禮服表示對他的尊崇，給他備齊典禮儀仗，爲的是護衛王室，輔佐當代的君主。在周成王時，管叔、蔡叔作亂，平定禍難後追念功臣，於是派邵康公賜給齊太公封地，東到海邊，西到黄河，南到穆陵，北到無棣五侯九伯，都可以征討，世世代代都擔任太師的職位，顯耀在東海。到了周襄王時，也有楚國人不向天子進貢納賦，又命令晋文公擔任諸侯首

二輅、虎賁、鈇鉞、秬鬯、弓矢，大啓南陽，世作盟主。故周室之不壞，繫二國是賴。今君稱丕顯德，明保朕躬，奉答天命，導揚弘烈，綏爰九域，莫不率俾，功高於伊、周，而賞卑於齊、晉，朕甚恧焉。朕以眇眇之身，托於兆民之上，永思厥艱，若涉淵冰，非君攸濟，朕無任焉。今以冀州之河東、河内、魏郡、趙國、中山、常山、鉅鹿、安平、甘陵、平原凡十郡，封君爲魏公。錫君玄土，苴以白茅，爰契爾龜，用建冢社。昔在周室，畢公、毛公入爲卿佐，周、邵師保出爲二伯，外内之任，君實宜之。其以丞相領冀州牧如故。又加君九錫，其敬聽朕命。以君經緯禮律，爲民軌儀，使安職業，無或遷志，是用錫君大輅、戎輅各一，玄牡二駟。君勸分務本，穡人昏作，粟帛滯積，大業惟興，是用錫君衮冕之服，赤舄副焉。君敦尚謙讓，俾民興行，少長有禮，上下咸和，是用錫君軒縣之樂，六佾之舞。君翼宣風化，爰發四方，遠人革面，華夏充實，是用錫君朱户以居。君研其明哲，思帝所難，官才任賢，群善必舉，是用錫君納陛以登。君秉國之鈞，正色處中，纖毫之惡，靡不抑退，是用錫君虎賁之士三百人。君糾虔天刑，章厥有罪，犯關干紀，莫不誅殛，是用錫君鈇鉞各一。君龍驤虎視，旁眺八維，掩討逆節，折衝四海，是用錫君彤弓一，彤矢百，玈弓十，玈矢千。君以温恭爲基，孝友爲德，明允篤誠，感

領，賜給他大輅戎輅、勇士、斧鉞、香酒、弓箭，讓他大力開拓南陽的土地，世代做盟主。周王室之所以没有衰敗，全靠了齊、晋二國。現在您顯揚光大高尚的德行，盡力保護朕的安全，遵奉上天的旨命，發揚宏大的功業，安定了九州，没有人不順從的，您的功勞高過伊尹、周公，而得到的賞賜却不如齊太公、晋文公，朕感到非常慚愧。朕以微小之身，處在衆百姓之上，常常想到其中的艱辛，就像臨近深淵、走在薄冰之上，如果不是您的輔助，朕是不能勝任的。現在拿冀州的河東、河内、魏郡、趙國、中山、常山、鉅鹿、安平、甘陵、平原共十個郡，封您爲魏公。賜給您黑土，用白茅墊着，鑿刻龜甲，占卜吉時，以建立魏國祭土神之所。過去在周朝，畢公、毛公内任公卿，周公、召公兩位太師、太保出任方伯，朝廷和地方的職任，您都是合適的。照常任命您以丞相的身份兼任冀州牧。又加賜給您九錫，請您敬聽朕的命令。因爲您編制了禮制刑律，作爲百姓遵循的準則，使他們安居樂業，没有遷徙他方的願望，因此賜給您大輅、戎輅各一輛，黑色公馬八匹。您勸導百姓有無相濟、致力農耕，農民勤奮勞作，糧食布帛積儲有餘，國家大業興旺發達，因此賜給您上公的禮服禮帽，再用紅色的鞋子相配。您推崇謙虚禮讓，使老百姓遵行，長幼相待有禮，上下相處和睦，因此賜給您三面懸挂的樂器，六列的舞隊。您扶持宣揚淳美的風俗教化，推廣到四方，使遠方的人改過自新，中原地區正氣充盈，因此賜給您紅門之居。您研習知人善任的道理，思考帝堯也感到爲難的事情，任用有賢德的人，各種人才必能得到舉薦，因此賜給您檐下登殿的優遇。您執掌國家大權，嚴肅地處在不偏不倚的地位，哪怕有微小的惡行，也無不抑止黜退，因此賜給您護衛勇士三百人。您明察慎行天子的法令，揭露有罪的人，對觸犯國家法紀的人，無不加以誅殺，因此賜給您斧、鉞各

于朕思，是用錫君秬鬯一卣，珪瓚副焉。魏國置丞相已下群卿百寮，皆如漢初諸侯王之制。往欽哉，敬服朕命！簡恤爾衆，時亮庶功，用終爾顯德，對揚我高祖之休命！

一具。您像龍馬猛虎一樣昂首雄視，環顧八方，討伐叛逆，抵禦四面的敵人，因此賜給您紅色的弓一張，紅色的箭百枝，黑色的弓十張，黑色的箭千枝。您以溫和恭敬爲根本，以孝順友愛爲美德，明智、守信、厚道、誠實，感動了朕的心，因此賜給您香酒一樽，再用玉製的酒杓相配。魏國設置丞相以下的群臣百官，全都如同漢朝初期封諸侯王的制度。您回到封國之後，請恭敬地服從朕的命令！選拔、安撫您的部屬，好好輔佐您完成各種功業，以成就您光明的德行，來報答稱揚我高祖的美好命令！

秋七月，始建魏社稷宗廟。天子聘公三女爲貴人，少者待年于國。九月，作金虎臺，鑿渠引漳水入白溝以通河。冬十月，分魏郡爲東西部，置都尉。十一月，初置尚書、侍中、六卿。

秋七月，開始建立魏國的社稷宗廟。天子聘娶曹公的三個女兒爲貴人，年紀小的留在魏國等到長大後再聘。九月，修建金虎臺，開鑿水渠把漳水引入白溝以便和黄河相通。冬十月，分魏郡爲東西兩部，設置都尉。十一月，開始設置尚書、侍中、六卿的官職。

馬超在漢陽，復因羌、胡爲害，氐王千萬叛應超，屯興國。使夏侯淵討之。

馬超在漢陽，又依靠羌人、胡人造成危害，氐王千萬反叛響應馬超，駐扎在興國。曹公派遣夏侯淵討伐他們。

十九年春正月，始耕籍田。南安趙衢、漢陽尹奉等討超，梟其妻子，超奔漢中。韓遂徙金城，入氐王千萬部，率羌、胡萬餘騎與夏侯淵戰，擊，大破之，遂走西平。淵與諸將攻興國，屠之。省安東、永陽郡。

建安十九年春正月，曹公開始親耕籍田。南安的趙衢、漢陽的尹奉等人討伐馬超，殺了馬超的妻子兒女，馬超逃奔到漢中。韓遂轉移到金城，進入氐王千萬的部落，帶領羌人、胡人的一萬多騎兵和夏侯淵交戰，夏侯淵出擊，把他們打得大敗，韓遂逃到西平。夏侯淵和將領們攻打興國，屠殺城裏的人。撤銷了安東、永陽郡。

安定太守毌丘興將之官，公戒之曰：“羌、胡欲與中國通，自當遣人來，慎勿遣人往。善人難得，必將教羌、胡妄有所請求，因欲以自利；不從便爲失異俗意，從之則無益事。”興至，遣校尉范陵至羌中，陵果教羌，使自請爲屬國都尉。公曰：“吾預知當爾，非聖也，但更事多耳。”

安定太守毌丘興將要上任，曹公告誡他説：“羌人、胡人想要和中原交往，他們自己應該派人來，我們千萬不要派人去。好人難以找到，不好的人一定會教唆羌人、胡人提出非分的要求，想乘機從中給自己謀私利；我們不答應就會使他們感到失望，答應了又對我們没有好處。”毌丘興到了安定，派遣校尉范陵到羌人那裏，范陵果然教唆羌人，讓他們請求由自己擔任屬國都尉。曹公説：“我預先料到會這樣的，不是我高明，祇是我經歷的事多點罷了。”

三月，天子使魏公位在諸侯王

三月，天子把魏公的地位升到諸侯王之上，

上，改授金璽、赤紱、遠游冠。

秋七月，公征孫權。

初，隴西宋建自稱河首平漢王，聚衆枹罕，改元，置百官，三十餘年。遣夏侯淵自興國討之。冬十月，屠枹罕，斬建，涼州平。

公自合肥還。

十一月，漢皇后伏氏坐昔與父故屯騎校尉完書，云帝以董承被誅怨恨公，辭甚醜惡，發聞，后廢黜死，兄弟皆伏法。

十二月，公至孟津。天子命公置旄頭，宮殿設鍾虡。乙未，令曰："夫有行之士未必能進取，進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陳平豈篤行？蘇秦豈守信邪？而陳平定漢業，蘇秦濟弱燕。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廢乎！有司明思此義，則士無遺滯，官無廢業矣。"又曰："夫刑，百姓之命也，而軍中典獄者或非其人，而任以三軍死生之事，吾甚懼之。其選明達法理者，使持典刑。"於是置理曹掾屬。

二十年春正月，天子立公中女爲皇后。省雲中、定襄、五原、朔方郡，郡置一縣領其民，合以爲新興郡。

三月，公西征張魯，至陳倉，將自武都入氐；氐人塞道，先遣張郃、朱靈等攻破之。夏四月，公自陳倉以出散關，至河池。氐王竇茂衆萬餘人，恃險不服，五月，公攻屠之。西平、金城諸將麴演、蔣石等共斬送韓遂首。秋七月，公至陽平。張魯使弟衛與將楊昂等據陽平關，橫山築城十餘里，攻之不能拔，乃引軍還。賊見大軍退，其守備解散。公乃密遣解

改授他金質印璽、紅色綬帶、遠游冠。

秋七月，曹公征討孫權。

當初，隴西人宋建自稱河首平漢王，在枹罕聚合人馬，改换年號，設置百官，已有三十多年。曹公派遣夏侯淵從興國去討伐他。冬十月，屠殺枹罕城裏的人，斬了宋建，涼州平定。

曹公從合肥返回。

十一月，漢獻帝的皇后伏氏因過去給她父親原屯騎校尉伏完寫信，信中説皇帝因爲董承被殺而怨恨曹公，言辭十分醜惡，這事被發覺後，伏后被廢免處死，她的兄弟也全都被處死。

十二月，曹公到達孟津。天子命令曹公出行時儀仗中設置警衛先驅的騎兵，宮殿中設置鐘虡的樂器。乙未，曹公發布命令説："有德行的人不一定能進取有爲，能進取有爲的人不一定能有德行。陳平難道有淳厚的德行？蘇秦難道恪守信義嗎？可是陳平奠定了漢朝的基業，蘇秦拯救了弱小的燕國。由此説來，有才能的人即使有些短處，怎能廢棄不用呢！有關官員要好好考慮這個道理，那麽有才能的人就不會被遺漏，官府就不會有被廢棄的政事了。"又説："刑法，關係到百姓的性命，但軍中執掌刑罰的人有的并不稱職，把三軍的死生大事委任給他們，我十分擔心。要選用精通法律明曉事理的人，讓他們掌管刑法。"因此設置了管理刑法的理曹掾屬。

建安二十年春正月，天子立曹公的第二個女兒爲皇后。撤銷雲中、定襄、五原、朔方郡，各郡改設一個縣來管理當地的百姓，并把這四縣合并爲新興郡。

三月，曹公往西征討張魯，到了陳倉，準備從武都進入氐人境内；氐人阻塞道路，曹公先派遣張郃、朱靈等人打敗了他們。夏四月，曹公從陳倉出了散關，到達河池。氐王竇茂擁兵一萬多人，倚仗地勢險要不肯降服，五月，曹公攻進河池城并屠殺那裏的人。西平、金城的將領麴演、蔣石等人一起殺了韓遂送來首級。秋七月，曹公到達陽平。張魯派弟弟張衛和將領楊昂等人據守陽平關，在山邊修築十多里長的城墻，曹公攻不下來，就帶領軍隊返回。賊軍見大軍撤退，

懔、高祚等乘險夜襲，大破之，斬其將楊任，進攻衛，衛等夜遁，魯潰奔巴中。公軍入南鄭，盡得魯府庫珍寶。巴、漢皆降。復漢寧郡爲漢中；分漢中之安陽、西城爲西城郡，置太守；分錫、上庸郡，置都尉。

他們的防守就鬆懈了。曹公就暗中派遣解懔、高祚等人登上險處在夜間突襲，把敵人打得大敗，殺了他們的將領楊任，又進攻張衛，張衛等人趁夜逃走，張魯潰敗逃奔到巴中。曹公的軍隊進入南鄭，全部繳獲了張魯府庫中的珍寶。巴、漢地區全部投降。把漢寧郡恢復爲漢中郡；分出漢中的安陽、西城來設立西城郡，設置太守；分出錫、上庸郡，設置都尉。

八月，孫權圍合肥，張遼、李典擊破之。

八月，孫權包圍合肥，張遼、李典打敗了他。

九月，巴七姓夷王朴胡、賨邑侯杜濩舉巴夷、賨民來附，於是分巴郡，以胡爲巴東太守，濩爲巴西太守，皆封列侯。天子命公承制封拜諸侯守相。

九月，巴地的七姓夷王朴胡、賨邑侯杜濩帶領巴地的夷人、賨民前來歸附，於是分置巴郡爲兩部分，任命朴胡爲巴東太守，杜濩爲巴西太守，都封爲列侯。天子命令曹公可以秉承皇帝旨意封立諸侯、任命太守國相。

冬十月，始置名號侯至五大夫，與舊列侯、關内侯凡六等，以賞軍功。

冬十月，開始設置名號侯到五大夫的爵位，和以前封的列侯、關内侯共六等，用來獎賞有軍功的人。

十一月，魯自巴中將其餘衆降。封魯及五子皆爲列侯。劉備襲劉璋，取益州，遂據巴中；遣張郃擊之。

十一月，張魯從巴中帶領他的殘部前來投降。曹公封張魯和他的五個兒子爲列侯。劉備襲擊劉璋，奪取了益州，於是占據了巴中；曹公派遣張郃攻打劉備。

十二月，公自南鄭還，留夏侯淵屯漢中。

十二月，曹公從南鄭返回，留下夏侯淵駐守漢中。

二十一年春二月，公還鄴。三月壬寅，公親耕籍田。夏五月，天子進公爵爲魏王。代郡烏丸行單于普富盧與其侯王來朝。天子命王女爲公主，食湯沐邑。秋七月，匈奴南單于呼廚泉將其名王來朝，待以客禮，遂留魏，使右賢王去卑監其國。八月，以大理鍾繇爲相國。

建安二十一年春二月，曹公返回鄴城。三月壬寅，曹公親耕籍田。夏五月，天子晋封曹公的爵位爲魏王。代郡烏丸代理單于普富盧和他的侯王前來朝賀。天子册封魏王的女兒爲公主，賜給湯沐邑。秋七月，匈奴南單于呼廚泉帶領他的封爲王的著名首領前來朝賀，魏王以客禮相待，於是把他們留在魏國，讓右賢王去卑監管他們的國事。八月，任命大理鍾繇爲相國。

冬十月，治兵，遂征孫權，十一月至譙。

冬十月，整訓軍隊，於是征討孫權，十一月到達譙。

二十二年春正月，王軍居巢。二月，進軍屯江西郝谿。權在濡須口築城拒守，遂逼攻之，權退走。三月，王引軍還，留夏侯惇、曹仁、張遼等屯居巢。

建安二十二年春正月，魏王的軍隊駐扎在居巢。二月，進軍駐所在長江西岸的郝谿。孫權在濡須口修築城壘防守，於是魏軍進逼攻打他，孫權撤軍逃走。三月，魏王帶領軍隊返回，留下夏侯惇、曹仁、張遼等人駐守居巢。

夏四月，天子命王設天子旌旗，出入稱警蹕。五月，作泮宫。六月，以軍師華歆爲御史大夫。冬十月，天子命王冕十有二旒，乘金根車，駕六馬，設五時副車，以五官中郎將丕爲魏太子。

劉備遣張飛、馬超、吴蘭等屯下辯；遣曹洪拒之。

二十三年春正月，漢太醫令吉本與少府耿紀、司直韋晃等反，攻許，燒丞相長史王必營，必與潁川典農中郎將嚴匡討斬之。

曹洪破吴蘭，斬其將任夔等。三月，張飛、馬超走漢中，陰平氐强端斬吴蘭，傳其首。

夏四月，代郡、上谷烏丸無臣氐等叛，遣鄢陵侯彰討破之。

六月，令曰："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規西門豹祠西原上爲壽陵，因高爲基，不封不樹。《周禮》冢人掌公墓之地，凡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居後，漢制亦謂之陪陵。其公卿大臣列將有功者，宜陪壽陵，其廣爲兆域，使足相容。"

秋七月，治兵，遂西征劉備，九月，至長安。

冬十月，宛守將侯音等反，執南陽太守，劫略吏民，保宛。初，曹仁討關羽，屯樊城，是月使仁圍宛。

二十四年春正月，仁屠宛，斬音。

夏侯淵與劉備戰於陽平，爲備所殺。三月，王自長安出斜谷，軍遮要以臨漢中，遂至陽平。備因險拒守。

夏五月，引軍還長安。

夏四月，天子命令魏王設置天子的旌旗，出入時警戒清道。五月，興建泮宫。六月，任命軍師華歆爲御史大夫。冬十月，天子命令魏王頭冠上綴挂十二根旒，乘坐金根車，套六匹馬駕車，配置五時副車，任命五官中郎將曹丕爲魏國的太子。

劉備派遣張飛、馬超、吴蘭等人駐扎在下辯；魏王派遣曹洪去抵擋他們。

建安二十三年春正月，漢朝的太醫令吉本和少府耿紀、司直韋晃等人謀反，攻打許都，焚燒丞相長史王必的軍營，王必和潁川典農中郎將嚴匡討伐并殺了他們。

曹洪打敗了吴蘭，殺了他的部將任夔等人。三月，張飛、馬超逃到漢中，陰平氐人强端殺了吴蘭，送來他的首級。

夏四月，代郡、上谷烏丸無臣氐等人反叛，魏王派遣鄢陵侯曹彰討伐打敗了他們。

六月，魏王發布命令説："古代的墓葬，一定安置在瘠薄的土地上。現在劃出西門豹祠西邊的高地作爲我的壽陵，利用原有的地勢高度作爲墓基，不堆土，不植樹。《周禮》上規定冢人掌管安葬天子、諸侯及其子弟的墓地，凡是諸侯都埋葬在天子陵墓的左右靠前的地方，卿大夫埋葬在後面的地方，漢朝的葬制也把它稱做陪陵。凡是公卿大臣和將領中有功勞的，死後可陪葬在壽陵，要擴大墓地的範圍，使它足够容納得下。"

秋七月，整訓軍隊，於是向西征討劉備，九月，到達長安。

冬十月，宛城守將侯音等人反叛，捉住了南陽太守，搶劫擄掠官吏百姓，據守宛城。起初，曹仁討伐關羽，駐扎在樊城，這一月魏王派遣曹仁去圍攻宛城。

建安二十四年春正月，曹仁攻陷并屠滅了宛城，殺了侯音。

夏侯淵和劉備在陽平交戰，被劉備殺了。三月，魏王從長安出斜谷，派軍隊駐守在險要的地方來進逼漢中，接着到達陽平。劉備憑藉險阻抵抗防守。

夏五月，魏王帶領軍隊返回長安。

秋七月，以夫人卞氏爲王后。遣于禁助曹仁擊關羽。八月，漢水溢，灌禁軍，軍没，羽獲禁，遂圍仁。使徐晃救之。

九月，相國鍾繇坐西曹掾魏諷反免。

冬十月，軍還洛陽。孫權遣使上書，以討關羽自效。王自洛陽南征羽，未至，晃攻羽，破之，羽走，仁圍解。王軍摩陂。

二十五年春正月，至洛陽。權擊斬羽，傳其首。

庚子，王崩于洛陽，年六十六。遺令曰："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也。葬畢，皆除服。其將兵屯戍者，皆不得離屯部。有司各率乃職。斂以時服，無藏金玉珍寶。"謚曰武王。二月丁卯，葬高陵。

評曰：漢末，天下大亂，雄豪并起，而袁紹虎視四州，强盛莫敵。太祖運籌演謀，鞭撻宇内，擥申、商之法術，該韓、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矯情任算，不念舊惡，終能總御皇機，克成洪業者，惟其明略最優也。抑可謂非常之人，超世之傑矣。

秋七月，封立夫人卞氏爲王后。派遣于禁援助曹仁攻打關羽。八月漢水上漲，淹了于禁的軍隊，全軍覆没，關羽活捉了于禁，接着包圍了曹仁。魏王派遣徐晃去援救曹仁。

九月，相國鍾繇因西曹掾魏諷謀反受牽累而被免職。

冬十月，魏軍回到洛陽。孫權派遣使者向魏王上書，要用討伐關羽來向魏王效力。魏王從洛陽南下征討關羽，還没有到達，徐晃攻打關羽，打敗了他，關羽逃走，曹仁被解了圍。魏王的軍隊駐扎在摩陂。

建安二十五年春正月，魏王回到洛陽。孫權攻打關羽把他殺了，并送來他的首級。

庚子，魏王在洛陽去世，終年六十六歲。遺令説："天下還没有安定，不能遵照古代的喪禮。安葬完畢後，都要除去喪服。那些帶兵駐守邊戍的將領，都不得離開駐地。官員們都要各守職責。用四時適用的衣服入殮，不要埋藏金玉珍寶。"謚號稱武王。二月丁卯，安葬在高陵。

評曰：漢朝末年，天下大亂，英雄豪傑一同起兵，而袁紹虎視眈眈，占據四州，勢力强盛無人對抗。太祖施展謀略，在天下東征西討，采用申不害、商鞅的法術，兼備韓信、白起的奇策，設立官職授給有才能的人，發揮他們各自的才幹，克制感情、施用計謀，不計較過去的怨仇，終於能够總攬朝政大權，建成大業，這是因爲他的聰明智謀最爲卓越的緣故啊。可以説他是不同尋常的人物，超出當世的豪傑啊。

三國志卷二

魏志二

文帝丕

文皇帝諱丕，字子桓，武帝太子也。中平四年冬，生于譙。建安十六年，爲五官中郎將、副丞相。二十二年，立爲魏太子。太祖崩，嗣位爲丞相、魏王。尊王后曰王太后。改建安二十五年爲延康元年。

文皇帝名丕，字子桓，是武帝的太子。中平四年冬，出生在譙。建安十六年，擔任五官中郎將、副丞相。建安二十二年，立爲魏國太子。太祖去世，繼位爲丞相、魏王。尊奉王后卞氏稱王太后。改建安二十五年爲延康元年。

元年二月壬戌，以大中大夫賈詡爲太尉，御史大夫華歆爲相國，大理王朗爲御史大夫。置散騎常侍、侍郎各四人，其宦人爲官者不得過諸署令；爲金策著令，藏之石室。

延康元年二月壬戌，任命大中大夫賈詡爲太尉，御史大夫華歆爲相國，大理王朗爲御史大夫。設置散騎常侍、侍郎各四人，規定宦官任官的品位不得超過各官署的令；把詔令記録在金質的簡册上，收藏在石室中。

初，漢熹平五年，黄龍見譙，光禄大夫橋玄問太史令單颺："此何祥也?"颺曰："其國後當有王者興，不及五十年，亦當復見。天事恒象，此其應也。"内黄殷登默而記之。至四十五年，登尚在。三月，黄龍見譙，登聞之曰："單颺之言，其驗兹乎!"

當初，在漢朝熹平五年，黄龍出現在譙，光禄大夫橋玄問太史令單颺："這是什麽預兆呢?"單颺説："大概這個封國以後會有帝王産生，不過五十年，黄龍還會再次出現。天上發生的事經常預示着吉凶的徵兆，這大概就是應驗吧。"内黄人殷登默默記下了這件事。過四十五年後，殷登還健在。三月，黄龍出現在譙，殷登聽説這事後説："單颺的話，大概應驗就是這吧!"

己卯，以前將軍夏侯惇爲大將軍。濊貊、扶餘單于、焉耆、于闐王皆各遣使奉獻。

己卯，任命前將軍夏侯惇爲大將軍。濊貊、扶餘單于、焉耆、于闐王都各自派遣使者向魏王進奉貢物。

夏四月丁巳，饒安縣言白雉見。庚午，大將軍夏侯惇薨。

夏四月丁巳，饒安縣呈告有白色野鷄出現。庚午，大將軍夏侯惇去世。

五月戊寅，天子命王追尊皇祖太尉曰太王，夫人丁氏曰太王后，封王子叡爲武德侯。是月，馮翊山賊鄭

五月戊寅，天子命令魏王追尊祖父太尉曹嵩稱太王，夫人丁氏稱太王后，封魏王的兒子曹叡爲武德侯。這一月，馮翊山裏的賊寇鄭甘、王照

甘、王照率衆降，皆封列侯。

帶領部屬投降，都被封爲列侯。

酒泉黄華、張掖張進等各執太守以叛。金城太守蘇則討進，斬之。華降。

酒泉的黄華、張掖的張進等人各自把本郡的太守抓起來反叛。金城太守蘇則討伐張進，殺了他。黄華投降。

六月辛亥，治兵于東郊，庚午，遂南征。

六月辛亥，在東郊整訓軍隊，庚午，就向南出征。

秋七月庚辰，令曰："軒轅有明臺之議，放勛有衢室之問，皆所以廣詢於下也。百官有司，其務以職盡規諫，將率陳軍法，朝士明制度，牧守申政事，縉紳考六藝，吾將兼覽焉。"

秋七月庚辰，魏王發布命令說："軒轅設有明臺聽取民間的議論，放勛設有衢室搜集民間的疑問，這都是爲了廣泛徵詢下民的意見。各部門的官員，一定要盡到自己的職責進行規勸，將帥陳述軍中的法紀，朝中官員闡明朝廷的制度，州郡長官申說地方的政事，士大夫考察六藝，我將對這些全都進行考察。"

孫權遣使奉獻。蜀將孟達率衆降。武都氐王楊僕率種人内附，居漢陽郡。

孫權派遣使者進奉貢物。蜀國將領孟達帶領部屬前來投降。武都氐王楊僕帶領本部族的人歸附朝廷，居住在漢陽郡。

甲午，軍次於譙，大饗六軍及譙父老百姓於邑東。八月，石邑縣言鳳凰集。

甲午，魏王率軍駐扎在譙，在城外東郊用酒食犒勞六軍和譙的父老百姓。八月，石邑縣呈告說有鳳凰栖集在一起。

冬十月癸卯，令曰："諸將征伐，士卒死亡者或未收斂，吾甚哀之。其告郡國給槥櫝殯斂，送致其家，官爲設祭。"丙午，行至曲蠡。

冬十月癸卯，魏王發布命令說："將領們出征討伐，死亡的士兵有的没有收殮入葬，我十分哀憐他們。現在通告各郡國提供棺材收尸入殮，送到死者的家中，官府爲他們布置祭奠。"丙午，魏王出行到曲蠡。

漢帝以衆望在魏，乃召群公卿士，告祠高廟。使兼御史大夫張音持節奉璽綬禪位，册曰："咨爾魏王：昔者帝堯禪位於虞舜，舜亦以命禹，天命不于常，惟歸有德。漢道陵遲，世失其序，降及朕躬，大亂兹昏，群凶肆逆，宇内顛覆。賴武王神武，拯兹難於四方，惟清區夏，以保綏我宗廟，豈予一人獲乂，俾九服實受其賜。今王欽承前緒，光于乃德，恢文武之大業，昭爾考之弘烈。皇靈降瑞，人神告徵，誕惟亮采，師錫朕命，僉曰爾度克協于虞舜，用率我唐典，敬遜爾位。於戲！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天禄永終。君其祗順

漢獻帝認爲衆人的希望在於魏國，就召集朝中大臣，在高廟祭告祖先。派遣兼御史大夫張音手持符節、玉璽、綬帶向魏王禪讓帝位，詔書說："嘖！魏王：從前帝堯把帝位禪讓給虞舜，虞舜也把帝位禪讓給禹，上天授予的帝位不是長久不變的，祇歸給有德的人。漢朝的命數已經衰敗，世間失去正常的秩序，到了朕身一朝，大亂的局面更加黑暗，群凶恣意反叛，天下傾覆不安。依賴武王的神明威武，在四方拯救危難，肅清中原，來保護安定我漢朝的宗廟，難道祇是我一個人得到安寧，實在是使全天下的人受到他的恩賜。當今魏王敬承先人之業，光大武王之德，弘揚文治武功的大業，顯揚您父親的偉績。皇天降下祥瑞，人神預示吉兆，誕育您來輔佐朝政，衆人給朕進言，都說您的氣度和虞舜相當，應該

大禮，饗兹萬國，以肅承天命。”乃爲壇於繁陽。庚午，王升壇即阼，百官陪位。事訖，降壇，視燎成禮而反。改延康爲黄初，大赦。

遵循我唐堯的先例，恭敬地把帝位讓給您。嗚呼！上天的命數已落在您的身上，誠實地堅持正確的治國方法，上天賜予的禄位就會永存。您要恭敬地順應大禮，享有這萬國，來莊嚴地接受上天的旨意。”於是在繁陽修築高壇。庚午，魏王登上高壇就位稱帝，百官陪同。儀式完畢後，走下高壇，觀看燃火祭祀天地山川然後返回。改延康的年號爲黄初，大赦天下。

黄初元年十一月癸酉，以河内之山陽邑萬户奉漢帝爲山陽公，行漢正朔，以天子之禮郊祭，上書不稱臣，京都有事于太廟，致胙；封公之四子爲列侯。追尊皇祖太王曰太皇帝，考武王曰武皇帝，尊王太后曰皇太后。賜男子爵人一級，爲父後及孝悌力田人二級。以漢諸侯王爲崇德侯，列侯爲關中侯。以潁陰之繁陽亭爲繁昌縣。封爵增位各有差。改相國爲司徒，御史大夫爲司空，奉常爲太常，郎中令爲光禄勳，大理爲廷尉，大農爲大司農。郡國縣邑，多所改易。更授匈奴南單于呼廚泉魏璽綬，賜青蓋車、乘輿、寶劍、玉玦。十二月，初營洛陽宫，戊午幸洛陽。

黄初元年十一月癸酉，將河内郡的山陽縣一萬户送給漢獻帝讓他作山陽公，使用漢朝的曆法，按天子的禮儀舉行郊祭，給魏帝上書不自稱臣，京都在太廟祭祀，送給他祭肉；封山陽公的四個兒子爲列侯。文帝追尊祖父太王稱太皇帝，父親武王稱武皇帝，尊奉王太后稱皇太后。賜天下每户的家長晋升爵位一級，做父親的繼承人和被舉薦爲孝悌力田的每人晋升爵位二級。將漢朝封的諸侯王改爲崇德侯，列侯改爲關中侯。將潁陰的繁陽亭改爲繁昌縣。封賞爵位提升官職各有等次。改稱相國爲司徒，御史大夫爲司空，奉常爲太常，郎中令爲光禄勳，大理爲廷尉，大農爲大司農。郡國縣邑的名稱，很多作了改動。改授匈奴南單于呼廚泉魏國的印璽、綬帶，賜給青蓋車、乘輿、寶劍、玉玦。十二月，開始營建洛陽宫，戊午文帝親臨洛陽。

是歲，長水校尉戴陵諫不宜數行弋獵，帝大怒；陵減死罪一等。

這一年，長水校尉戴陵規勸文帝不應該經常出外射獵，文帝大怒；戴陵被判處輕於死罪一等的刑罰。

二年春正月，郊祀天地、明堂。甲戌，校獵至原陵，遣使者以太牢祠漢世祖。乙亥，朝日于東郊。初令郡國口滿十萬者，歲察孝廉一人；其有秀異，無拘户口。辛巳，分三公户邑，封子弟各一人爲列侯。壬午，復潁川郡一年田租。改許縣爲許昌縣。以魏郡東部爲陽平郡，西部爲廣平郡。

黄初二年春正月，文帝在郊外祭祀天地、明堂。甲戌，到原陵打獵，派遣使者用太牢祭祀漢光武帝。乙亥，在東郊祭日。開始命令各郡國人口滿十萬的，每年考察推薦孝廉一人；如有特别優秀的，不受户口的限制。辛巳，分出三公的食邑，封他們的子弟各一人爲列侯。壬午，免除潁川郡一年的田租。改稱許縣爲許昌縣。將魏郡東部改爲陽平郡，西部改爲廣平郡。

詔曰：“昔仲尼資大聖之才，懷帝王之器，當衰周之末，無受命之運，在魯、衛之朝，教化乎洙、泗之

文帝下詔書説：“從前仲尼具備至高的才能，胸懷帝王的器度，正逢周朝衰敗的末期，没有受命上天的運數，在魯國、衛國的宫廷裹做官，在

上，凄凄焉，遑遑焉，欲屈己以存道，貶身以救世。于時王公終莫能用之，乃退考五代之禮，修素王之事，因魯史而制《春秋》，就太師而正《雅》《頌》。俾千載之後，莫不宗其文以述作，仰其聖以成謀。咨！可謂命世之大聖，億載之師表者也。遭天下大亂，百祀墮壞，舊居之廟，毁而不修，褒成之後，絶而莫繼，闕里不聞講頌之聲，四時不睹蒸嘗之位，斯豈所謂崇禮報功，盛德百世必祀者哉！其以議郎孔羨爲宗聖侯，邑百户，奉孔子祀。”令魯郡修起舊廟，置百户吏卒以守衛之，又於其外廣爲室屋以居學者。

洙水、泗水一帶從事教化，到處奔波，惶惶不安，想要委屈自己來保存大道，貶抑自己來拯救世間。這時各國的諸侯始終没有人能任用他，於是就回來考察五代的禮制，從事‘素王’的事業，依據魯國的史書撰寫《春秋》，跟隨太師而修訂了《雅》《頌》。使千年以後，没有人不效法他的文章來撰寫著作，仰賴他的賢德來完成謀慮的事情。啊！他真可以説是聞名當世的大聖人，億萬年是人們效仿的榜樣。如今遭受天下大亂，各種祭祀敗壞廢棄，孔子舊居的廟堂，毁壞以後不再修葺，孔子後人受封褒成侯以後，已經停頓無人繼承，孔子的故鄉闕里聽不到講頌《詩》《書》的聲音，一年四季看不到祭祀的神位，這難道是説崇尚禮儀酬報功德，高尚的德行世世代代一定會得到祭祀嗎？現在命令封議郎孔羨爲宗聖侯，賜給他食邑一百户，供奉孔子的祭祀。”命令魯郡修復孔子的舊廟，配置一百户官兵守衛它，又在廟外廣建房屋讓學習儒學的人居住。

三月，加遼東太守公孫恭爲車騎將軍。初復五銖錢。夏四月，以車騎將軍曹仁爲大將軍。五月，鄭甘復叛，遣曹仁討斬之。六月庚子，初祀五岳四瀆，咸秩群祀。丁卯，夫人甄氏卒。戊辰晦，日有食之，有司奏免太尉，詔曰：“災異之作，以譴元首，而歸過股肱，豈禹、湯罪己之義乎？其令百官各虔厥職，後有天地之眚，勿復劾三公。”

三月，加授遼東太守公孫恭爲車騎將軍。開始恢復使用五銖錢。夏四月，任命車騎將軍曹仁爲大將軍。五月，鄭甘再次反叛，派遣曹仁討伐并殺了他。六月庚子，初次祭祀泰山、華山、衡山、恒山、嵩山五岳和長江、黄河、淮河、濟水四瀆，都依次舉行各種祭祀。丁卯，夫人甄氏死去。戊辰日是三十，發生日食，有關官員上奏要求罷免太尉，文帝下詔書説：“災異的發生，是爲了責備君主，却把過錯歸到輔佐的大臣身上，這難道符合夏禹、商湯把罪責歸於自己的本意嗎？現在命令百官各自敬守自己的職責，以後如有天地的災異現象發生，不要再彈劾三公。”

秋八月，孫權遣使奉章，并遣于禁等還。丁巳，使太常邢貞持節拜權爲大將軍，封吴王，加九錫。冬十月，授楊彪光禄大夫。以穀貴，罷五銖錢。己卯，以大將軍曹仁爲大司馬。十二月，行東巡。是歲築陵雲臺。

秋八月，孫權派遣使者呈送奏章，并且遣送于禁等人回來。丁巳，文帝派遣太常邢貞持符節授任孫權爲大將軍，封爲吴王，加九錫。冬十月，授予楊彪光禄大夫的官職。因爲糧食價格昂貴，停止使用五銖錢。己卯，任命大將軍曹仁爲大司馬。十二月，文帝出行東方巡視。這一年修築陵雲臺。

三年春正月丙寅朔，日有蝕之。庚午，行幸許昌宫。詔曰：“今之計、

黄初三年春正月丙寅日是初一，發生日食。庚午，文帝出行到許昌宫。下詔書説：“現在的

原文	譯文
孝，古之貢士也；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若限年然後取士，是吕尚、周晋不顯於前世也。其令郡國所選，勿拘老幼；儒通經術，吏達文法，到皆試用。有司糾故不以實者。”	上計吏、孝廉，相當於古代的貢士；十户人家的聚落，必定有忠誠守信的人，如果限定年齡然後選拔有才能的人，那麼吕尚、周晋就不會在前代出名了。現在命令各郡國選拔人才，不受年紀大小的限制；讀書人能精通經學，官吏能通曉法規，到了都可試用。有關官員要檢舉有意不按實際才能舉用人的人。”
二月，鄯善、龜兹、于闐王各遣使奉獻，詔曰：“西戎即叙，氐、羌來王，《詩》、《書》美之。頃者西域外夷并款塞内附，其遣使者撫勞之。”是後西域遂通，置戊己校尉。	二月，鄯善、龜兹、于闐王各自派遣使者前來進奉貢物，文帝下詔書説：“西戎安定順服，氐人、羌人前來朝見，《詩經》、《尚書》對此表示了贊美。近來西域外夷都來叩塞門請求歸附，命令派遣使者去安撫慰勞他們。”在這以後就和西域開始了交往，設置了戊己校尉。
三月乙丑，立齊公叡爲平原王，帝弟鄢陵公彰等十一人皆爲王。初制封王之庶子爲鄉公，嗣王之庶子爲亭侯，公之庶子爲亭伯。甲戌，立皇子霖爲河東王。甲午，行幸襄邑。夏四月戊申，立鄄城侯植爲鄄城王。癸亥，行還許昌宫。五月，以荆、揚、江表八郡爲荆州，孫權領牧故也；荆州江北諸郡爲郢州。	三月乙丑，封立齊公曹叡爲平原王，文帝的弟弟鄢陵公曹彰等十一人都封爲王。開始設立封王的庶子爲鄉公，嗣王的庶子爲亭侯，公的庶子爲亭伯的制度。甲戌，封立皇子曹霖爲河東王。甲午，文帝出行到襄邑。夏四月戊申，封立鄄城侯曹植爲鄄城王。癸亥，出行返回許昌宫。五月，將荆州、揚州、長江以南八郡劃爲荆州，因爲孫權兼任州牧的緣故；荆州長江以北各郡劃爲郢州。
閏月，孫權破劉備于夷陵。初，帝聞備兵東下，與權交戰，樹柵連營七百餘里，謂群臣曰：“備不曉兵，豈有七百里營可以拒敵者乎！‘苞原隰險阻而爲軍者爲敵所禽’，此兵忌也。孫權上事今至矣。”後七日，破備書到。	閏六月，孫權在夷陵打敗了劉備。起初，文帝聽説劉備的軍隊東下，和孫權交戰，設立柵欄連接營壘達七百多里，對衆臣説：“劉備不懂得用兵，哪裏有營壘連接七百多里可以抵擋敵人的呢！‘在包括廣平低濕和險要阻塞的地方駐扎軍隊的會被敵人抓獲’，這是用兵的大忌。孫權報告戰事的奏章現在就要到了。”七天以後，孫權打敗劉備的文書就到了。
秋七月，冀州大蝗，民饑，使尚書杜畿持節開倉廪以振之。八月，蜀大將黄權率衆降。	秋七月，冀州發生嚴重蝗災，百姓遭饑荒，文帝派遣尚書杜畿持符節打開糧倉救濟百姓。八月，蜀國大將黄權帶領部屬前來投降。
九月甲午，詔曰：“夫婦人與政，亂之本也。自今以後，群臣不得奏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當輔政之任，又不得横受茅土之爵。以此詔傳後世，若有背違，天下共誅之。”庚子，立皇后郭氏。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鰥	九月甲午，文帝下詔書説：“婦人參與政事，是國家動亂的根源。從今以後，大臣們不得向太后奏報政事，皇后親族家的人不得擔當輔佐朝政的要任，也不得無端受封王侯的爵位。把這份詔書傳示後代，如有違背的，天下的人共同討伐他。”庚子，立郭氏爲皇后。賜給天下每户的家

寡篤癃及貧不能自存者賜穀。

冬十月甲子，表首陽山東爲壽陵，作終制曰："禮，國君即位爲椑，存不忘亡也。昔堯葬穀林，通樹之，禹葬會稽，農不易畝，故葬於山林，則合乎山林。封樹之制，非上古也，吾無取焉。壽陵因山爲體，無爲封樹，無立寢殿，造園邑，通神道。夫葬也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見也。骨無痛痒之知，冢非栖神之宅，禮不墓祭，欲存亡之不黷也，爲棺槨足以朽骨，衣衾足以朽肉而已。故吾營此丘墟不食之地，欲使易代之後不知其處。無施葦炭，無藏金銀銅鐵，一以瓦器，合古塗車、芻靈之義。棺但漆際會三過，飯含無以珠玉，無施珠襦玉匣，諸愚俗所爲也。季孫以璵璠斂，孔子歷級而救之，譬之暴骸中原。宋公厚葬，君子謂華元、樂莒不臣，以爲棄君於惡。漢文帝之不發，霸陵無求也；光武之掘，原陵封樹也。霸陵之完，功在釋之；原陵之掘，罪在明帝。是釋之忠以利君，明帝愛以害親也。忠臣孝子，宜思仲尼、丘明、釋之之言，鑒華元、樂莒、明帝之戒，存於所以安君定親，使魂靈萬載無危，斯則賢聖之忠孝矣。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亦無不掘之墓也。喪亂以來，漢氏諸陵無不發掘，至乃燒取玉匣金縷，骸骨并盡，是焚如之刑，豈不重痛哉！禍由乎厚葬封樹。'桑、霍爲我戒'，不亦明乎？其皇后及貴人以下，不隨王之國者，有終没皆葬澗西，前又以表其處矣。蓋舜葬蒼梧，二妃不從，延陵葬子，遠在嬴、博，魂而有靈，無不之也，一澗之間，不足爲遠。若違今詔，妄有所變改造施，吾爲戮尸地

長晋升爵位二級；孤寡病殘以及貧困無法生活的人賜給糧食。

冬十月甲子，文帝勘定把首陽山的東面作爲自己的壽陵，發布關於喪葬的文告説："按照禮制，國君即位後就製作内棺，爲的是活着時不忘自己的後事。以前堯安葬在穀林，那裏全都植上樹，大禹安葬在會稽，農民不改换耕作的地方，所以安葬在山林中，就和山林合爲一體。壘土爲墳、種植樹木的制度，不是上古就有的，我不采用它。壽陵利用原有的山勢作爲形體，不要再堆土築墳、種植樹木，不要建立寢殿，營造園邑，鋪設神道。葬，就是藏的意思，是想不讓人見到。尸骨没有痛痒的感覺，墳墓不是居住靈魂的地方，按照禮制不在墓前祭祀，是想讓生者死者都不受到輕侮，製作棺槨足可以使骨頭枯朽，衣被足可以使尸肉腐爛而已。所以我營造這荒丘不産穀物的地方作壽陵，是想使改朝换代後無人知道我埋葬的地方。不要在墓坑中施放葦炭，不要埋藏金銀銅鐵的器物，一律用瓦器随葬，以符合古代用泥製的車、茅草扎成的人馬送葬的道理。棺木衹在接縫處油漆三遍，口中含的不要用珠玉，不要放入綴有珍珠的短衣和玉製的匣子，這些都是愚蠢的俗人所做的事。季孫死後用名爲璵璠的美玉入殮，孔子登上臺階來阻止這樣做，把它比作將尸骨暴露在原野上。宋文公死後厚葬，君子説華元、樂莒没有盡到臣子的責任，認爲這是把君主抛棄到邪惡中。漢文帝的陵墓没有被發掘，因爲霸陵裏没有人所貪求的寶物；漢光武帝的陵墓被發掘，因爲原陵築起了墳墓、種上了樹木。霸陵的保全，功勞在於張釋之；原陵的被掘，罪過在於漢明帝。這是張釋之的忠使君主得到益處，漢明帝的愛使親人受到危害。忠臣孝子，應該思考仲尼、左丘明、張釋之的話，以華元、樂莒、漢明帝作爲鑒戒，把心思放在怎樣使君主、親人安定，使他們的靈魂萬年不受危害，這就是聖賢之人的忠孝了。從古到今，没有不滅亡的國家，也没有不被發掘的墳墓。天下遭受禍亂以來，漢朝皇帝的各個陵墓没有不被發掘的，以至於燒取玉匣、金縷衣，尸骨都化爲灰燼，這

下，戮而重戮，死而重死。臣子爲蔑死君父，不忠不孝，使死者有知，將不福汝。其以此詔藏之宗廟，副在尚書、秘書、三府。”

等於是受烈火焚燒的酷刑，難道不十分痛心嗎！災禍來自用珍貴寶物隨葬、堆土築墳、種植樹木。‘桑弘羊、霍禹是我的鑒戒’，不也是很明白的嗎？現在命令皇后以及貴人以下的嬪妃，不跟隨王到他的封國去的，死後都埋葬在澗西，以前已經勘定這個地方了。舜安葬在蒼梧，他的兩個妃子没有葬在一起，延陵季子埋葬兒子，遠在嬴、博之間，魂魄如有靈驗，没有不能去的地方，一條澗水的間隔，不能算遠。如果違背現在的詔令，任意加以改變實施築墳植樹、隨葬寶物，我就算是在地下戮殺我的尸體，戮殺了再戮殺，死了又死。大臣、兒子就算是輕侮死去的君主、父親，不忠不孝，假使死者有知覺，將不會賜福給你們。要把這份詔書收藏在宗廟裏，副本放在尚書省、秘書省、三公府。”

是月，孫權復叛。復郢州爲荆州。帝自許昌南征，諸軍兵并進，權臨江拒守。十一月辛丑，行幸宛。庚申晦，日有食之。是歲，穿靈芝池。

這一月，孫權又反叛。將郢州恢復爲荆州。文帝從許昌南下征討，各路軍隊同時進發，孫權到長江邊抵抗防守。十一月辛丑，文帝出行到達宛。庚申日是三十，發生日食。這一年，開掘靈芝池。

四年春正月，詔曰：“喪亂以來，兵革未戢，天下之人，互相殘殺。今海内初定，敢有私復仇者皆族之。”築南巡臺于宛。三月丙申，行自宛還洛陽宫。癸卯，月犯心中央大星。丁未，大司馬曹仁薨。是月大疫。

黄初四年春正月，文帝下詔書説：“天下遭禍亂以來，戰爭没有停息過，天下的人，互相殘殺。現在國内剛剛平定，有膽敢以私怨報仇的都要被滅族。”在宛修築南巡臺。三月丙申，出行從宛返回洛陽宫。癸卯，月亮進入心宿中央的大星區域。丁未，大司馬曹仁去世。這個月流行大瘟疫。

夏五月，有鵜鶘鳥集靈芝池，詔曰：“此詩人所謂污澤也。《曹詩》‘刺恭公遠君子而近小人’，今豈有賢智之士處於下位乎？否則斯鳥何爲而至？其博舉天下俊德茂才、獨行君子，以答曹人之刺。”

夏五月，有鵜鶘鳥栖集在靈芝池，文帝下詔書説：“這就是詩人所説的污澤鳥。《詩經·曹風》‘譏刺曹恭公疏遠君子而親近小人’，現在難道有具備賢德才智的人處在卑下的地位嗎？不然這鵜鶘鳥爲什麽到這裏來？現在命令廣泛推舉天下有高尚德行的優秀人才、不隨流俗的君子，以回答曹國人的譏刺。”

六月甲戌，任城王彰薨於京都。甲申，太尉賈詡薨。太白晝見。是月大雨，伊、洛溢流，殺人民，壞廬宅。秋八月丁卯，以廷尉鍾繇爲太尉。辛未，校獵于滎陽，遂東巡。論

六月甲戌，任城王曹彰在京城去世。甲申，太尉賈詡去世。太白星在白天出現。這一月下大雨，伊水、洛水泛濫，淹死人民，冲壞房屋。秋八月丁卯，任命廷尉鍾繇爲太尉。辛未，文帝在滎陽圍獵，於是向東巡視。評定征討孫權的功

征孫權功，諸將已下進爵增户各有差。九月甲辰，行幸許昌宮。

勞，衆將領以下晋升爵位增加食邑各有等次。九月甲辰，文帝出行到許昌宮。

五年春正月，初令謀反大逆乃得相告，其餘皆勿聽治；敢妄相告，以其罪罪之。三月，行自許昌還洛陽宮。夏四月，立太學，制五經課試之法，置《春秋穀梁》博士。五月，有司以公卿朝朔望日，因奏疑事，聽斷大政，論辨得失。秋七月，行東巡，幸許昌宮。八月，爲水軍，親御龍舟，循蔡、潁，浮淮，幸壽春。揚州界將吏士民，犯五歲刑已下，皆原除之。九月，遂至廣陵，赦青、徐二州，改易諸將守。冬十月乙卯，太白晝見。行還許昌宮。十一月庚寅，以冀州饑，遣使者開倉廩振之。戊申晦，日有食之。

黄初五年春正月，初次下令有謀反大逆之罪的纔能揭發舉報，其餘的小罪都不受理，膽敢任意誣告的，按誣告罪懲治誣告者。三月，文帝出行從許昌返回洛陽宮。夏四月，設立太學，制定五經考試的辦法，設置《春秋穀梁》博士。五月，有關官員因公卿大臣在每月初一、十五朝見皇帝，趁機上奏有疑難的政事，聽取決斷國家的大政，研究辯論政事的得失。秋七月，文帝出行向東巡視，到達許昌宮。八月，建立水軍，文帝親自登上龍舟，順着蔡河、潁水，經過淮河，到達壽春。揚州境内的官吏百姓，犯了處五年徒刑以下的，都赦免他們。九月，就到了廣陵，赦免青州、徐州的犯人，調换各將領、太守。冬十月乙卯，太白星在白天出現。文帝出行返回許昌宮。十一月庚寅，因爲冀州發生饑荒，派遣使者打開糧倉救濟飢民。戊申日是三十，發生日食。

十二月，詔曰："先王制禮，所以昭孝事祖，大則郊社，其次宗廟，三辰五行，名山大川，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叔世衰亂，崇信巫史，至乃宮殿之内，户牖之間，無不沃酹，甚矣其惑也。自今，其敢設非祀之祭，巫祝之言，皆以執左道論，著于令典。"是歲穿天淵池。

十二月，文帝下詔書説："前代的君王制定禮儀，爲的是顯明孝道事奉祖先，最重要的是到郊外祭祀天地，其次是祭祀宗廟，日、月、星三辰和水、火、木、金、土五行，名山大川，都不屬於這一類，不在祭祀的禮儀之内。在衰亂時期，人們尊崇信仰巫史，以至於宮殿之内，門窗之間，無處不灑酒祭祀，他們糊塗得太過分了。從現在起，有膽敢設立不合禮儀的祭祀，聽信巫祝的話，一律按照歪門邪道論處，把這些寫入法令典章中。"這一年開掘天淵池。

六年春二月，遣使者循行許昌以東盡沛郡，問民所疾苦，貧者振貸之。三月，行幸召陵，通討虜渠。乙巳，還許昌宮。并州刺史梁習討鮮卑軻比能，大破之。辛未，帝爲舟師東征。五月戊申，幸譙。壬戌，熒惑入太微。

黄初六年春二月，文帝派遣使者巡視許昌以東直到沛郡，詢問百姓的疾苦，生活貧困的人給予救濟。三月，出行到召陵，修通討虜渠。乙巳，返回許昌宮。并州刺史梁習討伐鮮卑軻比能，把他打得大敗。辛未，文帝派遣水師向東征討。五月戊申，文帝到達譙。壬戌，熒惑星進入太微垣。

六月，利成郡兵蔡方等以郡反，殺太守徐質。遣屯騎校尉任福、步兵校尉段昭與青州刺史討平之，其見脅略及亡命者，皆赦其罪。

六月，利成郡士兵蔡方等人在郡裏反叛，殺了太守徐質。文帝派遣屯騎校尉任福、步兵校尉段昭和青州刺史討伐平定了反叛，被脅迫反叛以及逃跑了的人，都赦免他們的罪。

秋七月，立皇子鑒爲東武陽王。八月，帝遂以舟師自譙循渦入淮，從陸道幸徐。九月，築東巡臺。冬十月，行幸廣陵故城，臨江觀兵，戎卒十餘萬，旍旗數百里。是歲大寒，水道冰，舟不得入江，乃引還。十一月，東武陽王鑒薨。十二月，行自譙過梁，遣使以太牢祀故漢太尉橋玄。

秋七月，封立皇子曹鑒爲東武陽王。八月，文帝命令水師從譙順着渦水進入淮河，他自己從陸路到達徐州。九月，修築東巡臺。冬十月，文帝出行到達廣陵舊城，到長江邊檢閱軍隊，魏軍有十多萬，戰旗飄揚幾百里。這一年天氣非常冷，水道上結了冰，船不能進入長江，於是撤軍返回。十一月，東武陽王曹鑒去世。十二月，文帝出行從譙經過梁國，派遣使者用太牢祭祀原漢朝太尉橋玄。

七年春正月，將幸許昌，許昌城南門無故自崩，帝心惡之，遂不入。壬子，行還洛陽宫。三月，築九華臺。夏五月丙辰，帝疾篤，召中軍大將軍曹真、鎮軍大將軍陳群、征東大將軍曹休、撫軍大將軍司馬宣王，并受遺詔輔嗣主。遣後宫淑媛、昭儀已下歸其家。丁巳，帝崩于嘉福殿，時年四十。六月戊寅，葬首陽陵。自殯及葬，皆以終制從事。

黄初七年春正月，文帝準備到許昌去，許昌城的南門無故自己崩塌，文帝心裏感到厭惡，於是没有進城。壬子，出行返回洛陽宫。三月，修築九華臺。夏五月丙辰，文帝病情嚴重，召見中軍大將軍曹真、鎮軍大將軍陳群、征東大將軍曹休、撫軍大將軍司馬宣王，一同接受遺詔輔佐繼位的君主。遣放後宫淑媛、昭儀以下的嬪妃回家。丁巳，文帝在嘉福殿去世，當時年紀四十歲。六月戊寅，安葬在首陽陵。從停放靈柩到入葬，都按文帝關於喪葬的文告辦理。

初，帝好文學，以著述爲務，自所勒成垂百篇。又使諸儒撰集經傳，隨類相從，凡千餘篇，號曰《皇覽》。

當初，文帝愛好文學，把著書立説當作重要的事情，自己寫成的將近一百篇。又委派學者們編撰儒家的經籍和傳解，按類合編，一共一千多篇，起名爲《皇覽》。

評曰：文帝天資文藻，下筆成章，博聞强識，才藝兼該；若加之曠大之度，勵以公平之誠，邁志存道，克廣德心，則古之賢主，何遠之有哉！

評曰：文帝天賦文才，下筆成章，博聞强記，才藝兼備；如果加上寬宏博大的氣度，用公正平和的誠心來激勵自己，勉行心志、胸懷道義，能够廣施仁德之心，那麽和古代賢明的君主，差得有多遠呢！



三國志卷三

魏志三

明帝叡

明皇帝諱叡，字元仲，文帝太子也。生而太祖愛之，常令在左右。年十五，封武德侯，黄初二年爲齊公，三年爲平原王。以其母誅，故未建爲嗣。七年夏五月，帝病篤，乃立爲皇太子。丁巳，即皇帝位，大赦。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諸臣封爵各有差。癸未，追謚母甄夫人曰文昭皇后。壬辰，立皇弟蕤爲陽平王。

明皇帝名叡，字元仲，是文帝的太子。生下來後太祖很鍾愛他，經常讓他在自己身邊。十五歲時，被封爲武德侯，黄初二年封爲齊公，黄初三年封爲平原王。因爲他的母親被殺，所以没有立他爲皇位的繼承人。黄初七年夏五月，文帝病情嚴重，於是被立爲皇太子。丁巳，登皇帝位，大赦天下。尊奉皇太后稱太皇太后，皇后稱皇太后。大臣們賜封爵位各有等次。癸未，追認母親甄夫人的謚號稱文昭皇后。壬辰，封立皇弟曹蕤爲陽平王。

八月，孫權攻江夏郡，太守文聘堅守。朝議欲發兵救之，帝曰："權習水戰，所以敢下船陸攻者，幾掩不備也。今已與聘相持，夫攻守勢倍，終不敢久也。"先時遣治書侍御史荀禹慰勞邊方，禹到，於江夏發所經縣兵及所從步騎千人乘山舉火，權退走。

八月，孫權攻打江夏郡，太守文聘堅守。朝廷商議打算派軍隊援救文聘，明帝説："孫權慣於水戰，他敢下船從陸地進攻的原因，是希望趁我們没有防備進行突襲。現在已經和文聘相互對峙，進攻和防守的力量相差一倍，他終究不敢持久下去。"在這之前明帝派遣治書侍御史荀禹去慰勞邊境上的守軍，荀禹到達後，在江夏派遣他所經過各縣的士兵以及跟隨着他的步兵騎兵一千人登上山燃起火把，孫權就撤退了。

辛巳，立皇子冏爲清河王。吴將諸葛瑾、張霸等寇襄陽，撫軍大將軍司馬宣王討破之，斬霸，征東大將軍曹休又破其别將於尋陽。論功行賞各有差。冬十月，清河王冏薨。十二月，以太尉鍾繇爲太傅，征東大將軍曹休爲大司馬，中軍大將軍曹真爲大將軍，司徒華歆爲太尉，司空王朗爲司徒，鎮軍大將軍陳群爲司空，撫軍

辛巳，明帝封立皇子曹冏爲清河王。吴國將領諸葛瑾、張霸等人侵犯襄陽，撫軍大將軍司馬宣王討伐并打敗了他們，殺了張霸，征東大將軍曹休又在尋陽打敗了吴國另外的將領，論功行賞各有等次。冬十月，清河王曹冏薨。十二月，任命太尉鍾繇爲太傅，征東大將軍曹休爲大司馬，中軍大將軍曹真爲大將軍，司徒華歆爲太尉，司空王朗爲司徒，鎮軍大將軍陳群爲司空，撫軍大將軍司馬宣王爲驃騎大將軍。

大將軍司馬宣王爲驃騎大將軍。

太和元年春正月，郊祀武皇帝以配天，宗祀文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分江夏南部，置江夏南部都尉。西平麴英反，殺臨羌令、西都長，遣將軍郝昭、鹿磐討斬之。二月辛未，帝耕於籍田。辛巳，立文昭皇后寢廟於鄴。丁亥，朝日于東郊。夏四月乙亥，行五銖錢。甲申，初營宗廟。秋八月，夕月于西郊。冬十月丙寅，治兵于東郊。焉耆王遣子入侍。十一月，立皇后毛氏。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賜穀。十二月，封后父毛嘉爲列侯。新城太守孟達反，詔驃騎將軍司馬宣王討之。

太和元年春正月，在郊外祭祀武皇帝以配享上天，在明堂祭祀文皇帝以配享上帝。劃出江夏南部，設置江夏南部都尉。西平的麴英反叛，殺了臨羌令、西都長，明帝派遣將軍郝昭、鹿磐討伐并殺了他。二月辛未，明帝在籍田耕種。辛巳，在鄴城修建文昭皇后的寢廟。丁亥，在東郊祭日。夏四月乙亥，發行五銖錢。甲申，開始營建宗廟。秋八月，在西郊祭月。冬十月丙寅，在東郊整訓軍隊。焉耆王派遣兒子入朝侍奉。十一月，立毛氏爲皇后。賜給天下每户的家長晉升爵位二級，鰥寡孤獨無法生活的人賜給糧食。十二月，封皇后的父親毛嘉爲列侯。新城太守孟達反叛，下詔命令驃騎將軍司馬宣王討伐他。

二年春正月，宣王攻破新城，斬達，傳其首。分新城之上庸、武陵、巫縣爲上庸郡，錫縣爲錫郡。

太和二年春正月，司馬宣王攻克新城，殺了孟達，把他的首級送到京都。劃出新城郡的上庸、武陵、巫縣設置爲上庸郡，錫縣設置爲錫郡。

蜀大將諸葛亮寇邊，天水、南安、安定三郡吏民叛應亮。遣大將軍曹真都督關右，并進兵。右將軍張郃擊亮於街亭，大破之。亮敗走，三郡平。丁未，行幸長安。夏四月丁酉，還洛陽宮。赦繫囚非殊死以下。乙巳，論討亮功，封爵增邑各有差。五月，大旱。六月，詔曰：“尊儒貴學，王教之本也。自頃儒官或非其人，將何以宣明聖道？其高選博士，才任侍中、常侍者。申敕郡國，貢士以經學爲先。”秋九月，曹休率諸軍至皖，與吳將陸議戰於石亭，敗績。乙酉，立皇子穆爲繁陽王。庚子，大司馬曹休薨。冬十月，詔公卿近臣舉良將各一人。十一月，司徒王朗薨。十二月，諸葛亮圍陳倉，曹真遣將軍費曜等拒之。遼東太守公孫恭兄子淵，劫奪恭位，遂以淵領遼東太守。

蜀國大將諸葛亮侵犯邊境，天水、南安、安定三郡的官吏百姓都反叛響應諸葛亮。明帝派遣大將軍曹真統領關右各軍，同時進軍。右將軍張郃在街亭進攻諸葛亮，把他打得大敗。諸葛亮戰敗逃走，三郡平定。丁未，明帝出行到長安。夏四月丁酉，返回洛陽宮。赦免囚禁在監獄中没有判處死刑的犯人。乙酉，評定討伐諸葛亮的功勞，封賞爵位增加食邑各有等次。五月，發生大旱災。六月，明帝下詔書説：“尊崇儒學重視教育，是帝王推行教化的根本。近來有的儒官不能勝任，怎麽能宣揚光大聖賢之道呢？現在命令選拔博士，才智能勝任侍中、常侍的人。告誡各郡國，向朝廷薦舉人才要把通曉經學作爲首要的選拔條件。”秋九月，曹休帶領各軍到達皖，和吳國將領陸議在石亭交戰，被打得大敗。乙酉，封立皇子曹穆爲繁陽王。庚子，大司馬曹休去世。冬十月，明帝下詔命令公卿和親近大臣薦舉優秀將領各一人。十一月，司徒王朗去世。十二月，諸葛亮圍攻陳倉，曹真派遣將軍費曜等人前去抵抗。遼東太守公孫恭哥哥的兒子公孫淵，奪取了

公孫恭的職位，於是任命公孫淵兼任遼東太守。

三年夏四月，元城王禮薨。六月癸卯，繁陽王穆薨。戊申，追尊高祖大長秋曰高皇帝，夫人吴氏曰高皇后。

太和三年夏四月，元城王曹禮去世。六月癸卯，繁陽王曹穆去世。戊申，明帝追尊高祖父大長秋曹騰稱高皇帝，夫人吴氏稱高皇后。

秋七月，詔曰："禮，王后無嗣，擇建支子以繼大宗，則當纂正統而奉公義，何得復顧私親哉！漢宣繼昭帝後，加悼考以皇號；哀帝以外藩援立，而董宏等稱引亡秦，惑誤時朝，既尊恭皇，立廟京都，又寵藩妾，使比長信，叙昭穆於前殿，并四位於東宫，僭差無度，人神弗祐，而非罪師丹忠正之諫，用致丁、傅焚如之禍。自是之後，相踵行之。昔魯文逆祀，罪由夏父；宋國非度，譏在華元。其令公卿有司，深以前世行事爲戒。後嗣萬一有由諸侯入奉大統，則當明爲人後之義；敢爲佞邪導諛時君，妄建非正之號以干正統，謂考爲皇，稱妣爲后，則股肱大臣，誅之無赦。其書之金策，藏之宗廟，著於令典。"

秋七月，明帝下詔書說："按照禮制，王后没有兒子，挑選庶子來繼承大宗，那麽就應當繼承正統奉行公道，怎麽能顧念自己的親屬呢？漢宣帝繼承漢昭帝的皇位後，把皇帝的稱號加封給自己的生父劉悼；漢哀帝以藩王的身份被扶立繼位，而董宏等人援引已滅亡的秦朝的例子，迷惑貽誤當時的朝政，既尊奉哀帝的生父稱恭皇，在京都建立宗廟，又尊崇身爲藩王姬妾的哀帝生母丁氏、祖母傅氏，讓她們的地位和居住在長信宫中的皇太后、太皇太后相等，在宗廟前殿將生父恭皇和漢成帝按昭穆次序排列，在東宫將丁氏、傅氏和皇太后、太皇太后四人同等并列，超越禮制不加節制，人神不會保佑，而且指責懲治師丹忠誠正直的規勸，因此招致丁氏、傅氏被掘墳焚尸的災禍。從此以後，漢朝皇帝都相繼這樣做。從前魯文公顛倒祭祀先祖的順序，罪過是在夏父弗忌；宋國不依法度厚葬國君，受譴責的是華元。現在命令公卿和有關官員，要好好把前代做的事情作爲鑒戒。以後皇位的繼承人萬一有由諸侯入朝繼承帝業的，就應該明白作爲皇位繼承人的道理；有膽敢用奸邪的手段引誘奉承當時的君主，肆意建立不合禮制的稱號來干犯正統，稱生父爲皇，稱生母爲后的，那麽朝廷的輔佐大臣，就要誅殺他們而决不寬赦。要把這份詔書寫在金質的簡册上，藏在宗廟裏，載入國家的法令典章中。"

冬十月，改平望觀曰聽訟觀。帝常言"獄者，天下之性命也"，每斷大獄，常幸觀臨聽之。

冬十月，改稱平望觀爲聽訟觀。明帝常說"斷案，關係到天下人的性命"，每當審定重大的案子，他經常親臨聽訟觀旁聽。

初，洛陽宗廟未成，神主在鄴廟。十一月，廟始成，使太常韓暨持節迎高皇帝、太皇帝、武帝、文帝神主于鄴，十二月己丑至，奉安神主于廟。

起初，洛陽的宗廟還没有建成，先君的神位放在鄴城的宗廟裏。十一月，洛陽的宗廟纔建成，明帝派遣太常韓暨持符節到鄴城迎取高皇帝、太皇帝、武帝、文帝的神位，十二月己丑到達洛陽，把神位恭敬地安放在宗廟裏。

癸卯，大月氏王波調遣使奉獻，以調爲親魏大月氏王。

癸卯，大月氏王波調派遣使者前來進奉貢物，任命波調爲親魏大月氏王。

四年春二月壬午，詔曰：“世之質文，隨教而變。兵亂以來，經學廢絶，後生進趣，不由典謨。豈訓導未洽，將進用者不以德顯乎？其郎吏學通一經，才任牧民，博士課試，擢其高第者，亟用；其浮華不務道本者，皆罷退之。”戊子，詔太傅三公：以文帝《典論》刻石，立于廟門之外。癸巳，以大將軍曹真爲大司馬，驃騎將軍司馬宣王爲大將軍，遼東太守公孫淵爲車騎將軍。夏四月，太傅鍾繇薨。六月戊子，太皇太后崩。丙申，省上庸郡。秋七月，武宣卞后祔葬于高陵。詔大司馬曹真、大將軍司馬宣王伐蜀。八月辛巳，行東巡，遣使者以特牛祠中岳。乙未，幸許昌宫。九月，大雨，伊、洛、河、漢水溢，詔真等班師。冬十月乙卯，行還洛陽宫。庚申，令：“罪非殊死聽贖各有差。”十一月，太白犯歲星。十二月辛未，改葬文昭甄后于朝陽陵。丙寅，詔公卿舉賢良。

太和四年春二月壬午，明帝下詔書説：“世風的質樸和浮華，隨着教化而改變。戰亂以來，經學的研習荒廢停止，年輕人求取功名，不通過研習經書典籍的途徑。難道不是教育引導得不够普遍，將要推薦任用的人不是因爲德行顯著的原因嗎？現在命令郎官學識能精通一部經書，才能勝任管理百姓，由博士考試，選拔成績優秀的人，迅速予以任用；那些作風浮華而不致力於經學道理之根本的人，全都罷免黜退。”戊子，下詔書給太傅三公：將文帝的《典論》刻在石碑上，立在廟門外面。癸巳，任命大將軍曹真爲大司馬，驃騎將軍司馬宣王爲大將軍，遼東太守公孫淵爲車騎將軍。夏四月，太傅鍾繇去世。六月戊子，太皇太后去世。丙申，撤銷上庸郡。秋七月，將武宣卞后和武帝合葬在高陵。下詔書命令大司馬曹真、大將軍司馬宣王討伐蜀國。八月辛巳，出行向東方巡視，派遣使者用公牛祭祀中岳嵩山。乙未，明帝到達許昌宫。九月，下大雨，伊水、洛水、黄河、漢水洪水泛濫，下詔書命令曹真等人撤軍。冬十月乙卯，出行返回洛陽宫。庚申，發布命令：“判罪没有處以死刑的讓他們各按一定的等次贖罪。”十一月，太白星進入歲星區域。十二月辛未，將文昭甄后改葬在朝陽陵。丙寅，下詔書命令公卿舉薦有德行才能的人。

五年春正月，帝耕于籍田。三月，大司馬曹真薨。諸葛亮寇天水，詔大將軍司馬宣王拒之。自去冬十月至此月不雨，辛巳，大雩。夏四月，鮮卑附義王軻比能率其種人及丁零大人兒禪詣幽州貢名馬。復置護匈奴中郎將。秋七月丙子，以亮退走，封爵增位各有差。乙酉，皇子殷生，大赦。

太和五年春正月，明帝在籍田上耕作。三月，大司馬曹真去世。諸葛亮侵犯天水，下詔書命令大將軍司馬宣王去抵抗。從去年冬十月到這個月没有下雨，辛巳，舉行盛大的求雨祭典。夏四月，鮮卑附義王軻比能帶領本部族的人和丁零部族首領兒禪到幽州進貢名馬。重新設置護匈奴中郎將。秋七月丙子，因諸葛亮敗退逃走，對有功的將領封賞爵位提升官職各有等次。乙酉，皇子曹殷出生，大赦天下。

八月，詔曰：“古者諸侯朝聘，所以敦睦親親協和萬國也。先帝著令，不欲使諸王在京都者，謂幼主在

八月，明帝下詔書説：“古代的諸侯按期朝見天子，爲的是使親屬間更加和睦親密、各國的關係融洽和諧。先帝發布命令，不願讓諸王留在

位，母后攝政，防微以漸，關諸盛衰也。朕惟不見諸王十有二載，悠悠之懷，能不興思！其令諸王及宗室公侯各將適子一人朝。後有少主、母后在宫者，自如先帝令，申明著于令。”冬十一月乙酉，月犯軒轅大星。戊戌晦，日有蝕之。十二月甲辰，月犯鎮星。戊午，太尉華歆薨。

京都，是因爲年幼的君主在位，由母后代他處理朝政，要防止篡位的事情萌生和發展，這就關係到國家的興盛衰亡了。朕没見到諸王有十二年了，悠悠的懷念之情，能不産生思念！現在命令諸王及宗室公侯各帶一個嫡子前來朝見。以後有年幼的君主、母后在宫中的，自然遵照先帝的命令，重申這些把它記載在法令中。”冬十一月乙酉，月亮進入軒轅大星區域，戊戌晦，發生日食。十二月甲辰，月亮進入鎮星區域。戊午，太尉華歆去世。

六年春二月，詔曰：“古之帝王，封建諸侯，所以藩屏王室也。《詩》不云乎，‘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秦、漢繼周，或强或弱，俱失厥中。大魏創業，諸王開國，隨時之宜，未有定制，非所以永爲後法也。其改封諸侯王，皆以郡爲國。”三月癸酉，行東巡，所過存問高年鰥寡孤獨，賜穀帛。乙亥，月犯軒轅大星。夏四月壬寅，行幸許昌宫。甲子，初進新果于廟。五月，皇子殷薨，追封謚安平哀王。秋七月，以衛尉董昭爲司徒。九月，行幸摩陂，治許昌宫，起景福、承光殿。冬十月，殄夷將軍田豫帥衆討吴將周賀於成山，殺賀。十一月丙寅，太白晝見。有星孛于翼，近太微上將星。庚寅，陳思王植薨。十二月，行還許昌宫。

太和六年春二月，明帝下詔書説：“古代的帝王，分封建立諸侯國，爲的是保衛王室。《詩經》不是説嗎，‘胸懷仁德就能使國家安寧，同姓的諸侯王就像那護衛王室的堅固城墻’。秦朝、漢朝承繼周朝，對分封諸侯的制度時而加强時而削弱，都失之於中允適當。大魏開創基業，諸王分封建國，是順應當時的需要，没有一定的制度，不能用來永久作爲以後的法規。現在命令改封諸侯王，都以郡作爲封國。”三月癸酉，明帝出行向東巡視，在經過的地方慰問鰥寡孤獨的人，賜給他們糧食布帛。乙亥，月亮進入軒轅大星區域。夏四月壬寅，明帝出行到達許昌宫。甲子，開始向宗廟進獻時新果品。五月，皇子曹殷去世，追封謚號爲安平哀王。秋七月，任命衛尉董昭爲司徒。九月，明帝出行到達摩陂，修繕許昌宫，建起景福殿、承光殿。冬十月，殄夷將軍田豫帶領部屬到成山征討吴國將領周賀，殺了周賀。十一月丙寅，太白星在白天出現。有彗星出現在翼宿星旁，接近太微垣的上將星。庚寅，陳思王曹植去世。十二月，明帝出行返回許昌宫。

青龍元年春正月甲申，青龍見郟之摩陂井中。二月丁酉，幸摩陂觀龍，於是改年；改摩陂爲龍陂，賜男子爵人二級，鰥寡孤獨無出今年租賦。三月甲子，詔公卿舉賢良篤行之士各一人。夏五月壬申，詔祀故大將軍夏侯惇、大司馬曹仁、車騎將軍程昱於太祖廟庭。戊寅，北海王蕤薨。閏月庚寅朔，日有蝕之。丁酉，改封

青龍元年春正月甲申，青龍出現在郟的摩陂井中。二月丁酉，明帝親臨摩陂觀看青龍，因此改换年號；改稱摩陂爲龍陂，賜給每户的家長晋升爵位二級，鰥寡孤獨的人免繳今年的租賦。三月甲子，明帝下詔命令公卿各舉薦一名德才兼備行爲淳厚的人。夏五月壬申，詔令在太祖廟的庭院裏祭祀已故的大將軍夏侯惇、大司馬曹仁、車騎將軍程昱。戊寅，北海王曹蕤去世。閏五月庚寅日是初一，發生日食。丁酉，將宗室中不是

宗室女非諸王女皆爲邑主。詔諸郡國山川不在祠典者勿祠。六月，洛陽宫鞠室災。

保塞鮮卑大人步度根與叛鮮卑大人軻比能私通，并州刺史畢軌表，輒出軍以外威比能，内鎮步度根。帝省表曰："步度根以爲比能所誘，有自疑心。今軌出軍，適使二部驚合爲一，何所威鎮乎？"促敕軌，以出軍者慎勿越塞過句注也。比詔書到，軌以進軍屯陰館，遣將軍蘇尚、董弼追鮮卑。比能遣子將千餘騎迎步度根部落，與尚、弼相遇，戰於樓煩，二將敗没。步度根部落皆叛出塞，與比能合寇邊。遣驍騎將軍秦朗將中軍討之，虜乃走漠北。

秋九月，安定保塞匈奴大人胡薄居姿職等叛，司馬宣王遣將軍胡遵等追討，破降之。

冬十月，步度根部落大人戴胡阿狼泥等詣并州降，朗引軍還。

十二月，公孫淵斬送孫權所遣使張彌、許晏首，以淵爲大司馬、樂浪公。

二年春二月乙未，太白犯熒惑。癸酉，詔曰："鞭作官刑，所以糾慢怠也，而頃多以無辜死。其減鞭杖之制，著于令。"三月庚寅，山陽公薨，帝素服發哀，遣使持節典護喪事。己酉，大赦。夏四月，大疫。崇華殿災。丙寅，詔有司以太牢告祠文帝廟。追謚山陽公爲漢孝獻皇帝，葬以漢禮。

是月，諸葛亮出斜谷，屯渭南，司馬宣王率諸軍拒之。詔宣王："但堅壁拒守以挫其鋒，彼進不得志，退

諸王女兒的女子全都改封爲邑主。詔令各郡國不要祭祀不符合祭祀典制的山川。六月，洛陽宫蹴鞠的場所發生火災。

保衛邊塞的鮮卑部族首領步度根和反叛的鮮卑部族首領軻比能私下勾結，并州刺史畢軌上表奏報，就出動軍隊用來對外威脅軻比能，對内鎮懾步度根。明帝看過畢軌的表章説："步度根因被軻比能所引誘，自己已有疑心。現在畢軌出動軍隊，正好使這兩個部族驚恐地合爲一體，怎麽能威脅鎮懾他們呢？"立刻下詔命令畢軌，已經出動的軍隊千萬不要越出邊塞超過句注山。等詔書送到，畢軌已經進軍駐扎在陰館，派遣將軍蘇尚、董弼追擊鮮卑人。軻比能派遣兒子帶領一千多騎兵迎接步度根的部落，和蘇尚、董弼遭遇，雙方在樓煩交戰，兩位將領戰敗陣亡。步度根的部落全都反叛逃出邊塞，和軻比能聯合起來侵擾邊境。明帝派遣驍騎將軍秦朗帶領中軍討伐他們，他們於是逃到大漠以北。

秋九月，安定保衛邊塞的匈奴部族首領胡薄居姿職等人反叛，司馬宣王派遣將軍胡遵等人追擊討伐，打敗了他們并使他們投降。

冬十月，步度根的部落首領戴胡阿狼泥等人到并州投降，秦朗帶領軍隊返回。

十二月，公孫淵殺了孫權派遣的使者張彌、許晏并送來他們的首級，任命公孫淵爲大司馬、樂浪公。

青龍二年春二月乙未，太白星掩没熒惑星。癸酉，明帝下詔書説："用鞭打作爲懲戒官吏的刑罰，爲的是督責輕忽怠慢的行爲，可是近來有很多人被無辜鞭打至死。現在命令減免鞭杖刑罰的制度，記録在法令上。"三月庚寅，山陽公去世，明帝穿上喪服表示哀悼，派遣使者持符節主持督察喪事。己酉，大赦天下。夏四月，流行大瘟疫。崇華殿發生火災。丙寅，明帝下詔書命令有關官員用太牢祭告文帝廟。追賜山陽公的謚號爲漢孝獻皇帝，用漢朝的禮制安葬。

這一月，諸葛亮經過斜谷，駐扎在渭南，司馬宣王帶領各軍抵抗他。明帝下詔書給司馬宣王："衹需堅守營壘防禦來挫敗敵人的鋒芒，他

無與戰，久停則糧盡，虜略無所獲，則必走矣。走而追之，以逸待勞，全勝之道也。”

們前進達不到目的，後退就没人和他們交戰，長期滯留糧食就會耗盡，搶掠也没有收獲，就一定會退兵了。退兵時我們再追擊他們，以逸待勞，這是獲取全勝的辦法。”

五月，太白晝見。孫權入居巢湖口，向合肥新城，又遣將陸議、孫韶各將萬餘人入淮、沔。六月，征東將軍滿寵進軍拒之。寵欲拔新城守，致賊壽春，帝不聽，曰：“昔漢光武遣兵縣據略陽，終以破隗囂，先帝東置合肥，南守襄陽，西固祁山，賊來輒破於三城之下者，地有所必争也。縱權攻新城，必不能拔。敕諸將堅守，吾將自往征之，比至，恐權走也。”秋七月壬寅，帝親御龍舟東征，權攻新城，將軍張穎等拒守力戰，帝軍未至數百里，權遁走，議、韶等亦退。群臣以爲大將軍方與諸葛亮相持未解，車駕可西幸長安。帝曰：“權走，亮膽破，大將軍以制之，吾無憂矣。”遂進軍幸壽春，録諸將功，封賞各有差。八月己未，大曜兵，饗六軍，遣使者持節犒勞合肥、壽春諸軍。辛巳，行還許昌宫。

五月，太白星在白天出現。孫權進入居巢湖口，攻向合肥新城，又派遣將領陸議、孫韶各帶領一萬多人進入淮水、沔水。六月，征東將軍滿寵進軍抵禦他們。滿寵打算撤出新城的守軍，把敵人引到壽春，明帝不同意，說：“過去漢光武帝派遣軍隊遠去占據略陽，最終打敗了隗囂，先帝在東面設防合肥，南面守衛襄陽，西面堅守祁山，賊軍來攻打總是被打敗在這三座城之下，是因爲這些地方有必争的需要。即使孫權攻打新城，也一定不能攻下。命令將領們堅守，我準備親自前去征討，等我到達，恐怕孫權已經逃走了。”秋七月壬寅，明帝親自乘龍舟向東出征，孫權攻打新城，將軍張穎堅守奮戰，明帝的軍隊離新城不到幾百里遠時，孫權就逃走了，陸議、孫韶等人也撤退了。大臣們認爲大將軍正和諸葛亮相互對峙不能解脱，皇帝可以西去親臨長安。明帝說：“孫權逃走了，諸葛亮會嚇破了膽，大將軍來制服他，我没有憂慮。”於是進軍親臨壽春，記録將領們的功勞，封爵賜賞各有等次。八月己未，大規模地炫耀軍力，設酒食犒賞全軍，派遣使者持符節慰勞合肥、壽春各軍。辛巳，明帝出行返回許昌宫。

司馬宣王與亮相持，連圍積日，亮數挑戰，宣王堅壘不應。會亮卒，其軍退還。

司馬宣王和諸葛亮相互對峙，諸葛亮連續包圍許多天，他多次挑戰，司馬宣王堅守營壘不應戰。恰逢諸葛亮死去，蜀軍撤退返回。

冬十月乙丑，月犯鎮星及軒轅。戊寅，月犯太白。十一月，京都地震，從東南來，隱隱有聲，摇動屋瓦。十二月，詔有司删定大辟，減死罪。

冬十月乙丑，月亮掩没鎮星和軒轅星。戊寅，月亮掩没太白星。十一月，京都發生地震，震波從東南方向襲來，隱隱約約發出聲音，摇動房屋上的瓦片。十二月，明帝詔令有關官員删定關於死刑的法律，減少判處死刑的人。

三年春正月戊子，以大將軍司馬宣王爲太尉。己亥，復置朔方郡。京都大疫。丁巳，皇太后崩。乙亥，隕石于壽光縣。三月庚寅，葬文德郭后，營陵于首陽陵澗西，如終制。

青龍三年春正月戊子，任命大將軍司馬宣王爲太尉。己亥，恢復設置朔方郡。京都瘟疫流行嚴重。丁巳，皇太后去世。乙亥，有隕石落在壽光縣。三月庚寅，安葬了文德郭后，在首陽陵澗西營造陵墓，按照文帝關於喪葬的文告辦理。

是時，大治洛陽宮，起昭陽、太極殿，築總章觀。百姓失農時，直臣楊阜、高堂隆等各數切諫，雖不能聽，常優容之。

秋七月，洛陽崇華殿災。八月庚午，立皇子芳爲齊王，詢爲秦王。丁巳，行還洛陽宮。命有司復崇華，改名九龍殿。冬十月己酉，中山王衮薨。壬申，太白晝見。十一月丁酉，行幸許昌宮。

四年春二月，太白復晝見，月犯太白，又犯軒轅一星，入太微而出。夏四月，置崇文觀，徵善屬文者以充之。五月乙卯，司徒董昭薨。丁巳，肅慎氏獻楛矢。

六月壬申，詔曰："有虞氏畫象而民弗犯，周人刑錯而不用。朕從百王之末，追望上世之風，邈乎何相去之遠？法令滋章，犯者彌多，刑罰愈衆，而奸不可止。往者按大辟之條，多所蠲除，思濟生民之命，此朕之至意也。而郡國蔽獄，一歲之中尚過數百，豈朕訓導不醇，俾民輕罪，將苛法猶存，爲之陷阱乎？有司其議獄緩死，務從寬簡，及乞恩者，或辭未出而獄以報斷，非所以究理盡情也。其令廷尉及天下獄官，諸有死罪具獄以定，非謀反及手殺人，亟語其親治，有乞恩者，使與奏當文書俱上，朕將思所以全之。其布告天下，使明朕意。"

這時，大規模興建洛陽宮，建起昭陽殿、太極殿，修築總章觀。老百姓耽誤了農時，耿直的大臣楊阜、高堂隆等人各自多次懇切規勸，明帝雖然不肯聽從，但一直寬容他們。

秋七月，洛陽宮的崇華殿發生火災。八月庚午，封立皇子曹芳爲齊王，曹詢爲秦王。丁巳，明帝出行返回洛陽宮。命令有關官員修復崇華殿，改名爲九龍殿。冬十月己酉，中山王曹衮去世。壬申，太白星在白天出現。十一月丁酉，明帝出行親臨許昌宮。

青龍四年春二月，太白星又在白天出現，月亮掩没太白星，又掩没軒轅一星，進入太微垣然後出來。夏四月，設置崇文觀，徵召擅長撰寫文章的人在崇文觀裏充任官職。五月乙卯，司徒董昭去世。丁巳，肅慎氏進奉楛木作的箭。

六月壬申，明帝下詔書説："有虞氏在罪犯衣服上畫像表示刑罰而老百姓不去犯法，周朝没人犯法而刑法擱置不用。朕追隨歷代帝王之後，追慕前代的良好風尚，怎麽相距得這樣遥遠呢？法令越是顯明，犯法的人越多，刑罰越多，而邪惡的行爲不能制止。以往審查死刑的法律條文，有許多被删除了，想挽救百姓的生命，這是朕的一片好意。可是各郡國審判處以死刑的案件，一年中還是超過幾百，難道是朕教誨開導得不純正，使百姓輕視犯罪，或者殘酷的刑法還存在，給老百姓設置陷阱嗎？有關官員議論案情延緩死刑，一定要從寬從簡，以至於乞求恩賜減罪的犯人，有的話未説出而案子就已判決，這不是盡理盡情的做法。現在命令廷尉以及全國的執法官員，對那些犯有死罪的要根據全部案情來定罪，衹要不是謀反和親手殺人的，趕快告訴處理案件的人，有乞求開恩減死罪的犯人，讓他的申訴和奏報判決的文書一起呈送上來，朕將考慮怎樣來保全他們。現在布告天下，使人們明白朕的意圖。"

秋七月，高句驪王宫斬送孫權使胡衛等首，詣幽州。甲寅，太白犯軒轅大星。冬十月己卯，行還洛陽宮。甲申，有星孛于大辰，乙酉，又孛于

秋七月，高句驪王宫斬殺了孫權的使者胡衛等人，把他們的首級送到幽州。甲寅，太白星進入軒轅大星區域。冬十月己卯，明帝出行返回洛陽宮。甲申，有彗星出現在大辰星區域，乙酉，

東方。十一月己亥，彗星見，犯宦者天紀星。十二月癸巳，司空陳群薨。乙未，行幸許昌宮。

又有彗星出現在東方。十一月己亥，彗星出現，進入宦者星宫的天紀星區域。十二月癸巳，司空陳群去世。乙未，明帝出行親臨許昌宫。

景初元年春正月壬辰，山茌縣言黄龍見。於是有司奏，以爲魏得地統，宜以建丑之月爲正。三月，定曆改年爲孟夏四月。服色尚黄，犧牲用白，戎事乘黑首白馬，建大赤之旂，朝會建大白之旗。改太和曆曰景初曆。其春夏秋冬孟仲季月雖與正歲不同，至於郊祀、迎氣、礿祠、蒸嘗、巡狩、蒐田、分至啓閉、班宣時令、中氣早晚、敬授民事，皆以正歲斗建爲曆數之序。

景初元年春正月壬辰，山茌縣呈告黄龍出現，這時有關官員上奏，認爲魏國得地統，應當用建丑之月即夏曆十二月作爲一年的開始。三月，確定曆法、改换年號，將這一年的三月改爲孟夏四月。車馬的顔色尊尚黄色，祭祀用的犧牲用白色，作戰時乘着黑頭白身的馬，設立大紅的旗幟，朝會時設立大白的旗幟。改太和曆爲景初曆。春夏秋冬四季、孟仲季三月雖然和夏曆不同，至於在郊外祭祀天地、祭迎五帝祈求豐年、礿祭宗廟、秋祭冬祭、巡視四方、田獵閲兵、春分秋分夏至冬至立春立夏立秋立冬、頒布按季節制定的政令、節氣的早晚、交付百姓徭役之事，都用夏曆正月北斗星斗柄所指的方位作爲曆法的推算順序。

五月己巳，行還洛陽宫。己丑，大赦。六月戊申，京都地震。己亥，以尚書令陳矯爲司徒，尚書右僕射衛臻爲司空。丁未，分魏興之魏陽、錫郡之安富、上庸爲上庸郡。省錫郡，以錫縣屬魏興郡。

五月己巳，明帝出行返回洛陽宫。己丑，大赦天下。六月戊申，京都發生地震。己亥，任命尚書令陳矯爲司徒，尚書右僕射衛臻爲司空。丁未，劃出魏興郡的魏陽縣、錫郡的安富縣、上庸縣而設置上庸郡。撤銷錫郡，把錫縣劃歸魏興郡。

有司奏：武皇帝撥亂反正，爲魏太祖，樂用武始之舞。文皇帝應天受命，爲魏高祖，樂用咸熙之舞。帝制作興治，爲魏烈祖，樂用章斌之舞。三祖之廟，萬世不毁。其餘四廟，親盡迭毁，如周后稷、文、武廟祧之制。

有關官員上奏：武皇帝撥亂反正，稱爲魏太祖，祭祀的音樂用武始舞樂。文皇帝順應上天稟受天命，稱爲魏高祖，祭祀的音樂用咸熙舞樂。皇帝制定法度而使國家得到振興治理，稱爲魏烈祖，祭祀的音樂用章斌舞樂。三祖的祭廟，萬代不毁。其餘的四廟，隨着親緣關係的疏遠依次撤除，按照周朝建立后稷、周文王、周武王祖廟的制度。

秋七月丁卯，司徒陳矯薨。孫權遣將朱然等二萬人圍江夏郡，荆州刺史胡質等擊之，然退走。初，權遣使浮海與高句驪通，欲襲遼東。遣幽州刺史毌丘儉率諸軍及鮮卑、烏丸屯遼東南界，璽書徵公孫淵。淵發兵反，儉進軍討之，會連雨十日，遼水大漲，詔儉引軍還右北平。烏丸單于寇

秋七月丁卯，司徒陳矯去世。孫權派遣將領朱然等二萬人圍攻江夏郡，荆州刺史胡質等人反擊他們，朱然敗退逃走。起初，孫權派遣使者渡海和高句驪通好，打算襲擊遼東。明帝派遣幽州刺史毌丘儉帶領各軍和鮮卑、烏丸駐扎在遼東的南部邊界，用蓋有明帝印章的文書徵召公孫淵。公孫淵出動軍隊反叛，毌丘儉進軍討伐他，恰逢接連十天下雨，遼水暴漲，明帝下詔書命令毌丘

婁敦、遼西烏丸都督王護留等居遼東，率部衆隨儉内附。己卯，詔遼東將吏士民爲淵所脅略不得降者，一切赦之。辛卯，太白晝見。淵自儉還，遂自立爲燕王，置百官，稱紹漢元年。

儉帶領軍隊撤回右北平。烏丸單于寇婁敦、遼西烏丸都督王護留等人居住在遼東，帶領他們的部屬跟隨毌丘儉歸附朝廷。己卯，下詔書給遼東被公孫淵脅迫擄掠而不能投降的官吏百姓，對他們一律赦免。辛卯，太白星在白天出現。公孫淵自從毌丘儉撤回，就自己立爲燕王，設置百官，稱年號爲紹漢元年。

詔青、兗、幽、冀四州大作海船。九月，冀、兗、徐、豫四州民遇水，遣侍御史循行没溺死亡及失財産者，在所開倉振救之。庚辰，皇后毛氏卒。冬十月丁未，月犯熒惑。癸丑，葬悼毛后于愍陵。乙卯，營洛陽南委粟山爲圜丘。十二月壬子冬至，始祀。丁巳，分襄陽臨沮、宜城、旍陽、邔四縣，置襄陽南部都尉。己未，有司奏文昭皇后立廟京都。分襄陽郡之鄀葉縣屬義陽郡。

明帝下詔書命令青州、兗州、幽州、冀州四州大力製造海船。九月，冀州、兗州、徐州、豫州四州的百姓遭受水災，明帝派遣侍御史巡視家中有被淹死的和失去財産的人，在當地打開糧倉救濟他們。庚辰，皇后毛氏死去。冬十月丁未，月亮進入熒惑星區域。癸丑，在愍陵安葬了悼毛后。乙卯，營造洛陽南面的委粟山作爲祭天的圜丘。十二月壬子冬至，開始祭天。丁巳，劃出襄陽郡的臨沮、宜城、旍陽、邔縣四縣，設置襄陽南部都尉。己未，有關官員上奏在京都建立文昭皇后的祭廟。分出襄陽郡的鄀葉縣劃歸義陽郡。

二年春正月，詔太尉司馬宣王帥衆討遼東。

景初二年春正月，明帝下詔書命令太尉司馬宣王帶領軍隊討伐遼東。

二月癸卯，以大中大夫韓暨爲司徒。癸丑，月犯心距星，又犯心中央大星。夏四月庚子，司徒韓暨薨。壬寅，分沛國蕭、相、竹邑、符離、蘄、銍、龍亢、山桑、洨、虹。十縣爲汝陰郡。宋縣、陳郡苦縣皆屬譙郡。以沛、杼秋、公丘、彭城豐國、廣戚，并五縣爲沛王國。庚戌，大赦。五月乙亥，月犯心距星，又犯中央大星。六月，省漁陽郡之狐奴縣，復置安樂縣。

二月癸卯，任命大中大夫韓暨爲司徒。癸丑，月亮進入心宿的距星區域，又進入心宿的中央大星區域。夏四月庚子，司徒韓暨去世。壬寅，劃出沛國的蕭縣、相縣、竹邑、符離、蘄縣、銍縣、龍亢、山桑、洨縣、虹縣等十縣而設置汝陰郡。宋縣、陳郡的苦縣都劃歸譙郡。將沛縣、杼秋、公丘、彭城郡的豐國、廣戚共五縣合并爲沛王國。庚戌，大赦天下。五月乙亥，月亮進入心宿的距星域，又進入心宿的中央大星區域。六月，撤銷漁陽郡的狐奴縣，恢復設置安樂縣。

秋八月，燒當羌王芒中、注詣等叛，凉州刺史率諸郡攻討，斬注詣首。癸丑，有彗星見張宿。

秋八月，燒當羌王芒中、注詣等人反叛，凉州刺史帶領各郡軍隊攻打討伐，斬下注詣的首級。癸丑，有彗星出現在張宿星區域。

丙寅，司馬宣王圍公孫淵於襄平，大破之，傳淵首于京都，海東諸郡平。冬十一月，録討淵功，太尉宣王以下增邑封爵各有差。初，帝議遣宣王討淵，發卒四萬人。議臣皆以爲

丙寅，司馬宣王在襄平包圍了公孫淵，把他打得大敗，將公孫淵的首級傳送到京都，海東各郡平定。冬十一月，記録討伐公孫淵的功勞，太尉司馬宣王以下的將領增加食邑賜封爵位各有等次。當初，明帝商議派遣司馬宣王討伐公孫淵，

四萬兵多，役費難供。帝曰："四千里征伐，雖云用奇，亦當任力，不當稍計役費。"遂以四萬人行。及宣王至遼東，霖雨不得時攻，群臣或以爲淵未可卒破，宜詔宣王還。帝曰："司馬懿臨危制變，擒淵可計日待也。"卒皆如所策。

調動兵馬四萬人。參加商議的大臣都認爲四萬兵力過多，用於兵役的費用難以供給。明帝說："到四千里遠的地方征伐，雖說要出奇制勝，也應當依靠實力，不應當過分計較兵役的費用。"於是用四萬人出征。等司馬宣王到了遼東，連日下雨得不到時機進攻，大臣們有的認爲公孫淵不可能一下子打敗，應該下詔書要司馬宣王撤回。明帝說："司馬懿面臨危險能隨機應變，捉住公孫淵可以算着日子等待。"結果都像明帝所預料的那樣。

壬午，以司空衛臻爲司徒，司隸校尉崔林爲司空。閏月，月犯心中央大星。十二月乙丑，帝寢疾不豫。辛巳，立皇后。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鰥寡孤獨穀。以燕王宇爲大將軍，甲申免，以武衛將軍曹爽代之。

壬午，任命司空衛臻爲司徒，司隸校尉崔林爲司空。閏十一月，月亮進入心宿的中央大星區域。十二月乙丑，明帝病倒卧床。辛巳，立郭夫人爲皇后。賜全國每户的家長晋升爵位二級，賜給鰥寡孤獨的人糧食。任命燕王曹宇爲大將軍，甲申免去這個任職，由武衛將軍曹爽代替他。

初，青龍三年中，壽春農民妻自言爲天神所下，命爲登女，當營衛帝室，蠲邪納福。飲人以水，及以洗瘡，或多愈者。於是立館後宫，下詔稱揚，甚見優寵。及帝疾，飲水無驗，於是殺焉。

當初，青龍三年間，壽春一個農民的妻子自稱是天神下凡，名爲登女，應當護衛帝室，除邪納福。她把水給病人喝，還用水清洗瘡口，有很多人治好了病。於是在後宫爲她設立館舍，明帝下詔書稱贊她，很受優待寵信。等到明帝生了病，喝了她的水没有靈驗，於是把她殺了。

三年春正月丁亥，太尉宣王還至河内，帝驛馬召到，引入卧内，執其手謂曰："吾疾甚，以後事屬君，君其與爽輔少子。吾得見君，無所恨！"宣王頓首流涕。即日，帝崩于嘉福殿，時年三十六。癸丑，葬高平陵。

景初三年春正月丁亥，太尉司馬宣王回到河内，明帝派人用驛站的快馬召回他，把他引入卧室内，明帝握着他的手對他說："我病得很重，把後事托付給您，望您和曹爽輔佐我幼小的兒子。我能够見到您，就没有什麽遺憾了！"司馬宣王叩頭流淚。當天，明帝在嘉福殿去世，當時年紀三十六歲。癸丑，安葬在高平陵。

評曰：明帝沉毅斷識，任心而行，蓋有君人之至概焉。于時百姓凋弊，四海分崩，不先聿修顯祖，闡拓洪基，而遽追秦皇、漢武，宫館是營，格之遠猷，其殆疾乎！

評曰：明帝沉着剛毅、果斷而有主見，遇事按照自己的意願去做，有着君王的最佳氣概。當時百姓生活困苦，天下四分五裂，他不首先去顯揚祖輩的功德，開拓宏偉的基業，却急着追隨秦始皇、漢武帝，一味營造宫室館堂，用遠大的謀略來作標準，這大概是個毛病吧！

三國志卷四

魏　志　四

齊王芳　高貴鄉公髦　陳留王奐

齊王曹芳

齊王諱芳，字蘭卿。明帝無子，養王及秦王詢。宮省事秘，莫有知其所由來者。青龍三年，立爲齊王。景初三年正月丁亥朔，帝病甚，乃立爲皇太子。是日，即皇帝位，大赦。尊皇后曰皇太后。大將軍曹爽、太尉司馬宣王輔政。詔曰："朕以眇身，繼承鴻業，煢煢在疚，靡所控告。大將軍、太尉奉受末命，夾輔朕躬，司徒、司空、冢宰、元輔總率百寮，以寧社稷，其與群卿大夫勉勖乃心，稱朕意焉。諸所興作宮室之役，皆以遺詔罷之。官奴婢六十已上，免爲良人。"二月，西域重譯獻火浣布，詔大將軍、太尉臨試以示百寮。

齊王名芳，字蘭卿。明帝沒有兒子，收養了齊王和秦王曹詢。皇宮中的事情隱秘，沒有人知道他們生世的底細。青龍三年，曹芳被立爲齊王。景初三年正月丁亥初一，明帝病重，於是立曹芳爲皇太子。這一天，登皇帝位，大赦天下。尊奉皇后稱皇太后。大將軍曹爽、太尉司馬宣王輔佐政事。齊王下詔書說："朕以微小之身，繼承宏大的帝業，心中感到憂慮孤獨，沒有地方去傾訴。大將軍、太尉接受了先帝臨終時的遺命，在左右輔佐朕，司徒、司空、冢宰、元輔統率百官，以安定國家，希望你們和衆卿大夫勉勵忠於朝廷，使朕稱心如意。各種興建宮室的勞役，都按遺詔的名義停止。官府的奴婢年齡在六十歲以上的，遣放爲平民。"二月，西域經過輾轉翻譯進奉火浣布，詔令大將軍、太尉當場試驗給百官看。

丁丑詔曰："太尉體道正直，盡忠三世，南擒孟達，西破蜀虜，東滅公孫淵，功蓋海內。昔周成建保傅之官，近漢顯宗崇寵鄧禹，所以優隆雋乂，必有尊也。其以太尉爲太傅，持節統兵都督諸軍事如故。"三月，以征東將軍滿寵爲太尉。夏六月，以遼東東沓縣吏民渡海居齊郡界，以故縱城爲新沓縣以居徙民。秋七月，上始親臨朝，聽公卿奏事。八月，大赦。冬十月，以鎮南將軍黃權爲車騎

丁丑，齊王下詔書說："太尉履行正道公正無私，在武帝、文帝、明帝三世竭盡忠心，南邊擒獲孟達，西邊打敗了蜀虜，東邊消滅了公孫淵，功勞勝過國內任何人。以前周成王設立太保、太傅的官職，近代漢明帝尊寵鄧禹，爲的是優待尊崇才德出衆的人，一定使他們有尊貴的名位。現在任命太尉爲太傅，像過去一樣持符節統率軍隊總領各軍軍務。"三月，任命征東將軍滿寵爲太尉。夏六月，因爲遼東東沓縣的官吏百姓渡過海居住在齊郡境內，將原來的縱城改爲新沓縣來讓遷徙的百姓居住。秋七月，皇上開始親

將軍。

自當朝執政，聽取公卿奏報政事。八月，大赦天下。冬十月，任命鎮南將軍黄權爲車騎將軍。

十二月，詔曰："烈祖明皇帝以正月棄背天下，臣子永惟忌日之哀，其復用夏正。雖違先帝通三統之義，斯亦禮制所由變改也。又夏正於數爲得天正，其以建寅之月爲正始元年正月，以建丑月爲後十二月。"

十二月，齊王下詔書說："烈祖明皇帝在正月離棄天下逝世，臣子永遠記住這忌日的哀傷，現在恢復使用夏曆。雖然違背了先帝通行三統的意義，這也是根據禮制作出的變動。再說夏曆在曆法上得天時的正朔，現在命令將建寅之月即夏曆正月作爲正始元年正月，將建丑之月即夏曆十二月作爲去年的十二月。"

正始元年春二月乙丑，加侍中中書監劉放、侍中中書令孫資爲左右光禄大夫。丙戌，以遼東汶、北豐縣民流徙渡海，規齊郡之西安、臨菑、昌國縣界爲新汶、南豐縣，以居流民。

正始元年春二月乙丑，加授侍中中書監劉放、侍中中書令孫資爲左右光禄大夫。丙戌，因爲遼東汶縣、北豐縣的百姓遷移渡過海，劃出齊郡的西安、臨菑、昌國三縣境内的土地設置新汶縣、南豐縣，讓遷移的百姓居住。

自去冬十二月至此月不雨。丙寅，詔令獄官亟平冤枉，理出輕微；群公卿士讜言嘉謀，各悉乃心。夏四月，車騎將軍黄權薨。秋七月，詔曰："《易》稱損上益下，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方今百姓不足而御府多作金銀雜物，將奚以爲？今出黄金銀物百五十種，千八百餘斤，銷冶以供軍用。"八月，車駕巡省洛陽界秋稼，賜高年力田各有差。

從去年冬天十二月到這一月沒有下雨。丙寅，齊王下詔書命令執法的官員儘快平反冤案，審理釋放犯罪輕微的人；公卿官員們要提出正直的言論、最好的謀略，各自盡心盡意。夏四月，車騎將軍黄權去世。秋七月，齊王下詔書說："《易經》說減損上面的、增加下面的，用制度加以節制，不損耗財物，不傷害百姓。現在老百姓衣食不足而皇宫的府庫却製作很多金銀雜物，將要幹什麽呢？現在拿出黄金和白銀製的物品一百五十種，一千八百多斤，銷毁熔煉用來供應軍隊的資用。"八月，皇帝巡視洛陽境内秋天的莊稼，賞賜給三老、力田等鄉官各有等次。

二年春二月，帝初通《論語》，使太常以太牢祭孔子於辟雍，以顔淵配。

正始二年春二月，皇帝開始通讀《論語》，派遣太常在太學用太牢祭祀孔子，以顔淵配享。

夏五月，吴將朱然等圍襄陽之樊城，太傅司馬宣王率衆拒之。六月辛丑，退。己卯，以征東將軍王淩爲車騎將軍。冬十二月，南安郡地震。

夏五月，吴國將領朱然等人圍攻襄陽的樊城，太傅司馬宣王帶領軍隊抵禦他。六月辛丑，吴軍撤退。己卯，任命征東將軍王淩爲車騎將軍。冬十二月，南安郡發生地震。

三年春正月，東平王徽薨。三月，太尉滿寵薨。秋七月甲申，南安郡地震。乙酉，以領軍將軍蔣濟爲太尉。冬十二月，魏郡地震。

正始三年春正月，東平王曹徽去世。三月，太尉滿寵去世。秋七月甲申，南安郡發生地震。乙酉，任命領軍將軍蔣濟爲太尉。冬十二月，魏郡發生地震。

四年春正月，帝加元服，賜群臣

正始四年春正月，皇帝舉行加冠儀式，賞賜

各有差。夏四月乙卯，立皇后甄氏，大赦。五月朔，日有食之，既。秋七月，詔祀故大司馬曹真、曹休、征南大將軍夏侯尚、太常桓階、司空陳群、太傅鍾繇、車騎將軍張郃、左將軍徐晃、前將軍張遼、右將軍樂進、太尉華歆、司徒王朗、驃騎將軍曹洪、征西將軍夏侯淵、後將軍朱靈、文聘、執金吾臧霸、破虜將軍李典、立義將軍龐德、武猛校尉典韋於太祖廟庭。冬十二月，倭國女王俾彌呼遣使奉獻。

大臣們各有等次。夏四月乙卯，立甄氏爲皇后，大赦天下。五月初一，發生日食，是日全食。秋七月，齊王下詔在太祖廟的庭院裏祭祀已故的大司馬曹真、曹休、征南大將軍夏侯尚、太常桓階、司空陳群、太傅鍾繇、車騎將軍張郃、左將軍徐晃、前將軍張遼、右將軍樂進、太尉華歆、司徒王朗、驃騎將軍曹洪、征西將軍夏侯淵、後將軍朱靈、文聘、執金吾臧霸、破虜將軍李典、立義將軍龐德、武猛校尉典韋。冬十二月，倭國女王俾彌呼派遣使者前來進奉貢物。

五年春二月，詔大將軍曹爽率衆征蜀。夏四月朔，日有蝕之。五月癸巳，講《尚書》經通，使太常以太牢祀孔子於辟雍，以顔淵配；賜太傅、大將軍及侍講者各有差。丙午，大將軍曹爽引軍還。秋八月，秦王詢薨。九月，鮮卑內附，置遼東屬國，立昌黎縣以居之。冬十一月癸卯，詔祀故尚書令荀攸于太祖廟庭。己酉，復秦國爲京兆郡。十二月，司空崔林薨。

正始五年春二月，齊王下詔書命令大將軍曹爽帶領軍隊征伐蜀國。夏四月初一，發生日食。五月癸巳，講授《尚書》經完畢，派遣太常在太學用太牢祭祀孔子，以顔淵配享；賞賜太傅、大將軍以及侍奉講讀的人各有等次。丙午，大將軍曹爽帶領軍隊返回。秋八月，秦王曹詢去世。九月，鮮卑人歸附朝廷，設置遼東屬國，建立昌黎縣讓他們居住。冬十一月癸卯，下詔書在太祖廟的庭院裏祭祀已故的尚書令荀攸。己酉，恢復秦國爲京兆郡。十二月，司空崔林去世。

六年春二月丁卯，南安郡地震。丙子，以驃騎將軍趙儼爲司空。夏六月，儼薨。八月丁卯，以太常高柔爲司空。癸巳，以左光祿大夫劉放爲驃騎將軍，右光祿大夫孫資爲衛將軍。冬十一月，祫祭太祖廟，始祀前所論佐命臣二十一人。十二月辛亥，詔故司徒王朗所作《易傳》，令學者得以課試。乙亥，詔曰："明日大會群臣，其令太傅乘輿上殿。"

正始六年春二月丁卯，南安郡發生地震。丙子，任命驃騎將軍趙儼爲司空。夏六月，趙儼去世。八月丁卯，任命太常高柔爲司空。癸巳，任命左光祿大夫劉放爲驃騎將軍，右光祿大夫孫資爲衛將軍。冬十一月，在太祖廟合祭祖先，開始祭祀前面提到的輔佐大臣二十一人。十二月辛亥，下詔規定將已故司徒王朗所撰寫的《易傳》，作爲學《易經》的人所考試的內容。乙亥，齊王下詔書說："明天大會群臣，命令太傅乘車上殿。"

七年春二月，幽州刺史毌丘儉討高句驪，夏五月，討濊貊，皆破之。韓那奚等數十國各率種落降。秋八月戊申，詔曰："屬到市觀見所斥賣官奴婢，年皆七十，或癃疾殘病，所謂天民之窮者也。且官以其力竭而復鬻之，進退無謂，其悉遣爲良民。若有

正始七年春二月，幽州刺史毌丘儉討伐高句驪，夏五月，討伐濊貊，都打敗了他們。韓那奚等幾十個蕃國各自帶領本部落的人投降。秋八月戊申，齊王下詔書說："剛纔到市上看見被出賣的官府奴婢，年紀都有七十歲了，有的衰弱病殘，這就是人們所說的老百姓當中處境困迫的人。而且官府因爲他們體力衰竭而又要賣掉他

不能自存者，郡縣振給之。"

們，他們是去是留都没有意義，現在將他們全都遣放爲平民。如果有不能自己謀生的，由郡縣救濟他們。"

己酉，詔曰："吾乃當以十九日親祠，而昨出已見治道，得雨當復更治，徒棄功夫。每念百姓力少役多，夙夜存心。道路但當期于通利，聞乃撾捶老小，務崇修飾，疲困流離，以至哀嘆，吾豈安乘此而行，致馨德于宗廟邪？自今已後，明申敕之。"冬十二月，講《禮記》通，使太常以太牢祀孔子於辟雍，以顔淵配。

己酉，齊王下詔書説："我應當在十九日親自去祭祀，可是昨天出去看到已被修整好的道路，遭雨淋後又要重新修整，白白浪費了功夫。每當想到老百姓人力少勞役多，日夜挂念在心上。道路衹應當要求通暢便利，聽説竟然鞭打上了年紀和年幼的修路人，一定要求修飾得好，使老百姓疲憊困苦、流離失所，以至於發出哀嘆，我怎能安心在這路上乘車出行，向宗廟祈求美好的聲譽呢？從今以後，申明告誡這一點。"冬十二月，講授《禮記》完畢，派遣太常在太學用太牢祭祀孔子，以顔淵配享。

八年春二月朔，日有蝕之。夏五月，分河東之汾北十縣爲平陽郡。

正始八年春二月初一，發生日食。夏五月，劃出河東郡汾北十縣設置平陽郡。

秋七月，尚書何晏奏曰："善爲國者必先治其身，治其身者慎其所習。所習正則其身正，其身正則不令而行；所習不正則其身不正，其身不正則雖令不從。是故爲人君者，所與游必擇正人，所觀覽必察正象，放鄭聲而弗聽，遠佞人而弗近，然後邪心不生而正道可弘也。季末暗主，不知損益，斥遠君子，引近小人，忠良疏遠，便辟褻狎，亂生近暱，譬之社鼠；考其昏明，所積以然，故聖賢諄諄以爲至慮。舜戒禹曰：'鄰哉鄰哉'，言慎所近也。周公戒成王曰：'其朋其朋'，言慎所與也。《書》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可自今以後，御幸式乾殿及游豫後園，皆大臣侍從，因從容戲宴，兼省文書，詢謀政事，講論經義，爲萬世法。"冬十二月，散騎常侍、諫議大夫孔乂奏曰："禮，天子之宫，有斫礱之制，無朱丹之飾，宜循禮復古。今天下已平，君臣之分明，陛下但當不懈于位，平公正之心，審賞罰以使之。可

秋七月，尚書何晏上奏説："善於治理國家的人一定首先修養自身，修養自身的人謹慎對待自己所親近的人。所親近的人行爲端正，那麽他自身就行爲端正，自身行爲端正，那麽不下命令别人就會照着執行；所親近的人行爲不端正，那麽自身的行爲就不端正，自身的行爲不端正，那麽下了命令别人也不會服從。所以做君主的，和自己交游的人一定要選擇正直的人，觀看的東西一定要省察正當的現象，捨棄淫靡的音樂而不去聽，疏遠奸詐小人而不去接近，然後邪惡之心不會萌生而正道可以得到發揚了。歷代末期的昏昧君主，不知興利革弊，排斥疏遠君子，招引親近小人，忠誠能幹的人被疏遠，逢迎諂媚的人得到寵信，禍亂産生於君主所親暱的人，他們就好比是社廟中的老鼠；考察君主的昏昧和聖明，是長期積累形成的，所以聖賢諄諄教誨而把它作爲最大的憂慮。虞舜告誡大禹説：'君主的近臣啊君主的近臣啊'，説的是慎重選擇所親近的人。周公告誡周成王説：'朋友啊朋友啊'，説的是慎重對待所交往的人。《尚書》上説：'一人做了好事，萬民都得到好處。'可在從今以後，皇上親臨式乾殿以及游賞後園，都由大臣侍從，藉機悠閑地游樂宴飲，同時審閲文書，徵詢謀劃政事，

絶後園習騎乘馬，出必御輦乘車，天下之福，臣子之願也。”晏、乂咸因闕以進規諫。

講述討論經書的道理，作爲萬代效法的榜樣。”冬十二月，散騎常侍、諫議大夫孔乂上奏説：“按照禮制，天子的宫殿，有將屋椽砍削磨光的體制，不用朱紅色的修飾，應該遵循禮制恢復古代的樣式。現在天下已經平定，君臣的名分已經確定，陛下衹應在位不懈怠，端平公正之心，慎重地進行賞罰來使用臣下。可以停止在後園練習騎馬，外出一定要乘坐皇帝使用的車，這是天下人的福分，臣子的心願啊。”何晏、孔乂都針對皇帝的缺點來進奏規勸。

九年春二月，衛將軍、中書令孫資，癸巳，驃騎將軍、中書監劉放，三月甲午，司徒衛臻，各遜位，以侯就第，位特進。四月，以司空高柔爲司徒，光禄大夫徐邈爲司空，固辭不受。秋九月，以車騎將軍王淩爲司空。冬十月，大風發屋折樹。

正始九年春二月，衛將軍、中書令孫資，癸巳，驃騎將軍、中書監劉放，三月甲午，司徒衛臻，各自退位，以侯爵的身份回家，賜位特進。四月，任命司空高柔爲司徒，光禄大夫徐邈爲司空，他們都堅决推辭不接受。秋九月，任命車騎將軍王淩爲司空。冬十月，大風毁壞房屋折斷樹木。

嘉平元年春正月甲午，車駕謁高平陵。太傅司馬宣王奏免大將軍曹爽、爽弟中領軍羲、武衛將軍訓、散騎常侍彦官，以侯就第。戊戌，有司奏收黄門張當付廷尉，考實其辭，爽與謀不軌。又尚書丁謐、鄧颺、何晏、司隸校尉畢軌、荆州刺史李勝、大司農桓範皆與爽通奸謀，夷三族。語在《爽傳》。丙午，大赦。丁未，以太傅司馬宣王爲丞相，固讓乃止。

嘉平元年春正月甲午，皇帝拜謁高平陵。太傅司馬宣王奏請罷免大將軍曹爽、曹爽的弟弟中領軍曹羲、武衛將軍曹訓、散騎常侍曹彦的官職，以侯爵的身份回家。戊戌，有關官員上奏逮捕黄門張當交付廷尉，核驗證實他的供辭，曹爽和他圖謀不軌。還有尚書丁謐、鄧颺、何晏、司隸校尉畢軌、荆州刺史李勝、大司農桓範都和曹爽共同策劃奸邪的陰謀，誅滅了他們的三族。這事記載在《曹爽傳》中。丙午，大赦天下。丁未，任命太傅司馬宣王爲丞相，司馬宣王堅决推辭纔作罷。

夏四月乙丑，改年。丙子，太尉蔣濟薨。冬十二月辛卯，以司空王淩爲太尉。庚子，以司隸校尉孫禮爲司空。

夏四月乙丑，改换年號。丙子，太尉蔣濟去世。冬十二月辛卯，任命司空王淩爲太尉。庚子，任命司隸校尉孫禮爲司空。

二年夏五月，以征西將軍郭淮爲車騎將軍。冬十月，以特進孫資爲驃騎將軍。十一月，司空孫禮薨。十二月甲辰，東海王霖薨。乙未，征南將軍王昶渡江，掩攻吴，破之。

嘉平二年夏五月，任命征西將軍郭淮爲車騎將軍。冬十月，任命特進孫資爲驃騎將軍。十一月，司空孫禮去世。十二月甲辰，東海王曹霖去世。乙未，征南將軍王昶渡過長江，突襲吴國，打敗了吴軍。

三年春正月，荆州刺史王基、新城太守州泰攻吴，破之，降者數千

嘉平三年春正月，荆州刺史王基、新城太守州泰攻打吴國，打敗了吴軍，投降的人有幾千。

口。二月，置南郡之夷陵縣以居降附。三月，以尚書令司馬孚爲司空。四月甲申，以征南將軍王昶爲征南大將軍。壬辰，大赦。丙午，聞太尉王淩謀廢帝，立楚王彪，太傅司馬宣王東征淩。五月甲寅，淩自殺。六月，彪賜死。秋七月壬戌，皇后甄氏崩。辛未，以司空司馬孚爲太尉。戊寅，太傅司馬宣王薨，以衛將軍司馬景王爲撫軍大將軍，録尚書事。乙未，葬懷甄后於太清陵。庚子，驃騎將軍孫資薨。十一月，有司奏諸功臣應饗食於太祖廟者，更以官爲次，太傅司馬宣王功高爵尊，最在上。十二月，以光禄勳鄭沖爲司空。

四年春正月癸卯，以撫軍大將軍司馬景王爲大將軍。二月，立皇后張氏，大赦。夏五月，魚二，見於武庫屋上。冬十一月，詔征南大將軍王昶、征東將軍胡遵、鎮南將軍毌丘儉等征吴。十二月，吴大將軍諸葛恪拒戰，大破衆軍于東關。不利而還。

五年夏四月，大赦。五月，吴太傅諸葛恪圍合肥新城，詔太尉司馬孚拒之。秋七月，恪退還。

八月，詔曰："故中郎西平郭脩，砥節厲行，秉心不回。乃者蜀將姜維寇鈔脩郡，爲所執略。往歲僞大將軍費禕驅率群衆，陰圖窺閥，道經漢壽，請會衆賓，脩於廣坐之中手刃擊禕，勇過聶政，功逾介子，可謂殺身成仁，釋生取義者矣。夫追加褒寵，所以表揚忠義；祚及後胤，所以奬勸將來。其追封脩爲長樂鄉侯，食邑千户，謚曰威侯；子襲爵，加拜奉車都尉；賜銀千鉼，絹千匹，以光寵存亡，永垂來世焉。"

二月，設置南郡的夷陵縣讓投降歸附的人居住。三月，任命尚書令司馬孚爲司空。四月甲申，任命征南將軍王昶爲征南大將軍。壬辰，大赦天下。丙午，得知太尉王淩圖謀廢掉皇帝，另立楚王曹彪，太傅司馬宣王向東征討王淩。五月甲寅，王淩自殺。六月，曹彪被賜死。秋七月壬戌，皇后甄氏去世。辛未，任命司空司馬孚爲太尉。戊寅，太傅司馬宣王去世，任命衛將軍司馬景王爲撫軍大將軍，總領尚書事務。乙未，將懷甄后安葬在太清陵。庚子，驃騎將軍孫資去世。十一月，有關官員奏報應在太祖廟享受祭祀的各位功臣，改换以官位爲順序，太傅司馬宣王功高爵尊，神位排列在最上面。十二月，任命光禄勳鄭沖爲司空。

嘉平四年春正月癸卯，任命撫軍大將軍司馬景王爲大將軍。二月，立張氏爲皇后，大赦天下。夏五月，有兩條魚出現在武器庫的屋頂上。冬十一月，齊王下詔書命令征南大將軍王昶、征東將軍胡遵、鎮南將軍毌丘儉等人征伐吴國。十二月，吴國大將軍諸葛恪迎戰抵抗，在東關把魏軍打得大敗。魏軍戰事失利撤回。

嘉平五年夏四月，大赦天下。五月，吴國太傅諸葛恪圍攻合肥新城，下詔命令太尉司馬孚抵抗。秋七月，諸葛恪撤軍返回。

八月，齊王下詔書説："已故中郎西平人郭脩，磨煉節操和品行，保持忠心决不改變。以前蜀國將領姜維侵犯劫掠郭脩所在的郡，郭脩被抓住帶走。去年蜀國僞大將軍費禕驅迫帶領衆人，陰謀伺機進犯，路上經過漢壽，邀請聚會很多賓客，郭脩在衆人聚坐的場合中手執利刃刺殺費禕，勇敢賽過聶政，功勞超過傅介子，可以説是殺身成仁，捨生取義的人了。死後追加褒贊尊崇，爲的是表揚忠義之人；賜福延及子孫，爲的是勉勵後來的人。現在追封郭脩爲長樂鄉侯，賜給食邑一千户，謚號稱威侯；兒子繼承爵位，加授奉車都尉的官職；賜給白銀一千塊，絲絹一千匹，以使活着和死去的人得到榮耀恩寵，永遠流傳後世。"

自帝即位至于是歲，郡國縣道多所置省，俄或還復，不可勝紀。

自從皇帝繼位到這一年，郡、國、縣、道有很多被設置或被撤銷，不久有的又恢復，不能全都記載下來。

六年春二月己丑，鎮東將軍毌丘儉上言："昔諸葛恪圍合肥新城，城中遣士劉整出圍傳消息，爲賊所得，考問所傳，語整曰：'諸葛公欲活汝，汝可具服。'整罵曰：'死狗，此何言也！我當必死爲魏國鬼，不苟求活，逐汝去也。欲殺我者，便速殺之。'終無他辭。又遣士鄭像出城傳消息，或以語恪，恪遣馬騎尋圍迹索，得像還。四五人靮頭面縛，將繞城表，敕語像，使大呼，言'大軍已還洛，不如早降'。像不從其言，更大呼城中曰：'大軍近在圍外，壯士努力！'賊以刀築其口，使不得言，像遂大呼，令城中聞知。整、像爲兵，能守義執節，子弟宜有差異。"詔曰："夫顯爵所以褒元功，重賞所以寵烈士。整、像召募通使，越蹈重圍，冒突白刃，輕身守信，不幸見獲，抗節彌厲，揚六軍之大勢，安城守之懼心，臨難不顧，畢志傳命。昔解楊執楚，有隕無貳，齊路中大夫以死成命，方之整、像，所不能加。今追賜整、像爵關中侯，各除士名，使子襲爵，如部曲將死事科。"

嘉平六年春二月己丑，鎮東將軍毌丘儉上表說："過去諸葛恪圍攻合肥新城，城裏派遣士兵劉整衝出包圍傳遞消息，被賊軍抓住，拷問他傳遞的內容，對劉整說：'諸葛公想讓你活命，你應該全都招出來。'劉整罵道：'死狗，這是什麽話！我死一定要做魏國的鬼，不求苟且活命，跟隨你們去。要想殺我，就趕快殺。'始終沒有别的話。城裏又派遣士兵鄭像出城傳遞消息，有人告訴諸葛恪，諸葛恪派遣騎兵隨即圍住跟踪搜索，將鄭像抓住帶回。四五個人用繮繩捆住他的頭，反綁着雙手，帶他在城外繞行，告訴鄭像，要他大聲呼喊，説'魏國的大軍已返回洛陽，不如早點投降'。鄭像不聽吴軍的話，反而向城裏大聲呼喊說：'大軍近在包圍圈外，壯士們努力吧！'賊軍用刀捅他的口，使他不能說話，鄭像就大聲呼叫，讓城裏的人聽到。劉整、鄭像作爲士兵，能堅持正義保持節操，他們的子弟應該有不同的賞賜。"齊王下詔書說："顯貴的爵位是用來褒揚有大功的人，優厚的獎賞是用來尊崇爲正義獻身的人。劉整、鄭像作爲被招募來傳送信件的人，衝過重重包圍，迎着雪亮的刀刃，不顧生命嚴守信義，不幸被抓獲，堅持節操更加激奮，高揚了我軍的豪壯氣勢，安定了城中守軍的驚懼心理，面臨危難奮不顧身，竭盡心志傳達使命。以前解楊被楚國捉住，寧死没有二心，齊國的路中大夫用生命完成了使命，拿他們和劉整、鄭像相比，也不能超過。現在追賜劉整、鄭像關内侯的爵位，各從士兵的名册上除名，讓他們的兒子繼承爵位，按照部曲將領爲國死亡的規定辦理後事。"

庚戌，中書令李豐與皇后父光禄大夫張緝等謀廢易大臣，以太常夏侯玄爲大將軍。事覺，諸所連及者皆伏誅。辛亥，大赦。三月，廢皇后張氏。夏四月，立皇后王氏，大赦。五月，封后父奉車都尉王夔爲廣明鄉

庚戌，中書令李豐和皇后的父親光禄大夫張緝等人圖謀廢黜更改大臣，由太常夏侯玄擔任大將軍。事情被發覺，各有牽連的人都被處死。辛亥，大赦天下。三月，廢黜皇后張氏。夏四月，立王氏爲皇后，大赦天下。五月，封皇后的父親奉車都尉王夔爲廣明鄉侯、光禄大夫，賜位特

侯、光祿大夫，位特進，妻田氏爲宣陽鄉君。秋九月，大將軍司馬景王將謀廢帝，以聞皇太后。甲戌，太后令曰："皇帝芳春秋已長，不親萬機，耽淫內寵，沈漫女德，日延倡優，縱其醜謔；迎六宮家人留止內房，毁人倫之叙，亂男女之節；恭孝日虧，悖傲滋甚，不可以承天緒，奉宗廟。使兼太尉高柔奉策，用一元大武告于宗廟，遣芳歸藩于齊，以避皇位。"是日遷居别宫，年二十三。使者持節送衛，營齊王宫於河內之重門，制度皆如藩國之禮。

進，封他的妻子田氏爲宣陽鄉君。秋九月，大將軍司馬景王將策劃廢黜皇帝，把這事上告皇太后。甲戌，太后發布命令說："皇帝曹芳年紀已是成人，不親自處理朝政，專寵姬妾，沉溺女色，天天招引歌伎舞女、雜耍藝人，放縱他醜穢嬉樂的行爲，迎來皇宫六院的家人留住內房，敗壞人倫的次序，攪亂男女間的禮節；恭敬孝順之心一天天減少，悖逆傲慢的行爲越來越嚴重，不可以繼承皇統，奉祀宗廟。派遣兼任太尉高柔手執策書，用禮牛向宗廟祭告，遣送曹芳回到他的封地齊國，來避讓皇位。"這一天，齊王遷到别的宫殿居住，年齡二十三歲。使節持符節護送，在河內的重門營造齊王宫，規格都按照藩國的待遇。

丁丑，令曰："東海王霖，高祖文皇帝之子。霖之諸子，與國至親，高貴鄉公髦有大成之量，其以爲明皇帝嗣。"

丁丑，太后發布命令說："東海王曹霖，是高祖文皇帝的兒子。曹霖的兒子們，和國家的關係最親密，高貴鄉公曹髦有成就大業的器度，現在由他來做明皇帝的繼承人。"

高貴鄉公曹髦

高貴鄉公諱髦，字彦士，文帝孫，東海定王霖子也。正始五年，封郯縣高貴鄉公。少好學，夙成。齊王廢，公卿議迎立公。十月己丑，公至于玄武館，群臣奏請舍前殿，公以先帝舊處，避止西厢；群臣又請以法駕迎，公不聽。庚寅，公入于洛陽，群臣迎拜西掖門南，公下輿將答拜，儐者請曰："儀不拜。"公曰："吾人臣也。"遂答拜。至止車門下輿，左右曰："舊乘輿入。"公曰："吾被皇太后徵，未知所爲！"遂步至太極東堂，見于太后。其日即皇帝位於太極前殿，百僚陪位者欣欣焉。詔曰："昔三祖神武聖德，應天受祚。齊王嗣位，肆行非度，顛覆厥德。皇太后深惟社稷之重，延納宰輔之謀，用替厥位，集大命于余一人。以眇眇之身，托于王公之上，夙夜祇畏，懼不能嗣守祖宗之大訓，恢中興之弘

高貴鄉公名髦，字彦士，是文帝的孫子，東海定王曹霖的兒子。正始五年，被封爲郯縣高貴鄉公。從小好學，很早成熟。齊王被廢黜後，公卿商議迎立高貴鄉公做皇帝。十月己丑，高貴鄉公來到玄武館，大臣們上奏請他住在前殿，高貴鄉公認爲這裏是先帝住過的地方，迴避在西厢房住；大臣們又請求用皇帝的車駕迎接他，高貴鄉公不答應。庚寅，高貴鄉公進入洛陽，大臣們在西掖門南邊迎接拜見，高貴鄉公下車準備回拜，接引他的人請求說："按照禮儀不須回拜。"高貴鄉公說："我還是臣子。"於是答禮回拜。到了止車門下車。左右隨從的人說："過去是乘車進去。"高貴鄉公說："我被皇太后徵召，不知道要幹什麼！"於是步行到太極東堂，進見太后。這一天在太極前殿舉行登皇帝位的典禮，陪同參加這一儀式的百官都很高興。下詔書說："以前武帝、文帝、明帝三祖英明威武、道德高尚，順應天命接受皇位。齊王繼位以後，恣意妄爲不合法度，敗壞了他的德行。皇太后深思國家的重要，采納輔佐大臣的謀劃，由我取代他的皇位，

業，戰戰兢兢，如臨于谷。今群公卿士股肱之輔，四方征鎮宣力之佐，皆積德累功，忠勤帝室；庶憑先祖先父有德之臣，左右小子，用保乂皇家，俾朕蒙暗，垂拱而治。蓋聞人君之道，德厚侔天地，潤澤施四海，先之以慈愛，示之以好惡，然後教化行於上，兆民聽於下。朕雖不德，昧於大道，思與宇内共臻兹路。《書》不云乎：'安民則惠，黎民懷之。'"大赦，改元。減乘輿服御，後宫用度，及罷尚方御府百工技巧靡麗無益之物。

把天子的使命落在我身上。我以微小之身，托付於王公之上，日夜敬畏，害怕不能繼承遵守祖宗的訓示，光大國家復興的大業，戰戰兢兢，如同面臨深谷。現在各公卿百官輔佐大臣，四方征伐鎮守效力的將領，都積累功德，對皇室忠誠勤勉；希望憑藉先祖先父有德行的大臣，來輔佐經驗不足的我，以保護皇室家族，使朕這蒙昧的人，順當地治理好國家。聽説君主的治國之道，德行和天地一樣廣厚，恩澤普施天下，首先用慈愛之心對待百姓，把自己的愛憎之情顯示給他們，然後教化在上面推行，萬民在下面聽從。朕雖然缺乏德行，對綱常正道不甚明白，還是想和全國的臣民達到這樣的治國之路。《尚書》不是説了嗎：'安定人民就是有仁愛之心，老百姓就會懷念他。'"大赦天下，改换年號。減省皇帝的車駕服飾，後宫的開支，并停止使用尚方御府製作的精巧奢華而没有益處的器物。

正元元年冬十月壬辰，遣侍中持節分適四方，觀風俗，勞士民，察冤枉失職者。癸巳，假大將軍司馬景王黄鉞，入朝不趨，奏事不名，劍履上殿。戊戌，黄龍見于鄴井中。甲辰，命有司論廢立定策之功，封爵、增邑、進位、班賜各有差。

正元元年冬十月壬辰，派遣侍中持符節分赴四方，觀察民間風俗，慰問士人百姓，審察蒙受冤屈和不盡職守的人。癸巳，授給大將軍司馬景王黄鉞，入朝不須小步快走，上奏事情不必稱報自己的名字，可以佩劍穿鞋上殿。戊戌，黄龍出現在鄴的井中。甲辰，命令有關官員評定廢立皇帝、作出決策的功勞，分封爵位、增加食邑、晋升官職、頒發賞賜各有等次。

二年春正月乙丑，鎮東將軍毌丘儉、揚州刺史文欽反。戊寅，大將軍司馬景王征之。癸未，車騎將軍郭淮薨。閏月己亥，破欽于樂嘉。欽遁走，遂奔吴。甲辰，安風津都尉斬儉，傳首京都。壬子，復特赦淮南士民諸爲儉、欽所詿誤者。以鎮南將軍諸葛誕爲鎮東大將軍。司馬景王薨于許昌。二月丁巳，以衛將軍司馬文王爲大將軍，録尚書事。

正元二年春正月乙丑，鎮東將軍毌丘儉、揚州刺史文欽反叛。戊寅，大將軍司馬景王征討他們。癸未，車騎將軍郭淮去世。閏月己亥，在樂嘉打敗文欽。文欽逃走，於是投奔吴國。甲辰，安風津都尉殺了毌丘儉，把他的首級傳送到京都。壬子，又特許赦免淮南各受毌丘儉、文欽牽累的士人百姓。任命鎮南將軍諸葛誕爲鎮東大將軍。司馬景王在許昌去世。二月丁巳，任命衛將軍司馬文王爲大將軍，總領尚書事務。

甲子，吴大將孫峻等衆號十萬至壽春，諸葛誕拒擊破之，斬吴左將軍留贊，獻捷于京都。三月，立皇后卞氏，大赦。夏四月甲寅，封后父卞隆

甲子，吴國大將孫峻等人聚兵號稱十萬人到達壽春，諸葛誕抗擊打敗了他們，殺了吴國左將軍留贊，向京都進獻俘虜和戰利品。三月立卞氏爲皇后，大赦天下。夏四月甲寅，封皇后的父親

爲列侯。甲戌，以征南大將軍王昶爲驃騎將軍。秋七月，以征東大將軍胡遵爲衛將軍，鎮東大將軍諸葛誕爲征東大將軍。

卞隆爲列侯。甲戌，任命征南大將軍王昶爲驃騎將軍。秋七月，任命征東大將軍胡遵爲衛將軍，鎮東大將軍諸葛誕爲征東大將軍。

八月辛亥，蜀大將軍姜維寇狄道，雍州刺史王經與戰洮西，經大敗，還保狄道城。辛未，以長水校尉鄧艾行安西將軍，與征西將軍陳泰并力拒維。戊辰，復遣太尉司馬孚爲後繼。九月庚子，講《尚書》業終，賜執經親授者司空鄭冲、侍中鄭小同等各有差。甲辰，姜維退還。冬十月，詔曰："朕以寡德，不能式遏寇虐，乃令蜀賊陸梁邊陲。洮西之戰，至取負敗，將士死亡，計以千數，或没命戰場，冤魂不反，或牽掣虜手，流離異域，吾深痛愍，爲之悼心。其令所在郡典農及安撫夷二護軍各部大吏慰恤其門户，無差賦役一年；其力戰死事者，皆如舊科，勿有所漏。"

八月辛亥，蜀國大將軍姜維進犯狄道，雍州刺史王經和他在洮西交戰，王經被打得大敗，撤退守衛狄道城。辛未，任命長水校尉鄧艾代理安西將軍，和征西將軍陳泰合力抵抗姜維。戊辰，又派遣太尉司馬孚作爲後援。九月庚子，講授《尚書》的課業結束，賞賜手執經書親自講授的司空鄭冲、侍中鄭小同等人各有等次。甲辰，姜維撤軍返回。冬十月，下詔書説："朕因爲缺乏德行，不能阻止敵人凶殘暴虐的行爲，纔使蜀國賊寇在邊境氣焰囂張。洮西的戰鬥，以至於遭受失敗，死亡的將士，要用千數來計算，有的在戰場上喪命，冤魂不能返回，有的被敵軍俘虜，流落在異國他鄉，我深感悲痛哀憐，爲他們傷心。現在命令他們所在郡的典農和安夷、撫夷二護軍等各部長官慰問撫恤他們的家人，停止徵派賦税徭役一年；那些奮力作戰爲國陣亡的人，都要按以前的規定辦理，不要有遺漏。"

十一月甲午，以隴右四郡及金城連年受敵，或亡叛投賊，其親戚留在本土者不安，皆特赦之。癸丑，詔曰："往者洮西之戰，將吏士民或臨陳戰亡，或沈溺洮水，骸骨不收，棄于原野，吾常痛之。其告征西、安西將軍，各令部人於戰處及水次鈎求尸喪，收斂藏埋，以慰存亡。"

十一月甲午，因隴右四郡和金城郡連年遭受敵人的進攻，有的人逃亡叛變投靠賊軍，他們留在本地的親戚感到不安，對這些人都特許赦免。癸丑，下詔書説："以前洮西的戰鬥，將士官民有的上陣戰死，有的沉在洮水中淹死，尸骨没能收殮，抛棄在原野，我常常感到悲痛。現在敕告征西將軍、安西將軍，各自命令部屬在戰場和水邊搜求尸骨，收殮掩埋，來安慰活着的和死去的人。"

甘露元年春正月辛丑，青龍見軹縣井中。乙巳，沛王林薨。

甘露元年春正月辛丑，青龍出現在軹縣的井中。乙巳，沛王曹林去世。

夏四月庚戌，賜大將軍司馬文王衮冕之服，赤舄副焉。

夏四月庚戌，賜給大將軍司馬文王禮服禮帽，配上紅色的鞋子。

丙辰，帝幸太學，問諸儒曰："聖人幽贊神明，仰觀俯察，始作八卦，後聖重之爲六十四，立爻以極數。凡斯大義，罔有不備，而夏有《連山》，殷有《歸藏》，周曰《周

丙辰，皇帝親臨太學，詢問各位儒生説："聖人得到神明的暗中幫助，仰觀天文俯察地理，開始創制八卦，後來的聖人在此基礎上推演發揮成六十四卦，設立爻辭來窮盡事物的道理。所有這些重要的道理，没有不完備的，可是夏朝有

易》，《易》之書，其故何也？"《易》博士淳于俊對曰："包羲因燧皇之圖而制八卦，神農演之爲六十四，黄帝、堯、舜通其變，三代隨時，質文各繇其事。故《易》者，變易也；名曰《連山》，似山出内雲氣，連天地也；《歸藏》者，萬事莫不歸藏于其中也。"帝又曰："若使包羲因燧皇而作《易》，孔子何以不云燧人氏没包羲氏作乎？"俊不能答。帝又問曰："孔子作彖、象，鄭玄作注，雖聖賢不同，其所釋經義一也。今彖、象不與經文相連，而注連之，何也？"俊對曰："鄭玄合彖、象于經者，欲使學者尋省易了也。"帝曰："若鄭玄合之，於學誠便，則孔子曷爲不合以了學者乎？"俊對曰："孔子恐其與文王相亂，是以不合，此聖人以不合爲謙。"帝曰："若聖人以不合爲謙，則鄭玄何獨不謙邪？"俊對曰："古義弘深，聖問奥遠，非臣所能詳盡。"帝又問曰："《繫辭》云'黄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此包羲、神農之世爲無衣裳。但聖人化天下，何殊異爾邪？"俊對曰："三皇之時，人寡而禽獸衆，故取其羽皮而天下用足，及至黄帝，人衆而禽獸寡，是以作爲衣裳以濟時變也。"帝又問："乾爲天，而復爲金，爲玉，爲老馬，與細物并邪？"俊對曰："聖人取象，或遠或近，近取諸物，遠則天地。"

講《易》畢，復命講《尚書》。帝問曰："鄭玄曰'稽古同天，言堯同於天也'。王肅云'堯順考古道而

《連山》，商朝有《歸藏》，周朝稱做《周易》，《易》這類的書取名不同，是什麽緣故呢？"《易》博士淳于俊回答説："包羲根據燧皇的圖像製作了八卦，神農推演八卦成爲六十四卦，黄帝、堯、舜通曉其中的變化，三代都順合時勢，或質樸或華美由各自的具體情况而定。所以《易》，就是變易的意思；稱做《連山》，似乎是山吐納雲氣，連接天地的意思；稱做《歸藏》，是萬事没有不歸藏在其中的意思。"皇帝又説："假如是包羲根據燧皇製作了《易》，孔子爲什麽不説燧人氏死後包羲氏作呢？"淳于俊不能回答。皇帝又問道："孔子作彖傳、象傳，鄭玄作注，雖然他們有聖人賢人的不同，但解釋的經義是一樣的。現在彖傳、象傳不和經文相連，而注文和經文相連，爲什麽呢？"淳于俊回答説："鄭玄把彖傳、象傳和經文合在一起，是想使學習的人尋找查檢簡便易懂。"皇帝説："如果鄭玄把它們合在一起，對於學習誠然方便，那麽孔子爲什麽不把它們合在一起來讓學習的人明白易懂呢？"淳于俊回答説："孔子是擔心這樣做和周文王作的卦辭、爻辭相淆亂，因此不合在一起，這是聖人以不合在一起爲謙虚。"皇帝説："如果聖人以不合在一起爲謙虚，那麽鄭玄爲什麽惟獨不謙虚呢？"淳于俊回答説："古書的道理博大精深，皇上所問深奥幽遠，不是臣下所能詳盡回答的。"皇帝又問道："《繫辭》説'黄帝、堯、舜衣裳下垂而天下得到治理'，這説明包羲、神農的時代是没有衣裳的。但是聖人教化天下，爲什麽有這樣大的區别呢？"淳于俊回答説："三皇的時代，人少而鳥獸多，所以取來鳥獸的毛皮天下的人就可以滿足需用，等到了黄帝時代，人多而鳥獸少，因此製作衣裳來彌補時代的變化。"皇帝又問："乾代表天，但又代表金，代表玉，代表老馬，天和瑣細的事物并列嗎？"淳于俊回答説："聖人所取的物象，有的遠有的近，近的取身邊的各種事物，遠的取用天地。"

講解《易經》完畢，又命令講解《尚書》。皇帝問道："鄭玄説'稽古同天，是説堯和天等同'。王肅説'堯順應考察古代的道理來實行

行之’。二義不同，何者爲是？”博士庾峻對曰：“先儒所執，各有乖異，臣不足以定之。然《洪範》稱‘三人占，從二人之言’。賈、馬及肅皆以爲‘順考古道’。以《洪範》言之，肅義爲長。”帝曰：“仲尼言‘唯天爲大，唯堯則之’。堯之大美，在乎則天，順考古道，非其至也。今發篇開義以明聖德，而舍其大，更稱其細，豈作者之意邪？”峻對曰：“臣奉遵師說，未喻大義，至于折中，裁之聖思。”次及四岳舉鯀，帝又問曰：“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思無不周，明無不照，今王肅云‘堯意不能明鯀，是以試用’。如此，聖人之明有所未盡邪？”峻對曰：“雖聖人之弘，猶有所未盡，故禹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然卒能改授聖賢，緝熙庶績，亦所以成聖也。”帝曰：“夫有始有卒，其唯聖人。若不能始，何以爲聖？其言‘惟帝難之’，然卒能改授，蓋謂知人，聖人所難，非不盡之言也。《經》云：‘知人則哲，能官人。’若堯疑鯀，試之九年，官人失敘，何得謂之聖哲？”峻對曰：“臣竊觀經傳，聖人行事不能無失，是以堯失之四凶，周公失之二叔，仲尼失之宰予。”帝曰：“堯之任鯀，九載無成，汨陳五行，民用昏墊。至於仲尼失之宰予，言行之間，輕重不同也。至于周公、管、蔡之事，亦《尚書》所載，皆博士所當通也。”峻對曰：“此皆先賢所疑，非臣寡見所能究論。”次及“有鰥在下曰虞舜”，帝問曰：“當堯之時，洪水爲害，四凶在朝，宜速登賢聖濟斯民之時也。舜年在既立，聖德光明，而久不進用，何也？”峻對曰：“堯咨嗟求賢，欲遜己位，岳曰‘否德忝帝位’。堯復使

它’。這兩者意義不同。哪一個是對的？”博士庾峻回答説：“古代的學者所持的看法，各有不同，臣下不能斷定是非，可是《洪範》説‘三個人占卜，聽從兩個人的説法’。賈逵、馬融和王肅都認爲是‘順應考察古代的道理’。按《洪範》所説的，王肅的解釋較爲合理。”皇帝説：“仲尼説‘祇有天是最大的，祇有堯以天爲準則’。堯的最大美德，在於以天爲準則，順應考察古代的道理，不是最好的。現在首篇闡明義理來顯揚聖人的德行，却捨棄大的，改而稱贊小的，難道是作者的意圖嗎？”庾峻回答説：“臣下信奉遵從老師的説法，没能理解大義，至於調和各家取其中間的觀點，由皇上裁斷。”其次講到四岳首領推舉鯀，皇帝又問道：“偉大的人物，他的德行和天地相合，他的光輝和日月相映，思考没有不周密的，光明没有照不到的，現在王肅説‘堯的意思是不能瞭解鯀，因此試用他’。如果這樣，聖人的英明還有不周全的地方嗎？”庾峻回答説：“即使聖人偉大，也有不周全的地方，所以禹説‘瞭解人就是聖明，這連帝堯都覺得困難’，但最終能改用聖賢，光大各種事業，所以也成爲聖人了。”皇帝説：“善始善終，纔算得上聖人。如果没有好的開端，怎麽能成爲聖人？他説‘連帝堯都覺得困難’，但最終能改用聖賢，大概是説瞭解人，聖人覺得困難，不是講聖人也有不周全的地方。《經》上説：‘瞭解人就是聖明，能任用賢才。’如果堯懷疑鯀，試用他九年，任用人不合常規，怎麽能稱得上聖哲？”庾峻回答説：“臣私下觀看經文、傳注，聖人做事不能没有過失，因此堯的過失在於出現四個凶惡的部族首領，周公的過失在於管叔、蔡叔謀反，仲尼的過失在於輕信他的學生宰予的話。”皇帝説：“堯任用鯀，九年没有成績，胡亂排列五種用物，人民沉没陷在洪水之中。至於仲尼的過失在於宰予，祇是言語行事之間的事，有程度輕重的不同。至於周公、管叔、蔡叔的事情，也在《尚書》上有記載，都是博士應當通曉的。”庾峻回答説：“這都是古代的賢人所感到疑難的，不是臣下淺薄的見解所能够深究評論的。”其次講到“有鰥在下曰虞舜”，

岳揚舉仄陋，然後薦舜。薦舜之本，實由於堯，此蓋聖人欲盡衆心也。”帝曰：“堯既聞舜而不登用，又時忠臣亦不進達，乃使岳揚仄陋而後薦舉，非急於用聖恤民之謂也。”峻對曰：“非臣愚見所能逮及。”

皇帝問道：“在堯的時代，洪水造成災害，四個凶惡的部族首領在朝廷上，是應該迅速任用聖賢拯救人民的時候。舜的年齡已滿三十歲，崇高的德行大放光明，却長久不能被任用，爲什麽呢？”庾峻回答説：“堯感嘆着尋找賢才，想讓出自己的帝位，四岳的首領説‘我們德行鄙陋不配據有帝位’。堯又派遣四岳首領推舉出身卑微的人，然後纔推薦了舜。推薦舜的本意，實際上是出自堯，這大概是聖人想充分體現衆人的心願。”皇帝説：“堯已經聽説過舜而不加任用，而且當時的忠臣也不將他推薦上來，纔派遣四岳首領推舉出身卑微的人然後舉薦他，這不能説是急於任用聖賢拯救百姓。”庾峻回答説：“這不是臣的愚見所能達到的。”

於是復命講《禮記》。帝問曰：“‘太上立德，其次務施報’。爲治何由而教化各異，皆修何政而能致于立德，施而不報乎？”博士馬照對曰：“太上立德，謂三皇五帝之世以德化民，其次報施，謂三王之世以禮爲治也。”帝曰：“二者致化薄厚不同，將主有優劣邪？時使之然乎？”照對曰：“誠由時有樸文，故化有薄厚也。”

於是又命令講解《禮記》。皇帝問道：“‘太上立德，其次務施報’。治理國家通過什麽途徑而教化各不相同，都施行什麽樣的政治措施而能達到樹立美好的德行，施恩惠而不求别人報答呢？”博士馬照回答説：“太上立德，説的是三皇五帝的時代用德行教化人民，其次報施，説的是三王的時代用禮制治理國家。”皇帝説：“兩者達到的教化有澆薄和淳厚的不同，是君主有優劣之分呢？還是時勢不同使得這樣的呢？”馬照回答説：“確實是由於時勢有質樸和浮華的區别，所以達到的教化有澆薄和淳厚的不同。”

五月，鄴及上洛并言甘露降。夏六月丙午，改元爲甘露。乙丑，青龍見元城縣界井中。秋七月己卯，衛將軍胡遵薨。

五月，鄴和上洛同時呈告甘露降下。夏六月丙午，改换年號爲甘露。乙丑，青龍出現在元城縣境内的井中。秋七月己卯，衛將軍胡遵去世。

癸未，安西將軍鄧艾大破蜀大將姜維于上邽，詔曰：“兵未極武，醜虜摧破，斬首獲生，動以萬計，自頃戰克，無如此者。今遣使者犒賜將士，大會臨饗，飲宴終日，稱朕意焉。”

癸未，安西將軍鄧艾在上邽把蜀國大將姜維打得大敗，下詔書説：“軍隊没有充分使用武力，敵人就被摧毁打敗，斬首的和俘虜的，數以萬計，近來作戰取勝，没有像這一次的。現派遣使者犒勞賞賜將士，舉行盛會宴請他們，飲酒作樂一整天，來滿足朕的心願。”

八月庚午，命大將軍司馬文王加號大都督，奏事不名，假黄鉞。癸酉，以太尉司馬孚爲太傅。九月，以司徒高柔爲太尉。冬十月，以司空鄭

八月庚午，命令給大將軍司馬文王加授大都督尊號，呈奏事情不用稱報自己的名字，授給黄鉞。癸酉，任命太尉司馬孚爲太傅。九月，任命司徒高柔爲太尉。冬十月，任命司空鄭冲爲司

冲爲司徒，尚書左僕射盧毓爲司空。

徒，尚書左僕射盧毓爲司空。

二年春二月，青龍見温縣井中。三月，司空盧毓薨。

甘露二年春二月，青龍出現在温縣的井中。三月，司空盧毓去世。

夏四月癸卯，詔曰："玄菟郡高顯縣吏民反叛，長鄭熙爲賊所殺。民王簡負擔熙喪，晨夜星行，遠致本州，忠節可嘉。其特拜簡爲忠義都尉，以旌殊行。"

夏四月癸卯，下詔書説："玄菟郡高顯縣的官吏百姓反叛，縣長鄭熙被叛賊殺害。平民王簡背負着鄭熙的遺體，日夜急行，遠送到本州，他的忠義節操值得嘉獎。現在特地授任王簡爲忠義都尉，來表彰他的突出行爲。"

甲子，以征東大將軍諸葛誕爲司空。

甲子，任命征東大將軍諸葛誕爲司空。

五月辛未，帝幸辟雍，會命群臣賦詩。侍中和逌、尚書陳騫等作詩稽留，有司奏免官，詔曰："吾以暗昧，愛好文雅，廣延詩賦，以知得失，而乃爾紛紜，良用反仄。其原逌等。主者宜敕自今以後，群臣皆當玩習古義，修明經典，稱朕意焉。"

五月辛未，皇帝親臨太學，召集大臣們命令他們賦詩。侍中和逌、尚書陳騫等人做詩遲緩，有關官員奏請罷免他們的官職，皇帝下詔書説："我因愚昧，愛好藝文禮樂，廣泛搜求詩賦，以此知道執政的得失，却造成如此紛亂的局面，因此感到輾轉不安。現在命令原諒和逌等人。主管官員應該告誡從今以後，大臣們都應當玩味研習古書的義理，學習理解經書典籍，以滿足朕的心願。"

乙亥，諸葛誕不就徵，發兵反，殺揚州刺史樂綝。丙子，赦淮南將吏士民爲誕所詿誤者。丁丑，詔曰："諸葛誕造爲凶亂，蕩覆揚州。昔黥布逆叛，漢祖親戎，隗囂違戾，光武西伐，及烈祖明皇帝躬征吴、蜀，皆所以奮揚赫斯，震耀威武也。今宜皇太后與朕暫共臨戎，速定醜虜，時寧東夏。"己卯，詔曰："諸葛誕造構逆亂，迫脅忠義，平寇將軍臨渭亭侯龐會、騎督偏將軍路蕃，各將左右，斬門突出，忠壯勇烈，所宜嘉異。其進會爵鄉侯，蕃封亭侯。"

乙亥，諸葛誕不肯接受徵召，發兵反叛，殺死揚州刺史樂綝。丙子，赦免淮南受諸葛誕牽累的將士官吏百姓。丁丑，下詔書説："諸葛誕製造禍亂，攻陷揚州。過去黥布反叛，漢高祖親自征討，隗囂違抗朝廷，漢光武帝西征討伐，以及烈祖明皇帝親自征討吴國、蜀國，都爲的是奮揚君王的怒氣，顯耀朝廷的威武。現在應該由皇太后和朕暫時一同親征，迅速平定叛賊，及時安定國家的東部。"己卯，下詔書説："諸葛誕製造叛亂，逼迫威脅忠義的人，平寇將軍臨渭亭侯龐會、騎督偏將軍路蕃，各自帶領手下士兵，砍斷營門衝出，忠勇壯烈，應該特别嘉獎。現在晋封龐會爲鄉侯，路蕃封爲亭侯。"

六月乙巳，詔："吴使持節都督夏口諸軍事鎮軍將軍沙羡侯孫壹，賊之枝屬，位爲上將，畏天知命，深鑒禍福，翻然舉衆，遠歸大國，雖微子去殷，樂毅遁燕，無以加之。其以壹爲侍中車騎將軍、假節、交州牧、吴侯，開府辟召儀同三司，依古侯伯

六月乙巳，下詔書説："吴國的使持節都督夏口諸軍事鎮軍將軍沙羡侯孫壹，是賊寇孫氏的親屬，官位爲上將，敬畏上天知曉天命，深刻審辨禍福利害，猛然改悔帶領部屬，從遠道歸附大國，即使微子離開殷朝，樂毅逃出燕國，也不能勝過孫壹。現在任命孫壹爲侍中車騎將軍、假節、交州牧、吴侯，設立府署徵召屬官、儀制和

八命之禮，衮冕赤舄，事從豐厚。”

三公相同，依照古代侯伯八等官爵的禮儀，穿上禮服禮帽和紅色的鞋子，事事按豐厚的禮遇相待。”

甲子，詔曰：“今車駕駐項，大將軍恭行天罰，前臨淮浦。昔相國大司馬征討，皆與尚書俱行，今宜如舊。”乃令散騎常侍裴秀、給事黃門侍郎鍾會咸與大將軍俱行。秋八月，詔曰：“昔燕刺王謀反，韓誼等諫而死，漢朝顯登其子。諸葛誕創造凶亂，主簿宣隆、部曲督秦絜秉節守義，臨事固爭，爲誕所殺，所謂無比干之親而受其戮者。其以隆、絜子爲騎都尉，加以贈賜，光示遠近，以殊忠義。”

甲子，下詔書說：“現在我駐在項，大將軍恭敬地執行上天的懲罰，前往淮浦。過去相國大司馬出征討伐，都和尚書一同前往，現在應該照往常那樣。”於是命令散騎常侍裴秀、給事黃門侍郎鍾會都和大將軍一同前往。秋八月，下詔書說：“以前燕刺王謀反，韓誼等人規勸他而被殺，漢朝給他的兒子榮耀和高官。諸葛誕製造禍亂，主簿宣隆、部曲督秦絜堅持節操信守忠義，面臨事變堅決抗爭，被諸葛誕殺害，這可以說是沒有像比干和紂王那樣的親屬關係而被殺害的人。現在任命宣隆、秦絜的兒子爲騎都尉，另加賞賜，向遠近的地方顯揚昭示，來突出表彰忠義的人。”

九月，大赦。冬十二月，吴大將全端、全懌等率衆降。

九月，大赦天下。冬十二月，吴國大將全端、全懌等人帶領部屬前來投降。

三年春二月，大將軍司馬文王陷壽春城，斬諸葛誕。三月，詔曰：“古者克敵，收其尸以爲京觀，所以懲昏逆而章武功也。漢孝武元鼎中，改桐鄉爲聞喜，新鄉爲獲嘉，以著南越之亡。大將軍親總六戎，營據丘頭，内夷群凶，外殄寇虜，功濟兆民，聲振四海。克敵之地，宜有令名，其改丘頭爲武丘，明以武平亂，後世不忘，亦京觀二邑之義也。”

甘露三年春二月，大將軍司馬文王攻陷壽春城，殺了諸葛誕。三月，下詔書說：“古代打敗敵人，收集敵人尸體封土堆成高大的墳墓，爲的是懲戒叛逆而彰顯武功。漢孝武帝元鼎年間，改桐鄉爲聞喜，新鄉爲獲嘉，來顯示南越的滅亡。大將軍親自統領六軍，設營據守丘頭，對内平定群凶，對外消滅敵寇，功勛拯救了衆多百姓，聲威遠揚天下。打敗敵人的地方，應該有個美好的名字，現在將丘頭改爲武丘，表明用武力平定叛亂，使後代不會忘記，這也就是古代堆積敵人的尸體封土成爲高墳和漢朝改換兩個縣名的意思。”

夏五月，命大將軍司馬文王爲相國，封晉公，食邑八郡，加之九錫，文王前後九讓乃止。

夏五月，任命大將軍司馬文王爲相國，封爲晉公，賜給八郡作食邑，加授九錫，司馬文王先後多次推讓纔作罷。

六月丙子，詔曰：“昔南陽郡山賊擾攘，欲劫質故太守東里衮，功曹應余獨身捍衮，遂免於難。余顛沛殞斃，殺身濟君。其下司徒，署余孫倫吏，使蒙伏節之報。”

六月丙子，下詔書說：“以前南陽郡的山賊四出騷擾，打算劫持原太守東里衮作人質，功曹應余隻身保護東里衮，東里衮纔免遭禍難。應余倒地死去，犧牲生命營救東里衮。現在通告司徒，授給應余的孫子應倫官職，使他得到爲節義獻身的酬報。”

辛卯，大論淮南之功，封爵行賞

辛卯，廣泛評定淮南的戰功，分封爵位給予

各有差。

賞賜各有等次。

秋八月甲戌，以驃騎將軍王昶爲司空。丙寅，詔曰："夫養老興教，三代所以樹風化垂不朽也，必有三老、五更以崇至敬，乞言納誨，著在惇史，然後六合承流，下觀而化。宜妙簡德行，以充其選。關内侯王祥，履仁秉義，雅志淳固。關内侯鄭小同，温恭孝友，帥禮不忒。其以祥爲三老，小同爲五更。"車駕親率群司，躬行古禮焉。

秋八月甲戌，任命驃騎將軍王昶爲司空。丙寅，下詔書説："贍養老人振興教化，是夏、商、周三代樹立良好風尚長久流傳不衰的原因，一定要設立三老、五更的官職來表達崇高的敬意，懇請他們進言、接受他們的教誨，把他們的言行記載下來，然後整個天下都繼承和發揚，百姓看了受到感化。應該精心選擇有德行的人，來作爲擔任三老、五更的人選。關内侯王祥，履行仁德堅持正義，志趣高雅淳厚專一。關内侯鄭小同，温和恭敬孝順友愛，遵循禮制没有差錯。現在任命王祥爲三老，鄭小同爲五更。"皇帝親自帶領百官，實行古代的禮儀。

是歲，青龍、黄龍仍見頓丘、冠軍、陽夏縣界井中。

這一年，青龍、黄龍多次出現在頓丘縣、冠軍縣、陽夏縣境内的井中。

四年春正月，黄龍二，見寧陵縣界井中。夏六月，司空王昶薨。秋七月，陳留王峻薨。冬十月丙寅，分新城郡，復置上庸郡。十一月癸卯，車騎將軍孫壹爲婢所殺。

甘露四年春正月，兩條黄龍出現在寧陵縣境内的井中。夏六月，司空王昶去世。秋七月，陳留王曹峻去世。冬十月丙寅，劃出新城郡一部分，重新設置上庸郡。十一月癸卯，車騎將軍孫壹被婢女殺死。

五年春正月朔，日有蝕之。夏四月，詔有司率遵前命，復進大將軍司馬文王位爲相國，封晋公，加九錫。

甘露五年春正月初一，發生日食。夏四月，下詔書給有關官員遵照以前的命令，再次晋升大將軍司馬文王的職位爲相國，封爲晋公，加授九錫。

五月己丑，高貴鄉公卒，年二十。皇太后令曰："吾以不德，遭家不造，昔援立東海王子髦，以爲明帝嗣，見其好書疏文章，冀可成濟，而情性暴戾，日月滋甚。吾數呵責，遂更忿恚，造作醜逆不道之言以誣謗吾，遂隔絶兩宫。其所言道，不可忍聽，非天地所覆載。吾即密有令語大將軍，不可以奉宗廟，恐顛覆社稷，死無面目以見先帝。大將軍以其尚幼，謂當改心爲善，殷勤執據。而此兒忿戾，所行益甚，舉弩遥射吾宫，祝當令中吾項，箭親墮吾前。吾語大將軍，不可不廢之，前後數十。此兒具聞，自知罪重，便圖爲弑逆，賂遺

五月己丑，高貴鄉公卒，終年二十歲。皇太后發布命令説："我因爲没有德行，遭受家庭的不幸，以前援立東海王的兒子曹髦，作爲明帝的繼承人，看到他喜愛奏疏文章，期望他可以成大器，可是他性情凶暴乖戾，一天比一天厲害。我多次嚴厲斥責，他就更加憤恨，編造邪惡的悖逆不道的話來誣衊誹謗我，於是皇帝和太后兩宫斷絶了往來。他所説的話，令人不忍聽下去，不是天地所能承受的。我就秘密下令告訴大將軍，不能由他奉祀宗廟，惟恐他顛覆社稷，死後我没有臉面去見先帝。大將軍認爲他年紀還小，説他會回轉心意變好，反復據理力争。可是這孩子蠻横無理，做的壞事更加惡劣，舉起弓弩從遠處向我的宫裏射箭，希望射中我的脖子，這箭落在我的面前。我對大將軍説，不能不廢黜他，先後説了

吾左右人，令因吾服藥，密行鴆毒，重相設計。事已覺露，直欲因際會舉兵入西宮殺吾，出取大將軍，呼侍中王沈、散騎常侍王業、尚書王經，出懷中黄素詔示之，言今日便當施行。吾之危殆，過于累卵。吾老寡，豈復多惜餘命邪？但傷先帝遺意不遂，社稷顛覆爲痛耳。賴宗廟之靈，沈、業即馳語大將軍，得先嚴警，而此兒便將左右出雲龍門，雷戰鼓，躬自拔刃，與左右雜衛共入兵陳間，爲前鋒所害。此兒既行悖逆不道，而又自陷大禍，重令吾悼心不可言。昔漢昌邑王以罪廢爲庶人，此兒亦宜以民禮葬之，當令内外咸知此兒所行。又尚書王經，凶逆無狀，其收經及家屬皆詣廷尉。”

幾十次。這孩子全都聽説了，知道自己罪惡深重，就圖謀殺我，賄賂我身邊的人，要他們乘我服藥的機會，偷偷放入鴆毒，一次又一次地設下計謀。事情被察覺敗露後，他就想徑直找機會帶兵衝入西宫殺我，出來後再攻打大將軍，他招唤侍中王沈、散騎常侍王業、尚書王經，拿出懷裏用黄色絹布寫的詔書給他們看，説今天就要施行。我處境的危險，超過堆叠起來的蛋。我年老寡居，難道還過於憐惜自己殘餘的生命嗎？衹是傷心先帝的遺願不能實現，對國家被顛覆感到痛心罷了。依賴宗廟的神靈，王沈、王業立刻騎快馬跑去告訴大將軍，得以預先嚴密警戒，而這孩子就帶領左右的人出了雲龍門，擂起戰鼓，親自拔出刀，和左右雜亂的衛兵一起進入警戒的軍陣中，被前鋒殺死。這孩子既幹出悖逆不道的事，而且又自己陷入大禍，更讓我傷心得説不出話來。過去漢朝的昌邑王因罪過被廢黜爲平民，這孩子也應該按平民的禮儀埋葬，應當讓朝廷内外的人都知道這孩子的所作所爲。還有尚書王經，凶惡悖逆不可形容，現在命令逮捕王經和他的家屬全都交付廷尉查辦。”

庚寅，太傅孚、大將軍文王、太尉柔、司徒冲稽首言：“伏見中令，故高貴鄉公悖逆不道，自陷大禍，依漢昌邑王罪廢故事，以民禮葬。臣等備位，不能匡救禍亂，式遏奸逆，奉令震悚，肝心悼栗。《春秋》之義，王者無外，而書‘襄王出居于鄭’，不能事母，故絶之于位也。今高貴鄉公肆行不軌，幾危社稷，自取傾覆，人神所絶，葬以民禮，誠當舊典。然臣等伏惟殿下仁慈過隆，雖存大義，猶垂哀矜，臣等之心實有不忍，以爲可加恩以王禮葬之。”太后從之。

庚寅，太傅司馬孚、大將軍司馬文王、太尉高柔、司徒鄭冲叩頭説：“恭敬地看到皇太后的命令，已故的高貴鄉公悖逆不道，自己陷入大禍，依照漢朝的昌邑王因犯罪被廢黜的先例，按平民的禮儀埋葬。臣等充任官職，不能匡正拯救禍亂，制止奸邪叛逆，接受命令後感到震驚恐懼，心中戰栗不安。《春秋》的大義，君王没有外域，可是記載‘周襄王出外居住在鄭國’，不能事奉母親，所以使他和天子之位隔絶。現在高貴鄉公恣意幹出不合法度的事，幾乎危害了國家，自取滅亡，被人神棄絶，按平民的禮儀埋葬，確實合乎過去的制度。但臣等想到殿下仁慈無比深厚，雖然胸懷大義，還是流露出哀憐之情，臣等確有不忍之心，認爲可以給予恩典按王的禮儀埋葬他。”太后聽從了他們的意見。

使使持節行中護軍中壘將軍司馬炎北迎常道鄉公璜嗣明帝後。辛卯，群公奏太后曰：“殿下聖德光隆，寧

派遣使者持符節代理中護軍中壘將軍司馬炎向北迎接常道鄉公曹璜作明帝的繼承人。辛卯，衆公奏請太后説：“殿下崇高的德行光輝昌盛，

濟六合，而猶稱令，與藩國同。請自今殿下令書，皆稱詔制，如先代故事。”

癸卯，大將軍固讓相國、晋公、九錫之寵。太后詔曰：“夫有功不隱，《周易》大義，成人之美，古賢所尚，今聽所執，出表示外，以章公之謙光焉。”

戊申，大將軍文王上言：“高貴鄉公率將從駕人兵，拔刃鳴金鼓向臣所止。懼兵刃相接，即敕將士不得有所傷害，違令以軍法從事。騎督成倅弟太子舍人濟，橫入兵陳傷公，遂至隕命。輒收濟行軍法。臣聞人臣之節，有死無二，事上之義，不敢逃難。前者變故卒至，禍同發機，誠欲委身守死，唯命所裁。然惟本謀乃欲上危皇太后，傾覆宗廟。臣忝當大任，義在安國，懼雖身死，罪責彌重。欲遵伊、周之權，以安社稷之難，即駱驛申敕，不得迫近輦輿，而濟遽入陳間，以致大變。哀怛痛恨，五内摧裂，不知何地可以隕墜？科律大逆無道，父母妻子同産皆斬。濟凶戾悖逆，干國亂紀，罪不容誅。輒敕侍御史收濟家屬，付廷尉，結正其罪。”太后詔曰：“夫五刑之罪，莫大於不孝。夫人有子不孝，尚告治之，此兒豈復成人主邪？吾婦人不達大義，以謂濟不得便爲大逆也。然大將軍志意懇切，發言惻愴，故聽如所奏。當班下遠近，使知本末也。”

六月癸丑，詔曰：“古者人君之爲名字，難犯而易諱。今常道鄉公諱字甚難避，其朝臣博議改易，列奏。”

安定拯救了天下，可是下書仍稱作“令”，和藩國相同。請從現在起殿下下達令書，都稱詔制，依照前代的舊例。”

癸卯，大將軍堅决辭讓相國、晋公、九錫的恩寵。太后下詔書説：“有功勞不掩蓋，是《周易》的大義，成全别人的美事，是古代的賢人所崇尚的，現在聽從大將軍所堅持的，寫出表章昭示天下，來表彰他謙虚的美德。”

戊申，大將軍司馬文王進言説：“高貴鄉公帶領隨從的士兵，拔出戰刀敲起鐘鼓衝向臣的住所。臣害怕刀兵交鋒，就命令將士不能對他有所傷害，違抗命令的按軍法處置。騎督成倅的弟弟太子舍人成濟，從側面衝入軍陣殺傷高貴鄉公，於是以致喪命。臣當即拘捕成濟執行軍法。臣聽説臣子的節操，衹有爲君王去死而没有二心，事奉君王的大義，不敢逃避禍難。先前意外的事情突然發生，災禍如同扣在弓上的箭一觸即發，臣確實想棄身等候死亡，任憑皇上裁决。但想到他的本意是想危害皇太后，顛覆宗廟。臣愧當大任，職責在於安定國家，害怕雖然自己死去，罪責更加深重。想遵照伊尹、周公的權宜之計，來安定國家的危難，就一再派人告誡，不可逼近皇上的車輦，可是成濟突然衝入軍陣中，以致造成大的變故。臣哀傷痛恨，五臟崩裂，不知去什麽地方可以摔死？法令條律規定大逆不道的，父母、妻子、兒子和兄弟都要斬首。成濟凶暴悖逆，冒犯國家擾亂法紀，殺了他也抵償不了他的罪惡。立即命令侍御史逮捕成濟的家屬，交付廷尉，結案判處他的罪行。”太后下詔書説：“按五種刑罰懲處的罪惡，没有比不孝更大的了。人有兒子不孝，尚且要上告懲治他，這孩子怎能又成了君主呢？我作爲婦輩人家不懂得大道理，認爲成濟不能就算是大逆不道。但大將軍情意懇切，説的話十分悲傷，所以同意他上奏的要求。應當頒布給遠近的地方，讓人們知道事情的始末經過。”

六月癸丑，下詔書説：“古代君主起名字，要難以衝犯而容易避諱。現在常道鄉公的名字很難避諱，命令朝中大臣廣泛議論更换他的名字，

依次上奏。”

陳留王曹奐

陳留王諱奐，字景明，武帝孫，燕王宇子也。甘露三年，封安次縣常道鄉公。高貴鄉公卒，公卿議迎立公。六月甲寅，入于洛陽，見皇太后，是日即皇帝位于太極前殿，大赦，改年，賜民爵及穀帛各有差。

景元元年夏六月丙辰，進大將軍司馬文王位爲相國，封晉公，增封二郡，并前滿十，加九錫之禮，一如前詔；諸群從子弟，其未有侯者皆封亭侯，賜錢千萬，帛萬匹，文王固讓乃止。己未，故漢獻帝夫人節薨，帝臨于華林園，使使持節追謚夫人爲獻穆皇后。及葬，車服制度皆如漢氏故事。癸亥，以尚書右僕射王觀爲司空，冬十月，觀薨。

十一月，燕王上表賀冬至，稱臣。詔曰："古之王者，或有所不臣，王將宜依此義。表不稱臣乎！又當爲報。夫後大宗者，降其私親，况所繼者重邪！若便同之臣妾，亦情所未安。其皆依禮典處，當務盡其宜。”有司奏，以爲“禮莫崇于尊祖，制莫大于正典。陛下稽德期運，撫臨萬國，紹大宗之重，隆三祖之基。伏惟燕王體尊戚屬，正位藩服，躬秉虔肅，率蹈恭德以先萬國；其于正典，闡濟大順，所不得制。聖朝誠宜崇以非常之制，奉以不臣之禮。臣等平議以爲燕王章表，可聽如舊式。中詔所施，或存好問，準之義類，則‘燕覿之敬’也，可少順聖敬，加崇儀稱，示不敢斥，宜曰‘皇帝敬問大王侍御’。至于制書，國之正典，朝廷所以辨章公制，宣昭軌儀于天下者也，宜循法，故曰‘制詔燕王’。凡詔命、制書、奏事、上書諸稱燕王者，可皆

陳留王名奐，字景明，是武帝的孫子，燕王曹宇的兒子。甘露三年，封爲安次縣常道鄉公。高貴鄉公卒，公卿們商議迎立常道鄉公。六月甲寅，進入洛陽，拜見皇太后，這一天在太極前殿登皇帝位，大赦天下，改换年號，賜給百姓爵位和糧食布帛各有等次。

景元元年夏六月丙辰，晋升大將軍司馬文王的官位爲相國，封爲晋公，增加封邑兩個郡，加上以前封的共十個郡，另加九錫的禮儀，一切都按以前下的詔書那樣；各同族子弟，沒有封侯的都封爲亭侯，賜錢一千萬，絲綢一萬匹，司馬文王堅决推讓纔作罷。己未，已故漢獻帝的夫人曹節薨，皇帝親自到華林園，派遣使者持符節追謚夫人爲獻穆皇后。等到安葬時，車輿服飾的制度都按照漢朝的舊例。癸亥，任命尚書右僕射王觀爲司空，冬十月，王觀薨。

十一月，燕王上表祝賀冬至，稱自己爲臣。下詔書説："古代的王，有的不稱自己爲臣，王以後應該依照這個義例。上表不稱自己爲臣吧！又應當回報。繼承大宗的人，要降低和自己親屬的關係，何况所繼承的更重要呢！如果就和臣妾一樣看待，感情上也覺得不安。現在都按照禮制處理，應該儘量做到合適。”有關官員上奏，認爲“禮儀中最高的莫過於尊崇祖先，制度中最大的莫過於國家的法典。陛下的德行和本朝的運數相合，安撫統治萬國，繼承大宗的重任，光大三祖的基業。恭敬地想到燕王在皇室親屬中身份尊貴，處在藩國的王位上，自身保持恭謹嚴肅的態度，遵循謙恭的美德來作爲萬國的表率；這在國家的法典中，對創立并安定國家、順應倫常不能得到現成的定制。朝廷確實應該用非同尋常的制度尊崇他，用不稱臣的禮儀敬奉他。臣等評議認爲燕王的章表，可以聽任他依照先前的成例。皇帝由宫中發出的親筆詔令，有時表示問候，拿同類的事情作比，那麽就是‘家庭聚宴相見時按輩分高低表示的敬禮’，可以稍稍順從皇上的敬意，加上合乎禮儀的稱呼，表示不敢直接稱呼名號，

上平。其非宗廟助祭之事，皆不得稱王名，奏事、上書、文書及吏民皆不得觸王諱，以彰殊禮，加于群后。上遵王典尊祖之制，俯順聖敬烝烝之心，二者不愆，禮實宜之，可普告施行。”

應該稱‘皇帝敬問大王侍御’。至於制書，是國家的正典，朝廷用來辨明國家的制度，向天下的人宣揚禮儀準則，應該遵循法度，所以稱‘制詔燕王’。凡是詔命、制書、奏事、上書各種稱燕王的文書，都可以上提抬頭平行書寫。不是宗廟協助祭祀的事，都不能直接稱呼燕王的名字，奏事、上書、文書以及官吏百姓都不能觸犯燕王的名諱，以表明對他的特殊禮遇，在各諸侯王之上。這樣上可以遵循朝廷法典中尊崇祖先的制度，下可以順從皇上深厚的孝敬之心，兩者都没有差錯，禮制上確實合適，可以廣爲頒布施行。

十二月甲申，黃龍見華陰縣井中。甲午，以司隸校尉王祥爲司空。

十二月甲申，黃龍出現在華陰縣的井中。甲午，任命司隸校尉王祥爲司空。

二年夏五月朔，日有食之。秋七月，樂浪外夷韓、濊貊各率其屬來朝貢。八月戊寅，趙王幹薨。甲寅，復命大將軍進爵晉公，加位相國，備禮崇錫，一如前詔；又固辭乃止。

景元二年夏五月初一，發生日食。秋七月，樂浪外夷韓、濊貊各自帶領部屬前來朝貢。八月戊寅，趙王曹幹去世。甲寅，又命令晉升大將軍的爵位爲晉公，加授相國的官位，配備尊貴的九錫禮儀，一切按照原來的詔令那樣；大將軍司馬文王又堅決推辭纔作罷。

三年春二月，青龍見于軹縣井中。夏四月，遼東郡言肅慎國遣使重譯入貢，獻其國弓三十張，長三尺五寸，楛矢長一尺八寸，石砮三百枚，皮骨鐵雜鎧二十領，貂皮四百枚。冬十月，蜀大將姜維寇洮陽，鎮西將軍鄧艾拒之，破維于侯和，維遁走。是歲，詔祀故軍祭酒郭嘉於太祖廟庭。

景元三年春二月，青龍出現在軹縣的井中。夏四月，遼東郡説肅慎國派遣使者輾轉翻譯入朝進貢，進獻該國的弓三十張，長三尺五寸，楛木做的箭長一尺八寸，石砮三百枚，皮骨鐵製的各種鎧甲二十件，貂皮四百張。冬十月，蜀國大將姜維進犯洮陽，鎮西將軍鄧艾抵禦，在侯和打敗了姜維，姜維逃走。這一年，下詔書在太祖廟的庭院祭祀已故的軍祭酒郭嘉。

四年春二月，復命大將軍進位爵賜一如前詔，又固辭乃止。

景元四年春二月，再次命令晉升大將軍的爵位、加授九錫，一切按照原來的詔令一樣，大將軍又堅決推辭纔作罷。

夏五月，詔曰：“蜀，蕞爾小國，土狹民寡，而姜維虐用其衆，曾無廢志；往歲破敗之後，猶復耕種沓中，刻剥衆羌，勞役無已，民不堪命。夫兼弱攻昧，武之善經，致人而不致於人，兵家之上略。蜀所恃賴，唯維而已，因其遠離巢窟，用力爲易。今使征西將軍鄧艾督帥諸軍，趣甘松、沓中以羅取維，雍州刺史諸葛緒督諸軍

夏五月，下詔書説：“蜀國，是個小小的國家，土地狹小人口稀少，可是姜維過度使用他的民衆，竟没有停止的願望；去年他被打敗以後，仍然在沓中屯田耕種，侵奪剥削各羌人部落，勞役無休無止，老百姓不能忍受。兼并弱小攻擊昏昧，是上乘的軍事原則，主動攻擊敵人而不被敵人攻擊，是軍事家的上策。蜀國所依靠的，衹有姜維而已，趁他遠離巢穴，對他使用武力比較容易。現在派遣征西將軍鄧艾統率各軍，奔赴甘

趣武都、高樓，首尾蹴討。若擒維，便當東西并進，掃滅巴蜀也。”又命鎮西將軍鍾會由駱谷伐蜀。

松、沓中包圍擒獲姜維，雍州刺史諸葛緒帶領各軍奔赴武都、高樓，前後追逼討伐。如果捉住姜維，就應該東西兩路同時進軍，消滅巴蜀”。又命令鎮西將軍鍾會由駱谷討伐蜀國。

秋九月，太尉高柔薨。冬十月甲寅，復命大將軍進位爵賜一如前詔。癸卯，立皇后卞氏。十一月，大赦。

秋九月，太尉高柔去世。冬十月甲寅，又命令晋升大將軍的爵位、加授九錫，一切按照原來的詔令一樣。癸卯，立卞氏爲皇后。十一月，大赦天下。

自鄧艾、鍾會率衆伐蜀，所至輒克。是月，蜀主劉禪詣艾降，巴蜀皆平。十二月庚戌，以司徒鄭冲爲太保。壬子，分益州爲梁州。癸丑，特赦益州士民，復除租賦之半五年。

自從鄧艾、鍾會帶領部屬討伐蜀國，所到之處都被攻克。這一月，蜀國君主劉禪前往鄧艾處投降，巴蜀全都平定。十二月庚戌，任命司徒鄭冲爲太保。壬子，劃出益州一部分設置梁州。癸丑，特許赦免益州的百姓，五年内免除租賦的一半。

乙卯，以征西將軍鄧艾爲太尉，鎮西將軍鍾會爲司徒。皇太后崩。

乙卯，任命征西將軍鄧艾爲太尉，鎮西將軍鍾會爲司徒。皇太后去世。

咸熙元年春正月壬戌，檻車徵鄧艾。甲子，行幸長安。壬申，使使者以璧幣祀華山。是月，鍾會反于蜀，爲衆所討；鄧艾亦見殺。二月辛卯，特赦諸在益土者。庚申，葬明元郭后。三月丁丑，以司空王祥爲太尉，征北將軍何曾爲司徒，尚書左僕射荀顗爲司空。己卯，進晋公爵爲王，封十郡，并前二十。丁亥，封劉禪爲安樂公。夏五月庚申，相國晋王奏復五等爵。甲戌，改年。癸未，追命舞陽宣文侯爲晋宣王，舞陽忠武侯爲晋景王。六月，鎮西將軍衛瓘上雍州兵于成都縣獲璧玉印各一，印文似“成信”字，依周成王歸禾之義，宣示百官，藏于相國府。

咸熙元年春正月壬戌，用囚車召鄧艾回京都。甲子，皇帝出行親臨長安。壬申，派遣使者用玉璧和繒帛祭祀華山。這一月，鍾會在蜀國反叛，被衆人討伐；鄧艾也被殺。二月辛卯，特許赦免在益州的人。庚申，安葬明元郭后。三月丁丑，任命司空王祥爲太尉，征北將軍何曾爲司徒，尚書左僕射荀顗爲司空。己卯，進封晋公的爵位爲王，賜給十個郡的封邑，加上以前的共二十個郡。丁亥，封劉禪爲安樂公。夏五月庚申，相國晋王奏請恢復五等爵位。甲戌，改换年號。癸未，追命舞陽宣文侯爲晋宣王，舞陽忠武侯爲晋景王。六月，鎮西將軍衛瓘獻上雍州士兵在成都縣得到的玉璧和玉印各一個，印上的文字好像是“成信”二字，依照周成王贈送嘉禾給周公的意思，將它們顯示給百官看，收藏在相國府。

初，自平蜀之後，吴寇屯逼永安，遣荆、豫諸軍掎角赴救。七月，賊皆遁退。八月庚寅，命中撫軍司馬炎副貳相國事，以同魯公拜後之義。

起初，自從平定蜀國以後，吴國敵寇聚兵進逼永安，派遣荆州、豫州各軍互相呼應前去救援。七月，吴國賊軍全都逃走了。八月庚寅，命令中撫軍司馬炎輔助相國事務，和魯公伯禽拜後的意思相同。

癸巳，詔曰：“前逆臣鍾會構造反亂，聚集征行將士，劫以兵威，始

癸巳，下詔書説：“以前逆臣鍾會製造叛亂，聚集出征隨從的將士，用武力威逼，纔吐露他邪

吐奸謀，發言桀逆，逼脅衆人，皆使下議，倉卒之際，莫不驚懾。相國左司馬夏侯和、騎士曹屬朱撫時使在成都，中領軍司馬賈輔、郎中羊琇各參會軍事；和、琇、撫皆抗節不撓，拒會凶言，臨危不顧，詞指正烈。輔語散將王起，説‘會奸逆凶暴，欲盡殺將士’，又云‘相國已率三十萬衆西行討會’，欲以稱張形勢，感激衆心。起出，以輔言宣語諸軍，遂使將士益懷奮勵。宜加顯寵，以彰忠義。其進和、輔爵爲鄉侯，琇、撫爵關内侯。起宣傳輔言，告令將士，所宜賞異。其以起爲部曲將。”

惡的陰謀，説出的話凶悍忤逆，脅迫衆人，都要讓他們發表意見，倉促之間，大家無不感到驚懼。相國左司馬夏侯和、騎士曹屬朱撫當時正出使在成都，中領軍司馬賈輔、郎中羊琇都參與鍾會的軍務；夏侯和、羊琇、朱撫都堅持節操不屈服，拒絶鍾會邪惡的話語，面臨危險無所顧忌，言辭剛正嚴厲。賈輔告訴散將王起，説‘鍾會奸邪凶暴，想把將士全都殺掉’，又説‘相國已帶領三十萬軍隊西行討伐鍾會’，想用這些話誇大形勢，感奮激動大家的心。王起出來，把賈輔的話宣傳告訴各軍，於是使將士們更加振奮激勵。應當給他們顯耀的恩寵，來表彰忠義。現在進封夏侯和、賈輔的爵位爲鄉侯，封羊琇、朱撫爲關内侯。王起宣傳賈輔的話，告知將士們，應該特别獎賞。現在任命王起爲部曲將。”

癸卯，以衛將軍司馬望爲驃騎將軍。九月戊午，以中撫軍司馬炎爲撫軍大將軍。

癸卯，任命衛將軍司馬望爲驃騎將軍。九月戊午，任命中撫軍司馬炎爲撫軍大將軍。

辛未，詔曰：

吴賊政刑暴虐，賦斂無極。孫休遣使鄧句，敕交阯太守鎖送其民，發以爲兵。吴將吕興因民心憤怒，又承王師平定巴蜀，即糾合豪傑，誅除句等，驅逐太守長吏，撫和吏民，以待國命。九真、日南郡聞興去逆即順，亦齊心響應，與興協同。興移書日南州郡，開示大計，兵臨合浦，告以禍福；遣都尉唐譜等詣進乘縣，因南中都督護軍霍弋上表自陳。又交阯將吏各上表，言“興創造事業，大小承命。郡有山寇，入連諸郡，懼其計異，各有携貳。權時之宜，以興爲督交阯諸軍事、上大將軍、定安縣侯，乞賜褒獎，以慰邊荒”。乃心款誠，形于辭旨。昔儀父朝魯，《春秋》所美；竇融歸漢，待以殊禮。今國威遠震，撫懷六合，

辛未，下詔書説：

吴賊的政治和刑法殘暴凶虐，徵收租賦無盡無止。孫休派遣使者鄧句，命令交阯太守用鎖鏈捆住他的百姓送來，把他們徵發爲士兵。吴國將領吕興利用百姓心中憤怒，又趁王師平定了巴蜀，就聯合豪傑，殺了鄧句等人，驅逐太守縣官，安撫官吏百姓，來等待我大魏的命令。九真、日南郡聽説吕興背棄叛逆歸順朝廷，也同心響應，和吕興保持一致。吕興傳送文書給日南州郡，公布重大的計劃，軍隊進逼合浦，把禍福利害告訴給對方；派遣都尉唐譜等人到進乘縣，通過南中都督護軍霍弋上表表明自己的態度。又有交阯的將領官員各自上表，説“吕興開創事業，上下都聽從他的命令。郡内有山寇，進入各郡串通，擔心他們另有打算，各懷二心。爲了應變當前形勢，任命吕興爲督交阯諸軍事、上大將軍、定安縣侯，請求賜給嘉獎，以撫慰邊境荒遠地區的人民”。他們真誠的忠心，在言辭中顯露出來，過去邾儀父朝拜魯國，被《春秋》贊美；竇融歸附漢

方包舉殊裔，混一四表。興首向王化，舉衆稽服，萬里馳義，請吏帥職，宜加寵遇，崇其爵位。既使興等懷忠感悦，遠人聞之，必皆競勸。其以興爲使持節、都督交州諸軍事、南中大將軍，封定安縣侯，得以便宜從事，先行後上。

朝，用特殊的禮遇相待。現在國家的威勢震動遠方，安撫懷柔天下，正要統括異族地區，統一四方。吕興首先向往朝廷的教化，帶領衆人歸服，從萬里之外傳來他的義名，他請求任官盡職，應該給予恩寵優遇，進封他的爵位。既讓吕興等人心懷忠誠而感動悦服，遠方的人聽到了，也一定都争相勸勉。現在任命吕興爲使持節、都督交州諸軍事、南中大將軍，封爲定安縣侯，能够自行決斷處理事務，先施行然後奏報。

策命未至，興爲下人所殺。

策封的詔令還没有到達，吕興被部下殺死。

冬十月丁亥，詔曰：

冬十月丁亥，下詔書説：

昔聖帝明王，静亂濟世，保大定功，文武殊塗，勛烈同歸。是故或舞干戚以訓不庭，或陳師旅以威暴慢。至于愛民全國，康惠庶類，必先修文教，示之軌儀，不得已然後用兵，此盛德之所同也。往者季漢分崩，九土顛覆，劉備、孫權乘間作禍。三祖綏寧中夏，日不暇給，遂使遺寇僭逆歷世。幸賴宗廟威靈，宰輔忠武，爰發四方，拓定庸、蜀，役不浹時，一征而克。自頃江表衰弊，政刑荒暗，巴、漢平定，孤危無援，交、荆、揚、越，靡然向風。今交阯僞將吕興已帥三郡，萬里歸命；武陵邑侯相嚴等糾合五縣，請爲臣妾；豫章廬陵山民舉衆叛吴，以助北將軍爲號。又孫休病死，主帥改易，國内乖違，人各有心。僞將施績，賊之名臣，懷疑自猜，深見忌惡。衆叛親離，莫有固志，自古及今，未有亡徵若此之甚。若六軍震曜，南臨江、漢，吴會之域必扶老携幼以迎王師，必然之理也。然興動大衆，猶有勞費，宜告喻威德，開示仁信，使知順附

以前聖明的帝王，平定禍亂、拯救當世，安居皇位、建立功業，文治武功方式不同，但功業却是相同的。所以有的跳起干戚舞來訓導不肯歸服的人，有的派兵擺開陣勢來威懾凶暴傲慢的人。至於愛護百姓保全國家，安撫慈愛萬物，一定要首先修治文教，指示法度儀範，不得已時然後使用武力，這是有高尚美德的君王共同具備的。以前漢朝末年國家分裂，九州動蕩，劉備、孫權乘機製造禍亂。三祖安撫平定中原，政務繁忙整天不得空閑，於是讓剩下的賊寇僞稱帝號歷經幾代。幸虧依靠宗廟的神威，輔佐大臣的忠誠勇武，征發四方，平定庸、蜀，戰役不過三個月，一次征討就打敗了敵人。近來長江以南衰敗，政治刑法荒亂昏暗，巴、漢平定以後，孤立危急無人救援，交州、荆州、揚州、越地，都順應形勢歸向朝廷。現在交阯僞將吕興已率領三郡官民，從萬里以外歸順朝廷；武陵邑侯相嚴等人聯合五縣，請求稱臣；豫章廬陵山民帶領部屬背叛吴國，用助北將軍作爲名號。又孫休病死，主帥改换，國内上下背離，人人各懷二心。僞將施績，是吴賊的名臣，自相猜疑，深受忌恨。衆叛親離，没有堅定的鬥志，從古到今，没有滅亡的迹象像這樣突出的。如果六軍顯耀威勢，向南進逼長江、漢水一帶，吴會地區的人民一定會扶老携幼來迎接朝廷的軍隊，

和同之利。相國參軍事徐紹、水曹掾孫彧，昔在壽春，并見虜獲。紹本僞南陵督，才質開壯；彧，孫權支屬，忠良見事。其遣紹南還，以彧爲副，宣揚國命，告喻吴人，諸所示語，皆以事實，若其覺悟，不損征伐之計，蓋廟勝長算，自古之道也。其以紹兼散騎常侍，加奉車都尉，封都亭侯；彧兼給事黄門侍郎，賜爵關内侯。紹等所賜妾及男女家人在此者，悉聽自隨，以明國恩，不必使還，以開廣大信。

這是必然的道理。可是出動大軍，還是有勞役耗費，應該宣傳朝廷的威勢和恩德，公開顯示仁愛信義，讓他們知道歸順統一的好處。相國參軍事徐紹、水曹掾孫彧，過去在壽春時，一同被俘虜。徐紹本是吴國僞南陵督，氣質開朗豪邁；孫彧，是孫權的同族親屬，忠誠能幹已在辦事中顯現出來。現在派遣徐紹回到南方，任命孫彧作副手，宣傳朝廷的命令，告知吴國人，所有告訴他們的話，都依據事實，如果他們醒悟過來，就無須使用征伐的謀略，深謀遠慮在朝堂上克敵制勝，是自古以來的道理。現在任命徐紹兼任散騎常侍，加授奉車都尉，封爲都亭侯；孫彧兼任給事黄門侍郎，賜給關内侯的爵位。徐紹等人被賜給的妾和男女家人在這裏的，都聽任他們隨同，以顯示國家的恩德，不必讓他們回來，以廣泛宣揚朝廷的信義。

丙午，命撫軍大將軍新昌鄉侯炎爲晋世子。是歲，罷屯田官以均政役，諸典農皆爲太守，都尉皆爲令長；勸募蜀人能内移者，給廩二年，復除二十歲。安彌、福禄縣各言嘉禾生。

丙午，命令撫軍大將軍新昌鄉侯司馬炎爲晋王的世子。這年，撤銷管理屯田的官員來統一徵收租賦和勞役，各典農中郎將都改爲太守，都尉都改爲令長；鼓勵招募蜀人能遷往内地的，供應兩年的口糧，免除租賦勞役二十年。安彌縣、福禄縣各自呈告長出了嘉禾。

二年春二月甲辰，朐䏰縣獲靈龜以獻，歸之于相國府。庚戌，以虎賁張脩昔於成都馳馬至諸營言鍾會反逆，以至没身，賜脩弟倚爵關内侯。夏四月，南深澤縣言甘露降。吴遣使紀陟、弘璆請和。

咸熙二年春二月甲辰，朐䏰縣獲得靈龜獻給朝廷，把它送給相國府。庚戌，因虎賁張脩過去在成都騎快馬奔到各營傳告鍾會反叛的消息，以至死去，賜給張脩的弟弟張倚關内侯的爵位。夏四月，南深澤縣呈告降下甘露。吴國派遣使者紀陟、弘璆前來求和。

五月，詔曰："相國晋王誕敷神慮，光被四海；震耀武功，則威蓋殊荒；流風邁化，則旁洽無外。愍恤江表，務存濟育，戢武崇仁，示以威德。文告所加，承風嚮慕，遣使納獻，以明委順，方寶纖珍，歡以效意。而王謙讓之至，一皆簿送，非所以慰副初附，從其款願也。孫皓諸所獻致，其皆還送，歸之于王，以協古義。"王固辭乃止。又命晋王冕十有

五月，下詔書説："相國晋王廣施神妙的謀慮，光輝普照四方；顯耀武功，則威震荒遠之地；推行教化，則無不廣受潤澤。憐惜江南的百姓，盡力留意救助保護他們，停息戰争、崇尚仁愛，同時顯示威勢和恩德。文告所到之處，都接受教化向往朝廷，派遣使者進獻貢物，以表明歸順之意，各地出産的寶物，纖巧精緻的珍品，都高興地獻出來表達心意。可是晋王十分謙讓，一律都記録在册送交朝廷，這不是用來慰撫剛剛歸附的人，順從他們的真誠心願的做法。孫皓進獻

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乘金根車、六馬，備五時副車，置旄頭雲罕，樂舞八佾，設鐘虡宮縣。進王妃爲王后，世子爲太子，王子、王女、王孫，爵命之號如舊儀。癸未，大赦。秋八月辛卯，相國晉王薨。壬辰，晉太子炎紹封襲位，總攝百揆，備物典册，一皆如前。是月，襄武縣言有大人見，長三丈餘，迹長三尺二寸，白髮，著黄單衣，黄巾，柱杖，呼民王始語云："今當太平。"九月乙未，大赦。戊午，司徒何曾爲晉丞相。癸亥，以驃騎將軍司馬望爲司徒，征東大將軍石苞爲驃騎將軍，征南大將軍陳騫爲車騎將軍。乙亥，葬晉文王。閏月庚辰，康居、大宛獻名馬，歸于相國府，以顯懷萬國致遠之勳。

的所有物品，全都送還，歸屬晉王，以符合古義。"晉王堅决推辭纔作罷。又命令晉王的冠冕上佩十二根旒，豎立天子的旗幟，出入時先清道設置警戒，乘坐金根車，用六匹馬駕車，配備五色副車，設置作先驅的騎兵和前導的旌旗，樂舞采用八行六十四人的舞隊，宫裹懸挂鐘虡。進封王妃爲王后，世子爲太子，王子、王女、王孫，爵位的封號按照往常的禮儀。癸未，大赦天下。秋八月辛卯，相國晉王去世。壬辰，晉太子司馬炎繼承王位和官職，總領百官，配備的儀仗器物、典籍簡册，一律都和過去一樣。這一月，襄武縣呈告有巨人出現，高三丈多，脚印有三尺二寸，白頭髮，穿黄色單衣，戴黄色頭巾，拄着手杖，招呼百姓王始告訴他説："現在會太平。"九月乙未，大赦天下。戊午，司徒何曾擔任晉丞相。癸亥，任命驃騎將軍司馬望爲司徒，征東大將軍石苞爲驃騎將軍，征南大將軍陳騫爲車騎將軍。乙亥，安葬晉文王。閏九月庚辰，康居、大宛進獻名貴的好馬，送給相國府，以顯揚相國安撫萬國，使遠方的人歸附的功勳。

十二月壬戌，天禄永終，曆數在晉。詔群公卿士具儀設壇于南郊，使使者奉皇帝璽綬册，禪位于晉嗣王，如漢魏故事。甲子，使使者奉策。遂改次于金墉城，而終館于鄴，時年二十。

十二月壬戌，上天賜給魏國的福禄永遠終結，王朝更替的次序輪到了晉。下詔書給各公卿官員在南郊準備儀式設置高臺，派遣使者捧着皇帝的印璽、綬帶、簡册，把皇位讓給晉的嗣位王，按漢朝讓位給魏的先例那樣。甲子，派遣使者獻上策書。於是陳留王改居金墉城，最後一直住在鄴，當時二十歲。

評曰：古者以天下爲公，唯賢是與。後代世位，立子以適；若適嗣不繼，則宜取旁親明德，若漢之文、宣者，斯不易之常準也。明帝既不能然，情繫私愛，撫養嬰孩，傳以大器，托付不專，必參枝族，終于曹爽誅夷，齊王替位。高貴公才慧夙成，好問尚辭，蓋亦文帝之風流也；然輕躁忿肆，自蹈大禍。陳留王恭己南面，宰輔統政，仰遵前式，揖讓而禪，遂饗封大國，作賓于晉，比之山

評曰：古代以天下爲公，衹授給有才德的人統治。後代世襲皇位，將嫡長子立爲繼承人；如果没有嫡長子繼承，就應該選擇旁支親屬中有美好品德的人，像漢朝的文帝、宣帝那樣，這是不可改變的常規。明帝就不能這樣，感情牽挂着私親，收養嬰兒，把皇位傳給他，托付的大臣不能專一，一定由旁支親族的人參與，結果曹爽被誅殺，齊王被廢黜。高貴鄉公才智早熟，勤學好問、崇尚文采，大概也有文帝的風度吧；但他輕率浮躁、恣意泄憤，自己陷入大禍。陳留王恭謹端正地安坐皇位，由丞相統領政事，遵循過去的

陽，班寵有加焉。

榜樣，拱手讓出皇位，於是受封爲大國，在晉朝作賓客，比起山陽公來，爵位的等級和恩寵要好一些。

三國志卷五

魏　志　五

武宣卞皇后　文昭甄皇后　文德郭皇后
明悼毛皇后　明元郭皇后

《易》稱“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古先哲王，莫不明后妃之制，順天地之德，故二妃嬪嬀，虞道克隆，任、姒配姬，周室用熙，廢興存亡，恒此之由。《春秋說》云天子十二女，諸侯九女，考之情理，不易之典也。而末世奢縱，肆其侈欲，至使男女怨曠，感動和氣，惟色是崇，不本淑懿，故風教陵遲而大綱毀泯，豈不惜哉！嗚呼，有國有家者，其可以永鑒矣！

《周易》說“男子在外按正道守其位，女子在內按正道守其位；男女遵循正道，是天地間的大道理”。古代賢明的君王，没有不明確后妃的制度，順應天地的大德的。所以娥皇、女英二妃嫁到嬀水，虞舜的事業能够興旺；太任、太姒婚配給姬姓，周朝王室因而昌盛。王朝的興衰存亡，常常由於后妃的原因。《春秋說》稱天子娶十二個女子，諸侯娶九個女子，從情理上考察，真是不可改變的制度。可是末代的君主驕奢放縱，恣意發泄自己的淫欲，以致使得男女得不到配偶而怨恨，陰陽調和之氣受到觸動，他們衹看重美色，不把人品美德作爲挑選后妃的根本，所以風尚教化敗壞而人倫綱紀毀滅，難道不可惜嗎！唉，有國有家者，應該永遠以此作爲鑒戒啊！

漢制，帝祖母曰太皇太后，帝母曰皇太后，帝妃曰皇后，其餘內官十有四等。魏因漢法，母后之號，皆如舊制，自夫人以下，世有增損。太祖建國，始命王后，其下五等：有夫人，有昭儀，有倢伃，有容華，有美人。文帝增貴嬪、淑媛、修容、順成、良人。明帝增淑妃、昭華、修儀；除順成官。太和中始復命夫人，登其位於淑妃之上。自夫人以下爵凡十二等：貴嬪、夫人，位次皇后，爵無所視；淑妃位視相國，爵比諸侯

漢朝的制度，皇帝的祖母稱太皇太后，皇帝的母親稱皇太后，皇帝的正妃稱皇后，其餘的嬪妃分爲十四等。魏國承襲漢朝制度，母后的稱號，都依照過去的體制，從夫人以下，各代有所增減。太祖建立魏國後，開始設立王后，王后以下分爲五等：有夫人，有昭儀，有倢伃，有容華，有美人。文帝增加了貴嬪、淑媛、修容、順成、良人。明帝增加了淑妃、昭華、修儀；廢除了順成一級。太和年間又開始設夫人，把這一級的地位提高到淑妃之上。從夫人以下爵位共分十二等：貴嬪、夫人，地位僅次於皇后，爵位没有能與之相比的；淑妃的地位和相國相等，爵位和

王；淑媛位視御史大夫，爵比縣公；昭儀比縣侯；昭華比鄉侯；修容比亭侯；修儀比關内侯；倢伃視中二千石；容華視真二千石；美人視比二千石；良人視千石。

諸侯王相當；淑媛的地位和御史大夫相等，爵位和縣公相當；昭儀的爵位和縣侯相當；昭華的爵位和鄉侯相當；修容的爵位和亭侯相當；修儀的爵位和關内侯相當；倢伃的爵位和中二千石的官員相當；容華的爵位和真二千石的官員相當；美人的爵位和二千石的官員相當；良人的爵位和一千石的官員相當。

武宣卞皇后

武宣卞皇后，瑯邪開陽人，文帝母也。本倡家，年二十，太祖於譙納后爲妾。後隨太祖至洛。及董卓爲亂，太祖微服東出避難。袁術傳太祖凶問，時太祖左右至洛者皆欲歸，后止之曰："曹君吉凶未可知，今日還家，明日若在，何面目復相見也？正使禍至，共死何苦!"遂從后言。太祖聞而善之。建安初，丁夫人廢，遂以后爲繼室。諸子無母者，太祖皆令后養之。文帝爲太子，左右長御賀后曰："將軍拜太子，天下莫不歡喜，后當傾府藏賞賜。"后曰："王自以丕年大，故用爲嗣，我但當以免無教導之過爲幸耳，亦何爲當重賜遺乎!"長御還，具以語太祖。太祖悦曰："怒不變容，喜不失節，故是最爲難。"

武宣卞皇后，瑯邪開陽人，是文帝的母親。她原是歌舞藝人，二十歲時，太祖在譙納她做妾。後來跟隨太祖到洛陽。到董卓作亂時，太祖改换平民服裝往東去避亂。袁術傳來太祖的死訊，當時太祖左右跟隨到洛陽的人都打算回去，卞皇后阻止他們説："曹君的吉凶還不可確知，今天回家去，明天如果曹君還活着，有什麽臉面再相見呢？即使災禍真的到來，一同死去又有什麽痛苦呢?"於是大家聽從了卞皇后的話。太祖聽説後稱贊了她。建安初年，丁夫人被廢，於是將卞皇后作爲繼室，那些失去母親的兒子，太祖都讓卞皇后撫養。文帝被立爲太子時，卞皇后左右的王宫女官都向她祝賀説："將軍被立爲太子，天下的人没有不高興的，王后應當把王府中藏有的所有財寶都拿出來作賞賜。"卞皇后説："魏王是因爲曹丕年紀最大，所以用他做繼承人，我衹應該以免去教導不當的過失而感到慶幸罷了，又爲什麽要拿出豐厚的賞賜呢!"女官們回去後，把這一切告訴了太祖。太祖高興地説："憤怒時不改變容色，高興時不失去節度，這是最難做到的。"

二十四年，拜爲王后，策曰："夫人卞氏，撫養諸子，有母儀之德。今進位王后，太子諸侯陪位，群卿上壽，減國内死罪一等。"二十五年，太祖崩，文帝即王位，尊后曰王太后，及踐阼，尊后曰皇太后，稱永壽宫。明帝即位，尊太后曰太皇太后。

建安二十四年，卞皇后被策封爲王后，策書上説："夫人卞氏，撫養了孩子們，具有作爲母親典範的美德。現在進封爲王后，太子和諸侯陪席，大臣們敬酒祝壽，國内判處死刑的人減罪一等。"建安二十五年，太祖去世，文帝即魏王位，尊奉卞后稱王太后，到登皇帝位時，尊奉卞后稱皇太后，把她住的宫殿稱做永壽宫。明帝繼承皇位後，尊奉太后稱太皇太后。

黄初中，文帝欲追封太后父母，尚書陳群奏曰："陛下以聖德應運受

黄初年間，文帝打算追封太后的父母，尚書陳群上奏説："陛下以崇高的德行順應時運接受

命，創業革制，當永爲後式。案典籍之文，無婦人分土命爵之制。在禮典，婦因夫爵。秦違古法，漢氏因之，非先王之令典也。”帝曰：“此議是也，其勿施行。以作著詔下藏之臺閣，永爲後式。”至太和四年春，明帝乃追謚太后祖父廣曰開陽恭侯，父遠曰敬侯，祖母周封陽都君及敬侯夫人，皆贈印綬。其年五月，后崩。七月，合葬高陵。

天命，創立大業，革新制度，應該永遠作爲後代的典範。考察典籍中的條文，没有婦女分封食邑、授予爵位的制度。在有關禮制的典籍中，婦女依憑丈夫的爵位。秦朝違背了古代的制度，漢朝又承襲下來，這不是古代君王好的法度。”文帝說：“這個意見是正確的，現在不要施行追封太后父母的事。將這寫在詔書上公布，交給尚書臺收藏，永遠作爲後代的典範。”到太和四年春，明帝纔追謚太后的祖父卞廣稱開陽恭侯，父親卞遠稱敬侯，祖母周氏封爲陽都君，母親封爲敬侯夫人，都贈給印章、綬帶。這年五月，卞太后去世。七月，和太祖合葬在高陵。

初，太后弟秉，以功封都鄉侯，黄初七年進封開陽侯，邑千二百户，爲昭烈將軍。秉薨，子蘭嗣。少有才學，爲奉車都尉、游擊將軍，加散騎常侍。蘭薨，子暉嗣。又分秉爵，封蘭弟琳爲列侯，官至步兵校尉。蘭子隆女爲高貴鄉公皇后，隆以后父爲光禄大夫，位特進，封睢陽鄉侯，妻王爲顯陽鄉君。追封隆前妻劉爲順陽鄉君，后親母故也。琳女又爲陳留王皇后，時琳已没，封琳妻劉爲廣陽鄉君。

起初，卞太后的弟弟卞秉，因爲有功被封爲都鄉侯，黄初七年進封爲開陽侯，食邑一千二百户，任昭烈將軍。卞秉去世，兒子卞蘭繼承爵位。卞蘭年輕時就有才學，擔任奉車都尉、游擊將軍，加授散騎常侍。卞蘭去世，兒子卞暉繼承爵位。又分出卞秉的食邑，封卞蘭的弟弟卞琳爲列侯，官做到步兵校尉。卞蘭的兒子卞隆的女兒是高貴鄉公的皇后，卞隆以皇后父親的身份擔任光禄大夫，賜位特進，封爲睢陽鄉侯，他的妻子王氏被封爲顯陽鄉君。追封卞隆的前妻劉氏爲順陽鄉君，因爲她是皇后的親母的緣故。卞琳的女兒又是陳留王的皇后，當時卞琳已死，封卞琳的妻子劉氏爲廣陽鄉君。

文昭甄皇后

文昭甄皇后，中山無極人，明帝母，漢太保甄邯後也，世吏二千石。父逸，上蔡令。后三歲失父。後天下兵亂，加以饑饉，百姓皆賣金銀珠玉寶物，時后家大有儲穀，頗以買之。后年十餘歲，白母曰：“今世亂而多買寶物，匹夫無罪，懷璧爲罪。又左右皆飢乏，不如以穀振給親族鄰里，廣爲恩惠也。”舉家稱善，即從后言。

文昭甄皇后，中山無極人，是明帝的母親，漢朝太保甄邯的後代，世代擔任二千石的官職。父親甄逸，是上蔡令。甄皇后三歲失去了父親，後來天下發生兵亂，加上饑荒，老百姓都賣掉金銀珠玉寶物，當時甄皇后家裏儲存很多糧食，用糧食買進不少金銀珠玉。那時甄皇后年紀十來歲，對母親說：“現在世間紛亂而我們家却買進很多寶物，老百姓没有罪，收藏寶物纔是罪。而且周圍的人家都處在飢餓困乏中，不如用糧食救濟親戚鄰居，廣施恩惠。”全家人都稱贊叫好，立即聽從了甄皇后的話。

建安中，袁紹爲中子熙納之。熙出爲幽州，后留養姑。及冀州平，文

建安年間，袁紹爲第二個兒子袁熙娶了她。袁熙出任幽州刺史，甄皇后留下來奉養婆婆。等

帝納后于鄴，有寵，生明帝及東鄉公主。延康元年正月，文帝即王位，六月，南征，后留鄴。黃初元年十月，帝踐阼。踐阼之後，山陽公奉二女以嬪于魏，郭后、李、陰貴人并愛幸，后愈失意，有怨言。帝大怒，二年六月，遣使賜死，葬于鄴。

到冀州平定，文帝在鄴娶了甄皇后，很受寵幸，生了明帝和東鄉公主。延康元年正月，文帝登魏王位，六月，向南征討，甄皇后留在鄴。黃初元年十月，文帝登上皇帝位。登上帝位後，山陽公奉獻自己的兩個女兒給魏文帝作嬪妃，郭后、李貴人、陰貴人都受寵愛，甄皇后越來越感到失意，有怨恨的話。文帝大怒，黃初二年六月，派遣使者賜甄皇后死，埋葬在鄴。

明帝即位，有司奏請追謚，使司空王朗持節奉策以太牢告祠于陵，又別立寢廟。太和元年三月，以中山魏昌之安城鄉戶千，追封逸，謚曰敬侯；適孫像襲爵。四月，初營宗廟，掘地得玉璽，方一寸九分，其文曰“天子羨思慈親”，明帝爲之改容，以太牢告廟。又嘗夢見后，於是差次舅氏親疏高下，敘用各有差，賞賜累巨萬；以像爲虎賁中郎將。是月，后母薨，帝制緦服臨喪，百僚陪位。四年十一月，以后舊陵庳下，使像兼太尉，持節詣鄴，昭告后土，十二月，改葬朝陽陵。像還，遷散騎常侍。青龍二年春，追謚后兄儼曰安城鄉穆侯。夏，吳賊寇揚州，以像爲伏波將軍，持節監諸將東征，還，復爲射聲校尉。三年薨，追贈衛將軍，改封魏昌縣，謚曰貞侯；子暢嗣。又封暢弟溫、韡、豔皆爲列侯。四年，改逸、儼本封皆曰魏昌侯，謚因故。封儼世婦劉爲東鄉君，又追封逸世婦張爲安喜君。

明帝繼承皇位，有關官員奏請給甄皇后追加謚號，派遣司空王朗持符節、捧着策書用太牢祭告甄皇后的陵墓，又另外爲甄皇后建立寢廟。太和元年三月，將中山魏昌的安城鄉一千戶的食邑，追封給甄皇后的父親甄逸，謚號稱敬侯；他的嫡孫甄像繼承爵位。四月，開始營建宗廟，挖掘地基時得到一塊玉璽，長寬一寸九分，上面的文字說“天子想慕思念慈祥的母親”，明帝爲此臉上顯出感動的神情，用太牢祭告甄皇后的寢廟。又曾經夢見甄皇后，於是給舅舅家的人按關係親疏輩分高低安排位次，録用官職各有等次，賞賜累積數以萬計；任命甄像爲虎賁中郎將。這個月，甄皇后母親去世，明帝穿着細麻布製的孝服親臨吊喪，百官陪同。太和四年十一月，因甄皇后的墳墓低小，派遣甄像兼任太尉，持符節到鄴，昭示祭告土神，十二月，將甄皇后改葬在朝陽陵。甄像返回，升任散騎常侍。青龍二年春，追謚甄皇后的哥哥甄儼稱安城鄉穆侯。夏，吳國賊軍進犯揚州，任命甄像爲伏波將軍，持符節督察各將領東征，返回後，又擔任射聲校尉。青龍三年甄像去世，追贈衛將軍之職，改封魏昌縣侯，謚號稱貞侯；兒子甄暢繼承爵位。又封甄暢的弟弟甄溫、甄韡、甄豔都爲列侯。青龍四年，改變甄逸、甄儼原來安城鄉侯的封號都稱魏昌縣侯，謚號沿用原有的。封甄儼的妻子世婦劉氏爲東鄉君，又追封甄逸的妻子世婦張氏爲安喜君。

景初元年夏，有司議定七廟。冬，又奏曰：“蓋帝王之興，既有受命之君，又有聖妃協于神靈，然後克昌厥世，以成王業焉。昔高辛氏卜其四妃之子皆有天下，而帝摯、陶唐、

景初元年夏，有關官員商議確定七廟。冬，又上奏說：“大概帝王的興盛，既有接受天命的君王，又有賢德的后妃和神靈協同，然後纔能使當世昌盛，來完成帝王的事業。以前高辛氏占卜得知他四個妃子的兒子都能據有天下，而帝摯、

商、周代興。周人上推后稷，以配皇天，追述王初，本之姜嫄，特立宫廟，世世享嘗，《周禮》所謂‘奏夷則，歌中呂，舞大濩，以享先妣’者也。詩人頌之曰：‘厥初生民，時維姜嫄。’言王化之本，生民所由。又曰：‘閟宫有侐，實實枚枚，赫赫姜嫄，其德不回。’《詩》、《禮》所稱姬宗之盛，其美如此。大魏期運，繼于有虞，然崇弘帝道，三世彌隆，廟祧之數，實與周同。今武宣皇后、文德皇后各配無窮之祚，至於文昭皇后膺天靈符，誕育明聖，功濟生民，德盈宇宙，開諸後嗣，乃道化之所興也。寢廟特祀，亦姜嫄之閟宫也，而未著不毁之制，懼論功報德之義，萬世或闕焉，非所以昭孝示後世也。文昭廟宜世世享祀奏樂，與祖廟同，永著不毁之典，以播聖善之風。”於是與七廟議并勒金策，藏之金匱。

陶唐、商、周相繼興起。周朝人上推后稷爲始祖，用皇天配享，追述后稷的起源，是由姜嫄所生，就特别爲姜嫄建立宫廟，世世代代享受祭祀，這就是周禮所説的‘奏起夷則的樂調，唱起中呂的樂歌，跳起大濩的舞蹈，來供奉已故的母祖’。詩人歌頌她説：‘當初后稷是誰養育，是他的母親姜嫄。’説的是君王教化的根本，祖先由誰養育。詩人又歌頌説：‘姜嫄的神廟清净肅穆，高高大大人迹稀少，聲名顯赫的姜嫄，她的品德純正無邪。’《詩經》、《周禮》稱揚姬姓宗族的興盛，就是這樣贊美的。大魏的運數，是從有虞那裏繼承下來，但發揚光大帝王的治國之道，三代皇帝更加興旺，祖廟的數目，實際上和周朝相同。現在武宣皇后、文德皇后各自配享無窮之福，至於文昭皇后接受上天的符命，誕生養育了賢明的皇帝，她的功績拯救了人民，美德充滿天地，生育了皇位的繼承人，是王道教化興盛的原因。建立甄皇后的寢廟特别祭祀，也就像周朝人對待姜嫄的閟宫一樣，可是没有明確不毁的制度，恐怕論定她的功績報答她的恩德的大義，萬代間會有闕失，這不是用來昭明孝道顯示給後代的做法。文昭皇后的寢廟應該世世代代享受配有樂舞的祭祀，和祭祀祖廟相同，永遠載入不毁的典制中，來傳揚孝敬母親的風尚。”於是將這份奏章和建立七廟的議定書一起刻在金質的簡策上，收藏在金櫃裏。

帝思念舅氏不已。暢尚幼，景初末，以暢爲射聲校尉，加散騎常侍，又特爲起大第，車駕親自臨之。又於其後園爲像母起觀廟，名其里曰渭陽里，以追思母氏也。嘉平三年正月，暢薨，追贈車騎將軍，謚曰恭侯；子紹嗣。太和六年，明帝愛女淑薨，追封謚淑爲平原懿公主，爲之立廟。取后亡從孫黄與合葬，追封黄列侯，以夫人郭氏從弟悳爲之後，承甄氏姓，封悳爲平原侯，襲公主爵。青龍中，又封后從兄子毅及像弟三人，皆爲列侯。毅數上疏陳時政，官至越騎校

明帝經常思念舅舅。甄暢年紀還小，景初末年，任命甄暢爲射聲校尉，加授散騎常侍，又特地爲他建造大府宅，明帝親自去那裏。又在這府宅的後園爲甄像的母親建起觀廟，給這個地方起名爲渭陽里，來追念自己的母親。嘉平三年正月，甄暢去世，追贈車騎將軍之職，謚號稱恭侯；兒子甄紹繼承爵位。太和六年，明帝的愛女曹淑去世，追封曹淑并謚爲平原懿公主，爲她建立寢廟。取來甄皇后已死的族孫甄黄的棺柩和她合葬在一起，追封甄黄爲列侯，將夫人郭氏的堂弟郭悳作爲他的後代，承用甄氏的姓，封郭悳爲平原侯，承襲平原懿公主的爵位。青龍年間，又封甄皇后堂兄的兒子甄毅和甄像的三個弟弟，都

尉。嘉平中，復封暢子二人爲列侯。后兄儼孫女爲齊王皇后，后父已没，封后母爲廣樂鄉君。

爲列侯。甄毅多次上疏陳述當時的政事，官做到越騎校尉。嘉平年間，又封甄暢的兩個兒子爲列侯。甄皇后哥哥甄儼的孫女是齊王的皇后，她的父親已死，封她的母親爲廣樂鄉君。

文德郭皇后

文德郭皇后，安平廣宗人也。祖世長吏。后少而父永奇之曰："此乃吾女中王也。"遂以女王爲字。早失二親，喪亂流離，没在銅鞮侯家。太祖爲魏公時，得入東宫。后有智數，時時有所獻納。文帝定爲嗣，后有謀焉。太子即王位，后爲夫人，及踐阼，爲貴嬪。甄后之死，由后之寵也。黄初三年，將登后位，文帝欲立爲后，中郎棧潛上疏曰："在昔帝王之治天下，不惟外輔，亦有内助，治亂所由，盛衰從之。故西陵配黄，英娥降嬀，并以賢明，流芳上世。桀奔南巢，禍階末喜；紂以炮烙，怡悦妲己。是以聖哲慎立元妃，必取先代世族之家，擇其令淑以統六宫，虔奉宗廟，陰教聿修。《易》曰：'家道正而天下定。'由内及外，先王之令典也。《春秋》書宗人釁夏云，無以妾爲夫人之禮。齊桓誓命于葵丘，亦曰'無以妾爲妻'。今後宫嬖寵，常亞乘輿。若因愛登后，使賤人暴貴，臣恐後世下陵上替，開張非度，亂自上起也。"文帝不從，遂立爲皇后。

文德郭皇后，安平廣宗人。祖上世世代代做長史。郭皇后年少時父親郭永對她感到驚異，説："這是我女兒中的王。"於是用女王作爲她的字。她早年失去了父母，死喪禍亂使她到處流浪，後來流落到銅鞮侯家爲奴婢。太祖做魏公時，她得以納入東宫。郭皇后有心計，時常有些建議被采納。文帝被定爲太子繼承王位，郭皇后有計謀起到作用。太子繼承王位，郭皇后被封爲夫人，到文帝登皇帝位，郭皇后被封爲貴嬪。甄皇后的死，是由於郭皇后的得寵。黄初三年，將要選定皇后位，文帝打算立她爲皇后，中郎棧潛上疏説："在以前帝王治理天下，不僅要靠外面大臣的輔佐，也要有宫内后妃的協助，這是國家治亂的根由，興盛和衰敗都由此而來。所以西陵的女子婚配給黄帝，女英、娥皇下嫁到嬀水，都因爲有才德見識，在前世流下美好的名聲。夏桀逃奔到南巢，災禍是由妺喜引起；商紂王使用炮烙的酷刑，是爲了使妲己高興。因此賢明的君王謹慎地選擇皇后，一定要取用前代世族大家的女子，選擇其中人品賢惠的來統領六宫，虔敬地供奉宗廟，使女子的教化得到發揚。《周易》説：'家庭的規矩正了，天下就安定了。'從宫内延及宫外，這是前代君王的美好典則。《春秋》上記載宗人釁夏説，没有把妾作爲夫人的禮制。齊桓公在葵丘立誓警誡，也説'不要把妾作爲妻子'。現在後宫裏得到寵愛的姬妾，地位時常僅次於皇帝。如果因爲寵愛她就讓她當皇后，使出身微賤的人突然高貴起來，臣下擔心後代地位低的淩駕於上，而地位高的反被廢棄，開啓了不合法度的事情，禍亂就從上面興起了。"文帝不聽從他的意見，於是立郭皇后爲皇后。

后早喪兄弟，以從兄表繼永後，拜奉車都尉。后外親劉斐與他國爲婚，后聞之，敕曰："諸親戚嫁娶，

郭皇后很早就死了兄弟，把堂兄郭表過繼給父親郭永作兒子，授任奉車都尉。郭皇后的表親劉斐和别國的人結爲婚姻，郭皇后聽説這件事

自當與鄉里門户匹敵者，不得因勢强與他方人婚也。”后姊子孟武還鄉里，求小妻，后止之。遂敕諸家曰：“今世婦女少，當配將士，不得因緣取以爲妾也。宜各自慎，無爲罰首。”

後，告誡説：“各親戚嫁女娶妻，自然應當和家鄉門當户對的人結親，不能依仗勢力大就和别處的人結親。”郭皇后姐姐的兒子孟武回到家鄉，求取小妾，郭皇后制止了他。於是告誡各家親戚説：“現在世間婦女少，應該婚配給軍中的將士，不能藉故娶來作妾。應該各自謹慎，不要帶頭受到懲罰。”

五年，帝東征，后留許昌永始臺。時霖雨百餘日，城樓多壞，有司奏請移止。后曰：“昔楚昭王出游，貞姜留漸臺，江水至，使者迎而無符，不去，卒没。今帝在遠，吾幸未有是患，而便移止，奈何?”群臣莫敢復言。六年，帝東征吴，至廣陵，后留譙宫。時表留宿衛，欲遏水取魚。后曰：“水當通運漕，又少材木，奴客不在目前，當復私取官竹木作梁遏。今奉車所不足者，豈魚乎?”

黄初五年，文帝東征，郭皇后留在許昌永始臺。當時一連下雨一百多天，城樓多有損壞，有關官員上奏請求她轉移住處。郭皇后説：“以前楚昭王出外巡游，貞姜留在漸臺，長江的洪水來臨，使者前來接她轉移而没帶符節，貞姜不肯離去，結果被淹死。現在皇帝在遠方，我有幸没有貞姜那樣的禍患，却就轉移住處，這怎麽行呢?”大臣們没有誰敢再説什麽了。黄初六年，文帝向東征伐吴國，到了廣陵郡，郭皇后留在譙宫。當時郭表留在宫中值宿警衛，想截斷水流捕魚。郭皇后説：“水道應當用來通漕運，而且缺乏木料。奴僕們不在面前，自然要私自拿公家的竹木作攔水的堤堰。現在奉車都尉缺少的東西，難道是魚嗎?”

明帝即位，尊后爲皇太后，稱永安宫。太和四年，詔封表安陽亭侯，又進爵鄉侯，增邑并前五百户，遷中壘將軍。以表子詳爲騎都尉。其年，帝追謚太后父永爲安陽鄉敬侯，母董爲都鄉君。遷表昭德將軍，加金紫，位特進，表第二子訓爲騎都尉。及孟武母卒，欲厚葬，起祠堂，太后止之曰：“自喪亂以來，墳墓無不發掘，皆由厚葬也；首陽陵可以爲法。”青龍三年春，后崩于許昌，以終制營陵，三月庚寅，葬首陽陵西。帝進表爵爲觀津侯，增邑五百，并前千户。遷詳爲駙馬都尉。四年，追改封永爲觀津敬侯，世婦董爲堂陽君。追封謚后兄浮爲梁里亭戴侯，都爲武城亭孝侯，成爲新樂亭定侯，皆使使者奉策，祠以太牢。表薨，子詳嗣，又分

明帝繼承皇位，尊奉郭皇后稱皇太后，她居住的宫殿稱永安宫。太和四年，明帝下詔書封郭表爲安陽亭侯，又進封爲鄉侯，增加食邑加上以前的共五百户，升任中壘將軍。任命郭表的兒子郭詳爲騎都尉。這一年，明帝追謚太后的父親郭永爲安陽鄉敬侯，母親董氏爲都鄉君。升任郭表爲昭德將軍，加授金印紫綬，賜位特進，郭表的第二個兒子郭訓任騎都尉。到孟武母親死去，打算厚葬，修建祠堂，太后制止説：“自從戰亂以來，墳墓没有不被挖開的，都是因爲厚葬的緣故；首陽陵應該作爲效法的榜樣。”青龍三年春，郭太后在許昌去世，按照文帝關於葬制的文告營建陵墓，三月庚寅，安葬在首陽陵西邊。明帝進封郭表的爵位爲觀津侯，增加食邑五百户，加上以前的共一千户。升任郭詳爲駙馬都尉。青龍四年，追改封郭永爲觀津敬侯，他的妻子世婦董氏爲堂陽君。追封并謚郭太后的哥哥郭浮爲梁里亭戴侯，郭都爲武城亭孝侯，郭成爲新樂亭定侯，

表爵封詳弟述爲列侯。詳薨，子釗嗣。

都派遣使者捧着策書，用太牢祭告。郭表去世，兒子郭詳繼承爵位，又分出郭表的食邑封郭詳的弟弟郭述爲列侯。郭詳去世，兒子郭釗繼承爵位。

明悼毛皇后

明悼毛皇后，河内人也。黄初中，以選入東宫，明帝時爲平原王，進御有寵，出入與同輿輦。及即帝位，以爲貴嬪。太和元年，立爲皇后。后父嘉，拜騎都尉。后弟曾，郎中。

明悼毛皇后，河内人。黄初年間，被選入東宫，明帝當時是平原王，毛皇后侍奉他很受寵愛，出宫入宫都和明帝同坐一輛車。等到明帝繼承皇位，封她爲貴嬪。太和元年，被立爲皇后。毛皇后的父親毛嘉，授任騎都尉。毛皇后的弟弟毛曾，擔任郎中。

初，明帝爲王，始納河内虞氏爲妃，帝即位，虞氏不得立爲后，太皇卞太后慰勉焉。虞氏曰："曹氏自好立賤，未有能以義舉者也。然后職内事，君聽外政，其道相由而成，苟不能以善始，未有能令終者也。殆必由此亡國喪祀矣！"虞氏遂絀還鄴宫。進嘉爲奉車都尉，曾騎都尉，寵賜隆渥。頃之，封嘉博平鄉侯，遷光禄大夫，曾駙馬都尉。嘉本典虞車工，卒暴富貴，明帝令朝臣會其家飲宴，其容止舉動甚蚩呆，語輒自謂"侯身"，時人以爲笑。後又加嘉位特進，曾遷散騎侍郎。青龍三年，嘉薨，追贈光禄大夫，改封安國侯，增邑五百，并前千户，謚曰節侯。四年，追封后母夏爲野王君。

起初，明帝是平原王時，先娶河内人虞氏爲妃，明帝繼承皇位後，虞氏没能立爲皇后，太皇卞太后對她安慰勸勉。虞氏説："曹氏自來喜歡立出身微賤的人做皇后，没有能根據大義來選立皇后的。但是皇后管理宫内的事，皇帝處理宫外的國家政事，這個分工是相輔相成的，如果不能從好的方面開始，就不能有好的結果。恐怕必定會由此使國家滅亡、喪失祭祀吧！"虞氏於是被廢黜回到鄴宫。明帝進升毛嘉爲奉車都尉，毛曾爲騎都尉，恩寵賞賜十分優厚。不久，封毛嘉爲博平鄉侯，升任光禄大夫，毛曾升任駙馬都尉。毛嘉原來擔任典虞車工，突然一下子富貴起來，明帝要大臣們聚集到他家飲酒作樂，毛嘉的儀容舉止顯得十分呆傻，講話時總是自稱"侯身"，當時人們把這作爲笑料。後來又加封毛嘉特進的職位，毛曾升任散騎侍郎。青龍三年，毛嘉去世，追贈爲光禄大夫，改封安國侯，增加食邑五百户，加上以前的共一千户，謚號稱節侯。青龍四年，追封毛皇后的母親夏氏爲野王君。

帝之幸郭元后也，后愛寵日弛。景初元年，帝游後園，召才人以上曲宴極樂。元后曰"宜延皇后"，帝弗許。乃禁左右，使不得宣。后知之，明日，帝見后，后曰："昨日游宴北園，樂乎？"帝以左右泄之，所殺十餘人。賜后死，然猶加謚，葬愍陵。遷曾散騎常侍，後徙爲羽林虎賁中郎將、原武典農。

明帝寵幸郭元后後，毛皇后得到的寵愛一天天減少。景初元年，明帝游賞後園，召集才人以上的嬪妃設私宴盡情作樂。郭元后説"應該請皇后來"，明帝不答應。於是明帝下令左右的人，要他們不得將這事講出去。毛皇后還是知道了，第二天，明帝見到毛皇后，毛皇后説："昨天在北園游玩宴飲，快樂嗎？"明帝認爲是左右的人泄露了消息，殺了十幾個人。賜毛皇后死，但還是給予謚號，埋葬在愍陵。升任毛曾爲散騎常

侍，後來轉任羽林虎賁中郎將、原武典農。

明元郭皇后

明元郭皇后，西平人也，世河右大族。黄初中，本郡反叛，遂没入宫。明帝即位，甚見愛幸，拜爲夫人。叔父立爲騎都尉，從父芝爲虎賁中郎將。帝疾困，遂立爲皇后。齊王即位，尊后爲皇太后，稱永寧宫。追封謚太后父滿爲西都定侯，以立子建紹其爵。封太后母杜爲郃陽君。芝遷散騎常侍、長水校尉，立，宣德將軍，皆封列侯。建兄悳，出養甄氏。悳及建俱爲鎮護將軍，皆封列侯，并掌宿衛。值三主幼弱，宰輔統政，與奪大事，皆先咨啓於太后而後施行。毌丘儉、鍾會等作亂，咸假其命而以爲辭焉。景元四年十二月崩，五年二月，葬高平陵西。

明元郭皇后，西平人，她家世代都是河右的大族。黄初年間，西平郡發生反叛朝廷的事，郭元后於是流落進了皇宫。明帝繼承皇位後，郭元后很受寵愛，被封爲夫人。她的叔父郭立擔任了騎都尉，從父郭芝擔任了虎賁中郎將。明帝病重，就立她爲皇后。齊王繼承皇位，尊奉郭元后爲皇太后，她居住的宫殿稱永寧宫。追封并謚太后的父親郭滿爲西都定侯，讓郭立的兒子郭建繼承他的爵位。封太后的母親杜氏爲郃陽君。郭芝升任散騎常侍、長水校尉，郭立，擔任宣德將軍，都封爲列侯。郭建的哥哥郭悳，過繼給甄氏作爲後代。郭悳和郭建都擔任鎮護將軍，都封爲列侯，一同掌管宫中的值宿警衛。正值齊王、高貴鄉公、陳留王三位皇帝幼小懦弱，由輔佐大臣統領朝政，决定重大事情，都先向太后稟報然後實施。毌丘儉、鍾會等人作亂，都用太后的命令作爲藉口。景元四年十二月郭元后崩，景元五年二月，安葬在高平陵西邊。

評曰：魏后妃之家，雖云富貴，未有若衰漢乘非其據，宰割朝政者也。鑒往易軌，於斯爲美。追觀陳群之議，棧潛之論，適足以爲百王之規典，垂憲範乎後葉矣。

評曰：魏國后妃的家人，雖然説有錢有勢，但没有像衰敗時的漢朝那樣由外戚憑藉非法占據的權位，操縱國家的政事。借鑒過去的教訓而改變制度，在這一方面魏國是值得贊美的。回頭看陳群的建議，棧潛的議論，恰好足可以作爲百代君王的準則，給後世留下效法的典範。

三國志卷六

魏　志　六

董卓 李傕 郭汜　袁紹 (子)譚 尚　袁術　劉表

董卓　李傕　郭汜

董卓字仲穎，隴西臨洮人也。少好俠，嘗游羌中，盡與諸豪帥相結。後歸耕於野，而豪帥有來從之者，卓與俱還，殺耕牛與相宴樂。諸豪帥感其意，歸相斂，得雜畜千餘頭以贈卓。漢桓帝末，以六郡良家子爲羽林郎。卓有才武，旅力少比，雙帶兩鞬，左右馳射。爲軍司馬，從中郎將張奐征并州有功，拜郎中，賜縑九千匹，卓悉以分與吏士。遷廣武令，蜀郡北部都尉，西域戊己校尉，免。徵拜并州刺史、河東太守，遷中郎將，討黄巾，軍敗抵罪。韓遂等起涼州，復爲中郎將，西拒遂。于望垣硤北，爲羌、胡數萬人所圍，糧食乏絶。卓僞欲捕魚，堰其還道當所渡水爲池，使水渟滿數十里，默從堰下過其軍而决堰。比羌、胡聞知追逐，水已深，不得渡。時六軍上隴西，五軍敗績，卓獨全衆而還，屯住扶風。拜前將軍，封斄鄉侯，徵爲并州牧。

董卓字仲穎，隴西臨洮人。年輕時喜歡行俠仗義，曾經在羌人部落中交游，盡和羌人各首領交往。後來回到家鄉在田裏耕作，羌人首領有到他這裏來的，董卓和他們一起回家去，殺掉耕牛和他們飲酒作樂。各羌人首領被他的盛情所感動，回去後互相收集，得到各種牲畜一千多頭贈送給董卓。漢桓帝末年，董卓作爲六郡大族人家的子弟擔任了羽林郎。董卓有才幹和武藝，四肢强健有力少有人比得上，身上兩邊帶着箭袋，能騎馬飛奔向左右射箭。他擔任軍司馬，跟隨中郎將張奐征伐并州有功，授任郎中，賞賜細絹九千匹，董卓把它全都分給了手下的官兵。升任廣武令，蜀郡北部都尉，西域戊己校尉，又被免去官職。後來徵召授任并州刺史、河東太守，升任中郎將，討伐黄巾軍，軍隊戰敗被撤職抵罪。韓遂等人在涼州起兵，董卓又擔任中郎將，向西抵禦韓遂。在望垣硤北邊，被羌人、胡人的幾萬軍隊包圍，糧食斷絶。董卓假裝想捕魚，築壩攔住他歸途中所要渡過的河流爲水池，使幾十里的河道蓄滿了水，悄悄從水壩下通過自己的軍隊然後决開水壩。等到羌人、胡人聽到消息前來追趕，河水已經很深，不能渡過去。當時有六支軍隊到達隴西，五支軍隊潰敗，衹有董卓保全了他的所有人馬返回，駐扎在扶風。董卓被授任前將軍，封爲斄鄉侯，又徵召擔任并州牧。

靈帝崩，少帝即位。大將軍何進與司隸校尉袁紹謀誅諸閹官，太后不

漢靈帝去世，漢少帝繼承皇位。大將軍何進和司隸校尉袁紹謀劃殺掉衆宦官，何太后不肯答

從。進乃召卓使將兵詣京師，并密令上書曰："中常侍張讓等竊幸乘寵，濁亂海内。昔趙鞅興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臣輒鳴鐘鼓如洛陽，即討讓等。"欲以脅迫太后。卓未至，進敗。中常侍段珪等劫帝走小平津，卓遂將其衆迎帝于北芒，還宫。時進弟車騎將軍苗爲進衆所殺，進、苗部曲無所屬，皆詣卓。卓又使吕布殺執金吾丁原，并其衆，故京都兵權唯在卓。

應。何進就召董卓要他帶領軍隊到京都，并秘密命令他上書說："中常侍張讓等人竊取依仗皇上的寵幸，擾亂國家。過去趙鞅發動晋陽的軍隊，來驅逐君王身邊的惡人。臣下當即就要敲響鐘鼓趕到洛陽，就是要討伐張讓等人。"想以此來威脅逼迫何太后。董卓還没到京都，何進已失敗了。中常侍段珪等人劫持漢少帝逃到小平津，董卓就帶領他的部屬到北芒迎接漢少帝，返回皇宫。當時何進的弟弟車騎將軍何苗被何進的部屬殺死。何進、何苗的軍隊没有歸屬，都到了董卓那裏。董卓又指使吕布殺了執金吾丁原，吞并了丁原的部屬，因此京都的兵權衹在董卓一人手中。

先是，進遣騎都尉太山鮑信所在募兵，適至，信謂紹曰："卓擁强兵，有異志，今不早圖，將爲所制；及其初至疲勞，襲之可禽也。"紹畏卓，不敢發，信遂還鄉里。

在這之前，何進派遣騎都尉太山人鮑信在當地招募士兵，正好來到這裏，鮑信對袁紹說："董卓擁有强大的軍隊，有反叛的意圖，現在不早點除掉他，將會被他控制；趁他剛到京都疲勞的時候，突然襲擊他就可以把他捉住。"袁紹害怕董卓，不敢行動，鮑信就回家鄉去了。

於是以久不雨，策免司空劉弘而卓代之，俄遷太尉，假節鉞虎賁。遂廢帝爲弘農王。尋又殺王及何太后。立靈帝少子陳留王，是爲獻帝。卓遷相國，封郿侯，贊拜不名，劍履上殿，又封卓母爲池陽君，置家令、丞。卓既率精兵來，適值帝室大亂，得專廢立，據有武庫甲兵，國家珍寶，威震天下。卓性殘忍不仁，遂以嚴刑脅衆，睚眦之隙必報，人不自保。嘗遣軍到陽城。時適二月社，民各在其社下，悉就斷其男子頭，駕其車牛，載其婦女財物，以所斷頭繫車轅軸，連軫而還洛，云攻賊大獲，稱萬歲。入開陽城門，焚燒其頭，以婦女與甲兵爲婢妾。至于奸亂宫人公主。其凶逆如此。

這時因爲長期不下雨，皇帝下詔書免去司空劉弘的官職而由董卓代替他，不久升任太尉，授給他符節、斧鉞和虎賁勇士。董卓於是廢黜漢少帝爲弘農王。不久又殺了弘農王和何太后。立漢靈帝的小兒子陳留王爲皇帝，這就是漢獻帝。董卓升任相國，封爲郿侯，朝見皇帝時不必稱報自己的名字，可以佩劍穿鞋上殿，又封董卓的母親爲池陽君，設置家令、家丞的官職。董卓既帶領精鋭的軍隊來到京都，又恰逢皇室大亂，得以專斷廢立皇帝，占據了武器庫中的鎧甲兵器，國家的珍貴寶物，威震天下。董卓性情殘忍而不講仁道，就用殘酷的刑罰來威脅衆人，就是過去瞪了他一眼的小怨仇也要報復，人人都不能自保。董卓曾經派遣軍隊到陽城。當時正是二月春社祭祀土地神的日子，老百姓各自聚集在自己的土地廟前，董卓的軍隊砍下所有男子的頭，駕着老百姓的牛車，裝載着婦女和財物，把砍下的人頭挂在車轅和車軸上，一輛接一輛地回到洛陽，說是攻打賊寇取得大勝，高呼萬歲。進入開陽城門後，焚燒那些人頭，把婦女給士兵作婢女或妾。董卓

甚至於奸淫宮女和公主。他的凶惡悖逆到了這種程度。

初，卓信任尚書周毖、城門校尉伍瓊等，用其所舉韓馥、劉岱、孔伷、張咨、張邈等出宰州郡。而馥等至官，皆合兵將以討卓。卓聞之，以爲毖、瓊等通情賣己，皆斬之。

當初，董卓信任尚書周毖、城門校尉伍瓊等人，任用他們推舉的韓馥、劉岱、孔伷、張咨、張邈等人出任州郡的長官。可是韓馥等人到任後，都聯合軍隊來討伐董卓。董卓聽到後，認爲是周毖、伍瓊等人和他們互相串通、出賣自己，把周毖、伍瓊等人全都殺了。

河內太守王匡，遣泰山兵屯河陽津，將以圖卓。卓遣疑兵若將於平陰渡者，潛遣鋭衆從小平北渡，繞擊其後，大破之津北，死者略盡。卓以山東豪傑并起，恐懼不寧。初平元年二月，乃徙天子都長安。焚燒洛陽宮室，悉發掘陵墓，取寶物。卓至西京，爲太師，號曰尚父。乘青蓋金華車，爪畫兩轓，時人號曰竿摩車。卓弟旻爲左將軍，封鄠侯；兄子璜爲侍中、中軍校尉典兵；宗族內外并列朝廷。公卿見卓，謁拜車下，卓不爲禮。召呼三臺尚書以下自詣卓府啓事。築郿塢，高與長安城埒，積穀爲三十年儲，云事成，雄據天下，不成，守此足以畢老。嘗至郿行塢，公卿已下祖道於橫門外。卓豫施帳幔飲，誘降北地反者數百人，於坐中先斷其舌，或斬手足，或鑿眼，或鑊煮之，未死，偃轉杯案閒，會者皆戰栗亡失匕箸，而卓飲食自若。太史望氣，言當有大臣戮死者。故太尉張温時爲衛尉，素不善卓，卓心怨之，因天有變，欲以塞咎，使人言温與袁術交關，遂笞殺之。法令苛酷，愛憎淫刑，更相被誣，冤死者千數。百姓嗷嗷，道路以目。悉椎破銅人、鐘虡，及壞五銖錢。更鑄爲小錢，大五分，無文章，肉好無輪郭，不磨鑢。于是貨輕而物貴，穀一斛至數十萬。自是後錢貨不行。

河內太守王匡，派遣泰山兵駐扎在河陽津，準備討伐董卓。董卓派遣疑兵好像要在平陰渡河，暗地裏派遣精鋭軍隊從小平津渡河到北岸，繞到泰山兵的後方進行攻擊，在河陽津北邊把他們打得大敗，泰山兵幾乎死光了。董卓因爲山東的豪傑紛紛起兵，心中恐懼不安。初平元年二月，就遷移天子改都長安。焚燒洛陽的皇宮，把陵墓全都挖開，劫走裏面的寶物。董卓到達西京長安，做了太師，號稱尚父，乘坐青蓋金華車，車蓋弓頭用爪形，車廂兩邊畫有彩繪，當時人稱竿摩車。董卓的弟弟董旻擔任左將軍，封爲鄠侯；董卓哥哥的兒子董璜擔任侍中、中軍校尉掌管軍隊；和董卓同宗族及沾親帶故的人都在朝廷做官。公卿們見到董卓，在他的車下通報姓名跪拜行禮，董卓也不回禮。召喚尚書臺、御史臺、符節臺三臺尚書以下的官員自行到董卓家中稟報政事。修築郿塢，高度和長安的城墻相等，儲存的糧食可作三十年的儲備，説大事成功了，就占據天下稱雄，不成功，就守在這裏足可以養老送終。董卓曾經到郿塢去巡視，公卿以下的官員在橫門外爲他餞行。董卓預先準備了帳幕酒食，帶來被誘降的幾百名北地的反叛者，董卓下令在座席間先割掉他們的舌頭，有的砍斷手脚，有的挖去眼睛，有的扔進大鍋裏煮，還没死的，倒在杯案之間翻滚掙扎，到會的人都嚇得渾身發抖而失落了手中的飯勺和筷子，但董卓照吃照喝，神態如同平常。太史觀察天象，説會有大臣被殺。原任太尉的張温當時擔任衛尉，一向對董卓没有好感，董卓心裏怨恨他，趁天象有災變，想用他來抵補罪過，就指使人説張温和袁術相勾結，於是用鞭杖將他打死。法令苛刻嚴酷，任憑自己的好

惡濫用刑罰，又有受到誣告，含冤死去的數以千計。老百姓發出愁嘆，路上相遇衹能用目光示意而不敢說話。把所有的銅人、鐘虡全都砸碎，又毁掉五銖錢，熔化另外鑄成小錢，大五分，上面没有文字和花紋，錢的邊緣和孔輪廓不分明，不加磨治。因此錢幣貶值而物價昂貴，一斛糧食的價錢達到幾十萬錢。從此以後錢幣就不能通行。

三年四月，司徒王允、尚書僕射士孫瑞、卓將吕布共謀誅卓。是時，天子有疾新愈，大會未央殿。布使同郡騎都尉李肅等，將親兵十餘人，僞著衛士服守掖門。布懷詔書。卓至，肅等格卓。卓驚呼布所在。布曰"有詔"，遂殺卓，夷三族。主簿田景前趨卓尸，布又殺之；凡所殺三人，餘莫敢動。長安士庶咸相慶賀，諸阿附卓者皆下獄死。

初平三年四月，司徒王允、尚書僕射士孫瑞、董卓的將領吕布一同謀劃殺掉董卓。這時，天子有病剛好，在未央殿大會群臣。吕布派同郡人騎都尉李肅等人，帶領親信士兵十幾人，僞裝換上衛士的衣服守衛掖門。吕布懷裏揣着皇帝的詔書。董卓到了，李肅等人猛擊董卓。董卓驚慌地呼唤吕布在哪裏。吕布説"有皇帝的詔書"，於是殺死董卓，滅了他的三族。主簿田景上前撲向董卓的尸體，吕布又把他殺了；一共殺了三個人，其餘的人没有誰敢動了。長安的士人和百姓都互相慶賀，那些奉承依附董卓的人都被關進監獄裏處以死刑。

初，卓女婿中郎將牛輔典兵别屯陝，分遣校尉李傕、郭汜、張濟略陳留、潁川諸縣。卓死，吕布使李肅至陝，欲以詔命誅輔。輔等逆與肅戰，肅敗走弘農，布誅肅。其後輔營兵有夜叛出者，營中驚，輔以爲皆叛，乃取金寶，獨與素所厚支胡赤兒等五六人相隨，逾城北渡河，赤兒等利其金寶，斬首送長安。

當初，董卓的女婿中郎將牛輔統領軍隊單獨駐扎在陝，分别派遣校尉李傕、郭汜、張濟攻奪陳留、潁川各縣。董卓死後，吕布派李肅到陝，打算用皇帝詔書的命令殺掉牛輔。牛輔等人迎上來和李肅交戰，李肅戰敗逃到弘農，吕布殺了李肅。後來牛輔軍營中的士兵有夜間叛變逃出去的，軍營中十分驚慌，牛輔以爲軍隊都叛變了，就拿了金子寶物，衹和一向交情深厚的支胡赤兒等五六個人一起，翻過城墻往北渡過黄河，支胡赤兒等人貪圖牛輔的金子寶物，殺了他把他的首級送到長安。

比傕等還，輔已敗，衆無所依，欲各散歸。既無赦書，而聞長安中欲盡誅凉州人，憂恐不知所爲。用賈詡策，遂將其衆而西，所在收兵，比至長安，衆十餘萬，與卓故部曲樊稠、李蒙、王方等合圍長安城。十日城陷，與布戰城中，布敗走。傕等放兵略長安老少，殺之悉盡，死者狼籍。誅殺卓者，尸王允于市。葬卓于郿，

等到李傕等人回來，牛輔已經失敗，衆人没有了歸屬，打算各自分散返回家鄉。既没有朝廷赦免他們的文書，又聽説長安中的人要把凉州人全都殺掉，他們憂愁恐懼不知該怎麽辦。他們采用賈詡的計策，於是帶領自己的部屬向西，所到之處都收容士兵，等到了長安，軍隊已有十幾萬人，和董卓原來的部下樊稠、李蒙、王方等人合力包圍長安城。十天後長安城被攻陷，和吕布在城裏交戰，吕布戰敗逃走。李傕等人放縱士兵劫

大風暴雨震卓墓，水流入藏，漂其棺槨。傕爲車騎將軍、池陽侯，領司隸校尉、假節。汜爲後將軍、美陽侯。稠爲右將軍、萬年侯。傕、汜、稠擅朝政。濟爲驃騎將軍、平陽侯，屯弘農。

掠長安的百姓，把他們全都殺盡，死的人横七竪八地倒在地上。誅殺謀殺董卓的人，將王允暴尸街市。把董卓埋葬在郿，狂風暴雨震撼董卓的墳墓，水流進墓坑，把董卓的棺材漂浮起來。李傕擔任車騎將軍、池陽侯，兼任司隸校尉、授給符節。郭汜擔任後將軍、美陽侯。樊稠擔任右將軍、萬年侯。李傕、郭汜、樊稠三人總攬朝政。張濟擔任驃騎將軍、平陽侯，駐扎在弘農。

是歲，韓遂、馬騰等降，率衆詣長安，以遂爲鎮西將軍，遣還涼州，騰征西將軍，屯郿。侍中馬宇與諫議大夫种邵、左中郎將劉範等謀，欲使騰襲長安，己爲内應，以誅傕等。騰引兵至長平觀，宇等謀泄，出奔槐里。稠擊騰，騰敗走，還涼州；又攻槐里，宇等皆死。時三輔民尚數十萬户，傕等放兵劫略，攻剽城邑，人民飢困，二年間相啖食略盡。

這一年，韓遂、馬騰等人投降，帶領他們的部屬到長安去，朝廷任命韓遂爲鎮西將軍，派他返回涼州，任命馬騰爲征西將軍，駐扎在郿。侍中馬宇和諫議大夫种邵、左中郎將劉範等人謀劃，想要馬騰襲擊長安，自己作爲内應，來殺掉李傕等人。馬騰帶領軍隊到了長平觀，馬宇等人的密謀被泄露，出城逃奔槐里。樊稠攻打馬騰，馬騰戰敗逃走，回到涼州；樊稠又進攻槐里，馬宇等人都死了。當時三輔地區的老百姓還有幾十萬户，李傕等人放縱士兵搶劫，攻打擄掠城鎮，人民飢餓困迫，兩年間人吃人，幾乎全死盡了。

諸將爭權，遂殺稠，并其衆。汜與傕轉相疑，戰鬥長安中。傕質天子於營，燒宫殿城門，略官寺，盡收乘輿服御物置其家。傕使公卿詣汜請和，汜皆執之。相攻擊連月，死者萬數。

各將領爭奪權力，結果是殺了樊稠，吞并了他的部屬。郭汜和李傕轉而互相懷疑，在長安城中交戰，李傕把天子扣押在軍營裏作人質，燒毁宫殿城門，搶掠官府，把皇帝的車子、衣服和用品全都收走放在自己家裏。李傕派公卿到郭汜那裏請求講和，郭汜把他們全都扣留下來。李傕和郭汜互相攻擊了幾個月，死的人數以萬計。

傕將楊奉與傕軍吏宋果等謀殺傕，事泄，遂將兵叛傕。傕衆叛，稍衰弱。張濟自陝和解之，天子乃得出，至新豐、霸陵間。郭汜復欲脅天子還都郿。天子奔奉營，奉擊汜破之。汜走南山，奉及將軍董承以天子還洛陽。傕、汜悔遣天子，復相與和，追及天子於弘農之曹陽。奉急招河東故白波帥韓暹、胡才、李樂等合，與傕、汜大戰。奉兵敗，傕等縱兵殺公卿百官，略宫人入弘農。天子走陝，北渡河，失輜重，步行，唯皇后、貴人從，至大陽，止人家屋中。

李傕的將領楊奉和李傕的軍吏宋果等人謀劃殺掉李傕，事情泄露，於是帶領軍隊背叛李傕。李傕的部屬叛離，勢力逐漸衰弱。張濟從陝來爲李傕、郭汜和解，天子纔得以放出來，到達新豐、霸陵之間。郭汜又打算脅迫天子回來在郿定都。天子投奔楊奉的軍營，楊奉攻擊郭汜打敗了他。郭汜逃到南山，楊奉和將軍董承帶着天子回洛陽去。李傕、郭汜後悔放走了天子，又互相和好，在弘農的曹陽追上了天子。楊奉急忙招來河東原白波軍首領韓暹、胡才、李樂等人會合起來，和李傕、郭汜大戰。楊奉的軍隊戰敗，李傕等人放縱士兵殺死公卿百官，擄掠宫女進入弘農。天子逃到陝，北渡黄河，失去了車輛輜重，

奉、暹等遂以天子都安邑，御乘牛車，太尉楊彪、太僕韓融近臣從者十餘人。以暹爲征東、才爲征西、樂征北將軍，并與奉、承持政。遣融至弘農，與傕、汜等連和，還所略宫人公卿百官，及乘輿車馬數乘。是時蝗蟲起，歲旱無穀，從官食棗菜。諸將不能相率，上下亂，糧食盡。奉、暹、承乃以天子還洛陽。出箕關，下軹道，張楊以食迎道路，拜大司馬。語在《楊傳》。天子入洛陽，宫室燒盡，街陌荒蕪，百官披荆棘，依丘墻間。州郡各擁兵自衛，莫有至者。飢窮稍甚，尚書郎以下，自出樵采，或飢死墻壁間。

自己步行，衹有皇后、貴人跟隨。到了大陽，住宿在百姓人家的屋裏。楊奉、韓暹等人於是帶着天子在安邑居住，天子乘坐牛車，太尉楊彪、太僕韓融等親近大臣十幾個人跟隨。天子任命韓暹爲征東將軍，胡才爲征西將軍，李樂爲征北將軍，和楊奉、董承一起主持朝政。派遣韓融到弘農，和李傕、郭汜等人講和，李傕、郭汜歸還擄掠的宫女、公卿百官，以及天子的幾輛車馬。這時鬧起蝗蟲，天旱没有糧食，跟隨的官員衹能吃棗和菜。各將領不能互相聽從指揮，上下一片混亂，糧食耗盡。楊奉、韓暹、董承就帶着天子返回洛陽。經過箕關，到了軹道，張楊帶着食物在路上迎接，天子授任張楊爲大司馬。這事記載在《張楊傳》。天子進入洛陽，宫室都燒光了，街道上長滿了野草，百官撥開荆棘，靠在殘破的墻壁上休息。州郡的長官各自擁兵護衛自己，没有誰到這裏來。飢餓困迫更加嚴重，尚書郎以下的官員，自己出城去打柴、采集食物，有的餓死在殘墻斷壁之間。

太祖乃迎天子都許。暹、奉不能奉王法，各出奔，寇徐、揚間，爲劉備所殺。董承從太祖歲餘，誅。建安二年，遣謁者僕射裴茂率關西諸將誅傕，夷三族。汜爲其將五習所襲，死于郿。濟飢餓，至南陽寇略，爲穰人所殺，從子繡攝其衆。才、樂留河東，才爲怨家所殺，樂病死。遂、騰自還凉州，更相寇。後騰入爲衛尉，子超領其部曲。十六年，超與關中諸將及遂等反，太祖征破之。語在《武紀》。遂奔金城，爲其將所殺。超據漢陽，騰坐夷三族。趙衢等舉義兵討超，超走漢中從張魯，後奔劉備，死于蜀。

太祖於是迎接天子在許建都。韓暹、楊奉不能奉守朝廷法度，各自出逃，騷擾徐州、揚州一帶，被劉備殺死。董承跟隨太祖一年多，被殺。建安二年，派遣謁者僕射裴茂帶領關西各將領誅殺李傕，滅了他的三族。郭汜被他的將領五習襲擊，死在郿。張濟缺糧挨餓，到南陽騷擾劫掠，被穰人殺死，他的侄子張繡統領他的部屬。胡才、李樂留在河東，胡才被仇人殺死，李樂病死。韓遂、馬騰自行回到凉州，又互相侵犯。後來馬騰進入朝廷擔任衛尉，他的兒子馬超統領他的軍隊。建安十六年，馬超和關中各將領以及韓遂等人反叛，太祖征討打敗了他們。這事記載在《武帝紀》。韓遂逃奔到金城，被他的將領殺死。馬超占據漢陽，馬騰受牽累被滅了三族。趙衢等人發動義兵討伐馬超，馬超逃到漢中跟隨張魯，後來投奔劉備，死在蜀國。

袁紹 袁譚 袁尚

袁紹字本初，汝南汝陽人也。高祖父安，爲漢司徒。自安以下四世居三公位，由是勢傾天下。紹有姿貌

袁紹字本初，汝南汝陽人。高祖父袁安，是漢朝的司徒。從袁安以後四代處在三公的職位上，因此袁家的勢力壓倒天下。袁紹有俊秀的容

威容，能折節下士，士多附之，太祖少與交焉。以大將軍掾爲侍御史，稍遷中軍校尉，至司隸。

貌、威武的儀表，能够放下架子結交有才能的人，這些人大多依附他，太祖年輕時就和他有交往。袁紹以大將軍屬官的身份擔任侍御史，逐漸升任中軍校尉，一直做到司隸校尉。

靈帝崩，太后兄大將軍何進與紹謀誅諸閹官，太后不從。乃召董卓，欲以脅太后。常侍、黄門聞之，皆詣進謝，唯所錯置。時紹勸進便可於此决之，至于再三，而進不許。令紹使洛陽方略武吏，檢司諸宦者。又令紹弟虎賁中郎將術選温厚虎賁二百人，當入禁中，代持兵黄門陛守門户。中常侍段珪等矯太后命，召進入議，遂殺之，宫中亂。術將虎賁燒南宫嘉德殿青瑣門，欲以迫出珪等。珪等不出，劫帝及帝弟陳留王走小平津。紹既斬宦者所署司隸校尉許相，遂勒兵捕諸閹人，無少長皆殺之。或有無鬚而誤死者，至自發露形體而後得免。宦者或有行善自守而猶見及。其濫如此。死者二千餘人。急追珪等，珪等悉赴河死。帝得還宫。

漢靈帝去世，何太后的哥哥大將軍何進和袁紹謀劃殺掉宦官們，何太后不答應。何進就召董卓進京，想以此來威脅何太后。常侍、黄門等宦官聽到這個消息，都到何進那裏謝罪，任他處置。當時袁紹勸何進可就此機會處决他們，以至他再三勸説，可是何進不答應。命令袁紹派遣洛陽有謀略的武官，約束監視宦官們。又命令袁紹的弟弟虎賁中郎將袁術挑選温和寬厚的虎賁勇士二百人，當值進入宫中，代替拿着武器的黄門守衛宫門。中常侍段珪假藉何太后的命令，召何進進宫議事，就殺了他，宫裏大亂。袁術帶領虎賁勇士焚燒南宫嘉德殿青瑣門，想以此逼迫段珪等人出來。段珪等人不出來，劫持少帝和少帝的弟弟陳留王逃到小平津。袁紹斬了宦官任命的司隸校尉許相後，就指揮士兵捕捉宦官們，不管年幼年長全都殺掉。有的人没有鬍鬚被誤作宦官殺死，甚至有的人自己脱去衣服露出身體證明不是宦官後纔免一死。有的宦官行爲善良、自守本分却同樣被殺。袁紹濫殺無辜竟到了這種地步。被殺死的有二千多人。袁紹急忙追趕段珪等人，段珪等人全都到黄河邊投河自盡。皇帝纔得以返回宫中。

董卓呼紹，議欲廢帝，立陳留王。是時紹叔父隗爲太傅，紹僞許之，曰："此大事，出當與太傅議。"卓曰："劉氏種不足復遺。"紹不應，横刀長揖而去。紹既出，遂亡奔冀州。侍中周毖、城門校尉伍瓊、議郎何顒等，皆名士也，卓信之，而陰爲紹，乃説卓曰："夫廢立大事，非常人所及。紹不達大體，恐懼故出奔，非有他志也。今購之急，勢必爲變。袁氏樹恩四世，門生故吏遍於天下，若收豪傑以聚徒衆，英雄因之而起，則山東非公之有也。不如赦之，拜一

董卓招來袁紹，商議準備廢黜漢少帝，立陳留王爲皇帝。當時袁紹的叔父袁隗任太傅，袁紹假裝答應，説："這是大事，回去應和太傅商議。"董卓説："劉氏一族不值得再留下來。"袁紹没有應聲，横握佩刀拱手行禮然後離去。袁紹出來後，就逃奔到冀州。侍中周毖、城門校尉伍瓊、議郎何顒等人，都是有名望的人，董卓信任他們，但他們暗中幫助袁紹，就勸董卓説："廢立皇帝是件大事，不是平常的人能做到的。袁紹不識大體，出於害怕所以出逃，并没有别的企圖。現在急於懸賞捉拿他，勢必使他叛變。袁氏樹立恩惠有四代了，門生和舊屬遍布天下，如果他接納豪傑聚集部衆，英雄都趨附他起來造反，

郡守，則紹喜于免罪，必無患矣。”卓以爲然，乃拜紹勃海太守，封邟鄉侯。

那麽山東就不是你所有的了。不如赦免他，授給他一郡太守的官職，那麽袁紹爲自己被免罪感到高興，一定不會有禍患了。”董卓認爲他説得對，就授任袁紹爲勃海太守，封爲邟鄉侯。

紹遂以勃海起兵，將以誅卓。語在《武紀》。紹自號車騎將軍，主盟，與冀州牧韓馥立幽州牧劉虞爲帝，遣使奉章詣虞，虞不敢受。後馥軍安平，爲公孫瓚所敗。瓚遂引兵入冀州，以討卓爲名，内欲襲馥。馥懷不自安。會卓西入關，紹還軍延津，因馥惶遽，使陳留高幹、潁川荀諶等説馥曰："公孫瓚乘勝來向南，而諸郡應之。袁車騎引軍東向，此其意不可知，竊爲將軍危之。"馥曰："爲之奈何?"諶曰："公孫提燕、代之卒，其鋒不可當。袁氏一時之傑，必不爲將軍下。夫冀州，天下之重資也，若兩雄并力，兵交於城下，危亡可立而待也。夫袁氏，將軍之舊，且同盟也，當今爲將軍計，莫若舉冀州以讓袁氏。袁氏得冀州，則瓚不能與之争，必厚德將軍。冀州入於親交，是將軍有讓賢之名，而身安於泰山也。願將軍勿疑!"馥素恇怯，因然其計。馥長史耿武、别駕閔純、治中李歷諫馥曰："冀州雖鄙，帶甲百萬，穀支十年。袁紹孤客窮軍，仰我鼻息，譬如嬰兒在股掌之上，絶其哺乳，立可餓殺。奈何乃欲以州與之?"馥曰："吾，袁氏故吏，且才不如本初，度德而讓，古人所貴，諸君獨何病焉!"從事趙浮、程奂請以兵拒之，馥又不聽。乃讓紹，紹遂領冀州牧。

袁紹於是從勃海起兵，準備討伐董卓。這事記載在《武帝紀》中。袁紹自己號稱車騎將軍，擔任盟主，和冀州牧韓馥一起打算立幽州牧劉虞爲皇帝，派遣使者捧着奏章去見劉虞，劉虞不敢接受。後來韓馥在安平駐扎軍隊，被公孫瓚打敗。公孫瓚就帶領軍隊進入冀州，以討伐董卓爲名，心裏想襲擊韓馥。韓馥心裏很不安。恰逢董卓向西進入潼關，袁紹撤軍駐扎在延津，趁韓馥驚恐不安的時候，派陳留人高幹、潁川人荀諶等人勸韓馥説："公孫瓚乘勝向南方來，而各郡響應他。車騎將軍袁紹帶領軍隊向東來，他來的意圖不能知道，我們私下感到將軍您的處境很危險。"韓馥説："對此我該怎麽辦呢?"荀諶説："公孫瓚帶領燕、代兩地的軍隊，他的鋒芒不可阻擋。袁氏是當代的豪傑，一定不會甘居將軍您之下。冀州，是天下兵家必争的要地，如果他們兩支强大力量合力來攻打，在城下交戰，危險就會馬上到來。袁氏，是將軍您的老朋友，又一同結盟討伐董卓，現在爲將軍考慮，不如獻出冀州讓給袁氏。袁氏得到冀州，那麽公孫瓚就不能和他争奪，袁氏一定會深深地感激將軍，冀州落入自己親密朋友的手中，這樣將軍又有了讓賢的美名，自己也像泰山一樣安穩了。希望將軍不要遲疑!"韓馥向來膽小怯懦，因而同意荀諶等人的計策。韓馥的長史耿武、别駕閔純、治中李歷規勸韓馥説："冀州雖然偏僻，却有軍隊百萬，糧食可支用十年。袁紹衹是一支勢單力孤、處境困窘的軍隊，依靠我們纔能生存，就好像抱在手中的嬰兒，斷絶喂養他的奶，立刻就可以把他餓死。怎麽想把冀州給了他?"韓馥説："我，是袁氏的老部下，而且才能不如袁本初，衡量自己的才德而讓位給有賢能的人，這是古人所推重的。各位怎麽偏偏有憂慮呢!"從事趙浮、程奂請求派兵抵禦袁紹，韓馥又不肯聽從。於是韓馥把冀州讓給了袁紹，袁紹就做了冀州牧。

從事沮授説紹曰："將軍弱冠登朝，則播名海内；值廢立之際，則忠義奮發；單騎出奔，則董卓懷怖；濟河而北，則勃海稽首。振一郡之卒，撮冀州之衆，威震河朔，名重天下。雖黄巾猾亂，黑山跋扈，舉軍東向，則青州可定；還討黑山，則張燕可滅；回衆北首，則公孫必喪；震脅戎狄，則匈奴必從。横大河之北，合四州之地，收英雄之才，擁百萬之衆，迎大駕於西京，復宗廟於洛邑，號令天下，以討未復，以此争鋒，誰能敵之？比及數年，此功不難。"紹喜曰："此吾心也。"即表授爲監軍、奮威將軍。卓遣執金吾胡母班、將作大匠吴脩賫詔書喻紹，紹使河内太守王匡殺之。卓聞紹得關東，乃悉誅紹宗族太傅隗等。當是時，豪俠多附紹，皆思爲之報，州郡蜂起，莫不假其名。馥懷懼，從紹索去，往依張邈。後紹遣使詣邈，有所計議，與邈耳語。馥在坐上，謂見圖構，無何起至溷自殺。

從事沮授勸袁紹説："將軍您二十來歲到朝廷做官，名聲就傳揚天下；正當董卓廢立皇帝的時候，您奮發忠義；您獨自騎馬離開京城，就使得董卓心懷恐懼；您渡過黄河向北，就使得勃海的人叩頭歸服。您發動勃海一郡的軍隊，聚集冀州的人馬，聲威震動了黄河以北，名望傾倒天下。雖然黄巾軍作亂，黑山軍驕横，您衹要率軍東征，青州便可平定；返回征討黑山軍，張燕便可消滅；回師北上，公孫瓚就必定喪命；震懾威脅戎狄，匈奴就一定順服。横掃黄河以北，合并四州的土地，招攬英雄人才，擁有百萬軍隊，到西京迎接天子，在洛陽重建宗廟，向天下發號施令，來討伐不肯歸附的人，用這樣的力量來争强决勝，誰能够抵擋？等過了幾年，這樣的功業不難取得。"袁紹高興地説："這正是我的心願。"立即上表朝廷推薦沮授擔任監軍、奮威將軍。董卓派遣執金吾胡母班、將作大匠吴脩携帶皇帝的詔書告諭袁紹，袁紹派河内太守王匡殺了他們。董卓聽説袁紹得了關東地區，就把袁紹家族包括太傅袁隗等人全都殺了。正當這時，許多才能出衆好義勇爲的人依附了袁紹，都想爲他報仇，各州郡紛紛起來造反，無不藉用袁紹的名義。韓馥心裏害怕，就向袁紹要求離去，前往依附張邈。後來袁紹派遣使者去張邈那裏，有事商議，使者和張邈凑着耳朵低語。韓馥也在座，認爲自己要被他們謀害，没過一會兒就起身去厠所自殺了。

初，天子之立非紹意，及在河東，紹遣潁川郭圖使焉。圖還説紹迎天子都鄴，紹不從。會太祖迎天子都許，收河南地，關中皆附。紹悔，欲令太祖徙天子都鄄城以自密近，太祖拒之。天子以紹爲太尉，轉爲大將軍，封鄴侯，紹讓侯不受。頃之，擊破瓚于易京，并其衆。出長子譚爲青州，沮授諫紹："必爲禍始。"紹不聽，曰："孤欲令諸兒各據一州也。"又以中子熙爲幽州，甥高幹爲并州。衆數十萬，以審配、逢紀統軍事，田豐、荀諶、許攸爲謀主，顔良、文醜

當初，立漢獻帝并不是袁紹的本意，等天子到了河東時，袁紹派遣潁川人郭圖做使者前去朝見天子。郭圖回來後勸説袁紹迎接天子在鄴建都，袁紹不答應。恰逢太祖迎接天子在許建都，收取黄河以南的土地，關中一帶全都歸附。袁紹後悔，想要太祖遷移天子在鄄城建都，以便自己接近天子，太祖拒絶了他。天子任命袁紹爲太尉，轉任大將軍，封爲鄴侯，袁紹推辭封侯不接受。不久，袁紹在易京擊敗了公孫瓚，吞并了他的軍隊。袁紹讓大兒子袁譚出任青州刺史，沮授規勸袁紹説："這一定會成爲禍患的開始。"袁紹不聽，説："孤想要兒子們各自占據一個州。"又任命二兒子袁熙爲幽州刺史，外甥高幹爲并州刺

爲將率，簡精卒十萬，騎萬匹，將攻許。

史。擁有軍隊幾十萬人，由審配、逢紀統管軍事，田豐、荀諶、許攸做主要的謀士，顏良、文醜做將帥，挑選精鋭士兵十萬人，戰馬一萬匹，準備進攻許。

先是，太祖遣劉備詣徐州拒袁術。術死，備殺刺史車胄，引軍屯沛。紹遣騎佐之。太祖遣劉岱、王忠擊之，不克。建安五年，太祖自東征備。田豐説紹襲太祖後，紹辭以子疾，不許。豐舉杖擊地曰："夫遭難遇之機，而以嬰兒之病失其會，惜哉！"太祖至，擊破備；備奔紹。

在這之前，太祖派遣劉備到徐州去抵禦袁術。袁術死後，劉備殺了徐州刺史車胄，帶領軍隊駐扎在沛。袁紹派遣騎兵去援助他。太祖派遣劉岱、王忠攻打劉備，没能取勝。建安五年，太祖親自東去征討劉備。田豐勸説袁紹襲擊太祖的後方，袁紹以兒子生病推辭，不肯答應。田豐舉起手杖敲擊着地面説："遇到難逢的機會，却因孩子生病失掉這個機會，可惜啊！"太祖到了徐州後，擊敗了劉備；劉備投奔袁紹。

紹進軍黎陽，遣顏良攻劉延于白馬。沮授又諫紹："良性促狹，雖驍勇不可獨任。"紹不聽。太祖救延，與良戰，破斬良。紹渡河，壁延津南，使劉備、文醜挑戰。太祖擊破之，斬醜，再戰，禽紹大將。紹軍大震。太祖還官渡。沮授又曰："北兵數衆而果勁不及南，南穀虚少而貨財不及北；南利在於急戰，北利在於緩搏。宜徐持久，曠以日月。"紹不從。連營稍前，逼官渡，合戰，太祖軍不利，復壁。紹爲高櫓，起土山，射營中，營中皆蒙楯，衆大懼。太祖乃爲發石車，擊紹樓，皆破，紹衆號曰霹靂車。紹爲地道，欲襲太祖營。太祖輒於内爲長塹以拒之，又遣奇兵襲擊紹運車，大破之，盡焚其穀。太祖與紹相持日久，百姓疲乏，多叛應紹，軍食乏。會紹遣淳于瓊等將兵萬餘人北迎運車，沮授説紹："可遣將蔣奇别爲支軍於表，以斷曹公之鈔。"紹復不從。瓊宿烏巢，去紹軍四十里。太祖乃留曹洪守，自將步騎五千候夜潛往攻瓊。紹遣騎救之，敗走。破瓊等，悉斬之。太祖還，未至營，紹將高覽、張郃等率其衆降。紹衆大潰，

袁紹進軍黎陽，派遣顏良在白馬攻打劉延。沮授又勸袁紹説："顏良性格暴躁心胸狹窄，雖然勇猛却不能單獨任用。"袁紹不聽。太祖援救劉延，和顏良交戰，打敗并殺了顏良。袁紹渡過黄河，在延津南邊修築營壘，派劉備、文醜挑戰。太祖擊敗了他們，殺了文醜，再次交戰，活捉了袁紹的大將。袁紹的軍隊十分震驚。太祖返回官渡。沮授又説："北方的我軍雖然數量多而果敢剛勁不如南方的曹軍，南方的曹軍糧食不足而物資財富不如北方的我軍；南方的曹軍有利之處在於迅速決戰，北方的我軍有利之處在於打持久戰。我軍應該從容不迫地長期堅持，拖延時間。"袁紹不肯聽從。他把營壘連接起來逐步向前推進，逼近官渡，雙方交戰，太祖的軍隊失利，撤回營壘堅守。袁紹架起高高的瞭望樓，築起土山，向曹軍的營壘中射箭，曹軍營壘中的人都用盾牌蒙着頭，大家都十分恐慌。太祖就製造發石車，攻擊袁紹的瞭望樓，把它們都摧毁了，袁紹的軍隊把發石車稱作"霹靂車"。袁紹挖掘地道，想偷襲太祖的營壘。太祖就在營壘裏挖掘長溝來對付他，又派遣奇兵襲擊袁紹的運糧車，把運糧的袁軍打得大敗，全部燒毁了他們的糧食。太祖和袁紹相互對峙時間很久，老百姓疲勞困乏，很多人叛變歸附袁紹，曹軍的糧食十分缺乏。正好袁紹派遣淳于瓊等人帶領軍隊一萬多人向北迎接運糧車，沮授勸袁紹説："應該派將領

紹與譚單騎退渡河。餘衆僞降，盡坑之。沮授不及紹渡，爲人所執，詣太祖，太祖厚待之。後謀還袁氏，見殺。

蔣奇另帶軍隊部署在淳于瓊的外面，以便截斷曹公掠取糧食。”袁紹又不肯聽從。淳于瓊在烏巢宿營，離袁紹的軍隊四十里。太祖就留下曹洪守營，自己帶領步兵騎兵五千人等到夜裏悄悄前往攻打淳于瓊。袁紹派遣騎兵援救淳于瓊，被擊敗逃走。太祖打敗了淳于瓊等人，把他們全都殺了。太祖返回，還沒有到營，袁紹的將領高覽、張郃等人帶領他們的部屬前來投降。袁紹的軍隊全面潰敗，袁紹和袁譚獨自騎馬撤退渡過黄河。剩下的人假裝投降，太祖把他們全都活埋。沮授沒有趕上袁紹一起渡過黄河，被人抓住，帶到太祖那裏，太祖對他很優待。後來沮授企圖逃歸袁氏，被殺。

初，紹之南也。田豐説紹曰：“曹公善用兵，變化無方，衆雖少，未可輕也，不如以久持之。將軍據山河之固，擁四州之衆，外結英雄，內修農戰，然後簡其精鋭，分爲奇兵，乘虛迭出，以擾河南，救右則擊其左，救左則擊其右，使敵疲於奔命，民不得安業；我未勞而彼已困，不及二年，可坐克也。今釋廟勝之策，而决成敗於一戰，若不如志，悔無及也。”紹不從。豐懇諫，紹怒甚，以爲沮衆，械繫之。紹軍既敗，或謂豐曰：“君必見重。”豐曰：“若軍有利，吾必全，今軍敗，吾其死矣。”紹還，謂左右曰：“吾不用田豐言，果爲所笑。”遂殺之。紹外寬雅，有局度，憂喜不形于色，而内多忌害，皆此類也。

起初，袁紹進軍南下。田豐勸袁紹説：“曹公善於用兵，變化無常，兵力雖少，但不可輕視，不如用持久戰和他對峙。將軍您憑藉山河的險固，擁有四州的人馬，對外結交英雄，對內整治農耕武備，然後挑選其中的精鋭部隊，分成幾支奇兵，乘着對方空虛輪流出擊，來騷擾黄河以南，對方援救右邊就攻擊他的左邊，援救左邊就攻擊他的右邊，使敵人疲於奔命，老百姓不能安居樂業；我方還沒有疲勞而對方已經困頓，不到兩年，就可以坐取勝利了。現在放棄在廟堂上克敵制勝的策略，打算用一戰决定勝負，如果不能達到目的，後悔就來不及了。”袁紹不聽從他的意見。田豐懇切規勸，袁紹非常憤怒，認爲是敗壞了士氣，就用鐐銬把他囚禁起來。袁紹的軍隊戰敗後，有人對田豐説：“您一定會受到器重。”田豐説：“如果軍隊取勝，我一定能保全性命，現在軍隊失敗了，我就要死了。”袁紹回來後，對身邊的人説：“我不采用田豐的意見，果然被他耻笑。”於是殺了田豐。袁紹外表上寬厚温雅，有器度，憂喜不形於色，可是內心好忌妒，都像他對待田豐這樣。

冀州城邑多叛，紹復擊定之。自軍敗後發病，七年，憂死。

冀州很多城邑背叛了袁紹，袁紹又派兵進攻平定了這些地方。自從軍隊戰敗後袁紹就生了病，建安七年，憂鬱而死。

紹愛少子尚，貌美，欲以爲後而未顯。審配、逢紀與辛評、郭圖爭

袁紹喜愛小兒子袁尚，袁尚容貌俊美，袁紹想讓他做繼承人但沒有表露出來。審配、逢紀和

權，配、紀與尚比，評、圖與譚比。衆以譚長，欲立之。配等恐譚立而評等爲己害，緣紹素意，乃奉尚代紹位。譚至，不得立，自號車騎將軍。由是譚、尚有隙。太祖北征譚、尚。譚軍黎陽，尚少與譚兵，而使逢紀從譚。譚求益兵，配等議不與。譚怒，殺紀。太祖渡河攻譚，譚告急於尚。尚欲分兵益譚，恐譚遂奪其衆，乃使審配守鄴，尚自將兵助譚，與太祖相拒於黎陽。自九月至二月，大戰城下，譚、尚敗退，入城守。太祖將圍之，乃夜遁。追至鄴，收其麥，拔陰安，引軍還許。太祖南征荆州，軍至西平。譚、尚遂舉兵相攻，譚敗奔平原。尚攻之急，譚遣辛毗詣太祖請救。太祖乃還救譚，十月至黎陽。尚聞太祖北，釋平原還鄴。其將吕曠、吕翔叛尚歸太祖，譚復陰刻將軍印假曠、翔。太祖知譚詐，與結婚以安之，乃引軍還。尚使審配、蘇由守鄴，復攻譚平原。太祖進軍將攻鄴，到洹水，去鄴五十里，由欲爲内應，謀泄，與配戰城中，敗，出奔太祖。太祖遂進攻之，爲地道，配亦於内作塹以當之。配將馮禮開突門，内太祖兵三百餘人，配覺之，從城上以大石擊突中柵門，柵門閉，入者皆没。太祖遂圍之，爲塹，周四十里，初令淺，示若可越。配望而笑之，不出争利。太祖一夜掘之，廣深二丈，决漳水以灌之，自五月至八月，城中餓死者過半。尚聞鄴急，將兵萬餘人還救之，依西山來，東至陽平亭，去鄴十七里，臨滏水，舉火以示城中，城中亦舉火相應。配出兵城北，欲與尚對决圍。太祖逆擊之，敗還。尚亦破走，依曲漳爲營，太祖遂圍之。未合，尚懼，遣陰夔、陳琳乞降，不

辛評、郭圖争權奪利，審配、逢紀和袁尚親近，辛評、郭圖和袁譚親近。大家認爲袁譚是大兒子，想立他做繼承人。審配等人害怕袁譚被立爲繼承人後辛評等人會成爲自己的禍害，根據袁紹素來的心願，就擁戴袁尚繼承袁紹的職位。袁譚到了冀州，不能立爲繼承人，就自己號稱車騎將軍。從此袁譚和袁尚有了矛盾。太祖北上征討袁譚、袁尚。袁譚駐軍黎陽，袁尚給袁譚很少的兵力，并派遣逢紀跟隨着袁譚。袁譚要求增派援軍，審配等人商議不肯給。袁譚發怒，殺了逢紀。太祖渡過黄河攻打袁譚，袁譚向袁尚告急。袁尚想分派軍隊援助袁譚，又害怕袁譚趁機奪走他的人馬，就讓審配守衛鄴，袁尚自己帶領軍隊去援助袁譚，和太祖在黎陽相對峙。從九月到第二年二月，雙方在城下大戰，袁譚、袁尚戰敗後退，逃入城裏堅守。太祖準備包圍黎陽，袁譚、袁尚就在夜裏逃走了。太祖追到鄴，搶收了他們的麥子，攻下了陰安，然後帶領軍隊返回許。太祖南下征伐荆州，軍隊到達西平。袁譚、袁尚就出兵相互攻擊，袁譚戰敗逃奔到平原。袁尚猛烈攻打他，袁譚派遣辛毗到太祖那裏請求救援。太祖就回軍援救袁譚，十月到達黎陽。袁尚聽説太祖北上，就放棄圍攻平原返回鄴。袁尚的將領吕曠、吕翔背叛了他歸附太祖，袁譚又暗地裏刻了將軍的印章授給吕曠、吕翔。太祖知道袁譚狡詐，就讓自己的兒子和袁譚的女兒結爲婚姻來使他安心，自己就帶領軍隊返回。袁尚派審配、蘇由守衛鄴，自己又去平原攻打袁譚。太祖進軍準備攻打鄴，到了洹水，距離鄴五十里，蘇由想在城内策應，陰謀泄露，和審配在城裏打了起來，被打敗，出城投奔太祖。太祖就進軍攻打鄴，挖掘地道，審配也在城裏挖掘壕溝抵擋曹軍。審配的將領馮禮打開突門，放進太祖的士兵三百多人，審配發覺了，從城上用大石頭擊中突門的柵門，柵門關閉，進入城内的曹軍全都喪命。太祖於是包圍了鄴，挖掘壕溝，周長四十里，開始讓挖得很淺，看上去好像可以越過去。審配望去感到可笑，不出城争奪有利地形。太祖在一夜之間繼續挖下去，挖出寬深各有兩丈的溝來，决開漳

聽。尚還走濫口，進復圍之急，其將馬延等臨陳降，衆大潰，尚奔中山。盡收其輜重，得尚印綬、節鉞及衣物，以示其家，城中崩沮。配兄子榮守東門，夜開門内太祖兵，與配戰城中，生禽配。配聲氣壯烈，終無撓辭，見者莫不嘆息。遂斬之。高幹以并州降，復以幹爲刺史。

水灌入壕溝，從五月到八月，城裏餓死的人超過了一半。袁尚聽説鄴形勢危急，帶領軍隊一萬多人返回援救，沿着西山趕來，到了東邊的陽平亭，距離鄴十七里，靠近滏水，燃起火把向城裏示意，城裏也燃起火把相呼應。審配從城北出兵，想和袁尚接應衝出包圍。太祖迎頭痛擊他們，審配戰敗退回城裏。袁尚也被打敗逃走，靠着曲漳扎下營地，太祖就包圍了他。包圍圈還没有合攏，袁尚害怕，派遣陰夔、陳琳請求投降，太祖不答應。袁尚後退逃到濫口，太祖急速進攻再次包圍了他，袁尚的將領馬延等人臨陣投降，袁軍全面崩潰，袁尚逃奔到中山。太祖全部繳獲了他的軍用物資，得到袁尚的印章、綬帶、符節、斧鉞和衣物，拿來給城中袁尚家裏的人看，城中的守軍士氣崩潰。審配哥哥的兒子審榮防守東門，夜裏打開城門放進太祖的軍隊，和審配在城中交戰，活捉了審配。審配神情豪壯激昂，始終没有説表示屈服的話，觀看的人没有不嘆息的。太祖就殺了他。高幹獻出并州投降，太祖還是任命高幹爲刺史。

太祖之圍鄴也，譚略取甘陵、安平、勃海、河間，攻尚於中山。尚走故安從熙，譚悉收其衆。太祖將討之，譚乃拔平原，并南皮，自屯龍湊。十二月，太祖軍其門，譚不出，夜遁奔南皮，臨清河而屯。十年正月，攻拔之，斬譚及圖等。熙、尚爲其將焦觸、張南所攻，奔遼西烏丸。觸自號幽州刺史，驅率諸郡太守令長，背袁向曹，陳兵數萬，殺白馬盟，令曰：“違命者斬!”衆莫敢語，各以次歃。至别駕韓珩，曰：“吾受袁公父子厚恩，今其破亡，智不能救，勇不能死，於義闕矣；若乃北面於曹氏，所弗能爲也。”一坐爲珩失色。觸曰：“夫興大事，當立大義，事之濟否，不待一人，可卒珩志，以勵事君。”高幹叛，執上黨太守，舉兵守壺口關。遣樂進、李典擊之，未

太祖包圍鄴時，袁譚奪取了甘陵、安平、勃海、河間，到中山攻打袁尚。袁尚逃到故安投靠袁熙，袁譚全部接收了他的軍隊。太祖準備討伐袁譚，袁譚就攻占了平原，吞并了南皮，自己駐扎在龍湊。十二月，太祖在袁譚的城門下扎營，袁譚不敢出戰，夜裏逃到南皮，靠着清河駐扎下來。建安十年正月，太祖攻占了袁譚的軍營，殺了袁譚和郭圖等人。袁熙、袁尚遭到他們的將領焦觸、張南的進攻，逃到遼西烏丸。焦觸自己號稱幽州刺史，迫使各郡太守，各縣令、長，背叛袁氏歸順曹氏，陳兵幾萬人，殺白馬立誓，下令説：“違抗命令的殺頭!”大家没有誰敢説話，各人依次飲血表示誠意。輪到别駕韓珩，他説：“我蒙受袁公父子的深厚恩情，現在他們敗亡了，我才智上不能救他們，勇氣上不能爲他們死，從大義上已是有虧缺了；如果向曹氏稱臣歸降，這是我不能做的。”滿座的人都被韓珩的話嚇得變了臉色。焦觸説：“辦大事，應當樹立大義，事情成功與否，不靠哪一個人，可以成全韓珩的意

拔。十一年，太祖征幹。幹乃留其將夏昭、鄧升守城，自詣匈奴單于求救，不得，獨與數騎亡，欲南奔荆州，上洛都尉捕斬之。十二年，太祖至遼西擊烏丸。尚、熙與烏丸逆軍戰，敗走奔遼東，公孫康誘斬之，送其首。太祖高韓珩節，屢辟不至，卒於家。

願，來勉勵事奉君主的人。”高幹叛變，抓了上黨太守，出兵據守壺口關。太祖派遣樂進、李典攻打壺口關，沒有攻下。建安十一年，太祖征討高幹。高幹就留下他的將領夏昭、鄧升守城，自己去匈奴單于那裏請求救援，没能得到救兵，衹得和幾個騎兵逃亡，想往南投奔荆州，上洛都尉把他抓住殺了。建安十二年，太祖到遼西攻打烏丸。袁尚、袁熙和烏丸出兵迎戰，被打敗逃奔遼東，公孫康誘騙把他們殺了，送來他們的首級。太祖贊賞韓珩的高尚氣節，多次徵召他都不肯去，最後死在家中。

袁術

袁術字公路，司空逢子，紹之從弟也。以俠氣聞。舉孝廉，除郎中，歷職内外，後爲折衝校尉、虎賁中郎將。董卓之將廢帝，以術爲後將軍；術亦畏卓之禍，出奔南陽。會長沙太守孫堅殺南陽太守張咨，術得據其郡。南陽户口數百萬，而術奢淫肆欲，徵斂無度，百姓苦之。既與紹有隙，又與劉表不平而北連公孫瓚；紹與瓚不和而南連劉表。其兄弟攜貳，舍近交遠如此。引軍入陳留。太祖與紹合擊，大破術軍。術以餘衆奔九江，殺揚州刺史陳温，領其州。以張勳、橋蕤等爲大將軍。李傕入長安，欲結術爲援，以術爲左將軍，封陽翟侯，假節，遣太傅馬日磾因循行拜授。術奪日磾節，拘留不遣。

袁術字公路，司空袁逢的兒子，袁紹的堂弟。他以豪爽重義氣聞名。被推舉爲孝廉，授官郎中，歷任朝廷内外的官職，後來擔任折衝校尉、虎賁中郎將。董卓打算廢黜漢少帝時，任命袁術爲後將軍；袁術也害怕董卓的禍患，出奔到南陽。恰逢長沙太守孫堅殺了南陽太守張咨，袁術得以占據這個郡。南陽户口有幾百萬，可是袁術奢侈荒淫、放縱自己的貪欲，徵收聚斂錢糧不加節制，老百姓對此痛苦不堪。袁術既同袁紹有矛盾，又同劉表不和而同北邊的公孫瓚聯合；袁紹同公孫瓚不和而同南邊的劉表聯合。他們兄弟倆各懷二心，捨棄關係親密的而結交關係疏遠的就是像這樣的。袁術帶領軍隊進入陳留。太祖和袁紹聯合進攻，把袁術的軍隊打得大敗。袁術帶領殘餘的軍隊逃奔九江，殺了揚州刺史陳温，占領了揚州。任命張勳、橋蕤等人爲大將軍。李傕進入長安，想勾結袁術作爲外援，任命袁術爲左將軍，封爲陽翟侯，授給符節，派遣太傅馬日磾藉巡視的機會授給袁術官職和符節。袁術奪走馬日磾的符節，扣留他不肯放還。

時沛相下邳陳珪，故太尉球弟子也。術與珪俱公族子孫，少共交游，書與珪曰：“昔秦失其政，天下群雄争而取之，兼智勇者卒受其歸。今世事紛擾，復有瓦解之勢矣，誠英乂有爲之時也。與足下舊交，豈肯左右之乎？若集大事，子實爲吾心膂。”

當時沛相下邳人陳珪，是已故太尉陳球弟弟的兒子。袁術和陳珪都是公卿世族的子孫，年輕時就一起交往，袁術寫信給陳珪説：“以前秦朝政治混亂，天下的英雄們争相取而代之，兼有智勇的人最後得到了政權。現在世間混亂不安，又出現了分崩離析的形勢，的確是英雄人物有作爲的時候。我和足下是老朋友，怎麽肯支配您呢？

珪中子應時在下邳，術并脅質應，圖必致珪。珪答書曰："昔秦末世，肆暴恣情，虐流天下，毒被生民，下不堪命，故遂土崩。今雖季世，未有亡秦苛暴之亂也。曹將軍神武應期，興復典刑，將撥平凶慝，清定海內，信有徵矣。以爲足下當戮力同心，匡翼漢室，而陰謀不軌，以身試禍，豈不痛哉！若迷而知反，尚可以免。吾備舊知，故陳至情，雖逆于耳，肉骨之惠也。欲吾營私阿附，有犯死不能也。"

如果能成就大事，您實在是我的心腹。"陳珪的二兒子陳應當時正在下邳，袁術同時威脅要把陳應做人質，企圖一定把陳珪召來。陳珪回信答覆說："以前秦朝衰敗的時候，肆意殘暴，爲所欲爲，虐政遍布天下，老百姓遭受痛苦，不堪忍受，所以就土崩瓦解了。現在雖然是衰敗時期，但没有秦朝滅亡時那樣苛刻殘暴的混亂局面。曹將軍英明威武、順應時運，恢復國家的法度，將要掃除凶殘邪惡的人，使天下清平安定，這是可信無疑的。我認爲足下應當齊心協力，輔佐漢室，可是您却暗地裏圖謀不軌，自己去招致災禍，難道不痛心嗎！如果走入迷途而知道回返，還可以幸免。我作爲你的老朋友，所以表露最真摯的情意，雖然聽起來不順耳，但却是兄弟般的愛護。想要我謀求私利而奉承依附你，就是死也不能幹。"

興平二年冬，天子敗於曹陽。術會群下謂曰："今劉氏微弱，海內鼎沸。吾家四世公輔，百姓所歸，欲應天順民，於諸君意如何?"衆莫敢對。主簿閻象進曰："昔周自后稷至于文王，積德累功，三分天下有其二，猶服事殷。明公雖奕世克昌，未若有周之盛，漢室雖微，未若殷紂之暴也。"術嘿然不悦。用河內張烱之符命，遂僭號。以九江太守爲淮南尹。置公卿，祠南北郊。荒侈滋甚，後宮數百皆服綺縠，餘粱肉，而士卒凍餒，江淮閒空盡，人民相食。術前爲呂布所破，後爲太祖所敗，奔其部曲雷薄、陳蘭于灊山，復爲所拒，憂懼不知所出。將歸帝號於紹，欲至青州從袁譚，發病道死。妻子依術故吏廬江太守劉勳，孫策破勳，復見收視。術女入孫權宮，子燿拜郎中，燿女又配於權子奮。

興平二年冬，天子在曹陽被打敗，袁術召集部下對他們說："現在劉氏已經衰弱，天下動蕩不安。我家四代都是輔政大臣，是老百姓的希望所在，我想順應天命民心，各位的意見怎麼樣?"大家誰也不敢回答。主簿閻象進言說："以前周室從后稷直到文王，積累了功業恩德，占有了三分之二的天下，仍然臣服事奉殷朝。明公您雖然歷代能興旺昌盛，也不像周王朝那樣的興盛，漢室雖然衰弱，也不像殷紂王那樣的殘暴。"袁術默默無語，很不高興。他利用河內人張烱編造的符兆，於是僭越名號自稱皇帝。任命九江太守爲淮南尹，設置公卿，在南北郊祭祀天地。袁術荒淫奢侈更加嚴重，後宮幾百人都穿着精美的綢緞，美食佳肴吃不完，可是士兵們受凍挨餓，江淮一帶錢糧耗盡，老百姓人吃人。袁術先是被呂布打敗，後又被太祖打敗，到灊山投奔他的部屬雷薄、陳蘭，又被他們拒絶，憂愁恐懼不知該怎麼辦。他準備把皇帝的稱號送給袁紹，想到青州投奔袁譚，半道上生病死去。袁術的妻子兒女投奔袁術的老部下廬江太守劉勳，孫策打敗了劉勳，又被孫策收留。袁術的女兒進入孫權的宮中，兒子袁燿授任郎中，袁燿的女兒又嫁給了孫權的兒子孫奮。

劉表

劉表字景升，山陽高平人也。少知名，號八俊。長八尺餘，姿貌甚偉。以大將軍掾爲北軍中候。靈帝崩，代王叡爲荆州刺史。是時山東兵起，表亦合兵軍襄陽。袁術之在南陽也，與孫堅合從，欲襲奪表州，使堅攻表。堅爲流矢所中死，軍敗，術遂不能勝表。李傕、郭汜入長安，欲連表爲援，乃以表爲鎮南將軍、荆州牧，封成武侯，假節。天子都許，表雖遣使貢獻，然北與袁紹相結。治中鄧羲諫表，表不聽，羲辭疾而退，終表之世。張濟引兵入荆州界，攻穰城，爲流矢所中死。荆州官屬皆賀，表曰："濟以窮來，主人無禮，至于交鋒，此非牧意，牧受吊，不受賀也。"使人納其衆；衆聞之喜，遂服從。長沙太守張羨叛表，表圍之連年不下。羨病死，長沙復立其子懌。表遂攻并懌，南收零、桂，北據漢川，地方數千里，帶甲十餘萬。

劉表字景升，山陽高平人。年輕時就有名氣，號稱八俊之一。身高八尺多，姿態容貌十分魁偉。以大將軍屬官的身份擔任北軍中候。漢靈帝去世，他代替王叡擔任荆州刺史。這時崤山以東起兵，劉表也聚集軍隊駐扎在襄陽。袁術在南陽時，和孫堅聯合，想襲擊奪取劉表的荆州，要孫堅攻打劉表。孫堅被流箭射中死去，軍隊戰敗，袁術便不能戰勝劉表。李傕、郭汜進入長安，想聯合劉表作外援，就任命劉表爲鎮南將軍、荆州牧，封爲成武侯，授給符節。天子在許建都，劉表雖然派遣使者進獻貢物，但却和北邊的袁紹相勾結。治中鄧羲規勸劉表，劉表不聽，鄧羲藉口有病辭去官職，直到劉表死去。張濟帶領軍隊進入荆州境内，攻打穰城，被流箭射中死去。荆州的官員都來祝賀，劉表說："張濟因爲處境困窘而來，主人没有盡到禮節，以至於交戰，這不是我的本意，我衹接受哀悼，不接受祝賀。"派人收容張濟的部屬；張濟的部屬聽説後很高興，於是歸順了劉表。長沙太守張羨背叛了劉表，劉表將他包圍一連幾年没有攻下。張羨病死，長沙人又擁立他的兒子張懌。劉表就攻打并吞并了張懌的地盤，向南收取了零陵、桂陽，向北占據了漢川，土地方圓幾千里，軍隊十幾萬。

太祖與袁紹方相持于官渡，紹遣人求助，表許之而不至，亦不佐太祖，欲保江漢間，觀天下變。從事中郎韓嵩、别駕劉先説表曰："豪傑并争，兩雄相持，天下之重，在於將軍。將軍若欲有爲，起乘其弊可也；若不然，固將擇所從。將軍擁十萬之衆，安坐而觀望。夫見賢而不能助，請和而不得，此兩怨必集於將軍，將軍不得中立矣。夫以曹公之明哲，天下賢俊皆歸之，其勢必舉袁紹，然後稱兵以向江漢，恐將軍不能禦也。故爲將軍計者，不若舉州以附曹公，曹公必重德將軍；長享福祚，垂之後嗣，此萬全之策也。"表大將蒯越亦

太祖和袁紹正在官渡相對峙，袁紹派人向劉表請求援助，劉表答應了他却又不去，也不幫助太祖，衹想保住江漢一帶的地盤，静觀天下的變化。從事中郎韓嵩、别駕劉先勸劉表説："豪傑人物互相争鬥，袁、曹兩雄互相對峙，天下所倚重的，在於將軍您了。將軍如果想有所作爲，乘他們疲憊不堪出兵就可以了；如果不這樣，就要選擇跟隨哪一方。將軍擁有十萬人的軍隊，却安然穩坐觀望形勢。見到賢明的人而不能給予幫助，請他們講和又不能辦到，這樣兩家的怨恨都集中到將軍您的身上，將軍就不可能保持中立了。以曹公的遠見卓識，天下的賢才俊傑都歸附他，在這個形勢下曹公一定能戰勝袁紹，然後出兵攻向江漢，恐怕將軍不能抵擋。所以爲將軍您打算，不如獻出荆州歸附曹公，曹公一定會深深

勸表，表狐疑，乃遣嵩詣太祖以觀虛實。嵩還，深陳太祖威德，説表遣子入質。表疑嵩反爲太祖説，大怒，欲殺嵩，考殺隨嵩行者，知嵩無他意，乃止。表雖外貌儒雅，而心多疑忌，皆此類也。

感激將軍；將軍就可以長久地享受福禄，并傳給後代，這是萬無一失的計策。”劉表的大將蒯越也勸説劉表，劉表疑惑不定，就派遣韓嵩去太祖那裏觀察虛實。韓嵩回來後，極力述説太祖的威望德行，勸劉表派兒子去做人質。劉表懷疑韓嵩反倒替太祖做説客，十分生氣，想殺了韓嵩，將跟隨韓嵩去的人拷問至死，知道韓嵩没有别的意圖，纔罷休。劉表雖然外表上温文爾雅，但内心裏對人多有猜疑忌恨，他待人都是這樣的。

劉備奔表，表厚待之，然不能用。建安十三年，太祖征表，未至，表病死。

劉備投奔劉表，劉表厚待他，但不能任用他。建安十三年，太祖征討劉表，還没有到達，劉表就病死了。

初，表及妻愛少子琮，欲以爲後，而蔡瑁、張允爲之支黨，乃出長子琦爲江夏太守，衆遂奉琮爲嗣。琦與琮遂爲仇隙。越、嵩及東曹掾傅巽等説琮歸太祖，琮曰：“今與諸君據全楚之地，守先君之業，以觀天下，何爲不可乎？”巽對曰：“逆順有大體，强弱有定勢。以人臣而拒人主，逆也；以新造之楚而禦國家，其勢弗當也；以劉備而敵曹公，又弗當也。三者皆短，欲以抗王兵之鋒，必亡之道也。將軍自料何與劉備？”琮曰：“吾不若也。”巽曰：“誠以劉備不足禦曹公乎，則雖保楚之地，不足以自存也；誠以劉備足禦曹公乎，則備不爲將軍下也。願將軍勿疑。”太祖軍到襄陽，琮舉州降。備走奔夏口。

當初，劉表和妻子喜愛小兒子劉琮，打算由他做繼承人，而蔡瑁、張允做劉琮的黨羽，於是就派出大兒子劉琦擔任江夏太守，衆人就擁戴劉琮做繼承人。劉琦和劉琮於是結下了怨仇。蒯越、韓嵩和東曹掾傅巽等人勸説劉琮歸順太祖，劉琮説：“現在我和各位占據了整個楚地，守住先父留下的基業，來觀望天下的變化，爲什麽不可以呢？”傅巽説：“抗拒或順服有根本的原則，强大或弱小有確定的形勢。作爲臣下却抗拒君主，這是叛逆；用新建的楚地而和整個國家相對抗，從情勢上看不是對手；靠劉備去對抗曹公，也不是對手。這三方面我們都不利，想來抵擋朝廷軍隊的鋒芒，這是一條必然滅亡的道路。將軍您自己估量和劉備相比怎麽樣？”劉琮説：“我不如他。”傅巽説：“果真靠劉備不足抵抗曹公呢，那麽即使保住了楚地，也不足以保全自己；果真靠劉備足以抵抗曹公呢，那麽劉備就不會甘居將軍之下了。希望將軍不要猶豫不决。”太祖的軍隊到達襄陽，劉琮獻出荆州投降。劉備逃奔到夏口。

太祖以琮爲青州刺史、封列侯。蒯越等侯者十五人。越爲光禄勳；嵩，大鴻臚；羲，侍中；先，尚書令；其餘多至大官。

太祖任命劉琮爲青州刺史、封爲列侯。蒯越等被封爲侯的有十五人。蒯越擔任光禄勳；韓嵩，擔任大鴻臚；鄧羲，擔任侍中；劉先，擔任尚書令；其餘的人有很多做了大官。

評曰：董卓狼戾賊忍，暴虐不仁，自書契已來，殆未之有也。袁術

評曰：董卓凶狠殘忍，肆意虐殺而没有仁心，自有文字記載以來，大概没有他這樣的。袁

奢淫放肆，榮不終己，自取之也。袁紹、劉表，咸有威容、器觀，知名當世。表跨蹈漢南，紹鷹揚河朔，然皆外寬内忌，好謀無决，有才而不能用，聞善而不能納，廢嫡立庶，舍禮崇愛，至于後嗣顛蹙，社稷傾覆，非不幸也。昔項羽背范增之謀，以喪其王業；紹之殺田豐，乃甚於羽遠矣！

術奢侈荒淫而放縱不拘，榮華不能伴隨終身，這是他自取的惡果。袁紹、劉表，都有威武的容顔、器度和儀表，在當世很有名氣。劉表占據漢水以南，袁紹揚威黄河以北，但他們都是外表寬厚而内心猜忌，好謀劃而不能決斷，有人才而不能任用，聽到好的建議而不能采納，廢掉長子而另立庶子，拋棄禮制而重視私愛，以至於後代陷入顛沛流離的困境，江山社稷遭到顛覆，這并非是不幸運。以前項羽違背范增的計謀，因而喪失了帝王的基業；袁紹殺掉田豐，就遠比項羽過分得多了！

三國志卷七

魏志七

呂布 張邈 陳登 臧洪 陳容

呂布 張邈 陳登

呂布字奉先，五原郡九原人也。以驍武給并州。刺史丁原爲騎都尉，屯河内，以布爲主簿，大見親待。靈帝崩，原將兵詣洛陽。與何進謀誅諸黃門，拜執金吾。進敗，董卓入京都，將爲亂，欲殺原，并其兵衆。卓以布見信于原，誘布令殺原。布斬原首詣卓，卓以布爲騎都尉，甚愛信之，誓爲父子。

呂布字奉先，五原郡九原人。因爲勇猛有武藝在并州供事。并州刺史丁原擔任騎都尉，駐扎在河内，任命呂布爲主簿，很受親近和厚待。漢靈帝去世，丁原帶領軍隊去洛陽。他和何進謀劃殺掉宦官們，被授任爲執金吾。何進失敗，董卓進入京都，準備作亂，打算殺掉丁原，吞并他的軍隊。董卓因爲呂布受到丁原的信任，誘使呂布要他殺丁原。呂布斬下丁原的頭去見董卓，董卓任命呂布爲騎都尉，非常寵愛信任他，兩人立誓結爲父子。

布便弓馬，膂力過人，號爲飛將。稍遷至中郎將，封都亭侯。卓自以遇人無禮，恐人謀已，行止常以布自衛。然卓性剛而褊，忿不思難，嘗小失意，拔手戟擲布。布拳捷避之，爲卓顧謝，卓意亦解。由是陰怨卓。卓常使布守中閤，布與卓侍婢私通，恐事發覺，心不自安。

呂布熟習騎馬射箭，體力過人，號稱飛將。逐漸升任到中郎將，封爲都亭侯。董卓感到自己待人無禮，害怕別人暗算自己，進退時常由呂布保護自己。但是董卓性情剛硬而偏狹，忿怒時不考慮後果，曾經因小事不滿意，就拔小戟投向呂布。呂布奮力迅速地避開，然後回來向董卓謝罪，董卓的怒氣也消了。從此呂布暗暗怨恨董卓。董卓常讓呂布守衛内室，呂布和董卓的侍婢私通，害怕事情被發覺，心裏很不安。

先是，司徒王允以布州里壯健，厚接納之。後布詣允，陳卓幾見殺狀。時允與僕射士孫瑞密謀誅卓，是以告布使爲内應。布曰："奈如父子何！"允曰："君自姓呂，本非骨肉。今憂死不暇，何謂父子？"布遂許之，手刃刺卓。語在《卓傳》。允以布爲奮武將軍，假節，儀比三司，進封溫

在這之前，司徒王允因爲呂布是當地雄壯勇健的男兒，很是厚待他。後來呂布到王允那裏，講了他差點被董卓殺死的情況。當時王允和僕射士孫瑞秘密策劃殺掉董卓，因此告訴呂布要他作内應。呂布說："我和他如同父子該怎麼辦呢?"王允說："您自姓呂，本來不是親骨肉。現在您整天擔憂被他殺死，還談什麼父子?"呂布就答應了，親手刺死了董卓。這事記載在《董卓傳》。

侯，共秉朝政。布自殺卓後，畏惡涼州人，涼州人皆怨。由是李傕等遂相結還攻長安城。布不能拒，傕等遂入長安。卓死後六旬，布亦敗。將數百騎出武關，欲詣袁術。

王允任命吕布爲奮武將軍，授給符節，儀仗和三公相同，進封爲温侯，共同執掌朝政。吕布自從殺了董卓後，害怕且憎恨涼州人，涼州人也都怨恨他。因此李傕等人就互相勾結起來回攻長安城。吕布不能抵擋，李傕等人就進入了長安。董卓死後六十天，吕布也失敗了。他帶領幾百名騎兵出了武關，想投奔到袁術那裏。

布自以殺卓爲術報仇，欲以德之。術惡其反覆，拒而不受。北詣袁紹，紹與布擊張燕于常山。燕精兵萬餘，騎數千。布有良馬曰赤兔。常與其親近成廉、魏越等陷鋒突陳，遂破燕軍。而求益兵衆，將士鈔掠，紹患忌之。布覺其意，從紹求去。紹恐還爲己害，遣壯士夜掩殺布，不獲。事露，布走河内，與張楊合。紹令衆追之，皆畏布，莫敢逼近者。

吕布自以爲殺了董卓給袁術報了仇，想要袁術感謝他。袁術厭惡吕布爲人反覆無常，把他拒之門外而不接納。吕布往北投奔到袁紹那裏，袁紹和吕布在常山攻打張燕。張燕有精兵一萬多人，騎兵幾千人。吕布有匹好馬叫赤兔。常常和他的親信成廉、魏越等人衝鋒陷陣，於是打敗了張燕的軍隊。而後吕布要求擴充軍隊，手下的將士搶劫掠奪，袁紹深爲憂慮且忌恨他。吕布覺察到袁紹的心思，到袁紹那裏要求離去。袁紹擔心他再回來成爲自己的禍害，派遣勇士夜裏來暗殺吕布，没有成功。事情暴露後，吕布逃到河内，和張楊會合。袁紹命令部屬追趕吕布，這些人都害怕吕布，没有誰敢逼近他。

張邈字孟卓，東平壽張人也。少以俠聞，振窮救急，傾家無愛，士多歸之。太祖、袁紹皆與邈友。辟公府，以高第拜騎都尉，遷陳留太守。董卓之亂，太祖與邈首舉義兵。汴水之戰，邈遣衛兹將兵隨太祖。袁紹既爲盟主，有驕矜色，邈正議責紹。紹使太祖殺邈，太祖不聽，責紹曰："孟卓，親友也，是非當容之。今天下未定，不宜自相危也。"邈知之，益德太祖。太祖之征陶謙，敕家曰："我若不還，往依孟卓。"後還，見邈，垂泣相對。其親如此。

張邈字孟卓，東平壽張人。年輕時以俠義聞名，賑濟窮人救助急難，傾家蕩産也不吝惜，士人有很多歸附他。太祖、袁紹都和張邈結爲朋友。他被三公府徵召，因成績優秀被授任騎都尉，升任陳留太守。董卓作亂時，太祖和張邈首先發起義兵。在汴水作戰時，張邈派遣衛兹帶兵跟隨太祖。袁紹當了盟主後，臉上露出驕傲的神色，張邈義正辭嚴地指責袁紹。袁紹要太祖殺掉張邈，太祖不答應，責備袁紹説："孟卓，是我們親密的朋友，有糾紛應當寬容他。現在天下没有平定，不應該自相危害。"張邈知道這事後，更加感激太祖。太祖征討陶謙時，告訴家裏人説："我要是回不來，你們就去投靠孟卓。"後來太祖回來，見到張邈，相對落淚。他倆的親密就是這樣的。

吕布之捨袁紹從張楊也，過邈臨别，把手共誓。紹聞之，大恨。邈畏太祖終爲紹擊己也，心不自安。興平元年，太祖復征謙，邈弟超，與太祖

吕布離開袁紹投奔張楊時，去拜訪張邈告别，兩人握手起誓。袁紹聽説後，非常憤恨。張邈害怕太祖最終會爲袁紹攻打自己，心裏很不安。興平元年，太祖再次征討陶謙，張邈的弟弟

將陳宫、從事中郎許汜、王楷共謀叛太祖。宫説邈曰："今雄傑并起，天下分崩，君以千里之衆，當四戰之地，撫劍顧眄，亦足以爲人豪，而反制于人，不以鄙乎！今州軍東征，其處空虚，吕布壯士，善戰無前，若權迎之，共牧兖州，觀天下形勢，俟時事之變通，此亦縱横之一時也。"邈從之。太祖初使宫將兵留屯東郡，遂以其衆東迎布爲兖州牧，據濮陽。郡縣皆應，唯鄄城、東阿、范爲太祖守。太祖引軍還，與布戰於濮陽，太祖軍不利，相持百餘日。是時歲旱、蟲蝗、少穀，百姓相食，布東屯山陽。二年間，太祖乃盡復收諸城，擊破布于鉅野。布東奔劉備。邈從布，留超將家屬屯雍丘。太祖攻圍數月，屠之，斬超及其家。邈詣袁術請救未至，自爲其兵所殺。

張超，和太祖的將領陳宫、從事中郎許汜、王楷一起謀劃背叛太祖。陳宫勸張邈説："現在英雄豪傑紛紛起兵，天下四分五裂，您以占地千里的軍隊，處在四方必争的要地，按劍左右觀望，也足可以做人中的豪傑，却反而受别人控制，不感到太無能嗎！現在州裏的軍隊東征，這個地方兵力空虚，吕布是個勇士，善於打仗無人抵擋，如果暫且迎接他來，一同掌管兖州，觀望天下的形勢，等待時局的變化，這也是稱雄天下的一個時機啊。"張邈聽從了他的意見。太祖起初派陳宫帶領軍隊留守東郡，陳宫就用他的軍隊從東面迎接吕布做兖州牧，占據濮陽。各郡縣都起來響應，衹有鄄城、東阿、范爲太祖堅守。太祖帶領軍隊回來，和吕布在濮陽交戰，太祖的軍隊失利，雙方相持一百多天。這時天旱、發生蝗災、缺少糧食，老百姓人吃人，吕布向東駐扎在山陽。兩年内，太祖就全部收復了各城，在鉅野打敗了吕布。吕布往東投奔劉備。張邈跟隨吕布，留下弟弟張超帶着家屬駐守雍丘。太祖圍攻雍丘幾個月，毁滅了這座城，殺了張超和他全家。張邈到袁術那裏去請救兵還没到，自己被手下的士兵殺死。

備東擊術，布襲取下邳，備還歸布。布遣備屯小沛。布自稱徐州刺史。術遣將紀靈等步騎三萬攻備，備求救于布。布諸將謂布曰："將軍常欲殺備，今可假手於術。"布曰："不然。術若破備，則北連太山諸將，吾爲在術圍中，不得不救也。"便嚴步兵千、騎二百，馳往赴備。靈等聞布至，皆斂兵不敢復攻。布於沛西南一里安屯，遣鈴下請靈等，靈等亦請布共飲食。布謂靈等曰："玄德，布弟也。弟爲諸君所困，故來救之。布性不喜合鬥，但喜解鬥耳。"布令門候于營門中舉一隻戟，布言："諸君觀布射戟小支，一發中者諸君當解去，不中可留决鬥。"布舉弓射戟，正中小支。諸將皆驚，言"將軍天威也"！

劉備向東攻打袁術，吕布偷襲占取了下邳，劉備回來歸附吕布。吕布派劉備駐扎在小沛。吕布自稱徐州刺史。袁術派遣將領紀靈等人帶領步兵騎兵三萬人攻打劉備，劉備向吕布求救。吕布的將領們對吕布説："將軍您一直想殺掉劉備，現在可以藉袁術的手。"吕布説："不能這樣。袁術如果打敗了劉備，那麽就會向北聯合泰山的各將領，我們就處在袁術的包圍中，不能不救劉備。"就整裝出動一千步兵、二百騎兵，奔赴劉備那裏。紀靈等人聽説吕布來了，都收兵不敢再攻。吕布在小沛西南一里的地方設營駐扎下來，派侍衛邀請紀靈等人，紀靈等人也邀請吕布一同設宴飲酒。吕布對紀靈等人説："劉備，是我吕布的弟弟。弟弟被各位圍困，所以我來救他。我吕布生性不喜歡挑起争鬥，衹喜歡調解争鬥。"吕布命令把守營門的軍官在營門中間豎起一隻戟，吕布説："各位看我射這隻戟的小支，一箭

明日復歡會，然後各罷。

射中的話各位就應該解圍離去，射不中就留下來決戰。”吕布舉弓射戟，正好射中小支。將領們都很吃驚，説“將軍是天生的神威啊”！第二天又聚會歡飲，然後各自停戰。

術欲結布爲援，乃爲子索布女，布許之。術遣使韓胤以僭號議告布，并求迎婦。沛相陳珪恐術、布成婚，則徐、揚合從，將爲國難，於是往説布曰：“曹公奉迎天子，輔贊國政，威靈命世，將征四海，將軍宜與協同策謀，圖太山之安。今與術結婚，受天下不義之名，必有累卵之危。”布亦怨術初不己受也，女已在塗，追還絶婚，械送韓胤，梟首許市。珪欲使子登詣太祖，布不肯遣。會使者至，拜布左將軍。布大喜，即聽登往，并令奉章謝恩。登見太祖，因陳布勇而無計，輕於去就，宜早圖之。太祖曰：“布，狼子野心，誠難久養，非卿莫能究其情也。”即增珪秩中二千石，拜登廣陵太守。臨别，太祖執登手曰：“東方之事，便以相付。”令登陰合部衆以爲内應。

袁術想結交吕布作外援，就爲兒子要求娶吕布的女兒，吕布答應了他。袁術派遣使者韓胤把他僭越稱帝的想法告訴吕布，并且要求迎娶兒媳。沛相陳珪擔心袁術、吕布結成親家，那麽徐州、揚州就會聯合起來，將成爲國家的災難，於是去勸吕布説：“曹公恭迎天子，輔佐國政，聲威顯揚當世，將要征服天下，將軍您應該和他齊心協力共同謀劃，求得泰山一樣的安穩。現在和袁術結成親家，承受不義的名聲，一定會像堆叠的蛋那樣非常危險。”吕布也怨恨袁術當初不肯收留自己，女兒已經在路上了，又派人追回來斷絶了這門婚姻，將韓胤套上鐐銬送給太祖，在許的街市上殺了懸頭示衆。陳珪想讓兒子陳登去拜見太祖，吕布不肯派遣。恰逢太祖的使者到來，授任吕布爲左將軍。吕布十分高興，立刻答應派陳登去見太祖，并且要他帶着表章去謝恩。陳登拜見太祖，趁機講了吕布有勇無謀，輕率地和人聯合或决裂，應該早點除掉他。太祖説：“吕布，是狼子野心，確實難以長久地養下去，除了卿没有誰能深入瞭解吕布的實際情況。”就增加陳珪的俸禄爲中二千石，授任陳登爲廣陵太守。臨走告别時，太祖握着陳登的手説：“東方的事情，就托付給您了。”要陳登暗地裏聚集部屬作内應。

始，布因登求徐州牧，登還，布怒，拔戟斫几曰：“卿父勸吾協同曹公，絶婚公路；今吾所求無一獲，而卿父子并顯重，爲卿所賣耳！卿爲吾言，其説云何？”登不爲動容，徐喻之曰：“登見曹公言：‘待將軍譬如養虎，當飽其肉，不飽則將噬人。’公曰：‘不如卿言也。譬如養鷹，饑則爲用，飽則揚去。’其言如此。”布意乃解。

起初，吕布托陳登向朝廷索求徐州牧的官職，陳登回來後，吕布發怒，拔出戟砍在几案上説：“你父親勸我和曹公齊心協心，同袁公路斷絶了親事，現在我要求的一無所獲，而你們父子全都顯赫起來，我被你們出賣了！你給我説説，曹公説了些什麽？”陳登神色不變，慢慢告訴他説：“我見了曹公説：‘對待將軍好比養虎，應該給他喂飽肉，不飽就要咬人。’曹公説：“不像卿所説的那樣。好比是養鷹，餓着它就爲我所用，飽了就要飛走了。’他的話就是這樣的。”吕布的怒氣纔消了。

術怒，與韓暹、楊奉等連勢，遣

袁術發怒，和韓暹、楊奉等人聯合起來，派

大將張勳攻布。布謂珪曰："今致術軍，卿之由也，爲之奈何?"珪曰："暹、奉與術，卒合之軍耳，策謀不素定，不能相維持，子登策之，比之連鷄，勢不俱栖，可解離也。"布用珪策，遣人説暹、奉，使與己并力共擊術軍，軍資所有，悉許暹、奉。於是暹、奉從之，勳大破敗。

遣大將張勳攻打呂布。呂布對陳珪説："現在招來袁術的軍隊，這是因爲卿的緣故，怎麼辦?"陳珪説："韓暹、楊奉和袁術，衹是倉促湊合在一起的軍隊罷了，計謀不是預先確定的，不能維持長久，我的兒子陳登推測，他們好比縛在一起的鷄，勢必不能栖息在一處，可以離間拆散他們的聯合。"呂布采用陳珪的計策，派人勸説韓暹、楊奉，要他們和自己合力共同攻打袁術的軍隊，繳獲的軍用物資，答應全部給韓暹、楊奉。於是韓暹、楊奉聽從了，張勳被打得大敗。

建安三年，布復叛爲術，遣高順攻劉備於沛，破之。太祖遣夏侯惇救備，爲順所敗。太祖自征布，至其城下，遺布書，爲陳禍福。布欲降，陳宮等自以負罪深，沮其計。布遣人求救于術，自將千餘騎出戰，敗走，還保城，不敢出。術亦不能救。布雖驍猛，然無謀而多猜忌，不能制御其黨，但信諸將。諸將各異意自疑，故每戰多敗。太祖塹圍之三月，上下離心，其將侯成、宋憲、魏續縛陳宮，將其衆降。布與其麾下登白門樓。兵圍急，乃下降。遂生縛布，布曰："縛太急，小緩之。"太祖曰："縛虎不得不急也。"布請曰："明公所患不過於布，今已服矣，天下不足憂。明公將步，令布將騎，則天下不足定也。"太祖有疑色。劉備進曰："明公不見布之事丁建陽及董太師乎!"太祖頷之。布因指備曰："是兒最叵信者。"於是縊殺布。布與宮、順等皆梟首送許，然後葬之。

建安三年，呂布又反叛幫助袁術，派遣高順到沛攻打劉備，打敗了他。太祖派遣夏侯惇援救劉備，被高順打敗。太祖親自征討呂布，到了呂布的城下，送給呂布一封信，向他陳述禍福利害。呂布打算投降，陳宮等人自認爲罪責深重，阻撓呂布的計劃。呂布派人向袁術求救，自己帶領一千多騎兵出城交戰，被打敗逃跑，退回守城，不敢出來。袁術也不能來援救。呂布雖然勇猛，可是没有計謀而且多有猜忌，不能控制駕馭他的部下，衹相信幾個將領。將領們各懷不同的想法而且疑慮重重，所以每次作戰大多失敗。太祖挖掘壕溝包圍呂布三個月，呂布軍中上下離心，他的部將侯成、宋憲、魏續捆綁起陳宮，帶領他們的部屬投降。呂布和他的部下登上白門樓。曹軍圍城很急，就下樓投降。曹軍於是將呂布捆綁起來，呂布説："捆得太緊，稍微鬆一點。"太祖説："捆住老虎不能不緊啊。"呂布請求説："明公所憂慮的不過是我呂布，現在已經降服了，天下就不值得憂慮了。明公您帶領步兵，讓我呂布帶領騎兵，那麽天下就不難平定了。"太祖露出遲疑的神色。劉備進言説："明公您不是看到呂布事奉丁建陽和董太師嗎!"太祖點了點頭。呂布於是指着劉備説："這小子最不可信賴。"因此絞死了呂布。呂布和陳宮、高順等人都被砍下首級送到許，然後埋葬了他們。

太祖之禽宮也，問宮欲活老母及女不，宮對曰："宮聞孝治天下者不絶人之親，仁施四海者不乏人之祀，老母在公，不在宮也。"太祖召養其

太祖活捉陳宮時，問陳宮想不想讓老母和女兒活命，陳宮回答説："我聽説以孝道治理天下的人不殺别人的父母，仁德普施四海的人不斷絶别人的後代，老母的性命在於公，不在於我陳

母終其身，嫁其女。

宫。”太祖將陳宫的母親召來贍養到去世，又嫁出他的女兒。

陳登者，字元龍，在廣陵有威名。又掎角吕布有功，加伏波將軍，年三十九卒。後許汜與劉備并在荆州牧劉表坐，表與備共論天下人，汜曰：“陳元龍湖海之士，豪氣不除。”備謂表曰：“許君論是非？”表曰：“欲言非，此君爲善士，不宜虚言；欲言是，元龍名重天下。”備問汜：“君言豪，寧有事邪？”汜曰：“昔遭亂過下邳，見元龍。元龍無客主之意，久不相與語，自上大床卧，使客卧下床。”備曰：“君有國士之名，今天下大亂，帝主失所，望君憂國忘家，有救世之意，而君求田問舍，言無可采，是元龍所諱也，何緣當與君語？如小人，欲卧百尺樓上，卧君於地，何但上下床之間邪？”表大笑。備因言曰：“若元龍文武膽志，當求之於古耳，造次難得比也。”

陳登，字元龍，在廣陵很有威望。又因牽制吕布有功，加授伏波將軍，三十九歲死。後來許汜和劉備一起在荆州牧劉表那裏做客，劉表和劉備一同評論天下的人物，許汜説：“陳元龍是個性情豪爽奔放的人，粗豪蠻横的習氣没有去掉。”劉備對劉表説：“許君的評論是對還是不對？”劉表説：“要想説不對，這一位是個品行端正的人，不應該説謊話；要想説對，陳元龍的名氣爲天下所推重。”劉備問許汜：“您説他粗豪蠻横，難道有事實嗎？”許汜説：“我以前遇到戰亂經過下邳，去拜見陳元龍。陳元龍没有以主人身份招待客人的意思，好久不和我説話，自己上大床睡覺，讓客人睡下床。”劉備説：“您有國中傑出人物的名聲，現在天下大亂，皇帝流離失所，希望您爲國擔憂而忘却家事，有拯救時局的志願，可是您營求田地、購置房産，説的話没有可采納的，這是陳元龍所忌諱的，憑什麽應該和您説話？要是我，還想睡到百尺的高樓上去，讓您睡在地下，何止是上下床的距離呢？”劉表大笑。劉備接着説道：“像陳元龍這樣文武雙全而有膽略和志氣的，應當從古人中去尋求，倉促間很難找到能和他相比的。”

臧洪 陳容

臧洪字子源，廣陵射陽人也。父旻，歷匈奴中郎將、中山、太原太守，所在有名。洪體貌魁梧，有異於人，舉孝廉爲郎。時選三署郎以補縣長；瑯邪趙昱爲莒長，東萊劉繇下邑長，東海王朗菑丘長，洪即丘長。靈帝末，棄官還家，太守張超請洪爲功曹。

臧洪字子源，廣陵射陽人。父親臧旻，歷任匈奴中郎將、中山、太原太守，在任職的地方都有名氣。臧洪身材相貌魁梧，和平常人不一樣，被推舉爲孝廉擔任郎官。當時選拔三署的郎官補任縣長；瑯邪人趙昱擔任莒縣縣長，東萊人劉繇擔任下邑縣長，東海人王朗擔任菑丘縣長，臧洪擔任即丘縣長。漢靈帝末年，臧洪放棄官職回到家鄉，太守張超請臧洪擔任功曹。

董卓殺帝，圖危社稷，洪説超曰：“明府歷世受恩，兄弟并據大郡，今王室將危，賊臣未梟，此誠天下義烈報恩效命之秋也。今郡境尚全，吏民殷富，若動枹鼓，可得二萬人，以此誅除國賊，爲天下倡先，義之大者

董卓殺害漢少帝，企圖危害國家，臧洪勸張超説：“明府您世代蒙受朝廷的恩德，兄弟全都統管大郡，現在王室將有危險，叛臣没有除掉，這實在是天下忠義壯烈的人報答恩德捨生效力的時候。現在本郡的轄界還完整，官吏百姓富足，如果擂起戰鼓，可以得到二萬人，用這支力量來

也。"超然其言，與洪西至陳留，見兄邈計事。邈亦素有心，會于酸棗，邈謂超曰："聞弟爲郡守，政教威恩，不由己出，動任臧洪，洪者何人?"超曰："洪才略智數優超，超甚愛之，海内奇士也。"邈即引見洪，與語大異之。致之于劉兖州公山、孔豫州公緒，皆與洪親善。乃設壇場，方共盟誓，諸州郡更相讓，莫敢當，咸共推洪。洪乃升壇操槃歃血而盟曰："漢室不幸，皇綱失統，賊臣董卓乘釁縱害，禍加至尊，虐流百姓，大懼淪喪社稷，翦覆四海。兖州刺史岱、豫州刺史伷、陳留太守邈、東郡太守瑁、廣陵太守超等，糾合義兵，并赴國難。凡我同盟，齊心戮力，以致臣節，殞首喪元，必無二志。有渝此盟，俾墜其命，無克遺育。皇天后土，祖宗明靈，實皆鑒之!"洪辭氣慷慨，涕泣横下，聞其言者，雖卒伍厮養，莫不激揚，人思致節。頃之，諸軍莫適先進，而食盡衆散。

消滅國家的亂賊，爲天下先導，這是大義。"張超贊同他的話，和臧洪西去陳留，見哥哥張邈商議大事。張邈也向來有這種想法，他們在酸棗相會，張邈對張超説："聽説弟弟擔任郡守，政令和教化、刑罰和賞賜，都不由自己定出來，總是委任給臧洪，臧洪是什麽人?"張超説："臧洪的才能、膽略和心計都超過我，我非常喜歡他，他是國内了不起的人。"張邈就召請臧洪相見，和他交談後對他感到十分驚異。張邈派他到兖州刺史劉公山、豫州刺史孔公緒那裏，他們都和臧洪親近友好。於是設置祭壇，一起結盟立誓，各州郡長官互相推讓，没有誰敢擔當主持盟約的人，都一致推舉臧洪。臧洪就登上祭壇拿着木盤喝下牲血而宣誓説："漢室遭受不幸，朝廷的綱紀陷入混亂，賊臣董卓乘機恣意作亂，把災禍加給皇上，暴虐施及百姓，非常害怕國家滅亡，天下顛覆。兖州刺史劉岱、豫州刺史孔伷、陳留太守張邈、東郡太守喬瑁、廣陵太守張超等，聚合義軍，共赴國難。所有參加盟誓的人，要齊心合力，以盡到臣子的節操，即使掉了腦袋，也不改變心志，如有違背這個盟誓的，就讓他喪失性命，無後絶根。天地神祇，祖宗神靈，都來鑒察!"臧洪言辭慷慨，眼淚横流，聽到他誓言的人，即使是士兵僕役，没有不激動振奮的，人人都想盡到自己的志節。不久，各路義軍没有誰打頭進攻的，糧食吃光後各軍就離散了。

超遣洪詣大司馬劉虞謀，值公孫瓚之難，至河間，遇幽、冀二州交兵，使命不達。而袁紹見洪，又奇重之，與結分合好。會青州刺史焦和卒，紹使洪領青州以撫其衆。洪在州二年，群盗奔走。紹嘆其能，徙爲東郡太守，治東武陽。

張超派臧洪去大司馬劉虞那裏一起謀劃，正逢公孫瓚發起兵難，到達河間時，遇上幽州和冀州的軍隊交戰，他的使命不能完成。而袁紹見到臧洪，又特别器重他，和他結下情分成爲好友。正好青州刺史焦和死了，袁紹要臧洪兼任青州刺史來安撫那裏的人民。臧洪在青州兩年，盗匪們都逃走了。袁紹贊嘆他的才能，改任他爲東郡太守，治所在東武陽。

太祖圍張超于雍丘，超言："唯恃臧洪，當來救吾。"衆人以爲袁、曹方睦，而洪爲紹所表用，必不敗好招禍，遠來赴此。超曰："子源，天下義士，終不背本者，但恐見禁制，

太祖在雍丘包圍了張超，張超説："我祇能依賴臧洪，他肯定會來救我。"大家認爲袁紹、曹操正關係和睦，而臧洪被袁紹上表朝廷舉薦，一定不會破壞這種友好關係而招來災禍，從遠處來到這裏。張超説："子源，是天下的義士，終

不相及逮耳。”洪聞之，果徒跣號泣，并勒所領兵，又從紹請兵馬，求欲救超，而紹終不聽許。超遂族滅。洪由是怨紹，絶不與通。紹興兵圍之，歷年不下。紹令洪邑人陳琳書與洪，喻以禍福，責以恩義。洪答曰：

究不會背棄自己的根本，衹擔心他受人節制，不能及時趕來。”臧洪聽說後，果然光着脚號哭，同時調動自己統領的軍隊，又找袁紹請求派出兵馬，想去援救張超，可是袁紹始終不應允。於是張超被滅了族。臧洪因此怨恨袁紹，絶不和他來往。袁紹出兵包圍了臧洪，經過一年沒有攻下。袁紹要臧洪的同鄉人陳琳寫信給臧洪，告訴他禍福利害，責備他忘恩負義。臧洪回信說：

隔闊相思，發于寤寐。幸相去步武之間耳，而以趣舍異規，不得相見，其爲愴恨，可爲心哉！前日不遺，比辱雅貺，述叙禍福，公私切至。所以不即奉答者，既學薄才鈍，不足塞詰；亦以吾子携負側室，息肩主人，家在東州，僕爲仇敵。以是事人，雖披中情，墮肝膽，猶身疏有罪，言甘見怪，方首尾不救，何能恤人？且以子之才，窮該典籍，豈將暗于大道，不達余趣哉！然猶復云云者，僕以是知足下之言，信不由衷，將以救禍也。必欲算計長短，辯詻是非，是非之論，言滿天下，陳之更不明，不言無所損。又言傷告絶之義，非吾所忍行也，是以捐棄紙筆，一無所答。亦冀遥忖其心，知其計定，不復渝變也。重獲來命，援引古今，紛紜六紙，雖欲不言，焉得已哉！

久别思念之情，日夜不已。幸好我們相距不遠，衹是由於志趣好惡不同，不能相見，這種悲傷的情感，應是出於真心！前些日子蒙您不棄，屈尊給我寫信，陳述禍福利害，於公於私都說得深切誠懇。我之所以沒有立刻回信，既因爲我學識淺薄才能不足，不足以回答您的責問；也因爲您携帶家眷，依附主人，我們的家鄉同在東州，我却成了仇敵。在這種情况下來事奉别人，即使是表露衷情，獻出肝膽，還是會受到疏遠而獲罪，話說得甜美也會被責怪，我正前後不能自保，怎麽能關心别人呢？况且憑您的才學，讀遍了典籍，難道會不明白大道理，不理解我的志趣嗎！可是您還是一再地說，我由此知道足下說的話，實在不是出自内心，衹是要救我免除禍患。如果一定想計較利害得失，辨清是非曲直，而是非曲直的議論，說的話已充滿天下，陳述這些會更加不明白，不說也沒有什麽損害。加上說了會表明斷交傷害情誼，這不是我忍心要做的，因此抛開紙筆，完全不加答覆。也希望您遥遥揣度我的心意，知道我主意已定，不會再改變了。現在又得到您的來信，引證古今，滿滿寫了六張紙，我即使想不說，又怎能不說呢！

僕小人也，本因行役，寇竊大州，恩深分厚，寧樂今日自還接刃！每登城勒兵，望主人之旗鼓，感故友之周旋，撫弦搦矢，不覺流涕之覆面也。何者？自以輔佐主人，無以爲悔。主人相

我是個小人物，本是因爲出外服役，纔在大州竊據了官職，袁紹對我的恩德和情分十分深厚，難道現在樂意還要和他交戰！每次登上城樓調遣軍隊，望見主人的旗鼓，感觸到和老朋友的交往，撫摸着弓弦拿着箭，不覺淚流滿面。爲什麽呢？我自以爲以前輔

接，過絶等倫。當受任之初，自謂究竟大事，共尊王室。豈悟天子不悦，本州見侵，郡將遘牖里之厄，陳留克創兵之謀，謀計栖遲，喪忠孝之名，杖策携背，虧交友之分。揆此二者，與其不得已，喪忠孝之名與虧交友之道，輕重殊塗，親疏異畫，故便收淚告絶。若使主人少垂故人，住者側席，去者克己，不汲汲于離友，信刑戮以自輔，則僕抗季札之志，不爲今日之戰矣。何以效之？昔張景明親登壇喢血，奉辭奔走，卒使韓牧讓印，主人得地；然後但以拜章朝主，賜爵獲傳之故，旋時之間，不蒙觀過之貸，而受夷滅之禍。吕奉先討卓來奔，請兵不獲，告去何罪？復見斫刺，濱于死亡。劉子璜奉使逾時，辭不獲命，畏威懷親，以詐求歸，可謂有志忠孝，無損霸道者也；然輒僵斃麾下，不蒙虧除。僕雖不敏，又素不能原始見終，睹微知著，竊度主人之心，豈謂三子宜死，罰當刑中哉？實且欲一統山東，增兵討仇，懼戰士狐疑，無以沮勸，故抑廢王命以崇承制，慕義者蒙榮，待放者被戮，此乃主人之利，非游士之願也。故僕鑒戒前人，困窮死戰。僕雖下愚，亦嘗聞君子之言矣。此實非吾心也，乃主人招焉。凡吾所以背棄國民，用命此城者，正以君子之違，不適敵國故也。是以獲罪主人，見攻逾時，而足下更引此義以爲吾規，無乃辭同趨異，非君子所爲休戚者哉！

佐主人，没有什麽感到後悔的。主人待我，情誼超過了同輩。當開始接受任命時，自認爲明曉國家大事，要共同尊奉王室。怎料到天子不高興，本州遭到進攻，太守張超遇到周文王在牖里時那様的危難，陳留被動用武力的謀算所攻克，我的援救計劃被耽擱，喪失了忠孝的名聲，如今執鞭驅馬而背離主人，又損害了交友的情分。權衡這兩方面，與其在不得已時，喪失忠孝的名聲和損害交友的情分，不如掂量輕重的不同，親疏的區别，所以就止住眼淚和主人宣告决絶。如果主人稍稍垂念舊友，留下來就以禮相待，要離去就克制自己，不會急切地遠離朋友，施用刑罰來維護自己，那麽我會發揚季札那様的志節，不會發生今天的戰鬥。用什麽證明這些呢？以前張景明親自登上祭壇飲血盟誓，接受命令四處奔走，終於使冀州牧韓馥讓出印綬，主人得到了冀州；後來衹因爲呈送章表朝見天子，被賜給爵位獲得符信的緣故，頃刻之間，没有得到觀察改過的寬恕，而遭受到滅族的災禍。吕奉先殺死董卓後前來投奔，請求援兵没有得到，告辭離去又有什麽罪？又被行刺砍殺，差點喪命。劉子璜奉命出使超過了期限，要求回去得不到批准，既害怕違背主人的命令而又思念父母，就用謊言要求回家，可以説是忠君孝親，對主人用武力稱霸天下没有什麽損害；可是他就倒斃在主人的帥旗之下，没有得到罪罰的減免。我雖然不聰敏，又向來不能推原事情的本始預測它的將來，從細微的迹象來料定它的發展趨勢，我私下揣測主人的心思，難道認爲這三個人應該死，懲罰得當用刑合適嗎？其實是主人想獨自統治崤山以東的地區，要增加兵力來討伐自己的仇敵，害怕戰士猶豫不定，没有什麽辦法加以阻止勸勉，所以就廢棄王侯的命令來推重禀承皇帝的旨意，仰慕歸附的就得到榮寵，期待離去的就被殺戮，這是主人爲了自己的利益，而不是游士們的願望。所以我以前人作爲鑒戒，在

困境中也要拼死奮戰。我雖然愚昧，也曾聽説過君子的話。這實在不是我的本意，是主人招致的結果。我之所以背棄國家和百姓，在這座城裏拼命，正是因爲君子奔亡，不去敵國的緣故。因此得罪了主人，長時間遭受圍攻，可是足下又引證這個道理作爲我的準則，恐怕是言辭相同而含意有别，該不是君子所感到歡樂和憂愁的事吧！

吾聞之也，義不背親，忠不違君，故東宗本州以爲親援，中扶郡將以安社稷，一舉二得以徼忠孝，何以爲非？而足下欲使吾輕本破家，均君主人。主人之於我也，年爲吾兄，分爲篤友，道乖告去，以安君親，可謂順矣。若子之言，則包胥宜致命於伍員，不當號哭於秦庭矣。苟區區於攘患，不知言乖乎道理矣。足下或者見城圍不解，救兵未至，感婚姻之義，惟平生之好，以屈節而苟生，勝守義而傾覆也。昔晏嬰不降志於白刃，南史不曲筆以求生，故身著圖象，名垂後世，況僕據金城之固，驅士民之力，散三年之畜，以爲一年之資，匡困補乏，以悦天下，何圖築室反耕哉！但懼秋風揚塵，伯珪馬首南向，張楊、飛燕，膂力作難，北鄙將告倒縣之急，股肱奏乞歸之誠耳。主人當鑒我曹輩，反旌退師，治兵鄴垣，何宜久辱盛怒，暴威於吾城下哉？足下譏吾恃黑山以爲救，獨不念黄巾之合從邪！加飛燕之屬悉以受王命矣。昔高祖取彭越于鉅野，光武創基兆于緑林，卒能龍飛中興，以成帝業，苟可輔主興化，夫何嫌哉！況僕親奉璽書，與之從事。

我聽説過這樣的話，仁義的人不背棄父母，忠誠的人不違抗君主，所以向東尊奉本州作爲可靠的支援，在中扶助太守來安定社稷，一舉兩得來求取忠君孝親的願望，有什麽不對呢？可是足下想要我輕視根本毁壞家庭，我得衡量君主和主人。主人對於我來説，年齡上是我的兄長，情分上是我的好友，志趣不同而要求離去，來使君主和父母安寧，可以説是合乎情理的。如果像您所説的，那麽申包胥應該爲伍子胥捨命效力，不應該到秦國的朝廷上號啕痛哭。如果僅僅爲了消除禍患，而不知所説的這些違背了道理。足下也許是看到城被圍困而不能解圍，救兵又没來，感念彼此有姻親關係的情誼，想到你我素來的友好交情，認爲喪失節操而苟全生命，勝過堅持正義而導致滅亡。以前晏嬰在雪亮的刀刃面前不改變意志，南史也不曲改史實來求得活命，所以他們的形貌畫在圖像上，名聲流傳到後代，何況我據守金鑄般堅固的城池，依靠士兵百姓的力量，拿出三年的積累，作爲一年的資用，救助困迫補充不足，來使天下人歡心，又哪裏考慮到建造房舍而讓士民返回耕種呢！衹擔心秋風揚起塵土，公孫瓚策馬南下，張楊、張燕，依仗過人的勇力發起兵難，北部邊境將稟告身體倒懸一般的危急情況，主人手下的親信將表達請求離開的誠意罷了。主人應該以我等爲鑒戒，反轉戰旗撤回軍隊，在鄴城訓練軍隊，怎麽該長期屈辱地大動肝火，在我的城下大顯威風呢？足下譏諷我依靠黑山軍作爲救援，難道不想想會和黄巾軍聯合起來

嗎！再説張燕等人都已接受了朝廷的任命。以前漢高祖在鉅野收納了彭越，漢光武帝靠綠林軍創建了基業，最後他們都如龍飛騰登基稱帝并復興了國家，成就了帝王的大業，如果能够輔佐天子振興教化，有什麽可嫌疑的呢！何况我親自接受了天子的詔書，可以和他們交往共事。

行矣孔璋！足下徼利於境外，臧洪授命於君親；吾子托身於盟主，臧洪策名於長安。子謂余身死而名滅，僕亦笑子生死而無聞焉，悲哉！本同而末離，努力努力，夫復何言！

去吧孔璋！足下在境外求取功利，臧洪我要爲君王獻身效命；您將自己托付給盟主，臧洪我要爲朝廷供職，您認爲我人死了名聲也會隨之湮滅，我也笑您不論生死都默默無聞，可悲啊！我們本來志趣相同却最後各奔一方，努力吧努力吧，還要説什麽呢！

紹見洪書，知無降意，增兵急攻。城中糧穀以盡，外無强救，洪自度必不免，呼吏士謂曰："袁氏無道，所圖不軌，且不救洪郡將。洪於大義，不得不死，念諸君無事空與此禍！可先城未敗，將妻子出。"將吏士民皆垂泣曰："明府與袁氏本無怨隙，今爲本朝郡將之故，自致殘困，吏民何忍當舍明府去也！"初尚掘鼠煮筋角，後無可復食者。主簿啓内厨米三斗，請中分稍以爲糜粥，洪嘆曰："獨食此何爲！"使作薄粥，衆分歠之，殺其愛妾以食將士。將士咸流涕，無能仰視者。男女七八千人相枕而死，莫有離叛。

袁紹看到臧洪的信，知道他没有投降的意思，就增派軍隊猛攻。城中的糧食已經耗盡，外面又没有强有力的援救，臧洪自己估計到一定不能幸免一死，就召集官兵們對他們説："袁氏暴虐無道，圖謀不軌，而且不肯援救我的郡守。臧洪我出於大義，不能不死，想到的是各位竟無緣無故地白白遭受這種災禍！你們可以在城未攻破之前，帶着妻子兒女逃出去。"文武官員和士兵百姓都流着眼淚説："明府您和袁氏本來没有怨仇，現在因爲本朝郡守的緣故，自己招來殘敗困頓，我們官吏百姓怎麽忍心丢下明府您而離去呢！"開始還能挖掘老鼠煮牲畜的筋角吃，後來就再没有什麽可吃的了。主簿打開内厨拿出僅存的三斗米，請求和臧洪對半分慢慢熬粥喝，臧洪嘆息説："怎能獨自吃呢！"叫他熬作稀稀的粥，大家分着喝，又殺掉自己的愛妾給將士們吃。將士們都流着眼淚，没有能仰着頭看的人。男女七八千人互相靠着死去，没有人逃跑叛變。

城陷，紹生執洪。紹素親洪，盛施幃幔，大會諸將見洪，謂曰："臧洪，何相負若此！今日服未？"洪據地瞋目曰："諸袁事漢，四世五公，可謂受恩。今王室衰弱，無扶翼之意，欲因際會，希冀非望，多殺忠良以立奸威。洪親見呼張陳留爲兄，則洪府君亦宜爲弟，同共戮力，爲國

城被攻下後，袁紹活捉了臧洪。袁紹向來喜愛臧洪，於是隆重地設置帳幕，召集將領們和臧洪見面，對他説："臧洪，何必像這樣辜負我，今天你服不服？"臧洪靠在地上瞪着眼睛説："袁氏事奉漢朝，四代有五人任三公之職，可以説是蒙受大恩。現在王室衰弱，你没有輔佐的想法，却想利用這個機會，企求非分的欲望，殺害許多忠良的人來樹立自己邪惡的威勢。臧洪我親眼看

除害，何爲擁衆觀人屠滅！惜洪力劣，不能推刃爲天下報仇，何謂服乎！”紹本愛洪，意欲令屈服，原之；見洪辭切，知終不爲己用，乃殺之。洪邑人陳容少爲書生，親慕洪，隨洪爲東郡丞；城未敗，洪遣出。紹令在坐，見洪當死，起謂紹曰：“將軍舉大事，欲爲天下除暴，而專先誅忠義，豈合天意！臧洪發舉爲郡將，奈何殺之！”紹慚，左右使人牽出，謂曰：“汝非臧洪儔，空復爾爲！”容顧曰：“夫仁義豈有常，蹈之則君子，背之則小人。今日寧與臧洪同日而死，不與將軍同日而生！”復見殺。在紹坐者無不嘆息，竊相謂曰：“如何一日殺二烈士！”先是，洪遣司馬二人出，求救于吕布；比還，城已陷，皆赴敵死。

見你叫陳留太守張邈做哥哥，那麽我的府君張超也應該做你的弟弟，大家應該一同努力，爲國除害，爲什麽擁有衆多的軍隊却看着别人屠滅他呢！可惜臧洪我力量薄弱，不能拿起刀爲天下人報仇，還説什麽服不服呢！”袁紹本來喜愛臧洪，心裏想要他屈服，然後寬恕他；看到臧洪言辭峻切，知道他終究不會爲自己出力，就殺了他。臧洪的同鄉陳容年輕時是個書生，因愛慕臧洪，跟隨臧洪擔任了東郡丞，城没有攻破時，臧洪派他出了城。袁紹要他在座，他看到臧洪會被處死，站起來對袁紹説：“將軍行大事，想爲天下除暴，却專門先殺忠義之人，怎能合乎天意！臧洪發兵起事是爲了他的郡守，怎麽就殺了他！”袁紹感到慚愧，他身邊的人指使人把陳容拉出去，對他説：“你又不是臧洪的同夥，何必白白地又被殺掉！”陳容回過頭説：“仁義哪裏有固定不變的，遵循它就是君子，背棄它就是小人。今天我寧願和臧洪同一天死，也不願和將軍同一天活着！”於是他又被殺了。在袁紹那裏陪坐的人没有不嘆息的，悄悄互相説道：“怎麽一天内殺了兩個忠貞不屈的人！”在這之前，臧洪派遣司馬二人出城，向吕布求救；等到他們回來，城已被攻破，兩人都撲向敵人戰死。

評曰：吕布有虓虎之勇，而無英奇之略，輕狡反覆，唯利是視。自古及今，未有若此不夷滅也。昔漢光武謬於龐萌，近魏太祖亦蔽于張邈。知人則哲，唯帝難之，信矣！陳登、臧洪并有雄氣壯節，登降年夙隕，功業未遂，洪以兵弱敵强，烈志不立，惜哉！

評曰：吕布有咆哮的老虎那樣的勇猛，却没有智慧超群的謀略，輕浮狡詐而反覆無常，眼中有的衹是私利。從古到今，没有像這樣的人不被消滅的。以前漢光武帝對龐萌判斷有誤，近來魏太祖也受到張邈的蒙蔽。能識别人就是明智，連堯帝也感到困難，可信啊！陳登、臧洪都有英雄的氣概、壯士的氣節，陳登短命夭折，功業没有完成，臧洪因爲兵弱敵强，壯志没有實現，可惜啊！

三國志卷八

魏　志　八

公孫瓚　陶謙　張楊
公孫度（子）康（康子）晃 淵（康弟）恭
張燕　張繡　張魯

公孫瓚

公孫瓚字伯珪，遼西令支人也。令音郎定反。支音其兒反。爲郡門下書佐。有姿儀，大音聲，侯太守器之，以女妻焉，遣詣涿郡盧植讀經。後復爲郡吏。劉太守坐事徵詣廷尉，瓚爲御車，身執徒養。及劉徙日南，瓚具米肉，於北芒上祭先人，舉觴祝曰："昔爲人子，今爲人臣，當詣日南。日南瘴氣，或恐不還，與先人辭於此。"再拜慷慨而起，時見者莫不歔欷。劉道得赦還。瓚以孝廉爲郎，除遼東屬國長史。嘗從數十騎出行塞，見鮮卑數百騎，瓚乃退入空亭中，約其從騎曰："今不衝之，則死盡矣。"瓚乃自持矛，兩頭施刃，馳出刺胡，殺傷數十人，亦亡其從騎半，遂得免。鮮卑懲艾，後不敢復入塞。遷爲涿令。光和中，涼州賊起，發幽州突騎三千人，假瓚都督行事傳，使將之。軍到薊中，漁陽張純誘遼西烏丸丘力居等叛，劫略薊中，自號將軍，略吏民攻右北平、遼西屬國諸城，所至殘破。瓚將所領，追討純等有功，遷騎都尉。屬國烏丸貪至王率種人詣瓚降。遷中郎將，封都

公孫瓚字伯珪，遼西令支人，擔任郡裏的門下書佐。有漂亮的儀表，洪亮的嗓音，侯太守很器重他，把女兒嫁給了他，又送他到涿郡人盧植那裏攻讀經書。後來又擔任郡裏的官吏。劉太守因事犯罪被召到廷尉那裏，公孫瓚爲他駕車，親自做僕役服侍他。等到劉太守被流放到日南，公孫瓚準備了米和肉，到北芒山上祭祀祖先，舉起酒杯祝禱說："過去我在家是兒子，現在在外是臣子，應該跟隨主人到日南去。日南有瘴氣，我也許回不來，和祖先在這裏告别。"拜了兩拜然後激昂地站起來，當時看到的人没有不嘆息的。劉太守在半道上得到赦免返回，公孫瓚以孝廉的身份擔任郎官，被任命爲遼東屬國長史。他曾經帶着幾十個騎兵出外巡視邊塞，遇上鮮卑幾百個騎兵，公孫瓚就後撤退到空亭裏，和他帶着的騎兵約定説："現在不向他們衝過去，那我們就會全部喪命。"公孫瓚於是親自拿着長矛，兩頭都帶着尖刃，飛快地衝出來向胡人刺去，殺傷了幾十人，他帶着的騎兵也死了一半，於是得以幸免一死。鮮卑人吸取了這個教訓，以後不敢再侵入邊塞。公孫瓚升任爲涿令。光和年間，涼州賊寇起事，朝廷調動幽州的精鋭騎兵三千人，授給公孫瓚統領軍事行動的符信，要他帶領這支軍隊。軍隊到達薊中，漁陽人張純誘使遼西烏丸丘力居等人叛變，搶劫掠奪薊中，自稱將軍。脅

亭侯，進屯屬國，與胡相攻擊五六年。丘力居等鈔略青、徐、幽、冀，四州被其害，瓚不能禦。

迫官吏百姓攻打右北平、遼西屬國各城，所到之處都遭到殘殺破壞。公孫瓚帶領統屬的軍隊，追擊討伐張純等人有功，升任騎都尉。屬國烏丸貪至王帶領本部族的人到公孫瓚那裏投降。公孫瓚升任中郎將，封爲都亭侯，進軍駐扎在屬國，和胡人互相攻擊五、六年。丘力居等人搶劫掠奪青州、徐州、幽州、冀州，四州遭到他們的危害，公孫瓚不能抵禦。

朝議以宗正東海劉伯安既有德義，昔爲幽州刺史，恩信流著，戎狄附之，若使鎮撫，可不勞衆而定，乃以劉虞爲幽州牧。虞到，遣使至胡中，告以利害，責使送純首。丘力居等聞虞至，喜，各遣譯自歸。瓚害虞有功，乃陰使人徼殺胡使。胡知其情，閒行詣虞。虞上罷諸屯兵，但留瓚將步騎萬人屯右北平。純乃棄妻子，逃入鮮卑，爲其客王政所殺，送首詣虞。封政爲列侯。虞以功即拜太尉，封襄賁侯。會董卓至洛陽，遷虞大司馬，瓚奮武將軍，封薊侯。

朝廷評議認爲宗正東海人劉伯安有德行仁義，過去擔任幽州刺史，恩德信義流傳顯著，戎狄部族都歸附他，如果讓他鎮守安撫，可以不用興師動衆就得以安定，於是任命劉虞爲幽州牧。劉虞到任後，派遣使者到胡人部落中，把利害關係告訴他們，責令他們送來張純的首級。丘力居等人聽説劉虞來了，非常高興，各自派遣翻譯自動歸順。公孫瓚忌妒劉虞有功，就暗中派人攔截殺害胡人的使者。胡人知道了内情，從小路去見劉虞。劉虞上奏請求撤回各處駐扎的軍隊，衹留下公孫瓚帶領的步兵騎兵一萬人駐扎在右北平。張純就丢下妻子兒女，逃到鮮卑，被他的門客王政殺死，把他的首級送到劉虞那裏。王政被封爲列侯。劉虞因爲有功被授任太尉，封爲襄賁侯。恰逢董卓到達洛陽，升任劉虞爲大司馬，公孫瓚爲奮武將軍，封爲薊侯。

關東義兵起，卓遂劫帝西遷，徵虞爲太傅，道路隔塞，信命不得至。袁紹、韓馥議，以爲少帝制於奸臣，天下無所歸心。虞，宗室知名，民之望也，遂推虞爲帝。遣使詣虞，虞終不肯受。紹等復勸虞領尚書事，承制封拜，虞又不聽，然猶與紹等連和。虞子和爲侍中，在長安。天子思東歸，使和僞逃卓，潛出武關詣虞，令將兵來迎。和道經袁術，爲説天子意。術利虞爲援，留和不遣，許兵至俱西，令和爲書與虞。虞得和書，乃遣數千騎詣和。瓚知術有異志，不欲遣兵，止虞，虞不可。瓚懼術聞而怨之，亦遣其從弟越將千騎詣術以自

關東的義軍興起，董卓就劫持漢獻帝向西遷移，徵召劉虞爲太傅，因道路阻隔不通，使者携帶的詔令不能送達。袁紹和韓馥商議，認爲年幼的皇帝被奸臣控制，天下的人無從歸附。劉虞，是漢朝皇室中的知名人物，民心仰望，就擁戴劉虞做皇帝。他們派遣使者去見劉虞，劉虞始終不肯接受。袁紹等人又勸劉虞兼任尚書事，秉承皇帝的旨意封爵任官，劉虞又不答應，但還是和袁紹等人聯合。劉虞的兒子劉和擔任侍中，正在長安。天子想回到東方，派劉和假裝從董卓那裏逃出來，偷偷出武關去見劉虞，要他帶領軍隊前來迎接。劉和途中經過袁術那裏，對他講了天子的意圖。袁術想利用劉虞作外援，就扣留劉和不放他走，答應劉虞的軍隊到了一同西去，要劉和寫信給劉虞。劉虞收到劉和的信，就派遣幾千騎兵

結，而陰教術執和，奪其兵。由是虞、瓚益有隙。和逃術來北，復爲紹所留。

去劉和那裏。公孫瓚知道袁術有野心，不想派軍隊去，勸阻劉虞，劉虞不答應。公孫瓚害怕袁術聽到消息後怨恨他，也派自己的堂弟公孫越帶領一千騎兵去袁術那裏，以便自己和袁術結交，而且暗中教唆袁術扣住劉和，奪走他的軍隊。因此劉虞和公孫瓚更加有了矛盾。劉和從袁術那裏逃出來到了北方，又被袁紹扣留。

是時，術遣孫堅屯陽城拒卓，紹使周昂奪其處。術遣越與堅攻昂，不勝，越爲流矢所中死。瓚怒曰："余弟死，禍起于紹。"遂出軍屯磐河，將以報紹。紹懼，以所佩勃海太守印綬授瓚從弟範，遣之郡，欲以結援。範遂以勃海兵助瓚，破青、徐黄巾，兵益盛，進軍界橋。以嚴綱爲冀州，田楷爲青州，單經爲兖州，置諸郡縣。紹軍廣川，令將麴義先登與瓚戰，生禽綱。瓚軍敗走勃海，與範俱還薊，於大城東南築小城，與虞相近，稍相恨望。

這時，袁術派遣孫堅駐扎在陽城抵禦董卓，袁紹派周昂奪取陽城。袁術派遣公孫越和孫堅攻打周昂，不能取勝，公孫越被流箭射中身亡。公孫瓚憤怒地說："我弟弟的死，災禍是由袁紹挑起的。"於是出兵駐扎在磐河，準備報復袁紹。袁紹感到害怕，把自己佩帶的勃海太守的印綬交給公孫瓚的堂弟公孫範，派他去勃海郡，想和他結交成爲外援。公孫範就用勃海的軍隊幫助公孫瓚，打敗了青州、徐州的黄巾軍，兵力更加强大，進軍到界橋。任命嚴綱爲冀州刺史，田楷爲青州刺史，單經爲兖州刺史，設置了各郡縣的官員。袁紹駐軍廣川，命令將領麴義作先鋒和公孫瓚交戰，活捉了嚴綱。公孫瓚的軍隊戰敗逃到勃海，和公孫範一起回到薊，在大城的東南方修築小城，和劉虞相距不遠，漸漸地雙方互相怨恨起來。

虞懼瓚爲變，遂舉兵襲瓚。虞爲瓚所敗，出奔居庸。瓚攻拔居庸，生獲虞，執虞還薊。會卓死，天子遣使者段訓增虞邑，督六州；瓚遷前將軍，封易侯。瓚誣虞欲稱尊號，脅訓斬虞。瓚上訓爲幽州刺史。瓚遂驕矜，記過忘善，多所賊害。虞從事漁陽鮮于輔、齊周、騎都尉鮮于銀等，率州兵欲報瓚，以燕國閻柔素有恩信，共推柔爲烏丸司馬。柔招誘烏丸、鮮卑，得胡、漢數萬人，與瓚所置漁陽太守鄒丹戰于潞北，大破之，斬丹。袁紹又遣麴義及虞子和，將兵與輔合擊瓚。瓚軍數敗，乃走還易京固守。爲圍塹十重，於塹裏築京，皆高五六丈，爲樓其上；中塹爲京，特

劉虞害怕公孫瓚製造變亂，就出動軍隊襲擊公孫瓚。劉虞被公孫瓚打敗，逃奔居庸。公孫瓚攻占了居庸，活捉了劉虞并押回到薊。恰逢董卓死了，天子派遣使者段訓來增加劉虞的食邑，讓他督管六州；公孫瓚升任前將軍，封爲易侯。公孫瓚誣陷劉虞想稱皇帝，迫使段訓殺了劉虞。公孫瓚上表薦舉段訓擔任幽州刺史。公孫瓚於是驕傲自大起來，衹記别人的過錯而忘掉别人的好處，很多人被他殺害。劉虞的從事漁陽人鮮于輔、齊周、騎都尉鮮于銀等人，帶領幽州的軍隊想要報復公孫瓚，因燕國人閻柔向來有恩德信義，共同推舉閻柔爲烏丸司馬。閻柔引誘烏丸、鮮卑部族，得到胡、漢的兵馬幾萬人，和公孫瓚任命的漁陽太守鄒丹在潞北交戰，把他打得大敗，殺了鄒丹。袁紹又派遣麴義和劉虞的兒子劉和，帶領軍隊和鮮于輔聯合攻打公孫瓚。公孫瓚

高十丈，自居焉，積穀三百萬斛。瓚曰：“昔謂天下事可指麾而定，今日視之，非我所决，不如休兵，力田畜穀。兵法，百樓不攻。今吾樓櫓千重，食盡此穀，足知天下之事矣。”欲以此弊紹。紹遣將攻之，連年不能拔。建安四年，紹悉軍圍之。瓚遣子求救于黑山賊，復欲自將突騎直出，傍西南山，擁黑山之衆，陸梁冀州，橫斷紹後。長史關靖說瓚曰：“今將軍將士，皆已土崩瓦解，其所以能相守持者，顧戀其居處老小，以將軍爲主耳。將軍堅守曠日，袁紹要當自退；自退之後，四方之衆必復可合也。若將軍今舍之而去，軍無鎮重，易京之危，可立待也。將軍失本，孤在草野，何所成邪！”瓚遂止不出。救至，欲内外擊紹。遣人與子書，刻期兵至，舉火爲應。紹候者得其書，如期舉火。瓚以爲救兵至，遂出欲戰。紹設伏擊，大破之，復還守。紹爲地道，突壞其樓，稍至中京。瓚自知必敗，盡殺其妻子，乃自殺。

的軍隊多次戰敗，於是逃回易京堅守。周圍挖了十道壕溝，在壕溝内築起土臺，都高五六丈，土臺上面修建高樓；最裏邊的壕溝内築起的土臺，竟高達十丈，公孫瓚自己住在上面，儲存糧食三百萬斛。公孫瓚說：“過去認爲天下的事由自己發號施令就可以定下來，現在看來，不是我能够决定的，不如停止用兵，盡力種田積蓄糧食。按照兵法，有百座高樓就不能攻打。現在我有樓臺千重，吃完了這些糧食，就足可以知道天下事的結果了。”想用這種辦法弄得袁紹疲困不堪。袁紹派遣將領攻打公孫瓚，一連幾年不能攻下來。建安四年，袁紹出動全部軍隊包圍公孫瓚。公孫瓚派兒子向黑山賊寇求救，又想親自帶領精鋭騎兵直接衝出包圍，依托西南山，掌握黑山軍的人馬，竄犯冀州，截斷袁紹的後路。長史關靖勸公孫瓚說：“現在將軍您的將士，都已經土崩瓦解，他們之所以能够堅守下來，是因爲留戀他們的家和老小，把將軍看作自己的主人罷了。將軍長期堅守下去，袁紹就會自動撤退；他自動撤退以後，離散在四方的人馬一定又可以聚合起來。如果將軍現在放棄這裏離去，軍隊失去有權威的主帥，易京的危機，馬上就可到來。將軍失去了根本，孤獨地處在荒野上，怎麽能有成就呢！”公孫瓚就留在原地不衝出去。救兵來了，想内外夾擊袁紹。公孫瓚派人送信給他的兒子，約定救兵趕到的時間，點火作爲呼應。袁紹的探子得到這封信，按照約定的時間點火。公孫瓚以爲救兵到了，就出擊打算戰鬥。袁紹設下埋伏迎擊，把公孫瓚打得大敗，公孫瓚又退回防守。袁紹挖掘地道，突擊破壞他的樓臺，逐漸推進到中心的土臺。公孫瓚自己知道必定失敗，把他的妻子兒女都殺死後，就自殺了。

鮮于輔將其衆奉王命。以輔爲建忠將軍，督幽州六郡。太祖與袁紹相拒於官渡，閻柔遣使詣太祖受事，遷護烏丸校尉。而輔身詣太祖，拜左度遼將軍，封亭侯，遣還鎮撫本州。太祖破南皮，柔將部曲及鮮卑獻名馬以奉軍，從征三郡烏丸，以功封關内

鮮于輔帶領他的部屬接受朝廷的命令。朝廷任命鮮于輔爲建忠將軍，督管幽州六郡。太祖和袁紹在官渡相互對峙，閻柔派遣使者到太祖那裏接受職事，被升任爲護烏丸校尉。而鮮于輔親自去拜見太祖，被授任左度遼將軍，封爲亭侯，派回來鎮守安撫幽州。太祖攻下南皮後，閻柔帶領部下和鮮卑進奉名馬以供軍用，跟隨太祖征討三

侯。輔亦率其衆從。文帝踐阼，拜輔虎牙將軍，柔度遼將軍，皆進封縣侯，位特進。

郡烏丸，因有功被封爲關内侯。鮮于輔也帶領他的部屬跟隨。文帝登皇帝位後，授任鮮于輔爲虎牙將軍，閻柔爲度遼將軍，都進封爲縣侯，賜位特進。

陶謙

陶謙字恭祖，丹楊人。少好學，爲諸生，仕州郡，舉茂才，除盧令，遷幽州刺史，徵拜議郎，參車騎將軍張温軍事，西討韓遂。會徐州黄巾起，以謙爲徐州刺史，擊黄巾，破走之。董卓之亂，州郡起兵，天子都長安，四方斷絶，謙遣使閒行致貢獻，遷安東將軍、徐州牧，封溧陽侯。是時，徐州百姓殷盛，穀米封贍，流民多歸之。而謙背道任情：廣陵太守琅邪趙昱，徐方名士也，以忠直見疏；曹宏等，讒慝小人也，謙親任之。刑政失和，良善多被其害，由是漸亂。下邳闕宣自稱天子，謙初與合從寇鈔，後遂殺宣，并其衆。

陶謙字恭祖，丹楊人。年輕時好學，是個儒生，在州郡裏任職，被推舉爲茂才，任命爲盧令，升任幽州刺史，徵召授任議郎，參與車騎將軍張温的軍務，西去征討韓遂。恰逢徐州黄巾軍起義，朝廷任命陶謙爲徐州刺史，攻擊黄巾軍，打敗趕走了他們。董卓作亂時，各州郡出兵討伐，天子遷都長安，與四方斷絶了來往，陶謙派遣使者抄小路向天子進奉貢物，被升任安東將軍、徐州牧，封爲溧陽侯。這時，徐州百姓富裕，糧食充足，流民大多歸附到這裏。但是陶謙違背道義爲所欲爲：廣陵太守琅邪人趙昱，是徐州的知名人物，因忠正剛直而被陶謙疏遠；曹宏等人，是奸佞邪惡的小人，陶謙却親近信任他們。刑法政令失當，善良的人很多被他殺害，因此徐州逐漸陷入混亂。下邳人闕宣自己號稱天子，陶謙開始和他勾結在一起侵擾掠奪，後來就殺了闕宣，吞并了他的部屬。

初平四年，太祖征謙，攻拔十餘城，至彭城大戰。謙兵敗走，死者萬數，泗水爲之不流。謙退守郯。太祖以糧少引軍還。興平元年，復東征，略定瑯邪、東海諸縣。謙恐，欲走歸丹楊。會張邈叛迎吕布，太祖還擊布。是歲，謙病死。

初平四年，太祖征討陶謙，攻陷十多座城，到了彭城雙方大戰。陶謙的軍隊戰敗逃走，死的人數以萬計，泗水被尸體堵塞而不能流動。陶謙撤退防守郯。太祖因爲糧食不足帶領軍隊返回。興平元年，太祖又向東征討，平定了瑯邪、東海各縣。陶謙感到害怕，打算逃回丹楊。恰逢張邈叛變迎接吕布，太祖回軍攻打吕布。這一年，陶謙病死。

張楊

張楊字稚叔，雲中人也。以武勇給并州，爲武猛從事。靈帝末，天下亂，帝以所寵小黄門蹇碩爲西園上軍校尉，軍京都，欲以御四方，徵天下豪傑以爲偏裨。太祖及袁紹等皆爲校尉，屬之。并州刺史丁原遣楊將兵詣碩，爲假司馬。靈帝崩，碩爲何進所殺。楊復爲進所遣，歸本州募兵，得

張楊字稚叔，雲中人。因爲勇猛在并州供職，擔任武猛從事。漢靈帝末年，天下大亂，皇帝任用所寵信的小黄門蹇碩擔任西園上軍校尉，駐軍京都，想以此來控制四方，徵召天下的豪傑作副將。太祖和袁紹等都擔任了校尉，隸屬蹇碩。并州刺史丁原派遣張楊帶領軍隊到蹇碩那裏，擔任了代理司馬。漢靈帝去世，蹇碩被何進殺死。張楊又受何進派遣，回到并州招募士兵，

千餘人，因留上黨，擊山賊。進敗，董卓作亂。楊遂以所將攻上黨太守于壺關，不下，略諸縣，衆至數千人。山東兵起，欲誅卓。袁紹至河内，楊與紹合，復與匈奴單于於夫羅屯漳水。單于欲叛，紹、楊不從。單于執楊與俱去，紹使將麴義追擊於鄴南，破之。單于執楊至黎陽，攻破度遼將軍耿祉軍，衆復振。卓以楊爲建義將軍、河内太守。天子之在河東，楊將兵至安邑，拜安國將軍，封晋陽侯。楊欲迎天子還洛，諸將不聽；楊還野王。建安元年，楊奉、董承、韓暹挾天子還舊京，糧乏。楊以糧迎道路，遂至洛陽。謂諸將曰："天子當與天下共之，幸有公卿大臣，楊當捍外難，何事京都?"遂還野王。即拜爲大司馬。楊素與吕布善。太祖之圍布，楊欲救之，不能。乃出兵東市，遥爲之勢。其將楊醜，殺楊以應太祖。楊將眭固殺醜，將其衆，欲北合袁紹。太祖遣史涣邀擊，破之於犬城，斬固，盡收其衆也。

得到一千多人，於是留在上黨，攻打山賊。何進失敗，董卓作亂。張楊就帶領他的軍隊在壺關攻打上黨太守，没有攻下，就攻取各縣，隊伍發展到幾千人。山東義軍興起，準備討伐董卓。袁紹到了河内，張楊和袁紹會合，又和匈奴單于於夫羅一起駐扎在漳水。單于想要叛變，袁紹、張楊不同意。單于抓住張楊和他一起離去，袁紹派遣將領麴義追趕到鄴的南面，打敗了單于。單于帶着張楊到了黎陽，擊敗度遼將軍耿祉的軍隊，隊伍又振作起來。董卓任命張楊爲建義將軍、河内太守。天子在河東時，張楊帶領軍隊到達安邑，被授任安國將軍，封爲晋陽侯。張楊打算迎接天子返回洛陽，將領們不同意；張楊回到野王。建安元年，楊奉、董承、韓暹挾持天子回到舊都洛陽，糧食缺乏。張楊帶着糧食在路上迎接，於是到了洛陽。張楊對將領們説："天子應當和天下的人共有，幸好有公卿大臣輔佐他，我張楊應該抵禦外面的禍難，爲什麽要在京都供職呢?"於是回到野王。朝廷就授任他爲大司馬。張楊向來和吕布關係很好。太祖圍攻吕布時，張楊打算去援救他，没能做到。張楊就出兵到東市，遠遠地擺出援救的架勢。他的將領楊醜，殺了張楊響應太祖。張楊的將領眭固殺了楊醜，統領了他的隊伍，打算北上聯合袁紹。太祖派遣史涣半路截擊，在犬城打敗了他們，殺了眭固，收編了他的全部軍隊。

公孫度 公孫康 公孫恭 公孫晃 公孫淵

公孫度字升濟，本遼東襄平人也。度父延，避吏居玄菟，任度爲郡吏。時玄菟太守公孫琙，子豹，年十八歲，早死。度少時名豹，又與琙子同年，琙見而親愛之，遣就師學，爲取妻。後舉有道，除尚書郎，稍遷冀州刺史，以謡言免。同郡徐榮爲董卓中郎將，薦度爲遼東太守。度起玄菟小吏，爲遼東郡所輕。先時，屬國公孫昭守襄平令，召度子康爲伍長。度到官，收昭，笞殺于襄平市。郡中名豪大姓田韶等宿遇無恩，皆以法誅，

公孫度字升濟，本是遼東襄平人。公孫度的父親公孫延，爲逃避官吏的追捕住在玄菟，公孫度被任命爲郡裏的小吏。當時玄菟太守公孫琙，兒子公孫豹，年紀十八歲，就早死了。公孫度小時候名字也叫豹，又和公孫琙的兒子同歲數，公孫琙看見他後很喜愛他，送他去從師學習，給他娶妻。後來被推舉爲有道，授任尚書郎，逐漸升任到冀州刺史，因謡言被免去官職。同郡人徐榮擔任董卓的中郎將，薦舉公孫度擔任遼東太守。公孫度從玄菟郡的小吏起家，被遼東郡的人看不起。以前，遼東屬國公孫昭代理襄平令，召來公孫度的兒子公孫康擔任伍長。公孫度

所夷滅百餘家，郡中震栗。東伐高句驪，西擊烏丸，威行海外。初平元年，度知中國擾攘，語所親吏柳毅、陽儀等曰：“漢祚將絶，當與諸卿圖王耳。”時襄平延里社生大石，長丈餘，下有三小石爲之足。或謂度曰：“此漢宣帝冠石之祥，而里名與先君同。社主土地，明當有土地，而三公爲輔也。”度益喜。故河内太守李敏，郡中知名，惡度所爲，恐爲所害，乃將家屬入於海。度大怒，掘其父冢，剖棺焚尸，誅其宗族。分遼東郡爲遼西中遼郡，置太守。越海收東萊諸縣，置營州刺史。自立爲遼東侯、平州牧，追封父延爲建義侯。立漢二祖廟，承制設壇墠於襄平城南，郊祀天地，藉田，治兵，乘鸞路，九旒，旄頭羽騎。太祖表度爲武威將軍，封永寧鄉侯，度曰：“我王遼東，何永寧也！”藏印綬武庫。度死，子康嗣位，以永寧鄉侯封弟恭。是歲建安九年也。

到任後，逮捕了公孫昭，在襄平的街市上將他用棍棒打死。郡中有名的豪族大姓田韶等人素來對他没有恩德，公孫度都用刑罰處死，被殺的有一百多家，郡裏的人都感到震驚恐懼。公孫度向東征伐高句麗，向西攻打烏丸，聲威傳播海外。初平元年，公孫度知道國内動蕩不安，對他親近的官吏柳毅、陽儀等人説：“漢朝的命運將要滅亡了，應當和各位一起謀求王位了。”當時襄平延里的社廟裏長出一塊大石頭，長一丈多，下面有三塊小石頭作它的脚。有人對公孫度説：“這是漢宣帝時出現冠石一樣的吉兆，而且延里的名稱和您已故的父親名字相同，社神掌管土地，表明您應當占有土地，而三公作爲您的輔佐。”公孫度更加高興。原河内太守李敏，是郡中的知名人物，厭惡公孫度的所作所爲，擔心被他殺害，就帶領家屬逃到海上。公孫度大怒，挖了他父親的墳墓，劈開棺材焚燒尸體，殺掉他宗族的人。從遼東郡劃分出遼西中遼郡，設置太守。越過大海占領東萊各縣，設置營州刺史。自封爲遼東侯、平州牧，追封父親公孫延爲建義侯。建立漢朝的兩座祖廟，按照漢朝皇帝的制度在襄平城南設立祭壇，在郊外祭祀天地，舉行藉田的儀式，整訓軍隊，乘坐鸞路車，頭戴九旒的冠帽，外出時由羽林軍騎兵警衛開道。太祖上表薦舉公孫度擔任武威將軍，封爲永寧鄉侯，公孫度説：“我在遼東稱王，要什麽永寧侯！”把太祖給他的永寧鄉侯的印章綬帶收藏在武器庫裏。公孫度死了，兒子公孫康繼承爵位，把永寧鄉侯的爵位封給弟弟公孫恭。這年是建安九年。

十二年，太祖征三郡烏丸，屠柳城。袁尚等奔遼東，康斬送尚首。語在《武紀》。封康襄平侯，拜左將軍。康死，子晃、淵等皆小，衆立恭爲遼東太守。文帝踐阼，遣使即拜恭爲車騎將軍、假節，封平郭侯；追贈康大司馬。

建安十二年，太祖征討三郡烏丸，毁滅了柳城。袁尚等人逃奔遼東，公孫康殺了袁尚并將他的首級送給太祖。這事記載在《武帝紀》中。朝廷封公孫康爲襄平侯，授任左將軍。公孫康死了，他的兒子公孫晃、公孫淵等年紀都還小，大家擁立公孫恭爲遼東太守。文帝登皇帝位，派遣使者授任公孫恭爲車騎將軍、授給符節，封爲平郭侯；追贈公孫康爲大司馬。

初，恭病陰消爲閹人，劣弱不能治國。太和二年，淵脅奪恭位。明帝

起初，公孫恭得了陽萎病成爲閹人，身體衰弱不能治理國家。太和二年，公孫淵脅迫奪去公

即拜淵揚烈將軍、遼東太守。淵遣使南通孫權，往來賂遺。權遣使張彌、許晏等，賫金玉珍寶，立淵爲燕王。淵亦恐權遠不可恃，且貪貨物，誘致其使，悉斬送彌、晏等首，明帝於是拜淵大司馬，封樂浪公，持節、領郡如故。使者至，淵設甲兵爲軍陳，出見使者，又數對國中賓客出惡言。景初元年，乃遣幽州刺史毌丘儉等賫璽書徵淵。淵遂發兵，逆於遼隧，與儉等戰。儉等不利而還。淵遂自立爲燕王，置百官有司。遣使者持節，假鮮卑單于璽，封拜邊民，誘呼鮮卑，侵擾北方。二年春，遣太尉司馬宣王征淵。六月，軍至遼東。淵遣將軍卑衍、楊祚等步騎數萬屯遼隧，圍塹二十餘里。宣王軍至，令衍逆戰。宣王遣將軍胡遵等擊破之。宣王令軍穿圍，引兵東南向，而急東北，即趨襄平。衍等恐襄平無守，夜走。諸軍進至首山，淵復遣衍等迎軍殊死戰。復擊，大破之，遂進軍造城下，爲圍塹。會霖雨三十餘日，遼水暴長，運船自遼口徑至城下。雨霽，起土山、修櫓，爲發石連弩射城中。淵窘急。糧盡，人相食，死者甚多。將軍楊祚等降。八月丙寅夜，大流星長數十丈，從首山東北墜襄平城東南。壬午，淵衆潰，與其子脩將數百騎突圍東南走，大兵急擊之，當流星所墜處，斬淵父子。城破，斬相國以下首級以千數，傳淵首洛陽，遼東、帶方、樂浪、玄菟悉平。

孫恭的職位。明帝就授任公孫淵爲揚烈將軍、遼東太守。公孫淵派遣使者到南方和孫權聯係，雙方互相來往饋贈禮物。孫權派遣使者張彌、許晏等人，帶着金玉珍寶，封立公孫淵爲燕王。公孫淵又擔心孫權相隔遥遠不能依靠，而且貪圖送來的財寶，就誘騙招來孫權的使者，把張彌、許晏等人全都殺了并把他們的首級送給明帝，明帝因此授任公孫淵爲大司馬，封爲樂浪公，持符節、照常統領遼東郡。明帝派來的使者到達後，公孫淵部署全副武裝的士兵排成陣列，出來會見使者，又多次對國内來的客人講出難聽的話。景初元年，明帝就派遣幽州刺史毌丘儉等人帶來皇帝的詔書徵召公孫淵。公孫淵於是出動軍隊，在遼隧迎候，和毌丘儉等交戰。毌丘儉等戰事失利而撤回。公孫淵就自封爲燕王，設置百官和官署。派遣使者持符節，授給鮮卑單于印璽，給邊境一帶的人封爵授官，引誘招致鮮卑人，侵擾北方。景初二年春，明帝派遣太尉司馬宣王征討公孫淵。六月，魏軍到達遼東。公孫淵派遣將軍卑衍、楊祚等帶領步兵騎兵幾萬人駐守遼隧，周圍挖掘壕溝二十多里長。司馬宣王的軍隊到了，公孫淵命令卑衍迎戰。司馬宣王派遣將軍胡遵等人擊敗了卑衍。司馬宣王命令軍隊穿過壕溝，帶領他們向東南方進發，又急轉向東北，直奔襄平。卑衍等人擔心襄平無人防守，連夜逃走。司馬宣王的各路軍隊前進到達首山，公孫淵又派遣卑衍等人迎着魏軍拼死作戰。魏軍再次出擊，把卑衍等人打得大敗，於是進軍到達襄平城下，挖掘圍城的壕溝。正逢一連下雨三十多天，遼水暴漲，運輸船從遼口直接抵達襄平城下。雨停以後，魏軍築起土山，修建攻城的樓臺，製作發石車和連發的弓弩把石頭和箭射入城中。公孫淵感到困窘危急。糧食吃光了，就人吃人，死的人非常多。將軍楊祚等人投降。八月丙寅夜，有大流星長幾十丈，從首山東北墜落到襄平城的東南。壬午，公孫淵的軍隊潰敗，公孫淵和他的兒子公孫脩帶領幾百名騎兵突圍向東南方逃去，司馬宣王的大軍緊急追擊他們，在流星墜落的地方，殺了公孫淵父子。襄平城被攻陷，斬了相國以下的首級數

以千計，把公孫淵的首級傳送到洛陽，遼東、帶方、樂浪、玄菟全都平定了。

初，淵家數有怪，犬冠幘絳衣上屋，炊有小兒蒸死甑中。襄平北市生肉，長圍各數尺，有頭目口喙，無手足而動搖。占曰："有形不成，有體無聲，其國滅亡。"始度以中平六年據遼東，至淵三世，凡五十年而滅。

起初，公孫淵家裏多次出現怪事，狗戴上頭巾穿着深紅色的衣服上了房頂，做飯時有小孩蒸死在飯甑中。襄平北面的街市上出現一塊肉，長寬各幾尺，有頭、眼睛和嘴，沒有手脚却能動彈。占卜說："有形狀而不完整，有軀體而不出聲，這個國家就要滅亡。"開始公孫度在中平六年占據遼東，到公孫淵三代，共五十年而滅亡。

張燕

張燕，常山真定人也，本姓褚。黄巾起，燕合聚少年爲群盗，在山澤間轉攻，還真定，衆萬餘人。博陵張牛角亦起衆，自號將兵從事，與燕合。燕推牛角爲帥，俱攻癭陶。牛角爲飛矢所中，被創且死，令衆奉燕，告曰："必以燕爲帥。"牛角死，衆奉燕，故改姓張。燕剽捍捷速過人，故軍中號曰飛燕。其後人衆寖廣，常山、趙郡、中山、上黨、河内諸山谷皆相通，其小帥孫輕、王當等，各以部衆從燕，衆至百萬，號曰黑山。靈帝不能征，河北諸郡被其害。燕遣人至京都乞降，拜燕平難中郎將。是後，董卓遷天子於長安，天下兵數起，燕遂以其衆與豪傑相結。袁紹與公孫瓚争冀州，燕遣將杜長等助瓚，與紹戰，爲紹所敗，人衆稍散，太祖將定冀州，燕遣使求佐王師，拜平北將軍；率衆詣鄴，封安國亭侯，邑五百户。燕薨，子方嗣。方薨，子融嗣。

張燕，常山真定人，本姓褚。黄巾軍興起，張燕聚集年輕人成了一群盜賊，在山林湖沼之間輾轉攻擊，回到真定時，隊伍已達一萬多人。博陵人張牛角也拉起隊伍，自稱爲將兵從事，和張燕會合。張燕推舉張牛角爲主帥，一起攻打癭陶。張牛角被飛箭射中，受重傷將要死去，他命令衆人擁戴張燕，告訴他們說："一定由張燕做主帥。"張牛角死了，衆人擁戴張燕，所以改姓爲張。張燕勇猛矯健超過常人，所以軍中稱他爲飛燕。這以後隊伍逐漸擴大，常山、趙郡、中山、上黨、河内各山谷的人馬都互相聯係起來，那些小頭目孫輕、王當等人，各自帶領部屬跟隨張燕，隊伍達到一百萬，號稱黑山軍。漢靈帝無力征伐，黄河以北各郡都遭受他們的危害。張燕派人到京都請求投降，朝廷授任張燕爲平難中郎將。這以後，董卓遷移天子到長安，天下戰亂多次發生，張燕就帶着自己的隊伍和豪傑們相聯合。袁紹和公孫瓚爭奪冀州，張燕派遣將領杜長等人幫助公孫瓚，和袁紹交戰，被袁紹打敗，隊伍漸漸離散，太祖準備平定冀州，張燕派遣使者請求協助朝廷的軍隊，被授任平北將軍，他帶領隊伍到達鄴，被封爲安國亭侯，食邑五百户。張燕去世，兒子張方繼承爵位。張方去世，兒子張融繼承爵位。

張繡

張繡，武威祖厲人，驃騎將軍濟族子也。邊章、韓遂爲亂凉州，金城麴勝襲殺祖厲長劉雋。繡爲縣吏，間伺殺勝，郡内義之。遂招合少年，

張繡，武威祖厲人，驃騎將軍張濟的同族兄弟的兒子。邊章、韓遂在凉州作亂時，金城人麴勝突然襲擊殺死了祖厲長劉雋。張繡那時是縣裏的官吏，找機會殺了麴勝，郡裏的人都爲他叫

爲邑中豪傑。董卓敗，濟與李傕等擊呂布，爲卓報仇。語在《卓傳》。繡隨濟，以軍功稍遷至建忠將軍，封宣威侯。濟屯弘農，士卒飢餓，南攻穰，爲流矢所中死。繡領其衆，屯宛，與劉表合。太祖南征，軍淯水，繡等舉衆降。太祖納濟妻，繡恨之。太祖聞其不悦，密有殺繡之計。計漏，繡掩襲太祖。太祖軍敗，二子没。繡還保穰，太祖比年攻之，不克。太祖拒袁紹於官渡，繡從賈詡計，復以衆降。語在《詡傳》。繡至，太祖執其手，與歡宴，爲子均娶繡女，拜揚武將軍。官渡之役，繡力戰有功，遷破羌將軍。從破袁譚於南皮，復增邑凡二千户。是時天下户口減耗，十裁一在，諸將封未有滿千户者，而繡特多。從征烏丸于柳城，未至，薨，謚曰定侯。子泉嗣，坐與魏諷謀反誅，國除。

好。他於是招集聚合年輕人，成爲地方上的豪傑人物。董卓失敗後，張濟和李傕等人攻打呂布，爲董卓報仇。這事記載在《董卓傳》中。張繡跟隨張濟，因有戰功逐漸升到建忠將軍，封爲宣威侯。張濟駐扎在弘農，士兵們挨餓，向南攻打穰，張濟被流箭射中死去。張繡統領他的隊伍，駐扎在宛，和劉表聯合。太祖南下征伐，駐扎在淯水，張繡等帶領隊伍投降。太祖收納張濟的妻子，張繡對此感到憤恨。太祖聽説張繡不高興，暗地裏有殺掉張繡的計劃。計劃泄露，張繡乘其不備突襲太祖。太祖的軍隊戰敗，兩個兒子被殺。張繡後撤守衛穰，太祖連年攻打他，不能取勝。太祖在官渡和袁紹相對峙，張繡聽從賈詡的建議，又帶着隊伍向太祖投降。這事記載在《賈詡傳》中。張繡到達時，太祖握着他的手，和他一起高興地宴飲，爲兒子曹均娶張繡的女兒，授任張繡爲揚武將軍。在官渡之戰中，張繡奮力作戰有功，升任破羌將軍。張繡跟隨太祖在南皮打敗了袁譚，又增加食邑二千户。這時天下户口減少，十户衹有一户存在，將領們受封食邑没有滿一千户的，而衹有張繡多。跟隨太祖到柳城征伐烏丸，還没有到達，張繡去世，謚號稱定侯。兒子張泉繼承爵位，因犯和魏諷同謀反叛的罪被殺，封國被撤銷。

張魯

張魯字公祺，沛國豐人也。祖父陵，客蜀，學道鵠鳴山中，造作道書以惑百姓，從受道者出五斗米，故世號米賊。陵死，子衡行其道。衡死，魯復行之。益州牧劉焉以魯爲督義司馬，與别部司馬張脩將兵擊漢中太守蘇固，魯遂襲脩殺之，奪其衆。焉死，子璋代立，以魯不順，盡殺魯母家室。魯遂據漢中，以鬼道教民，自號“師君”。其來學道者，初皆名“鬼卒”。受本道已信，號“祭酒”。各領部衆，多者爲治頭大祭酒。皆教以誠信不欺詐，有病自首其過，大都與黄巾相似。諸祭酒皆作義舍，如今

張魯字公祺，沛國豐人。祖父張陵，寄居蜀地，在鵠鳴山中學道，編造道書來迷惑百姓，跟隨他學道的人每人出五斗米，所以世上稱他米賊。張陵死，兒子張衡奉行他的道。張衡死，張魯又繼續奉行它。益州牧劉焉任命張魯爲督義司馬，和别部司馬張脩帶領軍隊攻打漢中太守蘇固，張魯就乘機襲擊張脩并把他殺了，奪取了他的軍隊。劉焉死，兒子劉璋接替他的職位，因張魯不肯順服，劉璋把張魯母親和他家裏的人全都殺了。張魯就占據了漢中，用鬼道教化百姓，自稱爲“師君”。那些來學道的人，開始都叫做“鬼卒”。接受本道信念已定的人，稱做“祭酒”。祭酒各自統領他的部屬，人數多的稱做治頭大祭酒。他們都用誠實守信義、不欺詐教育部屬，有

之亭傳。又置義米肉，縣於義舍，行路者量腹取足；若過多，鬼道輒病之。犯法者，三原，然後乃行刑。不置長吏，皆以祭酒爲治，民夷便樂之。雄據巴、漢垂三十年。漢末，力不能征，遂就寵魯爲鎮民中郎將，領漢寧太守，通貢獻而已。民有地中得玉印者，群下欲尊魯爲漢寧王。魯功曹巴西閻圃諫魯曰："漢川之民，户出十萬，財富土沃，四面險固；上匡天子，則爲桓、文，次及竇融，不失富貴。今承制署置，勢足斬斷，不煩於王。願且不稱，勿爲禍先。"魯從之。韓遂、馬超之亂，關西民從子午谷奔之者數萬家。

了病要先坦白自己的過錯，大多和黄巾軍的做法相似。各祭酒都建造了義舍，如同現在的亭傳。又備置免費供應的義米義肉，懸挂在義舍裏，過路的人根據自己的食量吃飽爲止；如果吃得過多，鬼神就會使他生病。犯法的人，原諒三次，然後纔施用刑罰。不設置官員，都由祭酒管理，老百姓感到方便而樂意接受。張魯在巴郡、漢中郡稱雄近三十年。漢朝末年，朝廷没有力量征伐，於是給張魯恩寵任命爲鎮民中郎將，兼任漢寧太守，衹向朝廷進奉貢物罷了。老百姓有人在地下得到一塊玉印，張魯的部下們想利用它尊奉張魯爲漢寧王。張魯的功曹巴西人閻圃規勸張魯説："漢川的百姓，户口超過十萬，物産豐富土地肥沃，四面地勢險要堅固；對上輔佐天子，那就成了齊桓公、晋文公似的人物，其次也比得上竇融，不至於失去富貴。現在秉承皇帝的旨意設職任官，權勢足可以獨斷一方，不必煩勞稱王。希望您暫且不稱王，不要先遭受災禍。"張魯聽從了他的意見。韓遂、馬超作亂時，關西的百姓從子午谷投奔張魯的有幾萬家。

建安二十年，太祖乃自散關出武都征之，至陽平關。魯欲舉漢中降，其弟衛不肯，率衆數萬人拒關堅守。太祖攻破之，遂入蜀。魯聞陽平已陷，將稽顙歸降，圃又曰："今以迫往，功必輕；不如依杜濩赴朴胡相拒，然後委質，功必多。"於是乃奔南山入巴中。左右欲悉燒寶貨倉庫，魯曰："本欲歸命國家，而意未達。今之走，避鋭鋒，非有惡意。寶貨倉庫，國家之有。"遂封藏而去。太祖入南鄭，甚嘉之。又以魯本有善意，遣人慰喻。魯盡將家出，太祖逆拜魯鎮南將軍，待以客禮，封閬中侯，邑萬户。封魯五子及閻圃等皆爲列侯。爲子彭祖取魯女。魯薨，謚之曰原侯。子富嗣。

建安二十年，太祖就從散關出兵經武都來征討張魯，到了陽平關。張魯打算獻出漢中投降，他的弟弟張衛不肯，帶領隊伍幾萬人憑藉陽平關堅守。太祖攻下了陽平關，於是進入了蜀地。張魯聽説陽平關已經失陷，準備請罪投降，閻圃又説："現在因爲形勢逼迫前去投降，功勞一定很小；不如依附杜濩去投奔朴胡進行抵抗，然後歸順稱臣，功勞就一定多了。"於是張魯就逃奔南山進入巴中。他身邊的人想把珍寶財物和倉庫全都燒掉，張魯説："我本來就打算歸順國家，但心願没能實現。現在逃走，是爲了避開曹軍的鋒芒，没有什麽惡意，珍寶財物和倉庫，都是國家所有。"於是封好倉庫然後離去。太祖進入南鄭，十分贊賞張魯這樣做。又因爲張魯本來就有歸順的好意，就派人去撫慰他。張魯帶着全家出來歸順，太祖迎接并任命張魯爲鎮南將軍，用賓客的禮節對待他，封他爲閬中侯，食邑一萬户。封張魯的五個兒子和閻圃等人都爲列侯。爲兒子曹彭祖娶張魯的女兒。張魯去世，謚號稱原侯。兒子

張富繼承爵位。

評曰：公孫瓚保京，坐待夷滅。度殘暴而不節，淵仍業以載凶，祇足覆其族也。陶謙昏亂而憂死，張楊授首於臣下，皆擁據州郡，曾匹夫之不若，固無可論者也。燕、繡、魯舍群盜，列功臣，去危亡，保宗祀，則於彼爲愈焉。

評曰：公孫瓚死守易京，坐待滅亡。公孫度殘暴而不加節制，公孫淵繼承祖業而施凶暴，祇足以使自己的家族覆滅。陶謙昏庸悖亂而憂懼身亡，張楊被部下殺死，他們都擁兵占據州郡，下場連一個普通人都不如，實在没有什麼可評論的。張燕、張繡、張魯放棄結夥爲盜，位列功臣，避免了危險滅亡的禍患，保住了祖宗的祭祀，就比公孫瓚那些人强多了。

三國志卷九

魏　志　九

夏侯惇 韓浩 史渙　夏侯淵
曹仁（弟）純　曹洪　曹休（子）肇
曹真（子）爽 羲 訓 何晏 鄧颺 丁謐 畢軌 李勝 桓範
夏侯尚（子）玄

夏侯惇　韓浩　史渙

夏侯惇字元讓，沛國譙人，夏侯嬰之後也。年十四，就師學，人有辱其師者，惇殺之，由是以烈氣聞。太祖初起，惇常爲裨將，從征伐。太祖行奮武將軍，以惇爲司馬，別屯白馬，遷折衝校尉，領東郡太守。太祖征陶謙，留惇守濮陽。張邈叛迎呂布，太祖家在鄄城，惇輕軍往赴，適與布會，交戰。布退還，遂入濮陽，襲得惇軍輜重。遣將僞降，共執持惇，責以寶貨，惇軍中震恐。惇將韓浩乃勒兵屯惇營門，召軍吏諸將，皆案甲當部不得動，諸營乃定。遂詣惇所，叱持質者曰："汝等凶逆，乃敢執劫大將軍，復欲望生邪！且吾受命討賊，寧能以一將軍之故，而縱汝乎？"因涕泣謂惇曰："當奈國法何！"促召兵擊持質者。持質者惶遽叩頭，言"我但欲乞資用去耳"！浩數責，皆斬之。惇既免，太祖聞之，謂浩曰："卿此可爲萬世法。"乃著令，自今已後有持質者，皆當并擊，勿顧質。由是劫質者遂絶。

夏侯惇字元讓，沛國譙人，是夏侯嬰的後代。十四歲時，跟隨老師學習，有人侮辱他的老師，夏侯惇殺了他，因此以性格剛烈聞名。太祖開始起兵時，夏侯惇一直作爲副將，跟隨太祖征伐。太祖任代理奮武將軍，任命夏侯惇爲司馬，單獨帶兵駐扎在白馬，升任爲折衝校尉，兼任東郡太守。太祖征討陶謙，留下夏侯惇守衛濮陽。張邈叛變迎接呂布，太祖的家正在鄄城，夏侯惇要軍隊輕裝趕赴鄄城，正好和呂布相遇，雙方交戰。呂布後退撤回，於是進入濮陽，突襲并繳獲了夏侯惇軍隊的軍用物資。呂布派遣將領假裝投降，一起抓住了夏侯惇，向他索求珍寶財物，夏侯惇的軍中都感到震驚恐慌。夏侯惇的將領韓浩就部署軍隊守住夏侯惇的營門口，召集軍中的官員和將領們。都放下鎧甲管束部下不得行動，各軍營纔安定下來。韓浩於是來到夏侯惇被抓的地方，叱責劫持人質的人説："你們這些凶惡的叛逆，竟敢劫持大將軍，還想活命嗎！况且我接受命令討伐叛賊，怎能因爲一個將軍的緣故，就放縱你們嗎！"接着哭着對夏侯惇説："這纔對得起國法啊！"他催促召集士兵攻擊劫持人質的人。劫持人質的人驚慌地叩頭，説"我們衹想索求些錢財就離去"！韓浩一再斥責，把他們全都殺了。夏侯惇脱險以後，太祖聽説了這件事，對韓浩

說："卿這樣做可以作爲萬代效法的榜樣。"於是發布命令，從今以後有劫持人質的，都應該一同攻擊，不要考慮人質。從此劫持人質的事就不再有了。

太祖自徐州還，惇從征吕布，爲流矢所中，傷左目。復領陳留、濟陰太守，加建武將軍，封高安鄉侯。時大旱，蝗蟲起，惇乃斷太壽水作陂，身自負土，率將士勸種稻，民賴其利。轉領河南尹。太祖平河北，爲大將軍後拒。鄴破，遷伏波將軍，領尹如故，使得以便宜從事，不拘科制。建安十二年，録惇前後功，增封邑千八百户，并前二千五百户。二十一年，從征孫權還，使惇都督二十六軍，留居巢。賜伎樂名倡，令曰："魏絳以和戎之功，猶受金石之樂，況將軍乎！"二十四年，太祖軍于摩陂，召惇常與同載，特見親重，出入卧内，諸將莫得比也。拜前將軍，督諸軍還壽春，徙屯召陵。文帝即王位，拜惇大將軍，數月薨。

太祖從徐州返回，夏侯惇跟隨他征討吕布，被流箭射中，傷了左眼。夏侯惇又兼任陳留、濟陰太守，加授建武將軍，封爲高安鄉侯。當時發生大旱，鬧起蝗蟲，夏侯惇就截斷太壽水形成水池，他親自背土，帶領將士們努力耕種水稻，老百姓依賴它的收益。調職兼任河南尹。太祖平定河北，夏侯惇爲大軍作後援。鄴攻下後，夏侯惇升任伏波將軍，仍像以前兼任河南尹，讓他能够遇事自行決斷處置，不受條規制度的限制。建安十二年，記録夏侯惇前後的功勞，增加食邑一千八百户，加上以前的共二千五百户。建安二十一年，跟隨太祖征討孫權回來，太祖派夏侯惇統領二十六支軍隊，留守居巢。賜給他歌伎舞女，令上說："魏絳因爲同戎和好有功，還接受了鐘磬之類樂器的賞賜，何況將軍您呢！"建安二十四年，太祖在摩陂駐軍，經常召來夏侯惇一同坐車，特别受到親近和器重，和太祖一同出入卧息，將領們没有誰能比得上他。授任前將軍，統領各軍回到壽春，又轉移駐扎在召陵。文帝繼承魏王位，授任夏侯惇爲大將軍，幾個月後夏侯惇去世。

惇雖在軍旅，親迎師受業。性清儉，有餘財輒以分施，不足資之於官，不治産業。謚曰忠侯。子充嗣。帝追思惇功，欲使子孫畢侯，分惇邑千户，賜惇七子二孫爵皆關内侯。惇弟廉及子楙素自封列侯。初，太祖以女妻楙，即清河公主也。楙歷位侍中尚書、安西鎮東將軍，假節。充薨，子廙嗣。廙薨，子劭嗣。

夏侯惇雖然在軍隊中，却親自延請老師學習。他的性格高潔儉樸，有了多餘的財物總是分給别人，不够用時就從官府取用，不置辦家産。謚號稱忠侯。兒子夏侯充繼承爵位。文帝追念夏侯惇的功勞，想讓他的子孫都能封侯，就分出夏侯惇的食邑一千户，賜給他的七個兒子兩個孫子的爵位都爲關内侯。夏侯惇的弟弟夏侯廉和他的兒子夏侯楙過去已自封爲列侯。當初，太祖把女兒嫁給夏侯楙，就是清河公主。夏侯楙歷任侍中尚書、安西鎮東將軍，授給符節。夏侯充去世，兒子夏侯廙繼承爵位。夏侯廙去世，兒子夏侯劭繼承爵位。

韓浩者，河内人。沛國史渙與浩俱以忠勇顯。浩至中護軍，渙至中

韓浩，河内人。沛國人史渙和韓浩都以忠誠勇敢而著稱。韓浩官做到中護軍，史渙官做到中

領軍，皆掌禁兵，封列侯。

領軍，他們都掌管皇帝的禁衛軍，封爲列侯。

夏侯淵

夏侯淵字妙才，惇族弟也。太祖居家，曾有縣官事，淵代引重罪，太祖營救之，得免。太祖起兵，以别部司馬、騎都尉從，遷陳留、穎川太守。及與袁紹戰于官渡，行督軍校尉。紹破，使督兗、豫、徐州軍糧；時軍食少，淵傳饋相繼，軍以復振。昌狶反，遣于禁擊之，未拔，復遣淵與禁并力，遂擊狶，降其十餘屯，狶詣禁降。淵還，拜典軍校尉。濟南、樂安黄巾徐和、司馬俱等攻城，殺長吏，淵將泰山、齊、平原郡兵擊，大破之，斬和，平諸縣，收其糧穀以給軍士。十四年，以淵爲行領軍。太祖征孫權還，使淵督諸將擊盧江叛者雷緒，緒破，又行征西護軍，督徐晃擊太原賊，攻下二十餘屯，斬賊帥商曜，屠其城。從征韓遂等，戰於渭南。又督朱靈平隃麋、汧氐。與太祖會安定，降楊秋。

夏侯淵字妙才，是夏侯惇的同族弟弟。太祖還住在家鄉時，曾經因事被縣官治罪，夏侯淵代他承受重罪，後來太祖營救他，得以免除罪罰。太祖起兵時，夏侯淵以别部司馬、騎都尉等職跟隨他，升任陳留、穎川太守。等到和袁紹在官渡交戰時，夏侯淵代理督軍校尉。袁紹被打敗後，太祖派他督運兗州、豫州、徐州的軍糧；當時軍糧缺乏，夏侯淵轉運輸送糧食源源不斷，軍隊又重新振作起來。昌狶反叛，太祖派遣于禁攻打他，没能攻克，又派遣夏侯淵和于禁合力，繼續攻打昌狶，使他十幾個據點投降，昌狶到于禁那裏投降。夏侯淵返回後，被授任典軍校尉。濟南、樂安的黄巾軍徐和、司馬俱等人攻打縣城，殺死縣官，夏侯淵帶領泰山、齊、平原各郡的軍隊進攻，把他們打得大敗，殺了徐和，平定了各縣，收繳了他們的糧食來供應軍隊。建安十四年，任命夏侯淵爲行領軍。太祖征討孫權回來，派遣夏侯淵統領將領們攻打盧江叛變的雷緒，雷緒被打敗，夏侯淵又代理征西護軍，統領徐晃攻打太原的賊寇，攻下二十多個據點，殺了賊寇首領商曜，屠殺城裏的人。又跟隨太祖征討韓遂等人，在渭南作戰。又統領朱靈平定了隃麋、汧氐。和太祖在安定會合，迫使楊秋投降。

十七年，太祖乃還鄴，以淵行護軍將軍，督朱靈、路招等屯長安，擊破南山賊劉雄，降其衆。圍遂、超餘黨梁興於鄠，拔之，斬興，封博昌亭侯。馬超圍凉州刺史韋康於冀，淵救康，未到，康敗。去冀二百餘里，超來逆戰，軍不利。汧氐反，淵引軍還。十九年，趙衢、尹奉等謀討超，姜敘起兵鹵城以應之。衢等譎説超，使出擊敘，於後盡殺超妻子。超奔漢中，還圍祁山。敘等急求救，諸將議者欲須太祖節度。淵曰："公在鄴，反覆四千里，比報，敘等必敗，非救急也。"遂行，使張郃督步騎五千在

建安十七年，太祖纔回到鄴，任命夏侯淵代理護軍將軍，統領朱靈、路招等人駐扎在長安，打敗南山的賊寇劉雄，使他的隊伍投降。在鄠包圍韓遂、馬超的餘黨梁興，攻下了鄠，殺了梁興，被封爲博昌亭侯。馬超在冀包圍凉州刺史韋康，夏侯淵援救韋康，還没有到達，韋康已經戰敗。在離冀二百多里的地方，馬超前來迎戰，夏侯淵的軍隊失利。汧氐反叛，夏侯淵帶領軍隊返回。建安十九年，趙衢、尹奉等人謀劃討伐馬超，姜敘在鹵城起兵響應他們。趙衢等人欺騙説服馬超，使他出城攻打姜敘，然後把馬超的妻子兒女全都殺了。馬超逃奔到漢中，又回來包圍祁山。姜敘等人緊急求救，將領們商議都覺得要等待太祖調遣。夏侯淵説："曹公在鄴，往返四千

前，從陳倉狹道入，淵自督糧在後。郃至渭水上，超將氐羌數千逆郃。未戰，超走，郃進軍收超軍器械。淵到，諸縣皆已降。韓遂在顯親，淵欲襲取之，遂走。淵收遂軍糧，追至略陽城，去遂二十餘里，諸將欲攻之，或言當攻興國氐。淵以爲遂兵精，興國城固，攻不可卒拔，不如擊長離諸羌。長離諸羌多在遂軍，必歸救其家。若捨羌獨守則孤，救長離則官兵得與野戰，可必虜也。淵乃留督將守輜重，輕兵步騎到長離，攻燒羌屯，斬獲其衆。諸羌在遂軍者，各還種落。遂果救長離，與淵軍對陳。諸將見遂衆，惡之，欲結營作塹乃與戰。淵曰："我轉鬥千里，今復作營塹，則士衆罷弊，不可久。賊雖衆，易與耳。"乃鼓之，大破遂軍，得其旌麾，還略陽，進軍圍興國。氐王千萬逃奔馬超，餘衆降。轉擊高平屠各，皆散走，收其糧穀牛馬。乃假淵節。

里，等到他的批覆，姜叙等人一定已經失敗，這不是解救急難的辦法。"於是軍隊出發，派遣張郃統領步兵騎兵五千人在前面，從陳倉的小路進入，夏侯淵親自在後面督運糧食。張郃到了渭水邊，馬超帶領幾千氐人羌人迎戰張郃。還没有交戰，馬超就逃走了，張郃進軍收繳馬超軍隊的器械。夏侯淵到達時，各縣都已投降。韓遂在顯親，夏侯淵想突襲奪取它，韓遂逃走。夏侯淵收繳了韓遂的軍糧，追趕到略陽城，離韓遂還有二十多里，將領們想要進攻韓遂，有的説應當攻打興國的氐人。夏侯淵認爲韓遂的軍隊精鋭，興國城堅固，進攻不能很快攻下來，不如攻打長離的羌人各部落。長離的羌人各部落有很多人在韓遂的軍隊裏，他們一定會回來援救自己的家。如果韓遂捨棄羌人獨自防守就會勢單力薄，去援救長離我軍將士就能在野外和他作戰，一定可以俘虜他。夏侯淵就留下督將看守軍用物資，自己帶領輕裝的步兵騎兵到達長離，攻打焚燒羌人的聚落，殺死和俘虜了很多人。各羌人部落在韓遂軍隊中的人，各自回到自己的部落。韓遂果然去援救長離，和夏侯淵的軍隊相對擺開陣勢。將領們看到韓遂人多，感到畏懼，想先構築營壘、挖掘壕溝再和他交戰。夏侯淵説："我們轉戰千里以外，現在又修築營壘壕溝，那麽士兵們疲勞困頓，不能够持久。賊軍雖然人多，但容易對付。"於是擂起戰鼓，把韓遂的軍隊打得大敗，繳獲了他的帥旗，回到略陽城後，又進軍包圍興國。氐王千萬逃奔馬超，剩下的人馬都投降了。轉過來攻打高平的屠各，他們都潰散逃走了，收繳了他們的糧食牛馬。於是授給夏侯淵符節。

初，枹罕宋建因涼州亂，自號河首平漢王。太祖使淵帥諸將討建。淵至，圍枹罕，月餘拔之，斬建及所置丞相已下。淵别遣張郃等平河關，渡河入小湟中，河西諸羌盡降，隴右平。太祖下令曰："宋建造爲亂逆三十餘年，淵一舉滅之，虎步關右，所向無前。仲尼有言：'吾與爾不如也。'"二十一年，增封三百户，并前

起初，枹罕人宋建乘着涼州戰亂自己號稱河首平漢王。太祖派遣夏侯淵帶領將領們討伐宋建。夏侯淵到達後，包圍了枹罕，一個多月攻下了它，殺了宋建和他設置的丞相以下的人。夏侯淵另外派遣張郃等人平定河關，渡過黄河進入小湟中，黄河以西各羌人部落全都投降，隴右得到平定。太祖發布命令説："宋建反叛作亂三十多年，夏侯淵一舉消滅了他，在關右一帶揚威稱雄，無論打到哪裏也無人抵擋。仲尼有句話説：

八百户。還擊武都氐羌下辯，收氐穀十餘萬斛。太祖西征張魯，淵等將涼州諸將侯王已下，與太祖會休亭。太祖每引見羌、胡，以淵畏之。會魯降，漢中平，以淵行都護將軍，督張郃、徐晃等平巴郡。太祖還鄴，留淵守漢中，即拜淵征西將軍。二十三年，劉備軍陽平關，淵率諸將拒之，相守連年。二十四年正月，備夜燒圍鹿角。淵使張郃護東圍，自將輕兵護南圍。備挑郃戰，郃軍不利。淵分所將兵半助郃，爲備所襲，淵遂戰死。諡曰愍侯。

'我和你都不如他。'"建安二十一年，給夏侯淵增加封邑三百户，加上以前的共八百户。夏侯淵回軍下辯攻打武都的氐人羌人，繳獲氐人的糧食十多萬斛。太祖西征張魯，夏侯淵帶領涼州各將領和侯王以下的官員，和太祖在休亭會合。太祖每次引見羌人、胡人，都用夏侯淵來威懾他們。恰逢張魯投降，漢中平定，任命夏侯淵代理都護將軍，統領張郃、徐晃等人平定巴郡。太祖返回鄴，留下夏侯淵守衛漢中，就授任他爲征西將軍。建安二十三年，劉備駐軍陽平關，夏侯淵帶領將領們抵禦他，雙方對峙了一年多。建安二十四年正月，劉備在夜裏燒毁夏侯淵營地周圍的鹿角。夏侯淵派張郃保護東面的營圍，自己帶領輕裝的軍隊保護南面的營圍。劉備向張郃挑戰，張郃的軍隊失利。夏侯淵分出自己帶領的一半兵力援助張郃，遭到劉備的襲擊，夏侯淵就戰死了。謚號稱愍侯。

初，淵雖數戰勝，太祖常戒曰："爲將當有怯弱時，不可但恃勇也。將當以勇爲本，行之以智計；但知任勇，一匹夫敵耳。"

當初，夏侯淵雖然多次作戰取勝，太祖經常告誡他説："作爲將領應該有膽怯的時候，不能衹憑勇敢。將領應該以勇敢爲根本，又用智謀計策來發揮它；衹知道憑着勇敢，不過是一個普通人的敵手罷了。"

淵妻，太祖内妹。長子衡，尚太祖弟海陽哀侯女，恩寵特隆。衡襲爵，轉封安寧亭侯。黄初中，賜中子霸，太和中，賜霸四弟，爵皆關内侯。霸，正始中爲討蜀護軍右將軍，進封博昌亭侯，素爲曹爽所厚。聞爽誅，自疑，亡入蜀。以淵舊勳赦霸子，徙樂浪郡。霸弟威，官至兗州刺史。威弟惠，樂安太守。惠弟和，河南尹。衡薨，子績嗣，爲虎賁中郎將。績薨，子褒嗣。

夏侯淵的妻子，是太祖妻子的妹妹。大兒子夏侯衡，娶了太祖的弟弟海陽哀侯的女兒，得到的恩惠寵信特别多。夏侯衡繼承爵位，改封安寧亭侯。黄初年間，賜爵位給第二個兒子夏侯霸，太和年間，賜爵位給夏侯霸的四個弟弟，都是關内侯。夏侯霸，正始年間擔任討蜀護軍右將軍，進封爲博昌亭侯，向來被曹爽所器重。聽説曹爽被殺，自己感到疑慮，逃亡到蜀國。朝廷因夏侯淵過去的功勛而赦免了夏侯霸的兒子，把他遷移到樂浪郡。夏侯霸的弟弟夏侯威，官做到兗州刺史。夏侯威的弟弟夏侯惠，擔任樂安太守。夏侯惠的弟弟夏侯和，擔任河南尹。夏侯衡去世，兒子夏侯績繼承爵位，擔任虎賁中郎將。夏侯績去世，兒子夏侯褒繼承爵位。

曹仁

曹仁字子孝，太祖從弟也。少好弓馬弋獵。後豪傑并起，仁亦陰結少

曹仁字子孝，是太祖的從弟。年輕時喜歡射箭騎馬打獵。後來豪傑紛紛起來，曹仁也暗地裏

年，得千餘人，周旋淮、泗之間，遂從太祖爲别部司馬，行厲鋒校尉。太祖之破袁術，仁所斬獲頗多。從征徐州，仁常督騎，爲軍前鋒。别攻陶謙將吕由，破之，還與大軍合彭城，大破謙軍。從攻費、華、即墨、開陽，謙遣别將救諸縣，仁以騎擊破之。太祖征吕布，仁别攻句陽，拔之，生獲布將劉何。太祖平黄巾，迎天子都許，仁數有功，拜廣陽太守。太祖器其勇略，不使之郡，以議郎督騎。太祖征張繡，仁别徇旁縣，虜其男女三千餘人。太祖軍還，爲繡所追，軍不利，士卒喪氣，仁率厲將士甚奮，太祖壯之，遂破繡。

結交年輕人，聚集了一千多人，輾轉游蕩在淮水、泗水之間，於是跟隨太祖擔任了别部司馬，代理厲鋒校尉。太祖打敗袁術時，曹仁殺死俘虜了很多敵人。跟隨太祖征伐徐州，曹仁經常統領騎兵，擔任軍隊的先鋒。另外帶兵攻打陶謙的將領吕由，打敗了他，返回後和大部隊在彭城會合，把陶謙的軍隊打得大敗。後來攻打費、華、即墨、開陽等縣，陶謙派遣將領單獨帶兵援救各縣，曹仁帶領騎兵打敗了他們。太祖征討吕布，曹仁單獨帶兵攻打句陽，占領了它，活捉吕布的將領劉何。太祖平定黄巾軍，迎接天子在許建都，曹仁多次立有戰功，授任廣陽太守。太祖器重他的勇敢和智謀，不讓他去廣陽郡上任，以議郎的身份統領騎兵。太祖征討張繡時，曹仁單獨帶兵攻取周圍各縣，俘虜男女三千多人。太祖的軍隊撤回時，被張繡追趕，軍隊失利，士兵的士氣低落，曹仁激勵將士使他們振奮起來，太祖很贊賞他，終於打敗了張繡。

太祖與袁紹久相持於官渡，紹遣劉備徇㶏彊諸縣，多舉衆應之。自許以南，吏民不安，太祖以爲憂。仁曰："南方以大軍方有目前急，其勢不能相救，劉備以强兵臨之，其背叛固宜也。備新將紹兵，未能得其用，擊之可破也。"太祖善其言，遂使將騎擊備，破走之，仁盡復收諸叛縣而還。紹遣别將韓荀鈔斷西道，仁擊荀於雞洛山，大破之。由是紹不敢復分兵出。復與史涣等鈔紹運車，燒其糧穀。

太祖和袁紹在官渡長期對峙，袁紹派遣劉備攻取㶏彊各縣，很多縣都起兵響應他。從許以南，官吏百姓感到不安，太祖因此憂慮。曹仁説："南方因爲大軍正面臨目前的危急情况，這種形勢不可能去援救他們，劉備以强大的兵力進逼，各縣背叛本是當然的了。劉備剛剛帶領袁紹的軍隊，不能發揮他們的作用，進攻就可以打敗他。"太祖認爲他説得對，就派他帶領騎兵進攻劉備，打敗并趕走了他，曹仁全部收復了背叛的縣然後返回。袁紹派遣將領韓荀單獨帶兵截斷西面的道路，曹仁在雞洛山攻打韓荀，把他打得大敗。從此袁紹不敢再分派軍隊出來。曹仁又和史涣等奪取袁紹的運糧車，燒毁了他的糧食。

河北既定，從圍壺關。太祖令曰："城拔，皆坑之。"連月不下。仁言於太祖曰："圍城必示之活門，所以開其生路也。今公告之必死，將人自爲守。且城固而糧多，攻之則士卒傷，守之則引日久；今頓兵堅城之下，以攻必死之虜，非良計也。"太祖從之，城降。於是録仁前後功，封

黄河以北已經平定，曹仁跟隨太祖包圍壺關。太祖下令説："城攻下後，把敵人全都活埋。"一連幾個月攻不下來。曹仁對太祖説："包圍城一定要給對方顯示活命的門路，爲的是給他們打開一條生路。現在您告訴他們一定得死，他們會人人各自防守。况且城池堅固而糧食很多，攻打它就會使士兵傷亡，困守它就會拖延很長時間；現在駐兵在堅固的城池之下，來攻打抱着必

都亭侯。

死决心的敵人，不是好的計策。”太祖聽從了他的意見，城裏的人投降了。因此記録曹仁前後的功勞，封爲都亭侯。

從平荆州，以仁行征南將軍，留屯江陵，拒吴將周瑜。瑜將數萬衆來攻，前鋒數千人始至，仁登城望之，乃募得三百人，遣部曲將牛金逆與挑戰。賊多，金衆少，遂爲所圍。長史陳矯俱在城上，望見金等垂没，左右皆失色。仁意氣奮怒甚，謂左右取馬來，矯等共援持之。謂仁曰：“賊衆盛，不可當也。假使棄數百人何苦，而將軍以身赴之!”仁不應，遂被甲上馬，將其麾下壯士數十騎出城。去賊百餘步，迫溝，矯等以爲仁當住溝上，爲金形勢也，仁徑渡溝直前，衝入賊圍，金等乃得解。餘衆未盡出，仁復直還突之，拔出金兵，亡其數人，賊衆乃退。矯等初見仁出，皆懼，及見仁還，乃嘆曰：“將軍真天人也!”三軍服其勇。太祖益壯之，轉封安平亭侯。

跟隨太祖平定了荆州，任命曹仁代理征南將軍，留下來駐守江陵，抵禦吴將周瑜。周瑜帶領幾萬軍隊前來攻打，前鋒幾千人剛到，曹仁登上城看到他們，就招集了三百人，派遣部將牛金迎上去和敵人挑戰。賊軍多，牛金的人少，於是被他們包圍。長史陳矯一同在城上，看見牛金等人將要被消滅，身邊的人都嚇得變了臉色。曹仁情緒激憤，叫身邊的人牽馬來，陳矯等人一起拉住他。對曹仁説：“賊軍人多氣盛，不可對抗。即使損失幾百人又有什麽痛心的，而將軍却要親自趕去！”曹仁不理睬，於是披上鎧甲上了馬，帶領部下幾十個勇壯的騎兵出城。在距離賊軍一百多步遠的地方，靠近一條壕溝，陳矯等人以爲曹仁會在壕溝邊上停下來，爲牛金造成威勢，不料曹仁直接過了壕溝向前，衝進賊軍的包圍，牛金等人纔得以解救。其餘的人還没有全都衝出包圍，曹仁又回來直衝進去，救出牛金的士兵，殺了幾個敵人，賊軍的人馬纔退回去。陳矯等人起初看到曹仁出城，都感到害怕，等看到曹仁回來，纔驚嘆地説：“將軍真是天神啊！”三軍佩服他的勇敢。太祖更加贊賞他，改封爲安平亭侯。

太祖討馬超，以仁行安西將軍，督諸將拒潼關，破超渭南。蘇伯、田銀反，以仁行驍騎將軍，都督七軍討銀等，破之。復以仁行征南將軍，假節，屯樊，鎮荆州。侯音以宛叛，略傍縣衆數千人，仁率諸軍攻破音，斬其首，還屯樊，即拜征南將軍。關羽攻樊，時漢水暴溢，于禁等七軍皆没，禁降羽。仁人馬數千人守城，城不没者數板。羽乘船臨城，圍數重，外内斷絶，糧食欲盡，救兵不至。仁激厲將士，示以必死，將士感之皆無二。徐晃救至，水亦稍減，晃從外擊羽，仁得潰圍出，羽退走。

太祖討伐馬超，任命曹仁代理安西將軍，統領將領們拒守潼關，在渭南打敗了馬超。蘇伯、田銀反叛，任命曹仁代理驍騎將軍，統領七支軍隊討伐田銀等人，打敗了他們。又任命曹仁代理征南將軍，授給符節，駐扎在樊，鎮守荆州。侯音據宛反叛，劫走鄰縣的百姓幾千人，曹仁率領各軍打敗了侯音，斬了他的頭，然後回來駐守樊，隨即被授任征南將軍。關羽進攻樊，當時漢水暴漲，于禁等七支軍隊全都覆没，于禁投降了關羽。曹仁的兵馬幾千人守在城上，城墻没被淹的衹剩幾板高了。關羽乘船逼近城下，包圍了好幾層，城内城外聯係斷絶，糧食快要吃光，救兵没有來。曹仁勉勵將士，顯示出必死的决心，將士們深受感動都没有二心。後來徐晃的救兵到

達，水也漸漸減退，徐晃從外面攻打關羽，曹仁得以衝出包圍，關羽撤走了。

仁少時不修行檢，及長爲將，嚴整奉法令，常置科於左右，案以從事。鄢陵侯彰北征烏丸，文帝在東宫，爲書戒彰曰："爲將奉法，不當如征南邪！"及即王位，拜仁車騎將軍，都督荆、揚、益州諸軍事，進封陳侯，增邑二千，并前三千五百户。追賜仁父熾謚曰陳穆侯，置守冢十家。後召還屯宛。孫權遣將陳邵據襄陽，詔仁討之。仁與徐晃攻破邵，遂入襄陽，使將軍高遷等徙漢南附化民於漢北，文帝遣使即拜仁大將軍。又詔仁移屯臨潁，遷大司馬，復督諸軍據烏江，還屯合肥。黄初四年薨，謚曰忠侯。子泰嗣，官至鎮東將軍，假節，轉封甯陵侯。泰薨，子初嗣。又分封泰弟楷、範，皆爲列侯，而牛金官至後將軍。

曹仁年輕時行爲不檢點，等年紀大了成爲將軍，威嚴整肅奉行法令，常把條令制度放在身邊，依照它處理事務。鄢陵侯曹彰出征烏丸，文帝在東宫做太子，寫信告誡曹彰說："做將軍奉行法令，不應該像征南將軍曹仁那樣嗎！"等到繼承魏王位，授任曹仁爲車騎將軍，統領荆州、揚州、益州的軍事，進封爲陳侯，增加食邑二千户，加上以前的共三千五百户。追贈曹仁的父親曹熾謚號爲陳穆侯，設置十户人家看守墳墓。後來召回曹仁駐扎在宛。孫權派遣將領陳邵占據襄陽，文帝下詔書命令曹仁討伐他。曹仁和徐晃打敗了陳邵，於是進入襄陽，派將軍高遷等人把漢水以南歸附的百姓遷移到漢水以北，文帝派遣使者授任曹仁爲大將軍。又下詔書命令曹仁移防駐守臨潁，升任大司馬，又統領各軍據守烏江，然後回師駐扎在合肥。黄初四年曹仁去世，謚號稱忠侯。兒子曹泰繼承爵位，官做到鎮東將軍，授給符節，轉封甯陵侯。曹泰去世，兒子曹初繼承爵位。又分别授封曹泰的弟弟曹楷、曹範，都是列侯，而牛金官做到後將軍。

曹純

仁弟純，初以議郎參司空軍事，督虎豹騎從圍南皮。袁譚出戰，士卒多死。太祖欲緩之，純曰："今千里蹈敵，進不能克，退必喪威；且縣師深入，難以持久。彼勝而驕，我敗而懼，以懼敵驕，必可克也。"太祖善其言，遂急攻之，譚敗。純麾下騎斬譚首。及北征三郡，純部騎獲單于蹋頓。以前後功封高陵亭侯，邑三百户。從征荆州，追劉備於長坂，獲其二女輜重，收其散卒。進降江陵，從還譙。建安十五年薨。文帝即位，追謚曰威侯。子演嗣，官至領軍將軍，正元中進封平樂鄉侯。演薨，子亮嗣。

曹仁的弟弟曹純，開始以議郎的身份參與司空軍事，統領虎豹騎兵跟隨太祖包圍南皮。袁譚出城迎戰，士兵有很多戰死。太祖打算暫緩進攻，曹純說："現在到千里以外攻打敵人，前進不能取勝，後退必然喪失軍威；況且孤軍深入，難以持久。敵人勝利就會驕傲，我軍失敗就會恐懼，以恐懼對抗驕傲，一定可以取勝。"太祖認爲他説得對，就猛攻袁譚，袁譚戰敗。曹純部下的騎兵斬了袁譚的頭。到北征三郡烏丸時，曹純部下的騎兵活捉了單于蹋頓。曹純因前後的戰功被封爲高陵亭侯，食邑三百户。跟隨太祖征伐荆州時，曹純追擊劉備到長坂，俘獲劉備的兩個女兒和軍用物資，收容他的逃散的士兵。進逼使江陵投降，然後跟隨太祖回到譙。建安十五年曹純去世。文帝即位後，追賜謚號稱威侯。兒子曹演繼承爵位，官做到領軍將軍，正元年間進封爲平

樂鄉侯。曹演去世，兒子曹亮繼承爵位。

曹洪

曹洪字子廉，太祖從弟也。太祖起義兵討董卓，至滎陽，爲卓將徐榮所敗。太祖失馬，賊追甚急，洪下，以馬授太祖，太祖辭讓，洪曰："天下可無洪，不可無君。"遂步從到汴水，水深不得渡，洪循水得船，與太祖俱濟，還奔譙。揚州刺史陳溫素與洪善，洪將家兵千餘人，就溫募兵，得廬江上甲二千人，東到丹楊復得數千人，與太祖會龍亢。太祖征徐州，張邈舉兗州叛迎吕布。時大饑荒，洪將兵在前，先據東平、范，聚糧穀以繼軍。太祖討邈、布於濮陽，布破走，遂據東阿，轉擊濟陰、山陽、中牟、陽武、京、密十餘縣，皆拔之。以前後功拜鷹揚校尉，遷揚武中郎將。天子都許，拜洪諫議大夫。别征劉表，破表别將於舞陽、陰葉、堵陽、博望，有功，遷厲鋒將軍，封國明亭侯。累從征伐，拜都護將軍。文帝即位，爲衛將軍，遷驃騎將軍，進封野王侯，益邑千户，并前二千一百户，位特進；後徙封都陽侯。

曹洪字子廉，是太祖的堂弟。太祖發起義軍討伐董卓，到了滎陽，被董卓的將領徐榮打敗。太祖失去了馬，賊軍追趕得很急，曹洪下馬，把馬給了太祖，太祖推讓，曹洪說："天下可以没有我曹洪，不可以没有您。"就步行跟隨太祖到了汴水，水深不能渡過，曹洪沿着水邊找到了船，和太祖一同渡過汴水，回到譙。揚州刺史陳溫向來和曹洪關係很好，曹洪帶領家兵一千多人，到陳溫那裏招募士兵，得到廬江的上等士兵兩千人，往東到丹楊又得到幾千人，和太祖在龍亢會合。太祖征伐徐州，張邈帶着兗州兵叛變迎接吕布。當時發生大饑荒，曹洪帶領軍隊在前面，先占據東平、范，收集糧食來供應軍用。太祖在濮陽討伐張邈、吕布，吕布戰敗逃走，曹洪就占領了東阿，又回頭攻打濟陰、山陽、中牟、陽武、京、密等十多個縣，全部占領了它們。因前後的戰功授任曹洪鷹揚校尉，升任揚武中郎將。天子在許建都，授任曹洪爲諫議大夫。曹洪單獨帶兵征討劉表，在舞陽、陰葉、堵陽、博望等地打敗劉表派出獨立作戰的將領，有戰功，升任厲鋒將軍，封爲國明亭侯。屢次跟隨太祖征伐，授任都護將軍。文帝即位，曹洪擔任衛將軍，升任驃騎將軍，進封爲野王侯，增加食邑一千户，加上以前的共二千一百户，賜位特進；後來改封都陽侯。

始，洪家富而性吝嗇，文帝少時假求不稱，常恨之，遂以舍客犯法，下獄當死。群臣并救莫能得。卞太后謂郭后曰："令曹洪今日死，吾明日敕帝廢后矣。"於是泣涕屢請，乃得免官削爵土。洪先帝功臣，時人多爲觖望。明帝即位，拜後將軍，更封樂城侯，邑千户，位特進，復拜驃騎將軍。太和六年薨，謚曰恭侯。子馥，嗣侯。初，太祖分洪户封子震列侯。洪族父瑜，修慎篤敬，官至衛將軍，封列侯。

開始，曹洪家中富有而心性吝嗇，文帝年輕時向他借錢没能滿足，心裏一直恨他，就藉曹洪的門客犯罪，把曹洪關進監獄判處死刑。大臣們一同營救没能辦到。卞太后對郭皇后說："假如曹洪今天死，我明天就叫皇帝廢掉皇后。"於是郭皇后哭泣着再三向文帝求情，曹洪纔得以免去官職、削除爵位和食邑。曹洪是先帝的功臣，當時很多人對此感到不滿。明帝登皇帝位，授任曹洪爲後將軍，改封爲樂城侯，食邑一千户，賜位特進，又授任爲驃騎將軍。太和六年曹洪去世，謚號稱恭侯。兒子曹馥，繼承侯爵。當初，太祖分出曹洪的食邑封他的兒子曹震爲列侯。曹洪同

族的叔父曹瑜，修身謹慎、忠厚嚴肅，官做到衛將軍，封爲列侯。

曹休

曹休字文烈，太祖族子也。天下亂，宗族各散去鄉里。休年十餘歲，喪父，獨與一客擔喪假葬，携將老母，渡江至吴。以太祖舉義兵，易姓名轉至荆州，間行北歸，見太祖。太祖謂左右曰："此吾家千里駒也！"使與文帝同止，見待如子。常從征伐，使領虎豹騎宿衛。劉備遣將吴蘭屯下辯，太祖遣曹洪征之，以休爲騎都尉，參洪軍事。太祖謂休曰："汝雖參軍，其實帥也。"洪聞此令，亦委事於休。備遣張飛屯固山，欲斷軍後。衆議狐疑，休曰："賊實斷道者，當伏兵潛行。今乃先張聲勢，此其不能也。宜及其未集，促擊蘭，蘭破則飛自走矣。"洪從之，進兵擊蘭，大破之，飛果走。太祖拔漢中，諸軍還長安，拜休中領軍。文帝即王位，爲領軍將軍，録前後功，封東陽亭侯。夏侯惇薨，以休爲鎮南將軍，假節都督諸軍事，車駕臨送，上乃下輿執手而别。孫權遣將屯歷陽，休到，擊破之，又别遣兵渡江，燒賊蕪湖營數千家。遷征東將軍，領揚州刺史，進封安陽鄉侯。帝征孫權，以休爲征東大將軍，假黄鉞，督張遼等及諸州郡二十餘軍，擊權大將吕範等於洞浦，破之。拜揚州牧。明帝即位，進封長平侯。吴將審悳屯皖，休擊破之，斬悳首，吴將韓綜、翟丹等前後率衆詣休降。增邑四百，并前二千五百户，遷大司馬，都督揚州如故。太和二年，帝爲二道征吴，遣司馬宣王從漢水下，休督諸軍向尋陽。賊將僞降，休深入，戰不利，退還宿石亭。軍夜驚，士卒亂，棄甲兵輜重甚多。休上

曹休字文烈，是太祖同族的侄子。天下大亂，同族的人都逃散離開了家鄉。曹休纔十幾歲，父親死了，就獨自和一個門客承擔喪事臨時埋葬了父親，帶着老母親，渡過長江到了吴地。因太祖興起義軍，就改名换姓輾轉來到荆州，從小路回到北方，見到太祖。太祖對身旁的人説："這是我家的千里駒啊！"讓他和文帝一同住，待他就像自己的兒子。他經常跟隨太祖征伐，太祖要他統領虎豹騎兵值警衛。劉備派遣將領吴蘭駐扎在下辯，太祖派遣曹洪征討他，任命曹休爲騎都尉，參與曹洪的軍事。太祖對曹休説："你雖然是參與軍事，其實是主帥。"曹洪聽到這個命令，就把軍事指揮托付給曹休。劉備派遣張飛駐扎在固山，想要截斷曹軍的後路。大家商議時疑慮不決，曹休説："賊軍真要截斷後路，就應該使軍隊潛伏悄悄行進。現在却事先大造聲勢，這正表明他們不能做到。應該趁他們還没有集結，迅速攻打吴蘭，吴蘭打敗了，張飛就自然逃走了。"曹洪聽從了他的意見，進軍攻打吴蘭，把他打得大敗，張飛果然逃走了。太祖攻下漢中，各軍返回長安，授任曹休爲中領軍。文帝繼承魏王位後，曹休擔任了領軍將軍，記録他前後的戰功，封爲東陽亭侯。夏侯惇去世，任命曹休爲鎮南將軍，授給符節統領各軍事，文帝坐車前來送行，下車和曹休握手告别。孫權派遣將領駐扎在歷陽，曹休到達後，打敗了他，又另外派兵渡過長江，燒毁賊軍蕪湖的營壘幾千家。曹休升任征東將軍，兼任揚州刺史，進封爲安陽鄉侯。文帝征討孫權，任命曹休爲征東大將軍，授給皇帝專用的金飾斧鉞，統領張遼等和各州郡共二十多支軍隊，在洞浦攻打孫權的大將吕範等人，打敗了他們。曹休被授任揚州牧。明帝即位，進封曹休爲長平侯。吴國將領審悳駐扎在皖，曹休打敗了他，殺了審悳，吴國將領韓綜、翟丹等先後帶領部屬到曹休那裏投降。給曹休增加食邑四百户，加上以前的共二千五百户，升任大司馬，像以前

書謝罪，帝遣屯騎校尉楊暨慰諭，禮賜益隆。休因此癰發背薨，謚曰壯侯。子肇嗣。

一樣統管揚州。太和二年，明帝兵分兩路征伐吴國，派遣司馬宣王從漢水南下，曹休統領各軍攻向尋陽。賊軍將領假裝投降，曹休深入敵境，戰事失利，撤回石亭宿營。軍中在夜裏受到驚擾，士兵發生混亂，丢棄很多兵器物資。曹休上書請罪，明帝派遣屯騎校尉楊暨前去安慰寬解，禮遇賞賜更加優厚。曹休因此背上生毒瘡而死，謚號稱壯侯。兒子曹肇繼承爵位。

曹肇

肇有當世才度，爲散騎常侍、屯騎校尉。明帝寢疾，方與燕王宇等屬以後事。帝意尋變，詔肇以侯歸第。正始中薨，追贈衛將軍。子興嗣。初，文帝分休户三百封肇第纂爲列侯，後爲殄吴將軍，薨，追贈前將軍。

曹肇有治理政事的才能和氣度，擔任散騎常侍、屯騎校尉。明帝卧病不起，將後事囑托給曹肇和燕王曹宇等人。明帝不久又改變了主意，下詔書要曹肇以侯爵的身份回家。正始年間曹肇去世，追贈衛將軍。兒子曹興繼承爵位。當初，文帝分出曹休的食邑三百户封曹肇的弟弟曹纂爲列侯，曹纂後來擔任殄吴將軍，去世，追贈爲前將軍。

曹真

曹真字子丹，太祖族子也。太祖起兵，真父邵募徒衆，爲州郡所殺。太祖哀真少孤，收養與諸子同，使與文帝共止。常獵，爲虎所逐，顧射虎，應聲而倒。太祖壯其鷙勇，使將虎豹騎。討靈丘賊，拔之，封靈壽亭侯。以偏將軍將兵擊劉備别將於下辯，破之，拜中堅將軍。從至長安，領中領軍。是時，夏侯淵没於陽平，太祖憂之。以真爲征蜀護軍，督徐晃等破劉備别將高詳於陽平。太祖自至漢中，拔出諸軍，使真至武都迎曹洪等還屯陳倉。文帝即王位，以真爲鎮西將軍，假節都督雍、凉州諸軍事。録前後功，進封東鄉侯。張進等反於酒泉，真遣費曜討破之，斬進等。黄初三年還京都，以真爲上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假節鉞。與夏侯尚等征孫權，擊牛渚屯，破之。轉拜中軍大將軍，加給事中。七年，文帝寢疾，真與陳群、司馬宣王等受遺詔輔

曹真字子丹，是太祖同族的侄子。太祖起兵時，曹真的父親曹邵招募士兵，被州郡官員殺害。太祖哀憐曹真年幼喪父，收養他和自己的兒子一樣看待，讓他和文帝一同住。曹真曾經打獵，被老虎追趕，他轉過身射虎，老虎隨着弓弦聲響而仆倒在地。太祖贊賞他的凶猛勇敢，讓他帶領虎豹騎兵。曹真征討靈丘的賊寇，攻占了靈丘，被封爲靈壽亭侯。以偏將軍的身份帶兵在下辯攻打劉備派出單獨作戰的將領，打敗了他，被授任中堅將軍。跟隨太祖到長安，兼任中領軍。這時，夏侯淵在陽平關陣亡，太祖對此感到憂慮。任命曹真爲征蜀護軍，統領徐晃等在陽平關打敗劉備派出單獨作戰的將領高詳。太祖親自到漢中，撤出各軍，派曹真到武都迎接曹洪等人返回駐守陳倉。文帝繼承魏王位，任命曹真爲鎮西將軍，授給符節統領雍州、凉州各軍事。記録他前後的戰功，進封爲東鄉侯。張進等人在酒泉反叛，曹真派遣費曜征討打敗了他，殺了張進等人。黄初三年回到京都，任命曹真爲上軍大將軍，統領朝廷内外各軍事，授給符節、斧鉞。和夏侯尚等征討孫權，攻打牛渚的營壘，占領了

政。明帝即位，進封邵陵侯，遷大將軍。

它。轉任中軍大將軍，加授給事中。黄初七年，文帝卧病不起，曹真和陳群、司馬宣王等接受遺詔輔佐朝政。明帝即位，進封曹真爲邵陵侯，升任大將軍。

諸葛亮圍祁山，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反應亮。帝遣真督諸軍軍郿，遣張郃擊亮將馬謖，大破之。安定民楊條等略吏民保月支城，真進軍圍之。條謂其衆曰："大將軍自來，吾願早降耳。"遂自縛出。三郡皆平。真以亮懲於祁山，後出必從陳倉，乃使將軍郝昭、王生守陳倉，治其城。明年春，亮果圍陳倉，已有備而不能克。增邑，并前二千九百户。四年，朝洛陽，遷大司馬，賜劍履上殿，入朝不趨。真以"蜀連出侵邊境，宜遂伐之，數道并入，可大克也"。帝從其計。真當發西討，帝親臨送。真以八月發長安，從子午道南入。司馬宣王泝漢水，當會南鄭。諸軍或從斜谷道，或從武威入。會大霖雨三十餘日，或棧道斷絶，詔真還軍。

諸葛亮包圍祁山，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反叛響應諸葛亮。明帝派遣曹真統領各軍駐扎在郿，派遣張郃攻打諸葛亮的將領馬謖，把他打得大敗。安定的百姓楊條等人擄掠官吏百姓據守月支城，曹真進軍包圍了他。楊條對他的部屬説："大將軍親自來，我願意早些投降。"於是把自己綁起來出城。三郡全部平定。曹真認爲諸葛亮以祁山的失敗爲鑒戒，以後出兵一定會經過陳倉，就派將軍郝昭、王生防守陳倉，加强這座城的守備。第二年春天，諸葛亮果然包圍陳倉，因爲已有防備而不能攻下來。給曹真增加食邑，加上以前的共二千九百户。太和四年，曹真到洛陽朝見明帝，升任大司馬，賜給他可以佩劍穿鞋上殿，上朝時不用小步快走的恩寵。曹真認爲"蜀國接連出兵侵犯邊境，應該立即討伐它，分幾路同時攻入，可以取得大勝"。明帝采納了他的計策。曹真出發西去征討蜀國時，明帝親自前來送别。曹真在八月由長安出發，從子午道向南深入。司馬宣王從漢水逆水而上，將在南鄭會合。各軍有的從斜谷取道，有的從武威進入。恰逢大雨連下三十多天，有的棧道斷絶，明帝下詔書命令曹真撤軍。

真少與宗人曹遵、鄉人朱讚并事太祖。遵、讚早亡，真愍之，乞分所食邑封遵、讚子。詔曰："大司馬有叔向撫孤之仁，篤晏平久要之分。君子成人之美，聽分真邑賜遵、讚子爵關内侯，各百户。"真每征行，與將士同勞苦，軍賞不足，輒以家財班賜，士卒皆願爲用。真病還洛陽，帝自幸其第省疾。真薨，謚曰元侯。子爽嗣。帝追思真功，詔曰："大司馬蹈履忠節，佐命二祖，内不恃親戚之寵，外不驕白屋之士，可謂能持盈守位，勞謙其德者也。其悉封真五子

曹真年輕時和同族人曹遵、同鄉人朱讚一起事奉太祖。曹遵、朱讚早死，曹真哀憐他們，請求分出自己的食邑封給曹遵、朱讚的兒子。明帝下詔書説："大司馬有叔向撫養孤兒的仁德，深念晏平信守舊約的情分。君子成全别人的美德，同意分出曹真的食邑賜給曹遵、朱讚的兒子關内侯的爵位，各封一百户。"曹真每次出兵征討，和將士們一同分擔勞累辛苦，軍中的賞賜不够，總是拿出自己家中的財産分賞給將士，士兵們都願意爲他出力。曹真生病回到洛陽，明帝親自到他家探望病情。曹真去世，謚號稱元侯。兒子曹爽繼承爵位。明帝追念曹真的功勞，下詔書説："大司馬履行忠貞的節操，輔佐兩位先帝，在内

羲、訓、則、彦、皚皆爲列侯。”初，文帝分真邑二百户，封真弟彬爲列侯。

不依仗皇親的寵信，在外不傲視出身低微的人。可以説是能够保衛基業、奉守職責，勤勤懇懇謙恭有德的人。現在盡封曹真的五個兒子曹羲、曹訓、曹則、曹彦、曹皚都爲列侯。”當初，文帝分出曹真的食邑二百户，封曹真的弟弟曹彬爲列侯。

曹爽　曹羲　曹訓　何晏　鄧颺(等)

爽字昭伯，少以宗室謹重，明帝在東宫，甚親愛之。及即位，爲散騎侍郎，累遷城門校尉，加散騎常侍，轉武衛將軍，寵待有殊。帝寢疾，乃引爽入卧内，拜大將軍，假節鉞，都督中外諸軍事，録尚書事，與太尉司馬宣王并受遺詔輔少主。明帝崩，齊王即位，加爽侍中，改封武安侯，邑萬二千户，賜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丁謐畫策，使爽白天子，發詔轉宣王爲太傅，外以名號尊之，内欲令尚書奏事，先來由己，得制其輕重也。爽弟羲爲中領軍，訓武衛將軍，彦散騎常侍侍講，其餘諸弟，皆以列侯侍從，出入禁闥，貴寵莫盛焉。南陽何晏、鄧颺、李勝、沛國丁謐、東平畢軌咸有聲名，進趣於時，明帝以其浮華，皆抑黜之；及爽秉政，乃復進叙，任爲腹心。颺等欲令爽立威名於天下，勸使伐蜀，爽從其言，宣王止之不能禁。正始五年，爽乃西至長安，大發卒六七萬人，從駱谷入。是時，關中及氐、羌轉輸不能供，牛馬騾驢多死，民夷號泣道路。入谷行數百里，賊因山爲固，兵不得進。爽參軍楊偉爲爽陳形勢，宜急還，不然將敗。颺與偉争於爽前，偉曰：“颺、勝將敗國家事，可斬也。”爽不悦，乃引軍還。

曹爽字昭伯，年輕時因自己宗室的身份而謹慎持重，明帝在東宫做太子時，很喜愛他。等到即位時，明帝任命曹爽爲散騎侍郎，逐漸升任城門校尉，加授散騎常侍，轉任武衛將軍，受到的寵信和優待有所特殊。明帝卧病不起，就召曹爽到卧室裏，授任大將軍，授給符節、斧鉞，統領朝廷内外各軍事，總領尚書事，和太尉司馬宣王一同接受遺詔輔佐年少的君主。明帝去世，齊王即位，加授曹爽爲侍中，改封爲武安侯，食邑一萬二千户，賜給他可以佩劍穿鞋上殿，上朝不用小步快走，朝拜時不必稱報自己姓名的恩寵。丁謐出謀劃策，要曹爽禀告天子，發布詔書改任司馬宣王爲太傅，表面上是用名號尊重他，實際上是想要尚書向皇帝奏報事務時，先來通過自己，就能够控制朝政。曹爽的弟弟曹羲擔任中領軍，曹訓擔任武衛將軍，曹彦擔任散騎常侍侍講，其餘的弟弟，都以列侯的身份在皇帝身邊侍從，出入皇宫，尊貴寵信没有比他們更大的了。南陽人何晏、鄧颺、李勝、沛國人丁謐、東平人畢軌都有名望，却趨附時勢求取功利，明帝認爲他們虚浮不實，把他們全都斥退；等到曹爽執掌朝政，就又重新起用他們，作爲自己的親信。鄧颺等人想要曹爽在天下建立威勢名望，勸説他征伐蜀國，曹爽聽從了他們的話，司馬宣王勸阻他們却制止不了。正始五年，曹爽就西去到達長安，大規模地徵發士兵六七萬人，從駱谷進入蜀國。這時，關中和氐人、羌人的運輸不能供應得上，牛馬騾驢大多死亡，老百姓在路上號哭。進入山谷走了幾百里，賊軍憑藉高山防守堅固，魏軍不能前進。曹爽的參軍楊偉給曹爽陳述形勢，認爲應該急速撤軍，不然就要失敗。鄧颺和楊偉在曹爽面前争論，楊偉説：“鄧颺、李勝將要壞了國家

大事，應該殺頭。”曹爽很不高興，於是帶領軍隊撤回。

初，爽以宣王年德并高，恒父事之，不敢專行。及晏等進用，咸共推戴，説爽以權重不宜委之於人。乃以晏、颺、謐爲尚書，晏典選舉，軌司隸校尉，勝河南尹，諸事希復由宣王。宣王遂稱疾避爽。晏等專政，共分割洛陽、野王典農部桑田數百頃，及壞湯沐地以爲産業，承勢竊取官物，因緣求欲州郡。有司望風，莫敢忤旨。晏等與廷尉盧毓素有不平，因毓吏微過，深文致毓法，使主者先收毓印綬，然後奏聞。其作威如此。爽飲食車服，擬於乘輿；尚方珍玩，充牣其家；妻妾盈後庭，又私取先帝才人七八人，及將吏、師工、鼓吹、良家子女三十三人，皆以爲伎樂。詐作詔書，發才人五十七人送鄴臺，使先帝倢伃教習爲伎。擅取太樂樂器，武庫禁兵。作窟室，綺疏四周，數與晏等會其中，飲酒作樂。羲深以爲大憂，數諫止之。又著書三篇，陳驕淫盈溢之致禍敗，辭旨甚切，不敢斥爽，托戒諸弟以示爽。爽知其爲己發也，甚不悦。羲或時以諫喻不納，涕泣而起。宣王密爲之備。九年冬，李勝出爲荆州刺史，往詣宣王。宣王稱疾困篤，示以羸形。勝不能覺，謂之信然。

起初，曹爽因爲司馬宣王年紀德望都很高，一直像對待自己的父親那樣來事奉，不敢獨斷專行。等到何晏等人被任用，他們都一同推舉擁戴曹爽，勸説曹爽不應把大權托付給他人。曹爽於是任命何晏、鄧颺、丁謐爲尚書，何晏掌管選舉，畢軌擔任司隸校尉，李勝擔任河南尹，各種事務很少再讓司馬宣王經手。司馬宣王於是聲稱有病避開曹爽。何晏等人專擅朝政，一同瓜分洛陽、野王典農部的桑田幾百頃，還毁壞皇帝賜給大臣的湯沐地作爲自己的産業，依仗權勢竊取官府的財物，尋找機會向各州郡索求錢財。主管官員看風使舵，没有誰敢違抗他們。何晏等人和廷尉盧毓一向不和，就利用盧毓手下官吏的微小過失，故意歪曲法律條文定爲盧毓犯法，要主管官員先收走盧毓的印綬，然後再奏報皇帝。他們濫用威勢就是這樣的。曹爽的飲食車馬服飾，都仿效皇帝；尚方署用來供應皇帝的珍寶玩物，裝滿了他的家；妻妾住滿了他的後院，又私下取來先帝的才人七八人，以及將吏、技工、樂師、清白人家的子女共三十三人，都作爲他的歌舞藝人。僞造皇帝的詔書，徵發才人五十七人送到鄴臺，讓先帝的倢伃教授成爲他的歌舞藝人。擅自取用皇家的樂器，武庫中的兵器。營造地下室，四周裝飾鏤空的花紋，多次和何晏等人在裏邊相會，飲酒作樂。曹羲對此深爲憂慮，多次規勸阻止他。又寫了三篇文章，陳説驕奢淫逸過度會招致災禍敗亡，辭義十分懇切。他不敢直接指責曹爽，假托告誡弟弟們而拿給曹爽看。曹爽知道他是針對自己而寫的，很不高興。曹羲有時因爲規勸開導而不被曹爽接受，哭泣着站起來。司馬宣王秘密地做着準備。正始九年冬，李勝出任荆州刺史，前去拜訪司馬宣王。司馬宣王稱説病情嚴重，向他顯出瘦弱的樣子。李勝不能察覺，以爲真是這樣的。

十年正月，車駕朝高平陵，爽兄弟皆從。宣王部勒兵馬，先據武庫，遂出屯洛水浮橋。奏爽曰：“臣昔從遼東還，先帝詔陛下、秦王及臣升御床，把

正始十年正月，皇帝朝拜高平陵，曹爽兄弟一同跟隨。司馬宣王調遣軍隊，先占據武器庫，接着出城駐扎在洛水浮橋。上奏控告曹爽説：“臣下往日從遼東回來，先帝下詔要陛下、秦王和臣下登上

臣臂,深以後事爲念。臣言'二祖亦屬臣以後事,此自陛下所見,無所憂苦;萬一有不如意,臣當以死奉明詔'。黄門令董箕等,才人侍疾者,皆所聞知。今大將軍爽背棄顧命,敗亂國典,内則僭擬,外專威權;破壞諸營,盡據禁兵,群官要職,皆置所親;殿中宿衛,歷世舊人皆復斥出,欲置新人以樹私計;根據槃互,縱恣日甚。外既如此,又以黄門張當爲都監,專共交關,看察至尊,候伺神器,離間二宫,傷害骨肉。天下洶洶,人懷危懼,陛下但爲寄坐,豈得久安!此非先帝詔陛下及臣升御床之本意也。臣雖朽邁,敢忘往言?昔趙高極意,秦氏以滅;吕、霍早斷,漢祚永世。此乃陛下之大鑒,臣受命之時也。太尉臣濟、尚書令臣孚等,皆以爽爲有無君之心,兄弟不宜典兵宿衛。奏永寧宫,皇太后令敕臣如奏施行。臣輒敕主者及黄門令罷爽、羲、訓吏兵,以侯就第,不得逗留以稽車駕;敢有稽留,便以軍法從事。臣輒力疾將兵屯洛水浮橋,伺察非常。"

御床,先帝抓住臣下的手臂,對身後的事深深挂念。臣下説:'武帝、文帝也將身後的事囑托給臣下,這是陛下親眼看見的,没有什麽可憂慮愁苦的;萬一有不如意的事情發生,臣下自當以死來奉行陛下的詔命。'黄門令董箕等人,護理先帝的才人,全都聽見和知道。現在大將軍曹爽背棄先帝的遺詔,敗壞擾亂國家的法典,在内不守本分妄比天子,在外獨斷專行濫用權勢;破壞各個軍營,霸占皇家武庫中的所有兵器,百官中的重要職位,都安置他自己的親信;皇宫中的值宿警衛,經歷幾代君主的舊人全被排斥趕走,想安置新人來達到他個人的目的;他們盤踞要職互相勾結,放縱妄爲一天比一天厲害。在外面已是這樣,又任用黄門張當做都監,專門用來裹外串通,監視天子,窺測帝位,挑撥皇帝和太后二宫的關係,傷害骨肉之情。天下動蕩不安,人人感到危險恐懼,陛下衹是寄居在帝位上,怎能長久安寧!這不是先帝下詔要陛下以及臣下登上御床的本意。臣下雖然衰朽年邁,怎敢忘記往日先帝説的話?以前趙高肆意胡作非爲,秦氏因此滅亡;諸吕、霍禹早日鏟除,漢朝的帝業長久延傳。這正是陛下要深爲鑒戒,臣下接受詔命的時候了。太尉臣蔣濟、尚書令臣司馬孚等人,都認爲曹爽有無視君主之心,他們兄弟不適合掌管軍隊爲皇帝值宿警衛。這已奏報永寧宫,皇太后命令臣下按奏報的建議辦理。臣下就下令主管官員和黄門令罷免曹爽、曹羲、曹訓的官職和軍權,以侯爵的身份返回府第,不得滯留而延誤皇帝回宫;如敢有拖延,就按軍法處治。臣下勉强支撑病體帶兵駐守洛水浮橋,監視突然發生的變故。"

爽得宣王奏事,不通,迫窘不知所爲。大司農沛國桓範聞兵起,不應太后召,矯詔開平昌門,拔取劍戟,略將門候,南奔爽。宣王知,曰:"範畫策,爽必不能用範計。"範説爽使車駕幸許昌,招外兵。爽兄弟猶豫未決,範重謂羲曰:"當今日,卿門户求貧賤復可得乎?且匹夫持質一人,尚欲望活,今卿與天子相隨,令於天下,誰敢不應者?"

曹爽得到司馬宣王的奏章,没有交給皇帝,處境困迫而不知怎麽辦。大司農沛國人桓範聽説軍隊起事,没有理會太后的召見,假托有皇帝的詔書打開平昌門,拔出劍戟,劫持守門的官員,往南投奔曹爽。司馬宣王知道後,説:"桓範出謀劃策,曹爽一定不能采用他的計策。"桓範勸説曹爽讓天子去許昌,招集外地的軍隊。曹爽兄弟猶豫不決,桓範又對曹羲説:"在今天這個時候,您想求得貧賤的門第做個平民百姓還可能嗎?况且普通人劫持

羲猶不能納。侍中許允、尚書陳泰説爽,使早自歸罪。爽於是遣允、泰詣宣王,歸罪請死,乃通宣王奏事。遂免爽兄弟,以侯還第。

一個人做人質,還希望活命,現在您和天子伴隨在一起,向天下發布命令,誰敢不響應呢?”曹羲還是不能采納。侍中許允、尚書陳泰勸説曹爽,要他早點認罪。曹爽於是派遣許允、陳泰去見司馬宣王,認罪請求處死,這纔向皇帝呈送司馬宣王的奏章。於是免去曹爽兄弟的官職,以侯爵的身份回到府第。

初,張當私以所擇才人張、何等與爽。疑其有姦,收當治罪。當陳爽與晏等陰謀反逆,并先習兵,須三月中欲發,於是收晏等下獄。會公卿朝臣廷議,以爲“《春秋》之義,‘君親無將,將而必誅’。爽以支屬,世蒙殊寵,親受先帝握手遺詔,托以天下,而包藏禍心,蔑棄顧命,乃與晏、颺及當等謀圖神器,範黨同罪人,皆爲大逆不道”。於是收爽、羲、訓、晏、颺、謐、軌、勝、範、當等,皆伏誅,夷三族。嘉平中,紹功臣世,封真族孫熙爲新昌亭侯,邑三百户,以奉真後。

起初,張當私下把挑選的才人張、何等人送給曹爽。懷疑到他們之間有邪惡不軌的事,就逮捕了張當治罪。張當供出曹爽和何晏等人暗地裏圖謀反叛,一起事先訓練軍隊,等到三月中旬打算發難,於是逮捕何晏等人關進監獄。召集公卿大臣在朝廷商議,認爲“《春秋》的道理,‘對於君主不能背叛作亂,背叛作亂的一定誅殺’。曹爽以皇帝旁系親屬的身份,世代蒙受特殊的恩寵,親身接受先帝握手囑托的遺詔,將天下托付給他,可他却懷着險惡的用心,蔑視、拋棄先帝的遺詔,竟和何晏、鄧颺以及張當等人圖謀竊取帝位,桓範和罪犯結爲同黨,都屬大逆不道。”於是逮捕了曹爽、曹羲、曹訓、何晏、鄧颺、丁謐、畢軌、李勝、桓範、張當等人,全都處死,滅了他們的三族。嘉平年間,爲了延續功臣的後代,封曹真同族的孫子曹熙爲新昌亭侯,食邑三百户,以保全曹真的後代。

晏,何進孫也。母尹氏,爲太祖夫人。晏長于宫省,又尚公主,少以才秀知名,好老莊言,作《道德論》及諸文賦著述凡數十篇。

何晏,是何進的孫子。母親尹氏,是太祖的夫人。何晏在皇宫裏長大,又娶了公主作妻子,年輕時就以才能優秀而聞名,喜好老子莊子的學説,撰寫了《道德論》和各種文章辭賦作品共幾十篇。

夏侯尚

夏侯尚字伯仁,淵從子也。文帝與之親友。太祖定冀州,尚爲軍司馬,將騎從征伐,後爲五官將文學。魏國初建,遷黄門侍郎。代郡胡叛,遣鄢陵侯彰征討之,以尚參彰軍事,定代地,還。太祖崩于洛陽,尚持節,奉梓宫還鄴。并録前功,封平陵亭侯,拜散騎常侍,遷中領軍。文帝踐阼,更封平陵鄉侯,遷征南將軍,領荆州刺史,假節都督南方諸軍事。尚奏:“劉備别軍在上庸,山道險難,

夏侯尚字伯仁,是夏侯淵的侄子。文帝和他親近友好。太祖平定冀州,夏侯尚擔任軍中的司馬,帶領騎兵跟隨太祖征伐,後來擔任五官將文學。魏國剛建立時,升任黄門侍郎。代郡的胡人反叛,太祖派遣鄢陵侯曹彰征討他們,任命夏侯尚參與曹彰的軍事,平定了代地,返回京都。太祖在洛陽去世,夏侯尚持符節,護送太祖的棺椁回到鄴。一并記録以前的功勞,封夏侯尚爲平陵亭侯,授任散騎常侍,升任中領軍。文帝登皇帝位,改封夏侯尚爲平陵鄉侯,升任征南將軍,兼任荆州刺史,授給符節統領南方各軍事。夏侯

彼不我虞，若以奇兵潛行，出其不意，則獨克之勢也。”遂勒諸軍擊破上庸，平三郡九縣，遷征南大將軍。孫權雖稱藩，尚益修攻討之備，權後果有貳心。黄初三年，車駕幸宛，使尚率諸軍與曹真共圍江陵。權將諸葛瑾與尚軍對江，瑾渡入江中渚，而分水軍于江中。尚夜多持油船，將步騎萬餘人，於下流潛渡，攻瑾諸軍，夾江燒其舟船，水陸并攻，破之。城未拔，會大疫，詔敕尚引諸軍還。益封六百户，并前千九百户，假鉞，進爲牧。荆州殘荒，外接蠻夷，而與吴阻漢水爲境，舊民多居江南。尚自上庸通道，西行七百餘里，山民蠻夷多服從者，五六年間，降附數千家。五年，徙封昌陵鄉侯。尚有愛妾嬖幸，寵奪適室；適室，曹氏女也，故文帝遣人絞殺之。尚悲感，發病恍惚，既葬埋妾，不勝思見，復出視之。文帝聞而恚之曰：“杜襲之輕薄尚，良有以也。”然以舊臣，恩寵不衰。六年，尚疾篤，還京都，帝數臨幸，執手涕泣。尚薨，謚曰悼侯。子玄嗣。又分尚户三百，賜尚弟子奉爵關内侯。

尚上奏説：“劉備另有軍隊在上庸，山路艱險難行，他們不會預先對我們有防備，如果用奇兵隱蔽前進，出其不意，正是出奇制勝的有利形勢。”於是帶領各軍攻下了上庸，平定了三郡九縣，升任征南大將軍。孫權雖然自稱藩屬，夏侯尚更加强了進攻討伐的準備，孫權後來果然懷有二心。黄初三年，皇帝親臨宛，派夏侯尚帶領各軍和曹真共同圍攻江陵。孫權的將領諸葛瑾和夏侯尚隔江對峙，諸葛瑾渡江到江中的小洲上，又分派水軍留在江中。夏侯尚夜裏帶着很多油船，率領步兵騎兵一萬多人，在下游偷渡，攻打諸葛瑾各軍，在長江兩岸夾擊燒毁他的戰船，水陸兩路同時進攻，打敗了他。江陵城還没有攻下，遇上瘟疫流行，皇帝下詔書命令夏侯尚帶領各軍撤回。增加食邑六百户，加上以前的一共一千九百户，授給斧鉞，晋升爲荆州牧。荆州殘破荒蕪，外界和蠻夷接壤，又和吴國隔着漢水爲界，原來的百姓大多住在長江以南。夏侯尚從上庸打通道路，向西走了七百多里，山民蠻夷很多人歸附，五六年時間，投降歸附的有幾千家。黄初五年，改封夏侯尚爲昌陵鄉侯。夏侯尚有個愛妾受到寵幸，寵愛超過了正妻；這個正妻，是曹氏的女兒，所以文帝派人絞死了他的愛妾。夏侯尚悲痛傷感，生了病以至精神恍惚，已經埋葬了愛妾，仍非常思念，又打開棺材去看她。文帝聽説後氣憤地説：“杜襲看不起夏侯尚，確實是有道理的。”但因爲是元老功臣，對他的恩寵没有消減。黄初六年，夏侯尚病重，返回京都，文帝多次親臨探望，握着他的手流淚哭泣。夏侯尚去世，謚號稱悼侯。兒子夏侯玄繼承爵位。又分出夏侯尚的食邑三百户，賜給夏侯尚弟弟的兒子夏侯奉關内侯的爵位。

夏侯玄

玄字太初。少知名，弱冠爲散騎黄門侍郎。嘗進見，與皇后弟毛曾并坐，玄耻之，不悦形之於色。明帝恨之，左遷爲羽林監。正始初，曹爽輔政。玄，爽之姑子也。累遷散騎常侍、中護軍。

夏侯玄字太初。年輕時有名氣，二十歲擔任散騎黄門侍郎。曾經去進見皇帝，和皇后的弟弟毛曾坐在一起，夏侯玄感到耻辱，不高興的心情形之於色。明帝恨他，把他降職爲羽林監。正始初年，曹爽輔佐朝政。夏侯玄，是曹爽姑姑的兒子。一再升遷到散騎常侍、中護軍。

太傅司馬宣王問以時事，玄議以爲：

夫官才用人，國之柄也，故銓衡專於臺閣，上之分也，孝行存乎閭巷，優劣任之鄉人，下之叙也。夫欲清教審選，在明其分叙，不使相涉而已。何者？上過其分，則恐所由之不本，而干勢馳騖之路開；下逾其叙，則恐天爵之外通，而機權之門多矣。夫天爵下通，是庶人議柄也；機權多門，是紛亂之原也。自州郡中正品度官才之來，有年載矣，緬緬紛紛，未聞整齊，豈非分叙參錯，各失其要之所由哉！若令中正但考行倫輩，倫輩當行均，斯可官矣。何者？夫孝行著於家門，豈不忠恪於在官乎？仁恕稱於九族，豈不達於爲政乎？義斷行於鄉黨，豈不堪於事任乎？三者之類，取於中正，雖不處其官名，斯任官可知矣。行有大小，比有高下，則所任之流，亦焕然明别矣。奚必使中正干銓衡之機於下，而執機柄者有所委仗於上，上下交侵，以生紛錯哉？且臺閣臨下，考功校否，衆職之屬，各有官長，旦夕相考，莫究於此；閭閻之議，以意裁處，而使匠宰失位，衆人驅駭，欲風俗清静，其可得乎？天臺縣遠，衆所絶意。所得至者，更在側近，孰不修飾以要所求？所求有路，則修己家門者，已不如自達于鄉黨矣。自達鄉黨者，已不如自求之於州邦矣。苟開之有路，而患其飾真離本，雖復嚴責中正，督以刑罰，猶無益也。豈若使各帥其分，官長則各以其屬能否獻之

太傅司馬宣王向夏侯玄詢問時事，夏侯玄的意見認爲：

任用有才能的人做官，是國家的根本，所以量才授官專門由尚書臺掌管，這是上面的職分；孝敬父母的德行存在於鄉里街巷，優劣評判在於鄉人，這是下面的責任。要想使教化清明選拔審慎，在於明確上面的職分和下面的責任，不使彼此互相干涉罷了。爲什麼呢？上面超過了他們職分的界限，就恐怕選拔人才的來路不合根本，而請托權勢奔走鑽營的門路就打開了；下面逾越了他們職責的範圍，就恐怕朝廷封爵授官受到外來的干擾，而獲得機要大權的途徑就多了。朝廷封爵授官受到下面的干擾，這是因爲普通人干預朝廷選拔人才的緣由；獲得機要大權的門路多了，這是造成混亂的根源。自從各州郡設置中正官來品評衡量官員的才能以來，已有多年了，但情况混亂不堪，没有聽説有統一的規範，這難道不是上面的職分和下面的職責相互錯亂，各自失去他們規定的選拔人才的途徑嗎！假如讓中正官衹考察品行的等級，同一等級的人就會品行保持一致，這就可以委任做官了。爲什麼呢？在家裏顯示出孝敬父母的德行，怎能不在官位上忠誠恭謹呢？在親族中因仁恕而受到稱許，怎能不在從政中加以發揚呢？在鄉里遇事秉公辦理，怎能對他承擔的官職不勝任呢？這三個類别的人，由中正官選取，即使他們不處在官職上，但他們能勝任官職就可以知曉了。德行有大有小，評比有高有低，那麼被薦舉人的等差，也就能清楚地辨别出來了。何必一定要使中正官在下面干預尚書臺量才授官的權利，而執掌權柄的人在上面又對他們有所依賴，上下互相侵擾，以致發生錯亂呢？况且尚書臺管理下屬，考核官員的政績和過失，各種官職的隸屬，都有自己的長官，天天進行考核，没有比這更全面的了；民間的評議，從個人的意願作出裁斷，而使主管人才考核選拔的官員盡不到職守，使大家感到

臺閣，臺閣則據官長能否之第，參以鄉閭德行之次，擬其倫比，勿使偏頗。中正則唯考其行迹，別其高下，審定輩類，勿使升降。臺閣總之，如其所簡，或有參錯，則其責負自在有司。官長所第，中正輩擬，比隨次率而用之，如其不稱，責負在外。然則内外相參，得失有所，互相形檢，孰能相飾？斯則人心定而事理得，庶可以静風俗而審官才矣。

驚慌失措，要想使社會風氣清明安寧，這能做得到嗎？尚書臺高高在上相隔遥遠，衆人并不抱希望。能達到目的的，就改在近旁的地方了。哪一個不裝扮自己來設法達到自己的目的呢？追求的要有門路，那麽在家中修養自身的人，已不如在鄉里自己打通關節的人。在鄉里自己打通關節的人，已不如在州郡自己請托鑽營的人。如果這樣的門路打開了，又擔心這些人掩飾真情背離根本，即使再嚴厲指責中正官的過失，用刑罰督責他們，還是没有好處。不如讓官員們各自遵循自己的職分，長官就各自把他們屬員中有才能和没有才能的人上報尚書臺，尚書臺就根據長官評定的有才能和没有才能的等次，參照鄉里品評的德行高低的等級，擬定出他們的等級，不使産生偏差。中正官就衹考察這些人的品行事迹，辨别他們的高下，審定類别，不要過高過低。尚書臺把這些彙總起來，如果他們選拔的人，有的有差錯，那麽這責任自然在有關官員。長官評定的等次，中正官擬定的類别，尚書臺比照所列等次的標準來使用他們。如果他們不稱職，責任就在外面了。像這樣内外相互參照、選拔，任用人得當不得當都有人擔負責任，互相比較、察驗，哪一個能僞飾自己呢？這樣就人心安定而辦事合理，大概就可以使社會風氣清静而慎重地量才授官了。

又以爲：

古之建官，所以濟育群生，統理民物也，故爲之君長以司牧之。司牧之主，欲一而專，一則官任定而上下安，專則職業修而事不煩。夫事簡業修，上下相安而不治者，未之有也。先王建萬國，雖其詳未可得而究，然分疆畫界，各守土境，則非重累羈絆之體也。下考殷、周五等之叙，徒有小大貴賤之差，亦無君官臣民而有二統互相牽制者也。夫官

夏侯玄又認爲：

古代設立官職，是爲了救助撫育人民，統轄治理萬物，所以爲他們設置君主、長官來統治他們。統治的根本，是要求官職的劃一和專門，劃一則官員的職責明確而上下相安，專門則官員能盡力行使自己的職責而處理事務不煩瑣。處理事務簡便而職責能盡力行使，上下相安而不能把政事治理好的，這是不曾有過的。古代的君王建立萬國，雖然其中的詳情不能弄清楚，但分割疆土劃定範圍，各自執守他們的領地，就不是上下重叠互相牽制的體制。後來考察殷、商兩代五等

統不一，則職業不修；職業不修，則事何得而簡？事之不簡，則民何得而静？民之不静，則邪惡并興，而奸僞滋長矣。先王達其如此，故專其職司而一其統業。始自秦世，不師聖道，私以御職，奸以待下；懼宰官之不修，立監牧以董之，畏督監之容曲，設司察以糾之；宰牧相累，監察相司，人懷異心，上下殊務。漢承其緒，莫能匡改。魏室之隆，日不暇及，五等之典，雖難卒復，可粗立儀準以一治制。今之長吏，皆君吏民，横重以郡守，累以刺史。若郡所攝，唯在大較，則與州同，無爲再重。宜省郡守，但任刺史；刺史職存則監察不廢，郡吏萬數，還親農業，以省煩費，豐財殖穀，一也。大縣之才，皆堪郡守，是非之訟，每生意異，順從則安，直己則争。夫和羹之美，在於合異，上下之益，在能相濟，順從乃安，此琴瑟一聲也，蕩而除之，則官省事簡，二也。又幹郡之吏，職監諸縣，營護黨親，鄉邑舊故，如有不副，而因公掣頓，民之困弊，咎生于此，若皆并合，則亂原自塞，三也。今承衰弊，民人雕落，賢才鮮少，任事者寡，郡縣良吏，往往非一，郡受縣成，其劇在下，而吏之上選，郡當先足，此爲親民之吏，專得底下，吏者民命，而常頑鄙，今如并之，吏多選清良者造職，大化宣流，民物獲寧，四也。制使萬户之縣，名之郡守，五千以上，名之都尉，千户以下，令長如故，自長以上，考課

爵位的等次，衹有大小貴賤的差别，也不存在君官臣民有兩套體制互相牽制的情况。官職的體制不統一，那麽職責就不能盡力行使；職責不能盡力行使，那麽處理事務怎麽能够簡便？處理事務不能簡便，那麽老百姓怎麽能够安寧？老百姓不能安寧，那麽邪惡就會紛紛産生，而奸詐虚僞的事情就增多了。古代的君主明曉這個道理，所以專一他們的職守而總領世襲的大業。從秦代開始，不遵循聖人之道，以私欲去統領職官，用奸詐去對待下屬；害怕官吏們不盡職，就設立監司來督察他們，又害怕督察的監司包庇邪惡，就設立司察來糾察他們；職官互相重叠，監司和司察重相督管，人人懷有異心，上下的政務不一致。漢代繼承秦代的體制，没能够糾正。魏國興盛以來，政務繁忙而無暇顧及這些，五等爵位的制度，雖然難以倉促恢復，但可以大致訂立法度標準來統一治理國家的體制。現在的縣官，都管理着小吏和百姓，中間加上郡守，上面又設置刺史。如果郡守管轄的事務，衹是在大體上管一管，那麽就和州裏的刺史職責相同，不必再重復了。應該撤銷郡守，衹委任刺史；刺史的職位保存那麽監察的職能就不會廢棄，郡上數以萬計的官吏，回家親自從事農業生産，以减省繁多的費用，增加財富積儲糧食，這是第一個有利的方面。能治理一個大縣的人才，都可以勝任郡守，對於斷定是非的争訟，郡守縣官往往産生不同的意見，縣官順從郡守就相安無事，縣官堅持己見就會引起争執。調和羹湯的美味，就在於把不同的調料配合在一起，上下級之間的得益，就在於能够互相合作，順從就能相安無事，這就像琴和瑟和諧地發出一致的聲音。撤銷郡守而除去這個官職，就使得官員精簡、辦事簡便，這是第二個有利的方面。還有主管郡一級的官員，職責是監督各縣，但却袒護自己的朋黨親戚、同鄉舊友，如有不能滿足的，就藉因公的名義巧取豪奪，老百姓貧困

遷用，轉以能升，所牧亦增，此進才效功之叙也，若經制一定，則官才有次，治功齊明，五也。若省郡守，縣皆徑達，事不擁隔，官無留滯，三代之風，雖未可必，簡一之化，庶幾可致，便民省費，在於此矣。

痛苦，罪過就産生在這裏，如果把郡縣全都合并，那麽禍亂的根源就自然會堵住，這是第三個有利的方面。現在正值國家衰弱破敗之後，人民遭受摧殘，有賢能的人才奇缺，能辦事的人不多，而郡縣中優秀的官吏，往往不止一個，郡上的官吏衹享受縣裏官吏做出的成績，那些繁重艱難的事務都落在下面，但官吏的晋升提拔，郡上要先得到滿足，這就使得親近老百姓的官吏，衹能專門處在底層，官吏掌管着老百姓的命運，却常常由愚頑卑鄙的人充當，現在如果把郡縣合并，官吏大多挑選清廉優秀的人任職，使教化得到廣泛傳播，人民、萬物獲得安寧，這是第四個有利的方面。設立制度使有一萬户的縣，長官稱做郡守，五千户以上的縣，長官稱做都尉，一千户以下的縣，長官仍像過去稱做縣令或縣長，從縣長以上，考核政績後加以調遷使用，要調職的憑才能升遷，管轄的户口也隨之增加，這就是舉用人才考核政績的程序。如果正常的制度一旦確定下來，那麽量才授官就有了等次，治理的政績就會齊全明顯，這是第五個有利的面。如果撤銷郡守，縣裏的事務都能直接上報，辦事不會耽擱，有政績的官吏没有滯留得不到升遷的，三代的淳美風氣，雖然不一定重現，但簡便劃一的教化，大概可以達到，要方便百姓減省費用，就在於這樣做了。

又以爲：

文質之更用，猶四時之迭興也，王者體天理物，必因弊而濟通之，時彌質則文之以禮，時泰侈則救之以質。今承百王之末，秦漢餘流，世俗彌文，宜大改之以易民望。今科制自公、列侯以下，位從大將軍以上，皆得服綾錦、羅綺、紈素、金銀餙鏤之物，自是以下，雜綵之服，通于賤人，雖上下等級，各示有差，然朝臣之制，已得侔至尊矣，玄

夏侯玄又認爲：

文采和質樸的交替使用，如同四季的交迭出現，君王體察上天的旨意來治理萬物，一定要針對社會流弊而加以改變，時尚過於質樸就用禮儀來增飾文采，時尚過於奢侈就用質樸來加以補救。現在繼承百代君王之後，接受秦漢兩代遺留下來的影響，世俗更加講究文采，應該大力糾正它來改變老百姓的願望。如今條律制度規定從公、列侯以下，官位從大將軍以上，都能穿上各種輕柔華美的綾羅綢緞，佩戴精雕細刻的金銀飾品，在他們以下，各種顔色的服裝，已在普

黄之采，已得通於下矣。欲使市不鬻華麗之色，商不通難得之貨，工不作雕刻之物，不可得也。是故宜大理其本，準度古法，文質之宜，取其中則，以爲禮度。車輿服章，皆從質樸，禁除末俗華麗之事，使幹朝之家，有位之室，不復有錦綺之飾，無兼采之服，纖巧之物，自上以下，至于樸素之差，示有等級而已，勿使過一二之覺。若夫功德之賜，上恩所特加，皆表之有司，然後服用之。夫上之化下，猶風之靡草。樸素之教興於本朝，則彌侈之心自消於下矣。

通人中通用，雖然上下的等級，各自顯示出差别，但朝廷大臣的服制，已經能和天子相比了，黑黄兩種顏色，已經能在下面的臣民當中通用。要想使市集上不出售色彩華麗的絲帛，商人不流通難得的珍奇貨物，工匠不製作精雕細刻的物品，是不可能做到了。所以應該大力治理社會風氣的根本，依照古法，文采和質樸要能適度，選取適中的標準，作爲禮制法度。車輛服飾，都要遵從質樸的標準，禁止末世習俗那種追求奢華靡麗的事情，使在朝廷任官和有爵位的人家，不再有華美綺麗的裝飾，也没有色彩鮮艷的衣服，精緻細巧的物品，從上到下，達到衹有樸素的差别，顯示出不同的等級就行了，不要使超過一級二級的差别。如果因有功德而得到的賞賜，這是皇上恩寵特意授給的，都要申報有關官員，然後纔能穿戴使用。君上教化下面的臣民，如同風吹倒草木一般。樸素的教化在本朝興起，那麽極盡奢侈的欲望就自然在下面消失了。

宣王報書曰："審官擇人，除重官，改服制，皆大善。禮鄉閭本行，朝廷考事，大指如所示。而中間一相承習，卒不能改。秦時無刺史，但有郡守長吏。漢家雖有刺史，奉六條而已，故刺史稱傳車，其吏言從事，居無常治，吏不成臣，其後轉更爲官司耳。昔賈誼亦患服制，漢文雖身服弋綈，猶不能使上下如意。恐此三事，當待賢能然後了耳。"玄又書曰："漢文雖身衣弋綈，而不革正法度，内外有僭擬之服，寵臣受無限之賜，由是觀之，似指立在身之名，非篤齊治制之意也。今公侯命世作宰，追踪上古，將隆至治，抑末正本，若制定於上，則化行於衆矣。夫當宜改之時，留殷勤之心，令發之日，下之應也猶響尋聲耳，猶垂謙謙，曰'待賢能'，此伊周不正殷姬之典也。竊未喻

司馬宣王在回答夏侯玄的信中説："審定官職選擇人才，撤除重叠的官職，修正服飾車馬制度，都是很好的。按禮制由鄉里品評德行，朝廷考核政事，大意上是像你所提示的那樣。但這中間一脉相承沿襲成習，一下子不能改變。秦代時没有刺史，衹有郡守縣官。漢朝雖有刺史，衹不過是奉行六條詔令考察官吏罷了，所以刺史稱做傳車，他屬下的官吏稱做從事，處理事務没有固定的治所，屬官也不成爲他的臣子，到後來轉化成爲常設的職官和官府。以前賈誼也擔憂過當時的服飾車馬制度，漢文帝雖然身穿黑色粗織絲絹做的衣服，仍然不能使上上下下符合自己的心意。恐怕這三件事情，要等到有了賢能的人然後纔能完成。"夏侯玄又寫信説："漢文帝雖然身穿黑色粗織絲絹做的衣服，却不能改正不合理的法規制度，朝廷内外的官吏都有超越自己等級的服飾，受寵幸的臣子接受了皇帝給予的不加限制的賞賜，由此看來，似乎漢文帝希望的是在自身樹立儉樸的名聲，而没有使治理國家的制度純厚一

焉!”

致的意圖。現在公侯您聞名當世做了輔政大臣，效法上古的聖賢，將把國家治理得更加興盛，抑制末節而端正根本，如果在上面制定出合理的制度，那麽教化就會在民衆當中施行。正當應該改正不合理法規制度的時候，衹要存有真誠的心意，命令發出之日，下面的響應就會如同回音緊隨聲響而來，您却還是顯出謙虚的樣子，説要‘等待有賢能的人’，這就像伊尹、周公不去改正殷、周的典章制度一様，我私下感到不明白啊!”

頃之，爲征西將軍，假節都督雍、凉州諸軍事。與曹爽共興駱谷之役，時人譏之。爽誅，徵玄爲大鴻臚，數年徙太常。玄以爽抑絀，内不得意。中書令李豐雖宿爲大將軍司馬景王所親待，然私心在玄，遂結皇后父光禄大夫張緝，謀欲以玄輔政。豐既内握權柄，子尚公主，又與緝俱馮翊人，故緝信之。豐陰令弟兖州刺史翼求入朝，欲使將兵入，并力起。會翼求朝，不聽。嘉平六年二月，當拜貴人，豐等欲因御臨軒，諸門有陛兵，誅大將軍，以玄代之，以緝爲驃騎將軍。豐密語黄門監蘇鑠、永寧署令樂敦、冗從僕射劉賢等曰：“卿諸人居内，多有不法，大將軍嚴毅，累以爲言，張當可以爲誡。”鑠等皆許以從命。大將軍微聞其謀，請豐相見，豐不知而往，即殺之。事下有司，收玄、緝、鑠、敦、賢等送廷尉。廷尉鍾毓奏：“豐等謀迫脅至尊，擅誅冢宰，大逆無道，請論如法。”於是會公卿朝臣廷尉議，咸以爲“豐等各受殊寵，典綜機密，緝承外戚椒房之尊，玄備世臣，并居列位，而包藏禍心，構圖凶逆，交關閹豎，授以奸計，畏憚天威，不敢顯謀，乃欲要君脅上，肆其詐虐，謀誅良輔，擅相建立，將以傾覆京室，顛危社稷。毓所正皆如科律，報毓施行”。詔書：

不久，夏侯玄擔任了征西將軍，授給符節統領雍州、凉州各軍事。和曹爽共同發起了駱谷戰役，當時的人都譏笑他們。曹爽被殺後，徵召夏侯玄擔任大鴻臚，幾年後升任太常。夏侯玄因曹爽的關係而受到排斥，内心裏很不得意。中書令李豐雖然向來被大將軍司馬景王親近厚待，但内心裏向着夏侯玄，於是結交皇后的父親光禄大夫張緝，策劃要讓夏侯玄出來輔佐朝政。李豐既在朝廷裏掌握大權，兒子娶了公主，又和張緝同是馮翊人，所以張緝信任他。李豐暗地裏要他的弟弟兖州刺史李翼請求入朝覲見皇帝，打算讓他帶領軍隊進京，合力起事。正巧李翼請求入朝，没有被允許。嘉平六年二月，將要册封貴人，李豐等人打算乘皇帝親臨殿堂前的平臺，各宫門都有夾着殿階警衛的士兵時，殺掉大將軍，由夏侯玄取代他，由張緝擔任驃騎將軍。李豐秘密告訴黄門監蘇鑠、永寧署令樂敦、冗從僕射劉賢等人説：“你們各位都在内廷任職，幹了很多不法的事，大將軍非常嚴厲，對這些講了多次，張當的下場可以作爲你們的鑒戒。”蘇鑠等都答應聽從李豐的命令。大將軍隱約聽到他們的計劃，請李豐來見面，李豐不知是計而前往，大將軍當即殺了他。這件案子交給了有關官員，逮捕了夏侯玄、張緝、蘇鑠、樂敦、劉賢等人交給廷尉審理。廷尉鍾毓上奏：“李豐等人圖謀脅迫天子，擅自殺害輔政大臣，大逆不道，請求按法律定罪。”於是召集公卿、朝臣和廷尉商議，都認爲“李豐等人各受朝廷特殊的恩寵，總管機密大事，張緝蒙受皇后親屬的尊寵，夏侯玄一家歷代都是有功之臣，同處列侯之位，却懷着險惡的用心，

"齊長公主，先帝遺愛，原其三子死命。"於是豐、玄、緝、敦、賢等皆夷三族，其餘親屬徙樂浪郡。玄格量弘濟，臨斬東市，顔色不變，舉動自若，時年四十六。正元中，紹功臣世，封尚從孫本爲昌陵亭侯，邑三百户，以奉尚後。

相互勾結圖謀叛亂，交結宦官，授給他們奸計，因害怕皇上的天威，不敢暴露自己的陰謀，就想要挾、脅迫皇上，恣意施行他們僞詐暴虐的行爲，謀害有賢能的輔政大臣，擅自封官授爵，將要顛覆皇室，危害國家。鍾毓所定的罪行都符合法令條律，請批准鍾毓執法施刑"。皇帝下詔書説："齊長公主，是先帝的愛女，寬免她的三個兒子的死罪。"於是李豐、夏侯玄、張緝、樂敦、劉賢等都被滅了三族，其餘的親屬被流放到樂浪郡。夏侯玄品格器量豁達大度，到東市臨刑時，神色不變，舉動自若，當時年齡四十六歲。正元年間，接續功臣的後代，封夏侯尚的從孫夏侯本爲昌陵亭侯，食邑三百户，以保全夏侯尚的後代。

初，中領軍高陽許允與豐、玄親善。先是有詐作尺一詔書，以玄爲大將軍，允爲太尉，共録尚書事。有何人天未明乘馬以詔版付允門吏，曰"有詔"，因便馳走。允即投書燒之，不以開呈司馬景王。後豐等事覺，徙允爲鎮北將軍，假節督河北諸軍事。未發，以放散官物，收付廷尉，徙樂浪，道死。

當初，中領軍高陽人許允和李豐、夏侯玄親密友好。在這之前有人僞造板長一尺一寸的詔書，任命夏侯玄爲大將軍，許允爲太尉，共同總領尚書事。不知是什麽人在天没亮時騎着馬把詔書交給許允的看門人，説"有詔書"，接着就飛快地騎着馬跑了。許允立刻把所謂的詔書扔進火裏燒了，不把它交給司馬景王。後來李豐等人的事被發覺，調任許允爲鎮北將軍，授給符節統領黄河以北各軍事。還没有出發，以揮霍公家財物的罪名，逮捕交付廷尉，流放到樂浪郡，在半道上死去。

清河王經亦與允俱稱冀州名士。甘露中爲尚書，坐高貴鄉公事誅。始經爲郡守，經母謂經曰："汝田家子，今仕至二千石，物太過不祥，可以止矣。"經不能從，歷二州刺史，司隸校尉，終以致敗。允友人同郡崔贊，亦嘗以處世太盛戒允云。

清河人王經也和許允一樣都是冀州的知名人士。甘露年間擔任尚書，因和高貴鄉公的事有牽連而被殺。開始王經擔任郡守，王經的母親對王經説："你是農家的兒子，現在官做到二千石，得到的東西太過分了不吉祥，可以到此爲止了。"王經不能聽從，歷任二州刺史，司隸校尉，終於導致失敗。許允的友人同郡人崔贊，也曾經因處世特盛招致災禍的話勸誡過許允。

評曰：夏侯、曹氏，世爲婚姻，故惇、淵、仁、洪、休、尚、真等并以親舊肺腑，貴重于時，左右勳業，咸有效勞。爽德薄位尊，沈溺盈溢，此固《大易》所著，道家所忌也。玄

評曰：夏侯、曹氏，世代結爲婚姻，所以夏侯惇、夏侯淵、曹仁、曹洪、曹休、夏侯尚、曹真等人都以親戚故舊心腹親信的身份，在當時受到尊寵、得到重用，輔佐魏國的大業，都立有大功。曹爽德行淺薄而地位尊貴，沉溺酒色而驕矜

以規格局度，世稱其名，然與曹爽中外繾綣；榮位如斯，曾未聞匡弼其非，援致良才。舉茲以論，焉能免之乎！

太過，這本是《周易》所明確告誡，道家所忌諱的事。夏侯玄因爲氣度堪稱典範，世人稱道他的名聲，然而和曹爽以中表之親而相互勾結；像他這樣的榮寵高位，竟不曾聽說去匡正曹爽的過錯，招納提携人才。拿這件事來說，他怎能免除災禍呢！



三國志卷十

魏志十

荀彧（子）惲（孫）甝 㝢　荀攸　賈詡

荀彧　荀惲　荀甝　荀㝢

荀彧字文若，潁川潁陰人也。祖父淑，字季和，朗陵令。當漢順、桓之閒，知名當世。有子八人，號曰八龍。彧父緄，濟南相。叔父爽，司空。

彧年少時，南陽何顒異之，曰："王佐才也。"永漢元年，舉孝廉，拜守宮令。董卓之亂，求出補吏。除亢父令，遂棄官歸，謂父老曰："潁川，四戰之地也，天下有變，常爲兵衝，宜亟去之，無久留。"鄉人多懷土猶豫，會冀州牧同郡韓馥遣騎迎之，莫有隨者，彧獨將宗族至冀州。而袁紹已奪馥位，待彧以上賓之禮。彧弟諶及同郡辛評、郭圖，皆爲紹所任。彧度紹終不能成大事，時太祖爲奮武將軍，在東郡，初平二年，彧去紹從太祖。太祖大悅曰："吾之子房也。"以爲司馬，時年二十九。是時，董卓威陵天下，太祖以問彧，彧曰："卓暴虐已甚，必以亂終，無能爲也。"卓遣李傕等出關東，所過虜略，至潁川、陳留而還。鄉人留者多見殺略。明年，太祖領兗州牧，後爲鎮東將軍，彧常以司馬從。興平元年，太祖征陶謙，任彧留事。會張邈、陳宮以兗州反，潛迎呂布。布既至，邈乃使

荀彧字文若，潁川潁陰人。祖父荀淑，字季和，曾任朗陵令。在漢順帝、桓帝期間，他在當時很有名氣。荀淑有八個兒子，號稱八龍。荀彧的父親荀緄，曾任濟南相。叔父荀爽，曾任司空。

荀彧年輕時，南陽人何顒認爲他不同尋常，說："這是個輔佐帝王的人才。"永漢元年，荀彧被推舉爲孝廉，授任守宮令。董卓作亂時，他請求到外地補任官職。被任命爲亢父令，於是就放棄官職回家，對家鄉的父老說："潁川，是四面受敵的地方，天下一旦有變亂，往往成爲用兵交戰的要衝，應該趕快離開這裏，不要久留。"家鄉的人大多迷戀故土而猶豫不決，恰逢冀州牧同郡人韓馥派遣騎兵來迎接他們，但没有人跟着去，衹有荀彧帶領本宗族的人到了冀州。然而袁紹已經奪取了韓馥的官位，袁紹用接待上賓的禮節接待荀彧。荀彧的弟弟荀諶和同郡人辛評、郭圖，都被袁紹任用。荀彧估計袁紹最終不能成就大事，當時太祖任奮武將軍，駐扎在東郡，初平二年，荀彧離開袁紹跟隨太祖。太祖非常高興地說："你就是我的張子房啊。"任命他爲司馬，當時年紀二十九歲。這時，董卓的威勢侵凌天下，太祖爲這事詢問荀彧，荀彧說："董卓殘忍凶暴到了極點，勢必以作亂滅亡，不會有什麼作爲。"董卓派遣李傕等人出了關東，在經過的地方搶劫擄掠，到達潁川、陳留後纔撤回。潁川留在家鄉的人有很多遭到屠殺和擄掠。第二年，太祖兼任

劉翊告彧曰："吕將軍來助曹使君擊陶謙，宜亟供其軍食。"衆疑惑。彧知邈爲亂，即勒兵設備，馳召東郡太守夏侯惇，而兗州諸城皆應布矣。時太祖悉軍攻謙，留守兵少，而督將大吏多與邈、宫通謀。惇至，其夜誅謀叛者數十人，衆乃定。豫州刺史郭貢帥衆數萬來至城下，或言與吕布同謀，衆甚懼。貢求見彧，彧將往。惇等曰："君，一州鎮也，往必危，不可。"彧曰："貢與邈等，分非素結也，今來速，計必未定；及其未定説之，縱不爲用，可使中立，若先疑之，彼將怒而成計。"貢見彧無懼意，謂鄄城未易攻，遂引兵去。又與程昱計，使説范、東阿，卒全三城，以待太祖。太祖自徐州還擊布濮陽，布東走。二年夏，太祖軍乘氏，大饑，人相食。

兗州牧，後來擔任鎮東將軍，荀彧經常以司馬的身份跟隨着他。興平元年，太祖征討陶謙，任命荀彧負責留守的事。恰遇張邈、陳宫在兗州反叛，偷偷迎接吕布。吕布到達以後，張邈就派劉翊告訴荀彧説："吕將軍要來幫助曹使君攻打陶謙，你應該趕快供應他軍糧。"大家都感到疑惑。荀彧知道張邈要作亂，就帶領軍隊設置防備，派人騎快馬召來東郡太守夏侯惇，但兗州各城都已響應吕布了。當時太祖集中全部兵力攻打陶謙，留下防守的兵力很少，而且帶兵將領和高級官員大多和張邈、陳宫串通同謀。夏侯惇到達後，當天夜裏就殺了圖謀反叛的數十個人，大家纔安定下來。豫州刺史郭貢帶領部屬數萬人來到城下，有人説他和吕布同謀，大家都很害怕。郭貢請求和荀彧見面，荀彧準備前往。夏侯惇等人説："您，是鎮守一州的主將，去了一定有危險，不能去。"荀彧説："郭貢和張邈等人，想來不是向來就有勾結，現在他來得很急，主意一定還没有定；乘他主意未定的時候勸説他，即使他不能爲我們出力，也可使他保持中立，如果開始就懷疑他，他將會發怒而打定反叛的主意。"郭貢看到荀彧没有害怕的意思，認爲鄄城不易攻打，就帶領軍隊撤去。荀彧又和程昱商議，派程昱去勸説范、東阿的守將，終於保全了鄄城、范、東阿這三座城，來等待太祖歸來。太祖從徐州返回在濮陽攻打吕布，吕布向東逃跑。初平二年夏，太祖駐扎在乘氏，出現大饑荒，出現人吃人的現象。

陶謙死，太祖欲遂取徐州，還乃定布。彧曰："昔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内，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進足以勝敵，退足以堅守，故雖有困敗而終濟大業。將軍本以兗州首事，平山東之難，百姓無不歸心悦服。且河、濟，天下之要地也，今雖殘壞，猶易以自保，是亦將軍之關中、河内也，不可以不先定。今以破李封、薛蘭，若分兵東擊陳宫，宫必不敢西顧，以其閒勒兵收熟麥，約食畜穀，一舉而布可破也。破布，然後南結揚州，共

陶謙死了，太祖就想趁機奪取徐州，返回後再平定吕布。荀彧説："以前漢高祖保守關中，漢光武帝據有河内，都采用深根固本打好基礎的辦法來控制天下，進攻足可以戰勝敵人，退却足可以堅持防守，所以雖然有困難和失敗却最終完成了大業。將軍您本來憑藉兗州首先起事，平定了山東的禍亂，老百姓没有不心悦誠服而歸附的。況且黄河、濟水一帶，是天下重要的地方，現在雖然遭到摧殘破壞，但還是容易據以自保，這也是將軍您的關中、河内啊，不可以不首先平定。現在已經打敗了李封、薛蘭，如果分派兵力向東攻打陳宫，陳宫一定不敢向西進犯，再利用

討袁術，以臨淮、泗。若舍布而東，多留兵則不足用，少留兵則民皆保城，不得樵采。布乘虛寇暴，民心益危，唯鄄城、范、衛可全，其餘非己之有，是無兖州也。若徐州不定，將軍當安所歸乎？且陶謙雖死，徐州未易亡也。彼懲往年之敗，將懼而結親，相爲表裏。今東方皆以收麥，必堅壁清野以待將軍，將軍攻之不拔，略之無獲，不出十日，則十萬之衆未戰而自困耳。前討徐州，威罰實行，其子弟念父兄之耻，必人自爲守，無降心，就能破之，尚不可有也。夫事固有棄此取彼者，以大易小可也，以安易危可也，權一時之勢，不患本之不固可也。今三者莫利，願將軍熟慮之。”太祖乃止。大收麥，復與布戰，分兵平諸縣。布敗走，兖州遂平。

作戰的空閑時間帶領軍隊收割成熟的麥子，節約糧食積儲穀物，一舉就可以把吕布打敗。打敗了吕布，然後向南聯合揚州，一同討伐袁術，進逼淮河、泗水一帶。如果放棄攻打吕布向東進軍，多留兵力駐守，用於進攻的兵力就不够用，少留兵力駐守，老百姓就得都來守城，不能出來打柴。吕布乘虛侵擾殘害百姓，百姓心中更加感到危險，衹有鄄城、范、衛可以保全，其餘的地方就不是我們所能據有了，這樣也就没有了兖州。如果徐州不能平定，將軍您該回到哪裏去呢？况且陶謙雖然死了，徐州也不容易被攻破。他們以往年的失敗作爲鑒戒，將會因害怕被消滅而團結親近，彼此互相呼應。現在東面都已到了收麥的時候，一定會采用堅壁清野的辦法來對付將軍，將軍要是攻城攻不下，奪糧又奪不到，不過十天，十萬軍隊不經交戰就已經自己困乏了。以前討伐徐州時，施行嚴厲的懲罰，當地的年輕人不會忘記父兄們遭受的耻辱，必定人人各自堅守，不會有投降的意願，即使能够攻破城池，也還是不能占據它。事情本來有捨此取彼的，有時可以用大换小，有時可以用安全换取危險，有時也可以估量當時的形勢采取靈活的對策，衹要不擔心自己的根基不穩固。現在這三種情况都不會有好處，希望將軍對此深思熟慮。”太祖於是停止攻打徐州。派出軍隊大量收割麥子，再和吕布作戰，并分派軍隊平定各縣。吕布戰敗逃跑，兖州於是得到平定。

建安元年，太祖擊破黄巾。漢獻帝自河東還洛陽。太祖議奉迎都許，或以山東未平，韓暹、楊奉新將天子到洛陽，北連張楊，未可卒制。彧勸太祖曰：“昔晉文納周襄王而諸侯景從，高祖東伐爲義帝縞素而天下歸心。自天子播越，將軍首唱義兵，徒以山東擾亂，未能遠赴關右，然猶分遣將帥，蒙險通使，雖禦難于外，乃心無不在王室，是將軍匡天下之素志也。今車駕旋軫，東京榛蕪，義士有存本之思，百姓感舊而增哀。誠因此

建安元年，太祖打敗黄巾軍。漢獻帝從黄河東面返回洛陽。太祖商議奉迎漢獻帝遷都許昌，有人認爲崤山以東還没有平定，韓暹、楊奉剛剛將天子送到洛陽，向北聯合張楊，不能很快就制服。荀彧勸太祖説：“以前晉文公迎接周襄王返回都城，因而諸侯就像影子一樣跟隨他，漢高祖向東征伐項羽，爲義帝穿上白色的喪服，因而天下人心歸附。自從天子流亡在外，將軍最先發起義兵，衹因爲山東紛亂不穩，不能遠道奔赴關右援救天子，但還是分派將帥，冒險派出使者和天子聯係，雖然您在外面抵禦叛亂，但您的心無時不在記挂着王室，這是將軍匡正天下的素來志

時，奉主上以從民望，大順也；秉至公以服雄傑，大略也；扶弘義以致英俊，大德也。天下雖有逆節，必不能爲累，明矣。韓暹、楊奉其敢爲害！若不時定，四方生心，後雖慮之，無及。”太祖遂至洛陽，奉迎天子都許。天子拜太祖大將軍，進彧爲漢侍中，守尚書令。常居中持重，太祖雖征伐在外，軍國事皆與彧籌焉。太祖問彧：“誰能代卿爲我謀者？”彧言“荀攸、鍾繇”。先是，彧言策謀士，進戲志才。志才卒，又進郭嘉。太祖以彧爲知人，諸所進達皆稱職，唯嚴象爲揚州，韋康爲凉州，後敗亡。

向。現在天子大駕返回京都，東京變成草木叢生的廢墟，忠義之士有懷戀王室的心願，百姓思念故土而倍增哀愁。如果真能乘這個時機，尊奉天子而依從百姓的願望，這是順應天下的趨勢；主持公正而使英雄豪傑敬服，這是遠大的謀略；匡扶大義而招攬卓越人才，這是高尚的德行。天下即使有叛亂，一定不會成爲禍患，這是很清楚的。韓暹、楊奉怎麼敢爲害！如果不能及時作出決定，各地就會産生野心，以後雖然也可考慮這些，但就來不及了。”太祖於是到達洛陽，迎接天子遷都許昌。天子授任太祖爲大將軍，晋升荀彧爲漢朝侍中，掌管尚書令。荀彧常在朝中承擔重任，太祖雖然征伐在外，軍國大事都要同荀彧謀劃。太祖問荀彧：“誰能代替您爲我謀劃？”荀彧説“荀攸、鍾繇”。在這之前，荀彧説到有謀略的人，就舉薦了戲志才。戲志才去世，又舉薦了郭嘉。太祖認爲荀彧善於瞭解人，經他舉薦而受到任用的人都很稱職，衹有嚴象擔任揚州刺史，韋康擔任凉州刺史，後因失敗而喪命。

自太祖之迎天子也，袁紹内懷不服。紹既并河朔，天下畏其强。太祖方東憂吕布，南拒張繡，而繡敗太祖軍於宛。紹益驕，與太祖書，其辭悖慢。太祖大怒，出入動静變於常，衆皆謂以失利於張繡故也。鍾繇以問彧，彧曰：“公之聰明，必不追咎往事，殆有他慮。”則見太祖問之，太祖乃以紹書示彧，曰：“今將討不義，而力不敵，何如？”彧曰：“古之成敗者，誠有其才，雖弱必强，苟非其人，雖强易弱，劉、項之存亡，足以觀矣。今與公争天下者，唯袁紹爾。紹貌外寬而内忌，任人而疑其心；公明達不拘，唯才所宜，此度勝也。紹遲重少决，失在後機；公能斷大事，應變無方，此謀勝也。紹御軍寬緩，法令不立，士卒雖衆，其實難用；公法令既明，賞罰必行，士卒雖寡，皆争致死，此武勝也。紹憑世資，從容

自從太祖迎接天子後，袁紹心裏很不服氣。袁紹已經吞并了黄河以北地區，天下的人都害怕他的强大。太祖正東面擔憂吕布，南面抵禦張繡，而張繡在宛打敗了太祖的軍隊。袁紹更加驕横，給太祖寫信，信中的言辭傲慢無禮。太祖大怒，出入舉止都不同於常態，大家都認爲是被張繡打敗的緣故。鍾繇就這事問荀彧，荀彧説：“以曹公的聰明，一定不會追究責怪往日的事情，大概是有其他的憂慮。”他就去見太祖詢問，太祖就把袁紹的信給荀彧看，説：“現在我將要討伐袁紹這個不義的人，但我的力量敵不過他，怎麼辦？”荀彧説：“從古人的成功和失敗來看，衹要真的有才能，即使弱小也一定會變得强大，如果不是有才能的人，即使强大也容易變得弱小，劉邦、項羽的一存一亡，就足以看到這一點。現在和您争奪天下的人，衹有袁紹了。袁紹外表待人寬厚而内心好猜忌，任用人而又懷疑他對自己的忠心；您通達事理不拘一格，衹要是人才就合理使用，這是在氣度上您勝過了袁紹。袁紹遇事遲疑不决，失誤在錯過良機；您能决斷大事，善

飾智，以收名譽，故士之寡能好問者多歸之；公以至仁待人，推誠心不爲虛美，行己謹儉，而與有功者無所吝惜，故天下忠正效實之士咸願爲用，此德勝也。夫以四勝輔天子，扶義征伐，誰敢不從？紹之强其何能爲！”太祖悦。彧曰：“不先取吕布，河北亦未易圖也。”太祖曰：“然。吾所惑者，又恐紹侵擾關中，亂羌、胡，南誘蜀漢，是我獨以兗、豫抗天下六分之五也。爲將奈何？”彧曰：“關中將帥以十數，莫能相一，唯韓遂、馬超最强。彼見山東方争，必各擁衆自保。今若撫以恩德，遣使連和，相持雖不能久安，比公安定山東，足以不動。鍾繇可屬以西事。則公無憂矣。”

於隨機應變，這是在謀略上您勝過了袁紹。袁紹統率軍隊紀律鬆懈，法令不立，士兵雖多，實際上難以指揮調用；您治軍法令嚴明，賞罰必定實行，士兵雖少，却都争着拼命作戰，這是在勇武上您勝過了袁紹。袁紹憑藉他世代的地位名望，裝出舉止文雅、聰明多謀的樣子，用來沽名釣譽，所以士人中缺乏才能而喜歡空名的人大多歸附了他；您用深厚的仁德之心對待别人，推誠相見而不求虛假的美名，自己的行爲謹慎儉樸，但對有功勞的人却毫不吝惜獎賞，所以天下忠誠正直辦事講究實效的人都願意被您使用，這是在德行上您勝過了袁紹。用這四方面的優勢輔助天子，匡扶正義討伐叛逆，誰敢不服從您呢？袁紹的强大又能怎麽樣呢？”太祖聽了很高興。荀彧説：“不先攻取吕布，黄河以北地區就不容易奪到手。”太祖説：“是的。我感到疑惑不决的，就是又害怕袁紹侵擾關中，挑動羌人、胡人叛亂，南面引誘蜀漢，這樣我祇能憑藉兗州、豫州對抗天下六分之五的地區，這該怎麽辦呢？”荀彧説：“關中的將帥數以十計，没有誰能够統一起來，祇有韓遂、馬超力量最强。他們看到崤山以東正在争戰，必定會各自擁有軍隊保全自己。現在如果用恩惠去安撫他們，派遣使者去聯合他們，雖然相互不能長久保持安寧，但等到您平定崤山以東地區時，完全可以使他們按兵不動。可以把西邊的事委托給鍾繇。那麽您就不用憂慮了。”

三年，太祖既破張繡，東禽吕布，定徐州，遂與袁紹相拒。孔融謂彧曰：“紹地廣兵强；田豐、許攸，智計之士也，爲之謀；審配、逢紀，盡忠之臣也，任其事；顔良、文醜，勇冠三軍，統其兵：殆難克乎！”彧曰：“紹兵雖多而法不整。田豐剛而犯上，許攸貪而不治。審配專而無謀，逢紀果而自用，此二人留知後事，若攸家犯其法，必不能縱也，不縱，攸必爲變。顔良、文醜，一夫之勇耳，可一戰而禽也。”五年，與紹連戰。太祖保官渡，紹圍之。太祖軍

建安三年，太祖已經打敗張繡，又去東面活捉了吕布，平定了徐州，於是就和袁紹相對抗。孔融對荀彧説：“袁紹的地盤廣、兵力强，田豐、許攸，是有智謀的人，爲他出謀劃策；審配、逢紀，是竭盡忠誠的臣子，爲他擔任政事；顔良、文醜，在三軍中勇力出衆，統率着他的軍隊：恐怕難以戰勝他吧！”荀彧説：“袁紹兵力雖多却軍紀不嚴整。田豐剛烈而愛冒犯袁紹，許攸貪婪而不能約束自己。審配專斷而没有智謀，逢紀果敢而剛愎自用，這兩個人要是留下來主持後方的事務，如果許攸的家人觸犯了法律，一定不會放過，不會放過，許攸就一定會叛變。顔良、文醜，祇不過是憑藉一個人的勇力罷了，一次交鋒

糧方盡，書與彧，議欲還許以引紹。彧曰："今軍食雖少，未若楚、漢在滎陽、成皋閒也。是時劉、項莫肯先退，先退者勢屈也。公以十分居一之衆，畫地而守之，扼其喉而不得進，已半年矣。情見勢竭，必將有變，此用奇之時，不可失也。"太祖乃住。遂以奇兵襲紹别屯，斬其將淳于瓊等，紹退走。審配以許攸家不法，收其妻子，攸怒叛紹；顔良、文醜臨陣授首；田豐以諫見誅：皆如彧所策。

就可以活捉他們。"建安五年，太祖和袁紹連續交戰。太祖守衛官渡，袁紹包圍了官渡。太祖的軍糧快要吃光，他寫信給荀彧，商議打算撤回許昌來使袁紹撤退。荀彧説："現在軍糧雖少，還不像楚、漢在滎陽、成皋之間相互對峙的情况。那時劉邦、項羽誰也不肯首先撤退，因爲首先撤退就會處於被動的局勢。您衹用袁紹軍隊十分之一的兵力，劃定地盤防守，掐住敵人的咽喉使他們無法前進，已有半年了。敵人的實情已經暴露，强勁的勢頭已經消磨耗盡，局勢一定會發生變化，這正是用奇計取勝的時機，不可失掉啊。"太祖就停止撤軍的行動。於是派遣突襲部隊襲擊袁紹大本營以外的營地，殺了他的將領淳于瓊等人，袁紹敗退逃跑。審配由於許攸的家人不守法規，拘捕了他的妻子兒女，許攸一怒之下背叛了袁紹；顔良、文醜在交戰中被殺；田豐因爲進諫被袁紹殺掉：一切都像荀彧所預料的那樣。

六年，太祖就穀東平之安民，糧少，不足與河北相支，欲因紹新破，以其閒擊討劉表。彧曰："今紹敗，其衆離心，宜乘其困，遂定之；而背兖、豫，遠師江、漢，若紹收其餘燼，承虚以出人後，則公事去矣。"太祖復次于河上。紹病死。太祖渡河，擊紹子譚、尚，而高幹、郭援侵略河東，關右震動，鍾繇帥馬騰等擊破之。語在《繇傳》。八年，太祖録彧前後功，表封彧爲萬歲亭侯。九年，太祖拔鄴，領冀州牧。或説太祖"宜復古置九州，則冀州所制者廣大，天下服矣。"太祖將從之，彧言曰："若是，則冀州當得河東、馮翊、扶風、西河、幽、并之地，所奪者衆。前日公破袁尚，禽審配，海内震駭，必人人自恐不得保其土地，守其兵衆也；今使分屬冀州，將皆動心。且人多説關右諸將以閉關之計；今聞此，以爲必以次見奪。一旦生變，雖有守善者，轉相脅爲非，則袁尚得寬其

建安六年，太祖爲解决糧食問題到東平的安民，糧食缺少，不能滿足同黄河以北的敵軍相對峙的需要，打算趁袁紹剛被打敗的機會，利用這個空隙時間討伐劉表。荀彧説："現在袁紹被打敗，他的部下已有叛離之心，應該趁他面臨困境的時候，就將他平定；但要是離開兖州、豫州，遠道出兵長江、漢水一帶，如果袁紹糾集他的殘兵餘部，乘虚從我們的後方打進來，那麽您的大事就完了。"太祖又駐扎在黄河岸邊。袁紹病死。太祖渡過黄河，攻打袁紹的兒子袁譚、袁尚，而高幹、郭援進犯河東，關右一帶震驚不安，鍾繇帶領馬騰等人攻擊并打敗了他們。這事記載在《鍾繇傳》中。建安八年，太祖記録荀彧前後的攻勞，上表封荀彧爲萬歲亭侯。建安九年，太祖攻下鄴城，兼任了冀州牧。有人勸説太祖"應該恢復古代設置的九州，那麽冀州管轄的地方就會擴大，天下就會服從您了"。太祖準備采納這個建議，荀彧進言説："如果這樣，那麽冀州應當得到河東、馮翊、扶風、西河、幽州、并州這些地方，奪取的地盤就很多了。前些時您打敗袁尚，活捉審配，天下的人都感到震驚恐懼，一定會人人擔心不能保住自己的土地，掌握自己的軍

死，而袁譚懷貳，劉表遂保江、漢之間，天下未易圖也。願公急引兵先定河北，然後修復舊京，南臨荆州，責貢之不入，則天下咸知公意。人人自安。天下大定，乃議古制，此社稷長久之利也。”太祖遂寢九州議。

隊；現在讓他們分出土地劃歸冀州，他們都將人心動摇。况且很多人用封閉關隘的計策來勸説關右的將領們；現在聽到這個消息，他們將認爲自己的地盤一定會被依次奪走。一旦發生變化，即使是保持善良願望的人，也會轉而被迫去幹不軌的事，那麽袁尚就能延緩他的滅亡，而袁譚就會萌生反叛的異心，劉表就能保住長江、漢水之間的地方，天下就不容易謀取了。希望您趕快帶領軍隊先平定黄河以北的地方，然後修復原來的京都洛陽，再南下進逼荆州，譴責劉表不向天子進奉貢品的罪狀，那麽天下的人都會明白您的意願。人人都感到安心。天下局勢得到穩定以後，再商議恢復古代設置九州的制度，這纔是國家長久的利益。”太祖於是就擱置了設置九州的建議。

是時荀攸常爲謀主。彧兄衍以監軍校尉守鄴，都督河北事。太祖之征袁尚也，高幹密遣兵謀襲鄴，衍逆覺，盡誅之，以功封列侯。太祖以女妻彧長子惲，後稱安陽公主。彧及攸并貴重，皆謙冲節儉，禄賜散之宗族知舊，家無餘財。十二年，復增彧邑千户，合二千户。

這時荀攸常常是太祖的主要謀士。荀彧的哥哥荀衍以監軍校尉的身份鎮守鄴城，統領黄河以北地區的事務。太祖征討袁尚時，高幹秘密派遣軍隊圖謀襲擊鄴城，荀衍預先覺察，把他們全都殺了，因爲有功被封爲列侯。太祖把女兒嫁給荀彧的大兒子荀惲做妻子，後來稱做安陽公主。荀彧和荀攸都位高權重，但都謙虛儉樸，得到的俸禄和賞賜都分送給同族的人和親朋好友，家裏没有多餘的財産。建安十二年，又增加荀彧的食邑一千户，合計二千户。

太祖將伐劉表，問彧策安出，彧曰：“今華夏已平，南土知困矣。可顯出宛、葉而間行輕進，以掩其不意。”太祖遂行。會表病死，太祖直趨宛、葉如彧計，表子琮以州逆降。

太祖將要討伐劉表，向荀彧詢問采用什麽計策，荀彧説：“現在中原地區已經平定，南面的劉表已知道面臨的困境。可以公開在宛、葉出兵，而暗地抄小路輕裝南進，乘敵人不備突襲他們。”太祖於是帶領軍隊進發。恰逢劉表病死，太祖按照荀彧的計策直奔宛、葉，劉表的兒子劉琮獻出荆州投降。

十七年，董昭等謂太祖宜進爵國公，九錫備物，以彰殊勛，密以咨彧。彧以爲太祖本興義兵以匡朝寧國，秉忠貞之誠，守退讓之實；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太祖由是心不能平。會征孫權，表請彧勞軍于譙，因輒留彧，以侍中光禄大夫持節，參丞相軍事。太祖軍至濡須，彧疾留壽

建安十七年，董昭等人認爲太祖應該晋升爵位爲國公，備置九錫的儀仗，來表彰他的特殊功勛，他們秘密地徵求荀彧的意見。荀彧認爲太祖本來興起義兵是爲了匡扶朝廷安定國家，抱着忠誠堅貞的心意，保持謙虛禮讓的品質；君子要用道德的準則去愛人，不應該這樣。太祖因此對荀彧不滿。恰逢征討孫權，太祖上表請求派荀彧去譙慰勞軍隊，乘機就留下荀彧，讓他以侍中光禄

春，以憂薨，時年五十。謚曰敬侯。明年，太祖遂爲魏公矣。

大夫持節的身份，參與丞相的軍事。太祖的軍隊到達濡須，荀彧生病留在壽春，因憂鬱而去世，當時年紀五十歲。謚號稱敬侯。第二年，太祖就被封爲魏公了。

子惲，嗣侯，官至虎賁中郎將。初，文帝與平原侯植并有擬論，文帝曲禮事彧。及彧卒，惲又與植善，而與夏侯尚不穆，文帝深恨惲。惲早卒，子甝、㝢，以外甥故猶寵待。惲弟俁，御史中丞，俁弟詵，大將軍從事中郎，皆知名，早卒。詵弟顗，咸熙中爲司空。惲子甝，嗣爲散騎常侍，進爵廣陽鄉侯，年三十薨。子頵嗣。㝢官至中領軍，薨，謚曰貞侯，追贈驃騎將軍。子愷嗣。㝢妻，司馬景王、文王之妹也，二王皆與親善。咸熙中，開建五等，㝢以著勳前朝，改封愷南頓子。

荀彧的兒子荀惲，繼承了荀彧的爵位，官做到虎賁中郎將。當初，文帝和平原侯曹植都有擬定爲世子的議論，文帝謙恭地以禮對待荀彧。等到荀彧去世，荀惲又和曹植關係親密，而同夏侯尚不和，文帝深深忌恨荀惲。荀惲很早就死了，兒子荀甝、荀㝢，因爲是文帝外甥的緣故仍受到恩寵和優待。荀惲的弟弟荀俁，任御史中丞，荀俁的弟弟荀詵，任大將軍從事中郎，都很有名氣，很早就死了。荀詵的弟弟荀顗，咸熙年間任司空。荀惲的兒子荀甝，繼承爵位任散騎常侍，晋升爵位爲廣陽鄉侯，三十歲時去世。他的兒子荀頵繼承了爵位。荀㝢官做到中領軍，去世，謚號稱貞侯，追贈爲驃騎將軍。他的兒子荀愷繼承了爵位。荀㝢的妻子，是司馬景王、司馬文王的妹妹，司馬景王、司馬文王都和荀㝢親密友善。咸熙年間，開始建立五等封爵，荀㝢因在前朝建有卓著的功勛，改封他的兒子荀愷爲南頓子。

荀攸

荀攸字公達，彧從子也。祖父曇，廣陵太守。攸少孤。及曇卒，故吏張權求守曇墓。攸年十三，疑之，謂叔父衢曰："此吏有非常之色，殆將有奸！"衢寤，乃推問，果殺人亡命。由是異之。何進秉政，徵海内名士攸等二十餘人。攸到，拜黄門侍郎。董卓之亂，關東兵起，卓徙都長安。攸與議郎鄭泰、何顒、侍中种輯、越騎校尉伍瓊等謀曰："董卓無道，甚於桀紂，天下皆怨之，雖資强兵，實一匹夫耳。今直刺殺之以謝百姓，然後據殽、函，輔王命，以號令天下，此桓文之舉也。"事垂就而覺，收顒、攸繫獄，顒憂懼自殺，攸言語飲食自若，會卓死得免。棄官

荀攸字公達，是荀彧的從子。他的祖父荀曇，任過廣陵太守。荀攸小時候就成了孤兒。等到荀曇去世，原先的屬吏張權要求看守荀曇的墳墓。荀攸當時衹有十三歲，對張權感到懷疑，對叔父荀衢説："這個小吏神色不正常，恐怕會有奸詐！"荀衢醒悟過來，就推究追問張權，果然他是殺了人逃出來的。因此大家都認爲荀攸不同尋常。何進執掌國政，徵召國内的著名人士荀攸等二十多人。荀攸到朝廷後，被授任黄門侍郎。董卓作亂時，關東討伐他的義兵興起，董卓將京都遷移到長安。荀攸和議郎鄭泰、何顒、侍中种輯、越騎校尉伍瓊等人謀劃説："董卓暴虐無道，超過了桀紂，天下的人都怨恨他，雖然他擁有强大的軍隊，實際上他不過是一個匹夫罷了。如果現在我們直接刺殺董卓來告慰百姓，然後據守殽山、函谷關，輔佐王命，號令天下，這可是齊

歸，復辟公府，舉高第，遷任城相，不行。攸以蜀漢險固，人民殷盛，乃求爲蜀郡太守，道絶不得至，駐荆州。

桓公、晋文公那樣的壯舉啊！”事情快要成功時被發覺，董卓把何顒、荀攸抓起來關進監獄裏，何顒憂慮害怕自殺了，荀攸言談吃喝都和往常一樣，正逢董卓死去，他纔幸免一死。他辭去官職回家，又被徵召到公府，官吏考核中被列爲優等，升遷爲任城相，没有去就職。荀攸認爲蜀漢這個地方形勢險要堅固，百姓非常富裕，於是請求擔任蜀郡太守，因道路阻隔不能到達，停留在荆州。

太祖迎天子都許，遺攸書曰："方今天下大亂，智士勞心之時也，而顧觀變蜀漢，不已久乎！”於是徵攸爲汝南太守，入爲尚書。太祖素聞攸名，與語大悦，謂荀彧、鍾繇曰："公達，非常人也，吾得與之計事，天下當何憂哉！”以爲軍師。建安三年，從征張繡。攸言於太祖曰："繡與劉表相恃爲强，然繡以游軍仰食於表，表不能供也，勢必離。不如緩軍以待之，可誘而致也；若急之，其勢必相救。”太祖不從，遂進軍之穰，與戰。繡急，表果救之。軍不利。太祖謂攸曰："不用君言至是。”乃設奇兵復戰，大破之。

太祖奉迎天子遷都許昌後，給荀攸寫信説："現在天下大亂，正是有智謀的人操心的時候，而你却在觀望蜀漢的變化，不是太久了嗎？”於是徵召荀攸任汝南太守，又入朝任尚書。太祖一向聽説過荀攸的名氣，和荀攸交談後非常高興，對荀彧、鍾繇説："公達，不是個平常的人，我能和他商議大事，天下又有什麽可憂慮的呢！”任命荀攸爲軍師。建安三年，荀攸跟隨太祖征討張繡。荀攸向太祖進言説："張繡和劉表相互依賴而稱强，然而張繡帶領流動部隊仰仗劉表提供食物，劉表不能供給，他們勢必分離。不如暫時延緩進軍來等待變化，可以引誘張繡使他前來歸順；如果對他逼得太急，這種形勢下他們必定相互救援。”太祖没有聽從荀攸的意見，於是進軍到穰，和張繡交戰。張繡情况危急，劉表果然出兵救援他。曹軍失利。太祖對荀攸説："我不用您的計策纔弄到了這一步。”於是設置奇兵和張繡再戰，把他打得大敗。

是歲，太祖自宛征吕布，至下邳，布敗退固守，攻之不拔，連戰，士卒疲，太祖欲還。攸與郭嘉説曰："吕布勇而無謀，今三戰皆北，其鋭氣衰矣。三軍以將爲主，主衰則軍無奮意。夫陳宫有智而遲，今及布氣之未復，宫謀之未定，進急攻之，布可拔也。”乃引沂、泗灌城，城潰，生禽布。

這年，太祖從宛出發征討吕布，到達下邳，吕布敗退堅守，曹軍攻打不下，連續交戰，士兵都很疲憊，太祖打算撤軍。荀攸和郭嘉勸太祖説："吕布勇猛却没有計謀，現在三次交戰他都被打敗了，他的鋭氣衰竭了。三軍以將帥爲主，主將的鋭氣衰竭了，軍隊就没有鬥志了。陳宫雖有智謀却决斷遲緩，現在趁吕布的鋭氣還没有恢復，陳宫的計謀還没有决定，就進軍猛攻他們，吕布就可以被攻破了。”於是引來沂水、泗水的河水灌入下邳城，城墻被大水冲毁，曹軍活捉了吕布。

後從救劉延於白馬，攸畫策斬顔

後來荀攸跟隨太祖在白馬援救劉延，荀攸謀

良。語在《武紀》。太祖拔白馬還，遣輜重循河而西。袁紹渡河追，卒與太祖遇。諸將皆恐，説太祖還保營，攸曰："此所以禽敵，奈何去之！"太祖目攸而笑。遂以輜重餌賊，賊競奔之，陳亂。乃縱步騎擊，大破之，斬其騎將文醜，太祖遂與紹相拒於官渡。軍食方盡，攸言於太祖曰："紹運車旦暮至，其將韓莫鋭而輕敵，擊可破也。"太祖曰："誰可使？"攸曰："徐晃可。"乃遣晃及史渙邀擊破走之，燒其輜重。會許攸來降，言紹遣淳于瓊等將萬餘兵迎運糧，將驕卒惰，可要擊也。衆皆疑，唯攸與賈詡勸太祖。太祖乃留攸及曹洪守。太祖自將攻破之，盡斬瓊等。紹將張郃、高覽燒攻櫓降，紹遂棄軍走。郃之來，洪疑不敢受，攸謂洪曰："郃計不用，怒而來，君何疑？"乃受之。

劃計策殺了顔良。這事記載在《武帝紀》中。太祖攻下白馬返回，派遣運送物資的車隊沿着黄河邊向西撤退。袁紹渡過黄河追趕，終於和太祖相遇。將領們都很恐慌，勸説太祖後撤守衛軍營，荀攸説："這些物資車輛正是用來捉拿敵人的，怎麽能丢棄不管呢？"太祖看着荀攸笑了笑。於是用物資車輛引誘敵人，敵人争先恐後地奔搶物資車輛，陣列大亂。太祖就出動步兵騎兵迎擊，把敵人打得大敗，斬殺了敵人的騎兵將領文醜，太祖於是和袁紹在官渡相互對峙。軍糧快要吃光了，荀攸向太祖進言説："袁紹運糧的車早晚就要到達，押車的將領韓奐勇悍但却輕敵，攻擊就可以打敗他。"太祖説："可以派誰去呢？"荀攸説："徐晃可以。"於是派遣徐晃和史渙半路截擊敵人把他們打得敗退逃跑，燒掉了他們的物資車輛。恰逢許攸前來投降，説袁紹派遣淳于瓊等人帶領一萬多士兵運送糧食，他們將領驕傲士兵怠惰，可以在半路上截擊他們。大家都感到懷疑，祇有荀攸和賈詡勸説太祖。太祖就留下荀攸和曹洪守衛軍營。他親自帶領軍隊打敗運糧的敵人，把淳于瓊等人全都殺了。袁紹的將領張郃、高覽燒毁了攻城的戰車前來投降，袁紹就丢下軍隊逃走了。張郃前來投降，曹洪懷疑不敢接納，荀攸對曹洪説："張郃的計策没被袁紹采納，感到惱怒纔來投降，您懷疑什麽呢？"曹洪纔接納了他們。

七年，從討袁譚、尚於黎陽。明年，太祖方征劉表，譚、尚争冀州。譚遣辛毗乞降請救，太祖將許之，以問群下。群下多以爲表强，宜先平之，譚、尚不足憂也。攸曰："天下方有事，而劉表坐保江、漢之間，其無四方志可知矣。袁氏據四州之地，帶甲十萬，紹以寬厚得衆，借使二子和睦以守其成業，則天下之難未息也。今兄弟遘惡，此勢不兩全。若有所并則力專，力專則難圖也。及其亂而取之，天下定矣，此時不可失也。"太祖曰："善。"乃許譚和親，遂還擊

建安七年，荀攸跟隨太祖在黎陽討伐袁譚、袁尚。第二年，太祖正在征伐劉表時，袁譚、袁尚争奪冀州，袁譚派遣辛毗向太祖乞求投降并請求救援，太祖打算答應他，將這事詢問自己的部下。部下們大多認爲劉表强大，應該先平定他，袁譚、袁尚不值得憂慮。荀攸説："天下正是紛亂多變的時候，可是劉表安坐着守護長江、漢水之間的地盤，他没有攻奪天下的志向就可以明知了。袁氏占據青州、冀州、幽州、并州四州的地方，擁有軍隊十萬，袁紹以待人寬厚贏得人心，假如他的兩個兒子和睦相處，保住袁紹創下的基業，那麽天下的災難就不能停息了。如今他們兄弟結下怨仇，這種形勢下他們雙方不能并存。如

破尚。其後譚叛，從斬譚於南皮。冀州平，太祖表封攸曰："軍師荀攸，自初佐臣，無征不從，前後克敵，皆攸之謀也。"於是封陵樹亭侯。十二年，下令大論功行封，太祖曰："忠正密謀，撫寧内外，文若是也。公達其次也。"增邑四百，并前七百户，轉爲中軍師。魏國初建，爲尚書令。

果他們一方兼并了另一方，他們的力量就會統一起來，力量統一就很難對付了。趁他們内亂時攻取他們，天下就可以平定了，這個時機不可喪失。"太祖説："好。"於是答應同袁譚和好結親，回軍擊敗袁尚。後來袁譚反叛，荀攸跟隨太祖在南皮殺了袁譚。冀州平定後，太祖上表請封荀攸説："軍師荀攸，自從開始輔佐臣下以來，没有哪次征戰不跟隨，先後打敗敵人，都是荀攸的計謀。"於是封荀攸爲陵樹亭侯。建安十二年，朝廷下令大張聲勢地評議功勞，給予封賞，太祖説："忠誠正直，周密謀劃，安撫内外的是文若，其次是公達。"給荀攸增加食邑四百户，加上以前的共七百户，轉任中軍師。魏國剛建立時，荀攸任尚書令。

攸深密有智防，自從太祖征伐，常謀謨帷幄，時人及子弟莫知其所言。太祖每稱曰："公達外愚内智，外怯内勇，外弱内强，不伐善，無施勞，智可及，愚不可及，雖顔子、甯武不能過也。"文帝在東宫，太祖謂曰："荀公達，人之師表也，汝當盡禮敬之。"攸曾病，世子問病，獨拜床下，其見尊異如此。攸與鍾繇善，繇言："我每有所行，反覆思惟，自謂無以易；以咨公達，輒復過人意。"公達前後凡畫奇策十二，唯繇知之。繇撰集未就，會薨，故世不得盡聞也。攸從征孫權，道薨。太祖言則流涕。

荀攸心計深邃周密，富有智謀而能防護自身，自從跟隨太祖征伐，他經常在營帳中出謀劃策，當時的人和他的子弟没有誰能知道他説了些什麽。太祖經常稱贊他説："公達外表愚鈍而内心聰慧，外表怯懦而内心勇敢，外表孱弱而内心剛强，不誇耀自己的長處，不恃仗自己的功勞，他的聰慧别人可以達到，但他外表的愚鈍别人却無法達到，即使是顔回、甯武這樣的古代賢人也不能超過他。"文帝在東宫爲世子時，太祖對他説："荀公達，是人們的師表，你應該盡到禮節敬重他。"荀攸曾經生了病，世子前去探望病情，獨自拜倒在床前，他受到敬重就到了這樣的程度。荀攸和鍾繇關係友好，鍾繇説："我每次要做什麽事，經過反覆思考，自認爲没有什麽可改變的了；拿去詢問公達，他的見解總是又出乎我的意料。"公達先後共謀劃過十二條奇妙的計策，祇有鍾繇知道。鍾繇撰寫彙集這些妙計還没完成，就死去了，所以當世的人不能全都知道其中的内容。荀攸跟隨太祖征伐孫權，在途中去世，太祖一説起荀攸就流下眼淚。

長子緝，有攸風，早没。次子適嗣，無子，絶。黄初中，紹封攸孫彪爲陵樹亭侯，邑三百户，後轉封丘陽亭侯。正始中，追謚攸曰敬侯。

荀攸的大兒子荀緝，有荀攸的風度，很早就死去了。二兒子荀適繼承了荀攸的爵位，他没有兒子，爵位的繼承就斷絶了。黄初年間，朝廷讓荀攸的孫子荀彪繼承爵位封爲陵樹亭侯，食邑三百户，後來轉封爲丘陽亭侯。正始年間，追贈荀

攸的謚號稱敬侯。

賈詡

賈詡字文和，武威姑臧人也。少時人莫知，唯漢陽閻忠異之，謂詡有良、平之奇。察孝廉爲郎，疾病去官，西還至汧，道遇叛氐，同行數十人皆爲所執。詡曰："我段公外孫也，汝別埋我，我家必厚贖之。"時太尉段熲，昔久爲邊將，威震西土，故詡假以懼氐。氐果不敢害，與盟而送之，其餘悉死。詡實非段甥，權以濟事，咸此類也。

賈詡字文和，武威姑臧人。年輕時人們没有誰知道他，祇有漢陽人閻忠認爲他不同尋常，説賈詡有張良、陳平那樣的奇特才能。他被推薦爲孝廉，做了郎官，因生病辭去了官職，從西返鄉走到汧，在路上遇到叛變的氐人，和他同行的數十個人都被抓起來。賈詡説："我是段公的外孫，你們别把我活埋，我家一定會出重金來贖我。"當時的太尉段熲，過去長期擔任守衛邊防的將領，威名震動西部邊疆，所以賈詡假藉他來恐嚇氐人，氐人果然不敢殺害他，和他結盟并送他回去，同行的其他人全都死了。賈詡實際上不是段熲的甥孫，他的靈活應變把事情辦成功，都像是這種情形。

董卓之入洛陽，詡以太尉掾爲平津都尉，遷討虜校尉。卓婿中郎將牛輔屯陝，詡在輔軍。卓敗，輔又死，衆恐懼，校尉李傕、郭汜、張濟等欲解散，閒行歸鄉里。詡曰："聞長安中議欲盡誅涼州人，而諸君棄衆單行，即一亭長能束君矣。不如率衆而西，所在收兵，以攻長安，爲董公報仇，幸而事濟，奉國家以征天下，若不濟，走未後也。"衆以爲然。傕乃西攻長安。語在《卓傳》。後詡爲左馮翊，傕等欲以功侯之，詡曰："此救命之計，何功之有！"固辭不受。又以爲尚書僕射，詡曰："尚書僕射，官之師長，天下所望，詡名不素重，非所以服人也。縱詡昧于榮利，奈國朝何！"乃更拜詡尚書，典選舉，多所匡濟，傕等親而憚之。會母喪去官，拜光禄大夫。傕、汜等鬥長安中，傕復請詡爲宣義將軍。傕等和，出天子，祐護大臣，詡有力焉。天子既出，詡上還印綬。是時將軍段煨屯華陰，與詡同郡，遂去傕托煨。詡素知名，爲煨軍所望。煨内恐其見奪，

董卓進入洛陽時，賈詡以太尉屬官的身份擔任平津都尉，又升任討虜校尉。董卓的女婿中郎將牛輔駐扎在陝，賈詡正在牛輔軍中。董卓失敗，牛輔又死了，他的部屬都感到害怕，校尉李傕、郭汜、張濟等人打算解散隊伍，抄小路逃回家鄉。賈詡説："聽説長安城中的人議論説想要殺盡涼州人，而各位丢下部屬單獨出走，就是一個亭長也能把你們捆綁起來。不如帶領部屬往西去，在經過的地方招募士兵，來攻打長安，爲董公報仇，如果有幸把事情辦成，就可以尊奉朝廷來征服天下，如果不能成功，再逃跑也不晚。"大家都認爲他説得對。李傕於是向西攻打長安。這事記載在《董卓傳》中。後來賈詡擔任左馮翊，李傕等人因賈詡有功想請封他爲侯，賈詡説："這祇是救自己性命的計策，哪有什麽功勞！"堅決推辭不肯接受。又讓他擔任尚書僕射，賈詡説："尚書僕射，是官員的師長，天下的人都仰望着他，我賈詡的名聲向來不大，不能使人信服。即使我賈詡貪圖榮名利禄，對朝廷又能怎麽樣呢？"於是又授任賈詡爲尚書，主管人才的選拔舉薦，做了許多匡扶朝廷、治理國家的事情，李傕等人既親近他而又害怕他。恰逢母親去世，賈詡辭去官職，後又授任爲光禄大夫。李傕、郭汜等人在長安城中交鋒爭鬥時，李傕又請

而外奉詡禮甚備，詡愈不自安。

賈詡擔任宣義將軍。李傕等人講和，放出天子，保護大臣，賈詡爲這事都出了力。天子被放出後，賈詡交還了官印和綬帶。這時將軍段煨駐守在華陰，段煨和賈詡是同郡人，於是賈詡離開李傕投奔了段煨。賈詡向來有名氣，被段煨的部屬所仰望。段煨心裏害怕兵權被賈詡奪走，表面上却對他以禮相待十分周到，賈詡心裏越發不安。

張繡在南陽，詡陰結繡，繡遣人迎詡。詡將行，或謂詡曰："煨待君厚矣，君安去之？"詡曰："煨性多疑，有忌詡意，禮雖厚，不可恃，久將爲所圖。我去必喜，又望吾結大援於外，必厚吾妻子。繡無謀主，亦願得詡，則家與身必俱全矣。"詡遂往，繡執子孫禮，煨果善視其家。詡説繡與劉表連和。太祖比征之，一朝引軍退，繡自追之。詡謂繡曰："不可追也，追必敗。"繡不從，進兵交戰，大敗而還。詡謂繡曰："促更追之，更戰必勝。"繡謝曰："不用公言，以至於此。今已敗，奈何復追？"詡曰："兵勢有變，亟往必利。"繡信之，遂收散卒赴追，大戰，果以勝還。問詡曰："繡以精兵追退軍，而公曰必敗；退以敗卒擊勝兵，而公曰必剋。悉如公言，何其反而皆驗也？"詡曰："此易知耳。將軍雖善用兵，非曹公敵也。軍雖新退，曹公必自斷後；追兵雖精，將既不敵，彼士亦鋭，故知必敗。曹公攻將軍無失策，力未盡而退，必國内有故；已破將軍，必輕軍速進，縱留諸將斷後，諸將雖勇，亦非將軍敵，故雖用敗兵而戰必勝也。"繡乃服。是後，太祖拒袁紹於官渡，紹遣人招繡，并與詡書結援。繡欲許之，詡顯於繡坐上謂紹使曰："歸謝袁本初，兄弟不能相容，而能容天下國士乎？"繡驚懼曰："何至於此！"竊謂詡曰："若此，當何歸？"詡曰：

張繡在南陽時，賈詡暗地裏和張繡結交，張繡派人迎接賈詡。賈詡將要動身，有人對賈詡説："段煨待您很優厚了，您爲什麽離開他呢？"賈詡説："段煨生性多疑，有猜忌我的意思，禮遇雖然優厚，但不可依靠，長久留下來將會被他暗算。我離開他一定感到高興，又希望我在外面結交强大的力量作爲外援，他一定會厚待我的妻子兒女。張繡没有替他出謀劃策的人，也願意得到我，那麽我的家室和我本人一定都能保全了。"於是賈詡前往張繡那裏，張繡用兒孫輩對長輩的禮節對待賈詡，段煨果然很好地照顧他的家室。賈詡勸説張繡和劉表聯合。太祖接連征討張繡，一天早晨帶領軍隊後撤，張繡要親自帶兵追擊他。賈詡對張繡説："不能追擊，追擊一定會失敗。"張繡不肯聽從，進兵和曹軍交戰，結果被打得大敗逃回。賈詡對張繡説："趕快再去追擊，再打一仗必定獲勝。"張繡道歉説："没有采用您的意見，纔落到這種地步。現在已經戰敗，怎麽又去追擊呢？"賈詡説："用兵的形勢有了變化，趕緊去追一定有利。"張繡相信了他的話，於是聚集逃散的士兵前去追擊，和曹軍大戰，果然獲勝返回。張繡問賈詡説："我用精鋭的士兵追擊撤退的軍隊，而您却説一定失敗；撤回後用打了敗仗的士兵去攻擊獲勝的軍隊，而您説一定獲勝。事情全都像您所預言的那樣，爲什麽這違背常理的事都被應驗了呢？"賈詡説："這是很容易理解的。將軍雖然善於用兵，但不是曹公的對手。曹軍雖然剛剛撤退，曹公一定親自留在後面掩護撤退；我們追擊的軍隊雖然精鋭，但將領既不是他的對手，而他的士兵也是精鋭的，所以知道我軍一定會戰敗。曹公攻打將軍您時没有失策的地方，作戰的力量没有耗盡就撤退了，一定是

“不如從曹公。”繡曰：“袁强曹弱，又與曹爲仇，從之如何?”詡曰：“此乃所以宜從也。夫曹公奉天子以令天下，其宜從一也。紹强盛，我以少衆從之，必不以我爲重。曹公衆弱，其得我必喜，其宜從二也。夫有霸王之志者，固將釋私怨，以明德於四海，其宜從三也。願將軍無疑!”繡從之，率衆歸太祖。太祖見之，喜，執詡手曰：“使我信重於天下者，子也。”表詡爲執金吾，封都亭侯，遷冀州牧。冀州未平，留參司空軍事。

國内有了變故；已經打敗了將軍，他一定會讓軍隊輕裝快速前進，即使留下將領們在後面掩護撤退，將領們雖然勇敢，也不是將軍您的對手，所以雖然用打了敗仗的士兵去追擊也一定會獲勝。”張繡這纔信服。在這以後，太祖在官渡抵禦袁紹，袁紹派人招引張繡，并給賈詡寫信希望雙方互爲外援。張繡想要答應袁紹，賈詡在張繡的座席上公開對袁紹的使者説：“回去告訴袁本初，他和袁術兄弟之間都不能相容，還能容納天下的優秀人物嗎?”張繡驚恐地説：“怎麽説出這樣的話!”又私下對賈詡説：“如果這樣，我應該歸附誰呢?”賈詡説：“不如歸附曹公。”張繡説：“袁紹强大，曹公弱小，我又和曹公結下怨仇，我歸附他會怎麽樣呢?”賈詡説：“這正是應當歸附他的原因。曹公尊奉天子來號令天下，這是應當歸附他的第一個原因。袁紹强盛，我們以很少的兵馬歸附他，一定不會重視我們。曹公軍隊弱小，他得到我們一定很高興，這是應當歸附他的第二個原因。有稱雄天下的志向的人，本來就應當放棄個人的怨仇，向天下的人顯示自己高尚的品德，這是應當歸附他的第三個原因。希望將軍不要遲疑!”張繡聽從了他的意見，帶領人馬歸順了太祖。太祖見到賈詡，十分高興，握着賈詡的手説：“使我得到天下人的信任和敬重的人，就是您呀。”上表請求任命賈詡爲執金吾，封爲都亭侯，又升任冀州牧。當時冀州還未平定，留下來參與司空軍事謀劃。

袁紹圍太祖於官渡，太祖糧方盡，問詡計焉出，詡曰：“公明勝紹，勇勝紹，用人勝紹，决機勝紹，有此四勝而半年不定者，但顧萬全故也。必决其機，須臾可定也。”太祖曰：“善。”乃并兵出，圍擊紹三十餘里營，破之。紹軍大潰，河北平。太祖領冀州牧，徙詡爲太中大夫。建安十三年，太祖破荆州，欲順江東下。詡諫曰：“明公昔破袁氏，今收漢南，威名遠著，軍勢既大；若乘舊楚之饒，以饗吏士，撫安百姓，使安土樂

袁紹在官渡包圍了太祖，太祖的軍糧快要吃完了，問賈詡能拿出什麽計策，賈詡説：“您的聰明勝過袁紹，勇氣勝過袁紹，任用人才勝過袁紹，遇事果斷勝過袁紹，有這四條勝過袁紹的優勢却半年還不能平定，衹是爲了做到萬無一失的緣故。必須果斷地抓住時機，很快就可以平定。”太祖説：“好。”於是集中兵力出擊，圍攻袁紹長達三十多里的軍營，打敗了他。袁紹的軍隊全面崩潰，黄河以北地區得到平定。太祖兼任冀州牧，轉任賈詡爲太中大夫。建安十三年，太祖攻下荆州，打算順着長江向東進軍。賈詡勸諫説：“明公以前打敗了袁氏，現在收取了漢水以南的

業，則可不勞衆而江東稽服矣。”太祖不從，軍遂無利。太祖後與韓遂、馬超戰於渭南，超等索割地以和，并求任子。詡以爲可僞許之。又問詡計策，詡曰：“離之而已。”太祖曰：“解。”一承用詡謀。語在《武紀》。卒破遂、超，詡本謀也。

地方，威名遠揚，軍隊的勢力已經擴大；如果憑藉昔日楚國土地的富饒，來供給官兵，安撫百姓，使他們安居樂業，那麽不須勞師動衆就可以使江東歸服了。”太祖不肯聽從他的意見，軍隊就没有獲得成功。太祖後來在渭南和韓遂、馬超交戰，馬超等人要求割讓土地講和，并請求送去子弟做人質。賈詡認爲可以假裝答應他們。太祖又問賈詡有什麽計策，賈詡説：“離間他們之間的關係罷了。”太祖説：“明白了。”一一接受采用了賈詡的計謀，這事記載在《武帝紀》中。最後打敗了韓遂、馬超，這都是賈詡原本的謀劃。

是時，文帝爲五官將，而臨菑侯植才名方盛，各有黨與，有奪宗之議。文帝使人問詡自固之術，詡曰：“願將軍恢崇德度，躬素士之業，朝夕孜孜，不違子道。如此而已。”文帝從之，深自砥礪。太祖又嘗屏除左右問詡，詡嘿然不對。太祖曰：“與卿言而不答，何也？”詡曰：“屬適有所思，故不即對耳。”太祖曰：“何思？”詡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也。”太祖大笑，於是太子遂定。詡自以非太祖舊臣，而策謀深長，懼見猜嫌，闔門自守，退無私交，男女嫁娶，不結高門，天下之論智計者歸之。

這時，文帝任五官中郎將，而臨菑侯曹植正是才華名氣很大的時候，兩人各有自己的黨羽，當時有争奪王位繼承權的議論。文帝派人向賈詡詢問鞏固自己地位的辦法，賈詡説：“希望將軍崇尚美德放寬胸懷，像寒微的士人那樣躬行學業，日夜孜孜不倦，不要違背做兒子的操行。就照這樣做罷了。”文帝聽從了他的意見，刻苦磨煉自己。太祖又曾經斥退身邊的人詢問賈詡，賈詡默然不答。太祖説：“我和卿説話，却不回答，爲什麽呢？”賈詡説：“我剛纔正思考一個問題，所以没有馬上回答。”太祖説：“思考什麽問題？”賈詡説：“思考着袁本初、劉景升父子的事。”太祖大笑，於是立太子的事就决定下來。賈詡自認爲不是太祖的老臣，而謀劃深遠，害怕受到猜疑，於是閉門自守，退朝回到家後不和别人交往，兒女的嫁娶，不和地位高的人家結親，天下人議論起有智謀計策的人，都推許他。

文帝即位，以詡爲太尉，進爵魏壽鄉侯，增邑三百，并前八百户。又分邑二百，封小子訪爲列侯。以長子穆爲駙馬都尉。帝問詡曰：“吾欲伐不從命以一天下，吴、蜀何先？”對曰：“攻取者先兵權，建本者尚德化。陛下應期受禪，撫臨率土，若綏之以文德而俟其變，則平之不難矣。吴、蜀雖蕞爾小國，依阻山水，劉備有雄才，諸葛亮善治國，孫權識虚實，陸議見兵勢，據險守要，泛舟江湖，皆

文帝即位後，任命賈詡爲太尉，晋升爵位爲魏壽鄉侯，增加食邑三百户，加上以前的共八百户。又分出二百户，封他的小兒子賈訪爲列侯。任命他的大兒子賈穆爲駙馬都尉。文帝問賈詡説：“我想討伐不遵從命令的人來統一天下，對吴國、蜀國先討伐哪一個呢？”賈詡回答説：“進攻奪取土地的人把用兵的權謀作爲首要的大事，建立大業根基的人崇尚德行教化。陛下順應天命接受禪讓，統治了整個國家，如果用禮樂教化安撫敵國來等待他們内部的變化，那麽平定他們就不困難了。吴國、蜀國雖然是區區小國，但依仗

難卒謀也。用兵之道，先勝後戰，量敵論將，故舉無遺策。臣竊料群臣，無備、權對，雖以天威臨之，未見萬全之勢也。昔舜舞干戚而有苗服，臣以爲當今宜先文後武。”文帝不納。後興江陵之役，士卒多死。詡年七十七，薨，謚曰肅侯。子穆嗣，歷位郡守。穆薨，子模嗣。

山川險要的阻隔，劉備有英雄的才略，諸葛亮善於治理國家，孫權懂得用兵的虛實，陸遜能預見作戰的趨勢，蜀國憑藉險要的地勢據守，吴國的戰船在江湖上游弋，他們都是很難一下子就謀取的。用兵的方法，是使自己的力量超過敵方然後再去作戰，估量敵方的實力，評定將領的優劣，所以出兵打仗就不會有失策的地方。我私下估計我們的大臣當中，没有可做劉備、孫權的對手的，即使陛下以天子的威勢親自出征，也不見得是萬無一失的。以前舜舞動着盾和斧就使有苗歸服，臣認爲當今應該先實行文治，然後再使用武力。”文帝没有采納他的意見。後來發動江陵之戰，士兵有很多戰死。賈詡七十七歲時，去世，謚號稱肅侯。兒子賈穆繼承爵位，歷任郡守。賈穆去世，他的兒子賈模繼承爵位。

評曰：荀彧清秀通雅，有王佐之風，然機鑒先識，未能充其志也。荀攸、賈詡，庶乎算無遺策，經達權變，其良、平之亞歟！

評曰：荀彧清俊不俗，通達雅正，有大臣輔佐帝王的風度，然而他雖有洞察事理、預先做出判斷的能力，却没有達到自己的志向。荀攸、賈詡，謀劃幾乎没有失策的地方，他們的籌劃達到了隨機應變的程度，大概僅次於張良、陳平吧！

三國志卷十一

魏志十一

袁渙　張範（弟）承　涼茂　國淵　田疇
王脩　邴原　管寧 胡昭 王烈 張斜 焦先

袁渙

袁渙字曜卿，陳郡扶樂人也。父滂，爲漢司徒。當時諸公子多越法度，而渙清静，舉動必以禮。郡命爲功曹，郡中奸吏皆自引去。後辟公府，舉高第，遷侍御史。除譙令，不就。劉備之爲豫州，舉渙茂才。後避地江、淮間，爲袁術所命。術每有所咨訪，渙常正議，術不能抗，然敬之不敢不禮也。頃之，吕布擊術於阜陵，渙往從之，遂復爲布所拘留。布初與劉備和親，後離隙。布欲使渙作書詈辱備，渙不可，再三强之，不許。布大怒，以兵脅渙曰："爲之則生，不爲則死。"渙顔色不變，笑而應之曰："渙聞唯德可以辱人，不聞以駡。使彼固君子邪，且不耻將軍之言，彼誠小人邪，將復將軍之意，則辱在此不在於彼。且渙他日之事劉將軍，猶今日之事將軍也，如一旦去此，復駡將軍，可乎？"布慚而止。

袁渙字曜卿，陳郡扶樂人。父親袁滂，曾任漢朝的司徒。當時權貴家的子弟們大多違犯法度，而袁渙安寧恬静，一舉一動必定依照禮法。郡守任命他爲功曹，郡中那些奸滑不軌的官吏都自動棄職離去。後來他被徵召到公府，在官員考核中被推選爲優等，升任侍御史。他被任命爲譙令，没有去就職。劉備任豫州牧時，推舉袁渙爲茂才。後來爲避禍難遷到長江、淮河之間，被袁術任用。每當袁術有事向他徵詢意見，袁渙總是發表嚴正的議論，袁術不能反駁，可是仍然敬重他，不敢對他非禮。不久，吕布在阜陵攻打袁術，袁渙跟隨袁術前往，於是又被吕布扣留。吕布起初和劉備和睦相親，後來又結下怨仇。吕布想要袁渙寫信辱駡劉備，袁渙不答應，吕布再三强迫他，袁渙還是不答應。吕布大怒，用兵器威脅袁渙説："照我説的去做就可活命，不照我説的去做就要你死。"袁渙面不改色，笑着回答説："袁渙我聽説衹有用仁德可以羞辱人，没有聽説用詈駡來羞辱人。假使劉備他本來是個君子，那麽他將不會對將軍你駡他的話感到耻辱，如果他確實是個小人，他將會用你駡他的意思來回駡將軍，那麽受辱的在你而不在他。况且我袁渙往日曾事奉過劉將軍，就如同我現在事奉將軍你一樣，如果我有朝一日離開這裏，又反過來辱駡將軍，可以嗎？"吕布感到慚愧就不再强迫袁渙了。

布誅，渙得歸太祖。渙言曰：

吕布被殺後，袁渙得以歸附太祖。袁渙向太

“夫兵者，凶器也，不得已而用之。鼓之以道德，征之以仁義，兼撫其民而除其害。夫然，故可與之死而可與之生。自大亂以來十數年矣，民之欲安，甚於倒懸，然而暴亂未息者，何也？意者政失其道歟！渙聞明君善于救世，故世亂則齊之以義，時僞則鎮之以樸；世異事變，治國不同，不可不察也。夫制度損益，此古今之不必同者也。若夫兼愛天下而反之於正，雖以武平亂而濟之以德，誠百王不易之道也。公明哲超世，古之所以得其民者，公既勤之矣，今之所以失其民者，公既戒之矣，海內賴公，得免於危亡之禍，然而民未知義，其惟公所以訓之，則天下幸甚！”太祖深納焉。拜爲沛南部都尉。

祖進言說：“兵器，是凶器，不得已的情况下纔使用它。要用道德來鼓動人心，用仁義來征服敵方，加上安撫百姓并爲他們消除禍害。衹有這樣，所以纔可以和百姓一同生也可以和百姓一同死。自天下大亂以來已有十多年了，老百姓想要安定，比倒懸着的人希望得到解救還要迫切，然而暴亂仍然没有平息，爲什麼呢？我想大概是治理國事失去了正道吧！我袁渙聽説聖明的君主善於拯救世道，所以世間動亂就用大義來整肅，時世僞詐就用純樸來鎮服；世道不同事物變化，治理國家的方法也就不同，這是不能不認識清楚的。制度的革除增益，這在古今都是不必相同的。如果是要兼愛天下而使世道回返到正路上來，即使是用武力平息暴亂，也要用仁德來最終完成它，這實在是百代帝王不可改變的辦法。您聰穎明智超越常人，古代君主贏得民心的辦法，您已經努力地去做了，今天的帝王失去民心的教訓，您已經引以爲戒了，天下的人都仰賴着您，纔得以免除危亡的禍患，可是老百姓還没有明曉大義，衹有您能够教導他們，那麼天下的人就太幸運了！”太祖非常誠懇地接受了他的意見。任命袁渙爲沛南部都尉。

是時新募民開屯田，民不樂，多逃亡。渙白太祖曰：“夫民安土重遷，不可卒變，易以順行，難以逆動，宜順其意，樂之者乃取，不欲者勿强。”太祖從之，百姓大悦。遷爲梁相。渙每敕諸縣：“務存鰥寡高年，表異孝子貞婦。常談曰‘世治則禮詳，世亂則禮簡’，全在斟酌之閒耳。方今雖擾攘，難以禮化，然在吾所以爲之。”爲政崇教訓，恕思而後行，外温柔而內能斷。以病去官，百姓思之。後徵爲諫議大夫、丞相軍祭酒。前後得賜甚多，皆散盡之，家無所儲，終不問產業，乏則取之於人，不爲皦察之行，然時人服其清。

這時正開始招募百姓開荒屯田，百姓不樂意，很多人逃走了。袁渙禀告太祖說：“老百姓安於本鄉，不輕易遷移離去，這是不能突然改變的，順着他們的意願去做就容易辦成，違背他們的意願就很難辦到，應該順着他們的意願，樂意去開荒屯田的就招收他們，不願意的就不要强迫。”太祖聽從了他的意見，老百姓都非常高興。袁渙升遷爲梁國相。袁渙經常告誡各縣說：“一定要撫恤孤寡年高的人，表彰孝子和貞婦。常言說‘世間治理得好，禮教就詳備，世間紛亂，禮教就簡單’，這全在於我們考慮事情得當與否之間了。當今雖然擾攘混亂，難以用禮教來教化百姓，然而全在於我們怎樣去幹了。”袁渙爲政崇尚教化訓導，本着寬容的心做出考慮後再加以實行，外表温柔而內心果斷。因病辭去官職，老百姓都思念他。後來被徵召爲諫議大夫、丞相軍祭酒。先後得到很多賞賜，但他全都散發給別人，

家裏沒有儲蓄，他始終不問家産，不够用了就向别人索取，没有刻意苛求的行爲，然而當時的人們都佩服他的清醒明察。

魏國初建，爲郎中令，行御史大夫事。渙言於太祖曰："今天下大難已除，文武并用，長久之道也。以爲可大收篇籍，明先聖之教，以易民視聽，使海内斐然向風，則遠人不服可以文德來之。"太祖善其言。時有傳劉備死者，群臣皆賀；渙以嘗爲備舉吏，獨不賀。居官數年卒，太祖爲之流涕，賜穀二千斛，一教"以太倉穀千斛賜郎中令之家"，一教"以垣下穀千斛與曜卿家"，外不解其意。教曰："以太倉穀者，官法也；以垣下穀者，親舊也。"文帝聞渙昔拒吕布之事，問渙從弟敏："渙勇怯何如?"敏對曰："渙貌似和柔，然其臨大節，處危難，雖賁育不過也。"渙子侃，亦清粹閑素，有父風，歷位郡守尚書。

魏國剛建立時，袁渙任郎中令，代理御史大夫的職事。袁渙向太祖進言説："現在天下大難已經消除，文德武功要同時兼用，這是國家長治久安的方法。我認爲可以大量收集文獻典籍，宣揚古代聖賢的教誨，來改變百姓的所見所聞，使國内都景仰良好的社會風尚，那麽遠方的人不肯歸附，可以用文德招致他們。"太祖認爲他説得很對。當時有人風傳劉備已死，大臣們都慶賀；袁渙因曾經被劉備推舉做官，獨有他不慶賀。袁渙任官幾年後去世，太祖爲他的死流下了眼淚，賞賜他家穀子二千斛，一道教令是"用國家糧倉的穀子一千斛賜給郎中令的家"，另一道教令是"用垣下我的糧倉的穀子一千斛賜給袁曜卿的家"，外人不理解他的用意。太祖又下一道教令説："用國家糧倉的穀子，是按官府的法度辦；用垣下糧倉的穀子，是我對親朋好友的情意。"文帝聽説袁渙過去拒絶爲吕布寫信辱駡劉備的事，就問袁渙的堂弟袁敏："袁渙膽量的大小怎麽樣?"袁敏回答説："袁渙外貌好像温和柔順，然而當他面臨需要表明自己堅貞節操的大事，處在危難的關頭時，即使是賁育那樣的勇士也比不上他。"袁渙的兒子袁侃，也清正純潔，閑雅樸素，有他父親的風度，做官歷任郡守尚書。

初，渙從弟霸，公恪有功幹，魏初爲大司農，及同郡何夔并知名於時。而霸子亮，夔子曾，與侃復齊聲友善。亮貞固有學行，疾何晏、鄧颺等，著論以譏切之，位至河南尹、尚書。霸弟徽，以儒素稱。遭天下亂，避難交州。司徒辟，不至。徽弟敏，有武藝而好水功，官至河堤謁者。

起初，袁渙的堂弟袁霸，辦事公正謹慎又很有才幹，魏國初建時任大司農，和同郡的何夔一同在當時很有名氣。而且袁霸的兒子袁亮，何夔的兒子何曾，和袁侃又有同樣的名聲并彼此友好。袁亮堅守正道而有學識和品行，他痛恨何晏、鄧颺等人，撰寫文章來諷刺指責他們，官做到河南尹、尚書。袁霸的弟弟袁徽，以有儒者的品質德行著稱。他遭逢天下大亂，到交州避難。司徒徵召他，他没有去。袁徽的弟弟袁敏，有武藝而又愛好興建水利，官做到河堤謁者。

張範　張承

張範，字公儀，河内脩武人也。祖父歆，爲漢司徒。父延，爲太尉。

張範，字公儀，河内脩武人。祖父張歆，擔任過漢朝的司徒。父親張延，擔任過太尉。太

太傅袁隗欲以女妻範，範辭不受。性恬静樂道，忽於榮利，徵命無所就。弟承，字公先，亦知名，以方正徵，拜議郎，遷伊闕都尉。董卓作亂，承欲合徒衆與天下共誅卓。承弟昭時爲議郎，適從長安來，謂承曰："今欲誅卓，衆寡不敵，且起一朝之謀，戰阡陌之民，士不素撫，兵不練習，難以成功。卓阻兵而無義，固不能久；不若擇所歸附，待時而動，然後可以如志。"承然之，乃解印綬閒行歸家，與範避地揚州。袁術備禮招請，範稱疾不往，術不强屈也。遣承與相見，術問曰："昔周室陵遲，則有桓、文之霸；秦失其政，漢接而用之。今孤以土地之廣，士民之衆，欲徼福齊桓，擬迹高祖，何如?"承對曰："在德不在强。夫能用德以同天下之欲，雖由匹夫之資，而興霸王之功，不足爲難。若苟僭擬，干時而動，衆之所棄，誰能興之?"術不悦。是時，太祖將征冀州，術復問曰："今曹公欲以弊兵數千，敵十萬之衆，可謂不量力矣！子以爲何如?"承乃曰："漢德雖衰，天命未改，今曹公挾天子以令天下，雖敵百萬之衆可也。"術作色不懌，承去之。

傅袁隗想把女兒嫁給張範做妻子，張範推辭不接受。他性格恬静，樂守聖賢之道，輕視榮華利禄，官府徵召任命他做官，他都一概不去。他的弟弟張承，字公先，也很有名氣，以方正的名分被徵召，授任爲議郎，又升任伊闕都尉。董卓作亂，張承想聚合部屬和天下人一同誅殺董卓。張承的弟弟張昭當時任議郎，恰巧從長安來，他對張承説："現在想誅殺董卓，我們人少敵不過他，況且靠一時的謀劃起事，選用衹會在田間耕作的百姓作戰，士人没有預先安撫，士兵没有經過訓練，難以成功。董卓依仗軍隊而没有道義，本來就不能長久；不如選擇一個可歸附的處所，等待時機行動，然後纔可以實現自己的願望。"張承認爲他説得對，就解下印綬，抄小路回家，和張範一起到揚州避難。袁術準備好禮物招請他，張範聲稱有病没有去，袁術也没有强使他屈從。張範派張承和袁術見面，袁術問道："以前周王室衰落，就有齊桓公、晋文公的稱霸；秦朝失去了政權，漢朝接着擁有天下。現在孤憑藉土地的廣闊，百姓的衆多，想向齊桓公求福，仿效漢高祖，你看怎麽樣?"張承回答説："奪取天下在於德行不在於强大。如能用仁德來順應天下人的願望，即使衹具有一個普通人的地位資歷，而完成霸主的功業，也不會感到困難。如果超越本分妄稱帝號，違背時勢行動，就會被衆人所抛棄，哪一個能成功呢?"袁術不高興。這時，太祖將要征伐冀州，袁術又問張承説："現在曹公想用數千疲憊的兵馬，去對抗十萬之多的軍隊，可以稱得上不自量力了！你認爲怎麽樣?"張承就説："漢朝的仁政雖然衰敗，但天命没有改變，現在曹公挾制天子來號令天下，即使是和百萬之多的軍隊對抗也是可以的。"袁術變了臉色不高興，張承離開了他。

太祖平冀州，遣使迎範。範以疾留彭城，遣承詣太祖，太祖表以爲諫議大夫。範子陵及承子戩爲山東賊所得，範直詣賊請二子，賊以陵還範。範謝曰："諸君相還兒厚矣。夫人情雖愛其子，然吾憐戩之小，請以陵易

太祖平定了冀州，派遣使者迎接張範。張範因有病留在彭城，派張承去見太祖，太祖上表任命他爲諫議大夫。張範的兒子張陵和張承的兒子張戩被山東的賊寇抓去，張範徑直去賊寇那裏請求放還兩人，賊寇把張陵還給了張範。張範感謝説："諸位歸還我的兒子已經很寬厚了。從人之

之。”賊義其言，悉以還範。太祖自荆州還，範得見於陳，以爲議郎，參丞相軍事，甚見敬重。太祖征伐，常令範及邴原留，與世子居守。太祖謂文帝：“舉動必諮此二人。”世子執子孫禮。救恤窮乏，家無所餘，中外孤寡皆歸焉。贈遺無所逆，亦終不用，及去，皆以還之。建安十七年卒。魏國初建，承以丞相參軍祭酒領趙郡太守，政化大行。太祖將西征，徵承參軍事，至長安，病卒。

常情來説雖然疼愛自己的兒子，但我憐憫張戩年紀小，我請求用張陵交换張戩。”賊寇認爲他的話合乎道義，就把兩個人都歸還給張範。太祖從荆州返回，張範在陳見到太祖，被太祖任命爲議郎，參與丞相軍事，很受敬重。太祖出外征伐，常常命令張範和邴原留下，和世子駐守。太祖對文帝説：“你一舉一動一定要徵詢這兩個人的意見。”世子對他們兩人行子孫的禮節。張範救助周濟窮苦貧乏的人，家裏没有多餘的財産，宗族内外的孤兒寡母都來投奔他。别人贈送的東西，他就是不退回去，也始終不使用，等到他離開時，全都歸還給人家。建安十七年張範去世。魏國剛建立時，張承以丞相參軍祭酒的身份兼任趙郡太守，使當地的政治教化廣爲推行。太祖將要西征，徵召張承參與軍事，張承到達長安，病逝。

凉茂

凉茂字伯方，山陽昌邑人也。少好學，論議常據經典，以處是非。太祖辟爲司空掾，舉高第，補侍御史。時泰山多盜賊，以茂爲泰山太守，旬月之間，襁負而至者千餘家。轉爲樂浪太守。公孫度在遼東，擅留茂，不遣之官，然茂終不爲屈。度謂茂及諸將曰：“聞曹公遠征，鄴無守備，今吾欲以步卒三萬，騎萬匹，直指鄴，誰能禦之？”諸將皆曰：“然。”又顧謂茂曰：“於君意何如？”茂答曰：“比者海内大亂，社稷將傾，將軍擁十萬之衆，安坐而觀成敗，夫爲人臣者，固若是邪！曹公憂國家之危敗，愍百姓之苦毒，率義兵爲天下誅殘賊，功高而德廣，可謂無二矣。以海内初定，民始安集，故未責將軍之罪耳！而將軍乃欲稱兵西向，則存亡之效，不崇朝而决。將軍其勉之！”諸將聞茂言，皆震動。良久，度曰：“凉君言是也。”後徵還爲魏郡太守、甘陵相，所在有績。文帝爲五官將，

凉茂字伯方，山陽昌邑人。年輕時就好學，發表議論時常常引經據典，來判斷是非。太祖徵召他任司空掾，在官員考核中被推選爲優等，補任侍御史。當時泰山賊寇很多，太祖任命凉茂爲泰山太守，一個月以内，老百姓拖兒帶女來到這裏的有一千多家。轉任樂浪太守。公孫度在遼東，擅自扣留凉茂，不讓他赴任，但是凉茂始終不被他屈服。公孫度對凉茂和將領們説：“聽説曹公遠征，鄴城没有防備，現在我想用步兵三萬，騎兵一萬，直奔鄴城，誰能抵擋呢？”將領們都説：“對。”公孫度又看着凉茂説：“在您看來以爲怎樣？”凉茂回答説：“近來國内大亂，國家將要滅亡，將軍擁有十萬軍隊，安然坐着觀望勝敗，作爲臣子，難道能像這樣嗎！曹公憂慮國家的危敗，憐憫百姓的苦難，帶領正義之師爲天下誅滅凶殘暴虐的人，功高而德廣，可以説没有第二個人了。因爲國内剛剛平定，老百姓纔開始安定和睦，所以没有責備將軍的罪過！可是將軍却想向西出兵，那麽勝敗存亡的結果，不用一個早晨就能判定。希望將軍好自爲之吧！”將領們聽了凉茂的話，都感到震驚。過了好久，公孫度説：“凉君的話是對的。”後來徵召凉茂調任魏郡

茂以選爲長史，遷左軍師。魏國初建，遷尚書僕射，後爲中尉奉常。文帝在東宫，茂復爲太子太傅，甚見敬禮。卒官。

太守、甘陵相，他在任職的地方都很有政績。文帝任五官中郎將，凉茂被選任長史，升任左軍師。魏國剛建立時，升任尚書僕射，後來又任中尉奉常。文帝在東宫作世子時，凉茂又擔任太子太傅，很受敬重和禮遇。在官任上去世。

國淵

國淵字子尼，樂安蓋人也。師事鄭玄。後與邴原、管寧等避亂遼東。既還舊土，太祖辟爲司空掾屬，每於公朝論議，常直言正色，退無私焉。太祖欲廣置屯田，使淵典其事。淵屢陳損益，相土處民，計民置吏，明功課之法，五年中倉廩豐實，百姓競勸樂業。太祖征關中，以淵爲居府長史，統留事。田銀、蘇伯反河間，銀等既破，後有餘黨，皆應伏法。淵以爲非首惡，請不行刑。太祖從之，賴淵得生者千餘人。破賊文書，舊以一爲十，及淵上首級，如其實數。太祖問其故，淵曰："夫征討外寇，多其斬獲之數者，欲以大武功，且示民聽也。河間在封域之内，銀等叛逆，雖克捷有功，淵竊耻之。"太祖大悦，遷魏郡太守。

國淵字子尼，樂安蓋人。他拜鄭玄爲師。後來和邴原、管寧等人到遼東避亂。返回故鄉後，太祖徵召他爲司空掾屬，每次在朝廷上議論朝政時，他常常直言不諱，神情嚴肅，退朝後也不求私利。太祖想要廣泛設置屯田，派國淵掌管這件事。國淵多次陳述利弊，勘察土地，安置百姓，根據人口數量配置官吏，公布考核官吏的辦法，五年間倉庫盛滿了糧食，老百姓争相勸勉樂於生産。太祖征伐關中，任命國淵爲居府長史，統管留守的事務。田銀、蘇伯在河間反叛，田銀等人被打敗後，還剩下殘餘的黨羽，都應該處以死刑。國淵認爲他們不是首惡分子，請求不要殺掉他們。太祖聽從了他的意見，靠國淵求情而保全性命的有一千多人。打敗賊寇上報功績的文書，以往都是把一誇大成十，到國淵上報殺死賊寇的數目，和實際數目相符。太祖問他這樣做的原因，國淵説："征討境外的敵人，多報殺死和俘虜敵人的數目，是想用來誇大戰功，而且向老百姓顯示自己的威勢。河間是在我們自己的疆界之内，田銀等人反叛，雖然戰勝他們有功，但我私下裏感到耻辱。"太祖非常高興，升任國淵爲魏郡太守。

時有投書誹謗者，太祖疾之，欲必知其主。淵請留其本書，而不宣露。其書多引《二京賦》，淵敕功曹曰："此郡既大，今在都輦，而少學問者。其簡開解年少，欲遣就師。"功曹差三人，臨遣引見，訓以"所學未及，《二京賦》，博物之書也，世人忽略，少有其師，可求能讀者從受之。"又密喻旨。旬日得能讀者，遂往受業。吏因請使作箋，比方其書，與投書人同手。收攝案問，具得情

當時有人投遞信件進行誹謗，太祖十分惱恨，想一定要查出寫信的人。國淵請求留下這封信，不要宣揚泄露出去。這封信多處引用了《二京賦》，國淵告訴功曹説："魏郡這個郡轄界很大了，現在又是京城的所在地，可是有學問的人却很少。應該選拔聰明穎悟的年輕人，派他們去跟隨老師學習。"功曹選派了三個人，臨行前國淵接見了他們，教誨他們説"你們要學的還有許多没學到，《二京賦》，是博識事物的書，當代的人不重視它，很少有合適的老師，你們要尋求能懂《二京賦》的人，跟隨他學習。"又秘密地把自己

理。遷太僕。居列卿位，布衣蔬食，祿賜散之舊故宗族，以恭儉自守，卒官。

的意圖告訴給他們。過了十天找到了能懂《二京賦》的人，於是前去跟隨他學習。官吏乘機請這個人寫了一封信，把這封信和誹謗信相對照，發現這封信和誹謗信是同一個人寫的。拘捕這個人審訊，得到了全部的真實情況。國淵升任太僕。他處在九卿的高位上，但仍穿布衣、吃蔬菜，得到的俸祿和賞賜都分給了老朋友和同宗族的人，他以恭謹節儉約束自己，在官位上去世。

田疇

田疇字子泰，右北平無終人也。好讀書，善擊劍。初平元年，義兵起，董卓遷帝于長安。幽州牧劉虞嘆曰："賊臣作亂，朝廷播蕩，四海俄然，莫有固志。身備宗室遺老，不得自同於衆。今欲奉使展效臣節，安得不辱命之士乎？"衆議咸曰："田疇雖年少，多稱其奇。"疇時年二十二矣。虞乃備禮請與相見，大悅之，遂署爲從事，具其車騎。將行，疇曰："今道路阻絶，寇虜縱横，稱官奉使，爲衆所指名。願以私行，期於得達而已。"虞從之。疇乃歸，自選其家客與年少之勇壯慕從者二十騎俱往。虞自出祖而遣之。既取道，疇乃更上西關，出塞，傍北山，直趣朔方，循閒徑去，遂至長安致命。詔拜騎都尉。疇以爲天子方蒙塵未安，不可以荷佩榮寵，固辭不受。朝廷高其義。三府并辟，皆不就。得報，馳還，未至，虞已爲公孫瓚所害。疇至，謁祭虞墓，陳發章表，哭泣而去。瓚聞之大怒，購求獲疇，謂曰："汝何自哭劉虞墓，而不送章報於我也？"疇答曰："漢室衰頹，人懷異心，唯劉公不失忠節。章報所言，於將軍未美，恐非所樂聞，故不進也。且將軍方舉大事以求所欲，既滅無罪之君，又仇守義之臣，誠行此事，則燕、趙之士將皆蹈東海而死耳，豈忍有從將軍者乎！"

田疇字子泰，右北平無終人。喜好讀書，擅長擊劍。初平元年，義兵興起，董卓把皇帝遷到長安。幽州牧劉虞嘆息說："奸逆之臣作亂，朝廷流離動蕩，國内傾危不安，没有誰人心穩定。我身爲皇室遺老，不能把自己看得和衆人一樣。現在我想派使者去向皇帝表示臣子效忠朝廷的節操，上哪裏去找不辱使命的士人呢？"大家商議時都說："田疇雖然年紀輕，但很多人稱贊他是個奇才。"田疇當時年紀有二十二歲了。劉虞就準備禮物請田疇和他見面，見面後十分喜歡他，於是暫任他爲從事，爲他備齊車馬。將要出發時，田疇說："現在道路阻隔不通，賊寇横行無忌，如聲稱官方奉命出使，就會被衆人所注意。我希望以個人的身份出行，祇期望達到目的就行了。"劉虞聽從了他。田疇於是回家，自己挑選他的家客和年輕勇敢健壯而又敬慕他、願意跟隨他的二十人騎馬一同前往。劉虞親自爲他們餞行送别。上路以後，田疇就改道去西關，出塞外，順着北山，直奔朔方，沿着小路趕去，於是到達長安完成了使命。皇帝下詔授任他爲騎都尉。田疇認爲天子正在外流亡不得安寧，不能接受君王的恩寵，堅決推辭不肯接受。朝廷高度贊揚他的節義。三公府一同徵召任用他，他都没有去。得到朝廷的回覆後，田疇快馬趕回去，還没到達幽州，劉虞已經被公孫瓚殺害。田疇回到幽州，就去拜謁祭祀劉虞的墳墓，陳述朝廷回覆的章表，哭泣着離去。公孫瓚聽到這事大怒，懸賞抓獲到田疇，公孫瓚對他說："你爲什麼自己到劉虞墳墓前哭泣，而不把朝廷的章表報告給我？"田疇回答說："漢室衰微敗落，人人懷有異心，

瓚壯其對，釋不誅也。拘之軍下，禁其故人莫得與通。或說瓚曰："田疇義士，君弗能禮，而又囚之，恐失衆心。"瓚乃縱遣疇。

衹有劉公没有喪失忠於朝廷的節操。朝廷章報所説的，對將軍你未必是好事，恐怕不是你所樂意聽到的，所以就没有送交給你。況且將軍正舉兵起事以求實現自己的欲望，你已經殺死了無罪的劉虞，又仇恨堅持節義的臣子，果真做這樣的事，那麽燕、趙的士人將都要跳入東海而死，難道能容忍有跟隨將軍的人嗎！"公孫瓚認爲他的回答豪壯有力，就給他鬆綁不殺他。把他拘禁在軍營中，禁止他的朋友和他交往。有人勸公孫瓚説："田疇是個義士，您不能對他以禮相待，却又把他囚禁起來，恐怕會失去衆人的心。"公孫瓚於是釋放送走了田疇。

疇得北歸，率舉宗族他附從數百人，掃地而盟曰："君仇不報，吾不可以立於世！"遂入徐無山中，營深險平敞地而居，躬耕以養父母。百姓歸之，數年間至五千餘家。疇謂其父老曰："諸君不以疇不肖，遠來相就。衆成都邑，而莫相統一，恐非久安之道，願推擇其賢長者以爲之主。"皆曰："善。"同僉推疇。疇曰："今來在此，非苟安而已，將圖大事，復怨雪耻。竊恐未得其志，而輕薄之徒自相侵侮，偷快一時，無深計遠慮。疇有愚計，願與諸君共施之，可乎？"皆曰："可。"疇乃爲約束相殺傷、犯盗、諍訟之法，法重者至死，其次抵罪，二十餘條。又制爲婚姻嫁娶之禮，興舉學校講授之業，班行其衆，衆皆便之，至道不拾遺。北邊翕然服其威信，烏丸、鮮卑并各遣譯使致貢遺，疇悉撫納，令不爲寇。袁紹數遣使招命，又即授將軍印，因安輯所統，疇皆拒不受。紹死，其子尚又辟焉，疇終不行。

田疇得以北歸故鄉，帶領全宗族和其他依附跟隨他的數百人，清掃地面而起誓説："君仇不報，我們就不能活在世上！"於是進入徐無山中，在偏僻險要而平坦寬闊的地方造屋居住下來，自己耕種來贍養父母。老百姓來歸附他，數年内達到五千多家。田疇對其中的父老們説："各位不認爲我田疇没有才能，遠道前來依附我。人數衆多就成了城邑，可是没有人帶領大家合爲一體，恐怕不是長久安定的辦法，希望推選有才德年長的人做大家的首領。"大家都説："好。"全都推選田疇。田疇説："現在來到此地，不是爲了苟且偷安罷了，而是將要圖謀大事，復仇雪耻。我心裏擔心不能有這個志向，而輕佻鄙薄的人自相侵害欺辱，苟且求得一時的痛快，没有深謀遠慮。田疇我有一條愚笨的計策，願意同各位一同來施行，可以嗎？"大家都説："可以。"田疇於是就制訂了管束相互殺傷、偷盗、争鬥的法規，犯法重的人處死，其次抵罪，共二十多條。又制訂了婚姻嫁娶的禮儀，興辦學校講授課業，在衆人當中頒布施行，衆人都感到便利適宜，以致在路上也不去撿别人遺失的物品。北部邊境都一致敬服他的威信，烏丸、鮮卑都各自派遣翻譯使者贈送貢物，田疇全都給以安撫收納，要他們不要侵擾。袁紹多次派遣使者招請任命他，又當即授給將軍印，藉此安撫他所統領的部衆，田疇都拒絶不接受。袁紹死後，他的兒子袁尚又徵召田疇，田疇始終没有去。

疇常忿烏丸昔多賊殺其郡冠蓋，有欲討之意而力未能。建安十二年，太祖北征烏丸，未至，先遣使辟疇，又命田豫喻指。疇戒其門下趣治嚴。門人謂曰："昔袁公慕君，禮命五至，君義不屈；今曹公使一來而君若恐弗及者，何也?"疇笑而應之曰："此非君所識也。"遂隨使者到軍，署司空户曹掾，引見諮議。明日出令曰："田子泰非吾所宜吏者。"即舉茂才，拜爲蓨令，不之官，隨軍次無終。時方夏水雨，而濱海洿下，濘滯不通，虜亦遮守蹊要，軍不得進。太祖患之，以問疇。疇曰："此道，秋夏每常有水，淺不通車馬，深不載舟船，爲難久矣。舊北平郡治在平岡，道出盧龍，達于柳城；自建武以來，陷壞斷絶，垂二百載，而尚有微徑可從。今虜將以大軍當由無終，不得進而退，懈弛無備。若嘿回軍，從盧龍口越白檀之險，出空虛之地，路近而便，掩其不備，蹋頓之首可不戰而禽也。"太祖曰："善。"乃引軍還，而署大木表于水側路傍曰："方今暑夏，道路不通，且俟秋冬，乃復進軍。"虜候騎見之，誠以爲大軍去也。太祖令疇將其衆爲鄉導，上徐無山，出盧龍，歷平岡，登白狼堆，去柳城二百餘里，虜乃驚覺。單于身自臨陳，太祖與交戰，遂大斬獲，追奔逐北，至柳城。軍還入塞，論功行封，封疇亭侯，邑五百户。疇自以始爲居難，率衆遁逃，志義不立，反以爲利，非本意也，固讓。太祖知其至心，許而不奪。

田疇常常忿恨烏丸過去多次殺害這個郡的官員，有打算討伐他們的意願而力量不足。建安十二年，太祖北征烏丸，還没有到達，就先派遣使者徵召田疇，又命令田豫去轉告意旨。田疇命令他的門客趕緊整理行裝。門客對他說："以前袁公仰慕您，五次送來禮物任命您，您出於大義不肯屈從；現在曹公的使者一來，您就像惟恐來不及一樣，這是爲什麽呢?"田疇笑着回答說："這不是您所理解的。"於是跟隨使者來到太祖軍中，被任命爲司空户曹掾，受到太祖接見并徵詢意見。第二天太祖發布命令說："田子泰不是我所應該授任官職的人。"立刻推舉他爲茂才，任命爲蓨令，田疇没去上任，跟隨軍隊駐扎在無終。當時正是夏天雨多的季節，而這一帶臨近海邊地勢低窪，道路泥濘不通，敵人也掩蔽據守在險要的地方，軍隊不能前進。太祖對此感到憂慮，將這事詢問田疇。田疇說："這條路，秋季和夏季經常有積水，説淺不能通過車馬，説深又不能浮載舟船，給人帶來難處已經很久了。以前北平郡的治所在平岡，有條路經過盧龍，直達柳城；自從建武年間以來，這路塌陷毁壞隔絶不通，已近二百年，但還有小路可以通行。現在敵人將認爲我大軍當從無終出發，不能前進就會撤退，因而鬆懈不加防備。如果我軍不聲不響地返回來，從盧龍口越過白檀的險要地方，經過敵人空虚的地方，路途近而且便於行軍，乘敵人没有防備突然襲擊，蹋頓的頭顱就可以不戰而擒拿到手了。"太祖說："好。"於是帶領軍隊後撤，并在水邊路旁設立大木作標記，上面寫道："現在正值炎熱的夏天，道路不能通行，姑且等到秋冬，然後再進軍。"敵人巡邏偵察的騎兵看到它後，真的以爲曹軍撤離。太祖命令田疇帶領他的部屬作爲嚮導，登上徐無山，出盧龍口，經過平岡，登上白狼堆，離柳城二百多里時，敵人方纔驚覺。單于親自來到陣前，太祖和他交戰，於是大量地斬殺和俘獲敵人，追擊敗逃的敵人，直達柳城。曹軍撤回入塞，太祖論功行賞，封田疇爲亭侯，食邑五百户。田疇自己認爲起初因處境艱難，纔帶領衆人逃走，志向和大義没有達到，反而因此得賞

遼東斬送袁尚首，令“三軍敢有哭之者斬”。疇以嘗爲尚所辟，乃往吊祭。太祖亦不問。疇盡將其家屬及宗人三百餘家居鄴。太祖賜疇車馬穀帛，皆散之宗族知舊。從征荆州還，太祖追念疇功殊美，恨前聽疇之讓，曰：“是成一人之志，而虧王法大制也。”於是乃復以前爵封疇。疇上疏陳誠，以死自誓。太祖不聽，欲引拜之，至于數四，終不受。有司劾疇狷介違道，苟立小節，宜免官加刑。太祖重其事，依違者久之。乃下世子及大臣博議，世子以疇同於子文辭禄，申胥逃賞，宜勿奪以優其節。尚書令荀彧、司隸校尉鍾繇亦以爲可聽。太祖猶欲侯之。疇素與夏侯惇善，太祖語惇曰：“且往以情喻之，自從君所言，無告吾意也。”惇就疇宿，如太祖所戒。疇揣知其指，不復發言。惇臨去，乃拊疇背曰：“田君，主意殷勤，曾不能顧乎！”疇答曰：“是何言之過也！疇，負義逃竄之人耳，蒙恩全活，爲幸多矣。豈可賣盧龍之塞，以易賞禄哉？縱國私疇，疇獨不愧於心乎？將軍雅知疇者，猶復如此，若必不得已，請願效死刎首於前。”言未卒，涕泣横流。惇具答太祖。太祖喟然知不可屈，乃拜爲議郎。年四十六卒。子又早死。文帝踐阼，高疇德義，賜疇從孫續爵關内侯，以奉其嗣。

受利，這不是自己的本意，堅决推辭。太祖知道他的至誠之心，答應他的推辭而不强迫他。

遼東斬了袁尚的首級并給太祖送來，太祖下令“三軍中敢有爲袁尚哭悼的人斬首”。田疇因曾經被袁尚徵召，於是前去吊喪祭奠。太祖也不追究。田疇帶着他的全部家屬和同族的人三百多家居住在鄴。太祖賜給田疇車馬穀物布帛，田疇全都分發給同族人和老朋友。田疇跟隨太祖征伐荆州返回後，太祖回想起田疇的功績特别出色，悔恨以前聽任田疇的推辭，説：“這是成全了一個人的志向，而損害了王法制度。”於是又重新將以前封賞給田疇的爵位封給他，田疇上疏表白自己的誠意，以死表示自己的决心。太祖不答應，想要引見拜爵給他，以至一連四次，田疇始終不肯接受。主管官員彈劾田疇清高自傲違背常理，衹圖樹立自己的小節，應該免去官職施加刑罰。太祖對這件事很謹慎，猶豫不决了好久。然後纔交給世子和大臣們廣泛討論，世子認爲田疇的行爲和子文辭讓俸禄，申胥逃避封賞相同，應該不要强迫他改變意願并褒獎他的節操。尚書令荀彧、司隸校尉鍾繇也認爲可以聽從田疇自己的意願。太祖還是想要封田疇爲侯。田疇向來和夏侯惇友好，太祖對夏侯惇説：“你去田疇那裏用友情勸告他，他自然會聽從你的話，不要告訴他這是我的意思。”夏侯惇來到田疇的住處，照着太祖所吩咐的那樣説了。田疇猜測到他的意圖，不再説話。夏侯惇臨走時，拍着田疇的背説：“田君，主公的心意懇切，你難道不能考慮一下嗎？”田疇回答説：“這話説得何等過分！我田疇，是個背離道義四處逃竄的人，承蒙主公的恩惠保全了性命，已感到非常幸運了。我怎能用獻計從盧龍要塞出兵，來换取封賞爵禄呢？縱然國家偏愛我田疇，我難道心中不有愧嗎？將軍您一向瞭解我的爲人，可還是這樣，如果不得已，請讓我用死來表示自己的心意，自刎在您面前。”話没説完，眼淚横流。夏侯惇把這一切告訴了太祖。太祖感嘆，知道不能使田疇屈從，就授任田疇爲議郎。田疇四十六歲去世。兒子又很早死了。文帝即位，推崇田疇的品德節操，賜給田疇

的從孫田續關内侯的爵位，讓他承繼田疇做他的後代。

王脩

王脩字叔治，北海營陵人也。年七歲喪母。母以社日亡，來歲鄰里社，脩感念母，哀甚。鄰里聞之，爲之罷社。年二十，游學南陽，止張奉舍。奉舉家得疾病，無相視者，脩親隱恤之，病愈乃去。初平中，北海孔融召以爲主簿，守高密令。高密孫氏素豪俠，人客數犯法。民有相劫者，賊入孫氏，吏不能執。脩將吏民圍之，孫氏拒守，吏民畏憚不敢近。脩令吏民："敢有不攻者與同罪。"孫氏懼，乃出賊。由是豪强懾服。舉孝廉，脩讓邴原，融不聽。時天下亂，遂不行。頃之，郡中有反者。脩聞融有難，夜往奔融。賊初發，融謂左右曰："能冒難來，唯王脩耳!"言終而脩至。復署功曹。時膠東多賊寇，復令脩守膠東令。膠東人公沙盧宗强，自爲營塹，不肯應發調。脩獨將數騎徑入其門，斬盧兄弟，公沙氏驚愕莫敢動。脩撫慰其餘，由是寇少止。融每有難，脩雖休歸在家，無不至。融常賴脩以免。

王脩字叔治，北海營陵人。七歲時死了母親。母親在社日這天死去，第二年鄰里在社日祭神，王脩因感觸而思念母親，非常悲哀。鄰里聽到他的哀哭聲，因此停止了祭神。二十歲時，王脩到南陽游學，住宿在張奉家裏。張奉全家人都生了病，没有人去看望他們，王脩憐憫他們，親自照料他們，直到他們病好了纔離開。初平年間，北海孔融徵召他任主簿，代理高密令。高密孫氏素來强横任俠，他的門客多次犯法。老百姓有遭搶劫的，搶賊逃進孫氏家裏，官吏無法去捉拿。王脩帶領官吏百姓包圍了孫氏家，孫氏抗拒防守，官吏百姓畏懼不敢靠近。王脩命令官吏百姓："有敢不去攻打的人，和搶賊同罪。"孫氏害怕了，於是交出了搶賊。從此當地横行不法的人懼怕屈服。王脩被推舉爲孝廉，他讓給了邴原，孔融没有答應。當時天下動亂，推舉孝廉的事停了下來。不久，郡中有謀反的人。王脩聽説孔融有危難，連夜奔往孔融那裏。賊寇剛剛起事時，孔融對左右的人説："能冒着危難前來幫我的，衹有王脩了。"話剛説完王脩就趕來了。王脩又代理功曹。當時膠東有很多賊寇，孔融又命令王脩代理膠東令。膠東人公沙盧宗族强盛，自己修築營壘塹壕，不肯服從官府分派的徭役和徵税。王脩獨自帶領幾個騎兵徑直進了公沙盧的家門，斬殺了公沙盧兄弟，公沙氏一家人驚呆了，誰也不敢動。王脩安撫勸慰其他的人，從此賊寇的活動逐漸止息。孔融每次有危難，王脩即使在家裏休假，也没有不趕來的。孔融經常依靠王脩而免除了危難。

袁譚在青州，辟脩爲治中從事，别駕劉獻數毁短脩。後獻以事當死，脩理之，得免。時人益以此多焉。袁紹又辟脩除即墨令，後復爲譚别駕。紹死，譚、尚有隙。尚攻譚，譚軍敗，脩率吏民往救譚。譚喜曰："成吾軍者，王别駕也。"譚之敗，劉詢

袁譚在青州時，徵召王脩任治中從事，别駕劉獻多次詆毁貶低王脩。後來劉獻因犯事應當判處死刑，王脩審理這件案子，劉獻得以免去死罪。當時的人因此更加贊揚王脩。袁紹又徵召王脩任命爲即墨令，後來又擔任袁譚的别駕。袁紹死後，袁譚、袁尚有矛盾。袁尚攻打袁譚，袁譚的軍隊戰敗，王脩帶領官吏百姓前去救援袁譚。

起兵漯陰，諸城皆應。譚嘆息曰：“今舉州背叛，豈孤之不德邪！”脩曰：“東萊太守管統雖在海表，此人不反，必來。”後十餘日，統果棄其妻子來赴譚，妻子爲賊所殺，譚更以統爲樂安太守。譚復欲攻尚，脩諫曰：“兄弟還相攻擊，是敗亡之道也。”譚不悦，然知其志節。後又問脩：“計安出？”脩曰：“夫兄弟者，左右手也。譬人將鬥而斷其右手，而曰‘我必勝’，若是者可乎？夫棄兄弟而不親，天下其誰親之！屬有讒人，固將交鬥其間，以求一朝之利，願明使君塞耳勿聽也。若斬佞臣數人，復相親睦，以禦四方，可以横行天下。”譚不聽，遂與尚相攻擊，請救於太祖。太祖既破冀州，譚又叛。太祖遂引軍攻譚于南皮。脩時運糧在樂安，聞譚急，將所領兵及諸從事數十人往赴譚。至高密，聞譚死，下馬號哭曰：“無君焉歸？”遂詣太祖，乞收葬譚尸。太祖欲觀脩意，默然不應。脩復曰：“受袁氏厚恩，若得收斂譚尸，然後就戮，無所恨。”太祖嘉其義，聽之。以脩爲督軍糧，還樂安。譚之破，諸城皆服，唯管統以樂安不從命。太祖命脩取統首，脩以統亡國之忠臣，因解其縛，使詣太祖。太祖悦而赦之。袁氏政寬，在職勢者多畜聚。太祖破鄴，籍没審配等家財物貲以萬數。及破南皮，閲脩家，穀不滿十斛，有書數百卷。太祖嘆曰：“士不妄有名。”乃禮辟爲司空掾，行司金中郎將，遷魏郡太守。爲治，抑强扶弱，明賞罰，百姓稱之。魏國既建，爲大司農郎中令。太祖議行肉刑，脩以爲時未可行，太祖采其議。徙爲奉尚。其後嚴才反，與其徒屬數十人攻掖門。脩聞變，召車馬未至，

袁譚高興地説：“保全我軍的人，是王别駕啊。”袁譚失敗後，劉詢在漯陰起兵，各城全都響應。袁譚嘆息説：“現在全州都背叛了，難道是我没有德行嗎？”王脩説：“東萊太守管統雖然在海邊，這個人不會反叛，必定會來。”過十多天後，管統果然抛下他的妻子兒女趕來投奔袁譚，妻子兒女被賊寇殺害，袁譚改任管統爲樂安太守。袁譚又想攻打袁尚，王脩規勸説：“兄弟之間互相攻擊，這是失敗滅亡的道路。”袁譚不高興，然而理解王脩的志向和節操。後來又問王脩：“有什麽計策？”王脩説：“兄弟，就如左右手。譬如一個人將要搏鬥却砍斷自己的右手，反而説‘我一定勝利’，像這樣可以得勝嗎？背棄兄弟而不親近，天下還有誰親近他呢！屬下有説壞話陷害别人的人，一定將在你們兄弟之間挑起争鬥，以求得一時的私利，希望您這樣明智的人塞住耳朵不要去聽。如果殺掉幾個巧言諂媚的屬下，兄弟之間又親密和睦，來抵禦四方的侵侮，就可以稱霸天下了。”袁譚不肯聽從，於是和袁尚相互攻打，向太祖請求救援。太祖攻占冀州以後，袁譚又背叛了太祖。太祖於是帶領軍隊在南皮攻打袁譚。王脩當時在樂安運送糧食，聽説袁譚情况危急，帶着所統領的兵馬和各從事數十人趕赴袁譚那裏。到達高密時，聽説袁譚死了，王脩下馬大聲哭着説：“没有您我該歸附誰呢？”於是去見太祖，請求收殮埋葬袁譚的尸體。太祖想觀察王脩的心意，默不作聲。王脩又説：“我蒙受袁氏的深厚恩情，如果能收殮袁譚的尸體，然後被殺，我没有什麽遺憾。”太祖稱贊他的義氣，同意了他的要求。又任命王脩爲督運軍糧的官員，讓他返回樂安。袁譚戰敗後，各城都降服了，衹有管統在樂安不肯服從命令。太祖命令王脩去砍下管統的首級，王脩認爲管統是亡國的忠臣，於是爲管統鬆了綁，讓他去見太祖。太祖高興地赦免了他。袁氏的政令寬緩，在職有權勢的人都積蓄了許多財産。太祖攻下鄴後，查抄没收審配等家的財物數以萬計。等到攻下南皮，檢查王脩的家，穀物不滿十斛，有書數百卷。太祖嘆息説：“士人不是衹有虚妄的名聲。”於是按禮儀徵召王脩

便將官屬步至宫門。太祖在銅爵臺望見之，曰：“彼來者必王叔治也。”相國鍾繇謂脩：“舊，京城有變，九卿各居其府。”脩曰：“食其禄，焉避其難？居府雖舊，非赴難之義。”頃之，病卒官。子忠，官至東萊太守、散騎常侍。初，脩識高柔于弱冠，異王基于幼童，終皆遠至，世稱其知人。

擔任司空掾，代理司金中郎將，升任魏郡太守。王脩處理政事，抑制豪强、扶助貧弱，嚴明賞罰，老百姓稱贊他。魏國建立後，王脩任大司農郎中令。太祖主張實行肉刑，王脩認爲當時還不能實行，太祖采納了他的意見。王脩升任爲奉尚。此後嚴才反叛，和他的部屬數十人攻打宫廷兩側的門。王脩聽説發生事變，召集的車馬還没到達，便帶領下屬的官吏步行到宫門。太祖在銅爵臺上望見了他們，説：“那來的人一定是王叔治。”相國鍾繇對王脩説：“過去，京城有了變故，九卿各自守在自己的府宅裏。”王脩説：“吃着朝廷的俸禄，怎麽能躲避禍難呢？守在府宅裏雖然是舊例，但不是爲國赴難的道理。”不久，王脩因病在官任上去世。兒子王忠，官做到東萊太守、散騎常侍。當初，王脩在高柔二十歲時就意識到他的才能，在王基還是孩子時就覺得他不同尋常，他們最終都成了大器，世人稱贊王脩能識别人才。

邴原

邴原字根矩，北海朱虚人也。少與管寧俱以操尚稱，州府辟命皆不就。黄巾起，原將家屬入海，住鬱洲山中。時孔融爲北海相，舉原有道。原以黄巾方盛，遂至遼東，與同郡劉政俱有勇略雄氣。遼東太守公孫度畏惡欲殺之，盡收捕其家，政得脱。度告諸縣：“敢有藏政者與同罪。”政窘急，往投原，原匿之月餘，時東萊太史慈當歸，原因以政付之。既而謂度曰：“將軍前日欲殺劉政，以其爲己害。今政已去，君之害豈不除哉！”度曰：“然。”原曰：“君之畏政者，以其有智也。今政已免，智將用矣，尚奚拘政之家？不若赦之，無重怨。”度乃出之。原又資送政家，皆得歸故郡。原在遼東，一年中往歸原居者數百家，游學之士，教授之聲，不絶。

邴原字根矩，北海朱虚人。年輕時和管寧都以德操志向著稱，州府徵召任用他，他都不去就職。黄巾軍興起，邴原帶領他的家屬來到海上，居住在鬱洲山中。當時孔融任北海相，推舉邴原爲有道。邴原認爲黄巾軍正是强盛的時候，於是來到遼東，和同郡人劉政都有勇力謀略和英雄氣概。遼東太守公孫度既害怕又憎惡劉政，想殺掉他，把他全家人都抓了起來，劉政得以逃脱。公孫度告示各縣：“敢有隱藏劉政的人，和他同樣治罪。”劉政處境窘迫危急，前往投奔邴原，邴原將他隱藏了一個多月，當時東萊人太史慈正好要回去，邴原趁機把劉政交給太史慈。不久後對公孫度説：“將軍前些日子想殺掉劉政，是認爲他是您的禍害。現在劉政已經離開，您的禍害難道不就消除了嗎？”公孫度説：“是的。”邴原説：“您害怕劉政，是因爲他有智謀。現在劉政已經離開了，您的智謀將要得到運用了，還拘留着劉政的家人做什麽？不如赦免了他們，不要加深怨仇。”公孫度於是釋放了劉政的家人。邴原又資助送給劉政家人錢財，使他們都得以返

回故鄉。邴原在遼東時，一年中前去歸附邴原住下的有數百家，游學的士人，教授學業的聲音，連綿不斷。

後得歸，太祖辟爲司空掾。原女早亡，時太祖愛子倉舒亦没，太祖欲求合葬，原辭曰："合葬，非禮也。原之所以自容於明公，公之所以待原者，以能守訓典而不易也。若聽明公之命，則是凡庸也，明公焉以爲哉?"太祖乃止，徙署丞相徵事。崔琰爲東曹掾，記讓曰："徵事邴原、議郎張範，皆秉德純懿，志行忠方，清静足以厲俗，貞固足以幹事，所謂龍翰鳳翼，國之重寶。舉而用之，不仁者遠。"代涼茂爲五官將長史，閉門自守，非公事不出。太祖征吴，原從行，卒。

後來邴原得以返回，太祖徵召他任司空掾。邴原的女兒很早就死了，當時太祖疼愛的兒子倉舒也死了，太祖想要求把自己的兒子和邴原的女兒合葬一處，邴原推辭説："合葬，不符合禮儀。邴原我之所以自己到明公您這裏存身，明公您之所以接待我，是因爲我們能够信守古人訓導的典章而不加更改。如果我聽從明公您的命令，那麽這就顯得平庸了，明公您認爲怎麽樣呢?"太祖於是不這樣做了，調任邴原代理丞相徵事。崔琰任東曹掾，上奏記推讓説："徵事邴原、議郎張範，都能保持德操、高尚美好，志向和行爲忠誠方正，清純恬静足以激勵世俗，堅守正道足以幹好事情，他們正是人們所説的龍的羽翼、鳳的翅膀，是國家的珍貴財寶。推舉并任用他們，不行仁德的人就會遠離。"邴原代替涼茂擔任五官將長史，經常閉門自守，不辦公事不出門。太祖征伐吴國，邴原跟隨出行，後逝世。

是後大鴻臚鉅鹿張泰、河南尹扶風龐迪以清賢稱，永寧太僕東郡張閣以簡質聞。

此後大鴻臚鉅鹿人張泰、河南尹扶風人龐迪都以清廉賢良而著稱，永寧太僕東郡人張閣以簡約質樸而聞名。

管寧 王烈

管寧字幼安，北海朱虚人也。年十六喪父，中表愍其孤貧，咸共贈賵，悉辭不受，稱財以送終。長八尺，美須眉。與平原華歆、同縣邴原相友，俱游學於異國，并敬善陳仲弓。天下大亂，聞公孫度令行於海外，遂與原及平原王烈等至于遼東。度虚館以候之。既往見度，乃廬於山谷。時避難者多居郡南，而寧居北，示無遷志，後漸來從之。太祖爲司空，辟寧，度子康絶命不宣。

管寧字幼安，北海朱虚人。十六歲時死了父親，他的表親憐憫他孤獨貧窮，都送來了送葬的財物，他全都辭謝不接受，盡自己的財力給父親辦理了喪事。管寧身高八尺，鬍鬚和眉毛長得很美。和平原的華歆、同縣的邴原友好，都到外地去游學，都很敬重陳仲弓。天下大亂，管寧聽説公孫度在海外得以施行法令，於是和邴原以及平原的王烈等人來到遼東。公孫度空出館舍等候他們。他們前去見了公孫度後，就居住在山谷裏。當時避難的人大多居住在郡南，但管寧居住在郡北，表示他不再遷到别處的願望，後來有人逐漸來依附他。太祖擔任司空時，徵召管寧，公孫度的兒子公孫康截住太祖的徵召令而不告訴管寧。

王烈者，字彦方，於時名聞在

王烈，字彦方，在當時他的名聲在邴原、管

原、寧之右。辭公孫度長史，商賈自穢。太祖命爲丞相掾，徵事，未至，卒於海表。

中國少安，客人皆還，唯寧晏然若將終焉。黃初四年，詔公卿舉獨行君子，司徒華歆薦寧。文帝即位，徵寧，遂將家屬浮海還郡，公孫恭送之南郊，加贈服物。自寧之東也，度、康、恭前後所資遺，皆受而藏諸。既已西渡，盡封還之。詔以寧爲太中大夫，固辭不受。明帝即位，太尉華歆遜位讓寧，遂下詔曰：

太中大夫管寧，耽懷道德，服膺六藝，清虛足以侔古，廉白可以當世。曩遭王道衰缺，浮海遁居，大魏受命，則襁負而至，斯蓋應龍潛升之道，聖賢用舍之義。而黃初以來，徵命屢下，每輒辭疾，拒違不至。豈朝廷之政，與生殊趣，將安樂山林，往而不能反乎！夫以姬公之聖，而耇德不降，則鳴鳥弗聞。以秦穆之賢，猶思詢乎黃髮。況朕寡德，曷能不願聞道于子大夫哉！今以寧爲光祿勛。禮有大倫，君臣之道，不可廢也。望必速至，稱朕意焉。

又詔青州刺史曰：

寧抱道懷貞，潛翳海隅，比下徵書，違命不至，盤桓利居，高尚其事。雖有素履幽人之貞，而失考父兹恭之義，使朕虛心引領歷年，其何謂邪？徒欲懷安，必肆其志，不惟古人亦有翻然改節以隆斯民乎！日逝月除，時方

寧之上。他辭去公孫度的長史，却去做商人，糟蹋自己的名聲。太祖任命他爲丞相掾，徵事，還没去上任，就死在海邊了。

中原地區稍稍安定，寄居遼東的人都返回了，衹有管寧安然不動，好像將要在這裏長住到死。黃初四年，朝廷詔令公卿推舉節操高尚的人，司徒華歆推薦了管寧。文帝即位，徵召管寧，於是管寧帶着家屬渡海回到家鄉，公孫恭送他到南郊，贈給衣服財物。自從管寧到遼東後，公孫度、公孫康、公孫恭先後贈送的財物，他都接受收藏起來。在西渡返回的時候，他全都封好歸還給他們。朝廷下詔任命管寧爲太中大夫，他堅決推辭不接受。明帝即位，太尉華歆讓位給管寧，於是下詔書説：

太中大夫管寧，潛心道德，牢記六藝，清静虛無足以和古人相比，廉潔清白可以和今人對等。以往遭逢王道衰微，渡海隱居，如今大魏承受天命，就携兒帶女歸來，這大概是應龍或潛匿或飛升的本領，聖賢或出仕或退隱的道理。可是從黃初以來，朝廷的徵召任命多次下達，你每次都稱病推辭，拒絶違抗不肯到任。難道朝廷的政事，和你的志趣不合，將要在山林中安逸快樂，一去而不能往返嗎！拿姬公的聖明來説，年高有德的人不來給予任用，那麽鳳鳥的鳴聲也聽不到。拿秦穆公的賢德來説，還想着向老年人徵詢。何况朕缺少德行，怎麽能不希望從你那裏聽到治國的道理呢！現在任命管寧爲光祿勛。禮有大的原則，君臣之間的準則，不可以廢棄。希望你一定迅速趕來，滿足朕的心願。

又下詔書給青州刺史説：

管寧保持德操心懷貞節，潛藏隱居在海邊，朝廷接連下達徵召的詔書，他違背命令不肯來，徘徊家中而貪戀閑居，以爲這樣的事很高尚。雖然有清白質樸的隱士操守，却失去了考父名位越高越恭謹的道理，使朕心往神馳伸頸盼望多年，這是爲什麽呢？衹想着迷戀安逸，一定要滿足自己的意願，是否

已過，澡身浴德，將以曷爲？仲尼有言：“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哉！”其命別駕從事郡丞掾，奉詔以禮發遣寧詣行在所，給安車、吏從、茵蓐、道上厨食，上道先奏。

想一想古人也有很快地改變節操而使百姓興盛的呢！日月流逝，時光正已過去，潔凈身心、修養品德，將是爲了什麽呢？仲尼有過這樣的話：“我不和這樣的人相處而和誰相處呢！”現在命令別駕從事郡丞掾，奉行詔令按照禮節打發管寧到天子所在的地方，供給他安車、隨從、坐墊、路上膳食，上路前要先奏報。

寧稱草莽臣上疏曰：

臣海濱孤微，罷農無伍，禄運幸厚。横蒙陛下纂承洪緒，德侔三皇，化溢有唐。久荷渥澤，積祀一紀，不能仰答陛下恩養之福。沈委篤痾，寢疾彌留，逋違臣隸顛倒之節，夙宵戰怖，無地自厝。臣元年十一月被公車司馬令所下州郡，八月甲申詔書徵臣，更賜安車、衣被、茵蓐，以禮發遣，光寵并臻，優命屢至，怔營竦息，悼心失圖。思自陳聞，申展愚情，而明詔抑割，不令稍修章表，是以鬱滯，訖于今日。誠謂乾覆，恩有紀極，不意靈潤，彌以隆赫。奉今年二月被州郡所下三年十二月辛酉詔書，重賜安車、衣服，别駕從事與郡功曹以禮發遣，又特被璽書，以臣爲光禄勳，躬秉勞謙，引喻周、秦，損上益下。受詔之日，精魄飛散，靡所投死。臣重自省揆，德非園、綺而蒙安車之榮，功無竇融而蒙璽封之寵，棨棁駑下，荷棟梁之任，垂没之命，獲九棘之位，懼有朱博鼓妖之眚。又年疾日侵，有加無損，不任扶輿進路以塞元責。望慕閶闔，徘徊闕庭，謹拜章陳情，乞蒙哀省，抑恩聽放，無令骸骨填于衢路。

管寧自稱草莽臣上疏説：

臣是海濱孤單微賤的人，不事農作而無人爲伍，但食禄的運氣幸好很豐厚。又意外地遇上陛下繼承帝王的大業，陛下的德行可和三皇相比，教化超過了唐堯。我長期蒙受陛下的恩澤，長久地爲陛下祭祀祈福一生一世，也不能報答陛下對我加恩養育的福佑。我身患重病虚弱乏力，卧病在床久久不愈，違背了臣隸不能顛倒君臣關係的節操，日夜戰栗恐懼，無地自容。臣於元年十一月承蒙公車司馬令下達州郡，八月甲申朝廷下詔書徵召臣，又賜給安車、衣被、坐墊，按照禮節發送，榮光恩寵一同到來，優遇恩寵的徵命多次來臨，我驚恐緊張得屏住了呼吸，心中傷感而失去了主張。臣想自己上表陳述，申訴表達我的愚情曲衷，可是朝廷下詔抑制阻止，不讓臣略寫章表呈奏，因此抑鬱延遲，直到今天。臣誠然以爲陛下的覆天之恩，恩有終極，没想到陛下的恩澤，更加豐厚顯明。接到今年二月經由州郡下達的三年十二月辛酉的詔書，再次賜給我安車、衣服，别駕從事和郡功曹均按照禮節發送我，又特地授給我詔書，任命臣爲光禄勳，陛下謙和地親自操勞費神，引用周、秦的事例作證，損害陛下的尊威而加恩優遇臣下。接到詔書的那天，臣魂飛魄散，無處尋死。臣重又自己反省思量，德行不像東園公、綺里季却蒙受安車的榮光，功勞不像竇融却蒙受璽封的恩寵，才能低下如同短小的木材，却承擔棟梁的重任，臨近死亡的老命，却獲得九卿的職位，害怕會有朱博鼓妖那樣的災禍。

加上臣年老患病日益嚴重，病情有增無減，不能承受靠人勉强扶持上路來擔負重大責任。臣仰慕宫門，徘徊朝廷，請拜呈表章陳述衷情，乞求承蒙陛下哀憐省察，抑制舉用臣的恩澤而聽任臣放歸故鄉，不要讓臣的尸骨填鋪在道路上。

自黃初至于青龍，徵命相仍，常以八月賜牛酒。詔書問青州刺史程喜：“寧爲守節高乎，審老疾尫頓邪？”喜上言：“寧有族人管貢爲州吏，與寧鄰比，臣常使經營消息。貢說：‘寧常著皂帽、布襦袴、布裙，隨時單複，出入閨庭，能自任杖，不須扶持。四時祠祭，輒自力强，改加衣服，著絮巾，故在遼東所有白布單衣，親薦饌饋，跪拜成禮。寧少而喪母，不識形象，常特加觴，泫然流涕。又居宅離水七八十步，夏時詣水中澡灑手足，窺於園圃。’臣揆寧前後辭讓之意，獨自以生長潛逸，耆艾智衰，是以栖遲，每執謙退。此寧志行所欲必全，不爲守高。”

從黃初年間直到青龍年間，朝廷徵召管寧的詔令多次下達，經常在八月賜給他牛酒。朝廷下詔書詢問青州刺史程喜：“管寧是認爲堅持節操顯得高尚呢，還是確實年老多病衰弱困頓呢?”程喜上疏說：“管寧有個族人管貢任州裏的小吏，和管寧是鄰居，臣經常派他去探聽管寧的消息。管貢說：‘管寧經常戴着黑帽、穿着布衣布裙，隨着季節換穿單衣或添加衣服，出入家門，能夠自己拄着拐杖走，不需要别人扶持。四季祭祀，總是自己勉强着去做，改添衣服，戴上絮巾，穿上以前在遼東就有的白布單衣，親自敬奉供祭的食品，跪拜行禮。管寧年少時就死了母親，不記得母親的相貌，祭祀時常常特地爲母親敬奉一杯酒，傷心落淚。還有他的住宅離水邊七八十步，夏天時常到水裏洗滌手足，又常到園圃觀看。’臣猜測管寧前後辭讓的意思，是他自認爲過着隱逸的生活，年老智力衰退，因此滯留家鄉，對朝廷的徵召常堅持謙讓退避。這是管寧想要保全自己的志向和操行，不是自守清高。”

正始二年，太僕陶丘一、永寧衛尉孟觀、侍中孫邕、中書侍郎王基薦寧曰：

臣聞龍鳳隱耀，應德而臻，明哲潛遁，俟時而動。是以鸑鷟鳴岐，周道隆興，四皓爲佐，漢帝用康。伏見太中大夫管寧，應二儀之中和，總九德之純懿，含章素質，冰潔淵清，玄虛澹泊，與道逍遙；娛心黃老，游志六藝，升堂入室，究其閫奧，韜古今於胸懷，包道德之機要。中平之際，黃巾陸梁，華夏傾蕩，王綱弛頓。遂避時難，乘

正始二年，太僕陶丘一、永寧衛尉孟觀、侍中孫邕、中書侍郎王基推薦管寧說：

臣聽說龍鳳隱藏它的光彩，是爲了順應君王的德政而出現，明智的人隱遁不出，是爲了等待有利時機而行動。因此鳳凰在岐山鳴叫，周朝的治國之道就興旺起來，四皓成爲輔佐，漢朝的帝業因此而安寧。太中大夫管寧，順應了天地二儀的中正平和，總括了九種德行的純潔美好，内心懷着文采和純樸的品質，像冰水一樣潔净，像池潭一樣清澈，恬淡沉静，清心寡欲，依隨道學而無拘無束；從黃老學說中求取快樂，在儒家六藝中馳騁心志，升堂入室，

桴越海，羈旅遼東三十餘年。在《乾》之《姤》，匿景藏光，嘉遁養浩，韜韞儒墨，潛化傍流，暢于殊俗。

窮究其中深奥的道理，胸中懷藏古今的智慧，包容道德的精義要領。中平年間，黄巾軍猖狂作亂，國家動蕩傾覆，朝廷的法度廢弛衰敗。管寧於是躲避當時的禍亂，乘船渡海，在遼東寄居三十多年。正符合《乾》卦之《姤》卦的卦象，隱藏形影，掩蓋光彩，喜愛遁世隱居而修養自己的浩然之氣，融合并蓄儒家和墨家的學説，潛移默化其他各家學派的道理，通曉熟悉異鄉的風情習俗。

黄初四年，高祖文皇帝疇諮群公，思求雋乂，故司徒華歆舉寧應選，公車特徵，振翼遐裔，翻然來翔。行遇屯厄，遭罹疾病，即拜太中大夫。烈祖明皇帝嘉美其德，登爲光禄勳。寧疾彌留，未能進道。今寧舊疾已瘳，行年八十，志無衰倦。環堵蓽門，偃息窮巷，飯鬻糊口，并日而食，吟咏《詩》《書》，不改其樂。困而能通，遭難必濟，經危蹈險，不易其節，金聲玉色，久而彌彰。揆其終始，殆天所祚，當贊大魏，輔亮雍熙。衮職有闕，群下屬望。昔高宗刻象，營求賢哲，周文啓龜，以卜良佐。况寧前朝所表，名德已著，而久栖遲，未時引致，非所以奉遵明訓，繼成前志也。陛下踐阼，纂承洪緒。聖敬日躋，超越周成。每發德音，動諮師傅。若繼二祖招賢故典，賓禮俊邁，以廣緝熙，濟濟之化，侔于前代。

黄初四年，高祖文皇帝咨詢群公，想要求得傑出的人才，故司徒華歆薦舉管寧接受挑選，朝廷賜給公車特地徵召，管寧在遥遠的遼東如鳥振翅，翻然高飛歸來。旅途中遇上艱難困苦，身遭疾病，朝廷授任他爲太中大夫。烈祖明皇帝贊賞他的美德，升任他爲光禄勳。管寧的病久久不愈，没能上路進京。現在管寧的舊病已經好了，年紀已到八十歲，志節仍不衰退倦怠。他的家四面土墻環繞，竹條樹枝編織成門，安卧憩息在狹窄的小巷裏，粥飯糊口，兩天纔吃一頓，但却誦讀《詩》《書》，不改變自己的樂趣。處境困迫却能心胸開朗豁達，遭受災難必能順利渡過，歷經危難險阻，不改變自己的節操，就像銅鐘的聲音，美玉的色澤，時間越長久越顯得洪亮光彩。揣度他自始至終的作爲，大概是上天賜予的賢人，應當輔佐大魏，襄助君王實現天下的和樂太平。現在三公的職位有空缺，群臣下僚期望舉用管寧。過去高宗刻下夢中賢人的畫像，尋求賢明的人才，周文王驗看龜甲，來占卜獲得賢良的佐臣。何况管寧是前朝所舉薦過的人，聲名德行已很顯赫，可是長期滯留，没能及時引薦召用，這不是遵從前賢英明的教導，繼承先帝遺志的做法。陛下即位，繼承帝業大統。聖明的尊威日益提高，超過了周成王。每次發布詔書，常常向太師、太傅咨詢。如果繼承文帝、明帝二祖招納賢才的舊例，以

禮對待才智出衆的人，來爲朝廷增添光彩，那麽興盛昌明的教化，就可以和前代相比。

寧清高恬泊，擬迹前軌，德行卓絶，海内無偶。歷觀前世玉帛所命，申公、枚乘、周黨、樊英之儔，測其淵源，覽其清濁，未有厲俗獨行若寧者也。誠宜束帛加璧，備禮徵聘，仍授几杖，延登東序，敷陳墳素，坐而論道，上正璇璣，協和皇極，下阜群生，彝倫攸敘，必有可觀，光益大化。若寧固執匪石，守志箕山，追迹洪崖，參踪巢、許。斯亦聖朝同符唐、虞，優賢揚歷，垂聲千載。雖出處殊塗，俯仰異體，至於興治美俗，其揆一也。

管寧純潔高尚，恬静淡泊，效法前人的楷模，品德操行出類拔萃，天下無雙。逐一觀察前代執禮徵召入朝的賢才，如申公、枚乘、周黨、樊英這類人，探求他們學識的深廣來源，觀察他們品行的優劣高下，没有像管寧那樣能激勵世俗，志節高尚獨特的。實在應該備好絲帛玉璧，用周備的禮儀徵召聘請，接着授給他几杖，延請他登上太學教席，講解叙述古代先賢的經典之作，談論治國的道理，對上可以匡正朝政，協調天子的治國方略，對下可以使百姓富裕興旺，倫常關係規範有序，這樣一來收效一定可觀，給朝廷的教化增光添彩。如果管寧堅持自己的志節而不像石頭那樣轉動可以回心轉意，抱定離世隱居的意願，追隨洪崖，效法巢父、許由。這也可以證明我聖朝和唐、虞不相上下，優遇賢人并顯揚他們的事迹，美名可以流傳千載。雖然出仕任官和隱逸家居兩者不一樣，行爲舉止都不相同，但對於振興國家的治理，美化風俗，作用却是一樣的。

於是特具安車蒲輪，束帛加璧聘焉。會寧卒，時年八十四。拜子邈郎中，後爲博士。初，寧妻先卒，知故勸更娶，寧曰："每省曾子、王駿之言，意常嘉之，豈自遭之而違本心哉?"

於是朝廷特意準備安車蒲輪，備好禮品徵召聘任管寧。恰逢管寧去世，死時享年八十四歲。授任管寧的兒子管邈爲郎中，後又擔任博士。當初，管寧的妻子先去世，知心老友勸他再娶一個，管寧説："每當我想到曾子、王駿的話，心裏常常贊許他們的説法，怎能自己遇到這樣的事就違背自己的本意呢?"

張臶　胡昭

時鉅鹿張臶，字子明，潁川胡昭，字孔明，亦養志不仕。臶少游太學，學兼内外，後歸鄉里。袁紹前後辟命，不應，移居上黨。并州牧高幹表除樂平令，不就，徙遁常山，門徒且數百人，遷居任縣。太祖爲丞相，辟，不詣。太和中，詔求隱學之士能消災復異者，郡累上臶，發遣，老病

當時鉅鹿人張臶，字子明，潁川人胡昭，字孔明，也保持隱逸的志趣不做官。張臶年輕時到太學游學，學問兼通内典和外典，後來返回家鄉。袁紹前後徵召任命他做官，他都没有應召，遷到上黨居住。并州牧高幹向朝廷上表任命他爲樂平令，他不去上任，遷到常山隱居，門生將近數百人，遷到任縣居住。太祖任丞相時，徵召他，他没有去。太和年間，朝廷下詔尋求隱居而

不行。廣平太守盧毓到官三日，綱紀白承前致版謁臶。毓教曰：“張先生所謂上不事天子，下不友諸侯者也。此豈版謁所可光飾哉！”但遣主簿奉書致羊酒之禮。青龍四年辛亥詔書：“張掖郡玄川溢涌，激波奮蕩，寶石負圖，狀像靈龜，宅于川西，嶷然磐峙，倉質素章，麟鳳龍馬，焕炳成形，文字告命，粲然著明。太史令高堂隆上言：古皇聖帝所未嘗蒙，實有魏之禎命，東序之世寶。”事頒天下。任令于綽連齎以問臶，臶密謂綽曰：“夫神以知來，不追已往，禎祥先見而後廢興從之。漢已久亡，魏已得之，何所追興徵祥乎！此石，當今之變異而將來之禎瑞也。”正始元年，戴鵀之鳥，巢臶門陰。臶告門人曰：“夫戴鵀陽鳥，而巢門陰，此凶祥也。”乃援琴歌咏，作詩二篇，旬日而卒，時年一百五歲。是歲，廣平太守王肅至官，教下縣曰：“前在京都，聞張子明，來至問之，會其已亡，致痛惜之。此君篤學隱居，不與時競，以道樂身。昔絳縣老人屈在泥塗，趙孟升之，諸侯用睦。愍其耄勤好道，而不蒙榮寵，書到，遣吏勞問其家，顯題門户，務加殊異，以慰既往，以勸將來。”

能消除災難禍變的學者賢士，郡裏多次舉薦上報張臶，發送他入京，但因年老有病不能上路。廣平太守盧毓到任三天後，綱紀禀告他應繼續像前任太守那樣持着名帖去拜見張臶。盧毓訓教説：“張先生正是人們所説的那種上不事奉天子，下不親近諸侯的人。這種人難道是持着名帖去拜見他就可以使他感到光彩榮耀的嗎！”衹是派遣主簿帶着他的書信給張臶送去羊酒的禮物。青龍四年辛亥朝廷下詔書説：“張掖郡河水暴漲奔涌，波濤騰揚激蕩，有塊寶石上帶圖像，形狀就像靈龜，停留在河川的西面，巍然屹立不動，寶石呈青色，圖像呈白色，麒麟鳳凰蛟龍駿馬，光彩奪目，形象逼真，上天詔命的文字，清晰鮮明。太史令高堂隆上疏説：古代聖明的帝王也没有遇到過這樣的寶物，實在是大魏受天福佑的吉兆，東序世代相傳的珍寶。”這件事頒告天下。任令于綽接連幾次帶着禮品去爲這件事請教張臶，張臶背着人對于綽説：“神異的現象可以用來預知未來，不能追溯以往的事情，吉祥的徵兆首先出現，然後舊的衰亡新的興盛的局面隨之而來。漢朝很久以前就已滅亡，魏國已經獲取天下，哪裏會去回頭顯現魏國興起的吉祥徵兆呢！這塊寶石，是應驗了現在的變異、將來的祥瑞。”正始元年，戴勝鳥在張臶的家門背後築巢。張臶告訴門人説：“戴勝是陽鳥，却在門的背後築巢，這是凶災的徵兆。”於是彈琴歌唱，寫詩二首，十來天後去世，死時一百零五歲。這一年，廣平太守王肅到任，下令給所屬縣説：“以前我在京都時，就聽説過張子明，來上任後問起他，恰巧他已去世，他的死極爲令人痛惜。這位先生潛心學問，隱居不仕，不和時人相争，遵循聖道來使自己快樂。過去絳縣老人在困境中受屈，趙孟提升了他，各國諸侯因此和睦相處。我憐惜張臶年老勤勉，喜好聖道，却不接受榮華恩寵，我的書信送達縣裏後，要派遣官員慰問他的家人，在他家的門户上題字加以稱揚，一定要給予特殊的關照，以此來安慰已去世的賢人，勸勉將來的人們。”

胡昭始避地冀州，亦辭袁紹之

胡昭開始在冀州避亂，也推辭袁紹對他的任

命，遁還鄉里。太祖爲司空丞相，頻加禮辟。昭往應命，既至，自陳一介野生，無軍國之用，歸誠求去。太祖曰："人各有志，出處異趣，勉卒雅尚，義不相屈。"昭乃轉居陸渾山中，躬耕樂道，以經籍自娱。閭里敬而愛之。建安二十三年，陸渾長張固被書調丁夫，當給漢中。百姓惡憚遠役，并懷擾擾。民孫狼等因興兵殺縣主簿，作爲叛亂，縣邑殘破。固率將十餘吏卒，依昭住止，招集遺民，安復社稷。狼等遂南附關羽。羽授印給兵，還爲寇賊，到陸渾南長樂亭，自相約誓，言："胡居士賢者也，一不得犯其部落。"一川賴昭，咸無怵惕。天下安輯，徙宅宜陽。正始中，驃騎將軍趙儼、尚書黄休、郭彝、散騎常侍荀顗、鍾毓、太僕庾嶷、弘農太守何楨等遞薦昭曰："天真高潔，老而彌篤。玄虚静素，有夷、皓之節。宜蒙徵命，以勵風俗。"至嘉平二年，公車特徵，會卒，年八十九。拜子纂郎中。初，昭善史書，與鍾繇、邯鄲淳、衛覬、韋誕并有名，尺牘之迹，動見模楷焉。

命，逃回家鄉。太祖擔任司空丞相時，多次以禮徵召他。胡昭前往應召，到達後，陳述自己是一個住在鄉野的人，没有治理軍隊和國家的才能，誠心誠意地請求歸去。太祖説："人各有志，出仕和隱居是兩種不同的志趣，我勉勵你成就自己平素的志尚，從道義上决不强迫你屈就。"胡昭於是遷居到陸渾山中，親自耕種，喜好聖道，把研習經典圖書當作自己的快樂。鄉里的人既敬重又熱愛他。建安二十三年，陸渾長張固接到徵調丁夫的文書，徵來的丁夫應當派到漢中服役。老百姓厭惡害怕到遠方去服役，全都心中煩亂不安。鄉民孫狼等人趁機起兵殺死縣主簿，發起叛亂，縣城遭到破壞。張固帶領十多個官員士兵，依附胡昭居留下來，招納會合縣城裏殘存的百姓，平定叛亂，恢復所轄界内的正常狀態。孫狼等人於是逃到南面歸附關羽。關羽授給他官印，給他兵馬，讓他返回做寇賊，孫狼回到陸渾南面的長樂亭，自己立約發誓説："胡居士是個賢人，一律不得侵犯他居住的村落。"這一帶地方的百姓仰仗胡昭，都没有擔驚受怕。天下安定太平以後，胡昭搬家遷到宜陽。正始年間，驃騎將軍趙儼、尚書黄休、郭彝、散騎常侍荀顗、鍾毓、太僕庾嶷、弘農太守何楨等人相繼薦舉胡昭説："胡昭本性純真高潔，到老年更加誠篤。恬静淡泊，有伯夷、商山四皓的節操。應該受到朝廷的徵召，以此激勵風俗。"到嘉平二年，朝廷派公車特意徵召胡昭，恰巧胡昭去世，享年八十九歲。授任胡昭的兒子胡纂爲郎中。起初，胡昭擅長書法，和鍾繇、邯鄲淳、衛覬、韋誕一同有名氣，他寫的書信上的手迹，往往被人當作摹仿的楷模。

評曰：袁涣、邴原、張範躬履清蹈，進退以道，蓋是貢禹、兩龔之匹。涼茂、國淵亦其次也。張承名行亞範，可謂能弟矣。田疇抗節，王脩忠貞，足以矯俗；管寧淵雅高尚，確然不拔；張臶、胡昭闔門守静，不營當世：故并録焉。

評曰：袁涣、邴原、張範親身履行清純高尚的節操，出仕退隱都依據正道，他們可以和貢禹、龔勝、龔舍相比。涼茂、國淵也是可以僅列其次的同類人物。張承的名聲操行次於張範，可説是同張範親善和諧的弟弟。田疇堅持節操，王脩忠誠堅貞，足以矯正世俗；管寧氣度深沉風雅，品格高尚，立志堅韌不拔；張臶、胡昭閉門

自守清静，不謀求權位：所以把他們一起記録下來。

三國志卷十二

魏志十二

崔琰 孔融 許攸 婁圭　毛玠　徐奕
何夔　邢顒　鮑勛　司馬芝

崔琰

崔琰字季珪，清河東武城人也。少樸訥，好擊劍，尚武事。年二十三，鄉移爲正，始感激，讀《論語》、《韓詩》。至年二十九，乃結公孫方等就鄭玄受學。學未期，徐州黃巾賊攻破北海，玄與門人到不其山避難。時穀糴縣乏，玄罷謝諸生。琰既受遣，而寇盜充斥，西道不通。于是周旋青、徐、兗、豫之郊，東下壽春，南望江、湖。自去家四年乃歸，以琴書自娱。

崔琰字季珪，清河東武城人。年輕時性格質樸而不善言辭，喜歡擊劍，崇尚武功。二十三歲時，鄉里轉他爲正卒，開始感奮努力，讀了《論語》、《韓詩》。到二十九歲，就結交公孫方等人到鄭玄門下求學。學習不滿一年，徐州黃巾軍攻下北海，鄭玄和門徒們到不其山避難。當時能買來的糧食很少，鄭玄停學辭退了各位學生。崔琰已被遣放回去，可是賊寇强盜到處都是，西去的道路不通。因此他在青州、徐州、兗州、豫州的郊野輾轉奔波，又往東到了壽春，往南到了長江、大湖。從離開家鄉過了四年纔回到家，在家中把彈琴讀書作爲自己的娱樂。

大將軍袁紹聞而辟之。時士卒横暴，掘發丘隴，琰諫曰："昔孫卿有言：'士不素教，甲兵不利，雖湯武不能以戰勝。'今道路暴骨，民未見德，宜敕郡縣掩骼埋胔，示憯怛之愛，追文王之仁。"紹以爲騎都尉。後紹治兵黎陽，次于延津，琰復諫曰："天子在許，民望助順，不如守境述職，以寧區宇。"紹不聽，遂敗于官渡。及紹卒，二子交争，争欲得琰。琰稱疾固辭，由是獲罪，幽于囹圄，賴陰夔、陳琳營救得免。

大將軍袁紹聽説後徵召他。當時士兵横行霸道，發掘墳墓，崔琰勸諫袁紹説："過去孫卿有過這樣的話：'士兵平時不教育，作戰就不行，即使是成湯、周武王也不能用這樣的士兵打勝仗。'現在路上都是暴露的尸骨，老百姓没有得到恩惠，您應該命令各郡縣掩埋尸骨，表示您憂傷百姓疾苦的愛心，效仿周文王的仁德。"袁紹任命他爲騎都尉。後來袁紹出兵作戰到黎陽，駐扎在延津，崔琰又勸諫説："天子正在許都，老百姓希望的是支持順從天子的人，您不如鎮守疆界，盡到臣子的職責，使自己境内得到安寧。"袁紹不聽從他的意見，於是在官渡打了敗仗。等到袁紹去世，他的兩個兒子相互争鬥，都争着想得到崔琰。崔琰聲稱有病堅决推辭，因此遭罪，

被關進監獄，依仗陰夔、陳琳的營救纔得以免罪。

太祖破袁氏，領冀州牧，辟琰爲別駕從事，謂琰曰："昨案户籍，可得三十萬衆，故爲大州也。"琰對曰："今天下分崩，九州幅裂，二袁兄弟親尋干戈，冀方蒸庶暴骨原野。未聞王師仁聲先路，存問風俗，救其塗炭，而校計甲兵，唯此爲先，斯豈鄙州士女所望於明公哉！"太祖改容謝之。于時賓客皆伏失色。

太祖打敗了袁氏，兼任冀州牧，徵召崔琰任別駕從事，他對崔琰説："昨天我考察了冀州的户籍，可以得到三十萬軍隊，所以這是一個大州啊。"崔琰回答説："現在天下分崩離析，九州分裂割據，袁譚、袁尚兩兄弟親自使用武力相互爭鬥，冀州黎民百姓的尸骨暴露在曠野上。没有聽到朝廷的軍隊先傳布仁德的名聲，慰問百姓瞭解民俗，把他們從困境中解救出來，却去計算可招募的軍隊數量，衹把這看作首要的事情，這難道是冀州的男女百姓所期望於您的嗎！"太祖頓時表情一變，向他道歉。當時在場的賓客都低下了頭，大驚失色。

太祖征并州，留琰傅文帝於鄴。世子仍出田獵，變易服乘，志在驅逐。琰書諫曰："蓋聞盤于游田，《書》之所戒，魯隱觀魚，《春秋》譏之，此周、孔之格言，二經之明義。殷鑒夏后，《詩》稱不遠，子卯不樂，《禮》以爲忌，此又近者之得失，不可不深察也。袁族富强，公子寬放，盤游滋侈，義聲不聞，哲人君子，俄有色斯之志，熊羆壯士，墮於吞噬之用，固所以擁徒百萬，跨有河朔，無所容足也。今邦國殄瘁，惠康未洽，士女企踵，所思者德。况公親御戎馬，上下勞慘，世子宜遵大路，慎以行正，思經國之高略，内鑒近戒，外揚遠節，深惟儲副，以身爲寶。而猥襲虞旅之賤服，忽馳鶩而陵險，志雉兔之小娱，忘社稷之爲重，斯誠有識所以惻心也。唯世子燔翳捐褶，以塞衆望，不令老臣獲罪於天。"世子報曰："昨奉嘉命，惠示雅數，欲使燔翳捐褶。翳已壞矣，褶亦去焉。後有此比，蒙復誨諸。"

太祖征伐并州，留下崔琰在鄴城輔佐文帝。世子那時常常外出打獵，改换服裝和車馬，一心想着驅趕追逐獵物。崔琰寫信勸諫他説："我聽説沉溺在出游打獵之中，是《尚書》所戒止的，魯隱公到棠地觀看捕魚，《春秋》譏諷了他，這是周公、孔子的格言，《尚書》、《春秋》二經中的明白道理。殷商王朝以夏桀的滅亡爲鑒戒，《詩經》説引以爲鑒的日子并不遠，殷紂王滅亡的甲子日、夏桀滅亡的乙卯日這兩天不能行樂，《禮記》認爲這是忌諱的日子，這又是近來袁氏失敗的教訓，不能不深入考察。袁氏宗族富强，公子放縱，游賞行樂更加過分，仁義的名聲聽不到，賢明的君子，很快就有了離去的願望，如熊羆一樣勇猛的壯士，在袁氏内部爭鬥中被用來互相殘殺而毁滅了生命，所以這就是袁氏擁有百萬軍隊，占有黄河以北的土地，却最後没有立足之地的緣故。現在國家困苦，恩惠安樂没有普施，男女百姓翹足期盼，所希望的是仁德。何况曹公親自統率兵馬，上下辛勞憂苦，世子應該遵循正道，謹慎地端正自己的行爲，思考治理國家的高明謀略，對内以近來的教訓爲鑒戒，對外發揚高遠的節操，深入考慮作爲王位繼承人的責任，把自己的身份看得珍貴。可是您却屈辱自己而隨意穿上狩獵士兵的服裝，快速地驅馬奔馳，登上險地，一心想着捕獵野鷄野兔的微小娱樂，忘記了

以國家社稷爲重，這確實是有識之士所感到痛心的。希望世子燒掉盛放弓箭的器具，扔掉騎馬穿的衣服，來滿足人民的期望，不要讓老臣我得罪上天。”世子回覆説：“昨天接到善意的教誨，給我展示了高雅的道理，想讓我燒掉盛放弓箭的器具，扔掉騎馬穿的衣服。現在盛放弓箭的器具已經毁掉了，騎馬穿的衣服也已經扔掉了。以後有這樣的事，還承蒙您再教誨我。”

太祖爲丞相，琰復爲東西曹掾屬徵事。初授東曹時，教曰：“君有伯夷之風，史魚之直，貪夫慕名而清，壯士尚稱而厲，斯可以率時者已。故授東曹，往踐厥職。”魏國初建，拜尚書。時未立太子，臨菑侯植有才而愛。太祖狐疑，以函令密訪於外。唯琰露板答曰：“蓋聞《春秋》之義，立子以長，加五官將仁孝聰明，宜承正統。琰以死守之。”植，琰之兄女婿也。太祖貴其公亮，喟然嘆息，遷中尉。

太祖任丞相，崔琰又擔任了東西曹掾屬徵事。開始授給他東曹的職官時，太祖發布教令説：“您有伯夷的品格，史魚的剛直，貪婪的人仰慕您的名聲而變得清廉，壯士崇尚您的聲譽而更加奮發努力，這真可以作爲時代的表率。所以授給您東曹的職官，去履行您的職責吧。”魏國剛建立時，授任崔琰爲尚書。當時還没有確立太子，臨菑侯曹植因有才華而受到太祖的寵愛。太祖猶豫不决，就用書信向朝廷外秘密徵求意見。衹有崔琰用不封口的信回答説：“聽説《春秋》的大義，立太子應立嫡長子，加上五官中郎將仁慈孝順聰明，應該繼承王位。我崔琰直到死也堅持這個看法。”曹植，是崔琰哥哥的女婿。太祖看重崔琰的公正誠信，感嘆不已，提升他爲中尉。

琰聲姿高暢，眉目疏朗，鬚長四尺，甚有威重，朝士瞻望，而太祖亦敬憚焉。琰嘗薦鉅鹿楊訓，雖才好不足，而清貞守道，太祖即禮辟之。後太祖爲魏王，訓發表稱贊功伐，褒述盛德。時人或笑訓希世浮僞，謂琰爲失所舉。琰從訓取表草視之，與訓書曰：“省表，事佳耳！時乎時乎，會當有變時。”琰本意譏論者好譴呵而不尋情理也。有白琰此書傲世怨謗者，太祖怒曰：“諺言‘生女耳’，‘耳’非佳語。‘會當有變時’，意指不遜。”於是罰琰爲徒隸，使人視之，辭色不撓。太祖令曰：“琰雖見刑，而通賓客，門若市人，對賓客虯鬚直視，若有所瞋。”遂賜琰死。

崔琰聲音洪亮，身材高大，眉目清秀，鬍鬚長四尺，非常威嚴莊重，朝廷官員都敬仰他，而且太祖也對他感到敬畏。崔琰曾經推薦了鉅鹿人楊訓，楊訓雖然才學不够好，但清正忠貞，遵循正道，太祖就以禮徵召了他。後來太祖做了魏王，楊訓上表稱贊太祖的功績，贊揚他的盛大功德。當時有人嘲笑楊訓迎合世俗，浮誇虚僞，認爲崔琰薦舉不當。崔琰從楊訓那裏取來表章的草稿看了後，給楊訓寫信説：“看了你的表章，這事做得很好罷了！時運啊時運，一定會有變化的時候。”崔琰的本意是譏諷那些議論的人喜歡譴責呵斥别人而不去探求其中的情理。有人禀告太祖説崔琰這封信傲視當世，有怨恨誹謗的意思，太祖發怒説：“諺語説‘生個女兒罷了’，‘罷了’不是好話。‘一定會有變化的時候’，表達的意思是不恭順的。”於是處罰崔琰去做徒隸，派人監

視他，崔琰的言辭神態都沒有屈服的表示。太祖下令說："崔琰雖然受到懲罰，可是仍然和賓客來往，門庭若市，對着賓客捲曲着鬍子，兩眼直瞪，好像怒氣衝衝的樣子。"於是下令賜崔琰自盡。

始琰與司馬朗善，晉宣王方壯，琰謂朗曰："子之弟，聰哲明允，剛斷英跱，殆非子之所及也。"朗以爲不然，而琰每秉此論。琰從弟林，少無名望，雖姻族猶多輕之，而琰常曰："此所謂大器晚成者也，終必遠至。"涿郡孫禮、盧毓始入軍府，琰又名之曰："孫疏亮亢烈，剛簡能斷，盧清警明理，百煉不消，皆公才也。"後林、禮、毓咸至鼎輔。及琰友人公孫方、宋階早卒，琰撫其遺孤，恩若己子。其鑒識篤義，類皆如此。

起初，崔琰和司馬朗友好，當時晉宣王正是壯年，崔琰對司馬朗說："您的弟弟，聰慧明智，機敏誠實，剛毅果斷，才幹卓越，恐怕不是您所趕得上的。"司馬朗認爲不是這樣，可是崔琰經常持這種看法。崔琰的堂弟崔林，年輕時沒有名氣，雖然和他聯姻結成的親戚也大多看不起他，但崔琰常說："這就是人們所說的大器晚成的人，他終究定會有大的成就。"涿郡的孫禮、盧毓剛進入軍府時，崔琰又評論他們說："孫禮豁達直爽，性情剛烈，遇事堅定直率，敢作敢爲，盧毓機警敏鋭，明察事理，歷經磨難也不消沉，他們都是可任三公的人才。"後來崔林、孫禮、盧毓都官做到宰輔。還有崔琰的朋友公孫方、宋階很早就死了，崔琰撫養他們留下的孤兒，對他們的恩愛就像對待自己的兒子。他的善辨人才，看重情義，都是像這樣的。

初，太祖性忌，有所不堪者，魯國孔融、南陽許攸、婁圭，皆以恃舊不虔見誅。而琰最爲世所痛惜，至今冤之。

當初，太祖性格忌刻，有他不能容忍的人，如魯國的孔融、南陽的許攸、婁圭，都因依仗是太祖的老交情，態度不恭敬而被殺。而崔琰最被世人所痛惜，至今還有人爲他鳴冤叫屈。

毛玠

毛玠字孝先，陳留平丘人也。少爲縣吏，以清公稱。將避亂荆州，未至，聞劉表政令不明，遂往魯陽。太祖臨兖州，辟爲治中從事。玠語太祖曰："今天下分崩，國主遷移，生民廢業，饑饉流亡，公家無經歲之儲，百姓無安固之志，難以持久。今袁紹、劉表，雖士民衆强，皆無經遠之慮，未有樹基建本者也。夫兵義者勝，守位以財，宜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畜軍資，如此則霸王之業可成也。"太祖敬納其言，轉幕府功曹。

毛玠字孝先，陳留平丘人。年輕時做過縣裏的小吏，以清廉公正著稱。他打算到荆州去避亂，還沒有到達，聽説劉表政令不清明，於是就去了魯陽。太祖掌管兖州，徵召他任治中從事。毛玠對太祖說："現在天下分裂，天子遷移，老百姓荒廢生産，遭受饑荒而逃亡他方，國家沒有一年的儲糧，百姓沒有安居穩定的意願，難以持久。現在袁紹、劉表，雖然人民衆多，軍隊强盛，但都沒有長遠的考慮，是沒有建立自己根基的人。用兵正義的贏得勝利，維護地位的要依靠財力，應當尊奉天子來號令不盡臣子職責的人，鼓勵耕作，積蓄軍備物資，這樣霸王的事業就可以成功了。"太祖敬重地采納了他的建議，調任

他爲幕府功曹。

太祖爲司空丞相，玠嘗爲東曹掾，與崔琰并典選舉。其所舉用，皆清正之士，雖於時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終莫得進。務以儉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節自勵，雖貴寵之臣，輿服不敢過度。太祖嘆曰：“用人如此，使天下人自治，吾復何爲哉！”文帝爲五官將，親自詣玠，屬所親眷。玠答曰：“老臣以能守職，幸得免戾，今所説人非遷次，是以不敢奉命。”大軍還鄴，議所并省。玠請謁不行，時人憚之，咸欲省東曹。乃共白曰：“舊西曹爲上，東曹爲次，宜省東曹。”太祖知其情，令曰：“日出於東，月盛於東，凡人言方，亦復先東，何以省東曹？”遂省西曹。初，太祖平柳城，班所獲器物，特以素屏風素馮几賜玠，曰：“君有古人之風，故賜君古人之服。”玠居顯位，常布衣蔬食，撫育孤兄子甚篤，賞賜以振施貧族，家無所餘。遷右軍師。魏國初建，爲尚書僕射，復典選舉。時太子未定，而臨菑侯植有寵，玠密諫曰：“近者袁紹以嫡庶不分，覆宗滅國。廢立大事，非所宜聞。”後群僚會，玠起更衣，太祖目指曰：“此古所謂國之司直，我之周昌也。”

太祖擔任司空丞相時，毛玠曾經擔任東曹掾，和崔琰一同主管選舉。他所推舉任用的人，都是清廉正直的士人，即使是在當時有很大的名氣而行爲不守本分的人，也始終得不到薦舉。他努力以儉樸作爲人的表率，因此天下的士人没有不以廉潔的節操來勉勵自己的，即使是地位尊貴、受到朝廷寵幸的大臣，他們的車馬服飾也不敢超出常度。太祖感嘆地説：“用人能像這樣，使天下的人自己管理自己，我還要做什麽呢！”文帝任五官中郎將時，親自去拜訪毛玠，囑托毛玠爲自己親近喜愛的人提升官職。毛玠回答説：“老臣因爲能盡到職責，有幸得以免除過失，現在您所説的人不符合升遷的等次，因此我不敢遵從您的命令。”大軍返回鄴，朝廷商議合并精簡機構。毛玠對屬下私下告求的人不肯照辦，當時的人害怕他，都想撤銷東曹。就一同稟告説：“原先西曹爲上，東曹爲次，應該撤銷東曹。”太祖知道其中的内情，下令説：“太陽從東方升起，月亮在東方最明亮，凡是人們説到方位，也都首先提到東方，爲什麽要撤掉東曹？”於是就撤銷了西曹。當初，太祖平定了柳城，分賜所繳獲的器物，特意把不加雕飾的屏風和白色的憑几賜給毛玠，説：“您有古人的風範，所以賜給您古人使用的器具。”毛玠處在顯要的職位上，却一直穿布衣，吃蔬菜，撫育兄長的孤兒十分盡心，得到的賞賜用來施捨救濟同族的貧苦人家，家裏没有剩餘的財産。他升任右軍師。魏國剛建立時，他擔任尚書僕射，再次主管選舉。當時太子没有確立，而臨菑侯曹植受到寵愛，毛玠秘密向太祖進諫説：“近來袁紹因爲嫡庶不分，弄得家族傾覆國家滅亡，廢立太子是大事，不該是我們聽到的傳聞那樣。”後來大臣們聚會，毛玠起身去厠所，太祖用眼神示意説：“這正是古代所説的國家的司直，我的周昌啊。”

崔琰既死，玠内不悦。後有白玠者：“出見黥面反者，其妻子没爲官奴婢，玠言曰‘使天不雨者蓋此也’。”太祖大怒，收玠付獄。大理鍾

崔琰死後，毛玠心裏不高興。後來有人告發毛玠説：“毛玠外出時看到受到黥面刑罰的反叛者，他們的妻子被没收爲官府奴婢，毛玠就説‘使老天不下雨的原因大概就是這吧’。”太祖非

繇詰玠曰：

自古聖帝明王，罪及妻子。《書》云："左不共左，右不共右，予則孥戮女。"司寇之職，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春槀。漢律，罪人妻子没爲奴婢，黥面。漢法所行黥墨之刑，存於古典。今真奴婢祖先有罪，雖歷百世，猶有黥面供官，一以寬良民之命，二以宥并罪之辜。此何以負於神明之意，而當致旱？案典謀，急恒寒若，舒恒燠若，寬則亢陽，所以爲旱。玠之吐言，以爲寬邪，以爲急也？急當陰霖，何以反旱？成湯聖世，野無生草，周宣令主，旱魃爲虐。亢旱以來，積三十年，歸咎黥面，爲相值不？衛人伐邢，師興而雨，罪惡無徵，何以應天？玠譏謗之言，流於下民，不悦之聲，上聞聖聽。玠之吐言，勢不獨語，時見黥面，凡爲幾人？黥面奴婢，所識知邪？何緣得見，對之嘆言？時以語誰？見答云何？以何日月？於何處所？事已發露，不得隱欺，具以狀對。

玠曰：

臣聞蕭生縊死，困於石顯；賈子放外，讒在絳、灌；白起賜

常憤怒，把毛玠拘捕關進監獄治罪。大理鍾繇責問毛玠説：

自古聖明的帝王，治罪都要連及妻子兒女。《尚書》説："兵車左邊的人没有盡到用箭射殺敵人的職責，右邊的人没有盡到用矛刺殺敵人的職責，我就要殺掉你們并把你們的妻子兒女罰作奴隸。"古代司寇的職責，就是把男子送去官府當奴隸，女子送去官府做苦役。漢朝的法律規定，罪犯的妻子兒女没收爲奴婢，并在臉上刺字塗墨。漢朝法律所實行的在臉上刺字塗墨的刑罰，保存在古代的法典中。現在真是奴婢的祖先有罪，即使過了百年，還有將他們在臉上刺字塗墨而供官府役使的，這一可以減緩對本分百姓徭役的徵調，二可以寬恕脅從犯罪者的罪過。這怎麽就違背了神靈的意志，而該招致旱災呢？按《尚書》上所説的，政令苛急就會出現寒冷天氣，政令寬緩就會出現温暖天氣，寬緩導致陽氣過盛，所以就造成大旱。你毛玠所説的話，是認爲現在的刑法寬緩了呢，還是認爲苛急了呢？苛急就應當陰雨不斷，怎麽會反而乾旱呢？成湯的聖明時代，田野裏却旱得寸草不生，周宣王是賢明的君主，也遭到旱魔肆虐。自從大旱以來，一共持續了三十年，把這歸咎於對罪犯黥面的刑罰，是相稱的嗎？春秋時衛國人討伐邢國，出兵後就下了雨，如果没有罪惡的徵兆，爲什麽會感應上天呢？你毛玠譏諷誹謗的話，已流傳到老百姓中間，不滿的呼聲，已傳到天子耳裏。你毛玠所説的話，勢必不會單獨自言自語，當時看到刺面塗墨的罪犯，一共有幾個人？被刺面塗墨的罪犯，你認識嗎？怎麽會見到他們，對着他們發感嘆呢？當時你對誰説了，他們是怎麽回答的？在哪月哪日？在什麽地方？事情已經敗露，不得隱瞞欺騙，全都給我招來。

毛玠説：

臣聽説蕭望之自殺，是因爲受到石顯的陷害逼迫；賈誼被放逐到外地，是因爲周

劍於杜郵；晁錯致誅於東市；伍員絶命於吴都：斯數子者，或妒其前，或害其後。臣垂齠執簡，累勤取官，職在機近，人事所竄。屬臣以私，無勢不絶，語臣以寃，無細不理。人情淫利，爲法所禁，法禁于利，勢能害之。青蠅横生，爲臣作謗，謗臣之人，勢不在他。昔王叔、陳生争正王廷，宣子平理，命舉其契，是非有宜，曲直有所，《春秋》嘉焉，是以書之。臣不言此，無有時、人。説臣此言，必有徵要。乞蒙宣子之辨，而求王叔之對。若臣以曲聞，即刑之日，方之安駟之贈；賜劍之來，比之重賞之惠。謹以狀對。

勃、灌嬰進了讒言；白起在杜郵被賜劍自殺；晁錯在東市被誅殺；伍員在吴都被迫自殺：這幾個人，有的是當着面被人忌恨，有的是在背後被人暗害。臣年輕時就手執簡策，靠長期勤奮努力獲得官職，處在機密近要的地位上，受到各種人事關係的紛擾。別人把私事托付給臣，没有哪個有權勢的不被拒絶，別人把冤屈告訴給我，没有哪件細微的冤情不去審理。人心貪圖利益，而被法律所禁止，法律禁止貪圖利益，有權勢的人却能破壞它。讒言誣告的小人就像緑頭蒼蠅一樣到處萌生，對臣進行誹謗，誹謗臣的人，勢必没有別的原因。以前王叔、陳生在朝廷争辯是非，范宣子作出評判裁决，要他們拿出作爲憑證的文書，判明是非曲直就有了適當的依據，《春秋》贊揚他，因此記載了這件事。臣没有説過誹謗朝廷的話，也就没有説這話的時間、證人。説臣講過這樣的話，一定要有證據。請求朝廷像范宣子那樣明辨是非，要求像王叔那樣對質。如果臣是用歪曲事實欺騙朝廷，受刑的那天，就好像是贈給我安車駟馬；送來賜死的寶劍，就好像是得到重賞的恩惠。謹以實情回答。

時桓階、和洽進言救玠。玠遂免黜，卒于家。太祖賜棺器錢帛，拜子機郎中。

當時桓階、和洽進言營救毛玠。毛玠於是被罷免了官職，死在家中。太祖賜給他棺材、隨葬器物和錢帛，授任毛玠的兒子毛機爲郎中。

徐奕

徐奕字季才，東莞人也。避難江東，孫策禮命之。奕改姓名，微服還本郡。太祖爲司空，辟爲掾屬，從西征馬超。超破，軍還。時關中新服，未甚安，留奕爲丞相長史，鎮撫西京，西京稱其威信。轉爲雍州刺史，復還爲東曹屬。丁儀等見寵於時，并害之，而奕終不爲動。出爲魏郡太守。太祖征孫權，徙爲留府長史，謂奕曰："君之忠亮，古人不過也，然微太嚴。昔西門豹佩韋以自緩，夫能以柔弱制剛强者，望之於君也。今使

徐奕字季才，東莞人。避難到了江東，孫策以禮任命他做官。徐奕改名换姓，穿上平民服裝回到家鄉。太祖任司空時，徵召他爲掾屬，跟隨自己向西征討馬超。馬超被打敗，軍隊返回。當時關中剛剛平定，不很安寧，太祖留下徐奕擔任丞相長史，安撫西京，西京稱贊他的威信。轉任雍州刺史，又回到京都擔任東曹屬官。丁儀等人在當時受到寵信，一起陷害他，但徐奕始終没有被屈服動摇。出任魏郡太守。太祖征討孫權，調任徐奕爲留府長史，對徐奕説："您的忠誠堅貞，古人也不能超過，但略感太嚴厲了。過去西門豹佩帶韋皮來提醒自己性情要和緩，能够用柔弱制

君統留事，孤無復還顧之憂也。”魏國既建，爲尚書，復典選舉，遷尚書令。

服剛强，這是我對您的希望啊。現在派您統管留守的事，孤就不再有後顧之憂了。”魏國建立後，徐奕擔任尚書，又主管選舉，後升任尚書令。

太祖征漢中，魏諷等謀反，中尉楊俊左遷。太祖嘆曰：“諷所以敢生亂心，以吾爪牙之臣無遏奸防謀者故也。安得如諸葛豐者，使代俊乎！”桓階曰：“徐奕其人也。”太祖乃以奕爲中尉，手令曰：“昔楚有子玉，文公爲之側席而坐；汲黯在朝，淮南爲之折謀。《詩》稱‘邦之司直’，君之謂與！”在職數月，疾篤乞退，拜諫議大夫，卒。

太祖征伐漢中，魏諷等人策劃反叛，中尉楊俊被降職。太祖嘆息説：“魏諷之所以敢産生叛亂之心，是因爲我的得力臣子不能遏止奸邪預防謀反的人的緣故啊。怎麽能得到像諸葛豐那樣的人，讓他代替楊俊呢！”桓階説：“徐奕就是那樣的人。”太祖於是任命徐奕爲中尉，親手下令説：“過去楚國有子玉，晋文公因此不得安穩地坐着；汲黯在朝廷，淮南王的陰謀因此被挫敗。《詩經》説的‘邦之司直’，説的就是您吧！”在職幾個月，因病重請求退職，朝廷授任他爲諫議大夫，去世。

何夔

何夔字叔龍，陳郡陽夏人也。曾祖父熙，漢安帝時官至車騎將軍。夔幼喪父，與母兄居，以孝友稱。長八尺三寸，容貌矜嚴。避亂淮南。後袁術至壽春，辟之，夔不應，然遂爲術所留。久之，術與橋蕤俱攻圍蘄陽，蘄陽爲太祖固守。術以夔彼郡人，欲脅令説蘄陽。夔謂術謀臣李業曰：“昔柳下惠聞伐國之謀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斯言何爲至于我哉’！”遂遁匿灊山。術知夔終不爲已用，乃止。術從兄山陽太守遺母，夔從姑也，是以雖恨夔而不加害。

何夔字叔龍，陳郡陽夏人。曾祖父何熙，漢安帝時官做到車騎將軍。何夔幼年就死去了父親，和母親、哥哥住在一起，以孝順母親友愛兄長而著稱。身長八尺三寸，容貌莊重嚴肅。他避亂到了淮南。後來袁術到壽春，徵召他，何夔不肯應召，但却被袁術扣留。過了很久，袁術和橋蕤一起圍攻蘄陽，蘄陽被太祖牢固防守。袁術因爲何夔是蘄陽那個郡的人，想要脅迫他去游説蘄陽投降。何夔對袁術的謀臣李業説：“過去柳下惠聽到要征伐别國的圖謀就臉上帶有憂慮的神色，説‘我聽説征伐别國是不用詢問仁德之人的，這樣的話爲什麽問到我這裏來呢’！”於是逃走躲到灊山。袁術知道何夔終究不會爲自己效力，就中止了脅迫他去蘄陽。袁術的堂兄山陽太守袁遺的母親，是何夔的堂姑，所以袁術雖恨何夔却不加害於他。

建安二年，夔將還鄉里，度術必急追，乃閒行得免，明年到本郡。頃之，太祖辟爲司空掾屬。時有傳袁術軍亂者，太祖問夔曰：“君以爲信不？”夔對曰：“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術無信順之實，而望天人之助，此不可以得志於天下。夫失道之主，親戚叛之，而况於左右乎！以

建安二年，何夔打算返回家鄉，估計袁術一定會急忙追趕，於是就從小路走得以逃脱，第二年回到了家鄉所在的郡。不久，太祖徵召他爲司空掾屬。當時有傳聞説袁術軍隊發生變亂，太祖問何夔説：“您認爲可信不？”何夔回答説：“上天佐助的是順應天意的人，人民幫助的是取信於民的人。袁術没有取信於民和順應天意的實際作爲，却希望得到上天和人民的幫助，這是不可能

夔觀之，其亂必矣。”太祖曰：“爲國失賢則亡。君不爲術所用；亂，不亦宜乎!”太祖性嚴，掾屬公事，往往加杖；夔常畜毒藥，誓死無辱，是以終不見及。出爲城父令。遷長廣太守。郡濱山海，黄巾未平，豪傑多背叛，袁譚就加以官位。長廣縣人管承，徒衆三千餘家，爲寇害。議者欲舉兵攻之。夔曰：“承等非生而樂亂也，習於亂，不能自還，未被德教，故不知反善。今兵迫之急，彼恐夷滅，必并力戰。攻之既未易拔，雖勝，必傷吏民。不如徐喻以恩德，使容自悔，可不煩兵而定。”乃遣郡丞黄珍往，爲陳成敗，承等皆請服。夔遣吏成弘領校尉，長廣縣丞等郊迎奉牛酒，詣郡。牟平賊從錢，衆亦數千，夔率郡兵與張遼共討定之。東牟人王營，衆三千餘家，脅昌陽縣爲亂。夔遣吏王欽等，授以計略，使離散之。旬月皆平定。

在天下實現自己的願望的。失去正道的君主，親戚都要背叛他，何况是他左右的人呢！照我看來，袁術的軍隊發生變亂是一定的了。”太祖説：“統治國家失去了賢才就會滅亡。您不被袁術所任用；發生變亂，不也是本該這樣的嗎！”太祖性格嚴厲，掾屬辦理公務，常常受杖刑；何夔經常帶着毒藥，决心寧死也不受侮辱，因此終究没有遭受杖刑。出任城父令。又升任長廣太守。這個郡依山靠海，黄巾軍還没有平定，當地强横有勢的人大都反叛，袁譚隨即授給他們官職。長廣縣人管承，糾集部屬三千多家，成爲結夥搶劫的禍害。議事的人想帶兵攻打他。何夔説：“管承等人不是生下來就喜歡作亂，習慣於作亂，不能自行悔改，没有受到仁德的教化，所以不知道回心從善。現在軍隊逼得他們太急，他們害怕被消滅，必定會合力作戰。攻打他們既不容易攻下來，即使獲勝，也一定會傷害官吏百姓。不如慢慢用恩德開導，允許讓他們自行悔改，就可以不用煩勞軍隊來平定他們。”於是派遣郡丞黄珍前去，給他們講述成敗得失的道理，管承等人都請求降服。何夔派遣官員成弘兼任校尉，長廣縣丞等人帶着牛和酒到郊外迎接，把他們送到郡治的所在地。牟平的賊寇從錢，部屬也有數千人，何夔帶領郡裏的軍隊和張遼一同討伐平定了他。東牟人王營，部屬有三千多家，脅迫昌陽縣的人作亂。何夔派遣官員王欽等人，授給他計謀，使王營的人馬分離逃散了。一個月的時間全都平定。

是時太祖始制新科下州郡，又收租税綿絹。夔以郡初立，近以師旅之後，不可卒繩以法，乃上言曰：“自喪亂已來，民人失所，今雖小安，然服教日淺。所下新科，皆以明罰敕法，齊一大化也。所領六縣，疆域初定，加以饑饉，若一切齊以科禁，恐或有不從教者。有不從教者不得不誅，則非觀民設教隨時之意也。先王辨九服之賦以殊遠近，制三典之刑以平治亂，愚以爲此郡宜依遠域新邦之典，其民間小事，使長吏臨時隨宜，

這時太祖開始制訂新的法令下達到各州郡，又徵收租税和絲綿絹帛。何夔認爲長廣郡剛開始建立，近來又用兵打過仗，不能倉猝用法令來約束，於是上疏説：“自從喪亂以來，人民流離失所，現在雖然稍稍安定，但是歸服教化的時間很短。所下達的新法令，都是用嚴明的刑罰來整飭法令，統一國家的教化。我所管轄的六縣，轄界剛剛劃定，加上鬧饑荒，如果一律用法律禁令來整治，恐怕會有不服從教化的人。有不服從教化的人就不得不誅殺，那麽就不是觀察民情設立教化順應時勢的意圖了。古代帝王把京都以外的地區劃分爲九等徵收賦税來區别遠近，制定三種輕

上不背正法，下以順百姓之心。比及三年，民安其業，然後齊之以法，則無所不至矣。”太祖從其言。徵還，參丞相軍事。海賊郭祖寇暴樂安、濟南界，州郡苦之。太祖以夔前在長廣有威信，拜樂安太守。到官數月，諸城悉平。

重不同的刑法來平定治理社會混亂的局面，我的愚見認爲這個郡應該遵從邊遠地區、新封王國的法律，這裏的民間小事，派主管官員臨時根據情況靈活處理，對上不違背公正的法度，對下順應百姓的心願。等過了三年，老百姓安居樂業，然後用法令整治他們，那麽就没有什麽地方行不通了。”太祖聽從了他的意見。徵召他回京，參與丞相府軍務。海盜郭祖在樂安、濟南轄界内劫掠作亂，州郡裏的官吏百姓受到困擾。太祖因爲何夔過去在長廣很有威信，授任他爲樂安太守。到任幾個月，各城全都被平定。

入爲丞相東曹掾。夔言於太祖曰：“自軍興以來，制度草創，用人未詳其本，是以各引其類，時忘道德。夔聞以賢制爵，則民慎德；以庸制禄，則民興功。以爲自今所用，必先核之鄉閭，使長幼順叙，無相踰越。顯忠直之賞，明公實之報，則賢不肖之分，居然别矣。又可修保舉故不以實之令，使有司别受其負。在朝之臣，時受教與曹并選者，各任其責。上以觀朝臣之節，下以塞争競之源，以督群下，以率萬民，如是則天下幸甚。”太祖稱善。魏國既建，拜尚書僕射。文帝爲太子，以涼茂爲太傅，夔爲少傅；特命二傅與尚書東曹并選太子諸侯官屬。茂卒，以夔代茂。每月朔，太傅入見太子，太子正法服而禮焉；他日無會儀。夔遷太僕，太子欲與辭，宿戒供，夔無往意；乃與書請之，夔以國有常制，遂不往。其履正如此。然於節儉之世，最爲豪汰。文帝踐阼，封成陽亭侯，邑三百户。疾病，屢乞遜位。詔報曰：“蓋禮賢親舊，帝王之常務也。以親則君有輔弼之勛焉，以賢則君有醇固之茂焉。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今君疾雖未瘳，神明聽之矣。君其即安，以順朕意。”薨，謚曰靖侯。子

何夔調入京都擔任丞相東曹掾。何夔對太祖說：“自從采取軍事行動以來，各項制度剛剛建立，用人没有詳細瞭解他們的本來面目，因此各自引薦和自己意氣相投的人，常常忘記他的道德品質如何。我聽説根據才德來制定爵位，那麽人民就會注重道德修養；根據功勞來制定俸禄，那麽人民就會争先建立功勛。我認爲從現在開始任用人，一定要先到鄉里考察，使得長幼次序，不相互超越。顯揚對忠誠正直的人的獎賞，昭示對公正樸實的人的酬報，那麽有才德和無才德的區分，就顯然辨别開了。還可以制定保舉人才却故意不按照實際情況的懲處條令，使主管官員各自承擔責任。在朝廷的大臣，當時接受教令和各曹一同被選拔而授職的人，各自承擔責任。上可以觀察朝廷大臣的節操，下可以堵塞争官奪位的根源，以此來督促群臣，統領民衆，如果這樣做，天下就非常有幸了。”太祖稱贊他説得好。魏國建立後，何夔被授任尚書僕射。文帝做太子時，任命涼茂爲太傅，何夔爲少傅；特地命令太傅少傅和尚書東曹一起挑選太子及各王侯的屬官。涼茂去世，任命何夔代替涼茂。每月初一，太傅入宫晋見太子，太子穿好法定的禮服對他以禮相待；其他日子不再有會見的禮節。何夔升任太僕，太子想和他話别，預先準備了酒食，何夔没有前往的意思；於是太子寫信請他，何夔認爲國家有規定的制度，終於没有前往。他躬行正道就是像這樣的。可是他在節儉的年代，最爲豪華奢侈。文帝即位，封何夔爲成陽亭侯，食邑三百

曾嗣，咸熙中爲司徒。

户。他病重，多次請求辭官。文帝下詔回覆説："禮待賢才親近舊臣，是帝王經常做的事情。論親密您有輔佐君王的功勛，論才德您有純正堅貞的美德。有陰德的人一定會得到現世的報答，現在您的病雖没有痊愈，神明已經聽到了。您的病情很快就會轉爲平安，以順合我的心意。"何夔去世，謚號稱靖侯。他的兒子何曾繼承爵位，咸熙年間任司徒。

邢顒

邢顒字子昂，河間鄚人也。舉孝廉，司徒辟，皆不就。易姓字，適右北平，從田疇游。積五年，而太祖定冀州。顒謂疇曰："黄巾起來二十餘年，海内鼎沸，百姓流離。今聞曹公法令嚴。民厭亂矣，亂極則平。請以身先。"遂裝還鄉里。田疇曰："邢顒，民之先覺也。"乃見太祖，求爲鄉導以克柳城。

邢顒字子昂，河間鄚人。他被推舉爲孝廉，司徒也徵召他，他都没有去就任。他改名换姓，到右北平去，跟隨田疇游學。過了五年，太祖平定了冀州。邢顒對田疇説："黄巾軍起事以來已二十多年了，天下動蕩不安，老百姓流離失所。現在聽説曹公的法令嚴明。老百姓已經厭惡戰亂了，亂到了極點就會轉爲太平。請讓我先回去。"於是就整理行裝返回家鄉。田疇説："邢顒，是老百姓中最先覺察到時勢變化的人。"他於是去見太祖，請求擔任嚮導去攻克柳城。

太祖辟顒爲冀州從事，時人稱之曰："德行堂堂邢子昂。"除廣宗長，以故將喪棄官。有司舉正，太祖曰："顒篤於舊君，有一致之節。"勿問也。更辟司空掾，除行唐令，勸民農桑，風化大行。入爲丞相門下督，遷左馮翊，病，去官。是時，太祖諸子高選官屬，令曰："侯家吏，宜得淵深法度如邢顒輩。"遂以爲平原侯植家丞。顒防閑以禮，無所屈撓，由是不合。庶子劉楨書諫植曰："家丞邢顒，北土之彦，少秉高節，玄静澹泊，言少理多，真雅士也。楨誠不足同貫斯人，并列左右。而楨禮遇殊特，顒反疏簡，私懼觀者將謂君侯習近不肖，禮賢不足，采庶子之春華，忘家丞之秋實。爲上招謗，其罪不小，以此反側。"後參丞相軍事，轉東曹掾。初，太子未定，而臨菑侯植有寵，丁儀等并贊翼其美。太祖問

太祖徵召邢顒任冀州從事，當時的人稱贊他説："德行崇高的邢子昂。"他被任命爲廣宗長，因過去的上司死去而捨棄官職。有關官員列舉他的罪狀要給以懲處，太祖説："邢顒對過去的上司感情深厚，有着忠貞不渝的節操。"就不再追究了。又徵召他爲司空掾，任命他做行唐令，他鼓勵老百姓務農植桑，使教化得以普遍推行。邢顒入京擔任丞相門下督，又升任左馮翊，因生病，辭去官職。這時，太祖的各個兒子按很高的要求挑選屬官，下令説："侯王家的官吏，應該選到像邢顒那樣深明法度的人。"於是將邢顒任命爲平原侯曹植的家丞。邢顒按照禮法阻止曹植的過分行爲，没有屈從的地方，因此和曹植關係不和。庶子劉楨寫信勸諫曹植説："家丞邢顒，是北方的傑出人才，年輕時就保持高尚的節操，性情恬静，清心寡欲，言辭少而包含的道理多，是真正的高尚風雅的人。我劉楨實在不能和這個人同一位次，并列在您的左右。可是我劉楨得到的禮遇特别優厚，邢顒却反而受到疏遠怠慢，我私下害怕旁觀者會説君侯您喜歡親近没有才德的

顒，顒對曰："以庶代宗，先世之戒也。願殿下深重察之！"太祖識其意，後遂以爲太子少傅，遷太傅。文帝踐阼，爲侍中尚書僕射，賜爵關内侯，出爲司隸校尉，徙太常。黄初四年薨。子友嗣。

人，禮待有才德的人却不够，采摘了庶子的春花，而忘掉了家丞的秋實。給您招來了毁謗，這罪過不小，因此感到惶恐不安。"後來邢顒參與丞相府軍務，又轉任東曹掾。起初，太子没有確立，而臨菑侯曹植受到寵愛，丁儀等人都輔助成全他的美事。太祖詢問邢顒，邢顒回答説："用庶子代替嫡長子，這是前代所警戒的。希望殿下慎重地省察這件事！"太祖明白他的意思，後來就任命他爲太子少傅，又升任太傅。文帝即位，任命邢顒爲侍中尚書僕射，賜給他關内侯的爵位，出任司隸校尉，又轉任太常。黄初四年邢顒去世。他的兒子邢友繼承爵位。

鮑勛

鮑勛字叔業，泰山平陽人也，漢司隸校尉鮑宣九世孫。宣後嗣有從上黨徙泰山者，遂家焉。勛父信，靈帝時爲騎都尉，大將軍何進遣東募兵。後爲濟北相，協規太祖，身以遇害。語在《董卓傳》、《武帝紀》。建安十七年，太祖追録信功，表封勛兄邵新都亭侯，辟勛丞相掾。

鮑勛字叔業，泰山平陽人，是漢朝司隸校尉鮑宣的第九代孫。鮑宣的後代有從上黨遷移到泰山的，於是就在那裏安了家。鮑勛的父親鮑信，漢靈帝時擔任騎都尉，大將軍何進派他往東去招募士兵。後來擔任濟北相，輔助太祖，結果他被殺害。這事記載在《董卓傳》、《武帝紀》中。建安十七年，太祖追録鮑信的功勞，上表封鮑勛的哥哥鮑邵爲新都亭侯，徵召鮑勛擔任丞相掾。

二十二年，立太子，以勛爲中庶子。徙黄門侍郎，出爲魏郡西部都尉。太子郭夫人弟爲曲周縣吏，斷盜官布，法應棄市。太祖時在譙，太子留鄴，數手書爲之請罪。勛不敢擅縱，具列上。勛前在東宫，守正不撓，太子固不能悦，及重此事，恚望滋甚。會郡界休兵有失期者，密敕中尉奏免勛官。久之，拜侍御史。延康元年，太祖崩，太子即王位，勛以駙馬都尉兼侍中。

建安二十二年，確立太子，任命鮑勛爲中庶子。轉任黄門侍郎，出任魏郡西部都尉。太子郭夫人的弟弟擔任曲周縣的縣吏，貪污盜竊官府的錢幣，按法律應當斬首暴尸街市示衆。太祖當時在譙縣，太子留守鄴城，多次親手寫信爲他請求免罪。鮑勛不敢擅自釋放他，把他的罪狀全部列舉上報。鮑勛以前在東宫時，堅持正道而不屈從，太子本來就不高興，等到又發生這樣的事，更加深了對他的怨恨。恰好郡的轄界内休整的士兵有誤了返回軍營期限的，太子就秘密下令中尉上奏罷免鮑勛的官職。過了很久，又授任鮑勛爲侍御史。延康元年，太祖去世，太子即魏王位，鮑勛以駙馬都尉的身份兼任侍中。

文帝受禪，勛每陳"今之所急，唯在軍農，寬惠百姓。臺榭苑囿，宜以爲後。"文帝將出游獵，勛停車上疏曰："臣聞五帝三王，靡不明本立

文帝接受禪讓即位，鮑勛經常上奏陳説"現在急於要做的，衹在軍事和農耕，對老百姓寬厚仁惠。樓臺亭榭和園林的興建，應該放在以後。"文帝將要出游打獵，鮑勛攔住車上疏説："臣聽

教，以孝治天下。陛下仁聖惻隱，有同古烈。臣冀當繼踪前代，令萬世可則也。如何在諒闇之中，修馳騁之事乎！臣冒死以聞，唯陛下察焉。”帝手毀其表而競行獵，中道頓息，問侍臣曰：“獵之爲樂，何如八音也?”侍中劉曄對曰：“獵勝於樂。”勛抗辭曰：“夫樂，上通神明，下和人理，隆治致化，萬邦咸乂。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况獵，暴華蓋於原野，傷生育之至理，櫛風沐雨，不以時隙哉?昔魯隱觀漁於棠，《春秋》譏之。雖陛下以爲務，愚臣所不願也。”因奏：“劉曄佞諛不忠，阿順陛下過戲之言。昔梁丘據取媚於遄臺，曄之謂也。請有司議罪以清皇朝。”帝怒作色，罷還，即出勛爲右中郎將。

說五帝三王，没有不明確治國的根本，樹立教化，用孝道來治理天下。陛下仁德聖明，心懷憐憫，如同古代的帝王。臣希望陛下應當繼承前代的踪迹，使萬代後世都可以效法。怎麽可以在爲父守喪的日子裏，去做追逐捕獵的事情呢！臣冒着死罪使陛下聽到我所説的，希望陛下明察。”文帝親手撕毁了鮑勛的表章而驅車奔去打獵，半路上停下來休息，問身邊侍奉的大臣説：“打獵的樂趣，和聽音樂相比怎麽樣?”侍中劉曄回答説：“打獵的樂趣勝過聽音樂。”鮑勛語氣嚴厲地説：“音樂，上可通達神明，下可調和人理，能興盛政治，施行教化，使萬國得到安定。移風易俗，没有比音樂更好的了。况且打獵，陛下的車蓋暴露在原野上，損害身體保養的根本道理，風吹雨淋，不得空閑的時間嗎?以前魯隱公到棠地觀看捕魚，《春秋》譴責了這件事。雖然陛下把打獵看作必做的事，但這是愚臣所不希望做的。”於是又上奏：“劉曄諂媚奉承而不忠誠，阿諛順從陛下過分的玩笑話。以前梁丘據在遄臺向齊侯獻媚，劉曄也可以説是這樣的人。請求有關部門議定他的罪過，以清除朝廷中的奸邪。”文帝發怒變了臉色，停止打獵返回，立刻把鮑勛調出擔任右中郎將。

黄初四年，尚書令陳群、僕射司馬宣王并舉勛爲宫正，宫正即御史中丞也。帝不得已而用之，百寮嚴憚，罔不肅然。六年秋，帝欲征吴，群臣大議，勛面諫曰：“王師屢征而未有所克者，蓋以吴、蜀唇齒相依，憑阻山水，有難拔之勢故也。往年龍舟飄蕩，隔在南岸，聖躬蹈危，臣下破膽。此時宗廟幾至傾覆，爲百世之戒。今又勞兵襲遠，日費千金，中國虚耗，令黠虜玩威，臣竊以爲不可。”帝益忿之，左遷勛爲治書執法。

黄初四年，尚書令陳群、僕射司馬宣王一起推舉鮑勛擔任宫正，宫正就是御史中丞。文帝不得已任用了他，官員們都懼怕他，没有不恭恭敬敬的。黄初六年秋天，文帝想要征伐吴國，大臣們聚集在一起商議，鮑勛當着文帝的面勸諫説：“朝廷的軍隊多次出征而没有戰勝敵人，大概是因爲吴、蜀兩國唇齒相依，憑藉山水的險阻，有着難以攻克的形勢。往年陛下親征的龍舟在江中飄蕩，阻隔在南岸，皇上陷入危險之中，臣下嚇破了膽。這時宗廟幾乎到了傾覆的地步，成爲百代後世的鑒戒。現在又要出動軍隊去襲擊遠方的敵人，每天耗費大量的錢財，國内空虚耗盡，讓狡猾的敵人輕視我們的威力，臣私下認爲不可以這樣做。”文帝更加惱恨鮑勛，把他降職爲治書執法。

帝從壽春還，屯陳留郡界。太守

文帝從壽春返回，駐扎在陳留郡的轄界内。

孫邕見，出過勛。時營壘未成，但立標埒，邕邪行不從正道，軍營令史劉曜欲推之，勛以塹壘未成，解止不舉。大軍還洛陽，曜有罪，勛奏絀遣，而曜密表勛私解邕事。詔曰：“勛指鹿作馬，收付廷尉。”廷尉法議：“正刑五歲。”三官駁：“依律罰金二斤。”帝大怒曰：“勛無活分，而汝等敢縱之！收三官已下付刺奸，當令十鼠同穴。”太尉鍾繇、司徒華歆、鎮軍大將軍陳群、侍中辛毗、尚書衛臻、守廷尉高柔等并表“勛父信有功於太祖”，求請勛罪。帝不許，遂誅勛。勛內行既修，廉而能施，死之日，家無餘財。後二旬，文帝亦崩，莫不爲勛嘆恨。

太守孫邕晋見文帝，出來後去拜訪鮑勛。當時營壘還没有修築好，衹是樹起了矮墻做標記，孫邕走斜道而不從正道上過，軍營令史劉曜想要查究這事，鮑勛認爲壕溝和營壘還没有修好，停止了追查而没有舉報。大軍返回洛陽，劉曜犯有罪過，鮑勛上奏要求將劉曜貶官逐出，而劉曜秘密上表告發鮑勛私下停止查究孫邕的事。文帝下詔說：“鮑勛指鹿爲馬，逮捕交給廷尉懲處。”廷尉依照法律提議定罪：“判决五年。”三官反駁說：“依照法律罰金二斤。”文帝大怒說：“鮑勛已没有活命的資格，而你們竟敢爲他開脱！逮捕三官以下的人交付刺奸懲處，應當讓他們像十隻老鼠同在一個洞穴裏一樣關起來。”太尉鍾繇、司徒華歆、鎮軍大將軍陳群、侍中辛毗、尚書衛臻、代理廷尉高柔等人一起上表說“鮑勛的父親鮑信對太祖有功”，請求免除鮑勛的罪過。文帝不答應，於是就殺了鮑勛。鮑勛注意平時操行的修養，廉潔而能施捨給别人財物，死的時候，家裏没有多餘的財產。過了二十多天，文帝也崩逝了，没有人不爲鮑勛感到嘆息遺憾。

司馬芝　司馬岐

司馬芝字子華，河內温人也。少爲書生，避亂荆州，於魯陽山遇賊，同行者皆棄老弱走，芝獨坐守老母。賊至，以刃臨芝，芝叩頭曰：“母老，唯在諸君！”賊曰：“此孝子也，殺之不義。”遂得免害，以鹿車推載母。居南方十餘年，躬耕守節。

司馬芝字子華，河內温人。年輕時是讀書人，躲避戰亂到了荆州，在魯陽山遇到賊寇，同行的人都丢下老弱逃走了，衹有司馬芝獨自坐着守護着老母親。賊寇來了，用刀逼近司馬芝，司馬芝叩頭說：“母親年老，死活衹在各位了。”賊寇說：“這是個孝子，殺他是不道義的。”於是他得以免除被害，用手推車載着母親走了。居住在南方十多年，親自耕作，保持節操。

太祖平荆州，以芝爲菅長。時天下草創，多不奉法。郡主簿劉節，舊族豪俠，賓客千餘家，出爲盜賊，入亂吏治。頃之，芝差節客王同等爲兵，掾史據白：“節家前後未嘗給繇，若至時藏匿，必爲留負。”芝不聽，與節書曰：“君爲大宗，加股肱郡，而賓客每不與役，既衆庶怨望，或流聲上聞。今調同等爲兵，幸時發遣。”兵已集郡，而節藏同等，因令督郵以

太祖平定荆州，任命司馬芝爲菅長。當時天下剛開始建立，很多人不遵守法度。郡主簿劉節，出身於世家大族而强横放縱，擁有賓客一千多人，出門在外做盜賊，進入官府擾亂吏治。不久，司馬芝差遣劉節的賓客王同等人去當兵，掾史據實禀告：“劉節家從來不曾服過徭役，如果到時候他把王同等人藏匿起來，一定會留下空額。”司馬芝不聽，給劉節寫信說：“您是世家大族，又是輔佐郡守的官員，可是您的賓客常常不服徭役，老百姓已經感到怨恨，或許流傳的名聲

軍興詭責縣，縣掾史窮困，乞代同行。芝乃馳檄濟南，具陳節罪。太守郝光素敬信芝，即以節代同行，青州號芝"以郡主簿爲兵"。遷廣平令。征虜將軍劉勳，貴寵驕豪，又芝故郡將，賓客子弟在界數犯法。勳與芝書，不著姓名，而多所屬托，芝不報其書，一皆如法。後勳以不軌誅，交關者皆獲罪，而芝以見稱。

已讓上司知道。現在徵調王同等人服兵役，希望按時發送。"徵調的兵都已經到郡城集中，可是劉節將王同等人藏匿起來，并趁機讓督郵按戰時的法令責問菅縣的官吏，縣掾史感到没有辦法，衹好請求自己代替王同去當兵。司馬芝於是派快馬把文書送到濟南郡，詳細陳述劉節的罪狀。太守郝光一向敬重信任司馬芝，就要劉節代替王同去服兵役，青州人稱司馬芝"用郡主簿當兵"。司馬芝升任廣平令。征虜將軍劉勳，地位顯貴而受寵信，驕横放縱，又是司馬芝以前的郡守，他的賓客子弟在廣平轄界内多次犯法。劉勳給司馬芝寫信，不寫姓名，而多有説情囑托的意思，司馬芝不回他的信，一律都照法律處理。後來劉勳因行爲不軌被誅殺，和他有關連的人都獲罪，而司馬芝因此受人稱贊。

遷大理正。有盜官練置都厠上者，吏疑女工，收以付獄。芝曰："夫刑罪之失，失在苛暴。今贓物先得而後訊其辭，若不勝掠，或至誣服。誣服之情，不可以折獄。且簡而易從，大人之化也。不失有罪，庸世之治耳。今宥所疑，以隆易從之義，不亦可乎！"太祖從其議。歷甘陵、沛、陽平太守，所在有績。黄初中，入爲河南尹，抑强扶弱，私請不行。會内官欲以事托芝，不敢發言，因芝妻伯父董昭。昭猶憚芝，不爲通。芝爲教與群下曰："蓋君能設教，不能使吏必不犯也。吏能犯教，而不能使君必不聞也。夫設教而犯，君之劣也；犯教而聞，吏之禍也。君劣於上，吏禍於下，此政事所以不理也。可不各勉之哉！"於是下吏莫不自勵。門下循行嘗疑門幹盜簪，幹辭不符，曹執爲獄。芝教曰："凡物有相似而難分者，自非離婁，鮮能不惑。就其實然，循行何忍重惜一簪，輕傷同類乎！其寢勿問。"

司馬芝升任大理正。有人盜竊官府的絹帛放在厠所上，官吏懷疑是女工偷的，逮捕了她送交監獄。司馬芝説："懲罰犯罪的失誤，在於過於苛刻殘暴。現在先拿到贓物然後審問她的供辭，如果經不住拷打，可能會導致無辜而被迫服罪。無辜而被迫服罪的情況，不可以判決結案。況且判案屬實而使人容易服從，這是賢明君主的教化。不放掉有罪的人，這是平庸的朝代纔施行的治理辦法。現在寬恕所懷疑的人，來光大使人容易服從的義理，不也可以嗎！"太祖聽從了他的建議。司馬芝歷任甘陵、沛、陽平太守，在任職的地方都有政績。黄初年間，進京擔任河南尹，抑制豪强扶助弱小，因私情求他辦的事都不給辦理。恰好宫内的官員想有事托付司馬芝，不敢開這個口，通過司馬芝妻子的伯父董昭傳話。董昭也害怕司馬芝，不敢傳話。司馬芝給下屬發布教令説："君主能够設立教令，不能使官員一定不觸犯。官員能觸犯教令，却不能使君主一定不知道。設立了教令而被觸犯，這是君主的過失；觸犯了教令而被知道，這是官員的災禍。君主在上出了過失，官員在下造成災禍，這就是政事不能治理得好的原因。可以不各自勉勵自己嗎！"因此他的下屬官員没有不勉勵自己的。門下循行曾經懷疑看門人偷竊簪子，看門人的供詞和案情不

符，曹吏抓住他送交審訊。司馬芝教導說：“大概事物有相似而難以分辨的情況，如果不是像離婁那樣眼光鋭利的人，很少有能不疑惑的。即使看門人的偷竊事實是這樣的，循行怎麼忍心愛惜一根簪子，而輕易傷害自己的同伴呢！還是停止審訊不再追問。”

明帝即位，賜爵關内侯。頃之，特進曹洪乳母當，與臨汾公主侍者共事無澗神繫獄。卞太后遣黄門詣府傳令，芝不通，輒敕洛陽獄考竟，而上疏曰：“諸應死罪者，皆當先表須報。前制書禁絶淫祀以正風俗，今當等所犯妖刑，辭語始定，黄門吴達詣臣，傳太皇太后令。臣不敢通，懼有救護，速聞聖聽，若不得已，以垂宿留。由事不早竟，是臣之罪，是以冒犯常科，輒敕縣考竟，擅行刑戮，伏須誅罰。”帝手報曰：“省表，明卿至心，欲奉詔書，以權行事，是也。此乃卿奉詔之意，何謝之有？後黄門復往，慎勿通也。”芝居官十一年，數議科條所不便者。其在公卿閒，直道而行。會諸王來朝，與京都人交通，坐免。

明帝即位，賜給司馬芝關内侯的爵位。不久，特進曹洪的奶媽當，和臨汾公主的侍者一起祭祀無澗山神而被逮捕入獄。卞太后派遣宦官到官府傳達詣令，司馬芝不讓他進來通報，當即命令洛陽獄吏將當二人拷打至死，然後上疏說：“所有應當處死的罪犯，都應事先表奏等待批覆。以前皇上下達制書禁止杜絶不合禮制的祭祀來糾正風俗，現在當等人犯下奸邪的罪罰，供詞剛剛審定，宦官吴達前來見臣，傳達太皇太后的詣令。臣不敢讓他通報，害怕有營救庇護罪犯的意思，迅速禀報皇上，皇上如果不得已，會下令保留罪犯的性命。由於事情没有早日處理完畢，這是臣的罪過，因此冒犯了通常的法規，立即命令縣裏的獄吏拷打至死，臣擅自施行刑罰，等待皇上給以懲治。”明帝親筆回覆說：“看了奏表，明白了卿的至誠之心，願意奉行詔書，靈活處理事情，做得是對的。這是卿奉行詔書的心意，有什麼要謝罪的呢？以後宦官再去卿那裏，千萬不要讓他們通報。”司馬芝任官十一年，多次議論不合宜的法律條文。他在公卿當中，遵循正道辦事。恰逢各王朝見皇上，和京都的人相互交往，司馬芝受牽連被罷免官職。

後爲大司農。先是諸典農各部吏民，末作治生，以要利入。芝奏曰：

> 王者之治，崇本抑末，務農重穀。《王制》：“無三年之儲，國非其國也。”《管子·區言》以積穀爲急。方今二虜未滅，師旅不息，國家之要，惟在穀帛。武皇帝特開屯田之官，專以農桑爲業。建安中，天下倉廩充實，百姓殷足。自黄初以來，聽諸典農

後來他擔任大司農。在這之前各典農所管轄的官民，從事工商業謀生，以獲取利益。司馬芝上奏說：

> 聖明帝王的治理，推崇農耕而抑制工商業，致力農業而重視糧食。《王制》上說：“没有三年的糧食儲備，國家就不成爲國家了。”《管子·區言》把積儲糧食看作是最急迫的事情。現在吴、蜀二虜没有消滅，軍隊不得休息，國家的緊要事情，衹在於糧食布帛。武皇帝特地設置屯田官，專門把管理農耕植桑作爲職業。建安年間，天下倉庫充

治生，各爲部下之計，誠非國家大體所宜也。夫王者以海内爲家，故《傳》曰："百姓不足，君誰與足!"富足之由，在於不失天時而盡地力。今商旅所求，雖有加倍之顯利，然於一統之計，已有不貲之損，不如墾田益一畝之收也。夫農民之事田，自正月耕種，耘鋤條桑，耕熯種麥，穫刈築場，十月乃畢。治廩繫橋，運輸租賦，除道理梁，墐塗室屋，以是終歲，無日不爲農事也。今諸典農，各言"留者爲行者宗田計，課其力，勢不得不爾。不有所廢，則當素有餘力"。臣愚以爲不宜復以商事雜亂，專以農桑爲務，於國計爲便。

實，百姓富足。自從黄初以來，聽任各典農經營産業，各自爲部屬考慮，這實在不是有關國家大局所應該做的。聖明的帝王以天下爲家，所以《傳》上説："百姓不富足，君王怎麽會富足!"富足的原因，在於不失掉天時而充分利用地力。現在來往販運的商人所追求的，雖然有成倍的顯著利益，可是對於統一國家的大計，已經有無法估量的損失，不如墾田增加一畝田地的收益。農民耕作田地，從正月開始耕種，鋤除田草采摘桑葉，耕曬田地播撒麥種，收割莊稼修築禾場，到十月纔結束。修建倉庫安設桔槔，運輸租糧繳納賦税，整修道路修理橋梁，粉刷房屋，因此直到年終，没有一天不幹農活的。現在各典農，都説"留下的人去幹出外經商的人宗田中的活計，徵用他們的勞力，形勢不得不這樣。不讓有荒廢的田地，那麽就應當平常有一定的餘力"。臣的愚見認爲不應該再讓經商之事干擾，專門把農桑作爲要做的事情，這對國家考慮是合適的。

明帝從之。

明帝聽從了他的意見。

每上官有所召問，常先見掾史，爲斷其意故，教其所以答塞之狀，皆如所度。芝性亮直，不矜廉隅。與賓客談論，有不可意，便面折其短，退無異言。卒於官，家無餘財，自魏迄今爲河南尹者莫及芝。

每次上級官員有要召問的，司馬芝常常先召見掾史，給他們判斷上級官員召見的緣故，教給他們答覆應付的辦法，都像他所預計的那樣。司馬芝性格誠實正直，不自誇品行端方。和賓客談論，有不合意的地方，就當面指出他的過錯，退下後不再説别的話。在官任上去世，家裏没有多餘的財産，從魏國開始直到現在擔任河南尹的没有誰趕得上司馬芝。

芝亡，子岐嗣，從河南丞轉廷尉正，遷陳留相。梁郡有繫囚，多所連及，數歲不決。詔書徙獄于岐屬縣，縣請豫治牢具。岐曰："今囚有數十，既巧詐難符，且已倦楚毒，其情易見。豈當復久處囹圄邪!"及囚至，詰之，皆莫敢匿詐，一朝決竟，遂超爲廷尉。是時大將軍爽專權，尚書何晏、鄧颺等爲之輔翼。南陽圭泰嘗以言迕指，考繫廷尉。颺訊獄，將致

司馬芝死後，他的兒子司馬岐繼承爵位，從河南丞轉任廷尉正，升任陳留相。梁郡有個被關押的囚犯，牽連了很多人，數年不能判決。皇帝下詔書把囚犯轉到司馬岐所屬的縣裏來，縣裏請求預先準備囚禁犯人的刑具。司馬岐説："現在囚犯有數十個，既狡詐難以核實，又已不能忍受酷刑的痛苦，他們的案情容易弄清。難道該再讓他們長久地呆在監牢中嗎!"等到囚犯到來，審訊他們，没有誰敢隱瞞欺騙，很快就審判完畢，司馬岐於是被越級提升爲廷尉。這時大將軍曹爽

泰重刑。岐數颺曰："夫樞機大臣，王室之佐，既不能輔化成德，齊美古人，而乃肆其私忿，枉論無辜。使百姓危心，非此焉在？"颺於是慚怒而退。岐終恐久獲罪，以疾去官。居家未期而卒，年三十五。子肇嗣。

獨攬大權，尚書何晏、鄧颺等人做他的輔佐。南陽人圭泰曾因講話觸犯了他們，拷問後交給廷尉監禁。鄧颺審訊這個案子，將要給圭泰判處重刑。司馬岐責備鄧颺説："掌管機要的大臣，是王室的輔佐，不能爲皇上輔助教化成就恩德，和古人比美，却發泄自己的私忿，曲法妄判無罪的人。使老百姓心裏憂懼不安的，不在此處又在哪裏呢？"鄧颺於是慚愧而又惱怒地退下。司馬岐後來擔心時間久了會獲罪，就以生病爲由辭去官職。住在家裏不到一年而去世，終年三十五歲。他的兒子司馬肇繼承爵位。

評曰：徐奕、何夔、邢顒貴尚峻厲，爲世名人。毛玠清公素履，司馬芝忠亮不傾，庶乎不吐剛茹柔。崔琰高格最優，鮑勛秉正無虧，而皆不免其身，惜哉！《大雅》貴"既明且哲"，《虞書》尚"直而能温"，自非兼才，疇克備諸！

評曰：徐奕、何夔、邢顒崇尚嚴厲，是當世有名的人士。毛玠廉潔正直，清白質樸，司馬芝忠誠堅貞不動摇，大概不會怕硬欺弱。崔琰品格高尚最爲傑出，鮑勛堅持正道，志行無缺，但却都不免自身被害，可惜啊！《大雅》推重"既明智又聰穎"的人，《虞書》崇尚"正直而又温和"的人，除非是全才，誰能够都兼備呢！

三國志卷十三

魏志十三

鍾繇（子）毓　華歆　王朗（子）肅

鍾繇

鍾繇字元常，潁川長社人也。嘗與族父瑜俱至洛陽，道遇相者，曰："此童有貴相，然當厄於水，努力慎之!"行未十里，度橋，馬驚，墮水幾死。瑜以相者言中，益貴繇，而供給資費，使得專學。舉孝廉，除尚書郎、陽陵令，以疾去。辟三府，爲廷尉正、黄門侍郎。是時，漢帝在西京，李傕、郭汜等亂長安中，與關東斷絶。太祖領兗州牧，始遣使上書。傕、汜等以爲"關東欲自立天子，今曹操雖有使命，非其至實"，議留太祖使，拒絶其意。繇説傕、汜等曰："方今英雄并起，各矯命專制，唯曹兗州乃心王室，而逆其忠款，非所以副將來之望也。"傕、汜等用繇言，厚加答報，由是太祖使命遂得通。太祖既數聽荀彧之稱繇，又聞其説傕、汜，益虚心。後傕脅天子，繇與尚書郎韓斌同策謀。天子得出長安，繇有力焉。拜御史中丞，遷侍中尚書僕射，并録前功封東武亭侯。

鍾繇字元常，潁川長社人。曾經和族父鍾瑜一起到洛陽去，半路上遇見相面的人，説："這孩子有貴人的相貌，可是會遭遇被水淹的災難，要盡力謹慎小心！"走了不到十里，過橋時，馬受了驚，鍾繇落入水中差點淹死。鍾瑜因相面人的話説中了，更加把鍾繇看得寶貴，而且供給他費用，讓他能够專心學習。鍾繇被推舉爲孝廉，任命爲尚書郎、陽陵令，因病辭去官職。三公的府署徵召他，任命爲廷尉正、黄門侍郎。這時，漢獻帝在西京，李傕、郭汜等人在長安城中作亂，和關東斷絶了聯係。太祖兼任兗州牧，纔派遣使者上書朝廷。李傕、郭汜等人認爲"關東想要自立天子，現在曹操雖然有使者派來，但不是他的真心實意"，商議着扣留太祖的使者，拒絶他的心意。鍾繇勸李傕、郭汜等人説："現在英雄同時産生，各自假藉皇上的命令獨斷專行，衹有曹兗州心向朝廷，你們却要拒絶他的忠誠，這不符合將來的希望。"李傕、郭汜等人采用了鍾繇的意見，鄭重地給予答覆，從此太祖的使命得以通達。太祖已多次聽到荀彧稱贊鍾繇，又聽到他勸説李傕、郭汜，對鍾繇更加仰慕。後來李傕脅迫天子，鍾繇和尚書郎韓斌一起謀劃對策。天子得以離開長安，鍾繇對此是有功勞的。鍾繇被授任爲御史中丞，又升任侍中尚書僕射，一并記録以前的功勞封爲東武亭侯。

時關中諸將馬騰、韓遂等，各擁强兵相與争。太祖方有事山東，以關

當時關中各將領馬騰、韓遂等人，各自擁有强兵相互争鬥。太祖正在崤山以東遇有戰事，對

右爲憂。乃表繇以侍中守司隸校尉，持節督關中諸軍，委之以後事，特使不拘科制。繇至長安，移書騰、遂等，爲陳禍福，騰、遂各遣子入侍。太祖在官渡，與袁紹相持，繇送馬二千餘匹給軍。太祖與繇書曰："得所送馬，甚應其急。關右平定，朝廷無西顧之憂，足下之勛也。昔蕭何鎮守關中，足食成軍，亦適當爾。"其後匈奴單于作亂平陽，繇帥諸軍圍之，未拔；而袁尚所置河東太守郭援到河東，衆甚盛。諸將議欲釋之去，繇曰："袁氏方强，援之來，關中陰與之通，所以未悉叛者，顧吾威名故耳。若棄而去，示之以弱，所在之民，誰非寇仇？縱吾欲歸，其得至乎！此爲未戰先自敗也。且援剛愎好勝，必易吾軍，若渡汾爲營，及其未濟擊之，可大克也。"張既説馬騰會擊援，騰遣子超將精兵逆之。援至，果輕渡汾，衆止之，不從。濟水未半，擊，大破之，斬援，降單于。語在《既傳》。其後河東衛固作亂，與張晟、張琰及高幹等并爲寇，繇又率諸將討破之。自天子西遷，洛陽人民單盡，繇徙關中民，又招納亡叛以充之，數年間民户稍實。太祖征關中，得以爲資，表繇爲前軍師。

關右的局勢感到憂慮。於是上表委任鍾繇以侍中的身份代行司隸校尉的職務，持節統領關中各軍，把後方的事托付給他，特地讓他不受條律制度的束縛。鍾繇到達長安，轉送書信給馬騰、韓遂等人，給他們陳述禍福利害，馬騰、韓遂各自派遣兒子入朝侍奉皇上。太祖在官渡，和袁紹相互對峙，鍾繇送來二千多匹馬供給軍用。太祖給鍾繇寫信説："得到您送來的馬，很能滿足作戰的急需。關右平定，朝廷就没有關注西面的憂慮，這是您的功勞。以前蕭何鎮守關中，提供足够的糧食而促成了軍事上的勝利，您的功勞也正和他相當啊。"後來匈奴單于在平陽作亂，鍾繇帶領各軍包圍了平陽，没能攻下；而袁尚所設置的河東太守郭援到達河東，人馬很多。各將領商議打算解除對平陽的包圍離去，鍾繇説："袁氏勢力正强，郭援到來，關中的將領暗中和他勾結，他們之所以没有全部背叛，是顧慮到我的威名的緣故罷了。如果放棄圍攻平陽離去，是向他們顯示自己的軟弱，所在之地的老百姓，誰會不是我們的仇敵呢？即使我們想回去，能做得到嗎！這就是還没有交戰就先自認失敗了。况且郭援剛愎自用而求勝心切，一定會輕視我軍，如果他渡過汾河設置營地，等他渡河還没靠岸時攻擊他們，可以獲得大勝。"張既勸説馬騰會同鍾繇的軍隊攻打郭援，馬騰派他的兒子馬超帶領精兵迎擊郭援。郭援到達，果然輕率地要渡汾河，他的部下勸阻他，他不肯聽從。渡河不到一半時，曹軍出擊，把他打得大敗，殺了郭援，使單于降伏。這件事記載在《張既傳》中。後來河東人衛固作亂，和張晟、張琰以及高幹等人一起結夥劫掠，鍾繇又帶領各將領征討并打敗了他們。自從天子向西遷徙，洛陽的百姓很少，鍾繇遷移關中的百姓，又招納叛逃的人加以補充，幾年間洛陽的百姓户口逐漸增長充實起來。太祖征伐關中，得以用洛陽的人力作爲兵員資用，上表任命鍾繇爲前軍師。

魏國初建，爲大理，遷相國。文帝在東宫，賜繇五熟釜，爲之銘曰："於赫有魏，作漢藩輔。厥相惟鍾，

魏國剛建立時，鍾繇擔任大理，又升任相國。文帝在東宫做太子時，賜給鍾繇五熟釜，爲他在釜上刻寫文字説："威名顯赫啊魏國，充任

實幹心膂。靖恭夙夜，匪遑安處。百寮師師，楷兹度矩。”數年，坐西曹掾魏諷謀反，策罷就第。文帝即王位，復爲大理。及踐阼，改爲廷尉，進封崇高鄉侯。遷太尉，轉封平陽鄉侯。時司徒華歆、司空王朗，并先世名臣。文帝罷朝，謂左右曰：“此三公者，乃一代之偉人也，後世殆難繼矣！”明帝即位，進封定陵侯，增邑五百，并前千八百户，遷太傅。繇有膝疾，拜起不便。時華歆亦以高年疾病，朝見皆使載輿車，虎賁舁上殿就坐。是後三公有疾，遂以爲故事。

漢朝的輔佐。那相國鍾繇，是魏國信賴得力的大臣。日夜恭謹地盡職盡責，無暇安居。百官互相效法，把他作爲學習的楷模。”幾年後，因受西曹掾魏諷謀反的牽連，被皇帝下策書罷官回家。文帝登魏王位，鍾繇又擔任大理。等到文帝登皇帝位，改任廷尉，進封爲崇高鄉侯。又升任太尉，轉封平陽鄉侯。當時司徒華歆、司空王朗，都是前代的名臣。文帝退朝後，對左右的人說：“這三公，是一代的偉人，後代恐怕難以接替他們了！”明帝登皇帝位，進封鍾繇爲定陵侯，增加食邑五百户，加上以前的共一千八百户，升任太傅。鍾繇的膝部有病，跪拜起立都不方便。當時華歆也因年老有病，朝見時都讓他們乘坐輿車，由虎賁衛士抬着上殿就座。這以後三公有病，就以此作爲慣例。

初，太祖下令，使平議死刑可宫割者。繇以爲“古之肉刑，更歷聖人，宜復施行，以代死刑。”議者以爲非悦民之道，遂寢。及文帝臨饗群臣，詔謂：“大理欲復肉刑，此誠聖王之法。公卿當善共議。”議未定，會有軍事，復寢。太和中，繇上疏曰：“大魏受命，繼踪虞、夏。孝文革法，不合古道。先帝聖德，固天所縱，墳典之業，一以貫之。是以繼世，仍發明詔，思復古刑，爲一代法。連有軍事，遂未施行。陛下遠追二祖遺意，惜斬趾可以禁惡，恨入死之無辜，使明習律令，與群臣共議。出本當右趾而入大辟者，復行此刑。《書》云：‘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此言堯當除蚩尤、有苗之刑，先審問於下民之有辭者也。若今蔽獄之時，訊問三槐、九棘、群吏、萬民，使如孝景之令，其當棄市，欲斬右趾者許之。其黥、劓、左趾、宫刑者，自如孝文，易以髡、笞。能有奸者，率年二十至四五十，雖斬其足，猶任生育。今天下人少于孝文之世，

起初，太祖下令，讓群臣討論死刑可否改判爲宫刑。鍾繇認爲“古代的肉刑，經歷過聖人采用，應該恢復施行，用來代替死刑。”參加討論的人認爲這不是使百姓高興的措施，於是就擱置下來。等到文帝親自宴請群臣，下詔書說：“大理想要恢復肉刑，這實在是聖王的刑法。公卿們應該好好共同商議。”商議結果還没有最後確定，恰好遇有戰事，又被擱置下來。太和年間，鍾繇上疏說：“大魏接受天命，繼承效法虞、夏。漢孝文帝改革法度，不符合古代的原則。先帝聖明仁德，本是上天所賜予，古代典籍上記載的功業，要一直貫穿到底。因此皇上繼位以後，多次頒布英明的詔書，想要恢復古代的刑罰，作爲一代的法令。由於接連遇有戰事，就没能施行。陛下深深追念武帝、文帝二祖的遺願，惜愛用砍掉脚趾的刑罰可以禁除作惡，遺憾無辜的人被判處死刑，讓熟知法律的人，和群臣共同商議。給那些本當砍掉右脚趾却被判處死刑的人一條生路，重新施行這種砍掉脚趾的刑罰。《尚書》說：‘皇帝詳細地詢問百姓，孤寡的人都對有苗有怨言。’這是說堯正當廢除蚩尤、有苗的刑罰時，首先向百姓中有怨言的人詳細詢問。如果現在判案時，詢問三公、九卿、群臣、百姓，使他們按照漢孝景帝的法令，對那些應該處死而陳尸街市示衆的

下計所全，歲三千人。張蒼除肉刑，所殺歲以萬計。臣欲復肉刑，歲生三千人。子貢問能濟民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又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若誠行之，斯民永濟。”書奏，詔曰：“太傅學優才高，留心政事，又於刑理深遠。此大事，公卿群僚善共平議。”司徒王朗議，以爲“繇欲輕減大辟之條，以增益刖刑之數，此即起偃爲竪，化尸爲人矣。然臣之愚，猶有未合微異之意。夫五刑之屬，著在科律，自有减死一等之法，不死即爲减。施行已久，不待遠假斧鑿于彼肉刑，然後有罪次也。前世仁者，不忍肉刑之慘酷，是以廢而不用。不用已來，歷年數百。今復行之，恐所减之文未彰于萬民之目，而肉刑之問已宣于寇仇之耳，非所以來遠人也。今可按繇所欲輕之死罪，使减死之髡、刖。嫌其輕者，可倍其居作之歲數。內有以生易死不訾之恩，外無以刖易釱駭耳之聲。”議者百餘人，與朗同者多。帝以吴、蜀未平，且寢。

人，可以允許他們願用砍掉右脚趾的刑罰來代替死刑。那些被判處黥刑、劓刑、砍掉左脚趾、宫刑的人，自然按照漢孝文帝的法令，用髡刑、笞刑來代替。而有奸邪行爲的人，一般年齡在二十歲到四五十歲，即使砍掉他們的脚，還能讓他們生育。現在天下的人口比漢孝文帝的時代少，我估計所保全性命的人，每年有三千人。張蒼廢除了肉刑，所殺的人每年數以萬計。臣想要恢復肉刑，每年可讓三千人活下來。子貢問能够拯救百姓可以説是仁愛嗎？孔子説：‘哪裏衹是仁愛，一定是聖德了，堯、舜大概還没有完全做到呢！’又説：‘仁愛離我們遠嗎？我想要施行仁愛，這仁愛就到來了。’如果真的施行肉刑，那老百姓就永遠得到好處了。”奏章上奏以後，皇帝下詔書説：“太傅學問好而才氣大，關心政事，又對法律作了深入廣泛的研究。這是個大事，公卿群臣要好好地共同商議。”司徒王朗發表意見，認爲“鍾繇想减省死刑的刑罰，來增加刖刑的數量，這就是讓倒下的人站立起來，把死人變爲活人。但臣的愚見，還有和這不同略有差異的認識。五刑之類的刑罰，寫在法律條令上，本來就有减免死刑一等的法令，不處死就是减刑。這種辦法施行已久，用不着憑藉斧鑿對犯人采取肉刑，然後纔有罪罰的等次。前代實行仁道的人，不忍心肉刑的殘酷，所以廢除不采用。從不采用肉刑以來，已經過幾百年。現在恢復施行肉刑，恐怕减免死刑的條文還没在百姓面前明確宣布，而采用肉刑的消息就已傳到仇敵的耳朵裏了，這不是招引遠方的人前來歸順的辦法。現在可以按照鍾繇所要减省的死罪，把死刑减爲髡刑、刖刑。如果嫌這樣懲治太輕，可以成倍增加犯人坐牢服役的年數，對內有用生來换死的無法估量的恩德，對外又没有用刖刑來换鉗脚趾的駭人聽聞的名聲。”參加議論的一百多人，和王朗意見相同的占多數。明帝因爲吴、蜀尚未平定，暫且將此事擱置下來。

太和四年，繇薨。帝素服臨吊，謚曰成侯。子毓嗣。初，文帝分毓户邑，封繇弟演及子劭、孫豫列侯。

太和四年，鍾繇去世。明帝穿上喪服親臨吊喪，謚號稱成侯。兒子鍾毓繼承爵位。當初，文帝分出鍾毓的部分食邑，封鍾繇的弟弟鍾演以及

兒子鍾劭、孫子鍾豫爲列侯。

鍾毓

毓字稚叔。年十四爲散騎侍郎，機捷談笑，有父風。太和初，蜀相諸葛亮圍祁山，明帝欲西征，毓上疏曰：“夫策貴廟勝，功尚帷幄，不下殿堂之上，而决勝千里之外。車駕宜鎮守中土，以爲四方威勢之援。今大軍西征，雖有百倍之威，於關中之費，所損非一。且盛暑行師，詩人所重，實非至尊動軔之時也。”遷黄門侍郎。時大興洛陽宫室，車駕便幸許昌，天下當朝正許昌。許昌逼狹，於城南以氈爲殿，備設魚龍曼延，民罷勞役。毓諫，以爲“水旱不時，帑藏空虚，凡此之類，可須豐年。”又上“宜復關内開荒地，使民肆力於農。”事遂施行。正始中，爲散騎常侍。大將軍曹爽盛夏興軍伐蜀，蜀拒守，軍不得進。爽方欲增兵，毓與書曰：“竊以爲廟勝之策，不臨矢石；王者之兵，有征無戰。誠以干戚可以服有苗，退舍足以納原寇，不必縱吴漢于江關，騁韓信於井陘也。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蓋自古之政。惟公侯詳之！”爽無功而還。後以失爽意，徙侍中，出爲魏郡太守。爽既誅，入爲御史中丞、侍中廷尉。聽君父已没，臣子得爲理謗，及士爲侯，其妻不復配嫁，毓所創也。

鍾毓字稚叔。十四歲時擔任散騎侍郎，機智敏捷，談笑風生，有父親的風度。太和初年，蜀國丞相諸葛亮圍攻祁山，明帝想要親自西征，鍾毓上疏説：“計謀推重的是在朝廷上作出而能獲勝，功勛崇尚的是在帳幕中運籌而能得到，不從殿堂上走下來，却能在千里之外取得勝利。皇上應該鎮守中原，以此作爲四方威力强大的後援。現在大軍西征，即使有百倍的威力，但在關中的耗費，損失的也不是一點。況且在炎熱的夏天行軍，是詩人所慎重的，實在不是皇上動身出發的時候。”鍾毓升任黄門侍郎。當時大規模興建洛陽的宫殿，皇上就來到許昌，天下當要朝見皇上時就定在許昌進行。許昌宫殿狹小，就在城南用氈帳搭成殿堂，設置魚龍蔓延，老百姓被這種勞役弄得十分疲憊。鍾毓進諫，認爲“水災旱災不時發生，國庫空虚，凡是這類的事，可以等到豐年時再進行。”又上疏説“應該恢復在關内開墾荒地，讓老百姓在農耕上盡到全力。”這些事就得到施行。正始年間，鍾毓擔任散騎常侍。大將軍曹爽在炎熱的夏天出兵征伐蜀國，蜀國憑藉險要堅守，曹軍不能前進。曹爽正打算增加兵力，鍾毓給他寫信説：“我私下認爲在朝廷上制定克敵制勝的策略，不用親自面對箭矢和石塊；聖明帝王的軍隊，有征伐而不必交戰。確實是用揮舞干戚的方式就可以征服有苗，退兵三十里足可以使原國歸降，不必像吴漢在江關縱横衝殺，像韓信到井陘馳騁奮戰。看到合適就前進，感覺困難就後退，這大概是自古以來征伐的策略。希望公侯您審慎對待！”曹爽没有獲勝而返回。後來因爲不合曹爽的心意，轉任侍中，又出任魏郡太守。曹爽被誅殺後，鍾毓入朝擔任御史中丞、侍中廷尉。聽到君父已亡後，臣子能够爲他們申辯遭受的毁謗，等到士人被封爲侯後，他的妻子不再改嫁，這些都是鍾毓所創制的法令。

正元中，毌丘儉、文欽反，毓持節至揚、豫州班行赦令，告諭士民，還爲尚書。諸葛誕反，大將軍司馬文

正元年間，毌丘儉、文欽反叛，鍾毓持節到揚州、豫州頒布施行赦免令，告訴給老百姓，返回後擔任尚書。諸葛誕反叛，大將軍司馬文王商

王儀自詣壽春討誕。會吴大將孫壹率衆降，或以爲“吴新有釁，必不能復出軍。東兵已多，可須後問”。毓以爲“夫論事料敵，當以己度人。今誕舉淮南之地以與吴國，孫壹所率，口不至千，兵不過三百。吴之所失，蓋爲無幾。若壽春之圍未解，而吴國之内轉安，未可必其不出也。”大將軍曰：“善。”遂將毓行。淮南既平，爲青州刺史，加後將軍，遷都督徐州諸軍事，假節，又轉都督荆州。景元四年薨，追贈車騎將軍，謚曰惠侯。子駿嗣。毓弟會，自有傳。

議親自到壽春討伐諸葛誕。恰逢吴國大將孫壹帶領部屬投降，有人認爲“吴國新近出了禍亂，一定不能再度出兵。我們留在東邊的兵力已有很多了，可以等待以後的消息”。鍾毓認爲“研究事情預測敵情，應當根據自己的情況去揣測别人。現在諸葛誕把整個淮南的地方送給了吴國，孫壹所帶領的，人口不到一千，士兵不過三百。吴國所損失的，大概没有多少。如果壽春的包圍没有解除，而吴國的内部轉爲安定，不可肯定他們不出兵。”大將軍説：“説得好。”於是帶領鍾毓出發。淮南平定後，鍾毓擔任青州刺史，加授後將軍，又升任統領徐州諸軍事，授給符節，又轉任統領荆州。景元四年鍾毓去世，追贈車騎將軍，謚號稱惠侯。兒子鍾駿繼承爵位。鍾毓的弟弟鍾會，自己有傳。

華歆

華歆字子魚，平原高唐人也。高唐爲齊名都，衣冠無不游行市里。歆爲吏，休沐出府，則歸家闔門。議論持平，終不毁傷人。同郡陶丘洪亦知名，自以明見過歆。時王芬與豪傑謀廢靈帝。語在《武紀》。芬陰呼歆、洪共定計，洪欲行，歆止之曰：“夫廢立大事，伊、霍之所難。芬性疏而不武，此必無成，而禍將及族。子其無往！”洪從歆言而止。後芬果敗，洪乃服。舉孝廉，除郎中，病，去官。靈帝崩，何進輔政，徵河南鄭泰、潁川荀攸及歆等。歆到，爲尚書郎。董卓遷天子長安，歆求出爲下邽令，病不行，遂從藍田至南陽。時袁術在穰，留歆。歆説術使進軍討卓，術不能用。歆欲棄去，會天子使太傅馬日磾安集關東，日磾辟歆爲掾。東至徐州，詔即拜歆豫章太守，以爲政清静不煩，吏民感而愛之。孫策略地江東，歆知策善用兵，乃幅巾奉迎。策以其長者，待以上賓之禮。後策死。太祖在官渡，表天子徵歆。

華歆字子魚，平原高唐人。高唐是齊國的名城，士大夫没有不到街市里巷游歷的。華歆擔任官吏時，休假的日子出了官府，就回家關上門。議論人時保持公正，始終不詆毁傷害别人。同郡人陶丘洪也很出名，自認爲聰明見識超過華歆。當時王芬和地方上有勢力的人謀劃廢黜漢靈帝。這事記載在《武帝紀》。王芬暗中招呼華歆、陶丘洪共同商定計策，陶丘洪打算去，華歆阻止他説：“廢立皇帝是件大事，伊尹、霍光都覺得爲難。王芬性情粗疏而不勇武，這事一定不會成功，而災禍將要連及家族。您不要去！”陶丘洪聽從了華歆的話而没有去。後來王芬果然失敗了，陶丘洪就服了華歆。華歆被推舉爲孝廉，任命爲郎中，因病，辭去官職。漢靈帝去世，何進輔佐朝政，徵召河南人鄭泰、潁川人荀攸以及華歆等人。華歆到達，被任命爲尚書郎。董卓把天子遷徙到長安，華歆請求出任下邽令，因病不能起行，就從藍田到了南陽。當時袁術在穰，留下華歆。華歆勸説袁術讓他進軍討伐董卓，袁術不能采納他的意見。華歆打算離去，恰好天子派遣太傅馬日磾去安撫關東，馬日磾徵召華歆爲屬官。往東到達徐州，皇帝下詔書授任華歆爲豫章太守，因處理政務清正儉約不煩瑣，官吏百姓都

孫權欲不遣，歆謂權曰："將軍奉王命，始交好曹公，分義未固，使僕得爲將軍效心，豈不有益乎？今空留僕，是爲養無用之物，非將軍之良計也。"權悦，乃遣歆。賓客舊人送之者千餘人，贈遺數百金。歆皆無所拒，密各題識，至臨去，悉聚諸物，謂諸賓客曰："本無拒諸君之心，而所受遂多。念單車遠行，將以懷璧爲罪，願賓客爲之計。"衆乃各留所贈，而服其德。

感激而愛戴他。孫策占據江東，華歆知道孫策善於用兵，就頭戴幅巾前去迎接。孫策因爲華歆年長，用上賓的禮節對待他。後來孫策死。太祖在官渡，上表天子徵召華歆。孫權想不放他走，華歆對孫權説："將軍您遵奉天子的詔命，開始和曹公交好，情義還不牢固，讓我能爲將軍效勞，難道没有好處嗎？現在白白地留下我，這是養着没有用的東西，不是將軍您的好計策。"孫權聽了很高興，就放華歆走了。賓客舊友給他送行的有一千多人，贈送他幾百金。華歆都没有拒絶，秘密地各自寫上標記，到了臨走時，把接受的禮物全都聚集起來，對賓客們説："我本來没有拒絶各位的心思，所接受的就很多了。想到單獨乘車遠行，將會因帶着貴重的物品而招致災禍，希望賓客們替我考慮。"大家就各自留下所贈送的物品，而佩服他的品德。

歆至，拜議郎，參司空軍事，入爲尚書，轉侍中，代荀彧爲尚書令。太祖征孫權，表歆爲軍師。魏國既建，爲御史大夫。文帝即王位，拜相國，封安樂鄉侯。及踐阼，改爲司徒。歆素清貧，禄賜以振施親戚故人，家無擔石之儲。公卿嘗并賜没入生口，唯歆出而嫁之。帝嘆息，下詔曰："司徒，國之俊老，所與和陰陽理庶事也。今大官重膳，而司徒蔬食，甚無謂也。"特賜御衣，及爲其妻子男女皆作衣服。三府議："舉孝廉，本以德行，不復限以試經。"歆以爲"喪亂以來，六籍墮廢，當務存立以崇王道。夫制法者，所以經盛衰。今聽孝廉不以經試，恐學業遂從此而廢。若有秀異，可特徵用。患於無其人，何患不得哉？"帝從其言。

華歆到達後，授任議郎，參與司空軍事，又入朝擔任尚書，轉任侍中，代替荀彧擔任尚書令。太祖征討孫權，上表任命華歆爲軍師。魏國建立後，華歆擔任御史大夫。文帝繼魏王位，授任華歆爲相國，封爲安樂鄉侯。等到文帝登皇帝位，改任華歆爲司徒。華歆向來生活清貧，得到的俸禄和賞賜都用來救濟親戚朋友，家裏没有一石糧食的儲蓄。公卿曾經一同被賜給官府没入的奴婢，衹有華歆把她們放出去嫁了人。文帝很感嘆，下詔書説："司徒，是國家傑出的三公元老，是參與調和陰陽二氣處理各種事務的人。現在職位高的官員都享有豐盛的膳食，而司徒却吃蔬菜粗食，實在没有必要。"特地賜給華歆御衣，還爲他的妻子兒女都做了衣服。三公官府商議："推舉孝廉，本來根據德行，不再用測試經書來限制。"華歆認爲"自從喪亂以來，六經毁棄荒廢，應當盡力保存，用來尊崇王道。制定法令，是爲了整治世間的衰敗。現在如果聽任推舉孝廉不用六經加以考試，恐怕學業就會從此而荒廢。如果有特别優異的人才，可以特地徵用。衹怕没有這樣的人，怎麽怕得不到呢？"文帝聽從了他的意見。

黄初中，詔公卿舉獨行君子，歆

黄初年間，皇帝下詔命令公卿推舉獨行君

舉管寧，帝以安車徵之。明帝即位，進封博平侯，增邑五百户，并前千三百户，轉拜太尉。歆稱病乞退，讓位於寧。帝不許。臨當大會，乃遣散騎常侍繆襲奉詔喻指曰："朕新莅庶事，一日萬幾，懼聽斷之不明。賴有德之臣，左右朕躬，而君屢以疾辭位。夫量主擇君，不居其朝，委榮棄禄，不究其位，古人固有之矣，顧以爲周公、伊尹則不然。潔身徇節，常人爲之，不望之於君。君其力疾就會，以惠予一人。將立席几筵，命百官總己，以須君到，朕然後御坐。"又詔襲："須歆必起，乃還。"歆不得已，乃起。

子，華歆薦舉了管寧，皇帝用安車徵召管寧。明帝繼承帝位，進封華歆爲博平侯，增加食邑五百户，加上以前的共一千三百户，轉任太尉。華歆稱病請求退職，把職位讓給管寧。明帝不答應。明帝要親自參加群臣聚會，就派遣散騎常侍繆襲捧着詔書向華歆宣明旨意説："朕近來親自處理衆多政事，日理萬機，害怕聽取意見作出決斷不正確。希望依靠有德行的大臣，在朕的身邊輔佐朕。可是您多次以有病爲由辭職。衡量選擇君主，不處身朝廷，抛棄榮寵俸禄，不求職位，古人中固然有這樣的人，但朕認爲周公、伊尹就不是這樣。使自身清白，終生保持節操，平常的人是這樣做的，但朕不希望您這樣做。您應勉强支撑病體赴會，來惠顧我一人。朕將站立在筵席旁，命令百官各盡其職，以等待您的到來，朕然後就座。"又下詔命令繆襲："等到華歆一定起身，纔能回來。"華歆不得已，就起身赴會。

太和中，遣曹真從子午道伐蜀，車駕東幸許昌。歆上疏曰："兵亂以來，過逾二紀。大魏承天受命，陛下以聖德當成康之隆，宜弘一代之治，紹三王之迹。雖有二賊負險延命，苟聖化日躋，遠人懷德，將襁負而至。夫兵不得已而用之，故戢而時動。臣誠願陛下先留心於治道，以征伐爲後事。且千里運糧，非用兵之利；越險深入，無獨克之功。如聞今年徵役，頗失農桑之業。爲國者以民爲基，民以衣食爲本。使中國無饑寒之患，百姓無離土之心，則天下幸甚，二賊之釁，可坐而待也。臣備位宰相，老病日篤，犬馬之命將盡，恐不復奉望鑾蓋，不敢不竭臣子之懷，唯陛下裁察！"帝報曰："君深慮國計，朕甚嘉之。賊憑恃山川，二祖勞於前世，猶不克平，朕豈敢自多，謂必滅之哉！諸將以爲不一探取，無由自弊，是以觀兵以窺其釁。若天時未至，周武還師，乃前事之鑒，朕敬不忘所戒。"

太和年間，派遣曹真從子午道討伐蜀國，皇上向東來到許昌。華歆上疏説："自從戰亂以來，時間已過了二十多年。大魏承受天命，陛下以聖德處在周成王、周康王那樣的盛世，應該光大這一代的政績，繼承夏禹、商湯、周文王的業績。雖然有吴、蜀二賊憑藉險阻苟延殘喘，如果聖明的教化日日上升，遠方的人感念恩德，將會携兒帶女前來歸附。軍隊到不得已時纔動用它，所以停止用兵而到需要時再行動。臣真誠希望陛下首先注意治理國家的方略，把征伐作爲以後的事情。况且從千里之外運送糧食，不是用兵的有利條件；越過險要深入敵境，没有專能取勝的成效。像聽説今年徵用兵役，就會在很大程度上耽誤農桑的本業。治理國家的人要以老百姓爲基礎，老百姓以穿衣吃飯爲根本。假如國内没有飢寒的憂患，老百姓没有離開家鄉的心思，那麽天下就很幸運了，吴、蜀二賊的内亂，就可以坐着等待了。臣充任宰相的職位，年老多病日益嚴重，如犬馬一樣的生命即將完結，恐怕不能再侍奉仰望陛下了，不敢不盡臣子的心意，希望陛下裁斷明察！"明帝回覆説："您深入考慮國家大計，朕十分贊賞。敵人憑仗山河險要，二祖在前

時秋大雨，詔真引軍還。太和五年，歆薨，謚曰敬侯。子表嗣。初，文帝分歆户邑，封歆弟緝列侯。表，咸熙中爲尚書。

代辛勞，仍然不能平定，朕怎麼敢自誇，説一定消滅他們呢！將領們認爲不去試探地攻打一下，無法讓他們自己衰亡，因此顯示兵力來窺察他們的破綻。如果時機未到，那麼周武王撤軍，就是往事的鑒戒，朕謹慎地不敢忘記您所告誡的話。”當時正是秋季大雨，明帝下詔書命令曹真帶領軍隊返回。太和五年，華歆去世，謚號稱敬侯。他的兒子華表繼承爵位。當初，文帝分出華歆的部分食邑，封華歆的弟弟華緝爲列侯。華表，咸熙年間擔任尚書。

王朗

王朗字景興，東海郯人也。以通經，拜郎中，除菑丘長。師太尉楊賜，賜薨，棄官行服。舉孝廉，辟公府，不應。徐州刺史陶謙察朗茂才。時漢帝在長安，關東兵起，朗爲謙治中，與别駕趙昱等説謙曰：“《春秋》之義，求諸侯莫如勤王。今天子越在西京，宜遣使奉承王命。”謙乃遣昱奉章至長安。天子嘉其意，拜謙安東將軍。以昱爲廣陵太守，朗會稽太守。孫策渡江略地。朗功曹虞翻以爲力不能拒，不如避之。朗自以身爲漢吏，宜保城邑，遂舉兵與策戰，敗績，浮海至東冶。策又追擊，大破之。朗乃詣策。策以朗儒雅，詰讓而不害。雖流移窮困，朝不謀夕，而收恤親舊，分多割少，行義甚著。

王朗字景興，東海郯人。因精通經學，授任郎中，任命爲菑丘長。以太尉楊賜爲師，楊賜去世，王朗辭去官職爲楊賜服喪。被推舉爲孝廉，三公府徵召他，没有應召。徐州刺史陶謙考察後舉薦王朗爲茂才。當時漢獻帝在長安，關東戰事興起，王朗擔任陶謙的治中，和别駕趙昱等人勸陶謙説：“《春秋》的義理，是求得諸侯之位不如出兵援救天子。現在天子流亡在西京，應該派遣使者去接受天子的命令。”陶謙就派遣趙昱帶着奏章到了長安。天子稱贊他們的心意，授任陶謙爲安東將軍。任命趙昱爲廣陵太守，王朗爲會稽太守。孫策渡過長江占據地盤。王朗的功曹虞翻認爲自己的力量不能進行抵抗，不如避開孫策。王朗認爲自己是漢朝的官員，應該保衛城邑，於是帶兵和孫策交戰，被打敗，渡海到了東冶。孫策又追擊，把王朗打得大敗。王朗於是去見孫策。孫策因王朗學識淵博、舉止文雅，責備他而不加以傷害。王朗雖然顛沛流離，處境困窘，朝不保夕，但收留救濟親戚朋友，財物分給别人的多，留給自己的少，他的品行非常出名。

太祖表徵之，朗自曲阿展轉江海，積年乃至。拜諫議大夫，參司空軍事。魏國初建，以軍祭酒領魏郡太守，遷少府、奉常、大理。務在寬恕，罪疑從輕。鍾繇明察當法，俱以治獄見稱。

太祖上表徵召王朗，王朗從曲阿在江海上一路輾轉，過了一年時間纔到達。被授任諫議大夫，參與司空軍務。魏國剛建立時，他以軍祭酒的身份兼任魏郡太守，升任少府、奉常、大理。處理案子盡力放在寬恕上，罪狀難以確定時從輕發落。鍾繇辦案明察秋毫，符合法度，他們都以善於審理案件被人稱道。

文帝即王位，遷御史大夫，封安

文帝繼魏王位，王朗升任御史大夫，被封爲

陵亭侯。上疏勸育民省刑曰：

兵起已來三十餘年，四海蕩覆，萬國殄瘁。賴先王芟除寇賊，扶育孤弱，遂令華夏復有綱紀。鳩集兆民，于兹魏土，使封鄙之內，鷄鳴狗吠，達於四境，蒸庶欣欣，喜遇升平。今遠方之寇未賓，兵戎之役未息，誠令復除足以懷遠人，良宰足以宣德澤，阡陌咸修，四民殷熾，必復過於曩時而富於平日矣。《易》稱敕法，《書》著祥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慎法獄之謂也。昔曹相國以獄市爲寄，路温舒疾治獄之吏。夫治獄者得其情，則無冤死之囚；丁壯者得盡地力，則無饑饉之民；窮老者得仰食倉廩，則無餧餓之殍；嫁娶以時，則男女無怨曠之恨；胎養必全，則孕者無自傷之哀；新生必復，則孩者無不育之累；壯而後役，則幼者無離家之思；二毛不戎，則老者無頓伏之患。醫藥以療其疾，寬繇以樂其業，威罰以抑其强，恩仁以濟其弱，賑貸以贍其乏。十年之後，既笄者必盈巷。二十年之後，勝兵者必滿野矣。

安陵亭侯。他上疏勸諫文帝養育百姓減輕刑罰説：

戰事興起以來已有三十多年，國家動蕩傾覆，各地困苦不堪。依靠先王消除寇賊，撫育孤老幼弱，於是讓國家又有了法度。聚集衆多的百姓，在這魏國的疆土上，使封地轄界之內，鷄鳴狗吠的聲音傳到四方邊境，老百姓歡歡喜喜，高興遇上太平盛世。現在遠方的寇賊還没有歸服，從軍作戰的事情還没有停息，如果免除賦税徭役足以使遠方的人歸附，官員兼有賢能足以顯揚皇上的恩德，田地都得到修治，士農工商富足興盛，一定又會超過以往而比平時富裕。《周易》稱道整治法律，《尚書》贊許善用刑法，一個人做了好事，衆多的百姓都得到益處，這就是説要慎重地執法斷案。過去曹相國把辦理案件和管理集市作爲大事托付給接任的官員，路温舒痛恨過嚴審理案件的官吏。審案的人能得到案子的實情，那麽就没有受冤處死的囚犯；健壯的男子能盡力耕作田地，那麽就没有遭饑荒的老百姓；貧窮衰老的人能依靠國庫供給的糧食，那麽就没有被餓死的人；按適婚年齡嫁娶，那麽男女就没有未能婚配的怨恨；胎兒育養一定保全，那麽孕婦就没有自身傷痛的哀嘆；新生嬰兒的家庭一定免除徭役，那麽孩子就没有無法撫養的憂患；成年以後再服徭役，那麽年幼的人就不會有離開家人的思念；頭髮斑白的老人不去當兵，那麽老年人就不會有處境困頓的憂慮。提供醫藥來治療他們的疾病，放寬徭役來讓他們安居樂業，用嚴厲的刑罰抑制强横的人，用恩惠仁愛來扶助弱者，用救濟錢糧來供給缺衣少食的人。十年以後，已長成人的女子一定充滿里巷。二十年以後，能當兵打仗的人一定遍布鄉野。

及文帝踐阼，改爲司空，進封樂平鄉侯。時帝頗出游獵，或昏夜還宫。朗上疏曰："夫帝王之居，外則飾周衛，内則重禁門，將行則設兵而

等到文帝登皇帝位，王朗改任司空，進封爲樂平鄉侯。當時文帝經常出外游獵，有時天黑纔回宫。王朗上疏説："帝王的住處，外面要設置周圍的禁衛，裏面要嚴格把守宫門，將要外出時

後出幄，稱警而後踐墀，張弧而後登輿，清道而後奉引，遮列而後轉轂，静室而後息駕，皆所以顯至尊，務戒慎，垂法教也。近日車駕出臨捕虎，日昃而行，及昏而反，違警蹕之常法，非萬乘之至慎也。”帝報曰：“覽表，雖魏絳稱虞箴以諷晋悼，相如陳猛獸以戒漢武，未足以喻。方今二寇未殄，將帥遠征，故時入原野以習戎備。至於夜還之戒，已詔有司施行。”

就要先布好衛兵然後纔走出帳幕，傳呼警戒然後再走下臺階，張開弓弦然後登上車輿，清除道路然後導引前行，列隊遮護然後轉換車向，清掃居室然後皇上纔休息，這都是爲了顯示皇上至高無上的尊嚴，力求戒備謹慎，把法度教化流傳後世。近日來皇上外出獵捕老虎，太陽西斜時出發，到天黑纔返回，違反了帝王出入時警戒侍衛的常規，不是皇上十分謹慎的行爲。”文帝回覆説：“看了你的奏表，即使是魏絳稱引虞人的箴言來規勸晋悼公，司馬相如陳述猛獸來告誡漢武帝，也不足以和你説的相比。現在吴、蜀二寇没有消滅，將帥們遠道出征，所以有時要到原野上演習備戰。至於夜晚返回時的警戒，已經詔令有關官員施行。”

初，建安末，孫權始遣使稱藩，而與劉備交兵。詔議“當興師與吴并取蜀不”？朗議曰：“天子之軍，重於華、岱，誠宜坐曜天威，不動若山。假使權親與蜀賊相持，搏戰曠日，智均力敵，兵不速决，當須軍興以成其勢者，然後宜選持重之將，承寇賊之要，相時而後動，擇地而後行，一舉更無餘事。今權之師未動，則助吴之軍無爲先征。且雨水方盛，非行軍動衆之時。”帝納其計。黄初中，鵜鶘集靈芝池，詔公卿舉獨行君子。朗薦光禄大夫楊彪，且稱疾，讓位於彪。帝乃爲彪置吏卒，位次三公。詔曰：“朕求賢於君而未得，君乃翻然稱疾，非徒不得賢，更開失賢之路，增玉鉉之傾。無乃居其室出其言不善，見違於君子乎！君其勿有後辭。”朗乃起。

起初，在建安末年，孫權開始派遣使者來自稱藩屬，而和劉備交戰。皇上下詔商議“應不應該出兵和吴國一起攻取蜀國”？王朗發表意見説：“天子的軍隊，比華山、泰山還要重大，實在應當坐着炫耀天子的威嚴，像大山一樣安然不動。假如孫權親自和蜀賊相互争持，搏殺征戰延續很久，智謀對等實力相當，戰事不能迅速解决，必須出動軍隊來實現平定天下的形勢時，然後應該挑選謹慎穩重的將領，突襲寇賊的要害，觀察時機然後行動，選擇地形然後進軍，一戰成功而不留下後患。現在孫權的軍隊還没有行動，那麼援助吴國的軍隊就不要先出征。况且雨水正多，不是興師動衆的時候。”皇帝采納了他的計策。黄初年間，鵜鶘聚集在靈芝池，皇帝下詔要公卿們推舉獨行君子。王朗推薦了光禄大夫楊彪，并且聲稱有病，把職位讓給楊彪。皇帝就給楊彪設置了官吏兵卒，地位排在三公之列。下詔書説：“朕向您尋求有才德的人還没有得到，您就反倒聲稱有病，不但得不到有才德的人，又開了失去有才德之人的門徑，增加了玉鉉的傾斜。莫不是朕住在宫中説出不好的話，被君子怨恨嗎！您不要再有别的話了。”王朗於是起身繼續任職。

孫權欲遣子登入侍，不至。是時車駕徙許昌，大興屯田，欲舉軍東征。朗上疏曰：“昔南越守善，嬰齊

孫權打算派遣兒子孫登入朝侍奉皇帝，還没有到達。當時皇帝遷居許昌，大規模地采取開墾荒地的措施，打算帶領軍隊東征。王朗上疏説：

入侍，遂爲家嗣，還君其國。康居驕黠，情不副辭，都護奏議以爲宜遣侍子，以黜無禮。且吴濞之禍，萌於子入，隗囂之叛，亦不顧子。往者聞權有遣子之言而未至，今六軍戒嚴，臣恐輿人未暢聖旨，當謂國家愠於登之逋留，是以爲之興師。設師行而登乃至，則爲所動者至大，所致者至細，猶未足以爲慶。設其傲狠，殊無入志，懼彼輿論之未暢者，并懷伊邑。臣愚以爲宜敕别征諸將，各明奉禁令，以慎守所部。外曜烈威，内廣耕稼，使泊然若山，澹然若淵，勢不可動，計不可測。”是時，帝以成軍遂行，權子不至，車駕臨江而還。

“過去南越王堅持善道，派兒子嬰齊入朝侍奉皇帝，於是成爲繼承人，回去統治他的國家。康居王驕横狡詐，言行不一，都護上奏認爲應該遣送他入朝侍奉的兒子回國，來貶斥無禮的屬國。况且吴王劉濞謀反的禍患，是由他的兒子入朝侍奉引起的，隗囂的反叛，也不顧及他的兒子。以前聽説孫權有過派遣兒子入朝侍奉的話却并没有來，現在朝廷六軍戒備森嚴，臣擔心衆人不理解皇上的意圖，會認爲國家對孫登滯留不來感到惱恨，因此爲這事出兵。假如軍隊出動而孫登就來了，那麽爲此采取的行動很大，收到的效果很小，還是不值得慶賀。假如孫權傲慢凶暴，根本没有派兒子入朝侍奉的心意，臣害怕那些不理解皇上意圖的公衆言論，都帶着憂悶的情緒。臣的愚見認爲應該命令各部出征的衆將領，各自嚴明地奉行禁令，謹慎地把守自己部隊所在的地方。對外炫耀我軍的威武，對内擴大農耕，使他們像高山一樣恬淡，像深潭一樣沉静，威勢不可動摇，計謀不可揣測。”這時，皇帝已經調集軍隊就出發了，孫權的兒子没有來，皇帝到了長江邊後就返回了。

明帝即位，進封蘭陵侯，增邑五百，并前千二百户。使至鄴省文昭皇后陵，見百姓或有不足。是時方營修宫室，朗上疏曰：

> 陛下即位已來，恩詔屢布，百姓萬民莫不欣欣。臣頃奉使北行，往反道路，聞衆徭役，其可得蠲除省減者甚多。願陛下重留日昃之聽，以計制寇。昔大禹將欲拯天下之大患，故乃先卑其宫室，儉其衣食，用能盡有九州，弼成五服。句踐欲廣其禦兒之疆，馘夫差於姑蘇，故亦約其身以及家，儉其家以施國，用能囊括五湖，席卷三江，取威中國，定霸華夏。漢之文、景亦欲恢弘祖業，增崇洪緒，故能割意於百

明帝繼承帝位，進封王朗爲蘭陵侯，增加食邑五百户，加上以前的一共一千二百户。明帝派他到鄴去祭掃文昭皇后的陵墓，看到老百姓有的缺吃少穿。這時正在營造修繕宫室，王朗上疏説：

> 陛下繼位以來，降恩的詔書多次頒布，老百姓没有不高興的。臣不久前奉命到北方去，在往返的路上，聽到有衆多的徭役，其中有很多可以免除和減省。希望陛下重視留意有關古代帝王勤勉治政，忙到太陽偏西也無暇吃飯的傳聞，用計謀制服敵寇。過去大禹想要拯救天下的大禍患，所以就先把自己的宫室建得低矮，在衣食上講究節儉，因而能够占據整個九州，四周的藩國形成五服。勾踐想擴充以禦兒爲界的疆土，到姑蘇殺掉吴王夫差，所以也約束自己以及他的家人，把自己家裏節省的財物拿來給了國家，因而能够獲取五湖，占有三江，在中原取得威

金之臺，昭儉於弋綈之服，内減太官而不受貢獻，外省徭賦而務農桑，用能號稱升平，幾致刑錯。孝武之所以能奮其軍勢，拓其外境，誠因祖考畜積素足，故能遂成大功。霍去病，中才之將，猶以匈奴未滅，不治第宅。明恤遠者略近，事外者簡内。自漢之初及其中興，皆於金革略寢之後，然後鳳闕猥閌，德陽并起。今當建始之前足用列朝會，崇華之後足用序内官，華林、天淵足用展游宴，若且先成閶闔之象魏，使足用列遠人之朝貢者，修城池，使足用絶逾越，成國險，其餘一切，且須豐年。一以勤耕農爲務，習戎備爲事，則國無怨曠，户口滋息，民充兵强，而寇戎不賓，緝熙不作，未之有也。

勢，在華夏確立霸權。漢朝的文帝、景帝也想發揚光大先祖開創的帝業，增添擴展世代相傳的大業，所以能够對耗資百金的露臺，放棄不建，身穿黑色的粗織衣服來顯示節儉，對内減少太官的人數而不接受貢獻，對外減省徭役賦税而勉勵農桑，因而能够號稱社會太平，幾乎讓刑罰擱置不用。漢武帝之所以能够發揮軍隊的威力，拓展邊境，實在是因爲祖輩積累的國力向來充足，所以能够成就大的功業。霍去病，是中等才能的將領，尚且因匈奴没有消滅，不去修建自己的住宅。這説明考慮久遠的人先要謀劃眼前的利益，要處理外部事務的人先要在内部講求簡省。從漢朝的初期直到中興時期，都是在戰亂全都平息以後，然後樓闕高築，宫殿并起。現在建始殿前足以布列朝會，崇華殿後足以按等次安置内官，華林園、天淵池足以進行游玩宴飲，如果暫且先建成宫門外的觀闕，使它足以布列從遠方前來朝貢的人，修建城池，使它足以阻止敵人攀越，構成國都的險阻之處，其餘一切，姑且等待豐收的年景。始終把勤勉農耕作爲當務之急，把演練軍備作爲重要事宜，那麽國内就没有幽怨獨處的男女，人口繁衍增長，百姓富足軍隊强盛，而敵人不歸服，皇恩的光輝不普照，是不會有的事。

轉爲司徒。

王朗轉任司徒。

時屢失皇子，而後宫就館者少，朗上疏曰：

當時皇子多有夭折，而後宫嬪妃移居側室分娩生子的少，王朗上疏説：

昔周文十五而有武王，遂享十子之祚，以廣諸姬之胤。武王既老而生成王，成王是以鮮於兄弟。此二王者，各樹聖德，無以相過，比其子孫之祚，則不相如。蓋生育有早晚，所産有衆寡也。陛下既德祚兼彼二聖，春秋高於姬文育武之時矣，而子發未舉於椒蘭之奥房，藩王未繁於掖庭之衆室。以成王爲喻，雖未爲

以前周文王十五歲就有了周武王，於是享有十個兒子的福分，因而增多了姬姓的後代。周武王年老後纔生下周成王，周成王因此兄弟很少。這兩位君王，各自建立了聖德，没有一方超過另一方的，但比較他們之間享有子孫的福分，就不相同了。因爲生兒育女有早有晚，生的兒女有多有少。陛下既兼有周文王、周武王二位聖王的仁德福運，年紀又比周文王生周武王時要大，但像周武王姬發那樣的皇太子還没有在皇后的内宫

晚，取譬伯邑，則不爲夙。《周禮》六宫内官百二十人，而諸經常説，咸以十二爲限，至於秦漢之末，或以千百爲數矣。然雖彌猥，而就時於吉館者或甚鮮，明"百斯男"之本，誠在於一意，不但在於務廣也。老臣慺慺，願國家同祚於軒轅之五五，而未及周文之二五，用爲伊邑。且少小常苦被褥泰温，泰温則不能便柔膚弱體，是以難可防護，而易用感慨。若常令少小之緼袍，不至於甚厚，則必咸保金石之性，而比壽於南山矣。

裏出生，藩王在各嬪妃的居室裏也生得不多。拿周武王生周成王時作比喻，雖然不算晚，但拿周文王生伯邑考時作比喻，就不算早了。《周禮》規定六宫可有内官一百二十人，但各經書上常説，都以十二人爲限度，到了秦漢末年，有的皇帝的嬪妃數以千百計。但是嬪妃雖然很多，而應時到吉館分娩生子的却很少，這説明"多子"的根本，實在在於專心一意，不衹在於求多。老臣情懇意切，希望國家有像黄帝軒轅得到二十五個兒子那樣的相同福運，可是現在還趕不上周文王有十個兒子，因此感到憂鬱。而且小孩子常常遭受被褥過於暖和的苦惱，過於暖和就不利於小孩子柔弱的身體，因此難以防病養護，而容易造成夭折的感嘆。如果常常讓小孩子穿的綿袍，不至於太厚，就一定都能保持金石一般健壯的體質，而能壽比南山了。

帝報曰："夫忠至者辭篤，愛重者言深。君既勞思慮，又手筆將順，三復德音，欣然無量。朕繼嗣未立，以爲君憂，欽納至言，思聞良規。"朗著《易》、《春秋》、《孝經》、《周官》傳，奏議論記，咸傳於世。太和二年薨，謚曰成侯。子肅嗣。初，文帝分朗户邑，封一子列侯，朗乞封兄子詳。

明帝回覆説："忠誠至極的人辭意真摯，愛意深沉的人言語深切。您既爲思慮而勞累，又親筆上疏而順勢促成，三次寫下善言，朕感到無限欣喜。朕的繼承人没有確立，因而成爲您的憂慮，朕敬佩地接受您極妙的言論，願意聽到您有益的規勸。"王朗著有《周易》、《春秋》、《孝經》、《周官》傳，奏議論記，都流傳於後世。太和二年王朗去世，謚號稱成侯。他的兒子王肅繼承爵位。當初，文帝分出王朗的部分食邑，封他的一個兒子爲列侯，王朗請求改封他哥哥的兒子王詳。

王肅

肅字子雍。年十八，從宋忠讀《太玄》，而更爲之解。黄初中，爲散騎黄門侍郎。太和三年，拜散騎常侍。四年，大司馬曹真征蜀，肅上疏曰：

王肅字子雍。十八歲時，跟隨宋忠讀《太玄經》，進而爲這部書重作注解。黄初年間，王肅任散騎黄門侍郎。太和三年，授任爲散騎常侍。太和四年，大司馬曹真征伐蜀國，王肅上疏説：

前志有之，"千里饋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此謂平塗之行軍者也。又况於深入阻險，鑿路而前，則其爲勞必

以前書上記載有這樣的話，"從千里之外運送糧食，士兵會有飢餓的臉色，打柴割草以後再來燒飯，軍隊不能飽着肚子過夜"，這説的是平坦道路上行軍的情况。又何况是

相百也。今又加之以霖雨，山坂峻滑，衆逼而不展，糧縣而難繼，實行軍者之大忌也。聞曹真發已逾月而行裁半谷，治道功夫，戰士悉作。是賊偏得以逸而待勞，乃兵家之所憚也。言之前代，則武王伐紂，出關而復還；論之近事，則武、文征權，臨江而不濟。豈非所謂順天知時，通於權變者哉！兆民知聖上以水雨艱劇之故，休而息之，後日有釁，乘而用之，則所謂悦以犯難，民忘其死者矣。

深入險阻，要開鑿道路前進，那麼付出的勞累勢必是平路行軍的一百倍。現在又加上連降大雨，山坡又高又滑，軍隊擁塞而無法進展，糧食還在遠處而難以接濟，這實在是行軍部隊的大忌。聽説曹真出發已經超過一個月，可是子午谷的路程纔走了一半，修路的工程，士兵們全都要做。這樣賊敵正好能够以逸待勞，這是軍隊將帥所害怕的。説到前代，就有周武王討伐商紂王，出了函谷關就返回了；論到近來的事，就有武帝、文帝征討孫權，到了長江邊而不渡過去。這難道不是人們所説的順應天意認清時務，通曉靈活應變的道理嗎！老百姓知道皇上因爲下雨而行軍非常艱難的緣故，讓軍隊停止前進休息，以後有機會，再乘機動用他們，這就是所説的因遇上困難而使他們高興，老百姓就會忘死效力了。

於是遂罷。又上疏："宜遵舊禮，爲大臣發哀，薦果宗廟。"事皆施行。又上疏陳政本曰：

於是就停止進軍。王肅又上疏："應當遵循以往的禮儀，爲死去的大臣舉行哀悼儀式，向宗廟進獻供果祭祀他們。"這些事情都得到施行。王肅又上疏陳述治政的根本説：

除無事之位，損不急之禄，止浮食之費，并從容之官；使官必有職，職任其事，事必受禄，禄代其耕，乃往古之常式，當今之所宜也。官寡而禄厚，則公家之費鮮，進仕之志勸。各展才力，莫相倚仗。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能之與否，簡在帝心。是以唐、虞之設官分職，申命公卿，各以其事，然後惟龍爲納言，猶今尚書也，以出内帝命而已。夏、殷不可得而詳。《甘誓》曰"六事之人"，明六卿亦典事者也。《周官》則備矣，五日視朝，公卿大夫并進，而司士辨其位焉。其《記》曰："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及漢之初，依擬前代，公

撤除無事可幹的職位，減省不急需的俸禄，停止支出不幹事白吃飯的人的費用，摒棄悠閑自在的官員；使官員一定有職權，有職權能勝任他所承擔的事務，承擔事務一定接受俸禄，用俸禄代替耕作，這是古代的常規，也是現在所應該做的。官職少而俸禄優厚，那麼國家的費用也就少了，入仕做官的願望就受到鼓勵。各自施展自己的才幹和能力，不會互相依賴。讓官員們奏報他們的政務，然後考核他們的政績，能不能勝任，由皇上鑒别。因此唐、虞設置官員劃分職責，任命公卿，讓他們各自承擔自己的事務，然後任命龍爲納言官，就像是現在的尚書，祇是傳達皇帝的命令罷了。夏朝、商朝的情況就不能詳細知道了。《甘誓》上説"六事之人"，説明六卿也是掌管政事的人。《周官》就説得很詳細了，皇帝每過五天上朝聽政，公卿大夫一起進宫朝見，而由司士辨察他們

卿皆親以事升朝。故高祖躬追反走之周昌，武帝遥可奉奏之汲黯，宣帝使公卿五日一朝，成帝始置尚書五人。自是陵遲，朝禮遂闕。可復五日視朝之儀，使公卿尚書各以事進。廢禮復興，光宣聖緒，誠所謂名美而實厚者也。

排列的位次。《考工記》上說："坐着議論政事的，稱做王公；辦理執行的，稱做士大夫。"到了漢朝初年，依照前代的舊規，公卿都親自上朝奏事。所以漢高祖親自追趕回身跑開的周昌，漢武帝遠遠地同意汲黯呈送的奏章，漢宣帝要公卿每五天朝見一次，漢成帝開始設置尚書五人。從此以後這些制度廢弛了，朝見的禮儀就缺損不全了。可以恢復皇上每過五天上朝聽政的儀式，讓公卿尚書各自把自己的政務呈奏皇上。廢弛的禮儀得到復興，從而發揚光大聖王的事業，這實在是人們所說的名聲好而又效果大的事情。

青龍中，山陽公薨，漢主也。肅上疏曰："昔唐禪虞，虞禪夏，皆終三年之喪，然後踐天子之尊。是以帝號無虧，君禮猶存。今山陽公承順天命，允答民望，進禪大魏，退處賓位。公之奉魏，不敢不盡節。魏之待公，優崇而不臣。既至其薨，櫬斂之制，輿徒之飾，皆同之於王者，是故遠近歸仁，以爲盛美。且漢總帝皇之號，號曰皇帝。有别稱帝，無别稱皇，則皇是其差輕者也。故當高祖之時，土無二王，其父見在而使稱皇，明非二王之嫌也。况今以贈終，可使稱皇以配其謚。"明帝不從使稱皇，乃追謚曰漢孝獻皇帝。

青龍年間，山陽公去世，他是漢朝的皇帝。王肅上疏說："從前唐堯禪位給虞舜，虞舜禪位給夏禹，都是滿了三年的服喪期，然後登上天子的尊位。因此皇帝的稱號沒有缺損，君王的禮儀仍然保存。現在山陽公順應天命，符合百姓的願望，把帝位禪讓給大魏，退下來處在賓客的位置上。山陽公事奉魏國，不敢不盡到臣節。魏國對待山陽公，優遇尊崇而不視爲臣子。到山陽公去世後，棺椁殯葬的規格，靈車役夫的裝飾，都和帝王相同，因此使遠近的人歸服仁德，認爲這是非常美好的事情。而且漢朝把帝和皇的稱號合在一起，稱做皇帝。有另外稱做帝的，沒有另外稱做皇的，那麼皇比帝的稱號要差一些。所以在漢高祖的時候，國家不能有兩個君王，他的父親還在世而讓他稱皇，說明這沒有兩個君王的嫌疑。何况現在是用來死後的追贈，可以讓山陽公稱皇來和他的謚號相配。"明帝不同意讓他稱皇，就追贈謚號爲漢孝獻皇帝。

後肅以常侍領秘書監，兼崇文觀祭酒。景初間，宫室盛興，民失農業，期信不敦，刑殺倉卒。肅上疏曰：

大魏承百王之極，生民無幾，干戈未戢，誠宜息民而惠之以安静遐邇之時也。夫務畜積而息疲民，在於省徭役而勤稼穡。今宫室未就，功業未訖，運漕調

後來王肅以常侍的身份兼任秘書監，又兼任崇文觀祭酒。景初年間，宫室大量興建，老百姓耽誤了農業生產，官府約定服役的期限不能實施，刑罰倉促執行。王肅上疏說：

大魏繼承在百代帝王的終末時期，老百姓剩下不多，戰爭沒有停息，的確是應該讓老百姓休養生息并給他們恩惠，以使遠近的地方得到安定的時候。要盡力積蓄財富而讓疲憊的百姓得到休息，在於減省徭役而勉勵

發，轉相供奉。是以丁夫疲於力作，農者離其南畝，種穀者寡，食穀者衆，舊穀既没，新穀莫繼。斯則有國之大患，而非備豫之長策也。今見作者三四萬人，九龍可以安聖體，其内足以列六宮，顯陽之殿，又向將畢，惟泰極已前，功夫尚大，方向盛寒，疾疢或作。誠願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深愍役夫之疲勞，厚矜兆民之不贍，取常食廩之士，非急要者之用，選其丁壯，擇留萬人，使一期而更之，咸知息代有日，則莫不悦以即事，勞而不怨矣。計一歲有三百六十萬夫，亦不爲少。當一歲成者，聽且三年。分遣其餘，使皆即農，無窮之計也。倉有溢粟，民有餘力：以此興功，何功不立？以此行化，何化不成？夫信之於民，國家大寶也。仲尼曰："自古皆有死，民非信不立。"夫區區之晋國，微微之重耳，欲用其民，先示以信，是故原雖將降，顧信而歸，用能一戰而霸，于今見稱。前車駕當幸洛陽，發民爲營，有司命以營成而罷。既成，又利其功力，不以時遣。有司徒營其目前之利，不顧經國之體。臣愚以爲自今以後，儻復使民，宜明其令，使必如期。若有事以次，寧復更發，無或失信。凡陛下臨時之所行刑，皆有罪之吏，宜死之人也。然衆庶不知，謂爲倉卒。故願陛下下之於吏而暴其罪。鈞其死也，無使汙于宫掖而爲遠近所疑。且人命至重，難生易殺，氣絶而不續者也，是以聖賢重之。孟軻稱殺一無辜以取天下，

農耕。現在宫室没有修成，功業没有完畢，從水路徵調運送糧食，輾轉供給。因此服役的民伕被繁重的勞作弄得疲憊不堪，農民離開自己的田地，種糧食的人少，吃糧食的人多，陳糧已經吃完，新糧没能接續上。這就是國家的大禍患，而不是預先作好準備的長遠之計。現在被徵服勞役的有三四萬人，九龍殿可以使皇上安居，它的裏面足以安置六宫后妃，顯陽殿又即將完工，衹是泰極殿的前面，工程還很大，現在正接近嚴寒，疾病可能流行。臣誠懇地希望陛下發布仁德的聲音，下達英明的詔書，深切地憐憫服役民伕的疲勞，多多地同情衆多百姓的衣食不足，裁去固定吃國家俸糧的人，和不急需使用的勞力，挑選其中身强力壯的人，擇取留下一萬人，讓他們幹一年就替换，都知道休息替换有確定的日期，那麽就没有人不高興地去幹事，感到勞纍也不會怨恨。算來一年有三百六十萬個人工，也不算少。本該一年完成的，姑且聽任它三年完成。分别遣放其餘的民伕，讓他們都回去從事農耕，這是收益極大的辦法。這樣倉庫裏有裝不下的糧食，老百姓有剩餘的勞力：用這種辦法來建立功業，什麽功業不能建立？用這種辦法來推行教化，什麽教化不能成功？對老百姓講信用，是國家的大寶。仲尼説："自古以來人都有一死，老百姓不信任就無法立足世上。"一個小小的晋國，微不足道的重耳，想要使用他的百姓，先要向他們顯示出信用，因此原國即使將要投降，也要顧及信用而撤軍返回，因而打一仗就能稱霸中原，至今還受人稱頌。前些時皇上到了洛陽，徵發百姓設置營地，有關官員命令營地建成後就停止徵用。建成以後，又繼續利用百姓的勞力，不按時遣放他們回去。有關官員衹謀求眼前的利益，不顧及治國的根本。臣的愚見認爲從今以後，倘若再要役使百姓，應該明確法令，讓他們一定按期返回。如果有事接着要幹，寧可再重新徵發，也不能失去信用。凡

仁者不爲也。漢時有犯蹕驚乘輿馬者，廷尉張釋之奏使罰金，文帝怪其輕，而釋之曰："方其時，上使誅之則已。今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之，天下用法皆爲輕重，民安所措其手足?"臣以爲大失其義，非忠臣所宜陳也。廷尉者，天子之吏也，猶不可以失平，而天子之身，反可以惑謬乎？斯重於爲己，而輕於爲君，不忠之甚也。周公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工誦之，士稱之。"言猶不戲，而况行之乎？故釋之之言不可不察，周公之戒不可不法也。

是陛下臨時所要執行的刑罰，都是有罪的官吏，應該處以死刑的人，但是衆多百姓并不知道，認爲是倉促執行。所以希望陛下把罪犯交給有關官吏處理并公布他們的罪行。同樣是處以死刑，不要讓朝廷受到玷污而被遠近的人所懷疑。况且人命至關重要，活着難殺掉容易，斷氣以後就不能復生，因此聖人賢者很重視它。孟軻説殺掉一個無辜的人來取得天下，仁德的人是不會做的。漢朝時有人衝犯了皇帝的車駕而使駕車的馬受驚，廷尉張釋之奏報判處要他交罰金，漢文帝責怪他判得輕，但張釋之説："正當那個時候，皇上派人殺了他也就罷了。現在交給了廷尉。廷尉，是天下執法公正的人，要是一有不公正的地方，天下行使法律都會隨意判輕判重了，老百姓一舉一動怎麽去做纔好呢?"臣認爲這樣做很不合道理，不是忠臣所應該陳説的。廷尉，是天子的官吏，尚且不能失去公正，而天子本身，反倒可以迷惑出錯嗎？這是對自己爲臣子的看得重，却對爲君王的看得輕，是極不忠誠的表現。周公説："天子不説玩笑話；説過的話史官就要記録它，樂師誦唱它，士人稱引它。"説話尚且不能當兒戲，又何况是行動呢？所以張釋之的話不能不省察，周公的告誡不能不效法。

又陳"諸鳥獸無用之物，而有芻穀人徒之費，皆可蠲除。"

又陳述説："各種鳥獸等無用的東西，却有草料糧食和飼養人力的耗費，都可以免除。"

帝嘗問曰："漢桓帝時，白馬令李雲上書言：'帝者，諦也。是帝欲不諦。'當何得不死?"肅對曰："但爲言失逆順之節。原其本意，皆欲盡心，念存補國。且帝者之威，過於雷霆，殺一匹夫，無異螻蟻。寬而宥之，可以示容受切言，廣德宇於天下。故臣以爲殺之未必爲是也。"帝又問："司馬遷以受刑之故，内懷隱切，著《史記》非貶孝武，令人切齒。"對曰："司馬遷記事，不虛美，不隱惡。劉向、揚雄服其善叙事，有

明帝曾經問王肅説："漢桓帝的時候，白馬令李雲上書説：'帝，是諦的意思。現在的情况是皇帝不想審諦細察。'當時怎能不被處死?"王肅回答説："李雲説話衹是失去了抵牾和順從的分寸。推究他的本意，都是想竭盡心思，思慮在於對國家有益。况且皇帝的威嚴，超過雷霆，殺死一個平常的人，和弄死一隻螻蟻没什麽兩樣。寬宏大量而饒了他，可以顯示自己能容納激切的言辭，向天下廣施恩德。所以臣認爲殺掉李雲未必是對的。"明帝又問："司馬遷遭受宫刑的緣故，是他心裏懷着怨恨，寫下《史記》詆毁貶低漢武帝，令人切齒痛恨。"王肅回答説："司馬遷

良史之才，謂之實録。漢武帝聞其述《史記》，取孝景及己本紀覽之，於是大怒，削而投之。於今此兩紀有録無書。後遭李陵事，遂下遷蠶室。此爲隱切在孝武，而不在於史遷也。"

記録史事，不憑空贊美，不掩飾過失。劉向、揚雄佩服他善於叙事，有優秀史官的才能，説他是如實記録。漢武帝聽説他撰寫《史記》，拿漢景帝以及自己的本紀來看，於是大怒，削去簡册上的字并把它扔了。到現在這兩篇本紀有目録而没有記載内容。後來司馬遷遭遇李陵的事，於是漢武帝把司馬遷送進蠶室施宫刑。這有怨恨的是在於漢武帝，而不在於司馬遷。"

正始元年，出爲廣平太守。公事徵還，拜議郎。頃之，爲侍中，遷太常。時大將軍曹爽專權，任用何晏、鄧颺等。肅與太尉蔣濟、司農桓範論及時政，肅正色曰："此輩即弘恭、石顯之屬，復稱説邪！"爽聞之，戒何晏等曰："當共慎之！公卿已比諸君前世惡人矣。"坐宗廟事免。後爲光禄勳。時有二魚長尺，集于武庫之屋，有司以爲吉祥。肅曰："魚生於淵而亢於屋，介鱗之物失其所也。邊將其殆有棄甲之變乎？"其後果有東關之敗。徙爲河南尹。嘉平六年，持節兼太常，奉法駕，迎高貴鄉公于元城。是歲，白氣經天，大將軍司馬景王問肅其故，肅答曰："此蚩尤之旗也，東南其有亂乎？君若修己以安百姓，則天下樂安者歸德，唱亂者先亡矣。"明年春，鎮東將軍毌丘儉、揚州刺史文欽反，景王謂肅曰："霍光感夏侯勝之言，始重儒學之士，良有以也。安國寧主，其術焉在？"肅曰："昔關羽率荆州之衆，降于禁於漢濱，遂有北向争天下之志。後孫權襲取其將士家屬，羽士衆一旦瓦解。今淮南將士父母妻子皆在内州，但急往禦衛，使不得前，必有關羽土崩之勢矣。"景王從之，遂破儉、欽。後遷中領軍，加散騎常侍，增邑三百，并前二千二百户。甘露元年薨，門生縗絰者以百數。追贈衛將軍，謚曰景

正始元年，王肅出任廣平太守。因公事被徵召回京，授任爲議郎。不久，擔任侍中，升任太常。當時大將軍曹爽獨攬大權，任用何晏、鄧颺等人。王肅和太尉蔣濟、司農桓範談到當時的政事，王肅神色嚴厲地説："這幫人就是弘恭、石顯之類的人，還要説他們嗎！"曹爽聽説後，告誡何晏等人説："你們都應該謹慎，公卿已經把各位比作前代的惡人了。"王肅因宗廟祭祀的事受牽累被罷免官職。後來擔任光禄勳。當時有兩條一尺長的魚，落到武器庫的屋頂上，有關官員認爲是吉祥的徵兆。王肅説："魚生活在深潭裏，却高高地出現在屋頂上，鱗甲動物失去了它生活的地方。邊防將領大概會有丢盔棄甲的變故吧？"這以後果然有東關的失敗。王肅轉任河南尹。嘉平六年，他持節兼任太常，奉引皇帝的車駕，到元城迎接高貴鄉公。這年，有一股白氣穿過天空，大將軍司馬景王向王肅詢問其中的原因，王肅回答説："這是蚩尤的旗幟，東南方大概有叛亂吧？您如果修養自我來安撫百姓，那麽天下樂意安定的人就會歸服仁德，發起叛亂的人就會首先滅亡。"第二年春天，鎮東將軍毌丘儉、揚州刺史文欽反叛，司馬景王對王肅説："霍光對夏侯勝的話有感觸，開始重視學習儒家經書的人，確實是有原因的。使國家安定、君主安寧，這個辦法在哪裏呢？"王肅説："以前關羽帶領荆州的人馬，在漢水邊降伏了于禁，於是就有了北上争奪天下的願望。後來孫權偷襲并得到關羽手下將士的家屬，關羽的軍隊一下子土崩瓦解。現在淮南將士的父母妻兒都在内地各州，衹要迅速前去抵禦保衛，使他們不能前往，一定會有像關羽那樣土崩瓦解的局勢。"司馬景王聽從了他的意見，

侯。子惲嗣。惲薨，無子，國絶。景元四年，封肅子恂爲蘭陵侯。咸熙中，開建五等，以肅著勛前朝，改封恂爲丞子。

於是打敗了毌丘儉、文欽。王肅後來升任中領軍，加授散騎常侍，增加食邑三百户，加上以前的一共二千二百户。甘露元年王肅去世，他的門生披麻戴孝的數以百計。朝廷追贈他爲衛將軍，謚號稱景侯。他的兒子王惲繼承爵位。王惲去世，没有兒子，封地被取消。景元四年，封王肅的兒子王恂爲蘭陵侯。咸熙年間，開始建立五等爵位，因爲王肅在前朝功勛卓著，改封王恂爲丞子。

初，肅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采會同異，爲《尚書》、《詩》、《論語》、《三禮》、《左氏》解，及撰定父朗所作《易傳》，皆列於學官。其所論駁朝廷典制、郊祀、宗廟、喪紀、輕重，凡百餘篇。時樂安孫叔然，受學鄭玄之門，人稱東州大儒。徵爲秘書監，不就。肅集《聖證論》以譏短玄，叔然駁而釋之，及作《周易》、《春秋例》，《毛詩》、《禮記》、《春秋三傳》、《國語》、《爾雅》諸注，又注書十餘篇。自魏初徵士燉煌周生烈，明帝時大司農弘農董遇等，亦歷注經傳，頗傳於世。

起初，王肅喜歡賈逵、馬融的學説，而不喜好鄭玄的學説，采集彙合各家的異同，著有《尚書》、《詩經》、《論語》、《三禮》、《左傳》的注解，以及編撰審定父親王朗所作的《易傳》，這些著作都被列在學官。王肅所議論駁正朝廷典制、郊祀、宗廟、喪紀、輕重等文章，共一百多篇。當時樂安人孫叔然，在鄭玄門下接受學業，人們稱他爲東州大儒。朝廷徵召他爲秘書監，他不去就職。王肅撰集《聖證論》來譏諷指摘鄭玄，孫叔然給以辯駁并加以解釋，又寫了《周易》、《春秋例》、《毛詩》、《禮記》、《春秋三傳》、《國語》、《爾雅》各注，又注書十多篇。從魏國初期徵士燉煌人周生烈，到明帝時大司農弘農人董遇等人，也遍注經傳，在世上流傳很廣。

評曰：鍾繇開達理幹，華歆清純德素，王朗文博富贍，誠皆一時之俊偉也。魏氏初祚，肇登三司，盛矣夫！王肅亮直多聞，能析薪哉！

評曰：鍾繇開朗豁達，辦事幹練，華歆清正純潔，品德高尚，王朗文辭廣博，富有才華，的確都是一代人傑偉才。魏國剛剛建立，他們開始登上三公的職位，真值得贊美啊！王肅忠誠正直，廣見多聞，能繼承他父親的事業啊！

三國志卷十四

魏志十四

程昱（孫）曉　郭嘉　董昭　劉曄　蔣濟　劉放 孫資

程昱

程昱，字仲德，東郡東阿人也。長八尺三寸，美鬚髯。黄巾起，縣丞王度反應之，燒倉庫。縣令逾城走，吏民負老幼東奔渠丘山。昱使人偵視度，度等得空城不能守，出城西五六里止屯。昱謂縣中大姓薛房等曰："今度等得城郭不能居，其勢可知。此不過欲虜掠財物，非有堅甲利兵攻守之志也。今何不相率還城而守之？且城高厚，多穀米，今若還求令，共堅守，度必不能久，攻可破也。"房等以爲然。吏民不肯從，曰："賊在西，但有東耳。"昱謂房等："愚民不可計事。"乃密遣數騎舉幡于東山上，令房等望見，大呼言"賊已至"，便下山趣城，吏民奔走隨之，求得縣令，遂共城守。度等來攻城，不能下，欲去。昱率吏民開城門急擊之，度等破走，東阿由此得全。

程昱，字仲德，東郡東阿人。身高八尺三寸，鬍鬚長得很美。黄巾軍起義時，縣丞王度反叛響應，燒毁了倉庫。縣令翻越城墻逃走了，官吏百姓扶老携幼向東逃奔渠丘山。程昱派人偵察王度的情况，王度等人奪得空城而無法守住，出城到城西五六里的地方駐扎下來。程昱對縣裏的大族人家薛房等人說："現在王度等人奪得縣城却不能留居，他的力量可想而知。這不過是想搶劫財物，并没有加强軍備攻城守地的志向。現在我們爲什麽不相繼返回城中堅守呢？况且城墻又高又厚，有很多糧食，現在如果回去尋找縣令，一同堅守，王度一定不能持久，我們進攻就可以打敗他。"薛房等人認爲他説得對。可是官吏百姓不肯聽從，説："賊寇在西邊，我們衹有向東去。"程昱對薛房等人説："愚昧糊塗的人不能共同議事。"於是秘密派遣幾個騎兵在東山上舉起旗幟，讓薛房等人遠遠望見，大聲呼喊説"賊寇已經來了"，就下山急急跑向縣城，官吏百姓都奔跑跟隨着他們，又找到了縣令，於是一起堅守縣城。王度等人前來攻城，不能攻下來，想要撤離。程昱帶領官吏百姓打開城門猛烈攻打他們，王度等人戰敗逃走，東阿因此得以保全。

初平中，兗州刺史劉岱辟昱，昱不應。是時岱與袁紹、公孫瓚和親，紹令妻子居岱所，瓚亦遣從事范方將騎助岱。後紹與瓚有隙。瓚擊破紹軍，乃遣使語岱，令遣紹妻子，使與

初平年間，兗州刺史劉岱徵召程昱，程昱没有應召。這時劉岱和袁紹、公孫瓚和睦相親，袁紹讓他的妻子兒女居住在劉岱那裏，公孫瓚也派遣從事范方帶領騎兵幫助劉岱。後來袁紹和公孫瓚有了矛盾。公孫瓚攻擊打敗了袁紹的軍隊，就

紹絶。別敕范方："若岱不遣紹家，將騎還。吾定紹，將加兵于岱。"岱議連日不决，别駕王彧白岱："程昱有謀，能斷大事。"岱乃召見昱，問計，昱曰："若棄紹近援而求瓚遠助，此假人於越以救溺子之説也。夫公孫瓚，非袁紹之敵也。今雖壞紹軍，然終爲紹所禽。夫趣一朝之權而不慮遠計，將軍終敗。"岱從之。范方將其騎歸，未至，瓚大爲紹所破。岱表昱爲騎都尉，昱辭以疾。

派遣使者告訴劉岱，要他遣送袁紹的妻子兒女回去，使他和袁紹絶交。另外命令范方："如果劉岱不遣送袁紹的家屬回去，你就帶領騎兵返回。我平定了袁紹以後，將向劉岱發動進攻。"劉岱商議了幾天不能决斷，别駕王彧告訴劉岱："程昱有智謀，能够决斷大事。"劉岱就召見程昱，詢問對策，程昱説："如果放棄袁紹的近援而尋求公孫瓚的遠助，這就像到遠處的越國去藉助會水的人來救溺水的孩子一樣。公孫瓚，不是袁紹的對手。現在雖然打敗了袁紹的軍隊，但最終會被袁紹擒獲。趨附一時的權宜之計而不考慮長遠的大計，將軍您終究要失敗。"劉岱聽從了他的意見。范方帶領他的騎兵返回，還没回到公孫瓚那裏，公孫瓚被袁紹打得大敗。劉岱上表推薦程昱擔任騎都尉，程昱以有病爲由推辭了。

劉岱爲黄巾所殺。太祖臨兖州，辟昱。昱將行，其鄉人謂曰："何前後之相背也！"昱笑而不應。太祖與語，説之，以昱守壽張令。太祖征徐州，使昱與荀彧留守鄄城。張邈等叛迎吕布，郡縣響應，唯鄄城、范、東阿不動。布軍降者，言陳宫欲自將兵取東阿，又使氾嶷取范，吏民皆恐。彧謂昱曰："今兖州反，唯有此三城。宫等以重兵臨之，非有以深結其心，三城必動。君，民之望也，歸而説之，殆可！"昱乃歸，過范，説其令靳允曰："聞吕布執君母弟妻子，孝子誠不可爲心！今天下大亂，英雄并起，必有命世，能息天下之亂者，此智者所詳擇也。得主者昌，失主者亡。陳宫叛迎吕布而百城皆應，似能有爲，然以君觀之，布何如人哉！夫布，粗中少親，剛而無禮，匹夫之雄耳。宫等以勢假合，不能相君也。兵雖衆，終必無成。曹使君智略不世出，殆天所授！君必固范，我守東阿，則田單之功可立也。孰與違忠從惡而母子俱亡乎？唯君詳慮之！"允

劉岱被黄巾軍殺害。太祖到了兖州，徵召程昱。程昱準備去，他的同鄉人對他説："你怎麽前後的態度正相反啊！"程昱笑着没回答。太祖和程昱交談後，很高興，任命程昱代理壽張令。太祖征伐徐州，派程昱和荀彧留守鄄城。張邈等人反叛迎接吕布，各郡縣紛紛響應，衹有鄄城、范、東阿没有舉動。吕布軍中投降的人，説陳宫打算親自帶兵攻取東阿，又派氾嶷攻取范，官吏百姓都很害怕。荀彧對程昱説："現在兖州反叛，衹有這三座城在我們手裏。陳宫等人用重兵進逼到這裏，要是没有辦法深深凝聚這三城人的心，三城人一定會動摇。您，是老百姓所敬仰的人，回去勸説他們，大概可以吧！"程昱就返回東阿，經過范時，游説范令靳允説："聽説吕布抓住了您的母親、弟弟和妻子兒女，作爲孝子確實不能忍心！現在天下大亂，英雄并起，一定會有聞名於世、能够平息天下大亂的人，這是聰明人所要慎重選擇的。得到賢主的人就昌盛，失掉賢主的人就滅亡。陳宫反叛迎接吕布而許多城邑都響應，好像能够有所作爲，但在您看來，吕布是個什麽樣的人呢！吕布，内心粗暴而少有親近的人，强悍固執而待人無禮，他衹憑着個人的勇氣罷了。陳宫等人利用吕布的勢力暫且和他糾合在一起，不能真心尊奉他。他們軍隊雖多，但最終

流涕曰："不敢有二心。"時氾嶷已在縣，允乃見嶷，伏兵刺殺之，歸勒兵守。昱又遣别騎絶倉亭津，陳宫至，不得渡。昱至東阿，東阿令棗祗已率厲吏民，拒城堅守。又兖州從事薛悌與昱協謀，卒完三城，以待太祖。太祖還，執昱手曰："微子之力，吾無所歸矣。"乃表昱爲東平相，屯范。

必定不能成功。曹使君的智謀膽略世上少有，大概是上天授與的吧！您一定要固守范，我守住東阿，那麽就可以建立田單那樣的功勛了。是這樣做，還是違背忠心依從邪惡而使母子同亡呢？希望您慎重考慮！"靳允流着眼淚説："我不敢有二心。"當時氾嶷已在范縣城裏，靳允就去見氾嶷，埋伏下士兵把他殺了，回去後部署兵馬防守。程昱又另外派遣騎兵截斷倉亭津渡口，陳宫來到這裏，不能渡河。程昱到達東阿，東阿令棗祗已督領官吏百姓，封閉城池堅守。又有兖州從事薛悌和程昱共同謀劃，終於保住了三城，以等待太祖歸來。太祖回來後，握着程昱的手説："如果不是您出了力，我就無處可歸了。"於是上表任命程昱爲東平相，駐扎在范。

太祖與吕布戰于濮陽，數不利。蝗蟲起，乃各引去。於是袁紹使人説太祖連和，欲使太祖遷家居鄴。太祖新失兖州，軍食盡，將許之。時昱使適還，引見，因言曰："竊聞將軍欲遣家，與袁紹連和，誠有之乎？"太祖曰："然。"昱曰："意者將軍殆臨事而懼，不然何慮之不深也！夫袁紹據燕、趙之地，有并天下之心，而智不能濟也。將軍自度能爲之下乎？將軍以龍虎之威，可爲韓、彭之事邪？今兖州雖殘，尚有三城。能戰之士，不下萬人。以將軍之神武，與文若、昱等，收而用之，霸王之業可成也。願將軍更慮之！"太祖乃止。

太祖和吕布在濮陽交戰，多次失利。鬧起蝗蟲，於是各自帶兵離去。在這時袁紹派人游説太祖和好，想讓太祖把家遷到鄴居住。太祖剛剛失去兖州，軍隊的糧食又吃光了，打算答應袁紹。當時程昱出使剛回，被帶去見太祖，趁機説道："我私下聽説將軍您想把家送到鄴，同袁紹和好，果真有這事嗎？"太祖説："是的。"程昱説："想來將軍您大概是事到臨頭感到害怕了，不然爲什麽考慮得不深遠呢！袁紹占據燕、趙的地方，有吞并天下的野心，可是他的智謀不能使他成事。將軍您自己思量思量能處在他的地位之下嗎？將軍您憑藉着龍虎一般的威勢，可以去做韓信、彭越那樣的事嗎？現在兖州雖然殘破，但還有三座城。能作戰的士兵，不下一萬人。憑着將軍您的英明威武，和荀文若、程昱等人，收納人馬利用他們，霸王的事業就可以成功了。希望將軍您再考慮考慮！"太祖就中止了同袁紹和好的打算。

天子都許，以昱爲尚書。兖州尚未安集，復以昱爲東中郎將，領濟陰太守，都督兖州事。劉備失徐州，來歸太祖。昱説太祖殺備，太祖不聽。語在《武紀》。後又遣備至徐州要擊袁術，昱與郭嘉説太祖曰："公前日不圖備，昱等誠不及也。今借之以兵，必有異心。"太祖悔，追之不及。

天子遷都許昌，任命程昱爲尚書。兖州還没有安定，又任命程昱爲東中郎將，兼任濟陰太守，統領兖州的政務。劉備失去徐州，前來歸附太祖。程昱勸説太祖殺掉劉備，太祖不肯聽從。這事記載在《武帝紀》。後來太祖又派遣劉備到徐州截擊袁術，程昱和郭嘉勸太祖説："您前些日子不想殺掉劉備，我程昱等人確實比不上您的胸懷。現在把軍隊借給劉備，他一定會有異心。"

會術病死，備至徐州，遂殺車胄，舉兵背太祖。頃之，昱遷振威將軍。袁紹在黎陽，將南渡。時昱有七百兵守鄄城，太祖聞之，使人告昱，欲益二千兵。昱不肯，曰："袁紹擁十萬衆，自以所向無前。今見昱兵少，必輕易不來攻。若益昱兵，過則不可不攻，攻之必克，徒兩損其勢。願公無疑！"太祖從之。紹聞昱兵少，果不往。太祖謂賈詡曰："程昱之膽，過于賁、育。"昱收山澤亡命，得精兵數千人，乃引軍與太祖會黎陽，討袁譚、袁尚。譚、尚破走，拜昱奮武將軍，封安國亭侯。太祖征荆州，劉備奔吴。論者以爲孫權必殺備，昱料之曰："孫權新在位，未爲海内所憚。曹公無敵於天下，初舉荆州，威震江表，權雖有謀，不能獨當也。劉備有英名，關羽、張飛皆萬人敵也，權必資之以禦我。難解勢分，備資以成，又不可得而殺也。"權果多與備兵，以禦太祖。是後中夏漸平，太祖拊昱背曰："兖州之敗，不用君言，吾何以至此？"宗人奉牛酒大會，昱曰："知足不辱，吾可以退矣。"乃自表歸兵，闔門不出。

太祖感到後悔，追趕劉備已來不及。恰逢袁術病死，劉備到達徐州，就殺了車胄，帶兵背叛太祖。不久，程昱升任振威將軍。袁紹在黎陽，將要渡河南下。當時程昱有七百士兵駐守鄄城，太祖聽到袁紹將要渡河南下的消息，派人告訴程昱，打算給他增加兩千士兵。程昱不肯，説："袁紹擁有十萬軍隊，自以爲所向無所阻擋。現在看到我程昱兵力少，一定會輕易不來攻打。如果增加我程昱的兵力，袁紹經過時不能不攻打，攻打就一定會攻克，白白地使我們兩方損失兵力。希望您不要有疑慮！"太祖聽從了他的意見。袁紹聽説程昱兵力少，果然不去攻打。太祖對賈詡説："程昱的膽量，超過了古代的勇士孟賁、夏育。"程昱收納山澤中逃亡的人，得到精兵幾千人，於是帶領軍隊和太祖在黎陽會合，討伐袁譚、袁尚。袁譚、袁尚戰敗逃走，太祖授任程昱爲奮武將軍，封爲安國亭侯。太祖征伐荆州，劉備逃奔吴國。議事的人認爲孫權一定會殺掉劉備，程昱推測説："孫權剛剛繼位，還不被國内的人所畏懼。曹公在天下没有敵手，剛剛奪取荆州，威勢震撼長江以南地區，孫權即使有智謀，也不能獨自抵擋。劉備有着英雄的名聲，關羽、張飛有戰勝萬人的勇力，孫權一定會幫助他們來抵禦我們。孫劉聯合的局面難以分化，等到劉備的實力已經形成，孫權又不可能殺掉他了。"孫權果然多給劉備兵力，來抵禦太祖。這以後中原地區逐漸平定，太祖拍着程昱的背説："兖州失敗時，如果我不采用您的計策，我怎麽會有現在這樣的局面呢？"同族的人奉獻牛酒聚會，程昱説："知足就不會受辱，我可以引退了。"於是自動上表交出兵權，閉門不出。

昱性剛戾，與人多迕。人有告昱謀反，太祖賜待益厚。魏國既建，爲衛尉，與中尉邢貞争威儀，免。文帝踐阼，復爲衛尉，進封安鄉侯，增邑三百户，并前八百户。分封少子延及孫曉列侯。方欲以爲公，會薨，帝爲流涕，追贈車騎將軍，謚曰肅侯。子武嗣。武薨，子克嗣。克薨，子良

程昱性情剛直暴躁，和人交往多有冒犯。有人告發程昱謀反，太祖給程昱的賞賜和待遇更加優厚。魏國建立以後，程昱擔任衛尉，和中尉邢貞争儀仗、侍從，被免去官職。文帝登皇帝位，程昱又擔任衛尉，進封爲安鄉侯，增加食邑三百户，加上以前的一共八百户。分封他的小兒子程延和孫子程曉爲列侯。正打算任命程昱爲公時，恰逢程昱去世，文帝爲他流了淚，追贈爲車騎將

嗣。

軍，謚號爲肅侯。兒子程武繼承爵位。程武去世，兒子程克繼承爵位。程克去世，兒子程良繼承爵位。

程曉

曉，嘉平中爲黄門侍郎。時校事放横，曉上疏曰："《周禮》云：'設官分職，以爲民極。'《春秋傳》曰：'天有十日，人有十等。'愚不得臨賢，賤不得臨貴。於是并建聖哲，樹之風聲。明試以功，九載考績。各修厥業，思不出位。故欒書欲拯晉侯，其子不聽；死人横於街路，邴吉不問。上不責非職之功，下不務分外之賞，吏無兼統之勢，民無二事之役，斯誠爲國要道，治亂所由也。遠覽典志，近觀秦漢，雖官名改易，職司不同，至于崇上抑下，顯分明例，其致一也。初無校事之官干與庶政者也。昔武皇帝大業草創，衆官未備，而軍旅勤苦，民心不安，乃有小罪，不可不察，故置校事，取其一切耳，然檢御有方，不至縱恣也。此霸世之權宜，非帝王之正典。其後漸蒙見任，復爲疾病，轉相因仍，莫正其本。遂令上察宫廟，下攝衆司，官無局業，職無分限，隨意任情，唯心所適。法造於筆端，不依科詔；獄成於門下，不顧覆訊。其選官屬，以謹慎爲粗疏，以謥詷爲賢能。其治事，以刻暴爲公嚴，以循理爲怯弱。外則托天威以爲聲勢，内則聚群奸以爲腹心。大臣耻與分勢，含忍而不言，小人畏其鋒芒，鬱結而無告。至使尹模公于目下肆其奸慝；罪惡之著，行路皆知，纖惡之過，積年不聞。既非《周禮》設官之意，又非《春秋》十等之義也。今外有公卿將校總統諸署，内有侍中尚書綜理萬機，司隸校尉督察京輦，御史中丞董攝宫殿，皆

程曉，嘉平年間擔任黄門侍郎。當時校事放縱强横，程曉上疏説："《周禮》上説：'設置官員劃分職責，作爲老百姓的準則。'《春秋傳》上説：'天有十個太陽，人有十個等級。'愚蠢的人不能凌駕於有才德的人，低賤的人不能凌駕於尊貴的人。於是共同建立超凡的道德才智，樹立起良好的名聲。公開考核官吏的政績，每九年考核一次成績。各自修治自己的本業，思慮不超出自己的職位。所以欒書想營救晉侯，他的兒子不讓；死人横在街道上，邴吉不去過問。君上不要求職責範圍之外所得的功勞，臣下不求取自己職分之外的賞賜，官吏没有兼管多職的權勢，老百姓没有同時幹兩種事情的徭役，這確實是治理國家的重要途徑，是天下安定或動亂的原由。遠覽典籍上的記載，近觀秦漢兩代，雖然官名變换，職責不同，至於尊崇君上、抑制臣下，確定職分、劃清條例，要達到的目的都是一樣的。本來没有校事這樣的官干預各種政事。過去武皇帝初創大業，各種官職没有設置，而軍隊作戰辛勞，老百姓人心不安，就是犯有小罪，也不能不糾察，所以設置了校事的官職，這衹是用的權宜之計，但由於督察控制有辦法，校事還不至於放縱無拘。這是爲了稱霸天下的權宜之計，不是帝王的正式制度。這以後校事逐漸受到信任，又成爲一種弊端，輾轉沿襲下來，没有人從根本上加以整治。於是讓校事上察宫廷宗廟，下管各個官署，官員没有確定的職責，職位没有劃分權限，隨心任意，衹要他心裏覺得合適。法令從他的筆端炮製出來，不依照法律和詔令；案子在他的家裏隨意斷定，不等待審訊。他挑選官吏，把謹慎看作疏忽，把草率誇誕當成賢能。他處理事務，把苛刻凶暴看作公正嚴明，把依循常理當成膽小懦弱。對外依仗皇帝的威嚴造成聲勢，對内收納奸邪作爲親信。大臣耻於和他分掌權力，隱含忍耐而不説話，地位卑微的人害怕他咄咄逼人的氣

高選賢才以充其職，申明科詔以督其違。若此諸賢猶不足任，校事小吏，益不可信。若此諸賢各思盡忠，校事區區，亦復無益。若更高選國士以爲校事，則是中丞司隸重增一官耳。若如舊選，尹模之奸今復發矣。進退推算，無所用之。昔桑弘羊爲漢求利，卜式以爲獨烹弘羊，天乃可雨。若使政治得失必感天地，臣恐水旱之災，未必非校事之由也。曹恭公遠君子，近小人，《國風》托以爲刺。衛獻公舍大臣，與小臣謀，定姜謂之有罪。縱令校事有益於國，以禮義言之，尚傷大臣之心，况奸回暴露，而復不罷，是衮闕不補，迷而不返也。”於是遂罷校事官。曉遷汝南太守，年四十餘薨。

焰，心中憂悶而不敢上告。以致使尹模公然在衆目睽睽之下放肆地幹出奸詐邪惡的事情；那些明顯的罪惡，連行路的人都知道，而那些微小的罪過，却多年不能得知。這既不合《周禮》設置官職的意思，又不合《春秋》人有十個等級的道理。現在外有公卿將校統領各個官署，內有侍中尚書處理繁多政務，司隸校尉督察京城，御史中丞督管宫殿，都是挑選賢才來擔任這些職務，申明法律詔令來監督他們的違法行爲。如果這些有賢才的人還不能勝任，校事這樣的小官，更加不可相信。如果這些有賢才的人各自都想盡忠效力，小小的校事，也就更没什麼用處。如果再挑選國中的賢才來當校事，那麼這是在御史中丞、司隸校之外又重復增設一個官職。如果還照過去選任校事，尹模那樣的邪惡行爲今天又會發生了。前前後後推論盤算，校事的設置没有什麼用處。以前桑弘羊爲漢朝謀求利益，卜式認爲衹有烹死桑弘羊，天纔會下雨。如果政治的得失一定能感動天地，臣擔心水澇乾旱的災害，未必不是校事的邪惡行徑所引起的。曹恭公疏遠君子，親近小人，《國風》托言諷刺他。衛獻公捨棄大臣，和小臣謀劃，定姜認爲他有罪。即使校事對國家有益，從禮義上來説，仍傷害了大臣們的心，更何况校事的邪惡不端已經暴露，要是再不廢免，這就是皇上有過失而不彌補，迷失道路而不知歸返。”於是就廢免了校事的官職。程曉升任汝南太守，年紀四十多歲時去世。

郭嘉

郭嘉，字奉孝，潁川陽翟人也。初，北見袁紹，謂紹謀臣辛評、郭圖曰：“夫智者審于量主，故百舉百全而功名可立也。袁公徒欲效周公之下士，而未知用人之機。多端寡要，好謀無决，欲與共濟天下大難，定霸王之業，難矣！”於是遂去之。先是時，潁川戲志才，籌畫士也，太祖甚器之。早卒。太祖與荀彧書曰：“自志才亡後，莫可與計事者。汝、潁固多奇士，誰可以繼之？”彧薦嘉。召見，

郭嘉，字奉孝，潁川陽翟人。起初，他北上去見袁紹，對袁紹的謀士辛評、郭圖説：“明智的人對選擇君主很慎重，所以能做一百件事、成功一百件而可以建立功名。袁紹衹想效法周公禮賢下士，却不知道用人的關鍵。抓的頭緒很多却得不到要領，喜歡謀劃却做不出決斷，想和他一同挽救天下的危難，完成霸王的事業，難得很啊！”於是就離開了袁紹。在這以前，潁川的戲志才，是個善於籌劃謀略的人，太祖很器重他。他很早就死了。太祖寫信給荀彧説：“自從志才死後，就没有和我一同商議大事的人了。汝南、

論天下事。太祖曰："使孤成大業者，必此人也。"嘉出，亦喜曰："真吾主也。"表爲司空軍祭酒。

潁川本來就多有才能出奇的人，誰可以接替戲志才呢?"荀彧推薦了郭嘉。太祖召見郭嘉，談論天下大事。太祖說："能使我完成大業的，一定是這個人了。"郭嘉出來，也高興地說："這真是我的主公。"太祖上表任命郭嘉爲司空軍祭酒。

征吕布，三戰破之。布退固守。時士卒疲倦，太祖欲引軍還，嘉說太祖急攻之，遂禽布。語在《荀攸傳》。

太祖征討吕布，三次交戰就打敗了他。吕布撤退堅守。當時士兵們非常疲倦，太祖打算帶領軍隊撤回，郭嘉勸說太祖加緊攻打吕布，於是活捉了吕布。這事記載在《荀攸傳》中。

孫策轉鬥千里，盡有江東，聞太祖與袁紹相持於官渡，將渡江北襲許。衆聞皆懼，嘉料之曰："策新并江東，所誅皆英豪雄傑，能得人死力者也。然策輕而無備，雖有百萬之衆，無異於獨行中原也。若刺客伏起，一人之敵耳。以吾觀之，必死於匹夫之手。"策臨江未濟，果爲許貢客所殺。

孫策轉戰千里，占據了整個江東地區，聽說太祖和袁紹在官渡相互對峙，準備渡過長江北上襲擊許昌。曹軍衆人聽到後都很害怕，郭嘉推測說："孫策剛剛吞并了江東，所殺的都是英雄豪傑，都是能得到别人爲自己拼死效力的人。但是孫策辦事輕率而不做防備，即使擁有百萬軍隊，也和獨自一人在原野上行走没有兩樣。假如刺客從埋伏的地方衝出來，他不過是一個人的對手罷了。在我看來，他一定會死在平常人的手中。"孫策到了長江邊還没有渡過，果然被許貢的門客殺死。

從破袁紹，紹死，又從討譚、尚于黎陽，連戰數克。諸將欲乘勝遂攻之，嘉曰："袁紹愛此二子，莫適立也。有郭圖、逢紀爲之謀臣，必交鬥其間，還相離也。急之則相持，緩之而後争心生。不如南向荆州若征劉表者，以待其變；變成而後擊之，可一舉定也。"太祖曰："善。"乃南征。軍至西平，譚、尚果争冀州。譚爲尚軍所敗，走保平原，遣辛毗乞降。太祖還救之，遂從定鄴，又從攻譚於南皮，冀州平。封嘉洧陽亭侯。

郭嘉跟隨太祖打敗了袁紹，袁紹死後，他又跟隨太祖到黎陽討伐袁譚、袁尚，接連幾戰都取得勝利。將領們想要乘勝繼續進攻，郭嘉說："袁紹喜愛這兩個兒子，没有確立誰做繼承人。有郭圖、逢紀給他們做謀士，一定會使他們之間相互争鬥，引起雙方分離。把他們逼急了，他們就會相互支持，進攻放鬆一些，他們就會産生争鬥之心。我們不如南下荆州好像要去征討劉表，以等待他們的變化；發生了變化然後攻打他們，就可以一舉平定了。"太祖說："好。"於是帶兵南征。軍隊到達西平時，袁譚、袁尚果然相互争奪冀州。袁譚被袁尚的軍隊打敗，後退守衛平原，派辛毗向太祖請求投降。太祖回軍援救袁譚，於是郭嘉跟隨太祖平定了鄴，又跟隨太祖到南皮攻打袁譚，平定了冀州。封郭嘉爲洧陽亭侯。

太祖將征袁尚及三郡烏丸，諸下多懼劉表使劉備襲許以討太祖，嘉曰："公雖威震天下，胡恃其遠，必

太祖準備征討袁尚以及三郡烏丸，許多部下都害怕劉表派遣劉備襲擊許昌以討伐太祖，郭嘉說："您雖然威名震動天下，但胡人依仗他們地

不設備。因其無備，卒然擊之，可破滅也。且袁紹有恩于民夷，而尚兄弟生存。今四州之民，徒以威附，德施未加，舍而南征，尚因烏丸之資，招其死主之臣，胡人一動，民夷俱應，以生蹋頓之心，成覬覦之計，恐青、冀非己之有也。表，坐談客耳，自知才不足以御備，重任之則恐不能制，輕任之則備不爲用，雖虛國遠征，公無憂矣。”太祖遂行。至易，嘉言曰：“兵貴神速。今千里襲人，輜重多，難以趣利，且彼聞之，必爲備；不如留輜重，輕兵兼道以出，掩其不意。”太祖乃密出盧龍塞，直指單于庭。虜卒聞太祖至，惶怖合戰。大破之，斬蹋頓及名王已下。尚及兄熙走遼東。

處偏遠，一定不會加設防備。趁着他們没有防備，突然襲擊他們，就可以把他們打敗消滅掉。況且袁紹對那裏的胡人和漢人有過恩惠，而袁尚兄弟還活在世上。現在青州、冀州、幽州、并州四州的百姓，衹是迫於威力纔表示歸附，還没有得到您給的恩惠，要是捨棄攻打袁尚而南下征討劉表，袁尚憑藉烏丸的幫助，招納能爲主人拼死效力的臣子，烏丸一出動，那裏的漢人胡人百姓都會響應，以致使蹋頓產生野心，成全他企圖南侵的計劃，這樣恐怕青州、冀州就不是我們所有的了。劉表，衹不過是個坐着誇誇其談的人罷了，他自知才能不足以駕御劉備，重用劉備則害怕控制不了他，不重用劉備則劉備不會爲他出力。即使是我們出動全部兵力遠征烏丸，您也没什麽可憂慮的。”太祖於是帶兵出發。到達易，郭嘉進言説：“用兵貴在神速。現在從千里之外去襲擊敵人，軍用物資太多，難以迅速取勝，而且敵人聽到了消息，一定會做好防備；不如留下軍用物資，讓部隊輕裝日夜兼程地前進，出其不意地發動襲擊。”太祖就秘密地出了盧龍塞，直接撲向單于的駐地。烏丸突然聽説太祖帶兵到來，驚慌失措地前來應戰。曹軍把他們打得大敗，殺了蹋頓以及名王以下等將領。袁尚和他的哥哥袁熙逃往遼東。

嘉深通有算略，達於事情。太祖曰：“唯奉孝爲能知孤意。”年三十八，自柳城還，疾篤，太祖問疾者交錯。及薨，臨其喪，哀甚，謂荀攸等曰：“諸君年皆孤輩也，唯奉孝最少。天下事竟，欲以後事屬之，而中年夭折，命也夫！”乃表曰：“軍祭酒郭嘉，自從征伐，十有一年。每有大議，臨敵制變。臣策未决，嘉輒成之。平定天下，謀功爲高。不幸短命，事業未終。追思嘉勳，實不可忘。可增邑八百户，并前千户。”謚曰貞侯。子奕嗣。

郭嘉性格深沉通達而有謀略，通曉事理人情。太祖説：“衹有奉孝能知道我的心意。”三十八歲時，郭嘉從柳城返回，病情嚴重，太祖派去詢問病情的人往來不絶。等到郭嘉去世，太祖親自參加他的喪禮，十分哀痛，對荀攸等人説：“你們各位都是我的同輩人，衹有奉孝最年輕。等平定天下的大事完成後，我打算把後事托付給他，可是他中年夭折，這是天命啊！”於是上表説：“軍祭酒郭嘉，自從跟隨我征伐以來，有十一年了。每有大事商議，他都能面對敵情隨機應變。我的計策還没定下來，郭嘉就促成我作出决斷。平定天下，他出謀劃策的功勞最大。不幸短命而亡，事業未成。追念郭嘉的功勛，實在不可忘記。可以給他增加食邑八百户，加上以前的一共一千户。”賜給郭嘉的謚號爲貞侯。他兒子郭

奕繼承爵位。

後太祖征荆州還，於巴丘遇疾疫，燒船，嘆曰："郭奉孝在，不使孤至此。"初，陳群非嘉不治行檢，數廷訴嘉，嘉意自若。太祖愈益重之，然以群能持正，亦悦焉。奕爲太子文學，早薨。子深嗣。深薨，子獵嗣。

後來太祖征伐荆州歸來，在巴丘遇上流行性傳染病，燒掉了戰船，他感嘆説："要是郭奉孝還活着，不會讓我落到這種地步。"當初，陳群指責郭嘉行爲不檢點，多次在朝廷上指控郭嘉，郭嘉意態安然如同往常。太祖更加器重他，然而因爲陳群能堅持正道，太祖也很喜歡他。郭嘉的兒子郭奕擔任太子文學，早就去世。他的兒子郭深繼承爵位。郭深去世，他的兒子郭獵繼承爵位。

董昭

董昭，字公仁，濟陰定陶人也。舉孝廉，除癭陶長、柏人令，袁紹以爲參軍事。紹逆公孫瓚于界橋，鉅鹿太守李邵及郡冠蓋，以瓚兵强，皆欲屬瓚。紹聞之，使昭領鉅鹿。問："禦以何術?"對曰："一人之微，不能消衆謀，欲誘致其心，唱與同議，及得其情，乃當權以制之耳。計在臨時，未可得言。"時郡右姓孫伉等數十人專爲謀主，驚動吏民。昭至郡，僞作紹檄告郡云："得賊羅候安平張吉辭，當攻鉅鹿，賊故孝廉孫伉等爲應，檄到收行軍法，惡止其身，妻子勿坐。"昭案檄告令，皆即斬之。一郡惶恐，乃以次安慰，遂皆平集。事訖白紹，紹稱善。會魏郡太守栗攀爲兵所害，紹以昭領魏郡太守。時郡界大亂，賊以萬數，遣使往來，交易市買。昭厚待之，因用爲間，乘虚掩討，輒大克破。二日之中，羽檄三至。

董昭，字公仁，濟陰定陶人。曾被舉薦爲孝廉，任命爲癭陶長、柏人令，袁紹任用他爲參軍事。袁紹在界橋迎戰公孫瓚，鉅鹿太守李邵和郡中的其他官員，認爲公孫瓚兵力强大，都想歸附公孫瓚。袁紹聽到這個消息，派遣董昭兼任鉅鹿太守。袁紹問董昭："你用什麽辦法來制服他們?"董昭回答説："一個人的微弱力量，不能消除衆人的圖謀，我想誘導他們的心，提出和他們共同商議，等得到他們的實情，就根據具體情況來制服他們。計策要臨到那個時候纔能確定，現在不能説出來。"當時郡中的世家大族孫伉等幾十人是專門謀劃反叛的主要人物，驚擾了官吏百姓。董昭到達鉅鹿後，假造袁紹的檄文告示郡中的官吏百姓説："我得到賊寇羅候安平人張吉的供辭，説他們將要攻打鉅鹿，賊寇前任孝廉孫伉等人做内應，檄文一到就逮捕孫伉等人執行軍法，罪惡衹是他們自身，他們的妻子兒女不要連坐治罪。"董昭按照檄文的命令，立即把孫伉等人全都殺了。全郡的人都感到驚恐，董昭就依次安慰，於是都平定下來。事情完結後報告袁紹，袁紹稱贊他幹得好。恰逢魏郡太守栗攀被叛兵殺害，袁紹任命董昭兼任魏郡太守。當時魏郡界内大亂，賊寇數以萬計，派遣使者和董昭往來，交易買賣貨物。董昭厚待他們，利用他們做間諜，乘着賊寇内部空虚突然襲擊討伐他們，就把賊寇打得大敗。兩天中，捷報三次傳來。

昭弟訪，在張邈軍中。邈與紹有隙，紹受讒將致罪於昭。昭欲詣漢獻

董昭的弟弟董訪，正在張邈的軍隊中。張邈和袁紹有矛盾，袁紹接受讒言將對董昭治罪。董

帝，至河内，爲張楊所留。因楊上還印綬，拜騎都尉。時太祖領兗州，遣使詣楊，欲令假塗西至長安，楊不聽，昭説楊曰："袁、曹雖爲一家，勢不久群。曹今雖弱，然實天下之英雄也，當故結之。况今有緣，宜通其上事，并表薦之；若事有成，永爲深分。"楊於是通太祖上事，表薦太祖。昭爲太祖作書與長安諸將李傕、郭汜等，各隨輕重致殷勤。楊亦遣使詣太祖。太祖遺楊犬馬金帛，遂與西方往來。天子在安邑，昭從河内往，詔拜議郎。

昭想去見漢獻帝，到了河内，被張楊留下。通過張楊上交了印綬，被授任騎都尉。當時太祖兼任兗州刺史，派遣使者去見張楊，想要藉路西去長安，張楊不答應。董昭勸張楊説："袁紹、曹操現在如同一家，但勢必不能長久地合在一處。曹操如今雖然力量弱小，但實際上是天下的英雄，應當有意和他結交。何况現在有接觸的機會，應該爲曹操向朝廷上書奏事開通道路，并上表舉薦他；如果事情成功，就會和他永遠結下深厚的情分。"張楊於是爲太祖向朝廷上書奏事開通道路，又上書舉薦太祖。董昭還爲太祖寫信給長安的衆將領李傕、郭汜等人，按照他們各自的地位分别表達心意。張楊也派遣使者去見太祖。太祖送給張楊犬馬金帛，於是就和長安有了往來。天子駐在安邑時，董昭從河内前往，天子下詔書授任他爲議郎。

建安元年，太祖定黄巾于許，遣使詣河東。會天子還洛陽，韓暹、楊奉、董承及楊各違戾不和。昭以奉兵馬最强而少黨援，作太祖書與奉曰："吾與將軍聞名慕義，便推赤心。今將軍拔萬乘之艱難，反之舊都，翼佐之功，超世無疇，何其休哉！方今群凶猾夏，四海未寧，神器至重，事在維輔；必須衆賢以清王軌，誠非一人所能獨建。心腹四支，實相恃賴，一物不備，則有闕焉。將軍當爲内主，吾爲外援。今吾有糧，將軍有兵，有無相通，足以相濟，死生契闊，相與共之。"奉得書喜悦，語諸將軍曰："兗州諸軍近在許耳，有兵有糧，國家所當依仰也。"遂共表太祖爲鎮東將軍，襲父爵費亭侯；昭遷符節令。

建安元年，太祖在許昌平定了黄巾軍，派遣使者去河東。恰好天子返回洛陽，韓暹、楊奉、董承和張楊都互相有矛盾造成不和。董昭認爲楊奉的兵馬最强而缺少親朋的援助，就爲太祖寫信給楊奉説："我和將軍您彼此互聞大名仰慕大義，就能推心置腹以誠相待。現在將軍您把天子從艱難困苦中拯救出來，回到舊日的都城，輔佐的功勞，舉世無雙，多麽值得贊美啊！現在群凶擾亂中原，國内不得安寧，天子的尊位至關重要，事情全在於扶持輔佐；必須等待衆多賢德的人來清理王朝的法綱，實在不是一個人所獨能建樹的。心腹和四肢，實際上相互依賴，一樣東西不具備，就有缺損。將軍您應在内主謀，我作外援。現在我有糧食，將軍您有兵馬，彼此互通有無，足以相互幫助，生死離合，讓我們一起共命運。"楊奉收到信後很高興，對將領們説："兗州各軍近在許昌，有兵有糧，國家會有依靠了。"於是一起上表薦舉太祖擔任鎮東將軍，繼承他父親費亭侯的爵位；董昭升任符節令。

太祖朝天子於洛陽，引昭并坐，問曰："今孤來此，當施何計？"昭曰："將軍興義兵以誅暴亂，入朝天子，輔翼王室，此五伯之功也。此下

太祖到洛陽朝見天子，叫來董昭一起坐，問董昭説："現在我來這裏，應該用什麽計謀？"董昭説："將軍您發動正義之師來誅滅暴亂，進京朝見天子，輔佐王室，這是春秋五霸那樣的功

諸將，人殊意異，未必服從，今留匡弼，事勢不便，惟有移駕幸許耳。然朝廷播越，新還舊京，遠近跂望，冀一朝獲安。今復徙駕，不厭衆心。夫行非常之事，乃有非常之功，願將軍算其多者。"太祖曰："此孤本志也。楊奉近在梁耳，聞其兵精，得無爲孤累乎！"昭曰："奉少黨援，將獨委質。鎮東、費亭之事，皆奉所定，又聞書命申束，足以見信。宜時遣使厚遺答謝，以安其意。説'京都無糧，欲車駕暫幸魯陽，魯陽近許，轉運稍易，可無縣乏之憂'。奉爲人勇而寡慮，必不見疑，比使往來，足以定計。奉何能爲累！"太祖曰："善。"即遣使詣奉。徙大駕至許。奉由是失望，與韓暹等到定陵鈔暴。太祖不應，密往攻其梁營，降誅即定。奉、暹失衆，東降袁術。三年，昭遷河南尹。時張楊爲其將楊醜所殺，楊長史薛洪，河内太守繆尚城守待紹救。太祖令昭單身入城，告喻洪、尚等，即日舉衆降。以昭爲冀州牧。

勢。這都城下的將領們，人不一樣想法也不同，他們未必會服從您，現在留下來輔佐天子，情況一定不利，衹有把天子遷到許昌居住。但是朝廷流離失所，剛剛返回舊都，遠近的人都翹足期盼，希望能很快得到安定。現在再要使天子遷居，不會使大家心中滿意。做不尋常的事，纔有不尋常的功勞，希望將軍您謀劃一下對自己更有利的辦法。"太祖説："這是我本來的願望。楊奉近在梁地，聽説他兵馬精鋭，能不成爲我的障礙嗎！"董昭説："楊奉缺少親朋的援助，將會獨身歸順他人。您被任命爲鎮東將軍、承繼費亭侯的事情，都是楊奉所决定的，他又得知您在信中表示約束自己，足以被他相信。應在適當的時候派遣使者送去厚禮答謝他，以安定他的心意。説'京都没有糧食，想讓天子暫時遷到魯陽，魯陽靠近許昌，運送糧食比較容易，可以消除糧食缺乏的憂慮'。楊奉爲人勇猛而缺少謀慮，一定不會被他懷疑，等到使者去了再返回，足以使這條計策成功。楊奉怎麽能成爲障礙！"太祖説："好。"立即派遣使者去見楊奉。把天子遷到許昌。楊奉因此感到失望，和韓暹等人到定陵劫掠騷擾。太祖没有理會，秘密帶兵去攻打楊奉在梁地的軍營，楊奉的軍隊有的投降，有的被殺，很快平定。楊奉、韓暹失去部下，往東投降袁術。建安三年，董昭升任河南尹。當時張楊被他的將領楊醜殺死，張楊的長史薛洪、河内太守繆尚守城等待袁紹的救援。太祖命令董昭獨身進城，曉諭薛洪、繆尚等人，使他們當天帶領部下投降。董昭被任命爲冀州牧。

太祖令劉備拒袁術，昭曰："備勇而志大，關羽、張飛爲之羽翼，恐備之心未可得論也！"太祖曰："吾已許之矣。"備到下邳，殺徐州刺史車胄，反。太祖自征備，徙昭爲徐州牧。袁紹遣將顔良攻東郡，又徙昭爲魏郡太守，從討良。良死後，進圍鄴城。袁紹同族春卿爲魏郡太守，在城中，其父元長在揚州，太祖遣人迎之。昭書與春卿曰："蓋聞孝者不背

太祖命令劉備抵禦袁術，董昭説："劉備勇猛而志向遠大，關羽、張飛做他的幫手，恐怕劉備的心思不能料定！"太祖説："我已經答應他了。"劉備到達下邳，殺了徐州刺史車胄，反叛。太祖親自征討劉備，調任董昭爲徐州牧。袁紹派遣將領顔良攻打東郡，太祖又調任董昭爲魏郡太守，跟隨他討伐顔良。顔良死後，進軍圍攻鄴城。袁紹的同族人春卿任魏郡太守，正在城中，他的父親元長在揚州，太祖派人把他父親接來。董昭寫信給春卿説："聽説孝順的人不背棄父母

親以要利，仁者不忘君以徇私，志士不探亂以僥幸，智者不詭道以自危。足下大君，昔避内難，南游百越，非疏骨肉，樂彼吴會，智者深識，獨或宜然。曹公愍其守志清恪，離群寡儔，故特遣使江東，或迎或送，今將至矣。就令足下處偏平之地，依德義之主，居有泰山之固，身爲喬松之偶，以義言之，猶宜背彼向此，舍民趣父也。且邾儀父始與隱公盟，魯人嘉之，而不書爵，然則王所未命，爵尊不成，《春秋》之義也。况足下今日之所托者乃危亂之國，所受者乃矯誣之命乎？苟不逞之與群，而厥父之不恤，不可以言孝。忘祖宗所居之本朝，安非正之奸職，難可以言忠。忠孝并替，難以言智。又足下昔日爲曹公所禮辟，夫戚族人而疏所生，内所寓而外王室，懷邪禄而叛知己，遠福祚而近危亡，棄明義而收大耻，不亦可惜邪！若能翻然易節，奉帝養父，委身曹公，忠孝不墜，榮名彰矣。宜深留計，早决良圖。”鄴既定，以昭爲諫議大夫。後袁尚依烏丸蹋頓，太祖將征之。患軍糧難致，鑿平虜、泉州二渠入海通運，昭所建也。太祖表封千秋亭侯，轉拜司空軍祭酒。

來求取功利，仁德的人不遺棄君主來求取私利，有志氣的人不參與動亂來求得僥幸成功，聰明的人不用詭詐的手段來使自己遭受危險。您的父親，過去躲避内亂，南下游歷百越，不是疏遠自己的親生兒女，而是喜愛吴會這個地方，有智慧的人見識深遠，他或許應該這樣。曹公憐憫他堅持志向清白恭謹，離開親朋無人陪伴，所以特意派遣使者去江東，有人迎接有人護送，現在快要到這裏了。即使您處在偏遠寧静的地方，依附有道德信義的主人，居室有泰山那樣穩固，自己有王子喬、赤松子那樣的仙人爲伴，從道義上來説，仍應該離開那裏來到這裏，捨棄百姓而奔向父親。况且邾儀父開始和魯隱公結盟，魯國人贊揚他，但不記載他的爵位，那麽周王室尚未任命，就不能尊稱爵位，這是《春秋》中的大義。何况您現在依托的是一個危險紛亂的國家，接受的是假托君王的命令呢？如果和不逞之徒爲伍，而您的父親不能得到贍養，就不能説是孝。忘記祖宗所居住的本朝，安心擔任不正當的僞職，就很難説是忠。忠孝都被廢棄，就難説是智。還有您過去被曹公以禮徵召，親近同族人而疏遠父母，依附您所投靠的袁紹而背離王室，貪圖邪惡不正的俸禄而背叛知己，遠離幸福而接近危亡，抛棄聖明的道義而蒙受奇耻大辱，不也很可惜嗎！如果能迅速改變態度，敬奉皇帝贍養父親，歸附曹公，忠孝都不失落，您的榮譽名聲都會顯揚了。您應該深入地留心謀劃，早日打定好主意。”鄴城平定以後，任命董昭爲諫議大夫。後來袁尚依附烏丸蹋頓，太祖準備征討他們。擔心軍糧難以運到，開鑿平虜、泉州兩條渠道入海打通運輸綫，這是董昭負責修建的。太祖上表封董昭爲千秋亭侯，轉任司空軍祭酒。

後昭建議：“宜修古建封五等。”太祖曰：“建設五等者，聖人也，又非人臣所制，吾何以堪之？”昭曰：“自古以來，人臣匡世，未有今日之功。有今日之功，未有久處人臣之勢者也。今明公耻有慚德而未盡善，樂保名節而無大責，德美過於伊、周，

後來董昭建議：“應該依照古代建立分封五等爵位的制度。”太祖説：“建立五等爵位的，是聖人，又不是臣子所能制定的，我怎麽能承擔它呢？”董昭説：“自古以來，臣子匡扶時世，没有今天這樣的功勞。有今天這樣的功勞，也没有像您這樣長久處在臣子地位上的情况。現在明公您覺得德行有不足不能盡善盡美而感到心愧，樂意

此至德之所極也。然太甲、成王未必可遭，今民難化，甚於殷、周，處大臣之勢，使人以大事疑己，誠不可不重慮也。明公雖邁威德，明法術，而不定其基，爲萬世計，猶未至也。定基之本，在地與人，宜稍建立，以自藩衛。明公忠節穎露，天威在顏，耿弇床下之言，朱英無妄之論，不得過耳。昭受恩非凡，不敢不陳。”後太祖遂受魏公、魏王之號，皆昭所創。

保全自己的名節而没有大的過失，您的美德超過了伊尹、周公，這是達到了道德的最高頂點。這樣的臣子太甲、周成王也未必能遇上，現在老百姓難以教化，比殷、周兩代還要嚴重，處在大臣的地位，使人因大事懷疑自己，實在不能不再加考慮。明公您雖然努力建立威名美德，宣揚法術，可是不奠定自己的基業，爲萬代考慮，還是不能達到目的。奠定基業的根本，在於土地和人民，應該逐步建立，來保護自己。明公您忠誠的節操充分顯露出來，超凡的威嚴顯現在面容上，耿弇在床下勸漢光武帝奪取天下的言談，朱英勸春申君取代楚王的議論，對您來説也不算過分。董昭我蒙受您的恩惠不同尋常，不敢不把這些話陳述出來。”後來太祖就接受了魏公、魏王的封號，都是董昭首先提議的。

及關羽圍曹仁於樊，孫權遣使辭以“遣兵西上，欲掩取羽。江陵、公安累重，羽失二城，必自奔走，樊軍之圍，不救自解。乞密不漏，令羽有備。”太祖詰群臣，群臣咸言宜當密之。昭曰：“軍事尚權，期於合宜。宜應權以密，而内露之。羽聞權上，若還自護，圍則速解，便獲其利。可使兩賊相對銜持，坐待其弊。秘而不露，使權得志，非計之上。又，圍中將吏不知有救，計糧怖懼，儻有他意，爲難不小。露之爲便。且羽爲人强梁，自恃二城守固，必不速退。”太祖曰：“善。”即敕救將徐晃以權書射著圍裏及羽屯中，圍裏聞之，志氣百倍。羽果猶豫。權軍至，得其二城，羽乃破敗。

到關羽在樊城圍攻曹仁時，孫權派遣使者這樣告訴太祖：“將派兵西上，想出其不意地襲擊關羽。江陵、公安兩城相連而重要，關羽失去這兩城，一定會自己奔逃，樊城軍隊的被圍，不用救援就自然解除了。請求您保密不要泄露，以免讓關羽有防備。”太祖詢問大臣們，大臣們都説應當保密。董昭説：“軍事上崇尚靈活應變，衹要求合適。應該答應孫權對這件事保密，但暗地裏把它泄露出去。關羽聽説孫權派兵西上，如果撤退保護自己的城池，樊城的包圍就迅速解除了，我們就能得到好處。可以讓吴、蜀二賊相互牽制對峙，我們坐等他們衰敗。保密而不泄露，讓孫權達到目的，不是高明的計策。還有，被圍的將領官員不知道有救兵來，考慮到糧食不足而感到恐懼，倘若有别的意圖，造成的困難就不小了。泄露出去是有利的。况且關羽爲人强横固執，自己依仗江陵、公安二城防守堅固，一定不會迅速退兵。”太祖説：“好。”立即命令帶兵救援的將領徐晃把孫權的信射進被圍的城裏和關羽的軍營中，被圍城裏的軍隊得知這個消息，士氣高漲。關羽果然猶豫不决。孫權的軍隊到達，攻占了江陵、公安二城，關羽就失敗了。

文帝即王位，拜昭將作大匠。及踐阼，遷大鴻臚，進封右鄉侯。二

文帝繼承魏王位，授任董昭爲將作大匠。等到登皇帝位，又升任董昭爲大鴻臚，進封爲右鄉

年，分邑百户，賜昭弟訪爵關内侯，徙昭爲侍中。三年，征東大將軍曹休臨江在洞浦口，自表："願將鋭卒虎步江南，因敵取資，事必克捷；若其無臣，不須爲念。"帝恐休便渡江，驛馬詔止。時昭侍側，因曰："竊見陛下有憂色，獨以休濟江故乎？今者渡江，人情所難，就休有此志，勢不獨行，當須諸將。臧霸等既富且貴，無復他望，但欲終其天年，保守禄祚而已，何肯乘危自投死地，以求僥倖？苟霸等不進，休意自沮。臣恐陛下雖有敕渡之詔，猶必沉吟，未便從命也。"是後無幾，暴風吹賊船，悉詣休等營下，斬首獲生，賊遂迸散。詔敕諸軍促渡。軍未時進，賊救船遂至。

侯。黄初二年，分出董昭的食邑一百户，賜封董昭的弟弟董訪關内侯的爵位，調任董昭爲侍中。黄初三年，征東大將軍曹休帶兵臨近長江駐扎在洞浦口，親自上表："願意帶領精兵横掃江南，利用敵方獲取資用，戰事一定能够勝利；如果我戰死，不須挂念。"文帝擔心曹休立即渡過長江，派驛站快馬傳遞詔書制止。當時董昭侍立在文帝身邊，於是説："我看到陛下臉上有憂慮的神色，難道衹是曹休要渡過長江的緣故嗎？現在渡過長江，人心都感到畏難，即使曹休有這個願望，勢必不能獨自行動，還應需要别的將領。臧霸等將領既家財富足又地位顯貴，不再會有别的欲望，衹想養老長壽，保住自己的福禄罷了，怎麽肯冒着危險自己投入死亡的境地，來求得僥幸呢？如果臧霸等人不肯進兵，曹休的意圖自然會打消。臣擔心陛下即使有命令渡江的詔書，他們還一定會遲疑不定，未必就馬上服從命令。"這以後不久，暴風吹散吴國賊軍的戰船，全都漂到曹休等人的軍營邊，有的被斬首，有的被俘獲，賊軍就奔逃潰散。文帝下詔書命令各軍迅速渡江。軍隊没有及時前進，吴國賊軍救援的戰船就到了。

大駕幸宛，征南大將軍夏侯尚等攻江陵，未拔。時江水淺狹，尚欲乘船將步騎入渚中安屯，作浮橋，南北往來，議者多以爲城必可拔。昭上疏曰："武皇帝智勇過人，而用兵畏敵，不敢輕之若此也。夫兵好進惡退，常然之數。平地無險，猶尚艱難，就當深入，還道宜利，兵有進退，不可如意。今屯渚中，至深也；浮橋而濟，至危也；一道而行，至狹也：三者兵家所忌，而今行之。賊頻攻橋，誤有漏失，渚中精鋭，非魏之有，將轉化爲吴矣。臣私慼之，忘寢與食，而議者怡然不以爲憂，豈不惑哉！加江水向長，一旦暴增，何以防禦？就不破賊，尚當自完。奈何乘危，不以爲懼？事將危矣，惟陛下察之！"帝悟昭言，即詔尚等促出。賊兩頭并前，

文帝來到宛城，征南大將軍夏侯尚等人攻打江陵，没能攻下。當時長江水淺而江面狹窄，夏侯尚打算乘船帶領步兵騎兵進入江中小洲安扎營寨，建造浮橋，打通南北來往的道路，商議的人大多認爲江陵城一定可以攻下。董昭上疏説："武皇帝智勇過人，但用兵時避開敵人，不敢輕易地像這樣做。用兵喜歡前進而厭惡後退，這是通常的道理。平地上没有險阻，尚且艱難，即使應當深入，返回的道路也應該方便，用兵有進有退，不可能全都符合自己的心意。現在駐扎在江中小洲上，是入敵最深；用浮橋過江，是最危險的；靠一條路進軍，是最狹窄的；這三條都是兵家所忌諱的，可是現在却這樣做了。吴國賊軍頻繁攻打浮橋，如果我們失誤造成失敗，江中小洲上的精鋭部隊，就不是魏國所有了，將變成吴國的俘虜。臣私下對此感到憂慮，廢寢忘食，可是議論的人却感到高興而不以爲憂，這豈不是糊塗嗎！加上江水將要上漲，一旦暴增，拿什麽防

官兵一道引去，不時得泄，將軍石建、高遷僅得自免。軍出旬日，江水暴長。帝曰："君論此事，何其審也！正使張、陳當之，何以復加。"五年，徙封成都鄉侯，拜太常。其年，徙光禄大夫、給事中。從大駕東征，七年還，拜太僕。明帝即位，進爵樂平侯，邑千户，轉衛尉。分邑百户，賜一子爵關内侯。

禦？即使不打敗吴國賊軍，也應該保全自己，怎麽能面臨危險，却不感到害怕？事情將會危險了，希望陛下明察！"文帝領悟到董昭的話，立即下詔書要夏侯尚等人趕快撤出。賊軍兩路并進，魏軍官兵從一條路退去，不能及時衝出來，將軍石建、高遷僅能自身脱險。魏軍撤出十來天，江水暴漲。文帝説："您議論這件事，多麽周密啊！即使張良、陳平處於這種情况，又怎麽能超得過！"黄初五年，改封董昭爲成都鄉侯，授任太常。這年，又調任光禄大夫、給事中。跟隨皇帝東征，黄初七年返回，授任太僕。明帝即位，進封樂平侯爵位，食邑一千户，轉任衛尉。分出食邑一百户，賜封他的一個兒子關内侯的爵位。

太和四年，行司徒事，六年，拜真。昭上疏陳末流之弊曰："凡有天下者，莫不貴尚敦樸忠信之士，深疾虚僞不真之人者，以其毁教亂治，敗俗傷化也。近魏諷則伏誅建安之末，曹偉則斬戮黄初之始。伏惟前後聖詔，深疾浮僞，欲以破散邪黨，常用切齒；而執法之吏皆畏其權勢，莫能糾擿，毁壞風俗，侵欲滋甚。竊見當今年少，不復以學問爲本，專更以交游爲業；國士不以孝悌清修爲首，乃以趨勢游利爲先。合黨連群，互相褒嘆，以毁訾爲罰戮，用黨譽爲爵賞，附己者則嘆之盈言，不附者則爲作瑕釁，至乃相謂'今世何憂不度邪，但求人道不勤，羅之不博耳；又何患其不知己矣，但當吞之以藥而柔調耳'。又聞或有使奴客名作在職家人，冒之出入，往來禁奥，交通書疏，有所探問。凡此諸事，皆法之所不取，刑之所不赦，雖諷、偉之罪，無以加也。"帝於是發切詔，斥免諸葛誕、鄧颺等。昭年八十一薨，謚曰定侯。子胄嗣。胄歷位郡守、九卿。

太和四年，董昭代行司徒的職事，太和六年，正式任命爲司徒。董昭上疏陳述風氣敗壞的害處説："凡是擁有天下的人，没有誰不尊重推崇敦厚純樸、忠誠老實的人，深切痛恨虚僞不誠實的人，因爲他們破壞禮教、擾亂社會安定，敗壞風俗、損害教化。近來魏諷就在建安末年處死，曹偉在黄初初年被殺。我想到皇帝先後下的詔書，深惡痛絶浮華虚僞，想用來清除邪惡的團夥，常常因此極端痛恨；可是執法的官吏都害怕這些人的權勢，不能檢舉揭發，敗壞風俗的局面，逐漸發展而將會更加嚴重。我私下看到如今的年輕人，不再把學問作爲根本，變成專門把結交朋友作爲正業；國家的名流人士不把孝順父母、順從兄長、操行潔美放在首位，却把趨附權勢、追逐功利當做頭等大事。糾集同黨、結幫拉夥，互相褒揚贊嘆，把詆毁誹謗作爲對别人的處罰，用同黨的稱譽作爲對自己的封賞，附和自己的人就滿口贊嘆，不附和自己的人就故意挑剔毛病，以至於互相稱説'當今世上有什麽憂愁不能度過呢？衹是你不能盡力結交朋黨，不去廣泛地網羅他們罷了；又何必擔心别人不瞭解自己，衹要你甜言蜜語就像給他服下美藥而使他感到柔服調順就行了'。又聽説有人用奴僕門客假托在職官員家屬的名義，冒充他們出入，在宫禁中往來，遞送書信奏章，打聽有關消息。凡是這些事

情，都是法律所不允許，刑罰所不能赦免的，即使是魏諷、曹偉的罪惡，也不會超過他們。”明帝於是下達嚴厲的詔令，貶斥罷免了諸葛誕、鄧颺等人。董昭八十一歲時去世，謚號爲定侯。兒子董冑繼承爵位。董冑歷任郡守、九卿的官職。

劉曄

劉曄，字子揚，淮南成悳人，漢光武子阜陵王延後也。父普，母脩，產渙及曄。渙九歲，曄七歲，而母病困。臨終，戒渙、曄以“普之侍人，有諂害之性。身死之後，懼必亂家。汝長大能除之，則吾無恨矣。”曄年十三，謂兄渙曰：“亡母之言，可以行矣。”渙曰：“那可爾！”曄即入室殺侍者，徑出拜墓。舍内大驚，白普。普怒，遣人追曄。曄還拜謝曰：“亡母顧命之言，敢受不請擅行之罰。”普心異之，遂不責也。汝南許劭名知人，避地揚州，稱曄有佐世之才。

劉曄，字子揚，淮南成悳人，是漢光武帝的兒子阜陵王劉延的後代。父親劉普，母親名脩，生了劉渙和劉曄兩個兒子。劉渙九歲，劉曄七歲時，母親病得很重。臨終時，告誡劉渙、劉曄說：“你們父親劉普的侍妾，有諂媚害人的本性。我死以後，恐怕她一定會擾亂我家。你們長大後能除掉她，我就没有遺憾了。”劉曄十三歲時，對哥哥劉渙說：“母親的遺言，可以去做了。”劉渙說：“哪裏可以這樣呢！”劉曄立即進入室内殺了侍妾，又直接出家門去拜謁母親的墳墓。家裏的人十分驚慌，告訴了劉普。劉普大怒，派人去追劉曄。劉曄回到家中拜見父親并請罪說：“母親臨終時囑托的話，我願接受没有向您請示就擅自行動的懲罰。”劉普對他這樣做感到驚訝，就不加責罰。汝南人許劭以能鑒别人而聞名，因避難來到揚州，稱贊劉曄有輔佐帝王治理國家的才能。

揚士多輕俠狡桀，有鄭寶、張多、許乾之屬，各擁部曲。寶最驍果，才力過人，一方所憚。欲驅略百姓越赴江表，以曄高族名人，欲强逼曄使唱導此謀。曄時年二十餘，心内憂之，而未有緣。會太祖遣使詣州，有所案問。曄往見，爲論事勢，要將與歸，駐止數日。寶果從數百人齎牛酒來候使，曄令家僮將其衆坐中門外，爲設酒飯；與寶於内宴飲。密勒健兒，令因行觴而斫寶。寶性不甘酒，視候甚明，觴者不敢發。曄因自引取佩刀斫殺寶，斬其首以令其軍，云：“曹公有令，敢有動者，與寶同罪。”衆皆驚怖，走還營。營有督將精兵數千，懼其爲亂，曄即乘寶馬，

揚州的士族大多輕浮好鬥、狡猾凶殘，有鄭寶、張多、許乾一類人，各自擁有自己的武裝。鄭寶最爲驍勇果敢，才能過人，當地的人都害怕他。他想驅趕劫持老百姓遠離家鄉去長江以南，因爲劉曄是當地大族中的知名人物，想强迫劉曄出面倡導這個計劃。劉曄當時二十多歲，心裏感到憂慮，但没有機會殺死鄭寶。正好太祖派遣使者來到揚州，對有些事情進行查問。劉曄前去拜見使者，給他講述有關情况，邀請使者和他一道回家，留他在家裏住幾天。鄭寶果然帶着幾百人携帶牛酒來問候使者，劉曄命令家裏的僕人帶着鄭寶的手下人坐在中門外，給他們擺設酒飯；自己和鄭寶在室内飲酒。秘密部署手下的勇士，要他乘斟酒的機會砍死鄭寶。鄭寶生性不喜愛喝酒，觀察動静十分清醒，斟酒的人不敢動手。劉曄於是自己拔出佩刀砍死了鄭寶，斬下他的頭傳

將家僮數人，詣寶營門，呼其渠帥，喻以禍福，皆叩頭開門内曄。曄撫慰安懷，咸悉悦服，推曄爲主。曄睹漢室漸微，己爲支屬，不欲擁兵，遂委其部曲與廬江太守劉勳。勳怪其故，曄曰："寶無法制，其衆素以鈔略爲利，僕宿無資，而整齊之，必懷怨難久，故相與耳。"時勳兵强于江、淮之間。孫策惡之，遣使卑辭厚幣，以書説勳曰："上繚宗民，數欺下國，忿之有年矣。擊之，路不便，願因大國伐之。上繚甚實，得之可以富國，請出兵爲外援。"勳信之，又得策珠寶、葛越，喜悦。外内盡賀，而曄獨否。勳問其故，對曰："上繚雖小，城堅池深，攻難守易，不可旬日而舉，則兵疲於外，而國内虚。策乘虚而襲我，則後不能獨守。是將軍進屈於敵，退無所歸。若軍必出，禍今至矣。"勳不從。興兵伐上繚，策果襲其後。勳窮蹙，遂奔太祖。

令他的部下，説："曹公有命令，有敢動手反抗的，和鄭寶同罪。"鄭寶的手下人都十分驚恐，逃回營地。營地裏還有督將帶領的幾千精兵，擔心他們發動叛亂，劉曄立即騎上鄭寶的馬，帶着家裏的幾個僕人，來到鄭寶的營地門前，喊來營中的頭領，用禍福利害開導他們，他們都叩頭開門迎進劉曄。劉曄慰問安撫他們，他們全都心悦誠服，推舉劉曄做首領。劉曄看到漢朝王室逐漸衰微，自己是皇家的親屬，不想擁有軍隊，就把這支軍隊交給了廬江太守劉勳。劉勳奇怪地問他這樣做的原因，劉曄説："鄭寶不用法度管制軍隊，他的部下向來靠搶劫掠奪作爲資用，我平素没有名位可作憑藉，而要整治約束他們，他們必然心懷怨恨而難以維持長久，所以把他們交給你。"當時劉勳在長江、淮河一帶兵力强盛。孫策很害怕他，派遣使者説着謙卑的言辭、帶着豐厚的禮物來見劉勳，并在信中勸劉勳説："上繚同族聚居的土著人，多次侵犯我的領土，我痛恨他們好多年了。攻打他們，路遠不便，希望藉大國的力量討伐他們。上繚十分富饒，得到它可以使國家富强，請您出兵作爲我的外援。"劉勳相信了孫策的話，又得到孫策送來的珠寶、葛布，十分高興。太守府裏外的人都來慶賀，祇有劉曄不這樣做。劉勳問他原因，劉曄回答説："上繚雖小，但城墻堅固而護城河很深，進攻困難而防守容易，不可能十天内就攻下來，那麼軍隊在外疲憊不堪，而國内兵力空虚。如孫策乘虚襲擊我們，那麼後方就不能獨自守住，這樣將軍您前進就會被敵人遏制住，後退又没有回歸的地方。如果您的軍隊一定要出動，災禍現在就要來臨了。"劉勳不聽從他的意見。出兵討伐上繚，孫策果然襲擊他的後方。劉勳處境窘迫，於是投奔了太祖。

太祖至壽春，時廬江界有山賊陳策，衆數萬人，臨險而守。先時遣偏將致誅，莫能禽克。太祖問群下，可伐與不？咸云："山峻高而谿谷深隘，守易攻難；又無之不足爲損，得之不足爲益。"曄曰："策等小竪，因亂赴

太祖到達壽春，當時廬江界内有山賊陳策，擁有部下幾萬人，憑藉險要地勢把守。在這以前派遣偏將去討伐，没能攻下。太祖詢問部下，可不可以討伐？大家都説："山勢高峻而溪谷深狹，防守容易進攻難；再加上没有它我們不會有什麼損失，得到它我們也不會有什麼好處。"劉曄説：

險，遂相依爲强耳，非有爵命威信相伏也。往者偏將資輕，而中國未夷，故策敢據險以守。今天下略定，後伏先誅。夫畏死趨賞，愚知所同，故廣武君爲韓信畫策，謂其威名足以先聲後實而服鄰國也。豈况明公之德，東征西怨，先開賞募，大兵臨之，令宣之日，軍門啓而虜自潰矣。"太祖笑曰："卿言近之！"遂遣猛將在前，大軍在後，至則克策，如曄所度。太祖還，辟曄爲司空倉曹掾。

"陳策這般小人，乘着戰亂跑到險要的地方，於是依仗地勢稱强割據，我們也没有用封爵授官和有威信的人征討而使他們降伏。以前派去的偏將資歷太淺，而且中原還没有平定，所以陳策敢於憑藉險要地勢拒守。現在天下已大致平定下來，後降伏的要先殺掉。害怕死亡追求獎賞，愚蠢的人和聰明人都是一樣的。所以廣武君給韓信出謀劃策，説他的威名足可以先用聲勢再用武力來征服鄰國。何况明公您的功德，向東征伐而西邊的百姓就抱怨您不先來解救他們，如果先告示懸賞招募，然後大軍進逼，命令宣布之日，軍門開啓而賊敵就自然潰散了。"太祖笑着説："卿説的還差不多！"於是派遣猛將在前，大軍在後，一到那裏就打敗了陳策，正像劉曄所預料的那樣。太祖返回後，徵召劉曄擔任司空倉曹掾。

太祖征張魯，轉曄爲主簿。既至漢中，山峻難登，軍食頗乏。太祖曰："此妖妄之國耳，何能爲有無？吾軍少食，不如速還。"便自引歸，令曄督後諸軍，使以次出。曄策魯可克，加糧道不繼，雖出，軍猶不能皆全，馳白太祖："不如致攻。"遂進兵，多出弩以射其營。魯奔走，漢中遂平。曄進曰："明公以步卒五千，將誅董卓，北破袁紹，南征劉表，九州百郡，十并其八，威震天下，勢慴海外。今舉漢中，蜀人望風，破膽失守，推此而前，蜀可傳檄而定。劉備，人傑也，有度而遲，得蜀日淺，蜀人未恃也。今破漢中，蜀人震恐，其勢自傾。以公之神明，因其傾而壓之，無不克也。若小緩之，諸葛亮明於治而爲相，關羽、張飛勇冠三軍而爲將，蜀民既定，據險守要，則不可犯矣。今不取，必爲後憂。"太祖不從，大軍遂還。曄自漢中還，爲行軍長史，兼領軍。延康元年，蜀將孟達率衆降。達有容止才觀，文帝甚器愛之，使達爲新城太守，加散騎常侍。

太祖征討張魯，轉任劉曄爲主簿。到了漢中後，山勢險峻難以攀登，軍隊的糧食也很缺乏。太祖説："這是個信奉妖術習俗怪誕的地方，得不得到它又能怎麽樣？我軍缺少糧食，不如趕快撤回。"於是親自帶領軍隊返回，命令劉曄統領後面各軍，讓他們按次序撤出。劉曄估計張魯可以被打敗，加上運糧的道路不能接通，即使撤出來，軍隊仍不能全都保全，他騎馬跑去告訴太祖説："不如回去進攻。"於是就進軍，多用强弩向張魯的軍營射箭。張魯逃走，漢中就得到平定。劉曄進言説："明公您用步兵五千，帶領他們討伐董卓，北上打敗袁紹，南下征討劉表，九州百郡，十分兼并了八分，威名震動天下，氣勢使海外都感到畏懼。現在攻克了漢中，蜀人看到這種形勢，嚇破了膽而失去防守的勇氣，從漢中繼續推進向前，蜀地衹需發布一紙檄文便可平定。劉備，是人中豪傑，有計謀而遲疑不決，得到蜀地的時間不長，蜀人還不能信賴他。現在攻克漢中，蜀人感到震驚恐懼，他們的趨勢是自行崩潰。以您的神明，乘他們崩潰時出兵進逼，没有不能取勝的。如果稍有遲緩，諸葛亮通曉治國之法而擔任丞相，關羽、張飛勇冠三軍而擔任大將，蜀地的百姓安定以後，憑藉險阻扼守要衝，我們就不能進攻了。現在不攻取蜀地，一定會成

曄以爲“達有苟得之心，而恃才好術，必不能感恩懷義。新城與吳、蜀接連，若有變態，爲國生患。”文帝竟不易，後達終于叛敗。

爲以後的禍患。”太祖不聽從他的意見，大軍便返回了。劉曄從漢中返回後，擔任行軍長史，兼任領軍。延康元年，蜀國將領孟達帶領部下投降。孟達有非凡的儀容舉止和才能，文帝非常器重喜歡他，任命他爲新城太守，加授散騎常侍。劉曄認爲“孟達有苟且貪得的心理，而且自負才能而喜好權術，一定不能感激恩德牢記仁義。新城和吳、蜀兩國接壤相連，如果他有叛變的事態，就會給國家造成禍患。”文帝終究没有改變對孟達的任命，後來孟達終於叛變而失敗。

黃初元年，以曄爲侍中，賜爵關内侯。詔問群臣，令料劉備當爲關羽出報吳不。衆議咸云：“蜀，小國耳，名將唯羽。羽死軍破，國内憂懼，無緣復出。”曄獨曰：“蜀雖狹弱，而備之謀欲以威武自强，勢必用衆以示其有餘。且關羽與備，義爲君臣，恩猶父子；羽死不能爲興軍報敵，於終始之分不足。”後備果出兵擊吳。吳悉國應之，而遣使稱藩。朝臣皆賀，獨曄曰：“吳絶在江、漢之表，無内臣之心久矣。陛下雖齊德有虞，然醜虜之性，未有所感。因難求臣，必難信也。彼必外迫内困，然後發此使耳，可因其窮，襲而取之。夫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不可不察也。”備軍敗退，吳禮敬轉廢，帝欲興衆伐之，曄以爲“彼新得志，上下齊心，而阻帶江湖，必難倉卒。”帝不聽。五年，幸廣陵泗口，命荆、揚州諸軍并進。會群臣，問：“權當自來不?”咸曰：“陛下親征，權恐怖，必舉國而應。又不敢以大衆委之臣下，必自將而來。”曄曰：“彼謂陛下欲以萬乘之重牽己，而超越江湖者在於别將，必勒兵待事，未有進退也。”大駕停住積日，權果不至，帝乃旋師，云：“卿策之是也。當念爲吾滅二賊，不可但知其情而已。”

黃初元年，任命劉曄爲侍中，賜給關内侯的爵位。文帝下詔詢問大臣們，要他們估計劉備會不會爲關羽被吳國殺害而出兵報復吳國。大家都議論説：“蜀國，不過是一個小國罷了，名將衹有關羽。關羽被殺軍隊戰敗，國内憂慮恐懼，没有機會再出兵。”衹有劉曄説：“蜀國雖然地盤小力量弱，可是劉備的謀略是想用武力使自己强大，一定會出動大軍來顯示自己軍力有餘。况且關羽和劉備，名義上是君臣，恩情如同父子；關羽死而不能爲他出兵報仇，對於他們同始同終的情誼就顯得不够。”後來劉備果然出兵攻打吳國。吳國動用全國的兵力應戰，而且派遣使者向魏國稱臣。朝中大臣都表示慶賀，衹有劉曄説：“吳國同我們隔絶在長江、漢水以外，没有表示臣服的心已經很久了。陛下雖然有和虞舜一樣的德行，然而醜虜的本性，是不會受到感化的。因爲遇到災難而前來請求稱臣，一定難以相信。他們一定是外部受到蜀國威逼而且内部困窘，然後纔派遣這個使者來，可以乘他們窘迫，出兵突襲而攻占吳國。在一天内放縱了敵人，就會成爲幾代人的禍患，不能不仔細考慮。”劉備的軍隊戰敗退却，吳國對魏國的禮儀尊崇就廢弛了，文帝想要出動大軍討伐，劉曄認爲“他們剛剛得志，上下齊心，而且有江湖阻隔，勢必難以迅速取勝。”文帝不肯聽從他的意見。黃初五年，文帝到了廣陵泗口，命令荆州、揚州各軍一同進兵。他召集大臣們，問道：“孫權會不會親自來?”大臣們都説：“陛下親自征討，孫權感到害怕，一定會出動全國的兵力應戰。他又不敢把大軍委托給臣

下，一定會親自帶兵前來。”劉曄說：“孫權認爲陛下以帝王的尊貴來牽制自己，而跨越江湖作戰的是別的將領，一定會部署兵力等待事態的發展，不會親自帶兵進退。”文帝停留了好多天，孫權果然不來，文帝就帶兵撤回，說：“卿的推測是對的，應該爲我考慮消滅吳、蜀二賊的辦法，不能衹是知道敵情就行了。”

明帝即位，進爵東亭侯，邑三百户。詔曰：“尊嚴祖考，所以崇孝表行也；追本敬始，所以篤教流化也。是以成湯、文、武，實造商、周，《詩》、《書》之義，追尊稷、契，歌頌有娀、姜嫄之事，明盛德之源流，受命所由興也。自我魏室之承天序，既發迹於高皇、太皇帝，而功隆于武皇、文皇帝。至于高皇之父處士君，潛修德讓，行動神明，斯乃乾坤所福饗，光靈所從來也。而精神幽遠，號稱罔記，非所謂崇孝重本也。其令公卿已下，會議號謚。”曄議曰：“聖帝孝孫之欲褒崇先祖，誠無量已。然親疏之數，遠近之降，蓋有禮紀，所以割斷私情，克成公法，爲萬世式也。周王所以上祖后稷者，以其佐唐有功，名在祀典故也。至於漢氏之初，追謚之義，不過其父。上比周室，則大魏發迹自高皇始；下論漢氏，則追謚之禮不及其祖。此誠往代之成法，當今之明義也。陛下孝思中發，誠無已已，然君舉必書，所以慎於禮制也。以爲追尊之義，宜齊高皇而已。”尚書衛臻與曄議同，事遂施行。遼東太守公孫淵奪叔父位，擅自立，遣使表狀。曄以爲“公孫氏漢時所用，遂世官相承，水則由海，陸則阻山，故胡夷絶遠難制，而世權日久。今若不誅，後必生患。若懷貳阻兵，然後致誅，於事爲難。不如因其新立，有黨有仇，先其不意，以兵臨之，開設

明帝登皇帝位，進封劉曄爲東亭侯，食邑三百户。下詔書說：“尊敬祖先，是爲了推崇孝道表彰孝行；追念家族的本源而尊敬始祖，是爲了重視教化并使它得到傳播。因此成湯、周文王、周武王，締造了商、周，《詩經》、《尚書》的大義，爲稷、契追加了尊號，歌頌了有娀、姜嫄的事迹，顯明了美好德行的來源和發展，帝王接受天命的起因。自從我魏王室秉承上天安排的順序，已從高皇、太皇帝開始發迹，而功業在武皇帝、文皇帝時興盛起來。上推到高皇的父親是個未做過官的君子，專心研修仁德禮讓，一舉一動如同神明，這就是天地所賜的福祐，魏王室恩澤的來源。而他的精神幽深而高遠，稱號没有記載，這不是我們所認爲的推崇孝道重視根本的做法。現在命令公卿以下的大臣，一同商議他的謚號。”劉曄發表意見說：“陛下作爲聖明先帝的孝孫而想褒美崇敬先祖，實在是無法估量的孝行。但是親疏的禮數，遠祖和近祖的依次差別，都是有禮儀法度的，這樣做是爲了割斷私情，成爲公行的法規，給萬世制定出遵循的準則。周王之所以上推后稷爲始祖，是因爲他輔佐唐堯有功，名字記載在古代祭祖的法典上的緣故。至於漢朝初建之時，追尊謚號的名義也不超過漢高祖的父親。往上和周王室相比，那麼大魏的發迹是從高皇帝開始；往下説到漢朝，追尊謚號的禮儀也涉及不到漢高祖的祖父。這實在是過去歷代王朝的既定法規，也是現在應明確遵循的禮儀。陛下的孝心發自内心，確實不能自已，然而君王的舉動一定會記載在史册上，爲的是慎重對待禮儀制度。我認爲追尊謚號的禮儀，上推到高皇帝爲止就行了。”尚書衛臻和劉曄的意見相同，追尊謚號的事情就照他們説的實行。遼東太守公孫淵奪

賞募，可不勞師而定也”。後淵竟反。

去他叔父的職位，擅自立自己爲太守，派遣使者向朝廷上表奏報。劉曄認爲“公孫氏從漢朝就被任用，世代承襲官職，到遼東走水路就得經過大海，走陸路就被高山阻隔，所以那裏的胡人相隔遥遠而難以控制，世襲的權力已有很久了。現在如果不討伐公孫淵，以後一定會成爲禍患。要是他懷有二心而擁兵防守，然後再去討伐他，事情就難辦了。不如乘他剛剛立自己爲太守，既有黨羽又有仇敵，在他没意料到時就搶先行動，派軍隊進逼遼東，公開懸賞招募，這就可以不用煩勞軍隊作戰而平定遼東”。後來公孫淵終究反叛了。

曄在朝，略不交接時人。或問其故，曄答曰：“魏室即阼尚新，智者知命，俗或未咸。僕在漢爲支葉，於魏備腹心，寡偶少徒，於宜未失也。”太和六年，以疾拜太中大夫。有閒，爲大鴻臚，在位二年遜位，復爲太中大夫，薨。謚曰景侯。子寓嗣。少子陶，亦高才而薄行，官至平原太守。

劉曄在朝廷中，一概不結交當時的人。有人問他這樣做的原因，劉曄回答説：“魏王室剛剛登基稱帝，聰明人知道這是天命，普通人不是都這樣認爲。我在漢朝是皇室的旁支親族，在魏又充任心腹親信，少些朋友和跟隨者，不會有什麽不適當的地方。”太和六年，因患病被授任太中大夫。病情稍有好轉，又擔任大鴻臚，在位兩年退位，再次擔任太中大夫，不久去世。謚號稱景侯。兒子劉寓繼承爵位。他的小兒子劉陶，才能高而品行不佳，官做到平原太守。

蔣濟

蔣濟，字子通，楚國平阿人也。仕郡計吏、州别駕。建安十三年，孫權率衆圍合肥。時大軍征荆州，遇疾疫，唯遣將軍張喜單將千騎，過領汝南兵以解圍，頗復疾疫。濟乃密白刺史僞得喜書，云步騎四萬已到雩婁，遣主簿迎喜。三部使齎書語城中守將，一部得入城，二部爲賊所得。權信之，遽燒圍走，城用得全。明年使於譙，太祖問濟曰：“昔孤與袁本初對官渡，徙燕、白馬民，民不得走，賊亦不敢鈔。今欲徙淮南民，何如?”濟對曰：“是時兵弱賊强，不徙必失之。自破袁紹，北拔柳城，南向江、漢，荆州交臂，威震天下，民無他志。然百姓懷土，實不樂徙，懼必不安。”太祖不從，而江、淮間十餘萬

蔣濟，字子通，楚國平阿人。擔任過郡計吏、州别駕的官職。建安十三年，孫權帶領軍隊包圍合肥。當時太祖大軍正征伐荆州，遇上流行性傳染病，衹派遣將軍張喜獨自帶領一千騎兵，經過汝南時又帶領那裏的軍隊來解合肥之圍，又遇上流行性傳染病。蔣濟就秘密告訴刺史假裝得到張喜的信，説步兵騎兵四萬人已經到達雩婁，要派遣主簿去迎接張喜。派三撥使者帶着書信去告訴城中防守的將領，一撥得以入了城，另兩撥被吴國賊軍截獲。孫權相信了信中的話，急忙燒掉圍城的營壘逃走，合肥城因此得以保全。第二年蔣濟出使到譙，太祖問蔣濟説：“以前孤和袁本初在官渡對峙，遷移燕、白馬的老百姓，老百姓不能逃走，袁紹的賊軍也不敢劫掠。現在我打算遷移淮南的老百姓，怎麽樣?”蔣濟回答説：“當時我們的兵力弱小而袁紹賊軍强大，不遷移老百姓就一定會失去他們。自從打敗了袁紹，北

衆，皆驚走吴。後濟使詣鄴，太祖迎見大笑曰："本但欲使避賊，乃更驅盡之。"拜濟丹陽太守。大軍南征還，以温恢爲揚州刺史，濟爲别駕。令曰："季子爲臣，吴宜有君。今君還州，吾無憂矣。"民有誣告濟爲謀叛主率者，太祖聞之，指前令與左將軍于禁、沛相封仁等曰："蔣濟寧有此事！有此事，吾爲不知人也。此必愚民樂亂，妄引之耳。"促理出之。辟爲丞相主簿西曹屬。令曰："舜舉臯陶，不仁者遠；臧否得中，望于賢屬矣。"關羽圍樊、襄陽。太祖以漢帝在許，近賊，欲徙都。司馬宣王及濟説太祖曰："于禁等爲水所没，非戰攻之失，於國家大計未足有損。劉備、孫權，外親内疏，關羽得志，權必不願也。可遣人勸躡其後，許割江南以封權，則樊圍自解。"太祖如其言。權聞之，即引兵西襲公安、江陵。羽遂見禽。

上攻克了柳城，南下長江、漢水，荆州拱手投降，您的威名震動天下，老百姓没有依附他人的願望。但是老百姓懷戀故土，實在不樂意遷移，要遷移他們，一定會使他們恐懼不安。"太祖不聽從蔣濟的意見，而長江、淮河之間的十多萬老百姓，都驚恐地逃到吴國。後來蔣濟出使到鄴城，太祖遇見他大笑説："我本來衹想讓老百姓避開吴國賊軍，却反而把他們全都驅趕到吴國那邊去了。"授任蔣濟爲丹陽太守。大軍南征返回後，任命温恢爲揚州刺史，蔣濟爲别駕。命令中説："有季子做臣子，吴國就應該有君王。現在您回到揚州，我没有什麽憂慮了。"老百姓中有人誣告蔣濟是圖謀反叛的首領，太祖聽説後，指着以前任命蔣濟的命令對左將軍于禁、沛相封仁等人説："蔣濟難道有這樣的事！有這樣的事，我就是不善於鑒别人了。這一定是愚昧的人樂意作亂，胡亂攀扯上他罷了。"催促查清這件事。徵召蔣濟擔任丞相主簿西曹屬。命令中説："舜推舉了臯陶，不仁的人都離得遠遠的；對官員的品評褒貶恰如其分，希望就在於你們這些有才德的下屬了。"關羽包圍樊城、襄陽。太祖因爲漢獻帝在許昌，接近關羽賊軍，打算遷都。司馬宣王和蔣濟勸太祖説："于禁等人被水淹没，不是進攻作戰的失誤，對於國家大計没有造成損害。劉備和孫權，表面上親近而實際上疏遠，關羽得志，孫權一定不願意。可以派人勸孫權襲擊關羽的後方，答應割讓長江以南地區封賞孫權，那麽樊城的包圍就自然解除了。"太祖照着他們説的去做。孫權得知後，立即帶兵向西襲擊公安、江陵。關羽於是被吴軍擒獲。

文帝即王位，轉爲相國長史。及踐阼，出爲東中郎將。濟請留，詔曰："高祖歌曰'安得猛士守四方'！天下未寧，要須良臣以鎮邊境。如其無事，乃還鳴玉，未爲後也。"濟上《萬機論》，帝善之。入爲散騎常侍。時有詔，詔征南將軍夏侯尚曰："卿腹心重將，特當任使。恩施足死，惠愛可懷。作威作福，殺人活人。"尚

文帝登魏王位，蔣濟轉任相國長史。等到文帝登皇帝位，蔣濟出任東中郎將。蔣濟請求留在京都，文帝下詔書説："漢高祖作歌説'怎麽能得到猛士鎮守四方'！天下没有安寧，需要賢能的大臣來鎮守邊境。如果邊境平安無事，您再坐着玉鈴作響的車子返回京都，也不算晚。"蔣濟呈上《萬機論》，文帝認爲寫得好。入朝擔任散騎常侍。當時有詔書，詔令征南將軍夏侯尚説："卿是我信賴的重要將領，應該特别委任使命。

以示濟。濟既至，帝問曰："卿所聞見天下風教何如？"濟對曰："未有他善，但見亡國之語耳。"帝忿然作色而問其故，濟具以答，因曰："夫'作威作福'，《書》之明誡。'天子無戲言'，古人所慎。惟陛下察之！"於是帝意解，遣追取前詔。黄初三年，與大司馬曹仁征吴，濟别襲羨谿。仁欲攻濡須洲中，濟曰："賊據西岸，列船上流，而兵入洲中，是爲自内地獄，危亡之道也。"仁不從，果敗。仁薨，復以濟爲東中郎將，代領其兵。詔曰："卿兼資文武，志節慷慨，常有超越江湖吞吴會之志，故復授將率之任。"頃之，徵爲尚書。車駕幸廣陵，濟表水道難通，又上《三州論》以諷帝。帝不從，於是戰船數千皆滯不得行。議者欲就留兵屯田，濟以爲東近湖，北臨淮，若水盛時，賊易爲寇，不可安屯。帝從之，車駕即發。還到精湖，水稍盡，盡留船付濟。船本歷適數百里中，濟更鑿地作四五道，蹴船令聚；豫作土豚遏斷湖水，皆引後船，一時開遏入淮中。帝還洛陽，謂濟曰："事不可不曉。吾前决謂分半燒船于山陽池中，卿於後致之，略與吾俱至譙。又每得所陳，實入吾意。自今討賊計畫，善思論之。"

賜恩德足以使人拼死效力，施仁愛可以使人懷記在心。讓你作威作福，既可殺人又可使人活命。"夏侯尚把詔書拿給蔣濟看。蔣濟到了京都後，文帝問道："卿聽到、看到天下的風俗教化怎麽樣？"蔣濟回答説："没有别的好現象，衹聽到了能使國家滅亡的話語。"文帝氣得變了臉色而問他這樣説的原因，蔣濟以文帝給夏侯尚詔書的事作答，接着説："'作威作福'，是《尚書》上要臣子不能去作的明確告誡。'天子無戲言'，是古人慎重的訓言。希望陛下明察這件事！"於是文帝氣憤的情緒鬆緩下來，派人追回前次給夏侯尚的詔書。黄初三年，蔣濟和大司馬曹仁征伐吴國，蔣濟單獨帶領軍隊襲擊羨谿。曹仁打算攻打濡須的江中小洲，蔣濟説："吴國賊軍占據了西岸，把戰船排列在上游，我們的軍隊進入江中小洲，是把自己關進地獄，走上危險死亡的道路。"曹仁不聽從他的意見，果然失敗了。曹仁去世，文帝又任命蔣濟爲東中郎將，代替曹仁統領他的軍隊。文帝下詔書説："卿兼具文才武略，志向節操奮發激昂，常有跨越江湖吞并吴國的志願，所以又授給卿統率軍隊的重任。"不久，徵召蔣濟擔任尚書。文帝到了廣陵，蔣濟上表説水路難以通行，又呈上《三州論》來規勸文帝。文帝不聽從他的意見，於是幾千艘戰船都滯留而不能行進。議論這事的人想就地留下軍隊屯田，蔣濟認爲這裏東面靠近湖泊，北面臨近淮河，如果水大時，吴國賊軍容易進犯，不能安營屯田。文帝聽從了他的意見，車駕立即出發。回到精湖時，水勢逐漸退盡，文帝把戰船全都留下來交給蔣濟。戰船本來分布在綿延幾百里的水道中，蔣濟又命令開鑿四五條水道，把船靠近聚集在一起；預先堆築土堤截斷湖水，把後面的船牽引過來，又一下子掘開土堤，讓船順着冲下來的水流進入淮河中。文帝回到洛陽，對蔣濟説："事情不能不瞭解清楚。我先前决定説分出一半戰船在山陽池中燒掉，卿從後面趕上來，帶着所有的船和我一同到達譙縣。還有每次得到卿的陳述，確實符合我的心意。從今以後征討賊寇的謀劃，你要慎重考慮提出建議。"

明帝即位，賜爵關内侯。大司馬曹休帥軍向皖，濟表以爲“深入虜地，與權精兵對，而朱然等在上流，乘休後，臣未見其利也。”軍至皖，吴出兵安陸，濟又上疏曰：“今賊示形於西，必欲并兵圖東，宜急詔諸軍往救之。”會休軍已敗，盡棄器仗輜重退還。吴欲塞夾石，遇救兵至，是以官軍得不没。遷爲中護軍。時中書監、令號爲專任，濟上疏曰：

明帝繼承帝位，賜給蔣濟關内侯的爵位。大司馬曹休帶領軍隊前往皖地，蔣濟上表認爲“我軍深入敵人的轄地，和孫權的精鋭軍隊對峙，而且朱然等人在上游，會從曹休背後突襲，我看不到這樣做的好處。”曹軍到達皖地，吴國出兵安陸，蔣濟又上疏説：“現在吴國賊軍顯出向西進兵的樣子，一定是想聚集兵力圖謀攻打東面，應該緊急下詔書命令各軍前去援救。”正好曹休的軍隊已經戰敗，丢棄了所有的武器裝備和物資撤退。吴軍打算截斷夾石，遇上曹軍的救兵到來，因此曹軍得以不全軍覆没。蔣濟升任中護軍。當時中書監、令號被人稱爲專權，蔣濟上疏説：

大臣太重者國危，左右太親者身蔽，古之至戒也。往者大臣秉事，外内扇動。陛下卓然自覽萬機，莫不祗肅。夫大臣非不忠也，然威權在下，則衆心慢上，勢之常也。陛下既已察之於大臣，願無忘於左右。左右忠正遠慮，未必賢於大臣，至於便辟取合，或能工之。今外所言，輒云中書，雖使恭慎不敢外交，但有此名，猶惑世俗。况實握事要，日在目前，儻因疲倦之間有所割制，衆臣見其能推移於事，即亦因時而向之。一有此端，因當内設自完，以此衆語，私招所交，爲之内援。若此，臧否毁譽，必有所興，功負賞罰，必有所易；直道而上者或壅，曲附左右者反達。因微而入，緣形而出，意所狎信，不復猜覺。此宜聖智所當早聞，外以經意，則形際自見。或恐朝臣畏言不合而受左右之怨，莫適以聞。臣竊亮陛下潛神默思，公聽并觀，若事有未盡於理而物有未周於用，將改曲易調，遠與黄、唐角功，近昭武、文之迹，豈近習而已哉！然人君

大臣權力太大，國家就有危險，君王左右的人太親近了君王就會受到蒙蔽，這是古代最重要的鑒戒。過去大臣執掌政事，朝廷内外人心騷動。陛下英明地親自處理衆多政務，没有誰不恭謹肅敬的。大臣并非不忠誠，可是威勢和權力落在臣下手裏，那麽衆人心裏就會輕慢君王，這是發展趨勢的常規。陛下既然已經對大臣專權的事有所察覺，希望也不要忘記您左右的人。您左右的人的忠誠正直和深謀遠慮，未必勝過大臣，至於他們逢迎諂媚迎合君上，或許更爲擅長。現在外面所談論的，總是説的中書，即使能讓他們恭順謹慎而不敢和外面交往，但是有了這個名聲，還是能迷惑普通人。何况實際上他們掌握大權，天天都在陛下面前，倘若乘陛下疲倦時裁决一些政務，大臣們看到他們能够對國事起到改變或推動的作用，也就會乘機依附他們。一旦有了這種迹象，於是大臣們就會在心裏謀劃保全自己，因此大家紛紛議論，私下招引所結交的人，作爲自己的内援。如果這樣，隨意褒貶毁譽别人的風氣，一定會有所興起，功過賞罰的决定，一定會有所顛倒；要按正道升遷的人或許遭到阻礙，逢迎附和您左右的人反倒飛黄騰達。他們通過窺伺機會入朝進言，憑藉君王的顔面出朝發號施令，而陛下心裏親近信任他們，不再有什麽懷疑警覺。這是聰明睿

猶不可悉天下事以適己明，當有所付。三官任一臣，非周公旦之忠，又非管夷吾之公，則有弄機敗官之弊。當今柱石之士雖少，至于行稱一州，智效一官，忠信竭命，各奉其職，可并驅策，不使聖明之朝有專吏之名也。

智的君王早就應該知道的，衹要對外留心注意，他們的真實面目就自然會暴露出來。有人擔心朝中大臣害怕自己的言辭不當而受到您左右的人的怨恨，没有誰去把這些告知陛下。臣相信陛下潛心静默思考，公正地聽取各種意見并一視同仁地加以觀察，如果事情有不完全合乎道理而事物在使用上不大恰當的，就要改弦更張，這樣遠可以和黄帝、唐堯比功，近可以光大武帝、文帝的業績，豈衹寵信左右的人就行了呢！可是君王仍然不能盡知天下的事情來體現自己的英明，應該有所托付。把三公的職務交給一個人承擔，而他没有周公旦的忠誠，又没有管夷吾的公正，就會有玩弄權術、敗壞官職的弊端。現在能承擔國家重任的人雖然很少，至於那些操行在一州裏受到稱道，智慧可以勝任一種官職，忠誠老實并竭力爲朝廷效力，能各自奉行自己職責的人，可以同時驅使任用，不要讓聖明的皇朝蒙受有專權官吏的名聲。

詔曰："夫骨鯁之臣，人主之所仗也。濟才兼文武，服勤盡節，每軍國大事，輒有奏議，忠誠奮發，吾甚壯之。"就遷爲護軍將軍，加散騎常侍。

明帝下詔書説："正直剛强的大臣，是君主所依靠的人。蔣濟兼具文才武略，服事勤奮而盡力保持節操，每逢有軍國大事，就有奏議上呈，忠誠之心激奮昂揚，我非常贊賞他。"立即升任蔣濟爲護軍將軍，加授散騎常侍。

景初中，外勤征役，内務宫室，怨曠者多，而年穀饑儉。濟上疏曰：

景初年間，對外頻頻出兵征伐和徵調徭役，對内大力興建宫室，怨恨獨居離别的男女很多，而年年糧食收成不足。蔣濟上疏説：

陛下方當恢崇前緒，光濟遺業，誠未得高枕而治也。今雖有十二州，至于民數，不過漢時一大郡。二賊未誅，宿兵邊陲，且耕且戰，怨曠積年。宗廟宫室，百事草創，農桑者少，衣食者多，今其所急，唯當息耗百姓，不至甚弊。弊攰之民，儻有水旱，百萬之衆，不爲國用。凡使民必須農隙，不奪其時。夫欲大興功之君，先料其民力而燠休之。句踐養胎以待用，昭王恤病

陛下正在發揚前人未竟的事業，光大先帝留下的業績，確實不能高枕無憂地治理國家。現在雖然有十二個州，至於老百姓的數量，還不能超過漢朝時的一個大郡。吴、蜀二賊没有消滅，駐軍邊境，一邊耕作一邊作戰，人們怨恨獨居離别已有多年了。宗廟宫室，各種事情還剛剛開始，務農植桑的人少，而穿衣吃飯的人多，現在急切要做的，衹是讓老百姓休養生息，使他們不至過於困乏。疲憊困乏的百姓，倘若遇上水旱災害，百萬之多的人民，也不能爲國家所用。凡是役使百姓必須等到農閑的時候，不要侵奪了

以雪仇，故能以弱燕服强齊，羸越滅勁吴。今二敵不攻不滅，不事即侵，當身不除，百世之責也。以陛下聖明神武之略，舍其緩者，專心討賊，臣以爲無難矣。又歡娱之耽，害于精爽；神太用則竭，形太勞則弊。願大簡賢妙，足以充“百斯男”者。其冗散未齒，且悉分出，務在清静。

農時。想要建立大功業的君王，應先估量百姓的人力、物力而安撫他們。勾踐供養嬰兒以等待國家使用，燕昭王救助病人以報仇雪恨，所以能够以弱小的燕國征服强大的齊國，虚弱的越國消滅强悍的吴國。現在吴、蜀二敵不進攻就不能消滅，不打他們就會受到他們侵犯，陛下本人不除掉他們，就會受到後世百代的責怪。以陛下聖明神武的才略，捨棄那些可以延緩的事情，專心征討吴、蜀賊敵，臣認爲没有什麽困難。再説沉溺於歡悦娱樂之中，對精神有損害；精神耗用過多就會衰竭，身體勞累過度就會疲乏。希望廣泛挑選賢惠佳美，足以承擔生育“百斯男”的女子。其他剩餘的和年幼的女子，姑且全都遣放出宫，務必求得清静。

詔曰：“微護軍，吾弗聞斯言也。”

明帝下詔書説：“没有護軍，我聽不到這樣的話。”

齊王即位，徙爲領軍將軍，進爵昌陵亭侯，遷太尉。初，侍中高堂隆論郊祀事，以魏爲舜後，推舜配天。濟以爲舜本姓媯，其苗曰田，非曹之先，著文以追詰隆。是時，曹爽專政，丁謐、鄧颺等輕改法度。會有日蝕變，詔群臣問其得失，濟上疏曰：“昔大舜佐治，戒在比周；周公輔政，慎于其朋；齊侯問災，晏嬰對以布惠；魯君問異，臧孫答以緩役。應天塞變，乃實人事。今二賊未滅，將士暴露已數十年，男女怨曠，百姓貧苦。夫爲國法度，惟命世大才，乃能張其綱維以垂于後，豈中下之吏所宜改易哉？終無益于治，適足傷民，望宜使文武之臣各守其職，率以清平，則和氣祥瑞可感而致也。”以隨太傅司馬宣王屯洛水浮橋，誅曹爽等，進封都鄉侯，邑七百户。濟上疏曰：“臣忝寵上司，而爽敢苞藏禍心，此臣之無任也。太傅奮獨斷之策，陛下明其忠節，罪人伏誅，社稷之福也。

齊王繼承帝位，調任蔣濟爲領軍將軍，進封昌陵亭侯的爵位，又升任太尉。起初，侍中高堂隆談論郊祀的事情，認爲魏王室是舜的後代，在祭天時要推崇舜爲先祖來配祭。蔣濟認爲舜本來姓媯，他的後代姓田，不是曹氏的先祖，寫文章來追問高堂隆。這時，曹爽獨攬朝政，丁謐、鄧颺等人輕率地修改法度。恰好遇有日食的變異天象，齊王下詔向群臣詢問日食的禍福，蔣濟上疏説：“以前大舜輔佐治理國家，所戒除的是結黨營私；周公輔佐朝政，告誡周成王對結交朋友要謹慎；齊侯詢問災變，晏嬰用廣施恩惠應答；魯君詢問災異，臧孫用寬緩徭役作答。順應上天而遏制災變，確實是人力所及的事情。現在吴、蜀二賊没有滅，將士們暴露在荒野已有幾十年了，男女長期别離，老百姓貧窮困苦。制定國家的法令制度，衹有能治理國家的傑出人才，纔能够伸張法度而流傳後代，怎能是中下等的官吏所該輕易改變的呢？這最終對治國没有什麽好處，衹是足以傷害了老百姓，希望讓文武官員各守其職，以廉潔公正作表率，那麽和氣祥瑞的天象就會受到感應而出現。”因跟隨太傅司馬宣王駐兵在洛水浮橋邊，誅殺曹爽等人，被進封爲都鄉侯，食

夫封寵慶賞，必加有功。今論謀則臣不先知，語戰則非臣所率，而上失其制，下受其弊。臣備宰司，民所具瞻，誠恐冒賞之漸自此而興，推讓之風由此而廢。”固辭，不許。是歲薨，謚曰景侯。子秀嗣。秀薨，子凱嗣。咸熙中，開建五等，以濟著勛前朝，改封凱爲下蔡子。

邑七百户。蔣濟上疏説：“臣愧受朝廷恩寵充任太尉之職，而曹爽竟敢包藏禍心，這是臣没有盡到職責。太傅施展獨自决斷的謀略，陛下明察他的忠誠節操，罪人曹爽等被殺，這是國家的福分。封賞恩賜，一定要給予有功的人。現在論謀劃臣不能事先知道，講作戰也不是臣率領的軍隊，可是上面失掉了論功封賞的制度，下面就會遭受其害。臣充任三公之職，是老百姓所注目仰望的，實在擔心冒領封賞的風氣從此興起，推讓榮寵的風尚從此廢棄。”他堅决推辭封賞，但朝廷不答應。這一年蔣濟去世，謚號爲景侯。兒子蔣秀繼承爵位。蔣秀去世，兒子蔣凱繼承爵位。咸熙年間，開始建立五等爵位，因蔣濟在前朝功勛卓著，改封蔣凱爲下蔡子。

劉放 孫資

劉放，字子棄，涿郡人，漢廣陽順王子西鄉侯宏後也。歷郡綱紀，舉孝廉。遭世大亂，時漁陽王松據其土，放往依之。太祖克冀州，放説松曰：“往者董卓作逆，英雄并起，阻兵擅命，人自封殖，惟曹公能拔拯危亂，翼戴天子，奉辭伐罪，所向必克。以二袁之强，守則淮南冰消，戰則官渡大敗；乘勝席卷，將清河朔，威刑既合，大勢以見。速至者漸福，後服者先亡，此乃不俟終日馳騖之時也。昔黥布棄南面之尊，仗劍歸漢，誠識廢興之理，審去就之分也。將軍宜投身委命，厚自結納。”松然之。會太祖討袁譚於南皮，以書招松，松舉雍奴、泉州、安次以附之。放爲松答太祖書，其文甚麗。太祖既善之，又聞其説，由是遂辟放。建安十年，與松俱至。太祖大悦，謂放曰：“昔班彪依竇融而有河西之功，今一何相似也！”乃以放參司空軍事，歷主簿記室，出爲郃陽、祋祤、贊令。

劉放，字子棄，涿郡人，漢朝廣陽順王的兒子西鄉侯劉宏的後代。任過郡綱紀，被推舉爲孝廉。遇到世間大亂，當時漁陽人王松占據了涿郡，劉放前往依附他。太祖攻克冀州，劉放勸王松説：“過去董卓作亂，英雄并起，依仗擁有軍隊而擅自發號施令，人人各自聚斂錢財，祇有曹公能拯救危亂，輔佐擁戴天子，奉天子之命討伐有罪之人，所向之處一定獲勝。以袁紹、袁術的强大，防守則袁術在淮南崩潰覆亡，攻戰則袁紹在官渡被打得大敗；曹公乘勝迅猛進軍，將要平定黄河以北，又兼施嚴厲的刑罰，整個局勢的發展趨向已經顯現出來。迅速歸附他的人會漸漸得福，最後被征服的人將首先被消滅，這是一天都不能貽誤必須儘快投靠的時候了。過去英布放棄南面稱王的尊位，帶着劍歸附漢朝，確實能認識到興盛衰廢的道理，看清去留取捨的命運。將軍您應該投靠曹公爲他效命，和他結下深厚的情誼。”王松認爲他説得對。正好太祖在南皮征討袁譚，寫信招納王松，王松獻出雍奴、泉州、安次三城歸附太祖。劉放替王松寫給太祖的回信，文辭很華麗。太祖既贊賞他的文才，又聽到他對王松的勸説，於是就徵召劉放。建安十年，劉放和王松一同到達。太祖十分高興，對劉放説：“過去班彪依附竇融而有了勸竇融帶着河西之地

歸順漢朝的功勞，現在你和他是多麽相似啊！”於是任命劉放參與司空軍事，歷任主簿記室，又出任郃陽、祋祤、贊令。

魏國既建，與太原孫資俱爲秘書郎。先是，資亦歷縣令，參丞相軍事。文帝即位，放、資轉爲左右丞。數月，放徙爲令。黄初初，改秘書爲中書，以放爲監，資爲令，各加給事中；放賜爵關内侯，資爲關中侯，遂掌機密。三年，放進爵魏壽亭侯，資關内侯。明帝即位，尤見寵任，同加散騎常侍；進放爵西鄉侯，資樂陽亭侯。太和末，吴遣將周賀浮海詣遼東，招誘公孫淵。帝欲邀討之，朝議多以爲不可。惟資决行策，果大破之，進爵左鄉侯。放善爲書檄，三祖詔命有所招喻，多放所爲。青龍初，孫權與諸葛亮連和，欲俱出爲寇。邊候得權書，放乃改易其辭，往往换其本文而傅合之，與征東將軍滿寵，若欲歸化，封以示亮。亮騰與吴大將步騭等，騭等以見權。權懼亮自疑，深自解説。是歲，俱加侍中、光禄大夫。景初二年，遼東平定，以參謀之功，各進爵，封本縣，放方城侯，資中都侯。

魏國建立以後，劉放和太原人孫資一起擔任秘書郎。在這之前，孫資也歷任縣令，參與丞相軍事。文帝登皇帝位後，劉放、孫資轉任左右丞。幾個月後，劉放改任秘書令。黄初初年，把秘書改爲中書，任命劉放爲中書監，孫資爲中書令，各加授給事中的官職；劉放被賜給關内侯的爵位，孫資被賜給關中侯的爵位，倆人一起掌管機密。黄初三年，劉放被進封魏壽亭侯的爵位，孫資被進封爲關内侯。明帝繼承帝位，倆人更加受到寵信，都加授散騎常侍；進封劉放西鄉侯的爵位，孫資樂陽亭侯的爵位。太和末年，吴國派遣將領周賀渡海去遼東，招撫引誘公孫淵歸附。明帝打算阻截殺掉周賀，朝臣商議時大都認爲不行。衹有孫資决意執行這個計策，果然把周賀打得大敗，孫資被進封左鄉侯的爵位。劉放擅長起草書信檄文，武帝、文帝、明帝的詔書中有關招撫的諭旨，大多是劉放寫的。青龍初年，孫權和諸葛亮聯合，想要同時出兵侵犯魏國。邊境刺探敵情的人員得到孫權的書信，劉放就塗改信中的言辭，處處换掉信中的原文而附上新意，寫成寄給征東將軍滿寵，好像是打算歸順魏國，封好信後送給諸葛亮看。諸葛亮把信轉給吴國大將步騭等人，步騭等人把信交給孫權看。孫權擔心諸葛亮懷疑自己，反復加以解釋。這一年，劉放、孫資都被加授侍中、光禄大夫的官職。景初二年，遼東被平定，他倆因爲參與謀劃的功勞，都進封爵位，賜封本縣，劉放爲方城侯，孫資爲中都侯。

其年，帝寢疾，欲以燕王宇爲大將軍，及領軍將軍夏侯獻、武衛將軍曹爽、屯騎校尉曹肇、驍騎將軍秦朗共輔政。宇性恭良，陳誠固辭。帝引見放、資，入卧内，問曰：“燕王正爾爲？”放、資對曰：“燕王實自知不堪大任故耳。”帝曰：“曹爽可代宇不？”放、資因贊成之。又深陳宜速

這一年，明帝卧病不起，打算任命燕王曹宇爲大將軍，和領軍將軍夏侯獻、武衛將軍曹爽、屯騎校尉曹肇、驍騎將軍秦朗共同輔佐朝政。曹宇性情恭謹善良，誠懇表示堅决推辭。明帝召見劉放、孫資，要他們進入卧室内，問道：“燕王爲什麽偏偏這樣？”劉放、孫資回答説：“燕王確實是因爲知道自己不能承擔這樣的重任。”明帝説：“曹爽可不可以代替曹宇呢？”劉

召太尉司馬宣王，以綱維皇室。帝納其言，即以黄紙授放作詔。放、資既出，帝意復變，詔止宣王勿使來。尋更見放、資曰："我自召太尉，而曹肇等反使吾止之，幾敗吾事！"命更爲詔，帝獨召爽與放、資俱受詔命，遂免宇、獻、肇、朗官。太尉亦至，登床受詔，然後帝崩。齊王即位，以放、資决定大謀，增邑三百，放并前千一百，資千户；封愛子一人亭侯，次子騎都尉，餘子皆郎中。正始元年，更加放左光禄大夫，資右光禄大夫，金印紫綬，儀同三司。六年，放轉驃騎，資衛將軍，領監、令如故。七年，復封子一人亭侯，各年老遜位，以列侯朝朔望，位特進。曹爽誅後，復以資爲侍中，領中書令。嘉平二年，放薨，謚曰敬侯。子正嗣。資復遜位歸第，就拜驃騎將軍，轉侍中，特進如故。三年薨，謚曰貞侯。子宏嗣。

放、孫資於是贊成這樣做。又極力表示應該迅速召見太尉司馬宣王，讓他來維護皇室。明帝采納了他們的意見，立即拿黄紙交給劉放寫詔書。劉放、孫資出宫以後，明帝的意思又改變了，下詔阻止司馬宣王不要讓他來。不久又召見劉放、孫資說："我自己要召見太尉，可是曹肇等人反倒要我阻止他來，差點壞了我的大事！"命令再寫詔書，明帝單獨召見曹爽和劉放、孫資一起接受詔命，於是罷免了曹宇、夏侯獻、曹肇、秦朗的官職。太尉也到了，上明帝床前接受詔命，此後明帝去世。齊王繼承帝位，因劉放、孫資决定了選擇輔政大臣的大策，每人增加食邑三百户，劉放加上以前封的一共一千一百户，孫資加上以前封的一共一千户；又封他們的愛子各一人爲亭侯，次子爲騎都尉，其餘的兒子都擔任郎中。正始元年，又加授劉放爲左光禄大夫，孫資爲右光禄大夫，授給金印紫綬，儀仗和三公相同。正始六年，劉放轉任驃騎將軍，孫資轉任衛將軍，并兼任中書監、令一如往常。正始七年，又封他們的一個兒子爲亭侯，兩人各因年老退位，以列侯的身份在每月初一和十五上朝，賜給特進的官位。曹爽被殺後，又任命孫資爲侍中，兼任中書令。嘉平二年，劉放去世，謚號稱敬侯。兒子劉正繼承爵位。孫資又退位回家，被授任驃騎將軍，轉任侍中，官位特進一如往常。嘉平三年孫資去世，謚號稱貞侯。兒子孫宏繼承爵位。

放才計優資，而自修不如也。放、資既善承順主上，又未嘗顯言得失，抑辛毗而助王思，以是獲譏於世。然時因群臣諫諍，扶贊其義，并時密陳損益，不專導諛言云。及咸熙中，開建五等，以放、資著勛前朝，改封正方城子，宏離石子。

劉放的才能和計謀勝過孫資，但自我修養不如他。劉放、孫資既善於侍奉順從皇上，又不曾公開談論朝政的得失，貶斥辛毗而幫助王思，因此遭到世人的譏諷。但他們經常順着群臣的直言規勸，支持贊同他們的意見，并且經常秘密向皇帝陳述朝政的得失，不是專門說些奉承獻媚的話。到咸熙年間，開始建立五等爵位，因劉放、孫資在前朝功勛卓著，改封劉正爲方城子，孫宏爲離石子。

評曰：程昱、郭嘉、董昭、劉曄、蔣濟才策謀略，世之奇士，雖清治德業，殊於荀攸，而籌畫所料，是

評曰：程昱、郭嘉、董昭、劉曄、蔣濟都有才智謀略，是當世傑出的人物，雖然在清明的政績和德行功業上，和荀攸不同，但在謀劃料定國

其倫也。劉放文翰，孫資勤慎，并管喉舌，權聞當時，雅亮非體，是故譏諛之聲，每過其實矣。

事上，是和荀攸相當的。劉放富於文采辭藻，孫資勤勉謹慎，他們都掌管機要，權勢聞名當時，但在高雅坦誠上不大得體，因此對他們非議和阿諛的言論，往往言過其實。

三國志卷十五

魏志十五

劉馥　司馬朗　梁習　張既　温恢
賈逵（子）充 李孚 楊沛

劉馥

劉馥，字元穎，沛國相人也。避亂揚州，建安初，説袁術將戚寄、秦翊，使率衆與俱詣太祖。太祖悦之，司徒辟爲掾。後孫策所置廬江太守李述攻殺揚州刺史嚴象，廬江梅乾、雷緒、陳蘭等聚衆數萬在江、淮間，郡縣殘破。太祖方有袁紹之難，謂馥可任以東南之事，遂表爲揚州刺史。

劉馥，字元穎，沛國相人。爲躲避禍亂他到了揚州，建安初年，劉馥游説袁術的將領戚寄、秦翊，使他們帶領部屬和他一同投奔太祖。太祖爲此很高興，司徒徵召他做掾屬。後來孫策設置的廬江太守李述攻打并殺死了揚州刺史嚴象，廬江人梅乾、雷緒、陳蘭等人在江、淮一帶聚集人馬數萬人，各郡縣都遭到他們的摧殘破壞。太祖當時正要對付袁紹的兵難，他認爲劉馥可以擔負起東南一帶的政事，於是就上表任命劉馥擔任揚州刺史。

馥既受命，單馬造合肥空城，建立州治，南懷緒等，皆安集之，貢獻相繼。數年中，恩化大行，百姓樂其政，流民越江山而歸者以萬數。於是聚諸生，立學校，廣屯田，興治芍陂及茄陂、七門、吴塘諸堨以溉稻田，官民有畜。又高爲城壘，多積木石，編作草苫數千萬枚，益貯魚膏數千斛，爲戰守備。

劉馥接受任命後，獨自騎馬來到合肥這座空城，在那裏設立了本州的官署，又向南安撫雷緒等人，使他們都得到安定和睦，他們貢獻朝廷的物品接續不斷。數年期間，恩惠教化在揚州普遍推行，老百姓樂意接受劉馥的政令，流落在外的人渡江翻山來依附他的數以萬計。於是劉馥聚合儒生，設立學校，擴大屯田，興建芍陂以及茄陂、七門、吴塘等攔河水壩用來灌溉稻田，使官府和百姓都有儲糧。又修建很高的守城堡壘，儲存了很多木材石塊，編織草苫數千萬張，多儲備魚膏數千斛，作爲戰時守城的備用品。

建安十三年卒。孫權率十萬衆攻圍合肥城百餘日，時天連雨，城欲崩，於是以苫蓑覆之，夜然脂照城外，視賊所作而爲備，賊以破走。揚州士民益追思之，以爲雖董安于之守

建安十三年劉馥去世。孫權帶領十萬人馬進攻包圍合肥城一百多天，當時天接連下雨，城墻將要坍塌，因此城裏的人用草苫覆蓋城墻，夜間點燃魚膏照亮城外，觀察敵人的行動來作出防備，敵人因而敗退逃走。揚州的官員和百姓更加

晋陽，不能過也。及陂塘之利，至今爲用。

劉靖

馥子靖，黄初中從黄門侍郎遷廬江太守，詔曰："卿父昔爲彼州，今卿復據此郡，可謂克負荷者也。"轉在河内，遷尚書，賜爵關内侯，出爲河南尹。散騎常侍應璩書與靖曰："入作納言，出臨京任。富民之術，日引月長。藩落高峻，絶穿窬之心。五種别出，遠水火之災。農器必具，無失時之闕。蠶麥有苫備之用，無雨濕之虞。封符指期，無流連之吏。鰥寡孤獨，蒙廩振之實。加之以明擿幽微，重之以秉憲不撓；有司供承王命，百里垂拱仰辦。雖昔趙、張、三王之治，未足以方也。"靖爲政類如此。初雖如碎密，終於百姓便之，有馥遺風。母喪去官，後爲大司農衛尉，進封廣陸亭侯，邑三百户。上疏陳儒訓之本曰："夫學者，治亂之軌儀，聖人之大教也。自黄初以來，崇立太學二十餘年，而寡有成者，蓋由博士選輕，諸生避役，高門子弟，耻非其倫，故無學者。雖有其名而無其人，雖設其教而無其功。宜高選博士，取行爲人表，經任人師者，掌教國子。依遵古法，使二千石以上子孫，年從十五，皆入太學。明制黜陟榮辱之路，其經明行修者，則進之以崇德；荒教廢業者，則退之以懲惡；舉善而教不能則勸，浮華交游，不禁自息矣。闡弘大化，以綏未賓；六合承風，遠人來格。此聖人之教，致治之本也。"後遷鎮北將軍，假節都督河北諸軍事。靖以爲"經常之大法，莫善於守防，使民夷有别"。遂開拓邊守，屯據險要。又修廣戾陵渠大

思念劉馥，認爲即使是董安于守衛晋陽，他的功勞也比不上劉馥。至於修建蓄水池塘灌溉田地的便利，直到現在還發揮着作用。

劉馥的兒子劉靖，黄初年間由黄門侍郎升任廬江太守，詔書説："您的父親以前任過那個州的刺史，現在您又據有這個郡，可以説你們是能承擔重任的人家。"劉靖轉任河内太守，升遷爲尚書，被賜爵關内侯，又出任河南尹。散騎常侍應璩寫信給劉靖説："您入朝任納言的官職，出朝擔負統管京都的重任。您使百姓富裕的辦法，日積月累。您在聚落周圍築起高峻的屏障，斷絶了盗賊穿壁翻墻的邪念。您要百姓間種五穀，使他們遠離了旱澇的災害。農用器具一定齊備，没有耽誤農時的過失。養蠶種麥都有覆蓋防雨的用具，没有遭雨淋濕的憂慮。在封官授任指定的期限内，没有留滯怠惰的官吏。鰥寡孤獨，都接受過您開倉賑濟的實惠。加上您公開揭露隱微的不法行爲，又能依法懲治决不屈服；有關官員奉行王命，百里轄界之内不用費力就可得到認真辦理。即使以前趙廣漢、張敞和王尊、王章、王駿這'三王'治理京都的政績，也都不足以和您相比。"劉靖治理政事都是像這樣的。開始時他發布政令雖然似乎瑣碎細密，但最終給老百姓帶來便利，很有劉馥遺留的風度。他因母親去世辭去官職，後來又擔任大司農衛尉，進封爲廣陸亭侯，食邑三百户。劉靖上疏陳述儒學教育的根本説："儒學，是治國理亂的準則，是聖人的重要教導。自從黄初以來，建立太學已有二十多年了，可是很少有成效，這大概是博士挑選弟子不審慎，儒生進入太學可以逃避勞役，因而富貴人家的子弟，都以不是太學裏的人爲耻辱，所以就没有真心學習的人了。雖然有太學的名義却没有真心學習的人，雖然設立了儒學的教化却没有收到成效。應該慎重選拔博士，選取那些品行可以成爲衆人的表率，學問可以勝任衆人的師長的人，來掌管教授國子。要遵照古代的辦法，讓俸禄二千石以上官員的子孫，從十五歲起，都進入太學學習。明確制定罷免和提升、榮寵和耻辱的

堨，水溉灌薊南北；三更種稻，邊民利之。嘉平六年薨，追贈征北將軍，進封建成鄉侯，謚曰景侯。子熙嗣。

途徑，那些明曉經典品行高尚的人，就提拔他們以崇尚美德；那些荒廢教學放棄學業的人，就貶黜他們以懲治邪惡；能推舉善而教育不行善事的人，人們就互相勸勉，浮華不實、濫交黨朋的行爲，可以無須禁止而自行消失了。闡發弘揚深廣的教化，用來安撫尚未臣服的人；整個天下就會接受教化，遠方的人就會前來歸順。這是聖人的教導，是達到大治的根本。”劉靖後來升任鎮北將軍，授給符節統領河北諸軍事。劉靖認爲“長期使用的重要辦法，没有什麽比加强防守更好的了，要使境内的百姓和夷人區分開來”。劉靖於是就擴充邊防守備，駐兵占據險要的地方。又修建擴展戾陵渠大堨，引水灌溉薊地南北的田地；三年改種水稻，給邊境的百姓帶來了好處。嘉平六年劉靖去世，追贈爲征北將軍，進封爲建成鄉侯，謚號稱景侯。兒子劉熙繼承爵位。

司馬朗

司馬朗，字伯達，河内温人也。九歲，人有道其父字者，朗曰：“慢人親者，不敬其親者也。”客謝之。十二，試經爲童子郎，監試者以其身體壯大，疑朗匿年，劾問。朗曰：“朗之内外，累世長大，朗雖稚弱，無仰高之風，損年以求早成，非志所爲也。”監試者異之。後關東兵起，故冀州刺史李邵家居野王，近山險，欲徙居温。朗謂邵曰：“脣齒之喻，豈唯虞、虢，温與野王即是也；今去彼而居此，是爲避朝亡之期耳。且君，國人之望也，今寇未至而先徙，帶山之縣必駭，是摇動民之心而開奸宄之原也，竊爲郡内憂之。”邵不從。邊山之民果亂，内徙，或爲寇鈔。

司馬朗，字伯達，河内温人。九歲時，有人直接叫他父親的名字，司馬朗説：“輕慢别人父母的人，也就是不尊敬自己父母的人。”這個客人就向他道歉。他十二歲時，通過通經考試成爲童子郎，監考的人因爲司馬朗身體健壯高大，懷疑他隱瞞了年齡，就訊問他。司馬朗説：“我的父族和母族，歷代人都長得個頭高大，我雖然年幼，却没有希望高攀的習性，少報年齡來求得早有成就，這不是我立志所要做的事。”監考的人對他的話感到驚訝。後來關東的軍隊起事，原冀州刺史李邵的家住在野王，靠近山勢險要的地方，他打算遷移居住在温。司馬朗對李邵説：“脣齒相依的比喻，難道衹是指虞國和虢國，温和野王兩地也正是這樣；現在您離開那裏居住到這裏，這衹是躲避早上滅亡的時刻，却保不住晚上滅亡罷了。況且您，是郡國百姓中享有名望的人，現在敵寇還没有到來您就先遷走，依傍山地的各縣百姓必定發生騷亂，這樣做就會動摇民心而成爲引發違法作亂的根源，我私下爲郡内百姓的安危感到擔憂。”李邵不肯聽從他的勸告。沿山一帶的百姓果然發生騷亂，他們向内遷移，有的還進行搶劫。

是時董卓遷天子都長安，卓因留洛陽。朗父防爲治書御史，當徙西，以四方雲擾，乃遣朗將家屬還本縣。或有告朗欲逃亡者，執以詣卓，卓謂朗曰："卿與吾亡兒同歲，幾大相負!"朗因曰："明公以高世之德，遭陽九之會，清除群穢，廣舉賢士，此誠虚心垂慮，將興至治也。威德以隆，功業以著，而兵難日起，州郡鼎沸，郊境之内，民不安業，捐棄居産，流亡藏竄，雖四關設禁，重加刑戮，猶不絶息，此朗之所以於邑也。願明公監觀往事，少加三思，即榮名并於日月，伊、周不足侔也。"卓曰："吾亦悟之，卿言有意!"

這時董卓遷移天子改都長安，董卓仍然留在洛陽。司馬朗的父親司馬防擔任治書御史，應當向西遷移，因爲天下各地紛亂如雲，於是就派司馬朗帶着家屬返回本縣。有人告發司馬朗打算逃跑，把他抓起來送到董卓那裏，董卓對司馬朗說："您和我死去的兒子同歲，怎麼這樣辜負我！"司馬朗於是就說："明公憑藉超出世俗的美德，恰逢天下陷入災難的機會，清除衆多的惡人，廣泛推舉賢能的人才，這確實是您虚心施與思慮，將會出現大治的局面。您的威勢和德行以至於隆盛，功勛和大業以至於顯著，然而戰爭的災難一天天興起，各州郡紛擾不安，郊野四境之内，老百姓不能安居樂業，他們拋棄了住房財産，到處流浪逃竄，雖然四面的關口設卡制止，對逃亡的人加重刑罰懲治，但仍然不能禁絶止息，這就是我之所以憂鬱的原因。希望明公能觀察往事，略加三思，這樣您榮耀的名字就能和日月同輝并存，即使伊尹和周公也不能和您相比。"董卓說："我也明白這些，您說的自己要有心！"

朗知卓必亡，恐見留，即散財物以賂遺卓用事者，求歸鄉里。到謂父老曰："董卓悖逆，爲天下所仇，此忠臣義士奮發之時也。郡與京都境壤相接，洛東有成皋，北界大河，天下興義兵者若未得進，其勢必停於此。此乃四分五裂戰争之地，難以自安，不如及道路尚通，舉宗東到黎陽。黎陽有營兵，趙威孫鄉里舊婚，爲監營謁者，統兵馬，足以爲主。若後有變，徐復觀望未晚也。"父老戀舊，莫有從者，惟同縣趙咨，將家屬俱與朗往焉。後數月，關東諸州郡起兵，衆數十萬，皆集滎陽及河内。諸將不能相一，縱兵鈔掠，民人死者且半。久之，關東兵散，太祖與吕布相持於濮陽，朗乃將家還温。時歲大饑，人相食，朗收恤宗族，教訓諸弟，不爲衰世解業。

司馬朗知道董卓必定敗亡，害怕自己被留下，就分送財物來賄賂董卓手下管事的人，請求返回故鄉。他回到故鄉後對父老們說："董卓犯上作亂，被天下人所仇恨，這正是忠臣義士奮發有爲的時機。本郡和京都境界相接，洛陽東邊有成皋，北面毗連黄河，天下興起義兵的人如果不能前進，這樣的形勢必會使他們停留在這裏。這裏是軍隊四分五裂交戰争奪的地方，很難使自己安居下去，不如趁着道路還可通行，帶着整個宗族向東遷到黎陽。黎陽有軍營，趙威孫過去同家鄉人結爲婚姻，擔任監營謁者，指揮兵馬，足可以做我們的首領。如果以後有變化，慢慢再觀望也不晚。"父老們因留戀故土，没有跟着司馬朗遷走的，衹有同縣人趙咨，帶着家屬一同和司馬朗前往黎陽。幾個月以後，關東各州郡起兵，聚衆幾十萬，他們全都集結在滎陽和河内。將領們不能統一行動，放縱士兵劫掠，老百姓被殺死的近一半。過了好久，關東的軍隊散去，太祖和吕布在濮陽相互對峙，司馬朗纔帶着家人回到温。這一年發生大饑荒，出現了人吃人的現象，司馬

朗收留撫恤宗族裏的人，教育自己的弟弟們，不因爲是衰亂時期就放鬆學業。

年二十二，太祖辟爲司空掾屬，除成皋令，以病去，復爲堂陽長。其治務寬惠，不行鞭杖，而民不犯禁。先時，民有徙充都内者，後縣調當作船，徙民恐其不辦，乃相率私還助之，其見愛如此。遷元城令，入爲丞相主簿。朗以爲天下土崩之勢，由秦滅五等之制，而郡國無蒐狩習戰之備故也。今雖五等未可復行，可令州郡并置兵，外備四夷，内威不軌，於策爲長。又以爲宜復井田。往者以民各有累世之業，難中奪之，是以至今。今承大亂之後，民人分散，土業無主，皆爲公田，宜及此時復之。議雖未施行，然州郡領兵，朗本意也。遷兗州刺史，政化大行，百姓稱之。雖在軍旅，常粗衣惡食，儉以率下。雅好人倫典籍，鄉人李覿等盛得名譽，朗常顯貶下之；後覿等敗，時人服焉。鍾繇、王粲著論云："非聖人不能致太平。"朗以爲"伊、顔之徒雖非聖人，使得數世相承，太平可致"。建安二十二年，與夏侯惇、臧霸等征吴。到居巢，軍士大疫，朗躬巡視，致醫藥。遇疾卒，時年四十七。遺命布衣幅巾，斂以時服，州人追思之。明帝即位，封朗子遺昌武亭侯，邑百户。朗弟孚又以子望繼朗後。遺薨，望子洪嗣。

司馬朗二十二歲時，太祖徵召他擔任司空掾屬，又授官成皋令，他因病離職，後又擔任堂陽長。司馬朗治政務求寬厚仁愛，不用鞭子和棍棒的刑罰，而老百姓也不違犯禁令。在這以前，老百姓有被遷徙充實都城内庫的，後來縣裏被徵調承擔造船，已遷徙的老百姓擔心司馬朗完不成造船，就相繼私下返回幫助他，司馬朗受到老百姓的愛戴就像這樣。司馬朗被調任元城令，又入朝擔任丞相主簿。司馬朗認爲天下造成土崩瓦解的形勢，是由於秦朝廢除了五等爵位的制度，而郡國又没有打獵習武的戰備活動的緣故。現在雖然五等爵位的制度不可能再實行，但可以讓州郡都設置軍隊，對外可以防備四方夷人的侵犯，對内可以威懾違法作亂的人，這在可行的計謀當中算是最好的了。司馬朗又認爲應該恢復井田制。過去因爲老百姓各有世代相傳的産業，很難從中奪過來，因此這種狀况延續到現在。如今承接大亂以後，老百姓離散别處，田産没有了主人，全都成爲公田，應該趁這個時機恢復井田制。他的建議雖然没有施行，然而州郡統領軍隊，正是司馬朗原有的意圖。司馬朗又升任兗州刺史，政事和教化得到廣泛推行，老百姓都稱頌他。司馬朗雖然身在軍中，但經常穿粗布衣服吃粗劣的飯食，他生活儉樸而給下屬作出表率。他十分喜愛品評人物和瀏覽典籍，同鄉的李覿等人享有很高的聲譽，司馬朗却經常公開地貶低他們；後來李覿等人敗亡，當時的人纔對他的見解感到信服。鍾繇、王粲寫文章評論説："不是聖人就不能導致天下太平。"司馬朗認爲"伊尹、顔淵之類的人雖然不是聖人，但假如讓他們能够幾代延續下來，天下的太平也可以到來"。建安二十二年，司馬朗和夏侯惇、臧霸等人征討吴國。到了居巢，士兵中流行瘟疫，司馬朗親自巡視，送去醫藥。因患病司馬朗死去，當時四十七歲。臨終時他要求身穿布衣頭裹幅巾，用平常通行的服飾入殮，兗州的百姓都很思念他。明帝即位，封司馬朗的兒子司馬遺爲昌武亭侯，食邑一百户。司馬

朗的弟弟司馬孚又把兒子司馬望過繼給司馬朗作子嗣。司馬遺去世，司馬望的兒子司馬洪繼承了爵位。

梁習

梁習，字子虞，陳郡柘人也，爲郡綱紀。太祖爲司空，辟召爲漳長，累轉乘氏、海西、下邳令，所在有治名。還爲西曹令史，遷爲屬。并土新附，習以别部司馬領并州刺史。時承高幹荒亂之餘，胡狄在界，張雄跋扈，吏民亡叛，入其部落；兵家擁衆，作爲寇害，更相扇動，往往棊跱。習到官，誘諭招納，皆禮召其豪右，稍稍薦舉，使詣幕府；豪右已盡，乃次發諸丁强以爲義從；又因大軍出征，分請以爲勇力。吏兵已去之後，稍移其家，前後送鄴，凡數萬口；其不從命者，興兵致討，斬首千數，降附者萬計。單于恭順，名王稽顙，部曲服事供職，同於編户。邊境肅清，百姓布野，勤勸農桑，令行禁止。貢達名士，咸顯於世，語在《常林傳》。太祖嘉之，賜爵關内侯，更拜爲真。長老稱咏，以爲自所聞識，刺史未有及習者。建安十八年，州并屬冀州，更拜議郎、西部都督從事，統屬冀州，總故部曲。又使於上黨取大材供鄴宫室。習表置屯田都尉二人，領客六百夫，於道次耕種菽粟，以給人牛之費。後單于入侍，西北無虞，習之績也。文帝踐阼，復置并州，復爲刺史，進封申門亭侯，邑百户；政治常爲天下最。太和二年，徵拜大司農。習在州二十餘年，而居處貧窮，無方面珍物。明帝異之，禮賜甚厚。四年，薨，子施嗣。

梁習，字子虞，陳郡柘人，擔任過郡中主簿。太祖任司空時，徵召他擔任漳長，歷任乘氏、海西、下邳令，在他任職的地方都有善於治政的好名聲。返回後擔任西曹令史，又調任西曹屬。并州剛剛歸附，梁習以别部司馬的身份兼任并州刺史。當時正繼高幹反叛造成兵荒馬亂之後，胡狄在邊境上耀武揚威，驕横跋扈，官吏和百姓紛紛逃亡反叛，加入胡狄的部落；掌握軍隊的人聚集部屬，侵擾殘害百姓，還相互煽動，形成割據對峙的局面。梁習到任後，誘導規勸他們，把他們招集起來，全都以禮召請當地的豪强首領，逐漸推薦任用他們，讓他們到幕府任職；把這些豪强首領全都選用完後，就依次徵發自願跟隨他從軍的壯丁；又趁大軍出征的機會，分别派他們去做軍中的勇士。軍中的官兵全都離開之後，又逐漸遷移他們的家屬，先後送到鄴的，共有數萬人；有不服從命令的，梁習出兵討伐他們，殺了一千多人，投降歸順的數以萬計。單于恭敬順服，名王叩頭請罪，他們的部屬盡心服役供職，如同編入户籍的平民。邊境上安寧平静，老百姓分散在原野上，都在勤奮努力地務農養蠶，有命令立刻行動，有禁令立刻停止。梁習薦舉當地的知名人士，這些人在當世全都聲名顯赫，這些事都記載在《常林傳》中。太祖因此嘉獎梁習，賜爵關内侯，又正式任命他爲并州刺史。當地上了年紀的人都稱贊他，認爲在自己的所見所聞中，當刺史的没有能比得上梁習的。建安十八年，并州合并劃歸冀州，梁習改任議郎、西部都督從事，統屬冀州管轄，仍然掌管原屬自己的軍隊。又派遣他到上黨選取大木料供給鄴修建宫室。梁習上表奏請設置屯田都尉二人，帶領屯田的外鄉人六百名，在道路旁駐下種植糧食，來供給伐運木材的人口糧和牛吃的草料。後來單于入朝侍奉，西北邊境没有憂患，這都是梁習的功績。文帝即皇帝位後，又重新設置并州，梁習

又擔任并州刺史，被進封爲申門亭侯，食邑一百户；他對政事的治理常常是國内最好的。太和二年，徵召任命他做大司農。梁習在并州任官二十多年，可是他的家裏却很貧窮，没有受任一方的長官所會有的珍貴物品。明帝對此感到驚異，因而送給他的禮品賞賜十分豐厚。太和四年，梁習去世，兒子梁施繼承爵位。

初，濟陰王思與習俱爲西曹令史。思因直日白事，失太祖指。太祖大怒，教召主者，將加重辟。時思近出，習代往對，已被收執矣，思乃馳還，自陳己罪，罪應受死。太祖嘆習之不言，思之識分，曰："何意吾軍中有二義士乎?"後同時擢爲刺史，思領豫州。思亦能吏，然苛碎無大體，官至九卿，封列侯。

起初，濟陰人王思和梁習一同擔任西曹令史。王思在值班時彙報公務，不符合太祖的旨意。太祖非常憤怒，下令召來主事的人，要對他處以死刑。當時王思剛剛外出，梁習代替他前往接受訊問，當他被拘捕以後，王思纔快馬趕了回來，他陳述自己的罪過，覺得罪該處死。太祖感嘆梁習不説替自己申辯的話，王思也能意識到自己的職分，他説："我怎麽想不到我的軍隊中還有兩位義士呢?"後來他們兩人同時被提升爲刺史，王思兼任豫州刺史。王思也是個能幹的官吏，然而他辦事苛求細節而不得要領，後來他的官做到九卿，被封爲列侯。

張既

張既，字德容，馮翊高陵人也。年十六，爲郡小吏。後歷右職，舉孝廉，不行。太祖爲司空，辟，未至，舉茂才，除新豐令，治爲三輔第一。袁尚拒太祖於黎陽，遣所置河東太守郭援，并州刺史高幹及匈奴單于取平陽，發使西與關中諸將合從。司隸校尉鍾繇遣既説將軍馬騰等，既爲言利害，騰等從之。騰遣子超將兵萬餘人，與繇會擊幹、援，大破之，斬援首。幹及單于皆降。其後幹復舉并州反。河内張晟衆萬餘人無所屬，寇崤、澠間，河東衛固、弘農張琰各起兵以應之。太祖以既爲議郎，參繇軍事，使西徵諸將馬騰等，皆引兵會擊晟等，破之。斬琰、固首，幹奔荆州。封既武始亭侯。太祖將征荆州，而騰等分據關中。太祖復遣既喻騰等，令釋部曲求還。騰已許之而更猶

張既，字德容，馮翊高陵人。十六歲時，他任郡裏的小吏。以後歷任重要的職位，他又被推舉爲孝廉，但他没有就任。太祖任司空時，徵召他，他没有去，又被推舉爲茂才，授官新豐令，政績在三輔爲第一。袁尚在黎陽抵禦太祖，派遣他所設置的河東太守郭援、并州刺史高幹以及匈奴單于攻取平陽，又派遣使者西去和關中的將領們聯合。司隸校尉鍾繇派張既去游説將軍馬騰等人，張既向他們陳説利害關係，馬騰等人聽從了張既的勸説。馬騰派兒子馬超帶領軍隊一萬多人，同鍾繇會合攻打高幹、郭援，把他們打得大敗，殺了郭援。高幹和匈奴單于都投降了。後來高幹又帶動并州反叛。河内人張晟聚集部屬一萬多人無處歸附，就在崤山、澠水之間劫掠，河東人衛固、弘農人張琰各自起兵來響應他。太祖任命張既爲議郎，參預鍾繇的軍務，派他西去徵召馬騰等將領，讓他們都帶領軍隊前來會合攻打張晟等人，把張晟等人打敗了。殺了張琰、衛固，高幹逃奔荆州。太祖封張既爲武始亭侯。太

豫，既恐爲變，乃移諸縣促儲偫，二千石郊迎。騰不得已，發東。太祖表騰爲衛尉，子超爲將軍，統其衆。後超反，既從太祖破超於華陰，西定關右。以既爲京兆尹，招懷流民，興復縣邑，百姓懷之。魏國既建，爲尚書，出爲雍州刺史。太祖謂既曰："還君本州，可謂衣綉晝行矣。"從征張魯，別從散關入討叛氐，收其麥以給軍食。魯降，既説太祖拔漢中民數萬户以實長安及三輔。其後與曹洪破吴蘭於下辯，又與夏侯淵討宋建，別攻臨洮、狄道，平之。是時，太祖徙民以充河北，隴西、天水、南安民相恐動，擾擾不安。既假三郡人爲將吏者休課，使治屋宅，作水碓，民心遂安。太祖將拔漢中守，恐劉備北取武都氐以逼關中，問既。既曰："可勸使北出就穀以避賊，前至者厚其寵賞，則先者知利，後必慕之。"太祖從其策，乃自到漢中引出諸軍，令既之武都，徙氐五萬餘落出居扶風、天水界。

祖將要征討荆州，而馬騰等人分兵占據關中。太祖又派張既去説服馬騰等人，要他們離開自己的軍隊并要求他們返回。馬騰已經答應了張既但又猶豫起來，張既擔心他變卦，就給各縣遞送文書，催促他們準備好行旅所需的物品，二千石以上的官員都去郊外迎接馬騰。馬騰不得已，衹好向東出發。太祖上表任命馬騰爲衛尉，他的兒子馬超爲將軍，統領馬騰的部屬。後來馬超反叛，張既跟隨太祖在華陰打敗了馬超，又往西平定了關右。太祖任命張既爲京兆尹，招集安撫流亡的百姓，開工修復縣城，老百姓都來歸附他。魏國建立以後，張既擔任尚書，又出任雍州刺史。太祖對張既説："返回您的本州做官，可以説是大白天穿着錦綉的衣服出外行走了。"張既跟隨征討張魯，他單獨帶兵從散關入關討伐叛變的氐人，奪取他們的麥子供給軍糧。張魯投降後，張既勸説太祖遷出漢中的數萬户百姓充實長安和三輔。後來他和曹洪在下辯打敗了吴蘭，又和夏侯淵討伐宋建，他單獨帶兵攻打臨洮、狄道，平定了兩地。這時，太祖遷移百姓充實黄河以北地區，隴西、天水、南安的老百姓都害怕遷移，騷亂不安。張既就給這三郡人中擔任軍官的休假，讓他們整修房屋，建造水碓，老百姓的心於是就安定了下來。太祖將要撤出漢中的守軍，又害怕劉備向北利用武都氐人來進逼關中，就問張既該怎麽辦。張既説："可以勸説氐人，讓他們北上到有糧食的地方以躲避敵人，對先到達的人給予豐厚的賞賜，那麽前面的人知道有好處，後面的人必會羡慕他們。"太祖采納了他的計策，於是親自到漢中撤出各軍，命令張既到武都，遷出氐人的五萬多個居民點，讓他們在扶風、天水境内定居。

是時，武威顔俊、張掖和鸞、酒泉黄華、西平麴演等并舉郡反，自號將軍，更相攻擊。俊遣使送母及子詣太祖爲質，求助。太祖問既，既曰："俊等外假國威，内生傲悖，計定勢足，後即反耳。今方事定蜀，且宜兩存而鬥之，猶卞莊子之刺虎，坐

這時，武威人顔俊、張掖人和鸞、酒泉人黄華、西平人麴演等全都帶動本郡反叛，他們自稱將軍，互相攻擊。顔俊派使者把母親和兒子送到太祖那裏作爲人質，請求援助。太祖問張既該怎麽辦，張既説："顔俊等人在外藉助國家的威勢，在内存着驕横叛逆的欲念，到了計策已定勢力强大，然後就會反叛。現在正進行平定蜀國的事

收其斃也。”太祖曰：“善。”歲餘，鸞遂殺俊，武威王祕又殺鸞。是時不置凉州，自三輔拒西域，皆屬雍州。文帝即王位，初置凉州，以安定太守鄒岐爲刺史。張掖張進執郡守舉兵拒岐，黄華、麴演各逐故太守，舉兵以應之。既進兵爲護羌校尉蘇則聲勢，故則得以有功。既進爵都鄉侯。凉州盧水胡伊健妓妾、治元多等反，河西大擾。帝憂之，曰：“非既莫能安凉州。”乃召鄒岐，以既代之。詔曰：“昔賈復請擊郾賊，光武笑曰：‘執金吾擊郾，吾復何憂？’卿謀略過人，今則其時。以便宜從事，勿復先請。”遣護軍夏侯儒、將軍費曜等繼其後。既至金城，欲渡河，諸將守以爲“兵少道險，未可深入”。既曰：“道雖險，非井陘之隘，夷狄烏合，無左車之計，今武威危急，赴之宜速。”遂渡河。賊七千餘騎逆拒軍於鸇陰口，既揚聲軍由鸇陰，乃潛由且次出至武威。胡以爲神，引還顯美。既已據武威，曜乃至，儒等猶未達。既勞賜將士，欲進軍擊胡。諸將皆曰：“士卒疲倦，虜衆氣鋭，難與争鋒。”既曰：“今軍無見糧，當因敵爲資。若虜見兵合，退依深山，追之則道險窮餓，兵還則出候寇鈔。如此，兵不得解，所謂‘一日縱敵，患在數世’也。”遂前軍顯美。胡騎數千，因大風欲放火燒營，將士皆恐。既夜藏精卒三千人爲伏，使參軍成公英督千餘騎挑戰，敕使陽退。胡果争奔之，因發伏截其後，首尾進擊，大破之，斬首獲生以萬數。帝甚悦，詔曰：“卿逾河歷險，以勞擊逸，以寡勝衆，功過南仲，勤逾吉甫。此勛非但破胡，乃永寧河右，使吾長無西顧之念矣。”徙封西鄉侯，增邑二百，

情，應該暫且讓他們雙方都存在，使他們相互争鬥，就像卞莊子刺殺老虎一樣，我們可以坐着不費力氣地收取他們自相殘殺以至滅亡的利益。”太祖説：“好。”過了一年多，和鸞就殺了顔俊，武威人王祕又殺了和鸞。這時没有設置凉州，從三輔到西域，都隸屬雍州。文帝即魏王位後，開始設置凉州，任命安定太守鄒岐爲刺史。張掖人張進捉住郡守并帶領軍隊抵擋鄒岐，黄華、麴演也各自驅逐了原先的太守，起兵來響應張進。張既帶領軍隊向前推進，爲護羌校尉蘇則製造聲勢，所以蘇則纔能够立功。張既被進封爲都鄉侯。凉州盧水胡人伊健妓妾、治元多等人反叛，河西大亂。皇帝對此感到憂慮，説：“除了張既没有哪個能安定凉州。”於是就召回鄒岐，由張既接替他。下詔説：“往日賈復請求攻打郾，光武帝笑着説：‘執金吾攻打郾，我還憂慮什麽呢？’您的謀略超出常人，現在就是您發揮才幹的時機。遇事可根據實際情况自行處理，不必再事先請示。”又派遣護軍夏侯儒、將軍費曜等人緊跟在張既的後面。張既到達金城後，打算渡過黄河，將領們認爲“我軍兵少而道路艱險，不可深入敵方”。張既説：“道路雖然艱險，但不像井陘的道路那樣狹窄，夷狄都是些烏合之衆，也没有李左車那樣的計謀，現在武威情况危急，應該迅速趕到那裏。”於是就渡過了黄河。敵人七千多騎兵在鸇陰口迎面抵擋張既的軍隊，張既揚言軍隊要從鸇陰經過，却暗地裏經過且次到達武威。胡人認爲是神兵天降，就撤退到顯美。張既占據了武威後，費曜纔趕到，夏侯儒等人還没有到達。張既犒勞賞賜將士，又打算進軍攻打胡人。將領們都説：“士兵疲倦，而敵軍士氣旺盛，很難和他們交戰取勝。”張既説：“現在軍中没有現成的糧食，應該從敵人那裏奪取糧食作爲資用。如果敵人看見我軍集結，撤退依托深山，那麽追趕他們就會面臨着道路險阻，陷入飢餓的困境，我軍後撤，敵人就會出來伺機攻擊劫掠。要是這樣的話，仗就得一直打下去，正所謂‘一天内放走了敵人，禍患就會延續好幾代’。”張既於是就帶領軍隊向前推進到顯美。胡人騎兵幾千

并前四百户。

人，趁着颳大風想放火燒掉張既的營地，將士們都很害怕。張既在夜裏把三千精兵隱蔽起來設下埋伏，派參軍成公英統領一千多騎兵挑動胡人出戰，囑咐他們假裝敗退。胡人果然争着跑來追趕他們，張既於是出動伏兵截斷胡人的後路，前後夾擊，把他們打得大敗，殺死和俘獲的數以萬計。皇帝十分高興，下詔説："您渡過黄河歷盡艱險，用一支疲勞的軍隊攻打閑逸的敵軍，用少量的兵力戰勝了衆多的敵人，功勞超過了南仲，辛苦超過了吉甫。這個功勛不衹是打敗了胡人，而且使河右得到長久的安寧，使我在很長的時間内不再有顧及西方的思慮了。"轉封張既爲西鄉侯，增加食邑二百户，加上以前的共四百户。

酒泉蘇衡反，與羌豪鄰戴及丁令胡萬餘騎攻邊縣。既與夏侯儒擊破之，衡及鄰戴等皆降。遂上疏請與儒治左城，築鄣塞，置烽侯、邸閣以備胡。西羌恐，率衆二萬餘落降。其後西平麴光等殺其郡守，諸將欲擊之，既曰："唯光等造反，郡人未必悉同。若便以軍臨之，吏民羌胡必謂國家不别是非，更使皆相持著，此爲虎傅翼也。光等欲以羌胡爲援，今先使羌胡鈔擊，重其賞募，所虜獲者皆以畀之。外沮其勢，内離其交，必不戰而定。"乃檄告諭諸羌，爲光等所詿誤者原之；能斬賊帥送首者當加封賞。於是光部黨斬送光首，其餘咸安堵如故。

酒泉人蘇衡反叛，他和羌人首領鄰戴以及丁令胡的一萬多騎兵攻打邊境各縣。張既和夏侯儒進攻并打敗了他們，蘇衡和鄰戴等人全都投降了。張既於是上疏請求和夏侯儒修建左城，築起要塞，設置報警的烽火臺和儲存軍糧物資的倉庫，以防備胡人侵擾。西羌感到害怕，帶領兩萬多居民點的人前來投降。後來西平人麴光等人殺死他們的郡守，將領們打算攻打他們，張既説："衹有麴光等人造反，郡中其他的人未必都和他們一樣。如果立刻動用軍隊進逼西平，那裏的官吏百姓、羌人胡人一定會認爲國家不能分清是非，反而使他們和麴光等人結爲一體，這就如同爲老虎插上了翅膀。麴光等人打算利用羌人胡人作爲後援，現在我們就先讓羌人胡人攻打他們，對應招而來的羌人胡人給予重賞，他們俘獲的人口和繳獲的物品全都送給他們。對麴光等人，在外摧毁他們的氣勢，在内離間他們之間的關係，這樣肯定不用打仗就能平定他們。"於是張既用檄書傳告羌人，對受麴光等人牽連的人給予寬恕；能够斬殺賊人主帥并送交首級的人，應該給予封爵和獎賞。因此麴光手下的人殺了麴光并送來他的首級，其餘的人都如同往常一樣安居下來。

既臨二州十餘年，政惠著聞，其所禮辟扶風龐延、天水楊阜、安定胡遵、酒泉龐淯、燉煌張恭、周生

張既治理雍州、凉州十多年，他的政績和恩惠到處傳揚，他以禮徵召的扶風人龐延、天水人楊阜、安定人胡遵、酒泉人龐淯、燉煌人張恭、

烈等，終皆有名位。黄初四年薨。詔曰："昔荀桓子立勛翟土，晋侯賞以千室之邑；馮異輸力漢朝，光武封其二子。故凉州刺史張既，能容民畜衆，使群羌歸土，可謂國之良臣。不幸薨隕，朕甚愍之，其賜小子翁歸爵關内侯。"明帝即位，追謚曰肅侯。子緝嗣。

周生烈等，到最後都有了名望和地位。黄初四年張既去世。詔書説："以前荀桓子在翟土建立功勛，晋侯把千户人家的封地賞賜給他；馮異爲漢朝盡力，光武帝加封他的兩個兒子。原凉州刺史張既，能收容養育百姓，使各羌人部落歸附本土，可以稱得上國家的優秀大臣。他不幸去世，朕深感憐惜，賜給他小兒子張翁歸關内侯的爵位。"明帝即位，追贈謚號稱肅侯。他的兒子張緝繼承爵位。

緝以中書郎稍遷東莞太守。嘉平中，女爲皇后，徵拜光禄大夫，位特進，封妻向爲安城鄉君。緝與中書令李豐同謀，誅。語在《夏侯玄傳》。

張緝由中書郎逐漸升遷爲東莞太守。嘉平年間，張緝的女兒做了皇后，他被徵召擔任光禄大夫，授位特進，妻子向氏被封爲安城鄉君。後來張緝和中書令李豐共同謀反，被殺。這件事記載在《夏侯玄傳》中。

温恢

温恢，字曼基，太原祁人也。父恕，爲涿郡太守，卒。恢年十五，送喪還歸鄉里，内足於財。恢曰："世方亂，安以富爲?"一朝盡散，振施宗族。州里高之，比之郇越。舉孝廉，爲廩丘長，鄢陵、廣川令，彭城、魯相，所在見稱。入爲丞相主簿，出爲揚州刺史。太祖曰："甚欲使卿在親近，顧以爲不如此州事大。故《書》云：'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得無當得蔣濟爲治中邪?"時濟見爲丹楊太守，乃遣濟還州。又語張遼、樂進等曰："揚州刺史曉達軍事，動静與共咨議。"

温恢，字曼基，太原祁人。他的父親温恕，擔任涿郡太守，已死。温恢當時十五歲，護送父親的靈柩返回故鄉，家裏有很多財産。温恢説："世上正動蕩不安，怎麽能求得富有呢?"他在一個早上把家財全都分發出去，賑濟施捨給宗族裏的人。州裏的人因此很敬重他，把他比作郇越。温恢被推舉爲孝廉，擔任過廩丘長，鄢陵、廣川令，彭城、魯相，他在任職的地方都受到人們的稱贊。他入朝任丞相主簿，又出任揚州刺史。太祖説："很想讓您留在我身邊，不過我又覺得在我身邊不如負責這個州的事情大。所以《尚書》説：'輔佐的大臣賢良啊！諸事平安啊！'莫非還該讓蔣濟任治中嗎?"當時蔣濟被任命爲丹楊太守，於是就派遣蔣濟回到州裏。太祖又告訴張遼、樂進等人説："揚州刺史通曉軍事，有情況要和他一同商議。"

建安二十四年，孫權攻合肥，是時諸州皆屯戍。恢謂兖州刺史裴潛曰："此間雖有賊，不足憂，而畏征南方有變。今水生而子孝縣軍，無有遠備。關羽驍鋭，乘利而進，必將爲患。"於是有樊城之事。詔書召潛及豫州刺史吕貢等，潛等緩之。恢密語潛曰："此必襄陽之急欲赴之也。所

建安二十四年，孫權攻打合肥，這時各州都派兵駐守。温恢對兖州刺史裴潛説："這一帶雖有賊人，但不值得憂慮，怕的是征討南方有變故。現在洪水暴漲而曹子孝孤軍深入，没有作長遠的防備。關羽勇猛强悍，乘勝前進，必將會成爲禍患。"於是就有了樊城的戰事。詔書徵召裴潛和豫州刺史吕貢等人，裴潛等人拖延出發的時間。温恢悄悄告訴裴潛説："這一定是襄陽形勢

以不爲急會者，不欲驚動遠衆。一二日必有密書促卿進道，張遼等又將被召。遼等素知王意，後召前至，卿受其責矣。"潛受其言，置輜重，更爲輕裝速發，果被促令。遼等尋各見召，如恢所策。

危急而想要你們趕到那裏去。没有要求你們緊急會集的原因，是不想驚動遠處的百姓。一兩天内肯定會有密信催促您上路，張遼等人又將被徵召。張遼等人向來瞭解魏王的意圖，他要是後被徵召而在您前面到達，您就要受到魏王的責罰了。"裴潛接受了温恢的意見，擱下輜重物資，改换輕裝迅速出發，果然接到催促的命令。張遼等人不久也各自被徵召，如同温恢所預料的那樣。

文帝踐阼，以恢爲侍中，出爲魏郡太守。數年，遷凉州刺史，持節領護羌校尉。道病卒，時年四十五。詔曰："恢有柱石之質，服事先帝，功勤明著。及爲朕執事，忠於王室，故授之以萬里之任，任之以一方之事。如何不遂？吾甚愍之！"賜恢子生爵關内侯。生早卒，爵絶。

文帝登上皇位後，任命温恢爲侍中，又出任魏郡太守。幾年後，升任凉州刺史，持節兼任護羌校尉。在赴任途中患病而死，當時四十五歲。文帝下詔説："温恢有擔負國家重任的資質，他事奉先帝，功勞勤苦卓著。到爲朕擔負職責時，忠於王室，所以把萬里之外的重任交給他，讓他擔負一方的政事。爲什麽就不能如意呢？我爲此深感痛惜！"賜給温恢的兒子温生關内侯的爵位。温生很早去世，爵位無人繼承。

恢卒後，汝南孟建爲凉州刺史，有治名，官至征東將軍。

温恢去世後，汝南人孟建擔任凉州刺史，有善於治理的好名聲，官做到征東將軍。

賈逵

賈逵，字梁道，河東襄陵人也。自爲兒童，戲弄常設部伍，祖父習異之，曰："汝大必爲將率。"口授兵法數萬言。初爲郡吏，守絳邑長。郭援之攻河東，所經城邑皆下，逵堅守，援攻之不拔，乃召單于并軍急攻之。城將潰，絳父老與援要，不害逵。絳人既潰，援聞逵名，欲使爲將，以兵劫之，逵不動。左右引逵使叩頭，逵叱之曰："安有國家長吏爲賊叩頭！"援怒，將斬之。絳吏民聞將殺逵，皆乘城呼曰："負要殺我賢君，寧俱死耳！"左右義逵，多爲請，遂得免。初，逵過皮氏，曰："争地先據者勝。"及圍急，知不免，乃使人間行送印綬歸郡，且曰"急據皮氏"。援既并絳衆，將進兵。逵恐其先得皮氏；乃以他計疑援謀人祝奥，援由是

賈逵，字梁道，河東襄陵人。從他還是個孩子起，做游戲時就經常設置軍隊打仗，他的祖父賈習認爲他不尋常，説："你長大了一定會成爲將帥。"賈習向賈逵口頭傳授了數萬字的兵法。開始賈逵擔任郡裏的小吏，後又代理絳邑長。郭援攻打河東時，他所經過的城鎮都被攻破，賈逵堅守絳邑，郭援攻打而不能攻下，於是就召來單于會合兩軍猛烈攻城。城將被攻破時，絳邑的父老和郭援約定，不得殺害賈逵。絳邑的人潰敗後，郭援得知賈逵的名聲，打算讓他做自己的將領，用武器威脅他，賈逵却不肯動摇。郭援手下的人硬拉着賈逵要他給郭援磕頭，賈逵喝斥他們説："哪裏有國家的縣官向賊人磕頭的！"郭援發怒，要殺掉賈逵。絳邑的官吏百姓聽説要殺賈逵，都登上城墻呼喊説："要是違背約定殺死我們賢良的官長，我們寧可一同去死！"郭援手下的人認爲賈逵有節操，很多人來替賈逵求情，於是他得以免死。當初，賈逵路過皮氏，説："争

留七日。郡從逵言，故得無敗。

奪地方能先占據這裏的人就會獲勝。”到賈逵被圍困而情况緊急時，他知道自己不能脱身，就派人抄小路把印綬送回郡裏，并且傳話説：“趕快占據皮氏。”郭援兼并了絳邑的軍隊以後，將要帶兵向前推進。賈逵擔心他先占了皮氏，就用别的計策迷惑郭援的謀士祝奥，郭援因此停留了七天。郡裏聽從了賈逵的話，因此没有失敗。

後舉茂才，除澠池令。高幹之反，張琰將舉兵以應之。逵不知其謀，往見琰。聞變起，欲還，恐見執，乃爲琰畫計，如與同謀者，琰信之。時縣寄治蠡城，城塹不固，逵從琰求兵修城。諸欲爲亂者皆不隱其謀，故逵得盡誅之。遂修城拒琰。琰敗，逵以喪祖父去官，司徒辟爲掾，以議郎參司隸軍事。太祖征馬超，至弘農，曰“此西道之要”，以逵領弘農太守。召見計事，大悦之，謂左右曰：“使天下二千石悉如賈逵，吾何憂?”其後發兵，逵疑屯田都尉藏亡民。都尉自以不屬郡，言語不順。逵怒，收之，數以罪，撾折脚，坐免。然太祖心善逵，以爲丞相主簿。太祖征劉備，先遣逵至斜谷觀形勢。道逢水衡，載囚人數十車，逵以軍事急，輒竟重者一人，皆放其餘。太祖善之，拜諫議大夫，與夏侯尚并掌軍計。太祖崩洛陽，逵典喪事。時鄢陵侯彰行越騎將軍，從長安來赴，問逵先王璽綬所在。逵正色曰：“太子在鄴，國有儲副。先王璽綬，非君侯所宜問也。”遂奉梓宫還鄴。

後來賈逵被推舉爲茂才，授任澠池令。高幹反叛時，張琰將要起兵響應他。賈逵不知道張琰的陰謀，前往會見張琰。聽説變亂發生，他想要返回，又擔心被扣留，於是就爲張琰出謀劃策，好像是和張琰同謀的人，張琰就相信了他。當時澠池的官署臨時設在蠡城。城墻壕溝都不堅固，賈逵跟着張琰求助軍隊修固城池。那些想作亂的人對賈逵都不隱瞞自己的陰謀，所以賈逵把他們全都殺了。於是賈逵修固城池抵抗張琰。張琰敗亡後，賈逵因祖父去世而離職，後來司徒徵召他擔任掾屬，以議郎的身份參預司隸的軍務。太祖征討馬超，來到了弘農，説“這裏是西去道路的要衝”，任命賈逵兼任弘農太守。太祖召見賈逵商議事情，非常喜歡他，對左右的人説：“假如天下二千石的官員都像賈逵那樣，我還憂慮什麽呢?”後來出兵時，賈逵懷疑屯田都尉隱藏了逃亡的百姓。都尉認爲自己不屬郡裏管轄，説話很不恭順。賈逵發怒，拘捕了屯田都尉，一一列舉他的罪過，打斷了他的腿，賈逵因坐罪免官。然而太祖内心裏對賈逵有好感，又任命他擔任丞相主簿。太祖征討劉備，先派賈逵到斜谷去觀察地形。路上他遇到了主管水軍舟船器械的官員水衡，押解着數十輛載着犯人的車，賈逵認爲軍務緊急，就僅留下追究一個罪重的犯人，其餘的人全都放掉了。太祖認爲他做得對，任命他做諫議大夫，和夏侯尚一同掌管軍中的謀劃。太祖在洛陽去世，賈逵主持料理喪事。當時鄢陵侯曹彰代理越騎將軍，從長安趕來奔喪，向賈逵詢問先王的印綬在什麽地方。賈逵神色嚴厲地説：“太子正在鄴城，國家有王位的繼承人。先王的印綬，不是您應該問的東西。”於是賈逵奉送太祖的靈柩回到鄴城。

文帝即王位，以鄴縣户數萬在都下，多不法，乃以逵爲鄴令。月餘，遷魏郡太守。大軍出征，復爲丞相主簿祭酒。逵嘗坐人爲罪，王曰："叔向猶十世宥之，況逵功德親在其身乎?"從至黎陽，津渡者亂行，逵斬之，乃整。至譙，以逵爲豫州刺史。是時天下初復，州郡多不攝。逵曰："州本以御史出監諸郡，以六條詔書察長吏二千石已下，故其狀皆言嚴能鷹揚有督察之才，不言安静寬仁有愷悌之德也。今長吏慢法，盗賊公行，州知而不糾，天下復何取正乎?"兵曹從事受前刺史假，逵到官數月，乃還；考竟其二千石以下阿縱不如法者，皆舉奏免之。帝曰："逵真刺史矣。"布告天下，當以豫州爲法。賜爵關内侯。

文帝登上王位以後，因爲鄴縣數萬户人家在京城，有很多人不守法度，就任命賈逵做鄴令。一個多月後，升任魏郡太守。大軍出征時，又擔任丞相主簿祭酒。賈逵曾經受到别人牽連而獲罪，魏王説："叔向尚且傳到十代子孫還能赦免他們的罪過，何況賈逵的功勞和德行就在他自己身上呢?"賈逵跟隨他到黎陽，渡口上渡河的人亂哄哄地搶着上船，賈逵殺了這些人，渡河纔有了秩序。到達譙後，任命賈逵做豫州刺史。這時天下剛剛安寧，州郡大多不聽管束。賈逵説："一州的長官本是用御史出來監察各郡的，按照六條詔書考察二千石以下的官員，因此説起他們的行爲應該是嚴厲幹練如老鷹揚翅一様威武，有督察的才能，而不是安詳平静寬厚仁愛，有和藹可親的德行。現在官吏輕視法度，盗賊公然横行，州裏知道却不督察，天下又怎麽能獲得正氣呢?"兵曹從事得到前任刺史批准休假，但到賈逵上任幾個月以後，他纔回來；賈逵訊問窮究那些偏袒放縱不守法度的官吏，然後上奏把他們全都罷免。文帝説："賈逵真正是個刺史啊。"於是傳告天下，應當以豫州爲效法的榜樣。賜予賈逵關内侯的爵位。

州南與吴接，逵明斥候，繕甲兵，爲守戰之備，賊不敢犯。外修軍旅，内治民事，遏鄢、汝，造新陂，又斷山溜長谿水，造小弋陽陂，又通運渠二百餘里，所謂賈侯渠者也。黄初中，與諸將并征吴，破吕範於洞浦，進封陽里亭侯，加建威將軍。明帝即位，增邑二百户，并前四百户。時孫權在東關，當豫州南，去江四百餘里。每出兵爲寇，輒西從江夏，東從盧江。國家征伐，亦由淮、沔。是時州軍在項，汝南、弋陽諸郡，守境而已。權無北方之虞，東西有急，并軍相救，故常少敗。逵以爲宜開直道臨江，若權自守，則二方無救；若二方無救，則東關可取。乃移屯潦口，陳攻取之計，帝善之。

豫州南邊和吴國接壤，賈逵公開派出哨兵，修整武器，做好防守作戰的準備，賊人不敢來犯。賈逵對外整頓軍隊，對内治理民事，截斷鄢水、汝水，修造新的蓄水塘，又攔住山上的泉流和長長的溪溝裏的水，建起小弋陽陂，還開通用作運輸的河渠二百多里，這就是人們所説的賈侯渠。黄初年間，賈逵和將領們一起征討吴國，在洞浦打敗了吕範，被進封爲陽里亭侯，加授建威將軍。明帝即位後，給他增加食邑二百户，加上以前的共四百户。當時孫權在東關，正對着豫州南面，距離長江四百多里。他每次出兵侵擾，總是西面從江夏打過來，東面從盧江打過來，國家征討吴國，也由淮水、沔水出發。這時豫州的軍隊駐扎在項，汝南、弋陽各郡，祇是防守自己的邊境罷了。孫權没有來自北方的憂患，東西兩面有緊急情况，祇須會合軍隊救援，所以平常很少失敗。賈逵認爲應該開通一條直道到達長江岸

邊，如果孫權自己防守，那麽東西兩方的吴軍就不能救援；如果東西兩方的吴軍不能救援，那麽東關就可以占領。賈逵於是把軍隊轉移到潦口駐扎，向明帝陳述攻取東關的計策，明帝認爲他説得對。

吴將張嬰、王崇率衆降。太和二年，帝使逵督前將軍滿寵、東莞太守胡質等四軍，從西陽直向東關，曹休從皖，司馬宣王從江陵。逵至五將山，休更表賊有請降者，求深入應之。詔宣王駐軍，逵東與休合進。逵度賊無東關之備，必并軍於皖；休深入與賊戰，必敗。乃部署諸將，水陸并進，行二百里，得生賊，言休戰敗，權遣兵斷夾石。諸將不知所出，或欲待後軍。逵曰："休兵敗於外，路絶於内，進不能戰，退不得還，安危之機，不及終日。賊以軍無後繼，故至此；今疾進，出其不意，此所謂先人以奪其心也，賊見吾兵必走。若待後軍，賊已斷險，兵雖多何益!"乃兼道進軍，多設旗鼓爲疑兵，賊見逵軍，遂退。逵據夾石，以兵糧給休，休軍乃振。初，逵與休不善。黄初中，文帝欲假逵節，休曰："逵性剛，素侮易諸將，不可爲督。"帝乃止。及夾石之敗，微逵，休軍幾無救也。

吴國將領張嬰、王崇帶領部屬投降。太和二年，明帝派遣賈逵統領前將軍滿寵、東莞太守胡質等四支軍隊，從西陽直接殺向東關，曹休從皖出兵，司馬宣王從江陵出兵。賈逵到達五將山，曹休又上表説賊人有請求投降的，請求深入敵方接應他們。詔書命令司馬宣王的軍隊停下來，賈逵向東和曹休會合一道前進。賈逵估計賊人對東關不設防備，肯定把軍隊集中到皖；曹休深入和賊人交戰，一定會失敗。他於是部署將領們，從水陸兩路同時前進，走了二百里，活捉到賊人，説曹休已經戰敗，孫權派軍隊切斷了夾石。將領們不知該怎麽辦，有的打算等待後續部隊上來。賈逵説："在外曹休的軍隊已被打敗，在内道路已被切斷，我們前進不能作戰，後退不能返回，安危的關鍵，就在於今天了。賊人以爲我軍没有後續部隊，所以纔造成這樣的境况；現在我們迅速前進，出其不意，這就是所説的搶在别人前面以摧毁他們的鋭氣，賊人看見我軍一定會逃走。如果等待後續部隊，賊人已經切斷了險要地帶，軍隊雖然多，又有什麽用處！"於是就加速進軍，設置很多旗鼓作爲疑兵來迷惑吴軍，賊人看到賈逵的軍隊，就撤退了。賈逵占領了夾石，把軍糧供給曹休，曹休的軍隊纔振作起來。起初，賈逵和曹休不和。黄初年間，文帝打算授給賈逵符節，曹休説："賈逵性情剛烈，向來侮辱輕蔑將領們，不能讓他統領軍隊。"文帝就此罷休。到曹休軍隊在夾石戰敗時，如果没有賈逵，曹休的軍隊幾乎就無法營救出來了。

會病篤，謂左右曰："受國厚恩，恨不斬孫權以下見先帝。喪事一不得有所修作。"薨，謚曰肅侯。子充嗣。豫州吏民追思之，爲刻石立祠。青龍中，帝東征，乘輦入逵祠，詔曰："昨過項，見賈逵碑像，念之愴然。

恰逢賈逵病重，他對左右的人説："我蒙受國家的大恩，衹遺憾不能殺了孫權再去地下見先帝。我的喪事一律不得大肆操辦。"賈逵去世，謚號稱肅侯。兒子賈充繼承爵位。豫州的官吏和百姓思念他，爲他鎸刻石碑建立祠堂。青龍年間，皇帝向東征討時，乘車進入賈逵的祠堂，下

古人有言，患名之不立，不患年之不長。逵存有忠勳，没而見思，可謂死而不朽者矣。其布告天下，以勸將來。”充，咸熙中爲中護軍。

詔説：“昨天路過項，看到賈逵的石碑石像，思念他而深感悲傷。古人有這樣的話，衹怕名聲不能樹立，不怕年齡不能長壽。賈逵活着有忠於王室的功勛，死後被人們思念，可以稱得上是死而不朽的人了。現在宣告天下，以勉勵將來的人。”賈充，咸熙年間擔任中護軍。

評曰：自漢季以來，刺史總統諸郡，賦政于外，非若曩時司察之而已。太祖創基，迄終魏業，此皆其流稱譽有名實者也。咸精達事機，威恩兼著，故能肅齊萬里，見述于後也。

評曰：自從漢朝末年以來，刺史統管各郡，除原有職責之外還要管理賦税和政事，不像以前衹是負責監察所屬郡縣罷了。太祖創立基業，直到最終實現魏國的大業，這全都靠的是那些美名流傳、有名有實的人才。他們都精通處理政務的時機，威恩兼施，所以能够安定整治天下，被後人所稱道。

三國志卷十六

魏志十六

任峻　蘇則　杜畿　鄭渾　倉慈

任峻

任峻，字伯達，河南中牟人也。漢末擾亂，關東皆震。中牟令楊原愁恐，欲棄官走。峻説原曰："董卓首亂，天下莫不側目，然而未有先發者，非無其心也，勢未敢耳。明府若能唱之，必有和者。"原曰："爲之奈何？"峻曰："今關東有十餘縣，能勝兵者不減萬人，若權行河南尹事，總而用之，無不濟矣。"原從其計，以峻爲主簿。峻乃爲原表行尹事，使諸縣堅守，遂發兵。會太祖起關東，入中牟界，衆不知所從，峻獨與同郡張奮議，舉郡以歸太祖。峻又別收宗族及賓客家兵數百人，願從太祖。太祖大悦，表峻爲騎都尉，妻以從妹，甚見親信。太祖每征伐，峻常居守以給軍。是時歲飢旱，軍食不足，羽林監潁川棗祗建置屯田，太祖以峻爲典農中郎將，募百姓屯田於許下，得穀百萬斛，郡國列置田官，數年中，所在積粟，倉廩皆滿。官渡之戰，太祖使峻典軍器糧運。賊數寇鈔絶糧道，乃使千乘爲一部，十道方行，爲複陳以營衛之，賊不敢近。軍國之饒，起於棗祗而成於峻。太祖以峻功高，乃表封爲都亭侯，邑三百户，遷長水校尉。

任峻，字伯達，河南中牟人。漢朝末年天下紛亂不安，關東地區都感到震驚。中牟令楊原憂愁恐懼，想放棄官職逃跑。任峻勸楊原説："董卓首先發起叛亂，天下人没有不仇視他的，然而没有誰首先發難討伐他，這并不是大家没有這樣的願望，而是因形勢所迫不敢去做罷了。明府您如果能對此帶個頭，一定會有響應的人。"楊原説："這事該怎麽辦呢？"任峻説："現在關東地區有十多個縣，能勝任當兵的人不下一萬人，如果您能暫且代理河南尹的職務，把能招募的人聚集起來使用，就没有不能成功的。"楊原聽從了他的計策，任命任峻做主簿。任峻於是爲楊原上表奏請代行河南尹的職事，讓所屬各縣堅守，於是就起兵討伐董卓。恰逢太祖在關東起事，他的軍隊已進入中牟境内，楊原的部屬不知跟從誰纔好，任峻獨自和同郡人張奮商議，要帶動全郡歸附太祖。任峻又另外招集同宗族的人以及賓客、家丁數百人，願意跟隨太祖。太祖十分高興，上表任命任峻做騎都尉，并把堂妹嫁給任峻，任峻頗得親近和信任。太祖每次出兵征伐，任峻常常留守負責供給軍需物資。那年因天旱年成不好發生饑荒，軍中糧食不足，羽林監潁川人棗祗建議設置屯田，太祖任命任峻做典農中郎將，招募百姓在許附近屯田，收穫糧食一百萬斛，於是各郡國都配置了主管屯田的官員，數年之内，凡有屯田的地方到處都堆積着糧食，倉庫全都裝滿了。在官渡之戰中，太祖派任峻主管軍

械器物和糧食運輸。賊人多次搶劫糧食并截斷曹軍的糧道，任峻於是把每一千輛糧車合爲一隊，排成十路并進的方陣，又設置雙重的軍陣保護運糧隊，賊人再也不敢接近了。曹軍和國家的豐富物資，是由棗祗開始經營，又由任峻最終實現的。太祖因爲任峻功勞很大，於是上表封他爲都亭侯，食邑三百户，升任長水校尉。

峻寬厚有度而見事理，每有所陳，太祖多善之。於饑荒之際，收恤朋友孤遺，中外貧宗，周急繼乏，信義見稱。建安九年薨，太祖流涕者久之。子先嗣。先薨，無子，國除。文帝追録功臣，謚峻曰成侯。復以峻中子覽爲關内侯。

任峻爲人寬厚有器度而又明達事理，他每次有什麼建議，太祖大多認爲很好。在遭受饑荒的時候，他收養朋友的遺孤，對其中表親和貧窮的同宗族人，他周濟急難資助困乏，以誠信仁義受人稱贊。建安九年任峻去世，太祖爲他悲痛流淚了好久。他的兒子任先繼承爵位。任先去世，因他没有兒子，爵位和食邑被撤銷。文帝追記功臣，贈給任峻的謚號爲成侯。又封任峻的二兒子任覽爲關内侯。

蘇則

蘇則，字文師，扶風武功人也。少以學行聞，舉孝廉茂才，辟公府，皆不就。起家爲酒泉太守，轉安定、武都，所在有威名。太祖征張魯，過其郡，見則悦之，使爲軍導。魯破，則綏定下辯諸氐，通河西道，徙爲金城太守。是時喪亂之後，吏民流散飢窮，户口損耗，則撫循之甚謹。外招懷羌胡，得其牛羊，以養貧老。與民分糧而食，旬月之間，流民皆歸，得數千家。乃明爲禁令，有干犯者輒戮，其從教者必賞。親自教民耕種，其歲大豐收，由是歸附者日多。李越以隴西反，則率羌胡圍越，越即請服。太祖崩，西平麴演叛，稱護羌校尉。則勒兵討之。演恐，乞降。文帝以其功，加則護羌校尉，賜爵關内侯。

蘇則，字文師，扶風武功人。年輕時以學識品行出名，被推舉爲孝廉和茂才，公府也徵召他，但都没有赴任。後來他應召離家擔任酒泉太守，又轉任安定、武都太守，在任職的地方都有治政嚴厲的名聲。太祖征討張魯，路過蘇則管轄的郡，見到蘇則後很喜歡他，讓他擔任軍中的嚮導。張魯被打敗後，蘇則安撫平定下辯各氐人部落，開通河西的道路，又轉任金城太守。這時正逢禍亂之後，官吏百姓流離失散而且面臨飢餓和窮困，户口減少很多，蘇則十分勤謹地撫慰他們。他向外招引安撫羌人胡人，得到他們的牛羊，用來供養貧窮和年老的人。有了糧食他和老百姓分着吃，一個月後，流亡在外的老百姓都回來了，得到數千家的人口。蘇則於是公開發布禁令，有違犯的人就處死，那些順從教化的人必定給予獎賞。他親自教老百姓耕田種地，這一年獲得大豐收，因此歸附他的人一天天增多。李越在隴西反叛，蘇則帶領羌人胡人圍攻李越，李越隨即請求投降。太祖去世，西平人麴演反叛，自稱護羌校尉。蘇則帶領軍隊討伐他。麴演很害怕，乞求投降。文帝因爲他的功勞，加授蘇則護羌校尉，賜給他關内侯的爵位。

後演復結旁郡爲亂，張掖張進執太守杜通，酒泉黄華不受太守辛機，進、華皆自稱太守以應之。又武威三種胡并寇鈔，道路斷絶。武威太守毌丘興告急於則。時雍、凉諸豪皆驅略羌胡以從進等，郡人咸以爲進不可當。又將軍郝昭、魏平先是各屯守金城，亦受詔不得西度。則乃見郡中大吏及昭等與羌豪帥謀曰："今賊雖盛，然皆新合，或有脅從，未必同心；因釁擊之，善惡必離，離而歸我，我增而彼損矣。既獲益衆之實，且有倍氣之勢，率以進討，破之必矣。若待大軍，曠日持久，善人無歸，必合於惡，善惡既合，勢難卒離。雖有詔命，違而合權，專之可也。"於是昭等從之，乃發兵救武威，降其三種胡，與興擊進於張掖。演聞之，將步騎三千迎則，辭來助軍，而實欲爲變。則誘與相見，因斬之，出以徇軍，其黨皆散走。則遂與諸軍圍張掖，破之，斬進及其支黨，衆皆降。演軍敗，華懼，出所執乞降，河西平。乃還金城。進封都亭侯，邑三百户。

後來麴演又勾結鄰郡的人作亂，張掖人張進抓住了太守杜通，酒泉人黄華拒絶接受前來赴任的太守辛機，張進和黄華都自稱太守來響應麴演。又有武威的三支胡人一同起來攻掠搶劫，使道路斷絶不通。武威太守毌丘興向蘇則告急。當時雍州、凉州各豪强都驅趕掠奪羌人胡人，來追隨張進等人反叛，郡裏的人都認爲張進勢大而不可抵擋。加上將軍郝昭、魏平在這之前各自駐守金城，他們也接到詔令不得西去救援。蘇則於是召見郡中主要官吏以及郝昭等人和羌人主帥謀劃說："現在賊人勢大，然而他們剛剛糾合起來，有的人是被脅迫纔跟着他們的，未必齊心；我們要利用他們之間的不和攻打他們，這樣他們當中的善人和惡人必定分裂，分裂後就會有人歸附到我們這邊來，我們的力量增强了，他們的力量就削弱了。我們既得到增加兵員的效果，又有士氣倍增的威勢，率領這樣的軍隊去進攻討伐他們，打敗他們就是必然的了。如果等待大軍，曠日持久地拖下去，他們當中的善人無處投奔，必然會和惡人融合，善人和惡人相融合後，勢必很難最終把他們分離開來。雖然有詔書命令不得西去救援，但如果違背它而又合乎權宜應急的話，那麽我們這次專斷行事還是可以的。"因此郝昭等人聽從了他的意見，就出兵去救援武威，使那裏的三支胡人投降，又和毌丘興一同去張掖攻打張進。麴演聽到這個消息，帶領三千步兵騎兵前來迎接蘇則，說是來援助蘇則的軍隊，實際上是想引起嘩變。蘇則誘引麴演和他相見，乘機殺了麴演，拿出他的首級在軍中示衆，麴演的黨羽全都逃散了。蘇則於是和各軍圍攻張掖，攻下了它，殺了張進及其黨羽，他的部屬全都投降。麴演叛軍的敗亡，使黄華非常害怕，便放出他所扣留的太守辛機來乞求投降，河西平定。蘇則於是返回金城。他被進封爲都亭侯，食邑三百户。

徵拜侍中，與董昭同寮。昭嘗枕則膝卧，則推下之，曰："蘇則之膝，非佞人之枕也。"初，則及臨菑侯植聞魏氏代漢，皆發服悲哭，文帝聞植如此，而不聞則也。帝在洛陽，嘗從

後來徵召蘇則并任命他爲侍中，和董昭在同官署做官。董昭曾經頭枕在蘇則的膝上躺着，蘇則把他的頭推下去，說："我蘇則的膝蓋，不是巧言諂媚的人的枕頭。"當初，蘇則和臨菑侯曹植聽說魏氏要取代漢朝，都拿出喪服穿上而悲傷

容言曰："吾應天而禪，而聞有哭者，何也?"則謂爲見問，鬚髯悉張，欲正論以對，侍中傅巽掐則曰："不謂卿也。"於是乃止。文帝問則曰："前破酒泉、張掖，西域通使，燉煌獻徑寸大珠，可復求市益得不?"則對曰："若陛下化洽中國，德流沙漠，即不求自至；求而得之，不足貴也。"帝默然。後則從行獵，槎桎拔，失鹿，帝大怒，踞胡床拔刀，悉收督吏，將斬之。則稽首曰："臣聞古之聖王不以禽獸害人，今陛下方隆唐堯之化，而以獵戲多殺群吏，愚臣以爲不可。敢以死請!"帝曰："卿，直臣也。"遂皆赦之。然以此見憚。黄初四年，左遷東平相。未至，道病薨，謚曰剛侯。子怡嗣。怡薨，無子，弟愉襲封。愉，咸熙中爲尚書。

地哭泣，文帝聽説曹植這樣做，没有聽説蘇則也這樣。文帝在洛陽，曾經神情安詳地問道："我承應天意禪代帝位，却聽説有人爲此哭泣，這是爲什麽呢?"蘇則認爲被問的正是自己，氣得鬍鬚都竪了起來，剛打算用維護正統的觀點回答，侍中傅巽用手掐了蘇則一下説："不是説您。"於是蘇則就没有吭聲。文帝問蘇則説："前些日子攻克了酒泉、張掖，西域有使者往來，燉煌獻來直徑一寸的大珍珠，可以再去集市上搜求更多的嗎?"蘇則回答説："如果陛下能做到教化遍徹中國，仁德流布沙漠，即便不去搜求，大珍珠也會自己送上來；要是搜求而得到它，就不算珍貴了。"文帝聽後默不作聲。後來蘇則跟隨文帝打獵，攔截獵物的木欄被拔出來而開了一個口子，鹿乘機跑掉了，文帝非常憤怒，坐在胡床上拔出刀來，把主管圍獵的官員全都抓起來，將要殺掉他們。蘇則向文帝稽首行禮，説："臣聽説古代聖明的君王不因爲禽獸而傷害人，現在陛下正要隆興唐堯的教化，可是却因打獵游樂而殺掉這麽多的官員，愚臣認爲不可這樣做。我斗膽以死向您請求!"文帝説："卿，可真是個敢於直言進諫的臣子啊!"於是全都赦免了那些官員。然而蘇則也因此受到文帝的忌憚。黄初四年，蘇則被降職爲東平相。還没到任，就在半路上生病去世。贈予謚號稱剛侯。兒子蘇怡繼承爵位。蘇怡去世，没有兒子，他的弟弟蘇愉承襲了爵位。蘇愉，咸熙年間擔任尚書。

杜畿

杜畿，字伯侯，京兆杜陵人也。少孤，繼母苦之，以孝聞。年二十，爲郡功曹，守鄭縣令。縣囚繫數百人，畿親臨獄，裁其輕重，盡决遣之，雖未悉當，郡中奇其年少而有大意也。舉孝廉，除漢中府丞。會天下亂，遂棄官客荆州，建安中乃還。荀彧進之太祖，太祖以畿爲司空司直，遷護羌校尉，使持節，領西平太守。

杜畿，字伯侯，京兆杜陵人。少年時父親去世，繼母使他吃了很多苦，但他却以孝順聞名。二十歲時，擔任郡裏的功曹，代理鄭縣令。縣裏關押着數百人，杜畿親臨監獄，裁定他們犯罪的輕重，全部判决釋放他們，這樣做雖然不一定全都妥當，但郡裏的人因他年紀雖小却有大志而感到他非同尋常。後來他被推舉爲孝廉，任命爲漢中府丞。恰逢天下大亂，於是就放棄官職客居在荆州，直到建安年間纔回到故鄉。荀彧把他推薦給太祖，太祖任命他做司空司直，又升任護羌校尉，讓他持節，兼任西平太守。

太祖既定河北，而高幹舉并州反。時河東太守王邑被徵，河東人衛固、范先外以請邑爲名，而內實與幹通謀。太祖謂荀彧曰："關西諸將，恃險與馬，征必爲亂。張晟寇殽、澠間，南通劉表，固等因之，吾恐其爲害深。河東被山帶河，四鄰多變，當今天下之要地也。君爲我舉蕭何、寇恂以鎮之。"彧曰："杜畿其人也。"於是追拜畿爲河東太守。固等使兵數千人絕陜津，畿至不得渡。太祖遣夏侯惇討之，未至。或謂畿曰："宜須大兵。"畿曰："河東有三萬户，非皆欲爲亂也。今兵迫之急，欲爲善者無主，必懼而聽於固。固等勢專，必以死戰。討之不勝，四鄰應之，天下之變未息也；討之而勝，是殘一郡之民也。且固等未顯絕王命，外以請故君爲名，必不害新君。吾單車直往，出其不意。固爲人多計而無斷，必僞受吾。吾得居郡一月，以計縻之，足矣。"遂詭道從郖津度。范先欲殺畿以威衆，且觀畿去就，於門下斬殺主簿已下三十餘人，畿舉動自若。於是固曰："殺之無損，徒有惡名；且制之在我。"遂奉之。畿謂衛固、范先曰："衛、范，河東之望也，吾仰成而已。然君臣有定義，成敗同之，大事當共平議。"以固爲都督，行丞事，領功曹；將校吏兵三千餘人，皆范先督之。固等喜，雖陽事畿，不以爲意。固欲大發兵，畿患之，説固曰："夫欲爲非常之事，不可動衆心。今大發兵，衆必擾，不如徐以貲募兵。"固以爲然，從之，遂爲貲調發，數十日乃定，諸將貪多應募而少遣兵。又入喻固等曰："人情顧家，諸將掾吏，可分遣休息，急緩召之不難。"固等惡逆衆心，又從之。於是善人在外，

太祖平定黄河以北後，而高幹帶動并州反叛。當時河東太守王邑被徵召入朝，河東人衛固、范先對外以請求留住王邑爲名，在內實際上和高幹勾結謀反。太祖對荀彧説："關西的將領們，倚仗地形險要和馬好，征討他們一定會興兵作亂。張晟侵擾殽山、澠池一帶，又向南勾結劉表，衛固等人要是依靠他們，我擔心會造成很大的危害。河東依山環水，四周地區多有變亂，是當今天下的重要地方。您爲我推薦一個像蕭何、寇恂那樣能幹的人來鎮守它。"荀彧説："杜畿就是這樣的人。"於是召回杜畿任命他爲河東太守。衛固等人派遣數千士兵切斷了陜津渡口，杜畿到達那裏後不能渡河。太祖派遣夏侯惇討伐衛固等人，但還没有到達。有人對杜畿説："應當等待大軍到來再渡河。"杜畿説："河東有三萬户人家，并非全都想作亂。現在軍隊要是逼迫得太急，想要從善的人没有人給他們作主，必定因畏懼而聽從衛固。衛固等人的勢力獨占河東，必定會拼死相戰。如果討伐他們不能獲勝，四周各地就會響應他們，天下的變亂就無法平息了；如果討伐他們能够獲勝，這樣做也會使一郡的老百姓受到摧殘。况且衛固等人并没有公開拒絕王命，他們對外用請求留住前任太守爲名，一定不會傷害新任太守。我獨乘一車前往，出其不意。衛固爲人是計謀雖多却不能決斷，他一定會假裝接受我。我能在郡裏住上一個月，用計謀控制他，就足够了。"於是杜畿隱秘地改道從郖津渡河。范先想用殺掉杜畿來威嚇衆人，又想觀察杜畿的去向，就在門下殺死主簿以下官吏三十多人，但杜畿舉止不變常態。因此衛固説："殺了他不會給對方帶來損害，還徒然有一個殺太守的惡名；况且控制他全在於我。"於是就尊奉杜畿做太守。杜畿對衛固、范先説："衛姓、范姓兩家，是河東有名望的大族，我祇有依靠你們纔能完成自己的職責。然而君臣之間有着確定不移的規矩，成敗我們同享，遇到大事應當共同商量討論。"杜畿任命衛固爲都督，代行郡丞的職事，并兼任功曹；郡裏的將校吏兵三千人，都由范先來統領。衛固等人很高興，雖然他們假裝事奉杜畿，但并

陰爲己援；惡人分散，各還其家，則衆離矣。會白騎攻東垣，高幹入濩澤，上黨諸縣殺長吏，弘農執郡守，固等密調兵未至。畿知諸縣附己，因出，單將數十騎，赴張辟拒守，吏民多舉城助畿者，比數十日，得四千餘人，固等與幹、晟共攻畿，不下，略諸縣，無所得。會大兵至，幹、晟敗，固等伏誅，其餘黨與皆赦之，使復其居業。

没把他放在心上。衛固打算大量徵召士兵，杜畿對此感到擔憂，就勸衛固說："凡想做不同尋常的大事，不可動摇衆人的心。現在要是大量徵召士兵，衆人必會受到驚擾，不如慢慢地用錢財招募士兵。"衛固認爲他説得對，就聽從了他，於是拿出錢財四處徵調，數十天後纔安定下來，將領們貪圖錢財，名册上應募的人很多而實際送來的新兵却很少。杜畿又去告訴衛固等人説："顧戀家是人之常情，各將領和掾吏，可以分批放他們回家休息，有緊急情况再招集他們也不難。"衛固等人害怕違背衆人的心願，又聽從了他的話。於是那些願意從善的人離開郡城去了外地，暗中成了杜畿的外援；那些惡性不改的人也分散開來，各自回到自己的家，這樣衛固等人的部屬就離散各處了。恰逢白騎攻打東垣，高幹進入濩澤，上黨各縣殺掉了縣官，弘農拘捕了太守，衛固等人秘密調兵還没有到達，杜畿知道各縣都會歸附自己，於是出了郡城，獨自帶領數十個騎兵，趕到張辟拒守，有很多官吏百姓帶動全城人來援助杜畿，等過了數十天，得到四千多人，衛固等人和高幹、張晟共同圍攻杜畿，但攻不下來，又劫掠各縣，也没得到什麽。恰逢大軍到達，高幹、張晟戰敗，衛固等人被殺，其餘的黨羽都被赦免，讓他們重新操持自己的家業。

是時天下郡縣皆殘破，河東最先定，少耗減。畿治之，崇寬惠，與民無爲。民嘗辭訟，有相告者，畿親見爲陳大義，遣令歸諦思之，若意有所不盡，更來詣府。鄉邑父老自相責怒曰："有君如此，奈何不從其教？"自是少有辭訟。班下屬縣，舉孝子、貞婦、順孫，復其繇役，隨時慰勉之。漸課民畜牸牛、草馬，下逮鷄豚犬豕，皆有章程。百姓勤農，家家豐實。畿乃曰："民富矣，不可不教也。"於是冬月修戎講武，又開學宫，親自執經教授，郡中化之。

這時天下各郡縣都遭到摧殘破壞，河東最先平定，因而損失較小。杜畿治理河東，崇尚寬容仁慈，爲老百姓實行德政而不用刑罰。老百姓曾經因糾紛打官司，到官府來互相告狀，杜畿親自去見他們并向他們講述大道理，打發他們回去，讓他們仔細想一想，如果心裏還有想不通的，再到官府來找他。鄉里的父老們都責怪自己，生氣地説："有這樣的府君，我們怎麽能不聽從他的教誨呢？"從這以後就很少有人去打官司了。杜畿頒布命令給所屬各縣，要各縣舉薦孝子、貞婦、順孫，免除他們的徭役，經常去慰問鼓勵他們。杜畿還逐步督促老百姓飼養母牛母馬，下及鷄狗和大猪小猪，都有管理的條例。老百姓盡力從事農作，家家户户過着富足殷實的生活。杜畿於是説："老百姓富裕了，不能不教育他們。"因

此在冬天整修武器講習武藝，又開設學校，杜畿親自手執經書講授，郡中的社會風氣發生了很大變化。

韓遂、馬超之叛也，弘農、馮翊多舉縣邑以應之。河東雖與賊接，民無異心。太祖西征至蒲阪，與賊夾渭爲軍，軍食一仰河東。及賊破，餘畜二十餘萬斛。太祖下令曰："河東太守杜畿，孔子所謂'禹，吾無閒然矣'。增秩中二千石。"太祖征漢中，遣五千人運，運者自率勉曰："人生有一死，不可負我府君。"終無一人逃亡，其得人心如此。魏國既建，以畿爲尚書。事平，更有令曰："昔蕭何定關中，寇恂平河内，卿有其功，閒將授卿以納言之職；顧念河東吾股肱郡，充實之所，足以制天下，故且煩卿卧鎮之。"畿在河東十六年，常爲天下最。

韓遂、馬超叛亂的時候，弘農、馮翊有很多縣城起來響應他們。河東雖然和賊人作亂的地區相接近，但老百姓没有響應叛亂的念頭。太祖西征到達蒲阪，和賊人隔着渭河設置軍陣，軍中的糧食全都依賴河東。到賊人被打敗時，還節餘儲糧二十多萬斛。太祖發布命令說："河東太守杜畿，就是孔子所說'禹，我對他没有什麽可責難的了'那樣的人。現在增加他的俸禄爲中二千石。"太祖征討漢中，杜畿派遣五千人運送物資，這些運送物資的人互相勉勵說："人生下來就有一死，不能辜負我們的府君。"他們自始至終没有一個人逃亡，杜畿的深得人心就是這樣的。魏國建立後，任命杜畿爲尚書。天下亂事平定以後，太祖又下命令說："以前蕭何平定關中，寇恂平定河内，卿也有這樣的功勞，近來我準備將納言的職位授給卿；可又一尋思河東是我至關重要的大郡，是充實國庫和軍需的地方，據有了它，就足可以控制天下，所以還要暫且煩勞卿留下來鎮守它。"杜畿在河東任太守十六年，取得的政績經常是天下最好的。

文帝即王位，賜爵關内侯，徵爲尚書。及踐阼，進封豐樂亭侯，邑百户，守司隸校尉。帝征吴，以畿爲尚書僕射，統留事。其後帝幸許昌，畿復居守。受詔作御樓船，於陶河試船，遇風没。帝爲之流涕，詔曰："昔冥勤其官而水死，稷勤百穀而山死。故尚書僕射杜畿，於孟津試船，遂至覆没，忠之至也。朕甚愍焉。"追贈太僕，謚曰戴侯。子恕嗣。

文帝即魏王位後，賜給杜畿關内侯的爵位，徵召他擔任尚書。到文帝登皇帝位，又進封杜畿爲豐樂亭侯，食邑一百户，代理司隸校尉。皇帝征討吴國，任命杜畿爲尚書僕射，統管留守的事務。後來皇帝去往許昌，杜畿又負責留守。他接受詔令建造御用的樓船，在陶河試船，結果遇到大風而船沉人亡。皇帝爲他流淚，下詔說："以前冥努力供職死在水中，稷盡力耕種百穀死在山裏。已故的尚書僕射杜畿，在孟津試船，竟至於船翻而沉没，真是忠誠到了極點。朕對他深感痛惜。"追贈杜畿爲太僕，謚號稱戴侯。他的兒子杜恕繼承爵位。

杜恕

恕字務伯，太和中爲散騎黄門侍郎。恕推誠以質，不治飾，少無名譽。及在朝，不結交援，專心向公。

杜恕字務伯，太和年間擔任散騎黄門侍郎。杜恕爲人質樸待人誠懇，不造作掩飾，小時候没有什麽名聲。到他在朝做官時，從不結交朋黨攀

每政有得失，常引綱維以正言，於是侍中辛毗等器重之。

援上司，一心爲公。每當政事有什麽得失，他常引用國家法度來發表自己正直的言論，因此侍中辛毗等人很器重他。

時公卿以下大議損益，恕以爲“古之刺史，奉宣六條，以清静爲名，威風著稱，今可勿令領兵，以專民事”。俄而鎮北將軍吕昭又領冀州，乃上疏曰：

當時公卿以下大臣聚會討論刺史職責的增減問題，杜恕認爲“古代的刺史，奉行宣諭六條規定，以清正恬静爲名，却以威嚴氣派著稱。現在可以不讓刺史統領軍隊了，而讓他們專管民事”。不久，鎮北將軍吕昭又兼任冀州刺史，杜恕於是就上疏説：

帝王之道，莫尚乎安民；安民之術，在於豐財。豐財者，務本而節用也。方今二賊未滅，戎車亟駕，此自熊虎之士展力之秋也。然搢紳之儒，横加榮慕，扼腕抗論，以孫、吴爲首，州郡牧守，咸共忽恤民之術，修將率之事。農桑之民，競干戈之業，不可謂務本。帑藏歲虚而制度歲廣，民力歲衰而賦役歲興，不可謂節用。今大魏奄有十州之地，而承喪亂之弊，計其户口不如往昔一州之民，然而二方僭逆，北虜未賓，三邊遘難，繞天略匝；所以統一州之民，經營九州之地，其爲艱難，譬策羸馬以取道里，豈可不加意愛惜其力哉？以武皇帝之節儉，府藏充實，猶不能十州擁兵；郡且二十也。今荆、揚、青、徐、幽、并、雍、凉緣邊諸州皆有兵矣，其所恃内充府庫外制四夷者，惟兖、豫、司、冀而已。臣前以州郡典兵，則專心軍功，不勤民事，宜别置將守，以盡治理之務；而陛下復以冀州寵秩吕昭。冀州户口最多，田多墾闢，又有桑棗之饒，國家徵求之府，誠不當復任以兵事也。若以北方當須鎮守，自可專置大將以鎮安之。計所置吏士

帝王的治國道理，没有比安定百姓更重要的了；安定百姓的方法，就在於使他們增加財富。增加財富，就要致力於根本而節省費用。當今吴蜀二賊尚未消滅，兵車得趕快駕馭出動，這自然是熊虎一般的勇士發揮他們力量的時期。然而那些插着手板、垂着紳帶的儒士們，却無端地對用兵習武表示羨慕，他們扼腕高論，把孫武、吴起視爲推崇的人物，州郡的牧守，全都忽略體恤百姓的措施，却熱心做軍隊將帥的事情。務農養蠶的百姓，却去争逐武功，這不能説是致力於根本。國庫一年年空虚而制度一年年增多，百姓的財力一年年衰竭而賦税徭役一年年繁重，這不能説是節省費用。現在大魏總共有十個州的地方，可是承接禍亂的積弊，統計這十個州的户口還不如過去一個州的百姓多，然而吴蜀二方僞稱國號興兵作亂，北方的胡虜尚未歸附，他們在三面邊境上構成禍患，幾乎環繞天邊一周；所以我們實際上是統領着一州的百姓，治理九州的地方，這樣做的艱難，就好比用鞭子驅趕着瘦弱的馬來趕路，難道能不特别注意愛惜它的氣力嗎？依靠武皇帝的節儉，府庫的儲備充足了，但尚且不能做到十州都擁有軍隊；郡將近二十個，那就更談不上都要擁有軍隊了。現在荆、揚、青、徐、幽、并、雍、凉等沿着邊境的各州都擁有自己的軍隊了，我們所依賴的能够對内充實府庫，對外制服四夷的，祇有兖、豫、司、冀四個州罷了。臣以前認爲由於州郡掌管軍隊，就會把心思都放

之費，與兼官無異。然昭於人才尚復易；中朝苟乏人，兼才者勢不獨多。以此推之，知國家以人擇官，不爲官擇人也。官得其人，則政平訟理；政平故民富實，訟理故囹圄空虛。陛下踐阼，天下斷獄百數十人，歲歲增多，至五百餘人矣。民不益多，法不益峻。以此推之，非政教陵遲，牧守不稱之明效歟？往年牛死，通率天下十能損二；麥不半收，秋種未下。若二賊游魂於疆場，飛芻輓粟，千里不及。究此之術，豈在强兵乎？武士勁卒愈多，愈多愈病耳。夫天下猶人之體，腹心充實，四支雖病，終無大患；今兗、豫、司、冀亦天下之腹心也。是以愚臣慺慺，實願四州之牧守，獨修務本之業，以堪四支之重。然孤論難持，犯欲難成，衆怨難積，疑似難分，故累載不爲明主所察。凡言此者，類皆疏賤；疏賤之言，實未易聽。若使善策必出於親貴，親貴固不犯四難以求忠愛，此古今之所常患也。

在用兵争功上，而不爲老百姓的事情操心，所以應該另外設置將領，讓牧守盡心做治理百姓的事務；可是陛下又將冀州的軍政大權作爲寵信和增禄而授給了吕昭。冀州的户口是各州中最多的，那裏的土地大多已被開墾，又有很多的桑樹棗樹，是國家徵收賦税的主要地方，實在不應當把軍務再委任給吕昭。如果陛下認爲北方應該有駐軍防守，自然可以專門設置大將來鎮守安定它。估計這樣設置吏士的費用，和一人兼管軍政二職的費用没有什麽兩樣。然而吕昭就他的才能來説還是可以再變换的；朝中如果缺乏人才，那麽才能可兼任二職的人勢必不會偏偏那麽多。以此類推，可知國家是根據人的受寵與否來選任官職，而不是根據設有的官職來選擇適當的人。如果官職得到適當的人選，那麽治理政事就會清正平和，處置訴訟就會公正合理；治理政事清正平和，老百姓就會富裕，處置訴訟公正合理，監獄就會空虛。陛下即位時，天下被審理判决的僅一百幾十人，後來一年年增多，如今達到一年五百多人了。可是老百姓并没有增多，刑罰也没有更加嚴峻。由此來推論，這不就是政治教化衰敗，牧守不能稱職的明顯結果嗎？以往牛的死亡數，大概總共在天下的十成當中損失二成；到如今麥子收不到過去的一半，而秋種的種子還没有播下。如果吴蜀二賊像游魂在邊境侵擾，即使是飛快地拉送糧草，可是遠隔千里也來不及送到。深究這治國安邦的方法，難道衹在於使軍隊强大嗎？勇武强悍的士兵越多，就會給國家帶來越多的弊病。整個國家就好像人的身體，腹心内臟健康充實，四肢即使有病，也終究不會有什麽大害；現在兗州、豫州、司州、冀州也好比是國家的腹心内臟。因此愚臣我恭敬地呈上這份奏疏，實在是希望這四州的牧守，能够專一致力於農業生産，以便能承受四肢的重壓。然而單獨的議論難以持久，衝犯陛下的意願難以成功，招致衆人怨恨的話難以積

存，疑是而非的道理難以分辨，所以臣的意見多年不能被明主所體察。凡是說這種話的人，大致上都與陛下關係疏遠且地位輕賤；而與陛下關係疏遠、地位輕賤的人所說的話，陛下確實是不容易聽到的。假使好的計謀必定出自與陛下關係親近且地位高貴的人，而與陛下關係親近、地位高貴的人自然不會觸犯上述四難，去求得忠直的名聲和陛下的鍾愛，這正是從古至今人們一直感到憂慮的啊！

時又大議考課之制，以考內外衆官。恕以爲用不盡其人，雖才且無益，所存非所務，所務非世要。上疏曰：

當時又聚會討論考核官員的制度，以便考察朝廷內外的官員們。杜恕認爲用人不能充分發揮他的才幹，即使很有才幹也還是沒有益處，因爲他具有的才幹不是他所從事的職任，他所從事的又不符合世間的需要。杜恕上疏說：

《書》稱“明試以功，三考黜陟”，誠帝王之盛制。使有能者當其官，有功者受其禄，譬猶烏獲之舉千鈞，良、樂之選驥足也。雖歷六代而考績之法不著，關七聖而課試之文不垂，臣誠以爲其法可粗依，其詳難備舉故也。語曰：“世有亂人而無亂法。”若使法可專任，則唐、虞可不須稷、契之佐，殷、周無貴伊、呂之輔矣。今奏考功者，陳周、漢之法爲，綴京房之本旨，可謂明考課之要矣。於以崇揖讓之風，興濟濟之治，臣以爲未盡善也。其欲使州郡考士，必由四科，皆有事效，然後察舉，試辟公府，爲親民長吏，轉以功次補郡守者，或就增秩賜爵，此最考課之急務也。臣以爲便當顯其身，用其言，使具爲課州郡之法，法具施行，立必信之賞，施必行之罰。至於公卿及內職大臣，亦當俱以其職考課之也。

《尚書》說“用政績爲標準公開進行考核，三次考核以後根據政績的好壞予以罷免或提升”，這誠然是帝王的重大制度。讓有才能的人承擔他所勝任的官職，有功勞的人接受他所應得的俸禄，就好比讓烏獲那樣的大力士去舉起千鈞重的大鼎，讓王良、伯樂那樣善於御馬相馬的人去挑選千里馬。雖然經歷了六個朝代而考核政績的法令不見著録，關係到七位聖人而考察官吏的典籍沒有流傳，臣的確認爲這是由於這種法令雖可以大致遵循，但它的詳情却很難一一列舉的緣故啊。俗話說：“世上衹有作亂的人，却沒有作亂的法令。”假使專憑法令可以治國，那麼唐、虞就可以不需要稷、契的幫助，殷、周就不必珍視伊尹、吕尚這樣的輔佐大臣了。如今申奏考察官員的政績，顯示了周、漢時期的法令措施，續結着漢代的京房有關官員考核的根本意旨，可以說是明確了考核官員的要領了。至於就崇尚相互謙讓的古風，興盛美好的德治來說，臣認爲還沒有達到盡善盡美的程度。如果打算讓州郡考核選取士人，一定要先通過儒學、文吏、孝悌、能從政四科，要是這四科都有實際效果，然後再加以薦舉，由公府徵召試用，擔

任和老百姓接近的縣官，以後再按政績的大小爲順序補任郡守，或者僅增加俸禄、賜予爵位，這是官員考核中最急需辦的事情。臣認爲對那些考核優異的官員應當立即顯揚他們的事迹，采納他們的意見，使這套做法成爲考核州郡官員的法規，法規一旦具備就加以施行，建立必定兑現的賞賜，實施必定執行的懲罰。至於公卿和宫内任職的大臣，也都應當根據他們的職責考核他們。

古之三公，坐而論道，内職大臣，納言補闕，無善不紀，無過不舉。且天下至大，萬機至衆，誠非一明所能遍照。故君爲元首，臣作股肱，明其一體相須而成也。是以古人稱廊廟之材，非一木之支；帝王之業，非一士之略。由是言之，焉有大臣守職辨課可以致雍熙者哉！且布衣之交，猶有務信誓而蹈水火，感知己而披肝膽，徇聲名而立節義者；况於束帶立朝，致位卿相，所務者非特匹夫之信，所感者非徒知己之惠，所徇者豈聲名而已乎！

古代的三公，陪侍着君王議論政事，宫内任職的大臣，進納下臣的諫諭來彌補君王的闕失，君王做的好事没有不被記載的，君王犯的過失没有不被舉諫的。况且天下極大，君王要處理的事務極多，誠然并非一處光亮便能照遍全局。所以説君王好比是人的頭，臣下好比作人的大腿和胳膊，這正表明君臣是一個相輔相成的整體。因此古人説建造廊廟的木材，不是指一棵樹上的枝丫；建立帝王的大業，不是靠一個謀士的計策。由此説來，哪裏有僅靠大臣嚴守職責嚴格考核就可以使天下達到和樂太平呢！况且平民百姓之間的交往，尚且務求信守誓言而不惜赴湯蹈火，感遇知己而能够肝膽相照，爲了自己的名聲毅然獻身而樹立高風亮節的；更何况對於那些身束冠帶立於朝廷，官位做到卿相的人，他們務求的并非僅是平民百姓的信義，感戴的并非僅是遭逢知己的恩惠，他們謀取的難道是自己的名聲而已嗎！

諸蒙寵禄受重任者，不徒欲舉明主於唐、虞之上而已；身亦欲厠稷、契之列。是以古人不患於念治之心不盡，患於自任之意不足，此誠人主使之然也。唐、虞之君，委任稷、契、夔、龍而責成功，及其罪也，殛鯀而放四凶。今大臣親奉明詔，給事目下，其有夙夜在公，恪勤特立，當官不撓貴勢，執平不阿所私，危言危行以處朝廷者，自明主所

各位蒙受君王寵信和厚禄而接受重任的人，并非衹是想把明主推舉到堯、舜之上而已；他們自己也想加入到稷、契這樣的良輔名臣的行列中去。因此古人不擔心自己謀慮治國的意願不能完全實現，而擔心自己任官的欲望不能滿足，這誠然是君王使得他們這樣的。堯、舜這樣的賢君，任命起用稷、契、夔、龍并責令他們獲取成功，等到臣子犯有罪失，堯、舜就殺了鯀又流放了四凶。現在大臣親身接受明詔，就在君主的眼前供職行事，他們當中有人日夜爲公事操勞，恭

察也。若尸禄以爲高，拱默以爲智，當官苟在於免負，立朝不忘於容身，潔行遜言以處朝廷者，亦明主所察也。誠使容身保位，無放退之辜，而盡節在公，抱見疑之勢，公義不修而私議成俗，雖仲尼爲謀，猶不能盡一才，又况於世俗之人乎！今之學者，師商、韓而上法術，競以儒家爲迂闊，不周世用，此最風俗之流弊，創業者之所致慎也。

謹勤懇、卓然不群，身居官位但不向顯貴權勢屈服，主持公正而不偏袒和自己有私情的人；敢於説正直的話、做正直的事而處身朝廷，這些自然明主能够看到。如果有的人把不盡職責而空享俸禄看成是高明，把拱手肅立而一言不發看成是聰明，身居官位但所求的僅在於免除過失，站立朝廷而念念不忘的僅在於保存自身，祇敢做使自身乾净的事、説謙恭謹慎的話而處身朝廷，這些明主也能够看到。如果讓那些以身取容來保全官位的人，没有會受到放逐貶黜的罪責，而那些爲公事保全自己節操的人，却處在被懷疑的情况下，公正的道理得不到伸張而自私的言論却成爲風尚，那麼即使仲尼來出謀劃策，也還是不能充分發揮他的全部才能，又何况對於那些世俗中的人呢！現在的學者，都師從商鞅、韓非而崇尚法家的主張，争着把儒家看成是迂腐而不切實際，不符合當代需要，這是當今習俗中最爲嚴重的流弊，也是創立大業的人要引以爲慎重對待的。

後考課竟不行。

後來對官員的考核終究没能施行。

樂安廉昭以才能拔擢，頗好言事。恕上疏極諫曰：

樂安人廉昭因有才能而被提拔，他很喜歡上疏議論政事。杜恕上疏極力勸諫説：

伏見尚書郎廉昭奏左丞曹璠以罰當關不依詔，坐判問。又云“諸當坐者别奏”。尚書令陳矯自奏不敢辭罰，亦不敢以處重爲恭，意至懇惻。臣竊憫然爲朝廷惜之！夫聖人不擇世而興，不易民而治，然而生必有賢智之佐者，蓋進之以道，率之以禮故也。古之帝王之所以能輔世長民者，莫不遠得百姓之歡心，近盡群臣之智力。誠使今朝任職之臣皆天下之選，而不能盡其力，不可謂能使人；若非天下之選，亦不可謂能官人。陛下憂勞萬機，或親燈火，而庶事不康，刑禁日弛，豈非股肱不稱之明效歟？原

臣曾經見到尚書郎廉昭上奏檢舉左丞曹璠因有罪罰應當禀告時没有依從詔命，認爲曹璠因罪要受到審判訊問。又説“對其他各位應當連坐判罪的人將另外上奏檢舉”。尚書令陳矯自己上奏説他不敢推卸應當受罰的責任，也不敢有意對自己處以重罰來表示對陛下的恭敬，内心十分誠懇痛切。臣暗自哀憐他并爲朝廷感到痛惜！聖人不會先挑選時代然後再來振興它，不會先更换百姓然後再來治理他們，然而聖人降生後一定會有賢明聰慧的輔臣，這大概是聖人按照道德來舉用他們，按照禮義來率領他們的緣故吧。古代的帝王之所以能够統治國家、管理百姓，没有哪一個不是遠能得到百姓的歡心，近能充分發揮大臣們的智慧和力量的。假如如今朝廷上任職的大臣都是天下最好的人選，但却

其所由，非獨臣有不盡忠，亦主有不能使。百里奚愚於虞而智於秦，豫讓苟容中行而著節智伯，斯則古人之明驗矣。今臣言一朝皆不忠，是誣一朝也；然其事類，可推而得。陛下感帑藏之不充實，而軍事未息，至乃斷四時之賦衣，薄御府之私穀，帥由聖意，舉朝稱明，與聞政事密勿大臣，寧有懇懇憂此者乎？

不能充分發揮他們的才力，就不能稱作善於使用人；假如大臣并非天下最好的人選，也不能稱作善於量才授官。陛下爲處理政事憂慮操勞，有時還得親自在燈火下熬夜，可是仍有諸多事務處理得不穩妥，刑罰禁令也日益鬆弛，這難道不是輔佐大臣們不能稱職的明顯證據嗎？推究它的根由，不僅臣下有不能盡力效忠的一面，而且君主也有不能善於使用人的一面。百里奚在虞國愚笨而在秦國變得聰慧，豫讓在范中行那裏苟且偷安但在智伯那裏却顯露出他的烈節，這就是古人能否善於使用人的明顯證據了。現在臣要是説一朝的大臣都不忠誠，那就是我在誣衊一朝的大臣；然而和它相似的事情，可以通過推斷而求得。陛下深感國庫的儲藏不充足，而戰事又未能停息，以至於下令斷絶四季衣飾的貢賦，減少御府食用的糧食，這都是陛下出於爲臣民作出表率的意圖，滿朝大臣都稱道陛下聖明，要是讓大臣知道這些政事，使他們勤勉效力，陛下怎麼會爲這些事而焦慮不安呢？

騎都尉王才，幸樂人孟思所爲不法，振動京都，而其罪狀發於小吏，公卿大臣初無一言。自陛下踐阼以來，司隸校尉、御史中丞寧有舉綱維以督奸宄，使朝廷肅然者邪？若陛下以爲今世無良才，朝廷乏賢佐，豈可追望稷、契之遐踪，坐待來世之俊乂乎！今之所謂賢者，盡有大官而享厚禄矣，然而奉上之節未立，向公之心不一者，委任之責不專，而俗多忌諱故也。臣以爲忠臣不必親，親臣不必忠。何者？以其居無嫌之地而事得自盡也。今有疏者毁人不實其所毁，而必曰私報所憎；譽人不實其所譽，而必曰私愛所親，左右或因之以進憎愛之説。非獨毁譽有之，政

騎都尉王才，私下免去樂人孟思幹下違法事情的懲罰，轟動了整個京都。然而他的罪狀是由一位小吏告發的，公卿大臣們當初没有對這件事説過一句話。自從陛下即位以來，司隸校尉、御史中丞難道有徵引國家法度來責罰爲非作歹的人，使朝廷上下恭謹整肅的嗎？如果陛下認爲當今世上没有優秀的人才，朝廷缺乏賢明的輔臣，難道就衹能追慕仰望稷、契輔佐君主的遠踪，坐着等待後世的俊傑嗎！現在人們稱爲賢明的人，全都位居高官而享有厚禄了，然而他們敬奉君主的節操没能樹立，向着公家的意念也不能專一，這是由於委任給他們的職責不能專一，而世俗又有很多忌諱之處的緣故啊。臣認爲忠於君主的大臣不一定是和君主親近的人，和君主親近的大臣不一定是忠於君主的人，爲什麼呢？因爲處在不親近君主、不受人猜疑的地位上，辦事就能自己盡心盡力。現在

事損益，亦皆有嫌。陛下當思所以闡廣朝臣之心，篤厲有道之節，使之自同古人，望與竹帛耳。反使如廉昭者擾亂其間，臣懼大臣遂將容身保位，坐觀得失，爲來世戒也！

如有被陛下疏遠的人毀謗别人，但他所毀謗的與事實不符，人們一定會説這是他對自己憎惡的人進行報復；他要是稱贊别人，但稱贊的與事實不符，人們一定會説這是他對自己親近的人表示偏愛，陛下左右的人有的就會乘機向陛下説他的壞話。這樣一來，不僅是他毀謗或稱贊别人時有可能受到猜疑，他處理政事時不論是帶來損失還是收益，也都會有遭受猜疑的可能。陛下應當考慮用來闡發開擴朝中大臣的心胸，大力勉勵他們執守正道的節操的方法，使他們自覺地向古代的賢臣看齊，期望能留名青史。要是陛下反過來讓像廉昭那樣的人在大臣們中間弄得擾亂不安，臣害怕大臣們就將衹顧及保全自己的性命和地位，坐觀朝政的得失，讓它成爲後世的鑒戒！

昔周公戒魯侯曰："無使大臣怨乎不以。"不言賢愚，明皆當世用也。堯數舜之功，稱去四凶，不言大小，有罪則去也。今者朝臣不自以爲不能，以陛下爲不任也；不自以爲不智，以陛下爲不問也。陛下何不遵周公之所以用，大舜之所以去？使侍中、尚書坐則侍帷幄，行則從華輦，親對詔問，所陳必達，則群臣之行，能否皆可得而知；忠能者進，暗劣者退，誰敢依違而不自盡？以陛下之聖明，親與群臣論議政事，使群臣人得自盡，人自以爲親，人思所以報，賢愚能否，在陛下之所用。以此治事，何事不辦？以此建功，何功不成？每有軍事，詔書常曰："誰當憂此者邪？吾當自憂耳。"近詔又曰："憂公忘私者必不然，但先公後私即自辦也。"伏讀明詔，乃知聖思究盡下情，然亦怪陛下不治其本而憂其末也。人之

以前周公曾告誡魯侯説："不要讓大臣們抱怨不任用他們。"周公不論及大臣的賢明或愚笨，這表明大臣們不論賢明或愚笨，都應當被世間所舉用。堯一一列舉舜的功績，稱贊他驅逐了四凶，堯没有進一步説四凶中罪責的大小，表明衹要有罪就應該驅逐。現在朝中的大臣不認爲自己没有才能，而認爲陛下不任用他們；不認爲自己不聰明，而認爲陛下不詢問他們。陛下爲什麽不遵照周公任用大臣，大舜驅逐罪人的方法？讓侍中、尚書在陛下留居宫内時在帷幄中陪侍您，當陛下出外巡行時在您華貴的車駕後跟隨着您，讓他們親自應對陛下的詔問，他們講述的内容您一定能够聽到，那麽您都可以得知大臣們的作爲和才能；忠誠能幹的就提拔，昏昧惡劣的就貶黜，誰還敢猶豫不决而不爲陛下盡心盡力呢？以陛下的聖明，如果您親自和大臣們議論政事，使大臣們人人都能盡到自己的力量，人人都認爲您親近他們，人人都思量着怎樣報效您，他們不論賢明還是愚笨，不論能幹還是不能幹，都得到陛下的任用。在這樣的狀况下去處理事務，什麽事不能辦好？在這樣的狀况下去建樹功

能否，實有本性，雖臣亦以爲朝臣不盡稱職也。明主之用人也，使能者不敢遺其力，而不能者不得處非其任。選舉非其人，未必爲有罪也；舉朝共容非其人，乃爲怪耳。陛下知其不盡力也，而代之憂其職，知其不能也，而教之治其事，豈徒主勞而臣逸哉？雖聖賢并世，終不能以此爲治也。

業，什麽樣的功業不能完成？每當有了戰事，詔書上常説："誰應當憂慮這事呢？我應當自己去憂慮啊。"近來詔書上又説："憂慮公事而忘掉私事的人一定不會這樣，但能先考慮公事然後顧及自己私事的，就能自覺去辦理。"臣拜讀了陛下的明詔，於是得知陛下對下情瞭解得十分清楚，然而也對陛下不從根本上治理，却爲那些細枝末節的事憂慮而感到奇怪。人有没有才能，實在是有他的本性，雖然臣也認爲朝中的大臣并不都是稱職的。賢明的君主任用人，能使有才能的人不敢留有餘力，使没有才能的人不能處在他無法勝任的位置上。選拔舉薦不適當的人選，不一定構成有罪；滿朝的大臣都容忍不合適的人選擔任官職，這纔成爲怪事。陛下知道這些人不能盡力供職，却代替他們擔憂他們職責内的事，知道他們没有才能，却教他們去辦理他們的事務，這豈不是祇讓君主勞累而讓臣子安閑嗎？即使是聖賢都出在今世，也終究不能在這種情况下使國家得到治理。

陛下又患臺閣禁令之不密，人事請屬之不絶，聽伊尹作迎客出入之制，選司徒更惡吏以守寺門，威禁由之，實未得爲禁之本也。昔漢安帝時，少府竇嘉辟廷尉郭躬無罪之兄子，猶見舉奏，章劾紛紛。近司隸校尉孔羡辟大將軍狂悖之弟，而有司嘿爾，望風希指，甚於受屬。選舉不以實，人事之大者也。嘉有親戚之寵，躬非社稷重臣，猶尚如此；以今况古，陛下自不督必行之罰以絶阿黨之原耳。伊尹之制，與惡吏守門，非治世之具也。使臣之言少蒙察納，何患於奸不削滅，而養若昭等乎！

陛下又擔心臺閣的禁令不能保密，人事上的請托不能杜絶，就聽任伊尹制定了迎接客人出入的制度，又選派司徒更换成面目凶狠的門吏把守官署的大門，任他嚴厲地禁護大門，這其實并没有得到設立門禁的本旨。以前漢安帝時，少府竇嘉徵召廷尉郭躬的一個没有罪過的侄子，但還被别人告發上奏，彈劾他的奏章紛紛不斷。近來司隸校尉孔羡徵召大將軍狂妄無理的弟弟，可是有關官員却沉默不語，觀望風向迎合權貴的意旨，罪過比受人請托更爲嚴重。選拔舉薦官員不根據他的實際才能，這是人事上最大的問題。竇嘉有着身爲皇親的寵幸，郭躬也不是國家的重要大臣，尚且受到人們的彈劾；拿今天的狀况和古代的相比較，原因正是陛下没有督察實施必定執行的刑罰，來杜絶阿諛奉承的奸黨。伊尹制定的制度，和用凶狠的門吏守門，都不是治理世事的辦法。假如臣的意

見能稍許蒙受陛下的體察和采納，怎麽會擔心邪惡不能消滅，還要養着像廉昭這樣的人呢？

夫糾擿奸宄，忠事也，然而世憎小人行之者，以其不顧道理而苟求容進也。若陛下不復考其終始，必以違衆忤世爲奉公，密行白人爲盡節，焉有通人大才而更不能爲此邪？誠顧道理而弗爲耳。使天下皆背道而趨利，則人主之所最病者，陛下將何樂焉，胡不絶其萌乎！夫先意承旨以求容美，率皆天下淺薄無行義者，其意務在於適人主之心而已，非欲治天下安百姓也。陛下何不試變業而示之，彼豈執其所守以違聖意哉？夫人臣得人主之心，安業也；處尊顯之官，榮事也；食千鍾之祿，厚實也。人臣雖愚，未有不樂此而喜干迕者也，迫於道，自强耳。誠以爲陛下當憐而佑之，少委任焉，如何反録昭等傾側之意，而忽若人者乎？今者外有伺隙之寇，内有貧曠之民，陛下當大計天下之損益，政事之得失，誠不可以怠也。

檢舉揭發違法作亂的人，是忠於君主的好事，然而世間憎惡卑鄙小人來做這樣的事，是因爲他們不講道理而衹顧求得自己的高升。如果陛下不再去考查他們幹這種事的動機和後果，必然會把違逆世間衆人心願的行爲看作是奉行公事，把詭密行動并暗中告發别人的人看作是盡到了他的節操，哪裏有學識淵博才能傑出的人不能幹這樣的事呢？實在是他們顧及道義而不願這樣幹罷了。如天下的人全都背棄道義而趨附勢利，那就是君主最痛恨的了，陛下將會有什麽快樂呢？爲什麽就不能把它消滅在萌芽之中呢？那些預先揣摸君主的心意然後迎合着去求得收納稱美的人，大概都是天下最淺薄而又没有德行道義的人，他們的意圖衹在符合君主的心思罷了，并不是要治理天下安撫百姓。陛下何不試着改變自己的主張而向他們表露出來，他們難道會堅持自己以往的意見來違抗陛下的意願嗎？臣下得到君主的歡心，能使他的地位安穩；處在尊貴顯赫的官位上，是值得榮耀的事情；享用千鍾穀糧的俸禄，是豐厚的實惠。臣下即使再愚笨，也没有不喜歡得到這樣的境遇而樂於去冒犯違抗陛下的，如有這樣的人，是迫於道義，自己勉强這樣做罷了。臣真誠地認爲陛下應當對這樣的人加以憐惜和保護，并對他們委任官職，怎麽能反而采納廉昭等人心術不正的歹意，而忽視那些需要憐惜和保護的人呢？現在外有吴、蜀兩處正在窺測可乘之機的寇賊，内有貧窮孤苦的百姓，陛下應當認真謀慮天下的損益，政事的得失，實在不能懈怠呀！

恕在朝八年，其論議亢直，皆此類也。

杜恕在朝中任官八年，他發表議論的剛正直率，都是像這樣的。

出爲弘農太守，數歲轉趙相，以疾去官。起家爲河東太守，歲餘，遷淮北都督護軍，復以疾去。恕所在，

杜恕出任弘農太守，過了數年又轉任趙相，因患病離職。後又離家出任河東太守，一年多後，調任淮北都督護軍，又因患病離職。杜恕在

務存大體而已，其樹惠愛，益得百姓歡心，不及於畿。頃之，拜御史中丞。恕在朝廷，以不得當世之和，故屢在外任。復出爲幽州刺史，加建威將軍，使持節，護烏丸校尉。時征北將軍程喜屯薊，尚書袁侃等戒恕曰："程申伯處先帝之世，傾田國讓於青州。足下今俱杖節，使共屯一城，宜深有以待之。"而恕不以爲意。至官未期，有鮮卑大人兒，不由關塞，徑將數十騎詣州，州斬所從來小子一人，無表言上。喜於是劾奏恕，下廷尉，當死。以父畿勤事水死，免爲庶人，徙章武郡，是歲嘉平元年。恕倜儻任意，而思不防患，終致此敗。

他任職的地方，衹是力求保住政事的重要之處而已，他在樹立恩惠慈愛，大得百姓的歡心方面，比不上杜畿。不久，他被授任御史中丞。杜恕在朝廷時，因不能同朝中的人相處和諧，所以多次在外地任職。又出任幽州刺史，加授建威將軍，使持節，護烏丸校尉。當時征北將軍程喜駐扎在薊，尚書袁侃等人告誡杜恕説："程申伯處在先帝之世時，在青州排擠過田國讓。足下現在和他都持有符節，如你們倆共同駐扎在一座城裏，你應該對他深加防備。"可是杜恕對此并不在意。在他上任還不到一年的時候，有一個鮮卑大人的兒子，没有經過關塞，就徑直帶了數十個騎兵來到幽州城，州裏殺了跟隨他來的一個年輕僕從，杜恕没有寫章表將這件事上報朝廷。程喜因此上奏彈劾杜恕，朝廷下令將杜恕送交廷尉治罪，被判處死刑。因爲他的父親杜畿爲王事勤奮盡力而落水淹死，所以將他改判免官廢爲平民，流放到章武郡，這一年是嘉平元年。杜恕爲人灑脱不拘，放縱隨意，不考慮預防禍患，因而終於導致這樣的挫折。

初，恕從趙郡還，陳留阮武亦從清河太守徵，俱自薄廷尉。謂恕曰："相觀才性可以由公道而持之不厲，器能可以處大官而求之不順，才學可以述古今而志之不一，此所謂有其才而無其用。今向閒暇，可試潛思，成一家言。"在章武，遂著《體論》八篇，又著《興性論》一篇，蓋興於爲己也。四年，卒於徙所。

起初，杜恕從趙郡返回京都，陳留人阮武也從清河太守任上被徵召進京，他們一同自己到廷尉那裏接受審訊。阮武對杜恕説："我看你的資質品性可以遵循公正的道理，但堅持得不够嚴格，器度能力可以位居高官，但要獲取它很不順利，才氣學識可以記述古今，但志趣不能專一，這就是所謂有才能却不會利用才能。現在你將有空閑時間，可以潛心思考，寫出自己的一家之言。"杜恕住在章武郡時，就撰寫了《體論》八篇，又撰寫了《興性論》一篇，這些著作都是他爲抒發自己的見解而動筆寫成的。嘉平四年，他在流放的處所去世。

甘露二年，河東樂詳年九十餘，上書訟畿之遺績，朝廷感焉。詔封恕子預爲豐樂亭侯，邑百户。

甘露二年，河東人樂詳在他九十多歲的高齡時，上書辯説杜畿遺留下來的功績，朝廷受到了感動。下詔封杜恕的兒子杜預爲豐樂亭侯，食邑一百户。

恕奏議論駁皆可觀，掇其切世大事著于篇。

杜恕的奏議論駁都值得一讀，這裏選取其中切合世間大事的内容收録在篇。

鄭渾

鄭渾，字文公，河南開封人也。高祖父衆，衆父興，皆爲名儒。渾兄泰，與荀攸等謀誅董卓，爲揚州刺史，卒。渾將泰小子袤避難淮南，袁術賓禮甚厚。渾知術必敗。時華歆爲豫章太守，素與泰善，渾乃渡江投歆。太祖聞其篤行，召爲掾，復遷下蔡長、邵陵令。天下未定，民皆剽輕，不念產殖；其生子無以相活，率皆不舉。渾所在奪其漁獵之具，課使耕桑，又兼開稻田，重去子之法。民初畏罪，後稍豐給，無不舉贍；所育男女，多以鄭爲字。辟爲丞相掾屬，遷左馮翊。

鄭渾，字文公，河南開封人。他的高祖父鄭衆，鄭衆的父親鄭興，都是研究儒學的著名學者。鄭渾的哥哥鄭泰，曾和荀攸等人謀劃誅殺董卓，被任命爲揚州刺史，早就死了。鄭渾帶着鄭泰的小兒子鄭袤去淮南避難，袁術用優厚的賓客之禮相待。鄭渾知道袁術必定會失敗。那時華歆任豫章太守，他向來和鄭泰關係親密，鄭渾就渡過長江投奔華歆。太祖聽説鄭渾品行淳厚，就召請他做自己的掾吏，又調任下蔡長、邵陵令。當時天下還没有安定，老百姓都剽悍輕佻，不考慮從事農業生産；他們生了孩子無法養活，大都遺棄不肯撫養。鄭渾在他任職的地方奪下老百姓捕魚打獵的用具，督促他們耕田種桑，又同時開墾稻田，加重對遺棄子女的懲罰。老百姓起初衹是害怕獲罪，到後來生活漸漸富足，生了孩子就再也没有不予撫養的了。他們生育的兒女，大多用“鄭”來作名字。鄭渾被徵召任丞相掾屬，又升任左馮翊。

時梁興等略吏民五千餘家爲寇鈔，諸縣不能禦，皆恐懼，寄治郡下。議者悉以爲當移就險，渾曰：“興等破散，竄在山阻。雖有隨者，率脅從耳。今當廣開降路，宣喻恩信。而保險自守，此示弱也。”乃聚斂吏民，治城郭，爲守禦之備。遂發民逐賊，明賞罰，與要誓，其所得獲，十以七賞。百姓大悦，皆願捕賊，多得婦女、財物。賊之失妻子者，皆還求降。渾責其得他婦女，然後還其妻子，於是轉相寇盜，黨與離散。又遣吏民有恩信者，分布山谷告喻，出者相繼，乃使諸縣長吏各還本治以安集之。興等懼，將餘衆聚鄜城。太祖使夏侯淵就助郡擊之，渾率吏民前登，斬興及其支黨。又賊靳富等，脅將夏陽長、邵陵令并其吏民入硙山，渾復討擊破富等，獲二縣長吏，將其所略還。及趙青龍者，殺左

當時梁興等人劫掠官吏和百姓五千多家，各縣不能防禦，都感到害怕，就把縣衙治所臨時遷往郡城裏。議論這事的人都認爲應當把郡衙官署遷移到地勢險要的地方去，鄭渾説：“梁興等人已被擊敗逃散，衹是流竄在山中險峻的地方。雖然有跟隨他的人，但大多是被迫隨從他罷了。現在我們應當爲這些人廣開投降的門路，向他宣傳曉諭國家的恩德和信義。如果反而衹是保住險要的地方自守，那就是向他們顯示自己的軟弱。”鄭渾於是召集官吏和百姓，修治城池，做好守衛防禦的準備。接着又發動老百姓追擊梁興等賊寇，嚴明賞罰，和老百姓立約盟誓，他們獲得的戰利品，十分之七用作賞賜。老百姓十分高興，都願意捕殺賊寇，結果獲得很多婦女和財物。賊寇中失去妻子的人，都回來請求投降。鄭渾責令他們去捕獲其他賊寇的婦女，然後再交還他們的妻子。因此這些人轉過來去劫奪賊寇，賊寇的同夥很快就分離瓦解了。鄭渾又派官吏百姓中有恩德信義的人，分布在山谷中説服賊寇歸降，出來投降的賊寇接連不斷。鄭渾便派各縣縣官各自返

內史程休，渾聞，遣壯士就梟其首。前後歸附四千餘家，由是山賊皆平，民安産業。轉爲上黨太守。

回本縣的治所去安撫歸降的賊寇。梁興等人感到害怕，帶領剩下的人馬聚集在鄜城。太祖派遣夏侯淵前來幫助本郡進攻鄜城，鄭渾帶領官吏百姓打頭陣，殺了梁興及其同夥。又有賊人靳富等，裹挾着夏陽長、邵陵令和他們的官吏百姓一同逃入磑山，鄭渾又征討打敗了靳富等人，救出了二縣縣官，帶着賊人掠取的人員財物返回。又有趙青龍，殺了左內史程休，鄭渾聽説後，派遣壯士前去砍下趙青龍的頭示衆。前前後後賊寇中投降歸順的有四千多家，從此山中的賊寇被掃平了，老百姓安居樂業。鄭渾轉任上黨太守。

太祖征漢中，以渾爲京兆尹。渾以百姓新集，爲制移居之法，使兼複者與單輕者相伍，温信者與孤老爲比，勤稼穡，明禁令，以發奸者。由是民安於農。而盜賊止息。及大軍入漢中，運轉軍糧爲最。又遣民田漢中，無逃亡者。太祖益嘉之，復入爲丞相掾。文帝即位，爲侍御史，加駙馬都尉，遷陽平、沛郡二太守。郡界下濕，患水澇，百姓飢乏。渾於蕭、相二縣界，興陂遏，開稻田。郡人皆以爲不便，渾曰：“地勢洿下，宜溉灌，終有魚稻經久之利，此豐民之本也。”遂躬率吏民，興立功夫，一冬間皆成。比年大收，頃畝歲增，租入倍常，民賴其利，刻石頌之，號曰鄭陂。轉爲山陽、魏郡太守，其治放此。又以郡下百姓，苦乏材木，乃課樹榆爲籬，并益樹五果；榆皆成藩，五果豐實。入魏郡界，村落齊整如一，民得財足用饒。明帝聞之，下詔稱述，布告天下。遷將作大匠。渾清素在公，妻子不免於飢寒。及卒，以子崇爲郎中。

太祖征伐漢中時，任命鄭渾做京兆尹。鄭渾因爲老百姓都是由各地新近聚集到這裏來的，所以就爲他們制定了移居的法令，讓人口多的大户人家和單身獨户的人家編在一伍裏，讓温厚誠信的人和孤寡老人結爲鄰居，勉勵他們從事農作，使他們知道官府的禁令，以便揭發違犯法令的人。從此老百姓都安心務農。而盜賊的活動也停止了。等到太祖的大軍進入漢中時，運送的軍糧要數鄭渾承擔得最多。鄭渾又派出百姓去漢中屯田，他們當中没有人逃亡。太祖更加稱贊他，又把他調入京都做了丞相掾。文帝即位後，鄭渾任侍御史，加授駙馬都尉，又升任陽平、沛郡二郡的太守。他管轄的郡内地界低窪潮濕，遭受水澇災害，老百姓飢餓困乏，鄭渾在蕭縣和相縣的交界處，修築陂池水壩，開墾稻田，郡裏的人都認爲這樣做不適宜，鄭渾説：“這裏地勢低下，便於灌溉，這樣做終究會在養魚種稻上帶來長久的收益，這可是使老百姓富裕的根本大事啊！”他於是親自帶領官吏和百姓，開始動工，一個冬天的時間就全部完成。第二年獲得大豐收，田畝的糧食産量逐年增加，繳納的租賦是往常的兩倍。老百姓仰賴他帶來的好處，撰文刻石頌揚他的功績，并把修好的陂池命名爲鄭陂。鄭渾轉任山陽、魏郡的太守，他對這兩郡的治理也仿照他在陽平、沛郡的做法。又因爲郡中的百姓苦於缺乏木材，於是就督促老百姓栽種榆樹作籬笆，并要求多種五種果樹；後來榆樹都長成了遮護屋宅的屏障，五種果樹也都碩果累累。進入魏郡界内，

衹見一座座村莊整齊如一，百姓錢財寬裕物用富足。明帝得知後，下詔稱贊他，傳布通告天下，升遷他做將作大匠。鄭渾任官清廉樸素、一心爲公，他的妻子兒女竟不免要挨餓受凍。到他去世後，朝廷任命他的兒子鄭崇做了郎中。

倉慈

倉慈，字孝仁，淮南人也。始爲郡吏。建安中，太祖開募屯田於淮南，以慈爲綏集都尉。黄初末，爲長安令，清約有方，吏民畏而愛之。太和中，遷燉煌太守。郡在西陲，以喪亂隔絶，曠無太守二十歲，大姓雄張，遂以爲俗。前太守尹奉等，循故而已，無所匡革。慈到，抑挫權右，撫恤貧羸，甚得其理。舊大族田地有餘，而小民無立錐之土；慈皆隨口割賦，稍稍使畢其本直。先是屬城獄訟衆猥，縣不能决，多集治下；慈躬往省閲，料簡輕重，自非殊死，但鞭杖遣之，一歲决刑曾不滿十人。又常日西域雜胡欲來貢獻，而諸豪族多逆斷絶；既與貿遷，欺詐侮易，多不得分明。胡常怨望，慈皆勞之。欲詣洛者，爲封過所，欲從郡還者，官爲平取，輒以府見物與共交市，使吏民護送道路，由是民夷翕然稱其德惠。數年卒官，吏民悲感如喪親戚，圖畫其形，思其遺像。及西域諸胡聞慈死，悉共會聚於戊己校尉及長吏治下發哀，或有以刀畫面，以明血誠，又爲立祠，遥共祠之。

倉慈，字孝仁，淮南人。起初他是郡中的小吏。建安年間，太祖在淮南招募流民開荒屯田，任命倉慈做綏集都尉。黄初末年，倉慈任長安令，他清静簡約，治理得法，官吏和百姓既敬畏又愛戴他。太和年間，他升遷爲燉煌太守。這個郡地處西部邊境，因爲戰亂而與外界隔絶了聯係，長期空缺太守達二十年，郡中的豪强大族强横自大，當地已把這看作常事。前任太守尹奉等人，衹是遵循舊例辦事罷了，没做什麽匡正和改革。倉慈到任後，抑制打擊豪强權貴，安撫救濟貧苦百姓，事情辦得很合情合理。舊時的大族人家田地有餘，可是小民百姓却窮得無立錐之地；倉慈到任後，按人口多少把大族人家多餘的田地劃分給貧苦百姓以便收納賦税，并讓他們把這些田地計價，逐漸還給大族人家。在這之前郡内所屬各縣的訴訟案件很多，縣裏無法判决，大多集中到郡城治所；倉慈親自前往審視查閲，估量案情的輕重，衹要不是判處死刑的，衹是給予鞭打杖責的處罰就釋放了，一年當中判處死刑的還不到十人。另外往日西域的雜居胡人想來朝廷進獻貢物，可是郡内的豪强大族大多在中途就阻攔截住了他們；即使是和他們進行貿易，豪强大族也對他們欺詐輕侮，很多事情弄得不明不白。胡人經常心懷怨恨，倉慈對他們却加以安撫勸慰。想到洛陽去的人，倉慈爲他們頒發過境的印證；想從郡城返回去的人，官府用公平的價格换取他們的東西，就用郡内府庫裏現成的物品同他們做交易，并派官吏和百姓在路上護送他們，因此漢人和夷人都異口同聲地稱贊倉慈的恩德仁惠。數年後倉慈在官任上去世，官吏和百姓悲痛傷感如同失去了自己的親人，他們畫出倉慈的形象，追念他生前的容顔。當西域各族的人聽到倉慈死去的消息，都聚集到戊己校尉和縣官的治所表示哀

悼，還有的人用刀劃破了臉，來表明自己對倉慈的赤誠，又爲他修建祠堂，一同對他遥拜祭祀。

自太祖迄于咸熙，魏郡太守陳國吴瓘、清河太守樂安任燠、京兆太守濟北顔斐、弘農太守太原令狐邵、濟南相魯國孔乂，或哀矜折獄，或推誠惠愛，或治身清白，或擿奸發伏，咸爲良二千石。

自太祖一直到元帝咸熙年間，魏郡太守陳國人吴瓘、清河太守樂安人任燠、京兆太守濟北人顔斐、弘農太守太原人令狐邵、濟南相魯國人孔乂，他們當中有的憐憫百姓、斷案公正，有的誠意待人，對百姓恩惠慈愛，有的嚴格律己、保持清白，有的揭發奸邪，檢舉隱伏的壞人，都是優秀稱職的二千石官員。

評曰：任峻始興義兵，以歸太祖，闢土殖穀，倉庾盈溢，庸績致矣。蘇則威以平亂，既政事之良，又矯矯剛直，風烈足稱。杜畿寛猛克濟，惠以康民。鄭渾、倉慈，恤理有方。抑皆魏代之名守乎！恕屢陳時政，經論治體，蓋有可觀焉。

評曰：任峻首先興起義兵，來歸附太祖，開闢荒地、種植糧食，使糧倉充盈、穀堆滿溢，他的功績是很大的了。蘇則發揮威勇而蕩平叛亂，既在政事上獲得良好聲譽，又在品行上卓然不群、剛直不阿，他的高風亮節值得稱道。杜畿寬猛相濟，施恩惠使百姓康寧。鄭渾、倉慈，體恤民情、治理得法，大概都稱得上魏代著名的郡守吧！杜恕多次陳述時政的利弊，籌劃治理國家的綱領，也大有可觀的地方。

三國志卷十七

魏志十七

張遼　樂進　于禁　張郃　徐晃

張遼

張遼，字文遠，雁門馬邑人也。本聶壹之後，以避怨變姓。少爲郡吏。漢末，并州刺史丁原以遼武力過人，召爲從事，使將兵詣京都。何進遣詣河北募兵，得千餘人。還，進敗，以兵屬董卓。卓敗，以兵屬呂布，遷騎都尉。布爲李傕所敗，從布東奔徐州，領魯相，時年二十八。太祖破呂布於下邳，遼將其衆降，拜中郎將，賜爵關內侯。數有戰功，遷裨將軍。袁紹破，別遣遼定魯國諸縣。與夏侯淵圍昌豨於東海，數月糧盡，議引軍還，遼謂淵曰："數日已來，每行諸圍，豨輒屬目視遼。又其射矢更稀，此必豨計猶豫，故不力戰。遼欲挑與語，儻可誘也？"乃使謂豨曰："公有命，使遼傳之。"豨果下與遼語，遼爲說"太祖神武，方以德懷四方，先附者受大賞"。豨乃許降。遼遂單身上三公山，入豨家，拜妻子。豨歡喜，隨詣太祖。太祖遣豨還，責遼曰："此非大將法也。"遼謝曰："以明公威信著於四海，遼奉聖旨，豨必不敢害故也。"從討袁譚、袁尚於黎陽，有功，行中堅將軍。從攻尚於鄴，尚堅守不下。太祖還許，使遼與樂進拔陰安，徙其民河南。復從攻

張遼，字文遠，雁門馬邑人。他本來是聶壹的後代，因躲避仇人纔變换了姓氏。張遼年輕時做過郡裏的小吏。東漢末年，并州刺史丁原因張遼武藝勇力超過常人，召他做從事，派他帶兵到京都。何進又派他到黄河以北招募士兵，招到一千多人。他返回京都時，何進已經敗亡，就帶着軍隊歸附了董卓。董卓失敗後，他又帶着軍隊歸附了呂布，升任騎都尉。呂布被李傕打敗，他跟隨呂布向東投奔徐州，兼任魯相，那時他年僅二十八歲。太祖在下邳打敗了呂布，張遼帶領他的部屬投降，被授任中郎將，賜爵關内侯。他多次立下戰功，被升遷爲裨將軍。袁紹被打敗後，太祖又另派張遼平定了魯國各縣。他和夏侯淵在東海圍攻昌豨，數月後糧食吃光了，夏侯淵和他商議撤軍，張遼對夏侯淵説："這幾天以來，我每次巡視我軍包圍東海城的各個營寨，昌豨就一直注視着我。另外他們射出的箭越來越少，這一定是昌豨心中猶豫不决，所以不拼力作戰。我想引他來和他談談，或許能誘使他投降？"於是派人對昌豨説："曹公有命令，派張遼轉告給你。"昌豨果然出城和張遼交談。張遼對他説："曹公神明威武，正用仁德安撫四方，先歸附他的人會得到重賞。"昌豨於是答應投降。張遼就單身一人登上三公山，進入昌豨家中，昌豨就讓自己的妻子兒女出來拜見張遼。昌豨非常高興，就跟隨張遼來見太祖。太祖遣放昌豨返回，并責備張遼説："這不是大將的做法。"張遼謝罪説："這是

由於明公您的威名信義顯揚四海，我張遼奉行您的旨意，昌豨一定不敢加害於我的緣故啊。”張遼跟隨太祖到黎陽征討袁譚、袁尚，立下戰功，代理中堅將軍。又跟隨太祖在鄴攻打袁尚，袁尚堅守，没能攻克。太祖返回許都，派遣張遼和樂進攻取陰安，把那裏的老百姓遷徙到黄河以南。

鄴，鄴破，遼别徇趙國、常山，招降緣山諸賊及黑山孫輕等。從攻袁譚，譚破，别將徇海濱，破遼東賊柳毅等。還鄴，太祖自出迎遼，引共載，以遼爲蕩寇將軍。復别擊荆州，定江夏諸縣，還屯臨潁，封都亭侯。從征袁尚於柳城，卒與虜遇，遼勸太祖戰，氣甚奮，太祖壯之，自以所持麾授遼。遂擊，大破之，斬單于蹋頓。

張遼又跟隨太祖攻打鄴，鄴被攻破，張遼又單獨帶兵攻取了趙國、常山，招降了沿山盤踞的各夥賊寇和黑山賊孫輕等人。又跟隨太祖攻打袁譚，袁譚被打敗後，張遼又單獨帶兵攻取了海濱各地，并打敗了遼東的賊寇柳毅等人。他回到鄴時，太祖親自出城迎接張遼，帶着他同乘一輛車，任命張遼爲蕩寇將軍。他又單獨帶兵進攻荆州，平定了江夏各縣，返回後駐扎在臨潁，被封爲都亭侯。張遼跟隨太祖到柳城征伐袁尚，突然和敵人遭遇，張遼勸太祖迎戰，鬥志十分高昂，太祖很贊賞他的勇敢，就把自己指揮用的大旗授給張遼。於是發起攻擊，把敵人打得大敗，殺了單于蹋頓。

時荆州未定，復遣遼屯長社。臨發，軍中有謀反者，夜驚亂起火，一軍盡擾。遼謂左右曰：“勿動。是不一營盡反，必有造變者，欲以動亂人耳。”乃令軍中，其不反者安坐。遼將親兵數十人，中陳而立。有頃定，即得首謀者殺之。陳蘭、梅成以氐六縣叛，太祖遣于禁、臧霸等討成，遼督張郃、牛蓋等討蘭。成僞降禁，禁還。成遂將其衆就蘭，轉入灊山。灊中有天柱山，高峻二十餘里，道險狹，步徑裁通，蘭等壁其上。遼欲進，諸將曰：“兵少道險，難用深入。”遼曰：“此所謂一與一，勇者得前耳。”遂進到山下安營，攻之，斬蘭、成首，盡虜其衆。太祖論諸將功，曰：“登天山，履峻險，以取蘭、成，蕩寇功也。”增邑，假節。

當時荆州還没有平定，太祖又派遣張遼駐守長社。臨出發時，軍中有人謀反，夜間故意引起驚鬧混亂，并點起火來，全軍都紛擾不安。張遼對左右的人説：“不要動。這不是整個軍營都要反叛，一定是有人製造兵變，想用騷動來擾亂軍心罷了。”於是就命令軍中，凡不反叛的人都安静坐下。張遼帶領數十個親兵，在軍營中央站立。過不久軍中就安定了下來，很快抓住了主謀反叛的人，把他殺了。陳蘭、梅成帶動氐人六縣反叛，太祖派遣于禁、臧霸等人討伐梅成，派遣張遼統領張郃、牛蓋等人討伐陳蘭。梅成假裝向于禁投降，于禁就撤軍返回。梅成於是帶領他的部屬向陳蘭靠攏，轉移進入了灊山，灊山中有座天柱山，山勢高峻，通達山頂的路長達二十多里，道路艱險狹窄，衹有步行纔能勉强通過，陳蘭等人在山上築起營壘。張遼打算進攻，將領們説：“我們兵力少而道路又艱險，很難向縱深進攻。”張遼説：“這就是人們所説的，狹路對陣，一人對付一人，衹有勇猛衝殺的人纔能獲勝前進啊。”於是就進軍到山下安營扎寨，然後發起攻

擊，砍了陳蘭、梅成的頭，全部俘獲了他們的部屬。太祖評論將領們的功勞，他說："登上天山，踏過險峻，取來陳蘭、梅成的首級，這是蕩寇將軍的功勞啊！"於是給張遼增加食邑，授給他符節。

太祖既征孫權還，使遼與樂進、李典等將七千餘人屯合肥。太祖征張魯，教與護軍薛悌，署函邊曰"賊至乃發"。俄而權率十萬衆圍合肥，乃共發教，教曰："若孫權至者，張、李將軍出戰；樂將軍守，護軍勿得與戰。"諸將皆疑。遼曰："公遠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擊之，折其盛勢，以安衆心，然後可守也。成敗之機，在此一戰，諸君何疑？"李典亦與遼同。於是遼夜募敢從之士，得八百人，椎牛饗將士，明日大戰。平旦，遼被甲持戟，先登陷陳，殺數十人，斬二將，大呼自名，衝壘入，至權麾下。權大驚，衆不知所爲，走登高冢，以長戟自守。遼叱權下戰，權不敢動，望見遼所將衆少，乃聚圍遼數重。遼左右麾圍，直前急擊，圍開，遼將麾下數十人得出，餘衆號呼曰："將軍棄我乎！"遼復還突圍，拔出餘衆。權人馬皆披靡，無敢當者。自旦戰至日中，吴人奪氣，還修守備，衆心乃安，諸將咸服。權守合肥十餘日，城不可拔，乃引退。遼率諸軍追擊，幾復獲權。太祖大壯遼，拜征東將軍。建安二十一年，太祖復征孫權，到合肥，循行遼戰處，嘆息者良久。乃增遼兵，多留諸軍，徙屯居巢。

太祖征伐孫權後返回，派遣張遼和樂進、李典等帶領七千多人駐守合肥。太祖征伐張魯時，交給護軍薛悌一封信，信封邊上寫着"敵人到時再拆開"。不久孫權帶領十萬軍隊包圍了合肥，於是將領們一同拆開信，信上說："如果孫權到來，張遼、李典二位將軍出擊迎戰，樂進將軍防守，護軍不能參戰。"將領們都感到疑惑不解。張遼說："曹公遠征在外，等到援軍到達，敵人必定已經攻破我們。因此信上指示趁敵人還沒有集結好就迎頭痛擊他們，挫敗他們的鋭氣，來安定我們的軍心，然後就可以守得住了。成敗的關鍵，就在於這一仗，大家還有什麽疑慮呢？"李典也和張遼的看法相同。於是張遼連夜招募敢於跟隨他衝鋒陷陣的士兵，得到八百人，又殺牛犒賞將士，準備第二天大戰一場。天剛亮，張遼身披鎧甲、手持長戟，首先衝入敵陣，殺死數十名敵兵，斬了兩名敵將，他大聲喊着自己的名字，衝進敵人的營壘，來到孫權的大旗下。孫權十分驚慌，他的將士們嚇得不知所措，全都逃到一個高土臺上，用長戟保護自己。張遼呵斥孫權下來交戰，孫權不敢動彈，他看見張遼帶的兵少，就聚合軍隊把張遼層層包圍起來。張遼忽左忽右地指揮突圍，向前勇猛衝殺，包圍圈被打開了，張遼帶領身邊的數十個人衝了出來，其餘的士兵大聲呼喊："將軍丢下我們不管了嗎？"張遼又返回衝入包圍圈，救出了剩下的士兵。孫權的人馬都紛紛退縮潰逃，没有人敢抵擋他。從天亮一直戰到中午，吴軍被打得喪失了鬥志，後撤修整營壘加强守備，曹兵的軍心纔安定下來，將領們都很佩服張遼。孫權守候在合肥十多天，城攻不下來，於是就帶兵撤退。張遼帶領各軍追擊，差點又將孫權抓住。太祖非常贊賞張遼，授任征東將軍。建安二十一年，太祖再次征伐孫權，到了合肥後，巡視了張遼當年作戰的地方，感嘆好久。

關羽圍曹仁於樊，會權稱藩，召遼及諸軍悉還救仁。遼未至，徐晃已破關羽，仁圍解。遼與太祖會摩陂。遼軍至，太祖乘輦出勞之，還屯陳郡。文帝即王位，轉前將軍。分封兄汎及一子列侯。孫權復叛，遣遼還屯合肥，進遼爵都鄉侯。給遼母輿車，及兵馬送遼家詣屯，敕遼母至，導從出迎。所督諸軍將吏皆羅拜道側，觀者榮之。文帝踐阼，封晉陽侯，增邑千户，并前二千六百户。黄初二年，遼朝洛陽宫，文帝引遼會建始殿，親問破吴意狀。帝嘆息顧左右曰："此亦古之召虎也。"爲起第舍，又特爲遼母作殿，以遼所從破吴軍應募步卒，皆爲虎賁。孫權復稱藩。遼還屯雍丘，得疾。帝遣侍中劉曄將太醫視疾，虎賁問消息，道路相屬。疾未瘳，帝迎遼就行在所，車駕親臨，執其手，賜以御衣，太官日送御食。疾小差，還屯。孫權復叛，帝遣遼乘舟，與曹休至海陵，臨江。權甚憚焉，敕諸將："張遼雖病，不可當也，慎之！"是歲，遼與諸將破權將吕範。遼病篤，遂薨于江都。帝爲流涕，謚曰剛侯。子虎嗣。六年，帝追念遼、典在合肥之功，詔曰："合肥之役，遼、典以步卒八百，破賊十萬，自古用兵，未之有也。使賊至今奪氣，可謂國之爪牙矣。其分遼、典邑各百户，賜一子爵關内侯。"虎爲偏將軍，薨。子統嗣。

於是增加張遼的兵力，留下很多的軍隊，遷移到居巢駐守。

關羽在樊城圍攻曹仁時，適逢孫權向魏國稱臣，太祖召張遼和其他各軍都返回救援曹仁。張遼還没到達，徐晃已打敗了關羽，曹仁的受圍被解除了。張遼和太祖在摩陂會合。張遼的軍隊到達後，太祖乘車出來慰勞他們，然後張遼返回駐守陳郡。文帝即魏王位，張遼轉任前將軍。又分封張遼的哥哥張汎和一個兒子爲列侯。孫權再次反叛，文帝派遣張遼返回駐守合肥，晋升張遼的爵位爲都鄉侯。賜給張遼母親供皇帝乘坐的車子，并派軍隊把張遼的家屬護送到張遼的駐地，下令張遼的母親到達時，儀仗隊要出來迎接。張遼統領的各軍將領都環繞在道路兩側下拜，觀看的人都爲張遼感到榮耀。文帝即位後，封張遼爲晋陽侯，增加食邑一千户，加上以前的共二千六百户。黄初二年，張遼到洛陽宫朝拜文帝，文帝延引張遼在建始殿會見，親自向張遼詢問當年打敗吴軍的情况。文帝感嘆地回頭看着左右的人説："這也是古代召虎那樣的勇將啊！"他下令爲張遼修建府舍，又特意爲張遼的母親修建殿堂，當年應募報名跟隨張遼打敗吴軍的步兵士卒，都做了侍衛皇帝的虎賁郎。孫權又向魏國稱臣。張遼返回駐守雍丘，得了病。文帝派遣侍中劉曄帶着太醫前來爲張遼看病，探聽他病情的虎賁郎在路上絡繹不絶。病還没有好，文帝就把張遼接到自己的行宫，并親自去看望，握着張遼的手，把自己的衣服賜給他，主管皇帝膳食的太官天天給他送去皇帝吃的飯菜。病稍有好轉，張遼就回到了自己的駐地。孫權又再次反叛，文帝派遣張遼乘船，和曹休一道到海陵，進駐長江岸邊。孫權對張遼十分害怕，告誡他的將領們説："張遼雖然有病，可誰也抵擋不住他，要謹慎小心啊！"這一年，張遼和將領們打敗了孫權的將領吕範。張遼病重，於是在江都去世。文帝爲他流了淚，賜給他謚號稱剛侯。他的兒子張虎繼承爵位。黄初六年，文帝追念張遼和李典在合肥的戰功，下詔説："合肥戰役，張遼、李典用八百名步兵，打敗敵軍十萬，自古用兵作戰，没有像這樣的

事，使敵軍直到現在仍然氣怯喪膽，他們可以稱得上是國家的得力勇將了。現在分出張遼、李典的食邑各一百户，賜給各人一個兒子關内侯的爵位。”張虎任偏將軍，後去世。他的兒子張統繼承了爵位。

樂進

樂進，字文謙，陽平衛國人也。容貌短小，以膽烈從太祖，爲帳下吏。遣還本郡募兵，得千餘人，還爲軍假司馬、陷陳都尉。從擊呂布於濮陽，張超於雍丘，橋蕤於苦，皆先登有功，封廣昌亭侯。從征張繡於安衆，圍呂布於下邳，破别將，擊眭固於射犬，攻劉備於沛，皆破之，拜討寇校尉。渡河攻獲嘉，還，從擊袁紹於官渡，力戰，斬紹將淳于瓊。從擊譚、尚於黎陽，斬其大將嚴敬，行游擊將軍。别擊黄巾，破之，定樂安郡。從圍鄴，鄴定，從擊袁譚於南皮，先登，入譚東門。譚敗，别攻雍奴，破之。建安十一年，太祖表漢帝，稱進及于禁、張遼曰：“武力既弘，計略周備，質忠性一，守執節義，每臨戰攻，常爲督率，奮强突固，無堅不陷，自援枹鼓，手不知倦。又遣别征，統御師旅，撫衆則和，奉令無犯，當敵制决，靡有遺失。論功紀用，宜各顯寵。”於是禁爲虎威；進，折衝；遼，蕩寇將軍。

樂進，字文謙，陽平衛國人。他身材矮小，以膽大勇猛跟隨太祖，做了帳下吏。太祖派遣他回到本郡招募士兵，得到一千多人，返回後擔任軍假司馬、陷陣都尉。他跟隨太祖到濮陽攻擊呂布，到雍丘攻擊張超，到苦攻擊橋蕤，都衝鋒在前立下戰功，被封爲廣昌亭侯。又跟隨太祖在安衆征伐張繡，在下邳圍攻呂布，打敗了呂布的部將，接着到射犬攻擊眭固，到沛攻打劉備，都打敗了他們，被授任討寇校尉。又渡過黄河攻打獲嘉，返回後，跟隨太祖在官渡攻擊袁紹，他奮力作戰，殺了袁紹的將領淳于瓊。又跟隨太祖在黎陽攻擊袁譚、袁尚，殺了他們的大將嚴敬，被任命代理游擊將軍。他單獨帶兵攻打黄巾軍，打敗了他們，平定了樂安郡。又跟隨太祖圍攻鄴，鄴被平定後，跟隨太祖在南皮攻擊袁譚，他衝鋒在前，首先攻入袁譚的東門。袁譚被打敗後，樂進又單獨帶兵攻打雍奴，攻下了它。建安十一年，太祖上表漢獻帝，稱贊樂進和于禁、張遼説：“他們武藝高强而勇力過人，謀劃周密而考慮完備，品質忠誠而秉性專一，堅持節操而固守大義，每次參戰攻伐，常擔任將帥，他們奮勇争先、衝入險固的敵陣，無堅不摧，親自擂起戰鼓，手不知疲倦。又派遣他們單獨帶兵征伐，統率軍隊，安撫部下使之團結一致，執行命令時絲毫也不違犯，面對敵人而能當機立斷，没有一點失誤。評論他們的功勞并記録他們的業績，應該使他們各自得到榮耀和尊寵。”於是任命于禁做虎威將軍，樂進做折衝將軍，張遼做蕩寇將軍。

進别征高幹，從北道入上黨，回出其後。幹等還守壺關，連戰斬首。幹堅守未下，會太祖自征之，乃拔。太祖征管承，軍淳于，遣進與李典擊之。承破走，逃入海島，海濱平。荆

樂進單獨帶兵征伐高幹，從北面繞道進入上黨，迂迴出擊高幹的後方。高幹等人後撤防守壺關，樂進連續作戰并殺了大量敵人。高幹堅守，樂進未能攻下，恰逢太祖親自帶兵征伐高幹，於是就攻下了壺關。太祖征討管承，駐扎在淳于，

州未服，遣屯陽翟。後從平荆州，留屯襄陽，擊關羽、蘇非等，皆走之，南郡諸郡山谷蠻夷詣進降。又討劉備臨沮長杜普、旌陽長梁大，皆大破之。後從征孫權，假進節。太祖還，留進與張遼、李典屯合肥，增邑五百，并前凡千二百户。以進數有功，分五百户，封一子列侯；進遷右將軍。建安二十三年薨，謚曰威侯。子綝嗣。綝果毅有父風，官至揚州刺史。諸葛誕反，掩襲殺綝，詔悼惜之，追贈衛尉，謚曰愍侯。子肇嗣。

派遣樂進和李典攻擊管承。管承戰敗逃跑，逃入了海島，海濱一帶得到平定。荆州還没有歸服，太祖派遣樂進駐守陽翟。後來他跟隨太祖平定荆州，留下駐守襄陽，他攻擊關羽、蘇非等人，把他們都打退了。南郡各郡山區的蠻夷部族都到樂進那裏表示歸降。又討伐劉備設置的臨沮長杜普、旌陽長梁大，把他們全都打得大敗。後來跟隨太祖征伐孫權，太祖授給他符節。太祖撤軍時，留下樂進和張遼、李典駐守合肥，給樂進增加食邑五百户，加上以前的共一千二百户。因樂進多次立下戰功，從他的食邑中分出五百户，封他的一個兒子爲列侯；樂進升遷爲右將軍。建安二十三年樂進去世，謚號稱威侯。兒子樂綝繼承爵位。樂綝果敢剛毅，有他父親那樣的風度，官做到揚州刺史。諸葛誕反叛時，突然襲擊樂綝并把他殺了，皇帝下詔對他表示哀悼和痛惜，追贈衛尉的官職，謚號稱愍侯。他的兒子樂肇繼承爵位。

于禁

于禁，字文則，泰山鉅平人也。黄巾起，鮑信招合徒衆，禁附從焉。及太祖領兖州，禁與其黨俱詣爲都伯，屬將軍王朗。朗異之，薦禁才任大將軍。太祖召見與語，拜軍司馬，使將兵詣徐州，攻廣戚，拔之，拜陷陳都尉。從討吕布於濮陽，别破布二營於城南，又别將破高雅於須昌。從攻壽張、定陶、離狐，圍張超於雍丘，皆拔之。從征黄巾劉辟、黄邵等，屯版梁，邵等夜襲太祖營，禁帥麾下擊破之，斬邵等，盡降其衆。遷平虜校尉。從圍橋蕤於苦，斬蕤等四將。從至宛，降張繡。繡復叛，太祖與戰不利，軍敗，還舞陰。是時軍亂，各間行求太祖，禁獨勒所將數百人，且戰且引，雖有死傷不相離。虜追稍緩，禁徐整行隊，鳴鼓而還。未至太祖所，道見十餘人被創裸走，禁問其故，曰：“爲青州兵所劫。”初，

于禁，字文則，泰山鉅平人也。黄巾軍起義後，鮑信招集人馬，于禁歸附跟隨了他。等到太祖兼任兖州刺史，于禁和他的部下一同投靠太祖，被任命爲都伯，歸屬將軍王朗。王朗認爲他非同一般，向太祖推薦于禁，説他的才能可以擔任大將軍。太祖召見他，和他交談後，授任軍司馬，派他帶兵到徐州，攻打廣戚，攻下廣戚後，授任陷陣都尉。他跟隨太祖到濮陽討伐吕布，單獨帶兵在城南攻克了吕布的兩個營寨，又單獨帶兵在須昌打敗了高雅。他跟隨太祖攻打壽張、定陶、離狐，在雍丘圍攻張超，全都攻了下來。又跟隨太祖征伐黄巾軍劉辟、黄邵等部，駐扎在版梁，黄邵等人夜間偷襲太祖的營寨，于禁帶領部下反擊并打敗了他們，殺了黄邵等人，使他的部屬全都投降。于禁升任平虜校尉。他跟隨太祖在苦圍攻橋蕤，殺了橋蕤等四名將領。又跟隨太祖到宛，使張繡投降。張繡又反叛。太祖和他交戰失利，軍隊戰敗，撤回舞陰。這時軍中混亂，將士們各自抄小路逃走，去尋找太祖，獨有于禁指揮他所帶領的數百士兵，邊戰邊退，即使有死傷

黄巾降，號青州兵，太祖寬之，故敢因緣爲略。禁怒，令其衆曰："青州兵同屬曹公，而還爲賊乎!"乃討之，數之以罪。青州兵遽走詣太祖自訴。禁既至，先立營壘，不時謁太祖。或謂禁："青州兵已訴君矣，宜促詣公辨之。"禁曰："今賊在後，追至無時，不先爲備，何以待敵？且公聰明，譖訴何緣!"徐鑿塹安營訖，乃入謁，具陳其狀。太祖悦，謂禁曰："淯水之難，吾其急也，將軍在亂能整，討暴堅壘，有不可動之節，雖古名將，何以加之!"於是録禁前後功，封益壽亭侯。復從攻張繡於穰，禽吕布於下邳，别與史涣、曹仁攻眭固於射犬，破斬之。

也不逃散。敵人的追趕漸漸慢了下來，于禁不慌不忙地整頓好隊形，敲着鼓返回營地。還没到太祖的駐地，路上遇見十幾個人受了傷光着身子走着，于禁向他們詢問原因，他們説："我們遭到青州兵搶劫了。"起初，黄巾軍向太祖投降，號稱青州兵，太祖對他們很寬容，所以他們敢憑藉太祖的寬容進行搶劫。于禁發了怒，命令部下説："青州兵同樣歸屬曹公，却還要做賊寇嗎?"於是就譴責青州兵，一一數説他們的罪狀。青州兵趕緊跑到太祖那裏告狀。于禁到達駐地後，先修築營壘，没有馬上去見太祖。有人對于禁説："青州兵已經向曹公告您了，您應該趕緊去見曹公申辯。"于禁説："現在賊人就在後邊，不定什麽時候就會追來，不先做好防備，用什麽來對付敵人？况且曹公耳聰目明，譖言誣告怎能起作用!"他不慌不忙地挖壕溝安營寨，然後纔進去拜見太祖，詳細陳述當時的情况。太祖聽了很高興，對于禁説："淯水的這場災難，我都感到很急迫，將軍在混亂中能整治自己的部下，譴責暴行修固營壘，有着不可動摇的節操，即使是古代的名將，還有什麽比這更好的嗎?"於是記録于禁的前後戰功，封爲益壽亭侯。于禁又跟隨太祖到穰攻打張繡，在下邳活捉了吕布，另外又和史涣、曹仁在射犬攻打眭固，打敗并殺了他。

太祖初征袁紹，紹兵盛，禁願爲先登。太祖壯之，乃遣步卒二千人，使禁將，守延津以拒紹，太祖引軍還官渡。劉備以徐州叛，太祖東征之。紹攻禁，禁堅守，紹不能拔。復與樂進等將步騎五千，擊紹别營，從延津西南緣河至汲、獲嘉二縣，焚燒保聚三十餘屯，斬首獲生各數千，降紹將何茂、王摩等二十餘人。太祖復使禁别將屯原武，擊紹别營於杜氏津，破之。遷裨將軍，後從還官渡。太祖與紹連營，起土山相對。紹射營中，士卒多死傷，軍中懼。禁督守土山，力戰，氣益奮。紹破，遷偏將軍。冀州平。昌豨復叛，遣禁征之。禁急進攻

太祖起初征伐袁紹時，袁紹兵力强盛，于禁自願擔當先鋒。太祖很贊賞他，就派二千名步兵，讓于禁指揮，守衛延津以抵禦袁紹，太祖帶領軍隊返回官渡。劉備在徐州反叛，太祖向東征討他。袁紹攻打于禁，于禁堅守，袁紹不能攻下來。于禁又和樂進等帶領步兵騎兵五千人，攻擊袁紹大本營以外的營寨，從延津西南沿着黄河到汲、獲嘉二縣，焚燒了袁紹聚兵守衛的三十多個營壘，殺死、俘虜各數千人，招降袁紹的將領何茂、王摩等二十餘人。太祖又派于禁單獨帶兵駐扎在原武，攻擊袁紹駐扎在杜氏津的營寨，攻占了它。于禁升任裨將軍，隨後跟隨太祖返回官渡。太祖和袁紹營寨相連，雙方築起土山對峙。袁紹下令向太祖營中射箭，士兵死傷很多，軍中十分恐懼。于禁統管守衛土山，他奮力作戰，鬥

豨；豨與禁有舊，詣禁降。諸將皆以爲豨已降，當送詣太祖，禁曰："諸君不知公常令乎！圍而後降者不赦。夫奉法行令，事上之節也。豨雖舊友，禁可失節乎！"自臨與豨決，隕涕而斬之。是時太祖軍淳于，聞而嘆曰："豨降不詣吾而歸禁，豈非命耶！"益重禁。東海平，拜禁虎威將軍。後與臧霸等攻梅成，張遼、張郃等討陳蘭。禁到，成舉衆三千餘人降。既降復叛，其衆奔蘭。遼等與蘭相持，軍食少，禁運糧前後相屬，遼遂斬蘭、成。增邑二百户，并前千二百户。是時，禁與張遼、樂進、張郃、徐晃俱爲名將，太祖每征伐，咸遞行爲軍鋒，還爲後拒；而禁持軍嚴整，得賊財物，無所私入，由是賞賜特重。然以法御下，不甚得士衆心。太祖常恨朱靈，欲奪其營。以禁有威重，遣禁將數十騎，齎令書，徑詣靈營奪其軍，靈及其部衆莫敢動；乃以靈爲禁部下督，衆皆震服，其見憚如此。遷左將軍，假節鉞，分邑五百户，封一子列侯。

志更加高昂。袁紹被打敗後，于禁升任偏將軍。冀州平定。昌豨又反叛，太祖派遣于禁征討他。于禁快速進軍攻打昌豨，昌豨和于禁以前有交情，就向于禁投降。將領們都認爲昌豨已經投降，應該把他送到太祖那裏，于禁説："各位不知道曹公一向的法令嗎？被包圍後纔投降的人不予赦免。遵奉軍法、執行命令，是事奉君上的節操。昌豨雖然是我的舊友，但我怎麽可以喪失節操呢？"他親自去和昌豨訣别，流着淚把他殺了。這時太祖駐扎在淳于，聽説這事後感嘆地説："昌豨投降不上我這裏來，却去于禁那裏，這難道不是他的命嗎！"於是更加看重于禁。東海平定後，授任于禁做虎威將軍。後來和臧霸等人攻打梅成，張遼、張郃等人討伐陳蘭。于禁來到後，梅成帶領部屬三千多人投降。梅成投降後又反叛，和他的部屬投奔陳蘭。張遼等人和陳蘭相互對峙，軍中糧食少，于禁運送糧食前後源源不斷，張遼於是殺了陳蘭、梅成。給于禁增加食邑二百户，加上以前的共一千二百户。這時，于禁和張遼、樂進、張郃、徐晃都是曹軍的著名將領，太祖每次征伐，都輪流讓他們進軍做先鋒，回師做後衛；而于禁治軍嚴整，得到賊人的財物，從不歸於自己，因此他得到的賞賜特别多。然而他用法度控制部下，在士兵中不太得人心。太祖一向惱恨朱靈，想奪走他的人馬。因于禁有威嚴持重的特點，派于禁帶着數十個騎兵，拿着命令，徑直來到朱靈的營寨奪去他的兵權，朱靈及其部屬没有誰敢動一動；於是就任命朱靈做于禁的部下督，士兵們都感到驚懼而順從他，他就是這樣令人畏懼。于禁後來升任左將軍，授給符節和斧鉞，又分給食邑五百户，封他的一個兒子爲列侯。

建安二十四年，太祖在長安，使曹仁討關羽於樊，又遣禁助仁。秋，大霖雨，漢水溢，平地水數丈，禁等七軍皆没。禁與諸將登高望水，無所回避，羽乘大船就攻禁等，禁遂降，惟龐悳不屈節而死。太祖聞之，哀嘆者久之，曰："吾知禁三十年，何意

建安二十四年，太祖在長安，派遣曹仁到樊討伐關羽，又派遣于禁援助曹仁。那時是秋天，連降大雨，漢水暴漲，平地上水淹數丈高，于禁等七軍全被水淹没。于禁和將領們登上高處觀望水勢，没有地方可躲避，關羽乘着大船逼進攻打于禁等人，于禁於是就投降了，祇有龐悳不肯喪失節操屈服投降，被關羽殺害。太祖聽説後，悲

臨危處難，反不如龐悳邪！”會孫權禽羽，獲其衆，禁復在吴。文帝踐阼，權稱藩，遣禁還。帝引見禁，鬚髮皓白，形容憔悴，泣涕頓首。帝慰諭以荀林父、孟明視故事，拜爲安遠將軍。欲遣使吴，先令北詣鄴謁高陵。帝使豫於陵屋畫關羽戰克、龐悳憤怒、禁降服之狀。禁見，慚恚發病薨。子圭嗣封益壽亭侯。謚禁曰厲侯。

哀地嘆息了很長時間，説：“我瞭解于禁三十年了，怎麼想得到他面臨危難時，反倒不如龐悳呢！”恰逢孫權活捉了關羽，俘獲了他的部屬，于禁又到了吴國。文帝即位後，孫權向魏國稱臣，遣送于禁回來。文帝接見了于禁，他的鬍鬚頭髮都白了，面容憔悴，流着眼淚跪下磕頭。文帝用荀林父、孟明視的舊事安慰他，授任安遠將軍。打算派他出使吴國，先讓他北去鄴拜謁高陵。文帝派人預先在高陵的屋内畫上關羽獲勝、龐悳憤怒不屈、于禁投降屈服的情形。于禁看到後，又羞愧又氣憤，發病而死。他的兒子于圭承襲了益壽亭侯的封爵。賜給于禁的謚號稱厲侯。

張郃

張郃，字儁乂，河間鄚人也。漢末應募討黄巾，爲軍司馬，屬韓馥。馥敗，以兵歸袁紹。紹以郃爲校尉，使拒公孫瓚。瓚破，郃功多，遷寧國中郎將。太祖與袁紹相拒於官渡，紹遣將淳于瓊等督運屯烏巢，太祖自將急擊之。郃説紹曰：“曹公兵精，往必破瓊等；瓊等破，則將軍事去矣，宜急引兵救之。”郭圖曰：“郃計非也。不如攻其本營，勢必還，此爲不救而自解也。”郃曰：“曹公營固，攻之必不拔，若瓊等見禽，吾屬盡爲虜矣。”紹但遣輕騎救瓊，而以重兵攻太祖營，不能下。太祖果破瓊等，紹軍潰。圖慚，又更譖郃曰：“郃快軍敗，出言不遜。”郃懼，乃歸太祖。

張郃，字儁乂，河間鄚人。東漢末年應募討伐黄巾軍，擔任軍司馬，歸屬韓馥。韓馥失敗後，他帶着軍隊歸附袁紹。袁紹任命他做校尉，派他抵禦公孫瓚。公孫瓚被打敗，張郃因戰功多，升任寧國中郎將。太祖和袁紹在官渡相對峙，袁紹派遣將領淳于瓊等人監管運送糧食而駐扎在烏巢，太祖親自帶領軍隊猛烈攻打烏巢。張郃勸袁紹説：“曹公的軍隊精鋭，這一去必定會打敗淳于瓊等人；要是淳于瓊等人被打敗，那麼將軍您的戰事就全輸了，應當趕緊帶兵救援他們。”郭圖説：“張郃的計策不對。不如攻打曹公的大本營，他勢必退兵回去解救，這就是不用救援而自然解圍。”張郃説：“曹公的營壘堅固，攻打它一定不能攻克，如果淳于瓊等人被活捉，我們這些人就都要當俘虜了。”袁紹衹派遣輕裝的騎兵救援淳于瓊，而用大批軍隊攻打太祖的大本營，但不能攻下。太祖果然打敗了淳于瓊等人，袁紹的軍隊潰敗。郭圖感到慚愧，又進而誣陷張郃説：“張郃對我軍戰敗感到高興，説出的話傲慢無禮。”張郃很害怕，於是就歸順了太祖。

太祖得郃甚喜，謂曰：“昔子胥不早寤，自使身危，豈若微子去殷、韓信歸漢邪？”拜郃偏將軍，封都亭侯。授以衆，從攻鄴，拔之。又從擊袁譚於渤海，别將軍圍雍奴，大破之。從討柳城，與張遼俱爲軍鋒，以

太祖得到張郃很高興，對他説：“以前伍子胥不早點省悟，結果使自己遭受危害，難道比得上微子離開商紂、韓信歸附漢王嗎？”授任張郃偏將軍，封爲都亭侯。交給他兵馬，跟隨太祖攻打鄴，攻占了它。又跟隨太祖到渤海攻擊袁譚，并單獨帶領軍隊圍攻雍奴，把敵人打得大敗。跟

功遷平狄將軍。別征東萊，討管承，又與張遼討陳蘭、梅成等，破之。從破馬超、韓遂於渭南。圍安定，降楊秋。與夏侯淵討鄜賊梁興及武都氐。又破馬超，平宋建。太祖征張魯，先遣郃督諸軍討興和氐王竇茂。太祖從散關入漢中，又先遣郃督步卒五千於前通路。至陽平，魯降，太祖還，留郃與夏侯淵等守漢中，拒劉備。郃別督諸軍，降巴東、巴西二郡，徙其民於漢中。進軍宕渠，爲備將張飛所拒，引還南鄭。拜盪寇將軍。劉備屯陽平，郃屯廣石。備以精卒萬餘，分爲十部，夜急攻郃。郃率親兵搏戰，備不能克。其後備於走馬谷燒都圍，淵救火，從他道與備相遇，交戰，短兵接刃。淵遂没，郃還陽平。當是時，新失元帥，恐爲備所乘，三軍皆失色。淵司馬郭淮乃令衆曰："張將軍，國家名將，劉備所憚；今日事急，非張將軍不能安也。"遂推郃爲軍主。郃出，勒兵安陳，諸將皆受郃節度，衆心乃定。太祖在長安，遣使假郃節。太祖遂自至漢中，劉備保高山不敢戰。太祖乃引出漢中諸軍，郃還屯陳倉。

隨太祖征討柳城，和張遼一道做軍中的先鋒，因戰功升任平狄將軍。單獨帶兵征伐東萊，討伐管承，又和張遼討伐陳蘭、梅成等人，打敗了他們。跟隨太祖在渭南打敗馬超、韓遂。包圍安定，降伏楊秋。和夏侯淵一起討伐鄜的賊寇梁興以及武都氐。又打敗了馬超，掃平了宋建。太祖征討張魯，先派遣張郃統領各軍討伐興和氐王竇茂。太祖從散關進入漢中，又先派遣張郃統領步兵五千在前面開路。到達陽平時，張魯投降，太祖返回，留下張郃和夏侯淵等防守漢中，抵禦劉備。張郃又單獨統領各軍，使巴東、巴西二郡投降，把那裏的老百姓遷徙到漢中。接着進軍宕渠，被劉備的將領張飛阻擋，於是帶兵返回南鄭。授任盪寇將軍。劉備駐扎在陽平，張郃駐扎在廣石。劉備用精兵一萬多人，分作十部，夜間猛烈攻打張郃。張郃帶領親兵搏鬥，劉備不能取勝。後來劉備在走馬谷放火焚燒曹軍的營寨，夏侯淵出來救火，從其他道上和劉備相遭遇，雙方交戰，短兵相接。夏侯淵於是戰死，張郃退回陽平。正當這時，曹軍剛失去主帥，擔心被劉備乘勝追擊，三軍都大驚失色。夏侯淵的司馬郭淮於是下令軍中："張將軍，是國家的著名將領，劉備很怕他；眼下形勢危急，没有張將軍就不能安定軍心。"於是推舉張郃做軍中主帥。張郃挺身而出，整治軍隊安扎陣營，將領們都接受張郃的節制調度，軍心這纔安定下來。當時太祖在長安，派遣使者授給張郃符節。太祖於是親自到漢中，劉備把守高山不敢出戰，太祖就撤出漢中各軍，張郃退兵駐守陳倉。

文帝即王位，以郃爲左將軍，進爵都鄉侯。及踐阼，進封鄚侯。詔郃與曹真討安定盧水胡及東羌，召郃與真并朝許宫，遣南與夏侯尚擊江陵。郃別督諸軍渡江，取洲上屯塢。明帝即位，遣南屯荆州，與司馬宣王擊孫權別將劉阿等，追至祁口，交戰，破之。諸葛亮出祁山。加郃位特進，遣督諸軍，拒亮將馬謖於街亭。謖依阻南山，不下據城。郃絶其汲

文帝即魏王位，任命張郃做左將軍，晋升爵位都鄉侯。等到文帝即位，晋封鄚侯。詔令張郃和曹真討伐安定盧水胡和東羌，又召張郃和曹真一同到許宫朝見，派遣他們往南和夏侯尚攻打江陵。張郃另外統領各軍渡過長江，奪取江中小洲上的營壘。明帝即位後，派遣張郃南下駐守荆州，和司馬宣王攻擊孫權手下單獨帶兵的將領劉阿等人，追擊到祁口，雙方交戰，打敗了劉阿。諸葛亮出兵祁山。授給張郃特進的職位，派遣他統領各軍，在街亭抵禦諸葛亮的將領馬謖。馬謖

道，擊，大破之。南安、天水、安定郡反應亮，郃皆破平之。詔曰："賊亮以巴蜀之衆，當虓虎之師。將軍被堅執鋭，所向克定，朕甚嘉之。益邑千户，并前四千三百户。"司馬宣王治水軍於荆州，欲順沔入江伐吴，詔郃督關中諸軍往受節度。至荆州，會冬水淺，大船不得行，乃還屯方城。諸葛亮復出，急攻陳倉，帝驛馬召郃到京都。帝自幸河南城，置酒送郃，遣南北軍士三萬及分遣武衛、虎賁使衛郃，因問郃曰："遲將軍到，亮得無已得陳倉乎!"郃知亮縣軍無穀，不能久攻，對曰："比臣未到，亮已走矣；屈指計亮糧不至十日。"郃晨夜進至南鄭，亮退。詔郃還京都，拜征西車騎將軍。

依托南山阻截曹軍，不下山築城據守。張郃截斷他的水道，發起攻擊，把馬謖打得大敗。南安、天水、安定郡反叛而響應諸葛亮，張郃一一攻克平定了各郡。明帝下詔説："賊人諸葛亮用巴蜀的兵馬，阻擋張郃猛虎一般的軍隊。將軍身披鎧甲、手執鋭器，鋒芒所向，全都攻克平定，朕非常贊賞你。增加食邑一千户，加上以前的共四千三百户。"司馬宣王在荆州訓練水軍，打算順着沔水進入長江征伐吴國，詔令張郃統領關中各軍前往荆州，接受司馬宣王的節制調度。到達荆州後，恰逢冬季水淺，大船不能行走，於是撤軍駐守方城。諸葛亮再次出征，猛烈攻打陳倉，皇帝派驛馬召張郃到京都。皇帝親自到河南城，設酒宴爲張郃送行，派遣來自南北的軍士三萬人并派部分武衛、虎賁，讓他們保護張郃。皇帝於是問張郃説："等到將軍到達時，諸葛亮會不會已經奪取了陳倉呢?"張郃知道諸葛亮孤軍深入，没有糧食，不能長期攻打，就回答説："等臣還没到，諸葛亮就已經逃走了；扳着指頭算算諸葛亮的糧食不够十天用。"張郃日夜兼程進軍到南鄭，諸葛亮退兵。詔令張郃返回京都，授任征西車騎將軍。

郃識變數，善處營陳，料戰勢地形，無不如計，自諸葛亮皆憚之。郃雖武將而愛樂儒士，嘗薦同鄉卑湛經明行修，詔曰："昔祭遵爲將，奏置五經大夫，居軍中，與諸生雅歌投壺。今將軍外勤戎旅，内存國朝。朕嘉將軍之意，今擢湛爲博士。"

張郃懂得用兵的變化，善於設置營壘陣列，判斷戰局地形，結果没有不和他預先的估計相吻合的，自諸葛亮以下的蜀國將領都害怕他。張郃雖然是武將，但喜愛儒士，曾經推舉同鄉通曉經學行爲高尚的卑湛，詔命説："以前祭遵任將帥時，奏請設置五經大夫，他身在軍中，和儒生們一起吟誦《雅》詩，投壺取興。現在將軍在外統領軍隊，内心思念着國朝。朕贊賞將軍的心意，現在提升卑湛做博士。"

諸葛亮復出祁山，詔郃督諸將西至略陽，亮還保祁山，郃追至木門，與亮軍交戰，飛矢中郃右膝，薨，謚曰壯侯。子雄嗣。郃前後征伐有功，明帝分郃户，封郃四子列侯。賜小子爵關内侯。

諸葛亮再次出兵祁山，詔令張郃統領將領們西到略陽，諸葛亮撤軍守衛祁山，張郃追擊到木門，和諸葛亮的軍隊交戰，飛箭射中張郃的右膝，去世，謚號稱壯侯。兒子張雄繼承爵位。張郃前後征伐有戰功，明帝分出封給張郃的食邑，封張郃的四個兒子爲列侯。賜給他的小兒子關内侯的爵位。

徐晃

徐晃字公明，河東楊人也。爲郡吏，從車騎將軍楊奉討賊有功，拜騎都尉。李傕、郭汜之亂長安也，晃説奉，令與天子還洛陽，奉從其計。天子渡河至安邑，封晃都亭侯。及到洛陽，韓暹、董承日争鬥，晃説奉令歸太祖；奉欲從之，後悔。太祖討奉於梁，晃遂歸太祖。

徐晃，字公明，河東楊人。他做過郡裏的小吏，因跟隨車騎將軍楊奉討伐賊寇有功，授任騎都尉。李傕、郭汜在長安作亂時，徐晃勸説楊奉，讓他和天子返回洛陽，楊奉聽從了他的計謀。天子渡過黄河到達安邑，封徐晃爲都亭侯。等到了洛陽，韓暹、董承天天争鬥，徐晃勸説楊奉，讓他歸附太祖；楊奉打算聽從他的意見，後來又反悔了。太祖在梁討伐楊奉，徐晃於是就歸附了太祖。

太祖授晃兵，使擊卷、原武賊，破之，拜裨將軍。從征吕布，别降布將趙庶、李鄒等。與史涣斬眭固於河内。從破劉備，又從破顔良，拔白馬，進至延津，破文醜，拜偏將軍。與曹洪擊㶏彊賊祝臂，破之，又與史涣擊袁紹運車於故市，功最多，封都亭侯。太祖既圍鄴，破邯鄲，易陽令韓範僞以城降而拒守，太祖遣晃攻之。晃至，飛矢城中，爲陳成敗。範悔，晃輒降之。既而言於太祖曰："二袁未破，諸城未下者傾耳而聽，今日滅易陽，明日皆以死守，恐河北無定時也。願公降易陽以示諸城，則莫不望風。"太祖善之。别討毛城，設伏兵掩擊，破三屯。從破袁譚於南皮，討平原叛賊，克之。從征蹋頓，拜横野將軍。從征荆州，别屯樊，討中廬、臨沮、宜城賊。又與滿寵討關羽於漢津，與曹仁擊周瑜於江陵。十五年，討太原反者，圍大陵，拔之，斬賊帥商曜。韓遂、馬超等反關右，遣晃屯汾陰以撫河東，賜牛酒，令上先人墓。太祖至潼關，恐不得渡，召問晃。晃曰："公盛兵於此，而賊不復别守蒲阪，知其無謀也。今假臣精兵渡蒲坂津，爲軍先置，以截其裏，賊可擒也。"太祖曰："善。"使晃以步騎四千人渡津。作塹栅未成，賊梁

太祖授給徐晃軍隊，派他攻擊卷、原武的賊寇，打敗了他們，授任裨將軍。他跟隨太祖征討吕布，單獨帶兵降伏了吕布的將領趙庶、李鄒等人。和史涣在河内殺了眭固。他跟隨太祖打敗了劉備，又跟隨太祖打敗顔良，攻取了白馬，進軍到延津，打敗了文醜，授任偏將軍。和曹洪攻擊㶏彊的賊寇祝臂，打敗了他，又和史涣在故市攻擊袁紹的運輸車，立功最多，封爲都亭侯。太祖包圍鄴以後，攻克了邯鄲，易陽令韓範假裝率城投降却堅持防守，太祖派遣徐晃攻打他。徐晃來到後，將一封信用箭射到城裏，給韓範講述成敗得失的道理。韓範有所悔悟，徐晃就招降了他。不久他對太祖説："袁譚、袁尚還没有被打敗，没被攻下的各城都側耳傾聽，今天要是毁滅了易陽，明天各城都會拼死堅守，恐怕黄河以北就没有安定的日子了。希望您招降易陽，向各城示意，那麽就没有不屈於形勢而歸順投降的了。"太祖認爲他説得對。徐晃單獨帶兵討伐毛城，設置伏兵突然襲擊，攻克了三處營壘。跟隨太祖在南皮打敗袁譚，討伐平原的叛賊，攻下了平原。跟隨太祖征伐蹋頓，授任横野將軍。跟隨太祖征伐荆州，單獨帶兵駐扎在樊，討伐中廬、臨沮、宜城的賊寇。又和滿寵在漢津討伐關羽，和曹仁在江陵攻擊周瑜。建安十五年，討伐太原反叛的人，包圍大陵，攻占了它，殺了賊人主帥商曜。韓遂、馬超等人在關右反叛，太祖派遣徐晃駐守汾陰來安撫河東，賞賜牛酒，讓他去祖先墳墓上祭掃。太祖到達潼關，擔心不能渡過黄河，召見徐晃向他詢問。徐晃説："您在這裏部署大軍，

興夜將步騎五千餘人攻晃，晃擊走之，太祖軍得渡。遂破超等，使晃與夏侯淵平隃麋、汧諸氐，與太祖會安定。太祖還鄴，使晃與夏侯淵平鄜、夏陽餘賊，斬梁興，降三千餘户。從征張魯。別遣晃討攻櫝、仇夷諸山氐，皆降之。遷平寇將軍。解將軍張順圍。擊賊陳福等三十餘屯，皆破之。

可是賊人不再分兵防守蒲阪，可知他們没有謀略。現在給臣一支精兵，渡過蒲坂津，爲大軍打先鋒，來截住賊人的後路，賊人就可以被活捉了。”太祖說：“好。”派徐晃帶領步兵騎兵四千人渡過蒲坂津。他們挖壕溝、樹栅欄，還没完成，賊人梁興夜間帶領步兵騎兵五千多人攻打徐晃，徐晃反擊打退了他們，太祖的大軍纔得以渡過黄河。於是就打敗了馬超等人，又派徐晃和夏侯淵平定了隃麋、汧各氐人部落，和太祖在安定會合。太祖返回鄴，派遣徐晃和夏侯淵掃平了鄜、夏陽的殘餘賊寇，殺了梁興，招降了三千多户。徐晃跟隨太祖征討張魯。太祖另外派遣徐晃討伐攻打櫝、仇夷各山氐，使他們全都投降。徐晃升任平寇將軍。解救了被圍困的將軍張順。攻擊賊人陳福等三十多處營壘，把它們全都攻占。

太祖還鄴，留晃與夏侯淵拒劉備於陽平。備遣陳式等十餘營絶馬鳴閣道，晃別征破之，賊自投山谷，多死者。太祖聞，甚喜，假晃節，令曰：“此閣道，漢中之險要咽喉也。劉備欲斷絶外内，以取漢中。將軍一舉，克奪賊計，善之善者也。”太祖遂自至陽平，引出漢中諸軍。復遣晃助曹仁討關羽，屯宛。會漢水暴隘，于禁等没。羽圍仁於樊，又圍將軍呂常於襄陽。晃所將多新卒，以羽難與爭鋒，遂前至陽陵陂屯。太祖復還，遣將軍徐商、呂建等詣晃，令曰：“須兵馬集至，乃俱前。”賊屯偃城。晃到，詭道作都塹，示欲截其後，賊燒屯走。晃得偃城，兩面連營，稍前，去賊圍三丈所。未攻，太祖前後遣殷署、朱蓋等凡十二營詣晃。賊圍頭有屯，又別屯四冢。晃揚聲當攻圍頭屯，而密攻四冢。羽見四冢欲壞，自將步騎五千出戰，晃擊之，退走，遂追陷與俱入圍，破之，或自投沔水死。太祖令曰：“賊圍塹鹿角十重，將軍致戰全勝，遂陷賊圍，多斬首

太祖返回鄴，留下徐晃和夏侯淵在陽平抵禦劉備。劉備派遣陳式等十多個營壘截斷了馬鳴閣道，徐晃單獨帶兵征討打敗了他們，賊人自己跳入山谷，摔死了很多。太祖聽說後，非常高興，授給徐晃符節，下令說：“這個閣道，是漢中的險要通道。劉備想從這裏截斷内外的聯係，從而攻取漢中。將軍一舉攻下了它，挫敗了賊人的詭計，實在是太好了。”太祖於是親自到陽平，撤出漢中各軍。又派遣徐晃幫助曹仁討伐關羽，駐扎在宛。恰逢漢水暴漲，于禁等人被水淹没。關羽在樊包圍曹仁，又在襄陽包圍將軍呂常。徐晃帶領的大多是新兵，認爲很難和關羽交鋒爭勝，於是就前進到陽陵陂駐扎。太祖又返回，派遣將軍徐商、呂建等人去見徐晃，傳令說：“等到我軍兵馬全都到齊後，纔能一同進軍。”賊人在偃城駐扎。徐晃到達偃城後，采用詭詐的手法假裝挖掘壕溝，顯示出打算截斷賊人後路的樣子，賊人燒掉營壘逃走。徐晃得到偃城，使曹軍兩面的營壘連接起來，又逐漸向前推進，來到距賊人包圍圈衹有三丈遠的地方。還没有發起攻擊，太祖先後派殷署、朱蓋等共十二營的兵力到徐晃那裏集結。賊人在圍頭駐扎有軍隊，又另外在四冢駐扎軍隊。徐晃揚言應當攻打圍頭的營壘，却秘密攻打四冢。關羽見四冢將被攻占，親自帶領步兵

虜。吾用兵三十餘年，及所聞古之善用兵者，未有長驅徑入敵圍者也。且樊、襄陽之在圍，過於莒、即墨，將軍之功，逾孫武、穰苴。”晃振旅還摩陂，太祖迎晃七里，置酒大會。太祖舉卮酒勸晃，且勞之曰：“全樊、襄陽，將軍之功也。”時諸軍皆集，太祖案行諸營，士卒咸離陳觀，而晃軍營整齊，將士駐陳不動。太祖嘆曰：“徐將軍可謂有周亞夫之風矣。”

騎兵五千人出來交戰，徐晃反擊他們，關羽敗退逃走，徐晃於是就追擊突破敵陣，和關羽一道進入包圍圈內，打敗了賊人，有的賊人被逼得跳入沔水淹死。太祖下令説：“賊人包圍圈的壕溝中形似鹿角的尖樁有十重，將軍出戰大獲全勝，於是攻破了賊人的包圍圈，殺了許多賊人。我用兵三十多年，以及所聽説的古代善於用兵的人，都没有過長驅直入攻進敵人包圍圈的。况且樊、襄陽在被圍困時，形勢比當年莒、即墨被圍困要危急得多，將軍的功勞，超過了孫武、穰苴。”徐晃整頓軍隊返回摩陂，太祖到七里以外迎接徐晃，設置酒宴聚會。太祖舉杯向徐晃勸酒，并且慰勞他説：“保全了樊、襄陽，這是將軍的功勞啊！”當時各軍都在這裏會合，太祖巡視各營，其他各營的士兵都離開陣列來看太祖，可是徐晃軍營整齊，將士們都留在陣列裏一動不動。太祖感嘆地説：“徐將軍可稱得上有周亞夫的風度。”

文帝即王位，以晃爲右將軍，進封逯鄉侯。及踐阼，進封楊侯。與夏侯尚討劉備於上庸，破之。以晃鎮陽平，徙封陽平侯。明帝即位，拒吴將諸葛瑾於襄陽。增邑二百，并前三千一百户。病篤，遺令斂以時服。

文帝即魏王位，任命徐晃做右將軍，晋封逯鄉侯。等到文帝即皇帝位，晋封楊侯。和夏侯尚在上庸討伐劉備，打敗了他。任命徐晃鎮守陽平，轉封陽平侯。明帝即位，徐晃在襄陽抵禦吴國將領諸葛瑾。增加徐晃的食邑二百户，加上以前的共三千一百户。徐晃病重，遺囑説用當時通行的服裝入殮。

性儉約畏慎，將軍常遠斥候，先爲不可勝，然後戰，追奔争利，士不暇食。常嘆曰：“古人患不遭明君，今幸遇之，當以功自效，何用私譽爲！”終不廣交援。太和元年薨，謚曰壯侯。子蓋嗣。蓋薨，子霸嗣。明帝分晃户，封晃子孫二人列侯。

徐晃生性節儉謹慎，帶兵時常在遠處設置偵察人員，先使自己處在不可被打敗的有利條件下，然後再和敵人交戰，追擊逃敵争奪戰利，士兵們都没有時間吃飯。徐晃常感嘆説：“古代的人擔心不能遇上賢明的君主，現在我幸運地遇上了，應當立功效勞，要我個人的名譽幹什麽呢？”他始終不多和别人結交。太和元年去世，謚號稱壯侯。兒子徐蓋繼承爵位。徐蓋去世，他的兒子徐霸繼承爵位。明帝分出徐晃的食邑，封徐晃子孫二人爲列侯。

朱靈

初，清河朱靈爲袁紹將。太祖之征陶謙，紹使靈督三營助太祖，戰有功。紹所遣諸將各罷歸，靈曰：“靈觀人多矣，無若曹公者，此乃真

當初，清河人朱靈是袁紹的將領。太祖征討陶謙時，袁紹派朱靈統領三營軍隊援助太祖，作戰有功。袁紹派遣的將領們都各自返回，朱靈説：“我見過的人多了，没有比得上曹公的，他

明主也。今已遇，復何之?”遂留不去。所將士卒慕之，皆隨靈留。靈後遂爲好將，名亞晃等，至後將軍，封高唐亭侯。

評曰：太祖建兹武功，而時之良將，五子爲先。于禁最號毅重，然弗克其終。張郃以巧變爲稱，樂進以驍果顯名，而鑒其行事，未副所聞。或注記有遺漏，未如張遼、徐晃之備詳也。

纔是真正的明主。現在已經遇上了，還去哪裏呢?”於是就留下不回去。他帶領的士兵敬仰他，都跟隨他留了下來。朱靈後來終於成爲一名優秀將領，名聲僅次於徐晃等人，官做到後將軍，封爲高唐亭侯。

評曰：太祖建立這樣顯赫的武功，而當時的優秀將領，以上五人最突出。于禁號稱最爲剛毅威重，然而却不能保持始終。張郃以打仗靈活多變著稱，樂進以勇猛果敢揚名，然而觀覽他們的事迹，和傳聞不大相稱。這或許是記載有遺漏，不如張遼、徐晃那樣詳備吧。

三國志卷十八

魏志十八

李典　李通　臧霸 孫觀　文聘　呂虔　許褚
典韋　龐悳　龐淯 (母)娥親　閻温 張恭 (恭子)就

李典

李典，字曼成，山陽鉅野人也。典從父乾，有雄氣，合賓客數千家在乘氏。初平中，以衆隨太祖，破黄巾於壽張，又從擊袁術，征徐州。吕布之亂，太祖遣乾還乘氏，慰勞諸縣。布别駕薛蘭、治中李封招乾，欲俱叛，乾不聽，遂殺乾。太祖使乾子整將乾兵，與諸將擊蘭、封。蘭、封破，從平兗州諸縣有功，稍遷青州刺史。整卒，典徙潁陰令，爲中郎將，將整軍，遷離狐太守。

李典，字曼成，山陽鉅野人。李典的伯父李乾，有雄心豪氣，聚合賓客數千户人家居住在乘氏。初平年間，帶領部屬跟隨太祖，在壽張打敗黄巾軍，又跟隨太祖攻打袁術，征伐徐州。吕布叛亂時，太祖派遣李乾返回乘氏，慰勞各縣。吕布的别駕薛蘭、治中李封招引李乾，想要他一同反叛，李乾不肯，他們就殺了李乾。太祖派李乾的兒子李整帶領李乾的軍隊，和將領們一起攻擊薛蘭、李封。薛蘭、李封被打敗後，李整跟隨太祖平定兗州各縣有功，逐漸升到青州刺史。李整死，李典調任潁陰令，任中郎將，帶領李整的軍隊，升任離狐太守。

時太祖與袁紹相拒官渡，典率宗族及部曲輸穀帛供軍。紹破，以典爲裨將軍，屯安民。太祖擊譚、尚於黎陽，使典與程昱等以船運軍糧。會尚遣魏郡太守高蕃將兵屯河上，絶水道，太祖敕典、昱："若船不得過，下從陸道。"典與諸將議曰："蕃軍少甲而恃水，有懈怠之心，擊之必克。軍不内御；苟利國家，專之可也，宜亟擊之。"昱亦以爲然。遂北渡河，攻蕃，破之，水道得通。劉表使劉備北侵，至葉，太祖遣典從夏侯惇拒之。備一旦燒屯去，惇率諸軍追擊之，典曰："賊無故退，疑必有伏。

當時太祖和袁紹在官渡相對峙，李典帶領宗族和部下運輸糧食布匹供應軍隊。袁紹被打敗後，太祖任命李典做裨將軍，駐守安民。太祖在黎陽攻打袁譚、袁尚，派李典和程昱等人用船運送軍糧。恰逢袁尚派遣魏郡太守高蕃帶領軍隊駐守在黄河邊，截斷了水道，太祖告誡李典、程昱説："如果船不能通過，就下船改從陸路。"李典和將領們商議説："高蕃的軍隊缺少鎧甲，衹是依仗控制着水道，存在着懈怠的想法，攻擊他們必能取勝。軍隊在外不一定完全聽從朝廷的控制；如果對國家有利，我們一時作出專斷也是可以的，應該馬上攻擊高蕃。"程昱也認爲這樣做是對的。於是就向北渡過黄河，攻打高蕃，打敗了他，水道得以通暢。劉表派劉備向北進犯，到

南道狹窄，草木深，不可追也。”惇不聽，與于禁追之，典留守。惇等果入賊伏裏，戰不利，典往救，備望見救至，乃散退。從圍鄴，鄴定，與樂進圍高幹於壺關，擊管承於長廣，皆破之。遷捕虜將軍，封都亭侯。典宗族部曲三千餘家，居乘氏，自請願徙詣魏郡。太祖笑曰：“卿欲慕耿純邪？”典謝曰：“典駑怯功微，而爵寵過厚，誠宜舉宗陳力；加以征伐未息，宜實郊遂之內，以制四方，非慕純也。”遂徙部曲宗族萬三千餘口居鄴。太祖嘉之，遷破虜將軍。與張遼、樂進屯合肥，孫權率衆圍之，遼欲奉教出戰。進、典、遼皆素不睦，遼恐其不從，典慨然曰：“此國家大事，顧君計何如耳，吾可以私憾而忘公義乎！”乃率衆與遼破走權。增邑百户，并前三百户。

達葉後，太祖派遣李典跟隨夏侯惇抵禦劉備。劉備在一天早上燒掉營寨離去，夏侯惇帶領各軍追擊他，李典説：“賊人無緣無故地撤退，我懷疑他們一定有埋伏。南面的道路狹窄，草木茂密，不能追擊。”夏侯惇不肯聽從李典的勸告，和于禁追擊劉備，讓李典留守。夏侯惇等人果然進入賊人的埋伏圈内，交戰失利，李典前去救援，劉備望見救兵到來，就四散退去。李典跟隨太祖圍攻鄴，鄴平定，又和樂進在壺關圍攻高幹，在長廣攻打管承，把他們都打敗了。升任捕虜將軍，封爲都亭侯。李典的宗族部屬三千多家，居住在乘氏，李典請求把他們遷移到魏郡。太祖笑着説：“卿想追慕耿純嗎？”李典回答説：“我笨拙怯懦、功勞微薄，可是得到的爵位恩寵太多，實在應該帶動整個宗族竭盡全力；加上征伐還未止息，應該充實京都周圍的地區，來控制四方，并非追慕耿純。”於是就遷移部屬宗族一萬三千多人居住在鄴。太祖贊揚他，升任破虜將軍。李典和張遼、樂進一同駐守合肥，孫權帶領軍隊圍攻合肥，張遼打算奉行太祖的旨令出城迎戰。樂進、李典、張遼幾人一向不和，張遼擔心樂進、李典不聽從他的指揮，李典慷慨大度地説：“這是國家大事，祇看你的計謀定得怎麽樣，我可以因個人的恩怨而忘掉爲公的道理嗎！”於是帶領部屬和張遼打退了孫權。增加食邑一百户，加上以前的共三百户。

典好學問，貴儒雅，不與諸將爭功。敬賢士大夫，恂恂若不及，軍中稱其長者。年三十六薨，子禎嗣。文帝踐阼，追念合肥之功，增禎邑百户，賜典一子爵關内侯，邑百户；謚典曰愍侯。

李典愛好學問，尊崇儒雅，不和將領們爭功。他敬重有才德的士大夫，謙恭謹慎惟恐失禮，軍中稱他爲長者。三十六歲去世，兒子李禎繼承爵位。文帝即位，追念李典在合肥的戰功，給李禎增加食邑一百户，賜給李典的一個兒子關内侯的爵位，食邑一百户；賜給李典的謚號稱愍侯。

• 李通

李通，字文達，江夏平春人也。以俠聞於江、汝之間。與其郡人陳恭共起兵於朗陵，衆多歸之。時有周直者，衆二千餘家，與恭、通外和内違。通欲圖殺直而恭難之。通知恭無

李通，字文達，江夏平春人。他在長江、汝水之間以爲人俠義而聞名。和同郡人陳恭一同在朗陵起兵，很多人都歸附他。當時有一個叫周直的人，聚衆二千多家，和陳恭、李通面和心不和。李通打算設計殺了周直，可是陳恭反對這樣

斷，乃獨定策，與直克會，酒酣殺直。衆人大擾，通率恭誅其黨帥，盡并其營。後恭妻弟陳郃，殺恭而據其衆。通攻破郃軍，斬郃首以祭恭墓。又生禽黃巾大帥吴霸而降其屬。遭歲大饑，通傾家振施，與士分糟糠，皆爭爲用，由是盜賊不敢犯。

做。李通知道陳恭辦事不果斷，於是獨自訂下計策，和周直約會，乘酒興正濃時殺了周直。周直的部下一片大亂，李通帶着陳恭殺了周直手下的主要頭目，把他的軍隊全部吞并。後來陳恭妻子的弟弟陳郃，殺了陳恭而掌握了他的部屬。李通進攻并打敗了陳郃的軍隊，砍下陳郃的頭并在陳恭墓前祭奠。又活捉了黃巾軍的主帥吴霸而招降了他的部下。正逢那年鬧饑荒，李通拿出所有家産賑濟施捨，和士兵們分着吃粗劣的食物，士兵們都争着爲他效勞，因此盜賊不敢來冒犯他。

建安初，通舉衆詣太祖於許。拜通振威中郎將，屯汝南西界。太祖討張繡，劉表遣兵以助繡，太祖軍不利。通將兵夜詣太祖，太祖得以復戰，通爲先登，大破繡軍。拜裨將軍，封建功侯。分汝南二縣，以通爲陽安都尉。通妻伯父犯法，朗陵長趙儼收治，致之大辟。是時殺生之柄，决於牧守，通妻子號泣以請其命。通曰："方與曹公戮力，義不以私廢公。"嘉儼執憲不阿，與爲親交。太祖與袁紹相拒於官渡。紹遣使拜通征南將軍，劉表亦陰招之，通皆拒焉。通親戚部曲流涕曰："今孤危獨守，以失大援，亡可立而待也，不如亟從紹。"通按劍以叱之曰："曹公明哲，必定天下。紹雖强盛，而任使無方，終爲之虜耳。吾以死不貳。"即斬紹使，送印綬詣太祖。又擊郡賊瞿恭、江宫、沈成等，皆破殘其衆，送其首。遂定淮、汝之地。改封都亭侯，拜汝南太守。時賊張赤等五千餘家聚桃山，通攻破之。劉備與周瑜圍曹仁於江陵，别遣關羽絶北道。通率衆擊之，下馬拔鹿角入圍，且戰且前，以迎仁軍，勇冠諸將。通道得病薨，時年四十二。追增邑二百户，并前四百户。文帝踐阼，謚曰剛侯。詔曰："昔袁紹之難，自許、蔡以南，人懷

建安初年，李通帶領全部人馬到許昌去拜見太祖。太祖授任李通爲振威中郎將，駐守汝南西界。太祖討伐張繡，劉表派遣軍隊援助張繡，太祖的軍隊失利。李通帶領軍隊夜間趕到太祖那裏，太祖纔能够接着再戰，李通做先鋒，把張繡的軍隊打得大敗。李通被授任裨將軍，封爲建功侯。分出汝南郡的兩個縣，任命李通爲陽安都尉。李通妻子的伯父犯了法，朗陵長趙儼將他逮捕治罪，執行死刑。當時生殺大權，由州牧郡守决斷，李通的妻子大聲哭着請求李通饒恕他伯父。李通説："我正在爲太祖努力效勞，在道義上不能因私情而廢棄公法。"他嘉獎趙儼執法不阿，和他結爲親密的朋友。太祖和袁紹在官渡相對峙。袁紹派遣使者授任李通做征南將軍，劉表也暗地裏招撫李通，李通都拒絶了。李通的親戚部屬流着眼淚説："現在您孤單危險，獨自守衛一地，失去强大的後援，滅亡的日子可就馬上到來，不如趕快跟從袁紹。"李通按劍叱責他們説："曹公明曉事理，必能平定天下。袁紹雖然强盛，可是他不會任用人才，終究要成爲曹公的俘虜。我就是死了也不會變心。"他立刻殺了袁紹的使者，把袁紹給他的印綬送給太祖。又攻擊郡裏的賊人瞿恭、江宫、沈成等，把他們的人馬全都打敗消滅，砍下他們的頭送到太祖那裏。於是平定了淮河、汝水一帶地區。李通被改封都亭侯，授任汝南太守。當時賊人張赤等五千多家聚集在桃山，李通攻擊并打敗了他們。劉備和周瑜在江陵包圍了曹仁，又另外派遣關羽截斷了北面的通路。李通帶領部屬攻擊關羽，下馬拔掉敵人設置

異心。通秉義不顧，使携貳率服，朕甚嘉之。不幸早薨，子基雖已襲爵，未足酬其庸勛。基兄緒，前屯樊城，又有功。世篤其勞，其以基爲奉義中郎將，緒平虜中郎將，以寵異焉。”

的障礙物而衝入包圍圈，他一邊作戰一邊前進，迎回曹仁的軍隊，勇猛超過了其他將領們。李通在半道上得病去世，當時年僅四十二歲。給他追加食邑二百户，加上以前的共四百户。文帝即位，賜謚號稱剛侯。下詔説：“以前袁紹作亂時，從許、蔡以南，人人懷有貳心。李通堅持大義、毫不動摇，使懷有貳心的人都順服了他，朕非常贊賞他。他不幸早去世，兒子李基雖然已經承襲了他的爵位，但不足以酬報他的功勛。李基的哥哥李緒，以前駐守樊城，又有戰功。當世都很看重他的功勞。現在任命李基做奉義中郎將，李緒做平虜中郎將，以表示對他們特別的恩寵。”

臧霸　孫觀

臧霸，字宣高，泰山華人也。父戒，爲縣獄掾，據法不聽太守欲所私殺。太守大怒，令收戒詣府，時送者百餘人。霸年十八，將客數十人徑於費西山中要奪之，送者莫敢動，因與父俱亡命東海，由是以勇壯聞。黄巾起，霸從陶謙擊破之，拜騎都尉。遂收兵於徐州，與孫觀、吴敦、尹禮等并聚衆，霸爲帥，屯於開陽。太祖之討吕布也，霸等將兵助布。既禽布，霸自匿。太祖募索得霸，見而悦之，使霸招吴敦、尹禮、孫觀、觀兄康等，皆詣太祖。太祖以霸爲琅邪相，敦利城、禮東莞、觀北海、康城陽太守，割青、徐二州，委之於霸。太祖之在兖州，以徐翕、毛暉爲將。兖州亂，翕、暉皆叛。後兖州定，翕、暉亡命投霸。太祖語劉備，令語霸送二人首。霸謂備曰：“霸所以能自立者，以不爲此也。霸受公生全之恩，不敢違命。然王霸之君可以義告，願將軍爲之辭。”備以霸言白太祖，太祖嘆息，謂霸曰：“此古人之事而君能行之，孤之願也。”乃皆以翕、暉爲郡守。時太祖方與袁紹相拒，而霸數以精兵入青州，故太祖得

臧霸，字宣高，泰山華人。父親臧戒，任縣獄掾，他依據法律，不聽從太守想報私仇殺人。太守大怒，下令逮捕臧戒送往郡府，當時押送他的有一百多人。臧霸那時年僅十八歲，帶領數十個賓客抄小路在費西山中攔截搶奪他的父親，押送的人没有一個敢動，於是和父親一道逃亡到東海，從此他以勇敢豪壯而聞名。黄巾軍起義，臧霸跟隨陶謙攻擊打敗了他們，授任騎都尉。於是在徐州收納士兵，和孫觀、吴敦、尹禮等人一同聚集人馬，臧霸做主帥，駐扎在開陽。太祖討伐吕布時，臧霸等人帶領軍隊幫助吕布。太祖活捉吕布後，臧霸躲藏起來。太祖徵募索求而得到了臧霸，見到臧霸很喜歡他，讓臧霸招引吴敦、尹禮、孫觀、孫觀的哥哥孫康等人，都來見太祖。太祖任命臧霸做琅邪相，吴敦做利城太守、尹禮做東莞太守、孫觀做北海太守、孫康做城陽太守，劃出青州、徐州二州，委托給臧霸管理。太祖在兖州時，任命徐翕、毛暉做將領。兖州發生騷亂，徐翕、毛暉都背叛了太祖。後來兖州平定，徐翕、毛暉逃亡投奔了臧霸。太祖告訴劉備，讓他告訴臧霸送來這兩人的頭。臧霸對劉備説：“我之所以能够自立，就是因爲不做這樣的事。我蒙受曹公保全性命的恩德，不敢違抗命令。然而對成就王霸大業的君主可以用大義相告，希望將軍替我向曹公轉告。”劉備把臧霸的話告訴了太祖，太祖發出贊嘆，他對臧霸説：

專事紹，不以東方爲念。太祖破袁譚於南皮，霸等會賀。霸因求遣子弟及諸將父兄家屬詣鄴，太祖曰：“諸君忠孝，豈復在是！昔蕭何遣子弟入侍，而高祖不拒，耿純焚室輿櫬以從，而光武不逆，吾將何以易之哉！”東州擾攘，霸等執義征暴，清定海岱，功莫大焉，皆封列侯。霸爲都亭侯，加威虜將軍。又與于禁討昌豨，與夏侯淵討黄巾餘賊徐和等，有功，遷徐州刺史。沛國武周爲下邳令，霸敬異周，身詣令舍。部從事謥詷不法，周得其罪，便收考竟，霸益以善周。從討孫權，先登，再入巢湖，攻居巢，破之。張遼之討陳蘭，霸别遣至皖，討吴將韓當，使權不得救蘭。當遣兵逆霸，霸與戰於逢龍，當復遣兵邀霸於夾石，與戰破之，還屯舒。權遣數萬人乘船屯舒口，分兵救蘭，聞霸軍在舒，遁還。霸夜追之，比明，行百餘里，邀賊前後擊之。賊窘急，不得上船，赴水者甚衆。由是賊不得救蘭，遼遂破之。霸從討孫權於濡須口，與張遼爲前鋒，行遇霖雨，大軍先及，水遂長，賊船稍進，將士皆不安。遼欲去，霸止之曰：“公明於利鈍，寧肯捐吾等邪?”明日果有令。遼至，以語太祖。太祖善之，拜揚威將軍，假節。後權乞降，太祖還，留霸與夏侯惇等屯居巢。

“這是古人做的事而你能够實行，這正是孤的願望啊。”於是任命徐翕、毛暉都做郡守。當時太祖正和袁紹相對峙，臧霸多次帶領精兵攻入青州，所以太祖纔能够專心對付袁紹，不用挂念東面的局勢。太祖在南皮打敗了袁譚，臧霸等人前去聚會祝賀。臧霸趁機向太祖請求把自己的子弟和將領們的父兄家屬送到鄴，太祖説：“各位忠誠孝順，難道還要這樣做！以前蕭何派子弟入朝侍奉，而漢高祖没有拒絶，耿純燒毁自己的住宅，用車子載着棺材來跟隨光武帝，而光武帝没有反對，我爲什麽要改變呢！”東面各州陷入混亂，臧霸等人堅持大義、征討暴虐，平定了海邊至泰山之間的地方，功勞没有比他們更大的了，全都被封爲列侯。臧霸封爲都亭侯，加授威虜將軍。又和于禁討伐昌豨，和夏侯淵討伐黄巾軍殘餘的賊人徐和等，立下戰功，升任徐州刺史。沛國人武周任下邳令，臧霸特别敬重武周，親自到他家裏拜訪他。臧霸手下的從事鹵莽無知而不守法度，武周掌握到他的罪證後，就將他逮捕審判，臧霸更加善待武周。臧霸跟隨太祖討伐孫權，衝殺在前，兩次進入巢湖，攻打居巢，打敗了吴軍。張遼討伐陳蘭時，臧霸被單獨帶兵派遣到皖，討伐吴國將領韓當，使孫權無法救援陳蘭。韓當派兵迎擊臧霸，臧霸和吴軍在逢龍交戰，韓當又派兵在夾石截擊臧霸，臧霸和吴軍交戰，打敗了他們，然後撤回駐守舒。孫權派遣數萬人乘船到舒口駐扎，分兵救援陳蘭，聽説臧霸的軍隊駐守在舒，連忙撤軍逃走。臧霸連夜追擊逃敵，到天亮時，已趕了一百多里的路程，截住了敵人前後夾擊。賊人處境窘迫，來不及上船，跳入水中逃命的很多。因此賊人無法解救陳蘭，張遼於是就打敗了陳蘭。臧霸跟隨太祖到濡須口討伐孫權，和張遼做先鋒，行軍路上遇到連日大雨，大軍先趕到，江水就暴漲起來，賊人的戰船逐漸逼近，將士們都感到不安。張遼打算撤軍，臧霸勸阻他説：“曹公深明利害，怎麽肯丢下我們不管呢?”第二天果然有撤退的命令下達。張遼回到太祖那裏，把這件事告訴了太祖。太祖贊揚了臧霸，授任揚威將軍，授予符節。後來孫權

乞求投降，太祖返回，留下臧霸和夏侯惇等人駐守居巢。

文帝即王位，遷鎮東將軍，進爵武安鄉侯，都督青州諸軍事。及踐阼，進封開陽侯，徙封良成侯。與曹休討吴賊，破吕範於洞浦，徵爲執金吾，位特進。每有軍事，帝常咨訪焉。明帝即位，增邑五百，并前三千五百户。薨，謚曰威侯。子艾嗣。艾官至青州刺史、少府。艾薨，謚曰恭侯。子權嗣。霸前後有功，封子三人列侯，賜一人爵關内侯。

文帝即魏王位，臧霸升任鎮東將軍，晋升爵位爲武安鄉侯，統管青州諸軍事。等到文帝即位，進封開陽侯，又轉封良成侯。和曹休討伐吴國賊人，在洞浦打敗了吕範，徵召入朝任執金吾，賜給特進的職位。每有戰事，皇帝經常向臧霸咨詢。明帝即位後，給臧霸增加食邑五百户，加上以前的共三千五百户。臧霸去世，謚號稱威侯。兒子臧艾繼承爵位。臧艾官做到青州刺史、少府。臧艾去世，謚號稱恭侯。兒子臧權繼承爵位。臧霸先後有功，封他的三個兒子爲列侯，賜給一個兒子關内侯的爵位。

而孫觀亦至青州刺史，假節，從太祖討孫權，戰被創，薨。子毓嗣，亦至青州刺史。

孫觀官也做到青州刺史，授予符節，他跟隨太祖討伐孫權，作戰中受傷，去世。兒子孫毓繼承爵位，官也做到青州刺史。

文聘

文聘，字仲業，南陽宛人也，爲劉表大將，使禦北方。表死，其子琮立。太祖征荆州，琮舉州降，呼聘欲與俱，聘曰："聘不能全州，當待罪而已。"太祖濟漢，聘乃詣太祖，太祖問曰："來何遲邪?"聘曰："先日不能輔弼劉荆州以奉國家，荆州雖没，常願據守漢川，保全土境，生不負於孤弱，死無愧於地下，而計不得已，以至於此。實懷悲慚，無顔早見耳。"遂欷歔流涕。太祖爲之愴然，曰："仲業，卿真忠臣也。"厚禮待之。授聘兵，使與曹純追討劉備於長阪。太祖先定荆州，江夏與吴接，民心不安，乃以聘爲江夏太守，使典北兵，委以邊事，賜爵關内侯。與樂進討關羽於尋口，有功，進封延壽亭侯，加討逆將軍。又攻羽輜重於漢津，燒其船於荆城。文帝踐阼，進爵長安鄉侯，假節。與夏侯尚圍江陵，使聘别屯沔口，止石梵，自當一隊，禦賊有功，遷後將軍，封新野侯。孫

文聘，字仲業，南陽宛人，他是劉表的大將，劉表派他防禦北方。劉表死後，他的兒子劉琮繼任荆州牧。太祖征伐荆州，劉琮獻出荆州投降，招唤文聘，想和他一同前去請降，文聘説："我不能保全荆州，應該等着治我的罪。"太祖渡過漢水，文聘纔前去拜見太祖，太祖問他説："爲什麽來得這樣遲呀?"文聘説："我過去不能輔佐劉荆州來事奉國家，荆州雖然失守，我也一直希望能據守漢川，保全本土的轄界，活着不辜負孤弱的劉琮，死了無愧於地下的劉表，然而我的願望不能實現，以至於到了這個地步。我確實感到悲痛慚愧，没有臉來早見您。"説完就抽泣着流下了眼淚。太祖爲他感到悲傷，説："仲業，你真是個忠臣啊。"用優厚的禮遇對待他。交給文聘軍隊，派他和曹純到長阪追趕討伐劉備。太祖先平定荆州，江夏和吴國接壤，這裏的老百姓人心不穩，於是任命文聘做江夏太守，讓他掌管北方的軍隊，把邊防的事情委托給他，賜給關内侯的爵位。文聘和樂進在尋口討伐關羽，有功，進封爲延壽亭侯，加授討逆將軍。又在漢津攻擊關羽的輜重物資，在荆城燒毁了他的船隻。文帝即位後，晋升爵位爲長安鄉侯，授予符節。和夏

權以五萬衆自圍聘於石陽，甚急。聘堅守不動，權住二十餘日乃解去。聘追擊破之。增邑五百户，并前千九百户。

侯尚圍攻江陵，派文聘單獨帶兵駐扎在沔口，在石梵安營扎寨，他獨自承當帶領一支軍隊的職任，抵禦賊人有功，升任後將軍，封爲新野侯。孫權親自帶領五萬人馬在石陽包圍文聘，情况非常危急。文聘堅守而巋然不動，孫權停留了二十多天纔解除包圍離去。文聘追擊并打敗了他。增加食邑五百户，加上以前的共一千九百户。

聘在江夏數十年，有威恩，名震敵國，賊不敢侵。分聘户邑封聘子岱爲列侯，又賜聘從子厚爵關内侯。聘薨，謚曰壯侯。岱又先亡，聘養子休嗣。卒，子武嗣。

文聘在江夏數十年，有威望和恩德，聲名震動敵國，賊人不敢侵犯。分出文聘的食邑封文聘的兒子文岱爲列侯，又賜給文聘的侄子文厚關内侯的爵位。文聘去世，謚號稱壯侯。文岱又早死，由文聘的養子文休繼承爵位。文休死，他的兒子文武繼承爵位。

嘉平中，譙郡桓禺爲江夏太守，清儉有威惠，名亞於聘。

嘉平年間，譙郡人桓禺任江夏太守，他清廉儉樸，有威勢和恩惠，名聲僅次於文聘。

吕虔

吕虔，字子恪，任城人也。太祖在兖州，聞虔有膽策，以爲從事，將家兵守湖陸。襄賁校尉杜松部民炅母等作亂，與昌豨通。太祖以虔代松。虔到，招誘炅母渠率及同惡數十人，賜酒食。簡壯士伏其側，虔察炅母等皆醉，使伏兵盡格殺之。撫其餘衆，群賊乃平。太祖以虔領泰山太守。郡接山海，世亂，聞民人多藏竄。袁紹所置中郎將郭祖、公孫犢等數十輩，保山爲寇，百姓苦之。虔將家兵到郡，開恩信，祖等黨屬皆降服，諸山中亡匿者盡出安土業。簡其强者補戰士，泰山由是遂有精兵，冠名州郡。濟南黄巾徐和等，所在劫長吏，攻城邑。虔引兵與夏侯淵會擊之，前後數十戰，斬首獲生數千人。太祖使督青州諸郡兵以討東萊群賊李條等，有功。太祖令曰："夫有其志，必成其事，蓋烈士之所徇也。卿在郡以來，禽奸討暴，百姓獲安，躬蹈矢石，所征輒克。昔寇恂立名於汝、潁，耿弇建策於青、兖，古今一也。"舉茂才，

吕虔，字子恪，任城人。太祖在兖州時，聽説吕虔有膽量謀略，任命他做從事，帶領家兵守衛湖陸。襄賁校尉杜松統轄的百姓炅母等人發動叛亂，和昌豨相勾結。太祖讓吕虔取代杜松的職位。吕虔上任後，引誘炅母等叛亂頭領以及參與幹壞事的共數十人，賜給他們酒菜。挑選勇壯的士兵埋伏在一旁，吕虔看到炅母等人都喝醉了，就讓埋伏的士兵把他們全都殺了。然後安撫其餘參加叛亂的人，群賊纔被平定。太祖任命吕虔兼任泰山太守。泰山郡一面靠山，一面鄰海，世間紛亂，聽説很多老百姓都躲藏逃竄。袁紹設置的中郎將郭祖、公孫犢等數十夥人，占據高山，成爲賊寇，老百姓深受其害。吕虔帶領家兵來到郡上，宣傳朝廷的恩德信義，郭祖等人及其同夥全都投降歸順，各山中逃亡躲藏的百姓都出來安居樂業。吕虔挑選其中强壯的人補充爲戰士，泰山從此就有了一支精鋭的軍隊，在各州郡中名氣最大。濟南黄巾軍徐和等人，在他們經過的地方劫持縣官，攻占城鎮。吕虔帶領軍隊和夏侯淵會合攻擊他們，先後打了數十仗，殺死俘虜數千人。太祖派他統領青州各郡的軍隊討伐東萊的群賊李條等人，立下戰功。太祖下令説："有志向的人，必定要成就他的事業，這大概是立志建樹

加騎都尉，典郡如故。虔在泰山十數年，甚有威惠。文帝即王位，加裨將軍，封益壽亭侯，遷徐州刺史，加威虜將軍。請琅邪王祥爲别駕，民事一以委之，世多其能任賢。討利城叛賊，斬獲有功。明帝即位，徙封萬年亭侯，增邑二百，并前六百户。虔薨，子翻嗣。翻薨，子桂嗣。

功業的人勇於獻身的原因吧。卿在郡上任職以來，擒獲奸賊，征討暴徒，老百姓得到安寧，卿親自冒着箭石，所向無敵。以前寇恂在汝、潁一帶建樹功名，耿弇在青州、兖州名垂史册，古代的他們和今天的你都是一樣的啊。"推舉吕虔爲茂才，加授騎都尉，和往常一樣統轄泰山郡。吕虔在泰山十多年，很有威望和恩惠。文帝即魏王位，加授裨將軍，封爲益壽亭侯，升任徐州刺史，加授威虜將軍。吕虔請琅邪人王祥擔任别駕，把民事全都委托給他辦理，世人都贊揚吕虔能任用賢才。討伐利城的叛賊，殺死俘虜很多叛賊，立下戰功。明帝即位，轉封萬年亭侯，增加食邑二百户，加上以前的共六百户。吕虔去世，兒子吕翻繼承爵位。吕翻去世，兒子吕桂繼承爵位。

許褚

許褚，字仲康，譙國譙人也。長八尺餘，腰大十圍，容貌雄毅，勇力絶人。漢末，聚少年及宗族數千家，共堅壁以禦寇。時汝南葛陂賊萬餘人攻褚壁，褚衆少不敵，力戰疲極。兵矢盡，乃令壁中男女，聚治石如杅斗者置四隅。褚飛石擲之，所值皆摧碎。賊不敢進。糧乏，僞與賊和，以牛與賊易食，賊來取牛，牛輒奔還。褚乃出陳前，一手逆曳牛尾，行百餘步。賊衆驚，遂不敢取牛而走。由是淮、汝、陳、梁間，聞皆畏憚之。

許褚，字仲康，譙國譙人。身高八尺多，腰粗十圍，相貌雄壯剛毅，勇力超出常人。東漢末年，聚集年輕人和宗族數千家，共同修固堡壘防禦賊寇。當時汝南葛陂的賊寇一萬多人攻打許褚的堡壘，許褚人少抵擋不住，經過奮力苦戰已十分疲乏。士兵的箭也用光了，許褚於是命令堡壘中的男男女女，收集盂斗大小的石頭放在堡壘四角，許褚拿着石頭猛力向賊人擲去，砸到哪裏，哪裏都被撞得粉碎。賊人再也不敢前進。堡壘裏的糧食不足了，許褚假裝和賊人講和，用牛和賊人换取食物，賊人來取牛，牛就掉頭往回跑。許褚於是走到陣前，一手倒拖牛尾，走了一百多步。賊人個個都對他的勇力感到吃驚，於是牛也不敢取就撤走了。因此淮河、汝水、陳、梁一帶，聽説過這件事的人都很害怕許褚。

太祖徇淮、汝，褚以衆歸太祖。太祖見而壯之曰："此吾樊噲也。"即日拜都尉，引入宿衛。諸從褚俠客，皆以爲虎士。從征張繡，先登，斬首萬計，遷校尉。從討袁紹於官渡。時常從士徐他等謀爲逆，以褚常侍左右，憚之不敢發。伺褚休下日，他等懷刀入。褚至下舍心動，即還侍。他

太祖帶領軍隊占領淮河、汝水一帶，許褚帶領部屬歸順了太祖。太祖見到許褚後贊賞他的雄壯説："這是我的樊噲啊。"當天就授任都尉，帶他進入營帳值宿侍衛。那些跟隨許褚的俠客，都讓他們做了虎士。許褚跟隨太祖征討張繡，衝殺在前，這一仗殺死敵人數以萬計，許褚升任校尉。又跟隨太祖在官渡討伐袁紹。當時平常跟隨在太祖左右的人徐他等圖謀反叛，因許褚經常在

等不知，入帳見褚，大驚愕。他色變，褚覺之，即擊殺他等。太祖益親信之，出入同行，不離左右。從圍鄴，力戰有功，賜爵關内侯。從討韓遂、馬超於潼關。太祖將北渡，臨濟河，先渡兵，獨與褚及虎士百餘人留南岸斷後。超將步騎萬餘人，來奔太祖軍，矢下如雨。褚白太祖，賊來多，今兵渡已盡，宜去，乃扶太祖上船。賊戰急，軍爭濟，船重欲没。褚斬攀船者，左手舉馬鞍蔽太祖。船工爲流矢所中死，褚右手并泝船，僅乃得渡。是日，微褚幾危。其後太祖與遂、超等單馬會語，左右皆不得從，唯將褚。超負其力，陰欲前突太祖，素聞褚勇，疑從騎是褚。乃問太祖曰："公有虎侯者安在?"太祖顧指褚，褚瞋目眄之。超不敢動，乃各罷。後數日會戰，大破超等，褚身斬首級，遷武衛中郎將。武衛之號，自此始也。軍中以褚力如虎而痴，故號曰虎癡；是以超問虎侯，至今天下稱焉，皆謂其姓名也。

太祖身邊侍衛，害怕他而不敢動手。等到許褚休息離去的日子，徐他等人身藏刀子進入太祖營帳。許褚來到自己住處後心裏隱隱不安，就趕快返回侍衛太祖。徐他等人還不知道許褚已回，進入帳内看到許褚，非常驚愕。徐他臉色突變，許褚覺察到他們的用心，當即殺死了徐他等人。太祖更加親近信任許褚，出入和他同行，讓他不離左右。許褚跟隨太祖圍攻鄴，他奮力作戰有功，賜給關内侯的爵位。跟隨太祖在潼關討伐韓遂、馬超。太祖準備北渡黄河，到了岸邊渡河時，讓士兵先渡，自己衹和許褚以及虎士一百多人留在南岸作掩護。馬超帶領步兵騎兵一萬多人，前來追逐太祖的軍隊，箭如雨下。許褚告訴太祖，賊人來得很多，現在士兵都已渡河，應該趕快離開。於是扶着太祖上了船。賊人追殺得更急，士兵都争着上船，船壓得過重快要沉没。許褚砍死攀援船邊想要上船的士兵，左手舉起馬鞍掩護太祖。船工被流箭射中死去，許褚用右手撑船，這纔得以渡河。這一天，假若没有許褚，太祖就將遭到危險了。此後太祖和韓遂、馬超等單人獨馬相會交談，左右的人都不能跟隨，僅帶了許褚一人。馬超依仗他的勇力，暗自想上前襲擊太祖，他一向聽説許褚的勇猛，疑心騎馬跟隨太祖的人就是許褚。於是問太祖説："曹公有個虎侯，現在在哪裏?"太祖回過頭指着許褚，許褚瞪大眼睛、怒衝衝地盯着馬超。馬超嚇得不敢動手了，於是各自結束話語回去。幾天後雙方交戰，把馬超等人打得大敗，許褚親手砍殺敵人，升任武衛中郎將。武衛的稱號，就是從這時開始有的。軍中因許褚力大如虎而貌似憨痴，所以稱他叫虎癡；因此馬超問起虎侯，至今天下都這樣稱呼許褚，都説這是他的名字。

褚性謹慎奉法，質重少言。曹仁自荆州來朝謁，太祖未出，入與褚相見於殿外。仁呼褚入便坐語，褚曰："王將出。"便還入殿，仁意恨之。或以責褚曰："征南宗室重臣，降意呼君，君何故辭?"褚曰："彼雖親重，外藩也。褚備内臣，衆談足矣，入室

許褚生性謹慎，奉守法度，質樸憨厚，言語不多。曹仁從荆州來朝見太祖，太祖還没出來，他進宫後在殿外遇見了許褚。曹仁招呼許褚進側殿順便坐着談一談，許褚説："魏王就要出來了。"説罷就返身走進了大殿，曹仁心裏很惱恨他。有人因此責備許褚説："曹征南是曹公的宗室，國家的重臣，他屈尊招呼你，你爲什麽推托

何私乎?”太祖聞，愈愛待之，遷中堅將軍。太祖崩，褚號泣歐血。文帝踐阼，進封萬歲亭侯，遷武衛將軍，都督中軍宿衛禁兵，甚親近焉。初，褚所將爲虎士者從征伐，太祖以爲皆壯士也，同日拜爲將，其後以功爲將軍封侯者數十人，都尉、校尉百餘人，皆劍客也。明帝即位，進封牟鄉侯，邑七百户，賜子爵一人關内侯。褚薨，謚曰壯侯。子儀嗣。褚兄定，亦以軍功爲振威將軍，都督徼道虎賁。太和中，帝思褚忠孝，下詔褒贊，復賜褚子孫二人爵關内侯。儀爲鍾會所殺。泰始初，子綜嗣。

呢?”許褚說：“他雖然是曹公的近親重臣，但還是朝外的藩臣。我許褚充任内臣，有話當衆說就可以了，爲什麽要到屋子裏私下說呢?”太祖聽說後，更加喜愛厚待許褚，升任中堅將軍。太祖去世，許褚痛哭流涕，口吐鮮血。文帝即位後，進封許褚爲萬歲亭侯，升任武衛將軍，統領中軍在宮内值宿警衛的軍隊，對他十分親近。起初，許褚帶領的擔任虎士的人跟隨太祖征伐，太祖認爲他們都是壯士，在同一天授任爲將領，此後他們當中因戰功被授任將軍封侯的有數十人，授任都尉、校尉的一百多人，這些人都是精通劍術的俠客。明帝即位，進封許褚爲牟鄉侯，食邑七百户，賜給他一個兒子關内侯的爵位。許褚去世，謚號稱壯侯。兒子許儀繼承爵位。許褚的哥哥許定，也因戰功被任命爲振威將軍，統領巡查警戒道路的虎賁。太和年間，皇帝追思許褚的忠誠節孝，下詔書褒揚他，又賜給許褚的子孫二人關内侯的爵位。許儀被鍾會殺害。泰始初年，他的兒子許綜繼承爵位。

典韋

典韋，陳留己吾人也。形貌魁梧，旅力過人，有志節任俠。襄邑劉氏與睢陽李永爲仇，韋爲報之。永故富春長，備衛甚謹。韋乘車載鷄酒，僞爲候者，門開，懷匕首入殺永，并殺其妻，徐出，取車上刀戟，步去。永居近市，一市盡駭。追者數百，莫敢近。行四五里，遇其伴，轉戰得脱。由是爲豪傑所識。初平中，張邈舉義兵，韋爲士，屬司馬趙寵。牙門旗長大，人莫能勝，韋一手建之，寵異其才力。後屬夏侯惇，數斬首有功，拜司馬。太祖討呂布於濮陽。布有别屯在濮陽西四五十里，太祖夜襲，比明破之。未及還，會布救兵至，三面掉戰。時布身自搏戰，自旦至日昳數十合，相持急。太祖募陷陳，韋先占，將應募者數十人，皆重衣兩鎧，棄楯，但持長矛撩戟。時西

典韋，陳留己吾人。身材魁梧，體力過人，有志气節操，好打抱不平。襄邑人劉氏和睢陽人李永結了仇，典韋要爲劉氏找李永報仇。李永原來任過富春長，家裏的戒備防護十分謹嚴。典韋趕車載着鷄和酒，裝扮成前去問候李永的人，李永的家門打開後，他懷裏藏着匕首進去殺了李永，又殺了李永的妻子，然後不慌不忙地出來，取下車上的刀戟，步行離去。李永的居處靠近集市，整個集市的人都被典韋的舉動嚇住了。追趕典韋的人好幾百，但没有一個人敢靠近他。走了四五里路，遇到他的夥伴，邊戰邊走，擺脱了追逐。從此他就被豪傑們所認識。初平年間，張邈興起義兵，典韋作爲士兵，歸屬司馬趙寵。牙門旗又高又大，別人没有能舉得起來的，典韋一隻手就豎了起來，趙寵對他的才能氣力十分驚訝。後來他歸屬夏侯惇，多次殺敵有功，授任司馬。太祖在濮陽討伐呂布。呂布有軍隊駐扎在濮陽以西四五十里的地方，太祖夜間偷襲，到天亮時攻占了它。還没來得及撤退，恰逢呂布帶領救兵來

面又急，韋進當之，賊弓弩亂發，矢至如雨，韋不視，謂等人曰："虜來十步，乃白之。"等人曰："十步矣。"又曰："五步乃白。"等人懼，疾言："虜至矣！"韋手持十餘戟，大呼起，所抵無不應手倒者。布衆退。會日暮，太祖乃得引去。拜韋都尉，引置左右，將親兵數百人，常繞大帳。韋既壯武，其所將皆選卒，每戰鬥，常先登陷陳。遷爲校尉。性忠至謹重，常晝立侍終日，夜宿帳左右，稀歸私寢。好酒食，飲啖兼人，每賜食於前，大飲長歠，左右相屬，數人益乃供，太祖壯之。韋好持大雙戟與長刀等，軍中爲之語曰："帳下壯士有典君，提一雙戟八十斤。"

到，三面交替向太祖進攻。當時吕布親自搏殺，從早晨直到下午雙方交戰數十次，互不相讓，十分激烈。太祖招募敢於打頭衝入敵陣的士兵，典韋搶先報名，帶領應募的數十個人，都身穿兩層衣服雙層鎧甲，不拿盾牌，衹拿長矛撩戟。當時西面的戰鬥又非常激烈，典韋前去抵擋賊人，賊人弓弩亂發，箭如雨下，典韋衹當没看見，對同伴們説："敵人過來離十步遠時，就告訴我。"同伴們説："十步了。"典韋又説："離五步遠時再告訴我。"同伴們很害怕，急忙喊："敵人到了！"典韋手拿十多根戟，大喊而起，碰上他的賊人無不隨着他手一揮而倒下。吕布的軍隊後撤。正值天色已晚，太祖纔得以帶着軍隊離去。太祖授任典韋都尉，把他安排在自己左右，帶領親兵數百人，常常圍繞着大帳護衛。典韋既自己雄壯威武，他帶的人又都是經過挑選的士兵，每次作戰，他常常最先衝入敵陣。升遷爲校尉。他生性十分忠誠，謹慎穩重，經常白天站着侍衛一天，晚上就在大帳旁邊歇息，很少回到他自己的住處。他喜歡吃喝，食量一人頂倆，每次太祖賞賜酒菜放在面前，他大吃大喝，左右的人給他添酒加菜，要幾個人給他加纔能供得上，太祖很贊賞他的肚量。典韋喜歡用大雙戟和長刀等兵器，軍中爲他編歌謡説："帳下壯士有典君，提一雙戟八十斤。"

太祖征荆州，至宛，張繡迎降。太祖甚悦，延繡及其將帥，置酒高會。太祖行酒，韋持大斧立後，刃徑尺，太祖所至之前，韋輒舉斧目之。竟酒，繡及其將帥莫敢仰視。後十餘日，繡反，襲太祖營，太祖出戰不利，輕騎引去。韋戰於門中，賊不得入。兵遂散從他門并入。時韋校尚有十餘人，皆殊死戰，無不一當十。賊前後至稍多，韋以長戟左右擊之，一叉入，輒十餘矛摧。左右死傷者略盡。韋被數十創，短兵接戰，賊前搏之。韋雙挾兩賊擊殺之，餘賊不敢前。韋復前突賊，殺數人，創重發，

太祖征伐荆州，到達宛後，張繡出來投降。太祖非常高興，邀請張繡及其他的將帥，設置酒席舉行盛大宴會。太祖給在座的人挨個敬酒，典韋手拿大斧站在後面，斧刃徑寬一尺，太祖每到一人面前，典韋就舉起大斧看着他。直到酒宴結束，張繡及其將帥没有誰敢抬頭看他。十幾天以後，張繡反叛，偷襲太祖的營地，太祖出來應戰失利，帶着輕裝騎兵退去。典韋在營門中應戰，賊人無法進入。士兵們於是分散從其他門一齊攻入。當時典韋部屬還有十幾個人，全都拼死搏鬥，無不以一當十。賊人先後進來的漸漸增多，典韋用長戟左右衝殺，他一叉打去，就有十幾根矛被折斷。他左右的人幾乎全都死傷，他身上也數十處受傷，又用短小的兵器搏鬥，賊人撲上來

瞋目大罵而死。賊乃敢前，取其頭，傳觀之，覆軍就視其軀。太祖退住舞陰，聞韋死，爲流涕，募閒取其喪，親自臨哭之，遣歸葬襄邑。拜子滿爲郎中。車駕每過，常祠以中牢。太祖思韋，拜滿爲司馬，引自近。文帝即王位，以滿爲都尉，賜爵關内侯。

要抓他，典韋雙臂挾着兩個賊人的尸體向賊人打去，其餘的賊人不敢上前。典韋又上前朝賊人衝去，殺死幾人，這時他傷勢加重，瞪圓雙眼、大罵着死去。賊人這纔敢上前，割下他的頭，互相傳着觀看，全軍都來看他的軀體。太祖後撤駐扎在舞陰，聽説典韋死了，流下了眼淚，招募人去偷偷帶回典韋的尸體，又親自到他尸體邊哭泣，派人送回襄邑安葬。授任典韋的兒子典滿做郎中。太祖每次經過襄邑，總要用中牢祭祀他。太祖思念典韋，授任典滿做司馬，把他安排在自己身邊。文帝即魏王位，任命典滿做都尉，賜給他關内侯的爵位。

龐悳

龐悳字令明，南安狟道人也。少爲郡吏州從事。初平中，從馬騰擊反羌叛氐，數有功，稍遷至校尉。建安中，太祖討袁譚、尚於黎陽，譚遣郭援、高幹等略取河東，太祖使鍾繇率關中諸將討之。悳隨騰子超拒援、幹於平陽，悳爲軍鋒，進攻援、幹，大破之，親斬援首。拜中郎將，封都亭侯。後張白騎叛於弘農，悳復隨騰征之，破白騎於兩殽間。每戰，常陷陳却敵，勇冠騰軍。後騰徵爲衛尉，悳留屬超。太祖破超於渭南，悳隨超亡入漢陽，保冀城。後復隨超奔漢中，從張魯。太祖定漢中，悳隨衆降。太祖素聞其驍勇，拜立義將軍，封關門亭侯，邑三百户。

龐悳，字令明，南安狟道人。年輕時做過郡裏的小吏和州裏的從事。初平年間，跟隨馬騰攻擊反叛的羌人氐人，多次立功，逐漸升遷到校尉。建安年間，太祖到黎陽討伐袁譚、袁尚，袁譚派遣郭援、高幹等人攻取河東，太祖派遣鍾繇帶領關中的將領們討伐他們。龐悳跟隨馬騰的兒子馬超在平陽抵禦郭援、高幹，龐悳任先鋒，進攻郭援、高幹，把他們打得大敗，親手砍下郭援的頭。授任中郎將，封爲都亭侯。後來張白騎在弘農叛亂，龐悳又跟隨馬騰征討張白騎，在兩殽之間打敗了張白騎。每次作戰，他都衝鋒陷陣打退敵人，在馬騰的軍隊中最爲勇猛。後來馬騰被徵召入朝任衛尉，龐悳留下來歸屬馬超。太祖在渭南打敗了馬超，龐悳跟隨馬超逃入漢陽，據守冀城。後又跟隨馬超逃奔漢中，依附張魯。太祖平定漢中，龐悳隨着衆人投降。太祖向來聽説他勇猛，授任立義將軍，封爲關門亭侯，食邑三百户。

侯音、衛開等以宛叛，悳將所領與曹仁共攻拔宛，斬音、開，遂南屯樊，討關羽。樊下諸將以悳兄在漢中，頗疑之。悳常曰："我受國恩，義在效死。我欲身自擊羽。今年我不殺羽，羽當殺我。"後親與羽交戰，射羽中額。時悳常乘白馬，羽軍謂之"白馬將軍"，皆憚之。仁使悳屯樊北

侯音、衛開等人在宛反叛，龐悳帶領他統轄的軍隊和曹仁一同攻取了宛，殺了侯音、衛開，於是南下駐守樊，討伐關羽。駐在樊的將領們因爲龐悳的哥哥在漢中，都很懷疑龐悳。龐悳常説："我蒙受國家的恩惠，活着的意義就在於以死爲國報效。我打算親自攻擊關羽。今年不是我殺了關羽，就是關羽殺了我。"後來親自和關羽交戰，用箭射中了關羽的前額。當時龐悳常騎白

十里，會天霖雨十餘日，漢水暴溢，樊下平地五六丈，悳與諸將避水上堤。羽乘船攻之，以大船四面射堤上。悳被甲持弓，箭不虛發。將軍董衡、部曲將董超等欲降，悳皆收斬之。自平旦力戰至日過中，羽攻益急，矢盡，短兵接戰。悳謂督將成何曰："吾聞良將不怯死以苟免，烈士不毁節以求生，今日，我死日也。"戰益怒，氣愈壯，而水浸盛，吏士皆降。悳與麾下將一人，五伯二人，彎弓傅矢，乘小船欲還仁營。水盛船覆，失弓矢，獨抱船覆水中，爲羽所得，立而不跪。羽謂曰："卿兄在漢中，我欲以卿爲將，不早降何爲？"悳罵羽曰："竪子，何謂降也！魏王帶甲百萬，威振天下。汝劉備庸才耳，豈能敵邪！我寧爲國家鬼，不爲賊將也。"遂爲羽所殺。太祖聞而悲之，爲之流涕，封其二子爲列侯。文帝即王位，乃遣使就悳墓賜謚。策曰："昔先軫喪元，王蠋絶脰，隕身徇節，前代美之。惟侯式昭果毅，蹈難成名，聲溢當時，義高在昔，寡人愍焉，謚曰壯侯。"又賜子會等四人爵關内侯，邑各百户。會勇烈有父風，官至中尉將軍，封列侯。

馬，關羽軍中稱他"白馬將軍"，都害怕他。曹仁派龐悳駐扎在樊以北十里的地方，恰逢一連十多天降大雨，漢水暴漲，淹進樊的水高於平地五六丈，龐悳和將領們躲避洪水上了河堤。關羽乘船攻打他們，在大船上從四面向堤上射箭。龐悳身披鎧甲手持弓箭，箭不虛發。將軍董衡、他部下的將領董超等人想要投降，龐悳把他們都抓住殺了。從早上奮力作戰直到下午，關羽的攻勢更加猛烈，龐悳他們的箭用光了，就用短小的兵器搏鬥。龐悳對督將成何説："我聽説優秀的將領不因害怕死而苟且免禍，有抱負的人不會毁掉節操而求得活命，今天，就是我死的日子。"他作戰更加奮勇，氣勢更加雄壯，可是洪水越漲越高，官兵都投降了。龐悳和手下的一個將領，兩個五伯，拉弓上箭，乘上小船打算回到曹仁的營地。水勢湍急船被掀翻，失掉了弓箭，衹得抱着船漂在水中，被關羽捉獲，龐悳站着不給關羽下跪。關羽對他説："卿的哥哥在漢中，我想讓卿做我的將領，爲什麽不早點投降？"龐悳大駡關羽説："小子，説什麽投降！魏王率兵百萬，威震天下。你們劉備不過一個平庸的人罷了，難道能敵得過魏王嗎？我寧願做國家的鬼，不做賊人的將。"於是被關羽殺害。太祖聽説後非常悲痛，爲他流下了眼淚，封他的兩個兒子爲列侯。文帝即魏王位，就派遣使者到龐悳墓上賜給謚號。策書説："過去先軫被斬首，王蠋上吊自盡，他們爲了節操而獻出生命，前代都贊美他們。想到你光大果敢堅毅的品格，投身危難成就英名，聲名傳揚當時，節義超過往昔，寡人對你十分憐惜，謚號稱壯侯。"又賜給龐悳的兒子龐會等四人關内侯的爵位，食邑各一百户。龐會勇武剛烈，有他父親那樣的風度，官做到中尉將軍，封爲列侯。

龐淯　趙娥

龐淯，字子異，酒泉表氏人也。初以凉州從事守破羌長，會武威太守張猛反，殺刺史邯鄲商，猛令曰："敢有臨商喪，死不赦。"淯聞之，棄官，晝夜奔走，號哭喪所訖，詣猛

龐淯，字子異，酒泉表氏人。起初以凉州從事的身份代理破羌長，恰逢武威太守張猛反叛，殺了刺史邯鄲商，張猛下令説："敢有到邯鄲商尸旁哭喪的，處死不赦。"龐淯聽説這事後，放棄了官職，日夜奔走，到邯鄲商尸旁號啕痛哭

門，束匕首，欲因見以殺猛。猛知其義士，敕遣不殺，由是以忠烈聞。太守徐揖請爲主簿。後郡人黄昂反，圍城。淯棄妻子，夜逾城出圍，告急於張掖、燉煌二郡。初疑未肯發兵，淯欲伏劍，二郡感其義，遂爲興兵。軍未至而郡城邑已陷，揖死。淯乃收斂揖喪，送還本郡，行服三年乃還。太祖聞之，辟爲掾屬。文帝踐阼，拜駙馬都尉，遷西海太守，賜爵關内侯。後徵拜中散大夫，薨。子曾嗣。

後，來到張猛門前求見，身藏匕首，想藉見面的機會殺死張猛。張猛知道他是個義士，下令將他放走不殺，從此龐淯以忠義剛烈出名。太守徐揖請他做主簿。後來郡人黄昂反叛，圍攻郡城。龐淯丢下妻子兒女，夜間越過城墻逃出包圍，到張掖、燉煌二郡告急。開始二郡感到懷疑而不肯出兵，龐淯想拔劍自刎來表明自己的真意，二郡被他的忠義所感動，於是就出兵。救軍没到而郡城已被攻陷，徐揖被殺。龐淯就收殮徐揖的尸體，護送回他的故鄉，爲他服喪三年後纔返回。太祖聽説後，徵召龐淯做掾屬。文帝即位，授任駙馬都尉，升遷爲西海太守，賜給關内侯的爵位。後又徵召他入朝授任中散大夫，去世。其兒子龐曾繼承爵位。

初，淯外祖父趙安爲同縣李壽所殺，淯舅兄弟三人同時病死，壽家喜。淯母娥自傷父仇不報，乃幃車袖劍，白日刺壽於都亭前，訖，徐詣縣，顔色不變，曰："父仇已報，請受戮。"禄福長尹嘉解印綬縱娥，娥不肯去，遂强載還家。會赦得免，州郡嘆貴，刊石表閭。

當初，龐淯的外祖父趙安被同縣人李壽殺害，龐淯的舅舅兄弟三個同時都病死了，李壽一家非常高興。龐淯的母親趙娥傷心父親的仇没有報，於是乘着裝有帷布的車子，袖子裏藏着劍，白天在都亭前刺死了李壽，事後，不慌不忙地到縣府去，臉色不變，説："父親的仇我已報了，請求受戮刑。"禄福長尹嘉解下自己的印綬，表示即使丢了官也要放走趙娥，趙娥不肯走，於是就强行用車子把她拉回家。恰逢朝廷大赦，趙娥得以免罪。州郡都贊嘆她，在里門刻石予以表彰。

閻温 張恭 張就

閻温，字伯儉，天水西城人也。以凉州别駕守上邽令。馬超走奔上邽，郡人任養等舉衆迎之。温止之，不能禁，乃馳還州。超復圍州所治冀城甚急，州乃遣温密出，告急於夏侯淵。賊圍數重，温夜從水中潛出。明日，賊見其迹，遣人追遮之，於顯親界得温，執還詣超。超解其縛，謂曰："今成敗可見，足下爲孤城請救而執於人手，義何所施？若從吾言，反謂城中，東方無救，此轉禍爲福之計也。不然，今爲戮矣。"温僞許之，超乃載温詣城下。温向城大呼曰：

閻温，字伯儉，天水西城人。以凉州别駕的身份代理上邽令。馬超逃奔到上邽，郡裏的人任養等帶着衆人迎接馬超。閻温阻止他們，但未能止住，於是就快馬回到州城。馬超又包圍了州署的治所冀城，攻勢十分猛烈，州裏於是派遣閻温秘密出城，向夏侯淵告急。賊人的包圍有幾層，閻温夜間從水裏偷偷溜出了包圍圈。第二天，賊人發現他留下的痕迹，派人追趕攔住他，在顯親界内抓到了閻温，押送回來見馬超。馬超爲他鬆綁，對他説："現在雙方成敗已可看得到，足下爲孤城請救兵，却落在我們手裏，大義將體現在哪裏？如果聽我的話，反過來對城裏説，東方没有救兵來，這對你是轉禍爲福的計策。不

“大軍不過三日至，勉之!”城中皆泣，稱萬歲。超怒數之曰：“足下不爲命計邪?”温不應。時超攻城久不下，故徐誘温，冀其改意。復謂温曰：“城中故人，有欲與吾同者不?”温又不應。遂切責之，温曰：“夫事君有死無貳，而卿乃欲令長者出不義之言，吾豈苟生者乎?”超遂殺之。

然，現在就殺了你。”閻温假裝答應了他，馬超於是用車載着閻温來到城下。閻温向城裏大聲呼喊：“大軍不過三天就到，盡力堅守吧!”城裏的人都高興得哭了，歡呼萬歲。馬超惱怒地斥責他說：“足下不爲自己的性命考慮考慮嗎?”閻温不理睬他。當時馬超攻城，很長時間攻不下來，所以就慢慢勸誘閻温，希望他回心轉意。又對閻温說：“你城裏的老朋友，有没有想和我一同幹事的?”閻温又不回答。馬超於是就嚴厲地斥責他。閻温說：“事奉君王即使死也不會變心，而卿想讓年高有德的人說出不義的話，我難道是苟且偷生的人嗎?”馬超於是就殺害了他。

先是，河右擾亂，隔絶不通，燉煌太守馬艾卒官，府又無丞。功曹張恭素有學行，郡人推行長史事，恩信甚著，乃遣子就東詣太祖，請太守。時酒泉黄華、張掖張進各據其郡，欲與恭并勢。就至酒泉，爲華所拘執，劫以白刃。就終不回，私與恭疏曰：“大人率厲燉煌，忠義顯然，豈以就在困厄之中而替之哉? 昔樂羊食子，李通覆家，經國之臣，寧懷妻孥邪? 今大軍垂至，但當促兵以掎之耳；願不以下流之愛，使就有恨於黄壤也。”恭即遣從弟華攻酒泉沙頭、乾齊二縣。恭又連兵尋繼華後，以爲首尾之援。别遣鐵騎二百，迎吏官屬，東緣酒泉北塞，徑出張掖北河，逢迎太守尹奉。於是張進須黄華之助；華欲救進，西顧恭兵，恐急擊其後，遂詣金城太守蘇則降。就竟平安。奉得之官。黄初二年，下詔褒揚，賜恭爵關内侯，拜西域戊己校尉。數歲徵還，將授以侍臣之位，而以子就代焉。恭至燉煌，固辭疾篤。太和中卒，贈執金吾。就後爲金城太守，父子著稱於西州。

在這之前，黄河以西地區紛亂不安，和朝廷隔絶失去聯係，燉煌太守馬艾死在官任上，郡府又没有丞。功曹張恭向來有學識品行，郡裏人推舉他代理行使長史的職事，恩惠和威信十分顯著，於是張恭派他的兒子張就東去見太祖，請求設置太守。當時酒泉的黄華、張掖的張進各自占據本郡，想和張恭聯合。張就到了酒泉，被黄華抓住扣留，用刀威逼他。張就始終没有答應黄華的要求，他偷偷給張恭寫信說：“大人統領督管燉煌，忠義顯揚，難道因爲我處在危難中就背棄忠義嗎? 以前樂羊吃自己的兒子，李通全家人被殺，治理國家的臣子，怎麽能顧念自己的妻子兒女呢? 現在大軍就要到了，您衹應當趕快出兵夾擊敵人，希望不要因爲對兒輩的愛，使我在黄泉之下抱有遺憾。”張恭立即派遣堂弟張華攻打酒泉的沙頭、乾齊二縣。張恭又接連派兵跟在張華的後面，形成首尾相援的態勢。另外派遣精鋭騎兵二百人，迎來朝廷派來的官員，往東沿着酒泉北部的邊塞，直接出張掖北河，迎接太守尹奉。因此張進需要黄華的援助；黄華想去救張進，又顧慮西面張恭的軍隊，擔心他們突然攻擊自己的後方，於是到金城太守蘇則那裏投降。張就終於平安無恙。尹奉也順利地到達任上。黄初二年，下詔褒揚張恭，賜給他關内侯的爵位，授任西域戊己校尉。數年後徵召張恭入朝，準備授給他侍臣的官職，而讓他的兒子張就取代他原來的職務。張恭到了燉煌，堅持以病重推辭。太和年間

張恭死，贈官執金吾。張就後來任金城太守，父子二人在西州享有盛名。

評曰：李典貴尚儒雅，義忘私隙，美矣。李通、臧霸、文聘、吕虔鎮衛州郡，并著威惠。許褚、典韋折衝左右，抑亦漢之樊噲也。龐悳授命叱敵，有周苛之節。龐淯不憚伏劍，而誠感鄰國。閻温向城大呼，齊解、路之烈焉。

評曰：李典尊崇儒雅，堅持大義而不計個人恩怨，值得贊美啊。李通、臧霸、文聘、吕虔鎮守保衛州郡，都有着顯著的威信和恩德。許褚、典韋在太祖左右克敵取勝，也如同漢代的樊噲。龐悳英勇獻身，叱罵敵人，有周苛那樣的氣節。龐淯不怕拔劍自刎，以死表白，他的真誠感動了鄰近的州郡。閻温向城裏大聲呼喊，和解楊、齊路的忠烈齊名。

三國志卷十九

魏志十九

任城威王彰　陳思王植　蕭懷王熊

任城威王曹彰

任城威王彰，字子文。少善射御，膂力過人，手格猛獸，不避險阻。數從征伐，志意慷慨。太祖嘗抑之曰："汝不念讀書慕聖道，而好乘汗馬擊劍，此一夫之用，何足貴也！"課彰讀《詩》、《書》，彰謂左右曰："丈夫一爲衛、霍，將十萬騎馳沙漠，驅戎狄，立功建號耳，何能作博士邪？"太祖嘗問諸子所好，使各言其志。彰曰："好爲將。"太祖曰："爲將奈何？"對曰："被堅執鋭，臨難不顧，爲士卒先；賞必行，罰必信。"太祖大笑。建安二十一年，封鄢陵侯。

任城威王曹彰，字子文。年輕時擅長射箭騎馬，體力過人，敢徒手和猛獸搏鬥，不避險阻。他多次跟隨太祖征伐，鬥志激昂。太祖曾經批評他説："你不想着讀書向慕聖道，却喜歡騎着奔馬擊劍，這衹是一個武夫的本領，有什麽值得看重的！"督促曹彰讀《詩經》、《尚書》，曹彰對左右的人説："男子漢就要做衛青、霍去病那樣的人，帶領十萬騎兵馳騁沙漠，驅逐戎狄，建立功勛得到封號，怎麽能去做博士呢？"太祖曾經問兒子們的愛好，讓他們各自説説自己的志向。曹彰説："喜歡做將軍。"太祖説："怎樣做將軍？"曹彰回答説："身披盔甲手執兵器，面臨危難也不回頭，做好士卒的表率；有功一定獎賞，有罪一定懲罰。"太祖聽了大笑。建安二十一年，封爲鄢陵侯。

二十三年，代郡烏丸反，以彰爲北中郎將，行驍騎將軍。臨發，太祖戒彰曰："居家爲父子，受事爲君臣，動以王法從事，爾其戒之！"彰北征，入涿郡界，叛胡數千騎卒至。時兵馬未集，唯有步卒千人，騎數百匹。用田豫計，固守要隙，虜乃退散。彰追之，身自搏戰，射胡騎，應弦而倒者前後相屬。戰過半日，彰鎧中數箭，意氣益厲，乘勝逐北，至于桑乾，去代二百餘里。長史諸將皆以爲新涉遠，士馬疲頓，又受節度，不

建安二十三年，代郡烏丸反叛，任命曹彰做北中郎將，代理驍騎將軍。臨出發時，太祖告誡曹彰説："在家裏我們是父子，接受任務我們就是君臣，一舉一動都要按王法辦事，你一定要記住它！"曹彰北上征伐，進入涿郡界内，反叛的胡人有幾千名騎兵突然到來。當時兵馬還没有集結，衹有步兵一千人，騎兵幾百人。曹彰采納田豫的計策，堅守要道，賊虜這纔後撤散去。曹彰追趕他們，親自搏鬥，用箭射胡人騎兵，應弦而倒的前後相連。交戰半天多，曹彰鎧甲上中了幾箭，鬥志却更加激昂，乘勝追擊逃敵，一直到達桑乾，這裏離代郡有二百多里。長史和將領們

得過代，不可深進，違令輕敵。彰曰："率師而行，唯利所在，何節度乎？胡走未遠，追之必破。從令縱敵，非良將也。"遂上馬，令軍中："後出者斬。"一日一夜與虜相及，擊，大破之，斬首獲生以千數。彰乃倍常科大賜將士，將士無不悦喜。時鮮卑大人軻比能將數萬騎觀望强弱，見彰力戰，所向皆破，乃請服。北方悉平。時太祖在長安，召彰詣行在所。彰自代過鄴，太子謂彰曰："卿新有功，今西見上，宜勿自伐，應對常若不足者。"彰到，如太子言，歸功諸將。太祖喜，持彰鬚曰："黄鬚兒竟大奇也！"

都認爲剛剛經過長途跋涉，士兵和戰馬都很疲勞，又受上面的節制調度，不能越過代，所以不能繼續深入，違抗命令輕視敵人。曹彰説："帶領軍隊前進，目的衹在於能打勝仗，受什麼節制調度呢？胡人逃走還不遠，追趕他們就必能將他們打敗。服從命令却放走敵人，這不是優秀將領所做的。"於是上馬，命令軍中："行動遲緩的殺。"一天一夜後追上了敵人，出擊，把敵人打得大敗，斬首的和俘虜的數以千計。曹彰於是比常規加倍地賞賜將士，將士無不感到高興。當時鮮卑大人軻比能帶領幾萬騎兵觀望交戰雙方的强弱，看到曹彰奮力作戰，攻打的地方全都占取，於是請求歸順。北方全都平定下來。當時太祖在長安，召曹彰到他的住所。曹彰從代路經鄴，太子對曹彰説："卿剛剛立功，現在西去見君上，應該不要自誇，回話時要像還有不足的樣子。"曹彰到了太祖那裏，照太子説的去做，把功勞歸於將領們。太祖很高興，握着曹彰的鬍鬚説："黄鬚兒竟然這樣有出息！"

太祖東還，以彰行越騎將軍，留長安。太祖至洛陽，得疾，驛召彰，未至，太祖崩。文帝即王位，彰與諸侯就國。詔曰："先生之道，庸勛親親，并建母弟，開國承家，故能藩屏大宗，禦侮厭難。彰前受命北伐，清定朔土，厥功茂焉。增邑五千，并前萬户。"黄初二年，進爵爲公。三年，立爲任城王。四年，朝京都，疾薨于邸，謚曰威。至葬，賜鑾輅、龍旂，虎賁百人，如漢東平王故事。子楷嗣，徙封中牟。五年，改封任城縣。太和六年，復改封任城國，食五縣二千五百户。青龍三年，楷坐私遣官屬詣中尚方作禁物，削縣二千户。正始七年，徙封濟南，三千户。正元、景元初，連增邑，凡四千四百户。

太祖東返，任命曹彰代理越騎將軍，留守長安。太祖到達洛陽，生了病，派驛馬召曹彰，曹彰還没到，太祖就去世了。文帝即魏王位，曹彰和各諸侯返回自己的封國。文帝下詔説："先王治國的方法，是酬賞功臣親近親屬，一并封立同母兄弟，創建國家承繼家業，所以能够護衛大宗，抵禦外侮，克服危難。曹彰過去奉命北伐，平定了北方，功勞非常大。增加食邑五千户，加上以前的共一萬户。"黄初二年，晋升爵位爲公。黄初三年，立爲任城王。黄初四年，到京城朝見，因病在他京城的住所中去世，謚號稱威。到入葬時，賜給鑾車、龍旗及虎賁一百人，仿照漢東平王的舊例。兒子曹楷繼承爵位，轉封中牟。黄初五年，改封任城縣。太和六年，又改封任城國，食邑五縣二千五百户。青龍三年，曹楷因私自派遣官員到專爲皇室製作器物的中尚方製作皇帝用的禁物而犯罪。被削除食邑一縣二千户。正始七年，轉封濟南，食邑三千户。正元、景元初年，接連增加食邑，共四千四百户。

陳思王曹植

陳思王植字子建。年十歲餘，誦讀《詩》、《論》及辭賦數十萬言，善屬文。太祖嘗視其文，謂植曰："汝倩人邪?"植跪曰："言出爲論，下筆成章，顧當面試，奈何倩人?"時鄴銅爵臺新成，太祖悉將諸子登臺，使各爲賦。植援筆立成，可觀，太祖甚異之。性簡易，不治威儀。輿馬服飾，不尚華麗。每進見難問，應聲而對，特見寵愛。建安十六年，封平原侯。十九年，徙封臨菑侯。太祖征孫權，使植留守鄴，戒之曰："吾昔爲頓邱令，年二十三。思此時所行，無悔於今。今汝年亦二十三矣，可不勉與!"植既以才見異，而丁儀、丁廙、楊脩等爲之羽翼。太祖狐疑，幾爲太子者數矣。而植任性而行，不自雕勵，飲酒不節。文帝御之以術，矯情自飾，宫人左右，并爲之説，故遂定爲嗣。二十二年，增置邑五千，并前萬户。植嘗乘車行馳道中，開司馬門出。太祖大怒，公車令坐死。由是重諸侯科禁，而植寵日衰。太祖既慮終始之變，以楊脩頗有才策，而又袁氏之甥也，於是以罪誅脩。植益内不自安。二十四年，曹仁爲關羽所圍。太祖以植爲南中郎將，行征虜將軍，欲遣救仁，呼有所敕戒。植醉不能受命，於是悔而罷之。

陳思王曹植字子建。十多歲時，他就能念《詩經》、《論語》和辭賦幾十萬字，擅長寫文章。太祖曾經看了他的文章，對曹植説："這是你請别人寫的吧?"曹植跪下説："我出口就成議論，下筆就成文章，可以當面考我，怎麽會請别人寫呢?"當時鄴銅爵臺剛剛落成，太祖帶着他的兒子們登上臺，要他們各自以銅爵臺爲題寫一篇賦。曹植拿起筆一揮而就，寫得很有文采，太祖認爲他才華非凡。曹植舉止隨便，不講究儀容風度。車馬服飾，不崇尚華麗。每次進見太祖，太祖故意作難發問，曹植都應聲回答，因而特别受到太祖的寵愛。建安十六年，封爲平原侯。建安十九年，轉封臨菑侯。太祖征討孫權，讓曹植留守鄴，告誡他説："我以前任頓邱令時，正好二十三歲。回想當時的作爲，至今没有可悔恨的。現在你也二十三歲了，能不努力嗎！"曹植既以才華受到太祖的特别寵愛，又有丁儀、丁廙、楊脩等人做他的得力幫手。太祖猶豫不定，幾次差點立曹植爲太子。可是曹植行事放縱不拘，不矯揉造作，喝酒没有節制。文帝耍手段侍奉太祖，掩飾真情粉飾自己，宫人和太祖左右的人都替他説話，所以就被確定爲太祖的繼承人。建安二十二年，給曹植增加食邑五千户，加上以前的共一萬户。曹植曾經乘車在馳道上行駛，打開司馬門出宫。太祖大怒，將掌管宫門的公車令處死。因此加重了對諸侯的法律禁令，而對曹植的寵愛也一天天衰減。太祖不久考慮到將來可能發生的變故，因楊脩很有才幹謀略，而且又是袁氏的外甥，於是假藉罪名殺了楊脩。曹植心裏更加惶恐不安。建安二十四年，曹仁被關羽包圍。太祖任命曹植做南中郎將，代理征虜將軍，打算派他去援救曹仁，召喚曹植來見并有話告誡他。但曹植喝得大醉而不能接受任命。太祖於是感到後悔，撤銷了對曹植的任命。

文帝即王位，誅丁儀、丁廙并其男口。植與諸侯并就國。黄初二年，監國謁者灌均希指，奏"植醉酒悖慢，劫脅使者"。有司請治罪，帝以

文帝登魏王位後，殺了丁儀、丁廙和他們家的男子。曹植和各諸侯全都返回自己的封國。黄初二年，監國謁者灌均迎合文帝的意旨，奏報"曹植喝醉酒後傲慢無禮，威脅使者"。主管官員

太后故，貶爵安鄉侯。其年改封鄄城侯。三年，立爲鄄城王，邑二千五百户。

四年，徙封雍丘王。其年，朝京都。上疏曰：

臣自抱釁歸藩，刻肌刻骨，追思罪戾，晝分而食，夜分而寢。誠以天罔不可重離，聖恩難可再恃。竊感《相鼠》之篇，無禮遄死之義，形影相吊，五情愧赧。以罪棄生，則違古賢"夕改"之勸；忍活苟全，則犯詩人"胡顏"之譏。伏惟陛下德象天地，恩隆父母，施暢春風，澤如時雨。是以不别荆棘者，慶雲之惠也；七子均養者，尸鳩之仁也；舍罪責功者，明君之舉也；矜愚愛能者，慈父之恩也：是以愚臣徘徊於恩澤而不能自棄者也。

前奉詔書，臣等絶朝，心離志絶，自分黄耇無復執珪之望。不圖聖詔猥垂齒召。至止之日，馳心輦轂。僻處西館，未奉闕廷，踊躍之懷，瞻望反仄。謹拜表獻詩二篇，其辭曰："於穆顯考，時惟武皇，受命于天，寧濟四方。朱旗所拂，九土披攘，玄化滂流，荒服來王。超商越周，與唐比踪。篤生我皇，奕世載聰，武則肅烈，文則時雍，受禪炎漢，臨君萬邦。萬邦既化，率由舊則；廣命懿親，以藩王國。帝曰爾侯，君兹青土，奄有海濱，方周於魯，車服有輝，旗章有叙，濟濟雋乂，我弼我輔。伊予小子，恃寵驕盈，舉挂時網，

請求治曹植的罪，皇帝因爲太后的緣故，將曹植降爵爲安鄉侯。同年又改封鄄城侯。黄初三年，立爲鄄城王，食邑二千五百户。

黄初四年，改封雍丘王。同年，到京城朝見。上疏説：

臣自從帶罪返回藩國，感受十分深刻，回顧反思自己的罪過，到日中纔吃飯，至夜半纔入眠。實因國家的法度不可再次違犯，君上的恩德難以再次依賴。私下思索《相鼠》的詩篇中無禮何不速死的道理，形影相吊，内心十分慚愧。如果因罪而放棄生命，則違背了古代賢人"早上有錯，晚上就改正"的勸誡；如果忍受耻辱苟且偷生，則觸犯了詩人"有什麽臉面活下去"的譏刺。俯伏思考陛下的德行如天地般博大，恩情如父母般深厚，仁慈如春風般暢行，恩澤如及時雨般普降。因此將有害無用的荆棘不作區别對待，這是五彩祥雲的恩惠；七個孩子均等撫養，這是布穀鳥的仁愛；赦免罪過責令立功，這是賢明君王的舉動；憐惜愚笨的愛護能幹的，這是慈父的恩情：所以愚臣徘徊在陛下的恩澤中而不能自我抛棄。

以前接到詔書，臣等被禁止到京城朝見，臣心灰意冷，自認爲直到人老髮黄也不會再有執珪上朝的希望了。不料詔書下達，徵召入京。詔書到達的那天，我就心馳神往，渴望見到陛下，如今我住在静僻的西館，未能到宫内侍奉陛下，急切之心，令我抬頭仰望輾轉不安。在此我恭敬地呈奏章表并獻詩二首，詩的内容如下："美好光榮的父親啊，就是那武皇帝，他從上天接受了使命，安定拯濟了四方。紅旗飄揚，九州望風歸降，道德教化廣泛傳布，邊遠地方的人也前來歸順。他的業績超出商朝，高過周朝，可以和唐堯齊名。我皇得天獨厚，世代聰穎，武則嚴肅威風，文則天下太平，接受漢帝禪位，統轄國家。國家得到教化，遵循古代的制度；廣泛封命至親兄弟，來護衛王國。皇帝説封你爲侯，統轄青州境内，直到

動亂國經。作藩作屏，先軌是墮，傲我皇使，犯我朝儀。國有典刑，我削我絀，將寘于理，元凶是率。明明天子，時篤同類，不忍我刑，暴之朝肆，違彼執憲，哀予小子。改封兖邑，于河之濱，股肱弗置，有君無臣，荒淫之闕，誰弼予身？煢煢僕夫，于彼冀方，嗟予小子，乃罹斯殃。赫赫天子，恩不遺物，冠我玄冕，要我朱紱。朱紱光大，使我榮華，剖符授玉，王爵是加。仰齒金璽，俯執聖策，皇恩過隆，祇承怵惕。咨我小子，頑凶是嬰，逝慚陵墓，存愧闕廷。匪敢傲德，實恩是恃，威靈改加，足以没齒。昊天罔極，性命不圖，常懼顛沛，抱罪黄壚。願蒙矢石，建旗東岳，庶立毫厘，微功自贖。危軀授命，知足免戾，甘赴江、湘，奮戈吴、越。天啓其衷，得會京畿，遲奉聖顔，如渴如饑。心之云慕，愴矣其悲，天高聽卑，皇肯照微！”又曰：“肅承明詔，應會皇都，星陳夙駕，秣馬脂車。命彼掌徒，肅我征旅，朝發鸞臺，夕宿蘭渚。芒芒原隰，祁祁士女，經彼公田，樂我稷黍。爰有樛木，重陰匪息；雖有糇糧，飢不遑食。望城不過，面邑匪游，僕夫警策，平路是由。玄駟藹藹，揚鑣漂沫；流風翼衡，輕雲承蓋。涉澗之濱，緣山之隈，遵彼河滸，黄阪是階。西濟關谷，或降或升；騑驂倦路，再寢再興。將朝聖皇，匪敢晏寧；弭節長騖，指日遄征。前驅舉燧，後乘抗旌；輪不輟運，鸞無廢聲。爰暨帝室，税

海邊，好像周朝分封魯國，車馬服飾光彩照人，旗幟招展依次排列，衆多的賢才，輔佐國家。我這小子，依仗受寵驕傲自大，一舉一動都觸犯了當時的法令，擾亂了國家的制度。身爲諸侯，却破壞了先帝的法度，傲慢對待皇帝使者，觸犯朝廷禮儀。國家有常設的刑律，將我削減食邑降貶爵位，還打算送我入獄，和元凶同罪。聖明的天子，出於同母兄弟深情，不忍心對我行刑處死，將我暴尸朝市，改變了執法官的判决，哀憐我這小子。改封兖州的鄄城，在那黄河岸邊，不設封國的屬官，有封君没有臣，犯有放蕩不拘的過錯，誰還來輔佐我呢？孤獨的僕夫，被禁錮在冀州的鄴城，可嘆我這小子，遭受這樣的災禍。英名顯赫的天子，恩澤普施萬物無一遺漏，給我戴上玄冕，繫上朱紱。朱紱顯耀，使我榮光顯達，剖開符節授予玉圭，賜我王位。仰首接受金璽，俯身捧着策書，皇帝的恩澤無比豐厚，我恭敬地接受而又心懷驚懼。可嘆我這小子，頑固罪惡纏身，死了愧對先帝的陵墓，活着愧對陛下的宫廷。不敢輕視陛下的恩德，我實在是依仗陛下的厚待，威嚴的陛下對我改封加爵，已足以使我至死難忘。蒼天廣闊無邊，壽命不可預謀，我經常恐懼死去，帶罪進入黄土。我願意冒着箭石，在東岳樹起大旗，希望建立微薄的功勞，贖回自己的罪過。即使身臨危境獻出生命，能使我因免罪而知足，我甘願奔赴長江、湘水，在吴、越揮動干戈。皇上敞開胸懷，讓我來京城朝會，我等待侍奉陛下，如飢似渴。心中思念，非常悲傷，天高高在上，能傾聽人間的事情，皇帝的恩澤，必肯看顧卑微的我！”又説：“恭敬地接受皇帝的詔命，前來京城朝會，星夜備好行裝，清早駕車出發，喂飽了馬，車軸塗上了油脂。命令主管隨行侍從的官吏，告誡一同遠行的人，早晨從鸞臺出發，晚上在蘭渚歇息。廣闊無邊的原野上，散布着衆多的男男女女，經過開墾的公田，高興地看到生長茂

此西墉；嘉詔未賜，朝覲莫從。仰瞻城閾，俯惟闕廷；長懷永慕，憂心如酲。

盛的莊稼。遇見盤曲的大樹，濃密的樹蔭下也不敢歇息；雖然帶有乾糧，肚子餓了也没有空暇去吃。望見城鎮不進去，面對村落也不游覽，駕車的人揮動長鞭，在平坦的大路上催馬行駛。四匹駕車的黑馬體壯氣盛，昂首飛跑，累得口吐白沫；疾風拂着車前的横木，輕雲舉着車上的頂蓋。經過澗水邊，沿着曲折的山路走，順着河岸旁，爬上了黄土坡。西渡關谷，一會兒下一會兒上；駕車的馬兒十分疲勞，休息過後又繼續趕路。將要朝見聖明的皇上，不敢求得安寧；駕着車子，催馬奔馳，限定日期快速行進。前車舉着火把，後車舉着旌旗；車輪不停地轉，車鈴不停地響。等到了京城，住在這西墉；皇帝的詔書没有賜下，無法前去朝覲。抬頭仰望城門，低頭思念皇帝；長久地懷念，不盡地思慕，心中憂悶，如同酒醉。

帝嘉其辭義，優詔答勉之。

皇帝贊賞他的文辭和情義，下詔好言答覆勉勵他。

六年，帝東征，還過雍丘，幸植宫，增户五百。太和元年，徙封浚儀。二年，復還雍丘。植常自憤怨，抱利器而無所施，上疏求自試曰：

黄初六年，皇帝東征，返回時路過雍丘，親臨曹植的王宫，給他增加食邑五百户。太和元年，轉封浚儀。太和二年，又回到雍丘。曹植經常憤慨抱怨，自己身懷才華却無處施展，上疏請求任用他，説：

臣聞士之生世，入則事父，出則事君；事父尚於榮親，事君貴於興國。故慈父不能愛無益之子，仁君不能畜無用之臣。夫論德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量能而受爵者，畢命之臣也。故君無虚授，臣無虚受；虚授謂之謬舉，虚受謂之尸禄，《詩》之“素餐”所由作也。昔二虢不辭兩國之任，其德厚也；旦、奭不讓燕、魯之封，其功大也。今臣蒙國重恩，三世于今矣。正值陛下升平之際，沐浴聖澤，潛潤德教，可謂厚幸矣。而竊位東藩，爵在上列，身被輕暖，口厭百

臣聽説士人活在世上，在家就事奉父親，做官就事奉君主；事奉父親推崇的是使父母榮耀，事奉君主重視的是振興國家。所以慈父不會疼愛無用的兒子，仁德的君主不會收納無能的大臣。評判德行授給官職的，是能成就功業的君主；估量才能接受爵位的，是能盡力效命的大臣。所以君主不能無功授官，大臣不能無能受爵；無功授官就叫做錯誤地薦舉，無能受爵就叫做空享俸禄，《詩經》中“素餐”的詩句就是爲譏刺這種人而作的。以前周文王的弟弟虢仲、虢叔不推辭兩國的任命，是由於他們的德行淳厚；周公旦、召公奭不謙讓燕、魯的封國，是由於他們的功勞很大。現在臣蒙受國家的大恩，到如今已有三代了。正值陛下天下太平

味，目極華靡，耳倦絲竹者，爵重禄厚之所致也。退念古之授爵禄者，有異於此，皆以功勤濟國，輔主惠民。今臣無德可述，無功可紀，若此終年無益國朝，將挂風人“彼其”之譏。是以上慚玄冕，俯愧朱紱。

方今天下一統，九州晏如，而顧西有違命之蜀，東有不臣之吴，使邊境未得脱甲，謀士未得高枕者，誠欲混同宇内以致太和也。故啓滅有扈而夏功昭，成克商、奄而周德著。今陛下以聖明統世，將欲卒文、武之功，繼成、康之隆，簡賢授能，以方叔、召虎之臣鎮御四境，爲國爪牙者，可謂當矣。然而高鳥未挂於輕繳，淵魚未縣於鈎餌者，恐釣射之術或未盡也。昔耿弇不俟光武，亟擊張步，言不以賊遺於君父。故車右伏劍於鳴轂，雍門刎首於齊境，若此二士，豈惡生而尚死哉？誠忿其慢主而陵君也。夫君之寵臣，欲以除患興利；臣之事君，必以殺身靖亂，以功報主也。昔賈誼弱冠，求試屬國，請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終軍以妙年使越，欲得長纓纓其王，羈致北闕。此二臣，豈好爲夸主而耀世哉？志或鬱結，欲逞其才力，輸能於明君也。昔漢武爲霍去病治第，辭曰：“匈奴未滅，臣無以家爲！”夫憂國忘家，

的時候，沐浴皇上的恩澤，深受德義的教化，可以説是十分幸運了。可是我非分地據有東藩，爵位列在上等，身上穿着輕暖的衣服，嘴裏嘗够了百味佳肴，眼睛看遍了華靡之景，耳朵聽倦了絲竹之聲，這是由於爵位高貴、俸禄優厚造成的。回想古代被授給爵位俸禄的，和這有不同，都是因爲建樹功勞拯救國家，輔佐君主愛護百姓。現在臣没有德行可稱述，没有功勞可記載，如果這樣享盡年壽，却對國家朝廷没有益處，將會牽挂到詩人“那些身居高位的人，不配穿上他的官服”的譏刺。因此我上有愧於頭戴的王冠，下有愧於身佩的朱紱。

當今天下統一，九州安寧，可是回看西方有違抗天命的蜀國，東方有不肯歸順稱臣的吴國，使邊境的士兵不能脱去盔甲，謀士不能高枕無憂，實在是想要統一天下達到太平。所以啓滅掉有扈而夏朝功德顯露，成王戰勝了商、奄而周朝功德著稱。現在陛下以神聖英明統治天下，將要完成周文王、武王的功業，繼續周成王、康王的盛世，選拔賢才，授官任能，用方叔、召虎那樣的大臣鎮守四方邊境，作爲國家的得力武將，可以説用人得當。然而高飛的鳥還没有被拴着絲繩的箭射中，深淵的魚還没有懸挂在魚鈎上，恐怕是釣魚射鳥的方法不够完善。以前耿弇没有等待漢光武帝來，就加緊攻打張步，説不把賊人留給君父。所以車右因車輪發出響聲而拔劍自殺，雍門狄因越國侵犯齊國邊境而自刎，這兩個人，難道就厭惡生而推崇死嗎？誠然是憤恨對君主的不敬和侵凌。君主寵愛臣下，想用他們除害興利；臣子事奉君主，必能獻出生命來平定動亂，用功勞報答君主。以前賈誼二十歲時，請求擔任屬國的官職，要用繩子套住匈奴單于的脖子從而制伏他；終軍在青春年少時出使南越，想用長繩縛住南越王，把他獻給朝廷。這兩位臣子，難道是喜歡向君主誇口而向世人炫耀嗎？是因爲他們鬱鬱不得志，想施展自己的

捐軀濟難，忠臣之志也。今臣居外，非不厚也，而寢不安席，食不遑味者，伏以二方未克爲念。

才幹，向明君顯示能力。以前漢武帝爲霍去病興建住宅，霍去病推辭説："匈奴没有消滅，臣不要自己的家！"憂慮國家忘却家事，獻出生命解救危難，這是忠臣的志願。現在臣身居外藩，得到的爵禄不是不優厚，可是睡不好覺，吃不下飯，祇是惦念着蜀吴二國還没有消滅。

伏見先武皇帝武臣宿將，年耆即世者有聞矣。雖賢不乏世，宿將舊卒，猶習戰陳，竊不自量，志在效命，庶立毛髮之功，以報所受之恩。若使陛下出不世之詔，效臣錐刀之用，使得西屬大將軍，當一校之隊，若東屬大司馬，統偏舟之任，必乘危蹈險，騁舟奮驪，突刃觸鋒，爲士卒先。雖未能禽權馘亮，庶將虜其雄率，殲其醜類，必效須臾之捷，以滅終身之愧，使名挂史筆，事列朝策。雖身分蜀境，首縣吴闕，猶生之年也。如微才弗試，没世無聞，徒榮其軀而豐其體，生無益於事，死無損於數，虚荷上位而忝重禄，禽息鳥視，終於白首，此徒圈牢之養物，非臣之所志也。流聞東軍失備，師徒小衄，輟食棄餐，奮袂攘衽，撫劍東顧，而心已馳於吴會矣。

我看到已故武皇帝的武臣老將，因年老去世的時有聽説，雖然世間不缺賢才，久經戰場的老將老兵，還熟習作戰，但我還是不自量力，立志爲國報效，希望立下微小的功勞，來報答蒙受的恩澤。如果陛下頒發不同尋常的詔書，讓我發揮錐刀般的微薄作用，使我能在西歸屬大將軍，帶領一校軍隊，或在東歸屬大司馬，統領一支船隊，我一定冒着危險，急駛戰船、催馬奔馳，同敵人刀對刀地厮殺，做好士兵的表率。即使不能活捉孫權、割下諸葛亮的耳朵，也希望能俘獲敵人的將帥，殲滅衆多的敵人，一定要取得一時的勝利，來消除我終身的羞愧，使我的名字載入史册，事迹列在朝廷的策書上。即使我在蜀國境内分身裂體，頭顱懸挂在吴國的樓臺上，也雖死猶生。如果我微薄的才能不能使用，終身無聲無息，祇是身享榮華養胖了身體，活着對國家没有益處，死了對國家没有損失，徒然占據高位，愧對優厚的俸禄，如同禽鳥一般活着，直到老死，這祇是圍欄裏喂養的動物，不是我的志願。傳聞東面的軍隊失去防備，將士們遭受小的失敗，我知道後吃不下飯，急得挽起袖子提起衣襟，按劍向東瞭望，心已飛到吴郡、會稽。

臣昔從先武皇帝南極赤岸，東臨滄海，西望玉門，北出玄塞，伏見所以行軍用兵之勢，可謂神妙矣。故兵者不可豫言，臨難而制變者也。志欲自效於明時，立功於聖世。每覽史籍，觀古忠臣義士，出一朝之命，以徇國家之難，身雖屠裂，而功銘著

臣以前跟隨已故的武皇帝南到赤岸，東臨滄海，西望玉門，北出玄塞，看到用以指揮行軍作戰的方法，可以説奇妙莫測。所以用兵不能預言，要遇到危急情况隨機應變。我立志要在陛下治政清明的時代報效國家，立下功勞。每每觀覽史書，看到古代的忠臣義士，抛棄自己短暫的生命，爲國家的危難獻身，即使軀體被肢解，但功勛銘刻在鼎鐘

於鼎鍾，名稱垂於竹帛，未嘗不拊心而嘆息也。臣聞明主使臣，不廢有罪。故奔北敗軍之將用，秦、魯以成其功；絶纓盗馬之臣赦，楚、趙以濟其難。臣竊感先帝早崩，威王棄世，臣獨何人，以堪長久！常恐先朝露，填溝壑，墳土未乾，而身名并滅。臣聞騏驥長鳴，則伯樂照其能；盧狗悲號，則韓國知其才。是以效之齊、楚之路，以逞千里之任；試之狡兔之捷，以驗搏噬之用。今臣志狗馬之微功，竊自惟度，終無伯樂、韓國之舉，是以於邑而竊自痛者也。

上，名字記載在竹帛上，我未嘗没有撫胸嘆息。臣聽説賢明的君主任用臣子，不會廢棄有罪之人。所以秦國的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魯國的曹沫打了敗仗，國君仍任用他們做將帥，秦國、魯國得以成就了功業；揪斷帽纓、盗走駿馬的臣民被赦免，楚國、趙國得以度過了危難。臣暗自感傷先帝過早崩逝，任城威王曹彰離棄人世，惟獨臣是什麽人，竟能承受長壽！常擔心突然死去，埋進溝壑，墳上的土還没有乾，肉體和名字就一同消失。臣聽説千里馬長嘶，因爲伯樂能察知它的才能，盧狗大聲吠叫，因爲韓國能知道它的才幹。因此用遠到齊國、楚國的路程來考驗千里馬，顯示它奔馳千里的能力；用敏捷的狡兔來試驗盧狗，證明它撲咬的本領。現在臣立志像狗馬那樣立下微薄的功勞，但暗自思量，始終没有伯樂、韓國那樣的人舉薦，因此心中抑鬱不平，暗自感傷。

夫臨博而企竦，聞樂而竊抃者，或有賞音而識道也。昔毛遂，趙之陪隸，猶假錐囊之喻，以寤主立功，何況巍巍大魏多士之朝，而無慷慨死難之臣乎！夫自衒自媒者，士女之醜行也。干時求進者，道家之明忌也。而臣敢陳聞於陛下者，誠與國分形同氣，憂患共之者也。冀以塵霧之微補益山海，熒燭末光增輝日月，是以敢冒其醜而獻其忠。

看到博戲就踮起脚跟觀看，聽到音樂就暗暗打起拍子的人，其中或許有會欣賞音樂熟知棋道的。以前毛遂，是趙國最低等的奴隸，還能藉錐處囊中的譬喻，打動了主人平原君而立下功勞，更何况巍巍大魏人才衆多的朝廷上，會没有意氣激昂爲國獻身的人嗎！自我炫耀自我作媒，是未婚男女的可耻行爲。謀求順應時勢獲取官位，是道家的大忌。可是臣冒昧地向陛下提出自己的請求，實因我和本朝雖身形相分却呼吸相通，患難與共。希望能以塵露的微小補充山海，以螢火蟲蠟燭的弱光，爲日月增添光輝，因此膽敢冒着耻辱而奉獻忠心。

三年，徙封東阿。五年，復上疏求存問親戚，因致其意曰：

臣聞天稱其高者，以無不覆；地稱其廣者，以無不載；日月稱其明者，以無不照；江海稱其大者，以無不容。故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夫天德之於萬物，可

太和三年，轉封東阿。太和五年，又上疏請求問候親屬，表達他的心意説：

臣聽説天之所以稱其高，是因爲它無處不能覆蓋；地之所以稱其廣，是因爲它無所不能負載；日月之所以稱其光明，是因爲它們無所不能照耀；江海之所以稱其浩大，是因爲它們無所不能容納。所以孔子説："偉大啊！堯作爲君主，衹有天是最大的，也衹

謂弘廣矣。蓋堯之爲教，先親後疏，自近及遠。其《傳》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及周之文王亦崇厥化，其《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以雍雍穆穆，風人咏之。昔周公吊管、蔡之不咸，廣封懿親以藩屏王室，《傳》曰："周之宗盟，異姓爲後。"誠骨肉之恩爽而不離，親親之義實在敦固，未有義而後其君，仁而遺其親者也。

有堯能效法天。"天對於萬物的恩德，可以稱得上廣大無邊了。堯施行教化，先親後疏，由近到遠。《傳》上説："發揚大德，使九族親密和睦；九族和睦以後，再辨明其他百姓的事情。"周文王也推崇這一教化，《詩經》上説："先按禮法對待妻子，再推廣到兄弟，然後治理好家族和國家。"因此天下和睦歡樂，得到詩人的歌頌。以前周公傷感管叔、蔡叔的不和，廣泛分封親屬來護衛王室，《傳》上説："周代諸侯會盟時，異姓諸侯列在後面。"這誠然是骨肉的情義，即使疏遠了也不會分離，親善親屬的道理就在於敦厚堅貞，有道義的人不會拋棄他的君主，有仁德的人不會遺棄他的親人。

伏惟陛下資帝唐欽明之德，體文王翼翼之仁，惠洽椒房，恩昭九族，群后百寮，番休遞上，執政不廢於公朝，下情得展於私室，親理之路通，慶吊之情展，誠可謂恕己治人，推惠施恩者矣。至於臣者，人道絶緒，禁錮明時，臣竊自傷也。不敢過望交氣類，修人事，叙人倫。近且婚媾不通，兄弟乖絶，吉凶之問塞，慶吊之禮廢，恩紀之違，甚於路人，隔閡之異，殊於胡越。今臣以一切之制，永無朝覲之望，至於注心皇極，結情紫闥，神明知之矣。然天實爲之，謂之何哉！退唯諸王常有戚戚具爾之心，願陛下沛然垂詔，使諸國慶問，四節得展，以叙骨肉之歡恩，全怡怡之篤義。妃妾之家，膏沐之遺，歲得再通，齊義於貴宗，等惠於百司，如此，則古人之所嘆，風雅之所咏，復存於聖世矣。

臣恭敬地想到陛下承受唐堯莊重明達的品德，容納周文王恭敬謹慎的仁愛，恩惠遍行後宮，恩情普施九族，列侯百官，輪番休息、依次入值，在朝廷上處理政事没有荒廢，在私室裏個人的情懷能够抒發，親自治理的道路暢通，慶賀吊唁的情感得以抒發，實在可以稱作將心比心，推及他人，廣施恩惠了。至於臣下我，斷絶了和親屬間的交往，禁錮在聖明時代，臣暗自傷感。不敢奢望結交意氣相投的朋友，做親朋來往的事情，叙説親屬相會的歡樂。近來婚姻嫁娶不相往來，兄弟之間斷絶音信，吉凶的問候不能通達，慶賀吊唁的禮儀被廢除，情義的疏遠，甚至不如陌路之人，親屬的隔絶，比胡越之間天各一方還要嚴重。現在臣因爲暫時的規定，永遠没有朝覲的希望，至於臣關心陛下，情繫皇宫，神明可以知道。然而上天要這麽做，我該怎麽辦呢！反過來想到各王常常都有互相思念的心情，期望陛下突然下詔，讓各封國間互相慶賀問候，四季都能探望，叙説骨肉的歡樂恩愛，成全兄弟間的深情厚誼。妃妾的家人，得到皇恩的賜予，每年可以兩次相見，和貴戚享有一樣的待遇，和百官獲得同等的恩惠，如果這樣，那麽古人所贊嘆、風雅所歌咏的事情，就又出現在

本朝聖明的時代了。

臣伏自惟省，無錐刀之用。及觀陛下之所拔授，若以臣爲異姓，竊自料度，不後於朝士矣。若得辭遠游，戴武弁，解朱組，佩青紱，駙馬、奉車，趣得一號，安宅京室，執鞭珥筆，出從華蓋，入侍輦轂，承答聖問，拾遺左右，乃臣丹誠之至願，不離於夢想者也。遠慕《鹿鳴》君臣之宴，中咏《常棣》匪他之誡，下思《伐木》友生之義，終懷《蓼莪》罔極之哀；每四節之會，塊然獨處，左右惟僕隸，所對惟妻子，高談無所與陳，發義無所與展，未嘗不聞樂而拊心，臨觴而嘆息也。臣伏以爲犬馬之誠不能動人，譬人之誠不能動天。崩城、隕霜，臣初信之，以臣心況，徒虛語耳。若葵藿之傾葉，太陽雖不爲之回光，然向之者誠也。竊自比於葵藿，若降天地之施，垂三光之明者，實在陛下。

臣暗自思考反省，自己没有像錐刀那樣微薄的用處。再看陛下選拔授官的人，如果把臣看作異姓的人，臣私下猜測，不會比朝廷上的大臣差。如果能够脱去遠游冠，戴上武官帽，解下王侯的紅色綬帶，佩上朝臣的青色綬帶，在駙馬都尉或奉車都尉中，取得一個稱號，在京城裏安下家，手執馬鞭，帽子上插着筆，出外跟隨皇帝的車蓋，入内侍奉皇帝的車駕，回答皇帝的提問，在皇帝左右彌補過失，這纔是臣最赤誠的願望，在夢中都不曾放棄。我首先羡慕《鹿鳴》中君臣相聚的宴會，繼而咏頌《常棣》中兄弟非外人的告誡，然後思索《伐木》中珍惜朋友情誼的道理，最終感懷《蓼莪》無法報答父母恩德的悲哀；每逢四季親族相會的日子，我孤單獨處，左右衹有奴僕，面對的衹有妻子兒女，高談闊論却没有人聽我叙説，表達見解却没有人聽我闡發，未嘗不聽到音樂就捶胸，面對酒杯就嘆息。臣暗自認爲狗馬的忠誠不能打動人心，猶如人的忠誠不能打動上天。杞梁妻哭塌城墻、夏天爲蒙冤的人降霜，臣起初還相信，但用臣眼下的心境相比較，這衹是虛假的説法。如果葵藿的葉子朝向太陽，太陽雖然不對它們回報光照，然而葵藿朝向太陽却是真誠的。臣暗自比作葵藿，如果能降下天地般的恩惠，賜予日、月、星一樣的光輝，那確實在於陛下。

臣聞《文子》曰："不爲福始，不爲禍先。"今之否隔，友于同憂，而臣獨倡言者，竊不願於聖世使有不蒙施之物。有不蒙施之物，必有慘毒之懷，故《柏舟》有"天只"之怨，《谷風》有"棄予"之嘆。故伊尹耻其君不爲堯舜，孟子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其君者，不敬其君者也。"臣之愚蔽，固非虞、伊，至於欲使陛下崇光被時雍之美，宣緝熙章明之德者，是臣慺慺之誠，竊所獨守，實懷

臣聽説《文子》上講："不首先取得幸福，不首先招致災禍。"如今彼此隔絶，兄弟們都同樣憂愁。而臣獨自首先説出來，是不願意在聖明的時代有不能蒙受恩惠的人，有不能蒙受恩惠的人，必定有深切怨憤的情懷，所以《柏舟》有"娘呀天呀，爲什麽這樣不信任我"的怨恨，《谷風》有"如今已經安樂，你却遺棄了我"的感嘆。所以伊尹爲他的君主不是堯舜感到耻辱。孟子説："不用舜事奉堯的態度來對待自己君主的人，就是不尊重君主的人。"臣愚鈍不明，本來

鶴立企佇之心。敢復陳聞者，冀陛下儻發天聰而垂神聽也。

就不如虞舜、伊尹，至於想讓陛下推崇廣施恩惠，使天下百姓親善和睦的美政，發揚光明顯著的德行，這是臣出於恭謹的誠心，臣堅持這樣想，實在是懷着像鶴一樣站立、殷切企盼等待的願望。臣又冒昧上疏陳述，是希望陛下或許能留意傾聽臣的心願。

詔報曰："蓋教化所由，各有隆弊，非皆善始而惡終也，事使之然。故夫忠厚仁極草木，則《行葦》之詩作；恩澤衰薄，不親九族，則《角弓》之章刺。今令諸國兄弟，情理簡怠，妃妾之家，膏沐疏略，朕縱不能敦而睦之，王援古喻義備悉矣，何言精誠不足以感通哉？夫明貴賤，崇親親，禮賢良，順少長，國之綱紀，本無禁固諸國通問之詔也，矯枉過正，下吏懼譴，以至於此耳。已敕有司，如王所訴。"

明帝下詔答覆他說："教化的發展，各有興隆和衰敗，并不都是由好的開端到壞的終結，是事物的發展趨勢使它這樣的。所以忠厚仁愛施及草木，《行葦》的詩篇就產生了，恩澤衰竭，而不親善九族，《角弓》的詩章就加以譏刺。現在讓各封國的兄弟，在感情上怠慢了，對妃妾的家庭，膏沐饋贈忽略了，朕即使不能使他們親善和睦，你援引古例説明道理已很詳盡了，爲什麽説至誠之心不能感化打動人呢？分别貴賤，尊崇愛護親族，禮遇賢才，使長幼和順，這是國家的法度，本來就没有禁止各封國互通問候的詔令，衹是糾正偏失過了頭，下面的官吏害怕受到責罰，纔到了這樣的地步。已經下令給有關官員，依照王所申訴的去做。"

植復上疏陳審舉之義，曰：

曹植又上疏陳述明察和選拔官吏的道理，説：

臣聞天地協氣而萬物生，君臣合德而庶政成；五帝之世非皆智，三季之末非皆愚，用與不用，知與不知也。既時有舉賢之名，而無得賢之實，必各援其類而進矣。諺曰："相門有相，將門有將。"夫相者，文德昭者也；將者，武功烈者也。文德昭，則可以匡國朝，致雍熙，稷、契、夔、龍是也；武功烈，則所以征不庭，威四夷，南仲、方叔是矣。昔伊尹之爲媵臣，至賤也，吕尚之處屠釣，至陋也，及其見舉於湯武、周文，誠道合志同，玄謨神通，豈復假近習之薦，因左右之介哉。《書》曰："有不世之君，必能用不世之臣；用不世

臣聽説天地氣候適宜，萬物纔能生長，君臣同心同德，國家的政事纔能成功；五帝的時代并非都是聰明人，夏、商、周三代的末年并非都是愚笨的人，差别就在對賢才用與不用，瞭解與不瞭解。既然當時雖有推舉賢才的名聲，却没有得到賢才的實效，必然會援引同自己關係密切的人去做官。諺語説："丞相家裏出丞相，將帥家裏出將帥。"丞相，是文德昭著的人；將帥，是武功顯赫的人。文德昭著，就可以輔助本朝，達到天下和睦歡樂，稷、契、夔、龍就是這樣的；武功顯赫，就可以征伐不歸順朝廷的人，震懾四夷，南仲、方叔就是這樣的。以前伊尹做隨嫁的奴僕時，是最下賤的，吕尚處在屠夫釣者的境況時，是最卑微的，等到他們被成湯、周文王舉用，實因志同道合，深謀遠慮心神相通，難道還要藉助帝王親信的推

之臣，必能立不世之功。”殷周二王是矣。若夫齷齪近步，遵常守故，安足爲陛下言哉？故陰陽不和，三光不暢，官曠無人，庶政不整者，三司之責也。疆埸騷動，方隅內侵，没軍喪衆，干戈不息者，邊將之憂也。豈可虛荷國寵而不稱其任哉？故任益隆者負益重，位益高者責益深，《書》稱“無曠庶官”，《詩》有“職思其憂”，此其義也。

薦，依賴左右的人介紹嗎？《尚書》上說：“有非凡的君主，必能任用非凡的臣子；任用非凡的臣子，必能建立非凡的功勞。”殷商的成湯、周代的文王就是這樣的。至於那些拘謹淺陋，因循守舊的人，怎麽值得對陛下說呢？所以陰陽不調和，日、月、星的光輝不暢通，官位空缺無人，國家的政事没有治理好，這是三司的責任。邊疆騷亂，鄰國內侵，軍隊戰敗，士兵傷亡，戰爭不能停息，這是守邊將領的憂患。難道可以空受國家的寵信而不稱職嗎？所以管事越多負擔越重，地位越高責任越大，《尚書》說“不要空設百官的職位”，《詩經》有“掌管職事的人要考慮自己的責任”的詩句，就是這個意思。

陛下體天真之淑聖，登神機以繼統，冀聞《康哉》之歌，偃武行文之美。而數年以來，水旱不時，民困衣食，師徒之發，歲歲增調，加東有覆敗之軍，西有殪没之將，至使蚌蛤浮翔於淮、泗，鼲鼬讙嘩於林木。臣每念之，未嘗不輟食而揮餐，臨觴而扼腕矣。昔漢文發代，疑朝有變，宋昌曰：“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有齊、楚、淮南、琅邪，此則磐石之宗，願王勿疑。”臣伏惟陛下遠覽姬文二虢之援，中慮周成召、畢之輔，下存宋昌磐石之固。昔騏驥之於吴阪，可謂困矣，及其伯樂相之，孫郵御之，形體不勞而坐取千里。蓋伯樂善御馬，明君善御臣；伯樂馳千里，明君致太平；誠任賢使能之明效也。若朝司惟良，萬機內理，武將行師，方難克弭。陛下可得雍容都城，何事勞動鑾駕，暴露於邊境哉？

陛下包容天生的聖明賢達，登上皇位以繼承帝業，希望聽到“諸事安康”的歌聲，停止戰爭修明文教的美譽。可是幾年以來，水災旱災不時發生，老百姓缺衣少食，軍隊的徵發，年年都增加兵員和賦稅，加上東面有戰敗的軍隊，西面有陣亡的將領，以致使蚌蛤在淮水、泗水浮游，鼲鼬在樹林裏喧嘩。臣每想到這些，未嘗不停止吃飯而揮手讓人拿走飯菜，面對酒杯而扼腕嘆息的。以前漢文帝從代地出發去繼承皇位時，懷疑朝廷有變亂，宋昌說：“朝內有朱虛侯、東牟侯這樣的親族，外藩有齊王、楚王、淮南王、琅邪王，這些都是堅如磐石的宗族，希望王不要疑慮。”臣恭敬地希望陛下遠觀周文王時虢仲、虢叔的援助，其次考慮周成王時召公、畢公的輔佐，記住近代宋昌說的宗族如磐石一般堅固。以前駿馬在吴地的山坡上，可以說是處境很困窘了，等到伯樂識出了它，孫郵駕馭它，身體不受勞累就可以坐着到達千里之外。伯樂善於駕馭駿馬，明君善於使用臣子；伯樂馳騁千里，明君達到太平；這誠然是任用賢能的明顯效果，如果朝廷的大臣是賢能的，國家的政事就能够治理好，武將率軍作戰，邊境的危難就能够止

息。陛下可以在京城裹從容自得，怎麽會煩勞天子的車駕，暴露在邊境上呢?

臣聞羊質虎皮，見草則悅，見豺則戰，忘其皮之虎也。今置將不良，有似於此。故語曰："患爲之者不知，知之者不得爲也。"昔樂毅奔趙，心不忘燕；廉頗在楚，思爲趙將。臣生乎亂，長乎軍，又數承教于武皇帝，伏見行師用兵之要，不必取孫、吴而暗與之合。竊揆之於心，常願得一奉朝覲，排金門，蹈玉陛，列有職之臣，賜須臾之間，使臣得一散所懷，攄舒蘊積，死不恨矣。

臣聽說羊披上虎皮，看見青草就高興，看見豺狼就發抖，忘掉它身上的皮是老虎的。現在設置的將領無能，就和羊披上虎皮相似，所以俗話說："就怕做事的人不知道做，知道做的人不能做。"以前樂毅逃奔趙國，心中不忘燕國；廉頗身在楚國，仍想做趙國的將軍。臣出生在亂世，在軍營中長大，又多次從武皇帝那裏得到教誨，看到他行軍用兵的要領，是不必取用孫武、吴起的兵法之書，而同他們的兵法暗合。臣在心中揣測，常常希望能奉命朝見陛下，進金門，踏玉階，位列有職務的大臣當中，賜給臣短暫的時間，使臣能够施展抱負，抒發心中的鬱悶，死了也没有遺憾了。

被鴻臚所下發士息書，期會甚急。又聞豹尾已建，戎軒鶩駕，陛下將復勞玉躬，擾挂神思。臣誠竦息，不遑寧處。願得策馬執鞭，首當塵露，撮風后之奇，接孫、吴之要，追慕卜商起予左右，效命先驅，畢命輪轂，雖無大益，冀有小補。然天高聽遠，情不上通，徒獨望青雲而拊心，仰高天而嘆息耳。屈平曰："國有驥而不知乘，焉皇皇而更索!"昔管、蔡放誅，周、召作弼；叔魚陷刑，叔向匡國。三監之釁，臣自當之；二南之輔，求必不遠。華宗貴族，藩王之中，必有應斯舉者。故《傳》曰："無周公之親，不得行周公之事。"唯陛下少留意焉。

看到鴻臚下達的徵發士兵兒子的文書，期限很急。又聽説皇帝的車駕已準備好，兵車很快就要出發，陛下又將勞累玉體，煩擾精神。臣實在惶恐不安，無暇安居。希望能够驅馬執鞭，最先承受征途上的灰塵霜露，采取風后的奇計，把握孫武、吴起的兵法的要領，追慕卜商領會陛下的意圖，拼死充當先鋒，爲陛下獻出生命，雖然没有大的作用，也希望有小的補益。然而天高高在上，要聽的聲音太遠，臣的心情不能上達陛下，衹能獨自看着青雲而捶胸，仰望高天而嘆息。屈平說："國内有駿馬却不知道乘坐，爲什麽急急忙忙地上别處尋求!"以前管叔、蔡叔一個被流放，一個被殺，周公、召公做輔佐的大臣；叔魚受到懲罰，叔向匡扶國家。管叔、蔡叔、霍叔這三監一樣的罪過，臣自己來承擔；周公、召公一樣的輔佐大臣，要尋求必會在不遠的地方。皇親貴族内，各諸侯王中，必定會有適合這樣的人選。所以《傳》上說："没有周公那樣的親族關係，就不能做周公所做的事情。"希望陛下對此稍微注意。

近者漢氏廣建藩王，豐則連

近世漢朝廣泛分封諸侯王，大的封國連

城數十，約則饗食祖祭而已，未若姬周之樹國，五等之品制也。若扶蘇之諫始皇，淳于越之難周青臣，可謂知時變矣。夫能使天下傾耳注目者，當權者是矣，故謀能移主，威能懾下。豪右執政，不在親戚；權之所在，雖疏必重，勢之所去，雖親必輕，蓋取齊者田族，非呂宗也。分晉者趙、魏，非姬姓也。唯陛下察之。苟吉專其位，凶離其患者，異姓之臣也。欲國之安，祈家之貴，存共其榮，没同其禍者，公族之臣也。今反公族疏而異姓親，臣竊惑焉。

接幾十座城，小的衹能供奉祭祀祖先罷了，不如周代分封諸侯國，有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的制度。如扶蘇規勸秦始皇，淳于越駁斥周青臣，可以説是知道時勢的變化了。能使天下傾耳注目的，就是掌握權勢的人，所以他們的謀略能改變君主的意旨，威勢能震懾下屬。豪門大族執掌朝政，權利不在親族手中；權利得到了，即使關係疏遠也必會受到器重，權勢失去了，即使是親屬也必會受到輕視，奪取齊國政權的是田氏家族，而不是呂氏宗族。瓜分晉國的是趙、魏，而不是姬姓的人。希望陛下看到這一點。如果順利時就占據職位，遭難時就避開禍患的，一定是異姓的大臣。希望國家安定，祈求家族顯貴，得勢時一同享受榮華，失勢時一同遭受禍患，一定是皇親宗族的大臣。現在反而疏遠皇親宗族而親近異姓的人，臣私下對此感到困惑。

臣聞孟子曰："君子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今臣與陛下踐冰履炭，登山浮澗，寒温燥濕，高下共之，豈得離陛下哉？不勝憤懣，拜表陳情。若有不合，乞且藏之書府，不便滅棄，臣死之後，事或可思。若有毫厘少挂聖意者，乞出之朝堂，使夫博古之士，糾臣表之不合義者。如是，則臣願足矣。

臣聽孟子説："君子不得志時就獨自完善自己的品德，顯貴時就使天下人都得到好處。"現在臣和陛下踏薄冰、踩火炭，登高山、涉深澗，寒温燥濕，無論禍福都共同承受，難道能離開陛下嗎？心中非常憤怒不平，上表陳述衷情。如果有不合陛下心意的地方，乞求陛下暫且收藏在書府，不要立即把它毁壞扔掉，臣死以後，這事或許可以再考慮。如果有一點點稍稍合乎陛下的心意，乞求拿到朝堂上公布出來，讓通曉古代歷史的人，糾正臣表中不合道理的地方。如果這樣，臣的心願就滿足了。

帝輒優文答報。

皇帝就下詔好言回覆。

其年冬，詔諸王朝六年正月。其二月，以陳四縣封植爲陳王，邑三千五百户。植每欲求别見獨談，論及時政，幸冀試用，終不能得。既還，悵然絶望。時法制，待藩國既自峻迫，寮屬皆賈竪下才，兵人給其殘老，大數不過二百人。又植以前過，事事復減半，十一年中而三徙都，常汲汲無

這一年冬天，詔令各王在太和六年正月到京城朝見。同年二月，將陳地四縣封曹植爲陳王，食邑三千五百户。曹植常想請求另見皇帝單獨叙談，議論當時的政事，希望有幸被任用，但始終不能達到。返回封國後，心中惆悵絶望。當時的法制，對待藩國嚴厲威迫，屬官都是鄙俗無才的人，供給士兵僅限殘疾老弱，數量最多不超過二百人。又由於曹植以前犯有過失，各方面又减去

歡，遂發疾薨，時年四十一。遺令薄葬。以小子志，保家之主也，欲立之。初，植登魚山，臨東阿，喟然有終焉之心，遂營爲墓。子志嗣，徙封濟北王。景初中詔曰："陳思王昔雖有過失，既克己慎行，以補前闕，且自少至終，篇籍不離於手，誠難能也。其收黄初中諸奏植罪狀，公卿已下議尚書、秘書、中書三府、大鴻臚者皆削除之。撰録植前後所著賦頌詩銘雜論凡百餘篇，副藏内外。"志累增邑，并前九百九十户。

一半，十一年間三次遷徙封國，常常悶悶不樂，於是就發病去世，當時年齡僅四十一歲。遺囑吩咐薄葬。因小兒子曹志，是能保住家業的人，打算立爲繼承人。當初，曹植登上魚山，俯視東阿，發出長嘆，有死後葬在這裏的意思，於是在這裏營建墳墓。兒子曹志繼承爵位，轉封濟北王。景初年間下詔說："陳思王以前雖然有過失，但後來約束自己謹慎行事，以彌補以前的過錯，况且從小時直到去世，書籍不離手，確實難能可貴。收取黄初年間那些舉報曹植罪狀的奏書，公卿以下官員在尚書、秘書、中書三府、大鴻臚處議論曹植的文書全都銷毁。收録曹植前後撰寫的賦、頌、詩、銘、雜論共一百多篇，抄成副本收藏在宫廷内外的藏書處。"曹志多次增加食邑，加上以前的共九百九十户。

蕭懷王曹熊

蕭懷王熊，早薨。黄初二年，追封謚蕭懷公。太和三年，又追封爵爲王。青龍二年，子哀王炳嗣，食邑二千五百户。六年薨，無子，國除。

蕭懷王曹熊，早年去世。黄初二年，追封謚號爲蕭懷公。太和三年，又追封爵位爲王。青龍二年，兒子哀王曹炳繼承爵位，食邑二千五百户。青龍六年去世，没有兒子，封國被撤銷。

評曰：任城武藝壯猛，有將領之氣。陳思文才富艷，足以自通後葉，然不能克讓遠防，終致携隙。《傳》曰"楚則失之矣，而齊亦未爲得也"，其此之謂歟！

評曰：任城王武藝高强，雄壯勇猛，有將領的氣質。陳思王文才富麗，足可以流傳後世，然而不能謹慎謙讓，早作防範，終於招致嫌隙。《傳》上說："楚國是有過失，但齊國也不算正確。"説的就是這個吧！

三國志卷二十

魏志二十

武文世王公

豐愍王昂　相殤王鑠　鄧哀王沖　彭城王據　燕王宇
沛穆王林　中山恭王袞　濟陽懷王玹　陳留恭王峻
范陽閔王矩　趙王幹　臨邑殤公子上　楚王彪　剛殤公子勤
穀城殤公子乘　郿戴公子整　靈殤公子京　樊安公均
廣宗殤公子棘　東平靈王徽　樂陵王茂　贊哀王協
北海悼王蕤　東武陽懷王鑒　東海定王霖　元城哀王禮
邯鄲懷王邕　清河悼王貢　廣平哀王儼

武帝諸子

武皇帝二十五男：卞皇后生文皇帝、任城威王彰、陳思王植、蕭懷王熊，劉夫人生豐愍王昂、相殤王鑠，環夫人生鄧哀王沖、彭城王據、燕王宇，杜夫人生沛穆王林、中山恭王袞，秦夫人生濟陽懷王玹、陳留恭王峻，尹夫人生范陽閔王矩，王昭儀生趙王幹，孫姬生臨邑殤公子上、楚王彪、剛殤公子勤，李姬生穀城殤公子乘、郿戴公子整、靈殤公子京，周姬生樊安公均，劉姬生廣宗殤公子棘，宋姬生東平靈王徽，趙姬生樂陵王茂。

武皇帝有二十五個兒子：卞皇后生文皇帝曹丕、任城威王曹彰、陳思王曹植、蕭懷王曹熊，劉夫人生豐愍王曹昂、相殤王曹鑠，環夫人生鄧哀王曹沖、彭城王曹據、燕王曹宇，杜夫人生沛穆王曹林、中山恭王曹袞，秦夫人生濟陽懷王曹玹、陳留恭王曹峻，尹夫人生范陽閔王曹矩，王昭儀生趙王曹幹，孫姬生臨邑殤公子曹上、楚王曹彪、剛殤公子曹勤，李姬生穀城殤公子曹乘、郿戴公子曹整、靈殤公子曹京，周姬生樊安公曹均，劉姬生廣宗殤公子曹棘，宋姬生東平靈王曹徽，趙姬生樂陵王曹茂。

豐愍王曹昂

豐愍王昂字子脩。弱冠舉孝廉。隨太祖南征，爲張繡所害。無子。黃初二年追封，謚曰豐悼公。三年，以樊安公均子琬奉昂後，封中都公。

豐愍王曹昂字子脩。二十歲時被推舉爲孝廉。跟隨太祖南征，被張繡殺害。他没有兒子。黃初二年追封爲公，謚號稱豐悼公。黃初三年，把樊安公曹均的兒子曹琬過繼給曹昂作後嗣，

其年徙封長子公。五年，追加昂號曰豐悼王。太和三年，改昂謚曰愍王。嘉平六年，以琬襲昂爵爲豐王。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二千七百户。琬薨，謚曰恭王。子廉嗣。

封爲中都公。同年改封長子公。黄初五年，追授曹昂謚號稱豐悼王。太和三年，改曹昂的謚號稱愍王。嘉平六年，讓曹琬繼承曹昂的爵位爲豐王。正元、景元年間，多次增加食邑，加上以前的共二千七百户。曹琬薨，謚號稱恭王。兒子曹廉繼承爵位。

相殤王曹鑠

相殤王鑠，早薨，太和三年追封謚。青龍元年，子愍王潛嗣，其年薨。二年，子懷王偃嗣，邑二千五百户，四年薨。無子，國除。正元二年，以樂陵王茂子陽都鄉公竦繼鑠後。

相殤王曹鑠，很早就死了，太和三年追封謚號。青龍元年，兒子愍王曹潛繼承爵位，同年去世。青龍二年，兒子懷王曹偃繼承爵位，食邑二千五百户，青龍四年去世。没有兒子，封國被撤銷。正元二年，把樂陵王曹茂的兒子陽都鄉公曹竦過繼給曹鑠作後嗣。

鄧哀王曹冲

鄧哀王冲字倉舒。少聰察岐嶷，生五六歲，智意所及，有若成人之智。時孫權曾致巨象，太祖欲知其斤重，訪之群下，咸莫能出其理。冲曰："置象大船之上，而刻其水痕所至，稱物以載之，則校可知矣。"太祖大悦，即施行焉。時軍國多事，用刑嚴重。太祖馬鞍在庫，而爲鼠所嚙，庫吏懼必死，議欲面縛首罪，猶懼不免。冲謂曰："待三日中，然後自歸。"冲於是以刀穿單衣，如鼠嚙者，謬爲失意，貌有愁色。太祖問之，冲對曰："世俗以爲鼠嚙衣者，其主不吉。今單衣見嚙，是以憂戚。"太祖曰："此妄言耳，無所苦也。"俄而庫吏以嚙鞍聞，太祖笑曰："兒衣在側，尚嚙，况鞍縣柱乎?"一無所問。冲仁愛識達，皆此類也。凡應罪戮，而爲冲微所辨理，賴以濟宥者，前後數十。太祖數對群臣稱述，有欲傳後意。年十三，建安十三年疾病，太祖親爲請命。及亡，哀甚。文帝寬喻太祖，太祖曰："此我之不幸，而汝曹之幸也。"言則流涕，爲聘甄氏亡女與合葬，贈騎都尉印綬，命宛侯

鄧哀王曹冲字倉舒。小時候就聰明異常，五六歲時，智慧心計所達到的程度，如同成年人的智力。當時孫權曾經送來一頭大象，太祖想知道它的重量，向大臣們詢問怎樣稱，都不能拿出辦法。曹冲説："把大象放在大船上，在船的吃水綫刻上記號，然後把等量的物體放在船上，使吃水綫和裝大象的一致，那麽計算出物體的重量，就可知道大象的重量了。"太祖非常高興，就照他説的去做。那時軍國多事，刑罰嚴酷。太祖的馬鞍放在倉庫裏，被老鼠啃咬了，看管倉庫的小吏害怕必會處死，商議着打算反綁雙手去自首認罪，但還是害怕不能赦免。曹冲對他們説："等三天後的中午，你們再來。"曹冲於是用刀扎破他的單衣，如同被老鼠啃咬的樣子，假裝很傷心，面帶愁容。太祖問他，曹冲回答説："世俗認爲老鼠啃咬了衣服，衣服的主人就會不吉利。現在我的單衣被老鼠啃咬了，因此感到憂傷。"太祖説："這是毫無根據的話罷了，不必爲這苦惱。"不久看管倉庫的小吏把老鼠啃咬了馬鞍的事報告給太祖，太祖笑着説："我兒子的衣服放在身邊，尚且被老鼠咬了，何况馬鞍懸挂在柱子上呢?"没有追究任何人。曹冲心腸仁慈，通情達理，都是像這樣的。凡因罪應受懲罰處死的，被曹冲暗暗辨清是非，依賴他得以寬恕的，前後有數十人。太祖多次向大臣述説曹冲的聰明仁

據子琮奉冲後。二十二年，封琮爲鄧侯。黄初二年，追贈謚冲曰鄧哀侯，又追加號爲公。三年，進琮爵，徙封冠軍公。四年，徙封己氏公。太和五年，加冲號曰鄧哀王。景初元年，琮坐於中尚方作禁物，削户三百，貶爵爲都鄉侯。三年，復爲己氏公。正始七年，轉封平陽公。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千九百户。

慈，有想傳位給他的意思。曹冲十三歲時，即在建安十三年得了重病，太祖親自爲他祈禱，請求保佑。等到曹冲死了，太祖非常悲痛。文帝寬慰太祖，太祖説："這是我的不幸，却是你們的幸運啊。"説完就流下了眼淚，爲曹冲聘甄氏死去的女兒和他合葬，贈給騎都尉的印綬，命令宛侯曹據的兒子曹琮尊奉曹冲，做他的後嗣。建安二十二年，封曹琮爲鄧侯。黄初二年，追贈曹冲謚號稱鄧哀侯，又追授謚號爲公。黄初三年，晋升曹琮爵位，轉封冠軍公。黄初四年，轉封己氏公。太和五年，授曹冲謚號稱鄧哀王。景初元年，曹琮因到專爲皇室製作器物的中尚方製作禁物而犯罪，削減食邑三百户，降貶爵位爲都鄉侯。景初三年，又封爲己氏公。正始七年，轉封平陽公。景初、正元、景元年間，多次增加食邑，加上以前的共一千九百户。

彭城王曹據

彭城王據，建安十六年封范陽侯。二十二年，徙封宛侯。黄初二年，進爵爲公。三年，爲章陵王，其年徙封義陽。文帝以南方下濕，又以環太妃彭城人，徙封彭城。又徙封濟陰。五年，詔曰："先王建國，隨時而制。漢祖增秦所置郡，至光武以天下損耗，并省郡縣。以今比之，益不及焉。其改封諸王，皆爲縣王。"據改封定陶縣。太和六年，改封諸王，皆以郡爲國，據復封彭城。景初元年，據坐私遣人詣中尚方作禁物，削縣二千户。三年，復所削户邑。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四千六百户。

彭城王曹據，建安十六年封爲范陽侯。建安二十二年，轉封宛侯。黄初二年，晋升爵位爲公。黄初三年，封爲章陵王，同年轉封義陽。文帝因南方地勢低窪潮濕，又因環太妃是彭城人，轉封彭城。又轉封濟陰。黄初五年，下詔説："前代帝王建立封國，是順應時勢的變化來制定。漢高祖增加秦代設置的郡，到漢光武帝時因天下人口減少，合并撤銷了一些郡縣。拿現在相比，更加不如漢光武帝時。所以改封各王全都爲縣王。"曹據改封定陶縣。太和六年，改封各王，全都以郡設置封國，曹據又封彭城。景初元年，曹據因私下派人到中尚方製作禁物而坐罪，削減食邑一縣二千户。景初三年，又恢復削減的食邑。正元、景元年間多次增加食邑，加上以前的共四千六百户。

燕王曹宇

燕王宇字彭祖。建安十六年，封都鄉侯。二十二年，改封魯陽侯。黄初二年，進爵爲公。三年，爲下邳王。五年，改封單父縣。太和六年，改封燕王。明帝少與宇同止，常愛異之。及即位，寵賜與諸王殊。青龍三

燕王曹宇字彭祖。建安十六年，封爲都鄉侯。建安二十二年，改封魯陽侯。黄初二年，晋升爵位爲公。黄初三年，封爲下邳王。黄初五年，改封單父縣。太和六年，改封燕王。明帝小時候和曹宇住在一起，一直很喜歡他。等到繼位，對他的寵信賞賜比各王都特殊。青龍三年，

年，徵入朝。景初元年，還鄴。二年夏，復徵詣京都。冬十二月，明帝疾篤，拜宇爲大將軍，屬以後事。受署四日，宇深固讓；帝意亦變，遂免宇官。三年夏，還鄴。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五千五百户。常道鄉公奂，宇之子，入繼大宗。

徵召入朝。景初元年，返回鄴。景初二年夏，又徵召到京城。冬十二月，明帝病重，授任曹宇爲大將軍，把後事囑托給他。接受官職四天，曹宇堅持辭讓；皇帝的想法也有變化，於是免去了曹宇的官職。景初三年夏，返回鄴。景初、正元、景元年間，多次增加食邑，加上以前的共五千五百户。常道鄉公曹奂，是曹宇的兒子，入宫繼嗣大宗，即皇位。

沛穆王曹林

沛穆王林，建安十六年封饒陽侯。二十二年，徙封譙。黄初二年，進爵爲公。三年，爲譙王。五年，改封譙縣。七年，徙封鄄城。太和六年，改封沛。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四千七百户。林薨，子緯嗣。

沛穆王曹林，建安十六年封爲饒陽侯。建安二十二年，轉封譙。黄初二年，晋升爵位爲公。黄初三年，封爲譙王。黄初五年，改封譙縣。黄初七年，轉封鄄城。太和六年，改封沛。景初、正元、景元年間，多次增加食邑，加上以前的共四千七百户。曹林去世，兒子曹緯繼承爵位。

中山恭王曹衮

中山恭王衮，建安二十一年封平鄉侯。少好學，年十餘歲能屬文。每讀書，文學左右常恐以精力爲病，數諫止之，然性所樂，不能廢也。二十二年，徙封東鄉侯，其年又改封贊侯。黄初二年，進爵爲公。官屬皆賀，衮曰："夫生深宫之中，不知稼穡之艱難，多驕逸之失。諸賢既慶其休，宜輔其闕。"每兄弟游娱，衮獨覃思經典。文學防輔相與言曰："受詔察公舉錯，有過當奏，及有善，亦宜以聞，不可匿其美也。"遂共表稱陳衮美。衮聞之，大驚懼，責讓文學曰："修身自守，常人之行耳，而諸君乃以上聞，是適所以增其負累也。且如有善，何患不聞，而遽共如是，是非益我者。"其戒慎如此。三年，爲北海王。其年，黄龍見鄴西漳水，衮上書贊頌。詔賜黄金十斤，詔曰："昔唐叔歸禾，東平獻頌，斯皆骨肉贊美，以彰懿親。王研精墳典，耽味道真，文雅焕炳，朕甚嘉之。王其克

中山恭王曹衮，建安二十一年封爲平鄉侯。小時候很好學，十多歲時能寫文章。每逢讀書，文學侍臣常擔心他過於消耗精力得病，多次規勸制止他，然而他生性喜歡讀書，不能放棄。建安二十二年，轉封東鄉侯，同年又改封贊侯。黄初二年，晋升爵位爲公。他的屬官都向他祝賀，曹衮説："我生長在深宫中，不知道從事農作的艱難，犯有很多驕傲放縱的過失。各位賢臣既然來慶賀我的喜事，就應該幫助我改正過失。"每逢兄弟們游玩娱樂，曹衮獨自深入思考經典。文學防輔相互商議説："我們接受詔令，要監察公的行爲舉報他的過錯，有過錯應當上奏，有好的行爲也應該報告，不能隱匿他的美德。"於是一同上表述説曹衮的美德。曹衮聽説後，非常驚慌害怕，責備文學説："修養自身，保持操守，不過是平常人的行爲罷了，可是各位却向上報告，這僅僅增加我的負擔。況且如果我有好的行爲，何必擔心君上聽不到，可是你們急急忙忙地這樣做，這對我并没有好處。"他的警惕謹慎就像這樣。黄初三年，封爲北海王。同年，黄龍出現在鄴西邊的漳水上，曹衮上書贊頌皇帝的功德。文帝下詔賞賜曹衮黄金十斤，詔書説："以前唐叔

慎明德，以終令聞。”四年，改封贊王。七年，徙封濮陽。太和二年就國，尚約儉，教敕妃妾紡績織紝，習爲家人之事。五年冬，入朝。六年，改封中山。

饋贈嘉禾，東平王進獻頌文，這都是親人的贊美，顯揚至親的和睦。王精心鑽研經典，深入體味道德義理，文質彬彬，朕非常贊賞你。王要克制謹慎，發揚美德，把美好的名聲保持到底。”黄初四年，改封贊王。黄初七年，轉封濮陽。太和二年返回封國，崇尚節儉，教導訓誡妃妾紡綫織布，習慣做平民人家的事情。太和五年冬，入朝。太和六年，改封中山。

初，衮來朝，犯京都禁。青龍元年，有司奏衮。詔曰：“王素敬慎，邂逅至此，其以議親之典議之。”有司固執。詔削縣二，户七百五十。衮憂懼，戒敕官屬愈謹。帝嘉其意，二年，復所削縣。三年秋，衮得疾病，詔遣太醫視疾，殿中、虎賁齎手詔、賜珍膳相屬，又遣太妃、沛王林并就省疾。衮疾困，敕令官屬曰：“吾寡德忝寵，大命將盡。吾既好儉，而聖朝著終誥之制，爲天下法。吾氣絶之日，自殯及葬，務奉詔書。昔衛大夫蘧瑗葬濮陽，吾望其墓，常想其遺風，願托賢靈以弊髮齒，營吾兆域，必往從之。《禮》：男子不卒婦人之手。亟以時成東堂。”堂成，名之曰遂志之堂，輿疾往居之。又令世子曰：“汝幼少，未聞義方，早爲人君，但知樂，不知苦；不知苦，必將以驕奢爲失也。接大臣，務以禮。雖非大臣，老者猶宜答拜。事兄以敬，恤弟以慈；兄弟有不良之行，當造膝諫之。諫之不從，流涕喻之；喻之不改，乃白其母。若猶不改，當以奏聞，并辭國土。與其守寵罹禍，不若貧賤全身也。此亦謂大罪惡耳，其微過細故，當掩覆之。嗟爾小子，慎修乃身，奉聖朝以忠貞，事太妃以孝敬。閨闈之内，奉令於太妃；閫閾之外，受教於沛王。無怠乃心，以慰予靈。”其年薨。詔沛王林留訖葬，使

當初，曹衮前來朝見，觸犯了京城的禁令。青龍元年，主管官員上奏治曹衮的罪。下詔説：“王向來恭敬謹慎，偶然違犯禁令，要按照評議皇帝親屬的制度評議他的罪。”主管官員堅持按法律治罪。下詔削减食邑二縣，七百五十户。曹衮憂慮恐懼，告誡屬官要更加謹慎。皇帝贊賞他的誠意，青龍二年，恢復他被削减的縣。青龍三年秋，曹衮生了病，下詔派遣太醫給他看病，殿中、虎賁送皇帝手詔、送皇帝賜給的珍貴食物的，前後相繼，又派太妃、沛王曹林一同去探視病情。曹衮病重，下令屬官説：“我少德而愧受寵愛，生命就要結束了。我既然喜好節儉，可是聖朝已發布有關喪葬的制度，這是用於整個天下的法令。我死的那天，從停靈到入葬，都務必遵奉詔書辦理。以前衛國大夫蘧瑗埋葬在濮陽，我望着他的陵墓，經常想着他的風采，希望能托付聖賢的靈魂來庇護我的骸骨，營造我的陵墓，位置一定要在蘧瑗陵墓的旁邊。《禮》説：男子不能死在婦人的手裏。要趕快按照時節建造東堂。”東堂建成後，起名叫遂志之堂，曹衮帶病搬到那裏居住。又命令嫡長子説：“你年紀小，還没聽到爲人處世的道理，早早地就做了封國的君主，衹知道享樂，不知道吃苦；不知道吃苦，必將因驕傲奢侈犯下過失。接待大臣，一定要按照禮節。即使不是大臣，對年老的人也應該回拜。事奉哥哥要尊敬，體恤弟弟要仁慈；兄弟有不好的行爲，應該靠近坐着規勸他。規勸他不肯聽從，就應該流着眼淚給他講道理；給他講道理仍不悔改，就告訴他的母親。如果他還不肯改，就應當奏報皇帝，并請求削除封國。與其依傍尊寵遭致災禍，不如身處貧賤而保全性命。這也是

大鴻臚持節典護喪事，宗正吊祭，贈賵甚厚。凡所著文章二萬餘言，才不及陳思王而好與之侔。子孚嗣。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三千四百户。

就犯大的罪惡而言，他們有微小的過失，應當替他們掩蓋。唉，你這小子，要謹慎地修養自身，用忠貞事奉聖朝，用孝敬服侍太妃。內宮的事，要遵奉太妃的命令，宮外的事，要接受沛王的教誨。你心中不要懈怠，以安慰我的靈魂。”同年去世。下詔沛王曹林留下處理葬事直到結束，派大鴻臚持節主持料理喪事，宗正吊唁祭奠，贈給的隨葬物品十分豐厚。他著述的文章有二萬多字，才華不如陳思王，但其中寫得好的可以和他相似。兒子曹孚繼承爵位。景初、正元、景元年間，多次增加食邑，加上以前的共三千四百户。

濟陽懷王曹玹

濟陽懷王玹，建安十六年封西鄉侯。早薨，無子。二十年，以沛王林子贊襲玹爵邑，早薨，無子。文帝復以贊弟壹紹玹後。黄初二年，改封濟陽侯。四年，進爵爲公。太和四年，追進玹爵，謚曰懷公。六年，又進號曰懷王，追謚贊曰西鄉哀侯。壹薨，謚曰悼公。子恒嗣。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千九百户。

濟陽懷王曹玹，建安十六年封爲西鄉侯。早就去世，没有兒子。建安二十年，讓沛王曹林的兒子曹贊承襲曹玹的爵位食邑，曹贊早就去世，没有兒子。文帝又讓曹贊的弟弟曹壹接替做曹玹的後嗣。黄初二年，改封濟陽侯。黄初四年，晋升爵位爲公。太和四年，追授晋升曹玹的爵位，謚號稱懷公。太和六年，又晋升謚號稱懷王，追封曹贊的謚號稱西鄉哀侯。曹壹去世，謚號稱悼公。兒子曹恒繼承爵位。景初、正元、景元年間，多次增加食邑，加上以前的共一千九百户。

陳留恭王曹峻

陳留恭王峻字子安，建安二十一年封鄗侯。二十二年，徙封襄邑。黄初二年，進爵爲公。三年，爲陳留王。五年，改封襄邑縣。太和六年，又封陳留。甘露四年薨。子澳嗣。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四千七百户。

陳留恭王曹峻字子安，建安二十一年封爲鄗侯。建安二十二年，轉封襄邑。黄初二年，晋升爵位爲公。黄初三年，封爲陳留王。黄初五年，改封襄邑縣。太和六年，又封陳留。甘露四年去世。兒子曹澳繼承爵位。景初、正元、景元年間，多次增加食邑，加上以前的共四千七百户。

范陽閔王曹矩

范陽閔王矩，早薨，無子。建安二十二年，以樊安公均子敏奉矩後，封臨晋侯。黄初三年，追封謚矩爲范陽閔公。五年，改封敏范陽王。七年，徙封句陽。太和六年，追進矩號曰范陽閔王，改封敏琅邪王。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三

范陽閔王曹矩，早就去世，没有兒子。建安二十二年，讓樊安公曹均的兒子曹敏尊奉曹矩做他的後嗣，封爲臨晋侯。黄初三年，追封曹矩的謚號稱范陽閔公。黄初五年，改封曹敏爲范陽王。黄初七年，轉封句陽。太和六年，追授晋升曹矩的謚號稱范陽閔王，改封曹敏琅邪王。景初、正元、景元年間，多次增加食邑，加上以

千四百户。敏薨，謚曰原王。子焜嗣。

前的共三千四百户。曹敏去世，謚號稱原王。兒子曹焜繼承嗣位。

趙王曹幹

趙王幹，建安二十年封高平亭侯。二十二年，徙封賴亭侯。其年改封弘農侯。黄初二年，進爵，徙封燕公。三年，爲河間王。五年，改封樂城縣。七年，徙封鉅鹿。太和六年，改封趙王。幹母有寵於太祖。及文帝爲嗣，幹母有力。文帝臨崩，有遺詔，是以明帝常加恩意。青龍二年，私通賓客，爲有司所奏，賜幹璽書誡誨之，曰："《易》稱'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詩》著'大車惟塵'之誡。自太祖受命創業，深睹治亂之源，鑒存亡之機，初封諸侯，訓以恭慎之至言，輔以天下之端士，常稱馬援之遺誡，重諸侯賓客交通之禁，乃使與犯妖惡同。夫豈以此薄骨肉哉？徒欲使子弟無過失之愆，士民無傷害之悔耳。高祖踐阼，祗慎萬機，申著諸侯不朝之令。朕感詩人《常棣》之作，嘉《采菽》之義，亦緣詔文曰'若有詔得詣京都'，故命諸王以朝聘之禮。而楚、中山并犯交通之禁，趙宗、戴捷咸伏其辜。近東平王復使屬官毆壽張吏，有司舉奏，朕裁削縣。今有司以曹纂、王喬等因九族時節，集會王家，或非其時，皆違禁防。朕惟王幼少有恭順之素，加受先帝顧命，欲崇恩禮，延乎後嗣，况近在王之身乎？且自非聖人，孰能無過？已詔有司宥王之失。古人有言：'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弗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焉。'叔父兹率先聖之典，以纂乃先帝之遺命，戰戰兢兢，靖恭厥位，稱朕意焉。"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五千户。

趙王曹幹，建安二十年封爲高平亭侯。建安二十二年，轉封賴亭侯。同年改封弘農侯。黄初二年，晋升爵位，轉封燕公。黄初三年，封爲河間王。黄初五年，改封樂城縣。黄初七年，轉封鉅鹿。太和六年，改封趙王。曹幹的母親受太祖的寵愛。當文帝被立爲繼承人，曹幹的母親出了力。文帝臨終時，留有遺詔，因此明帝對曹幹常加恩寵。青龍二年，曹幹私自結交賓客，被主管官員舉奏，明帝賜給曹幹璽書，訓誡教導他，説："《易經》稱'分封侯國，承襲家業，小人不可任用'，《詩經》記載了'大車揚起灰塵污染了自己'的訓誡。自從太祖接受天命開創大業以來，深刻觀察治亂的根源，明鑒存亡的關鍵，剛開始分封諸侯時，用恭敬謹慎的名言相訓誡，用天下的正直人士輔佐他們，常常講述馬援的遺訓，强調諸侯不能和賓客結交的禁令，把違犯這個禁令和犯使用妖言邪術的罪名同等看待。難道這樣做淡薄了骨肉之情嗎？祇是想讓子弟們没有過失，官民們没有受到傷害的悔恨罷了。漢高祖即皇帝位後，慎重地處理各種事務，申明諸侯不得進京朝見的命令。朕感觸到詩人作《常棣》，贊賞《采菽》的道理，也根據詔文説'如果有詔令可以進京'，所以命令各王行朝聘的禮節。可是楚王、中山王都違反了結交賓客的禁令，趙宗、戴捷都已伏法處死。近來東平王指使屬官毆打壽張的官吏，主管官吏舉奏他的罪過，朕裁决削减他的食邑。現在主管官員因曹纂、王喬等人藉九族聚會的時節，在王家聚會，認爲有的不合時節，都違犯了禁令。朕想到王年幼有恭順的本性，加上接受了先帝的遺詔，想給你更多的恩惠和禮遇，一直延續到後代，何况就在王本身呢？况且人都不是聖人，怎麽能不犯過失呢？朕已詔令主管官員饒恕王的過失。古人有過這樣的話：'對看不到的東西要警惕審慎，對没有聽過的東西要心懷恐懼，因爲它們的害處還隱伏着没有表現出來，還處在微小狀態不那麽明顯，所以君子

在獨處無人時，要謹慎從事。’叔父因此要遵循先聖的法度，繼承先帝的遺命，小心謹慎，恭恭敬敬地恪守王位，以合我的心意。”景初、正元、景元年間，多次增加食邑，加上以前的共五千户。

臨邑殤公子曹上

臨邑殤公子上，早薨。太和五年，追封謚。無後。

臨邑殤公子曹上，早年去世。太和五年，追封謚號。没有後嗣。

楚王曹彪

楚王彪字朱虎。建安二十一年，封壽春侯。黄初二年，進爵，徙封汝陽公。三年，封弋陽王。其年徙封吴王。五年，改封壽春縣。七年，徙封白馬。太和五年冬，朝京都。六年，改封楚。初，彪來朝，犯禁，青龍元年，爲有司所奏，詔削縣三，户千五百。二年，大赦，復所削縣。景初三年，增户五百，并前三千户。嘉平元年，兖州刺史令狐愚與太尉王淩謀迎彪都許昌。語在《淩傳》。乃遣傅及侍御史就國案驗，收治諸相連及者。廷尉請徵彪治罪。於是依漢燕王旦故事，使兼廷尉大鴻臚持節賜彪璽書切責之，使自圖焉。彪乃自殺。妃及諸子皆免爲庶人，徙平原。彪之官屬以下及監國謁者，坐知情無輔導之義，皆伏誅。國除爲淮南郡。正元元年詔曰：“故楚王彪，背國附奸，身死嗣替，雖自取之，猶哀矜焉。夫含垢藏疾，親親之道也，其封彪世子嘉爲常山真定王。”景元元年，增邑，并前二千五百户。

楚王曹彪字朱虎。建安二十一年，封爲壽春侯。黄初二年，晋升爵位，轉封汝陽公。黄初三年，封爲弋陽王。同年轉封吴王。黄初五年，改封壽春縣。黄初七年，轉封白馬。太和五年冬，到京城朝見。太和六年，改封楚王。當初，曹彪前來朝見，違犯禁令，青龍元年，被主管官員舉奏，下詔削除食邑三縣，一千五百户。青龍二年，大赦，恢復他被削除的縣邑。景初三年，增加食邑五百户，加上以前的共三千户。嘉平元年，兖州刺史令狐愚和太尉王淩圖謀迎立曹彪，建都許昌。這事記載在《王淩傳》。於是派遣傅和侍御史到曹彪的封國查問核實，逮捕懲治了那些和此事有牽連的人。廷尉請求徵召曹彪治罪。因此依照漢代燕王劉旦的舊例，派人兼任廷尉大鴻臚持節，賜給曹彪璽書嚴厲斥責他，令他自殺。曹彪於是自殺。王妃和他的兒子們都免爲平民，遷移到平原居住。曹彪的屬官以下和監國謁者，因知道内情而不加勸阻坐罪，全都伏法處死。撤銷封國改爲淮南郡。正元元年下詔説：“已故楚王曹彪，背叛國家，依附奸邪，自己喪命，後嗣廢棄，雖然他是自取滅亡，但我還是憐憫他。包容污垢掩蓋缺點，這是親善親屬的做法，封曹彪的嫡長子曹嘉爲常山真定王。”景元元年，增加食邑，加上以前的共二千五百户。

剛殤公子曹勤

剛殤公子勤，早薨。太和五年追封謚。無後。

剛殤公子曹勤，早年去世。太和五年追封謚號。没有後嗣。

穀城殤公子曹乘

穀城殤公子乘，早薨。太和五年追封謚。無後。

穀城殤公子曹乘，早年去世。太和五年追封謚號。没有後嗣。

鄖戴公子曹整

鄖戴公子整，奉從叔父郎中紹後。建安二十二年，封郿侯。二十三年薨。無子。黄初二年追進爵，謚曰戴公。以彭城王據子範奉整後。三年，封平氏侯。四年，徙封成武。太和三年，進爵爲公。青龍三年薨。謚曰悼公。無後。四年，詔以範弟東安鄉公闡爲郿公，奉整後。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千八百户。

鄖戴公子曹整，尊奉堂叔父郎中曹紹，做他的後嗣。建安二十二年，封爲郿侯。建安二十三年去世。没有兒子。黄初二年，追進爵位，謚號稱戴公。讓彭城王曹據的兒子曹範尊奉曹整，做他的後嗣。黄初三年，封爲平氏侯。黄初四年，轉封成武。太和三年，晋升爵位爲公。青龍三年就去世。謚號稱悼公。没有後嗣。青龍四年，下詔令曹範的弟弟東安鄉公曹闡做郿公，尊奉曹整，做他的後嗣。正元、景元年間，多次增加食邑，加上以前的共一千八百户。

靈殤公子曹京

靈殤公子京，早薨。太和五年追封謚。無後。

靈殤公子曹京，早年去世。太和五年追封謚號。没有後嗣。

樊安公曹均

樊安公均，奉叔父薊恭公彬後。建安二十二年，封樊侯。二十四年薨。子抗嗣。黄初二年，追進公爵，謚曰安公。三年，徙封抗薊公。四年，徙封屯留公。景初元年薨，謚曰定公。子諶嗣。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千九百户。

樊安公曹均，尊奉叔父薊恭公曹彬，作他的後嗣。建安二十二年，封爲樊侯。建安二十四年去世。兒子曹抗繼承爵位。黄初二年，追進曹均公的爵位，謚號稱安公。黄初三年，轉封曹抗爲薊公。黄初四年，轉封屯留公。景初元年去世，謚號稱定公。兒子曹諶繼承爵位。景初、正元、景元年間，多次增加食邑，加上以前的共一千九百户。

廣宗殤公子曹棘

廣宗殤公子棘，早薨。太和五年追封謚。無後。

廣宗殤公子曹棘，早年去世。太和五年追封謚號。没有後嗣。

東平靈王曹徽

東平靈王徽，奉叔父朗陵哀侯玉後。建安二十二年，封歷城侯。黄初二年，進爵爲公。三年，爲廬江王。四年，徙封壽張王。五年，改封壽張縣。太和六年，改封東平。青龍二年，徽使官屬撾壽張縣吏，爲有司所奏。詔削縣一，户五百。其年復所削縣。正始三年薨。子翕嗣。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三千四百户。

東平靈王曹徽，尊奉叔父朗陵哀侯曹玉，做他的後嗣。建安二十二年，封爲歷城侯。黄初二年，晋升爵位爲公。黄初三年，封爲廬江王。黄初四年，轉封壽張王。黄初五年，改封壽張縣。太和六年，改封東平。青龍二年，曹徽指使屬官毆打壽張縣的官吏，被主管官員舉奏。詔令削除他的食邑一縣，五百户。同年又恢復削除的縣。正始三年去世。兒子曹翕繼承爵位。景初、正元、景元年間，多次增加食邑，加上以前的共三千四百户。

樂陵王曹茂

樂陵王茂，建安二十二年封萬

樂陵王曹茂，建安二十二年封萬歲亭侯。

歲亭侯。二十三年，改封平輿侯。黄初三年，進爵，徙封乘氏公。七年，徙封中丘。茂性傲佷，少無寵於太祖。及文帝世，又獨不王。太和元年，徙封聊城公，其年爲王。詔曰："昔象之爲虐至甚，而大舜猶侯之有庳。近漢氏淮南、阜陵，皆爲亂臣逆子，而猶或及身而復國，或至子而錫土。有虞建之於上古，漢文、明、章行之乎前代，斯皆敦叙親親之厚義也。聊城公茂少不閑禮教，長不務善道。先帝以爲古之立諸侯也，皆命賢者，故姬姓有未必侯者，是以獨不王茂。太皇太后數以爲言。如聞茂頃來少知悔昔之非，欲修善將來。君子與其進，不保其往也。今封茂爲聊城王，以慰太皇太后下流之念。"六年，改封曲陽王。正始三年，東平靈王薨，茂稱嗌痛，不肯發哀，居處出入自若。有司奏除國土，詔削縣一，户五百。五年，徙封樂陵，詔以茂租奉少，諸子多，復所削户，又增户七百。嘉平、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五千户。

建安二十三年，改封平輿侯。黄初三年，晋升爵位，轉封乘氏公。黄初七年，轉封中丘。曹茂生性傲慢凶狠，小時候就不受太祖的寵愛。到文帝時，又惟獨他没有封王。太和元年，轉封聊城公，同年封爲王。下詔説："以前象施行殘暴到了極點，可是大舜還是封他在有庳爲侯。近世漢代的淮南王、阜陵王都是亂臣逆子，可還是因爲出身或者對他本人就恢復封國，或者到兒子就賜給封土。有虞在上古時就已建立，漢文帝、明帝、章帝在前代已經實行，這都是使親屬和睦有序親善親屬的深厚情義。聊城公曹茂小時候不學習禮教，長大了不從事善道。先帝認爲古代封立諸侯，都是委任有才德的人，所以周朝姬姓有未被封侯的，因此獨不封曹茂爲王。太皇太后多次爲他説話。聽説曹茂近來漸漸知道悔恨自己過去的錯誤，打算今後修身行善。君子贊揚他的進步，不深究他的過去。現在封曹茂爲聊城王，以慰藉太皇太后關心子孫的願望。"太和六年，改封曲陽王。正始三年，東平靈王去世，曹茂聲稱咽喉疼痛，不肯爲他舉哀，居家出外都如同往常。主管官員舉奏削除他的封土，詔令削減他的食邑一縣，五百户。正始五年，轉封樂陵，因曹茂得到的租俸少，兒子多，下詔恢復他被削減的食邑，又增加七百户。嘉平、正元、景元年間，多次增加食邑，加上以前的共五千户。

文帝諸子

文皇帝九男：甄氏皇后生明帝，李貴人生贊哀王協，潘淑媛生北海悼王蕤，朱淑媛生東武陽懷王鑒，仇昭儀生東海定王霖，徐姬生元城哀王禮，蘇姬生邯鄲懷王邕，張姬生清河悼王貢，宋姬生廣平哀王儼。

文皇帝有九個兒子：甄氏皇后生明帝，李貴人生贊哀王曹協，潘淑媛生北海悼王曹蕤，朱淑媛生東武陽懷王曹鑒，仇昭儀生東海定王曹霖，徐姬生元城哀王曹禮，蘇姬生邯鄲懷王曹邕，張姬生清河悼王曹貢，宋姬生廣平哀王曹儼。

贊哀王曹協

贊哀王協，早薨。太和五年追封謚曰經殤公。青龍二年，更追改號謚。三年，子殤王尋嗣。景初三年，增户五百，并前三千户。正始九年薨。無子。國除。

贊哀王曹協，早就去世。太和五年追封謚號稱經殤公。青龍二年，又追贈更改謚號。青龍三年，兒子殤王曹尋繼承爵位。景初三年，增加食邑五百户，加上以前的共三千户。正始九年曹尋去世。没有兒子。封國被撤銷。

北海悼王曹蕤

北海悼王蕤，黄初七年，明帝即位，立爲陽平縣王。太和六年，改封北海。青龍元年薨。二年，以琅邪王子贊奉蕤後，封昌鄉公。景初二年，立爲饒安王。正始七年，徙封文安。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三千五百户。

北海悼王曹蕤，黄初七年，明帝繼位，封立爲陽平縣王。太和六年，改封北海。青龍元年去世。青龍二年，讓琅邪王的兒子曹贊尊奉曹蕤，做他的後嗣，封爲昌鄉公。景初二年，封立爲饒安王。正始七年，轉封文安。正元、景元年間，多次增加食邑，加上以前的共三千五百户。

東武陽懷王曹鑒

東武陽懷王鑒，黄初六年立。其年薨。青龍三年賜謚。無子。國除。

東武陽懷王曹鑒，黄初六年封立爲王。同年去世。青龍三年賜給謚號。没有兒子。封國被撤銷。

東海定王曹霖

東海定王霖，黄初三年立爲河東王。六年，改封館陶縣。明帝即位，以先帝遺意，愛寵霖異於諸國。而霖性粗暴，閨門之内，婢妾之間，多所殘害。太和六年，改封東海。嘉平元年薨。子啓嗣。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六千二百户。高貴鄉公髦，霖之子也，入繼大宗。

東海定王曹霖，黄初三年封立爲河東王。黄初六年，改封館陶縣。明帝繼位，因先帝的遺願，他對曹霖的寵愛比其他各王特殊。可是曹霖性情粗暴，王宫内的人和他的婢妾，有很多被他殘害。太和六年，改封東海。嘉平元年去世。兒子曹啓繼承爵位。景初、正元、景元年間，多次增加食邑，加上以前的共六千二百户。高貴鄉公曹髦，是曹霖的兒子，入宫承襲大宗，即皇位。

元城哀王曹禮

元城哀王禮，黄初二年封秦公，以京兆郡爲國。三年，改爲京兆王。六年，改封元城王。太和三年薨。五年，以任城王楷子悌嗣禮後。六年，改封梁王。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四千五百户。

元城哀王曹禮，黄初二年封爲秦公，以京兆郡作爲封國。黄初三年，改爲京兆王。黄初六年，改封元城王。太和三年去世。太和五年，讓任城王曹楷的兒子曹悌過繼給曹禮做後嗣。太和六年，改封梁王。景初、正元、景元年間，多次增加食邑，加上以前的共四千五百户。

邯鄲懷王曹邕

邯鄲懷王邕，黄初二年封淮南公，以九江郡爲國。三年，進爲淮南王。四年，改封陳。六年，改封邯鄲。太和三年薨。五年，以任城王楷子温嗣邕後。六年，改封魯陽。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四千四百户。

邯鄲懷王曹邕，黄初二年封爲淮南公，以九江郡作爲封國。黄初三年，晋升封爲淮南王。黄初四年，改封陳。黄初六年，改封邯鄲。太和三年薨。太和五年，讓任城王曹楷的兒子曹温過繼給曹邕做後嗣。太和六年，改封魯陽。景初、正元、景元年間，多次增加食邑，加上以前的共四千四百户。

清河悼王曹貢

清河悼王貢，黄初三年封。四年薨。無子。國除。

清河悼王曹貢，黄初三年封立爲王。黄初四年去世。没有兒子。封國被撤銷。

廣平哀王曹儼

廣平哀王儼，黄初三年封。四年薨。無子。國除。

廣平哀王曹儼，黄初三年封立爲王。黄初四年去世。没有兒子。封國被撤銷。

評曰：魏氏王公，既徒有國土之名，而無社稷之實，又禁防壅隔，同於囹圄；位號靡定，大小歲易；骨肉之恩乖，《常棣》之義廢。爲法之弊，一至于此乎！

評曰：魏國的王公，既徒有國土的虚名，没有社稷的實質，又對他們設置禁律加以防範，使他們和外界隔絶，和處在監牢裏没有兩樣；給他們的爵位名號不固定，或大或小，年年都要變换；背離了骨肉之間的恩愛之情，廢棄了《常棣》宣揚的道理。制定法令的弊端，竟到了這樣的地步！

三國志卷二十一

魏志二十一

王粲 徐幹 陳琳 阮瑀 應瑒 劉楨 邯鄲淳 繁欽 路粹
丁儀 丁廙 楊脩 荀緯 應璩 阮籍 嵇康 桓威 吴質
衛覬 潘勗 王象 劉廙 劉劭 繆襲 仲長統
蘇林 韋誕 夏侯惠 孫該 杜摯 傅嘏

王粲

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也。曾祖父龔，祖父暢，皆爲漢三公。父謙，爲大將軍何進長史。進以謙名公之胄，欲與爲婚，見其二子，使擇焉。謙弗許。以疾免，卒于家。

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曾祖父王龔，祖父王暢，都是漢代的三公。父親王謙，是大將軍何進的長史。何進因爲王謙是公卿望族的後代，想要和他結爲婚姻，把自己的兩個女兒叫出來見王謙，讓他挑選一個爲妻。王謙没有答應。因病免官，死在家中。

獻帝西遷，粲徙長安，左中郎將蔡邕見而奇之。時邕才學顯著，貴重朝廷，常車騎填巷，賓客盈坐。聞粲在門，倒屣迎之。粲至，年既幼弱，容狀短小，一坐盡驚。邕曰："此王公孫也，有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書籍文章，盡當與之。"年十七，司徒辟，詔除黄門侍郎，以西京擾亂，皆不就。乃之荆州依劉表。表以粲貌寢而體弱通侻，不甚重也。表卒。粲勸表子琮，令歸太祖。太祖辟爲丞相掾，賜爵關内侯。太祖置酒漢濱，粲奉觴賀曰："方今袁紹起河北，仗大衆，志兼天下，然好賢而不能用，故奇士去之。劉表雍容荆楚，坐觀時變，自以爲西伯可規。士之避亂荆州者，皆海内之俊傑也；表不知所任，故國危而無輔。明公定冀州之日，下

漢獻帝向西遷都，王粲遷居到長安，左中郎將蔡邕見到他，對他的才華感到驚異。當時蔡邕的才學有很大名氣，在朝廷中地位顯貴，前去他家的車馬經常堵住了里巷，家裏賓客滿座。聽説王粲在門前求見，蔡邕匆忙中倒穿着鞋子出來迎接他。王粲進來後，看到他年紀輕輕，身材矮小，滿座的賓客都很驚訝。蔡邕説："這是王公的孫子，有特異的才能，我不如他。我家裏的書籍文章，全都應當送給他。"王粲十七歲時，司徒徵召，皇帝下詔任命他做黄門侍郎，因西京長安局勢混亂，他都没有就職。於是上荆州依附劉表。劉表因爲王粲相貌醜陋，身體瘦弱，行爲不拘小節，不很器重他。劉表死。王粲勸説劉表的兒子劉琮，要他歸附太祖。太祖徵召王粲做丞相屬官，賜給他關内侯的爵位。太祖在漢水邊設置酒宴，王粲舉杯祝賀説："現在袁紹在黄河以北起兵，依仗人多勢衆，立志要兼并天下，然而他喜愛賢才却不能任用，所以傑出的人才都離開

車即繕其甲卒，收其豪傑而用之，以橫行天下；及平江、漢，引其賢俊而置之列位，使海内回心，望風而願治，文武并用，英雄畢力，此三王之舉也。”後遷軍謀祭酒。魏國既建，拜侍中。博物多識，問無不對。時舊儀廢弛，興造制度，粲恒典之。

了他。劉表從容不迫地據守荆州，坐觀時局的變化，自認爲可以效法西伯周文王。到荆州避難的士人，都是國家的傑出人才；劉表不知道任用他們，所以國家面臨危難而無人輔佐。明公平定冀州的時候，下車就整治軍隊，招攬豪傑并任用他們，從而在天下縱横馳騁；待到平定了長江、漢水一帶，便引薦當地才德兼備的人，把他們安置在重要的職位上，使天下人心歸附，順應時勢而期望得到太平，文治武功并用，英雄全力效勞，這正是夏、商、周三代開國明君的舉動啊！”後來升任軍謀祭酒。魏國建立後，授任侍中。王粲學識廣博，有問必答。當時舊的禮儀制度荒廢破壞，恢復建立新的禮儀制度，都是由王粲一直主持這件事。

初，粲與人共行，讀道邊碑，人問曰：“卿能暗誦乎？”曰：“能。”因使背而誦之，不失一字。觀人圍棋，局壞，粲爲覆之。棋者不信，以帊蓋局，使更以他局爲之。用相比校，不誤一道。其强記默識如此。性善算，作算術，略盡其理。善屬文，舉筆便成，無所改定，時人常以爲宿構；然正復精意覃思，亦不能加也。著詩、賦、論、議垂六十篇。建安二十一年，從征吴。二十二年春，道病卒，時年四十一。粲二子，爲魏諷所引，誅。後絶。

起初，王粲和别人同行，讀到路邊的碑文，那人問他：“卿能背誦嗎？”王粲回答説：“能。”於是那人讓他背過身去誦讀，没有漏掉一個字。觀看别人下圍棋，棋局被攪亂，王粲把棋子恢復成原樣。下棋的人不相信，用頭巾蓋住棋局，讓他用另一副棋照樣擺出來。將他擺出的棋局和原來的棋局相比較，没有錯一個棋子。他强記默識的能力就是這樣的。他生來擅長計算，做算術時，能通達運算的原理。他擅長寫文章，提筆就一氣呵成，没有需要修改訂正的地方，當時人們常常認爲他是事先打好了腹稿；然而即使經過反復推敲，深思熟慮，也比不上他寫得好。王粲創作的詩、賦、論、議將近六十篇。建安二十一年，他跟隨太祖征伐吴國。建安二十二年春，在路上得病死去，當時年齡四十一歲。王粲的兩個兒子，受魏諷謀反罪的牽連，被殺。絶了後代。

徐幹 陳琳 阮瑀 應瑒 劉楨

始文帝爲五官將，及平原侯植皆好文學。粲與北海徐幹字偉長、廣陵陳琳字孔璋、陳留阮瑀字元瑜、汝南應瑒字德璉、東平劉楨字公幹并見友善。

當初文帝任五官中郎將時，和平原侯曹植都愛好文學。王粲和北海徐幹字偉長、廣陵陳琳字孔璋、陳留阮瑀字元瑜、汝南應瑒字德璉、東平劉楨字公幹都受到文帝友好親密的對待。

幹爲司空軍謀祭酒掾屬，五官將文學。

徐幹任司空軍謀祭酒屬官，五官將文學。

琳前爲何進主簿。進欲誅諸宦

陳琳先前任何進的主簿，何進想要殺掉宦官

官，太后不聽，進乃召四方猛將，并使引兵向京城，欲以劫恐太后。琳諫進曰："《易》稱'即鹿無虞'。諺有'掩目捕雀'。夫微物尚不可欺以得志，况國之大事，其可以詐立乎？今將軍總皇威，握兵要，龍驤虎步，高下在心；以此行事，無異於鼓洪爐以燎毛髮。但當速發雷霆，行權立斷，違經合道，天人順之；而反釋其利器，更徵於他。大兵合聚，强者爲雄，所謂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功必不成，祇爲亂階。"進不納其言，竟以取禍。琳避難冀州，袁紹使典文章。袁氏敗，琳歸太祖。太祖謂曰："卿昔爲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而已，惡惡止其身，何乃上及父祖邪？"琳謝罪，太祖愛其才而不咎。

們，太后不肯聽從，何進於是召集各地的猛將，并讓他們帶領軍隊開向京城，想以此來脅迫恐嚇太后。陳琳規勸何進說："《易經》上說'追逐鹿没有虞人的幫助'。諺語有'蒙住眼睛捉麻雀'的說法。微小的事物尚且不能用欺騙的手段達到目的，何况國家的大事，難道可用欺詐來實現嗎？現在將軍總攬朝廷的威勢，掌握用兵的大權，像蛟龍騰飛，如猛虎邁步，生殺予奪可以隨心所欲，憑藉這樣的條件做事，就同煽動大火爐來燒焦毛髮没什麽兩樣。應變采取行動要當機立斷，即使違背常規也合乎道義，天意人心都會順從；可是您却放棄自己的便利條件，另外向他人求助。大軍聚集，强者稱雄，這正是所謂倒拿着干戈，把把柄交給别人；事情一定不能成功，祇能成爲禍亂的根源。"何進不采納他的意見，終於招致災禍。陳琳到冀州避難，袁紹讓他掌管文書章表的起草。袁氏失敗後，陳琳歸附了太祖。太祖對他說："卿以前爲袁本初寫信給我，祇需列舉我的罪狀就可以了，憎惡邪惡應祇限於自身，爲什麽要向上駡到我的父親和祖父呢？"陳琳向他認罪，太祖愛惜他的才華而没有追究。

瑀少受學於蔡邕。建安中都護曹洪欲使掌書記，瑀終不爲屈。太祖并以琳、瑀爲司空軍謀祭酒，管記室，軍國書檄，多琳、瑀所作也。琳徙門下督，瑀爲倉曹掾屬。

阮瑀年輕時師從蔡邕接受學業。建安年間都護將軍曹洪想讓他掌管文書，阮瑀始終不肯屈從。太祖將陳琳、阮瑀一同任命爲司空軍謀祭酒，管記室，有關軍國大事的文書檄文，大多由陳琳、阮瑀起草。後來陳琳轉任門下督，阮瑀任倉曹屬官。

瑒、楨各被太祖辟爲丞相掾屬。瑒轉爲平原侯庶子，後爲五官將文學。楨以不敬被刑，刑竟署吏。咸著文賦數十篇。

應瑒、劉楨分别被太祖徵召任丞相屬官。應瑒轉任平原侯庶子，後來任五官中郎將文學。劉楨因不敬罪被判刑，刑滿釋放後又擔任了吏職。他們都創作了文賦幾十篇。

瑀以十七年卒。幹、琳、瑒、楨二十二年卒。文帝書與元城令吴質曰："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矣。著《中論》二十餘篇，辭義典雅，足傳于

阮瑀在建安十七年死。徐幹、陳琳、應瑒、劉楨在建安二十二年死。文帝寫信給元城令吴質說："往年流行瘟疫，親戚朋友有很多都遭受災難，徐幹、陳琳、應瑒、劉楨，同時都死去了。觀察古今的文人，大多不拘小節，很少能在名節上立足於世。然而惟獨徐偉長既具有文采，又質樸無華，情趣淡泊，没有私欲，有像許由那樣隱居箕山，不問仕途的志向，可以說是個文雅和樸

後。德璉常斐然有述作意，其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惜！孔璋章表殊健，微爲繁富。公幹有逸氣，但未遒耳。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仲宣獨自善於辭賦，惜其體弱，不起其文；至於所善，古人無以遠過也。昔伯牙絶弦於鍾期，仲尼覆醢于子路，痛知音之難遇，傷門人之莫逮也。諸子但爲未及古人，自一時之俊也。”

實兼備的君子了。他著有《中論》二十多篇，文辭和義藴都高雅脱俗，完全可以流傳後世。應德璉文采焕發，常有著書立説的意願，他的才華和學識也足可以寫出書來，但他的美好願望没能實現，實在令人痛惜！陳孔璋寫的章表筆力非常雄健，但略有繁冗的不足。劉公幹的文章有灑脱飄逸的氣勢，但又不够剛勁有力。阮元瑜寫的書札、奏記文采優美，能給人很强的感染力。王仲宣獨自擅長辭賦，可惜的是氣魄不足，不能承載起他的文采；至於他的佳作，古人也不能勝過。以前伯牙在鍾子期死後撥斷了琴弦，仲尼因爲子路的死而倒掉了肉醬，一個是痛心知音再難遇見，一個是悲傷弟子没有再比得上子路的了。這幾個人都比不上古人，但都是當代的俊傑。”

自潁川邯鄲淳、繁欽、陳留路粹、沛國丁儀、丁廙、弘農楊脩、河内荀緯等，亦有文采，而不在此七人之例。

當然潁川的邯鄲淳、繁欽、陳留的路粹、沛國的丁儀、丁廙、弘農的楊脩、河内的荀緯等，也都有文采，然而不能和這七個人并列。

應璩　應貞

瑒弟璩，璩子貞，咸以文章顯。璩官至侍中。貞咸熙中參相國軍事。

應瑒的弟弟應璩，應璩的兒子應貞，都因文章而聞名於世。應璩官做到侍中。應貞咸熙年間任參相國軍事。

阮籍

瑀子籍，才藻艷逸，而倜儻放蕩，行己寡欲，以莊周爲模則。官至步兵校尉。

阮瑀的兒子阮籍，文采華麗飄逸，舉止風流灑脱，放蕩不拘，爲人恬淡寡欲，以莊周作楷模。官做到步兵校尉。

嵇康

時又有譙郡嵇康，文辭壯麗，好言老、莊，而尚奇任俠。至景元中，坐事誅。

當時又有譙郡的嵇康，文辭豪壯富麗，喜歡談論老子、莊子的學説，而且崇尚奇巧，仗義行俠。到景元年間，因事犯罪被殺。

桓威

景初中，下邳桓威出自孤微，年十八而著《渾輿經》，依道以見意。從齊國門下書佐、司徒署吏，後爲安成令。

景初年間，下邳的桓威出身孤苦卑微，十八歲時著《渾輿經》，依據道家思想表達自己的見解。任齊國門下書佐、司徒署吏，後任安成令。

吴質

吴質，濟陰人，以文才爲文帝所善，官至振威將軍，假節都督河北諸軍事，封列侯。

吴質，濟陰人，因有文才受到文帝的喜愛，官做到振威將軍，授給符節統領黄河以北諸州軍事，封爲列侯。

衛覬 潘勖 王象

衛覬字伯儒，河東安邑人也。少夙成，以才學稱。太祖辟爲司空掾屬，除茂陵令、尚書郎。太祖征袁紹，而劉表爲紹援，關中諸將又中立。益州牧劉璋與表有隙，覬以治書侍御史使益州，令璋下兵以綴表軍。至長安，道路不通，覬不得進，遂留鎮關中。時四方大有還民，關中諸將多引爲部曲，覬書與荀彧曰："關中膏腴之地，頃遭荒亂，人民流入荆州者十萬餘家，聞本土安寧，皆企望思歸。而歸者無以自業，諸將各競招懷，以爲部曲。郡縣貧弱，不能與争，兵家遂强。一旦變動，必有後憂。夫鹽，國之大寶也，自亂來散放，宜如舊置使者監賣，以其直益市犁牛。若有歸民，以供給之。勤耕積粟，以豐殖關中。遠民聞之，必日夜競還。又使司隸校尉留治關中以爲之主，則諸將日削，官民日盛，此强本弱敵之利也。"彧以白太祖。太祖從之，始遣謁者僕射監鹽官，司隸校尉治弘農。關中服從，乃白召覬還，稍遷尚書。魏國既建，拜侍中，與王粲并典制度。文帝即王位，徙爲尚書。頃之，還漢朝爲侍郎，勸贊禪代之義，爲文誥之詔。文帝踐阼，復爲尚書，封陽吉亭侯。

衛覬字伯儒，河東安邑人。少年早成，以才學著稱。太祖徵召他做司空屬官，授任茂陵令、尚書郎。太祖征討袁紹，而劉表做袁紹的後援，關中各將領又保持中立。益州牧劉璋和劉表有矛盾，衛覬以治書侍御史的身份出使益州，要劉璋出兵牽制劉表的軍隊。到了長安，道路不通，衛覬不能前進，於是留下來安撫關中。當時有很多逃難的百姓從四方返回關中，關中的將領們把他們大多招爲自己的部屬，衛覬寫信給荀彧説："關中是土地肥沃的地方，近來遭受兵荒馬亂，老百姓流亡到荆州的有十萬多家，聽説故鄉安定了，都盼望着返回。可是返回的人無法自謀生路，將領們各自争相招募，作爲自己的部屬。郡縣官府財乏勢弱，不能和他們競争，擁有軍隊的將領們勢力更加强大。一旦發生變故，必定有後患。鹽，是國家的重要財富，自戰亂以來官府失去控制，應該像過去設置使者監管鹽的出售，用賣鹽的錢多買犁、牛。如果有返回的百姓，就供給他們使用。努力耕作積存糧食，使關中變得富裕起來。遠方的百姓聽説後，必定會日夜兼程争相返回。再派司隸校尉留下治理關中，成爲這裏的主管，那麽將領們的勢力日益削弱，官府和百姓日益强大，這是加强根本、削弱敵人的好辦法。"荀彧把他的意見禀告太祖。太祖聽從了他的意見，開始派遣謁者僕射監督鹽官，司隸校尉將治所設在弘農。關中歸服，於是禀告朝廷召衛覬回京，逐漸升任尚書。魏國建立以後，授任侍中，和王粲一同掌管禮儀制度。文帝繼魏王位後，轉任尚書。不久，回到漢朝任侍郎，向漢獻帝勸説宣揚禪位的意義，撰寫禪位的詔書。文帝即皇帝位後，衛覬又擔任尚書，封爲陽吉亭侯。

明帝即位，進封閿鄉侯，三百户。覬奏曰："九章之律，自古所傳，斷定刑罪，其意微妙。百里長吏，皆宜知律。刑法者，國家之所貴重，而私議之所輕賤；獄吏者，百姓之所縣命，而選用者之所卑下。王政之弊，未必不由此也。請置律博士，轉相教

明帝即皇帝位後，衛覬被封爲閿鄉侯，食邑三百户。衛覬上奏説："九章的律法，從古代流傳下來，對於判刑定罪，它的意義是很微妙的。掌管百里地方的縣官，都應該懂得律法。刑法，是國家所重視的，可是私下的議論却很輕視；獄吏，老百姓的性命掌握在他們手中，可是選用官吏的人却看不起。國家政治的弊端，未必不是從

授。”事遂施行。時百姓凋匱而役務方殷，覬上疏曰：

夫變情厲性，强所不能，人臣言之既不易，人主受之又艱難。且人之所樂者富貴顯榮也，所惡者貧賤死亡也，然此四者，君上之所制也，君愛之則富貴顯榮，君惡之則貧賤死亡；順指者愛所由來，逆意者惡所從至也。故人臣皆争順指而避逆意，非破家爲國，殺身成君者，誰能犯顏色，觸忌諱，建一言，開一説哉？陛下留意察之，則臣下之情可見矣。今議者多好悦耳，其言政治則比陛下於堯舜，其言征伐則比二虜於狸鼠。臣以爲不然。昔漢文之時，諸侯强大，賈誼累息以爲至危。况今四海之内，分而爲三，群士陳力，各爲其主。其來降者，未肯言舍邪就正，咸稱迫於困急，是與六國分治，無以爲異也。當今千里無烟，遺民困苦，陛下不善留意，將遂凋弊不可復振。禮，天子之器必有金玉之飾，飲食之肴必有八珍之味，至於凶荒，則徹膳降服。然則奢儉之節，必視世之豐約也。武皇帝之時，後宫食不過一肉，衣不用錦綉，茵蓐不緣飾，器物無丹漆，用能平定天下，遺福子孫。此皆陛下之所親覽也。當今之務，宜君臣上下，并用籌策，計校府庫，量入爲出。深思句踐滋民之術，由恐不及，而尚方所造金銀之物，漸更增廣，工役不輟，侈靡日崇，帑藏日竭。昔漢武信求神仙之道，謂當得雲表之露以餐玉屑，故立

這裏産生的。請求設置律博士，輪换給予教授。”這件事於是得到施行。當時老百姓陷於貧困而勞役不斷增多，衛覬上疏説：

改變性情，傷害本性，强迫人幹不能幹的事，臣子進言規勸已不容易，君主接受就更困難。况且人們所喜歡的是富貴榮華，所厭惡的是貧賤死亡，然而這四樣，是君主所掌握的，君主喜歡他，他就富貴榮華，君主厭惡他，他就貧賤死亡；順從君主的旨意，就會得到君主的喜愛，違背君主的旨意，就會得到君主的厭惡。所以臣子都争着順從君主的旨意而避免違背君主的旨意，不是甘願爲國家毁滅家庭、爲君主獻出生命的人，誰能冒犯君主的臉色，觸犯君主的忌諱，提出一個意見，表達一種看法呢？陛下留心觀察一下，那麽臣子的實情就可以看到了。現在議論的人大都喜歡説悦耳的話，他們説到政事就把陛下比作堯舜，他們説到征伐就把吴、蜀比作山猫、老鼠。臣認爲不是這樣。以前漢文帝時，諸侯國强大，賈誼緊張得屏住呼吸，感到極爲危險。况且現在四海之内，分裂成三個國家，衆多的士人施展自己的才力，各自爲着自己的主子。那些前來投降的人，不肯説自己是捨棄邪惡、歸順正道，都聲稱是被困厄急難所逼迫，這和六國割據時没什麽兩樣。如今千里没有人烟，殘存下來的百姓生活困苦，陛下不好好留意這種狀况，將會使國家衰微，不能再振興起來。禮制規定，天子用的器物一定要有金玉的裝飾，吃的菜肴一定要有八種珍貴的美味，到了荒年，就要撤掉美味的食物，脱去華麗的衣服。既然這樣，那麽奢侈、節儉的調節，一定要看世間的富裕或貧困來定。武皇帝的時候，後宫的膳食不超過一份肉菜，衣服不用錦綉，墊席不加邊飾，器物不塗紅漆，因此能够平定天下，造福子孫。這都是陛下親眼看到的。如今最重要的事情，是應該君臣上下，一同出謀劃策，核查府庫的儲備，根據收入確定支出。深思勾踐繁衍百姓

仙掌以承高露。陛下通明，每所非笑。漢武有求於露，而由尚見非，陛下無求於露而空設之；不益於好而糜費功夫，誠皆聖慮所宜裁制也。

的辦法，尚且擔心來不及，可是尚方製作的金銀器物，逐漸增多，大興土木的工程不斷，奢侈浪費的風氣日益增長，國庫的儲藏日益空虛。以前漢武帝相信求神仙的方術，説應當得到雲端的露水來和玉屑一道服用，所以建造仙掌玉盤來承接高空的露水。陛下通達賢明，經常譏諷嘲笑他。漢武帝求露水，尚且得到非議，陛下并不想求得露水，却要無意義地建造承露玉盤；毫無益處而耗費功夫，這的確都是陛下經過考慮應當加以節制的。

覬歷漢、魏，時獻忠言，率如此。

衛覬經歷漢、魏兩朝，經常進獻忠言，大都是這樣的。

受詔典著作，又爲《魏官儀》，凡所撰述數十篇。好古文、鳥篆、隸草，無所不善。建安末，尚書右丞河南潘勖，黄初時，散騎常侍河内王象，亦與覬并以文章顯。覬薨，謚曰敬侯。子瓘嗣。瓘咸熙中爲鎮西將軍。

衛覬接受詔令掌管著作，又撰寫《魏官儀》，共著述文章幾十篇。他喜好古文、鳥篆、隸草，没有不擅長的。建安末年，尚書右丞河南人潘勖，黄初年間，散騎常侍河内人王象，也和衛覬一同以文章聞名。衛覬去世，謚號稱敬侯。兒子衛瓘繼承爵位。衛瓘咸熙年間任鎮西將軍。

劉廙

劉廙字恭嗣，南陽安衆人也。年十歲，戲於講堂上，潁川司馬德操拊其頭曰："孺子，孺子，'黄中通理'，寧自知不?"廙兄望之，有名於世，荆州牧劉表辟爲從事。而其友二人，皆以讒毁，爲表所誅。望之又以正諫不合，投傳告歸。廙謂望之曰："趙殺鳴、犢，仲尼回輪。今兄既不能法柳下惠和光同塵於内，則宜模范蠡遷化於外。坐而自絶於時，殆不可也!"望之不從，尋復見害。廙懼，奔揚州，遂歸太祖。太祖辟爲丞相掾屬，轉五官將文學。文帝器之，命廙通草書。廙答書曰："初以尊卑有逾，禮之常分也。是以貪守區區之節，不敢修草。必如嚴命，誠知勞謙之素，不貴殊異若彼之高，而惇白屋如斯之好，苟使郭隗不輕於燕，九九不忽於

劉廙字恭嗣，南陽安衆人。十歲時，在講學的廳堂上嬉戲，潁川人司馬德操撫摩着他的頭説："小孩子，小孩子，'穿着黄色的衣裳，中心通於道理'，你難道知道嗎?"劉廙的哥哥劉望之，在當世有名氣，荆州牧劉表徵召他做從事。而他的兩個朋友，都因受人誹謗，被劉表殺害。劉望之又以爲正言規勸和劉表意見不合，扔下官印請假回家。劉廙對劉望之説："趙簡子殺了鐸鳴、犢，仲尼得知掉轉車輪回去。現在哥哥既然不能效法柳下惠在内隨應世俗、與世無争，就應該模仿范蠡改變主意到外地去。您坐在家裏和時勢隔絶，恐怕不行吧!"劉望之不肯聽從，不久也被殺害。劉廙恐懼，逃奔揚州，於是歸附了太祖。太祖徵召他做丞相屬官，轉任五官中郎將文學。文帝很器重他，命令他精通草書。劉廙寫信回覆説："我起初認爲尊卑有别，是禮的固定名分。因此貪求保持小小的節操，不敢學習草書。我一定遵從您的命令，確實是理解到您勤勞謙讓

齊，樂毅自至，霸業以隆。虧匹夫之節，成巍巍之美，雖愚不敏，何敢以辭?”魏國初建，爲黄門侍郎。

的品質，不注重地位尊卑的懸殊，是那樣的高尚，而重視身份普通的人，又是這樣的美好，如果郭隗在燕國不受輕視，九九之術在齊國不被忽視，樂毅就會自己到來，霸業就會興盛起來。損害一個普通人的節操，成全您崇高的美德，我雖然愚昧無知，但怎麽敢推辭呢?”魏國剛建立時，任黄門侍郎。

太祖在長安，欲親征蜀，廙上疏曰：

聖人不以智輕俗，王者不以人廢言。故能成功於千載者，必以近察遠，智周於獨斷者，不耻於下問，亦欲博采必盡於衆也。且韋弦非能言之物，而聖賢引以自匡。臣才智暗淺，願自比於韋弦。昔樂毅能以弱燕破大齊，而不能以輕兵定即墨者，夫自爲計者雖弱必固，欲自潰者雖强必敗也。自殿下起軍以來，三十餘年，敵無不破，强無不服。今以海内之兵，百勝之威，而孫權負險於吴，劉備不賓於蜀。夫夷狄之臣，不當冀州之卒，權、備之籍，不比袁紹之業，然本初以亡，而二寇未捷，非暗弱於今而智武於昔也。斯自爲計者，與欲自潰者異勢耳。故文王伐崇，三駕不下，歸而修德，然後服之。秦爲諸侯，所征必服，及兼天下，東向稱帝，匹夫大呼而社稷用隳。是力斃於外，而不恤民於内也。臣恐邊寇非六國之敵，而世不乏才，土崩之勢，此不可不察也。天下有重得，有重失：勢可得而我勤之，此重得也；勢不可得而我勤之，此重失也。於今之計，莫若料四方之險，擇要害之處而守之，選天下之甲卒，隨方面而歲更焉。殿下可高枕於廣

太祖在長安，打算親自征伐蜀國，劉廙上疏説：

聖人不因智慧而輕視世俗，王者不因人而廢棄他的言論。所以能够成就千年不朽功業的人，一定是從近處就能觀察到遠處，智謀周全、果敢决斷的人，不以向地位、學識不如自己的人請教爲可耻，也想向儘可能多的人廣泛采納意見。况且皮帶、弓弦不是能説話的東西，而聖賢用它們來匡正自己的不足。臣才智昏昧淺陋，願意把自己比作皮帶、弓弦。以前樂毅能够以弱小的燕國打敗强大的齊國，却不能用輕裝的精兵平定即墨，是因爲自己定好計謀的人，即使弱小也一定牢固，想要自我潰敗的人，即使强大也一定失敗。自從殿下起兵以來，三十多年了，敵人没有不被打敗的，强賊没有不被征服的。現在憑藉全國的兵力，百戰百勝的威勢，可是孫權在吴依仗天險頑抗，劉備在蜀不肯歸服。夷狄的臣子，比不上冀州的士兵，孫權、劉備憑藉的實力，比不上袁紹的基業。然而袁本初已經滅亡了，但孫權、劉備二寇未被戰勝，這并非現在昏昧、軟弱而過去聰明、勇武。這是自己定好計謀的人，和想要自我潰敗的人造成的不同形勢罷了。所以周文王討伐崇國，三次親征都没有攻下，返回後修明德政，然後纔使崇國歸順。秦國作爲諸侯國，所征伐的國家一定順服，等到兼并了天下，面向東方稱帝時，普通平民大聲呼喊，國家就滅亡了。這是因爲對外耗盡了力量，對内不體恤百姓。臣擔心邊境上的敵寇不是六國那樣的敵人，而世間不乏人才，面臨土崩瓦解的形勢，這是不能不明

夏，潛思於治國；廣農桑，事從節約，修之旬年，則國富民安矣。

察的。天下有重大的獲得，又有重大的損失：形勢上可以得到而我努力争取得到它，這是重大的獲得；形勢上不可能得到而我努力争取得到它，這是重大的損失。當今的計策，不如測定四方的險要，選擇要害地方進行把守，挑選天下的士兵，跟隨地方長官每年更换。殿下可以在高大的房子裏高枕無憂，專心思考如何治理國家；發展農桑，遇事實行節約，這樣施行十年，那麽就國家富裕、人民安樂了。

太祖遂進前而報廙曰："非但君當知臣，臣亦當知君。今欲使吾坐行西伯之德，恐非其人也。"

太祖於是進軍向前并答覆劉廙説："不但君主應當瞭解臣子，臣子也應當瞭解君主。現在想讓我坐着施行周文王的德政，我恐怕不是那樣的人。"

魏諷反，廙弟偉爲諷所引，當相坐誅。太祖令曰："叔向不坐弟虎，古之制也。"特原不問，徙署丞相倉曹屬。廙上疏謝曰："臣罪應頃宗，禍應覆族。遭乾坤之靈，值時來之運，揚湯止沸，使不燋爛；起烟於寒灰之上，生華於已枯之木。物不答施於天地，子不謝生於父母，可以死效，難用筆陳。"廙著書數十篇，及與丁儀共論刑禮，皆傳於世。文帝即王位，爲侍中，賜爵關内侯。黄初二年卒。無子。帝以弟子阜嗣。

魏諷反叛，劉廙的弟弟劉偉受魏諷牽連，劉廙也應株連處死。太祖下令説："叔向不因弟弟羊舌虎犯罪而遭罪罰，這是古代已有的制度。"特地寬恕劉廙不予問罪，轉任丞相倉曹屬官。劉廙上疏致謝説："臣的罪過應該毁掉宗廟，禍害應該滅掉全族。遇上天地神靈的保佑，恰逢時來運轉，舀起開水止住它的沸滚，使不致煮得焦爛；在已冷却的灰燼上又升起烟火，在已枯槁的樹上又開出花朵。萬物不報答天地的施捨，兒女不感謝父母的生育，可以用死來報效，難以用筆來表達。"劉廙著書幾十篇，以及和丁儀共同討論刑法禮儀的文章，都流傳於世。文帝即魏王位，劉廙任侍中，被賜給關内侯的爵位。黄初二年死。没有兒子。皇帝讓他弟弟的兒子劉阜繼承爵位。

劉劭

劉劭字孔才，廣平邯鄲人也。建安中，爲計吏，詣許。太史上言："正旦當日蝕。"劭時在尚書令荀彧所，坐者數十人，或云當廢朝，或云宜却會。劭曰："梓慎、裨竈，古之良史，猶占水火，錯失天時。《禮記》曰諸侯旅見天子，及門不得終禮者四，日蝕在一。然則聖人垂制，不爲變異豫廢朝禮者，或災消異伏，或推

劉劭字孔才，廣平邯鄲人。建安年間，任計吏，來到許都。太史上書説："正月初一會發生日食。"劉劭當時在尚書令荀彧的官府，在座的有幾十人，有的説這天應當不上朝，有的説這天應當停止元會的典禮。劉劭説："梓慎、裨竈，是古代優秀的史官，還在占卜水災火災時，犯了不合天時的過錯。《禮記》説諸侯朝見天子，到了宫門不能完成禮儀的有四種情況，發生日食是其中的一種。然而聖人留下制度，不因發生變異

術謬誤也。”彧善其言。敕朝會如舊，日亦不蝕。

預先廢除朝禮的原因，有時是災異消除，有時是推算有錯誤。”荀彧認爲他説得對。下令朝會照常舉行，日食也没有發生。

御史大夫郗慮辟劭，會慮免，拜太子舍人，遷秘書郎。黄初中，爲尚書郎、散騎侍郎。受詔集五經群書，以類相從，作《皇覽》。明帝即位，出爲陳留太守，敦崇教化，百姓稱之。徵拜騎都尉，與議郎庾嶷、荀詵等定科令，作《新律》十八篇，著《律略論》。遷散騎常侍。時聞公孫淵受孫權燕王之號，議者欲留淵計吏，遣兵討之。劭以爲“昔袁尚兄弟歸淵父康，康斬送其首，是淵先世之效忠也。又所聞虚實，未可審知。古者要荒未服，修德而不征，重勞民也。宜加寬貸，使有以自新”。後淵果斬送權使張彌等首。劭嘗作《趙都賦》，明帝美之，詔劭作《許都》、《洛都賦》。時外興軍旅，内營宫室，劭作二賦，皆諷諫焉。

御史大夫郗慮徵召劉劭，恰逢郗慮被免官，劉劭被授任太子舍人，升任秘書郎。黄初年間，任尚書郎、散騎侍郎。接受詔令收集五經群書，按類編排，撰出《皇覽》。明帝即皇帝位，出任陳留太守，非常重視教化，老百姓都稱頌他。徵召入朝授任騎都尉，和議郎庾嶷、荀詵等人制定法律條例，撰寫《新律》十八篇，著述《律略論》。升任散騎常侍。當時聽説公孫淵接受了孫權燕王的封號，議論這事的大臣打算扣留公孫淵的計吏，派遣軍隊討伐他。劉劭認爲“以前袁尚兄弟歸附公孫淵的父親公孫康，公孫康殺了他們，并把他們的頭送來，這是公孫淵先輩效忠國家的表現。再説聽到的消息是真是假，還没有弄清楚。古時候邊遠地方没有歸服，就修明德政而不征伐，這是因爲對使百姓勞苦的事非常重視。應該對公孫淵加以寬恕，使他能有改過自新的機會”。後來公孫淵果然殺了孫權的使者張彌等人，并送來他們的頭。劉劭曾經寫了《趙都賦》，明帝很贊賞它，詔令劉劭寫《許都賦》、《洛都賦》。當時對外出動軍隊，對内修建宫室，劉劭寫這兩篇賦，對此都委婉含蓄地加以規勸。

青龍中，吴圍合肥，時東方吏士皆分休，征東將軍滿寵表請中軍兵，并召休將士，須集擊之。劭議以爲“賊衆新至，心專氣鋭。寵以少人自戰其地，若便進擊，不必能制。寵求待兵，未有所失也。以爲可先遣步兵五千，精騎三千，軍前發，揚聲進道，震曜形勢。騎到合肥，疏其行隊，多其旌鼓，曜兵城下，引出賊後，擬其歸路，要其糧道。賊聞大軍來，騎斷其後，必震怖遁走，不戰自破賊矣”。帝從之。兵比至合肥，賊果退還。

青龍年間，吴國圍攻合肥，當時東方的官兵都分别休假，征東將軍滿寵上表請求派來中軍的人馬，并召集休假的將士，等軍隊集結後再攻打吴軍。劉劭提出建議認爲“賊軍剛剛到來，心志專一、士氣旺盛。滿寵用少量人馬在這裏作戰，如果立刻進攻，不一定能制服敵軍。滿寵請求等待救兵，這没有什麽過錯。我認爲可以先派遣步兵五千，精鋭騎兵三千，在大軍之前出發，行軍路上大造聲勢，顯示出强大的力量，騎兵到了合肥，疏散他們的隊列，多設軍旗戰鼓，在城下炫耀兵力，把賊軍引出來後，先堵住他們的退路，截斷他們的糧道。賊軍聽説大軍前來，騎兵截斷了他們的後路，一定會震驚恐懼地逃走，不用作戰就可以打敗賊軍了”。皇帝采納了他的建議。等軍隊到了合肥，賊軍果然撤退了。

時詔書博求衆賢。散騎侍郎夏侯惠薦劭曰：

伏見常侍劉劭，深忠篤思，體周於數，凡所錯綜，源流弘遠，是以群才大小，咸取所同而斟酌焉。故性實之士服其平和良正，清静之人慕其玄虛退讓，文學之士嘉其推步詳密，法理之士明其分數精比，意思之士知其沈深篤固，文章之士愛其著論屬辭，制度之士貴其化略較要，策謀之士贊其明思通微。凡此諸論，皆取適己所長而舉其支流者也。臣數聽其清談，覽其篤論，漸漬歷年，服膺彌久，實爲朝廷奇其器量。以爲若此人者，宜輔翼機事，納謀幃幄，當與國道俱隆，非世俗所常有也。惟陛下垂優游之聽，使劭承清閒之歡，得自盡於前，則德音上通，輝耀日新矣。

當時下詔書廣泛尋求賢才。散騎侍郎夏侯惠推薦劉劭說：

臣看到散騎常侍劉劭，忠心耿耿，思慮深刻，對事理體察周密，他對學問融會貫通，根基雄厚，影響很大，因此有才學的人不論大小，都從他那裏取出和自己相同的地方加以衡量。所以本性誠實的人佩服他的性情平和、品行端正，心地清静的人仰慕他的玄妙虛無、爲人謙讓，研習經學的人贊賞他推算曆法的周詳嚴密，注重法度的人清楚他辨明事理的精確細密，喜好深思的人知道他思想的深沉堅定，擅長文章的人喜歡他的著述文辭，掌管制度的人看重他教化的法度明白切要，籌劃謀略的人贊揚他思路明晰、細緻入微。所有這些議論，都是取適合自己長處的一面列舉出他的部分特點。臣多次聽到他談論玄理，看到他立論深刻的文章，受他感染多年，心中更加佩服他，實在爲朝廷有這樣的人才感到驚奇。認爲像這樣的人，應該輔佐朝廷的重要大事，在軍營中采用他的計謀，應當和國家命運一同興盛，他不是世俗常有的人才。希望陛下在悠閑中聽聽我的意見，讓劉劭接受清静輕鬆的歡樂，在陛下面前施展才幹，那麼您美好的聲譽就會通達上天，您的光輝就會日益耀眼奪目。

景初中，受詔作《都官考課》。劭上疏曰："百官考課，王政之大較，然而歷代弗務，是以治典闕而未補，能否混而相蒙。陛下以上聖之宏略，愍王綱之弛頹，神慮内鑒，明詔外發。臣奉恩曠然，得以啓矇，輒作《都官考課》七十二條，又作《説略》一篇。臣學寡識淺，誠不足以宣暢聖旨，著定典制。"又以爲宜制禮作樂，以移風俗，著《樂論》十四篇，事成未上。會明帝崩，不施行。正始中，執經講學，賜爵關内侯。凡所撰述，《法論》、《人物志》之類百餘篇。卒，追贈光禄勛。子琳嗣。

景初年間，接受詔令撰寫《都官考課》。劉劭上疏説："百官的考核，是朝政的大事，然而歷代没有實行，因此治政的制度形成欠缺而没有補充，能力强和能力差的官員混在一起而不能辨别。陛下以聖明的宏大謀略，憂慮國家法度的鬆弛破壞，在内心深思明察，對外頒布詔書，臣接受恩詔，心胸豁然開朗，得以啓發蒙昧，就撰寫了《都官考課》七十二條，又撰寫《説略》一篇。臣才學不足見識淺陋，實在不能完全表達出聖上的意旨，著定典章制度。"又認爲應當制定禮樂制度，來改變風俗，著述《樂論》十四篇，寫完後没有呈奏。恰逢明帝去世，没有施行。正始年間，講授經學，賜給關内侯的爵位。他撰寫的文章，有《法論》、《人物志》等共一百多篇。

劉劭死，追贈光祿勛。兒子劉琳繼承爵位。

繆襲 仲長統(等)

劭同時東海繆襲亦有才學，多所述叙，官至尚書、光禄勛。

和劉劭同時的東海人繆襲也有才學，有很多著作，官做到尚書、光祿勛。

襲友人山陽仲長統，漢末爲尚書郎，早卒。著《昌言》，詞佳可觀省。

繆襲的朋友山陽人仲長統，東漢末年擔任尚書郎，早死。著《昌言》，文辭優美，值得一讀。

散騎常侍陳留蘇林、光禄大夫京兆韋誕、樂安太守譙國夏侯惠、陳郡太守任城孫該、郎中令河東杜摯等亦著文賦，頗傳於世。

散騎常侍陳留人蘇林、光祿大夫京兆人韋誕、樂安太守譙國人夏侯惠、陳郡太守任城人孫該、郎中令河東人杜摯等著有文章、辭賦，大多流傳於世。

傅嘏

傅嘏字蘭石，北地泥陽人，傅介子之後也。伯父巽，黄初中爲侍中、尚書。嘏弱冠知名，司空陳群辟爲掾。時散騎常侍劉劭作考課法，事下三府。嘏難劭論曰：

傅嘏字蘭石，北地泥陽人，是傅介子的後代。伯父傅巽，黄初年間任侍中、尚書。傅嘏二十歲時就有了名氣，司空陳群徵召他做屬官。當時散騎常侍劉劭制訂考核官員的辦法，這事交給三公府討論。傅嘏駁難劉劭的論點説：

> 蓋聞帝制宏深，聖道奥遠，苟非其才，則道不虚行，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暨乎王略虧頹而曠載罔綴，微言既没，六籍泯玷。何則？道弘致遠而衆才莫晞也。案劭考課論，雖欲尋前代黜陟之文，然其制度略以闕亡。禮之存者，惟有周典，外建侯伯，藩屏九服，内立列司，管齊六職，土有恒貢，官有定則，百揆均任，四民殊業，故考績可理而黜陟易通也。大魏繼百王之末，承秦、漢之烈，制度之流，靡所修采。自建安以來，至于青龍，神武撥亂，肇基皇祚，掃除凶逆，芟夷遺寇，旌旗卷舒，日不暇給。及經邦治戎，權法并用，百官群司，軍國通任，隨時之宜，以應政機。以古施今，事雜義殊，難得而通也。所以然者，制宜經遠，或不切近，法應時務，不足垂後。夫建官均職，清

> 聽説皇家的制度宏大高深，聖人的道理深奥悠遠，如果不是懂得這個道理的人才，那麽治國之道也不會憑空施行，使治國之道神妙而又明白的在於施行它的人。到了國家的法度敗壞衰廢而多年没有彌補的時候，精微的言論已經消失，六經也被玷污。爲什麽呢？治國之道博大而通達廣遠，可是普通的人不能明白。考察劉劭的考課論，雖然想探尋前代官員升降的法令條文，可是那些制度大都缺失消亡。保存下來的禮制，衹有周代的典籍，外面分封諸侯，在九服之内作爲京畿的屏障，内部設置各種官署，管理各種職事，各地有固定的貢物，官員有遵循的準則，百官都有職任，四民各有職業，所以政績的考核可以實行而官員的升降容易貫徹。大魏繼承百代帝王之後，承接秦朝、漢朝的功業，制度的演變，無從依循采納。自從建安以來，直到青龍年間，神明威武的皇帝平定禍亂，開創皇家的基業，掃除凶惡的叛逆，消滅殘餘的賊寇，戰旗漫捲飄揚，整天没有空閑。至於治理國家和整治軍隊，權威和法律同時施用，官員及各種官署，軍務國

理民物，所以立本也；循名考實，糾勵成規，所以治末也。本綱未舉而造制未呈，國略不崇而考課是先，懼不足以料賢愚之分，精幽明之理也。昔先王之擇才，必本行於州閭，講道於庠序，行具而謂之賢，道修則謂之能。鄉老獻賢能于王，王拜受之，舉其賢者，出使長之，科其能者，入使治之，此先王收才之義也。方今九州之民，爰及京城，未有六鄉之舉，其選才之職，專任吏部。案品狀則實才未必當，任薄伐則德行未爲叙，如此則殿最之課，未盡人才。述綜王度，敷贊國式，體深義廣，難得而詳也。

事統管兼任，根據當時情况采取適當措施，以適應政務的需要。把古代的制度拿到今天來施行，事情複雜而内容不同，很難得到貫徹。其所以是這種情况，制度的建立應該考慮到久遠，有的不能切合當前的需要，法律適應了現時的要求，却不足以留傳後世。設立官職均擔職責，治理百姓和萬物，這是爲了建立國家的根本；按照名義來考察實際，督察勉勵執行已定的法規，是處理枝節問題。根本的綱領没有抓住却在枝節方面建立法規，不去注重國家的治理却首先制定考核官員的辦法，恐怕不足以判斷賢愚的區别，通曉善惡的道理。過去先王選擇人才，一定是在鄉里有美好的品行，在學校做過講學授道的人，美好的品德具備了就稱作賢，道德修養完善了就稱作能。鄉老將有賢能的人獻給君王，君王行禮接受他們，推舉其中的賢人，讓他們出任地方長官，選擇其中的能人，讓他們入朝治理朝政，這是先王收羅人才的辦法。現在國内的人民，直到京城，没有六鄉的薦舉，選拔人才的職責，專由吏部承擔。考察記録人物品行的文狀，那麽他的實際才能未必相稱，任用世代做官的人，那麽他的德行不够按等授官，如果這樣，那麽考核官員的制度，不能充分地選用人才。要全面叙述先王的法度，陳説進奏國家的法則，由於内容精深含義廣遠，臣很難詳盡地闡明。

正始初，除尚書郎，遷黄門侍郎。時曹爽秉政，何晏爲吏部尚書，嘏謂爽弟羲曰："何平叔外静而内銛巧，好利，不念務本。吾恐必先惑子兄弟，仁人將遠，而朝政廢矣。"晏等遂與嘏不平，因微事以免嘏官。起家拜滎陽太守，不行。太傅司馬宣王請爲從事中郎。曹爽誅，爲河南尹，遷尚書。嘏常以爲"秦始罷侯置守，設官分職，不與古同。漢、魏因循，以至于今。然儒生學士，咸欲錯綜以

正始初年，被任命爲尚書郎，升任黄門侍郎。當時曹爽執掌朝政，何晏擔任吏部尚書，傅嘏對曹爽的弟弟曹羲説："何平叔外表沉静而内心奸巧，貪圖得利，不考慮致力根本。我擔心他一定會先迷惑你們兄弟，有仁德的人將被疏遠，朝政就會荒廢了。"何晏等人於是同傅嘏不和，藉小事爲由罷免了傅嘏的官職。後在家中被授任滎陽太守，他没有赴任。太傅司馬宣王請他擔任從事中郎。曹爽被殺後，他擔任河南尹，升任尚書。傅嘏經常認爲"秦朝開始廢除封侯設置郡守，設立官員劃分職責，不和古代相同。漢、魏

三代之禮，禮弘致遠，不應時務，事與制違，名實未附，故歷代而不至於治者，蓋由是也。欲大改定官制，依古正本，今遇帝室多難，未能革易”。

沿襲繼承下來，一直到現在。可是儒生學士，都想把夏、商、周三代的禮制綜合起來，禮制廣博能够推行久遠，但不能適應現時的要求，使事實和制度相矛盾，名義和實際不相吻合，所以歷代不能達到治理，大概就是這個原因。想要大規模地修改確定職官制度，依照古代的標準端正根本，現在遇到王室多亂，不能改變”。

時論者議欲自伐吳，三征獻策各不同。詔以訪嘏，嘏對曰：“昔夫差陵齊勝晋，威行中國，終禍姑蘇；齊閔兼土拓境，闢地千里，身蹈顛覆。有始不必善終，古之明效也。孫權自破關羽并荆州之後，志盈欲滿，凶宄以極，是以宣文侯深建宏圖大舉之策。今權以死，托孤於諸葛恪。若矯權苛暴，蠲其虐政，民免酷烈，偷安新惠，外内齊慮，有同舟之懼，雖不能終自保完，猶足以延期挺命於深江之外矣。而議者或欲泛舟徑濟，横行江表；或欲四道并進，攻其城壘；或欲大佃疆埸，觀釁而動。誠皆取賊之常計也。然自治兵以來，出入三載，非掩襲之軍也。賊之爲寇，幾六十年矣，君臣僞立，吉凶共患，又喪其元帥，上下憂危，設令列船津要，堅城據險，横行之計，其殆難捷。惟進軍大佃，最差完牢。兵出民表，寇鈔不犯；坐食積穀，不煩運士；乘釁討襲，無遠勞費。此軍之急務也。昔樊噲願以十萬之衆，横行匈奴，季布面折其短。今欲越長江，涉虜庭，亦向時之喻也。未若明法練士，錯計於全勝之地，振長策以禦敵之餘燼，斯必然之數也。”後吳大將諸葛恪新破東關，乘勝揚聲欲向青、徐，朝廷將爲之備。嘏議以爲“淮海非賊輕行之路，又昔孫權遣兵入海，漂浪沉溺，略無孑遺，恪豈敢傾根竭本，寄命洪流，以徼乾没乎？恪不過遣偏率小將

當時討論國事的人商議打算征伐吳國，征東、征西、征北將軍獻的計策各不相同。皇帝詔令向傅嘏咨詢，傅嘏回答説：“過去夫差侵侮齊國戰勝晋國，威勢通達中原，終於在姑蘇山遭難滅亡；齊閔王兼并土地擴充邊境，開闢了方圓千里的國土，最後被顛覆喪命。有好的開端不一定有圓滿的結果，這是古代明顯的效驗。孫權自從打敗關羽吞并荆州以後，得意洋洋、心滿意足，凶狠邪惡已到了極點，因此宣文侯制定了長遠謀劃大舉進攻的策略。現在孫權已死，把兒子托付給諸葛恪。如果改變孫權的暴虐，廢除殘害人民的政策，老百姓免遭殘酷的折磨，暫且得到新施恩惠的安樂，内外齊心，有同舟共濟的憂患，即使不能終久保全自己，也足以延長在長江以南縱深地帶支撑下去的時間。可是商議的人有的打算乘船直接渡江，在長江以南縱横馳騁；有的打算四路兵馬同時前進，攻打吳國的城池營壘；有的打算在邊境大規模地屯田，觀察敵人的空子采取行動。確實這些都是攻取賊寇的通常計謀。但是自從對吳國出兵作戰以來，前後大約三年了，并不是發起突然襲擊的軍隊。吳國賊軍侵犯邊境，幾乎有六十年了，他們僞立君臣，同甘共苦，又失去了主帥，上下憂慮危懼，假如吳國布設戰船把守重要渡口，堅守城池，占據險要地方，渡江縱横馳騁的計策，恐怕難以成功。衹有進軍邊境大規模地屯田，大致是最穩妥牢靠的。軍隊布置在老百姓之外，吳國的侵犯劫掠不會造成危害；駐軍就地吃自己生産的糧食，不用煩勞運糧的士兵；抓住機會討伐突襲，不會遠途耗費人力物力。這是軍事上急需做的事情。過去樊噲願意帶領十萬軍隊，在匈奴縱横馳騁，季布當面駁斥他這樣做的錯誤。現在想要渡過長江，進入吳國的

素習水軍者，乘海溯淮，示動青、徐，恪自并兵來向淮南耳”。後恪果圍新城，不克而歸。

領土，也是和以前的樊噲一樣。不如申明法令訓練士兵，在可以取得全勝的地方實施我們的計策，揮動長鞭來制服敵人的殘餘力量，這是必然要做的策略。”後來吴國大將諸葛恪剛攻克了東關，乘勝揚言要進攻青州、徐州，朝廷將要作好防備。傅嘏在商議中認爲“淮海不是賊軍輕易行動的路綫，加上過去孫權派遣軍隊進入海上，船翻漂流沉溺，幾乎不剩一人，諸葛恪怎敢傾盡所有的兵力，把身家性命寄托在滚滚洪流之中，來僥幸取勝呢？諸葛恪不過是派遣向來熟習水戰的部屬副將，從海上逆行進入淮河，顯出攻打青州、徐州的姿態，諸葛恪自己集中兵力進攻淮南罷了”。後來諸葛恪果然包圍新城，没有攻下就撤退了。

嘏常論才性同異，鍾會集而論之。嘉平末，賜爵關内侯。高貴鄉公即尊位，進封武鄉亭侯。正元二年春，毌丘儉、文欽作亂。或以司馬景王不宜自行，可遣太尉孚往，惟嘏及王肅勸之。景王遂行。以嘏守尚書僕射，俱東。儉、欽破敗，嘏有謀焉。及景王薨，嘏與司馬文王徑還洛陽，文王遂以輔政。語在《鍾會傳》。會由是有自矜色，嘏戒之曰：“子志大其量，而勛業難爲也，可不慎哉！”嘏以功進封陽鄉侯，增邑六百户，并前千二百户。是歲薨，時年四十七，追贈太常，謚曰元侯。子祗嗣。咸熙中開建五等，以嘏著勛前朝，改封祗涇原子。

傅嘏經常談論人的才能和性格的同異，鍾會把這些話彙集起來進行評論。嘉平末年，賜給傅嘏關内侯的爵位。高貴鄉公登皇帝位，進封傅嘏爲武鄉亭侯。正元二年春，毌丘儉、文欽發動叛亂。有人認爲司馬景王不應親自出征，可派遣太尉司馬孚前往，衹有傅嘏和王肅勸司馬景王親自去。司馬景王於是就出發了。任命傅嘏代理尚書僕射，一起東征。毌丘儉、文欽被打敗，傅嘏爲此作了謀劃。等到司馬景王去世，傅嘏和司馬文王直接返回洛陽，司馬文王於是輔佐朝政。這件事記載在《鍾會傳》。鍾會因此有居功自傲的神色，傅嘏告誡他説：“您的志向很大，可是功業很難成就，能不謹慎嗎！”傅嘏因功勞進封爲陽鄉侯，增加食邑六百户，加上以前的一共一千二百户。這一年傅嘏去世，當時四十七歲，追贈太常，謚號稱元侯。兒子傅祗繼承爵位。咸熙年間，開始建立五等爵位，因傅嘏在前朝功勛卓著，改封傅祗爲涇原子。

評曰：昔文帝、陳王以公子之尊，博好文采，同聲相應，才士并出，惟粲等六人最見名目。而粲特處常伯之官，興一代之制，然其冲虚德宇，未若徐幹之粹也。衛覬亦以多識典故，相時王之式。劉劭該覽學籍，

評曰：以前文帝、陳王以公子的尊貴地位，深深喜愛文學辭采，志趣相同的人互相響應，有才華的人紛紛涌現，衹有王粲等六人最受人稱道。而王粲處在皇帝近臣的特殊官位上，建立了一代的制度，但他在恬淡虚静的品德氣度上，不如徐幹純粹。衛覬也由於知道很多舊時的典章制

文質周洽。劉廙以清鑒著，傅嘏用才達顯云。

度，輔佐當時的君王制定法度。劉劭博覽群書，文才和品德兼備。劉廙以高明的鑒察能力著稱，傅嘏因才能而得到顯赫的聲名地位。

三國志卷二十二

魏志二十二

桓階　陳群(子)泰　陳矯　徐宣　衛臻　盧毓

桓階

桓階字伯緒，長沙臨湘人也。仕郡功曹。太守孫堅舉階孝廉，除尚書郎。父喪還鄉里。會堅擊劉表戰死，階冒難詣表乞堅喪，表義而與之。後太祖與袁紹相拒於官渡，表舉州以應紹。階説其太守張羡曰："夫舉事而不本於義，未有不敗者也。故齊桓率諸侯以尊周，晋文逐叔帶以納王。今袁氏反此，而劉牧應之，取禍之道也。明府必欲立功明義，全福遠禍，不宜與之同也。"羡曰："然則何向而可?"階曰："曹公雖弱，仗義而起，救朝廷之危，奉王命而討有罪，孰敢不服? 今若舉四郡保三江以待其來，而爲之内應，不亦可乎!"羡曰："善。"乃舉長沙及旁三郡以拒表，遣使詣太祖。太祖大悦。會紹與太祖連戰，軍未得南。而表急攻羡，羡病死。城陷，階遂自匿。久之，劉表辟爲從事祭酒，欲妻以妻妹蔡氏。階自陳已結婚，拒而不受，因辭疾告退。

桓階字伯緒，長沙臨湘人。任郡功曹。太守孫堅推舉桓階爲孝廉，任命爲尚書郎。父親去世後返回故鄉。恰逢孫堅攻擊劉表戰死，桓階冒着危險去見劉表，請求要回孫堅的尸體，劉表被他的義氣所感動，就將孫堅的尸體給了他。後來太祖和袁紹在官渡相對峙，劉表帶領荆州響應袁紹。桓階勸長沙太守張羡説："做事情不用道義爲根本，没有不失敗的。所以齊桓公帶領諸侯尊奉周王室，晋文公驅逐叔帶而護送周王返回都城。現在袁紹違背道義，而劉牧響應他，這是自取禍患的做法。明府您一定想建立功勞，申明大義，要保全幸福，遠離禍患，就不應該和他同流合污。"張羡説："既然這様，那麽我能傾向誰呢?"桓階説："曹公力量雖然弱小，但他主持正義而起兵，解救朝廷的危難，奉行皇帝的命令討伐有罪的人，誰敢不服從? 現在如果您帶領四郡守護三江，等待曹公到來，做他的内應，不也可以嗎?"張羡説："好。"於是帶領長沙以及鄰近的三郡抗拒劉表，派遣使者去見太祖。太祖非常高興。恰逢袁紹和太祖接連交戰，太祖的軍隊不能南下。而劉表加緊攻打張羡，張羡病死。長沙城被攻陷，桓階於是就躲藏起來。過了很久，劉表徵召他做從事祭酒，打算把妻妹蔡氏嫁給他。桓階説自己已經結婚，拒絶而不接受，於是藉口有病辭官回家。

太祖定荆州，聞其爲張羡謀也，異之，辟爲丞相掾主簿，遷趙郡太

太祖平定荆州後，聽説是桓階爲張羡出謀劃策，很看重他，徵召他做丞相掾主簿，升任趙郡

守。魏國初建，爲虎賁中郎將侍中。時太子未定，而臨菑侯植有寵。階數陳文帝德優齒長，宜爲儲副，公規密諫，前後懇至。又毛玠、徐奕以剛蹇少黨，而爲西曹掾丁儀所不善，儀屢言其短，賴階左右以自全保。其將順匡救，多此類也。遷尚書，典選舉。曹仁爲關羽所圍，太祖遣徐晃救之，不解。太祖欲自南征，以問群下。群下皆謂："王不亟行，今敗矣。"階獨曰："大王以仁等爲足以料事勢不也?"曰："能。""大王恐二人遺力邪?"曰："不。""然則何爲自往?"曰："吾恐虜衆多，而晃等勢不便耳。"階曰："今仁等處重圍之中而守死無貳者，誠以大王遠爲之勢也。夫居萬死之地，必有死争之心；内懷死争，外有强救，大王案六軍以示餘力，何憂於敗而欲自往?"太祖善其言，駐軍於摩陂。賊遂退。

太守。魏國剛建立時，任虎賁中郎將侍中。當時太子還没有確立，而臨菑侯曹植受到寵愛。桓階多次向太祖説文帝品德優秀，年齡也大，應該立爲太子，公開規勸私下進諫，前前後後態度非常誠懇。又毛玠、徐奕因剛强正直，朋友很少，被西曹掾丁儀所反感，丁儀多次説他們的壞話，全靠桓階幫助纔得以保全。桓階順應情勢扶正挽救，大多是像這樣的。升任尚書，掌管選舉。曹仁被關羽圍困，太祖派遣徐晃援救他，没能解圍。太祖打算親自南征，向大臣們徵求意見。大臣們都説："大王不趕快出征，就會失敗了。"惟獨桓階説："大王認爲曹仁等人能够判斷局勢嗎?"太祖説："能。"桓階又説："大王擔心他們二人不能盡力嗎?"太祖説："不。"桓階又説："既然這樣，那麽爲什麽要親自前往呢?"太祖説："我祇是擔心敵人太多，徐晃等人形勢不利罷了。"桓階説："現在曹仁等人處在重重包圍中而拼死防守，毫不變心的原因，實在是因爲大王在遠處擺出增援接應的聲勢。處在生命極其危險的境地，一定會有拼死争鬥的決心；内心懷着拼死争鬥的決心，外面有强大的救兵，大王控制六軍來顯示自己還有充足的兵力，何必擔心失敗而要親自前往呢?"太祖認爲他的話很對，將軍隊駐扎在摩陂。賊軍於是就撤退了。

文帝踐阼，遷尚書令，封高鄉亭侯，加侍中。階疾病，帝自臨省，謂曰："吾方托六尺之孤，寄天下之命於卿。勉之!"徙封安樂鄉侯，邑六百户，又賜階三子爵關内侯。祐以嗣子不封，病卒，又追贈關内侯。後階疾篤，遣使者即拜太常，薨，帝爲之流涕，謚曰貞侯。子嘉嗣。以階弟纂爲散騎侍郎，賜爵關内侯。嘉尚升遷亭公主，會嘉平中，以樂安太守與吴戰於東關，軍敗，没，謚曰壯侯。子翊嗣。

文帝登皇帝位後，桓階升任尚書令，封爲高鄉亭侯，加授侍中。桓階得病，文帝親自去探視，對他説："我正要把我的兒子托付給您，把天下的命運寄托給您。您要盡力保重！"轉封安樂鄉侯，食邑六百户，又賜給桓階三個兒子關内侯的爵位。桓祐因是嫡長子没有進封，後因病死，又追贈關内侯。後來桓階病重，文帝派遣使者當即授任太常，桓階去世，皇帝爲他流下眼淚，謚號稱貞侯。兒子桓嘉繼承爵位。任命桓階的弟弟桓纂做散騎侍郎，賜給關内侯的爵位。桓嘉娶升遷亭公主，在嘉平年間，以樂安太守的職位和吴國在東關交戰，軍隊被打敗，桓嘉戰死，謚號稱壯侯。兒子桓翊繼承爵位。

陳群

陳群字長文，潁川許昌人也。

陳群字長文，潁川許昌人。祖父陳寔，父

祖父寔，父紀，叔父諶，皆有盛名。群爲兒時，寔常奇異之，謂宗人父老曰："此兒必興吾宗。"魯國孔融高才倨傲，年在紀、群之間，先與紀友，後與群交，更爲紀拜，由是顯名。劉備臨豫州，辟群爲別駕。時陶謙病死，徐州迎備，備欲往，群説備曰："袁術尚强，今東，必與之爭。吕布若襲將軍之後，將軍雖得徐州，事必無成。"備遂東，與袁術戰。布果襲下邳，遣兵助術，大破備軍，備恨不用群言。舉茂才，除柘令，不行，隨紀避難徐州。屬吕布破，太祖辟群爲司空西曹掾屬。時有薦樂安王模、下邳周逵者，太祖辟之。群封還教，以爲模、逵穢德，終必敗，太祖不聽。後模、逵皆坐奸宄誅，太祖以謝群。群薦廣陵陳矯、丹陽戴乾，太祖皆用之。後吴人叛，乾忠義死難，矯遂爲名臣，世以群爲知人。除蕭、贊、長平令，父卒去官。後以司徒掾舉高第，爲治書侍御史，轉參丞相軍事。魏國既建，遷爲御史中丞。

親陳紀，叔父陳諶，都很有名望。陳群還是個孩子時，陳寔就經常對他的才智感到驚異，他對同族父老説："這孩子一定會使我們宗族興盛。"魯國的孔融才氣大，非常高傲，年紀在陳紀、陳群之間，他先和陳紀交友，後又和陳群交友，就改拜陳紀作長輩，陳群因此揚名。劉備掌管豫州時，徵召陳群任别駕。當時陶謙病死，徐州的官紳迎接劉備去掌管本州，劉備打算前往，陳群勸阻劉備説："袁術還很强大，現在東去徐州，必定會和他相爭。吕布如果襲擊將軍的後方，將軍即使得到徐州，事情也一定不能成功。"劉備還是去了徐州，和袁術交戰。吕布果然襲擊下邳，派遣軍隊援助袁術，把劉備軍隊打得大敗，劉備後悔没有采納陳群的意見。陳群被推舉爲茂才，授任柘令，他没有就職，跟隨陳紀到徐州避難。等到吕布失敗，太祖徵召陳群任司空西曹掾屬。當時有人推薦樂安人王模、下邳人周逵，太祖徵召他們。陳群退回太祖徵召這二人的教令，認爲王模、周逵道德敗壞，最終一定會敗亡，太祖不肯聽從。後來王模、周逵都因爲非作歹而被殺，太祖因此向陳群道歉。陳群推薦廣陵人陳矯、丹陽人戴乾，太祖都任用了他們。後來吴人反叛，戴乾堅持忠義，爲國殉難，陳矯終於成爲很有名望的大臣，世人都認爲陳群善於識别人。陳群被授任蕭、贊、長平令，因父親去世離開官任。後來任司徒掾時在官員考核中被評爲優等，擔任治書侍御史，轉任參丞相軍事。魏國建立後，升任爲御史中丞。

時太祖議復肉刑，令曰："安得通理君子達於古今者，使平斯事乎！昔陳鴻臚以爲死刑有可加於仁恩者，正謂此也。御史中丞能申其父之論乎？"群對曰："臣父紀以爲漢除肉刑而增加笞，本興仁惻而死者更衆，所謂名輕而實重者也。名輕則易犯，實重則傷民。《書》曰：'惟敬五刑，以成三德。'《易》著劓、刖、滅趾之法，所以輔政助教，懲惡息殺也。且殺人償死，合於古制；至於傷人，或

當時太祖提議恢復肉刑，下令説："哪裏能得到通曉事理，瞭解古今的人，讓他評議恢復肉刑這件事呢？以前陳鴻臚認爲死刑比笞刑好，可以顯示朝廷的仁愛恩惠，正是説的這件事。御史中丞能申説你父親的見解嗎？"陳群回答説："臣的父親陳紀認爲漢朝廢除肉刑而增加笞刑，本來是發自仁慈惻隱之心而死的人更多，這就是所謂名義上減輕而實際上加重了。名義上減輕了，那麽老百姓就更容易犯法，實際上加重了，那麽就會傷害老百姓。《尚書》説：'希望慎重地使用五刑，以成就三德。'《易經》提到劓、刖、滅趾的

殘毁其體而裁翦毛髮，非其理也。若用古刑，使淫者下蠶室，盗者刖其足，則永無淫放穿窬之奸矣。夫三千之屬，雖未可悉復，若斯數者，時之所患，宜先施用。漢律所殺殊死之罪，仁所不及也，其餘逮死者，可以刑殺。如此，則所刑之與所生足以相貿矣。今以笞死之法易不殺之刑，是重人支體而輕人軀命也。”時鍾繇與群議同，王朗及議者多以爲未可行。太祖深善繇、群言，以軍事未罷，顧衆議，故且寢。

刑法，是爲了用來輔佐政事、幫助教化，懲治邪惡、停止殺人。況且殺人償命，合乎古代的制度；至於傷害人體，或者毁壞身體、剪去頭髮，就不合情理了。如果使用古代的刑法，使淫亂的人受宫刑送入蠶室，偷盗的人受刖刑砍掉雙脚，那麽就永遠没有淫亂放蕩和穿墻偷竊的醜行了。古代的三千條刑法，雖然不能全都恢復，像以上這幾種，是當時人所害怕的，應該先施行。漢朝刑律規定要殺的罪大惡極的犯人，是仁愛所不能給予的，其他涉及死罪的犯人，可以使用肉刑。如果這樣做，那麽犯人受到的刑罰和得到的性命就可以相互抵消了。現在用鞭笞致死的刑法代替不殺的肉刑，這是重視人的肢體，而輕視人的生命。”當時鍾繇和陳群的見解相同，王朗和參加議論的人大多認爲不能施行肉刑。太祖非常贊同鍾繇、陳群的意見，因戰事没有停息，考慮到衆人的意見，所以恢復肉刑這件事就暫時擱置下來。

群轉爲侍中，領丞相東西曹掾。在朝無適無莫，雅杖名義，不以非道假人。文帝在東宫，深敬器焉，待以交友之禮，常嘆曰：“自吾有回，門人日以親。”及即王位，封群昌武亭侯，徙爲尚書。制九品官人之法，群所建也。及踐阼，遷尚書僕射，加侍中，徙尚書令，進爵潁鄉侯。帝征孫權，至廣陵，使群領中領軍。帝還，假節，都督水軍。還許昌，以群爲鎮軍大將軍，領中護軍，録尚書事。帝寢疾，群與曹真、司馬宣王等并受遺詔輔政。明帝即位，進封潁陰侯，增邑五百，并前千三百户，與征東大將軍曹休、中軍大將軍曹真、撫軍大將軍司馬宣王并開府。頃之，爲司空，故録尚書事。

陳群轉任侍中，兼任丞相東西曹掾。在朝中不偏不倚，不分厚薄，仰仗名節道義，不將不合道義的事情强加於人。文帝在東宫爲太子時，對他十分敬重，用朋友交往的禮節對待他，常感嘆地説：“自從我有了陳群，就像孔子有了顔回，門人對我一天比一天親近。”等到文帝登魏王位，封陳群爲昌武亭侯，轉任尚書。制定九品官人的法令，是陳群建議的。文帝登皇帝位後，陳群升任尚書僕射，加授侍中，又轉任尚書令，晋升爲潁鄉侯。文帝征討孫權，到達廣陵，派陳群兼任中領軍。文帝返回時，授給陳群符節，統領都督水軍。回到許昌後，任命陳群做鎮軍大將軍，兼任中護軍，總領尚書事。文帝病倒在床，陳群和曹真、司馬宣王等一同接受遺詔輔佐朝政。明帝繼位，進封陳群爲潁陰侯，增加食邑五百户，加上以前的共一千三百户，和征東大將軍曹休、中軍大將軍曹真、撫軍大將軍司馬宣王一同設立官署，自置屬官。不久，任司空，仍舊總領尚書事。

是時，帝初莅政，群上疏曰：“《詩》稱‘儀刑文王，萬邦作孚’；

這時，明帝剛剛親理朝政，陳群上疏説：“《詩經》稱‘祇有效法周文王，萬國諸侯纔會信

又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道自近始，而化洽於天下。自喪亂已來，干戈未戢，百姓不識王教之本，懼其陵遲已甚。陛下當盛魏之隆，荷二祖之業，天下想望至治，唯有以崇德布化，惠恤黎庶，則兆民幸甚。夫臣下雷同，是非相蔽，國之大患也。若不和睦則有讎黨，有讎黨則毁譽無端，毁譽無端則真僞失實，不可不深防備，有以絶其源流。”太和中，曹真表欲數道伐蜀，從斜谷入。群以爲“太祖昔到陽平攻張魯，多收豆麥以益軍糧，魯未下而食猶乏。今既無所因，且斜谷阻險，難以進退，轉運必見鈔截，多留兵守要，則損戰士，不可不熟慮也”。帝從群議。真復表從子午道。群又陳其不便，并言軍事用度之計。詔以群議下真，真據之遂行。會霖雨積日，群又以爲宜詔真還，帝從之。

服’；又説‘先做妻子的表率，再推廣到自己的兄弟，然後纔能治理好宗族和國家’。治國的道理也一樣，先從近處開始施行，然後纔可以在天下普施教化。自從戰亂以來，戰争没有停息，老百姓不懂得國家教化的根本，恐怕它已經衰敗到了極點。陛下正值大魏的興盛時期，繼承太祖、高祖的基業，天下人向往大治的局面，衹有推崇德政，施行教化，體恤百姓，那麽老百姓就幸運極了。而臣子們隨聲附和，是非不分，是國家的大患。如果臣子們不和睦就會形成敵對的集團，形成敵對的集團就會没有根據地進行詆毁或贊譽，没有根據地進行詆毁或贊譽，事情的真假就會失實，這不能不嚴加防備，想辦法杜絶導致這種情况的根源。”太和年間，曹真上表打算兵分幾路討伐蜀國，從斜谷攻入。陳群認爲“太祖以前到陽平攻打張魯，多收豆子麥子補充軍糧，可是張魯還没攻破，軍糧還是不够。現在軍糧的籌措既没有依靠，而且斜谷險要，難以進退，運送糧草一定會被敵人劫奪攔截，多留士兵把守要地，就會减少參戰的士兵，這不能不深思熟慮”。明帝聽從了陳群的意見。曹真又上表要從子午道進攻蜀國。陳群又陳述這樣做不合適，并説了關於作戰費用的建議。明帝下令把陳群的表章交給曹真，曹真按陳群的建議率領軍隊出發。恰逢連日下大雨，陳群認爲應該詔令曹真返回，明帝聽從了他的意見。

後皇女淑薨，追封謚平原懿公主。群上疏曰：

> 長短有命，存亡有分。故聖人制禮，或抑或致，以求厥中。防墓有不修之儉，嬴、博有不歸之魂。夫大人動合天地，垂之無窮，又大德不逾閑，動爲師表故也。八歲下殤，禮所不備，况未期月，而以成人禮送之，加爲制服，舉朝素衣，朝夕哭臨，自古已來，未有此比。而乃復自往視陵，親臨祖載。願陛下抑割無益有損之事，但悉聽群臣送葬，乞

後來明帝的女兒曹淑去世，追封謚號爲平原懿公主。陳群上疏説：

> 壽命的長短是命中注定的，人的生死是有定數的。所以聖人制定禮制，或者抑制，或者放開，以求適中。孔子對設在防地的父母合葬墓不加修飾，表現出儉樸的風尚，延陵季子將兒子葬在嬴、博之間，遠離家鄉。聖人一舉一動合乎天地的法則，給後世留下楷模，而且人在重大的節操上不能超越禮義的界限，這是由於他們的舉動要成爲後人師表的緣故。八歲到十一歲的孩子死了，不具備喪葬的禮儀，何况不滿月的孩子死了，却要用成人的禮節送葬，加上製作喪服，滿朝

車駕不行，此萬國之至望也。聞車駕欲幸摩陂，實到許昌，二宮上下，皆悉俱東，舉朝大小，莫不驚怪。或言欲以避衰，或言欲於便處移殿舍，或不知何故。臣以爲吉凶有命，禍福由人，移徙求安，則亦無益。若必當移避，繕治金墉城西宮，及孟津別宮，皆可權時分止。可無舉宫暴露野次，廢損盛節蠶農之要。又賊地聞之，以爲大衰。加所煩費，不可計量。且吉士賢人，當盛衰，處安危，秉道信命，非徙其家以寧，鄉邑從其風化，無恐懼之心。況乃帝王萬國之主，靜則天下安，動則天下擾；行止動靜，豈可輕脱哉？

百官穿上白衣，早晚號哭哀悼，自古以來，没有這樣的事情。而且陛下還要親自去察看陵墓，親自參加祭祀路神、抬棺上車的儀式。希望陛下放棄這種無益有害的事情，衹需完全聽任大臣們送葬，乞求車駕不要出行，這是天下臣民的最大願望。聽説陛下要去摩陂，實際上是到許昌，兩宫的上下人員，全都要東去，滿朝大小官員，没有不感到奇怪的。有的説這是想藉此避災，有的説這是想在方便的地方遷移宫室，有的不知道是什麽原因。臣認爲吉凶有命數，禍福靠人爲，通過遷移求得平安，這也得不到益處。如果一定要遷移避災，修繕清理金墉城西宫，以及孟津别宫，都可以暫時居住。可不必把整個皇宫的人暴露在曠野裏露宿，不致農忙季節裏荒廢損害養蠶務農的大事。而且吴、蜀兩地聽説這件事，以爲是皇帝崩逝。加上遷徙的耗費，不可計數。況且吉士賢人，遇上盛衰的時期，處在安危的境地，都能堅持正道，信從天命，不靠遷徙家室求得安寧，鄉邑百姓跟隨他們改變了風氣，不生恐懼之心。何況帝王是萬國的君主，静則天下安定，動則天下紛擾；行踪舉動，難道能够輕率嗎？

帝不聽。

明帝不肯聽從他的勸告。

青龍中，營治宮室，百姓失農時。群上疏曰："禹承唐、虞之盛，猶卑宮室而惡衣服，況今喪亂之後，人民至少，比漢文、景之時，不過一大郡。加邊境有事，將士勞苦，若有水旱之患，國家之深憂也。且吴、蜀未滅，社稷不安。宜及其未動，講武勸農，有以待之。今舍此急而先宮室，臣懼百姓遂困，將何以應敵？昔劉備自成都至白水，多作傳舍，興費人役，太祖知其疲民也。今中國勞力，亦吴、蜀之所願。此安危之機也，惟陛下慮之。"帝答曰："王者宮室，亦宜并立。滅賊之後，但當罷守

青龍年間，營建宫室，使老百姓錯過了農作時節。陳群上疏説："禹繼承唐堯、虞舜的盛世，仍然住簡陋的宫室，穿粗劣的衣服，何況現在是在戰亂以後，老百姓人口極少，和漢文帝、漢景帝時期相比，不超過那時的一個大郡。加上邊境有戰事，將士很辛苦，如果發生水災、旱災的禍患，就會成爲國家極爲憂慮的事情。況且吴國、蜀國没有消滅，國家不得安寧。應該趁他們没有出兵進犯，講習武事，鼓勵農耕，做好準備來對付他們。現在放棄這當務之急而先營建宫室，臣擔心老百姓會更加困苦，將靠什麽來對付敵人？以前劉備從成都到白水，修建了很多傳舍，耗費大量人力，太祖知道他這樣做是使老百姓疲憊。現在我們魏國役使民力，也正是吴國、蜀國所希

耳，豈可復興役邪？是故君之職，蕭何之大略也。”群又曰：“昔漢祖唯與項羽爭天下，羽已滅，宮室燒焚，是以蕭何建武庫、太倉，皆是要急，然猶非其壯麗。今二虜未平，誠不宜與古同也。夫人之所欲，莫不有辭，況乃天王，莫之敢違。前欲壞武庫，謂不可不壞也；後欲置之，謂不可不置也。若必作之，固非臣下辭言所屈；若少留神，卓然回意，亦非臣下之所及也。漢明帝欲起德陽殿，鍾離意諫，即用其言，後乃復作之；殿成，謂群臣曰：‘鍾離尚書在，不得成此殿也。’夫王者豈憚一臣，蓋爲百姓也。今臣曾不能少凝聖聽，不及意遠矣。”帝於是有所減省。

望的。這是關係安危的重要事情，希望陛下慎重考慮。”明帝回答說：“建立王業和營造宮室，也應該同時完成。消滅吴、蜀賊寇以後，祇應當結束防禦，難道能再興起勞役嗎？因此您的職責，和蕭何監督建造未央宮差不多。”陳群又說：“以前漢高祖祇和項羽爭奪天下，項羽被滅以後，宮室都燒毀了，因此蕭何修建武庫、太倉，這都是那時急需辦的重要事情，然而漢高祖還是指責修建得太壯觀華麗了。現在吴、蜀二虜還没平定，實在不該和古代相同。人想要做的，没有不說個理由的，况且您是天子，没有誰敢於違抗。以前想拆掉武庫，說是不能不拆掉；後來又想建造武庫，說是不能不建造。如果一定要營建宮室，自然不是臣下的言辭就能使您改變主意的；如果稍稍留神，卓越不凡地回心轉意，也不是臣下所做得到的。漢明帝打算修建德陽殿，鍾離意勸阻，漢明帝立刻采納了他的意見，後來纔又修建它；大殿完工後，漢明帝對大臣們說：‘鍾離尚書要是還在，就不能建成這個大殿了。’帝王豈能害怕一個臣子，這是爲了百姓。現在臣却不能使陛下稍稍留意傾聽臣的意見，比起鍾離意差得遠了。”明帝於是減少了宮室的營建。

初，太祖時，劉廙坐弟與魏諷謀反，當誅。群言之太祖，太祖曰：“廙，名臣也，吾亦欲赦之。”乃復位。廙深德群，群曰：“夫議刑爲國，非爲私也；且自明主之意，吾何知焉？”其弘博不伐，皆此類也。青龍四年薨，謚曰靖侯。子泰嗣。帝追思群功德，分群户邑，封一子列侯。

起初，在太祖還健在時，劉廙因弟弟和魏諷謀反獲罪，應當處死。陳群向太祖爲劉廙說情，太祖說：“劉廙，是有名望的大臣，我也想赦免他。”於是恢復了劉廙的職位。劉廙非常感激陳群，陳群說：“議論刑罰是爲了國家，不是爲了私情；况且赦免你是明主的意圖，我知道什麼呢？”他心胸坦蕩開闊，不自誇，都像是這樣的。青龍四年陳群去世，謚號稱靖侯。兒子陳泰繼承爵位。明帝追思陳群的功德，分出陳群的食邑，封他的一個兒子爲列侯。

陳泰

泰字玄伯。青龍中，除散騎侍郎。正始中，徙游擊將軍，爲并州刺史，加振威將軍，使持節，護匈奴中郎將，懷柔夷民，甚有威惠。京邑貴人多寄寶貨，因泰市奴婢，泰皆挂之於壁，不發其封，及徵爲尚書，悉以

陳泰字玄伯。青龍年間，授任散騎侍郎。正始年間，轉任游擊將軍，任并州刺史，加授振威將軍，授給符節，任護匈奴中郎將，安撫夷族百姓，很有威望和恩惠。京城有很多達官貴人寄來錢財，托付陳泰購買奴婢，陳泰把錢財都挂在墻上，不啓封，等到他被徵召入京任尚書時，將這

還之。嘉平初，代郭淮爲雍州刺史，加奮威將軍。蜀大將軍姜維率衆依麴山築二城，使牙門將句安、李歆等守之，聚羌胡質任等寇逼諸郡。征西將軍郭淮與泰謀所以禦之，泰曰："麴城雖固，去蜀險遠，當須運糧。羌夷患維勞役，必未肯附。今圍而取之，可不血刃而拔其城；雖其有救，山道阻險，非行兵之地也。"淮從泰計，使泰率討蜀護軍徐質、南安太守鄧艾等進兵圍之，斷其運道及城外流水。安等挑戰，不許，將士困窘，分糧聚雪以稽日月。維果來救，出自牛頭山，與泰相對。泰曰："兵法貴在不戰而屈人。今絶牛頭，維無反道，則我之禽也。"敕諸軍各堅壘勿與戰，遣使白淮，欲自南渡白水，循水而東，使淮趣牛頭，截其還路，可并取維，不惟安等而已。淮善其策，進率諸軍軍洮水。維懼，遁走，安等孤縣，遂皆降。

些錢財全都歸還。嘉平初年，代替郭淮任雍州刺史，加授奮威將軍。蜀國大將軍姜維帶領人馬依托麴山修築了兩座城，派遣牙門將句安、李歆等人把守這兩座城，聚集羌胡的人質等侵擾邊境各郡。征西將軍郭淮和陳泰商議抵禦敵人的辦法，陳泰說："麴城雖然堅固，但離蜀國遥遠，路途艱險，必須運送糧草。羌夷擔憂姜維加給他們的勞役，一定不肯歸附他。現在包圍攻取這兩座城，可以刀不沾血地拿下來；雖然他們有救兵增援，但山路險阻，不是行軍作戰的地方。"郭淮聽從了陳泰的計策，派遣陳泰帶領討蜀護軍徐質、南安太守鄧艾等人進軍包圍這兩座城，截斷敵人運糧的道路和城外的流水。句安等人挑戰，陳泰也不答應應戰，城裏的將士陷入困境，靠分配少量糧食和積聚雪水來拖延時間。姜維果然前來救援，從牛頭山進軍，和陳泰相對峙。陳泰說："兵法貴在不用交戰就使敵人屈服。現在截斷牛頭山，使姜維失去退路，他就會成爲我們的俘虜。"下令各軍各自堅守營壘，不要和敵人交戰，又派遣使者告訴郭淮，打算自己南渡白水，沿着河邊向東，讓郭淮直奔牛頭山，截斷他的退路，這樣可以一并打敗姜維，不僅僅是句安等人而已。郭淮贊同他的計策，帶領各軍前進駐扎在洮水。姜維害怕，逃跑了，句安等人孤立無援，於是全都投降。

淮薨，泰代爲征西將軍，假節都督雍、凉諸軍事。後年，雍州刺史王經白泰，云姜維、夏侯霸欲三道向祁山、石營、金城，求進兵爲翅，使凉州軍至枹罕，討蜀護軍向祁山。泰量賊勢終不能三道，且兵勢惡分，凉州未宜越境，報經："審其定問，知所趣向，須東西勢合乃進。"時維等將數萬人至枹罕，趣狄道。泰敕經進屯狄道，須軍到，乃規取之。泰進軍陳倉。會經所統諸軍於故關與賊戰不利，經輒渡洮。泰以經不堅據狄道，必有他變，并遣五營在前，泰率諸軍繼之。經已與維戰，大敗，以萬餘人

郭淮去世，陳泰代替他任征西將軍，持符節統領雍州、凉州各軍事。後年，雍州刺史王經稟告陳泰，說姜維、夏侯霸打算分三路向祁山、石營、金城進攻，要求進軍爲翅，派凉州的軍隊到枹罕，討蜀護軍向祁山進軍。陳泰估計賊人的兵力一直不能分爲三路，而且兵力忌諱分散，凉州的軍隊不宜越境作戰，就答覆王經說："要弄清敵人的確切消息，知道他們的去向，等到我們東西兩面的軍隊會合後纔能進軍。"當時姜維等人帶領幾萬人馬到達枹罕，直撲狄道。陳泰下令王經進駐狄道，等大軍到後，再商議攻打敵人的辦法。陳泰進軍陳倉。恰逢王經帶領的各軍在故關和賊人交戰失利，王經便渡過洮水。陳泰認爲王經不能堅守狄道，一定有其他變故，就同時派

還保狄道城，餘皆奔散。維乘勝圍狄道。泰軍上邽，分兵守要，晨夜進前。鄧艾、胡奮、王祕亦到，即與艾、祕等分爲三軍，進到隴西。艾等以爲“王經精卒破衄於西，賊衆大盛，乘勝之兵既不可當，而將軍以烏合之卒，繼敗軍之後，將士失氣，隴右傾蕩。古人有言：‘蝮蛇螫手，壯士解其腕。’《孫子》曰：‘兵有所不擊，地有所不守。’蓋小有所失而大有所全故也。今隴右之害，過於蝮蛇，狄道之地，非徒不守之謂。姜維之兵，是所辟之鋒。不如割險自保，觀釁待弊，然後進救，此計之得者也。”泰曰：“姜維提輕兵深入，正欲與我爭鋒原野，求一戰之利。王經當高壁深壘，挫其鋭氣。今乃與戰，使賊得計，走破王經，封之狄道。若維以戰克之威，進兵東向，據櫟陽積穀之實，放兵收降，招納羌、胡，東爭關、隴，傳檄四郡，此我之所惡也。而維以乘勝之兵，挫峻城之下，鋭氣之卒，屈力致命，攻守勢殊，客主不同。兵書云‘修櫓轒榅，三月乃成，拒堙三月而後已’。誠非輕軍遠入，維之詭謀倉卒所辦。縣軍遠僑，糧穀不繼，是我速進破賊之時也，所謂疾雷不及掩耳，自然之勢也。洮水帶其表，維等在其內，今乘高據勢，臨其項領，不戰必走。寇不可縱，圍不可久，君等何言如此？”遂進軍度高城嶺，潛行，夜至狄道東南高山上，多舉烽火，鳴鼓角。狄道城中將士見救者至，皆憤踊。維始謂官救兵當須衆集乃發，而卒聞已至，謂有奇變宿謀，上下震懼。自軍之發隴西也，以山道深險，賊必設伏。泰詭從南道，維果三日施伏。定軍潛行，卒出其南。維乃緣山突至，泰與交戰，維退

遣五營軍隊先向前進軍，陳泰帶領各軍隨後跟進。王經已經和姜維交戰，被打得大敗，衹得帶領一萬多人退守狄道城，其餘的人都逃散了。姜維乘勝包圍了狄道。陳泰駐扎在上邽，分兵把守要地，又日夜向前推進。鄧艾、胡奮、王祕也到達了，陳泰便和鄧艾、王祕等分爲三軍，進軍到隴西。鄧艾等人認爲“王經的精兵在西邊戰敗，賊軍士氣很旺盛，乘勝的軍隊不可抵擋，而將軍帶領烏合之衆，跟在戰敗的軍隊後面，將士們喪失了鬥志，隴右動蕩不安。古人有這樣的話：‘蝮蛇咬了手，壯士就砍掉自己的手腕。’《孫子兵法》説：‘軍隊有時不去進攻，地方有時不用把守。’這是在小的方面有損失而在大的方面得到保全的緣故。現在隴右的災難，比毒蛇還要過分，狄道這地方，不衹是不能把守的問題。姜維的軍隊，這是我們應該避開的鋒芒。不如分割險要防守，觀察敵人的破綻，等待敵人疲憊，然後再進軍救援，這纔是獲勝的計策。”陳泰説：“姜維帶領輕裝的軍隊深入我方，正想和我們在野外交鋒，以求一戰取勝。王經應該加固壁壘，挫敗敵人的鋭氣。現在就和他們交戰，致使賊人的計策得逞，打敗了王經，把他圍困在狄道。如果姜維憑藉取勝的威勢，進軍向東，占據櫟陽儲存的糧食，派出士兵收納降卒，招引羌、胡部族，又向東爭奪關、隴，向四郡傳送聲討的文告，這正是我們所忌諱的。可是姜維帶領取勝的軍隊，在高城下遭受挫折，我方鋭氣正盛的士兵，盡力拼命作戰，攻守的事態已經改變，客主的位置已有不同。兵書説‘修治大盾牌和攻城的戰車，要三個月纔能完成，築起土山要三個月以後纔能完工’。這確實不是輕兵深入，憑姜維的詭計所能倉猝辦到的。姜維孤軍深入，糧食供應不上，這是我們迅速進軍打敗敵人的時機，所謂迅雷不及掩耳，是必然的形勢。洮水環繞在外，姜維等處在裏面，現在我們占據高處，依仗有利形勢，進逼敵人的要害，他們必定不戰而逃。敵寇不可放縱，包圍不可持久，你們怎麽説出這樣的話？”於是進軍越過高城嶺，隱密行進，夜間到達狄道城東南方的高山上，燃起許多烽火，鳴響戰鼓號

還。涼州軍從金城南至沃干阪。泰與經共密期，當共向其還路，維等聞之，遂遁，城中將士得出。經嘆曰：“糧不至旬，向不應機，舉城屠裂，覆喪一州矣。”泰慰勞將士，前後遣還，更差軍守，并治城壘，還屯上邽。

角。狄道城中的將士看到救兵到來，都振奮歡躍起來。姜維起初認爲魏國的救兵應等到大軍會合後纔出發，可是現在聽説救兵已經到了，認爲發生了意料不及的變化，是對方預先策劃好的計謀，全軍上下都感到震驚恐懼。自軍隊從隴西出發時，陳泰認爲山道深險，估計賊人必定設下埋伏。陳泰假裝要經由南道，姜維果然布置埋伏了三天。陳泰使軍隊鎮静，隱密行進，突然出現在狄道的南面。姜維於是沿山很快趕來，陳泰和他交戰，姜維後退撤走。涼州的軍隊從金城以南到達沃干阪。陳泰和王經秘密約定日期，將要一同攻向敵人的退路，姜維等人聽到這個消息，就逃走了，狄道城中的將士得以出城。王經感嘆地説：“糧食已維持不到十天了，如果在這關鍵時刻得不到接應，全城的人都會被屠殺，一個州就會淪陷喪失了。”陳泰慰勞將士，先後將他們調遣返回，另派軍隊鎮守，同時修治城墻壁壘，然後返回駐守上邽。

初，泰聞經見圍，以州軍將士素皆一心，加得保城，非維所能卒傾。表上進軍晨夜速到還。衆議以經奔北，城不足自固，維若斷涼州之道，兼四郡民夷，據關、隴之險，敢能没經軍而屠隴右。宜須大兵四集，乃致攻討。大將軍司馬文王曰：“昔諸葛亮常有此志，卒亦不能。事大謀遠，非維所任也。且城非倉卒所拔，而糧少爲急，征西速救，得上策矣。”泰每以一方有事，輒以虚聲擾動天下，故希簡白上事，驛書不過六百里。司馬文王語荀顗曰：“玄伯沈勇能斷，荷方伯之重，救將陷之城，而不求益兵，又希簡上事，必能辦賊故也。都督大將，不當爾邪！”

當初，陳泰聽説王經被包圍，認爲雍州軍隊的將士向來都很齊心，加上要守衛城池，不是姜維所能很快打敗的。他上表朝廷，迅速進軍，日夜趕赴狄道救援。朝廷的大臣們商議，認爲王經大敗，城池已不能守住，姜維如果截斷涼州的道路，兼并四郡的漢夷百姓，占據關、隴的險要地方，就可能消滅王經的軍隊，屠殺隴右的百姓。應該等到大軍從四處會合，纔能前去攻打姜維。大將軍司馬文王説：“以前諸葛亮常有這樣的願望，最終也没能實現。事情如此重大，謀略如此深遠，不是姜維所能勝任的。况且城池不是倉猝之間就能攻破的，而糧食少是當務之急，征西將軍迅速救援，這是上策。”陳泰經常認爲一方有了戰事，就虚張聲勢擾亂天下，所以很少上書稟告戰事，驛站傳送文書不超過六百里。司馬文王對荀顗説：“玄伯沉着勇敢，遇事果斷，擔負地方長官的重任，解救將要陷落的城池，却不要求增兵，又很少上奏稟告，這一定是能懲治賊人的緣故。都督大將，不應當這樣嗎？”

後徵泰爲尚書右僕射，典選舉，加侍中光禄大夫。吴大將孫峻出淮、

後來徵召陳泰任尚書右僕射，掌管選舉，加授侍中光禄大夫。吴國大將孫峻從淮水、泗水出

泗。以泰爲鎮軍將軍，假節都督淮北諸軍事，詔徐州監軍已下受泰節度。峻退，軍還，轉爲左僕射。諸葛誕作亂壽春，司馬文王率六軍軍丘頭，泰總署行臺。司馬景王、文王皆與泰親友，及沛國武陔亦與泰善。文王問陔曰："玄伯何如其父司空也？"陔曰："通雅博暢，能以天下聲教爲己任者，不如也；明統簡至，立功立事，過之。"泰前後以功增邑二千六百户，賜子弟一人亭侯，二人關内侯。景元元年薨，追贈司空，謚曰穆侯。子恂嗣。恂薨，無嗣。弟温紹封。咸熙中開建五等，以泰著勳前朝，改封温爲慎子。

兵進犯。任命陳泰爲鎮軍將軍，授給符節統領淮北各軍事，詔令徐州監軍以下的將領，接受陳泰的調遣。孫峻退兵，陳泰的軍隊也返回，轉任左僕射。諸葛誕在壽春叛亂，司馬文王帶領六軍駐扎在丘頭，陳泰暫時統管隨行的尚書臺。司馬景王、文王都和陳泰親近友善，甚至沛國的武陔也和陳泰友善。司馬文王問武陔説："玄伯和他的父親司空陳群比怎麽樣？"武陔説："通達高雅，能把天下的聲威教化作爲自己的責任，玄伯不如他父親；明曉綱紀、法度，言辭簡練周到，建立功勛，成就事業，玄伯超過了他父親。"陳泰前後因功勞增加食邑二千六百户，賜給他的子弟一人爲亭侯，二人爲關内侯。景元元年陳泰去世，追贈司空，謚號稱穆侯。兒子陳恂繼承爵位。陳恂去世，没有後嗣。他的弟弟陳温承襲封爵。咸熙年間設立五等爵，因陳泰在前朝功勛卓著，改封陳温爲慎子。

陳矯

陳矯字季弼，廣陵東陽人也。避亂江東及東城，辭孫策、袁術之命，還本郡。太守陳登請爲功曹，使矯詣許，謂曰："許下論議，待吾不足；足下相爲觀察，還以見誨。"矯還曰："聞遠近之論，頗謂明府驕而自矜。"登曰："夫閨門雍穆，有德有行，吾敬陳元方兄弟；淵清玉潔，有禮有法，吾敬華子魚；清修疾惡，有識有義，吾敬趙元達；博聞强記，奇逸卓犖，吾敬孔文舉；雄姿傑出，有王霸之略，吾敬劉玄德：所敬如此，何驕之有！餘子瑣瑣，亦焉足録哉？"登雅意如此，而深敬友矯。

陳矯字季弼，廣陵東陽人。避亂到江東和東城，辭去孫策、袁術的任命，返回本郡。太守陳登請他任功曹，派陳矯到許昌，對他説："許昌人評議人物，對我提到不足的地方，足下爲我察看、瞭解一下，回來後告訴我。"陳矯回來説："我聽到那裏遠近的議論，很有些人説明府您驕傲自大。"陳登説："家室和睦，德行兼備，我敬佩陳元方兄弟；爲人冰清玉潔，舉止有禮有法，我敬佩華子魚；清正高潔，憎恨醜惡，有識見、有氣節，我敬佩趙元達；學識廣博，記憶力强，奇特超俗，卓越出衆，我敬佩孔文舉；容貌威武，氣度不凡，有建立王霸事業的謀略，我敬佩劉玄德：我敬佩的是像這樣的人，有什麽驕傲的！其餘的人都是平庸之輩，哪裏值得一提呢？"陳登高雅的志趣就是這樣的，但非常敬重、友善陳矯。

郡爲孫權所圍於匡奇，登令矯求救於太祖。矯説太祖曰："鄙郡雖小，形便之國也，若蒙救援，使爲外藩，則吴人剉謀，徐方永安，武聲遠震，仁愛滂流，未從之國，望風景附，崇

廣陵郡的匡奇被孫權包圍，陳登命令陳矯向太祖求救。陳矯勸太祖説："本郡雖然狹小，但却是個地勢有利的地方，如果承蒙您救援，使它成爲您外邊的屏障，那麽就能挫敗吴國人的圖謀，徐方就可永久安寧，您的威名震懾遠方，仁

德養威，此王業也。”太祖奇矯，欲留之。矯辭曰：“本國倒縣，本奔走告急，縱無申胥之效，敢忘弘演之義乎？”太祖乃遣赴救。吴軍既退，登多設閒伏，勒兵追奔，大破之。

愛傳播四方，還没歸服的地方，就會望風歸附，崇尚仁德，培養威望，這是帝王的大業。”太祖對陳矯感到驚異，想留下他。陳矯推辭說：“本郡形勢危急，我本是趕來告急的，縱然没有申包胥那樣的成效，又怎敢忘記弘演的正義行爲呢？”太祖於是派遣軍隊前去救援。吴國軍隊撤退時，陳登在多處設下埋伏，指揮軍隊追擊，把吴國軍隊打得大敗。

太祖辟矯爲司空掾屬，除相令，征南長史，彭城、樂陵太守，魏郡西部都尉。曲周民父病，以牛禱，縣結正棄市。矯曰：“此孝子也。”表赦之。遷魏郡太守。時繫囚千數，至有歷年。矯以爲周有三典之制，漢約三章之法，今惜輕重之理，而忽久繫之患，可謂謬矣。悉自覽罪狀，一時論决。大軍東征，入爲丞相長史。軍還，復爲魏郡，轉西曹屬。從征漢中，還爲尚書。行前未到鄴，太祖崩洛陽，群臣拘常，以爲太子即位，當須詔命。矯曰：“王薨于外，天下惶懼。太子宜割哀即位，以繫遠近之望。且又愛子在側，彼此生變，則社稷危矣。”即具官備禮，一日皆辦。明旦，以王后令，策太子即位，大赦蕩然。文帝曰：“陳季弼臨大節，明略過人，信一時之俊傑也。”帝既踐阼，轉署吏部，封高陵亭侯，遷尚書令。明帝即位，進爵東鄉侯，邑六百户。車駕嘗卒至尚書門，矯跪問帝曰：“陛下欲何之？”帝曰：“欲案行文書耳。”矯曰：“此自臣職分，非陛下所宜臨也。若臣不稱其職，則請就黜退。陛下宜還。”帝慚，回車而反。其亮直如此。加侍中光禄大夫，遷司徒。景初元年薨，謚曰貞侯。

太祖徵召陳矯任司空掾屬，又授任相令，征南長史，彭城、樂陵太守，魏郡西部都尉。曲周有個老百姓的父親病了，他殺了耕牛向神靈祈禱，縣衙結案判决他暴尸街市的死罪。陳矯說：“這是個孝子啊。”上表赦免了他。陳矯升任魏郡太守。當時關押的囚犯數以千計，甚至有的關押了多年。陳矯認爲周代有三典的制度，漢代有約法三章，現在衹重視罪行輕重的判决，却忽視長久關押的禍患，可以說是荒謬的。他親自查閱了囚犯的全部案卷，很快做出了判决。大軍東征，陳矯進京擔任丞相長史。軍隊返回後，又任魏郡太守，轉任西曹屬。跟隨太祖征伐漢中，返回後任尚書。還没到達鄴，太祖在洛陽去世，大臣們拘於常規，認爲太子繼位，應當等待皇帝下詔任命。陳矯說：“大王在京城外去世，天下惶恐不安。太子應該節哀馬上繼位，以維係遠近的人心。况且太祖寵愛的兒子就在一旁，要是發生變故，國家就危險了。”立即設置官員，準備禮儀，一天内就全部辦妥了。第二天早上，用王后的命令，策命太子登魏王位，大赦天下。文帝說：“陳季弼面臨重大的事情，謀略過人，確實是一時的俊傑。”文帝登皇帝位後，陳矯暫時代理吏部，封爲高陵亭侯，又升任尚書令。明帝登皇帝位後，進封爵位爲東鄉侯，食邑六百户。明帝曾經乘車突然來到尚書臺門前，陳矯跪下問明帝說：“陛下想去哪裏？”明帝說：“想來這裏察看一下公文。”陳矯說：“這本是臣的職責，不是陛下所應該親臨察看的。如果臣不稱職，那麽就請把我罷免。陛下應該回駕。”明帝感到慚愧，掉轉車子回去了。他的誠懇正直就是像這樣的。加授侍中光禄大夫，升任司徒。景初元年陳矯去

世，謚號稱貞侯。

子本嗣，歷位郡守、九卿。所在操綱領，舉大體，能使群下自盡。有統御之才，不親小事，不讀法律而得廷尉之稱，優於司馬岐等，精練文理。遷鎮北將軍，假節都督河北諸軍事。薨，子粲嗣。本弟騫，咸熙中爲車騎將軍。

兒子陳本繼承爵位，歷任郡守、九卿。他在任職的地方能堅持國家法度，處理大事，能使屬下各盡其能。有領導才幹，不親自過問小事，不讀法律而得到廷尉的職位，比司馬岐等人强，精通文理。升任鎮北將軍，授給符節，統領河北各軍事。陳本去世，兒子陳粲繼承爵位。陳本的弟弟陳騫，咸熙年間任車騎將軍。

初，矯爲郡功曹，使過泰山。泰山太守東郡薛悌異之，結爲親友。戲謂矯曰："以郡吏而交二千石，鄰國君屈從陪臣游，不亦可乎！"悌後爲魏郡及尚書令，皆承代矯云。

當初，陳矯任郡功曹，受派遣路過泰山。泰山太守東郡人薛悌對他的才幹感到驚異，和他結爲親密朋友。薛悌對陳矯開玩笑說："以郡吏的身份，結交二千石的郡守，就如鄰國的君主屈尊隨陪臣交游，不也可以嗎?"薛悌後來擔任魏郡太守和尚書令，都是接替陳矯的職位。

徐宣

徐宣字寶堅，廣陵海西人也。避亂江東，又辭孫策之命，還本郡。與陳矯并爲綱紀，二人齊名而私好不協，然俱見器於太守陳登，與登并心於太祖。海西、淮浦二縣民作亂，都尉衛彌、令梁習夜奔宣家，密送免之。太祖遣督軍扈質來討賊，以兵少不進。宣潛見責之，示以形勢，質乃進破賊。太祖辟爲司空掾屬，除東緡、發干令，遷齊郡太守，入爲門下督，從到壽春。會馬超作亂，大軍西征，太祖見官屬曰："今當遠征，而此方未定，以爲後憂，宜得清公大德以鎮統之。"乃以宣爲左護軍，留統諸軍。還，爲丞相東曹掾，出爲魏郡太守。太祖崩洛陽，群臣入殿中發哀。或言可易諸城守，用譙、沛人。宣厲聲曰："今者遠近一統，人懷效節，何必譙、沛，而沮宿衛者心。"文帝聞曰："所謂社稷之臣也。"帝既踐阼，爲御史中丞，賜爵關内侯，徙城門校尉，旬月遷司隸校尉，轉散騎常侍。從至廣陵，六軍乘舟，風浪暴起，帝船回倒，宣病在後，陵波而

徐宣字寶堅，廣陵海西人。避難到江東，又辭去孫策的任命，返回本郡。和陳矯一道任郡裏的綱紀，他們兩人名聲相當而個人喜好不同，但是都受到太守陳登器重，和陳登齊心效命於太祖。海西、淮浦二縣的百姓作亂，都尉衛彌、縣令梁習夜間逃到徐宣家，徐宣秘密把他們送走，使他們免遭禍難。太祖派遣督軍扈質前來討伐賊人，扈質因兵少没有出動。徐宣暗地裏去見扈質并責備他，給他講清當時的形勢，扈質於是進兵打敗了賊人。太祖徵召徐宣任司空掾屬，又授任東緡、發干令，升任齊郡太守，接着進京任門下督，跟隨太祖到壽春。恰逢馬超作亂，大軍向西征討，太祖召見官屬說："現在就要遠征，可是這個地方還没有安定，成爲我們的後顧之憂，應該由一個清廉公正、具有大德的人來鎮守這裏。"於是任命徐宣爲左護軍，留下來統領各軍。太祖返回後，徐宣任丞相東曹掾，又出任魏郡太守。太祖在洛陽去世，大臣們進入殿中表示哀悼。有人說應該更换各城的守將，改用譙、沛人。徐宣高聲說："現在天下統一，人人懷着報效國家的忠心，爲什麼一定要用譙、沛人，而讓各城的守將感到寒心。"文帝聽到後說："這就是所謂能擔負國家重任的臣子。"文帝登皇帝位後，徐宣任御史中丞，被賜給關内侯的爵位，轉任城門校

前，群寮莫先至者。帝壯之，遷尚書。

尉，一個月後升任司隸校尉，又轉任散騎常侍。跟隨文帝到廣陵，六軍都乘上船，風浪突然掀起，文帝乘的船被風浪掀得掉轉船頭，徐宣擔心自己的船落在後面，頂風破浪前進，大臣們没有誰比他先趕到。文帝贊賞他的勇敢，升任他爲尚書。

明帝即位，封津陽亭侯，邑二百户。中領軍桓範薦宣曰："臣聞帝王用人，度世授才，爭奪之時，以策略爲先，分定之後，以忠義爲首。故晉文行舅犯之計而賞雍季之言，高祖用陳平之智而托後於周勃也。竊見尚書徐宣，體忠厚之行，秉直亮之性；清雅特立，不拘世俗；確然難動，有社稷之節；歷位州郡，所在稱職。今僕射缺，宣行掌後事；腹心任重，莫宜宣者。"帝遂以宣爲左僕射，後加侍中光禄大夫。車駕幸許昌，總統留事。帝還，主者奏呈文書。詔曰："吾省與僕射何異?"竟不視。尚方令坐猥見考竟，宣上疏陳威刑大過，又諫作宫殿窮盡民力，帝皆手詔嘉納。宣曰："七十有縣車之禮，今已六十八，可以去矣。"乃固辭疾遜位，帝終不許。青龍四年薨，遺令布衣疏巾，斂以時服。詔曰："宣體履至實，直内方外，歷在三朝，公亮正色，有托孤寄命之節，可謂柱石臣也。常欲倚以台輔，未及登之，惜乎大命不永！其追贈車騎將軍，葬如公禮。"謚曰貞侯。子欽嗣。

明帝繼位後，封徐宣爲津陽亭侯，食邑二百户。中領軍桓範推薦徐宣説："臣聽説帝王用人，要估量形勢任用人才，在爭奪天下時，要把有計謀的人放在前列，在天下平定後，要把有忠心的人放在首位。所以晉文公采用舅犯的計策却獎賞雍季所提出的見解，漢高祖利用陳平的智慧却把後事托付給周勃。臣私下看到尚書徐宣，具有忠厚的品行，保持正直的性格；清正高雅，超群出衆，不受世俗的拘束；立志堅定難以動摇，有忠於國家的氣節；歷任州郡長官，在任職的地方都很稱職。現在僕射的官職空缺，徐宣可以代理掌管僕射的事務；僕射位處要害，責任重大，没有比徐宣更合適的了。"明帝於是任命徐宣爲左僕射，後又加授侍中光禄大夫。明帝車駕到許昌，徐宣留下來統管朝政。明帝返回後，尚書臺主事的官員呈送文書。明帝下詔説："我審閲和僕射審閲有什麽兩樣?"終究没有看這些文書。尚方令因濫造器物受到嚴刑拷打，死在獄中，徐宣上疏提出刑罰過重，又進諫説興建宫殿耗盡了民力，明帝都親手寫下詔書，贊揚他并采納他的意見。徐宣説："古代有七十歲辭官歸居的禮制，我現在已六十八歲，可以去職了。"於是堅决托病要求退位，明帝始終不允許。青龍四年徐宣去世，遺囑用粗布的衣服頭巾，用當時通行的服飾入殮。明帝下詔説："徐宣處事非常誠實，内心正直，舉止端方，歷位三朝，公正嚴肅，有着可以托付遺孤、寄予國家命運的節操，可以説是國家柱石般的大臣。我常想讓他擔任丞相的職務，還没來得及任命他，可惜他壽命不長！追贈他爲車騎將軍，葬禮依照公爵的禮儀。"謚號稱貞侯。兒子徐欽繼承爵位。

衛臻

衛臻字公振，陳留襄邑人也。

衛臻字公振，陳留襄邑人。父親衛兹，有

父茲，有大節，不應三分之辟。太祖之初至陳留，茲曰："平天下者，必此人也。"太祖亦異之，數詣茲議大事。從討董卓，戰于滎陽而卒。太祖每涉郡境，輒遣使祠焉。夏侯惇爲陳留太守，舉臻計吏，命婦出宴，臻以爲"末世之俗，非禮之正"。惇怒，執臻，既而赦之。後爲漢黄門侍郎。東郡朱越謀反，引臻。太祖令曰："孤與卿君同共舉事，加欽令問。始聞越言，固自不信。及得荀令君書，具亮忠誠。"會奉詔命，聘貴人于魏，因表留臻參丞相軍事。追録臻父舊勛，賜爵關内侯，轉爲户曹掾。文帝即王位，爲散騎常侍。及踐阼，封安國亭侯。時群臣并頌魏德，多抑損前朝。臻獨明禪授之義，稱揚漢美。帝數目臻曰："天下之珍，當與山陽共之。"遷尚書，轉侍中吏部尚書。帝幸廣陵，行中領軍，從。征東大將軍曹休表得降賊辭，"孫權已在濡須口"。臻曰："權恃長江，未敢抗衡，此必畏怖僞辭耳。"考核降者，果守將詐所作也。

高尚的節操，不接受三公的徵召。太祖剛到陳留，衛茲説："平定天下的，一定是這個人。"太祖對他的才幹也感到驚異，多次拜訪衛茲商議大事。衛茲跟隨太祖討伐董卓，在滎陽戰死。太祖每次來到陳留郡内，就派使者去祭祀他。夏侯惇任陳留太守，推舉衛臻任計吏，他讓婦人出席宴會，衛臻認爲"這是朝代没落時的風氣，不是正當的禮儀"。夏侯惇因此發怒，把衛臻抓起來，不久又赦免了他。後來衛臻擔任漢朝的黄門侍郎。東郡的朱越謀反，牽連到衛臻。太祖下令説："孤和卿的父親共同起事，加上欽佩卿美好的名聲。開始聽到朱越的話，本來就不相信。等得到荀令君的書信，就完全清楚了卿的忠誠。"恰逢衛臻接受漢獻帝的詔令，到魏聘娶貴人，太祖於是上表要求留下衛臻任參丞相軍事。追録衛臻父親舊日的功勛，賜給關内侯的爵位，轉任户曹掾。文帝登魏王位，衛臻任散騎常侍。等到文帝登皇帝位，封衛臻爲安國亭侯。當時大臣們都贊頌魏國的功德，又大多貶低漢朝。惟獨衛臻闡明漢獻帝禪讓的大義，頌揚漢朝的美德。文帝幾次看着衛臻説："天下的珍寶，我應當和山陽公共同享有。"衛臻升任尚書，轉任侍中吏部尚書。文帝到廣陵，衛臻代理中領軍，跟隨文帝前行。征東大將軍曹休上表，説得到吴國投降的賊人的供辭，"孫權已經在濡須口"。衛臻説："孫權依恃長江，不敢同我們抗衡，這一定是因害怕而編造的假話。"經過盤問投降的人，這果然是吴國守將編造出來的。

明帝即位，進封康鄉侯，後轉爲右僕射，典選舉，如前加侍中。中護軍蔣濟遺臻書曰："漢祖遇亡虜爲上將，周武拔漁父爲太師；布衣厮養，可登王公，何必守文，試而後用？"臻答曰："古人遺智慧而任度量，須考績而加黜陟；今子同牧野於成、康，喻斷蛇於文、景，好不經之舉，開拔奇之津，將使天下馳騁而起矣。"諸葛亮寇天水，臻奏："宜遣奇兵入散關，絶其糧道。"乃以臻爲征蜀將

明帝繼皇帝位後，進封衛臻爲康鄉侯，後轉任右僕射，掌管選舉，仍如以前加授侍中。中護軍蔣濟寫信給衛臻説："漢高祖任用逃亡的罪犯爲上將，周武王提拔漁夫做太師；平民和奴僕，可以登上王公的地位，何必遵循成規，經過考試後纔能任用呢？"衛臻回答説："古人忽視智能而看重人的氣度，必須考核政績後纔决定官員的升降；現在您拿周武王牧野之戰時同周成王、周康王太平時期相比，拿漢高祖斬蛇争天下時同漢文帝、漢景帝興盛時期相比，喜歡不守常規的舉動，開了舉用奇才的先河，將會使天下争奪功名

軍，假節督諸軍事，到長安，亮退。還，復職，加光禄大夫。是時，帝方隆意於殿舍，臻數切諫。及殿中監擅收蘭臺令史，臻奏案之。詔曰："殿舍不成，吾所留心，卿推之何?"臻上疏曰："古制侵官之法，非惡其勤事也，誠以所益者小，所墮者大也。臣每察校事，類皆如此，懼群司將遂越職，以致陵遲矣。"亮又出斜谷；征南上："朱然等軍已過荆城。"臻曰："然，吴之驍將，必下從權，且爲勢以綴征南耳。"權果召然入居巢，進攻合肥。帝欲自東征，臻曰："權外示應亮，内實觀望。且合肥城固，不足爲慮。車駕可無親征，以省六軍之費。"帝到尋陽而權竟退。

而引起紛亂了。"諸葛亮侵犯天水，衛臻上奏説："應該派遣奇兵進入散關，截斷他們的糧道。"於是任命衛臻爲征蜀將軍，授給符節統領各軍事，衛臻到達長安，諸葛亮就退兵了。衛臻返回後，恢復原職，加授光禄大夫。這時，明帝正把心思集中在修建宫殿上，衛臻多次懇切規勸。等到殿中監擅自逮捕了蘭臺令史，衛臻上奏要求查究他的過錯。明帝下詔説："宫殿没有建成，我很關注，卿爲什麽要查究這事呢?"衛臻上疏説："古代制定禁止侵犯官員職權的法令，并非嫌惡他們多管事，實在是因爲這樣做益處小，而帶來的害處大。臣每次觀察校事之官，大都是這樣做的，我擔心主管官署將因此超越職權，以致使國政衰敗。"諸葛亮又出兵斜谷；征南將軍也上表説："朱然等人的軍隊已越過荆城。"衛臻説："朱然，是吴國的猛將，一定是聽從孫權的命令而來，姑且擺出進攻的姿態來牽制征南將軍罷了。"孫權果然召朱然進入居巢，進攻合肥。明帝打算親自東征，衛臻説："孫權表面上顯示出和諸葛亮相呼應，内心裏實際上持觀望態度。况且合肥城池堅固，不值得憂慮。陛下可不必親征，以節省六軍的費用。"明帝到達尋陽時，孫權終於撤軍了。

幽州刺史毌丘儉上疏曰："陛下即位已來，未有可書。吴、蜀恃險，未可卒平，聊可以此方無用之士克定遼東。"臻曰："儉所陳皆戰國細術，非王者之事也。吴頻歲稱兵，寇亂邊境，而猶案甲養士，未果尋致討者，誠以百姓疲勞故也。且淵生長海表，相承三世，外撫戎夷，内修戰射，而儉欲以偏軍長驅，朝至夕卷，知其妄矣。"儉行軍遂不利。

幽州刺史毌丘儉上疏説："陛下繼承帝位以來，没有可記載的功績。吴國、蜀國依仗險要，不能很快平定，姑且可以讓幽州閑着無用的軍隊去平定遼東。"衛臻説："毌丘儉所講的都是戰國時期用的微不足道的手段，不是帝王所要做的事。吴國連年用兵，侵犯騷擾邊境，而我們還得案甲養兵，不能堅决地出兵討伐，實在是由於老百姓疲勞的緣故。况且公孫淵生長在海外，已承襲三代，對外安撫戎夷，對内修整軍備，而毌丘儉想帶領一支軍隊長驅直入，早上到達，晚上就取勝，可知他是很荒謬的。"毌丘儉進軍遼東結果失利。

臻遷爲司空，徙司徒。正始中，進爵長垣侯，邑千户，封一子列侯。初，太祖久不立太子，而方奇貴臨菑侯。丁儀等爲之羽翼，勸臻自結，臻以大義拒之。及文帝即位，東海王

衛臻升任司空，轉任司徒。正始年間，進封爵位爲長垣侯，食邑一千户，封他的兒子一人爲列侯。起初，太祖很長時間不確立太子，而且正寵愛臨菑侯曹植。丁儀等人做曹植的幫手，勸衛臻交結曹植，衛臻出於大義拒絶了他們。等到

霖有寵，帝問臻："平原侯何如?"臻稱明德美而終不言。曹爽輔政，使夏侯玄宣指，欲引臻入守尚書令，及爲弟求婚，皆不許。固乞遜位。詔曰："昔干木偃息，義壓强秦；留侯頤神，不忘楚事。讜言嘉謀，望不吝焉。"賜宅一區，位特進，秩如三司。薨，追贈太尉，謚曰敬侯。子烈嗣，咸熙中爲光禄勛。

文帝繼位，東海王曹霖受到寵愛，文帝問衛臻："他和平原侯曹植相比怎麽樣?"衛臻贊揚曹霖的美德而始終不説他可以立爲太子。曹爽輔佐朝政時，派夏侯玄轉達他的意思，想引薦衛臻入朝擔任尚書令，并爲他的弟弟求婚，衛臻都没有答應。衛臻堅决請求離職讓位。皇帝下詔説："以前段干木隱居不肯做官，他的高尚節操壓倒了强大的秦國；留侯張良患病在家調養，仍然不忘和楚軍交戰的事。你如有正直的言論和美好的計謀，希望不要吝惜。"賜給衛臻一座住宅，又賜給特進的職位，俸禄如同三公。衛臻去世，追贈太尉，謚號稱敬侯。兒子衛烈繼承爵位，咸熙年間任光禄勛。

盧毓

盧毓字子家，涿郡涿人也。父植，有名於世。毓十歲而孤，遇本州亂，二兄死難。當袁紹、公孫瓚交兵，幽冀饑荒，養寡嫂孤兄子，以學行見稱。文帝爲五官將，召毓署門下賊曹。崔琰舉爲冀州主簿。時天下草創，多逋逃，故重士亡法，罪及妻子。亡士妻白等，始適夫家數日，未與夫相見，大理奏棄市。毓駁之曰："夫女子之情，以接見而恩生，成婦而義重。故《詩》云'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我心則夷'。又《禮》'未廟見之婦而死，歸葬女氏之黨，以未成婦也'。今白等生有未見之悲，死有非婦之痛，而吏議欲肆之大辟，則若同牢合巹之後，罪何所加?且《記》曰'附從輕'，言附人之罪，以輕者爲比也。又《書》云'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恐過重也。苟以白等皆受禮聘，已入門庭，刑之爲可，殺之爲重。"太祖曰："毓執之是也。又引經典有意，使孤嘆息。"由是爲丞相法曹議令史，轉西曹議令史。

盧毓字子家，涿郡涿人。父親盧植，在當世很有名氣。盧毓十歲成爲孤兒，遇上本州戰亂，兩個哥哥都死在戰亂中。當時袁紹和公孫瓚交戰，幽州、冀州發生饑荒，盧毓撫養寡嫂和哥哥的遺孤，因學識和品行受人稱道。文帝任五官中郎將時，召盧毓暫任門下賊曹。崔琰舉薦他任冀州主簿。當時魏國剛剛建立，有很多人逃亡，所以加重了對逃亡者的懲處，逃亡罪還要牽連到妻子兒女。逃亡者的妻子白氏等人，剛剛嫁到丈夫家幾天，還没和丈夫見面，大理上奏要判處她們棄市的死罪。盧毓反駁大理説："女子的感情，和丈夫接觸見面後纔産生恩愛，成爲夫婦後纔情義深厚。所以《詩經》説'没有見到丈夫，我心中悲傷；見到丈夫以後，我的心情就平静了'。又《禮記》説'還没到宗廟參見公婆亡靈的女子死了，要送回娘家的墳地安葬，因爲她没有成爲妻子'。現在白氏等人活着有没見到丈夫的悲傷，死後有没有成爲妻子的痛苦，而官吏議論打算對她們施行死刑，那麽如果已和丈夫同過夫妻生活的人，將怎樣加重懲罰呢?况且《禮記》説'施用刑罰從輕'，是説對人的罪過施用刑罰，要依照從輕的刑律。又《尚書》説'與其殺掉無罪的人，寧肯犯下不守成規的過失'，這種處罰恐怕過重了。如果認爲白氏等人都接受了聘禮，已進了丈夫的家門，對她們施用刑罰是可以的，但要

殺掉她們就太重了。”太祖說：“盧毓所持的看法是正確的。他又引經據典，很有深意，使孤贊嘆。”因此任命盧毓爲丞相法曹議令史，轉任西曹議令史。

魏國既建，爲吏部郎。文帝踐阼，徙黄門侍郎，出爲濟陰相，梁、譙二郡太守。帝以譙舊鄉，故大徙民充之，以爲屯田。而譙土地墝瘠，百姓窮困，毓愍之，上表徙民於梁國就沃衍，失帝意。雖聽毓所表，心猶恨之，遂左遷毓，使將徙民爲睢陽典農校尉。毓心在利民，躬自臨視，擇居美田，百姓賴之。遷安平、廣平太守，所在有惠化。

魏國建立以後，盧毓任吏部郎。文帝登皇帝位後，轉任黄門侍郎，出任濟陰相，梁、譙二郡的太守。文帝因爲譙是自己的故鄉，所以大量遷徙百姓充實那裏，讓他們開墾荒地。可是譙土地貧瘠，百姓生活窮困，盧毓憐憫他們，上表請求遷徙百姓到梁國平坦肥沃的地方，因而違背了文帝的心意。文帝雖然聽從了盧毓上表提出的建議，但心裏還是恨他，於是就降了盧毓的職，派他帶領遷徙的百姓，擔任睢陽典農校尉。盧毓把心思放在爲百姓謀利上，親自視察土地，選擇肥美的田地讓百姓居住，百姓都信賴他。盧毓升任安平、廣平太守，盧毓在他任職的地方都給百姓帶來恩惠和教化。

青龍二年，入爲侍中。先是，散騎常侍劉劭受詔定律，未就。毓上論古今科律之意，以爲法宜一正，不宜有兩端，使姦吏得容情。及侍中高堂隆數以宫室事切諫，帝不悦，毓進曰：“臣聞君明則臣直，古之聖王恐不聞其過，故有敢諫之鼓。近臣盡規，此乃臣等所以不及隆。隆諸生，名爲狂直，陛下宜容之。”在職三年，多所駁爭。詔曰：“官人秩才，聖帝所難，必須良佐，進可替否。侍中毓稟性貞固，心平體正，可謂明試有功，不懈于位者也。其以毓爲吏部尚書。”使毓自選代，曰：“得如卿者乃可。”毓舉常侍鄭冲，帝曰：“文和，吾自知之，更舉吾所未聞者。”乃舉阮武、孫邕，帝於是用邕。

青龍二年，盧毓入朝擔任侍中。在這之前，散騎常侍劉劭接受詔命制定法律，還没有完成。盧毓上疏論述古今法律的意義，認爲法律應該統一，不應有兩樣，使奸猾的官吏能够容納私情。當侍中高堂隆多次因修建宫殿的事懇切規勸明帝時，明帝很不高興，盧毓進言說：“臣聽説君主賢明，臣下就剛直，古代聖明的君王擔心聽不到自己的過失，所以設置讓臣下敢於進諫的鼓。親近的臣子盡心規勸，這正是臣等不如高堂隆的地方。高堂隆等儒生，有着狂放直爽的名聲，陛下應當寬容他。”盧毓在侍中的職位上三年，提出了許多辯駁争論的意見。明帝下詔説：“授任官職，量才確定品級，聖明的帝王也感到困難，必須要有好的輔佐大臣，選拔稱職的，廢棄不稱職的。侍中盧毓稟性堅貞，心地平和，爲人方正，可以説是經過考核具有功績，在自己的職位上努力不懈的人。任命盧毓爲吏部尚書。”明帝讓盧毓自己挑選代替他原來職務的人，説：“能像卿這樣的人就可以。”盧毓推舉常侍鄭冲，明帝説：“文和，我自己就瞭解他，再推舉我没有聽説過的人。”於是推舉了阮武、孫邕，明帝因此任用了孫邕。

前此諸葛誕、鄧颺等馳名譽，有四聰八達之誚，帝疾之。時舉中書郎，詔曰："得其人與否，在盧生耳。選舉莫取有名，名如畫地作餅，不可啖也。"毓對曰："名不足以致異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後有名，非所當疾也。愚臣既不足以識異人，又主者正以循名案常爲職，但當有以驗其後。故古者敷奏以言，明試以功。今考績之法廢，而以毀譽相進退，故真僞渾雜，虛實相蒙。"帝納其言，即詔作考課法。會司徒缺，毓舉處士管寧，帝不能用。更問其次，毓對曰："敦篤至行，則太中大夫韓曁；亮直清方，則司隸校尉崔林；貞固純粹，則太常常林。"帝乃用曁。毓於人及選舉，先舉性行，而後言才。黄門李豐嘗以問毓，毓曰："才所以爲善也，故大才成大善，小才成小善。今稱之有才而不能爲善，是才不中器也。"豐等服其言。

在這之前諸葛誕、鄧颺等人名聲傳揚，有所謂四聰八達的譏諷，明帝很厭惡他們。當時推舉中書郎，明帝下詔説："能否得到合適的人，就在於盧生了。挑選、舉薦的人不要取有名的，名聲如同畫在地上的餅，不可以吃。"盧毓回答説："名聲不足以招致奇異的人才，但可以得到普通的人才。普通的人才服從教化，仰慕善事，然後纔有了名聲，不應該厭惡他們。愚臣既不能識別奇異的人才，主持的事情又是以根據名聲考察普通人才爲職責的，祇應當在任職以後來檢驗他的政績。所以古代先讓被選拔的官員奏報治政的情況，再來檢驗他的實際政績。現在考察官員的法令已經廢除，而根據人們的詆毁或贊譽來升降官職，所以真假混雜，虛實不分。"明帝采納了他的意見，立即下詔制定考察官員的制度。正值司徒空缺，盧毓推舉處士管寧，明帝不能任用。明帝又問其次的人選，盧毓回答説："爲人忠厚，品行高尚，那麽就數太中大夫韓曁；真誠剛直，清廉方正，那麽就數司隸校尉崔林；堅貞不移，爲人純樸，那麽就數太常常林。"明帝於是任用韓曁。盧毓對人的品評以及選拔、薦舉人才，先要舉出他的性格品行，然後再説到他的才幹。黄門李豐曾經問盧毓爲什麽要這樣做，盧毓説："才幹是用來做好事的，所以有大才的人做出大好事，有小才的人做出小好事。現在稱爲有才幹的人却不能做好事，這樣的才幹是不能器用的。"李豐等人很佩服他的見解。

齊王即位，賜爵關内侯。時曹爽秉權，將樹其黨，徙毓僕射，以侍中何晏代毓。頃之，出毓爲廷尉，司隸畢軌又枉奏免官。衆論多訟之，乃以毓爲光禄勳。爽等見收，太傅司馬宣王使毓行司隸校尉，治其獄。復爲吏部尚書，加奉車都尉，封高樂亭侯，轉爲僕射，故典選舉，加光禄大夫。高貴鄉公即位，進封大梁鄉侯。封一子亭侯。毌丘儉作亂，大將軍司馬景王出征，毓綱紀後事，加侍中。正元三年，疾病，遜位。遷爲司空，固推

齊王繼位後，賜給盧毓關内侯的爵位。當時曹爽把持大權，打算樹立自己的黨羽，調盧毓任僕射，讓侍中何晏代替盧毓原來的職務。不久，又將盧毓調出任廷尉，司隸畢軌又上奏誣告盧毓，罷免了他的官職。許多大臣爲盧毓申辯冤屈，於是讓盧毓任光禄勳。曹爽等人被逮捕後，太傅司馬宣王派盧毓代理司隸校尉，審理曹爽的案子。後來又擔任吏部尚書，加授奉車都尉，封爲高樂亭侯，轉任僕射，仍舊掌管選舉，加授光禄大夫。高貴鄉公繼位後，盧毓被進封爲大梁鄉侯。盧毓的一個兒子被封爲亭侯。毌丘儉叛亂，大將軍司馬景王帶兵征討，盧毓統管朝中的事

驃騎將軍王昶、光禄大夫王觀、司隸校尉王祥。詔使使者即授印綬，進爵封容城侯，邑二千三百户。甘露二年薨，謚曰成侯。孫藩嗣。毓子欽、珽，咸熙中欽爲尚書，珽泰山太守。

務，加授侍中。正元三年，盧毓生病，要求讓出職位。升任司空，他堅決推讓給驃騎將軍王昶、光禄大夫王觀、司隸校尉王祥擔任。皇帝下詔派使者授給盧毓印章，晋升爵位封爲容城侯，食邑二千三百户。甘露二年盧毓去世，謚號稱成侯。孫子盧藩繼承爵位。盧毓的兒子盧欽、盧珽，咸熙年間盧欽任尚書，盧珽任泰山太守。

評曰：桓階識睹成敗，才周當世。陳群動仗名義，有清流雅望；泰弘濟簡至，允克堂構矣。魏世事統臺閣，重内輕外，故八座尚書，即古六卿之任也。陳、徐、衛、盧，久居斯位，矯、宣剛斷骨鯁，臻、毓規鑒清理，咸不忝厥職云。

評曰：桓階能認清成敗的形勢，在當時是個才能齊備的人。陳群舉止行爲都本着名節和道義，有清高名士的美好聲望；陳泰廣助天下，言辭簡練周到，確實能够繼承父祖的遺業。魏代政事統屬臺閣，重視尚書臺而輕視其他官署，所以八位尚書，即相當於古代六卿的職任。陳矯、徐宣、衛臻、盧毓，都長久地擔任這個職務，陳矯、徐宣剛毅果斷，爲人耿直，衛臻、盧毓鑒古勸諫，明曉事理，都無愧於自己的職任。

三國志卷二十三

魏志二十三

和洽　常林　楊俊　杜襲　趙儼　裴潛(子)秀

和洽

和洽字陽士，汝南西平人也。舉孝廉，大將軍辟，皆不就。袁紹在冀州，遣使迎汝南士大夫。洽獨以"冀州土平民强，英桀所利，四戰之地。本初乘資，雖能强大，然雄豪方起，全未可必也。荆州劉表無他遠志，愛人樂士，土地險阻，山夷民弱，易依倚也"。遂與親舊俱南從表，表以上客待之。洽曰："所以不從本初，辟争地也。昏世之主，不可黷近，久而阽危，必有讒慝閒其中者。"遂南度武陵。

和洽字陽士，汝南西平人。被推舉爲孝廉，大將軍徵召他做官，他都没有去就任。袁紹在冀州時，派遣使者迎接汝南的士大夫。和洽却偏偏認爲"冀州土地平坦百姓强悍，爲英雄豪傑所貪求，是四方争戰的地方。袁本初憑藉這些，即使能够强大起來，但英雄豪傑正在崛起，他要保全冀州還不一定。荆州劉表没有别的遠大志向，愛護百姓，喜歡儒士，那裏地勢險要而同外界阻隔，山勢平緩百姓怯弱，容易依靠"。於是和親戚舊友一同南下依附劉表，劉表以上客的禮節對待他。和洽説："我之所以不跟隨袁本初，是爲了避開争戰的地方。劉表是個不明世事的主子，不能過於接近，長久了就會面臨危險，一定會有進讒言的小人在中間挑撥。"於是向南到武陵。

太祖定荆州，辟爲丞相掾屬。時毛玠、崔琰并以忠清幹事，其選用先尚儉節。洽言曰："天下大器，在位與人，不可以一節檢也。儉素過中，自以處身則可，以此節格物，所失或多。今朝廷之議，吏有著新衣、乘好車者，謂之不清；長吏過營，形容不飾，衣裘敝壞者，謂之廉潔。至令士大夫故污辱其衣，藏其輿服；朝府大吏，或自挈壺餐以入官寺。夫立教觀俗，貴處中庸，爲可繼也。今崇一概難堪之行以檢殊塗，勉而爲之，必有疲瘁。古之大教，務在通人情而已。

太祖平定荆州後，徵召和洽任丞相掾屬。當時毛玠、崔琰都以忠誠清廉操辦事務，他們選用人首先注重節儉的品德。和洽進言説："天下最值得珍重的，在於將職位授與合適的人，不能一概用節儉來衡量。儉樸過分，自己用來要求自己還可以，要是用節儉限定一切事物，失去的或許更多。現在朝廷上的議論，官吏中有穿新衣、坐好車的，就説他們不清廉；長官們來到軍營，不修飾容貌，衣服破舊的人，就説他們廉潔。以致使士大夫們故意弄髒自己的衣服，藏起自己的車子、服飾；朝廷和官府的大官們，有的自己提着飯食到官署來。興立教化觀察習俗，貴在適中，這樣纔可以延續下去。現在推崇一律用令人難以

凡激詭之行，則容隱僞矣。”

承受的行爲來約束不同的人，勉强這樣做，一定會造成困窘。古代最崇高的教化，注重的是通達人情罷了，凡是偏激立異、違反常情的行爲，就容易將虚僞掩蓋起來。”

魏國既建，爲侍中。後有白毛玠謗毁太祖，太祖見近臣，怒甚。洽陳玠素行有本，求案實其事。罷朝，太祖令曰：“今言事者白玠不但謗吾也，乃復爲崔琰觖望。此損君臣恩義，妄爲死友怨嘆，殆不可忍也。昔蕭、曹與高祖并起微賤，致功立勛。高祖每在屈笮，二相恭順，臣道益彰，所以祚及後世也。和侍中比求實之，所以不聽，欲重參之耳。”洽對曰：“如言事者言，玠罪過深重，非天地所覆載。臣非敢曲理玠以枉大倫也，以玠出群吏之中，特見拔擢，顯在首職，歷年荷寵，剛直忠公，爲衆所憚，不宜有此。然人情難保，要宜考核，兩驗其實。今聖恩垂含垢之仁，不忍致之于理，更使曲直之分不明，疑自近始。”太祖曰：“所以不考，欲兩全玠及言事者耳。”洽對曰：“玠信有謗上之言，當肆之市朝；若玠無此，言事者加誣大臣以誤主聽；二者不加檢核，臣竊不安。”太祖曰：“方有軍事，安可受人言便考之邪？狐射姑刺陽處父於朝，此爲君之誡也。”

魏國建立以後，和洽任侍中。後來有人告發毛玠誹謗太祖，太祖召見身邊的大臣，非常憤怒。和洽陳述毛玠平素行爲有着自己的準則，要求查問核實這件事。退朝時，太祖下令説：“現在禀報事情的人告訴我毛玠不僅誹謗我，而且還爲崔琰鳴不平。這樣損害了君臣之間的恩義，狂妄地爲死去的朋友抱怨嘆息，這恐怕是不能容忍的。以前蕭何、曹參和漢高祖一同在微賤中起義，建立了功勛。高祖每次處境困迫時，蕭何、曹參這二位丞相依然恭敬順從，作爲人臣的德操更加顯明，所以福祚延續到他們的後代。和侍中近來要求核實這件事，我之所以没有聽從，是因爲打算重新考慮它。”和洽回答説：“如果像禀報事情的人所説的那樣，毛玠的罪過就極大，不是天地所能容的。臣不敢不合事實地爲毛玠辯解而違背君臣之間的根本準則，是因爲毛玠出自衆多的官員中，受到特别的提拔，地位顯要而擔任着最重要的職務，多年受到恩寵，他剛正耿直，忠誠公道，大家都害怕他，所以他不應有這樣的事。然而人情難保，重要的還是應該查核，從兩方面驗明事實。現在聖恩出自容忍污垢的仁心，不忍心交給法官審理，更使是非曲直的區别不能分明，疑慮就從現在開始了。”太祖説：“我之所以不加以考查，衹是想使毛玠和禀報事情的人兩方面都得以保全罷了。”和洽説：“毛玠如確有誹謗您的話，就應當處死暴尸街市；如果毛玠没有這樣的事，禀報事情的人就要加上誣陷大臣而迷惑主上視聽的罪名；兩方面都不加以查核，臣私下感到不安。”太祖説：“現正有戰事，怎麽能聽了别人的話就考查呢？狐射姑在朝廷上刺殺陽處父，這是作爲君主的應引以爲戒。”

太祖克張魯，洽陳便宜以時拔軍徙民，可省置守之費。太祖未納，其後竟徙民棄漢中。出爲郎中令。文帝踐阼，爲光禄勛，封安城亭侯。明帝

太祖打敗張魯後，和洽提出應當及時撤走軍隊遷移百姓，這樣可以減省置兵防守的費用。太祖没有采納，到後來終究遷走了百姓而放棄了漢中。和洽又出任郎中令。文帝登上皇帝位後，和

即位，進封西陵鄉侯，邑二百户。

洽任光禄勛，被封爲安城亭侯。明帝即位後，進封爲西陵鄉侯，食邑二百户。

太和中，散騎常侍高堂隆奏："時風不至，而有休廢之氣，必有司不勤職事以失天常也。"詔書謙虚引咎，博諮異同。洽以爲"民稀耕少，浮食者多。國以民爲本，民以穀爲命。故廢一時之農，則失育命之本。是以先王務蠲煩費，以專耕農。自春夏以來，民窮於役，農業有廢，百姓囂然，時風不至，未必不由此也。消復之術，莫大於節儉。太祖建立洪業，奉師徒之費，供軍賞之用，吏士豐於資食，倉府衍於穀帛，由不飾無用之宫，絶浮華之費。方今之要，固在息省勞煩之役，損除他餘之務，以爲軍戎之儲。三邊守禦，宜在備豫。料賊虚實，蓄士養衆，算廟勝之策，明攻取之謀，詳詢衆庶以求厥中。若謀不素定，輕弱小敵，軍人數舉，舉而無庸，所謂'悦武無震'，古人之誡也。"

太和年間，散騎常侍高堂隆上奏："現在應時的風没有來，而有衰敗的現象，這一定是官員没有努力盡到職守而使天象失常。"明帝下詔書謙虚地承擔過失，廣泛徵詢不同的意見。和洽認爲"人口稀少而從事農耕的人更少，吃閑飯的人很多。國家以民爲本，民以糧食爲生命。所以荒廢一個季節的農業生産，就會失去養育生命的根本。因此先王都務求免除繁雜的費用，來專心農耕。自從春夏以來，人民被勞役逼入了困境，農業荒廢，老百姓十分憂愁，應時的風没有來，未必不是由於這個原因。消除災變恢復正常的辦法，没有比節儉更重要的。太祖建立了宏大的事業，要供給軍隊的費用，提供軍中賞賜的用度，官員的資財糧食豐富，倉庫的穀物布帛充足，這是因爲不修飾無用的宫殿，斷絶了虚浮華麗的費用。如今最重要的，是一定要停止減免繁雜的勞役，除去多餘的事務，來作好軍需的儲備。三面邊境的守衛，應該放在防備上。判斷賊人的虚實，積蓄培養軍隊士兵，謀劃克敵制勝的策略，明確進攻奪地的計謀，詳細徵詢大家的意見以求得適當的辦法。如果計謀不預先確定下來，輕視弱小，小看敵人，軍隊多次出征，出征却没有功效，所謂'喜愛用武力却没有威嚴'，這是古人的告誡。"

轉爲太常，清貧守約，至賣田宅以自給。明帝聞之，加賜穀帛。薨，謚曰簡侯。子离嗣。离弟逌，才爽開濟，官至廷尉、吏部尚書。

和洽轉任太常，清寒貧苦而保持節儉，以致要變賣田地房屋來養活自己。明帝聽説後，更多地賜給他糧食和絲絹。和洽去世，謚號稱簡侯。兒子和离繼承爵位。和离的弟弟和逌，才氣豪邁，開朗豁達，官做到廷尉、吏部尚書。

洽同郡許混者，許劭子也。清醇有鑒識，明帝時爲尚書。

和洽的同郡人許混，是許劭的兒子，清正淳厚，有見識，明帝時擔任尚書。

常林

常林字伯槐，河内温人也。年七歲，有父黨造門，問林："伯先在否？汝何不拜！"林曰："雖當下客，臨子字父，何拜之有？"於是咸共嘉之。太守王匡起兵討董卓，遣諸生於

常林字伯槐，河内温人。七歲時，有一位和他父親同輩的親族上他家來，問常林："伯先在家嗎？你爲什麽不下拜！"常林説："雖然應當對客人下拜，但對着兒子直呼他父親的名字，爲什麽要下拜呢？"因此人們都稱贊他。太守王匡

屬縣微伺吏民罪負，便收之，考責錢穀贖罪，稽遲則夷滅宗族，以崇威嚴。林叔父撾客，爲諸生所白，匡怒收治，舉宗惶怖，不知所責多少，懼繫者不救。林往見匡同縣胡母彪曰："王府君以文武高才，臨吾鄙郡。鄙郡表裏山河，土廣民殷，又多賢能，惟所擇用。今主上幼冲，賊臣虎據，華夏震栗，雄才奮用之秋也。若欲誅天下之賊，扶王室之微，智者望風，應之若響，克亂在和，何征不捷！苟無恩德，任失其人，覆亡將至，何暇匡翼朝廷，崇立功名乎？君其藏之！"因説叔父見拘之意，彪即書責匡，匡原林叔父。林乃避地上黨，耕種山阿。當時旱蝗，林獨豐收，盡呼比鄰，升斗分之。依故河間太守陳延壁。陳、馮二姓，舊族冠冕。張楊利其婦女，貪其資貨。林率其宗族，爲之策謀。見圍六十餘日，卒全堡壁。

起兵討伐董卓，派了門生們到下屬各縣暗中探察官吏和百姓的罪過，發現了就抓起來，拷問并索求錢財糧食贖罪，拖延不交的就滅掉整個宗族，以此來增加他的威嚴。常林的叔父打了門客，被王匡的門生們告發，王匡憤怒地把他叔父抓起來治罪，全族的人都惶恐不安，不知道要索求多少錢財，又害怕被抓的人不能救出來。常林前去拜見王匡的同縣人胡母彪説："王府君以文武高才，統轄鄙郡。鄙郡外有黄河内有高山，土地廣闊百姓富足，又有很多賢能的人才，由他選擇任用。現在皇帝年幼，奸臣割據稱霸，天下震驚恐懼，這正是英雄豪傑奮起施展才能的時代。如果想討伐天下的奸賊，扶助微弱的王室，聰明的人就會順應時勢，起來響應，平定叛亂在於求得和平，有什麽征伐不能取勝呢！如果没有恩德，用人不當，滅亡就要到來，哪有時間去輔佐朝廷，建立功名呢？您心裏想到這一點嗎？"因此説到叔父被抓的來意，胡母彪當即寫信責備王匡，王匡就赦免了常林的叔父。常林於是到上黨避難，在山間彎曲處種植糧食。當時發生旱災和蝗災，衹有常林獲得豐收，他把鄰居們都叫來，將自己的糧食一升一斗地分給他們。常林又依附前任河間太守陳延的塢堡。陳、馮二姓，是當地的世家大族。張楊貪求他們的婦女，又貪圖他們的財物。常林帶領他宗族裏的人，爲陳、馮兩家出謀劃策。被圍困六十多天，最後終於保住了這兩家的塢堡。

并州刺史高幹表爲騎都尉，林辭不受。後刺史梁習薦州界名士林及楊俊、王淩、王象、荀緯，太祖皆以爲縣長。林宰南和，治化有成，超遷博陵太守、幽州刺史，所在有績。文帝爲五官將，林爲功曹。太祖西征，田銀、蘇伯反，幽、冀扇動。文帝欲親自討之，林曰："昔忝博陵，又在幽州，賊之形勢，可料度也。北方吏民，樂安厭亂，服化已久，守善者多。銀、伯犬羊相聚，智小謀大，不能爲害。方今大軍在遠，外有強敵，

并州刺史高幹上表推舉常林任騎都尉，常林推辭不肯接受。後來刺史梁習推薦并州界内的名士常林和楊俊、王淩、王象、荀緯，太祖都任命他們爲縣長。常林管轄南和，治理教化有成績，破格升任博陵太守、幽州刺史，在他任職的地方都有政績。文帝任五官中郎將時，常林任功曹。太祖西征時，田銀、蘇伯反叛，幽州、冀州動蕩不安。文帝打算親自去討伐他們，常林説："我以前曾擔任博陵太守，又在幽州任過刺史，賊人的情況，我可以估計到。北方的官吏和百姓，喜歡安定，厭惡動亂，遵從教化已經很久，保持善行的人居多。田銀、蘇伯像犬羊一樣聚集起來，

將軍爲天下之鎮也，輕動遠舉，雖克不武。"文帝從之，遣將往伐，應時克滅。

他們智謀少而野心大，不會造成大的危害。如今大軍正在遠方，外有强大的敵人，將軍是天下的根本，要是輕易動身帶兵遠征，即使取勝也顯不出威武。"文帝聽從了他的意見，派遣將領前往討伐，很快就消滅了叛賊。

出爲平原太守、魏郡東部都尉，入爲丞相東曹屬。魏國既建，拜尚書。文帝踐阼，遷少府，封樂陽亭侯，轉大司農。明帝即位，進封高陽鄉侯，徙光禄勛、太常。晉宣王以林鄉邑耆德，每爲之拜。或謂林曰："司馬公貴重，君宜止之。"林曰："司馬公自欲敦長幼之叙，爲後生之法。貴非吾之所畏，拜非吾之所制也。"言者踧踖而退。時論以林節操清峻，欲致之公輔，而林遂稱疾篤。拜光禄大夫。年八十三，薨，追贈驃騎將軍，葬如公禮，謚曰貞侯。子旹嗣，爲泰山太守，坐法誅。旹弟静紹封。

常林出任平原太守、魏郡東部都尉，又入朝任丞相東曹屬。魏國建立以後，授任尚書。文帝登皇帝位後，升任少府，封爲樂陽亭侯，轉任大司農。明帝即位後，晋封爲高陽鄉侯，轉任光禄勛、太常。晋宣王司馬懿因常林是同鄉中年高德重的人，每次見面都向他下拜。有人對常林説："司馬公地位尊貴而身份重要，您應該制止他下拜。"常林説："司馬公自己想注重老幼之間的次序，作爲後輩人的榜樣。地位尊貴不是我所害怕的，向我下拜也不是我所要制止的。"對他説話的人尷尬地退了下去。當時人們的評論認爲常林節操清正高尚，想推舉他擔任公輔，但常林聲稱病重。授任光禄大夫。八十三歲時，常林去世，追贈驃騎將軍，葬禮按照三公的禮節，謚號稱貞侯。兒子常旹繼承爵位，任泰山太守，因犯法被殺。常旹的弟弟常静承襲了封爵。

楊俊

楊俊字季才，河内獲嘉人也。受學陳留邊讓，讓器異之。俊以兵亂方起，而河内處四達之衢，必爲戰場，乃扶持老弱詣京、密山間，同行者百餘家。俊振濟貧乏，通共有無。宗族知故爲人所略作奴僕者凡六家，俊皆傾財贖之。司馬宣王年十六七，與俊相遇，俊曰："此非常之人也。"又司馬朗早有聲名，其族兄芝，衆未之知，惟俊言曰："芝雖夙望不及朗，實理但有優耳。"俊轉避地并州。本郡王象，少孤特，爲人僕隸，年十七八，見使牧羊而私讀書，因被棰楚。俊嘉其才質，即贖象著家，聘娶立屋，然後與别。

楊俊字季才，河内獲嘉人。他在陳留人邊讓那裏接受學業，邊讓非常器重他。楊俊認爲戰亂剛剛興起，而河内地處通往四方的要道，一定會成爲戰場，於是扶老携幼來到京、密的山中，一同去的人有一百多家。楊俊拿出財物幫助貧困的人家，互通有無。同族和故交被人搶去做奴僕的有六家，楊俊都傾盡自己的財産贖回他們。司馬宣王十六七歲時，和楊俊相遇，楊俊説："這是個不同尋常的人。"又有司馬朗很早就有了名望，他的族兄司馬芝，人們還不知道他，衹有楊俊對人説："司馬芝雖然平素的聲望比不上司馬朗，但實際上衹會更强些。"楊俊遷移到并州避難。本郡人王象，小時候就孤獨無靠，給人做奴僕，十七八歲時，主人要他去放羊，他偷偷讀書，因而受到鞭打。楊俊欣賞他的才氣和品質，就把王象贖出來安頓在家裏，又爲他娶妻建房，然後纔和他分開。

太祖除俊曲梁長，入爲丞相掾屬，舉茂才，安陵令，遷南陽太守。宣德教，立學校，吏民稱之。徙爲征南軍師。魏國既建，遷中尉。太祖征漢中，魏諷反於鄴，俊自劾詣行在所。俊以身方罪免，箋辭太子。太子不悦，曰："楊中尉便去，何太高遠邪！"遂被書左遷平原太守。文帝踐阼，復在南陽。時王象爲散騎常侍，薦俊曰："伏見南陽太守楊俊，秉純粹之茂質，履忠肅之弘量，體仁足以育物，篤實足以動衆，克長後進，惠訓不倦，外寬内直，仁而有斷。自初彈冠，所歷垂化，再守南陽，恩德流著，殊鄰異黨，襁負而至。今境守清静，無所展其智能，宜還本朝，宣力輦轂，熙帝之載。"

太祖任命楊俊爲曲梁長，又進京任丞相掾屬，被推舉爲茂才，任安陵令，後升任南陽太守。他播揚德政教化，建立學校，官吏和百姓都稱頌他。轉任征南將軍的軍師。魏國建立以後，升任中尉。太祖征伐漢中時，魏諷在鄴反叛，楊俊自認有過到太祖的行宫請罪。楊俊因自己剛剛被免罪，就寫信向太子辭官。太子很不高興，説："楊中尉就離去吧，何必太清高呢！"於是下令將楊俊降職爲平原太守。文帝登皇帝位後，又在南陽任太守。當時王象任散騎常侍，推薦楊俊説："臣私下看到南陽太守楊俊，保持着純潔的優秀品質，具備忠誠恭敬的弘大氣度，施行仁德足以養育萬物，忠厚老實足以感動衆人，能提携後輩，誨人不倦，外表寬厚而内心正直，仁慈而果斷。自開始任官以來，在任職的地方都帶來了民心風習的變化，兩次擔任南陽太守，恩德傳播，鄰近地方和不同宗族的人，都帶着孩子來到這裏。現在南陽境内安寧平静，無處施展他的才智，應當把他召回朝廷，在天子身邊效力，以發揚光大帝王的事業。"

俊自少及長，以人倫自任。同郡審固、陳留衛恂本皆出自兵伍，俊資拔獎致，咸作佳士；後固歷位郡守，恂御史、縣令，其明鑒行義多此類也。初，臨菑侯與俊善，太祖適嗣未定，密訪群司。俊雖并論文帝、臨菑才分所長，不適有所據當，然稱臨菑猶美，文帝常以恨之。黄初三年，車駕至宛，以市不豐樂，發怒收俊。尚書僕射司馬宣王、常侍王象、荀緯請俊，叩頭流血，帝不許。俊曰："吾知罪矣。"遂自殺。衆冤痛之。

楊俊從年少到年長，以品評人物爲己任。同郡人審固、陳留人衛恂本來都出身行伍，楊俊資助提拔、獎勵招用他們，他們都成爲很有才幹的人；後來審固歷任郡守，衛恂歷任御史、縣令，他準確地識别人才、奉行大義多像是這樣的。起初，臨菑侯曹植和楊俊關係很好，太祖繼位的太子還没有確定，秘密向百官徵詢意見。楊俊雖然同時講述文帝、臨菑侯所具備的才智，不應該憑藉這些來判定誰適合，但還是稱説臨菑侯更好些，文帝常因此恨他。黄初三年，文帝到了宛，因街市上不豐足歡悦，發怒逮捕了楊俊。尚書僕射司馬宣王、常侍王象、荀緯爲楊俊求情，叩頭流血，文帝仍不答應。楊俊説："我知道自己的罪過了。"於是自殺。衆人都爲他的冤枉而感到痛惜。

杜襲

杜襲字子緒，潁川定陵人也。曾祖父安，祖父根，著名前世。襲避亂荆州，劉表待以賓禮。同郡繁欽數

杜襲字子緒，潁川定陵人。曾祖父杜安，祖父杜根，在前代很有名氣。杜襲避亂到荆州，劉表按賓客的禮節接待他。同郡人繁欽多次向劉

見奇於表，襲喻之曰："吾所以與子俱來者，徒欲龍蟠幽藪，待時鳳翔。豈謂劉牧當爲撥亂之主，而規長者委身哉？子若見能不已，非吾徒也。吾其與子絶矣！"欽慨然曰："請敬受命。"襲遂南適長沙。

表顯示自己的奇才，杜襲告訴他說："我之所以和您一起來這裏，衹是想像龍一樣屈身伏在幽深的湖澤中，等待時機像鳳一樣展翅飛翔。難道說劉牧會是個撥亂反正的主子，而規勸長者您依附於他嗎？您如果連續不停地表現自己的才能，就不是我的朋友了。我就要和您斷絶交情了！"繁欽情緒激昂地說："請讓我接受您的教誨。"杜襲於是南下到長沙。

建安初，太祖迎天子都許。襲逃還鄉里，太祖以爲西鄂長。縣濱南境，寇賊縱横。時長吏皆斂民保城郭，不得農業。野荒民困，倉庾空虚。襲自知恩結於民，乃遣老弱各分散就田業，留丁强備守，吏民歡悦。會荆州出步騎萬人來攻城，襲乃悉召縣吏民任拒守者五十餘人，與之要誓。其親戚在外欲自營護者，恣聽遣出；皆叩頭願致死。於是身執矢石，率與戮力。吏民感恩，咸爲用命。臨陳斬數百級，而襲衆死者三十餘人，其餘十八人盡被創，賊得入城。襲帥傷痍吏民决圍得出，死喪略盡，而無反背者。遂收散民，徙至摩陂營，吏民慕而從之如歸。

建安初年，太祖迎接天子建都許昌。杜襲逃回故鄉，太祖任命他爲西鄂長。這個縣靠近南部邊境，匪賊活動猖獗。當時的縣官都聚合百姓守衛城郭，無法從事農業生産。田地荒蕪，百姓貧困，倉庫空虚。杜襲自己知道應對百姓施行恩惠，於是遣送老弱百姓各自分散到家鄉從事田間勞動，留下强壯的男子防守縣城，官吏百姓都很高興。正遇上荆州派出步兵騎兵一萬人前來攻打縣城，杜襲於是召集所有擔負守城的官吏百姓共五十多人，和他們訂立誓約。其中有親戚在外想自己去救護的人，聽任他們的意願遣放出城；他們都磕頭表示拼死效力。杜襲於是親自拿着弓箭和石塊，帶領他們合力拼殺。官吏百姓十分感動，都願爲他獻出生命。臨陣殺敵數百人，而杜襲的部屬也死了三十多人，其餘的十八人都負了傷，賊寇纔得以攻入城内。杜襲帶領負了傷的官吏百姓突圍出城，他們幾乎全都戰死，但却没有一個叛變的。杜襲於是聚集逃散的百姓，轉移到摩陂扎營，官吏百姓都敬慕他，跟着他就像回到自己的家一樣。

司隸鍾繇表拜議郎參軍事。荀彧又薦襲，太祖以爲丞相軍祭酒。魏國既建，爲侍中，與王粲、和洽并用。粲强識博聞，故太祖游觀出入，多得驂乘，至其見敬不及洽、襲。襲嘗獨見，至于夜半。粲性躁競，起坐曰："不知公對杜襲道何等也？"洽笑答曰："天下事豈有盡邪？卿晝侍可矣，悒悒於此，欲兼之乎？"後襲領丞相長史，隨太祖到漢中討張魯。太祖還，拜襲駙馬都尉，留督漢中軍事。

司隸校尉鍾繇上表舉薦杜襲，授任議郎參軍事。荀彧又舉薦杜襲，太祖任命他爲丞相軍祭酒。魏國建立以後，杜襲任侍中，和王粲、和洽同時得到任用。王粲記憶力强，見聞廣博，所以太祖出外游覽觀賞，王粲多次同車隨行，至於受到的尊敬却不如和洽、杜襲。杜襲曾經單獨被太祖召見，一直到半夜。王粲生性急躁好勝，從座位上站起來說："不知曹公對杜襲説了些什麽？"和洽笑着回答說："天下的事難道能全都知道嗎？您白天侍奉曹公就可以了，爲這鬱鬱不樂，您想一個人都兼起來嗎？"後來杜襲兼任丞相長史，

綏懷開導，百姓自樂出徙洛、鄴者，八萬餘口。夏侯淵爲劉備所没，軍喪元帥，將士失色。襲與張郃、郭淮糾攝諸軍事，權宜以郃爲督，以一衆心，三軍遂定。太祖東還，當選留府長史，鎮守長安，主者所選多不當，太祖令曰："釋騏驥而不乘，焉皇皇而更索？"遂以襲爲留府長史，駐關中。

跟隨太祖到漢中征討張魯。太祖返回時，授任杜襲駙馬都尉，留下來統領漢中軍事。杜襲安撫開導百姓，百姓自己樂意遷出去洛、鄴的，有八萬多人。夏侯淵被劉備的人殺死，軍中失去了主帥，將士們十分驚恐。杜襲和張郃、郭淮共同主持各軍事務，暫且由張郃擔任主帥，以統一軍心，三軍於是安定下來。太祖返回東去時，要選定留府長史，鎮守長安，負責這事的人所選取的多不適當，太祖下令說："放着千里馬不去乘坐，何必急急忙忙地向别處尋求呢？"於是任命杜襲爲留府長史，駐守關中。

時將軍許攸擁部曲，不附太祖而有慢言。太祖大怒，先欲伐之。群臣多諫："可招懷攸，共討强敵。"太祖横刀於膝，作色不聽。襲入欲諫，太祖逆謂之曰："吾計以定，卿勿復言。"襲曰："若殿下計是邪，臣方助殿下成之；若殿下計非邪，雖成宜改之。殿下逆臣，令勿言之，何待下之不闡乎？"太祖曰："許攸慢吾，如何可置乎？"襲曰："殿下謂許攸何如人邪？"太祖曰："凡人也。"襲曰："夫惟賢知賢，惟聖知聖，凡人安能知非凡人邪？方今豺狼當路而狐狸是先，人將謂殿下避强攻弱，進不爲勇，退不爲仁。臣聞千鈞之弩不爲鼷鼠發機，萬石之鍾不以莛撞起音，今區區之許攸，何足以勞神武哉？"太祖曰："善。"遂厚撫攸，攸即歸服。時夏侯尚暱於太子，情好至密。襲謂尚非益友，不足殊待，以聞太祖。文帝初甚不悦，後乃追思。語在《尚傳》。其柔而不犯，皆此類也。

當時將軍許攸擁有軍隊，不肯歸附太祖，而且對太祖有輕慢的言辭。太祖大怒，首先打算討伐他。大臣們有很多人勸諫他："可以招撫許攸，共同討伐强敵。"太祖把刀横放在膝上，陰沉着臉不肯聽從。杜襲進去想勸諫，太祖截住他的話對他說："我的主意已定，卿不要再說了。"杜襲說："如果殿下的主意是對的，臣將要幫助殿下完成這事；如果殿下的主意不對，即使决定了也應該改變。殿下截住臣的話，要我不要再說了，爲什麽不等臣下把話闡述完呢？"太祖說："許攸輕慢我，怎麽可以擱置不管呢？"杜襲說："殿下認爲許攸是個什麽樣的人呢？"太祖說："一個平常的人。"杜襲說："祇有賢人纔能瞭解賢人，祇有聖人纔能瞭解聖人，平常的人怎麽能够瞭解不尋常的人呢？如今豺狼當道却首先去攻擊狐狸，人們將會説殿下是避强攻弱，進攻不算勇敢，後退不算仁愛。臣聽説千鈞力的弓弩不會對小小的鼷鼠發動機關，萬石重的大鐘不會被細弱的草莖撞出音響，現在一個小小的許攸，怎麽值得殿下煩勞自己的神明威武呢？"太祖說："好。"於是優厚地安撫許攸，許攸便馬上歸順了太祖。當時夏侯尚和太子親昵，感情非常親密。杜襲認爲夏侯尚不是對人有益的朋友，不值得特殊對待，就把這話告訴了太祖。文帝起初很不高興，後來纔回想到杜襲的見解是對的。這事記載在《夏侯尚傳》中。他對君上和言相勸而不冒犯，都像是這樣的。

文帝即王位，賜爵關内侯。及踐

文帝登魏王位，賜給杜襲關内侯的爵位。等

阼，爲督軍糧御史，封武平亭侯，更爲督軍糧執法，入爲尚書。明帝即位，進封平陽鄉侯。諸葛亮出秦川，大將軍曹真督諸軍拒亮，徙襲爲大將軍軍師，分邑百户賜兄基爵關内侯。真薨，司馬宣王代之，襲復爲軍師，增邑三百，并前五百五十户。以疾徵還，拜太中大夫。薨，追贈少府，謚曰定侯。子會嗣。

到登皇帝位，任命杜襲爲督軍糧御史，封爲武平亭侯，改任督軍糧執法，又入朝擔任尚書。明帝即位後，晋封爲平陽鄉侯。諸葛亮出兵秦川，大將軍曹真統領各軍抵抗諸葛亮，轉任杜襲爲大將軍軍師，分出他的食邑一百户，賜給他的哥哥杜基關内侯的爵位。曹真去世，司馬宣王接替了他，杜襲又擔任司馬宣王的軍師，增加食邑三百户，加上以前封的共五百五十户。因病徵召他返回京城，授任太中大夫。杜襲去世，追贈少府，謚號稱定侯。兒子杜會繼承爵位。

趙儼

趙儼字伯然，潁川陽翟人也。避亂荆州，與杜襲、繁欽通財同計，合爲一家。太祖始迎獻帝都許，儼謂欽曰："曹鎮東應期命世，必能匡濟華夏，吾知歸矣。"建安二年，年二十七，遂扶持老弱詣太祖，太祖以儼爲朗陵長。縣多豪猾，無所畏忌。儼取其尤甚者，收縛案驗，皆得死罪。儼既囚之，乃表府解放，自是威恩并著。時袁紹舉兵南侵，遣使招誘豫州諸郡，諸郡多受其命。惟陽安郡不動，而都尉李通急録户調。儼見通曰："方今天下未集，諸郡并叛，懷附者復收其綿絹，小人樂亂，能無遺恨！且遠近多虞，不可不詳也。"通曰："紹與大將軍相持甚急，左右郡縣背叛乃爾。若綿絹不調送，觀聽者必謂我顧望，有所須待也。"儼曰："誠亦如君慮；然當權其輕重，小緩調，當爲君釋此患。"乃書與荀彧曰："今陽安郡當送綿絹，道路艱阻，必致寇害。百姓困窮，鄰城并叛，易用傾蕩，乃一方安危之機也。且此郡人執守忠節，在險不貳。微善必賞，則爲義者勸。善爲國者，藏之於民。以爲國家宜垂慰撫，所斂綿絹，皆俾還之。"彧報曰："輒白曹公，公文下郡，綿絹悉以還民。"上下歡喜，郡

趙儼字伯然，潁川陽翟人。避亂到荆州，和杜襲、繁欽在財物上互通有無、同用一本賬簿，合爲一家。太祖剛剛迎接漢獻帝建都許昌時，趙儼對繁欽説："曹鎮東順應時勢，聲震當世，一定能够扶正挽救國家，我知道自己的歸宿了。"建安二年，趙儼二十七歲時，就扶老携幼去見太祖，太祖任命趙儼爲朗陵長。縣裏有很多横行不法的豪强，什麽也不害怕忌諱。趙儼挑出其中罪惡最大的，逮捕歸案核查，都要判處死罪。趙儼把這些人囚禁起來後，又上表郡府請求釋放他們，從此趙儼同時樹立了威嚴和恩德。當時袁紹出兵向南侵犯，派遣使者引誘招降豫州各郡，很多郡都接受了袁紹的任命。衹有陽安郡没有這樣做，而都尉李通加緊登録各户繳納的賦税。趙儼見了李通説："當今天下還未安定，各郡都背叛了朝廷，歸附的人却要向他們徵收綿絹，小人喜歡作亂，怎會不留下遺憾！而且遠近多有憂患，不能不慎重考慮。"李通説："袁紹和大將軍相互對峙情况緊急，鄰近的郡縣都這樣背叛了朝廷。如果綿絹不徵調送去，觀察動向的人一定會説我們在觀望，等待變化。"趙儼説："確實也像您所顧慮的那樣；但應該權衡事情的輕重，稍稍延緩徵調，我應當爲您解除這個憂慮。"於是寫信給荀彧説："現在陽安郡應當調送綿絹，但道路艱險阻隔，一定會遭受賊寇的擾害。百姓貧困，鄰近各城都已背叛，容易導致全面崩潰，這正是一方安危的關鍵時刻。况且這個郡的人堅持忠貞的節操，處在險境中也没有二心。小小的

内遂安。

善事必定給予奬賞，就是對遵循大義的人的勉勵。善於治理國家的人，把財富收藏在人民中間。我認爲國家應該對百姓加以撫慰，所徵收的綿絹，都應退還給百姓。”荀彧回信説：“立即報告了曹公，公文已下發到郡，綿絹全部退還給百姓。”因此官吏百姓都感到歡喜，郡内便安定下來。

入爲司空掾屬主簿。時于禁屯潁陰，樂進屯陽翟，張遼屯長社，諸將任氣，多共不協；使儼并參三軍，每事訓喻，遂相親睦。太祖征荆州，以儼領章陵太守，徙都督護軍，護于禁、張遼、張郃、朱靈、李典、路招、馮楷七軍。復爲丞相主簿，遷扶風太守。太祖徙出故韓遂、馬超等兵五千餘人，使平難將軍殷署等督領，以儼爲關中護軍，盡統諸軍。羌虜數來寇害，儼率署等追到新平，大破之。屯田客吕並自稱將軍，聚黨據陳倉，儼復率署等攻之，賊即破滅。

趙儼進京擔任司空掾屬主簿。當時于禁駐守潁陰，樂進駐守陽翟，張遼駐守長社，各將領都意氣用事，經常相處不能和洽一致；派遣趙儼參與三軍事務，每有事情就訓誡開導，於是三位將軍就變得親近和睦起來。太祖征伐荆州，讓趙儼兼任章陵太守，轉任都督護軍，統領于禁、張遼、張郃、朱靈、李典、路招、馮楷七軍。又任丞相主簿，升任扶風太守。太祖調出原屬韓遂、馬超等的士兵五千多人，讓平難將軍殷署等統領，任命趙儼爲關中護軍，統率關中的所有各軍。羌虜多次來騷擾侵害，趙儼帶領殷署等人追趕到新平，把他們打得大敗。屯田的佃户吕並自稱將軍，聚集黨羽占據了陳倉，趙儼又帶領殷署等人攻打他們，賊寇很快就被擊敗消滅。

時被書差千二百兵往助漢中守，署督送之。行者卒與室家别，皆有憂色。署發後一日，儼慮其有變，乃自追至斜谷口，人人慰勞，又深戒署。還宿雍州刺史張既舍。署軍復前四十里，兵果叛亂，未知署吉凶。而儼自隨步騎百五十人，皆與叛者同部曲，或婚姻，得此問，各驚，被甲持兵，不復自安。儼欲還，既等以爲“今本營黨已擾亂，一身赴之無益，可須定問”。儼曰：“雖疑本營與叛者同謀，要當聞行者變，乃發之。又有欲善不能自定，宜及猶豫，促撫寧之。且爲之元帥，既不能安輯，身受禍難，命也。”遂去。行三十里止，放馬息，盡呼所從人，喻以成敗，慰勵懇切。皆慷慨曰：“死生當隨護軍，不敢有二。”前到諸營，各召料簡諸奸結叛

這時接受命令差遣一千二百名士兵前去援助漢中的守軍，殷署督察護送他們去。出發的士兵和家人告别，都顯出憂愁的神色。殷署出發後一天，趙儼擔心他們會發生叛亂，於是親自追到斜谷口，對他們人人進行慰勞，又特别告誡殷署。返回後住在雍州刺史張既家裏。殷署帶的軍隊又往前走了四十里，士兵果然叛亂，不知道殷署的生死。而趙儼自己帶領的隨行步兵騎兵一百五十人，都和叛亂的士兵同屬一支部隊，有的還是聯姻，得知這個消息，各自驚慌，都披上鎧甲拿着兵器，不再安心。趙儼打算返回去，張既等人認爲“現在本營的士兵已經發生騷亂，你一人趕到那裏也没有用處，可以等待確切消息”。趙儼説：“雖然懷疑本營的士兵和叛亂的士兵同謀，他們也應當聽到出發的士兵叛亂後，纔會發動叛亂。又有些想從善的士兵不能自己打定主意，應該趁他們猶豫不决的時候，趕快去安撫他們。況且我作爲他們的統帥，既然不能安定軍心，身遭禍

者八百餘人，散在原野，惟取其造謀魁率治之，餘一不問。郡縣所收送，皆放遣，乃即相率還降。儼密白："宜遣將詣大營，請舊兵鎮守關中。"太祖遣將軍劉柱將二千人，當須到乃發遣，而事露，諸營大駭，不可安喻。儼謂諸將曰："舊兵既少，東兵未到，是以諸營圖爲邪謀。若或成變，爲難不測。因其狐疑，當令早決。"遂宣言當差留新兵之温厚者千人鎮守關中，其餘悉遣東。便見主者，内諸營兵名籍，案累重，立差别之。留者意定，與儼同心。其當去者亦不敢動，儼一日盡遣上道，因使所留千人，分布羅落之。東兵尋至，乃復脅喻，并徙千人，令相及共東，凡所全致二萬餘口。

難，也是命中注定的。"於是就出發了。走了三十里停下來，放馬休息，把隨從的人全都叫過來，講明成敗的利害關係，對他們撫慰鼓勵，態度十分懇切。隨從的人都情緒激昂地説："死活都要跟隨着護軍，不敢有二心。"又往前來到軍中各營，分别召集那些估計會勾結叛亂的人共八百多個，遣放到野外，衹逮捕策劃謀反的頭目治罪，其餘的一律不予追究。郡縣捕獲送來的叛兵，全都釋放遣送，於是叛兵相繼回來投降。趙儼秘密報告："應派遣將領來帶他們去大營，請用老兵鎮守關中。"太祖派遣將軍劉柱帶領二千人，等他們到達後再遣送出發，可是事情泄露，各營大亂，無法解釋清楚使他們安下心來。趙儼對將領們説："老兵既少，東邊來的軍隊又没有到，所以各營策劃反叛的陰謀。如果造成叛亂，産生的災難不可預料。趁他們猶豫不决的時候，就應當下令及早解决。"於是宣布將要派温和忠厚的新兵一千人留下來鎮守關中，其餘的全部遣送到東邊去。立刻召見掌管士兵名册的人，交出各營的士兵名册，核查家屬子女，分出等差區别對待。留下來的人情緒安定，和趙儼同一條心，那些要遣送離去的人也不敢妄動。趙儼一天内把他們遣送上路，又趁機讓留下的一千人，分散在各處控制起來。東邊來的軍隊不久就到了，趙儼於是又一面威脅，一面講明道理，把留下的一千人全部遷走，讓他們一起去東邊，前後一共遣送了兩萬多人。

關羽圍征南將軍曹仁於樊。儼以議郎參仁軍事南行，與平寇將軍徐晃俱前。既到，羽圍仁遂堅，餘救兵未到。晃所督不足解圍，而諸將呵責晃促救。儼謂諸將曰："今賊圍素固，水潦猶盛。我徒卒單少，而仁隔絶不得同力，此舉適所以弊内外耳。當今不若前軍逼圍，遣諜通仁，使知外救，以勵將士。計北軍不過十日，尚足堅守。然後表裏俱發，破賊必矣。如有緩救之戮，余爲諸軍當之。"諸將皆喜，便作地道，箭飛書與仁，消

關羽在樊圍攻征南將軍曹仁。趙儼以議郎的身份參與曹仁的軍務而向南去，和平寇將軍徐晃一同前往。到達以後，關羽對曹仁的包圍已很堅固，其餘的救兵還没有到，徐晃帶領的軍隊不足以解除包圍，可是將領們都大聲要求徐晃趕快救援。趙儼對將領們説："現在賊寇的包圍已很堅固，水勢仍然很大。我們兵力很少，而曹仁被阻隔，不能同我們合力行動，這樣出兵救援衹能給内外帶來害處。現在不如先頭部隊逼近包圍圈，派遣間諜通知曹仁，使他知道外面有救兵，以激勵將士。估計北邊的援軍不超過十天就可到達，城内還能够堅守住。然後城内城外同時行動，打

息數通，北軍亦至，并勢大戰。羽軍既退，舟船猶據沔水，襄陽隔絶不通，而孫權襲取羽輜重，羽聞之，即走南還。仁會諸將議，咸曰："今因羽危懼，必可追禽也。"儼曰："權邀羽連兵之難，欲掩制其後，顧羽還救，恐我承其兩疲，故順辭求效，乘釁因變，以觀利鈍耳。今羽已孤迸，更宜存之以爲權害。若深入追北，權則改虞於彼，將生患於我矣。王必以此爲深慮。"仁乃解嚴。太祖聞羽走，恐諸將追之，果疾敕仁，如儼所策。

敗賊寇就是一定的了。如果有救援遲緩的罪罰，我來爲各軍承當。"將領們聽後都很高興，於是就挖掘地道，用箭把書信射給曹仁，城内外的消息多次通達，北邊的援軍也到達了，於是合力大戰。關羽的軍隊撤退以後，戰船仍然盤據在沔水，襄陽被隔斷不通，而孫權襲擊奪取關羽的軍用物資，關羽得知消息後，立即往南撤回。曹仁召集將領們商議，將領們都説："現在趁關羽危急恐懼的時候，一定可以追上抓住他。"趙儼説："孫權利用關羽連續用兵的困難時刻，想突襲控制他的後方，看到關羽回軍救援，擔心我們抓住他們雙方疲憊的機會打過來，所以言辭恭順，請求效勞，趁着空子順應變化，來觀察形勢，從中得利。現在關羽已勢力孤單而奔逃，更應當保存他作爲孫權的禍患。如果深入追擊敗逃的關羽，孫權就會對他改變主意，那將對我們産生禍患了。大王一定對此有深遠的考慮。"曹仁於是解除了警戒。太祖聽説關羽逃走，擔心將領們追趕他，果然緊急命令曹仁不要追趕，正像趙儼所預料的那樣。

文帝即王位，爲侍中。頃之，拜駙馬都尉，領河東太守，典農中郎將。黄初三年，賜爵關内侯。孫權寇邊，征東大將軍曹休統五州軍禦之，徵儼爲軍師。權衆退，軍還，封宜土亭侯，轉爲度支中郎將，遷尚書。從征吴，到廣陵，復留爲征東軍師。明帝即位，進封都鄉侯，邑六百户，監荆州諸軍事，假節。會疾，不行，復爲尚書，出監豫州諸軍事，轉大司馬軍師，入爲大司農。齊王即位，以儼監雍、凉諸軍事，假節，轉征蜀將軍，又遷征西將軍，都督雍、凉。正始四年，老疾求還，徵爲驃騎將軍，遷司空。薨，謚曰穆侯。子亭嗣。初，儼與同郡辛毗、陳群、杜襲并知名，號曰辛、陳、杜、趙云。

文帝登魏王位後，趙儼任侍中。不久，授任駙馬都尉，兼任河東太守，典農中郎將。黄初三年，賜給趙儼關内侯的爵位。孫權侵擾邊境，征東大將軍曹休統領五州的軍隊抵禦他，徵召趙儼任軍師。孫權的兵馬撤退後，軍隊返回各州，封趙儼爲宜土亭侯，轉任度支中郎將，升任尚書。趙儼跟隨文帝征伐吴國，到了廣陵，又留下來任征東大將軍的軍師。明帝即位後，進封爲都鄉侯，食邑六百户，統領荆州各軍事，授予符節。正遇上生病，没去就任，又任尚書，出京統領豫州各軍事，轉任大司馬軍師，又進京任大司農。齊王即位後，任命趙儼統領雍州、凉州各軍事，授予符節，轉任征蜀將軍，又升任征西將軍，統轄雍州、凉州。正始四年，因年老多病請求回京，徵召他任驃騎將軍，升任司空。趙儼去世，謚號稱穆侯。兒子趙亭繼承爵位。當初，趙儼和同郡的辛毗、陳群、杜襲同時聞名，號稱辛、陳、杜、趙。

裴潛 裴秀

裴潛字文行，河東聞喜人也。避亂荆州，劉表待以賓禮。潛私謂所親王粲、司馬芝曰："劉牧非霸王之才，乃欲西伯自處，其敗無日矣。"遂南適長沙。太祖定荆州，以潛參丞相軍事，出歷三縣令，入爲倉曹屬。太祖問潛曰："卿前與劉備俱在荆州，卿以備才略何如？"潛曰："使居中國，能亂人而不能爲治也。若乘閒守險，足以爲一方主。"

裴潛字文行，河東聞喜人。避亂到荆州，劉表用賓客的禮節對待他。裴潛私下對他所親近的王粲、司馬芝説："劉牧不是建立霸王之業的人才，却想以周文王自居，他的失敗没有多少天了。"於是往南到長沙。太祖平定荆州，任命裴潛爲參丞相軍事，出京歷任三縣縣令，又進京任倉曹屬。太祖問裴潛説："卿過去和劉備一同在荆州，卿認爲劉備的才幹智謀怎麽樣？"裴潛説："讓他占據中原，衹能擾亂人心而不能達到治理。如果他利用機會據守險要，足可以成爲一方的君主。"

時代郡大亂，以潛爲代郡太守。烏丸王及其大人，凡三人，各自稱單于，專制郡事。前太守莫能治正，太祖欲授潛精兵以鎮討之。潛辭曰："代郡户口殷衆，士馬控弦，動有萬數。單于自知放横日久，内不自安。今多將兵往，必懼而拒境，少將則不見憚。宜以計謀圖之，不可以兵威迫也。"遂單車之郡。單于驚喜。潛撫之以静。單于以下脱帽稽顙，悉還前後所掠婦女、器械、財物。潛案誅郡中大吏與單于爲表裏者郝温、郭端等十餘人，北邊大震，百姓歸心。在代三年，還爲丞相理曹掾，太祖褒稱治代之功，潛曰："潛於百姓雖寬，於諸胡爲峻。今計者必以潛爲理過嚴，而事加寬惠；彼素驕恣，過寬必弛，既弛又將攝之以法，此訟争所由生也。以勢料之，代必復叛。"於是太祖深悔還潛之速。後數十日，三單于反問至，乃遣鄢陵侯彰爲驍騎將軍征之。

當時代郡大亂，任命裴潛爲代郡太守。烏丸王和他手下的首領，一共三人，各自號稱單于，專斷操縱着代郡的事務。前任太守没有誰能够治理好，太祖想交給裴潛精兵去鎮壓討伐他們。裴潛推辭説："代郡人口衆多，騎兵拉開弓箭，一動就有數萬人。單于自知放縱横行時間很久了，内心并不安穩。現在帶領很多兵馬前去，他們一定害怕而在邊界上抵抗，少帶些兵馬，他們就不會害怕了。應該用計謀對付他們，不能用軍隊威逼他們。"於是裴潛衹乘一輛車到代郡去。單于又驚又喜。裴潛以平静的態度安撫他們。單于以下的人都脱帽磕頭，全部送還先後搶去的婦女、器械、財物。裴潛審查并處死郡中和單于内外勾結的官吏郝温、郭端等十多人，北邊受到很大震動，老百姓的心都向着他。裴潛在代郡任職三年，回京擔任丞相理曹掾，太祖贊揚他治理代郡的功勞，裴潛説："我裴潛雖然對百姓寬厚，對那些胡人却很嚴厲。現在接替代郡太守的人一定會認爲我裴潛治理過於嚴厲，而遇事施行寬大德惠；那些胡人向來驕横放縱，過於寬大必定變得放肆，放肆了又將用刑法來管束他們，這就是争鬥産生的原因。從形勢來估計，代郡一定又會叛亂。"因此太祖非常後悔召回裴潛太快了。數十天後，三個單于反叛的消息傳來了，於是派遣鄢陵侯曹彰任驍騎將軍去征討他們。

潛出爲沛國相，遷兖州刺史。太祖次摩陂，嘆其軍陳齊整，特加賞

裴潛出京任沛國相，升任兖州刺史。太祖駐扎在摩陂時，贊嘆裴潛的軍隊陣容整齊，特别加

賜。文帝踐阼，入爲散騎常侍。出爲魏郡、潁川典農中郎將，奏通貢舉，比之郡國，由是農官進仕路泰。遷荆州刺史，賜爵關内侯。明帝即位，入爲尚書。出爲河南尹，轉太尉軍師、大司農，封清陽亭侯，邑二百户。入爲尚書令，奏正分職，料簡名實，出事使斷官府者百五十餘條。喪父去官，拜光禄大夫。正始五年薨，追贈太常，謚曰貞侯。子秀嗣。遺令儉葬，墓中惟置一坐，瓦器數枚，其餘一無所設。秀，咸熙中爲尚書僕射。

以賞賜。文帝登皇帝位後，裴潛進京任散騎常侍。又出京任魏郡、潁川典農中郎將，可上奏陳述意見和向朝廷舉薦人才，與郡守國相的權力相當，從此管理農業的官員被提升的路子就暢通了。升任荆州刺史，賜給關内侯的爵位。明帝即位後，進京任尚書。又出任河南尹，轉任太尉軍師、大司農，封爲清陽亭侯，食邑二百户。後進京任尚書令，上奏請求考定官員的職責，估量核查官職的名分和實際權限，出外處理事務時，判定讓官府辦理的有一百五十多條。父親去世後離官，授任光禄大夫。正始五年裴潛去世，追贈太常，謚號稱貞侯。兒子裴秀繼承爵位。遺囑吩咐葬事從儉，墓中衹放置一個座位，幾件瓦器，其餘的什麽也不設置。裴秀，咸熙年間任尚書僕射。

評曰：和洽清和幹理，常林素業純固，楊俊人倫行義，杜襲温粹識統，趙儼剛毅有度，裴潛平恒貞幹，皆一世之美士也。至林能不繫心於三司，以大夫告老，美矣哉！

評曰：和洽清雅平和，辦事幹練，常林操守清白，忠貞專一，楊俊品評人物，奉行大義，杜襲温柔純美，深識大體，趙儼剛强堅毅，頗有氣度，裴潛平和堅定，德才兼備，他們都是一代優秀的人才。至於常林能不貪求三公的高位，以大夫的身份告老辭官，真值得贊美啊！

三國志卷二十四

魏志二十四

韓暨　崔林　高柔　孫禮　王觀

韓暨

韓暨字公至，南陽堵陽人也。同縣豪右陳茂，譖暨父兄，幾至大辟。暨陽不以爲言，庸賃積資，陰結死士，遂追呼尋禽茂，以首祭父墓，由是顯名。舉孝廉，司空辟，皆不就。乃變名姓，隱居避亂魯陽山中。山民合黨，欲行寇掠。暨散家財以供牛酒，請其渠帥，爲陳安危。山民化之，終不爲害。避袁術命召，徙居山都之山。荆州牧劉表禮辟，遂遁逃，南居孱陵界，所在見敬愛，而表深恨之。暨懼，應命，除宜城長。

韓暨字公至，南陽堵陽人。同縣的豪强大族陳茂，誣告韓暨的父親和哥哥，他們差點兒被判處死刑。韓暨假裝不對這事説什麽，給别人做雇工積累錢財，暗地裏結交不怕死的勇士，於是呼喊着追尋并抓住了陳茂，用他的腦袋在父親的墳墓前祭奠，因此韓暨出了名。他被推舉爲孝廉，司空徵召他做官，他都不去就職。於是改名换姓，隱居在魯陽山中避亂。山中的百姓聚成團夥，打算去搶劫。韓暨散發家財擺好牛肉和酒，請來他們的首領，向他們陳説安危利害。山中的百姓被他感化，終於没有形成禍害。因躲避袁術的徵召，他移居到山都的山中。荆州牧劉表以禮徵召，他又悄悄逃走，往南住在孱陵境内，在他住過的地方，他都受到人們的敬愛，可是劉表非常惱恨他。韓暨感到害怕，接受了劉表的徵召，被任命爲宜城長。

太祖平荆州，辟爲丞相士曹屬。後選樂陵太守，徙監冶謁者。舊時冶作馬排，每一熟石用馬百匹；更作人排，又費功力；暨乃因長流爲水排，計其利益，三倍於前。在職七年，器用充實。制書褒嘆，就加司金都尉，班亞九卿。文帝踐阼，封宜城亭侯。黄初七年，遷太常，進封南鄉亭侯，邑二百户。

太祖平定荆州，徵召他任丞相士曹屬。後來被選任爲樂陵太守，又調任監冶謁者。過去熔煉金屬用馬排鼓風，每次熔煉好要用一百匹馬；改换用人排，又耗費很多人力；韓暨於是利用長流水作水排鼓風，計算它的收益，是過去的三倍。他在職七年，器具充足。皇帝下詔書褒獎贊揚他，加授司金都尉，官位僅次於九卿。文帝登皇帝位，封爲宜城亭侯。黄初七年，升任太常，進封爲南鄉亭侯，食邑二百户。

時新都洛陽，制度未備，而宗廟主祏皆在鄴都。暨奏請迎鄴四廟神

當時剛剛遷都洛陽，制度還不完備，而宗廟神主和藏神主的石匣都在鄴都。韓暨上奏請求迎

主，建立洛陽廟，四時蒸嘗，親奉粢盛。崇明正禮，廢去淫祀，多所匡正。在官八年，以疾遜位。景初二年春，詔曰："太中大夫韓暨，澡身浴德，志節高潔，年逾八十，守道彌固，可謂純篤，老而益劭者也。其以暨爲司徒。"夏四月薨，遺令斂以時服，葬爲土藏。謚曰恭侯。子肇嗣。肇薨，子邦嗣。

接鄴都四廟的神主，建立洛陽廟，在四季的祭祀中，皇帝能親自供奉祭品。尊崇明確正當的禮儀，廢除濫設而不合法的祭祀，韓暨做了很多改進的工作。他在任八年，因病讓位。景初二年春，皇帝下詔説："太中大夫韓暨，修身養性，德行美好，志氣節操高潔，年過八十，遵守正道更加堅定，可以説是純樸忠厚，年老而更加德高望重。任命韓暨爲司徒。"夏四月韓暨去世，遺囑吩咐用當時通行的服裝收殮他，采用土葬。謚號稱恭侯。兒子韓肇繼承爵位。韓肇去世，兒子韓邦繼承爵位。

崔林

崔林字德儒，清河東武城人也。少時晚成，宗族莫知，惟從兄琰異之。太祖定冀州，召除鄔長，貧無車馬，單步之官。太祖征壺關，問長吏德政最者，并州刺史張陟以林對，於是擢爲冀州主簿，徙署别駕、丞相掾屬。魏國既建，稍遷御史中丞。

崔林字德儒，清河東武城人。年輕時很晚纔成名，同族的人没有誰瞭解他，衹有堂兄崔琰認爲他不同尋常。太祖平定冀州後，徵召他任鄔長，因家裏貧窮没有車馬，他徒步前去上任。太祖征伐壺關，詢問縣官中誰的政績最突出，并州刺史張陟回答説是崔林，因此提拔他爲冀州主簿，轉任代理别駕、丞相掾屬。魏國建立以後，逐漸提升爲御史中丞。

文帝踐阼，拜尚書，出爲幽州刺史。北中郎將吴質統河北軍事，涿郡太守王雄謂林别駕曰："吴中郎將，上所親重，國之貴臣也。仗節統事，州郡莫不奉箋致敬，而崔使君初不與相聞。若以邊塞不修斬卿，使君寧能護卿邪?"别駕具以白林，林曰："刺史視去此州如脱屣，寧當相累邪? 此州與胡虜接，宜鎮之以静，擾之則動其逆心，特爲國家生北顧憂，以此爲寄。"在官一期，寇竊寢息；猶以不事上司，左遷河閒太守，清論多爲林怨也。

文帝登皇帝位後，授任尚書，出任幽州刺史。北中郎將吴質統領黄河以北的軍務，涿郡太守王雄對崔林的别駕説："吴中郎將，是皇上親近器重的人，國家的顯貴大臣。他持節統領軍務，各州郡都送來書信向他表示敬意，可是崔使君從來不和他通書信。如果他以邊塞没有得到修治的罪名殺了您，崔使君難道能保護您嗎?"别駕把王雄的話全都告訴了崔林，崔林説："我當刺史的把失去這個州的職位看得像脱掉鞋子一樣，難道會牽累你嗎? 這個州和胡虜相鄰近，應該用平静無事的方式安定他們，驚擾他們就會驅動他們的反叛之心，那衹會給國家産生對北方的憂慮，我衹是把這件事挂念在心。"在任官的整個期限内，寇賊的侵擾都停止了；但還是因不肯奉迎上司，被降職爲河閒太守，有識之士的議論大都爲崔林抱不平。

遷大鴻臚。龜兹王遣侍子來朝，朝廷嘉其遠至，褒賞其王甚厚。餘國各遣子來朝，閒使連屬。林恐所遣或

崔林升任大鴻臚。龜兹王派遣兒子前來朝覲侍奉皇帝，朝廷贊揚他遠道而來，奬賞給龜兹王的禮物十分豐厚。其他國家也都派遣兒子前來朝

非真的，權取疏屬賈胡，因通使命，利得印綬，而道路護送，所損滋多。勞所養之民，資無益之事，爲夷狄所笑，此曩時之所患也。乃移書燉煌喻指，并録前世待遇諸國豐約故事，使有恒常。明帝即位，賜爵關内侯，轉光禄勛、司隸校尉。屬郡皆罷非法除過員吏。林爲政推誠，簡存大體，是以去後每輒見思。

覲，使者絡繹不絶。崔林擔心派來的人有的并非真的，衹是暫且挑些疏遠的親族和做買賣的胡人，利用他們來通達使命，貪求得到魏國封賜的印綬，而且還要在道路上護送他們，給朝廷帶來的損失很多。使自己養育的百姓疲勞，資助没有益處的事情，被夷狄恥笑，這是過去帶來的禍患。崔林於是傳送文書到燉煌告知意圖，并且抄録前代對各國禮遇的豐厚或簡約的常例，使接待的禮儀有一定的準則。明帝登皇帝位後，賜給崔林關内侯的爵位，轉任光禄勛、司隸校尉。他所屬各郡都罷免了非法濫授的官吏。崔林治理政事以誠相待，簡化法令，衹保留主要的，所以他離任後常常被百姓思念。

散騎常侍劉劭作《考課論》，制下百僚。林議曰："案《周官》考課，其文備矣，自康王以下，遂以陵遲，此即考課之法存乎其人也。及漢之季，其失豈在乎佐吏之職不密哉？方今軍旅，或猥或卒，備之以科條，申之以内外，增減無常，固難一矣。且萬目不張舉其綱，衆毛不整振其領。皋陶仕虞，伊尹臣殷，不仁者遠。五帝三王未必如一，而各以治亂。《易》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太祖隨宜設辟，以遺來今，不患不法古也。以爲今之制度，不爲疏闊，惟在守一勿失而已。若朝臣能任仲山甫之重，式是百辟，則孰敢不肅？"

散騎常侍劉劭作《考課論》，明帝下令交給百官討論。崔林議論説："考察《周官》考核官員政績的記載，它的條文已很詳備了，從康王以後，就逐漸衰敗了，這證明考核官員政績的法度在於奉行它的人。到漢代末年，他們的過失難道在於官吏的職責規定得不嚴密嗎？現在的軍隊，有的人員龐雜，有的倉促湊集，用法令條文來加以防備，在内外加以重申，但增減没有一定的標準，確實難以統一。况且魚網張不開就提舉它的總繩，皮裘的毛不整齊就提起它的衣領。皋陶做虞的官，伊尹任殷的大臣，不仁的人都逃得遠遠的。五帝三王的法令條文未必是一樣的，但各自憑藉它治理了天下。《周易》説：'容易簡單，天下的道理就得到了。'太祖順應適當的時候設立法度，留傳到現在，不必擔心没有效法古代的制度。我認爲現在的制度，不算粗疏，衹在於能保持一致不要喪失罷了。如果朝中的大臣能擔負起仲山甫那樣的重任，給百官們做出表率，那麽誰敢不嚴肅恭敬呢？"

景初元年，司徒、司空并缺，散騎侍郎孟康薦林曰："夫宰相者，天下之所瞻效，誠宜得秉忠履正本德仗義之士，足爲海内所師表者。竊見司隸校尉崔林，禀自然之正性，體高雅之弘量。論其所長以比古人，忠直不回則史魚之儔，清儉守約則季文之匹

景初元年，司徒、司空都空缺無人擔任，散騎侍郎孟康推薦崔林説："宰相，是天下敬仰效法的人，實在應該得到堅守忠貞、履行正道、以德爲本、主持正義的士人，足以成爲天下表率的人。我看到司隸校尉崔林，禀承自然的正直本性，體現高雅的宏大氣度。論他的長處和古人相比，忠貞剛直、不屈不撓則和史魚相同，清廉節

也。牧守州郡，所在而治，及爲外司，萬里肅齊，誠台輔之妙器，衮職之良才也。”後年遂爲司空，封安陽亭侯，邑六百户。三公封列侯，自林始也。頃之，又進封安陽鄉侯。

儉、保持樸素則和季文一樣。擔任州郡主管官員，在任職的地方都得到了治理，到任大鴻臚，掌管對外事務時，萬里邊疆得到整肅安寧，確實是臺輔之位的理想人選，是擔任三公之職的優秀人才。”第二年就被任命爲司空，封爲安陽亭侯，食邑六百户。三公被封爲列侯，是從崔林開始的。不久，又進封爲安陽鄉侯。

魯相上言：“漢舊立孔子廟，褒成侯歲時奉祠，辟雍行禮，必祭先師，王家出穀，春秋祭祀。今宗聖侯奉嗣，未有命祭之禮，宜給牲牢，長吏奉祀，尊爲貴神。”制三府議，博士傅祇以《春秋傳》言立在祀典，則孔子是也。宗聖適足繼絶世，章盛德耳。至於顯立言，崇明德，則宜如魯相所上。林議以爲“宗聖侯亦以王命祀，不爲未有命也。周武王封黄帝、堯、舜之後，及立三恪，禹、湯之世，不列于時，復特命他官祭也。今周公已上，達於三皇，忽焉不祀，而其禮經亦存其言。今獨祀孔子者，以世近故也。以大夫之後，特受無疆之祀，禮過古帝，義逾湯、武，可謂崇明報德矣，無復重祀於非族也”。

魯國相上書説：“漢朝過去設立孔子廟，褒成侯每年四季舉行祭祀，在辟雍行禮，一定要祭祀先師孔子，王家支出穀物，春秋祭祀。現在宗聖侯繼承封爵，却没有受命祭祀的禮儀，朝廷應該供給祭祀的牲畜，由縣官舉行祭祀，尊奉孔子爲貴神。”皇帝下令交給三公府討論，博士傅祇根據《春秋傳》提出在禮儀制度中規定祭祀的，那就祇有孔子是這樣的。宗聖侯正好足以繼承斷絶祭祀的世位，顯揚盛大的德行。至於發揚孔子創立的學説，尊崇他美好的品德，就應該按魯國相上書請求的那樣去做。崔林議論中認爲“宗聖侯也是奉王命祭祀，不能算没有賜命。周武王分封黄帝、堯、舜的後代，以至立爲三國，夏禹、商湯的世系，没有列在四季祭祀之中，又特意命令其他官員祭祀。現在周公以上，直到三皇，都忽略不再祭祀，然而有關祭祀的禮經上也保存着這些記載。如今惟獨祭祀孔子，是因爲時代接近的緣故。作爲大夫的後代，特地受到没有窮盡的祭祀，禮儀超過了古代的帝王，名義超過了商湯、周武王，可以説已是尊崇聖明報答恩德了，不要再讓不是孔子本族的人另外舉行祭祀”。

明帝又分林邑，封一子列侯。正始五年薨，謚曰孝侯。子述嗣。

明帝又分出崔林的食邑，封他的一個兒子爲列侯。正始五年崔林去世，謚號稱孝侯。兒子崔述繼承爵位。

高柔

高柔字文惠，陳留圉人也。父靖，爲蜀郡都尉。柔留鄉里，謂邑中曰：“今者英雄并起，陳留四戰之地也。曹將軍雖據兖州，本有四方之圖，未得安坐守也。而張府君先得志於陳留，吾恐變乘閒作也，欲與諸君避之。”衆人皆以張邈與太祖善，柔

高柔字文惠，陳留圉人。父親高靖，任蜀郡都尉。高柔留在家鄉，對家鄉裏的人説：“現在英雄同時興起，陳留是四面經受戰争的地方。曹將軍雖然占據兖州，他本來有平定四方的意圖，不會安心地坐守兖州。而張府君先占據了陳留，我擔心變亂會乘機發生，想和各位一起躲避它。”大家都認爲張邈和太祖關係很好，高柔年

又年少，不然其言。柔從兄幹，袁紹甥也，在河北呼柔，柔舉宗從之。會靖卒於西州，時道路艱澀，兵寇縱横，而柔冒艱險詣蜀迎喪，辛苦荼毒，無所不嘗，三年乃還。

紀又小，不贊成他的話。高柔的堂兄高幹是袁紹的外甥，在黄河以北召唤高柔去，高柔帶領全族的人前往跟隨高幹。恰逢高靖死在西邊的蜀郡，當時道路艱險，軍隊和賊寇到處横行，可是高柔冒着艱難險阻前去蜀郡迎喪，艱辛苦難，没有不嘗過的，三年纔回來。

太祖平袁氏，以柔爲菅長。縣中素聞其名，姦吏數人，皆自引去。柔教曰："昔邴吉臨政，吏嘗有非，猶尚容之。况此諸吏，於吾未有失乎！其召復之。"咸還，皆自勵，咸爲佳吏。高幹既降，頃之以并州叛。柔自歸太祖，太祖欲因事誅之，以爲刺姦令史；處法允當，獄無留滯，辟爲丞相倉曹屬。太祖欲遣鍾繇等討張魯，柔諫，以爲今猥遣大兵，西有韓遂、馬超，謂爲己舉，將相扇動作逆，宜先招集三輔，三輔苟平，漢中可傳檄而定也。繇入關，遂、超等果反。

太祖平定袁氏後，任命高柔爲菅長。縣裏人素來聽到高柔的名聲，幾個奸滑的縣吏，都自己離職逃走。高柔告訴其他縣吏説："以前邴吉治理政事時，屬官曾犯有錯誤，尚且能寬容他們。何况這幾個縣吏，對我没有過失呢！還是叫他們回來。"這幾個離走的縣吏都回來了，他們勉勵自己，全都成爲優秀的官吏。高幹投降後，不久又在并州反叛。高柔自己歸附了太祖，太祖想藉事由殺了他，任命他爲刺奸令史；高柔執法辦案公正得當，監獄裏没有滯留未判的案犯，於是被任命爲丞相倉曹屬。太祖想派遣鍾繇等人討伐張魯，高柔勸諫，認爲現在突然派遣大軍，西邊有韓遂、馬超，會以爲是針對他們發兵，將會互相煽動反叛作亂，應該先招撫安定三輔，三輔如果平定了，漢中就衹要傳送一道文書就可以平定了。鍾繇進入函谷關，韓遂、馬超等人果然反叛。

魏國初建，爲尚書郎。轉拜丞相理曹掾，令曰："夫治定之化，以禮爲首。撥亂之政，以刑爲先。是以舜流四凶族，皋陶作士。漢祖除秦苛法，蕭何定律。掾清識平當，明于憲典，勉恤之哉！"鼓吹宋金等在合肥亡逃。舊法，軍征士亡，考竟其妻子。太祖患猶不息，更重其刑。金有母妻及二弟皆給官，主者奏盡殺之。柔啓曰："士卒亡軍，誠在可疾，然竊聞其中時有悔者。愚謂乃宜貸其妻子，一可使賊中不信，二可使誘其還心。正如前科，固已絶其意望，而猥復重之，柔恐自今在軍之士，見一人亡逃，誅將及己，亦且相隨而走，不可復得殺也。此重刑非所以止亡，乃

魏國剛剛建立時，高柔任尚書郎。轉任丞相理曹掾，太祖下令説："治理安定天下的教化措施，要把禮放在首位。撥亂反正的治政方法，要用刑法作爲先導。因此舜流放了四凶的家族，任命皋陶作刑官。漢高祖廢除秦朝苛刻的法律，讓蕭何制定漢朝的法律。理曹掾見識高明、辦案公平恰當，精通法律刑典，要勤勉努力啊！"軍中奏樂的人宋金等在合肥逃走。按以往的法律，軍中出征的士兵逃亡，要拷問追究他的妻子兒女。太祖擔心這樣做還不能制止士兵逃跑，又加重了刑法。宋金的母親、妻子和兩個弟弟都被抓到官府裏，主管人上奏要把他們全都殺了。高柔啓奏説："士兵從軍中逃亡，實在可恨，然而我聽説他們當中時常有後悔的人。我認爲應該寬恕他們的妻子兒女，一來可以使敵人不信任他們，二來可以誘使他們回心轉意。真的如果按照以往的法

所以益走耳。”太祖曰：“善。”即止不殺金母、弟，蒙活者甚衆。

律，本來就已斷絶了他們返回的希望，而又要加重刑法，我擔心從今以後在軍中的士兵，見一人逃跑，懲罰將會連及到自己，也將相隨逃跑，不能再抓住他們殺掉了。這樣加重刑法并不是制止逃跑的辦法，衹會使逃跑的人更多。”太祖説：“好。”於是就停下來不殺宋金的母親、弟弟，蒙受高柔的好處而活命的人有很多。

遷爲潁川太守，復還爲法曹掾。時置校事盧洪、趙達等，使察群下，柔諫曰：“設官分職，各有所司。今置校事，既非居上信下之旨。又達等數以憎愛擅作威福，宜檢治之。”太祖曰：“卿知達等，恐不如吾也。要能刺舉而辨衆事，使賢人君子爲之，則不能也。昔叔孫通用群盜，良有以也。”達等後奸利發，太祖殺之以謝於柔。

高柔升任爲潁川太守，又回京任法曹掾。當時設置校事盧洪、趙達等人，讓他們糾察百官，高柔勸諫説：“設置官員劃分職責，各自有着主管的事務。現在設置校事，已經不合上司信任下屬的宗旨。又加上趙達等人多次按自己的愛憎擅自作威作福，應該檢查懲治他們。”太祖説：“您對趙達等人的瞭解，恐怕不如我。要能刺探檢舉并辨明繁多的事務，讓賢人君子去幹，就不可能了。以前叔孫通用了一群强盗，實在是有原因的。”趙達等人後來違法謀利的事敗露出來，太祖殺了他們來向高柔表示歉意。

文帝踐阼，以柔爲治書侍御史，賜爵關内侯，轉加治書執法。民間數有誹謗妖言，帝疾之，有妖言輒殺，而賞告者。柔上疏曰：“今妖言者必戮，告之者輒賞。既使過誤無反善之路，又將開凶狡之群相誣罔之漸，誠非所以息奸省訟，緝熙治道也。昔周公作誥，稱殷之祖宗，咸不顧小人之怨。在漢，太宗亦除妖言誹謗之令。臣愚以爲宜除妖謗賞告之法，以隆天父養物之仁。”帝不即從，而相誣告者滋甚。帝乃下詔：“敢以誹謗相告者，以所告者罪罪之。”於是遂絶。校事劉慈等，自黄初初數年之間，舉吏民奸罪以萬數，柔皆請懲虚實；其餘小小挂法者，不過罰金。四年，遷爲廷尉。

文帝登皇帝位後，任命高柔爲治書侍御史，賜給關内侯的爵位，又轉任治書執法。民間多次出現誹謗朝廷的邪惡言論，文帝非常痛恨，有散布邪惡言論的人就殺掉，并且獎賞告發的人。高柔上疏説：“現在散布邪惡言論的人一定殺掉，告發的人就給獎賞。既使犯過錯誤的人没有反悔從善的路，又將開凶惡狡詐的人誣陷他人的先河，這確實不是平息邪惡，減少争訟，光明正大的治理方法。以前周公發布誥書，稱贊殷代的祖宗，完全不顧忌小人的怨駡。到漢朝，漢文帝也廢除了懲治妖言誹謗的法令。臣認爲應該廢除懲治妖言誹謗、獎賞告發的法令，以尊崇上天養育萬物的仁愛之心。”文帝没有立即聽從，而互相誣告的人越來越多。文帝於是下詔書説：“敢於用誹謗罪誣告别人的人，按被誣告人的罪名來懲治他的罪。”從此誣告的現象纔消失了。校事劉慈等人，從黄初初年後的幾年之間，檢舉官吏百姓的犯罪數以萬計，高柔都請求查明虚實後再加以懲處；其餘那些略微觸犯法律的人，不過是加以罰款。黄初四年，高柔升任廷尉。

魏初，三公無事，又希與朝政。

魏國初建時，三公没有職内的事，又很少參

柔上疏曰："天地以四時成功，元首以輔弼興治；成湯仗阿衡之佐，文、武憑旦、望之力，逮至漢初，蕭、曹之儔并以元勛代作心膂，此皆明王聖主任臣於上，賢相良輔股肱於下也。今公輔之臣，皆國之棟梁，民所具瞻，而置之三事，不使知政，遂各偃息養高，鮮有進納，誠非朝廷崇用大臣之義，大臣獻可替否之謂也。古者刑政有疑，輒議於槐棘之下。自今之後，朝有疑議及刑獄大事，宜數以咨訪三公。三公朝朔望之日，又可特延入，講論得失，博盡事情，庶有裨起天聽，弘益大化。"帝嘉納焉。

與朝政。高柔上疏説："天地通過四季的交替生成萬物，君王憑藉輔佐大臣治理天下；成湯依仗阿衡的輔佐，周文王、周武王憑藉周公姬旦、姜太公呂望的力量，到了漢朝初年，蕭何、曹參之輩都以開國元勛成爲帝王的心腹大臣，這都是英明賢聖的君王在上信任大臣，賢能的丞相、優秀的輔臣在下成爲得力幫手的實例。現在三公等大臣，都是國家的棟梁，百姓所敬仰的人，但却安置在三公之位上，不讓他們參與政事，於是他們各自安閑休息，頤養天年，很少進獻忠言良策，這實在不是朝廷尊崇重用大臣的道理，大臣提出合理建議、廢止錯誤做法的認識。古代刑法政事有疑難，就在朝廷中的槐樹和棘樹下面同公卿大臣們商議。從今以後，朝廷有疑難問題和審理要案的大事，應該多次徵詢三公的意見。三公在每月初一、十五朝見的時候，還可以特意召請進宫，議論政治的得失，廣泛詳盡地瞭解政事的情况，或許有益於啓發天子的聽聞，光大補益天下的教化。"文帝稱贊并采納了他的意見。

帝以宿嫌，欲枉法誅治書執法鮑勛，而柔固執不從詔命。帝怒甚，遂召柔詣臺；遣使者承指至廷尉考竟勛，勛死乃遣柔還寺。

文帝因爲舊日的嫌怨，想歪曲法律殺掉治書執法鮑勛，但高柔堅持不聽從文帝的詔命。文帝非常憤怒，於是召高柔到尚書臺；派遣使者接受旨令到廷尉官署將鮑勛拷問致死，鮑勛死後纔放高柔回官署。

明帝即位，封柔延壽亭侯。時博士執經，柔上疏曰："臣聞遵道重學，聖人洪訓；褒文崇儒，帝者明義。昔漢末陵遲，禮樂崩壞，雄戰虎争，以戰陳爲務，遂使儒林之群，幽隱而不顯。太祖初興，愍其如此，在於撥亂之際，并使郡縣立教學之官。高祖即位，遂闡其業，興復辟雍，州立課試，於是天下之士，復聞庠序之教，親俎豆之禮焉。陛下臨政，允迪睿哲，敷弘大猷，光濟先軌，雖夏啓之承基，周成之繼業，誠無以加也。然今博士皆經明行修，一國清選，而使遷除限不過長，懼非所以崇顯儒術，帥勵怠惰也。孔子稱'舉善而教

明帝登皇帝位後，封高柔爲延壽亭侯。當時博士掌管儒家經典的研究和教授，高柔上疏説："臣聽説遵循道德重視教育，是聖人的偉大教誨；褒揚文學尊崇儒學，是帝王的聖明大義。過去漢朝末期政治衰敗，禮樂制度遭到破壞，英雄交戰，豪傑争强，把打仗布陣作爲首要的大事，於是使得研習儒學的那群讀書人，隱伏埋没而不能顯示才華。太祖剛剛興起時，憐惜他們這樣的遭遇，在撥亂反正的時候，讓各郡縣同時設立主管教學的官員。高祖登皇帝位後，繼續發展了這一事業，振興恢復了辟雍，各州建立了考試制度，因此天下的士人，又能接受學校的教育，親身演習祭祀的禮儀。陛下親自治政，認真發揮聰明才智，施展宏圖大略，光大繼承先帝的法度，即使夏啓繼承前輩的基業，周成王繼承前輩的事業，

不能則勸’，故楚禮申公，學士銳精，漢隆卓茂，搢紳競慕。臣以爲博士者，道之淵藪，六藝所宗，宜隨學行優劣，待以不次之位。敦崇道教，以勸學者，於化爲弘。”帝納之。

也實在不能超過您。然而現在博士都經學通達、品行端正，是從全國精選出來的人才，却使他們升遷授職的限度不超過縣長，我擔心這樣做不是尊崇顯揚儒家的學説，帶動激勵怠惰的人的方法。孔子説‘提拔優秀的人而教育能力差的人，他們就會受到鼓勵’，所以楚元王以禮對待申公，學士們都鋭意上進，漢光武帝尊重卓茂，士大夫們都競相仰慕效仿。臣認爲博士，是道德的匯聚，六藝的宗師，應該根據學問品行的優劣，用不按平常次序提升的職位來任用他們。尊崇重視道德教化，來勉勵學習儒學的人，這對於民心的教化起着非常大的作用。”明帝采納了他的意見。

後大興殿舍，百姓勞役；廣采衆女，充盈後宫；後宫皇子連夭，繼嗣未育。柔上疏曰：

二虜狡猾，潛自講肄，謀動干戈，未圖束手；宜畜養將士，繕治甲兵，以逸待之。而頃興造殿舍，上下勞擾，若使吴、蜀知人虛實，通謀并勢，復俱送死，甚不易也。昔漢文惜十家之資，不營小臺之娱；去病慮匈奴之害，不遑治第之事。况今所損者非惟百金之費，所憂者非徒北狄之患乎？可粗成見所營立，以充朝宴之儀。乞罷作者，使得就農。二方平定，復可徐興。昔軒轅以二十五子，傳祚彌遠；周室以姬國四十，歷年滋多。陛下聰達，窮理盡性，而頃皇子連多夭逝，熊羆之祥又未感應。群下之心，莫不悒戚。《周禮》，天子后妃以下百二十人，嬪嬙之儀，既以盛矣。竊聞後庭之數，或復過之，聖嗣不昌，殆能由此。臣愚以爲可妙簡淑媛，以備内官之數，其餘盡遣還家。且以育精養神，專静爲寶。如此，則螽斯之

後來明帝大肆興建宫殿館舍，百姓爲服役辛勞；又廣泛挑選美女，充實後宫；後宫裏的皇子接連夭亡，繼位的太子没有養育出來。高柔上疏説：

吴、蜀二國狡詐奸滑，暗暗訓練兵馬，圖謀發動戰争，不求休戰和平；我們應該積蓄兵力，修理武器，以逸待勞。但是近來興造宫殿館舍，上下勞累煩擾，如果讓吴、蜀二國知道了我們的虚實，共同策劃、聯合力量來攻打我們，再要百姓都去送死迎戰，就很不容易了。以前漢文帝捨不得耗費十家百姓的財産，不肯營建小小的露臺供他娱樂；霍去病擔憂匈奴的侵害，没有時間考慮爲自己修建府宅的事。何况現在損耗的不衹是十家百姓一百金的費用，擔憂的不衹是北方狄人的禍患呢？可以粗略完成現在正在營建的宫殿，來充作朝廷宴會的禮儀之用。請求停止徵用服役的百姓，讓他們能從事農業生産。吴、蜀二國平定以後，再可以慢慢地興建。以前軒轅因爲有二十五個兒子，帝位留傳延續得長遠；周王室因爲有四十個姬姓的國家，經歷的年代更多。陛下聰明通達，深明理性，可是近來皇子接連夭亡，又不再出現生育皇子的吉兆。群臣的心，没有不感到憂愁不安的。《周禮》規定，天子的后妃可達一百二十人，後宫嬪嬙的規模，已經很盛大了。我聽説現在後宫嬪妃的數量，可能已

徵，可庶而致矣。

超過了《周禮》的規定，陛下的子嗣不昌盛，大概就是由此引起的。臣認爲可以精選賢惠的美女，來充實後宮嬪妃的數量，其餘的全都遣放回家。而且要保養精神，以專心清静爲最重要。如果這樣，子孫興旺的徵兆，大概就可實現了。

帝報曰："知卿忠允，乃心王室，輒克昌言；他復以聞。"

明帝回覆説："知道你很忠誠，一心向着王室，纔能够直言不諱；其他的意見再上奏給我。"

時獵法甚峻。宜陽典農劉龜竊於禁内射兔，其功曹張京詣校事言之。帝匿京名，收龜付獄。柔表請告者名，帝大怒曰："劉龜當死，乃敢獵吾禁地。送龜廷尉，廷尉便當考掠，何復請告者主名，吾豈妄收龜邪?"柔曰："廷尉，天下之平也，安得以至尊喜怒而毁法乎?"重復爲奏，辭指深切。帝意寤，乃下京名。即還訊，各當其罪。

當時捕獵的法令很嚴。宜陽典農中郎將劉龜偷偷在皇帝禁地射兔子，他的功曹張京到校事那裏告發了他。皇帝隱瞞張京的姓名，逮捕劉龜入獄。高柔上表請求得到告發人的姓名，皇帝非常憤怒地説："劉龜應當處死，竟敢在我的禁地打獵。把劉龜送交廷尉，廷尉就應該拷問審訊，爲什麽還要請求得到告發人的姓名，我難道是隨意逮捕劉龜嗎?"高柔説："廷尉，是天下公正的象徵，怎麽能按天子的喜怒行事而破壞法律呢?"又重新寫奏章，辭意懇切。皇帝心中有所感悟，於是告訴了張京的姓名。高柔立即返回審訊，各人按罪判處。

時制，吏遭大喪者，百日後皆給役。有司徒吏解弘遭父喪，後有軍事，受敕當行，以疾病爲辭。詔怒曰："汝非曾、閔，何言毁邪?"促收考竟。柔見弘信甚羸劣，奏陳其事，宜加寬貸。帝乃詔曰："孝哉弘也！其原之。"

當時制度，吏員遇上父母喪事，一百天喪假以後都要重新供職服役。有個司徒府的吏員解弘遇上父親的喪事，後來發生戰事，被命令動身返回府署，解弘因有疾病來推辭。皇帝下詔發怒説："你又不是曾參、閔子騫那樣的孝子，爲什麽説悲痛過度傷了身體呢?"催促廷尉逮捕拷問追究。高柔看到解弘確實非常瘦弱，上奏陳述了這件事，認爲應該對他寬恕。皇帝於是下詔説："孝順啊解弘！寬赦他吧。"

初，公孫淵兄晃，爲叔父恭任内侍，先淵未反，數陳其變。及淵謀逆，帝不忍市斬，欲就獄殺之。柔上疏曰："《書》稱'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此王制之明典也。晃及妻子，叛逆之類，誠應梟縣，勿使遺育。而臣竊聞晃先數自歸，陳淵禍萌，雖爲凶族，原心可恕。夫仲尼亮司馬牛之憂，祁奚明叔向之過，在昔之美義也。臣以爲晃信有言，宜貸其

當初，公孫淵的哥哥公孫晃，代叔父公孫恭到宫内做内侍，在公孫淵還没反叛之前，他多次報告公孫淵變心謀反。等到公孫淵謀反事發後，皇帝不忍心將他在街市上斬首示衆，想在監獄裏殺掉他。高柔上疏説："《尚書》説'用刑罰懲治那些犯下死罪的，用獎賞表彰那些行爲美好的'，這是王朝制度的明確法典。公孫晃和他的妻子兒女，是叛逆的親族，確實應該斬首示衆，不讓他留下後代。可是臣聽説公孫晃先前多次表示歸附朝廷，報告公孫淵謀反作亂的迹象，雖然是叛逆

死；苟自無言，便當市斬。今進不赦其命，退不彰其罪，閉著囹圄，使自引分，四方觀國，或疑此舉也。”帝不聽，竟遣使齎金屑飲晃及其妻子，賜以棺、衣，殯斂於宅。

的親族，但推究他的本意可以給予寬恕。仲尼體諒司馬牛對他哥哥即將作亂的憂慮，祁奚辨明叔向因哥哥犯罪而受牽連的過錯，這都是古人的美德。臣認爲公孫晃的確對公孫淵謀反有過進言，應該赦免他的死罪；如果他自己没有進言，就應當將他在街市上斬首示衆。現在進不赦免他的生命，退不宣布他的罪行，關在監獄中，讓他自殺，四方觀察國家的治政，也許會懷疑這樣做。”皇帝不聽他的意見，最後派使者送金屑給公孫晃和他的妻子兒子喝下，又賜給棺材、衣服，在他的家裏裝殮停放靈柩。

是時，殺禁地鹿者身死，財產没官，有能覺告者厚加賞賜。柔上疏曰：“聖王之御世，莫不以廣農爲務，儉用爲資。夫農廣則穀積，用儉則財畜，畜財積穀而有憂患之虞者，未之有也。古者，一夫不耕，或爲之饑；一婦不織，或爲之寒。中閒已來，百姓供給衆役，親田者既減，加頃復有獵禁，群鹿犯暴，殘食生苗，處處爲害，所傷不貲。民雖障防，力不能禦。至如滎陽左右，周數百里，歲略不收，元元之命，實可矜傷。方今天下生財者甚少，而麋鹿之損者甚多。卒有兵戎之役，凶年之災，將無以待之。惟陛下覽先聖之所念，愍稼穡之艱難，寬放民閒，使得捕鹿，遂除其禁，則衆庶久濟，莫不悦豫矣。”

這時，殺死禁地裏的鹿的人要處以死刑，財產没收到官府，有能够發現告發的人給予豐厚的賞賜。高柔上疏説：“聖明的帝王治理天下，没有不把發展農業生產作爲重要事情，把儉省費用作爲根本的。農業發展了糧食就會有積蓄，費用儉省了財物就會有儲存，儲存了財物積蓄了糧食而還有災患的憂慮，從來就没有過。古代，一個男子不耕地，就會有人因此而挨餓；一個婦人不織布，就會有人因此而受寒。中秋時節到來的時候，百姓供給繁多的勞役，親自種田的人已經減少了，加上近來又有不讓打獵的禁令，鹿群侵害農田，糟踐吃掉莊稼，到處造成禍害，帶來的損失無法計算。百姓雖然設置障礙加以防護，但力量不足，不能防禦。至於滎陽附近，方圓幾百里，每年幾乎没有什麽收成，老百姓的命運，實在是可憐。現在天下生產財富的人很少，可是麋鹿造成的損失很多。要是突然有應徵參戰的兵役，年成無收的災荒，將没有辦法對付。希望陛下觀覽前代聖人挂念的事情，憐惜耕種勞作的艱難，放寬對百姓的限制，讓他們能够捕鹿，廢除這個禁令，那麽老百姓就會長久地得到好處，没有誰不感到快樂了。”

頃之，護軍營士竇禮近出不還。營以爲亡，表言逐捕，没其妻盈及男女爲官奴婢。盈連至州府，稱冤自訟，莫有省者。乃辭詣廷尉。柔問曰：“汝何以知夫不亡？”盈垂泣對曰：“夫少單特，養一老嫗爲母，事

不久，護軍營裏的士兵竇禮外出到不遠的地方，没有歸來。護軍營的人認爲他逃走了，上表要求追捕他，没收他的妻子盈和兒女作爲官府的奴婢。盈接連來到州府，喊冤申訴，没有誰給予審理。於是盈上告到廷尉。高柔問她説：“你怎麽知道你丈夫不會逃走？”盈流着眼淚回答説：

甚恭謹，又哀兒女，撫視不離，非是輕狡不顧室家者也。”柔重問曰：“汝夫不與人有怨仇乎?”對曰：“夫良善，與人無仇。”又曰：“汝夫不與人交錢財乎?”對曰：“嘗出錢與同營士焦子文，求不得。”時子文適坐小事繫獄，柔乃見子文，問所坐。言次，曰：“汝頗曾舉人錢不?”子文曰：“自以單貧，初不敢舉人錢物也。”柔察子文色動，遂曰：“汝昔舉竇禮錢，何言不邪?”子文怪知事露，應對不次。柔曰：“汝已殺禮，便宜早服。”子文於是叩頭，具首殺禮本末，埋藏處所。柔便遣吏卒，承子文辭往掘禮，即得其尸。詔書復盈母子爲平民。班下天下，以禮爲戒。

“丈夫小時候是個孤兒，奉養一個老婆婆作母親，侍候她非常恭敬謹慎，又憐愛兒女，撫育關懷没有離開過，他不是那種輕浮狡猾不顧家室的人。”高柔又問她說：“你丈夫不會和别人有怨仇吧?”盈回答說：“我丈夫善良，和别人没有仇。”高柔又問她說：“你丈夫没有和别人打過錢財的交道嗎?”盈回答説：“曾經借錢給同營的士兵焦子文，向他索還没有得到。”當時焦子文正好因犯小罪關在監獄裏，高柔於是就見焦子文，問他犯的罪。說話之間，高柔說：“你曾經借過别人的錢没有?”焦子文說：“我自認爲孤獨貧窮，從來不敢借别人的錢物。”高柔觀察到焦子文的臉色發生變化，就說：“你以前借過竇禮的錢，爲什麼説没有呢?”焦子文奇怪高柔知道這事，感到已經敗露，回答時語無倫次。高柔說：“你已經殺了竇禮，最好及早服罪。”焦子文於是磕頭認罪，全部交待了殺死竇禮的經過，埋藏尸體的地方。高柔就派吏卒，照着焦子文的口供去挖掘，找到了竇禮的尸體。皇帝下詔書恢復盈母子爲平民。頒布全國，以審理竇禮的案例爲鑒戒。

在官二十三年，轉爲太常，旬日遷司空，後徙司徒。太傅司馬宣王奏免曹爽，皇太后詔召柔假節行大將軍事，據爽營。太傅謂柔曰：“君爲周勃矣。”爽誅，進封萬歲鄉侯。高貴鄉公即位，進封安國侯，轉爲太尉。常道鄉公即位，增邑并前四千，前後封二子亭侯。景元四年，年九十薨，謚曰元侯。孫渾嗣。咸熙中，開建五等，以柔等著勳前朝，改封渾昌陸子。

高柔任官二十三年，轉任太常，十天後升任司空，後調任司徒。太傅司馬宣王上奏要求罷免曹爽的官職，皇太后下詔召高柔授予符節，代理大將軍的職務，占據曹爽的軍營。太傅對高柔說：“你就是當今的周勃。”曹爽被殺後，高柔被進封爲萬歲鄉侯。高貴鄉公登皇帝位，高柔被進封爲安國侯，轉任太尉。常道鄉公登皇帝位，增加食邑，加上以前封的共四千户，先後封他兩個兒子爲亭侯。景元四年，高柔九十歲去世，謚號稱元侯。孫子高渾繼承爵位。咸熙年間，設立五等爵位，因高柔等人在前朝功勛卓著，改封高渾爲昌陸子。

孫禮

孫禮字德達，涿郡容城人也。太祖平幽州，召爲司空軍謀掾。初喪亂時，禮與母相失，同郡馬台求得禮母，禮推家財盡以與台。台後坐法當死，禮私導令逾獄自首，既而曰：“臣無逃亡之義。”徑詣刺奸主簿温

孫禮字德達，涿郡容城人。太祖平定幽州後，徵召他任司空軍謀掾。剛開始發生戰亂時，孫禮和母親失散了，同郡人馬台找到了孫禮的母親，孫禮拿出家裏的全部財産給了馬台。馬台後來犯法被判處死刑，孫禮私下引導讓他越獄自首，然後說：“我没有逃走的道理。”直接去刺奸

恢。恢嘉之，具白太祖，各減死一等。

主簿温恢那裏認罪。温恢贊許他們的舉動，將此事詳盡地禀告太祖，太祖下令孫禮、馬台各減死罪一等。

後除河間郡丞，稍遷滎陽都尉。魯山中賊數百人，保固險阻，爲民作害；乃徙禮爲魯相。禮至官，出俸穀，發吏民，募首級，招納降附，使還爲閒，應時平泰。歷山陽、平原、平昌、琅邪太守。從大司馬曹休征吴於夾石，禮諫以爲不可深入，不從而敗。遷陽平太守，入爲尚書。

後來孫禮被任命爲河間郡丞，逐漸升任滎陽都尉。魯山中有幾百個賊寇，占據險阻固守，給百姓造成危害；於是調任孫禮爲魯國相。孫禮到任後，拿出自己的俸禄糧食，派遣官吏百姓，徵購賊寇的首級，招撫接納願意投降歸附的人，又派他們回去刺探消息，很快使魯國平定安寧。孫禮歷任山陽、平原、平昌、琅邪太守。跟隨大司馬曹休征伐吴國到了夾石，孫禮勸諫曹休，認爲不能深入敵方，曹休不肯聽從而戰敗。孫禮調任陽平太守，進京任尚書。

明帝方修宫室，而節氣不和，天下少穀。禮固争，罷役，詔曰："敬納讜言，促遣民作。"時李惠監作，復奏留一月，有所成訖。禮徑至作所，不復重奏，稱詔罷民，帝奇其意而不責也。

明帝正興建宫殿，而節令氣候失調，國家缺收糧食。孫禮堅持勸諫，明帝免去了興建宫殿的勞役，下詔書説："接受正直的言論，趕快遣放服役的百姓。"當時李惠監督宫室的施工，又上奏請求留下他們一個月，使有些正在建的宫殿能够完成。孫禮直接來到施工的地方，不再重新上奏禀告，稱述詔令免去百姓的勞役，明帝對他這樣做的意圖感到驚訝，没有責備他。

帝獵於大石山，虎趨乘輿，禮便投鞭下馬，欲奮劍斫虎，詔令禮上馬。明帝臨崩之時，以曹爽爲大將軍，宜得良佐，於床下受遺詔，拜禮大將軍長史，加散騎常侍。禮亮直不撓，爽弗便也，以爲揚州刺史，加伏波將軍，賜爵關内侯。吴大將全琮帥數萬衆來侵寇，時州兵休使，在者無幾。禮躬勒衛兵禦之，戰於芍陂，自旦及暮，將士死傷過半。禮犯蹈白刃，馬被數創，手秉枹鼓，奮不顧身，賊衆乃退。詔書慰勞，賜絹七百匹。禮爲死事者設祀哭臨，哀號發心，皆以絹付亡者家，無以入身。

皇帝到大石山打獵，一隻老虎撲向皇帝乘的車子，孫禮就扔掉鞭子下了馬，想舉劍砍死老虎，皇帝下令孫禮上馬。明帝臨死的時候，任命曹爽爲大將軍，應得到個好的輔佐，就讓曹爽在床下接受遺詔，任命孫禮爲大將軍長史，加授散騎常侍。孫禮忠誠正直，不屈不撓，曹爽感到不順心，就任命他爲揚州刺史，加授伏波將軍，賜給關内侯的爵位。吴國大將全琮帶領幾萬軍隊前來侵擾，當時揚州的士兵休假，在軍營裏的人不多。孫禮親自帶領衛兵抵禦吴軍，在芍陂交戰，從早晨一直戰到晚上，將士死傷超過一半。孫禮冒着刀劍，騎的戰馬幾處負傷，仍然手拿鼓槌擂鼓衝殺，奮不顧身，敵軍終於被打退。皇帝下詔書慰勞，賜給他七百匹絹。孫禮爲戰死的人設祭哀悼，哀痛的哭號發自内心，把絹全部送給死者的家屬，一點兒没留給自己。

徵拜少府，出爲荆州刺史，遷冀州牧。太傅司馬宣王謂禮曰："今清

徵召回京授任少府，出任荆州刺史，升任冀州牧。太傅司馬宣王對孫禮説："現在清河、平

河、平原争界八年，更二刺史，靡能决之；虞、芮待文王而了，宜善令分明。”禮曰：“訟者據墟墓爲驗，聽者以先老爲正，而老者不可加以榎楚，又墟墓或遷就高敞，或徙避仇讎。如今所聞，雖皋陶猶將爲難。若欲使必也無訟，當以烈祖初封平原時圖决之。何必推古問故，以益辭訟？昔成王以桐葉戲叔虞，周公便以封之。今圖藏在天府，便可於坐上斷也，豈待到州乎？”宣王曰：“是也。當别下圖。”禮到，案圖宜屬平原。而曹爽信清河言，下書云：“圖不可用，當參異同。”禮上疏曰：“管仲霸者之佐，其器又小，猶能奪伯氏駢邑，使没齒無怨言。臣受牧伯之任，奉聖朝明圖，驗地著之界，界實以王翁河爲限；而鄃以馬丹候爲驗，詐以鳴犢河爲界。假虚訟訴，疑誤臺閣。竊聞衆口鑠金，浮石沈木，三人成市虎，慈母投其杼。今二郡争界八年，一朝决之者，緣有解書圖畫，可得尋案擿校也。平原在兩河，向東上，其間有爵隄，爵隄在高唐西南，所争地在高唐西北，相去二十餘里，可謂長嘆息流涕者也。案解與圖奏而鄃不受詔，此臣軟弱不勝其任，臣亦何顔尸禄素餐？”輒束帶著履，駕車待放。爽見禮奏，大怒。劾禮怨望，結刑五歲。在家期年，衆人多以爲言，除城門校尉。

原兩郡争奪邊界八年了，换了二任刺史，没能解决這個問題；虞、芮兩國争田要等周文王處理纔能了結，應該妥善地讓兩郡劃清邊界。”孫禮説：“起訴的一方拿祖墳作爲憑據，被起訴的一方把已故老人的話作爲準則，可是已故的老人不能加以審問拷打，而祖墳有的遷到平敞的高地，有的爲躲避仇人而移走。現在聽到雙方的争訟，即使皋陶也會感到難以裁定。如果想讓他們一定不再争訟，應當依據烈祖當初分封平原時的地圖來裁决。何必要推究古代的祖墳查詢去世老人的話，來增加雙方的争論？往日周成王開玩笑把桐葉當作珪封賞給叔虞，周公就因此分封叔虞。現在地圖收藏在朝廷的府庫裏，就可以坐在位子上作出斷决，難道還要等我到州裏赴任後再解决嗎？”司馬宣王説：“對。應當另外發送地圖。”孫禮到了冀州，按地圖應將争訟的地方歸屬平原。但是曹爽聽信清河的話，送來信説：“地圖不能用，應當參考不同的憑據。”孫禮上疏説：“管仲是霸主的輔佐，他的器量又小，仍能奪去伯氏的駢邑，使他終身没有怨言。臣接受州牧的職任，捧着朝廷標明的地圖，查驗兩郡的地界，地界實際以王翁河爲分限；可是鄃縣以馬丹候爲憑據，假稱以鳴犢河爲界。用虚假的訟辭，給臺閣造成迷惑錯誤。臣聽説衆人一致的言辭可以熔化金屬，使石頭上浮而木頭沉底，有三個人説街市上有老虎就會使人相信，大家都傳曾子殺了人，他的母親竟扔下梭子逃走。現在兩郡争奪邊界八年了，在很短的時間内作出斷决，原因是有證書地圖，可以探察核證。平原郡在兩河之間，從東往上，中間有爵隄，爵隄在高唐縣西南，争執的地方在高唐縣西北，相距二十多里，可以説是令人長嘆流淚的事情。按照證書和地圖上奏而鄃縣不接受詔書，這是臣軟弱無能不能勝任自己的職位，臣還有什麽臉面占着這個位子吃白飯呢？”於是就整飾衣冠穿上鞋子，備好車子等待貶官放逐。曹爽看到孫禮的奏章，非常憤怒。彈劾孫禮心懷不滿，判刑五年。在家一年，衆人大多爲他説話，又授任爲城門校尉。

時匈奴王劉靖部衆强盛，而鮮卑

當時匈奴王劉靖的部族力量强盛，而鮮卑人

數寇邊，乃以禮爲并州刺史，加振武將軍，使持節，護匈奴中郎將。往見太傅司馬宣王，有忿色而無言。宣王曰："卿得并州，少邪？恚理分界失分乎？今當遠别，何不歡也！"禮曰："何明公言之乖細也！禮雖不德，豈以官位往事爲意邪？本謂明公齊踪伊、吕，匡輔魏室，上報明帝之托，下建萬世之勛。今社稷將危，天下凶凶，此禮之所以不悦也。"因涕泣横流。宣王曰："且止，忍不可忍。"爽誅後，入爲司隸校尉，凡臨七郡五州，皆有威信。遷司空，封大利亭侯，邑一百户。禮與盧毓同郡時輩，而情好不睦。爲人雖互有長短，然名位略齊云。嘉平二年薨，謚曰景侯。孫元嗣。

多次侵擾邊境，於是任命孫禮爲并州刺史，加授振武將軍、使持節、護匈奴中郎將。孫禮去見太傅司馬宣王，臉上帶有怒色而不説話。司馬宣王説："卿得到了并州，少了嗎？是憤恨處理劃分兩郡邊界不妥當嗎？現在該遠離告别，爲什麽不高興！"孫禮説："明公您説的話怎麽這樣背理淺陋！我孫禮雖然德行不好，難道會把自己的官位和過去的事情挂在心上嗎？本來以爲明公您比得上伊尹、吕望，輔佐魏室，上報答明帝的托付，下建樹萬代的功勛。現在國家面臨危急，天下騷動不安，這纔是我不高興的原因。"於是痛哭流涕。司馬宣王説："姑且不要哭了，忍住那些不可忍受的事情。"曹爽被殺後，孫禮回京任司隸校尉，他共治理過七郡五州，都很有威信。升任司空，封爲大利亭侯，食邑一百户。孫禮和盧毓是同郡同齡的人，可是感情不和。爲人雖互有優劣，但名聲地位大致相當。嘉平二年孫禮去世，謚號稱景侯。孫子孫元繼承爵位。

王觀

王觀字偉臺，東郡廩丘人也。少孤貧勵志，太祖召爲丞相文學掾，出爲高唐、陽泉、酇、任令，所在稱治。文帝踐阼，入爲尚書郎、廷尉監，出爲南陽、涿郡太守。涿北接鮮卑，數有寇盜，觀令邊民十家已上，屯居，築京候。時或有不願者，觀乃假遣朝吏，使歸助子弟，不與期會，但敕事訖各還。於是吏民相率不督自勸，旬日之中，一時俱成。守禦有備，寇鈔以息。明帝即位，下詔書使郡縣條爲劇、中、平者。主者欲言郡爲中平，觀教曰："此郡濱近外虜，數有寇害，云何不爲劇邪？"主者曰："若郡爲外劇，恐於明府有任子。"觀曰："夫君者，所以爲民也。今郡在外劇，則於役條當有降差。豈可爲太守之私而負一郡之民乎？"遂言爲外劇郡，後送任子詣鄴。時觀但有一子而又幼弱。其公心如此。觀治身清

王觀字偉臺，東郡廩丘人。小時候孤獨貧苦但意志奮發，太祖徵召他任丞相文學掾，出任高唐、陽泉、酇、任令，在任職的地方都有善於治理的稱譽。文帝登皇帝位，王觀回京任尚書郎、廷尉監，出任南陽、涿郡太守。涿郡北邊連接鮮卑，多次有賊寇侵擾，王觀命令邊境百姓十户以上，聚合在一起居住，修築了瞭望臺。當時有不願這樣做的人，王觀就藉派朝廷官吏，要他們回去幫助子弟，不規定期限，衹下令事情辦完後各自返回。於是官吏百姓相繼不用督促就勉勵自己，十天之間，就全部完成。防禦有了準備，賊寇的侵擾也就停息了。明帝登皇帝位，下詔書要各郡縣分列爲險惡、中等、安寧三等上報。主管官員想説涿郡屬中等安寧，王觀訓誨他説："這個郡邊界接近外虜，多次有賊寇侵害，爲什麽不説屬險惡呢？"主管官員説："如果本郡屬邊境險惡一等，恐怕明府您得把兒子送入朝廷做人質。"王觀説："做官，是爲了老百姓。現在涿郡屬邊境險惡一等，那麽在提供徭役的條例上就會降低等級。難道可以爲太守的私事而對不起一郡

素，帥下以儉，僚屬承風，莫不自勵。

的百姓嗎?”於是報告屬邊境險惡的郡，然後把兒子送到鄴做人質。當時王觀祇有一個兒子而又年幼體弱。他一心爲公就像這樣。王觀要求自己清廉樸素，帶領下屬儉省節約，下屬受到他的影響，没有不約束勉勵自己的。

明帝幸許昌，召觀爲治書侍御史，典行臺獄。時多有倉卒喜怒，而觀不阿意順指。太尉司馬宣王請觀爲從事中郎，遷爲尚書，出爲河南尹，徙少府。大將軍曹爽使材官張達斫家屋材，及諸私用之物，觀聞知，皆録奪以没官。少府統三尚方御府内藏玩弄之寶，爽等奢放，多有干求，憚觀守法，乃徙爲太僕。司馬宣王誅爽，使觀行中領軍，據爽弟羲營，賜爵關内侯，復爲尚書，加駙馬都尉。高貴鄉公即位，封中鄉亭侯。頃之，加光禄大夫，轉爲右僕射。常道鄉公即位，進封陽鄉侯，增邑千户，并前二千五百户。遷司空，固辭，不許，遣使即第拜授。就官數日，上送印綬，輒自輿歸里舍。薨于家，遺令藏足容棺，不設明器，不封不樹。謚曰肅侯。子悝嗣。咸熙中，開建五等，以觀著勛前朝，改封悝膠東子。

明帝到許昌，徵召王觀任治書侍御史，掌管行臺的監獄。當時明帝經常喜怒多變，王觀并不迎合順從他的意圖。太尉司馬宣王請王觀任從事中郎，升任尚書，出任河南尹，轉任少府。大將軍曹爽派材官張達砍伐修建住宅的木材，以及很多供私用的物品，王觀聽説後，都一一登記没收到官府。少府統管三尚方御府内收藏的供玩賞的寶物，曹爽等人奢侈放縱，經常前來索取，害怕王觀嚴守法度，就調任他爲太僕。司馬宣王殺了曹爽，派王觀代理中領軍，占據曹爽的弟弟曹羲的軍營，賜給關内侯的爵位，恢復尚書的官職，加授駙馬都尉。高貴鄉公登皇帝位，王觀被封爲中鄉亭侯。不久，加授光禄大夫，轉任右僕射。常道鄉公登皇帝位，王觀被進封爲陽鄉侯，增加食邑一千户，加上以前的共二千五百户。升任司空，王觀堅決推辭，皇帝不答應，派遣使者到王觀的住宅授職。任官幾天，送上印綬，就自己乘車回老家。王觀在家中去世，遺囑吩咐墓中衹需足够容得下棺材，不要設置隨葬的物品，不壘墳頭不種樹木。謚號稱肅侯。兒子王悝繼承爵位。咸熙年間，設立五等爵位，因王觀在前朝功勛卓著，改封王悝爲膠東子。

評曰：韓暨處以静居行化，出以任職流稱；崔林簡樸知能；高柔明於法理；孫禮剛斷伉厲；王觀清勁貞白。咸克致公輔。及暨年過八十，起家就列；柔保官二十年，元老終位。比之徐邈、常林，於兹爲疚矣。

評曰：韓暨在家清静隱居而施行教化，出來任職做官而名聲傳揚；崔林治政簡約樸實而聰明能幹；高柔精通法律；孫禮堅毅果斷，剛强嚴厲；王觀高潔正直，忠貞清白。都能擔任三公的職位。至於韓暨年過八十，還從家裏出來就任三公之位；高柔保持官位二十年，在元老的高位上去世。和徐邈、常林相比，在這一點上是有愧的。

三國志卷二十五

魏志二十五

辛毗　楊阜　高堂隆 棧潛

辛毗

辛毗字佐治，潁川陽翟人也。其先建武中，自隴西東遷。毗隨兄評從袁紹。太祖爲司空，辟毗，毗不得應命。及袁尚攻兄譚於平原，譚使毗詣太祖求和。太祖將征荊州，次于西平。毗見太祖致譚意，太祖大悅。後數日，更欲先平荊州，使譚、尚自相弊。他日置酒，毗望太祖色，知有變，以語郭嘉。嘉白太祖，太祖謂毗曰："譚可信？尚必可克不?"毗對曰：

辛毗字佐治，潁川陽翟人。他的祖先在建武年間，從隴西向東遷徙。辛毗跟隨哥哥辛評依附袁紹。太祖任司空時，徵召辛毗，辛毗不能接受任命。到袁尚在平原攻打他的哥哥袁譚時，袁譚派遣辛毗到太祖那裏求和。太祖正要征伐荊州，駐扎在西平。辛毗見到太祖轉達了袁譚的意思，太祖非常高興。過了幾天後，太祖又想先平定荊州，讓袁譚、袁尚雙方争殺自相衰敗。在另一天太祖設置酒宴，辛毗觀望太祖的臉色，知道事情有了變化，就把這事告訴了郭嘉。郭嘉禀告了太祖，太祖對辛毗說："袁譚可以信賴嗎？袁尚能否一定被打敗?"辛毗回答說：

明公無問信與詐也，直當論其勢耳。袁氏本兄弟相伐，非謂他人能閒其閒，乃謂天下可定於己也。今一旦求救於明公，此可知也。顯甫見顯思困而不能取，此力竭也。兵革敗於外，謀臣誅於内，兄弟讒鬩，國分爲二；連年戰伐，而介胄生蟣虱，加以旱蝗，饑饉并臻，國無困倉，行無裹糧，天災應於上，人事困於下，民無愚智，皆知土崩瓦解，此乃天亡尚之時也。兵法稱有石城湯池帶甲百萬而無粟者，不能守也。今往攻鄴，尚不還救，即不能自守。還救，即譚踵其後。

明公您不要問可以信賴還是欺詐，衹應該研究這時的形勢。袁氏本來是兄弟之間互相攻伐，不認爲別人能趁這個機會從中離間，衹認爲天下可以由自己來平定。現在有這麽一天向明公您請求救援，就可以知道了。袁顯甫見袁顯思被困住却不能攻取，這是他的力量已耗盡了。在外面軍隊被打敗，在内部謀臣被誅殺，兄弟之間互相攻擊，領地一分爲二；連年征戰，而將士的鎧甲頭盔都生滿了蟣虱，加上旱災蝗災，災荒和飢餓一同到來，國家的糧倉没有糧食，行人没有携帶的乾糧，天災在天上報應，人事在地上困迫，百姓無論愚蠢的還是聰明的，都知道袁氏將會土崩瓦解，這正是上天要滅亡袁尚的時候。兵法上說有堅石造的城、沸水流成

以明公之威，應困窮之敵，擊疲弊之寇，無異迅風之振秋葉矣。天以袁尚與明公，明公不取而伐荆州。荆州豐樂，國未有釁。仲虺有言："取亂侮亡。"方今二袁不務遠略而内相圖，可謂亂矣；居者無食，行者無糧，可謂亡矣。朝不謀夕，民命靡繼，而不綏之，欲待他年；他年或登，又自知亡而改修厥德，失所以用兵之要矣。今因其請救而撫之，利莫大焉。且四方之寇，莫大於河北；河北平，則六軍盛而天下震。

的護城河以及百萬士兵却没有糧食，就不能守住。現在如去攻打鄴，袁尚不返回營救，鄴就不能自己守住。返回營救，袁譚就會在後面追擊。憑藉明公您的武威，對付困境中走投無路的敵人，攻擊疲憊不堪的賊寇，就和急風吹落秋天的樹葉没有兩樣。上天把袁尚交給明公您，明公不去攻取却去征伐荆州。荆州豐足安樂，内部無隙可乘。仲虺有這樣的話："奪取動亂的，輕侮將滅亡的。"如今二袁不努力考慮長遠的打算而内部互相算計、争鬥，可以算是亂了；留居家裏的人没有吃的，出外行路的人没帶乾糧，可以算是將要滅亡了。他們是早晨不去考慮晚上怎麼樣，百姓的性命無法保住，却不去安撫他們，您要是想等到以後，以後或許豐收，又會知道自己將要滅亡而改正錯誤加强他們的品德修養，那就會失去用兵的重要時機了。現在趁着他請求救援的機會安撫他，獲得的利益没有比這更大的了。况且四方的賊寇，没有比黄河以北的袁氏更强大的了；黄河以北平定了，那麽您的軍隊就會强盛而威震天下。

太祖曰："善。"乃許譚平，次于黎陽。明年攻鄴，克之，表毗爲議郎。

太祖説："説得好。"於是答應和袁譚講和，駐扎在黎陽。第二年攻打鄴，占取了它，太祖上表推薦辛毗任議郎。

久之，太祖遣都護曹洪平下辯，使毗與曹休參之，令曰："昔高祖貪財好色，而良、平匡其過失。今佐治、文烈憂不輕矣。"軍還，爲丞相長史。

過了很久，太祖派遣都護曹洪平定下辯，派辛毗和曹休一同參與軍務，下令説："以前漢高祖貪圖錢財喜好女色，而張良、陳平來糾正他的過失。如今辛佐治、曹文烈擔憂的事可不輕啊！"軍隊返回後，任命辛毗爲丞相長史。

文帝踐阼，遷侍中，賜爵關内侯。時議改正朔。毗以魏氏遵舜、禹之統，應天順民；至於湯、武，以戰伐定天下，乃改正朔。孔子曰"行夏之時"，《左氏傳》曰"夏數爲得天正"，何必期於相反？帝善而從之。

文帝即位，提升辛毗爲侍中，賜給關内侯的爵位。當時議論修改曆法制度。辛毗認爲魏國遵循舜、禹的承繼帝位的傳統，符合天意，順應民心；至於湯、武，憑藉征戰討伐平定天下，纔修改曆法制度。孔子説"實行夏朝的記時制度"，《左傳》説"夏朝的曆法正和天象相稱"，何必期望用同它相反的曆法呢？皇帝認爲他説得好并聽從了他的意見。

帝欲徙冀州士家十萬户實河南。

皇帝想遷移冀州十萬户士家充實河南。當時

時連蝗民饑，群司以爲不可，而帝意甚盛。毗與朝臣俱求見，帝知其欲諫，作色以見之，皆莫敢言。毗曰：“陛下欲徙士家，其計安出？”帝曰：“卿謂我徙之非邪？”毗曰：“誠以爲非也。”帝曰：“吾不與卿共議也。”毗曰：“陛下不以臣不肖，置之左右，厠之謀議之官，安得不與臣議邪！臣所言非私也，乃社稷之慮也，安得怒臣！”帝不答，起入内；毗隨而引其裾，帝遂奮衣不還，良久乃出，曰：“佐治，卿持我何太急邪？”毗曰：“今徙，既失民心，又無以食也。”帝遂徙其半。嘗從帝射雉，帝曰：“射雉樂哉！”毗曰：“於陛下甚樂，而於群下甚苦。”帝默然，後遂爲之稀出。

連年遭受蝗災百姓挨餓，百官認爲不能遷移，但皇帝的意願很堅決。辛毗和朝中的大臣們都一同來請求接見，皇帝知道他們想勸諫，滿臉怒色地出來見他們，衆大臣没有誰敢説話。辛毗説：“陛下想遷移士家，怎麽出這個主意？”皇帝説：“卿是説我遷移他們不對嗎？”辛毗説：“確實認爲不對。”皇帝説：“我不和卿共同商議這件事。”辛毗説：“陛下不認爲臣没有才能，把我安排在您的左右，讓我置身在謀劃討論政事的官員的行列中，怎麽能不和臣商議呢？臣要説的不是自己的私事，是爲國家考慮的事，怎麽能對臣發怒！”皇帝不回答，起身走入内宫；辛毗跟上拉住他的前襟，皇帝於是用力掙脱衣襟進去不出來，過了很久纔出來，説：“佐治，卿逼我爲什麽這樣急呢？”辛毗説：“現在遷移，既會失去民心，又没有糧食供給他們吃。”皇帝於是衹遷移原打算遷移的一半。辛毗曾經跟隨皇帝打野鷄，皇帝説：“打野鷄真快樂啊！”辛毗説：“對陛下來説十分快樂，但對您的臣屬官吏就十分辛苦了。”皇帝沉默着没有説話，後來就因此很少出來打野鷄了。

上軍大將軍曹真征朱然于江陵，毗行軍師。還，封廣平亭侯。帝欲大興軍征吴，毗諫曰：“吴、楚之民，險而難禦，道隆後服，道洿先叛，自古患之，非徒今也。今陛下祚有海内，夫不賓者，其能久乎？昔尉佗稱帝，子陽僭號，歷年未幾，或臣或誅。何則，違逆之道不久全，而大德無所不服也。方今天下新定，土廣民稀。夫廟算而後出軍，猶臨事而懼，况今廟算有闕而欲用之，臣誠未見其利也。先帝屢起鋭師，臨江而旋。今六軍不增於故，而復循之，此未易也。今日之計，莫若修范蠡之養民，法管仲之寄政，則充國之屯田，明仲尼之懷遠；十年之中，强壯未老，童齔勝戰，兆民知義，將士思奮，然後用之，則役不再舉矣。”帝曰：“如卿

上軍大將軍曹真到江陵征伐朱然，辛毗代理軍師。返回後，封爲廣平亭侯。皇帝想大規模地調動軍隊征伐吴國，辛毗勸諫説：“吴、楚兩地的百姓，心地險惡而難以控制，國家的治理興盛纔最後順服，國家的治理衰落就首先背叛，從古以來統治者就感到憂慮，不衹是現在是這樣。如今陛下洪福據有四海之内，那些不肯歸附的人還能長久嗎？以前尉佗自稱皇帝，子陽冒用帝號，没過幾年，一個歸服稱臣一個被誅殺。爲什麽呢？叛逆之道是不能長久保全的，而美好的道德是没有不肯歸服的。現在天下剛剛平定，土地廣闊百姓稀少。在朝廷上策劃好取勝的謀略然後再出動軍隊，還是面臨戰事而感到擔心，何况現在朝廷策劃的謀略還有欠缺就想用兵，臣實在看不出這樣做的好處。先帝多次出動精鋭的軍隊，但都到了長江邊就衹得收兵回師。現在六軍没有比以前增多，但又照着以前的方法做，這是不容易做到的。現在的計策，不如學習范蠡讓百姓休養

意，更當以虜遺子孫邪?”毗對曰：“昔周文王以紂遺武王，唯知時也。苟時未可，容得已乎!”帝竟伐吴，至江而還。

生息的政策，效法管仲把軍事準備寄寓在日常政務中的方法，仿照趙充國實行屯田的措施，彰明仲尼用安撫的辦法使邊遠地方的人歸附的主張；十年之内，眼下强壯的人還没衰老，孩童已經長大可以作戰，億萬百姓都懂得了道理，將士們都希望奮力殺敵，然後用兵，就能一戰取勝而用不着再打第二仗了。”皇帝説：“照卿的意思，還應當把敵人留給子孫嗎?”辛毗回答説：“以前周文王把商紂王留給了周武王，祇因知道要等待適當的時機。如果時機不允許，能容得他成功嗎?”皇帝最終還是征伐吴國，到了長江邊就撤兵了。

明帝即位，進封潁鄉侯，邑三百户。時中書監劉放、令孫資見信於主，制斷時政，大臣莫不交好，而毗不與往來。毗子敞諫曰：“今劉、孫用事，衆皆影附。大人宜小降意，和光同塵，不然必有謗言。”毗正色曰：“主上雖未稱聰明，不爲暗劣。吾之立身，自有本末。就與劉、孫不平，不過令吾不作三公而已，何危害之有?焉有大丈夫欲爲公而毁其高節者邪?”冗從僕射畢軌表言：“尚書僕射王思精勤舊吏，忠亮計略不如辛毗，毗宜代思。”帝以訪放、資，放、資對曰：“陛下用思者，誠欲取其效力，不貴虚名也。毗實亮直，然性剛而專，聖慮所當深察也。”遂不用。出爲衛尉。

明帝即位，進封辛毗爲潁鄉侯，食邑三百户。當時中書監劉放、中書令孫資受到皇帝的信任，把持專斷朝政，大臣没有不和他們交往結好的，但辛毗不和他們往來。辛毗的兒子辛敞勸他説：“現在劉放、孫資執掌朝政，衆人都來跟從依附。父親大人應該稍稍抑制自己的意志，順應附合、隨波逐流，不然一定會有誹謗您的話。”辛毗態度嚴肅地説：“皇帝雖然稱不上聰明，但也不算昏庸無能。我立身在世，自有主次大小的分寸。即使同劉放、孫資不和，也不過讓我不能作三公罷了，有什麼危害呢?哪裏有大丈夫想作三公就損害自己的高尚節操呢?”冗從僕射畢軌上表説：“尚書僕射王思是個專一勤勉的舊臣，但在誠信正直、籌劃計謀上不如辛毗，辛毗應該代替王思。”皇帝就這事向劉放、孫資徵詢意見，劉放、孫資説：“陛下任用王思的原因，實在是想取他願爲陛下效力，并不是看重虚名。辛毗確實誠信正直，但性格剛毅而專斷，陛下心裏應當審慎地考慮。”於是就不用辛毗。辛毗出任衛尉。

帝方修殿舍，百姓勞役，毗上疏曰：“竊聞諸葛亮講武治兵，而孫權市馬遼東，量其意指，似欲相左右。備豫不虞，古之善政，而今者宫室大興，加連年穀麥不收。詩云：‘民亦勞止，迄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唯陛下爲社稷計。”帝報曰：“二虜未滅而治宫室，直諫者立名之時也。夫王者之都，當及民勞兼辦，

皇帝正在修建宫殿，老百姓服役勞苦，辛毗上疏説：“聽説諸葛亮講習軍事訓練軍隊，而孫權到遼東購買戰馬。估計他們的意圖，好像是想在東西兩面伺機攻打我們。預防意外的事情，是古代的妥善政策，可是現在宫殿大規模地興建，加上連年糧食没有收成。《詩經》説：‘老百姓已經勞累不堪，要求稍稍得到安息，愛護京城一帶的百姓，用來安撫天下四方。’希望陛下多爲國家着想。”皇帝答覆説：“吴、蜀二虜没有消滅就

使後世無所復增，是蕭何爲漢規摹之略也。今卿爲魏重臣，亦宜解其大歸。”帝又欲平北芒，令於其上作臺觀，則見孟津。毗諫曰：“天地之性，高高下下，今而反之，既非其理；加以損費人功，民不堪役。且若九河盈溢，洪水爲害，而丘陵皆夷，將何以禦之?”帝乃止。

修建宫室，正是勸諫的人建立功名的時候。帝王的都城，應當趁着百姓勞苦的時候加緊修建，使後代不用再來增建，這是蕭何爲漢朝規劃皇宫的謀略。如今卿是魏國的重要大臣，也應該理解這樣做的重大意義。”皇帝又想削平北芒山，下令在上面興建高大的樓臺，那就可以望見孟津。辛毗勸諫説：“天地的自然本性，是高的高，低的低，現在却要違背它，已經不是天地本來的道理；加上損耗人力，老百姓不能承受勞役。况且如果九河水漲溢出，洪水造成災害，而丘陵全部蕩平，將用什麼來防禦它?”皇帝於是就停止了。

青龍二年，諸葛亮率衆出渭南。先是，大將軍司馬宣王數請與亮戰，明帝終不聽。是歲恐不能禁，乃以毗爲大將軍軍師，使持節；六軍皆肅，準毗節度，莫敢犯違。亮卒，復還爲衛尉。薨，謚曰肅侯。子敞嗣，咸熙中爲河内太守。

青龍二年，諸葛亮率領軍隊出征渭水以南。在這以前，大將軍司馬宣王多次請求和諸葛亮交戰，明帝始終不聽從。這年擔心不能禁止，於是任命辛毗爲大將軍軍師，使持節；六軍全都軍紀整肅，遵從辛毗指揮調動，没有人敢違犯。諸葛亮去世，辛毗又返回任衛尉。辛毗去世，謚號稱肅侯。兒子辛敞繼承爵位，咸熙年間任河内太守。

楊阜

楊阜字義山，天水冀人也。以州從事爲牧韋端使詣許，拜安定長史。阜還，關右諸將問袁、曹勝敗孰在，阜曰：“袁公寬而不斷，好謀而少决；不斷則無威，少决則失後事，今雖强，終不能成大業。曹公有雄才遠略，决機無疑，法一而兵精，能用度外之人，所任各盡其力，必能濟大事者也。”長史非其好，遂去官。而端徵爲太僕，其子康代爲刺史，辟阜爲别駕。察孝廉，辟丞相府，州表留參軍事。

楊阜字義山，天水冀人。以州從事的身份爲州牧韋端出使到許昌，被授任安定長史。楊阜返回，關右的將領們問他袁紹、曹操之間的勝敗在哪一方，楊阜説：“袁公寬厚而不果斷，喜歡謀劃而很少决斷；不果斷就没有威信，很少决斷就會耽誤以後的大事，現在雖然强大，但終究不能成就大業。曹公有雄才遠略，判斷時機毫不遲疑，法令一致而軍隊精鋭，能破格使用人才，所任用的人都能各自使出自己的全部能力，他一定是個能成就大事的人。”長史的職務不是他喜歡的，於是辭官離去。而韋端被徵召任太僕，他的兒子韋康代替他任刺史，徵召楊阜任别駕。經考察推舉爲孝廉，要徵召到丞相府，州裏上表請求留下任參軍。

馬超之戰敗渭南也，走保諸戎。太祖追至安定，而蘇伯反河間，將引軍東還。阜時奉使，言於太祖曰：“超有信、布之勇，甚得羌、胡心，西州畏之。若大軍還，不嚴爲之備，

馬超在渭南戰敗，逃走據守戎族地區。太祖追到安定，而蘇伯在河間反叛，太祖將帶領軍隊返回東方。楊阜這時奉命出使來見太祖，就對太祖説：“馬超具有韓信、季布那樣的勇猛，很得羌、胡部族的人心，西州都害怕他。如果大軍返

隴上諸郡非國家之有也。”太祖善之，而軍還倉卒，爲備不周。超率諸戎渠帥以擊隴上郡縣，隴上郡縣皆應之，惟冀城奉州郡以固守。超盡兼隴右之衆，而張魯又遣大將楊昂以助之，凡萬餘人，攻城。阜率國士大夫及宗族子弟勝兵者千餘人，使從弟岳於城上作偃月營，與超接戰，自正月至八月拒守而救兵不至。州遣别駕閻温循水潛出求救，爲超所殺，於是刺史、太守失色，始有降超之計。阜流涕諫曰：“阜等率父兄子弟以義相勵，有死無二；田單之守，不固於此也。棄垂成之功，陷不義之名，阜以死守之。”遂號哭。刺史、太守卒遣人請和，開城門迎超。超入，拘岳於冀，使楊昂殺刺史、太守。

回，不對他嚴加防備，隴上各郡就不屬國家所有了。”太祖認爲他説得對，可是軍隊撤退得倉促，設防不周密。馬超帶領各戎族首領攻打隴上各郡縣，隴上各郡縣都響應他，衹有冀城擁護州郡的官員堅守。馬超兼并了隴右的所有軍隊，而且張魯又派遣大將楊昂來援助他，一共一萬多人，攻打冀城。楊阜帶領城裏官員和同族能够作戰的子弟一千多人，派從弟楊岳在城墻上設置半月形的營陣，和馬超交戰，從正月到八月防守但救兵没有來。州裏派遣别駕閻温順着水道潛水出城求救，被馬超殺掉，於是刺史、太守都嚇得變了臉色，開始有了投降馬超的打算。楊阜流着眼淚規勸説：“我等帶領父兄子弟用大義相互勉勵，寧死也不變心；田單保衛即墨城的防守，也不比這裏堅固。放棄即將完成的功勛，落個不義的名聲，我楊阜要拼死守住城。”説完就號啕大哭。刺史、太守終於派人求和，打開城門迎接馬超。馬超進城後，把楊岳拘禁在冀城，派楊昂殺了刺史、太守。

阜内有報超之志，而未得其便。頃之，阜以喪妻求葬假。阜外兄姜叙屯歷城。阜少長叙家，見叙母及叙，説前在冀中時事，歔欷悲甚。叙曰：“何爲乃爾？”阜曰：“守城不能完，君亡不能死，亦何面目以視息於天下！馬超背父叛君，虐殺州將，豈獨阜之憂責，一州士大夫皆蒙其耻。君擁兵專制而無討賊心，此趙盾所以書弑君也。超强而無義，多釁易圖耳。”叙母慨然，敕叙從阜計。計定，外與鄉人姜隱、趙昂、尹奉、姚瓊、孔信、武都人李俊、王靈結謀，定討超約，使從弟謨至冀語岳，并結安定梁寬、南安趙衢、龐恭等。約誓既明，十七年九月，與叙起兵於鹵城。超聞阜等兵起，自將出。而衢、寬等解岳，閉冀城門，討超妻子。超襲歷城，得叙母。叙母罵之曰：“汝背父之逆子，殺君之桀賊，天地豈久容

楊阜心裏懷有向馬超報仇的意願，但没有得到合適的機會。不久，楊阜因妻子死去請假安葬。楊阜的表兄姜叙在歷城駐兵。楊阜小時候在姜叙家裏長大，見到姜叙的母親和姜叙，説到前些時在冀城中的事情，抽噎流淚非常悲痛。姜叙説：“爲什麽這樣呢？”楊阜説：“守城不能保全，州牧郡守喪命自己不能一同去死，還有什麽臉面活在世上呢？馬超背叛了父親和君王，殘暴地殺害州裏的將領，難道衹是我楊阜一人的憂傷和責任，一州的官員都蒙受了這個耻辱。您擁有軍隊掌握權力却没有討伐叛賊的願望，這正是趙盾被史官記載爲弑君的人的原因。馬超强悍而不講道義，有很多過失，容易設法除掉他。”姜叙的母親聽了十分感慨，命令姜叙聽從楊阜的謀劃。計謀確定了，在外和同鄉人姜隱、趙昂、尹奉、姚瓊、孔信、武都人李俊、王靈等人一同商議，約定討伐馬超的日期，派從弟楊謨去冀城告訴楊岳，并聯絡了安定人梁寬、南安人趙衢、龐恭等。約定遵守的誓言已經明確，建安十七年九月，楊阜和姜叙在鹵城出兵攻打馬超。馬超聽説

汝，而不早死，敢以面目視人乎？”超怒，殺之。阜與超戰，身被五創，宗族昆弟死者七人。超遂南奔張魯。

楊阜等人的軍隊出動，親自帶領軍隊出城。而趙衢、梁寬等人解救了楊岳，關閉了冀城的城門，殺了馬超的妻子兒女。馬超襲擊歷城，抓住姜叙的母親。姜叙的母親大罵馬超説：“你這個背叛父親的逆子，殺害牧守的凶賊，天地怎能長久地容下你，你不早死，還有臉面敢見人嗎？”馬超發怒，殺了她。楊阜和馬超交戰，身上受了五處傷，同族兄弟戰死七人。馬超於是往南投奔張魯。

隴右平定，太祖封討超之功，侯者十一人，賜阜爵關内侯。阜讓曰：“阜君存無捍難之功，君亡無死節之效，於義當絀，於法當誅；超又不死，無宜苟荷爵禄。”太祖報曰：“君與群賢共建大功，西土之人以爲美談。子貢辭賞，仲尼謂之止善。君其剖心以順國命。姜叙之母，勸叙早發，明智乃爾，雖楊敞之妻蓋不過此。賢哉，賢哉！良史記録，必不墜於地矣。”

隴右平定後，太祖封賞討伐馬超有功的人，封侯的有十一人，賜給楊阜關内侯的爵位。楊阜推讓説：“我楊阜在刺史、太守活着時没有抵禦禍亂的功勞，在刺史、太守被殺後没有堅持節操隨着去死的業績，從道義上講應當貶職，從法律上講應當處死；馬超又没有死，不應該隨便接受爵位利禄。”太祖回答説：“您和群賢共同建立大功，西部地區的人都傳爲美談。子貢推辭賞賜，仲尼認爲是停止了善行。您剖露心胸，誠意地順從國家的命令吧！姜叙的母親，勸勉姜叙早早出兵，這樣的明智，即使楊敞的妻子大概也比不過她。賢德啊，賢德啊！優秀的史官記録歷史，一定不會把這樣的事情放棄不寫，扔落在地吧。”

太祖征漢中，以阜爲益州刺史。還，拜金城太守，未發，轉武都太守。郡濱蜀漢，阜請依龔遂故事，安之而已。會劉備遣張飛、馬超等從沮道趣下辯，而氐雷定等七部萬餘落反應之。太祖遣都護曹洪禦超等，超等退還。洪置酒大會，令女倡著羅縠之衣，蹋鼓，一坐皆笑。阜厲聲責洪曰：“男女之别，國之大節，何有於廣坐之中裸女人形體！雖桀、紂之亂，不甚於此。”遂奮衣辭出。洪立罷女樂，請阜還坐，肅然憚焉。

太祖征伐漢中，任命楊阜爲益州刺史。返回後，授任金城太守，還没出發就任，轉任武都太守。武都郡鄰近蜀漢，楊阜請求依照龔遂治理勃海郡的老辦法，衹求安定罷了。正好遇上劉備派遣張飛、馬超等人從沮取道撲向下辯，而氐雷定等七個部族一萬多個聚落反叛響應他們。太祖派遣都護曹洪抵禦馬超等人，馬超等人撤退返回。曹洪設置酒宴大會賓客，命令舞女們穿着很薄的絲衣，在鼓上踏步跳舞，滿座的人都笑起來。楊阜高聲責備曹洪説：“男女之間的區别，是國家的重要法度，怎能在大庭廣衆中裸露女人的身體，即使是夏桀王、商紂王那樣的淫亂，也不比這厲害。”於是就用力揮起衣服告辭離去，曹洪立刻停止舞女們的歌舞，請楊阜返回座位，對他恭恭敬敬，十分畏懼。

及劉備取漢中以逼下辯，太祖以武都孤遠，欲移之，恐吏民戀土。阜

到劉備攻取漢中進逼下辯時，太祖因爲武都孤立偏遠，想把這個郡的居民遷走，又擔心官吏

威信素著，前後徙民、氐，使居京兆、扶風、天水界者萬餘户，徙郡小槐里，百姓襁負而隨之。爲政舉大綱而已，下不忍欺也。文帝問侍中劉曄等："武都太守何如人也?"皆稱阜有公輔之節。未及用，會帝崩。在郡十餘年，徵拜城門校尉。

百姓留戀故土。楊阜的威信一向很聞名，先後遷走漢人、氐人，使一萬多户居住在京兆、扶風、天水界内，把郡的官署遷到小槐里，老百姓都拖兒帶女地跟隨着他。楊阜處理政務衹抓最重要的法度，不忍心欺負百姓，文帝問侍中劉曄等人説："武都太守是個怎樣的人?"他們都稱贊楊阜具有三公那樣的節操。還没來得及任用他，正好遇上文帝去世。楊阜在郡裏任職十多年，徵召回京授任城門校尉。

阜常見明帝著綉帽，被縹綾半褎，阜問帝曰："此於禮何法服也?"帝默然不答，自是不法服不以見阜。

楊阜經常見到明帝頭戴綉花帽，身穿縹綾做的半袖衣，楊阜問皇帝説："這在禮制上是什麽禮服呢?"皇帝沉默着没回答，從此以後不穿上禮服就不出來見楊阜。

遷將作大匠。時初治宫室，發美女以充後庭，數出入弋獵。秋，大雨震電，多殺鳥雀。阜上疏曰：

臣聞明主在上，群下盡辭。堯、舜聖德，求非索諫；大禹勤功，務卑宫室；成湯遭旱，歸咎責己；周文刑於寡妻，以御家邦；漢文躬行節儉，身衣弋綈；此皆能昭令問，貽厥孫謀者也。伏惟陛下奉武皇帝開拓之大業，守文皇帝克終之元緒，誠宜思齊往古聖賢之善治，總觀季世放蕩之惡政。所謂善治者，務儉約、重民力也；所謂惡政者，從心恣欲，觸情而發也。惟陛下稽古世代之初所以明赫，及季世所以衰弱至于泯滅，近覽漢末之變，足以動心誡懼矣。曩使桓、靈不廢高祖之法，文、景之恭儉，太祖雖有神武，於何所施其能邪? 而陛下何由處斯尊哉? 今吴、蜀未定，軍旅在外，願陛下動則三思，慮而後行，重慎出入，以往鑒來，言之若輕，成敗甚重。頃者天雨，又多卒暴，雷電非常，至殺鳥雀。天地神明，以王者爲

楊阜升任將作大匠。當時皇帝剛開始修建宫室，徵集美女充實後宫，多次出入皇宫打獵。秋天，大雨雷電，殺死了很多鳥雀。楊阜上疏説：

臣聽説賢明的君主在上，下面的大臣們就會暢所欲言。堯、舜具有超凡的美德，還徵求臣子的批評勸諫；大禹勤奮地建立功業，衹修建低矮的宫室；成湯遇到旱災，歸罪責備自己；周文王給自己的妻子作出表率，爲的是治理好國家；漢文帝親自奉行節儉，身穿粗厚的黑色綈衣；這些都是出於能顯示他們的美好名聲，并留傳給他們的子孫後代的考慮。臣恭敬地想到陛下繼承武皇帝開拓的大業，守護着文皇帝能够延續至終的事業，確實應該思考着向古代聖賢君王的善治看齊，全面觀察歷朝末年放縱任性的惡政。所謂善治，就是要力行儉約，重視民力；所謂惡政，就是隨心所欲，任情發泄。希望陛下考察古代歷朝初期光明顯赫的原因，以及末年衰弱以至滅亡的緣由，觀察近來漢代末年的演變，足以令人驚心動魄、警惕畏懼了。過去假如漢桓帝、漢靈帝不廢除漢高祖的法度，漢文帝、漢景帝恭謹節儉的風尚，太祖即使有神明威武，又在哪裏施展他的才能呢? 而陛下又從哪裏處在這個尊貴的地位上呢? 現在吴、蜀没有平定，軍隊征戰在外，希望陛下一舉一動要多加思慮，考

子也，政有不當，則見災譴。克己內訟，聖人所記。惟陛下慮患無形之外，慎萌纖微之初，法漢孝文出惠帝美人，令得自嫁；頃所調送小女，遠聞不令，宜爲後圖。諸所繕治，務從約節。《書》曰：“九族既睦，協和萬國。”事思厥宜，以從中道，精心計謀，省息費用。吴、蜀以定，爾乃上安下樂，九親熙熙。如此以往，祖考心歡，堯舜其猶病諸。今宜開大信於天下，以安衆庶，以示遠人。

慮好後再去做，慎重地對待自己的舉止行爲，把以往的歷史教訓作爲將來的借鑒，這説起來好像很輕便，但對於國家的成敗却很重要。不久前天下大雨，又多是來得又急又猛，雷電也不正常，以致殺死鳥雀。天地神明，把帝王當作自己的兒子，處理政事有不妥當的地方，就會造成災害來表示譴責。克制約束自己，内心裏責備自己的過失，是聖人記下的美德。希望陛下考慮到還沒明顯暴露出來的憂患，慎重對待災禍剛剛出現的細微萌芽，效法漢文帝放出漢惠帝宫中的美人，讓她們自己嫁人；近來徵調送入宫中的少女，傳到遠方名聲很不好，應當爲以後着想。各種修建的宫室設施，一定要遵循節儉的原則。《尚書》説：“自己的家族和睦以後，就能協調團結四方各國的諸侯。”遇事要考慮適當的對策，遵循中庸之道，精心謀劃，節省費用。吴、蜀得到平定，這樣就可以皇上安心臣民歡悦，同宗親族和睦快樂。這樣下去，祖先心裏歡喜，就是堯、舜也無可挑剔。現在應該向天下顯示誠信，以便安撫百姓，昭示遠方。

時雍丘王植怨於不齒，藩國至親，法禁峻密，故阜又陳九族之義焉。詔報曰：“聞得密表，先陳往古明王聖主，以諷暗政，切至之辭，款誠篤實。退思補過，將順匡救，備至悉矣。覽思苦言，吾甚嘉之。”

當時雍丘王曹植埋怨自己受到歧視，雖然身爲藩國皇帝至親，也遭法律禁令的嚴密控制，因此楊阜又陳述同宗親族的道理。皇帝下詔回答説：“近來得到你的秘密奏表，先陳述古代賢明聖德的君王，來指責昏昧的政治，直率中肯的言辭，誠懇而又忠實。反省自己的言行，彌補自己的過失，將要依循匡正補救朝政的道路，做得完備全面。觀覽思索你用心良苦的言語，我非常贊賞。”

後遷少府。是時大司馬曹真伐蜀，遇雨不進。阜上疏曰：“昔文王有赤烏之符，而猶日昃不暇食；武王白魚入舟，君臣變色。而動得吉瑞，猶尚憂懼，況有災異而不戰竦者哉？今吴、蜀未平，而天屢降變，陛下宜深有以專精應答，側席而坐，思示遠以德，綏邇以儉。間者諸軍始進，便

楊阜後來升任少府。這時大司馬曹真討伐蜀國，遇到下雨不能進軍。楊阜上疏説：“過去周文王有火團化成赤色烏鴉的吉兆，還是到了太陽西斜仍没有空閑吃飯；周武王遇到白魚跳入船中的吉兆，君臣們還是急得變了臉色。行動時得到了吉祥的預兆，尚且還感到憂慮畏懼，何況有災異發生還不恐懼得發抖嗎？現在吴、蜀還没有平定，而上天多次降下災異，陛下應該專心一意慎

有天雨之患，稽閡山險，以積日矣。轉運之勞，擔負之苦，所費以多，若有不繼，必違本圖。《傳》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徒使六軍困於山谷之間，進無所略，退又不得，非主兵之道也。武王還師，殷卒以亡，知天期也。今年凶民饑，宜發明詔損膳減服，技巧珍玩之物，皆可罷之。昔邵信臣爲少府於無事之世，而奏罷浮食；今者軍用不足，益宜節度。”帝即召諸軍還。

重應答，坐在側席上認真思索，考慮着把自己的恩德昭示給遠方，用節儉安撫附近的人民。近來各軍剛開始進軍，就遇有天降大雨的憂患，滯留阻隔在險惡的山嶺上，已經很多天了。輾轉運輸的勞累，肩挑背扛的痛苦，耗費的人力物力已經很多，如果不能繼續下去，一定會違背原來的意圖。《左傳》說：‘看到可以前進時纔進軍，知道前進困難時就退兵，這是用兵的最好策略。’白白地讓大軍困在山谷之間，前進没有攻打的目標，後退又不能，這不是指揮作戰的辦法。周武王撤軍返回，殷商最終還是滅亡了，這是由於他知道上天安排的定數。現在年成不好百姓飢餓，應該公開發布詔書減少皇家的膳食和服飾，新奇精巧珍貴玩賞的器物，都可以停止不用。以前邵信臣在太平無事的年代擔任少府，還上奏請求取消不耕作吃白飯；現在軍隊的資用不足，更應該節省用度。”皇帝立即召各軍返回。

後詔大議政治之不便於民者，阜議以爲：“致治在於任賢，興國在於務農。若舍賢而任所私，此忘治之甚者也。廣開宫館，高爲臺榭，以妨民務，此害農之甚者也。百工不敦其器，而競作奇巧，以合上欲，此傷本之甚者也。孔子曰：‘苛政甚於猛虎。’今守功文俗之吏，爲政不通治體，苟好煩苛，此亂民之甚者也。當今之急，宜去四甚，并詔公卿郡國，舉賢良方正敦樸之士而選用之，此亦求賢之一端也。”

後來皇帝詔令討論不利於百姓的治政措施，楊阜在議論中認爲：“達到治理在於任用賢才，國家興旺在於重視農業。如果捨棄賢才而任用自己偏愛的人，這是忘記治理國家最厲害的。到處修建宫室館舍，高築樓臺亭榭，以致妨害了百姓自己的事情，這是損害農業生産最厲害的。各種工匠不注重製作實用的器物，而争着製作新奇精巧的玩物，來迎合皇帝的欲望，這是傷害國家根本最厲害的。孔子說：‘苛刻的政治比猛虎還厲害。’現在那些拘守功利安於習俗的官吏，從事政務不理解治國的根本，衹喜好那些瑣碎苛細的事情，這是擾亂百姓最厲害的。如今最急迫的，應該是去掉這四個最厲害的，并下詔給公卿大臣和各郡國官員，推舉賢良公正敦厚樸實的人而選拔任用他們，這也是求取賢才的一個方面。”

阜又上疏欲省宫人諸不見幸者，乃召御府吏問後宫人數。吏守舊令，對曰：“禁密，不得宣露。”阜怒，杖吏一百，數之曰：“國家不與九卿爲密，反與小吏爲密乎?”帝聞而愈敬憚阜。

楊阜又上疏想要裁減那些未被皇帝召幸過的宫女，於是召來御府吏詢問後宫中宫女的人數。御府吏遵守過去的法令，回答說：“這是宫禁的秘密，不能泄露。”楊阜發怒，打了御府吏一百杖，責備他說：“國家的事情不交給九卿保密，反而要交給你這個小吏保密嗎?”皇帝聽到後更加敬重害怕楊阜。

帝愛女淑，未期而夭，帝痛之甚，追封平原公主，立廟洛陽，葬於南陵。將自臨送，阜上疏曰："文皇帝、武宣皇后崩，陛下皆不送葬，所以重社稷、備不虞也。何至孩抱之赤子而可送葬也哉?"帝不從。

皇帝喜愛的女兒曹淑，没滿周歲就夭折了，皇帝非常悲痛，追封她爲平原公主，在洛陽建立廟宇，埋葬在南陵。皇帝還將親自送葬，楊阜上疏説："文皇帝、武宣皇后崩逝，陛下都不送葬，爲的是以國家爲重，防備意外。怎麽到還在懷抱中的孩子死了却可以送葬呢?"皇帝不聽從他的勸諫。

帝既新作許宫，又營洛陽宫殿觀閣。阜上疏曰：

堯尚茅茨而萬國安其居，禹卑宫室而天下樂其業；及至殷、周，或堂崇三尺，度以九筵耳。古之聖帝明王，未有極宫室之高麗以凋弊百姓之財力者也。桀作璇室、象廊，紂爲傾宫、鹿臺，以喪其社稷，楚靈以築章華而身受其禍；秦始皇作阿房而殃及其子，天下叛之，二世而滅。夫不度萬民之力，以從耳目之欲，未有不亡者也。陛下當以堯、舜、禹、湯、文、武爲法則，夏桀、殷紂、楚靈、秦皇爲深誡。高高在上，實監后德。慎守天位，以承祖考，巍巍大業，猶恐失之。不夙夜敬止，允恭恤民，而乃自暇自逸，惟宫臺是侈是飾，必有顛覆危亡之禍。《易》曰："豐其屋，蔀其家，窺其户，閴其無人。"王者以天下爲家，言豐屋之禍，至於家無人也。方今二虜合從，謀危宗廟，十萬之軍，東西奔赴，邊境無一日之娛；農夫廢業，民有饑色。陛下不以是爲憂，而營作宫室，無有已時。使國亡而臣可以獨存，臣又不言也；君作元首，臣爲股肱，存亡一體，得失同之。《孝經》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臣雖駑怯，敢忘爭臣

皇帝已經新建了許昌的宫殿，又建造洛陽的宫殿觀閣。楊阜上疏説：

堯崇尚住茅屋而四方各國生活安定，禹修建低矮的宫室而天下百姓勞作愉快；到了殷代、周代，有的殿堂高衹三尺，衹用九尺的席子來度量。古代的聖明帝王，没有把宫室建造得極其高大華麗來損耗百姓的財力的。桀修建美玉裝飾的宫室、象牙裝飾的廊道，紂建造高大的傾宫、高聳的鹿臺，因此喪失了他們的國家，楚靈王因爲修築章華臺而自身遭受災禍；秦始皇興建阿房宫而災難延及他的兒子，天下反叛，秦朝傳了兩代就滅亡了。不估量天下百姓的財力，來順從自己聲色方面的欲望，没有不滅亡的。陛下應當以堯、舜、禹、湯、周文王、周武王爲榜樣，以夏桀、殷紂、楚靈王、秦始皇爲鑒戒。陛下處在崇高的地位上，確實要考察、借鑒前代君王的美德。謹慎地守護皇位，繼承祖先的基業，宏偉壯觀的基業，還擔心失去。不日夜恭謹，誠信不懈地憐惜百姓，却衹顧自己的悠閑安逸，一心想着擴充修飾宫室樓臺，就一定會有被顛覆滅亡的災禍。《周易》説："擴大他的屋子，遮蔽他的家室，窺看他的門户，静悄悄地没有人。"帝王把天下當作家，這是説擴大屋子的災禍，會造成家中無人。現在吴、蜀結爲聯盟，圖謀危害國家，十萬軍隊，東奔西跑，邊境上没有一天的安樂；農民荒廢了田地，百姓面帶飢色。陛下不爲這些事憂愁，却興建宫室，没有個停止的時候。假使國家滅亡臣可以單獨生存，臣也就不説了；君王好似人的頭顱，臣子好似人的大腿胳膊，生死結爲一

之義？言不切至，不足以感寤陛下。陛下不察臣言，恐皇祖烈考之祚，將墜于地。使臣身死有補萬一，則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謹叩棺沐浴，伏俟重誅。

個整體，得失相同。《孝經》說："天子有七個敢於直言進諫的大臣，即使天子不施德政也不會喪失他的天下。"臣雖然愚笨怯弱，怎麼敢忘記做個直言進諫的大臣的道理？說的言辭不那麼懇切中肯，不足以使陛下感動領悟，陛下如不理解臣的話，恐怕祖先開創的帝位，將會墜落在地。假使臣死去能彌補萬分之一，那麼臣死的日子，就如同臣的再生之年。臣恭敬地靠近棺材沐浴净身，俯伏等候陛下的嚴懲。

奏御，天子感其忠言，手筆詔答。每朝廷會議，阜常侃然以天下爲己任。數諫争，不聽，乃屢乞遜位，未許。會卒，家無餘財。孫豹嗣。

奏章呈交皇帝，天子被他的忠言感動，親筆寫下詔書回覆。每當朝廷聚會討論，楊阜經常從容不迫地仗義直言，把國家大事看作自己的職責。多次勸諫皇帝，皇帝不肯聽從，就多次請求辭讓職位，皇帝也不准許。楊阜去世時，家中没有多餘的財産。孫子楊豹繼承爵位。

高堂隆

高堂隆字升平，泰山平陽人，魯高堂生後也。少爲諸生，泰山太守薛悌命爲督郵。郡督軍與悌争論，名悌而呵之。隆按劍叱督軍曰："昔魯定見侮，仲尼歷階；趙彈秦筝，相如進缶。臨臣名君，義之所討也。"督軍失色，悌驚起止之。後去吏，避地濟南。

高堂隆字升平，泰山平陽人，是漢代魯國高堂生的後代。年輕時是個讀書人，泰山太守薛悌任命他爲督郵。郡督軍和薛悌發生争執，直呼薛悌的名字呵斥他。高堂隆按劍叱責督軍説："過去魯定公受到侮辱，孔子仲尼登上臺階維護他的尊嚴；趙王被迫爲秦王彈筝，藺相如進缶迫使秦王爲趙王擊缶。對着臣子直呼官長的名字，道義上要受到懲治。"督軍嚇得變了臉色，薛悌吃驚地站起來制止他。後來高堂隆辭去吏職，到濟南避難。

建安十八年，太祖召爲丞相軍議掾，後爲歷城侯徽文學，轉爲相。徽遭太祖喪，不哀，反游獵馳騁。隆以義正諫，甚得輔導之節。黄初中，爲堂陽長，以選爲平原王傅。王即尊位，是爲明帝。以隆爲給事中、博士、駙馬都尉。帝初踐祚，群臣或以爲宜饗會，隆曰："唐、虞有遏密之哀，高宗有不言之思，是以至德雍熙，光于四海。"以爲不宜爲會，帝敬納之。遷陳留太守。犢民酉牧，年七十餘，有至行，舉爲計曹掾；帝嘉

建安十八年，太祖徵召他任丞相軍議掾，後任歷城侯曹徽的文學，轉任國相。曹徽遇上太祖去世，不表示哀痛，反而游玩打獵到處奔馳。高堂隆用大義直言勸諫，很有輔助引導藩侯的法度。黄初年間，任堂陽長，被選任爲平原王傅，平原王即位，就是明帝。明帝任命高堂隆爲給事中、博士、駙馬都尉。明帝剛剛即位，衆大臣有的認爲應該舉行盛大宴會，高堂隆説："唐堯逝世後虞舜和百姓有三年停止舉樂的哀痛，殷高宗繼位後有三年一言不發的思慮，因此崇高的道德能够和諧興盛，光照四海。"認爲不應該舉行盛大宴會，明帝恭敬地接受了他的意見。升任陳留

之，特除郎中以顯焉。徵隆爲散騎常侍，賜爵關内侯。

太守。有個放牛的百姓西牧，年紀七十多歲了，有很高尚的品行，高堂隆推舉他任計曹掾；皇帝贊賞他這樣做，特意任命他爲郎中來對他加以顯揚。又徵召高堂隆任散騎常侍，賜給關内侯的爵位。

青龍中，大治殿舍，西取長安大鐘。隆上疏曰："昔周景王不儀刑文、武之明德，忽公旦之聖制，既鑄大錢，又作大鐘，單穆公諫而弗聽，泠州鳩對而弗從，遂迷不反，周德以衰，良史記焉，以爲永鑒。然今之小人，好説秦、漢之奢靡以蕩聖心，求取亡國不度之器，勞役費損，以傷德政，非所以興禮樂之和，保神明之休也。"是日，帝幸上方，隆與卞蘭從。帝以隆表授蘭，使難隆曰："興衰在政，樂何爲也？化之不明，豈鐘之罪？"隆曰："夫禮樂者，爲治之大本也。故簫韶九成，鳳皇來儀，雷鼓六變，天神以降，政是以平，刑是以錯，和之至也。新聲發響，商辛以隕，大鐘既鑄，周景以弊，存亡之機，恒由斯作，安在廢興之不階也？君舉必書，古之道也，作而不法，何以示後？聖王樂聞其闕，故有箴規之道；忠臣願竭其節，故有匪躬之義也。"帝稱善。

青龍年間，明帝大肆興建宫殿館舍，又去西邊取長安的大鐘。高堂隆上疏説："以前周景王不效法周文王、周武王的美好品德，忽視周公旦制定的王朝制度，既鑄大錢，又造大鐘，單穆公勸諫而不聽從，泠州鳩當面規勸也不采納，終於陷入迷亂不知返回，周代的德政因此衰敗，優秀的史官記載了這事，把它作爲永久的鑒戒。可是現在的小人，喜歡述説秦代、漢代奢侈浮華的排場來擾亂皇帝的心，去索取已滅亡國家的不合法度的器物，使百姓服役勞苦耗費財力，以致損害了國家的德政，這不是用來達到禮樂的和諧，保持神明的美善的方法。"這天，皇帝來到上方署，高堂隆和卞蘭隨行。皇帝把高堂隆的奏章給了卞蘭，讓他反駁高堂隆説："國家的興衰在於治理的政策，音樂起什麽作用呢？教化不顯著，難道是鐘的罪過？"高堂隆説："禮樂，是治理國家的重要根本。所以簫韶的樂曲演奏了九次以後，鳳凰也被招來起舞，雷鼓的演奏變换了六次，天神也會降臨，政治由此而穩定，刑罰由此而棄置不用，這就是和美達到了極點。新的靡靡之音一奏響，商紂王就喪了命，大鐘鑄好以後，周景王就走向了衰敗，國家存亡的關鍵，經常是由這裏産生的，怎麽説它不是興盛衰敗的緣由呢？君王的舉動一定要記載下來，這是古代的規矩，做出的事情不合法度，用什麽給後人看？聖明的君王樂於聽到别人指出他的缺點，所以有勸諫的途徑；忠誠的臣子願意盡力表現他的節操，所以有奮不顧身爲君王盡忠的大義。"皇帝稱贊他説得好。

遷侍中，猶領太史令。崇華殿災，詔問隆："此何咎？於禮，寧有祈禳之義乎？"隆對曰："夫災變之發，皆所以明教誡也，惟率禮修德，可以勝之。《易傳》曰：'上不儉，下

高堂隆升任侍中，還兼任太史令。崇華殿發生火災，皇帝下詔問高堂隆："這是什麽災禍？在禮法上，有什麽祈禱神明降福除災的方法嗎？"高堂隆回答説："災變的發生，都是上天用來顯示教誨和告誡的方法，衹有遵循禮義修養道德，

不節，孽火燒其室。’又曰：‘君高其臺，天火爲災。’此人君苟飾宫室，不知百姓空竭，故天應之以旱，火從高殿起也。上天降鑒，故譴告陛下；陛下宜增崇人道，以答天意。昔太戊有桑穀生於朝，武丁有雊雉登於鼎，皆聞災恐懼，側身修德，三年之後，遠夷朝貢，故號曰中宗、高宗。此則前代之明鑒也。今案舊占，災火之發，皆以臺榭宫室爲誡。然今宫室之所以充廣者，實由宫人猥多之故。宜簡擇留其淑懿，如周之制，罷省其餘。此則祖己之所以訓高宗，高宗之所以享遠號也。”詔問隆：“吾聞漢武帝時，柏梁災，而大起宫殿以厭之，其義云何？”隆對曰：“臣聞西京柏梁既災，越巫陳方，建章是經，以厭火祥；乃夷越之巫所爲，非聖賢之明訓也。《五行志》曰：‘柏梁災，其後有江充巫蠱衛太子事。’如《志》之言，越巫建章無所厭也。孔子曰：‘災者修類應行，精祲相感，以戒人君。’是以聖主睹災責躬，退而修德，以消復之。今宜罷散民役。宫室之制，務從約節，内足以待風雨，外足以講禮儀。清埽所災之處，不敢於此有所立作，蓂莆、嘉禾必生此地，以報陛下虔恭之德。豈可疲民之力，竭民之財！實非所以致符瑞而懷遠人也。”帝遂復崇華殿，時郡國有九龍見，故改曰九龍殿。

纔可以戰勝災禍。《易傳》說：‘上面不儉省，下面不節制，災火就會燒毁他們的房屋。’又說：‘君王高築他的樓臺，天火就會造成災禍。’這樣君王如果衹知修飾宫室，不知百姓財力耗盡，所以上天用旱災作出反應，火從高大的宫殿裹燒起來。上天明察秋毫，因而責備告誡陛下；陛下應該更加重視人道，來回覆上天的意願。過去太戊遇有桑樹和穀子在朝廷上生長，武丁遇有野鷄鳴叫着登上鼎邊，他們都是聽説災變後心懷恐懼，謹慎小心地修養道德，三年以後，遠方的夷人前來朝覲進貢，因此號稱中宗、高宗。這就是前代可供借鑒的明顯事例。現在考察以前的占卜，火災的發生，都是因爲大修臺榭宫室表示告誡。然而現在宫室之所以被增修擴建，實在是由於宫女太多的緣故。應該挑選留下她們當中賢惠美好的，依照周朝的制度，减免其他剩餘的宫女。這就是祖己訓誡高宗，高宗能享有長久的美譽的原因。”皇帝下詔問高堂隆：“我聽説漢武帝時，柏梁臺發生火災，却大肆修建宫殿來鎮住這種災變，這是什麽道理呢？”高堂隆回答説：“臣聽説西京長安的柏梁臺發生火災後，越地的巫師陳述對付的辦法，修建建章宫，來鎮住火災顯示的凶兆；這是夷越的巫師做的事，不是聖賢的英明訓教。《五行志》説：‘柏梁臺發生火災，然後有江充誣陷衛太子用巫術危害漢武帝的事情。’照《五行志》所説的，越地的巫師提議修建建章宫并没有鎮住凶災。孔子説：‘災害是儆戒人事、報應人的行爲，由陰陽災害之氣相互感應，來告誡君王的。’因此聖明的君王看到災害就責備自己，退下來修養道德，以便消除災害恢復正常。現在應該免除百姓的勞役。宫室的規模，務必依循節儉的方針，裏邊足以抵禦風雨，外邊足以演習禮儀。清除打掃發生火災的地方，不敢再在這裏修建宫室，象徵着吉祥的蓂莆、嘉禾就一定會在這裏生長出來，以報答陛下對上天虔誠恭敬的美德。怎麽能使百姓勞累困乏，耗盡他們的財力呢！這實在不是招致祥瑞而安撫遠方人民的辦法。”皇帝於是重建了崇華殿，當時郡國有九條龍出現，所以改稱爲九龍殿。

陵霄闕始構，有鵲巢其上，帝以問隆，對曰："《詩》云'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今興宮室，起陵霄闕，而鵲巢之，此宮室未成身不得居之象也。天意若曰，宮室未成，將有他姓制御之，斯乃上天之戒也。夫天道無親，惟與善人，不可不深防，不可不深慮。夏、商之季，皆繼體也，不欽承上天之明命，惟讒諂是從，廢德適欲，故其亡也忽焉。太戊、武丁，睹災竦懼，祗承天戒，故其興也勃焉。今若休罷百役，儉以足用，增崇德政，動遵帝則，除普天之所患，興兆民之所利，三王可四，五帝可六，豈惟殷宗轉禍爲福而已哉！臣備腹心，苟可以繁祉聖躬，安存社稷，臣雖灰身破族，猶生之年也。豈憚忤逆之災，而令陛下不聞至言乎？"於是帝改容動色。

陵霄闕開始興建，有喜鵲在上面築巢，皇帝就這件事詢問高堂隆，高堂隆回答說："《詩經》說'喜鵲築好了巢，鳩住在它裏面'。現在興建宮室，築起陵霄闕，而喜鵲在上面築巢，這是宮室没有建成自己不能住在裏面的徵象。上天的意思似乎是說，宮室没有建成，將會有其他姓氏的人掌握統治它，這正是上天的告誡。上天的準則是不偏愛親近的人，祇降福給品德好的人，不能不深加防範，不能不慎重考慮。夏朝、商朝的末年，都是繼承先祖基業的君王，他們不恭敬地接受上天的訓令，祇聽從誹謗誣陷別人的話，廢棄德行滿足私欲，所以他們的滅亡非常快。太戊、武丁，看到災變心懷恐懼，敬奉上天的告誡，所以他們勃然興盛起來。現在如果停止各種勞役，力求儉省以滿足需用，更加推重德政，行動遵循帝王的準則，除去給整個國家帶來危害的事情，興辦給廣大人民帶來利益的事情，那麼三王之後可以有第四個，五帝之後可以有第六個，難道祇有殷商的王室可以轉禍爲福嗎？臣充任陛下親近信任的人，如果可以給皇帝添加幸福，安定保存社稷，臣即使自身化爲灰土，家族誅滅，也如同是我的再生之年。怎麼能害怕因違背皇上意願而遭受災難，而使陛下聽不到合乎事理的話呢？"於是皇帝變了臉色，感到震動。

是歲，有星孛于大辰。隆上疏曰：

凡帝王徙都立邑，皆先定天地社稷之位，敬恭以奉之。將營宮室，則宗廟爲先，廄庫爲次，居室爲後。今圜丘、方澤、南北郊、明堂、社稷，神位未定，宗廟之制又未如禮，而崇飾居室，士民失業。外人咸云宮人之用，與興戎軍國之費，所盡略齊。民不堪命，皆有怨怒。《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與人作頌，則嚮以五福，民怒吁嗟，則威以六極，言天之賞罰，隨民言，順民心

這年，有彗星出現在大辰星的方位上。高堂隆上疏說：

凡是帝王遷移國都建立城邑，都要先確定天地社稷的神位，恭恭敬敬地奉祀他們。將要營建宮室，就要先建好宗廟，其次建好倉庫和馬廄，最後纔修建居住的房屋。現在圜丘、方澤、南北郊祭、明堂、社稷，各神位都還没有確定，宗廟的規格又没有依照禮法，却高築和修飾居住的宮室，士人和庶民都失去了謀生的本業。外面的人都說宮女的費用，與調兵打仗和軍政開支的費用，差不多相等。老百姓不能活命，都懷有怨恨憤怒。《尚書》說"上天的視聽依從百姓的視聽，上天的獎懲依從百姓的獎懲"，衆人唱起頌歌，上天就用五福加以勸勉，百姓怨怒

也。是以臨政務在安民爲先，後稽古之化，格于上下，自古及今，未嘗不然也。夫采椽卑宮，唐、虞、大禹之所以垂皇風也；玉臺瓊室，夏癸、商辛之所以犯昊天也。今之宮室，實違禮度，乃更建立九龍，華飾過前。天彗章灼，始起於房心，犯帝坐而干紫微，此乃皇天子愛陛下，是以發教戒之象，始卒皆於尊位，殷勤鄭重，欲必覺寤陛下。斯乃慈父懇切之訓，宜崇孝子祗聳之禮，以率先天下，以昭示後昆，不宜有忽，以重天怒。

悲嘆，上天就用六極加以震懾，這是說上天的賞罰，會隨應百姓的言論，順從百姓的意願。因此處理政務一定要把安定百姓放在首位，然後考察古代的教化，推廣到上下各方，從古至今，沒有不是這樣的。用不加削斫的柞木建成低矮的宮室，這就是唐堯、虞舜、大禹的帝王風範流傳下來的原因；用美玉修成樓臺宮室，這就是夏癸、商辛觸犯上天的緣由。現在的宮室，確實違背了禮制法度，還要改建九龍殿，華麗的裝飾超過了以往。天上的彗星明亮清晰，開始出現在房宿心宿，侵入帝坐星又干犯紫微座，這是上天像愛護兒子一樣愛護陛下，因此顯示出教誨告誡的徵象，從開始到最終都出現在天空中象徵着帝王的尊位上，殷切鄭重，想一定讓陛下醒悟過來。這是慈父懇切的訓導，陛下應該崇尚孝子敬畏父親的禮節，爲天下先做出表率，以明確地顯示給子孫後代，不應該輕視怠慢，從而增加上天的震怒。

時軍國多事，用法深重。隆上疏曰：

夫拓迹垂統，必俟聖明；輔世匡治，亦須良佐，用能庶績其凝而品物康乂也。夫移風易俗，宣明道化，使四表同風，回首面內，德教光熙，九服慕義，固非俗吏之所能也。今有司務糾刑書，不本大道，是以刑用而不措，俗弊而不敦。宜崇禮樂，班叙明堂，修三雍、大射、養老，營建郊廟，尊儒士，舉逸民，表章制度，改正朔，易服色，布愷悌，尚儉素，然後備禮封禪，歸功天地，使雅頌之聲盈于六合，緝熙之化混于後嗣。斯蓋至治之美事，不朽之貴業也。然九域之內，可揖讓而治，尚何憂哉！不正其本而救其末，譬猶棼絲，非政理也。可命群公卿士通儒，造

當時軍事和政務方面多有變故，使用刑法苛刻嚴酷。高堂隆上疏說：

開闢帝王的功業，把皇位傳給子孫後代，一定要等待聖明的君主；輔助時世救治天下，也需等待賢能的輔佐人才，因爲他們能够把各種事務辦成，從而使萬物康樂安定。移風易俗，宣揚顯明道德教化，使四方邊境同一風化，顧望京都歸附朝廷，恩德教化光大昌盛，遠近各處都向往禮義，這本來不是一般的官吏能够做到的。現在主管官員遇事必定死摳刑法條文，不能依據常理，因此刑法用了而不能制止犯罪，風俗敗壞而人心不古。應該尊崇禮樂，在明堂上按等級依次排列行禮，修築辟雍、明堂、靈臺和舉行大射、養老等禮儀的場所，興建郊廟，尊重儒生，舉用隱居不出的人才，宣傳昭示各項制度，改換曆法，變換車馬祭牲的顏色，倡導和藹平易的風度，崇尚節儉樸素，然後備辦禮物到泰山舉行封禪大典，把功勞歸於天地之神，使《雅》《頌》這樣的贊頌盛世的

具其事，以爲典式。

樂聲充滿天地四方，光明的教化流傳給後代子孫。這大概是治理國家最美好的事情，不朽的崇高事業。於是九州之內，可以拱手禮讓而得到治理，還有什麽憂慮的呢？不整頓治國的根本而去補救它的細枝末節，就好像整理亂絲一樣，不是治政的方法。可以命令朝廷公卿官員和博學的儒生，制定完善這些事的制度，作爲效法的規範。

隆又以爲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自古帝王所以神明其政，變民耳目，故三春稱王，明三統也。於是敷演舊章，奏而改焉。帝從其議，改青龍五年春三月爲景初元年孟夏四月，服色尚黄，犧牲用白，從地正也。

高堂隆又認爲改换曆法，變换車馬祭牲的顔色，區别不同的徽章旗號，使用不同的器械，是自古以來帝王使他們的治政神聖化，改變百姓視聽的辦法，所以記載春季的三個月時加上“王”的稱呼，是要顯示出天統、地統、人統這“三統”的曆法。於是他陳述并發揮舊的規章，上奏要求更改。皇帝聽從他的建議，改青龍五年春三月爲景初元年孟夏四月，服飾的顔色崇尚黄色，祭祀的牲畜采用白色，依照殷代以丑月爲正月的紀時曆法。

遷光禄勳。帝愈增崇宫殿，雕飾觀閣，鑿太行之石英，采穀城之文石，起景陽山於芳林之園，建昭陽殿於太極之北，鑄作黄龍鳳皇奇偉之獸，飾金墉、陵雲臺、陵霄闕。百役繁興，作者萬數，公卿以下至于學生，莫不展力，帝乃躬自掘土以率之。而遼東不朝。悼皇后崩。天作淫雨，冀州水出，漂没民物。隆上疏切諫曰：

高堂隆升任爲光禄勳。皇帝更加擴建增高宫殿，雕刻裝飾觀臺樓閣，開鑿太行山上的石英石，采集穀城帶有花紋的石頭，在芳林園裏堆起景陽山，在太極殿的北邊修建昭陽殿，鑄造黄龍鳳凰等奇異高大的獸像，裝飾金墉、陵雲臺、陵霄闕。各種勞役頻繁發起，參加建造的人數以萬計，公卿以下的官員直到學生，没有不來出力的，皇帝還親自挖土來帶動他們。可是遼東不來朝覲。悼皇后去世。天降大雨，冀州發大水，漂走淹没百姓的財物。高堂隆上疏懇切地勸諫説：

蓋“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然則士民者，乃國家之鎮也；穀帛者，乃士民之命也。穀帛非造化不育，非人力不成。是以帝耕以勸農，后桑以成服，所以昭事上帝，告虔報施也。昔在伊唐，世值陽九厄運之會，洪水滔天，使鯀治之，績用不成，乃舉文命，隨山刊木，前後歷年二十二載。災眚之甚，

“天地的最大恩德叫做生長萬物，聖人的最大寶物叫做王位；靠什麽守住王位？叫做仁德；靠什麽使人聚合？叫做財富。”既然如此，那麽士人和庶民是國家的基礎；糧食布帛，是士人和庶民的命根子。糧食布帛没有大自然就不能生育，没有人的勞動就不能長成。因此皇帝親自耕種來鼓勵農民生産，皇后親自采桑養蠶來製成衣服，這是用來彰明侍奉上帝，上告虔誠報答上帝施給的恩惠的方法。過去在伊唐的時代，世間正逢災荒厄運交集，洪水滔天，派鯀治理，不能

莫過於彼，力役之興，莫久於此，堯、舜君臣，南面而已。禹敷九州，庶士庸勛，各有等差，君子小人，物有服章。今無若時之急，而使公卿大夫并與厮徒共供事役，聞之四夷，非嘉聲也，垂之竹帛，非令名也。是以有國有家者，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嫗煦養育，故稱“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上下勞役，疾病凶荒，耕稼者寡，饑饉荐臻，無以卒歲；宜加愍恤，以救其困。

取得成功，於是推舉大禹，順着高山伐木開道，前後經過二十二年。災害的深重，没有超過那次的，勞役的徵發，没有比這更長久的，而堯、舜君臣，衹是面朝南坐觀而已。大禹分治九州，各級官員的功勞，各有差别，君子小人，服飾各有區分。現在没有那時情况的急迫，却讓公卿大夫一同和奴僕從事勞役，四方的夷族聽到這個消息，不是好的名聲，記載在史書上流傳給後人，也不是好的聲譽。因此有國有家的人，近的取自身體，遠的取自各物，生養撫育，所以稱做“和藹平易的君子，就是百姓的父母”。現在上下服勞役，疾病災荒交加，耕種莊稼的人少，飢餓災害接連到來，没有辦法度過時光；應該對他們予以憐憫，解救他們的困苦。

臣觀在昔書籍所載，天人之際，未有不應也。是以古先哲王，畏上天之明命，循陰陽之逆順，矜矜業業，惟恐有違。然後治道用興，德與神符，災異既發，懼而修政，未有不延期流祚者也。爰及末葉，暗君荒主，不崇先王之令軌，不納正士之直言，以遂其情志，恬忽變戒，未有不尋踐禍難，至於顛覆者也。

臣觀覽過去書籍上記載的，天象和人事之間，没有不互相感應的。因此古代賢德的君王，害怕上天的訓令，遵循陰陽的逆順規律，兢兢業業，謹慎小心，惟恐有違背的地方。然後國家的治理因而興盛起來，德行和神明相符合，災異發生以後，心懷畏懼而整治政事，没有不延續帝位流傳後代的。到了末年，昏昧荒淫的君主，不尊崇先王美好的法度，不接納正直之士的直言勸諫，任意放縱自己的情感欲望，毫不在意地對待自然變異和上天的告誡，没有不很快就遭受災難，以致王朝顛覆的。

天道既著，請以人道論之。夫六情五性，同在於人，嗜欲廉貞，各居其一。及其動也，交争于心。欲强質弱，則縱濫不禁；精誠不制，則放溢無極。夫情之所在，非好則美，而美好之集，非人力不成，非穀帛不立。情苟無極，則人不堪其勞，物不充其求。勞求并至，將起禍亂。故不割情，無以相供。仲尼云：“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由此觀之，

天道已經明確了，請再用人道加以論述。喜、怒、哀、樂、愛、惡這六情和仁、義、禮、智、信這五性，每個人都共同具備，嗜好欲望和廉明忠貞，各占有一部分。等到它們活動時，就在心中互相争鬥。如果欲望强烈而本質虚弱，那就會放縱自己而不加約束；如果精誠之心不能控制住，那就會放情任性而没有限度。人的情欲所向往的，不是好的就是美的，而美的好的事物的積聚，没有人力不會成功，没有糧食布帛不能建立。情欲如果没有限度，那麽人就不能承

禮義之制，非苟拘分，將以遠害而興治也。

受這樣的勞苦，糧食布帛等物品就不能滿足這樣的要求。勞苦和要求一同到來，將會引起禍亂。所以不割捨情欲，就無法供給所要求的東西。仲尼說："人没有長遠的考慮，一定會招致眼前的憂患。"由此看來，禮義的制度，不但是姑且拘守本分，還將用來遠離禍害而使國家的治理興旺起來。

今吳、蜀二賊，非徒白地小虜、聚邑之寇，乃據險乘流，跨有士衆，僭號稱帝，欲與中國爭衡。今若有人來告，權、禪并修德政，復履清儉，輕省租賦，不治玩好，動咨耆賢，事遵禮度。陛下聞之，豈不惕然惡其如此，以爲難卒討滅，而爲國憂乎？若使告者曰，彼二賊并爲無道，崇侈無度，役其士民，重其徵賦，下不堪命，吁嗟日甚。陛下聞之，豈不勃然忿其困我無辜之民，而欲速加之誅，其次，豈不幸彼疲弊而取之不難乎？苟如此，則可易心而度，事義之數亦不遠矣。

現在吳、蜀二賊，不衹是不毛之地上的小小胡虜、聚集在城鎮裏的賊寇，而是占據險要地勢利用江河之隔，擁有士人和民衆，妄稱帝王，想和中原爭强比高低。現在如果有人來報告，孫權、劉禪都在修治德政，又履行清廉儉樸的風尚，減輕租税，不製作供玩賞的寶物，行動要徵詢德才兼俱的老人，辦事要遵循禮制法度。陛下聽說了這些，難道不感到警惕畏懼而厭惡他們這樣做，認爲會難以最終消滅他們，而爲國家感到憂慮嗎？如果讓報告的人說，那吳、蜀二賊都暴虐無道，奢侈無度，役使他們的士人百姓，加重人民的租税，下面的百姓無法活下去，怨憤悲嘆一天比一天厲害。陛下聽說了這些，難道不勃然大怒而痛恨他們使我們無辜的百姓遭受困苦，想儘快誅滅他們，其次，難道不慶幸他們疲憊衰弱而不難攻取他們嗎？如果這樣，那麽就可以變换一下思路考慮考慮自己，事理的理解也就不會差得遠了。

且秦始皇不築道德之基，而築阿房之宫，不憂蕭墻之變，而修長城之役。當其君臣爲此計也，亦欲立萬世之業，使子孫長有天下，豈意一朝匹夫大呼，而天下傾覆哉？故臣以爲使先代之君知其所行必將至於敗，則弗爲之矣。是以亡國之主自謂不亡，然後至於亡；賢聖之君自謂將亡，然後至於不亡。昔漢文帝稱爲賢主，躬行約儉，惠下養民，而賈誼方之，以爲天下倒縣，可

秦始皇不修築道德的根基，而去修築阿房宫，不擔憂内部的變亂，而去興起修建長城的勞役。當他們君臣爲這些事謀劃時，也是想建立萬代的基業，使他們的子孫長久地據有天下，怎會意料有一天一個普通人大呼一聲，天下就傾覆了呢？所以臣認爲假如前代的君王知道他的行爲一定會導致失敗，那麽他就不會這樣做了。因此亡國的君主自己認爲不會滅亡，然而最後達到滅亡；賢聖的君主自己認爲將要滅亡，然而最後達到不滅亡。過去漢文帝被稱爲賢明的君主，親自奉行節約儉樸，愛撫養育百姓，可是賈誼上疏

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長嘆息者三。况今天下凋弊，民無儋石之儲，國無終年之畜，外有强敵，六軍暴邊，内興土功，州郡騷動，若有寇警，則臣懼版築之士不能投命虜庭矣。

規勸他，認爲天下的百姓像被倒着懸挂一樣，可以爲之痛哭的事情有一件，可以爲之流淚的事情有兩件，可以爲之長久嘆息的事情有三件。何况現在天下凋殘破敗，老百姓没有多少存糧，國家没有供用一年的儲備，外面有强大的敵人，軍隊在邊境上無遮無蓋，國内大興土木，州郡騷亂不安，如果有敵寇進犯的警報，那麽臣害怕夾板築墻的人不能爲抗擊敵人而捨棄生命了。

又，將吏奉禄，稍見折减，方之於昔，五分居一；諸受休者又絶廩賜，不應輸者今皆出半：此爲官入兼多於舊，其所出與參少於昔。而度支經用，更每不足，牛肉小賦，前後相繼。反而推之，凡此諸費，必有所在。且夫禄賜穀帛，人主所以惠養吏民而爲之司命者也，若今有廢，是奪其命矣。既得之而又失之，此生怨之府也。《周禮》，大府掌九賦之財，以給九式之用，入有其分，出有其所，不相干乘而用各足。各足之後，乃以式貢之餘，供王玩好。又上用財，必考于司會。今陛下所與共坐廊廟治天下者，非三司九列，則臺閣近臣，皆腹心造膝，宜在無諱。若見豐省而不敢以告，從命奔走，惟恐不勝，是則具臣，非鯁輔也。昔李斯教秦二世曰：“爲人主而不恣睢，命之曰天下桎梏。”二世用之，秦國以覆，斯亦滅族。是以史遷議其不正諫，而爲世誡。

再有，將領官吏們的俸禄，逐漸被削減，和過去相比，衹有過去的五分之一；各得到休假的人又斷絶了供給的糧食和賞賜，不應繳納賦税的人現在都要交出一半：這就是説官府的收入比過去增加了兩倍，支出比過去少了三分之一。可是籌算計劃的開支費用，更是常常不足，徵收牛肉這樣的小項賦税，前後接連不斷。反過來推斷，凡是像這樣的新增費用，一定有用在别的什麽地方。再説俸禄賞賜糧食布帛，是君主用來關懷養育官吏百姓而使他們生養生命的，如果現在廢除了，這就是要奪去他們的生命。已經得到了它却又要失去它，這就是産生怨恨的根源。《周禮》説，大府掌管九種徵賦得來的財物，來供給九種用途的花費，收入有一定的原則，支出有一定的用途，不互相干預取用而費用各自充足。費用各自充足以後，纔將法定徵收的貢賦的多餘部分，提供給君王玩賞享用。又皇上享用的財物，一定要由主管財務的司會考核。現在和陛下一起坐朝廷治理天下的人，不是三公九卿，就是臺閣中的親近大臣，都是陛下的心腹親信，應該没有忌諱。如果看到收入的豐厚或減省而不敢報告，衹是服從命令奔走效勞，惟恐不能保住自己的官職，那麽這衹是空占官位充數而不稱職的臣子，不是正直的輔臣。過去李斯教誨秦二世説：“做君主的却不能任情放縱，那就叫做讓天下成了束縛自己的桎梏。”秦二世采納了他的話，秦國因此覆滅，李斯也因此被滅族。所以司馬遷評論他不能正直勸

諫，而成爲後世的鑒戒。

書奏，帝覽焉，謂中書監、令曰：“觀隆此奏，使朕懼哉！”

這份奏書送上去後，皇帝觀閱了它，對中書監、中書令說：“看了高堂隆的這份奏書，讓我感到懼怕啊！”

隆疾篤，口占上疏曰：

高堂隆病重，口述上疏說：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臣寢疾病，有增無損，常懼奄忽，忠款不昭。臣之丹誠，豈惟曾子，願陛下少垂省覽！渙然改往事之過謬，勃然興來事之淵塞，使神人嚮應，殊方慕義，四靈效珍，玉衡曜精，則三王可邁，五帝可越，非徒繼體守文而已也。

曾子有病，孟敬子去問候他。曾子說：“鳥將要死的時候，它的鳴叫聲是悲哀的；人將要死的時候，他的言語是和善的。”臣病卧在床，病情衹有加重没有减輕，常常害怕突然死去，自己的忠心不能表現出來。臣的赤誠之心，難道衹像曾子，希望陛下稍稍留意考察一番！猛然間改正以往的過錯，突然間興起將來的精深識見，使得神明和人世互相應和，異地他鄉的人都仰慕仁義，麟鳳龜龍這四種靈物都來獻上珍寶，天上北斗的玉衡星閃耀着明亮的光輝，那麽陛下您就三王可以超過，五帝可以逾越，不衹是繼承皇位拘守成法而已。

臣常疾世主莫不思紹堯、舜、湯、武之治，而蹈踵桀、紂、幽、厲之迹，莫不嗤笑季世惑亂亡國之主，而不登踐虞、夏、殷、周之軌。悲夫！以若所爲，求若所致，猶緣木求魚，煎水作冰，其不可得，明矣。尋觀三代之有天下也，聖賢相承，歷載數百，尺土莫非其有，一民莫非其臣，萬國咸寧，九有有截；鹿臺之金，巨橋之粟，無所用之，仍舊南面，夫何爲哉！然癸、辛之徒，恃其旅力，知足以拒諫，才足以飾非，諂諛是尚，臺觀是崇，淫樂是好，倡優是説，作靡靡之樂，安濮上之音。上天不蠲，眷然回顧，宗國爲墟，下夷子隸，紂縣白旗，桀放鳴條；天子之尊，湯、武有之，豈伊異人，皆明王之胄也。且當六國之時，天下殷熾，秦既兼

臣經常擔憂君主没有不想繼承堯、舜、商湯王、周武王的治國方法的，却蹈襲追隨夏桀王、商紂王、周幽王、周厲王的行徑，没有不嗤笑末代昏昧迷亂的亡國君主，却不登臨遵循虞舜、夏禹、商湯王、周武王的正軌。可悲啊！用這樣的所作所爲，追求那樣的目的，好比爬到樹上去捕取魚，燒火煮水來製作冰，這樣做不能達到目的，是很明顯的。探尋觀察夏、商、周三代擁有天下，聖賢的君主一個接一個，經歷了數百年，土地没有一尺不是他們所有，百姓没有一個不是他們的臣子，各諸侯國安寧穩定，九州劃分整齊；鹿臺的金子，巨橋的糧食，没有地方耗用，仍舊能面向南稱帝，那是爲什麽呢？然而夏桀王、商紂王之類的人，依仗他們的威力，智慧足够用來拒絶勸諫，才幹足够用來掩飾過失，崇尚阿諛奉承，高築樓臺宫觀，愛好淫蕩的樂聲，喜歡舞女小丑，製作靡靡之音，沉迷於濮水邊的荒淫頹唐的樂歌。上天不能免除他們的罪過，回首關注人世，宗廟都城化爲廢墟，遭到手下奴隸的誅

之，不修聖道，乃構阿房之宮，築長城之守，矜夸中國，威服百蠻，天下震竦，道路以目；自謂本枝百葉，永垂洪暉，豈寤二世而滅，社稷崩圮哉？近漢孝武乘文、景之福，外攘夷狄，内興宫殿，十餘年間，天下嚻然。乃信越巫，懟天遷怒，起建章之宫，千門萬户，卒致江充妖蠱之變，至於宫室乖離，父子相殘，殃咎之毒，禍流數世。

滅，商紂王的人頭被懸挂在白旗上，夏桀王被驅逐到鳴條喪命；天子的尊嚴，商湯王、周武王都有，難道他們是特異的人，他們都是聖明君王的後代。正當六國的時代，天下爭戰激烈，秦國兼并了六國以後，不遵循聖賢的正道，就構築阿房宫，修建長城來防守，在國内耀武揚威，用武威懾服邊遠各族，天下震動恐懼，在路上相遇祇敢用目光示意；自認爲根基牢固流傳百代，永遠照耀着秦王朝的光輝，怎能料到傳位兩代就滅亡了，國家崩潰呢？近代漢孝武憑藉漢文帝、漢景帝的洪福，在外驅除夷狄，在内大建宫殿，十多年間，天下怨聲沸騰。於是就相信越地巫師的話，怨恨上天而轉移自己的怒氣，興修了建章宫，建有千門萬户，最後導致江充誣陷太子用巫術危害皇帝而發生的變亂，以致於宫廷内分崩離析，父子互相殘殺，這種災難的危害，延續了好幾代。

臣觀黄初之際，天兆其戒，異類之鳥，育長燕巢，口爪胸赤，此魏室之大異也，宜防鷹揚之臣於蕭墻之内。可選諸王，使君國典兵，往往棊跱，鎮撫皇畿，翼亮帝室。昔周之東遷，晋、鄭是依，漢吕之亂，實賴朱虚，斯蓋前代之明鑒。夫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咏德政，則延期過歷，下有怨嘆，掇録授能。由此觀之，天下之天下，非獨陛下之天下也。臣百疾所鍾，氣力稍微，輒自輿出，歸還里舍，若遂沈淪，魂而有知，結草以報。

臣觀察到黄初年間，上天顯示出告誡的徵兆，一種怪異的鳥，在燕子的窩裏生育長成，嘴巴、爪子和胸部都是紅的，這表明魏國王室將要出現重大的災異，應該提防朝廷内部有狠毒狂妄、野心勃勃的臣子。可以挑選各諸侯王，讓他們治理封國掌管軍隊，散布在各地形成力量，控制安撫京城地區，輔佐光大皇室。過去周王室向東遷都，依靠了晋國、鄭國，漢代吕氏作亂，實在是依賴朱虚侯劉章纔得以平定，這都是前代很明顯的鑒戒。上天不會偏愛親近的人，祇輔助有德行的人。老百姓歌頌德政，那麽上天就會讓他延續帝位流傳後代，老百姓有怨恨悲嘆，上天就會挑選并交給有才能的人來治理。由此看來，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不祇是陛下一人的天下。臣百病纏身，氣力逐漸衰弱，將要自己乘車出發，返回故鄉，如果死去，魂靈能有知覺，也要像那位老人爲魏顆結草捕獲秦將一樣來報答陛下。

詔曰：“生廉追伯夷，直過史魚，執心堅白，謇謇匪躬，如何微疾未

皇帝下詔書説：“先生的清廉趕上了伯夷，正直超過了史魚，胸懷堅貞清白之心，忠直無

除，退身里舍？昔邴吉以陰德，疾除而延壽；貢禹以守節，疾篤而濟愈。生其强飯專精以自持。”隆卒，遺令薄葬，斂以時服。

私，爲什麽一點小病不能消除，就要退居故鄉呢？過去邴吉因爲有陰德，疾病消除而長壽；貢禹因爲保持氣節，疾病沉重而得到痊愈。先生要勉强吃飯專心保養自己。”高堂隆去世，留下遺囑要節儉辦理葬事，用當時普通的服裝入殮。

初，太和中，中護軍蔣濟上疏曰：“宜遵古封禪。”詔曰：“聞濟斯言，使吾汗出流足。”事寢歷歲，後遂議修之，使隆撰其禮儀。帝聞隆没，嘆息曰：“天不欲成吾事，高堂生舍我亡也。”子琛嗣爵。

當初，在太和年間，中護軍蔣濟上疏説：“應該遵照古代的制度舉行封禪儀式。”皇帝下詔説：“聽了蔣濟這樣的話，使我冒汗流到脚下。”這件事就擱下放了多年，後來又商議辦理這件事，派高堂隆撰寫封禪的禮儀。皇帝聽説高堂隆去世了，嘆息説：“上天不想成全我的事，高堂隆先生拋下我死去了。”高堂隆的兒子高堂琛繼承了爵位。

始，景初中，帝以蘇林、秦静等并老，恐無能傳業者。乃詔曰：“昔先聖既没，而其遺言餘教，著於六藝。六藝之文，禮又爲急，弗可斯須離者也。末俗背本，所由來久。故閔子譏原伯之不學，荀卿醜秦世之坑儒，儒學既廢，則風化曷由興哉？方今宿生巨儒，并各年高，教訓之道，孰爲其繼？昔伏生將老，漢文帝嗣以晁錯；《穀梁》寡疇，宣帝承以十郎。其科郎吏高才解經義者三十人，從光禄勛隆、散騎常侍林、博士静，分受四經三禮，主者具爲設課試之法。夏侯勝有言：‘士病不明經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耳。’今學者有能究極經道，則爵禄榮寵，不期而至。可不勉哉！”數年，隆等皆卒，學者遂廢。

開始，在景初年間，皇帝因爲蘇林、秦静等人都年老了，擔心没有能傳下他們學業的人。於是下詔説：“過去先聖去世以後，但他們留下的言論和教誨，都記載在六部儒家經典著作中。六部儒家經典的文章中，禮又是最緊要的，不能片刻離棄。末代衰世的習俗背離了這個根本，由來已久了。所以閔子馬指責原伯不談學問，荀卿憎惡秦國坑殺儒生，儒學已被廢棄，那麽風俗教化從哪裏興起呢？如今博學老成的讀書人和大學問家，都是年事已高，教育訓誨的事業，誰能成爲他們的繼承人？過去伏生將要老了，漢文帝派晁錯繼承他的學業；《穀梁傳》缺少相稱的研究者，漢宣帝派十名郎官承師學習。現在選拔郎吏中才能高超、理解經義的人三十名，跟隨光禄勛高堂隆、散騎常侍蘇林、博士秦静，分别學習《詩經》、《尚書》、《周易》、《春秋》四經和《周禮》、《儀禮》、《禮記》三禮，主管人要準備給他們設置考試的辦法。夏侯勝有過這樣的話：‘讀書人擔心的是不明經術，經術如果明曉，他們獲取高官顯爵就像彎腰拾取地上的草芥那樣容易。’現在學習的人如有能够探究通曉經學的道理的，那麽爵位俸禄、榮華尊寵，就會意想不到地得到。各位能不努力嗎！”數年後，高堂隆等人都去世了，學習經學的人於是就荒廢了學業。

棧潛

初，任城棧潛，太祖世歷縣令，

當初，任城人棧潛，在太祖時歷任縣令，曾

嘗督守鄴城。時文帝爲太子，耽樂田獵，晨出夜還。潛諫曰：“王公設險以固其國，都城禁衛，用戒不虞。《大雅》云：‘宗子維城，無俾城壞。’又曰：‘猶之未遠，是用大諫。’若逸于游田，晨出昏歸，以一日從禽之娛，而忘無垠之釁，愚竊惑之。”太子不悦，然自後游出差簡。黄初中，文帝將立郭貴嬪爲皇后，潛上疏諫，語在《后妃傳》。明帝時，衆役并興，戚屬疏斥，潛上疏曰：

經督守鄴城。當時文帝還是太子，一心喜愛打獵，早出晚歸。棧潛勸諫説：“王公在險要的地方設防來鞏固自己的國家，都城設置禁衛，用來戒備意外的事情。《大雅》上説：‘周王的嫡子就像是城墻，不要讓城墻遭毁壞。’又説：‘謀劃没有遠見，因此要極力勸諫。’如果在出游打獵上放縱自己，早出晚歸，由於一天中追逐禽獸的歡樂，而忘掉了無邊無際的災禍，臣暗下對此感到迷惑。”太子聽了不高興，但從此以後出游打獵的次數略微減少了。黄初年間，文帝將要立郭貴嬪爲皇后，棧潛上疏勸諫，所説的話記載在《后妃傳》中。明帝時，各種勞役一同興起，親屬被疏遠排斥，棧潛上疏説：

天生蒸民而樹之君，所以覆燾群生，熙育兆庶，故方制四海匪爲天子，裂土分疆匪爲諸侯也。始自三皇，爰暨唐、虞，咸以博濟加于天下，醇德以洽，黎元賴之。三王既微，降逮于漢，治日益少，喪亂弘多，自時厥後，亦罔克乂。太祖浚哲神武，芟除暴亂，克復王綱，以開帝業。文帝受天明命，廓恢皇基，踐阼七載，每事未遑。陛下聖德，纂承洪緒，宜崇晏晏，與民休息。而方隅匪寧，征夫遠戍，有事海外，縣旌萬里，六軍騷動，水陸轉運，百姓舍業，日費千金。大興殿舍，功作萬計，徂來之松，刊山窮谷，怪石珷玞，浮于河、淮，都圻之内，盡爲甸服，當供稾秸銍粟之調，而爲苑囿擇禽之府，盛林莽之穢，豐鹿兔之藪；傷害農功，地繁茨棘，災疫流行，民物大潰，上減和氣，嘉禾不植。臣聞文王作豐，經始勿亟，百姓子來，不日而成。靈沼、靈囿，與民共之。今宫觀崇侈，雕鏤極妙，忘有虞之

天生百姓并爲他們樹立君主，君主是用來保佑衆生，養育萬民的，所以儘管控制四海之内還稱不上天子，分封土地劃分疆界還稱不上諸侯。從三皇開始，直到唐堯、虞舜，都將廣泛的恩惠施給天下，淳厚的美德得以遍行，老百姓都依賴他們。三王衰微以後，下及漢朝，安定的日子越來越少，喪亂越來越多，從此以後，也不再能够得到治理。太祖聰慧明智、神明威武，鏟除暴亂，恢復王朝的法度，從而開創了帝王的大業。文帝接受上天的明命，擴展了皇室的基業，即位七年，經常處理政事無暇休息。陛下聖明高尚，繼承先祖留下的大業，應該崇尚安定太平，讓百姓休養生息。可是邊境上不得安寧，征戰的士兵到遠方防守，邊境外發生戰事，戰旗高懸出征萬里，朝廷的軍隊調動頻繁，從水路、陸路運送物資糧草，老百姓捨棄了生産，每天耗費大量錢財。大肆興建宫殿房舍，動用的勞力數以萬計，徂來山的松樹，山上山谷都被砍光，形狀奇特的石頭和珷玞等玉石，從黄河、淮河上船載運送，京城周圍方圓千里的地方，都是王畿的外圍，應當提供草料糧食的徵調，却成爲皇帝苑囿挑選禽獸的來源地，林木草叢生長茂盛的荒野，鹿兔等野物大量繁衍的處所；損害了農業生産，地上長滿了荆棘，災害瘟疫到

總期，思殷辛之瓊室，禁地千里，舉足投網，麗擬阿房，役百乾谿，臣恐民力凋盡，下不堪命也。昔秦據殽函以制六合，自以德高三皇，功兼五帝，欲號謚至萬葉，而二世顛覆，願爲黔首，由枝幹既杌，本實先拔也。蓋聖王之御世也，克明俊德，庸勛親親；俊乂在官，則功業可隆，親親顯用，則安危同憂；深根固本，并爲幹翼，雖歷盛衰，内外有輔。昔成王幼冲，未能莅政，周、吕、召、畢，并在左右；今既無衛侯、康叔之監，分陜所任，又非旦、奭。東宫未建，天下無副。願陛下留心關塞，永保無極，則海内幸甚。

處流行，百姓逃亡、物産散失，上天減少了適宜的氣候，豐美的禾苗不能生長。臣聽説周文王建立豐城，開始規劃經營時不那麼急迫，老百姓像兒子一樣自動前來，没有數天就建成了。靈沼、靈囿，和老百姓共同所有。現在宫殿臺觀推崇奢華，雕刻裝飾極盡奇妙，忘記了虞舜用草覆蓋舉行禮儀的明堂，却想着商紂王用美玉裝飾的宫室，不准普通人進入的禁地方圓千里，老百姓邁步進去就會觸犯法網，華麗模仿阿房宫，徵用的勞役是乾谿臺的一百倍，臣擔心老百姓的財力耗盡，他們無法活命。過去秦國占據殽山、函谷關的險要來控制天下，自認爲德行比三皇高，功績總括了五帝，想將稱號和謚號流傳萬代，可是衹有兩代就覆滅了，甘願做個普通百姓，好像枝幹已經動摇，樹根其實已先拔出。聖明的帝王治理天下，能尊重才德出衆的人，任用功臣親近親屬；賢能的人身在官位，那麼功業就可以興隆，親近親屬并重用他們，那麼就可以共安危、同憂樂；王朝的基礎鞏固了，衆人都來輔助效力，即使經歷興盛和衰落的變化，朝廷内外都有人輔佐。過去周成王年幼，不能親理政事，周公、吕望、召公、畢公，都在左右輔佐；現在既没有衛侯、康叔那樣的監管人，以陜地爲界分别治理的重任，又没有周公、召公那樣的人來承擔。東宫的太子没有確立，天下没有繼承人。希望陛下留意關心邊疆的關塞，永遠保住不盡的帝業，那麼四海之内的百姓就非常幸運了。

後爲燕中尉，辭疾不就，卒。

棧潛後來被任命爲燕中尉，他推辭有病没有就任，去世。

評曰：辛毗、楊阜，剛亮公直，正諫匪躬，亞乎汲黯之高風焉。高堂隆學業修明，志在匡君，因變陳戒，發於懇誠，忠矣哉！及至必改正朔，俾魏祖虞，所謂意過其通者歟！

評曰：辛毗、楊阜，剛毅誠信而公正耿直，嚴正規勸而不顧自身，僅次於汲黯的高尚品格。高堂隆學問上精通明達，志在匡正君王的過失，利用災變陳述以往的鑒戒，出自内心懇切坦誠，忠誠啊！至於提出一定要改换曆法，使魏國效法虞舜，這可以説是意願超過了他精通的範圍吧！



三國志卷二十六

魏志二十六

滿寵　田豫　牽招　郭淮

滿寵

滿寵字伯寧，山陽昌邑人也。年十八，爲郡督郵。時郡内李朔等各擁部曲，害于平民，太守使寵糾焉。朔等請罪，不復鈔略。守高平令。縣人張苞爲郡督郵，貪穢受取，干亂吏政。寵因其來在傳舍，率吏卒出收之，詰責所犯，即日考竟，遂棄官歸。

滿寵字伯寧，山陽昌邑人。十八歲時，做了郡裏的督郵。當時郡裏的李朔等人各自擁有自己的武裝，危害百姓，太守派遣滿寵監督察辦他們。李朔等人請罪，不再搶掠百姓。滿寵代理高平縣令。高平縣人張苞任郡裏的督郵，貪污受賄，擾亂了官府的政務。滿寵趁他前來縣裏住在客舍的時候，帶着屬吏和士兵去逮捕了他，責問他犯下的罪行，當天將他審問拷打致死，滿寵於是就棄官回家。

太祖臨兗州，辟爲從事。及爲大將軍，辟署西曹屬，爲許令。時曹洪宗室親貴，有賓客在界，數犯法，寵收治之。洪書報寵，寵不聽。洪白太祖，太祖召許主者。寵知將欲原，乃速殺之。太祖喜曰："當事不當爾邪?"故太尉楊彪收付縣獄，尚書令荀彧、少府孔融等并屬寵："但當受辭，勿加考掠。"寵一無所報，考訊如法。數日，求見太祖，言之曰："楊彪考訊無他辭語。當殺者宜先彰其罪；此人有名海内，若罪不明，必大失民望，竊爲明公惜之。"太祖即日赦出彪。初，彧、融聞考掠彪，皆怒，及因此得了，更善寵。

太祖來到兗州，徵召滿寵任從事。等到太祖做了大將軍，徵召滿寵暫任西曹屬官，又任許令。當時曹洪是受到太祖寵信的親族，他的賓客在許縣境内多次犯法，滿寵將他逮捕判罪。曹洪寫信給滿寵説情，滿寵没有理睬。曹洪將此事稟告太祖，太祖召見許縣主管此事的官員。滿寵知道太祖將要寬恕曹洪的賓客，就趕快把他殺了。太祖高興地説："辦事不應當這樣嗎?"原任太尉楊彪被逮捕後關進許縣的監獄，尚書令荀彧、少府孔融等人都囑咐滿寵説："衹要聽取口供就行了，不要用刑拷打。"滿寵對誰也不作答覆，依照法律對楊彪拷打審問。過了數天，他求見太祖，對太祖説："楊彪經過拷打審問，没有别的口供。該殺的人應當先公布他的罪狀；這個人在國内很有名氣，如果罪狀不明確就殺了他，一定會使您在百姓中的威望大受損害，我私下爲您感到可惜。"太祖當天就赦免釋放了楊彪。起初，荀彧、孔融聽説滿寵拷打楊彪，都感憤怒，等到

楊彪的案子因此得到了結，就更贊賞滿寵了。

時袁紹盛於河朔，而汝南紹之本郡，門生賓客布在諸縣，擁兵拒守。太祖憂之，以寵爲汝南太守。寵募其服從者五百人，率攻下二十餘壁，誘其未降渠帥，於坐上殺十餘人，一時皆平。得户二萬，兵二千人，令就田業。

當時袁紹在黄河以北勢力强大，而汝南是袁紹的故鄉，他的門生賓客分布在汝南各縣，都擁有軍隊把守。太祖對此感到憂慮，任命滿寵爲汝南太守。滿寵招募了五百個願意跟隨他的人，帶領他們攻下二十多個營壘，引誘那些還没有降伏的頭領，在聚會的座位上殺掉十多人，很快就使汝南完全平定。獲得人口二萬户，士兵二千人，滿寵命令他們回家種田務農。

建安十三年，從太祖征荆州。大軍還，留寵行奮威將軍，屯當陽。孫權數擾東陲，復召寵還爲汝南太守，賜爵關内侯。關羽圍襄陽，寵助征南將軍曹仁屯樊城拒之，而左將軍于禁等軍以霖雨水長爲羽所没。羽急攻樊城，樊城得水，往往崩壞，衆皆失色。或謂仁曰："今日之危，非力所支。可及羽圍未合，乘輕船夜走，雖失城，尚可全身。"寵曰："山水速疾，冀其不久。聞羽遣别將已在郟下，自許以南，百姓擾擾，羽所以不敢遂進者，恐吾軍掎其後耳。今若遁去，洪河以南，非復國家有也；君宜待之。"仁曰："善。"寵乃沈白馬，與軍人盟誓。會徐晃等救至，寵力戰有功，羽遂退。進封安昌亭侯。文帝即王位，遷揚武將軍。破吴於江陵有功，更拜伏波將軍，屯新野。大軍南征，到精湖，寵帥諸軍在前，與賊隔水相對。寵敕諸將曰："今夕風甚猛，賊必來燒軍，宜爲其備。"諸軍皆警。夜半，賊果遣十部伏夜來燒，寵掩擊破之，進封南鄉侯。黄初三年，假寵節鉞。五年，拜前將軍。明帝即位，進封昌邑侯。太和二年，領豫州刺史。三年春，降人稱吴大嚴，揚聲欲詣江北獵，孫權欲自出。寵度其必襲西陽而爲之備，權聞之，退還。秋，使曹休從廬江南入合肥，令寵向夏

建安十三年，滿寵跟隨太祖征伐荆州。大軍返回時，留下滿寵代理奮威將軍，駐守當陽。孫權多次侵擾東部邊境，又召滿寵回來任汝南太守，賜給關内侯的爵位。關羽圍攻襄陽，滿寵協助征南將軍曹仁駐扎在樊城抵禦關羽，而左將軍于禁等人的軍隊因連降大雨河水暴漲而被關羽消滅。關羽猛攻樊城，樊城遭受水淹，城墻常常崩塌，大家都嚇得變了臉色。有人對曹仁説："現在面臨的危險，不是我們的力量能够對付的。可以趁關羽的包圍還没合攏時，乘着輕快的船隻夜裏撤走，雖然丢失了城，還可以保全性命。"滿寵説："山洪來去迅速，想必不會持久。聽説關羽派遣别的將領帶兵已到了郟城下，從許縣以南的地方，老百姓都驚恐不安，關羽不敢立即進軍的原因，就是擔心我軍截斷他的後路。現在如果逃離，洪河以南的地區，就不再是國家所有了；您應該再等一等。"曹仁説："好。"滿寵於是就把白馬沉入水中祭河，和軍中將士一起宣誓。恰好徐晃等人的救兵到達，滿寵奮力作戰有功，關羽於是被打退了。滿寵被進封爲安昌亭侯。文帝即魏王位，滿寵被升遷爲揚武將軍。他在江陵打敗吴國軍隊有功，又被授任伏波將軍，駐守新野。大軍南下征伐，到達精湖，滿寵率領各軍在前，和敵軍隔河相對。滿寵告誡各將領説："今晚風勢很猛，敵軍一定會來放火燒我們的軍營，應該對此做好準備。"各軍都保持警戒。半夜，敵人果然派遣十支人馬乘夜色前來焚燒軍營，滿寵突然出擊打敗了他們，被進封爲南鄉侯。黄初三年，授給滿寵符節和斧鉞。黄初五年，授任前將軍。明帝即位，被進封爲昌邑侯。太和二年，

口。寵上疏曰："曹休雖明果而希用兵，今所從道，背湖旁江，易進難退，此兵之窪地也。若入無彊口，宜深爲之備。"寵表未報，休遂深入。賊果從無彊口斷夾石，要休還路。休戰不利，退走。會朱靈等從後來斷道，與賊相遇。賊驚走，休軍乃得還。是歲休薨，寵以前將軍代都督揚州諸軍事。汝南兵民戀慕，大小相率，奔隨道路，不可禁止。護軍表上，欲殺其爲首者。詔使寵將親兵千人自隨，其餘一無所問。四年，拜寵征東將軍。其冬，孫權揚聲欲至合肥，寵表召兗、豫諸軍，皆集。賊尋退還，被詔罷兵。寵以爲今賊大舉而還，非本意也，此必欲僞退以罷吾兵，而倒還乘虚，掩不備也，表不罷兵。後十餘日，權果更來，到合肥城，不克而還。其明年，吴將孫布遣人詣揚州求降，辭云："道遠不能自致，乞兵見迎。"刺史王淩騰布書，請兵馬迎之。寵以爲必詐，不與兵，而爲淩作報書曰："知識邪正，欲避禍就順，去暴歸道，甚相嘉尚。今欲遣兵相迎，然計兵少則不足相衛，多則事必遠聞。且先密計以成本志，臨時節度其宜。"寵會被書當入朝，敕留府長史："若淩欲往迎，勿與兵也。"淩於後索兵不得，乃單遣一督將步騎七百人往迎之。布夜掩擊，督將迸走，死傷過半。初，寵與淩共事不平，淩支黨毁寵疲老悖謬，故明帝召之。既至，體氣康强，見而遣還。寵屢表求留，詔報曰："昔廉頗强食，馬援據鞍，今君未老而自謂已老，何與廉、馬之相背邪？其思安邊境，惠此中國。"

他兼任豫州刺史。太和三年春，投降過來的人説吴國正加緊備戰，揚言要到長江以北來捕獵，孫權打算親自出征。滿寵估計吴國一定會襲擊西陽而對此做好防備，孫權聽到這個消息，就撤軍返回了。秋，明帝派曹休從廬江南下進入合肥，命令滿寵向夏口進軍。滿寵上疏説："曹休雖然聰明果斷，却很少用兵打仗，現在他要經過的道路，背後是湖，旁邊是長江，前進容易，後退困難，這就是兵書上所説的可進難退的危險地帶。如果進入無彊口，就應該嚴密地做好準備。"滿寵的奏章還没有得到答覆，曹休就已經深入進去。敵軍果然從無彊口截斷夾石，堵住了曹休的退路。曹休作戰不利，撤軍逃走。恰好朱靈等人從後面來截斷道路，和敵軍相遇。敵軍驚慌逃走，曹休的軍隊纔能够返回。這年曹休去世，滿寵以前將軍的身份代理統領揚州各軍軍務。汝南的士兵和百姓留戀愛戴滿寵，大人小孩相繼不斷，在路上奔來跟隨着滿寵，無法禁止。護軍寫奏表上奏，想要殺掉他們當中領頭的人。皇帝下詔讓滿寵帶領親兵一千人隨行，其餘的人全都不予過問。太和四年，授任滿寵爲征東將軍。這年冬天，孫權揚言要攻打合肥，滿寵上奏表要求召集兗州、豫州各軍，各軍全都會集起來。敵軍不久就撤退了，滿寵接受詔書停止軍事行動。滿寵認爲現在敵軍大舉進攻却又後撤，并不是他們的本意，這一定是想用假裝撤退的手段來誘使我軍停止行動，然後再返回乘虚而入，趁我們没有防備突然襲擊，於是滿寵上奏表請求不要停止調動軍隊。過了十多天，孫權果然又來了，到了合肥城下，不能攻取而退了回去。第二年，吴國將領孫布派人到揚州請求投降，信中説："道路遥遠不能親自前來，請求派兵來迎接。"刺史王淩把孫布的信送給滿寵看，請求派兵馬迎接孫布。滿寵認爲其中一定有詐，不給王淩兵馬，而替王淩寫回信給孫布説："能識别正邪是非，想要躲避災禍，順從大義，離棄暴虐，歸附正道，很值得贊賞。現在想派兵迎接，然而考慮到兵力太少了不能保護你們，兵力太多事情就一定會傳得很遠。請暫且先秘密謀劃來實現你們本來的意願，

到時候我們再按實際情况采取適當措施。”滿寵正好接到詔書要回京入朝，告誡留府長史説：“如果王凌想前去迎接，不要給他派兵。”王凌後來要求派兵没有要到，就獨自派遣一個督將帶領步兵騎兵七百人前去迎接孫布。孫布夜裏突然襲擊，督將衝出逃走，帶去的士兵死傷超過一半。當初，滿寵和王凌共事有矛盾，王凌手下的徒黨詆毁滿寵年老力衰、辦事糊塗荒謬，因此明帝召滿寵回京入朝。到了朝上，滿寵身體健康、精力充沛，明帝見了就派他回去。滿寵多次上奏表請求留下來，明帝下詔書答覆説：“過去廉頗老了仍强自進食，馬援老了還坐在馬鞍上征戰，現在您没有老却説自己已老了，爲什麽和廉頗、馬援所做的相背離呢？還是想想怎樣安定邊境，給國内帶來好處。”

明年，吴將陸遜向廬江，論者以爲宜速赴之。寵曰：“廬江雖小，將勁兵精，守則經時。又賊舍船二百里來，後尾空縣，尚欲誘致，今宜聽其遂進，但恐走不可及耳。”整軍趨楊宜口。賊聞大兵東下，即夜遁。時權歲有來計。青龍元年，寵上疏曰：“合肥城南臨江湖，北遠壽春，賊攻圍之，得據水爲勢；官兵救之，當先破賊大輩，然後圍乃得解。賊往甚易，而兵往救之甚難，宜移城内之兵，其西三十里，有奇險可依，更立城以固守，此爲引賊平地而掎其歸路，於計爲便。”護軍將軍蔣濟議，以爲：“既示天下以弱，且望賊烟火而壞城，此爲未攻而自拔。一至於此，劫略無限，必以淮北爲守。”帝未許。寵重表曰：“孫子言，兵者，詭道也。故能而示之以弱不能，驕之以利，示之以懾。此爲形實不必相應也。又曰‘善動敵者形之’。今賊未至而移城却内，此所謂形而誘之也。引賊遠水，擇利而動，舉得於外，則福生於内矣。”尚書趙咨以寵策爲長，

第二年，吴國將領陸遜向廬江進兵，朝廷中議事的人都認爲應當派兵迅速奔赴到那裏。滿寵説：“廬江雖然小，可是將領勇猛，士兵精悍，防守能堅持一段時間。再説敵軍捨棄船隻步行二百里來到這裏，後方空虚無靠，我們還想引誘他們來這裏，現在應該聽任他們長驅直入，衹怕他們逃跑來不及呢。”於是整頓軍隊直奔楊宜口。敵軍聽説大軍向東行進，就連夜逃走了。當時孫權每年都有進犯的打算。青龍元年，滿寵上疏説：“合肥城南面靠近長江和巢湖，北面遠離壽春，敵軍進攻包圍它，能够依托水面形成有利態勢；我軍救援合肥，應該首先擊敗敵軍的大量人馬，然後包圍纔能解除。敵軍要去進犯很容易，而我軍前往救援却很困難，應該把駐在城裏的軍隊轉移出去，在合肥城西三十里的地方，有特别險要的地勢可以依托，在那裏再修築一座城堅守，這是爲了引誘敵軍到平地上來而牽制他們的退路，在策略上對我們有利。”護軍將軍蔣濟發表議論，認爲：“這既向天下顯示我們的軟弱，而且看到敵軍進犯的信號就毁掉城池，這是敵軍還没進攻就自己宣告失敗。一旦發展到這一步，敵軍的搶劫掠奪就没有限度，我們就一定得退到淮河以北防守了。”皇帝没有同意滿寵的建議。滿寵又上奏表説：“孫子説，用兵，是用計謀欺

詔遂報聽。其年，權自出，欲圍新城，以其遠水，積二十日不敢下船。寵謂諸將曰："權得吾移城，必於其衆中有自大之言，今大舉來欲要一切之功，雖不敢至，必當上岸耀兵以示有餘。"乃潛遣步騎六千，伏肥城隱處以待之。權果上岸耀兵，寵伏軍卒起擊之，斬首數百，或有赴水死者。明年，權自將號十萬，至合肥新城。寵馳往赴，募壯士數十人，折松爲炬，灌以麻油，從上風放火，燒賊攻具，射殺權弟子孫泰。賊於是引退。三年春，權遣兵數千家佃於江北。至八月，寵以爲田向收熟，男女布野，其屯衛兵去城遠者數百里，可掩擊也。遣長吏督三軍循江東下，摧破諸屯，焚燒穀物而還。詔美之，因以所獲盡爲將士賞。

騙敵人的手段。所以我們有實力却向敵人顯示自己軟弱無能，使敵人覺得能够取勝而驕傲起來，向敵人表示膽怯畏懼。這就是現象和事實不一定相符合。孫子又說'善於調動敵人的將帥能用假象來迷惑敵人'。現在敵人還没到達就從城裏轉移後撤，這就是孫子所說的用假象來引誘敵人。引誘敵軍遠離江湖，選擇有利時機采取行動，在外面作戰取勝，就會給國内帶來收益。"尚書趙咨認爲滿寵的計策最有利，皇帝下詔書表示采納。這一年，孫權親自出征，想包圍合肥新城，因爲那裏遠離江湖，過了二十多天也不敢下船。滿寵對將領們說："孫權得到我們撤出的舊城，一定會在他的軍隊中說出自高自大的話來，現在他大舉進攻，想要獲得全部的功勞，雖然他不敢來新城，一定會上岸炫耀武力來顯示他力量强盛有餘。"於是秘密派出步兵騎兵六千人，埋伏在肥城的隱蔽處等候吴軍。孫權果然上岸炫耀武力，滿寵埋伏好的軍隊突然出來襲擊他們，斬首數百人，有的被逼得跳水淹死。第二年，孫權親自帶領號稱十萬的軍隊，來到合肥新城。滿寵快馬趕去，招募數十個壯士，砍下松枝做火把，灌上麻油，從上風放火，燒毀敵軍進攻的裝備，射死孫權弟弟的兒子孫泰。敵軍於是後撤。青龍三年春，孫權派遣數千家士兵到長江北岸墾荒屯田。到了八月，滿寵認爲田裏的莊稼將要成熟，男男女女散布在田野裏，他們守衛屯營的軍隊離城遠的有數百里，可以突然襲擊。於是派長吏帶領三軍沿着長江東下，摧毀了吴軍的各個屯營，焚燒了穀物然後返回。皇帝下詔書贊揚他們，於是把繳獲的所有戰利品都賞給了將士。

景初二年，以寵年老徵還，遷爲太尉。寵不治産業，家無餘財。詔曰："君典兵在外，專心憂公，有行父、祭遵之風。賜田十頃，穀五百斛，錢二十萬，以明清忠儉約之節焉。"寵前後增邑，凡九千六百户，封子孫二人亭侯。正始三年薨，謚曰景侯。子偉嗣。偉以格度知名，官至衛尉。

景初二年，因滿寵年老召他回京，升爲太尉。滿寵不置辦家産，家裏没有多餘的財物。皇帝下詔說："您在外掌管軍隊，一心爲國憂勞，有季孫行父、祭遵那樣清廉高潔的風範。賞賜給您田地十頃，穀物五百斛，錢二十萬，以彰明您清廉忠誠儉樸節約的美德。"滿寵先後增加的食邑，共九千六百户，封他的子孫二人爲亭侯。正始三年滿寵去世，謚號稱景侯。兒子滿偉繼承爵位。滿偉以品格氣度聞名，官做到衛尉。

田豫

田豫字國讓，漁陽雍奴人也。劉備之奔公孫瓚也，豫時年少，自托於備，備甚奇之。備爲豫州刺史，豫以母老求歸，備涕泣與别，曰：“恨不與君共成大事也。”

田豫字國讓，漁陽雍奴人。劉備投奔公孫瓚時，田豫年紀還小，就把自己托付給劉備，劉備對他非常驚訝。劉備任豫州刺史，田豫因母親年老請求回家，劉備流着眼淚和他分别，説：“遺憾的是不能和您一同成就大事。”

公孫瓚使豫守東州令，瓚將王門叛瓚，爲袁紹將萬餘人來攻。衆懼欲降。豫登城謂門曰：“卿爲公孫所厚而去，意有所不得已也；今還作賊，乃知卿亂人耳。夫挈瓶之智，守不假器，吾既受之矣；何不急攻乎？”門慚而退。瓚雖知豫有權謀而不能任也。瓚敗而鮮于輔爲國人所推，行太守事，素善豫，以爲長史。時雄傑并起，輔莫知所從。豫謂輔曰：“終能定天下者，必曹氏也。宜速歸命，無後禍期。”輔從其計，用受封寵。太祖召豫爲丞相軍謀掾，除潁陰、朗陵令，遷弋陽太守，所在有治。

公孫瓚派田豫代理東州令，公孫瓚的將領王門背叛了公孫瓚，替袁紹帶領一萬多人前來攻打東州。衆人害怕想投降。田豫登上城樓對王門説：“你受到公孫瓚器重却離開他，想來是出於迫不得已；現在回來做了賊寇，纔知道你是個作亂的人。那祇有提着瓶子的小聰明的人，也會守着它不肯借給别人，何況我已受托管轄這個縣；爲什麽不加緊攻城呢？”王門慚愧地退了回去。公孫瓚雖然知道田豫有靈活應變的謀略却不能任用他。公孫瓚失敗後鮮于輔受衆人推舉，代管太守的事務，鮮于輔素來對田豫很好，任命他爲長史。當時英雄豪傑同時興起，鮮于輔不知跟隨哪一個。田豫對鮮于輔説：“最終能平定天下的，一定是曹氏。應該趕快歸順他，不會在以後遭受災禍。”鮮于輔聽從了他的計策，因而受到封賞和寵信。太祖召田豫任丞相軍謀掾，又任命爲潁陰、朗陵令，升任弋陽太守，在任職的地方都有政績。

鄢陵侯彰征代郡，以豫爲相。軍次易北，虜伏騎擊之，軍人擾亂，莫知所爲。豫因地形，回車結圜陳，弓弩持滿於内，疑兵塞其隙。胡不能進，散去。追擊，大破之，遂前平代，皆豫策也。

鄢陵侯曹彰征伐代郡，任命田豫爲相。軍隊駐扎在易水以北，胡虜埋伏騎兵襲擊他們，軍中將士驚擾不安，没有誰知道該怎麽辦。田豫憑藉地形，掉轉兵車結成圓陣，士兵在陣内拉滿弓弩，在空隙處布滿迷惑敵人的士兵。胡人不能攻進去，四散離開。曹軍追擊，把他們打得大敗，於是進軍平定了代郡，這都是田豫的計策。

遷南陽太守。先時，郡人侯音反，衆數千人在山中爲群盗，大爲郡患。前太守收其黨與五百餘人，表奏皆當死。豫悉見諸繫囚，慰諭，開其自新之路，一時破械遣之。諸囚皆叩頭，願自效，即相告語，群賊一朝解散，郡内清静。具以狀上，太祖善之。

田豫升任南陽太守。在這之前，南陽郡人侯音反叛，聚衆數千人在山裏作盗賊，成爲郡裏的大患。前任太守逮捕了他的同黨五百多人，上奏表要求全都處死。田豫和所有被關押的囚犯見了面，安慰勸告他們，給他們一條改過自新的路，同時打開枷鎖放了他們。囚犯們都叩頭感謝，願意爲他效力，立即相互傳告，盗賊們一下子就散了夥，郡内平静無事。田豫將這事寫成狀文上

奏，太祖稱贊了他。

文帝初，北狄强盛，侵擾邊塞，乃使豫持節護烏丸校尉，牽招、解儁并護鮮卑。自高柳以東，濊貊以西，鮮卑數十部，比能、彌加、素利割地統御，各有分界；乃共要誓，皆不得以馬與中國市。豫以戎狄爲一，非中國之利，乃先構離之，使自爲仇敵，互相攻伐。素利違盟，出馬千匹與官，爲比能所攻，求救於豫。豫恐遂相兼并，爲害滋深，宜救善討惡，示信衆狄。單將鋭卒，深入虜庭，胡人衆多，鈔軍前後，斷截歸路。豫乃進軍，去虜十餘里結屯營，多聚牛馬糞然之，從他道引去。胡見烟火不絶，以爲尚在，去，行數十里乃知之。追豫到馬城，圍之十重，豫密嚴，使司馬建旌旗，鳴鼓吹，將步騎從南門出，胡人皆屬目往赴之。豫將精鋭自北門出，鼓噪而起，兩頭俱發，出虜不意，虜衆散亂，皆棄弓馬步走，追討二十餘里，僵尸蔽地。又烏丸王骨進桀黠不恭，豫因出塞案行，單將麾下百餘騎入進部。進逆拜，遂使左右斬進，顯其罪惡以令衆。衆皆怖慴不敢動，便以進弟代進。自是胡人破膽，威震沙漠。山賊高艾，衆數千人，寇鈔，爲幽、冀害，豫誘使鮮卑素利部斬艾，傳首京都。封豫長樂亭侯。爲校尉九年，其御夷狄，恒摧抑兼并，乖散强猾。凡逋亡奸宄，爲胡作計不利官者，豫皆構刺攪離，使凶邪之謀不遂，聚居之類不安。事業未究，而幽州刺史王雄支黨欲令雄領烏丸校尉，毁豫亂邊，爲國生事。遂轉豫爲汝南太守，加殄夷將軍。

文帝初年，北方的狄人强盛，侵擾邊境，於是派田豫持符節任護烏丸校尉，牽招、解儁一同任護鮮卑校尉。從高柳以東，到濊貊以西，鮮卑有數十個部落，比能、彌加、素利劃分地盤統轄，各有分界；於是共同約定發誓，都不能用馬和中原做交易。田豫認爲戎狄各部落結爲一體，對中原不利，就先設計離間他們，使他們各自成爲仇敵，互相攻伐。素利違背盟約，拿出一千匹馬賣給官府，遭到比能攻打，向田豫求救。田豫擔心他們互相兼并，造成的危害更大，應該救助善良的，討伐凶惡的，向各狄人部落顯示信義。他獨自帶領精鋭的士兵，深入到胡虜管轄地區，胡人衆多，包抄田豫軍隊的前後，切斷了歸路。田豫於是進軍，離胡虜十幾里駐扎結成營寨，收集很多牛糞馬糞燃起烟火，又從别的道路離去。胡人見到烟火不斷，以爲他們還在，等他們離開，走了數十里纔知道他們已經離開。胡人追趕田豫到馬城，把他們包圍了十層，田豫平静威嚴，派司馬舉起旗幟，奏起軍樂，帶領步兵騎兵從南門出來，胡人都注視着他們趕赴的去向。田豫帶領精鋭人馬從北門出來，呼喊着衝向前，南北兩頭同時出擊，出乎胡虜的意料，胡虜衆人慌亂逃散，都丢掉弓箭馬匹徒步逃跑，田豫追殺二十多里，胡虜的尸體遍地都是。又有烏丸王骨進凶殘狡猾不恭順，田豫於是出邊塞巡視，獨自帶領部下一百多名騎兵進入骨進的部落。骨進迎接拜見，田豫就下令左右的人殺了骨進，宣布他的罪惡來號令衆人。衆人都害怕得不敢動，於是下令骨進的弟弟代替骨進。從此胡人嚇破了膽，田豫威震沙漠。山裏的賊寇高艾，聚衆數千人，騷擾搶劫，成爲幽州、冀州的禍害，田豫誘使鮮卑素利部殺了高艾，把他的頭送到京城示衆。朝廷封田豫爲長樂亭侯。田豫擔任校尉九年，他管治夷狄，經常打擊抑制他們之間的兼并，離間分裂他們當中强悍狡猾的部落。凡是逃亡到邊地爲非作歹，替胡人出謀劃策而不利於官府的人，田豫都設計造成嫌隙、攪擾離間他們，使邪惡的陰謀不能成功，他們聚居下來也不得安寧。田豫的事

業還没有完成，而幽州刺史王雄的黨羽想讓王雄兼任烏丸校尉，詆毁田豫擾亂了邊境，爲國家製造事端。於是調田豫任汝南太守，加授殄夷將軍。

太和末，公孫淵以遼東叛，帝欲征之而難其人，中領軍楊暨舉豫應選。乃使豫以本官督青州諸軍，假節，往討之。會吴賊遣使與淵相結，帝以賊衆多，又以渡海，詔豫使罷軍。豫度賊船垂還，歲晚風急，必畏漂浪，東隨無岸，當赴成山。成山無藏船之處，輒便循海，案行地勢，及諸山島，徼截險要，列兵屯守。自入成山，登漢武之觀。賊還，果遇惡風，船皆觸山沈没，波蕩著岸，無所蒙竄，盡虜其衆。初，諸將皆笑於空地待賊，及賊破，競欲與謀，求入海鈎取浪船。豫懼窮虜死戰，皆不聽。初，豫以太守督青州，青州刺史程喜内懷不服，軍事之際，多相違錯。喜知帝寶愛明珠，乃密上："豫雖有戰功而禁令寬弛，所得器仗珠金甚多，放散皆不納官。"由是功不見列。

太和末年，公孫淵在遼東叛亂，皇帝想征討他却難以找到率兵出征的合適人選，中領軍楊暨推舉田豫應選。於是派田豫以本來官職統領青州各軍，授給符節，前往征討公孫淵。恰好吴國派遣使者和公孫淵相勾結，皇帝因爲賊軍衆多，又因爲要渡海，下詔書給田豫要他停止進軍。田豫估計賊軍的船隻將要返回，年終風勢迅急，一定害怕漂蕩的海浪，向東航行没有岸停靠，必定會前往成山。成山没有藏船的地方，於是就沿着海邊，巡視地形，到各個山島上，在險要地帶設置攔截，擺開士兵駐守。田豫自己進入成山，登上漢武帝祭日的臺觀。賊軍返回時，果然遇上凶猛的狂風，船都撞上山石沉没，落入海中的人隨波漂蕩到了岸邊，没有隱藏逃竄的地方，田豫把他們全部俘虜。起初，將領們都嘲笑田豫在空地上等待賊軍，等到賊軍被擊敗，都争着想和田豫謀劃，要求到海上去鉤取漂流的賊軍船隻。田豫害怕陷於困境的敵人會拼死抵抗，都没有答應。當初，田豫以太守的身份統領青州各軍，青州刺史程喜心裏不服氣，在調兵作戰時，常常不服從指揮。程喜知道皇帝非常喜愛明珠，就暗地裏上奏："田豫雖然有戰功，但禁令鬆弛，繳獲的兵器、珍珠、黄金很多，都發放給部下而不交納官府。"因此田豫的功勞没有被排列出來。

後孫權號十萬衆攻新城，征東將軍滿寵欲率諸軍救之。豫曰："賊悉衆大舉，非徒投射小利，欲質新城以致大軍耳。宜聽使攻城，挫其鋭氣，不當與争鋒也。城不可拔，衆必罷怠；罷怠然後擊之，可大克也。若賊見計，必不攻城，勢將自走。若便進兵，適入其計。又大軍相向，當使難知，不當使自畫也。"豫輒上狀，天子從之。會賊遁走。後吴復來寇，豫往拒之，賊即退。諸軍夜驚，云：

後來孫權號稱十萬軍隊攻打新城，征東將軍滿寵想帶領各軍救援。田豫説："敵軍出動全部人馬大舉進攻，不衹是投機獲取小利，而是想把新城作爲引誘的目標招來大軍。應該聽任他們攻城，挫敗他們的鋭氣，不應該和他們正面作戰决勝負。城不能攻下來，敵軍一定會疲憊，疲憊以後再攻打他們，可以獲得大勝。如果敵軍識破我們的計策，一定不會攻城，勢必將自己逃走。如果我們現在就進軍，正好中了敵軍的計。又大軍對着敵人，應當使敵人難以知道，不應當使自己受到局限。"田豫就呈上奏狀，天子依從了他。

“賊復來！”豫卧不起，令衆“敢動者斬”。有頃，竟無賊。

正好賊軍悄悄逃走。後來吴國又來侵擾，田豫前往抵禦他們，賊軍立即撤退了。各軍夜裏受驚，説：“賊軍又來了！”田豫躺在床上没起來，命令衆人“敢動的人斬首”。過了一會兒，終究没有賊軍來。

景初末，增邑三百，并前五百户。正始初，遷使持節護匈奴中郎將，加振威將軍，領并州刺史。外胡聞其威名，相率來獻。州界寧肅，百姓懷之。徵爲衛尉。屢乞遜位，太傅司馬宣王以爲豫克壯，書喻未聽。豫書答曰：“年過七十而以居位，譬猶鐘鳴漏盡而夜行不休，是罪人也。”遂固稱疾篤。拜太中大夫，食卿禄。年八十二薨。子彭祖嗣。

景初末年，給田豫增加食邑三百户，加上以前的共五百户。正始初年，田豫升任使持節護匈奴中郎將，加授振威將軍，兼任并州刺史。邊境外的胡人聽到他的威名，相繼前來進獻禮物。并州境内安定整肅，老百姓都懷念他。徵召任衛尉。多次請求退職，太傅司馬宣王認爲田豫身體健壯，寫信告知不允許。田豫寫信回答説：“年齡過了七十還處在官位上，好像夜間鐘聲已響滴漏已盡却仍在行走不止，這是罪人啊。”於是堅決稱病重。授任太中大夫，享受卿的俸禄。八十二歲去世。兒子田彭祖繼承了爵位。

豫清儉約素，賞賜皆散之將士。每胡、狄私遺，悉簿藏官，不入家；家常貧匱。雖殊類，咸高豫節。嘉平六年，下詔褒揚，賜其家錢穀。語在《徐邈傳》。

田豫清廉節儉樸素，得到的賞賜全都分發給將士。每當胡人、狄人私自贈送的財物，全都登記在簿册上交給官府收藏，不拿進家裏；家裏經常貧窮匱乏。即使是異族人，也都稱贊田豫的節操。嘉平六年，皇帝下詔書表彰，賜給他家錢和穀物。這事記載在《徐邈傳》中。

牽招

牽招字子經，安平觀津人也。年十餘歲，詣同縣樂隱受學。後隱爲車騎將軍何苗長史，招隨卒業。值京都亂，苗、隱見害，招俱與隱門生史路等觸蹈鋒刃，共殯斂隱尸，送喪還歸。道遇寇鈔，路等皆悉散走。賊欲斫棺取釘，招垂淚請赦。賊義之，乃釋而去。由此顯名。

牽招字子經，安平觀津人。十幾歲時，到同縣人樂隱那裏接受學業。後來樂隱任車騎將軍何苗的長史，牽招跟隨着他完成了學業。正逢京城動蕩不安，何苗、樂隱被害，牽招和樂隱的門生史路等人一道冒着生命危險，共同收殮樂隱的尸體，把他的靈柩護送回家鄉。半路遇上盜賊搶劫，史路等人全都逃散了。盜賊想劈開棺材取走鐵釘，牽招流着眼淚請求不要這樣做。盜賊覺得他有義氣，就放過棺材離開了。牽招從此名聲顯揚。

冀州牧袁紹辟爲督軍從事，兼領烏丸突騎。紹舍人犯令，招先斬乃白，紹奇其意而不見罪也。紹卒，又事紹子尚。建安九年，太祖圍鄴。尚遣招至上黨，督致軍糧。未還，尚破走，到中山。時尚外兄高幹爲并州刺

冀州牧袁紹徵召他任督軍從事，兼任統領烏丸突騎。袁紹的舍人觸犯了法令，牽招先殺了他纔禀告，袁紹對他的意圖感到驚奇而不治罪。袁紹去世，牽招又事奉袁紹的兒子袁尚。建安九年，太祖圍攻鄴。袁尚派遣牽招到上黨，督運軍糧。還没有返回，袁尚被擊敗逃走，到了中山。

史，招以并州左有恒山之險，右有大河之固，帶甲五萬，北阻强胡，勸幹迎尚，并力觀變。幹既不能，而陰欲害招。招聞之，閒行而去，道隔不得追尚，遂東詣太祖。太祖領冀州，辟爲從事。

當時袁尚的表兄高幹任并州刺史，牽招認爲并州左面有恒山的險要，右面有黄河天險，有披甲的士兵五萬，向北擋住强悍的胡人，勸高幹迎接袁尚，合并力量静觀時局的變化。高幹既不能同意，又暗地裏想害死牽招。牽招聽説後，悄悄離去，因道路阻隔不能追上袁尚，於是向東投奔太祖。太祖兼任冀州刺史，徵召他任從事。

太祖將討袁譚，而柳城烏丸欲出騎助譚。太祖以招嘗領烏丸，遣詣柳城。到，值峭王嚴，以五千騎當遣詣譚。又遼東太守公孫康自稱平州牧，遣使韓忠齎單于印綬往假峭王。峭王大會群長，忠亦在坐。峭王問招："昔袁公言受天子之命，假我爲單于；今曹公復言當更白天子，假我真單于；遼東復持印綬來。如此，誰當爲正?"招答曰："昔袁公承制，得有所拜假；中間違錯，天子命曹公代之，言當白天子，更假真單于，是也。遼東下郡，何得擅稱拜假也?"忠曰："我遼東在滄海之東，擁兵百萬，又有扶餘、濊貊之用；當今之勢，强者爲右，曹操獨何得爲是也?"招呵忠曰："曹公允恭明哲，翼戴天子，伐叛柔服，寧静四海，汝君臣頑嚚，今恃險遠，背違王命，欲擅拜假，侮弄神器，方當屠戮，何敢慢易咎毁大人?"便捉忠頭頓築，拔刀欲斬之。峭王驚怖，徒跣抱招，以救請忠，左右失色。招乃還坐，爲峭王等説成敗之效，禍福所歸。皆下席跪伏，敬受敕教，便辭遼東之使，罷所嚴騎。

太祖將要征討袁譚，而柳城的烏丸想出動騎兵援助袁譚。太祖因爲牽招曾經統領烏丸，派他到柳城去。到達後，正逢峭王裝束嚴整，要將五千騎兵派遣到袁譚那裏。又有遼東太守公孫康自己號稱平州牧，派遣使者韓忠帶着單于的印綬前來授給峭王。峭王會集各部落的首領們，韓忠也在座。峭王問牽招："以前袁紹説奉天子的命令，授予我做單于；現在曹公又説應當再禀告天子，授予我做真單于；遼東方面又拿着印綬來。像這樣，誰該是真正的?"牽招回答説："以前袁紹秉承天子的意旨，能够拜授職位；袁紹中間犯有過錯，天子命令曹公代替他，曹公説應當禀告天子，再授予真單于，這是真的。遼東是朝廷屬下的郡，怎麽能擅自稱拜授職位呢?"韓忠説："我遼東在大海的東面，擁有軍隊一百萬，又有扶餘、濊貊等國聽從調用；現在的形勢，强大的爲尊，怎麽衹有曹操能够拜授職位呢?"牽招呵斥韓忠説："曹公誠信恭敬聰慧識理，輔助擁戴天子，討伐叛逆、安撫歸服的人，安定國家，你們君臣頑固愚蠢，現在依仗地勢險阻僻遠，違抗天子的命令，想要擅自拜授官職，輕慢侮辱皇帝的尊威，正應當處死，怎麽敢輕慢誹謗大人?"於是抓住韓忠的頭往地上撞，拔出刀想殺了他。峭王驚慌恐懼，光着脚上前抱住牽招，請求饒了韓忠，左右的人都嚇得變了臉色。牽招於是回到座位上，給峭王等人講述成功和失敗的兩種結果，災禍和幸福的兩種歸宿。峭王等人全都離開席位跪伏在地，恭敬地接受牽招的告誡教誨，於是打發了遼東的使者，遣散了嚴裝待發的騎兵。

太祖滅譚於南皮，署招軍謀掾，從討烏丸。至柳城，拜護烏丸校尉。還鄴，遼東送袁尚首，縣在馬市，招

太祖在南皮消滅了袁譚，任命牽招代理軍謀掾，跟隨他征討烏丸。到了柳城，授任護烏丸校尉。返回鄴後，遼東送來袁尚的首級，懸挂在馬

睹之悲感，設祭頭下。太祖義之，舉爲茂才。從平漢中，太祖還，留招爲中護軍。事罷，還鄴，拜平虜校尉，將兵督青、徐州郡諸軍事，擊東萊賊，斬其渠率，東土寧静。

市上，牽招看到後非常悲痛，在袁尚的頭下面擺下祭物祭奠他。太祖覺得他有義氣，推舉他爲茂才。跟隨太祖平定漢中，太祖返回時，留下牽招任中護軍。事情辦完後，返回鄴，授任平虜校尉，帶兵統領青州、徐州各軍軍務，攻打東萊的賊寇，殺了他們的首領，東部地區安定平静。

文帝踐阼，拜招使持節護鮮卑校尉，屯昌平。是時，邊民流散山澤，又亡叛在鮮卑中者，處有千數。招廣布恩信，招誘降附。建義中郎將公孫集等，率將部曲，咸各歸命；使還本郡。又懷來鮮卑素利、彌加等十餘萬落，皆令款塞。

文帝即位，授任牽招使持節護鮮卑校尉，駐扎在昌平。這時，邊境的百姓流亡散失在山野湖澤中，又逃亡到鮮卑中，各處有一千多户。牽招廣泛施予恩惠信義，招引投降歸服的人。建義中郎將公孫集等人，率領部屬，全都歸順；牽招讓他們返回本郡。又安撫招來鮮卑素利、彌加等十多萬個聚落，牽招都讓他們越過邊塞通好來往。

大軍欲征吴，召招還，至，值軍罷，拜右中郎將，出爲雁門太守。郡在邊陲，雖有候望之備，而寇鈔不斷。招既教民戰陳，又表復烏丸五百餘家租調，使備鞍馬，遠遣偵候。虜每犯塞，勒兵逆擊，來輒摧破，於是吏民膽氣日鋭，荒野無虞。又構間離散，使虜更相猜疑。鮮卑大人步度根、泄歸泥等與軻比能爲隙，將部落三萬餘家詣郡附塞。敕令還擊比能，殺比能弟苴羅侯，及叛烏丸歸義侯王同、王寄等，大結怨仇。是以招自出，率將歸泥等討比能於雲中故郡，大破之。招通河西鮮卑附頭等十餘萬家，繕治陘北故上館城，置屯戍以鎮内外，夷虜大小，莫不歸心，諸叛亡雖親戚不敢藏匿，咸悉收送。於是野居晏閉，寇賊静息。招乃簡選有才識者，詣太學受業，還相授教，數年中庠序大興。郡所治廣武，井水鹹苦，民皆擔輦遠汲流水，往返七里。招準望地勢，因山陵之宜，鑿原開渠，注水城内，民賴其益。

大軍想征伐吴國，召牽招返回，到達後，正逢停止用兵，牽招被授任右中郎將，出任雁門太守。雁門郡處在邊疆，雖然有偵察瞭望的戒備，可是侵擾劫掠的事接連不斷。牽招既教老百姓打仗的陣法，又上表請求免去烏丸五百多家的租税，讓他們備好鞍馬，派到遠處去偵察敵情。胡虜每次進犯邊塞，就帶領軍隊迎擊，一來就挫敗擊潰了他們，因此官吏百姓的勇氣一天天增强，荒原僻野也没有什麽憂慮。牽招又設計挑撥離間，使胡虜互相猜疑。鮮卑大人步度根、泄歸泥等人和軻比能有矛盾，帶領本部落三萬多家到雁門郡來依附在邊塞以内。牽招命令他們回去攻打軻比能，殺了軻比能的弟弟苴羅侯，和反叛的烏丸歸義侯王同、王寄等人，結下很深的怨仇。因此牽招親自出征，帶領泄歸泥等人到雲中舊郡征討軻比能，把他打得大敗。牽招聯絡河西鮮卑附頭等十萬多家，修治陘山以北的舊上館城，設置駐軍防守來控制邊境内外。夷虜大大小小的部落，没有不願歸順的，各反叛逃亡的人即使是親戚也不敢隱藏，全都捉住送回。於是野外居處都平安無事，賊寇銷聲匿迹。牽招就選擇有才幹和見識的人，到太學接受學業，回來再教授給别人，數年内學校廣泛興辦。雁門郡的治所廣武城，井裏的水又鹹又苦，老百姓都挑擔拉車到遠處去汲取河水，往返七里路。牽招測量觀察地

勢，利用山丘的合適地點，鑿開水源、修通渠道，把水灌入城内，老百姓都賴以得益。

明帝即位，賜爵關内侯。太和二年，護烏丸校尉田豫出塞，爲軻比能所圍於故馬邑城，移招求救。招即整勒兵馬，欲赴救豫。并州以常憲禁招，招以爲節將見圍，不可拘於吏議，自表輒行。又并馳布羽檄，稱陳形勢，云當西北掩取虜家，然後東行，會誅虜身。檄到，豫軍踴躍。又遺一通於虜蹊要，虜即恐怖，種類離散。軍到故平城，便皆潰走。比能復大合騎來，到故平州塞北。招潛行撲討，大斬首級。招以蜀虜諸葛亮數出，而比能狡猾，能相交通，表爲防備，議者以爲縣遠，未之信也。會亮時在祁山，果遣使連結比能。比能至故北地石城，與相首尾。帝乃詔招，使從便宜討之。時比能已還漠南，招與刺史畢軌議曰："胡虜遷徙無常。若勞師遠追，則遲速不相及。若欲潛襲，則山溪艱險，資糧轉運，難以密辦。可使守新興、雁門二牙門，出屯陘北，外以鎮撫，内令兵田，儲畜資糧，秋冬馬肥，州郡兵合，乘釁征討，計必全克。"未及施行，會病卒。招在郡十二年，威風遠振。其治邊之稱，次于田豫，百姓追思之。而漁陽傅容在雁門有名績，繼招後，在遼東又有事功云。

明帝即位，賜給牽招關内侯的爵位。太和二年，護烏丸校尉田豫出邊塞，在舊馬邑城被軻比能包圍，送信給牽招請求救援。牽招立刻整頓軍隊率領兵馬，想要趕去救援田豫，并州刺史按照常規制止牽招，牽招認爲持節的將領被包圍，不應被官吏的議論所限制，自己上奏表就出兵進發了。又派人同時騎快馬傳送緊急文書，講述形勢，説應當向西北偷襲攻占胡虜的老窩，然後向東行進，會合消滅胡虜本身。文書到達後，田豫的軍隊歡騰跳躍。牽招又把一份文書放在胡虜來往的要道上，胡虜馬上感到恐怖，各個部落都離開逃散了。牽招的軍隊到達舊平城，胡虜就都崩潰逃跑了。軻比能又會合大批騎兵前來，到達舊平州的關塞北邊。牽招秘密行軍攻擊他們，斬了許多首級。牽招因爲蜀虜諸葛亮多次出兵進犯，而軻比能十分狡猾，能互相勾結，上表要求做出防備，朝中議論的人認爲諸葛亮和軻比能相距很遠，不相信會這樣。恰好諸葛亮當時在祁山，果然派遣使者和軻比能聯係交好。軻比能到達舊北地石城，和諸葛亮互相呼應。皇帝就下詔書給牽招，要他根據具體情况自行决斷征討軻比能。當時軻比能已回到沙漠南部，牽招和刺史畢軌商議説："胡虜遷移没有一定之規。如果使軍隊疲勞上遠處追趕，那麽速度緩慢不能趕上。如果想秘密偷襲，那麽山河路途艱險，軍用物資和糧草的運輸，也難以秘密地辦理。可以派軍隊守衛新興、雁門兩處的官署，又出兵駐守陘山以北，對外用來控制安撫，對内讓他們開荒屯田，儲存物資糧草，到秋冬季節戰馬肥壯時，各州郡的兵力會合起來，乘機討伐，想必能獲得全勝。"牽招的計策還没來得及實行，恰好病逝。牽招在雁門郡十二年，威風遠揚。他治理邊疆的聲譽，僅次於田豫，老百姓都追懷思念他。而漁陽的傅容在雁門有名聲和政績，繼牽招之後，在遼東又立下了功勞。

招子嘉嗣。次子弘，亦猛毅有招風，以隴西太守隨鄧艾伐蜀有功，咸

牽招的兒子牽嘉繼承爵位。二兒子牽弘，也勇猛堅毅，有牽招的風度，以隴西太守的身份跟

熙中爲振威護軍。嘉與晉司徒李胤同母，早卒。

隨鄧艾討伐蜀國有功，咸熙年間任振威護軍。牽嘉和晉朝司徒李胤是同母所生，早逝。

郭淮

郭淮字伯濟，太原陽曲人也。建安中舉孝廉，除平原府丞。文帝爲五官將，召淮署爲門下賊曹，轉爲丞相兵曹議令史，從征漢中。太祖還，留征西將軍夏侯淵拒劉備，以淮爲淵司馬。淵與備戰，淮時有疾不出。淵遇害，軍中擾擾，淮收散卒，推蕩寇將軍張郃爲軍主，諸營乃定。其明日，備欲渡漢水來攻。諸將議衆寡不敵，備便乘勝，欲依水爲陳以拒之。淮曰："此示弱而不足挫敵，非算也。不如遠水爲陳，引而致之，半濟而後擊，備可破也。"既陳，備疑不渡，淮遂堅守，示無還心。以狀聞，太祖善之，假郃節，復以淮爲司馬。文帝即王位，賜爵關內侯，轉爲鎮西長史。又行征羌護軍，護左將軍張郃、冠軍將軍楊秋討山賊鄭甘、盧水叛胡，皆破平之。關中始定，民得安業。

郭淮字伯濟，太原陽曲人。建安年間被推舉爲孝廉，任命爲平原府丞。文帝做五官中郎將時，徵召郭淮暫任門下賊曹，轉任丞相兵曹議令史，跟隨太祖征伐漢中。太祖返回時，留下征西將軍夏侯淵抵禦劉備，任命郭淮爲夏侯淵的司馬。夏侯淵和劉備交戰，郭淮當時有病没有出戰。夏侯淵被害，軍中慌亂不安，郭淮收容逃散的士兵，推舉蕩寇將軍張郃爲軍中主將，各軍營纔安定下來。第二天，劉備想渡過漢水前來進攻。將領們議論敵多我少抵擋不住，劉備容易乘勝攻擊，想依傍漢水擺下陣勢來抵禦劉備。郭淮説："這是顯示自己軟弱而不足以挫敗敵人，不是好的計策。不如遠離漢水擺下陣勢，引誘敵人過來渡河，當他們渡到一半時然後發起攻擊，劉備就可以打敗了。"已擺好陣勢後，劉備心疑不敢渡河，郭淮於是堅守，表示不再後撤的意思。把這些情況寫成奏狀上報，太祖覺得很好，授給張郃符節，又任命郭淮爲司馬。文帝即魏王位，賜給他關内侯的爵位，轉任鎮西長史。又代理征羌護軍，監督左將軍張郃、冠軍將軍楊秋討伐山裏的賊寇鄭甘、盧水反叛的胡人，都打敗掃平了他們。關中開始安定，老百姓能够安居樂業。

黄初元年，奉使賀文帝踐阼，而道路得疾，故計遠近爲稽留。及群臣歡會，帝正色責之曰："昔禹會諸侯於塗山，防風後至，便行大戮。今溥天同慶而卿最留遲，何也？"淮對曰："臣聞五帝先教導民以德，夏后政衰，始用刑辟。今臣遭唐虞之世，是以自知免於防風之誅也。"帝悦之，擢領雍州刺史，封射陽亭侯，五年爲真。安定羌大帥辟蹏反，討破降之。每羌、胡來降，淮輒先使人推問其親理，男女多少，年歲長幼；及見，一二知其款曲，訊問周至，咸稱神明。

黄初元年，郭淮奉命出使祝賀文帝即位，但半路上生了病，所以按路途遠近計算是拖延了到達的時間。到群臣歡聚時，皇帝臉色嚴厲地責備他説："過去禹在塗山會集諸侯時，防風晚到了，就將他殺了。現在普天同慶而卿來得最遲，爲什麼呢？"郭淮回答説："臣聽説五帝首先用道德來教化引導百姓，夏后時政治衰落，開始使用刑法。現在臣正處在唐堯、虞舜那樣的盛世，因此知道自己會免除防風那樣的誅殺。"皇帝聽了很高興，提升他兼任雍州刺史，封爲射陽亭侯，五年後正式任命爲雍州刺史。安定羌的大帥辟蹏反叛，郭淮前去征討打敗了他并使他投降。每當羌人、胡人前來投降，郭淮總是先派人詢問瞭解他們的親戚關係，男女多少，年紀大小；等到見面

時，能逐一知道他們的詳細情況，問起話來周到詳盡，見面的人都稱贊他神明。

太和二年，蜀相諸葛亮出祁山，遣將軍馬謖至街亭，高詳屯列柳城。張郃擊謖，淮攻詳營，皆破之。又破隴西名羌唐蹏於枹罕，加建威將軍。五年，蜀出鹵城。是時，隴右無穀，議欲關中大運，淮以威恩撫循羌、胡，家使出穀，平其輸調，軍食用足，轉揚武將軍。青龍二年，諸葛亮出斜谷，并田于蘭坑。是時司馬宣王屯渭南；淮策亮必争北原，宜先據之，議者多謂不然。淮曰："若亮跨渭登原，連兵北山，隔絶隴道，摇蕩民、夷，此非國之利也。"宣王善之，淮遂屯北原。塹壘未成，蜀兵大至，淮逆擊之。後數日，亮盛兵西行，諸將皆謂欲攻西圍，淮獨以爲此見形於西，欲使官兵重應之，必攻陽遂耳。其夜果攻陽遂，有備不得上。

太和二年，蜀國丞相諸葛亮出兵祁山，派遣將軍馬謖到街亭，高詳駐守列柳城。張郃攻擊馬謖，郭淮進攻高詳的軍營，把他們都打敗了。又在枹罕打敗了著名的羌族首領唐蹏，被加授建威將軍。太和五年，蜀國出兵鹵城。這時候，隴右没有糧食，商議想從關中大量運來糧食，郭淮用武威和恩德兼施的辦法安撫羌人、胡人，家家都讓拿出糧食來，和要運輸徵調的糧食相當，軍糧需用充足，轉任揚武將軍。青龍二年，諸葛亮出兵斜谷，并在蘭坑開荒屯田。這時司馬宣王駐守在渭水以南；郭淮估計諸葛亮必定要争奪北原，應該先占據它，商議的人很多認爲不會這樣。郭淮説："如果諸葛亮跨過渭水登上北原，把軍隊延伸到北山，截斷隴右的通路，使老百姓和夷人動摇不安，這對國家不利。"司馬宣王認爲他説得對，郭淮於是駐兵北原。壕溝堡壘還没修好，蜀國的軍隊大批到達，郭淮迎擊他們。過了數天，諸葛亮出動大批軍隊向西進發，將領們都認爲他們是想去攻打西圍，祇有郭淮認爲這是擺出向西進攻的姿態，想讓我軍用重兵對付他們，然後一定會攻打陽遂。這天夜裏果然來攻打陽遂，因已有防備没能得逞。

正始元年，蜀將姜維出隴西。淮遂進軍，追至彊中，維退，遂討羌迷當等，按撫柔氐三千餘落，拔徙以實關中。遷左將軍。凉州休屠胡梁元碧等，率種落二千餘家附雍州。淮奏請使居安定之高平，爲民保障，其後因置西州都尉。轉拜前將軍，領州如故。

正始元年，蜀國將領姜維出兵隴西。郭淮於是進軍，追趕到彊中，姜維撤退，郭淮就討伐羌人迷當等，巡行安撫氐人三千多個聚落，將他們遷移來充實關中。升任左將軍。凉州休屠胡人梁元碧等，帶領部落二千多家歸附雍州。郭淮上奏請求讓他們居住在安定郡的高平，作爲護衛那裏的老百姓的屏障。後來由此設置了西州都尉。郭淮轉任前將軍，兼任雍州刺史如同以往。

五年，夏侯玄伐蜀，淮督諸軍爲前鋒。淮度勢不利，輒拔軍出，故不大敗。還假淮節。八年，隴西、南安、金城、西平諸羌餓何、燒戈、伐同、蛾遮塞等相結叛亂，攻圍城邑，南招蜀兵，凉州名胡治無戴復叛應之。討蜀護軍夏侯霸督諸軍屯爲

正始五年，夏侯玄討伐蜀國，郭淮統領各軍作前鋒。郭淮估計形勢不利，就帶領軍隊撤出，所以没有大的損失。返回後授給郭淮符節。正始八年，隴西、南安、金城、西平的各羌人首領餓何、燒戈、伐同、蛾遮塞等人相互勾結叛亂，圍攻城鎮，向南招引蜀國軍隊，凉州著名的胡人首領治無戴又反叛響應他們。討蜀護軍夏侯霸統領

翅。淮軍始到狄道，議者僉謂宜先討定枹罕，內平惡羌，外折賊謀。淮策維必來攻霸，遂入渢中，轉南迎霸。維果攻爲翅，會淮軍適至，維遁退。進討叛羌，斬餓何、燒戈，降服者萬餘落。九年，遮塞等屯河關、白土故城，據河拒軍。淮見形上流，密於下渡兵據白土城，擊，大破之。治無戴圍武威，家屬留在西海。淮進軍趨西海，欲掩取其累重，會無戴折還，與戰於龍夷之北，破走之。令居惡虜在石頭山之西，當大道止，斷絕王使。淮還過討，大破之。姜維出石營，從彊川，乃西迎治無戴，留陰平太守廖化於成重山築城，斂破羌保質。淮欲分兵取之。諸將以維衆西接强胡，化以據險，分軍兩持，兵勢轉弱，進不制維，退不拔化，非計也，不如合而俱西，及胡、蜀未接，絕其內外，此伐交之兵也。淮曰："今往取化，出賊不意，維必狼顧。比維自致，足以定化，且使維疲於奔命。兵不遠西，而胡交自離，此一舉而兩全之策也。"乃別遣夏侯霸等追維於沓中，淮自率諸軍就攻化等。維果馳還救化，皆如淮計。進封都鄉侯。

各軍駐守在爲翅。郭淮的軍隊開始到達狄道時，議論的人都說應該先討伐平定枹罕，對內平定凶狠的羌人，對外挫敗賊敵的圖謀。郭淮推測姜維一定會來攻打夏侯霸，於是進入渢中，轉向南邊迎接夏侯霸。姜維果然攻打爲翅，正好郭淮的軍隊剛到，姜維悄悄逃走退兵。郭淮進軍討伐反叛的羌人，殺了餓何、燒戈，投降歸服的人有一萬多個聚落。正始九年，蛾遮塞等人駐守河關、白土舊城，憑藉黃河抵禦郭淮的軍隊。郭淮擺出在上游渡河的姿態，秘密從下游將軍隊渡河占據了白土城，出擊，把蛾遮塞打得大敗。治無戴圍攻武威，家屬留在西海。郭淮進軍直撲西海，想突襲他的家屬子女，正好遇上治無戴返回，和他在龍夷以北交戰，使他戰敗逃走。令居凶惡的胡虜在石頭山西邊，擋住大路阻止通行，斷絕了魏國使者的來往。郭淮返回時路過討伐，把他們打得大敗。姜維出兵石營，經過彊川，於是往西迎接治無戴，留下陰平太守廖化在成重山修築城壘，收留戰敗的羌人作保護的人質。郭淮想分出兵力奪取成重山。將領們認爲姜維的軍隊西去接應强悍的胡人，廖化已經憑藉險要，分開軍隊把握兩頭，兵力轉弱，進不能制伏姜維，退不能攻取廖化，不是好的計策，不如合力一同往西，趁胡人和蜀軍還沒有會合，斷絕他們的內外聯係，這是破壞敵人互相勾結的戰法。郭淮說："現在去攻取廖化，出乎賊敵的意料之外，姜維必然倉惶趕回來救援。等到姜維自己到達時，足以平定了廖化，而且使姜維疲於奔命。我軍不用遠去西邊，而胡人和蜀國的勾結自然脫離，這是一舉兩全的計策。"於是另外派遣夏侯霸等人到沓中追擊姜維，郭淮自己帶領各軍去攻打廖化等人。姜維果然急忙趕回來救援廖化，一切都照着郭淮所預計的那樣。郭淮被進封爲都鄉侯。

嘉平元年，遷征西將軍，都督雍、凉諸軍事。是歲，與雍州刺史陳泰協策，降蜀牙門將句安等於翅上。二年，詔曰："昔漢川之役，幾至傾覆。淮臨危濟難，功書王府。在關右三十餘年，外征寇虜，內綏民夷。比

嘉平元年，升任征西將軍，統領雍州、凉州各軍軍務。這一年，和雍州刺史陳泰協同策劃，在翅上收降了蜀國牙門將句安等人。嘉平二年，皇帝下詔書說："過去漢川之戰，幾乎全軍覆沒。郭淮面臨危險解救急難，功勞記載在朝廷裏。在關右三十多年，對外征討賊寇，對內安撫百姓和

歲以來，摧破廖化，禽虜句安，功績顯著，朕甚嘉之。今以淮爲車騎將軍、儀同三司，持節、都督如故。”進封陽曲侯，邑凡二千七百八十户，分三百户，封一子亭侯。正元二年薨，追贈大將軍，謚曰貞侯。子統嗣。統官至荆州刺史，薨。子正嗣。咸熙中，開建五等，以淮著勛前朝，改封汾陽子。

夷人。近年來，打敗廖化，活捉句安，功績顯著，朕非常贊賞。現在任命郭淮爲車騎將軍、儀同三司，持節、統領各軍軍務仍如以往。”進封郭淮爲陽曲侯，食邑共二千七百八十户，分出三百户，封他的一個兒子爲亭侯。正元二年郭淮去世，追贈爲大將軍，謚號稱貞侯。兒子郭統繼承爵位。郭統官做到荆州刺史，去世。兒子郭正繼承爵位。咸熙年間，開始設立五等爵位，因郭淮在前朝功勛卓著，改封爲汾陽子。

評曰：滿寵立志剛毅，勇而有謀。田豫居身清白，規略明練。牽招秉義壯烈，威績顯著。郭淮方策精詳，垂問秦、雍。而豫位止小州，招終於郡守，未盡其用也。

評曰：滿寵有着剛强堅毅的意志，勇敢而有謀略。田豫保持自身清白，規劃謀略明達幹練。牽招堅持大義而勇敢剛烈，威望和功績非常顯著。郭淮謀略精密詳實，在秦、雍一帶留下美名。而田豫的官職衹做到一個小州的刺史，牽招死在郡太守的任上，都没能充分發揮他們的作用。

三國志卷二十七

魏志二十七

徐邈　胡質 (子)威　王昶　王基

徐邈

徐邈字景山，燕國薊人也。太祖平河朔，召爲丞相軍謀掾，試守奉高令，入爲東曹議令史。魏國初建，爲尚書郎。時科禁酒，而邈私飲至於沈醉。校事趙達問以曹事，邈曰："中聖人。"達白之太祖，太祖甚怒。度遼將軍鮮于輔進曰："平日醉客謂酒清者爲聖人，濁者爲賢人，邈性修慎，偶醉言耳。"竟坐得免刑。後領隴西太守，轉爲南安。文帝踐阼，歷譙相，平陽、安平太守，潁川典農中郎將，所在著稱，賜爵關内侯。車駕幸許昌，問邈曰："頗復中聖人不?"邈對曰："昔子反斃於穀陽，御叔罰於飲酒，臣嗜同二子，不能自懲，時復中之。然宿瘤以醜見傳，而臣以醉見識。"帝大笑，顧左右曰："名不虚立。"遷撫軍大將軍軍師。

徐邈字景山，燕國薊人。太祖平定了黃河以北，徵召他任丞相軍謀掾，試用擔任奉高令，又入朝任東曹議令史。魏國剛建立時，任尚書郎。當時法律規定禁止飲酒，可是徐邈私下飲酒直到大醉。校事趙達向他詢問本官署的事情，徐邈說："恰如聖人。"趙達把這事稟告太祖，太祖十分憤怒。度遼將軍鮮于輔進言說："平時喝醉酒的人把清澈的酒說成是聖人，渾濁的酒說成是賢人，徐邈生性謹慎，這衹是偶爾醉酒時說的話罷了。"徐邈竟然能免遭刑罰。後來兼任隴西太守，轉任南安太守。文帝即位，歷任譙國相，平陽、安平太守，潁川典農中郎將，在任職的地方有顯著的名聲，被賜給關内侯的爵位。文帝到許昌，問徐邈說："還經常恰如聖人嗎?"徐邈回答說："過去子反因喝了穀陽豎獻的酒導致楚軍戰敗而含愧自殺，御叔因喝酒而遭到重罰，臣的嗜好和這兩人相同，不能吸取教訓懲戒自己，還時常喝酒。然而久患的瘤子因生得醜陋而流傳後世，而臣因好喝醉酒而被陛下認識。"文帝大笑起來，看着左右的人說："果然名不虛立。"將徐邈改任撫軍大將軍軍師。

明帝以涼州絶遠，南接蜀寇，以邈爲涼州刺史，使持節領護羌校尉。至，值諸葛亮出祁山，隴右三郡反，邈輒遣參軍及金城太守等擊南安賊，破之。河右少雨，常苦乏穀，邈上修武威、酒泉鹽池以收虜穀，又廣開水

明帝因涼州地處邊遠，南面和蜀國接鄰，任命徐邈爲涼州刺史，使持節領護羌校尉。徐邈上任時，正逢諸葛亮出兵祁山，隴右三郡反叛，徐邈就派參軍和金城太守等人攻打南安的賊寇，打敗了他們。黃河以西地區很少降雨，經常缺糧，徐邈先修建武威、酒泉的鹽池來換取胡虜的糧

田，募貧民佃之，家家豐足，倉庫盈溢。乃支度州界軍用之餘，以市金帛犬馬，通供中國之費。以漸收斂民閒私仗，藏之府庫。然後率以仁義，立學明訓，禁厚葬，斷淫祀，進善黜惡，風化大行，百姓歸心焉。西域流通，荒戎入貢，皆邈勛也。討叛羌柯吾有功，封都亭侯，邑三百户，加建威將軍。邈與羌、胡從事，不問小過；若犯大罪，先告部帥，使知，應死者乃斬以徇，是以信服畏威。賞賜皆散與將士，無入家者，妻子衣食不充；天子聞而嘉之，隨時供給其家。彈邪繩枉，州界肅清。

食，又廣泛開闢水田，招募貧窮百姓租種，家家糧食豐足，倉庫也堆滿了。於是計算供一州軍用之後還剩餘的糧食，用來交换黄金布帛犬馬，運往内地供應朝廷的費用。又逐漸收繳民間的私藏武器，把它們收藏在官府的倉庫裏。然後用仁義作爲遵循的準則，建立學校宣明訓誡，禁止厚葬，杜絶不合禮制的祭祀，進舉善良的、貶退醜惡的，使淳厚的風尚教化普遍施行，老百姓都心悦誠服地歸附他。西域的人前來交往通好，遠方的戎族入朝進貢，這都是徐邈的功勛。徐邈討伐反叛的羌人首領柯吾有功，被封爲都亭侯，食邑三百户，加授建威將軍。徐邈和羌人、胡人周旋共事，不追究他們的小過失；如果他們犯下大罪，先告訴他們的部落首領，讓他知道，應該處死的就斬首示衆，因此羌人、胡人都信服徐邈并害怕他的威嚴。他得到的賞賜都分發給將士，没有拿回家去的，妻子兒女的衣服食物都不足；天子聽説後嘉獎他，經常供給他家衣服食物。徐邈鎮壓邪惡懲治不法的人，凉州境内安定太平。

正始元年，還爲大司農。遷爲司隸校尉，百寮敬憚之。公事去官。後爲光禄大夫，數歲即拜司空，邈嘆曰："三公論道之官，無其人則缺，豈可以老病忝之哉?"遂固辭不受。嘉平元年，年七十八，以大夫薨于家，用公禮葬，謚曰穆侯。子武嗣。六年，朝廷追思清節之士，詔曰："夫顯賢表德，聖王所重；舉善而教，仲尼所美。故司空徐邈、征東將軍胡質、衛尉田豫皆服職前朝，歷事四世，出統戎馬，入贊庶政，忠清在公，憂國忘私，不營産業，身没之後，家無餘財，朕甚嘉之。其賜邈等家穀二千斛，錢三十萬，布告天下。"邈同郡韓觀曼游，有鑒識器幹，與邈齊名，而在孫禮、盧毓先，爲豫州刺史，甚有治功，卒官。盧欽著書，稱邈曰："徐公志高行潔，才博氣猛。其施之也，高而不狷，潔而不介，博

正始元年，徐邈回京任大司農。升任司隸校尉，百官們都敬畏他。因公事被免去官職。後又任光禄大夫，數年後就被授任司空，徐邈感嘆説："三公是議論國家政事的官職，没有合適的人就應當空缺，我怎麼能以年老有病的身體愧任這個職位呢?"於是堅持推辭不接受。嘉平元年，他七十八歲時，以光禄大夫的身份在家中去世，用三公的禮節舉行葬禮，謚號稱穆侯。兒子徐武繼承爵位。嘉平六年，朝廷追念清白有節操的士人，下詔書説："顯揚賢能表彰德行，是聖明的君王所重視的；推舉善人來教育别人，是仲尼所贊美的。已故司空徐邈、征東將軍胡質、衛尉田豫都在前朝任職，經過事奉四代君王，出外統領兵馬，入朝輔佐政事，忠誠清廉一心爲公，憂慮國家忘掉自我，不置辦家産，去世以後，家裏没有多餘的財産，朕非常贊賞他們。賜給徐邈等家穀物二千斛，錢三十萬，宣告天下。"徐邈同郡人韓觀字曼游，有審察識别人才的才幹，和徐邈的名氣相當，而在孫禮、盧毓之上，任豫州刺史，很有政績，在官任上去世。盧欽撰寫書，稱

而守約，猛而能寬。聖人以清爲難，而徐公之所易也。”或問欽：“徐公當武帝之時，人以爲通，自在凉州及還京師，人以爲介，何也?”欽答曰：“往者毛孝先、崔季珪等用事，貴清素之士，于時皆變易車服以求名高，而徐公不改其常，故人以爲通。比來天下奢靡，轉相仿效，而徐公雅尚自若，不與俗同，故前日之通，乃今日之介也。是世人之無常，而徐公之有常也。”

贊徐邈説：“徐公志向高遠行爲清白，才學廣博氣度威猛。他施用這些美德時，志向高遠而不拘謹，行爲清白而不孤傲，才學廣博而能簡約易明，氣度威猛而能寬容待人。聖人認爲高潔很難做到，可是徐公做起來很容易。”有人問盧欽：“徐公處在武帝的時候，人們認爲他通達，從他在凉州到返回京城的時候，人們認爲他孤傲，這是爲什麽呢?”盧欽回答説：“以前毛孝先、崔季珪等人執掌朝政，看重清正廉潔的人，那時人們都變换車馬服飾來求取高潔的名望，可是徐公不改變他的平常習慣，所以人們認爲他通達。近來天下崇尚奢侈浪費，人們又轉爲競相模仿效法，可是徐公還是保持自己平常的樣子，不和世俗同流，所以他以前的通達，就是現在的孤傲。這是世人没有一貫的習尚，而徐公有着不變的做法。”

胡質　胡威

胡質字文德，楚國壽春人也。少與蔣濟、朱績俱知名於江、淮間，仕州郡。蔣濟爲别駕，使見太祖。太祖問曰：“胡通達，長者也，寧有子孫不?”濟曰：“有子曰質，規模大略不及於父，至於精良綜事過之。”太祖即召質爲頓丘令。縣民郭政通於從妹，殺其夫程他，郡吏馮諒繫獄爲證。政與妹皆耐掠隱抵，諒不勝痛，自誣，當反其罪。質至官，察其情色，更詳其事，檢驗具服。

胡質字文德，楚國壽春人。年輕時和蔣濟、朱績都在江、淮一帶聞名，在州郡裏任職。蔣濟任别駕，被派去見太祖。太祖問他説：“胡通達，是有德行的長輩，難道他没有子孫嗎?”蔣濟説：“他有個兒子叫胡質，氣概謀略比不上他的父親，至於精巧完美地處理各種事務要超過他的父親。”太祖當即徵召胡質任頓丘令。縣裏的百姓郭政和從妹通奸，殺了她的丈夫程他，郡吏馮諒作爲證人被關進監獄。郭政和他的從妹都忍受着拷打隱瞞抵賴，馮諒經受不住拷打的痛苦，自己承認了誣告的罪名，被判處按誣告反坐治他的罪。胡質到任後，觀察案犯的神色，又詳細查究這個案子，經過檢查驗證使真正的案犯完全服罪。

入爲丞相東曹議令史，州請爲治中。將軍張遼與其護軍武周有隙。遼見刺史温恢求請質，質辭以疾。遼出謂質曰：“僕委意於君，何以相辜如此?”質曰：“古人之交也，取多知其不貪，奔北知其不怯，聞流言而不信，故可終也。武伯南身爲雅士，往者將軍稱之不容於口，今以睚眦之恨，乃成嫌隙。况質才薄，豈能終好?是以不願也。”遼感言，復與周

胡質進京任丞相東曹議令史，州裏請求任命他爲治中。將軍張遼和他的護軍武周有隔閡。張遼去見刺史温恢請求讓胡質取代武周，胡質以有病推辭。張遼出來對胡質説：“我有意選中您，您爲什麽要這樣辜負我呢?”胡質説：“古人交友，索取的多却知道他并不貪心，戰敗逃走却知道他并不怯懦，聽到謡言却不相信，所以友情能始終保持。武伯南是個文雅高尚的人，以前將軍對他贊不絶口，現在因爲一點小小的怨恨，就由不滿而産生了仇怨。何况胡質我才能不高，怎麽

平。

能始終和您處好關係呢？因此我不願意。”張遼感悟到他說的話，又和武周和好了。

太祖辟爲丞相屬。黄初中，徙吏部郎，爲常山太守，遷任東莞。士盧顯爲人所殺，質曰：“此士無仇而有少妻，所以死乎！”悉見其比居年少，書吏李若見問而色動，遂窮詰情狀。若即自首，罪人斯得。每軍功賞賜，皆散之於衆，無入家者。在郡九年，吏民便安，將士用命。

太祖徵召他任丞相屬官。黄初年間，調任爲吏部郎，又任常山太守，改任東莞太守。士人盧顯被人殺害，胡質說：“這個士人没有仇人而有年輕的妻子，這就是他死的原因吧！”他召見所有盧顯鄰居中的年輕人，書吏李若被詢問時神色緊張，於是追問情況。李若就坦白自首，罪犯就這樣查獲到了。每次因戰功得到的賞賜，胡質全都分發給衆人，没有拿回家裏去的。在郡裏任太守九年，官吏百姓便利安適，將領士兵都服從命令。

遷荆州刺史，加振威將軍，賜爵關内侯。吴大將朱然圍樊城，質輕軍赴之。議者皆以爲賊盛不可迫，質曰：“樊城卑下，兵少，故當進軍爲之外援；不然，危矣。”遂勒兵臨圍，城中乃安。遷征東將軍，假節都督青、徐諸軍事。廣農積穀，有兼年之儲，置東征臺，且佃且守。又通渠諸郡，利舟楫，嚴設備以待敵。海邊無事。

胡質升任荆州刺史，加授振威將軍，賜給關内侯的爵位。吴國大將朱然圍攻樊城，胡質帶領輕裝的軍隊趕到那裏救援。議論的人都認爲賊敵兵力强盛，不能靠得太近，胡質說：“樊城城墻低矮，兵力又少，所以應當進軍作爲他們的外援；不這樣，就危險了。”於是帶領軍隊逼近包圍圈，樊城裏的人纔得到平安。升任征東將軍，授給符節統領青州、徐州各軍軍務。擴展農業生産積存糧食，有兩年的儲備，修築東征臺，一邊耕種一邊守衛。又在各郡修通渠道，便利舟船航行，嚴密設置防備等待來犯的敵人。海邊一帶平安無事。

性沉實内察，不以其節檢物，所在見思。嘉平二年薨，家無餘財，惟有賜衣書篋而已。軍師以聞，追進封陽陵亭侯，邑百户，謚曰貞侯。子威嗣。六年，詔書褒述質清行，賜其家錢穀。語在《徐邈傳》。威，咸熙中官至徐州刺史，有殊績，歷三郡守，所在有名。卒於安定。

胡質性格沉穩樸實内省體察，不用自己的志節去約束别人，他在任職的地方都被人懷念。嘉平二年去世，家裏没有多餘的財産，衹有賞賜給他的衣物和書箱而已。他的軍師把這種情况上報朝廷，朝廷追認進封他爲陽陵亭侯，食邑一百户，謚號稱貞侯。兒子胡威繼承爵位。嘉平六年，朝廷下詔書表彰記述胡質清白的操行，賜給他家錢和糧食。這件事記載在《徐邈傳》中。胡威，咸熙年間官做到徐州刺史，有突出的政績，他曾歷任三郡太守，在任職的地方都有名望。在安定去世。

王昶

王昶字文舒，太原晋陽人也。少與同郡王淩俱知名。淩年長，昶兄事之。文帝在東宫，昶爲太子文學，

王昶字文舒，太原晋陽人。年輕時和同郡人王淩都有名氣。王淩年紀大一些，王昶像對兄長那樣對待他。文帝在東宫作太子時，王昶任太

遷中庶子。文帝踐阼，徙散騎侍郎，爲洛陽典農。時都畿樹木成林，昶斫開荒萊，勸勸百姓，墾田特多。遷兖州刺史。明帝即位，加揚烈將軍，賜爵關内侯。昶雖在外任，心存朝廷，以爲魏承秦、漢之弊，法制苛碎，不大厘改國典以準先王之風，而望治化復興，不可得也。乃著《治論》，略依古制而合於時務者二十餘篇，又著《兵書》十餘篇，言奇正之用，青龍中奏之。

子文學，又升任中庶子。文帝即位，他轉任散騎侍郎，又任洛陽典農。當時京都附近地區樹木成林，王昶伐樹開墾荒地，辛勞地勸勉百姓，開墾出的田地特别多。升任兖州刺史。明帝即位，加授揚烈將軍，賜給關内侯的爵位。王昶雖然在外地任職，心裏想着朝廷，認爲魏國沿襲了秦朝、漢朝的弊端，法律制度苛刻瑣碎，不大力改革國家的典章制度來效法先王的風範，而希望國家的治理、百姓的教化重新興盛，是不可能做到的。於是撰寫了《治論》一書，大致上是依據古代制度而又結合當時的實際狀况提出了見解，共有二十多篇，又撰寫《兵書》十多篇，談作戰時對陣交鋒、埋伏突襲等戰術的運用，青龍年間上奏給朝廷。

其爲兄子及子作名字，皆依謙實，以見其意，故兄子默字處静，沈字處道，其子渾字玄冲，深字道冲。遂書戒之曰：

> 夫人爲子之道，莫大於寶身全行，以顯父母。此三者人知其善，而或危身破家，陷于滅亡之禍者，何也？由所祖習非其道也。夫孝敬仁義，百行之首，行之而立，身之本也。孝敬則宗族安之，仁義則鄉黨重之，此行成於内，名著于外者矣。人若不篤於至行，而背本逐末，以陷浮華焉，以成朋黨焉；浮華則有虚僞之累，朋黨則有彼此之患。此二者之戒，昭然著明，而循覆車滋衆，逐末彌甚，皆由惑當時之譽，昧目前之利故也。夫富貴聲名，人情所樂，而君子或得而不處，何也？惡不由其道耳。患人知進而不知退，知欲而不知足，故有困辱之累，悔吝之咎。語曰："如不知足，則失所欲。"故知足之足常足矣。覽往事之成敗，察將來之吉凶，未有干名要

他給侄子和兒子起名字，都按照謙虚誠實的涵義，來表達他的意向，所以他的侄子王默字處静，王沈字處道，他的兒子王渾字玄冲，王深字道冲。於是王昶寫信告誡他們說：

> 人們作爲兒子的行爲準則，没有比珍惜身體、完善德行，從而使父母名聲顯揚更重要了。這三個方面人們都知道好，可是有的人危害自身破壞家庭，沉陷於滅亡的災禍中，爲什麼呢？是由於他們尊奉效法的不是正道。孝敬仁義，是各種品行中最主要的，實行它們而立身處世，是自身的根本。孝敬就使得宗族安寧，仁義就受到鄉鄰敬重，這樣的品行在内培養形成，名聲就顯揚在外了。人如果不注重培養崇高的品行，而是背棄根本追逐末節，就會陷於浮華，就會形成一幫行爲不端的同夥；浮華就會有虚僞的牽累，結幫成夥就會有互相猜疑争鬥的禍患。這兩種情形的鑒戒，清楚明白，可是重蹈覆轍的人越來越多，追逐末節的越來越厲害，都是由於受當時稱譽的迷惑，被眼前利益弄得昏亂不明的緣故。富貴和名聲，是人的感情中所喜歡的，但君子有時得到了却并不享用它，爲什麼呢？是因爲厭惡它不是從正當的途徑得來的。憂慮的是人們衹知進取却不知退讓，衹知貪求却不知滿足，所以就有了

利，欲而不厭，而能保世持家，永全福禄者也。欲使汝曹立身行己，遵儒者之教，履道家之言，故以玄默冲虛爲名，欲使汝曹顧名思義，不敢違越也。古者盤杅有銘，几杖有誡，俯仰察焉，用無過行；况在己名，可不戒之哉！夫物速成則疾亡，晚就則善終。朝華之草，夕而零落；松柏之茂，隆寒不衰。是以大雅君子惡速成，戒闕黨也。若范匄對秦客而武子擊之，折其委笄，惡其掩人也。夫人有善鮮不自伐，有能者寡不自矜；伐則掩人，矜則陵人。掩人者人亦掩之，陵人者人亦陵之。故三郤爲戮于晋，王叔負罪於周，不惟矜善自伐好争之咎乎？故君子不自稱，非以讓人，惡其蓋人也。夫能屈以爲伸，讓以爲得，弱以爲强，鮮不遂矣。夫毁譽，愛惡之原而禍福之機也，是以聖人慎之。孔子曰："吾之於人，誰毁誰譽；如有所譽，必有所試。"又曰："子貢方人。賜也賢乎哉，我則不暇。"以聖人之德，猶尚如此，况庸庸之徒而輕毁譽哉？

困窘受辱的牽累，感到悔恨的災禍。俗話説："如果不知滿足，就會失去希望得到的東西。"所以知足的滿足是長久的滿足。觀察往事的成敗，考察將來的吉凶，從没有過追名逐利，貪婪而不知滿足，却能保持家族世系代代相傳，永遠保全幸福和爵禄的人。想要使你們立身處世所作所爲，遵循儒家的教導，履行道家的學説，所以用玄默冲虛這樣的字作爲你們的名字，想讓你們顧名思義，不敢違背超出其中的含義。古代盤盂上刻有銘文，几案手杖上寫有誡語，俯身抬頭都可以看見它們，因此没有錯誤的行爲；何况用在自己的名字上，能不警戒自己嗎！事物成就得迅速也就滅亡得快，成就得晚也就有完好的終結。早晨開花的小草，晚上就凋零脱落了；松柏的茂盛，嚴寒中也不會衰敗。因此才德高尚的人厭惡成就得迅速，這是從孔子評議闕黨童子的話得到的鑒戒。就像范匄回答秦國來客的問題而武子打了他，并打斷了他的委笄，這是厭惡他搶先回答蓋過了别人。人有長處很少不自誇，有才能很少不自高自大；自誇就會掩蓋了别人，自高自大就會壓低了别人。掩蓋别人的人，别人也會掩蓋他，壓低别人的人，别人也會壓低他。所以三郤在晋國被殺，王叔在周朝獲罪，不就是自負自誇喜歡争强的禍患嗎？因此君子不稱揚自己，不是爲了謙讓别人，而是厭惡這樣做蓋過了别人。能够把屈曲當作伸展，把謙讓當作獲取，把軟弱當作剛强，就很少不能達到目的的了。詆毁和稱譽，是喜愛和厭惡的根源，災禍和幸福的緣由，因此聖人對它很謹慎。孔子説："我對於别人，詆毁了誰稱譽了誰？如果有我稱譽的人，必定是對他有過考驗的。"又説："子貢品評别人。子貢就做得很好嗎？我却没有這閑功夫。"孔子以聖人的美德，尚且還這樣，何况庸碌之輩輕率地詆毁稱譽别人呢？

昔伏波將軍馬援戒其兄子，言："聞人之惡，當如聞父母之

以前伏波將軍馬援告誡他的侄子，説："聽到别人的罪過，應當像聽到自己父母的

名；耳可得而聞，口不可得而言也。”斯戒至矣。人或毁己，當退而求之於身。若己有可毁之行，則彼言當矣；若己無可毁之行，則彼言妄矣。當則無怨于彼，妄則無害於身，又何反報焉？且聞人毁己而忿者，惡醜聲之加人也，人報者滋甚，不如默而自修己也。諺曰：“救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修。”斯言信矣。若與是非之士，凶險之人，近猶不可，况與對校乎？其害深矣。夫虚僞之人，言不根道，行不顧言，其爲浮淺較可識别；而世人惑焉，猶不檢之以言行也。近濟陰魏諷、山陽曹偉皆以傾邪敗没，熒惑當世，挾持奸慝，驅動後生。雖刑於鈇鉞，大爲炯戒，然所污染，固以衆矣。可不慎與！

名字一樣，耳朵可以去聽，嘴裏却不可以説出來。”這告誡太對了。别人有時詆毁自己，應當返回反省自身。如果自己確有可被詆毁的行爲，那麼他説的話就是恰當的；如果自己没有可被詆毁的行爲，那麼他説的話就是虚妄的。恰當就不要怨恨别人，虚妄對自己也没有損害，又何必反過來報復别人呢？而且聽到别人詆毁自己就憤怒的人，把醜惡的名聲加在别人身上，别人的報復會更加厲害，不如默不作聲而加强自己的修養。諺語説：“解救寒冷没有什麽比得上厚厚的皮衣，制止誹謗没有什麽比得上加强自己的修養。”這話實在正確。如果遇上惹是生非的人，凶狠險惡的人，接近他們尚且不可以，何况和他們當面較量呢？這樣做的危害就大了。虚僞的人，説話不依據正道，行爲不顧及自己已説了的，他們作爲浮淺的人比較能够識别；可是世人却被他們迷惑，還是不能用他們的言行來考察他們。近來濟陰人魏諷、山陽人曹偉都因邪惡不正而敗露覆滅，他們迷惑當世的人們，懷着奸詐邪惡之心，驅使煽動年輕人。雖然他們已在刀斧下處死，成爲明顯的鑒戒，然而受他們牽累的人，已經很多了。能够不謹慎嗎？

若夫山林之士，夷、叔之倫，甘長飢於首陽，安赴火於綿山，雖可以激貪勵俗，然聖人不可爲，吾亦不願也。今汝先人世有冠冕，惟仁義爲名，守慎爲稱，孝悌於閨門，務學於師友。吾與時人從事，雖出處不同，然各有所取。潁川郭伯益，好尚通達，敏而有知。其爲人弘曠不足，輕貴有餘；得其人重之如山，不得其人忽之如草。吾以所知親之昵之，不願兒子爲之。北海徐偉長，不治名高，不求苟得，澹然自守，惟道是務。其有所是非，則托古人以見其意，當

至於那山林中的隱士，伯夷、叔齊之類的人，心甘情願地在首陽山長期挨餓，心安理得地在綿山投身火中，雖然可以抑制貪婪勸勉民俗，但聖人却不能這樣做，我也不願意你們這樣做。現在你們的先輩世代做官，衹以仁義博得名聲，以保持謹慎受人稱贊，在家中孝敬父母順從兄長，在師友之間追求學問。我和同時代的人一起交往，雖然做官的隱居的各有不同，但各有可取的長處。潁川人郭伯益，愛好崇尚通情達理，聰明而有智慧。他爲人寬宏大度不足，對人褒貶親疏則過分；合心意的人就看得像山一樣重，不合心意的人就看得像草一樣輕。我因瞭解他而親近他，但不願兒子像他那樣做。北海人徐偉長，不追求高的名望，不求取不該得到

時無所褒貶。吾敬之重之，願兒子師之。東平劉公幹，博學有高才，誠節有大意，然性行不均，少所拘忌，得失足以相補。吾愛之重之，不願兒子慕之。樂安任昭先，淳粹履道，内敏外恕，推遜恭讓，處不避洿，怯而義勇，在朝忘身。吾友之善之，願兒子遵之。若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汝其庶幾舉一隅耳。及其用財先九族，其施舍務周急，其出入存故老，其論議貴無貶，其進仕尚忠節，其取人務實道，其處世戒驕淫，其貧賤慎無戚，其進退念合宜，其行事加九思，如此而已。吾復何憂哉？

的東西，心情恬淡堅持操守，衹追求正道。他有什麽要肯定或否定的，就假托古人的話來表達自己的意思，當時不作出什麽褒貶。我敬重他，希望兒子效仿他。東平人劉公幹，學識淵博而有很高的才能，真誠有節操而又有遠大的志向，但他的本性和行爲不諧調，很少有所拘謹顧忌，他的長處和過失足以相輔相成。我喜歡他看重他，但不願兒子仰慕他。樂安人任昭先，淳厚精粹躬行正道，内心聰敏外表寬和，謙恭禮讓，居處不避卑下，表面怯懦而見義勇爲，身在朝廷而不計私利。我親近他贊賞他，希望兒子遵照他那樣做。如果引伸開來，遇到同類事理加以推廣，你們就可以做到舉一反三了。至於享用財物先讓給九族親屬，施捨别人必定救助急難。出外返回要看望年老長輩，品評議論重視不要貶責别人，做官任職崇尚忠貞氣節，選擇朋友要注重真性本質，爲人處世要戒除驕縱淫逸，貧窮微賤千萬不要悲傷，進取退讓要考慮合乎時宜，處理事情要反復思考，能像這樣做就行了。我還有什麽可憂慮的呢？

青龍四年，詔“欲得有才智文章，謀慮淵深，料遠若近，視昧而察，籌不虚運，策弗徒發，端一小心，清修密静，乾乾不解，志尚在公者，無限年齒，勿拘貴賤，卿校已上各舉一人”。太尉司馬宣王以昶應選。正始中，轉在徐州，封武觀亭侯，遷征南將軍，假節都督荆、豫諸軍事。昶以爲國有常衆，戰無常勝；地有常險，守無常勢。今屯宛，去襄陽三百餘里，諸軍散屯，船在宣池，有急不足相赴，乃表徙治新野，習水軍于二州，廣農墾殖，倉穀盈積。

青龍四年，下詔書説“希望得到具有才幹智慧文采學識，謀劃深遠，預料將來的事情如在眼前，見到隱晦的迹象而能辨察，籌算謀略從不枉費心機，制定計策從不無的放矢，端莊專一謹慎小心，操行潔美沉穩安詳，勤勉上進從不懈怠，志向在於報效朝廷的人，不限年齡大小，不論尊貴卑賤，九卿和校尉以上官員各推舉一人”。太尉司馬宣王推舉王昶應選。正始年間，轉任徐州刺史，封爲武觀亭侯，升任征南將軍，授給符節都督荆州、豫州各軍軍務。王昶認爲國家有常備的軍隊，但打仗却没有常勝不敗的；地形有固有的險要，但防守却没有固定不變的形式。現在駐守宛城，離襄陽三百多里，各軍分散駐扎，戰船却在宣池，遇到緊急情況不能及時趕到，於是上表請求遷移治所到新野，在荆州、豫州訓練水軍，開墾荒地擴大農業生産，倉庫裏的糧食都堆滿了。

嘉平初，太傅司馬宣王既誅曹爽，乃奏博問大臣得失。昶陳治略五事：其一，欲崇道篤學，抑絶浮華，使國子入太學而修庠序；其二，欲用考試，考試猶準繩也，未有舍準繩而意正曲直，廢黜陟而空論能否也；其三，欲令居官者久於其職，有治績則就增位賜爵；其四，欲約官實禄，勵以廉耻，不使與百姓争利；其五，欲絶侈靡，務崇節儉，令衣服有章，上下有叙，儲穀畜帛，反民於樸。詔書褒贊。因使撰百官考課事，昶以爲唐虞雖有黜陟之文，而考課之法不垂。周制冢宰之職，大計群吏之治而誅賞，又無校比之制。由此言之，聖主明於任賢，略舉黜陟之體，以委達官之長，而總其統紀，故能否可得而知也。其大指如此。

嘉平初年，太傅司馬宣王殺了曹爽以後，於是上奏請求向大臣們廣泛徵詢有關政事得失的意見。王昶陳述了治理方略的五件事：第一，希望尊崇道義重視學問，抑制杜絶浮華的風氣，讓公卿大夫的子弟進入太學并辦好學校；第二，希望實行考試制度，考試好比是準繩，没有捨棄準繩而憑主觀臆斷來確定是非曲直，廢除罷免升遷的制度來空談官員能否稱職的；第三，希望讓擔任官職的人長期留在他的職位上，有了政績就提升官職賜給爵位；第四，希望精簡官員人數增加官員的俸禄，用廉潔知耻來激勵他們，不讓他們和老百姓争利；第五，希望根除奢侈浪費，大力推崇勤儉節約，讓人們衣服上有着顯示身份地位的標志，上上下下有着明確的等級，儲存糧食積蓄布帛，讓老百姓回歸淳樸的風俗習尚。皇帝下詔書褒揚稱贊王昶。於是讓他撰寫百官考核的制度，王昶認爲唐堯、虞舜雖然有罷免升遷官員的條文，但考核的辦法没有留傳下來。周朝規定設置冢宰的官職，每三年考核百官一次從而給予懲罰或奬賞，但又没有考核評定的制度。由此説來，聖明的君主在任用賢才上是英明的，他大致提出一個罷免升遷官員的原則，交給主管官員具體辦理，而自己祇是掌握總的綱領，所以官員能否稱職就可以瞭解知曉了。王昶的主要意思就是這樣的。

二年，昶奏："孫權流放良臣，適庶分争，可乘釁而制吴、蜀；白帝、夷陵之間，黔、巫、秭歸、房陵皆在江北，民夷與新城郡接，可襲取也。"乃遣新城太守州泰襲巫、秭歸、房陵，荆州刺史王基詣夷陵，昶詣江陵，兩岸引竹絙爲橋，渡水擊之。賊奔南岸，鑿七道并來攻。於是昶使積弩同時俱發，賊大將施績夜遁入江陵城，追斬數百級。昶欲引致平地與合戰，乃先遣五軍案大道發還，使賊望見以喜之，以所獲鎧馬甲首，馳環城以怒之，設伏兵以待之。績果追軍，與戰，克之。績遁走，斬其將鍾離

嘉平二年，王昶上奏説："孫權流放賢良的大臣，嫡子庶子相互争鬥，可以乘機制服吴國、蜀國，白帝、夷陵之間，黔、巫、秭歸、房陵等地都在長江以北，這裏的百姓和新城郡接觸來往，可以偷襲占取。"於是派遣新城太守州泰襲擊巫、秭歸、房陵，荆州刺史王基出兵到夷陵，王昶出兵到江陵，在河兩岸拉起竹索作爲橋梁，渡過河去攻打賊敵，賊敵逃奔到南岸，開通七條道路一齊來進攻。這時王昶命令連弩同時一齊發射，賊敵大將施績連夜逃入江陵城，王昶帶兵追擊殺死數百人。王昶想把賊敵引到平地和他們會戰，於是先派五支軍隊順着大路撤回，讓賊敵望見而感到高興，派人披着繳獲的鎧甲騎着繳獲的戰馬挂着斬殺的賊敵首級，圍着江陵城奔馳以此

茂、許旻，收其甲首旗鼓珍寶器仗，振旅而還。王基、州泰皆有功。於是遷昶征南大將軍、儀同三司，進封京陵侯。毌丘儉、文欽作亂，引兵拒儉、欽有功，封二子亭侯、關内侯，進位驃騎將軍。諸葛誕反，昶據夾石以逼江陵，持施績、全熙使不得東。誕既誅，詔曰："昔孫臏佐趙，直凑大梁。西兵驟進，亦所以成東征之勢也。"增邑千户，并前四千七百户，遷司空，持節、都督如故。甘露四年薨，謚曰穆侯。子渾嗣，咸熙中爲越騎校尉。

來激怒賊敵，布置好伏兵來等待賊敵出來。施績果然出來追擊魏軍，王昶和他交戰，把他打敗了。施績逃走，魏軍斬殺了他的將領鍾離茂、許旻，收繳了他的士兵首級、軍旗戰鼓、珍寶器械，整頓好軍隊勝利返回。王基、州泰都立有功勞。於是升遷王昶爲征南大將軍、儀同三司，進封爲京陵侯。毌丘儉、文欽製造叛亂，王昶帶領軍隊抗擊毌丘儉、文欽有功，封他的兩個兒子爲亭侯、關内侯，升任驃騎將軍。諸葛誕反叛，王昶占據夾石進逼威脅江陵，挾制着施績、全熙使他們不能東去援助諸葛誕。諸葛誕被殺後，皇帝下詔書説："過去孫臏援助趙國，帶兵直奔大梁。王昶在西面派兵迅速進逼，這也促成了東征取勝的有利形勢。"給王昶增加食邑一千户，加上以前的共四千七百户，升任司空，持節、都督仍如往常一樣。甘露四年王昶去世，謚號稱穆侯。兒子王渾繼承爵位，咸熙年間任越騎校尉。

王基

王基字伯輿，東萊曲城人也。少孤，與叔父翁居。翁撫養甚篤，基亦以孝稱。年十七，郡召爲吏，非其好也，遂去，入琅邪界游學。黄初中，察孝廉，除郎中。是時青土初定，刺史王淩特表請基爲别駕，後召爲秘書郎，淩復請還。頃之，司徒王朗辟基，淩不遣。朗書劾州曰："凡家臣之良，則升于公輔，公臣之良，則入于王職，是故古者侯伯有貢士之禮。今州取宿衛之臣，留秘閣之吏，所希聞也。"淩猶不遣。淩流稱青土，蓋亦由基協和之輔也。大將軍司馬宣王辟基，未至，擢爲中書侍郎。

王基字伯輿，東萊曲城人。小時候就成了孤兒，和叔父王翁住在一起。王翁撫養他感情很深，王基也因孝順王翁受人稱贊。十七歲時，郡裏徵召他做了小官，這不是他所喜歡的，於是就棄職離去，到琅邪境内問師求學。黄初年間，被舉薦爲孝廉，授任郎中。這時青州剛剛平定，刺史王淩特地上表請求任命王基爲别駕，後來徵召他任秘書郎，王淩又請求讓王基返回青州。不久，司徒王朗徵召王基，王淩不讓他去。王朗上書彈劾青州刺史説："凡是家臣中的優秀者，就要舉薦給三公丞相，三公丞相輔臣中的優秀者，就要舉薦給朝廷任職，所以古代侯伯有向朝廷進獻人才的禮制，現在青州截取應護衛朝廷的臣子，留用可充任尚書臺的官員，這是很少聽説的。"王淩仍然不放王基去。王淩的名聲在青州傳頌，這也是因爲王基協調配合的幫助。大將軍司馬宣王徵召王基，還没有到任，就被提升爲中書侍郎。

明帝盛修宫室，百姓勞瘁。基上疏曰："臣聞古人以水喻民，曰'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故在民上

明帝大修宫室，老百姓勞累困苦。王基上疏説："臣聽説古人拿水來比喻老百姓，説'水可以載船航行，也可以使船沉没'。所以統治老百

者，不可以不戒懼。夫民逸則慮易，苦則思難，是以先王居之以約儉，俾不至於生患。昔顏淵云東野子之御，馬力盡矣而求進不已，是以知其將敗。今事役勞苦，男女離曠，願陛下深察東野之弊，留意舟水之喻，息奔馳於未盡，節力役於未困。昔漢有天下，至孝文時唯有同姓諸侯，而賈誼憂之曰：'置火積薪之下而寢其上，因謂之安也。'今寇賊未殄，猛將擁兵，檢之則無以應敵，久之則難以遺後，當盛明之世，不務以除患，若子孫不競，社稷之憂也。使賈誼復起，必深切于曩時矣。"

姓的人，不可不警戒畏懼。老百姓生活安逸就心情和悦，生活困苦就心生怨恨，因此先代的君王靠節約儉樸安居天子之位，使天下不至於産生禍患。過去顔淵説東野子駕馬，馬的力氣已經耗盡却仍要趕着馬前進不讓停下來，因此知道他將會失敗。現在老百姓服役勞累困苦，男女久别不能團聚，希望陛下深入體察東野子駕馬的害處，注意到舟船和水的比喻，讓奔跑的馬在力氣還没耗盡時就停下來休息，使服役的老百姓在還没有陷入困迫時就加以節制。過去漢朝擁有天下，到了孝文帝時衹有同姓的諸侯，而賈誼爲此憂慮地説：'把火放在堆積的柴草下面而自己躺在柴草的上面，還因此説這是安全的。'現在寇賊没有消滅，自己勇猛的將領掌握着軍隊，約束他們就會無法對付敵人，長久這樣下去就難以向子孫後代交待，正當昌盛的時代，不盡力消除隱患，如果子孫後代不能争强立足，這是國家所憂慮的啊。假使賈誼復活，一定會有比往日更加深刻痛切的憂慮了。"

散騎常侍王肅著諸經傳解及論定朝儀，改易鄭玄舊説，而基據持玄義，常與抗衡。遷安平太守，公事去官。大將軍曹爽請爲從事中郎，出爲安豐太守。郡接吴寇，爲政清嚴有威惠，明設防備，敵不敢犯。加討寇將軍。吴嘗大發衆集建業，揚聲欲入攻揚州，刺史諸葛誕使基策之。基曰："昔孫權再至合肥，一至江夏，其後全琮出廬江，朱然寇襄陽，皆無功而還。今陸遜等已死，而權年老，内無賢嗣，中無謀主。權自出則懼内釁卒起，癰疽發潰；遣將則舊將已盡，新將未信。此不過欲補定支黨，還自保護耳。"後權竟不能出。時曹爽專柄，風化陵遲，基著《時要論》以切世事。以疾徵還，起家爲河南尹，未拜，爽伏誅，基嘗爲爽官屬，隨例罷。

散騎常侍王肅撰寫了各儒家經典的注解以及論述制定了朝廷的禮儀，改變了鄭玄舊的説法，但王基堅持鄭玄對經書的釋義，經常和王肅對抗。王基轉任安平太守，因政事被免去官職。大將軍曹爽請他任從事中郎，又出任安豐太守。安豐郡和吴國接壤，王基治理政事清正嚴明，有威嚴仁惠的名聲，他公開設置防務守備，敵人不敢來進犯。加授討寇將軍。吴國曾經調動大批軍隊會集在建業，聲稱要進攻揚州，刺史諸葛誕讓王基預測事態的發展。王基説："過去孫權兩次攻打合肥，一次攻打江夏，後來全琮取道廬江進攻，朱然侵犯襄陽，全都没有收效而撤退。現在陸遜等人已死，孫權又已年老，宫内没有賢德的繼承人，朝中又没有能幹的謀臣。孫權要是親自出征，就會害怕内部的争端突然爆發，就像癰疽發作潰爛一樣無法對付；派遣將領出征則老的將領已全都死了，新的將領又不敢信任。這次不過是想彌補黨羽，回頭來保護自己罷了。"後來孫權終究没能出兵。當時曹爽獨攬朝政，風氣教化逐漸敗壞，王基撰寫了《時要論》來批評世事。

因有病要求返回故鄉，又從家中徵召出來任河南尹，還没上任，曹爽被殺，王基曾經任過曹爽的屬官，按照慣例被罷免官職。

其年爲尚書，出爲荆州刺史，加揚烈將軍，隨征南王昶擊吴。基别襲步協於夷陵，協閉門自守。基示以攻形，而實分兵取雄父邸閣，收米三十餘萬斛，虜安北將軍譚正，納降數千口。於是移其降民，置夷陵縣。賜爵關内侯。基又表城上昶，徙江夏治之，以逼夏口，由是賊不敢輕越江。明制度，整軍農，兼修學校，南方稱之。時朝廷議欲伐吴，詔基量進趣之宜。基對曰："夫兵動而無功，則威名折於外，財用窮於内，故必全而後用也。若不資通川聚糧水戰之備，則雖積兵江内，無必渡之勢矣。今江陵有沮、漳二水，溉灌膏腴之田以千數，安陸左右，陂池沃衍。若水陸并農，以實軍資，然後引兵詣江陵、夷陵，分據夏口，順沮、漳，資水浮穀而下。賊知官兵有經久之勢，則拒天誅者意沮，而向王化者益固。然後率合蠻夷以攻其内，精卒勁兵以討其外，則夏口以上必拔，而江外之郡不守。如此，吴、蜀之交絶，交絶而吴禽矣。不然，兵出之利，未可必矣。"於是遂止。

這一年王基又任尚書，出任荆州刺史，加授揚烈將軍，跟隨征南將軍王昶攻打吴國。王基另外帶兵到夷陵襲擊步協，步協關閉城門堅守。王基擺出進攻的架勢顯示給步協，却實際上分出兵力攻取雄父的府庫，繳獲了糧米三十多萬斛，俘虜了吴國的安北將軍譚正，收納了投降的人數千名。於是遷移吴國投降的百姓，設置了夷陵縣。王基被賜給關内侯的爵位。王基又上表請求在上昶築城，將江夏郡的治所遷到這裏，以此來威脅夏口，因此吴國的賊寇不敢輕易渡江來犯。王基嚴明制度，整治軍隊和農作，又興辦學校，南方一帶的人們都稱贊他。當時朝廷商議打算征伐吴國，下詔給王基要他考慮進攻的適當辦法。王基回答説："軍隊出動而没有功效，那麽對外威名受到損害，對内財物消耗殆盡，所以一定要考慮周全然後再用兵。如果不具有暢通水路、儲積糧食、進行水戰的準備，那麽即使在長江以北會集了軍隊，也没有必能渡江的有利形勢。現在江陵有沮、漳兩條河流，灌溉着肥沃的良田數千頃，安陸附近一帶，池塘處處可見土地平坦肥沃。如果水田和旱地全都耕種，來充實軍隊的資用，然後帶領軍隊攻到江陵、夷陵，又分兵占據夏口，順着沮水、漳水，憑藉水路載運糧食順流而下。賊敵知道我軍已具有持久作戰的優勢，那麽抗拒朝廷討伐的人就會士氣低落，而希望歸順天子教化的人就會更加堅定，然後帶動聯合蠻夷各族進攻吴國後方，我們以精鋭强悍的軍隊從外討伐，那麽夏口以上的地區一定可以占取，而長江以南的各郡也無法守住。如果這樣，吴國和蜀國之間的接觸來往就會斷絶，這種接觸來往一斷絶，吴國就可以被制服了。不是這樣的話，軍隊出動的功效，未必能够得到。"於是朝廷就停止了進攻吴國的打算。

司馬景王新統政，基書戒之曰："天下至廣，萬機至猥，誠不可不矜矜業業，坐而待旦也。夫志正則衆邪

司馬景王剛剛統管朝政，王基上書告誡他説："天下非常廣闊，各種事務非常繁雜，的確不能不兢兢業業，坐着等待到天明。心志端正就

不生，心静則衆事不躁，思慮審定則教令不煩，親用忠良則遠近協服。故知和遠在身，定衆在心。許允、傅嘏、袁侃、崔贊皆一時正士，有直質而無流心，可與同政事者也。”景王納其言。

不會産生各種邪念，心境平静就會處理各種事務時不急不躁，思慮慎密穩重就會使教化政令不致煩瑣，親近任用忠誠賢良的人就會使遠近四方和諧順服。因此可知要同遠方和睦在於自身的行爲舉止，使衆人安定在於自己的真心誠意。許允、傅嘏、袁侃、崔贊都是當代的正直人士，有着剛正的資質而没有放縱多變的品性，是可以和你共同處理政事的人。”司馬景王采納了他的意見。

高貴鄉公即尊位，進封常樂亭侯。毌丘儉、文欽作亂，以基爲行監軍、假節，統許昌軍，適與景王會於許昌。景王曰：“君籌儉等何如?”基曰：“淮南之逆，非吏民思亂也，儉等誑脅迫懼，畏目下之戮，是以尚群聚耳。若大兵臨逼，必土崩瓦解，儉、欽之首，不終朝而縣於軍門矣。”景王曰：“善。”乃令基居軍前。議者咸以儉、欽慓悍，難與争鋒。詔基停駐。基以爲：“儉等舉軍足以深入，而久不進者，是其詐僞已露，衆心疑沮也。今不張示威形以副民望，而停軍高壘，有似畏懦，非用兵之勢也。若或虜略民人，又州郡兵家爲賊所得者，更懷離心；儉等所迫脅者，自顧罪重，不敢復還，此爲錯兵無用之地，而成奸宄之源。吴寇因之，則淮南非國家之有，譙、沛、汝、豫危而不安，此計之大失也。軍宜速進據南頓，南頓有大邸閣，計足軍人四十日糧。保堅城，因積穀，先人有奪人之心，此平賊之要也。”基屢請，乃聽進據濦水。既至，復言曰：“兵聞拙速，未睹工遲之久。方今外有强寇，内有叛臣，若不時决，則事之深淺未可測也。議者多欲將軍持重。將軍持重是也，停軍不進非也。持重非不行之謂也，進而不可犯耳。今據堅城，保壁壘，以積實資虜，縣運軍糧，甚非計也。”景王欲須諸軍集到，猶尚

高貴鄉公即位，進封王基爲常樂亭侯。毌丘儉、文欽製造叛亂，朝廷任命王基爲行監軍，授給符節，統率許昌的軍隊，正好和司馬景王在許昌會合。司馬景王説：“您預計毌丘儉等人會怎麽樣?”王基説：“淮南的叛亂，并非是那裏的官吏百姓想要叛亂，而是毌丘儉等人欺騙威脅逼迫恐嚇他們，使他們害怕被殺戮，因此使衆人聚合在一起。如果大軍進逼，必定會土崩瓦解，毌丘儉、文欽的頭顱，不用一個早上就會懸挂在軍營的門上了。”司馬景王説：“説得好”。於是命令王基帶兵部署在大軍的前面。議論的人都認爲毌丘儉、文欽行動快捷勇猛，難以同他們直接交戰争勝。皇帝下詔書要王基停下來駐扎。王基認爲：“毌丘儉等人帶領軍隊足可以深入挺進，可是却久久没有進軍，這是因爲他們的欺詐虚僞已經暴露，部屬們的心中感到疑慮和沮喪。現在不顯示出我軍的威力和氣勢來迎合百姓的願望，却停下軍隊高築壁壘，好像是畏懼怯懦，這不是用兵打仗的樣子。如果有叛軍擄掠百姓，又有州郡士兵的家屬被賊敵俘獲的，士兵們就更懷有逃離的心思；毌丘儉等人所脅迫的那些人，考慮到自己罪過深重，不敢再回到我們一方，這樣做是把軍隊安排在不起作用的地方，而成爲奸詐邪惡的人爲非作歹的根源。吴國的賊寇要是乘機利用它，那麽淮南就不是國家所有的了，譙、沛、汝、豫等地就會遭到危險而不得安寧，這是計策上的極大失誤。我軍應該迅速前進占據南頓，南頓有大倉庫，估計有足够我軍吃四十天的糧食。守住堅固的城池，利用儲存的糧食，搶在敵人前面就能摧毁敵人的士氣，這是平定賊敵的關鍵。”王基多次請求，纔被允許進軍占據濦水。到達濦

未許。基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彼得則利，我得亦利，是謂争城，南頓是也。"遂輒進據南頓，儉等從項亦争欲往，發十餘里，聞基先到，復還保項。時兖州刺史鄧艾屯樂嘉，儉使文欽將兵襲艾。基知其勢分，進兵逼項，儉衆遂敗。欽等已平，遷鎮南將軍，都督豫州諸軍事，領豫州刺史，進封安樂鄉侯。上疏求分户二百，賜叔父子喬爵關内侯，以報叔父拊育之德。有詔特聽。

水以後，王基又建議説："用兵衹聽説寧肯顯得笨拙而能行動迅速的，没有見到爲求精巧慎重而延緩很久的。現在外有强大的敵寇，内有叛亂的臣子，如果不及時作出决斷，那麽事態發展的好壞就不能預料了。議論的人大都想讓將軍謹慎穩重。將軍謹慎穩重是對的，但停下軍隊不前進就錯了。謹慎穩重并不是停止不前的意思，而是進軍使敵人不能來犯。現在占據着堅固的城池，守住壁壘，把儲積的物資供給敵人使用，自己却從遠處運來軍糧，這是非常錯誤的計策。"司馬景王想等待各軍會集到達，還是不允許。王基説："將領在軍營中，君王的命令有時可以不接受。他們占據了就有利，我們占據了也有利，這就叫做雙方必争的城池，南頓就是這樣的城池。"於是就進軍占據了南頓，毌丘儉等人從項出發也想争奪南頓，出發後走了十多里，聽説王基已先到了南頓，就又退回守衛項。當時兖州刺史鄧艾駐扎在樂嘉，毌丘儉派文欽帶兵去襲擊鄧艾。王基知道他們的兵力分散了，就進軍逼近項，毌丘儉的軍隊於是就潰敗了。文欽等人被平定後，王基升任鎮南將軍，都督豫州諸軍事，兼任豫州刺史，進封爲安樂鄉侯。王基上疏請求分出自己的食邑二百户，賜給叔父的兒子王喬關内侯的爵位，用來報答叔父撫育他的恩德。皇帝下詔特意允許了他的請求。

諸葛誕反，基以本官行鎮東將軍，都督揚、豫諸軍事。時大軍在項，以賊兵精，詔基斂軍堅壘。基累啓求進討。會吴遣朱異來救誕，軍於安城。基又被詔引諸軍轉據北山，基謂諸將曰："今圍壘轉固，兵馬向集，但當精修守備以待越逸，而更移兵守險，使得放縱，雖有智者不能善後矣。"遂守便宜上疏曰："今與賊家對敵，當不動如山。若遷移依險，人心摇蕩，於勢大損。諸軍并據深溝高壘，衆心皆定，不可傾動，此御兵之要也。"書奏，報聽。大將軍司馬文王進屯丘頭，分部圍守，各有所統。

諸葛誕反叛，王基以鎮南將軍的官職代理鎮東將軍，都督揚州、豫州諸軍事。當時大軍駐扎在項，因叛賊兵馬精鋭，皇帝下詔書命令王基集中軍隊加固壁壘防守。王基多次上奏請求進攻討伐叛賊。恰好吴國派遣朱異前來救援諸葛誕，駐扎在安城。王基又接到詔書命令他帶領各軍轉移據守北山，王基對將領們説："現在環繞項城的壁壘逐漸加固，各路兵馬也都趕來集結，衹應當精心整治守備來等待敵人逃竄，可是又却要轉移兵馬去防守險要，使得叛賊能够任意胡爲，即使有智謀的人帶兵也不能得到好的結果。"於是等候適當時機上疏説："現在和敵人對峙相争，應當像山一樣巋然不動。如果轉移人馬依傍險要，會使軍中人心動摇不安，這對於我軍的力量將造

基督城東城南二十六軍，文王敕軍吏入鎮南部界，一不得有所遣。城中食盡，晝夜攻壘，基輒拒擊，破之。壽春既拔，文王與基書曰："初議者云云，求移者甚衆，時未臨履，亦謂宜然。將軍深算利害，獨秉固志，上違詔命，下拒衆議，終至制敵禽賊，雖古人所述，不是過也。"文王欲遣諸將輕兵深入，招迎唐咨等子弟，因釁有蕩覆吴之勢。基諫曰："昔諸葛恪乘東關之勝，竭江表之兵，以圍新城，城既不拔，而衆死者太半。姜維因洮上之利，輕兵深入，糧餉不繼，軍覆上邽。夫大捷之後，上下輕敵，輕敵則慮難不深。今賊新敗於外，又内患未弭，是其修備設慮之時也。且兵出逾年，人有歸志，今俘馘十萬，罪人斯得，自歷代征伐，未有全兵獨克如今之盛者也。武皇帝克袁紹於官渡，自以所獲已多，不復追奔，懼挫威也。"文王乃止。以淮南初定，轉基爲征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進封東武侯。基上疏固讓，歸功參佐，由是長史司馬等七人皆侯。

成極大的損害。各軍都已據守在深溝高壘裏，大家都人心穩定，不能動摇，這是掌握軍隊的關鍵。"奏書呈上後，朝廷允准了王基的意見。大將軍司馬文王進駐丘頭，分派各部設圍據守，各有一定的統轄範圍。王基統領城東城南二十六軍，司馬文王命令軍中將領進入鎮南將軍的轄界，一律不得發號施令。壽春城裏叛賊的糧食吃光了，就日夜攻打王基的壁壘，王基就抵抗痛擊，打敗了他們。攻占壽春後，司馬文王給王基寫信説："當初議論的人衆説紛紜，請求轉移軍隊的有很多，那時我没有親自到實地察看，也認爲這樣做是合適的。將軍周密考慮了利害得失，獨自堅持自己的主張，對上違背了詔令，對下拒絶了衆人的意見，終於達到制服敵人擒獲叛賊的目的，即使是古人所稱述的功臣名將，也不過如此。"司馬文王想要派遣將領們帶領輕裝部隊深入吴國，招納迎接唐咨等人的親屬子弟，利用吴國的内部紛争而形成顛覆吴國的形勢。王基勸諫説："過去諸葛恪乘東關一戰的勝利，竭盡江南的全部兵馬，來包圍新城，新城没有攻下，而軍隊戰死了一大半。姜維乘着洮上一戰的勝利，派輕裝部隊深入我方，由於糧食接繼不上，他的軍隊在上邽被消滅。獲得大勝以後，上下都會輕視敵人，輕視敵人就會考慮困難不周密。現在賊敵剛在外面打了敗仗，國内的禍患又没有消除，這正是他們整治守備考慮對策的時候。而且我軍出征已超過了一年，人人都有返回家鄉的願望，現在俘虜斬殺敵軍十萬，反叛的罪人也已擒獲，從歷代的征伐來看，還没有過像現在這樣自己的軍隊没有什麽損失又打敗了敵人的重大勝利。武皇帝在官渡打敗了袁紹，自認爲獲得的戰果已經很多，不再追擊奔逃的敵人，他是害怕自己的威望遭受損害。"司馬文王纔停止了出兵深入的行動。因淮南剛平定，轉任王基爲征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進封爲東武侯。王基上疏堅決推辭，把功勞歸於自己的部下，因此他的長史、司馬等七人都被封侯。

是歲，基母卒，詔秘其凶問，迎基父豹喪合葬洛陽，追贈豹北海太

這一年，王基的母親去世，皇帝下詔書隱瞞他母親去世的噩耗，把王基父親王豹的尸骨接到

守。甘露四年，轉爲征南將軍，都督荆州諸軍事。常道鄉公即尊位，增邑千户，并前五千七百户。前後封子二人亭侯、關内侯。

洛陽和他母親合葬，追贈王豹爲北海太守。甘露四年，王基轉任征南將軍，都督荆州諸軍事，常道鄉公即位，給王基增加食邑一千户，加上以前的共五千七百户。先後封他的兩個兒子爲亭侯、關内侯。

景元二年，襄陽太守表吴賊鄧由等欲來歸化，基被詔，當因此震蕩江表。基疑其詐，馳驛陳狀。且曰："嘉平以來，累有内難，當今之務，在于鎮安社稷，綏寧百姓，未宜動衆以求外利。"文王報書曰："凡處事者，多曲相從順，鮮能確然共盡理實。誠感忠愛，每見規示，輒敬依來指。"後由等竟不降。

景元二年，襄陽太守上表稱吴國賊寇鄧由等人想前來歸順，王基接到詔書，要他趁這個機會攻擊蕩平江南。王基懷疑鄧由等人有詐，派人騎快馬兼程趕到京城陳述看法。并且説："嘉平以來，多次發生内亂，現在最急需辦的事情，在於安定國家，安撫百姓，不應該興師動衆去求取外來的利益。"司馬文王回信説："凡是處理政事的人，大多曲意順從，很少能堅定地和上司全面弄清道理和事實的。我確實感受到你的忠君愛國之心，每次看到你的規勸教誨，就恭敬地依從你的意思。"後來鄧由等人終究没來投降。

是歲基薨，追贈司空，謚曰景侯。子徽嗣，早卒。咸熙中，開建五等，以基著勛前朝，改封基孫廙，而以東武餘邑賜一子爵關内侯。晋室踐阼，下詔曰："故司空王基既著德立勛，又治身清素，不營産業，久在重任，家無私積，可謂身没行顯，足用勵俗者也。其以奴婢二人賜其家。"

這一年王基去世，追贈爲司空，謚號稱景侯。他兒子王徽繼承爵位，早年去世。咸熙年間，建立五等爵位制，因王基在前朝功勛卓著，改封王基的孫子王廙，而將他東武侯餘下的食邑賜給他的一個兒子并封爲關内侯。晋接替皇帝位後，下詔書説："已故司空王基既成就了德行建立了功勛，又修養自身而清正廉潔，不置家産，長期處在重要的職位上，家中却没有私人的積蓄，可以説是人雖死去而德行顯揚，足可以勸勉世俗。現將奴婢二人賜給他家。"

評曰：徐邈清尚弘通，胡質素業貞粹，王昶開濟識度，王基學行堅白，皆掌統方任，垂稱著績。可謂國之良臣，時之彦士矣。

評曰：徐邈清白高尚寬弘通達，胡質操守清白剛正純粹，王昶創業濟時則而有見識度量，王基學問品行堅貞純潔，他們都統管了一方的重任，政績卓著美名傳揚。可以説是國家的良臣，當時的傑出人物。

三國志卷二十八

魏志二十八

王淩 令狐愚　毌丘儉　諸葛誕 唐咨　鄧艾 州泰　鍾會 王弼

王淩　令狐愚

王淩字彦雲，太原祁人也。叔父允，爲漢司徒，誅董卓。卓將李傕、郭汜等爲卓報仇，入長安，殺允，盡害其家。淩及兄晨，時年皆少，逾城得脱，亡命歸鄉里。淩舉孝廉，爲發干長，稍遷至中山太守。所在有治，太祖辟爲丞相掾屬。

王淩字彦雲，太原祁人。叔父王允，任漢朝司徒，殺了董卓。董卓的部將李傕、郭汜等人爲董卓報仇，攻入長安，殺了王允，又殺了他的全家。王淩和他的哥哥王晨，當時都很年輕，他們翻過城墻得以逃脱，流亡回到故鄉。後來王淩被舉薦爲孝廉，任發干長，逐漸升任到中山太守。他在任職的地方有政績，太祖徵召他任丞相掾屬。

文帝踐阼，拜散騎常侍，出爲兖州刺史，與張遼等至廣陵討孫權。臨江，夜大風，吴將吕範等船漂至北岸。淩與諸將逆擊，捕斬首虜，獲舟船，有功，封宜城亭侯，加建武將軍，轉在青州。是時海濱乘喪亂之後，法度未整。淩布政施教，賞善罰惡，甚有綱紀，百姓稱之，不容於口。後從曹休征吴，與賊遇於夾石，休軍失利。淩力戰决圍，休得免難。仍徙爲揚、豫州刺史，咸得軍民之歡心。始至豫州，旌先賢之後，求未顯之士，各有條教，意義甚美。初，淩與司馬朗、賈逵友善，及臨兖、豫，繼其名迹。正始初，爲征東將軍，假節都督揚州諸軍事。二年，吴大將全琮數萬衆寇芍陂，淩率諸軍逆討，與賊争塘，力戰連日，賊退走。進封南鄉侯，邑千三百五十户，遷車騎將

文帝登皇帝位，授任王淩爲散騎常侍，又出任兖州刺史，和張遼等人到廣陵討伐孫權。到了長江邊，夜裏颳起大風，吴國將領吕範等人的戰船順風漂到北岸。王淩和將領們迎頭痛擊，俘虜和殺了許多敵人，繳獲了戰船，立下功勞，被封爲宜城亭侯，加授建武將軍，轉任青州刺史。當時海濱一帶經歷了戰亂之後，法令制度没有得到整治。王淩發布政令實施教化，獎勵善良懲罰邪惡，很有法度，百姓對他贊不絶口。後來跟隨曹休征伐吴國，和賊敵在夾石遭遇，曹休的軍隊失利。王淩奮力作戰衝出包圍，曹休得以免遭禍難。接着王淩調任爲揚州、豫州刺史，都得到軍隊百姓的歡心。他剛到豫州，表彰前代賢人的後代，尋求還没有顯達的人才，各有法規教令，所以名聲很好。起初，王淩和司馬朗、賈逵關係親密，等他到兖州、豫州任刺史時，能接續司馬朗、賈逵在那裏的名聲和政績。正始初年，王淩任征東將軍，被授給符節都督揚州諸軍事。正始二年，吴國大將全琮帶領數萬軍隊進犯芍陂，王

軍、儀同三司。

淩帶領各軍迎戰討伐，和賊敵争奪池塘，奮力激戰幾天，賊敵敗退逃走。王淩被進封爲南鄉侯，食邑一千三百五十户，升任車騎將軍、儀同三司。

是時，淩外甥令狐愚以才能爲兗州刺史，屯平阿。舅甥并典兵，專淮南之重。淩就遷爲司空。司馬宣王既誅曹爽，進淩爲太尉，假節鉞。淩、愚密協計，謂齊王不任天位，楚王彪長而才，欲迎立彪都許昌。嘉平元年九月，愚遣將張式至白馬，與彪相問往來。淩又遣舍人勞精詣洛陽，語子廣。廣言："廢立大事，勿爲禍先。"其十一月，愚復遣式詣彪，未還，會愚病死。二年，熒惑守南斗，淩謂："斗中有星，當有暴貴者。"三年春，吴賊塞涂水。淩欲因此發，大嚴諸軍，表求討賊。詔報不聽。淩陰謀滋甚，遣將軍楊弘以廢立事告兗州刺史黄華，華、弘連名以白太傅司馬宣王。宣王將中軍乘水道討淩，先下赦赦淩罪，又將尚書廣東，使爲書喻淩，大軍掩至百尺逼淩。淩自知勢窮，乃乘船單出迎宣王，遣掾王彧謝罪，送印綬、節鉞。軍到丘頭，淩面縛水次。宣王承詔遣主簿解縛反服，見淩，慰勞之，還印綬、節鉞，遣步騎六百人送還京都。淩至項，飲藥死。宣王遂至壽春。張式等皆自首，乃窮治其事。彪賜死，諸相連者悉夷三族。朝議咸以爲《春秋》之義，齊崔杼、鄭歸生皆加追戮，陳尸斫棺，載在方策。淩、愚罪宜如舊典。乃發淩、愚冢，剖棺，暴尸於所近市三日，燒其印綬、朝服，親土埋之。進弘、華爵爲鄉侯。廣有志尚學行，死時年四十餘。

這時，王淩的外甥令狐愚憑藉自己的才能擔任了兗州刺史，駐扎在平阿。舅甥二人都統率着軍隊，掌管守衛淮南的重任。王淩就此升任爲司空。司馬宣王殺了曹爽以後，晋升王淩爲太尉，授給符節、斧鉞。王淩、令狐愚秘密商議策劃，認爲齊王不能勝任天子之位，楚王曹彪年長而有才能，想要迎立曹彪在許昌做皇帝。嘉平元年九月，令狐愚派遣將領張式到白馬，和曹彪相互問候一同來往。王淩又派遣舍人勞精到洛陽，把這件事告訴他的兒子王廣。王廣説："廢立皇帝是大事，不要成爲災禍的開始。"這年十一月，令狐愚又派遣張式去拜見曹彪，張式還没返回，正逢令狐愚病死。嘉平二年，火星進入南斗星宿的位置上，王淩説："南斗中出現了其他的星星，應當産生猝然顯貴的人。"嘉平三年春，吴國賊寇堵塞了涂水。王淩想趁這個機會舉事發難，大力整備各軍，上表請求討伐賊寇。皇帝下詔書回覆不允許。王淩加緊秘密謀劃，派遣將軍楊弘把廢立皇帝的事告訴兗州刺史黄華，黄華、楊弘聯名將此事報告太傅司馬宣王。司馬宣王帶領京師的軍隊沿着水路討伐王淩，先下赦令赦免了王淩的罪行，又帶着尚書王廣東去，要他寫信開導王淩，大軍乘王淩不防突然前進到百尺威脅王淩。王淩知道自己大勢已去，就乘船單獨出來迎接司馬宣王，派掾屬王彧去向司馬宣王請罪，送交印綬、符節和斧鉞。大軍到達丘頭，王淩自己反綁雙手等在水邊。司馬宣王奉詔令派主簿替王淩解了綁、把朝服交還給他，又見了王淩，安慰勸勉他，送還了印綬、符節和斧鉞，派步兵騎兵六百人送王淩回京都。王淩到項時，喝毒藥自殺而死。司馬宣王於是來到壽春。張式等人全都自首認罪，於是徹底查究這件事。曹彪被皇帝下令自殺，每個和這件事有牽連的人都被滅了三族。朝廷議論都認爲按照《春秋》所講的道理，齊國的崔杼、鄭國的歸生死後都被施以戮尸的刑罰，拋

露尸體毀掉棺材，這些都記載在典籍上。王淩、令狐愚的罪惡也應該依照過去典籍上記載的那樣給予懲罰。於是挖開王淩、令狐愚的墳墓，劈開棺材，把他們的尸體抛在附近的市集上示衆三天，燒毁了他們的印綬、朝服，再把他們的尸體直接放進地裏埋葬。進封楊弘、黄華爲鄉侯。王廣有志向和學問品行，死的時候纔四十多歲。

毌丘儉

毌丘儉字仲恭，河東聞喜人也。父興，黄初中爲武威太守，伐叛柔服，開通河右，名次金城太守蘇則。討賊張進及討叛胡有功，封高陽鄉侯。入爲將作大匠。儉襲父爵，爲平原侯文學。明帝即位，爲尚書郎，遷羽林監。以東宫之舊，甚見親待。出爲洛陽典農。時取農民以治宫室，儉上疏曰："臣愚以爲天下所急除者二賊，所急務者衣食。誠使二賊不滅，士民飢凍，雖崇美宫室，猶無益也。"遷荆州刺史。

毌丘儉字仲恭，河東聞喜人。父親毌丘興，黄初年間任武威太守，討伐叛逆安撫順民，開通黄河以西的道路，名聲僅次於金城太守蘇則。討伐賊寇張進和討伐叛亂的胡人有功，被封爲高陽鄉侯。又被召入朝廷任將作大匠。毌丘儉承襲他父親的爵位，任平原侯文學。明帝登皇帝位，任尚書郎，又升任羽林監。因爲他和明帝做太子時的舊日交情，毌丘儉很受明帝的親近厚待。出任洛陽典農。當時徵發農民修建宫殿，毌丘儉上疏説："臣下的愚見認爲天下急需鏟除的是吴、蜀二賊，急需處理的事情是穿衣吃飯。假使吴、蜀二賊不消滅，百姓受飢挨凍，即使修建了高大華麗的宫殿，也還是没有什麽好處。"升任荆州刺史。

青龍中，帝圖討遼東，以儉有幹策，徙爲幽州刺史，加度遼將軍，使持節，護烏丸校尉。率幽州諸軍至襄平，屯遼隧。右北平烏丸單于寇婁敦、遼西烏丸都督率衆王護留等，昔隨袁尚奔遼東者，率衆五千餘人降。寇婁敦遣弟阿羅槃等詣闕朝貢，封其渠率二十餘人爲侯、王，賜輿馬繒綵各有差。公孫淵逆與儉戰，不利，引還。明年，帝遣太尉司馬宣王統中軍及儉等衆數萬討淵，定遼東。儉以功進封安邑侯，食邑三千九百户。

青龍年間，皇帝謀劃討伐遼東，因毌丘儉有才幹計謀，調他任幽州刺史，加授度遼將軍，讓他持有符節，兼護烏丸校尉。毌丘儉帶領幽州各軍到達襄平，駐扎在遼隧。右北平烏丸單于寇婁敦、遼西烏丸都督帶領衆王護留等人，過去跟隨袁尚逃奔遼東的頭目，帶領部屬五千多人前來投降。寇婁敦派弟弟阿羅槃等人到朝廷來朝覲進貢，朝廷封他們的首領二十多人爲侯、王，賜給車馬綢緞各有一定的等級。公孫淵前來和毌丘儉交戰，毌丘儉失利，帶兵撤回。第二年，皇帝派遣太尉司馬宣王統率京師的軍隊和毌丘儉等人的軍隊數萬人討伐公孫淵，平定了遼東。毌丘儉因有功進封爲安邑侯，食邑三千九百户。

正始中，儉以高句驪數侵叛，督諸軍步騎萬人出玄菟，從諸道討之。句驪王宫將步騎二萬人，進軍沸流水上，大戰梁口，宫連破走。儉遂東

正始年間，毌丘儉因高句驪多次侵擾叛亂，帶領各軍步兵騎兵一萬人由玄菟出發，從各路討伐他們。高句驪王宫帶領步兵騎兵兩萬人，進軍到達沸流水邊，在梁口和毌丘儉的軍隊激戰，

馬縣車，以登丸都，屠句驪所都，斬獲首虜以千數。句驪沛者名得來，數諫宮，宮不從其言。得來嘆曰："立見此地將生蓬蒿。"遂不食而死，舉國賢之。儉令諸軍不壞其墓，不伐其樹，得其妻子，皆放遣之。宮單將妻子逃竄。儉引軍還。六年，復征之，宮遂奔買溝。儉遣玄菟太守王頎追之，過沃沮千有餘里，至肅慎氏南界，刻石紀功，刊丸都之山，銘不耐之城。諸所誅納八千餘口，論功受賞，侯者百餘人。穿山溉灌，民賴其利。

宮的軍隊連連戰敗逃走。毌丘儉於是裹縛馬蹄、拴牢車子，從而登上丸都，摧毀高句驪的都城，殺死和俘虜的人數以千計。高句驪的沛名叫得來的，多次規勸宮，宮不肯聽他的話。得來嘆息說："很快就會看到這個地方將長出蓬草了。"於是絕食而死，整個高句驪的人都把他看作賢德的人。毌丘儉命令各軍不得毀壞得來的墳墓，不得砍伐他墳旁的樹木，俘獲他的妻子兒女，全都釋放遣送回家。宮僅帶着自己的妻子兒女逃跑了。毌丘儉帶領軍隊撤回。正始六年，毌丘儉又征伐高句驪，宮於是逃向買溝。毌丘儉派遣玄菟太守王頎追擊他，越過沃沮一千多里，直到肅慎氏的南部邊界，在石頭上刻字記載他們的功勞，銘刻在丸都山上、不耐城中。一共殺死和接納投降的有八千多人，評定功勞大小給予獎賞，封侯的人有一百多個。毌丘儉在那裏開山修渠灌溉農田，老百姓都得到了好處。

遷左將軍，假節監豫州諸軍事，領豫州刺史，轉爲鎮南將軍。諸葛誕戰于東關，不利，乃令誕、儉對換。誕爲鎮南，都督豫州。儉爲鎮東，都督揚州。吳太傅諸葛恪圍合肥新城，儉與文欽禦之，太尉司馬孚督中軍東解圍，恪退還。

毌丘儉升任左將軍，授給符節監管豫州諸軍事，兼任豫州刺史，又轉任鎮南將軍。諸葛誕在東關作戰，戰事不利，朝廷就下令諸葛誕和毌丘儉調換職務。諸葛誕任鎮南將軍，都督豫州。毌丘儉任鎮東將軍，都督揚州。吳國太傅諸葛恪圍攻合肥新城，毌丘儉和文欽進行抵抗，太尉司馬孚帶領京師的軍隊東進解圍，諸葛恪撤回吳國。

初，儉與夏侯玄、李豐等厚善。揚州刺史前將軍文欽，曹爽之邑人也，驍果粗猛，數有戰功，好增虜獲，以徼寵賞，多不見許，怨恨日甚。儉以計厚待欽，情好歡洽。欽亦感戴，投心無貳。正元二年正月，有彗星數十丈，西北竟天，起于吳、楚之分。儉、欽喜，以爲己祥。遂矯太后詔，罪狀大將軍司馬景王，移諸郡國，舉兵反。迫脅淮南將守諸別屯者，及吏民大小，皆入壽春城，爲壇於城西，歃血稱兵爲盟，分老弱守城，儉、欽自將五六萬衆渡淮，西至項。儉堅守，欽在外爲游兵。

當初，毌丘儉和夏侯玄、李豐等人交情深厚。揚州刺史前將軍文欽，是曹爽的同鄉人，他勇猛果斷而又性格粗莽，多次立下戰功，但他喜歡增報抓獲的俘虜和繳獲的戰利品，以求得到朝廷的寵幸和賞賜，可是却常常得不到朝廷的贊許，所以怨恨的情緒日益加深。毌丘儉用計厚待文欽，倆人的感情很好，相處歡樂融洽。文欽也對毌丘儉感恩戴德，誠心投靠他而没有貳心。正元二年正月，有彗星長數十丈，從西北穿過天空，升起在吳、楚的分界綫。毌丘儉、文欽非常歡喜，認爲這是自己吉祥的徵兆。於是假稱太后的詔令，陳述大將軍司馬景王的罪狀，傳送文告到各郡國，帶兵反叛。逼迫威脅淮南駐守各地的將領，以及官吏百姓的全家老小，全都進入壽春城，在城西設置祭壇，殺牲歃血宣布結盟起兵，

分派老弱士兵守城，毌丘儉和文欽自己帶領五六萬人馬渡過淮水，西進到項。毌丘儉在這裏堅守，文欽在城外流動作戰。

大將軍統中外軍討之，别使諸葛誕督豫州諸軍從安風津擬壽春，征東將軍胡遵督青、徐諸軍出于譙、宋之間，絶其歸路。大將軍屯汝陽，使監軍王基督前鋒諸軍據南頓以待之。令諸軍皆堅壁勿與戰。儉、欽進不得鬥，退恐壽春見襲，不得歸，計窮不知所爲。淮南將士，家皆在北，衆心沮散，降者相屬，惟淮南新附農民爲之用。大將軍遣兖州刺史鄧艾督泰山諸軍萬餘人至樂嘉，示弱以誘之，大將軍尋自洙至。欽不知，果夜來欲襲艾等，會明，見大軍兵馬盛，乃引還。大將軍縱驍騎追擊，大破之，欽遁走。是日，儉聞欽戰敗，恐懼夜走，衆潰。比至慎縣，左右人兵稍棄儉去，儉獨與小弟秀及孫重藏水邊草中。安風津都尉部民張屬就射殺儉，傳首京都。屬封侯。秀、重走入吴。將士諸爲儉、欽所迫脅者，悉歸降。

大將軍司馬景王統率京都和各地的軍隊討伐他們，另外派遣諸葛誕統領豫州各軍從安風津準備攻打壽春，征東將軍胡遵統領青州、徐州各軍從譙郡和宋國之間出兵，截斷毌丘儉的退路。大將軍司馬景王駐扎在汝陽，派遣監軍王基統領前鋒各軍據守南頓等待毌丘儉來犯。命令各軍全都堅守壁壘不要和毌丘儉的叛軍交戰。毌丘儉、文欽前進不能打，後退又恐壽春被襲擊，不能返回，無計可施，不知怎麽辦。淮南軍隊的將領士兵，家都在北方，人心沮喪涣散，投降的人接連不斷，衹有淮水南部新歸附的農民爲他效命。大將軍司馬景王派遣兖州刺史鄧艾統領泰山各軍一萬多人到達樂嘉，顯出兵力薄弱的樣子來引誘毌丘儉叛軍，大將軍司馬景王不久帶兵從洙水趕來。文欽不知實情，果然夜間來想要襲擊鄧艾等人，這時正好天色已明，他看見朝廷的兵馬衆多，於是帶兵後撤。大將軍司馬景王下令出動勇猛的騎兵追擊，把文欽的軍隊打得大敗，文欽逃走。這一天，毌丘儉聽説文欽戰敗，害怕得連夜逃走，他的軍隊潰散了。等到達慎縣，左右的人和士兵逐漸拋下毌丘儉離去，毌丘儉衹和他的小弟毌丘秀和孫子毌丘重藏在河邊的草叢中。安風津都尉屬下的百姓張屬便用箭射死了毌丘儉，砍下他的頭送到京都。張屬被封爲侯。毌丘秀、毌丘重逃到了吴國。被毌丘儉、文欽逼迫威脅參加叛亂的將領士兵們，全都歸順投降。

儉子甸爲治書侍御史，先時知儉謀將發，私出將家屬逃走新安靈山上。别攻下之，夷儉三族。

毌丘儉的兒子毌丘甸任治書侍御史，他事先已知道毌丘儉將要起兵反叛的謀劃，私下出京城帶着家屬逃到新安靈山上。朝廷另外派兵攻占了靈山，滅了毌丘儉的三族。

欽亡入吴，吴以欽爲都護、假節、鎮北大將軍、幽州牧、譙侯。

文欽逃亡到吴國，吴國任命文欽爲都護，授給符節，授任鎮北大將軍、幽州牧、譙侯。

諸葛誕　唐咨

諸葛誕字公休，琅邪陽都人，諸葛豐後也。初以尚書郎爲滎陽令，入爲吏部郎。人有所屬托，輒顯其言

諸葛誕字公休，琅邪陽都人，是諸葛豐的後代。起初以尚書郎的身份擔任滎陽令，又入朝任吏部郎。别人托付他舉薦人，他總是公開張揚

而承用之，後有當否，則公議其得失以爲褒貶，自是群僚莫不慎其所舉。累遷御史中丞尚書，與夏侯玄、鄧颺等相善，收名朝廷，京都翕然。言事者以誕、颺等修浮華，合虚譽，漸不可長。明帝惡之，免誕官。會帝崩，正始初，玄等并在職。復以誕爲御史中丞尚書，出爲揚州刺史，加昭武將軍。

這些人托付他的話然後任用他們所舉薦的人，以後是否稱職，那就讓公衆議論用人的得失來作爲對那些舉薦人的褒貶，從此朝中的官員們没有不慎重考慮自己所要舉薦的人。諸葛誕屢經升遷任御史中丞尚書，和夏侯玄、鄧颺等人關係親密，在朝廷上獲取了聲譽，京都的人全都稱頌他們。諫官們認爲諸葛誕、鄧颺等人興起浮華的風氣，投合不符實際的聲譽，這種苗頭不能任其滋長。明帝對他們感到厭惡，罷免了諸葛誕的官職。恰逢明帝去世，正始初年，夏侯玄等人都在任職。又任命諸葛誕爲御史中丞尚書，接着出任揚州刺史，加授昭武將軍。

王淩之陰謀也，太傅司馬宣王潛軍東伐，以誕爲鎮東將軍，假節都督揚州諸軍事，封山陽亭侯。諸葛恪興東關，遣誕督諸軍討之，與戰，不利。還，徙爲鎮南將軍。

王淩秘密謀劃反叛時，太傅司馬宣王暗中進軍向東征伐，任命諸葛誕爲鎮東將軍，授給符節都督揚州諸軍事，封爲山陽亭侯。諸葛恪出兵攻打東關，司馬宣王派遣諸葛誕統領各軍討伐他，和諸葛恪交戰，不能獲勝。撤回後，轉任鎮南將軍。

後毌丘儉、文欽反，遣使詣誕，招呼豫州士民。誕斬其使，露布天下，令知儉、欽凶逆。大將軍司馬景王東征，使誕督豫州諸軍，渡安風津向壽春。儉、欽之破也，誕先至壽春。壽春中十餘萬口，聞儉、欽敗，恐誅，悉破城門出，流迸山澤，或散走入吴。以誕久在淮南，乃復以爲鎮東大將軍、儀同三司、都督揚州。吴大將孫峻、吕據、留贊等聞淮南亂，會文欽往，乃帥衆將欽徑至壽春。時誕諸軍已至，城不可攻，乃走。誕遣將軍蔣班追擊之，斬贊，傳首，收其印節。進封高平侯，邑三千五百户，轉爲征東大將軍。

後來毌丘儉、文欽反叛，派遣使者去見諸葛誕，招引豫州的百姓響應。諸葛誕斬了使者，傳告天下，讓人們都知道毌丘儉、文欽凶惡叛逆的面目。大將軍司馬景王東征，派遣諸葛誕統領豫州各軍，渡過安風津向壽春進逼。毌丘儉、文欽被打敗時，諸葛誕最先到達壽春。壽春城中十多萬人，聽説毌丘儉、文欽被打敗，害怕被殺，全都砸開城門逃出來，流亡散落在山野裏，有的分散逃到吴國。因諸葛誕長期在淮南任職，於是又任命他爲鎮東大將軍、儀同三司、都督揚州。吴國大將孫峻、吕據、留贊等人聽説淮南叛亂，恰好文欽前來投奔，於是率領軍隊帶着文欽直接開到壽春。這時諸葛誕各軍已經到達，城不能攻下來，就逃走了。諸葛誕派遣將軍蔣班追擊他們，斬了留贊，把他的頭送到京城，繳獲了他的印綬符節。諸葛誕被進封爲高平侯，食邑三千五百户，轉任征東大將軍。

誕既與玄、颺等至親，又王淩、毌丘儉累見夷滅，懼不自安，傾帑藏振施以結衆心，厚養親附及揚州輕俠者數千人爲死士。甘露元年冬，吴賊

諸葛誕既和夏侯玄、鄧颺等人關係十分親密，又由於王淩、毌丘儉相繼被誅滅，害怕自己不能平安，就拿出自己的全部錢財救濟施捨部屬以籠絡人心，又用優厚的待遇供養自己的親信和

欲向徐堨，計誕所督兵馬足以待之，而復請十萬衆守壽春，又求臨淮築城以備寇，内欲保有淮南。朝廷微知誕有自疑心，以誕舊臣，欲入度之。二年五月，徵爲司空。誕被詔書，愈恐，遂反。召會諸將，自出攻揚州刺史樂綝，殺之。斂淮南及淮北郡縣屯田口十餘萬官兵，揚州新附勝兵者四五萬人，聚穀足一年食，閉城自守。遣長史吴綱將小子靚至吴請救。吴人大喜，遣將全懌、全端、唐咨、王祚等，率三萬衆，密與文欽俱來應誕。以誕爲左都護、假節、大司徒、驃騎將軍、青州牧、壽春侯。是時鎮南將軍王基始至，督諸軍圍壽春，未合。咨、欽等從城東北，因山乘險，得將其衆突入城。

揚州輕生重義能熱心救人急難的俠客數千人，作爲能爲自己拼死的勇士。甘露元年冬，吴國賊軍想要攻打徐堨，朝廷估計諸葛誕統領的兵馬足可以抵禦他們，但他却請求再派十萬兵馬防守壽春，又請求在淮水邊修築城池以防備吴國寇賊，内心裏實際是想要保有淮南。朝廷暗中得知諸葛誕自己懷有疑心，因諸葛誕是多年的老臣，想調進朝廷再作打算。甘露二年五月，徵召諸葛誕爲司空。諸葛誕收到詔書後，更加恐懼，於是反叛。他召集將領們，親自出馬攻打揚州刺史樂綝，把他殺了。諸葛誕聚集淮水以南和淮水以北各郡縣屯田的十多萬軍隊，揚州新歸附的能當兵打仗的四五萬人，儲存了足够一年食用的糧食，關上城門堅守。又派遣長史吴綱帶着他的小兒子諸葛靚到吴國去請求救援。吴國人非常歡喜，派遣將領全懌、全端、唐咨、王祚等，帶領三萬軍隊，秘密地和文欽一道來接應諸葛誕。任命諸葛誕爲左都護、假節、大司徒、驃騎將軍、青州牧、壽春侯。這時鎮南將軍王基剛剛到達，統領各軍包圍壽春，還没有合攏包圍圈。唐咨、文欽等人從城的東北方，憑藉山勢的險峻，得以帶領他們的軍隊衝入城中。

六月，車駕東征，至項。大將軍司馬文王督中外諸軍二十六萬衆，臨淮討之。大將軍屯丘頭。使基及安東將軍陳騫等四面合圍，表裏再重，塹壘甚峻。又使監軍石苞、兖州刺史州泰等，簡鋭卒爲游軍，備外寇。欽等數出犯圍，逆擊走之。吴將朱異再以大衆來迎誕等，渡黎漿水，泰等逆與戰，每摧其鋒。孫綝以異戰不進，怒而殺之。城中食轉少，外救不至，衆無所恃。將軍蔣班、焦彝，皆誕爪牙計事者也，棄誕，逾城自歸大將軍。大將軍乃使反間，以奇變説全懌等，懌等率衆數千人開門來出。城中震懼，不知所爲。

六月，皇帝親自東征，到達項。大將軍司馬文王統領京都和各地的軍隊共二十六萬人，進逼淮水討伐諸葛誕。大將軍駐扎在丘頭。派王基和安東將軍陳騫等人從四面合攏包圍圈，裏外兩層，壕溝和壁壘都很高峻。又派監軍石苞、兖州刺史州泰等人，挑選精鋭士兵作爲流動作戰的兵力，防備外來的敵寇。文欽等人多次出城衝擊包圍圈，都被迎頭痛擊退了回去。吴國將領朱異兩次帶領大軍來迎接諸葛誕等人，渡過了黎漿水，州泰等人迎面和他們交戰，每次都挫敗了他們進攻的鋭氣。孫綝認爲朱異作戰不能取勝前進，發怒殺了他。壽春城中的糧食逐漸減少，外面的救兵不能到達，衆人失去了依靠。將軍蔣班、焦彝，都是諸葛誕的得力爪牙和出謀獻策的人，他們背棄了諸葛誕，翻過城墻自動歸順了大將軍。大將軍於是使用離間計，用巧辯的言辭勸説全懌等人，全懌等人帶領數千人打開城門出來投降。

三年正月，誕、欽、咨等大爲攻具，晝夜五六日攻南圍，欲决圍而出。圍上諸軍，臨高以發石車火箭逆燒破其攻具，弩矢及石雨下，死傷者蔽地，血流盈塹。復還入城，城内食轉竭，降出者數萬口。欽欲盡出北方人，省食，與吴人堅守，誕不聽，由是争恨。欽素與誕有隙，徒以計合，事急愈相疑。欽見誕計事，誕遂殺欽。欽子鴦及虎將兵在小城中，聞欽死，勒兵馳赴之，衆不爲用。鴦、虎單走，逾城出，自歸大將軍。軍吏請誅之，大將軍令曰："欽之罪不容誅，其子固應當戮，然鴦、虎以窮歸命，且城未拔，殺之是堅其心也。"乃赦鴦、虎，使將兵數百騎馳巡城，呼語城内云："文欽之子猶不見殺，其餘何懼?"表鴦、虎爲將軍，各賜爵關内侯。城内喜且擾，又日飢困，誕、咨等智力窮。大將軍乃自臨圍，四面進兵，同時鼓噪登城，城内無敢動者。誕窘急，單乘馬，將其麾下突小城門出。大將軍司馬胡奮部兵逆擊，斬誕，傳首，夷三族。誕麾下數百人，坐不降見斬，皆曰："爲諸葛公死，不恨。"其得人心如此。唐咨、王祚及諸裨將皆面縛降，吴兵萬衆，器仗軍實山積。

城中的人感到震驚恐懼，不知該怎麽辦。

甘露三年正月，諸葛誕、文欽、唐咨等人大量製作進攻的武器，不分晝夜一連五六天攻打城外南面的營圍，想要衝破包圍圈逃出去。在營圍上防守的各軍，居高臨下用發石車和火箭迎面焚燒破壞他們進攻的武器，箭和石頭像雨點一樣落下，死傷的人遮滿了地面，鮮血流滿了壕溝。諸葛誕等人又退回城内，城内的糧食逐漸吃光了，出城投降的有數萬人。文欽想讓北方人全部出城，省下糧食，和吴國來的人馬一道堅守，諸葛誕不答應，因此兩人互相争吵不滿。文欽向來和諸葛誕有矛盾，衹是因爲要謀劃共同對敵纔聚合在一起，情况危急時就越發互相猜疑。文欽去見諸葛誕商議事情，諸葛誕竟殺了文欽。文欽的兒子文鴦和文虎帶兵駐守在小城中，聽説文欽被殺，要帶領士兵急速趕去報仇，士兵們不肯爲他們效力。文鴦、文虎衹得單獨逃走，翻過城墻出來，自己歸順了大將軍司馬文王。軍中的將領官員請求殺了他們，大將軍下令説："文欽的罪惡即使處死也不足以抵償，他的兒子本來應該殺掉，但是文鴦、文虎因爲走投無路而來歸順，况且壽春城還没有攻下，殺了他們就是使城中的人堅定了拼死據守下去的决心。"於是赦免了文鴦、文虎，要他們帶着數百騎兵圍着壽春城奔馳，向城裏呼喊："文欽的兒子尚且不被殺，其餘的人還懼怕什麽呢?"上表任命文鴦、文虎爲將軍，賜封關内侯的爵位。城中的人感到驚喜并且騷動起來，又加上天天飢餓困乏，諸葛誕、唐咨等人的智謀和勇力都用盡了。大將軍於是親自到營圍上，四面進兵攻城，都同時擂鼓吶喊着登上了城，城裏没有敢采取抵抗行動的人。諸葛誕困迫難堪，獨自騎着馬，帶領他的部下衝過小城門逃出。大將軍司馬胡奮帶領士兵迎擊，斬了諸葛誕，把他的頭傳送到京都，滅了他的三族。諸葛誕的部下數百人，因不肯投降而被殺，他們都説："爲諸葛公死，不遺憾。"諸葛誕深得人心就是像這樣的。唐咨、王祚和各副將都反綁自己的雙手投降，投降的吴國士兵有一萬，繳獲的兵器和軍用物資堆積如山。

初圍壽春，議者多欲急攻之，大將軍以爲："城固而衆多，攻之必力屈，若有外寇，表裏受敵，此危道也。今三叛相聚於孤城之中，天其或者將使同就戮，吾當以全策縻之，可坐而制也。"誕以二年五月反，三年二月破滅。六軍按甲，深溝高壘，而誕自困，竟不煩攻而克。及破壽春，議者又以爲淮南仍爲叛逆，吴兵室家在江南，不可縱，宜悉坑之。大將軍以爲古之用兵，全國爲上，戮其元惡而已。吴兵就得亡還，適可以示中國之弘耳。一無所殺，分布三河近郡以安處之。

當初包圍壽春時，商議的人大多想要趕緊攻城，大將軍司馬文王認爲："壽春城池堅固而守軍很多，攻城勢必會使力量耗盡，如果有外來的敵寇，我們裏外遭受敵人的夾擊，這是危險的做法。現在三個反叛頭目聚集在一座孤城中，上天或許將要使他們一同被消滅，我應當用周全的計策束縛他們，就可以坐着制服他們了。"諸葛誕在甘露二年五月反叛，甘露三年二月被消滅。朝廷的大軍按兵不動，深挖壕溝高築壁壘，而諸葛誕自己陷入困境，最終不用攻打就占取了城池。等到攻下壽春城，商議的人又認爲淮南多次出現叛亂，吴國士兵的家人都在江南，不能放走他們，應該全都活埋他們。大將軍認爲古代用兵打仗，以使敵國不戰而降爲上策，衹殺掉他們的罪魁禍首罷了。吴國士兵即使能够逃回去，這正好可以顯示我們國家的寬宏大量。吴國士兵一個也没有殺，把他們分布在三河附近的郡裏安置居住下來。

唐咨本利城人。黄初中，利城郡反，殺太守徐箕，推咨爲主。文帝遣諸軍討破之，咨走入海，遂亡至吴，官至左將軍，封侯、持節。誕、欽屠戮，咨亦生禽，三叛皆獲，天下快焉。拜咨安遠將軍，其餘裨將咸假號位，吴衆悦服。江東感之，皆不誅其家。其淮南將吏士民諸爲誕所脅略者，惟誅其首逆，餘皆赦之。聽鴦、虎收斂欽喪，給其車牛，致葬舊墓。

唐咨本來是利城人。黄初年間，利城郡反叛，殺了太守徐箕，推舉唐咨爲首領。文帝派遣各軍征討攻占了利城，唐咨逃到海上，於是流亡到吴國，官做到左將軍，封侯、持節。諸葛誕、文欽被殺，唐咨也被活捉，三個叛賊全部被消滅，天下人非常高興。朝廷授任唐咨爲安遠將軍，其餘的副將都授給封號和官位，吴國投降的將士都心悦誠服，江東吴國爲此感動，全不殺害那些投降將士的家屬。那些被諸葛誕脅迫的淮南將領官員士兵百姓，衹殺掉其中領頭叛亂的人，其餘的全都赦免了。聽任文鴦、文虎收殮了文欽的尸體，送給他們車和牛，拉到他家鄉的墓地下葬。

鄧艾　州泰

鄧艾字士載，義陽棘陽人也。少孤，太祖破荆州，徙汝南，爲農民養犢。年十二，隨母至潁川，讀故太丘長陳寔碑文，言"文爲世範，行爲士則"，艾遂自名範，字士則。後宗族有與同者，故改焉。爲都尉學士，以口吃，不得作幹佐。爲稻田守叢草

鄧艾字士載，義陽棘陽人。小時候就成了孤兒，太祖攻占荆州，他遷移到汝南，給農民放養小牛。十二歲時，跟隨母親到了潁川，讀到已故的太丘長陳寔的碑文，碑文上説"文章是世人的典範，品行是士大夫的楷模"，鄧艾於是自己改名爲範，字士則。後來宗族中有人和他同名，所以又改過來叫艾。他做了都尉學士，因爲口

吏。同郡吏父憐其家貧，資給甚厚，艾初不稱謝。每見高山大澤，輒規度指畫軍營處所，時人多笑焉。後爲典農綱紀，上計吏，因使見太尉司馬宣王。宣王奇之，辟之爲掾，遷尚書郎。

吃，不能做主管文書的官吏。後來任稻田守的叢草吏。有個和他同郡的官吏的父親憐憫他家中貧窮，送給他很多錢財，鄧艾開始時没有表示感謝。每當他看到高山大澤，總是規劃指點可以設置軍營的地方，當時有很多人笑話他。後來任典農綱紀，上計吏，因受派遣他見到了太尉司馬宣王。司馬宣王覺得他不同尋常，徵召他任太尉府掾，又升任尚書郎。

時欲廣田畜穀，爲滅賊資，使艾行陳、項已東至壽春。艾以爲“田良水少，不足以盡地利，宜開河渠，可以引水澆溉，大積軍糧，又通運漕之道”。乃著《濟河論》以喻其指。又以爲“昔破黄巾，因爲屯田，積穀于許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軍征舉，運兵過半，功費巨億，以爲大役。陳、蔡之間，土下田良，可省許昌左右諸稻田，并水東下。今淮北屯二萬人，淮南三萬人，十二分休，常有四萬人，且田且守。水豐常收三倍於西，計除衆費，歲完五百萬斛以爲軍資。六七年間，可積三千萬斛於淮上，此則十萬之衆五年食也。以此乘吴，無往而不克矣。”宣王善之，事皆施行。正始二年，乃開廣漕渠，每東南有事，大軍興衆，泛舟而下，達于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艾所建也。

當時朝廷想要擴展農田儲備糧食，作爲消滅賊寇的資用，派遣鄧艾巡視陳、項以東直到壽春一帶。鄧艾認爲“這裏田地肥沃而水源缺乏，不能够充分利用土地生産糧食的能力，應該開鑿河渠，可以引水灌溉，這樣就能大量積蓄軍糧，又可開通運輸糧食的道路”。於是撰寫了《濟河論》來闡述他的意見。又認爲“過去打敗黄巾軍，是因爲實行了屯田，在許都儲存糧食來控制四方。現在東、西、北三面已經平定，戰事出在淮水以南，每當大軍出征討伐，運送糧食的士兵超過了全部軍隊的一半，消耗的費用極爲巨大，成爲負擔繁重的勞役。陳、蔡之間，地勢低平田地肥沃，可以省下許昌附近的稻田，讓水聚合起來向東流。指派淮水以北駐扎兩萬人，淮水以南駐扎三萬人，十分之二的人輪流休整，平常保持有四萬人，一邊屯田耕種一邊防守。水量充足時常年的收成可達到西邊田地的三倍，估計除去各種費用，每年可交納五百萬斛糧食作爲軍隊的資用。六七年間，可以在淮水一帶積蓄三千萬斛的糧食，這就是十萬軍隊五年的糧食。利用這樣的條件去攻打吴國，無論打到哪裏都没有不獲勝的。”司馬宣王認爲他的意見很好，事情全都得到實施。正始二年，就開鑿拓寬了運糧的河渠，每逢東南發生戰事，大軍出動，乘船順流東下，可以直達長江、淮水，軍資和糧食都有儲備而没有水災，這都是鄧艾建樹的功績。

出參征西軍事，遷南安太守。嘉平元年，與征西將軍郭淮拒蜀偏將軍姜維。維退，淮因西擊羌。艾曰：“賊去未遠，或能復還，宜分諸軍以備不虞。”於是留艾屯白水北。三日，

鄧艾出任參與征西將軍軍事，升任南安太守。嘉平元年，和征西將軍郭淮一道抵禦蜀國的偏將軍姜維。姜維撤退，郭淮要乘機向西攻打羌人。鄧艾説：“蜀國賊敵離去還不遠，或許還會返回來，應該分出兵力留下以防備意外。”於是

維遣廖化自白水南向艾結營。艾謂諸將曰："維今卒還，吾軍人少，法當來渡而不作橋。此維使化持吾，令不得還。維必自東襲取洮城。"洮城在水北，去艾屯六十里。艾即夜潛軍徑到，維果來渡，而艾先至據城，得以不敗。賜爵關内侯，加討寇將軍，後遷城陽太守。

留下鄧艾駐扎在白水北面。三天後，姜維派遣廖化從白水南岸面對鄧艾的駐地安下營寨。鄧艾對將領們說："姜維現在突然返回，我軍人少，按常規他們應當渡河過來而不會架橋。這是姜維派廖化來牽制我，使我們不能回去。姜維一定會從東面襲擊洮城。"洮城在白水以北，距離鄧艾的駐地六十里。鄧艾在當夜秘密行軍直接趕到洮城，姜維果然前來渡河，可是鄧艾搶先到達占據了洮城，纔得以没有戰敗。朝廷賜給鄧艾關内侯的爵位，加授討寇將軍，後來升任城陽太守。

是時并州右賢王劉豹并爲一部，艾上言曰："戎狄獸心，不以義親，强則侵暴，弱則内附，故周宣有玁狁之寇，漢祖有平城之圍。每匈奴一盛，爲前代重患。自單于在外，莫能牽制長卑。誘而致之，使來入侍。由是羌夷失統，合散無主。以單于在内，萬里順軌。今單于之尊日疏，外土之威寖重，則胡虜不可不深備也。聞劉豹部有叛胡，可因叛割爲二國，以分其勢。去卑功顯前朝，而子不繼業，宜加其子顯號，使居雁門。離國弱寇，追録舊勳，此御邊長計也。"又陳："羌胡與民同處者，宜以漸出之，使居民表崇廉耻之教，塞奸宄之路。"大將軍司馬景王新輔政，多納用焉。遷汝南太守，至則尋求昔所厚己吏父，久已死，遣吏祭之，重遺其母，舉其子與計吏。艾所在，荒野開闢，軍民并豐。

這時并州匈奴右賢王劉豹把本地的匈奴各部合并爲一部，鄧艾上書説："戎狄是野獸心腸，不能從道義上使他們關係親密，强大了就四處侵犯暴掠，弱小了就歸附朝廷，所以周宣王時就有玁狁的入侵，漢高祖曾有平城的被圍困。每當匈奴一强盛起來，就成爲前代的嚴重禍患。由於單于在國境以外，没有辦法控制單于及其部屬。後來引誘招致單于，使他前來入朝侍奉。從此羌夷失去了統一，聚合離散都無人做主。因爲單于在朝廷内，萬里之内都遵循朝廷的法度。現在單于的尊威日益減少，境外部族首領的威望日益增高，那麽對胡虜就不能不嚴加防備。聽説劉豹的部族中有叛離的胡人，可以利用這些人的叛離使他們分割成兩個國家，以分散他們的勢力。去卑在漢朝時功勛顯赫，可是他的兒子没有繼承他的功業，應該授給他的兒子顯貴的稱號，讓他居住在雁門。分離匈奴的國家以削弱賊寇的力量，追記封賞往日的功勛，這是治理邊疆的最好計策。"鄧艾又陳述説："羌胡和漢人同居一處的，應該逐漸把他們遷出去，使他們住在編入户籍的漢人之外以推崇廉耻的教化，堵塞違法作亂的道路。"大將軍司馬景王剛剛輔佐朝政，對鄧艾的建議大多采納實施。鄧艾改任汝南太守，到任後就去尋找過去曾經厚待自己的那個官吏的父親，但他早已死了，於是派遣官吏去祭奠他，并送給那個官吏的母親很多禮物，推舉他的兒子做計吏。鄧艾在他任職的地方，荒野被開闢成良田，軍隊和百姓都過着豐足的日子。

諸葛恪圍合肥新城，不克，退

諸葛恪包圍了合肥新城，没能攻下，就撤軍

歸。艾言景王曰："孫權已没，大臣未附，吴名宗大族，皆有部曲，阻兵仗勢，足以建命。恪新秉國政，而内無其主，不念撫恤上下以立根基，競於外事，虐用其民，悉國之衆，頓於堅城，死者萬數，載禍而歸，此恪獲罪之日也。昔子胥、吴起、商鞅、樂毅皆見任時君，主没而敗。况恪才非四賢，而不慮不患，其亡可待也。"恪歸，果見誅。遷兗州刺史，加振威將軍。上言曰："國之所急，惟農與戰，國富則兵强，兵强則戰勝。然農者，勝之本也。孔子曰 '足食足兵'，食在兵前也。上無設爵之勸，則下無財畜之功。今使考績之賞，在於積粟富民，則交游之路絶，浮華之原塞矣。"

返回了。鄧艾向司馬景王進言説："孫權已死，大臣没有依附新繼位的孫亮，吴國的名宗大族，都擁有自己的武裝，他們憑藉武力依仗權勢，足可以違抗命令。諸葛恪剛剛執掌國家政事，却對内不把新的君主孫亮放在眼裏，不考慮撫慰救助上下臣民來建立自己的根基，搶先對外發動戰事，殘暴地役使百姓，出動全國的兵力，在堅固的城池下陷於困境，戰死的人數以萬計，帶着災禍返回吴國，這正是諸葛恪獲罪的日子了。過去伍子胥、吴起、商鞅、樂毅都受到當時君主的信任，君主一死就敗亡了。何况諸葛恪的才能比不上這四位賢人，却不考慮不擔心自己的憂患，他的滅亡很快就可到來。"諸葛恪返回吴國後，果然被殺。鄧艾升任兗州刺史，加授振威將軍。他上疏説："國家的當務之急，是發展農業和加强戰備，國家富足了軍隊就强大，軍隊强大了就能打勝仗。然而發展農業，是勝利的根本。孔子説 '充足糧食，充足軍備'，把糧食放在軍備的前面。朝廷没有設置爵位的鼓勵，那麽下面的百姓就没有積蓄財富的成效。現在要把考核官員政績的獎賞，放在儲積糧食、使百姓富足上面，那麽交結游説的路子就斷絶了，浮華不實的根源就給堵住了。"

高貴鄉公即尊位，進封方城亭侯。毌丘儉作亂，遣健步齎書，欲疑惑大衆，艾斬之，兼道進軍，先趣樂嘉城，作浮橋。司馬景王至，遂據之。文欽以後大軍破敗於城下，艾追之至丘頭。欽奔吴。吴大將軍孫峻等號十萬衆，將渡江，鎮東將軍諸葛誕遣艾據肥陽，艾以與賊勢相遠，非要害之地，輒移屯附亭，遣泰山太守諸葛緒等于黎漿拒戰，遂走之。其年徵拜長水校尉。以破欽等功，進封方城鄉侯，行安西將軍。解雍州刺史王經圍於狄道，姜維退駐鍾提，乃以艾爲安西將軍，假節、領護東羌校尉。議者多以爲維力已竭，未能更出。艾曰："洮西之敗，非小失也；破軍殺

高貴鄉公即皇帝位，鄧艾被進封爲方城亭侯。毌丘儉發動叛亂，派遣擅長走路的人送來書信，想迷惑大家，鄧艾斬了送信的人，日夜不停地快速行軍，搶先趕到樂嘉城，架起浮橋。司馬景王到達後，就占據了樂嘉城。文欽因來晚了而在城下被朝廷大軍擊敗，鄧艾追擊他到了丘頭。文欽逃奔到吴國。吴國大將軍孫峻等人帶領號稱十萬的軍隊，準備渡過長江，鎮東將軍諸葛誕派遣鄧艾據守肥陽，鄧艾認爲肥陽和敵軍所在的位置距離太遠，不是要害的地方，就轉移駐扎在附亭，派遣泰山太守諸葛緒等人在黎漿抵禦敵軍，把他們趕走了。這一年鄧艾被徵召授任長水校尉。因打敗文欽等功勞，進封爲方城鄉侯，代理安西將軍。他在狄道爲雍州刺史王經解了圍，迫使姜維後撤駐守鍾提，於是正式任命鄧艾爲安西將軍，授給符節、兼任護東羌校尉。朝中議事的

將，倉廪空虚，百姓流離，幾於危亡。今以策言之，彼有乘勝之勢，我有虚弱之實，一也。彼上下相習，五兵犀利，我將易兵新，器杖未復，二也。彼以船行，吾以陸軍，勞逸不同，三也。狄道、隴西、南安、祁山，各當有守，彼專爲一，我分爲四，四也。從南安、隴西，因食羌穀，若趣祁山，熟麥千頃，爲之縣餌，五也。賊有黠數，其來必矣。”頃之，維果向祁山，聞艾已有備，乃回從董亭趣南安，艾據武城山以相持。維與艾争險，不克，其夜，渡渭東行，緣山趣上邽，艾與戰於段谷，大破之。甘露元年詔曰：“逆賊姜維連年狡黠，民夷騷動，西土不寧。艾籌畫有方，忠勇奮發，斬將十數，馘首千計；國威震於巴、蜀，武聲揚於江、岷。今以艾爲鎮西將軍、都督隴右諸軍事，進封鄧侯。分五百户封子忠爲亭侯。”二年，拒姜維于長城，維退還。遷征西將軍，前後增邑凡六千六百户。景元三年，又破維于侯和，維却保沓中。四年秋，詔諸軍征蜀，大將軍司馬文王皆指授節度，使艾與維相綴連；雍州刺史諸葛緒要維，令不得歸。艾遣天水太守王頎等直攻維營。隴西太守牽弘等邀其前，金城太守楊欣等詣甘松。維聞鍾會諸軍已入漢中，引退還。欣等追躡於彊川口，大戰，維敗走。聞雍州已塞道，屯橋頭，從孔函谷入北道，欲出雍州後。諸葛緒聞之，却還三十里。維入北道三十餘里，聞緒軍却，尋還，從橋頭過，緒趣截維，較一日不及。維遂東引，還守劍閣。鍾會攻維未能克。艾上言：“今賊摧折，宜遂乘之，從陰平由邪徑經漢德陽亭趣涪，出劍閣西百里，去成都三百餘

人大多認爲姜維的兵力已經耗盡，不能再出兵進犯了。鄧艾説：“我軍在洮西的失敗，不是小小的失利；軍隊潰敗將領被殺，倉庫空虚，老百姓流離失所，已到危亡的邊緣。現在從估量敵我雙方的情况來説，他們有乘勝進攻的勢頭，我們有力量虚弱的實情，這是一。他們全軍將士互相熟悉，各種兵器都很堅固鋭利，我們换了將領添了新兵，兵器軍械還没有補充，這是二。他們乘船運兵，我們在陸地上行軍，勞逸不同，這是三。狄道、隴西、南安、祁山，各處都應當有兵防守，他們把兵力集中在一處進攻，我們的兵力分散在四處，這是四。他們從南安、隴西進軍，可以順道食用羌人的糧食，如果直接攻向祁山，那裏有成熟的麥子千頃，如同他們能輕易得到的食餌，這是五。賊敵有着狡猾的謀術，他們再次來犯是必定的了。”不久，姜維果然向祁山進軍，聽説鄧艾已有防備，就返回從董亭向南安進攻，鄧艾占據了武城山和姜維對峙。姜維和鄧艾争奪險要，没能攻下，當天夜裏，姜維渡過渭水向東行進，沿着山梁向上邽進攻，鄧艾和姜維在段谷交戰，把他打得大敗。甘露元年下詔説：“逆賊姜維多年來狡猾詭詐，使漢人和夷人百姓騷動不安，西部邊境不得安寧。鄧艾籌劃有方，忠誠勇武、奮發努力，斬殺敵將十幾人，消滅敵兵數以千計；國家的威勢震動了巴、蜀，勇武的名聲在長江、岷江一帶傳揚。現在任命鄧艾爲鎮西將軍、都督隴右諸軍事，進封爲鄧侯。分出食邑五百户封他的兒子鄧忠爲亭侯。”甘露二年，鄧艾在長城抵禦姜維，姜維後撤返回。鄧艾升任征西將軍，先後增加的食邑共六千六百户。景元三年，又在侯和打敗了姜維，姜維後撤守衛沓中。景元四年秋，下詔命令各軍征伐蜀國，大將軍司馬文王全面指揮調度，派鄧艾纏住姜維不放；雍州刺史諸葛緒截住姜維，使他無法返回。鄧艾派遣天水太守王頎等人直接攻打姜維的營地。隴西太守牽弘等人在前面堵截，金城太守楊欣等人趕到甘松。姜維聽説鍾會各軍已進入漢中，帶領軍隊撤回。楊欣等人緊緊追趕到彊川口，雙方大戰一場，姜維戰敗逃跑。聽説雍州刺史諸葛緒攔住

里，奇兵衝其腹心。劍閣之守必還赴涪，則會方軌而進；劍閣之軍不還，則應涪之兵寡矣。軍志有之曰：'攻其無備，出其不意。'今掩其空虛，破之必矣。"

了返回的道路，駐扎在橋頭，便從孔函谷進入北道，想繞到雍州刺史諸葛緒的背後。諸葛緒聽說後，後撤三十里。姜維進入北道三十多里，聽說諸葛緒後撤，隨即返回，從橋頭經過，諸葛緒又趕去堵截姜維，晚到了一天沒追上。姜維於是向東退去，返回去守衛劍閣。鍾會攻打姜維沒能取勝。鄧艾上疏說："現在賊敵遭到挫敗，應該就利用這個時機，從陰平抄小路經過漢德陽亭直奔涪，這段路越出劍閣以西一百里，離成都三百多里，可用奇兵衝擊蜀國的腹地。蜀國守衛劍閣的軍隊必定會返回奔赴涪，那麼鍾會就可以沿着平坦的大道向前挺進；如果守衛劍閣的軍隊不返回，那麼救應涪的兵力就少了。兵書上有這樣的話：'攻打敵人没有防備的地方，在敵人没有意料到的時候出擊。'現在偷襲敵人的空虛地帶，打敗他們是肯定的了。"

冬十月，艾自陰平道行無人之地七百餘里，鑿山通道，造作橋閣。山高谷深，至爲艱險，又糧運將匱，頻於危殆。艾以氈自裹，推轉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先登至江由，蜀守將馬邈降。蜀衛將軍諸葛瞻自涪還綿竹，列陳待艾。艾遣子惠唐亭侯忠等出其右，司馬師纂等出其左。忠、纂戰不利，并退還，曰："賊未可擊。"艾怒曰："存亡之分，在此一舉，何不可之有？"乃叱忠、纂等，將斬之。忠、纂馳還更戰，大破之，斬瞻及尚書張遵等首，進軍到雒。劉禪遣使奉皇帝璽綬，爲箋詣艾請降。

冬十月，鄧艾從陰平取道經過七百多里没有人烟的地方，鑿開山嶺打通道路，架設橋梁棧道。山高谷深，極爲艱險，加上運送的糧食將要耗盡，已到了危亡的邊緣。鄧艾用毛氈把自己包裹起來，從山上滚下去。將士們都攀着樹木順着山崖，一個緊接一個地前進。首先登上江由城，蜀國守將馬邈投降。蜀國衛將軍諸葛瞻從涪回到綿竹，擺開陣勢迎戰鄧艾。鄧艾派遣兒子惠唐亭侯鄧忠等人從右面出擊，司馬師纂等人從左面出擊。鄧忠、師纂交戰失利，都敗退下來，說："賊敵不可以攻擊。"鄧艾發怒說："勝敗存亡的分曉，就在於這一仗，有什麼不可以的？"於是斥責鄧忠、師纂等人，要把他們斬首。鄧忠、師纂快馬趕回去繼續作戰，把蜀軍打得大敗，斬下諸葛瞻和尚書張遵等人的頭，進軍到雒。劉禪派遣使者獻上皇帝的印璽綬帶，寫信帶給鄧艾請求投降。

艾至成都，禪率太子諸王及群臣六十餘人面縛輿櫬詣軍門，艾執節解縛焚櫬，受而宥之。檢御將士，無所虜略，綏納降附，使復舊業，蜀人稱焉。輒依鄧禹故事，承制拜禪行驃騎將軍，太子奉車、諸王駙馬都尉。蜀

鄧艾到達成都，劉禪帶領太子、諸王和大臣六十多人反綁雙手用車拉着棺材來到鄧艾的軍營門前，鄧艾手執符節解開了他們的綁縛，燒掉了棺材，接受他們的投降并寬恕了他們。鄧艾檢查約束自己的將士，没有發生搶掠財物的事情，他接納安撫投降歸順的人員，讓他們重操舊業，蜀

群司各隨高下拜爲王官，或領艾官屬。以師纂領益州刺史，隴西太守牽弘等領蜀中諸郡。使於綿竹築臺以爲京觀，用彰戰功。士卒死事者，皆與蜀兵同共埋藏。艾深自矜伐，謂蜀士大夫曰："諸君賴遭某，故得有今日耳。若遇吳漢之徒，已殄滅矣。"又曰："姜維自一時雄兒也，與某相值，故窮耳。"有識者笑之。

國人都對他表示稱贊。鄧艾依照鄧禹的舊例，以秉承皇帝旨意的名義授任劉禪爲代理驃騎將軍，太子爲奉車都尉，諸王爲駙馬都尉。蜀國的官員們都根據他們原來職位的高低授任爲魏國的官員，有的兼任鄧艾的屬官。任命師纂兼任益州刺史，隴西太守牽弘等人兼任蜀中各郡的太守。派人到綿竹築起高臺作爲京觀，用來表彰戰功。魏軍戰死的士兵，都和蜀兵一同埋葬。鄧艾居功自傲極力誇耀自己，對蜀國的士大夫説："各位幸好遇上我，所以纔有了今天。如果遇上吳漢之類的人，已經全被殺了。"又説："姜維本是當代的英雄男兒，衹是遇上了我，所以纔走投無路。"有見識的人都嘲笑他。

十二月，詔曰："艾曜威奮武，深入虜庭，斬將搴旗，梟其鯨鯢，使僭號之主，稽首係頸，歷世逋誅，一朝而平。兵不逾時，戰不終日，雲徹席卷，蕩定巴蜀。雖白起破强楚，韓信克勁趙，吳漢禽子陽，亞夫滅七國，計功論美，不足比勛也。其以艾爲太尉，增邑二萬户，封子二人亭侯，各食邑千户。"艾言司馬文王曰："兵有先聲而後實者，今因平蜀之勢以乘吳，吳人震恐，席卷之時也。然大舉之後，將士疲勞，不可便用，且徐緩之；留隴右兵二萬人，蜀兵二萬人，煮鹽興冶，爲軍農要用，并作舟船，豫順流之事，然後發使告以利害，吳必歸化，可不征而定也。今宜厚劉禪以致孫休，安士民以來遠人，若便送禪於京都，吳以爲流徙，則於向化之心不勸。宜權停留，須來年秋冬，比爾吳亦足平。以爲可封禪爲扶風王，錫其資財，供其左右。郡有董卓塢，爲之宫舍。爵其子爲公侯，食郡内縣，以顯歸命之寵。開廣陵、城陽以待吳人，則畏威懷德，望風而從矣。"文王使監軍衛瓘喻艾："事當須報，不宜輒行。"艾重言曰："銜命征

十二月，下詔説："鄧艾顯示威風奮揚武力，深入敵寇的腹地，殺死敵將拔除敵旗，把凶惡的敵人首領斬首示衆，使僞稱帝王的人，脖子上套着繩索磕頭投降，經歷幾代逃脱誅殺的罪人，一個早上就平定下來。用兵没有超過一個季度，交戰没用一個整天，就如驅雲捲席之勢，掃蕩平定了巴、蜀。即使是白起打敗强大的楚國，韓信攻克强勁的趙國，吳漢活捉公孫述，周亞夫消滅七國，計算功績評定美德，都不能比得上鄧艾的功勛。現在任命鄧艾爲太尉，增加食邑二萬户，分封他的兩個兒子爲亭侯，各賜給食邑一千户。"鄧艾向司馬文王上書説："用兵打仗有先造成聲勢然後再采取行動的，現在憑藉平定蜀國的聲勢去攻打吳國，吳國人震驚恐懼，這正是統一天下的時機。然而大規模用兵作戰之後，將士疲勞，不能立即再戰，故且延緩一段時間；留下隴右的軍隊二萬人，蜀地的降兵二萬人，煮鹽煉鐵，作爲軍隊和農業的急需之用，同時建造舟船，預先準備好順流而下攻打吳國的事情，然後派遣使者到吳國陳述利害，吳國一定會歸順投降，這就可以不用出征而平定吳國了。現在應該優待劉禪以招致孫休投降，安撫蜀地的民衆以使遠方的人前來歸順，如果立即把劉禪押送到京都，吳國以爲是流放了他，那麽對他們歸順投降的心願起不到鼓勵作用，應該暫時讓劉禪留下來，等到明年秋冬，那時吳國也足可以平定了。我認爲可以封劉

行，奉指授之策，元惡既服；至于承制拜假，以安初附，謂合權宜。今蜀舉衆歸命，地盡南海，東接吴會，宜早鎮定。若待國命，往復道途，延引日月。《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專之可也。今吴未賓，勢與蜀連，不可拘常以失事機。兵法，進不求名，退不避罪。艾雖無古人之節，終不自嫌以損于國也。”鍾會、胡烈、師纂等皆白艾所作悖逆，變釁以結。詔書檻車徵艾。

禪爲扶風王，賜給他財物，供養他左右的人。扶風郡有董卓塢，作爲劉禪的宫室。封他的兒子公侯的爵位，把扶風郡裏的縣作爲食邑，以此顯示對歸順投降的人的恩寵。并改設廣陵、城陽爲王國來等待吴國歸順後予以封賞，這樣吴國就會畏懼朝廷的雄威、感懷朝廷的恩德，順應形勢而歸順了。”司馬文王派監軍衛瓘告訴鄧艾：“凡事應當等待答覆，不應擅自施行。”鄧艾又上書説：“我受命出征，奉行朝廷指示的謀略，首惡已經歸服；至於以秉承皇帝旨意的名義授任官職，以安撫剛剛歸附投降的人，這可以説是合乎當時情況的權宜之策。現在蜀地全部官民都已歸順，南到南海，東接吴會，應該及早平定。如果等待朝廷的命令，道路往返，勢必拖延時間。《春秋》的大義，大夫離開了邊境，有能够安定社稷，有利於國家的事情，獨自作出决斷是可以的。現在吴國還没有歸順，地勢和蜀國相連，不可以拘守常規而失去有利時機。兵書上説，進取不是爲了追求功名，退讓不是爲了逃避罪責。我鄧艾雖然没有古人那樣的節操，但終究不會爲使自己避嫌而使國家遭受損失。”鍾會、胡烈、師纂等人都報告鄧艾的所作所爲是抗命叛逆，變亂的徵象已成事實。朝廷下詔書把鄧艾用檻車押解回京都。

艾父子既囚，鍾會至成都，先送艾，然後作亂。會已死，艾本營將士追出艾檻車，迎還。瓘遣田續等討艾，遇於綿竹西，斬之。子忠與艾俱死，餘子在洛陽者悉誅，徙艾妻子及孫於西域。

鄧艾父子被關押後，鍾會到達成都，先遣送了鄧艾，然後發動叛亂。鍾會被殺後，鄧艾本營的將士追趕上押解鄧艾的檻車，把他迎了回來。衛瓘派遣田續等人討伐鄧艾，在綿竹以西和鄧艾相遇，殺了他。他的兒子鄧忠和鄧艾一起被殺死，其餘在洛陽的兒子全都被殺，鄧艾的妻子和孫子被流放到西域。

初，艾當伐蜀，夢坐山上而有流水，以問殄虜護軍爰邵。邵曰：“按《易》卦，山上有水曰《蹇》。《蹇》繇曰：‘《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孔子曰：‘《蹇》利西南，往有功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往必克蜀，殆不還乎！”艾憮然不樂。

起初，鄧艾正當征伐蜀國時，夢見自己坐在山上而山上有流水，他以夢中的情形詢問殄虜護軍爰邵。爰邵説：“按照《易經》中的卦象，山上有水稱做《蹇》。《蹇》的卦辭説：‘《蹇》利於西南，不利於東北。’孔子説：‘《蹇》利於西南，表示前去那裏會有功勞；不利於東北，表示他的路走到盡頭了。’這次前去征伐西南一定會攻克蜀國，但大概再也回不來了！”鄧艾聽了悵然若失而悶悶不樂。

泰始元年，晋室踐阼，詔曰："昔太尉王淩謀廢齊王，而王竟不足以守位。征西將軍鄧艾，矜功失節，實應大辟。然被書之日，罷遣人衆，束手受罪，比于求生遂爲惡者，誠復不同。今大赦得還，若無子孫者聽使立後，令祭祀不絶。"三年，議郎段灼上疏理艾曰："艾心懷至忠而荷反逆之名，平定巴蜀而受夷滅之誅，臣竊悼之。惜哉，言艾之反也！艾性剛急，輕犯雅俗，不能協同朋類，故莫肯理之。臣敢言艾不反之狀。昔姜維有斷隴右之志，艾修治備守，積穀强兵。值歲凶旱，艾爲區種，身被烏衣，手執耒耜，以率將士。上下相感，莫不盡力。艾持節守邊，所統萬數，而不難僕虜之勞，士民之役，非執節忠勤，孰能若此？故落門、段谷之戰，以少擊多，摧破强賊。先帝知其可任，委艾廟勝，授以長策。艾受命忘身，束馬縣車，自投死地，勇氣陵雲，士衆乘勢，使劉禪君臣面縛，叉手屈膝。艾功名以成，當書之竹帛，傳祚萬世。七十老公，反欲何求！艾誠恃養育之恩，心不自疑，矯命承制，權安社稷；雖違常科，有合古義，原心定罪，本在可論。鍾會忌艾威名，構成其事。忠而受誅，信而見疑，頭縣馬市，諸子并斬，見之者垂泣，聞之者嘆息。陛下龍興，闡弘大度，釋諸嫌忌，受誅之家，不拘叙用。昔秦民憐白起之無罪，吴人傷子胥之冤酷，皆爲立祠。今天下民人爲艾悼心痛恨，亦猶是也。臣以爲艾身首分離，捐棄草土，宜收尸喪，還其田宅。以平蜀之功，紹封其孫，使闔棺定謚，死無餘恨。赦冤魂于黄泉，收信義于後世，葬一人而天下慕其行，埋一魂而天下歸其義，所爲者寡

泰始元年，晋王室建朝登位，下詔說："過去太尉王淩圖謀廢除齊王，而齊王終究不能保持帝位。征西將軍鄧艾，居功自誇失掉名節，實在應該處死。然而在接到詔書時，他遣散衆多的部屬，束手接受懲罰，比起那些爲了求得生路就行凶作惡的人，確實又有不同。現在大赦讓他的家屬返回内地，如果没有子孫就聽任他的家屬確立後嗣，使他的祭祀不會斷絶。"泰始三年，議郎段灼上疏爲鄧艾申辯冤屈說："鄧艾心懷至誠的忠心却背上了謀反叛逆的名聲，平定了巴蜀反遭受滅絶全家的殺戮，臣私下爲他悲傷。可惜啊，說鄧艾謀反！鄧艾性情剛直急躁，輕率地冒犯了各式各樣的人，不能和同僚們和諧相處，所以没有人肯爲他申辯。臣冒昧地說說鄧艾没有謀反的情狀。過去姜維有截斷隴右的意圖，鄧艾整治軍備嚴加防守，積蓄糧食、增强軍隊戰鬥力。正遇上大旱災年，鄧艾施行開溝挖穴進行播種的方法，身穿黑衣，手拿耒耜，來爲將士們做出表率。上上下下爲之感動，没有不盡力的。鄧艾帶着符節守衛邊境，統領上萬人馬，却不畏難奴僕所幹的勞作，百姓所幹的苦役，如不是堅持節操而對朝廷忠誠勤勉，誰能像這樣呢？所以在落門、段谷的戰役中，他以少量兵力進攻衆多的敵軍，擊敗强盛的賊寇。先帝知道他可以重用，把朝廷戰勝敵國的大計方針委托給他，授給他統率兵馬的權力。鄧艾接受命令忘我奮戰，裹住馬蹄拴起車子，自己投身到招致死亡的危境中去，他的勇氣直衝云霄，將士們乘勢前進，迫使劉禪君臣自己綁縛雙手，拱手屈膝請求投降。鄧艾功名已經告成，應該載入史册，傳福萬代。他已是七十歲的老翁，要謀反是想求得什麽呢！鄧艾實在是依仗朝廷養育栽培的恩德，内心裏不對自己的作爲感到疑慮，假托皇帝的旨意，爲的是權且安定社稷；雖然違背了常規條例，但也有合乎古義的地方，推究他的本意來定他的罪，本來也是可以說得過去的。鍾會忌妒鄧艾的威望名聲，誣陷虚構他謀反的事情。忠心却被誅殺，誠信却受懷疑，頭顱懸挂在馬市上示衆，兒子全被殺害，看到的人都流了淚，聽到這件事的人都感到嘆息。

而悦者衆矣。”九年，詔曰：“艾有功勛，受罪不逃刑，而子孫爲民隸，朕常愍之。其以嫡孫朗爲郎中。”

陛下登臨帝位，發揚寬宏的氣度，消除各種嫌疑猜忌，遭受誅殺的人家，可不受限制予以録用。過去秦國百姓憐憫白起無罪被殺，吴國人民傷感伍子胥受冤慘死，都爲他們建立了祠廟。現在天下的百姓都爲鄧艾感到悲傷憤恨，也像是這樣的。臣認爲鄧艾的身軀和頭顱分離兩處，被拋棄在荒野中，應該收殮他的尸骨，歸還他的田地住宅。按他平定蜀國的功勞，繼續封賜他的孫子，使鄧艾在蓋棺後確定他的謚號，他死了也没有什麽遺恨了。赦免黄泉地下的冤魂，在後世取得信義的名聲，安葬一人而使天下傾慕您的德行，掩埋一個魂靈而使天下歸附您的仁義，所做的事情少而感到高興的人却很多。”泰始九年，下詔書説：“鄧艾立有功勛，承擔罪責而不逃避刑罰，而他的子孫成了平民奴僕，朕常常憐憫他。現在任命他的嫡孫鄧朗爲郎中。”

艾在西時，修治障塞，築起城塢。泰始中，羌虜大叛，頻殺刺史，凉州道斷。吏民安全者，皆保艾所築塢焉。

鄧艾在西部邊境時，修築關塞，建造城堡。泰始年間，羌虜發動大規模叛亂，多次殺死刺史，凉州的道路被截斷。官吏百姓能得到安全的，都是因爲守住鄧艾所修築的城堡的緣故。

艾州里時輩南陽州泰，亦好立功業，善用兵，官至征虜將軍、假節都督江南諸軍事。景元二年薨，追贈衛將軍，謚曰壯侯。

鄧艾同鄉同輩的南陽人州泰，也喜好建立功業，善於用兵，官做到征虜將軍，授給符節統領江南諸軍事。景元二年去世，追贈衛將軍，謚號稱壯侯。

鍾會　王弼

鍾會字士季，潁川長社人，太傅繇小子也。少敏惠夙成。中護軍蔣濟著論，謂“觀其眸子，足以知人。”會年五歲，繇遣見濟，濟甚異之，曰：“非常人也。”及壯，有才數技藝，而博學精練名理，以夜續晝，由是獲聲譽。正始中，以爲秘書郎，遷尚書中書侍郎。高貴鄉公即尊位，賜爵關内侯。

鍾會字士季，潁川長社人，太傅鍾繇的小兒子。小時候就聰明早熟。中護軍蔣濟撰寫文章，説“觀察人的眼珠，就足可以瞭解這個人。”鍾會五歲時，鍾繇派他去見蔣濟，蔣濟對他非常驚訝，説：“這是個不同尋常的人。”到長大成人，鍾會有才略武藝，而且學識淵博精通名理，夜以繼日地鑽研，因此獲得了聲譽。正始年間，被任命爲秘書郎，升任尚書中書侍郎。高貴鄉公登皇帝位後，賜給他關内侯的爵位。

毌丘儉作亂，大將軍司馬景王東征，會從，典知密事，衛將軍司馬文王爲大軍後繼。景王薨於許昌，文王總統六軍，會謀謨帷幄。時中詔敕尚書傅嘏，以東南新定，權留衛將軍屯

毌丘儉發動叛亂，大將軍司馬景王帶領軍隊東征，鍾會跟隨，掌管機密事務，衛將軍司馬文王帶領大軍的後續部隊。司馬景王在許昌去世，司馬文王統領六軍，鍾會在軍帳中籌劃謀略。當時皇帝下詔書命令尚書傅嘏，因東南剛剛平定，

許昌爲内外之援，令嘏率諸軍還。會與嘏謀，使嘏表上，輒與衛將軍俱發，還到雒水南屯住。於是朝廷拜文王爲大將軍、輔政，會遷黄門侍郎，封東武亭侯，邑三百户。

暫時留下衛將軍駐扎許昌作爲京都内外的援軍，命令傅嘏帶領各軍返回。鍾會和傅嘏商議，讓傅嘏寫表章上奏皇帝，就和衛將軍一同進發，回到雒水南面駐扎。於是朝廷授任司馬文王爲大將軍、輔佐朝政，鍾會升任黄門侍郎，封爲東武亭侯，食邑三百户。

甘露二年，徵諸葛誕爲司空，時會喪寧在家，策誕必不從命，馳白文王。文王以事已施行，不復追改。及誕反，車駕住項，文王至壽春，會復從行。

甘露二年，徵召諸葛誕爲司空，當時鍾會在家中服喪，預計諸葛誕一定不會服從詔命，快馬趕去告訴司馬文王。司馬文王因爲事情已經施行，不能再追回改變。等到諸葛誕反叛，皇帝親自居留項，司馬文王到達壽春，鍾會又跟着隨行。

初，吴大將全琮，孫權之婚親重臣也，琮子懌、孫静、從子端、翩、緝等，皆將兵來救誕。懌兄子輝、儀留建業，與其家内争訟，携其母，將部曲數十家渡江，自歸文王。會建策，密爲輝、儀作書，使輝、儀所親信齎入城告懌等，説吴中怒懌等不能拔壽春，欲盡誅諸將家，故逃來歸命。懌等恐懼，遂將所領開東城門出降，皆蒙封寵，城中由是乖離。壽春之破，會謀居多，親待日隆，時人謂之子房。軍還，遷爲太僕，固辭不就。以中郎在大將軍府管記室事，爲腹心之任。以討諸葛誕功，進爵陳侯，屢讓不受。詔曰："會典綜軍事，參同計策，料敵制勝，有謀謨之勳，而推寵固讓，辭指款實，前後累重，志不可奪。夫成功不處，古人所重，其聽會所執，以成其美。"遷司隸校尉。雖在外司，時政損益，當世與奪，無不綜典。嵇康等見誅，皆會謀也。

當初，吴國大將全琮，是孫權的姻親和重臣，全琮的兒子全懌、孫子全静、侄子全端、全翩、全緝等，都帶兵前來援救諸葛誕。全懌哥哥的兒子全輝、全儀留在建業，和他家裏人發生争執，就帶着自己的母親，率領家兵數十家渡過長江，歸順了司馬文王。鍾會出了個計策，暗地替全輝、全儀寫了書信，派全輝、全儀的親信携帶書信進入壽春城告訴全懌等人，説吴國朝中對全懌等人不能爲壽春城解圍感到惱怒，想要殺掉將領們的全家，所以逃出來歸順。全懌等人感到恐懼，於是帶領自己統轄的人馬打開東城門出來投降，都受到封賞和寵信，城中守軍因此分崩離析。壽春被攻克，鍾會出的計謀占大多數，日益受到親近和厚待，當時的人稱他是張子房。軍隊返回後，鍾會升任爲太僕，他堅決推辭不就任。以中郎的身份在大將軍府中主管記室的事務，這是大將軍親信心腹擔任的職務。因討伐諸葛誕的功勞，進封爵位爲陳侯，他多次辭讓不接受。皇帝下詔書説："鍾會主管軍事，共同參預謀劃計策，預料敵情獲取勝利，有出謀獻策的功勛，而推辭恩寵堅持謙讓，言辭意願十分誠懇，先後有多次，他的心志不能强迫改變。成就了功業而不居功自得，這是古人所推重的，現在聽從鍾會堅持的要求，來成全他的美德。"鍾會升任司隸校尉。雖然他在宫廷之外任職，但當時政務的倡辦和廢除，官員的賞賜和懲處，没有他不掌管的。嵇康等人被殺，都是鍾會所謀劃的。

文王以蜀大將姜維屢擾邊陲，料蜀國小民疲，資力單竭，欲大舉圖蜀。惟會亦以爲蜀可取，豫共籌度地形，考論事勢。景元三年冬，以會爲鎮西將軍、假節都督關中諸軍事。文王敕青、徐、兖、豫、荆、揚諸州，并使作船，又令唐咨作浮海大船，外爲將伐吴者。四年秋，乃下詔使鄧艾、諸葛緒各統諸軍三萬餘人，艾趣甘松、沓中連綴維，緒趣武街、橋頭絶維歸路。會統十餘萬衆，分從斜谷、駱谷入。先命牙門將許儀在前治道，會在後行，而橋穿，馬足陷，於是斬儀。儀者，許褚之子，有功王室，猶不原貸。諸軍聞之，莫不震竦。蜀令諸圍皆不得戰，退還漢、樂二城守。魏興太守劉欽趣子午谷，諸軍數道平行，至漢中。蜀監軍王含守樂城，護軍蔣斌守漢城，兵各五千。會使護軍荀愷、前將軍李輔各統萬人，愷圍漢城，輔圍樂城。會徑過，西出陽安口，遣人祭諸葛亮之墓。使護軍胡烈等行前，攻破關城，得庫藏積穀。姜維自沓中還，至陰平，合集士衆，欲赴關城。未到，聞其已破，退趣白水，與蜀將張翼、廖化等合守劍閣拒會。會移檄蜀將吏士民曰：

司馬文王因蜀國大將姜維多次侵擾邊疆，料到蜀國國家小、百姓疲憊，資財兵力單薄枯竭，想要大舉進攻謀取蜀國。衹有鍾會也認爲蜀國可以占取，預先一同籌算估測蜀國地形，考察分析事態的趨勢。景元三年冬，任命鍾會爲鎮西將軍、假授給符節統領關中諸軍事。司馬文王命令青州、徐州、兖州、豫州、荆州、揚州各州，都建造船隻，又命令唐咨造航海的大船，對外作爲將要討伐吴國的樣子。景元四年秋，就下詔書派鄧艾、諸葛緒各統領軍隊三萬多人，鄧艾攻向甘松、沓中拖住姜維，諸葛緒攻向武街、橋頭斷絶姜維的退路。鍾會統領十多萬軍隊，分别從斜谷、駱谷進入蜀國。先命令牙門將軍許儀在前面修築道路，鍾會跟在後面行進，可是新造的橋上穿了個洞，馬蹄陷了進去，鍾會於是就斬了許儀。許儀，是許褚的兒子，許褚對王室有功，仍然不能得到原諒寬恕。各軍聽説了這件事，没有不感到震驚恐懼的。蜀國下令各城堡都不得出戰，撤回漢、樂二城防守。魏興太守劉欽直奔子午谷，各軍分幾路齊頭并進，到達漢中。蜀國監軍王含守衛樂城，護軍蔣斌守衛漢城，各帶兵五千人。鍾會派遣護軍荀愷、前將軍李輔各統領一萬人，荀愷包圍漢城，李輔包圍樂城。鍾會從中間直接通過，向西穿過陽安口，派人祭奠諸葛亮的陵墓。派遣護軍胡烈等人走在前列，攻占了關城，獲取那裏倉庫的物資和儲糧。姜維從沓中返回，到達陰平，聚集兵馬，想奔赴關城。還没有到達，聽説關城已被攻破，就撤回奔赴白水，和蜀國將領張翼、廖化等人會合防守劍閣抵禦鍾會的進攻。鍾會向蜀國的武將文官士兵百姓們發布文告説：

往者漢祚衰微，率土分崩，生民之命，幾于泯滅。太祖武皇帝神武聖哲，撥亂反正，拯其將墜，造我區夏。高祖文皇帝應天順民，受命踐阼。烈祖明皇帝奕世重光，恢拓洪業。然江山之外，異政殊俗，率土齊民未蒙王化，此三祖所以顧懷遺恨也。今

過去漢朝的帝位國統衰敗不振，整個國家分裂瓦解，人民的生命，幾乎全被消滅。太祖武皇帝神明威武、才德超群，撥亂反正，拯救了將要滅亡的漢朝，造就了我們的華夏之國。高祖文皇帝上應天意下順民心，接受天命登上帝位。烈祖明皇帝繼承先王的功德如太陽重放光明，開拓擴展帝王大業。然而魏國的江山之外，還有各自爲政和不同

主上聖德欽明，紹隆前緒，宰輔忠肅明允，劬勞王室，布政垂惠而萬邦協和，施德百蠻而肅慎致貢。悼彼巴蜀，獨爲匪民，愍此百姓，勞役未已。是以命授六師，龔行天罰，征西、雍州、鎮西諸軍，五道并進。古之行軍，以仁爲本，以義治之；王者之師，有征無戰；故虞舜舞干戚而服有苗，周武有散財、發廩、表閭之義。今鎮西奉辭銜命，攝統戎重，庶弘文告之訓，以濟元元之命，非欲窮武極戰，以快一朝之政，故略陳安危之要，其敬聽話言。

習俗的地方，整個國家和所有百姓還没有全都接受天子的教化，這是太祖、高祖、烈祖三祖念念不忘、抱憾而死的原因。當今皇上具有無尚的美德、英明的才智，繼承發揚前人的業績，朝中的輔佐大臣忠誠恭敬、賢明公正，爲王室辛勤操勞，施行政教施予恩惠而天下和睦融洽，對百蠻夷族施行德化而肅慎前來進貢。可悲啊那巴蜀的人民，惟獨没被當人看，憐憫這裏的百姓，勞役苦工没個止息。因此把命令授給六軍，恭敬地奉行上天的意願進行懲罰，征西將軍、雍州刺史、鎮西將軍所屬各軍，五路齊頭并進。古代用兵打仗，以仁爲根本，以大義來和敵人較量；天子的軍隊，衹需征討而不必實戰就可獲勝；所以虞舜手持盾和斧舞蹈就使有苗歸服，周武王有散發錢財、發放糧食、表彰商容閭里的義舉。現在鎮西將軍奉行皇上的命令，統率大軍，是希望發揚光大文告的訓導力量，來拯救黎民百姓的生命，并不是想濫用武力、竭力奮戰，來求得一朝的心意上的痛快，所以簡略地陳説一下安危存亡的重要之處，敬請聆聽善言。

益州先主以命世英才，興兵朔野，困躓冀、徐之郊，制命紹、布之手，太祖拯而濟之，與隆大好。中更背違，棄同即異，諸葛孔明仍規秦川，姜伯約屢出隴右，勞動我邊境，侵擾我氐、羌，方國家多故，未遑修九伐之征也。今邊境乂清，方内無事，畜力待時，并兵一向，而巴蜀一州之衆，分張守備，難以禦天下之師。段谷、侯和沮傷之氣，難以敵堂堂之陳。比年以來，曾無寧歲，征夫勤瘁，難以當子來之民。此皆諸賢所親見也。蜀相壯見禽於秦，公孫述授首于漢，九州之險，是非一姓。此皆諸賢所備聞也。明者見危于無形，智

益州先主劉備憑着著名於當世的傑出才幹，在北方的原野上起兵，在冀州、徐州的郊外遭受困迫和挫折，命運掌握在袁紹、吕布的手中，太祖拯救幫助他，和他友善相待。可是劉備途中又背離太祖，抛棄同盟、走向敵對，諸葛孔明一再謀求奪取秦川，姜伯約多次出兵進犯隴右，使我邊境一帶不得安寧，使我氐、羌部族受到侵擾，那時正當國家多災多難，没有閑暇進行出征討伐。如今邊境安寧清静，國内太平無事，積蓄力量等待時機，集中兵力朝着一個方向，而巴蜀一州的軍隊，分散開來守衛防備，難以抵禦天下的軍隊。段谷、侯和之戰蜀軍被挫傷的士氣，難以對抗我强大嚴整的軍陣。近年以來，就不曾有過安寧的歲月，征戰的將士辛勤疲勞，難以阻擋如子女奔向父母那樣歸附朝廷的百姓。這都是各位賢士所親眼看見

者規禍于未萌，是以微子去商，長爲周賓，陳平背項，立功于漢。豈晏安鴆毒，懷禄而不變哉？今國朝隆天覆之恩，宰輔弘寬恕之德，先惠後誅，好生惡殺。往者吴將孫壹舉衆内附，位爲上司，寵秩殊異。文欽、唐咨爲國大害，叛主仇賊，還爲戎首。咨困逼禽獲，欽二子還降，皆將軍、封侯；咨與聞國事。壹等窮踧歸命，猶加盛寵，况巴蜀賢知見機而作者哉！誠能深鑒成敗，邈然高蹈，投迹微子之踪，錯身陳平之軌，則福同古人，慶流來裔，百姓士民，安堵舊業，農不易畝，市不回肆，去累卵之危，就永安之福，豈不美與！若偷安旦夕，迷而不反，大兵一發，玉石皆碎，雖欲悔之，亦無及已。其詳擇利害，自求多福，各具宣布，咸使聞知。

的。古時候蜀相陳壯被秦國擒獲，公孫述被漢朝斬首，九州裏的險要地方，不是某一姓的人能長期占有。這都是各位賢士所聽聞皆知的。聰明的人能看到還没顯出迹象的危險，智慧的人能窺見還没生出萌芽的禍患，因此微子離開了商朝，長久地成爲周朝的貴賓，陳平背棄了項羽，爲漢朝立下大功。難道要貪於安逸如同自飲毒酒，留戀利禄而不知應變時勢嗎？如今大魏皇朝降下如上天覆蓋萬物一樣的恩澤，輔佐大臣光大寬大仁恕的德化，先施予恩惠然後加以誅罰，愛護生靈而厭惡殺戮。過去吴國將領孫壹帶領衆人前來歸附，地位處在高官貴爵，得到的寵愛厚禄十分特殊。文欽、唐咨是國家的大害，背叛君主成爲仇敵，回歸魏國後又成爲軍中主將。唐咨在困頓窘迫中被擒獲，文欽的兩個兒子歸來投降，都被任命爲將軍，封爲列侯；唐咨還參預國家政事。孫壹等人在走投無路時歸順，還給予極大的寵幸，何况巴蜀賢德智慧的人能看清形勢而適時采取行動呢！果真能深刻鑒察歷史的成敗，脱離危境遠行，跟循微子的踪迹，置身於陳平的道路，那麽洪福等同於古人，吉慶流傳給後代，平民百姓，安心生活、仍操舊業，農民不改變自己的田地，商人不更换自己的店鋪，脱離了累卵之危，走向長久安寧的幸福，難道不美好嗎！如果貪圖片刻的安逸，陷於迷誤不知回頭，大軍一出動，美玉和石頭全被粉碎，即使那時後悔，也來不及了。望各位在利益和危害之間審慎地選擇，自己尋求更多的幸福，各自廣爲宣傳，使大家都能知道。

鄧艾追姜維到陰平，簡選精鋭，欲從漢德陽入江由、左儋道詣綿竹，趣成都，與諸葛緒共行。緒以本受節度邀姜維，西行非本詔，遂進軍前向白水，與會合。會遣將軍田章等從劍閣西，徑出江由。未至百里，章先破蜀伏兵三校，艾使章先登。遂長驅而

鄧艾追擊姜維到陰平，挑選精鋭的部隊，想從漢德陽進入江由、左儋道到達綿竹，直奔成都，和諸葛緒一同進軍。諸葛緒因爲原來接受調遣是攔截姜維，向西進軍不是原來的詔命，於是進軍前往白水，和鍾會會合。鍾會派遣將軍田章等人從劍閣西面，直接通過江由。還没走出一百里，田章先擊敗蜀國埋伏的三支人馬，鄧艾派田

前。會與緒軍向劍閣，會欲專軍勢，密白緒畏懦不進，檻車徵還。軍悉屬會，進攻劍閣，不克，引退，蜀軍保險拒守。艾遂至綿竹，大戰，斬諸葛瞻。維等聞瞻已破，率其衆東入于巴。會乃進軍至涪，遣胡烈、田續、龐會等追維。艾進軍向成都，劉禪詣艾降，遣使敕維等令降于會。維至廣漢郪縣，令兵悉放器仗，送節傳於胡烈，便從東道詣會降。會上言曰："賊姜維、張翼、廖化、董厥等逃死遁走，欲趣成都。臣輒遣司馬夏侯咸、護軍胡烈等，經從劍閣，出新都、大渡截其前，參軍爰彭、將軍句安等躡其後，參軍皇甫闓、將軍王買等從涪南出衝其腹，臣據涪縣爲東西勢援。維等所統步騎四五萬人，擐甲厲兵，塞川填谷，數百里中首尾相繼，憑恃其衆，方軌而西。臣敕咸、闓等令分兵據勢，廣張羅罔，南杜走吴之道，西塞成都之路，北絶越逸之徑，四面雲集，首尾并進，蹊路斷絶，走伏無地。臣又手書申喻，開示生路，群寇困逼，知命窮數盡，解甲投戈，面縛委質，印綬萬數，資器山積。昔舜舞干戚，有苗自服；牧野之師，商旅倒戈。有征無戰，帝王之盛業。全國爲上，破國次之；全軍爲上，破軍次之。用兵之令典。陛下聖德，侔踪前代；翼輔忠明，齊軌公旦；仁育群生，義征不譓；殊俗向化，無思不服；師不逾時，兵不血刃；萬里同風，九州共貫。臣輒奉宣詔命，導揚恩化，復其社稷，安其閭伍，舍其賦調，弛其征役，訓之德禮以移其風，示之軌儀以易其俗，百姓欣欣，人懷逸豫，后來其蘇，義無以過。"會于是禁檢士衆不得鈔略，虚己誘納，以接蜀之群司，與維情好歡

章做先鋒。於是長驅向前。鍾會和諸葛緒的軍隊攻向劍閣，鍾會想獨自掌握軍隊，秘密禀告諸葛緒畏怯懦弱不敢前進，朝廷用囚車押送諸葛緒回京都。軍隊全都歸屬鍾會，他進攻劍閣，没能攻下，就帶兵撤回，蜀國軍隊占據險要抵抗防守。鄧艾於是進軍到綿竹，和蜀國軍隊大戰，殺了諸葛瞻。姜維等人聽説諸葛瞻已被打敗，帶領他的部隊向東進入巴郡。鍾會於是進軍到涪，派遣胡烈、田續、龐會等將領追擊姜維。鄧艾進軍攻向成都，劉禪去見鄧艾請降，又派遣使者命令姜維等人要他們向鍾會投降。姜維來到廣漢郪縣，命令士兵全都放下武器，把符節、官印送交給胡烈，便從東道到鍾會那裏投降。鍾會上奏説："逆賊姜維、張翼、廖化、董厥等人爲了保命悄悄逃走，想奔赴成都。臣就派遣司馬夏侯咸、護軍胡烈等人，從劍閣通過，出新都、大渡截住他們的去路，參軍爰彭、將軍句安等人跟在他們的後面追擊，參軍皇甫闓、將軍王買等人從涪南出動攻擊他們的中軍，臣據守涪縣作爲東西兩面的後援。姜維等人所統領的步兵騎兵四五萬人，身穿鎧甲、手執鋒利的兵器，充塞河流填滿山谷，在數百里之間頭尾相連，依仗他們人馬衆多，沿着大道向西前進。臣吩咐夏侯咸、皇甫闓等人命令他們分兵占據有利地勢，廣範圍地張開羅網，南面堵住向吴國逃跑的道路，西面阻塞通往成都的道路，北面斷絶流竄逃跑的路徑，從四面像雲一樣聚集攏來，首尾并進，大路小徑全都阻截，逃跑隱藏都無處可尋。臣又親筆寫下文書申令告誡，指給他們一條生路，衆敵寇被圍困威逼，知道命運已完，氣數已盡，脱掉盔甲扔掉兵器，自縛雙手躬身投降，繳獲的印綬數以萬計，物資器械堆積如山。過去舜手持盾和斧舞蹈，有苗自動歸服；周武王在牧野出師征伐，商朝的軍隊臨陣掉轉武器反商。有征伐而不必實戰，這是帝王盛大的功業。以使敵國不戰而降爲上策，用武力消滅敵國爲下策；以使敵軍不戰而降爲上策，用武力擊敗敵軍爲下策。這是用兵的最好法則。陛下無尚的美德，和前代的帝王相同；輔佐大臣忠誠賢明，和周公旦相等；慈愛地撫育衆多生靈，用

甚。十二月詔曰："會所向摧弊，前無强敵，緘制衆城，罔羅迸逸。蜀之豪帥，面縛歸命，謀無遺策，舉無廢功。凡所降誅，動以萬計，全勝獨克，有征無戰。拓平西夏，方隅清晏。其以會爲司徒，進封縣侯，增邑萬户。封子二人亭侯，邑各千户。"

大義征伐不肯順服的叛逆；不同風俗的地方都仰慕朝廷的教化，没有人想着不願歸服的；出兵没有超過原定的期限，兵器没有沾上鮮血；萬里以内教化相同，九州之地相連貫通。臣於是就奉命宣布皇上的詔命，引導宣揚朝廷的恩德教化，恢復那裏的社稷神廟，安定鄉里的百姓，免去他們的賦税，减輕他們的勞役，用道德禮教教導他們使他們改變自己的風氣，把法規制度指示給他們使他們改變自己的習俗，百姓興高采烈，人人心懷安樂，君王來臨使黎民得到了新生，恩義没有誰能超得過。"鍾會於是禁止士兵不得搶掠，自己虚心徵求接受别人的意見，來接待蜀國的官員們，而和姜維的感情特别好。十二月皇帝下詔書説："鍾會所向披靡，前面没有遇上强敵，封鎖控制了衆多城池，把潰逃的敵人一網打盡。蜀國軍隊的主帥，自縛雙手歸順投降，謀劃没有失算的地方，出兵從不徒勞無功。凡是被他收降和殺死的敵人，經常數以萬計，全面取勝而專能制服敵人，雖有征伐而不必進行實戰。開拓平定了西部邊疆，四方之内清静太平。任命鍾會爲司徒，進封爲縣侯，增加食邑一萬户。封他的兩個兒子爲亭侯，食邑各一千户。"

會内有異志，因鄧艾承制專事，密白艾有反狀，於是詔書檻車徵艾。司馬文王懼艾或不從命，敕會并進軍成都，監軍衛瓘在會前行，以文王手筆令宣喻艾軍，艾軍皆釋仗，遂收艾入檻車。會所憚惟艾，艾既禽而會尋至，獨統大衆，威震西土。自謂功名蓋世，不可復爲人下，加猛將鋭卒皆在己手，遂謀反。欲使姜維等皆將蜀兵出斜谷，會自將大衆隨其後。既至長安，令騎士從陸道，步兵從水道順流浮渭入河，以爲五日可到孟津，與騎會洛陽，一旦天下可定也。會得文王書云："恐鄧艾或不就徵，今遣中護軍賈充將步騎萬人徑入斜谷，屯樂城，吾自將十萬屯長安，相見在近。"會得書，驚呼所親語之曰："但取鄧

鍾會内心存有反叛的志向，因鄧艾秉承皇帝的旨意獨自處理事務，秘密稟告朝廷説鄧艾有謀反的情況，因此皇帝下詔書用囚車押送鄧艾回京都。司馬文王擔心鄧艾也許不服從詔命，命令鍾會同時向成都進軍，監軍衛瓘在鍾會前面進發，把司馬文王的親筆命令宣布傳達給鄧艾的軍隊，鄧艾的軍隊全都放下了武器，於是就拘捕了鄧艾裝進囚車。鍾會害怕的人祇有鄧艾，鄧艾被抓住後鍾會隨即到達，單獨統率大軍，威名震動西部地區。鍾會自認爲功名蓋世，不可以再受别人管轄，加上猛將精兵都掌握在自己手中，於是就籌劃反叛。想派姜維等人帶領原蜀國的軍隊從斜谷出動，鍾會自己帶領大軍跟隨在後面。到達長安後，命令騎兵從陸道，步兵從水路順流經過渭水進入黄河，認爲五天就可到達孟津，和騎兵在洛陽會合，一天之間就可以平定天下。鍾會收到司馬文王的書信説："擔心鄧艾也許不肯服從詔命，

艾，相國知我能獨辦之；今來大重，必覺我異矣，便當速發。事成，可得天下；不成，退保蜀漢，不失作劉備也。我自淮南以來，畫無遺策，四海所共知也。我欲持此安歸乎！”會以五年正月十五日至，其明日，悉請護軍、郡守、牙門騎督以上及蜀之故官，爲太后發喪于蜀朝堂。矯太后遺詔，使會起兵廢文王，皆班示坐上人，使下議訖，書版署置，更使所親信代領諸軍。所請群官，悉閉著益州諸曹屋中，城門宫門皆閉，嚴兵圍守。會帳下督丘建本屬胡烈，烈薦之文王，會請以自隨，任愛之。建愍烈獨坐，啓會，使聽内一親兵出取飲食，諸牙門隨例各内一人。烈給語親兵及疏與其子曰：“丘建密説消息，會已作大坑，白棓數千，欲悉呼外兵入，人賜白帢，拜爲散將，以次棓殺坑中。”諸牙門親兵亦咸説此語，一夜傳相告，皆遍。或謂會：“可盡殺牙門騎督以上。”會猶豫未决。十八日日中，烈軍兵與烈兒雷鼓出門，諸軍兵不期皆鼓噪出，曾無督促之者，而争先赴城。時方給與姜維鎧杖，白外有匈匈聲，似失火，有頃，白兵走向城。會驚，謂維曰：“兵來似欲作惡，當云何？”維曰：“但當擊之耳。”會遣兵悉殺所閉諸牙門郡守，内人共舉机以柱門，兵斫門，不能破。斯須，門外倚梯登城，或燒城屋，蟻附亂進，矢下如雨，牙門、郡守各緣屋出，與其卒兵相得。姜維率會左右戰，手殺五六人，衆既格斬維，争赴殺會。會時年四十，將士死者數百人。

現在派遣中護軍賈充帶領步兵騎兵一萬人直接進入斜谷，駐扎在樂城，我親自帶領十萬軍隊駐扎在長安，相見的日子已很近了。”鍾會收到書信後，驚恐地叫來他所親近的人對他們説：“衹捕捉鄧艾，相國知道我能够獨自辦理這件事；現在來了大量軍隊，一定是覺察到我的異心，應當立即迅速出兵。事情成功了，可以得到天下；不成功，就後撤守住蜀漢，也不失爲做個劉備那樣的人。我自從淮南平定叛亂以來，謀劃從不失策，這是四海之内所共知的。我想帶着這樣的名聲會有什麽樣的歸宿呢！”鍾會在景元五年正月十五日到達成都，第二天，請來所有的護軍、郡守、牙門騎督以上的將領和蜀國的原官員，在蜀國的朝堂上爲太后舉辦喪事。假傳太后留下的詔令，派鍾會起兵廢掉司馬文王，公布告知在座的人，讓他們議論完後，把他們表示贊成的話寫在木板上作爲憑證，又派自己的親信代替他們統領各軍。請來的將領官員們，全都關在益州各官署中，城門宫門全都關閉，派兵嚴密包圍防衛。鍾會的帳下督丘建本是胡烈的部下，胡烈把他推薦給司馬文王，鍾會請求讓他跟隨自己，很信任喜愛他。丘建憐憫胡烈被單獨關在一處，禀告鍾會，請求准許接納一個親兵出入爲胡烈取飲食，各牙門將也按此例接納一人。胡烈編假話告訴親兵并寫信給他的兒子説：“丘建秘密透漏消息，鍾會已挖好大坑，準備了數千條白棒，打算把外面的士兵全叫進來，人人賞給一頂白帢帽，授任爲散將，對被關押的將領依次用棒子打死在坑中。”各牙門將的親兵也都説了這樣的話，一夜間互相傳告，到處都傳遍了。有人對鍾會説：“可以把牙門騎督以上的將領全都殺掉。”鍾會猶豫不决。十八日中午時，胡烈軍中的士兵和胡烈的兒子擂着鼓衝出營門，各軍的士兵都不約而同地擂鼓吶喊着衝出來，雖然没有統領催促他們的人，却都争先恐後地奔向城裏。當時鍾會正在給姜維發鎧甲兵器，有人報告説外面有喧囂吵嚷的聲音，好像失了火，不久，有人報告説士兵都衝到城裏來了。鍾會感到驚恐，對姜維説：“士兵來好像要作亂，應該怎麽辦？”姜維説：“衹應該

攻擊他們。”鍾會派兵去把關押的各牙門將和郡守全都殺掉，被關在屋内的人一同舉起几案來頂住房門，士兵砍門，不能砍破。不久，城門外的士兵靠着梯子登上城墻，有的人燒了城裏的房子，像螞蟻一樣聚集起來亂衝亂闖，箭如雨下，各牙門將、郡守都爬上房頂逃出來，和自己的士兵會合。姜維帶領鍾會左右的親兵作戰，親手殺了五六個人，衆人殺死姜維後，争着衝上去殺鍾會。鍾會當時四十歲，將士被殺死的有數百人。

初，艾爲太尉，會爲司徒，皆持節、都督諸軍如故，咸未受命而斃。會兄毓，以四年冬薨，會竟未知問。會兄子邕，隨會與俱死。會所養兄子毅及峻、辿等下獄，當伏誅。司馬文王表天子下詔曰：“峻等祖父繇，三祖之世，極位台司，佐命立勳，饗食廟庭。父毓，歷職内外，幹事有績。昔楚思子文之治，不滅鬭氏之祀。晋録成宣之忠，用存趙氏之後。以會、邕之罪，而絶繇、毓之類，吾有愍然！峻、辿兄弟特原，有官爵者如故。惟毅及邕息伏法。”或曰，毓曾密啓司馬文王，言會挾術難保，不可專任，故宥峻等云。

當初，鄧艾做了太尉，鍾會做了司徒，都帶着符節、如同往常統領各軍，但都没有接受任命就喪了命。鍾會的哥哥鍾毓，在景元四年冬去世，鍾會竟未能知道。鍾會哥哥的兒子鍾邕，跟隨着鍾會和他一起死去。鍾會撫養的他哥哥的兒子鍾毅和鍾峻、鍾辿等人被捕入獄，被判决處死。司馬文王上表請求天子下詔書説：“鍾峻等人的祖父鍾繇，在太祖、高祖、烈祖之時，擔任三公的高位，輔佐君王建立功勛，在太廟裏設下靈位享受祭祀。父親鍾毓，在朝廷内外歷任官職，辦理事務有成績。過去楚國追念子文對國家的治理，没有滅絶鬭氏一家的祭祀。晋國記着成季、孟宣的忠誠，因此保存了趙氏的後代。因爲鍾會、鍾邕的罪惡，而滅絶鍾繇、鍾毓的後裔，我有憐惜之心！鍾峻、鍾辿兄弟特許寬恕，有官爵的依舊擔任原職。祇有鍾毅以及鍾邕的兒子依法處死。”有人説，鍾毓曾經秘密禀告司馬文王，説鍾會操持權術難以保證不生異心，不能讓他單獨承當重任，所以司馬文王寬恕了鍾峻等人。

初，文王欲遣會伐蜀，西曹屬邵悌求見曰：“今遣鍾會率十餘萬衆伐蜀，愚謂會單身無重任，不若使餘人行。”文王笑曰：“我寧當復不知此耶？蜀爲天下作患，使民不得安息，我今伐之如指掌耳，而衆人皆言蜀不可伐。夫人心豫怯則智勇并竭，智勇并竭而强使之，適爲敵禽耳。惟鍾會與人意同，今遣會伐蜀，必可滅蜀。滅蜀之後，就如卿所慮，當何所能一辦耶？凡敗軍之將不可以語勇，亡國

當初，司馬文王想要派遣鍾會討伐蜀國，西曹屬邵悌求見司馬文王説：“現在派遣鍾會帶領十多萬軍隊討伐蜀國，我的愚見認爲鍾會單獨一人不能委以重任，不如派别的人前去。”司馬文王笑着説：“我難道也不懂得這一點嗎？蜀國給天下造成災難，使老百姓不得安寧，我現在討伐它，如同在指掌中一樣有把握，可是大家都説蜀國不可以討伐。人的心裏猶豫膽怯那麽智慧和勇氣就會全都喪失，智慧和勇氣全都喪失而勉强派遣他們，衹會被敵人擒獲。衹有鍾會和我的主意相同，現在派鍾會討伐蜀國，一定可以消滅蜀

之大夫不可與圖存，心膽以破故也。若蜀以破，遺民震恐，不足與圖事；中國將士各自思歸，不肯與同也。若作惡，衹自滅族耳。卿不須憂此，慎莫使人聞也。”及會白鄧艾不軌，文王將西，悌復曰：“鍾會所統，五六倍于鄧艾，但可敕會取艾，不足自行。”文王曰：“卿忘前時所言邪，而更云可不須行乎？雖爾，此言不可宣也。我要自當以信義待人，但人不當負我，我豈可先人生心哉！近日賈護軍問我，言：‘頗疑鍾會不？’我答言：‘如今遣卿行，寧可復疑卿邪？’賈亦無以易我語也。我到長安，則自了矣。”軍至長安，會果已死。咸如所策。

國。消滅蜀國以後，即使有如卿所憂慮的那樣，他怎能一下子就成功呢？凡是戰敗的將領不可以和他談論勇氣，亡國的大夫不可以和他謀劃生存，因爲他們的心膽都被嚇破了。如果蜀國被攻破，剩下來的百姓震驚恐懼，不足以和他圖謀起事；中原的將士各自想着返回故鄉，不肯和他同一條心。如果他作亂，衹會給自己帶來滅族的災禍。卿不需憂慮這件事，千萬不要讓别人知道了。”等到鍾會報告鄧艾謀反，司馬文王將要西行，邵悌又説：“鍾會統領的人馬，超出鄧艾的五六倍，衹要命令鍾會抓住鄧艾就可以了，不值得您親自前去。”司馬文王説：“卿忘了前些時候説的話嗎？怎麽又説我可以不需親自前去呢？雖然如此，這話不可以泄露出去。我自己應當以信義待人，衹是别人不應該辜負我，我難道可以預先對别人産生疑心嗎！近幾天賈護軍問我，説：‘是不是有些懷疑鍾會？’我回答説：‘如今我派遣卿前去，難道又可以懷疑卿嗎？’賈護軍也就没有什麽話接過我的話説下去。我到了長安，就自然了結了這事。”大軍到達長安後，鍾會果真已經死了。都按照司馬文王所預料的那樣。

會嘗論《易》無互體、才性同異。及會死後，于會家得書二十篇，名曰《道論》，而實刑名家也，其文似會。初，會弱冠與山陽王弼并知名。弼好論儒道，辭才逸辯，注《易》及《老子》，爲尚書郎，年二十餘卒。

鍾會曾經論述《周易》中没有互體、才性的同異等見解。等到鍾會死後，在鍾會的家裏找到書稿二十篇，書名叫做《道論》，但實際上屬於刑名家，它的文筆很像是鍾會寫的。當初，鍾會在二十歲上下和山陽人王弼同樣有名氣。王弼喜歡談論儒家和道家之説，文才超逸善辯，注解了《周易》和《老子》，任尚書郎，二十多歲時去世。

評曰：王淩風節格尚，毌丘儉才識拔幹，諸葛誕嚴毅威重，鍾會精練策數，咸以顯名，致兹榮任，而皆心大志迂，不慮禍難，變如發機，宗族塗地，豈不謬惑邪！鄧艾矯然强壯，立功立事，然暗于防患，咎敗旋至，豈遠知乎諸葛恪而不能近自見，此蓋古人所謂目論者也！

評曰：王淩風範節操端正高尚，毌丘儉才能見識傑出幹練，諸葛誕嚴肅剛毅威武莊重，鍾會精明幹練而有謀略，他們都因此獲得了顯赫的名聲，得到了如此榮耀的職任，但他們都心志太高不合時宜，不考慮自己的禍患災難，發動變亂如同扣動機關那樣急促，宗族滅絶血流滿地，難道不是荒謬迷惑嗎！鄧艾堅毅剛强，建功立業，然而在防備禍患上不能明察，災禍敗亡很快來臨，難道遠能預知諸葛恪滅亡的結局却不能就近看到

自己的危險嗎？這大概就是古人所說的眼睛能看見毫毛卻看不見自己的睫毛吧！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二十四史全译　三国志　第一册
作者=BEXP
SS号=
页数=510
加密地址=
下载位置=http://hn3.5read.com/300-36/diskebp/ebp61/01/!00001.pdg
book6.5read.com/300-65/diskebp/ebp61/01/

【作　者】许嘉璐主编　许嘉璐分史主编
【丛书名】
【形态项】　510
【读秀号】000005764966
【出版项】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　2004
【ISBN号】　7-5432-0875-X　/　K204.1/X571
【原书定价】　207.00（全二册）　网上购买
【主题词】中国　古代史　三国时代　纪传体　三国志　译文
【参考文献格式】许嘉璐主编　许嘉璐分史主编．　二十四史全译　三国志　第一册．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2004．